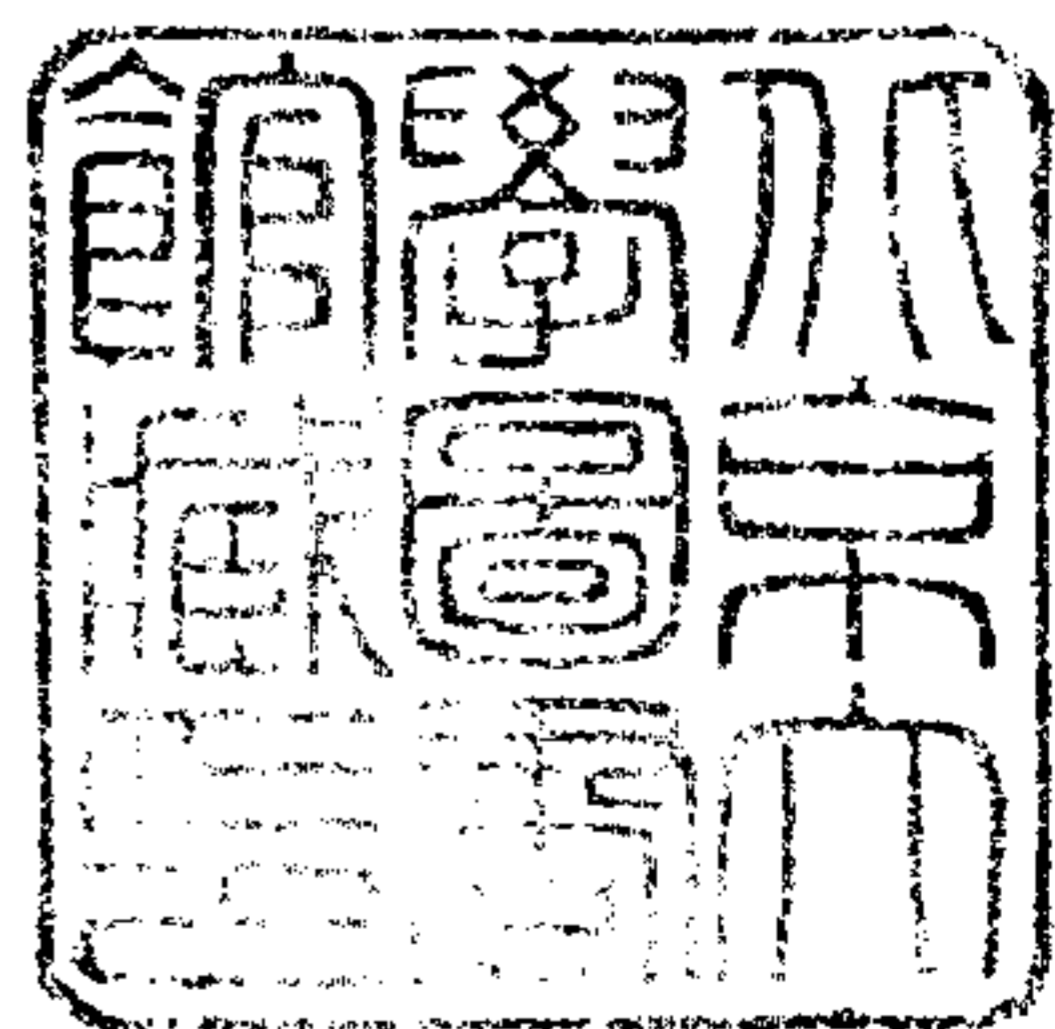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二・子部・雜家類

静娛亭筆記十二卷 (卷六至卷十二)

〔清〕張培仁撰

郎潛紀聞十四卷

郎潛二筆十六卷

郎潛三筆十二卷

〔清〕陳康祺撰

庸盒筆記六卷

〔清〕薛福成撰

一六一

五九九

247/102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六

記貫盛

富貴延長

早達

高年居位

榜運

家運

三元

福壽雙全

字音通用

敦字十二音

廿字十四音

離有十五義

平仄兩用

字音異讀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六

顏色字

論時文

劉沛工詩

諸葛武侯名言

名臣相引重

夷閩詞

張辛田自壽詩

記翁孝子事

觀書戒欲速

總管內務府

思補齋筆記

劉繼莊通音韻之學

靜娛亭筆記卷六

賀縣張培仁子蓮

記貫盛

西漢金日磾張安世七葉珥貂楊震至彪四世太尉
袁安至隗四世五公唐蕭瑀八葉宰相他若漢明帝
時張繡為三公其父尚在公卿朝罷俱詣繡府奉觴
上壽身為帝師歷太尉司空司徒其子復為和帝侍
講曾孫濟位至司空東漢耿氏自中興迄建安末大
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護羌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一

校尉刺史二千石數十人與漢興衰後漢應氏神光
照社探得黃金策七世通顯晉王導亦七世通顯宋
謝莊子朏並為吏部尚書劉林甫四世典選張嘉貞
四代掌綸詰李峴李暉兄弟並列三戟唐崔琳
與弟珪瑤俱列棨戟號三戟崔家羣從多至大官遇
宴集一榻置象笏重疊其上周訪之子撫撫子楚三
世為益州牧明閩州林太守元美永樂辛丑進士其
子文安公瀚大司馬文安子九人庭榻大司空庭機
大宗伯庭楷指揮庭粉慶遠知府庭璣湖州推官庭

楊子炫通政司參議煥及煇並六司空一門五尚書

靈寶許冢宰進八子大司空誥大學士讚大司馬論

布政司詩父子四尚書餘姚孫忠烈公煇子大宗伯

生二子長吏部尚書繼次兵部尚書續新城王司

徒重光子之輔戶部員外郎之輔子象乾兵部尚書

象斗乙未進士戶部郎中象節壬辰進士翰林院檢

討次子之馭浙江按察司之馭子象恆應天巡撫象

春庚戌進士吏部考功郎之垣戶部尚書之垣子象

晉甲辰進士浙江布政司三子之都乙未進士開封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二

知府之都子象雲辛丑進士參政四子之恒子象賁

戶部員外郎象賈子與允戊辰進士監察御史興化

柯英宏治乙未進士子維熊正德丁丑進士維騏嘉

靖庚戌進士維騏孫茂竹萬曆癸未進士茂竹子昶

萬曆甲辰進士凡五世進士武進陸愷正德乙丑進

士弟愉天順庚辰進士怡成化乙未進士子簡成化

丙戌進士節宏治壬戌進士義正德戊辰進士兩世

六進士若父子貴顯者宋贈太子太師陳宏非子長

贈侍中文忠公堯佐次贈康肅公堯咨一相中書一

長樞密而堯咨與兒堯叟並狀元及第洪忠宣公皓

子同平章事文惠公道知樞密院文安公遵端明殿

學士文敏公邁父子並掌制誥漢史丹九子並為侍

中唐博陵崔僊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

太尉鄴尚書郾廷尉郇執金吾部左僕射郛郇與郾

五知貢舉得士一百四十人宋韓忠獻公億之子太

傅絳太子少師維司空慎曹武惠公彬子河陽節度

璋章武節度璋定國節度璋西平忠武王李晟子十

三人顯者四人河中節度愿嶺南節度憲涼國公勣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三

太子太保顯晉王祥弟覽孫導至十一世孫褒歷兩

晉宋齊梁陳後周凡七十餘人皆有傳河東裴氏十

代有傳王禹玉為翰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

豐十榜皆有人登科隋唐嘉話載宋敬則家代著孝

義屢荷旌表至門標六闕獨異志唐郭太后代宗外

孫孫德宗外甥順宗之媳憲宗之配穆宗之母敬宗

文宗武宗之祖母又獨孤信三女各生一朝天子長

生周帝次生隋煬帝三生唐高祖又唐苗夫人其父

乃太師晉卿其舅張嘉貞夫延賞子宏靖孫次宗壻

章泉也

富貴延長

漢張蒼以代相封侯歷御史大夫丞相凡五十五年
壽百餘歲宋文潞公彥博兩為首相歷太尉太師凡
五十餘年春秋時管仲執齊政四十一年戰國時廉
頗為趙大將四十餘年明黃忠宣福為尚書四十餘
年楊文貞士奇在相位四十三年陝西甯州知州劉
綱在任二十三年徐少師階在內閣三十餘年呂少
傅本謝文正遷費文憲宏亦三十餘年又張與國公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四

輔富貴顯赫四十七年其子甯陽公懋九歲襲爵顯
赫六十七年統五軍十二營曾學士榮王文端直徐
文靖溥俱三典會試王忠毅公驥初以尚書提督甘
涼再以尚書討朶兒只伯三以尚書討麓川思任發
四以靖遠伯總軍務討思機發五以思機發復叛又
討之六掛征蠻將軍印討貴州苗七以伯爵兼兵部
尚書總督南京王襄敏公越初以副都御史總督延
綏破紅鹽池虜再以尚書總督大同破威甯海虜三
以威甯伯平山東諸賊號墩虜者四以太子大傅總

督五軍十二營五以平胡將軍北征六以征西將軍
鎮大同七以靖虜將軍鎮延綏八以太子太保總督
陝甘軍務凡八為督帥

早達

霍去病年十八為嫖姚將軍封侯鄧禹年二十三為
前將軍定關中李勣年二十六拜大將軍封英國公
明早達者楊少師廷和十二舉鄉試蔣文定公冕十
四中解元李文正東陽費少師宏張文忠公居正十
六舉鄉試李文正十七入翰林趙中丞時春十六中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五

會元舒編修宏志十九中探花費少師宏二十中狀
元楊榮胡廣俱三十二拜相徐達二十二為大元帥
宋王沂公二十七知制誥

高年居位

大臣高年居位者伊尹太公畢公召公俱百餘歲北
魏羅結一百二十歲始以外都大官致仕鬻熊九十
為文王師衛武公九十五為周卿士高允九十八為
中書令呂岱九十六為大司馬士燮九十三為交州
大都督夏侯勝以九十為太傅張萬福食祿七十年

木嘗一日病壽九十餘王起八十八歲以左僕射同平章事王祥八十四以太保封睢陵公郭子儀八十四歲以太尉中書令封汾陽王趙充國八十餘以後將軍營平侯罷就第九十餘終

榜運

明嘉靖壬戌一科鼎甲三人狀元申時行榜眼王錫爵探花余有丁皆蘇人皆拜相

宋太宗崇獎儒學擢高科者多至宰輔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蒙正而下大用者二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六

十七人

家運

宋梁灝子固安德裕子守亮張去華子師德皆父子狀元明廣東倫諭德文叙會元狀元長子通參以諒解元進士次子以訓解元榜眼少子以說亦成進士兄弟狀元者唐則尹樞尹極崔昭緯崔昭矩歸修歸係宋則陳堯叟陳堯咨孫何孫僅宋郊宋祁明長樂馬某有一妾生子鐸妻妬不容嫁之同邑李氏生子名顯鐸中承樂壬辰狀元騏中戊戌狀元又有父子

高魁者餘姚謝遷以成化甲午解元登乙未狀元子丕宏治辛丑解元乙未探花吉水劉應秋萬曆癸未探花子同升崇禎丁丑狀元福州林賜林喬父子解元莆田黃壽生曾孫乾亨元孫如金三代解元 本朝長洲彭定求孫啟豐祖孫皆會元狀元天門蔣立鏞嘉慶辛未狀元子元溥道光癸巳探花吳縣潘文恭世恩乾隆癸丑狀元孫祖蔭成豐王子探花明南昌劉一焜弟一焜一燦同舉萬曆戊子科華亭張拱端弟履端軌端同舉萬曆壬子科兄弟先後貴顯者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七

嘉興岳侍郎元聲巡撫和聲太常卿駿聲公安袁宮諭宗道吏部宏道南吏部中道太倉周舉弟坤在玉兄弟四進士京山李維楨弟維標維柱維極弋陽汪佃弟僕俊偉曹縣王崇文弟崇獻崇仁崇儉臨海王士崧弟士琦士昌士性武進吳亮弟元奕充亦兄弟四進士俱至顯官近日少有卽有之亦不能如昔之同得膺仕矣唐闕史載盧丞相渥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丁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陝西觀察使又一旬其弟涇自前長安

令除給事中又旬日弟治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
又旬日弟沼自畿尉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士族榮
之 本朝新建程中丞林采嘉慶甲戌進士弟總督
喬采 辛未進士方伯 煥采 庚辰進士常熟翁中堂
存 道光壬午進士長子同書道光庚子進士安徽巡
撫次同爵以廕生官至湖北巡撫三同蘇咸豐丙辰
狀元工部尚書次曾源中癸亥狀元尤奇者曾源未
入學以監生

欽賜舉人應會試後 欽賜進士一體 殿試竟魁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八

天下有無座師無房師 天子為師之語諸城劉文
正公 統勳 子文清公 孫家宰 鐘之 曾孫方伯 喜海
桐城張文端公 英子文和公 廷玉 父子宰相五代翰
林其子孫成進士者又十餘人四川楊制軍 遇春 以
武員擢封疆子 國楨 繼起為總督又世襲侯爵相傳
其有義女數人胡軍門 超 向軍門 榮 石軍門 生玉 齊
軍門 皆其壻也楊軍門 芳 亦其舊日書吏浙江計
滇生尚書 乃 普 嘉慶庚辰榜眼子彭壽道光丁未傳
臚兄乃濟嘉慶己巳進士廣東鹽運使乃大舉人廣

東羅定州知州弟乃釗道光乙未進士江蘇巡撫乃
裕舉人官知縣

三元

唐有四元崔延翰以其又為制科首也宋三元則王
相國 曾學士 真馮樞使 京 金三元則孟學士 宗憲 王
僉書 宗哲 明則商少保 翰 本朝則長洲錢閣學 榮
臨桂陳中丞 繼昌

福壽雙全

吳縣潘三松先生 奕雋 乾隆己丑進士內閣中書升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九

戶部主事丙午典試貴州告歸家居四十餘年擅山
水文字之樂嘉慶丙子重遊泮宮道光壬午重赴鹿
鳴 賞員外郎銜己丑重宴瓊林 賞四品銜其姪
芝軒相國具摺陳謝有云臣伯父重登蓋榜百五人
之選尚有一存我 聖朝再宴瓊林二百年以來於
斯六見吳下耆英傳為盛事子理齋太史世璜侍養
在籍高壽九十一歲孫遵祁道光乙巳進士由翰林
院編修官侍講亦告歸享清福登上壽

字音通用

明徐君義應秋 玉芝堂談奮載古聲有通用者如益
為騎契為高阜為咎池為備琵琶之為鞞婆是可作
視荀子是其庭可以搏鼠宗可作尊尊盧氏為宗盧氏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產對晉云庸以元女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恪客古通用衛侯入逆於
門者鎮之而已鎮即鎮說文低頭以應也昭二十五
年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讀為棚箭房之蓋冰棚古
通用漢書兵難險度險即古遙字思元賦韻羈旅而
無友方韻古獨字秦方士徐市市又作福字讀為馘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十

即古芾字司馬相如大人賦仙仙有凌雲之氣仙即
古飄字 以下並采談督

敦字十二音

楊用修曰敦有九音灰韻音堆紙也詩敦彼獨宿注
獨宿不移貌賓戲欲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整敦皆
小邱名元韻音惇大也又姓敦洽衛之醜人又音豚
敦煌郡名寒韻音團聚貌詩敦彼行葦蕭韻音雕盡
弓天子之弓一作彗準韻音準布帛幅廣也周禮內
宰出其度量敦制阮韻音遜左傳渾敦隊韻音對器

名周禮珠盤玉敦願韻音頓堅也又大歲在子曰困
敦號韻音導覆燠一作敦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陳
士元曰敦有十二音一音墩怒也誰何也勉也迫也
詩王事敦我迫我也一音團詩有敦瓜苦一音堆邱
阜也又獨處不移貌詩敦彼獨宿一音雕詩敦琢其
章與彊弓同天子彊弓一音對周禮珠槃玉敦一音
頓太歲在子曰困敦一音導一音準一音豚大也一
音敦一音侏所引與用修同一音燧義同傲溷惡也
一音隊對同怨也共十二音又孟子使虞敦匠事又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十一

有董治之義又軍後曰敦逸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
曰開一卒居後曰敦亦音堆

莛字十四音

字音不可不細辨如句有四音虞韻音拘須句地名
尤韻音籌句吳地名句踐越王名肴韻音邁句當遇
韻音據章句又句容縣名差有七音支韻音疵參差
不齊也皆韻音釵使也夫差吳王名歌韻音磋禮記
御者差沐以米潘為沐也又景差人名麻韻音义不
相值也個韻音挫跌也過也周禮注有差分重差之

說黃字有七音彼義切卦名禮記廣黃之音作而民剛毅荀子下比周賁黃以離上音父吻字切又沸也穀梁傳覆酒於地而黃方問切禮記黃軍之將與債同又音肥周勃為襄黃令又姓黔布傳趙將黃赫又音墳六也尚書周宏茲黃淮南子龜三足為能龜二足曰黃食之殺人骨肉化為水又音奔尚書虎賁三千又音番山海經桂林八桂在黃禹又音渾韓文注陸渾山古作陸黃直字十四音一切閩切麻也子閭七其叔也子旋切賈誼傳冠雖傲不以直履師古曰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主

直履中之藉布交切天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子邪切菜壤也獵場也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鉏加切詩曰木中附草也水草曰苴一作赤今作渣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側不切糞草也側魚切說文酢菜也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則吾切芋藉祭將預切糟魄也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離有十五義

字義之多莫如離離別通訓也卦名見易黃離倉庚見說文大琴曰離見爾雅流離鳥名見毛詩長離鳳

名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斯書又陸離參差也見文選木名見孔子世家水名見地理志人姓見氏族志江離草名接離冠名見字書公羊傳二人會曰離會謂各是所是各非所非不能定也又艾字有十二義說文水堂也即今靈艾老也曲禮五十曰艾屈原九歌舞幼艾少長也爾疋艾厯也郭注長者多所更厯也詩朕未有艾又養也爾疋頤艾育養也詩福祿艾之又美也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又過半也詩夜未艾治也詩或蕭或艾又息也左傳襄九年大勞未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主

艾又安也詩保艾爾後又懲創也魏相傳無所懲艾又修也孟子有私淑艾又姓
平仄兩用

白樂天詩羌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銀含鑿落蓋金屑琵琶槽張祐詩生摘枇杷酸白詩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武元衡詩惟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綠漲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十音諷唐彥謙詩燈檠昏魚目薰爐咽麝臍王建詩每

日城南空挑戰李山甫詩黃祖不憐鸚鵡客誌公偏賞麒麟兒元微之詩欲終心懶慢轉恐意闌散張曲江詩征鞍稅北渚歸帆指南郵帆音梵

字音異讀

瀧水之瀧音雙肅爽之爽音霜月氏之氏音支角里之角音祿先零之零音憐獻尊之獻音荷選懦之懦音軟平反之反音番服匿之匿音避休屠之屠音儲鬱壘之壘音律虔劉之劉音盧井幹之幹音韓羨門之羨音延陳蔡不羹之羹音郎僕區之區音歐涑水

靜娛亭筆記 卷六

西

之涑音洩母追之母音牟逕庭之庭音聽虹縣之虹音絳共張之共音公結鞅之結音繫貧肩之肩音墨 顏色字

馬名照夜白鷹名海東青杖名孟青柳名彌尾青闌州參軍黃涉婢曰笑春紅珠有結絲義渠貢馬名茲白元司閹者曰八刺哈赤佩菱鞋侍左右者曰火兒赤佩弓矢守禦者曰闊端赤圍人曰阿塔赤主服御者曰速古兒赤主酒者曰荅刺赤主膳者曰博兒赤侍衛曰溫都赤奏樂者曰虎兒赤典文史者曰必闌

赤獵者曰怯憐赤譯者曰法里馬赤清異錄檳榔名洗瘴丹荔支譜有一品紅麝囊紅爾疋一染謂之縹再染謂之窺三染謂之纁皆丹汁考工記云三人為纁五人為緇七人為緇廣雅碧縹緇蒼青也彤丹朱纁赤也對藪黼黃也曠皜皜白也黠皂黠黑也近黑曰弋淺黃色曰緇皂色為昫又青別為蒼赤別為朱黃別為黼白別為縹黑別為元逸疋白加青為碧西方間色白加朱為紅南方間色黑加赤為紫北方間色青加黃為綠東方間色白樂天詩晴沙金屑色春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五

水麴塵液稽含南方草木狀鶴子草蔓生花麴塵色周禮皇后六服有鞠衣鄭注黃桑色如麴塵蓋淡黃色

論時文

朱香生曰碑志與紀傳不同碑志或奉敕撰擬或素與其人交誼其後人涕泣請求則體兼頌贊稱善不稱過體例本如是也若紀傳則可據事直書美惡自見後代諛墓之風盛行又悞以紀傳為碑志滿紙諛詞見者生厭而紀事之文廢矣六藝皆源聖道學

者各以所得筆之於書故言之有物而行之有效入此盛行道歸一孔千篇萬卷人人相同而說理之文又廢矣其言頗新

愚按古文與時文體例不同其論碑志與紀傳是矣若言說理之文則為論為說為辨為語錄門徑甚寬不比紀傳之有忌諱儘可各抒所見以勒於簡編或純或駁徐待後人之品隲可也若八股乃應試之文與古文門徑不同如云因八股而說理之文廢未可也八股之弊在剿襲在敷衍而豪杰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六

之士亦有以根柢之厚發而為議論之精者此事實非易為此境實不易造舉人進士雖多真能辦此者有幾人哉蓋考訂詞章經濟三者均不能出其範圍也
國家用以取士立意深矣

劉沛工詩

龍山劉沛孤介工詩有懷人絕句數章語多精確黃海華云心源志術辨無差能吏通今古法家可惜兩京賢牧伯苦吟詩句老天淮郭筠仙云海浸高樓月

似霜安西旌節等投荒船山自有經傳在不用恩封異姓王羅硯生云徵文識字老彌精樸學無華愛硯生五十年來名下士從無書札到公卿孫芝房云風流三楚真名士詞賦乾嘉好翰林不駕輜軒持玉尺一生辜負愛才心郭樗叟云字法兵韜曲曲賅靈犀分應妙能裁茂陵擬奏通天表第一軍機秉筆才朱香生云短衣長劍走江湖肝膽無雙氣太粗猶喜

聖朝文網闊不成詩獄逮髯蘇

郭意城京卿為筠仙中丞之弟以名孝廉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六

隱居求志借其弟志城觀察讀書談道於空山中蕭然自得志城即胡文忠公集中所稱郭三先生者欲延之幕府為將來替人堅臥不出一時有河東三鳳之目意城以蒿目時艱有澄清之志當局諸公延襄軍務慨然出而任之籌兵籌餉挽回元氣於無形東南漸就肅清當局者臚陳其運籌之績屢荷

持旨褒嘉清卿晉秩咸推為湘陰相國出山後非此公不克應此艱鉅之任以收戡定之勳使人直

軍機於內外利弊早已了然誠如詩中所云靈犀妙應者與利除弊其樹立更宏達矣

皋蘭朱香生克奇官龍山典史賊至力保危城巡撫惲公奏請破格擢龍山令雖奉部駁而一時莫不知有朱典史者位不副才人咸惜之詩筆清麗神似牧之義山吾尤服其病目後猶力疾著書胥關乎軍國大事洞中肯綮不為迂濶之談亦奇士也
諸葛武侯名言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七

與學下教云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離相違覆關多矣違覆得中猶棄微蹟而獲珠玉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啟告殷勤則亮可少過矣
昔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雖鄙闇不能悉納然與此數子終始好合亦足以不疑於直言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平賊之功可

躋足而待矣自用者鑒之

誠子書云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漫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

論交云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業貫四時而不改歷夷險而益固

論將云貴而不驕勝而不恃賢而能下剛而能忍此之謂禮將奇變不息動應有端轉禍為福因危而安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六

此之謂智將賞不逾時罰不避貴此之謂信將知其飢寒悉其勞苦此之謂仁將臨事無苟免不為利撓此之謂義將見賢若不及從諫如順流寬而能剛簡而能詳此之謂大將

出軍行師以整為勝若賞罰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百萬之師無益於用

勵士云夫用人之道等之以爵贍之以財則士無不奮矣接之以禮勵之以信則士無不死矣畜恩不倦法若畫一則士無不服矣先之以身後之以人則士

無不勇矣。小善必錄，小功必賞，則士無不勸矣。自勉云：驕者毀，至慢者禍，及多詔者寡信，自養者少恩，賞無功者離，罰無罪者怨。

名臣相引重

知己難逢，大才尤不易得。一旦牙琴相遇，其快慰誠有難以言喻者。其交相推重，非出於標榜之私，實由於秉彝之好。後世溯其遺風，猶爲之追慕於無窮焉。試觀王鳳洲尚書世貞賀王元馭錫爵入相啟云：伏維某宮中吳孕秀，東海涵靈，知崇禮卑，動由成性，規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九

行矩步，妙合自然，自魯連拂萊海之衣，而嚴合系桐江之鼎，南陽隱士，獨稱臥龍，洛下兒童，皆知司馬，傅巖特召，不藉金張之援，漢殿同升，共推兩魏之美人，皆望之植，同已排異已，公不謂爾，渙小羣成大羣，爲國則舉不避讎，遠嫌則恩無歸已，此蓋一人之有慶，以致三后之協心，謂青宮一品，已堅辭於達書之辰，彼素絲五紘，寶遠渝章甫之貴，非故奪公之守，殆將伸國之經，某等素切儀型，迺深踴躍，惟詔功詔德，自古則然，而有君有臣，於斯爲盛，皇天之產名世，已過

五百餘年，賢者之在中書，何妨二十四考，可謂善類善禱，及觀元馭相國之序，其倉州遺稿，實爲其時大手筆，其心悅而推服之，誠有不能已於言者，序曰：明興二百年，薰釀至嘉隆中，文章始大闢，薦紳先生，結軫而修竹素，乃其著述之富，體製之美，莫如吾友大司寇元美王公。計公弱冠登仕，中所經大艱大危，沉廢數年，又服官四方十餘年，既與予結菴休老，瑯邪自永嘉以遷長淮之秀，全注於海海上，十年間有榮光浮而休氣塞者，其在公歟！其在公歟！夫海月而潮

靜娛亭筆記 卷六

辛

風而波，彼積潦之區，湧之亦潮，揚之亦波，然海能爲衆水，而衆水不能爲海，則有餘不足之符，自然異也。當公少時，一二雋士，句字節度，不能有所震發，欲藉大力者爲幟，而以虛聲感公公，稍以矜蹕，應之不免微露有餘之氣，而頌建雲委，要歸於雄渾，殆其晚年閱盡天地間禍福盛衰之倚伏，江河陂谷之遷流，與夫國是政體之真是非，才品文章之真脈絡，而慨然悟霜降之旨，於紛釀繁盛之時，故其詩若文，盡脫去角牙纏縛，而以平澹自然爲宗，類廣而託微，志苦

而節甘采流而神浩泱泱乎球鐘鳴鳥獸舞宮商鳴
草木動因應變化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於海惟是
汪洋浩渺之德以吐納百川而豈必待夫怒濤顛波
激風蒸雷陰火夜然蜃市曉結駭然見所未見乃稱
大哉世人耳論每嘆古今人不相及夫古人趣簡風
質無苞苴竿牘之糾紛無毀譽恩仇之窘束要以各
抒所見而止故於達意不難叔季猥鄙誰復免此藏
心墨兵恣日月且於此時也紛然獻酬羣好而能各
暢彼我妙合古作者之法此不已較難乎蓋公晚而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圭

始好子瞻也夫以子瞻之才世之既降已不免馳騁
議論以見奇吾元美獨能離今之獻酬賡唱而自為
元美哉夫今世固貌尊元美矣輒曰此遷也此固也
此漢魏此盛唐夫必遷必固必漢魏盛唐句字而儀
之當公之時蓋亦有優於飾畫者矣未數年而新陳
相變已索然不見其有夫惟作者心之靈氣恍惚自
來與腐神奇與時相為無窮如槐柳榆柞皆凡火也
而可變萬物故嘉隆之間與公結軫而起者皆以公
重非能重公者也

夷閩詞

仁和高古民觀察錫恩有夷閩詞云綠楊陰裡足徘徊
徊金碧樓臺絕點埃寓詔儂家赫士勃夷婦稱夫之謂明朝
新馬試騎來兩耳金牌映臉霞不施脂粉自妍華島
夷也有傾城色唐代休將號國誇又云纖指承來手
記新杜埋而立夷人新及時春婚之稱

張辛田自壽詩

桐城張辛田大令用禧博學工詩人有風趣兼諳當
代掌故酒酣耳熱議論風生聽之令人神為之旺情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圭

以直言忤權要去官在閩中貧不能歸仍以賣文為
活為諸侯座上賓今見其七十自壽詩七律十四章
知先生年愈老興愈豪有安貧樂道之風可愛亦可
敬也詩云薄宦浮沉計卅年回頭身世兩茫然幾曾
夸父能追日却羨癡翁號信天春夢都同雲過眼冬
烘那管雪盈顛請看老圃餘霜菊人共黃花晚節堅
追思少小帶經鋤老屋三間榜愛餘燈蓋四聲知轉
韻籬經一旦剩遺書庭懷鯉對言猶在家近龍眼畫
不如二百年來舊堂構難從瓦礫認先廬先文和公

賦秋賦秦淮憶盛時。丁簾午夜玉簫吹。二年空袖襦
衡刺。一候真成博浪椎。虎踞只爭新戰壘。燕飛誰唱
舊題詩。未窺月殿霓裳譜。天上嫦娥笑我癡。聞道
皇州仕路寬也。曾索米向長安。壯心枉說芙蓉鏡。宦
味翻思苜蓿盤。烏養關心求薄祿。魚鹽低首就粗官。
金臺吟社誰提唱。許領偏師到將壇。憐才好學仰賢
王。曾館交到忘年勢。亦忘適館近依丹鳳闕。解衣
慨贈白狐裘。酒頰竹葉忙中使。米饋桃花出上方。
愛我新詩清似水。玉山泉味更清嘗。智勇親題最上

靜娛亭筆記卷六

五

頭校書天祿幾春秋。卑微敢謂攀鱗近。甄叙都教附
尾優。萬卷一時緜。鶴籟十年兩度覲。龍樓鼎湖
驚報。升遐日海嶠孤臣淚雨流。千水千山繞十閩。
宦游無地不艱辛。清操肯把初心負。公論會由眾口
伸。誰譜明珠歌蕙苒。竟鋤芳草當荆榛。時危翻喜休
官早。垂老天教作幸民。敢誇典冊用高文。不過人云
我亦云。斗北御門新政治。粵西鐫石大功勳。祠崇
名宦歌棠蔭。臺傍隣霄說荔雲。至竟何如碑沒字。免
教此腹負將軍。文昌珠氣照東南。星使逢人說士甘。

竿客滿門吹一一石交開徑望三三。階連芝草慙鱣
席。坐近椿庭接塵談。今後焦桐誰賞識。樹猶如此我
何堪。厲公眷屬尚團團。海上浮家有釣竿。嬌女嫁遲
將壻選。孤孫養大當兒看。僅愁違約千言費。妻病持
家百事難。慙愧冰銜空獎餽。人疑此老再彈冠。苦中
樂趣數平生。降盡羣魔自築城。知己朋儔爭染翰。娛
人房老解調羹。奇看劍氣杯邊引。妙觸詩心枕上成。
風月無窮一長嘯。卧遊萬里任縱橫。何時跨鶴返鄉
關。蝶夢遙遞往復還。每效杞憂思遊地。未酬向願且

靜娛亭筆記卷六

五

遊山琴猶可與貧休患。筆尚能畊老不閒。但願澄清
堪坐待。殘年日日盼刀環。

記翁孝子事

彭石原先生記翁孝子事曰。武陵陳庶常宗五爲翁
孝子。徵余詩復文以紀其事。余嘗讀柳子厚襄陽丞
趙公矜墓志云。公矜死柳州十七年。其孤來章徒行
求其墓所。不得。哭於野。卜於秦。謂兆曰。乙巳於野宜
遇西人深而鬚。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
遇一叟曰。是故趙丞兒耶。吾曹信也。指其墓地已夷。

啟士自乙至辛恰七日發之緋衣緞袋見者出涕以
來章之孝神付是叟與龜也余嗟異之以爲朱壽昌
之獲遇其母未足爲神矣今觀翁孝子之事則更有
神於子厚所志者孝子名運標餘姚人父曰大環客
游粵西泊零陵新塘夜登岸不返同舟者有戚友停
泊數日徧索之無有疑其他適馳使告其家并歸其
行篋篋鍵以鑰其鑰則大環平日自繫於帶與之俱
往矣方大環出游時運標與其兄運槐俱孩幼稍長
母鄭氏告以父形貌兄弟泣別母求父祈諸神有意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五

外得生還兆語兄與弟更番迭訪躬負擔操舟備嘗
險阻者十餘年虛歸壘卜兆如前終無從得迨運標
成進士母及兄俱沒距父出游時已三十六年矣運
標痛切辭家誓不得父不歸祈神兆仍如前語往來
湖南北又從豫章入東西粵無可奈何頻數溯洄衡
湘間號哭感行路影響寂然猶不絕望哭求不輟至
新塘悲愈甚一老叟問故嘆曰白沙洲墓中人真而
父矣運標叩其故叟具道其弟海生某年墮水隨流
託葦叢幸不死願視其旁有一屍海生既攀援上岸

言之余其憐而瘞之運標計年時相符詢其姓名曰
鄭海還年八十海生死已逾年訝其兄弟名與兆語
生還合復求其徵叟曰昔瘞時有雜佩數事年久銷
滅無有矣今惟一鑰存運標隨往履急足挈鑰證之
伯姊姊見鑰泣曰是遺篋鑰也試之胎合還報運標
慟絕始知其父之淹於新塘而瘞於白沙洲感神之
稠疊示兆不爽也求諸士人丐其地高其塚立祠其
旁擗踴成禮依棲泣血今運標由武陵令擢道州牧
距墓密邇時至其地徘徊嗚咽不勝夫楚人競傳其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五

事能詩者多爲詠歌以稱其孝夫公矜之死十七年
較三十六年爲近且公矜仕者人皆耳而目之非若
大環韋布之士暮夜溺水而無人知者藉使天不假
手於海生之墮水以瘞之又不延八十叟海還之年
以告之復不留徑寸之鑰以證之則運標求之雖勤
其父終不可得矣雖然精誠之至通乎神明格於異
類而况一體之親乎翁孝子之事固神奇然感應之
理則甚平平也世之人子日侍父母膝下而精誠不
洽相去不可以道里計者聞孝子之感神人詎無忤

然有動於中哉

孝子之奇行實孝子之庸行也得此有功世道
之文可以不朽矣

觀書戒欲速

吳縣潘文恭師曰昔諸城劉文清公嘗詔予曰學者
觀書不可欲速先文正公嘗 召見

高宗諭以看書之法看此書如無他書能看一卷者
止及其半既省目力又養心神書亦漸次看到若急
欲看完必生厭倦徒多無益也我輩皆宜奉以為法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七

予心識之弗取忘

總管內務府

潘文恭公曰總管內務府大臣六缺向以大學士尙
書侍郎派充間有科甲出身者道光乙巳小山家宰
恩桂孔修大司馬文慶元修少宰福濟靜濤少農栢
俊松岑少農花沙納皆翰林出身向所未有也 道
光丁酉余與鶴舫省厓兩相國王庭尙書孔修侍郎
同在樞垣煦翁同年以滿漢同堂五人皆翰林爲從
來未有余謂五人皆秀才出身尤一時遇合之巧

思補齋筆記

潘芝軒師相思補齋筆記皆關 朝廷之掌故記儒
者之榮遇今摘錄數條以備遺忘恩福堂筆記云故
事業師中式如出弟子之門榜發後弟子先拜師謂
之辭師師隨卽來謁弟子從此稱謂改易矣余謂師
於弟子感知遇之恩固宜致敬弟子於師受教誨之
益豈可便忘自應各盡其道方爲允協余於甲子典
試浙江第三十三名錢翼士 槐 與光祿公同案入泮
後四十年出余門年六十餘矣謁余執弟子禮甚恭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夫

余不敢以師道自居蓋亦各盡其道云爾推之父及
伯叔父同年亦應仿此至見弟及己之同年則以師
生爲重也乾隆己酉吳江沈庚亭孝廉 宗德 與子芷
堂舍人 欽臨 同榜舉人通榜稱孝廉爲年伯舍人稱
通榜亦然道光甲午江南通州孫鼎菴 廷元 及子蘭
檢 銘恩 同榜蘭檢連捷入翰林戊戌會試分校浙江
鈕松泉 福保 出其門中狀元亦甲午同年爲師生甲
辰蘭檢爲宮庶鼎菴成進士出何根雲庶子 桂清 之
門何與蘭檢乙未同年以年家子爲房師亦僅見者

五典春闈者五人孝感熊文端公賜履康熙癸丑甲戌丁丑庚辰癸未長白文莊公德保乾隆癸未己丑庚子辛丑甲辰韓城王文端公杰乾隆乙未戊戌丁未己酉庚戌歙曹文正公振鏞嘉慶辛未丁丑道光癸未己丑癸巳長白相國穆彰阿道光癸未壬辰乙未戊戌乙巳七典鄉試者二人長洲彭芝庭先生啟雍正己酉河南壬子雲南乙卯江西乾隆丙辰山東辛酉江西壬午浙江乙酉順天南匯吳白華省欽乾隆戊子貴州庚寅廣西辛卯湖北己亥浙江壬子江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五

西甲寅浙江乙卯浙江

本朝三世為宰相者長白文恪公尹泰子文端公尹繼善孫文恪公慶桂父子為宰相者長白文端公高晉子文勤公書麟文勤公阿克敦子文成公阿桂文忠公傅恒子文襄公福康安大學士溫福子文襄公勒保桐城張文端公英子文和公廷玉常熟蔣文肅公廷錫子文恪公溥無錫稽文敏公曾筠子文恭公璜諸城劉文正公統勳子文清公鏞修撰至大學士者武進呂宮聊城傅以漸崑山徐元

文金壇子敏中韓城王杰大庾戴衢亨迨余而八至協辦大學者一番禹莊有恭三試皆第一人者二人乾隆辛丑長洲錢棨嘉慶庚辰臨桂陳繼昌祖孫會狀康熙丙辰彭定求雍正丁未彭啟豐祖孫鼎甲雍正甲辰榜眼王安國嘉慶己未探花王引之父子鼎甲康熙丁未狀元繆彤探花繆曰藻康熙癸巳榜眼任蘭枝乾隆丁巳榜眼任端書乾隆乙丑探花汪廷璵辛丑探花汪學金嘉慶辛未狀元蔣立鏞道光癸巳探花蔣元溥嘉慶己未榜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五

眼蘇兆登道光丙申探花蘇敬衡兄弟鼎甲順治己亥狀元徐元文康熙庚戌探花徐乾學癸丑探花徐秉義康熙丙辰狀元彭定求壬戌榜眼彭甯求乾隆乙丑榜眼莊存與甲戌狀元莊培因六代翰林者桐城太傅張文端公英康熙丁未翰林子廷瓚己未翰林官少詹事廷玉庚辰翰林官大學士謚文和廷璐戊戌榜眼官禮部侍郎孫若潭乾隆丙辰翰林官檢討若霽雍正癸丑翰林官內閣學士若濬乾隆乙丑翰林官內閣學士若需丁巳翰林官

侍講曾孫曾做辛未翰林官少詹事元孫元宰嘉慶
壬戌翰林官編修來孫聰賢辛酉進士入翰林改知
縣 四代翰林者靜海勵文恪公 杜訥 初官福建州
同以工書薦直南書房康熙庚戌授編修官至侍郎
子廷儀庚辰翰林由編修官至尙書 謚文恭孫宗
萬辛丑翰林官侍郎曾孫守謙乾隆乙丑翰林官沈
馬常熟蔣伊康熙癸丑翰林官提學道子廷錫癸未
翰林官大學士謚文肅文肅子溥雍正庚戌進士由
翰林官至大學士漣康熙己丑翰林官太僕卿文恪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三

孫玉庭尙書奎照嘉慶甲戌翰林芸圃通政奎耀辛
未翰林曾孫子受官庶錫祉道光乙未翰林
三代翰林者濱州杜石樵少宰 堉 嘉慶辛酉翰林子
芝農尙書道光癸未翰林孫繼園編修 翰 甲辰翰林
雲巢學士 初 乙未翰林石樵以少宰致仕年逾八十
子孫接武清華洊躋通顯可稱盛事
同胞兄弟並登科者毘陵莊絳之子楷康熙癸巳進
士國子監司業樞庚子舉人湖北黃梅縣知縣敦厚
雍正甲辰進士直隸西甯縣知縣大椿己酉科舉人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三

子樞乾隆辛丑翰林官至兵部侍郎無錫秦松齡順
治乙未翰林官檢討緣事罷康熙己未 召試鴻博
復官檢討官至諭德子道然乙丑庶常改編修官禮
科給事中靖然壬辰翰林給諫子蕙田乾隆丙辰探
花官至刑部尙書 謚文恭文恭子泰鈞乾隆甲戌
翰林官編修商印陳濂乾隆丙戌翰林官編修子杲
嘉慶辛酉翰林官編修孫焯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曾
孫壇道光乙未翰林給事中湖南學政長白定圃尙
書文莊公德保乾隆丁巳翰林子煦齋協揆癸丑翰

四川射洪知縣柱丁未進士浙江溫處兵備道柱子
卽榜眼存與狀元培因
大興邵楚帆總憲 自昌 乾隆戊戌翰林弟自華自悅
自本自和自翼自彭同胞六舉人一副貢
閩縣葉毅菴少詹 觀 乾隆辛未翰林子申棻嘉慶
壬戌進士申謫乾隆乙卯舉人申苞嘉慶戊午舉人
申萬嘉慶乙丑翰林官至高廉道申薌己巳翰林河
南府知府
吳縣張氏五子登科 副都御史孟球康熙乙丑進

士學庠康熙己丑進士工部郎中應造乙未進士翰
林侍講學士紹賢己丑進士四川保甯府知府企齡
戊子舉人戶部員外郎景祁雍正癸卯舉人廣西武
宣縣知縣

錢唐許小范先生學范乾隆壬辰進士刑部員外郎
子乃來乾隆癸卯舉人江蘇太倉州知州乃大嘉慶
辛酉舉人江蘇海州知州乃濟己巳翰林太常寺少
卿乃毅道光辛巳舉人甘肅敦煌縣知縣乃普嘉慶
庚辰榜眼兵部尚書乃釗道光乙未翰林江蘇巡撫

靜娛亭筆記 卷六

畫

乃恩癸卯舉人七子登科海內所未有伯兄季弟先
後六十年俱於癸卯科為先後同年尤為科目中僅
見事

侯官廖封翁世有陰德子鴻翔嘉慶戊寅舉人鴻禧
道光乙酉舉人鴻苞嘉慶丁丑翰林江蘇督糧同知
鴻藻己巳翰林江西督糧道鴻荃己巳榜眼工部尚
書 寶坻李東亭太守光先乾隆戊申舉人江西贛
州府知府子藩甲戌進士江西建昌府知府蒞道光
壬午進士由翰林官副憲魏癸未進士由翰林官通

政司副使莊戊戌進士戶部主事薊己亥舉人 福
州曾霽峰刺史暉春嘉慶辛酉進士子元基道光乙
未舉人元頰己丑進士元海壬午進士翰林督學粵

西元燮戊戌進士元澄辛卯舉人孫兆鼈庚子進士
仁和蔡小霞方伯廷衡乾隆戊戌榜眼兒子毅堂
都轉其武乾隆辛丑翰林子麟洲太守振武道光丙
申翰林毅堂都轉孫劬菴辛丑翰林麟洲屬余書祖
孫父子叔姪兄弟翰林額因記之
道光癸未會試分房許魚南應藻邵丹畦甲名兩編

靜娛亭筆記 卷六

畫

修戊戌會試分房李仙九芝昌乙巳會試蔡劬菴念慈
戴暗士熙均未與考差而得者

乾隆壬午大庚戴篋圃編修弟元充江南副考官庚
子可亭編修均元癸卯進士修撰衛亨丙午石士編
修心亨父子兄弟先後典試江南丁酉篋圃給練充
湖北副考官己亥進士修撰充正考官則父子先後
典試湖北嘉慶丁卯程鶴樵御史國仁充陝西正考
官戊辰小鶴編修家督充陝西副考官則父子先後
典試陝西乾隆戊子篋圃以御史任湖北學政丁未

石士以編修任湖北學政則父子先後視學湖北嘉慶己未吳烜以編修任江西學政道光丁酉子其濬以閣學任江西學政則父子先後視學江西乾隆戊戌貧園以給諫任安徽學政乙卯可亭以御史任安徽學政則兄弟先後視學安徽庚子吳白華師省蘭以學士任湖北學政戊申稷堂先生省欽以中允任湖北學政則兄弟先後視學湖北朱竹君編修筠於乾隆己亥視學福建庚子石君先生珪以侍讀來代白華師於乾隆庚戌以工部侍郎任順天學政辛亥

靜娛亭筆記 卷六

稷堂先生以閣學來代乙卯白華師復以工部侍郎代之兄弟接任尤為難得之佳話
道光乙巳會試楊簡侯宮贊能格與分校是科覆試第一羅嘉福 殿試第一蕭錦忠 朝考第一孫鼎臣皆出本房亦佳話也余門生之子又為門生則如蘇樸園廉訪北登為余已未分校所得士子敬衡丙申會試出余門戚蓉臺洗馬人鏡浙江甲子鄉試所得士子貞道光庚子會試出余門吟濤通政穆馨阿戊辰鄉試所得士子三壽庚子會試出余門陳小坪

刺史鼎雯壬辰會試所得士子鍾芳丁未會試出余門戊辰鄉試瑞林錫旂壬辰會試惠林錫檀丙申會試和純庚子和潤壬辰瑞常趙霖丙申瑞慶趙楫丙子湯雲林庚子湯雲松丙申伍濬祥丁未伍奎祥己亥鄉試蕭時馨庚子會試蕭時馥壬辰莊心省丁未莊心庠丙申周沐潤周源緒同榜己亥舒樺慶樟鮑庠鮑康吳台朗吳台壽焦祐灃焦祐瀛皆兄弟同榜阿克丹己亥所得士子福全丁未會試父子同榜出余門尤為佳話

靜娛亭筆記 卷六

道光壬辰余與春閣吳崧甫少宗伯朱桐軒少司馬季仙九少宰為三鼎甲丁未科桐軒與余並為總裁仙九知貢舉及廷試三君俱與讀卷為盛事因紀以詩云霓裳曾記領羣仙使節分馳會合難彈指光陰幾鷓鴣同心臭味是芝蘭脞羅武庫今推杜手障文瀾夙仰韓更喜春宮舊桃李傳衣先向榜頭看吳崧甫和云潞公矍鑠望如仙匹掌冰衡自古難鵠立荀班皆國幹燕詒藻鑑及階蘭傳衣故事漸和范點筆聯吟羨孟韓鳳味堂前翹首近輪材愧作局中看

朱桐軒和云三朝領袖逢仙。裴皞文名未足難。廣
座朋簪陪杖屨。東堂衡鑒出荃蘭。蜂腰兄弟參三李。
燕翼門庭邁八韓。十五年前一回首。殊榮豈作等閒
看。季仙九和云四度珠衡重選仙。八旬朗鑒豈公難。
喜承湛露皆溫樹。新被春風自上蘭。同榜昔容參沈
準。傳衣今更勝王韓。記從櫻筍厨開後。干佛名經許
早看。

吾鄉彭南昫先生 定求 父雲客先生 璣 順治丁酉舉

人康熙初官粵東長甯令有惠政以公事忤大吏遭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五

誣去官禍幾不測南昫先生時為諸生聞難急赴以
穹窿山施真人 亮生 道行高妙往求之齋沐執香徒
步上山至半嶺真人迎出曰君來意吾已知尊公可
無事宜速往遂於除夕日雪登程挾兩蒼頭走數千
里攀嶺涉龍一月而抵長甯道逢真人還迎謂曰尊
公事已解亟往迎還君亦從此逝矣及至廬父子相
向痛哭見者皆感動逾年歸里究不知其何以得免
也後至穹窿山訪真人已他往不復得見甲寅春先
生夢一神人示以榜有丙辰會狀字謂曰 上帝以

汝有孝行特命預期宜示以著獎勸且欲使世間知
有感應耳先生果以丙辰舉禮部及 廷試皆第一
授修撰以待講告歸孫芝庭先生 啟豐 雍正丁未會
狀官至兵部尚書子孫科第綿延至今鄉里榮之
王文端公 杰 未第時館於山西某中丞幕中同事有
王先生者紹興人精於占課幕中人敬信之公獨未
之信也秋間將歸陝應試請先生定行止先生占畢
起賀手書一紙封固藏之曰他日請驗公必欲得之
不許正相持間主人至問何事告之故主人曰如此

靜娛亭筆記 卷六 五

我當代為收之及歸就試榜發中副車仍至館責先
生曰何以誑我先生曰息壤在彼可驗也因向主人
索觀折封有中式副榜第八名七字公益奇之庚辰
秋試又問卜於先生曰今科正榜無疑但似元非元
得魁為妙榜發中式第七名是科解元則雷爾杰也
辛巳春至京會試甫下車先生亦至令占會試若何
曰斷不可得會元如中第十名則大魁可必從此
程遠大福壽無量公曰我已四十歲矣敢妄想耶是
年公會試固中第十名 廷試第一官至東閣大學

一五二〇 丹黃參日軍全書 卷六 五

士王省庄鼎為余言之

曹文正公誥余曰稽文恭公嘗自言生平一無善行仰荷國恩遠躋高位不解所由惟記年十五六時隨侍太夫人卧榻夜分起至院中小道有一婢卧房外榻上露半體以手招之心頗動欲就之忽轉念有傷陰隲急趨入戶上床猶怦怦也太夫人問故以實告太夫人曰此關人名節斷不可出諸口明日即喚其母來今其領回擇配不索身價母女感激拜謝而去或是此一節便為陰德耶余謂一念轉移正是理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堯

欲闢頭以此見公識力之定已在少年而太夫人不動聲色力為保全尤不可及

乾隆庚戌會試朱文正為總裁浙江中卷擬定二十四本及奉到 欽定中額浙江七名每去一卷輒為惋惜時同考王侍御紫宇先生春煦得一卷甚喜亟為補薦公問何省曰浙江公曰浙江須去十七本一時頗難割愛庸可添乎曰本房見此佳卷不能不薦非敢望中欲求欣賞耳公曰如此則留備欣賞可耳次日請紫宇先生上堂謂曰昨薦之卷非特十七

卷中無此佳卷即所留七卷亦未有能勝之者因將

已中之卷易之及填榜則戴簡恪公啟元也

申文恪公啟賢王戌會試前一月至貢院照牆觀點名牌適有人先至指公名踴躍歡喜曰得之矣公問以故曰君得毋牌上人乎曰然其人益喜曰尋君十年不謂今日相見因詢公廬址曰明日奉訪公心訝之未及問其姓名也次日早起聞人持名帖來曰有一本家求見視之乃宗弟申啟鑣正躊躇間已登堂矣審視即昨日觀名牌者相與握手交拜畢告公曰

靜娛亭筆記 卷六

甲

十年前曾夢神人示以欲登甲科須待某人同榜數年來每至京會試徧訪各會館並無公名今忽於點名牌見之又得遇君同榜定矣言訖大笑相與訂交而去是年果同中進士公得翰林啟鑣歸班候選人謂夢由心生故有應有不應其偶應者亦不過依稀想像未有若此之靈異者也此事文恪為余言之長洲韓杜船尚書封年入歲塾師以校人烹之反命曰七字命題公作一破云小人之貪也以口小人之詐也亦以口師大加賞異謂封公樂餘先生曰此老

吏斷獄手將來必掌刑名後以乾隆丁酉選拔觀政比部歷任封圻入京爲大司寇精於律法中正和平爲秋官之最

穆鶴舫相國自言五歲時出天花痘已發出而本原過虛化毒無力不能開口飲食者十日矣氣息奄奄垂絕因置之地會有道人至門求見閻人曰今日公子病重主人恐不能見答道人曰吾此來正爲汝公子何拒爲不得已入告太公迎之進卽令看視道人曰無妨可先抱起置床上吾能治之顧左右曰此地

靜娛亭筆記

卷六

聖

有清淨別院乎曰旁有佛堂三間更無人到道人曰可矣但門須扃鎖三日後聞吾言方可開公曰諾道人入室閉目靜坐夜分相國索飲以乳汁置銀管注口中灌之第二日卽能走三日道人開門出已大愈矣舉家驚喜呼爲神仙酬以銀幣辭不受謂相國曰吾與汝有夙緣後三十年當來看汝相國曰迄今五十餘年竟不再來記得道人姓白年約四十餘孑然一身並無行李

此事甚奇相國後來位極人臣長樞垣久參密

勿曰道人果係仙人何不再來一次直言以訓之政事或有轉機觀於蔣申甫京兆之疏可爲太息也或定數歟

劉繼莊通音韻之學

劉獻廷字繼莊大興人精音韻之學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而入而參以天竺陀羅尼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說而益自信吳修齡曰謂蒼頡以後第一人獻廷不以爲然其法先立鼻音音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

靜娛亭筆記

卷六

聖

各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應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東西蠟頂話女真國書梵音尙未有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得音十又以餘不盡者三合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

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備於此矣嘗聞家甲
夫家有紅毛文字惜不得觀之以證東西蠟頂話之
異同

靜娛亭筆記

卷六

八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七

宰相工詩

江西熊氏科第

熊太史名言

儒臣膺武功爵

六忍

東山談苑

名聯

才人命薄可憐

詩中巧搭

戒溺女

吳西林居士

高西園

老僕詩

忠孝縣令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七

一

論徐張二公相業

吏難

潘少白先生

潘四農先生

靜娛亭筆記卷七

賀縣張培仁鑄菴

宰相工詩

漢軍高文良公其傳字章之由翰林歷任封圻官戶部尚書大學士有味和堂集詩筆出入樊南劍南之間才翁所云誰信牙旂八州督一生辛苦似書生良不誣也射堂云調馬馴鷹意未慵射堂暮壁日從容冠飄孔翠天風細衣染鵝黃御氣濃煮酪覓尋關外水看雲遙指仗間峰應噴頭白鬢書客名紙生毛筆

靜娛亭筆記卷七

退鋒按此詩至今已傳播藝林矣予尤愛其夏日雜感詩云一臥蕭齋懶竟成經旬今起下階行日方可畏如宣孟門亦長局類士衡寒儉文章慚象管黑甜滋味泥桃笙年來久負歸耕志誰識看雲不語情意緒間如退院僧當闕謝客少農興長腰米未來江左蟠腹瓜誰餉少陵漢落未妨呼潦倒清羸翻覺耐炎蒸書生自分長甘耳欲給侏儒却未能一聲牧笛送朝曦屋角明河拂地垂短夜徂如生計迫涼秋望似遠書遲蛛絲競巧無人處螢火爭光墮月時笑汝區

區空自喜露寒霜白欲依誰等閒些事不相關造物

應多笑我頑舊雨過門同泛梗新雲變態似移山素心擬託三珠樹時樣梳成一尺鬢青瑣西南最惆悵粗才頻綴近臣班急裝千騎尾鳴鑿馳道遙通十八盤赤羽射生隨夜火黃門飛鞚趣朝餐平時暑月宮衣重一夕邊風翠幕寒辛苦從王男子業自慙樗散臥長安曾識羊曇乞墅身早開甲第換朱輪拜塵車下多名士行馬門前斷舊人諫議豈應疏貢禹征西空解重王珣十年回首依東閣不會平津是要津動

靜娛亭筆記卷七

定由來祇信天羊腸故道著先鞭驕驕跨竈還如虎雞犬升雲豈是仙舊學未諳因熱爨新晴只想就涼眠傍人頗笑應官懶挂籍金閨亦偶然夏口偕同人城南看花云沙路緣溪曲風帘出柳斜踏青誰信馬迷路忽逢花村靜聞吳語泉香試越茶脩然遠塵俗偏愛野人家淺酌新篘酒平攤小樣瓊萬株紅藥艷一幕碧天圓醉可留花下春仍在眼前題詩誰第一小謝有新篇曲欄憑已徧欲去更夷猶青嶂收殘雨斜陽在小樓交新重握手花好重回頭明日無塵事

還期挈榼游

江西熊氏科第

康熙年間宋牧仲先生撫江右時熊大司空一滿里

居中丞招飲滕王閣觀競渡熊司空之子滌齋太史

時方九歲侍宴中丞卽席命賦五言律一首稱賞久

之滌齋年十五舉康熙己卯鄉試丙戌成進士入詞

林滌齋之子雲亭中丞學朋年十八舉雍正甲辰鄉

試庚戌成進士蔗泉觀察學驥年十五舉乾隆庚午

鄉試甲戌成進士雲亭子敷時西山二先生一舉乾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三

二

隆甲子一舉乾隆丙午皆年甫踰冠敷時丁丑成進

士一門科第蟬聯滌齋翁幼識王漁洋先生年登大

壽乾隆丙戌重赴瓊林

熊太史名言

人有求於我力能應則應之如勢有所不能當和顏

以告之不可疾言怒色拒之太嚴更不可託故延展

令人失望悞事

太當危難之際得善人一語解紛增多少福澤王導

緘口則同顛死李白緩頰則郭子儀生仁人之言其

利溥哉

僑臣膺武功爵

仁和孫文靖公士毅由召試得中書乾隆辛巳成

進士入翰林官至大學士以戡定安南功特封一

等謀勇公賞戴雙眼花翎紅寶石頂太谷溫制軍

承惠以乾隆丁酉拔貢官至直隸總督加經略銜勅

逆匪林清餘孽此乾嘉中漢大臣之膺武功爵者近

日則湘鄉曾文正公道光戊戌進士入翰林以平洪

逆功封一等毅勇侯賞戴雙眼花翎其弟沅浦制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四

二

軍亦封威毅伯合肥李少荃節相以平洪逆功及平

捻逆功封一等肅毅伯其兄小泉制府亦官兩湖總

督湘陰左季高節相道光壬辰舉人官至大學士以

平新疆回逆功封恪靖侯按以舉人而大拜者自明

至今惟左相一人尤爲異數

嘉慶年間貴州劉朗渠先生清以拔貢生朝考一

等得知縣分發四川由軍功起家歷升至山東鹽運

使自請改武特旨授登萊總兵以文改武奇矣咸

同之間衡陽彭雪芹先生以諸生從戎統帶水師多

年屢著戰績 特旨授長江水師提督先生疏辭曾
文正公奏其有文武材且以諸生得道員宜歸文職
遂授兵部侍郎以武改文尤奇矣

六忍

淄川楊宏道著六忍說曰一日忍觸觸者人犯我也
二曰忍辱辱者人凌我也三曰忍惡惡者人憎我也
四曰忍怒怒則憎之重也五曰忍忽忽則憎而發之
輕也六曰忍欲欲則貪而不知止也此六忍者戒之
一身則一身安戒之一家則一家安推之以處人已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五

之間則所遇皆安而悔尤寡矣

東山談苑

莆田余潛心先生懷著東山談苑多記盛德事及名
人逸事今摘錄數條

范文貞公景文為南大司馬時好客士有以詩文投

謁者無論工拙必自首至尾細加披閱次日向其人
言之一字無漏佳者每加嘆賞各有餘潤此余從旁
親見者

張副憲瑋居官廉潔公服常在質庫中常謂人曰為

清官甚難必妻子奴僕皆肯為清官而後清官可為
不然則敗其守矣

錢副使標官南京吏部時嘗云少年登第未嘗讀書
實為不幸乃自立課程每日清晨誦五經四葉熟後
乃理事午後讀史二十葉及古人詩文數篇皆潛心
諷誦與到或作古文或賦詩至子夜乃就寢每日皆
如是

此公與予同僻

朱子方與諸生講學有報至乃禱職罷祠之信先生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六

閱畢仍坐講如初辭色更為和平

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
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京山王汝化年九十餘再遊峨嵋遇道人飛霞先生
授吐納服食之術百餘歲後鬚髮轉黑腰帶倍人
沈啟南風神散朗骨格清奇碧眼長鬚望者疑為神
仙所居極水竹園館之美藝鼎圖書紛列座右佳賓
良友戶外之屢常滿興至則揮灑雲煙琳琅滿幅畫
成又自題詩其上風流文采照映一時

王元美尚書晚年謂人曰吾心知績溪之功爲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薄新安之文爲江陵所勝而不能正其說此平生兩違心事

張紫陽事扶風馬節度默於河東馬公初不知其所長及被召赴京行有日矣紫陽謁見以悟真篇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嘗有因書而

會意者

因書會意之人殊不易得

楊廉夫居鐵厓山山中有綠萼梅數百株築層樓以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七

玩之被羽衣吹鐵笛值元明鼎革之際諸名士出就

徵聘者半皆不得其死先生獨超然塵埃之外極江

山風月之樂

名聯

通州徐樹人中丞宗幹自題其山齋一聯云日出時

月上初雨後雪中得無限好詩好畫書數卷棋半局

爐香琴韻到此間成佛成仙

才人命薄可憐

李香萃停雲閣詩話云閨怨詩多風人寄託嘗見江

西符梅修大令鼎庸四律細意熨貼怨而不怒蓋罷

官後作也詩云寂寞房櫳思惘然薄寒如水暝如煙

分無好夢傳飛燕信有詩魂託杜鵑鏡面芙蓉成往

日陌頭楊柳又經年茶餘飯後都無著第一難禁似

酒邊記得星軺曉度關幾行環珮響珊珊迎來月殿

神仙侶擁出霓裳侍從班垂手客依金瑣闥此言薦

比肩人訂玉連環此言薦誰知翠繞珠圍地早種愁

根到此間宛轉相隨日未多忽教佳會阻銀河離天

莫補媧皇石苦海平添伍相波從此因緣歸夢蝶可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八

堪語詠起修蛾嫁衣典盡琴猶在不許君前緩緩歌

一例明眸皓齒身果誰巧笑果誰時樂昌仁化英

事後無妍媸是否無成見無成見三字怨分明有

夙因紅豆聽殘林下曲碧簫閑煞倚樓人華年我亦

甘虛擲辜負朱門大好春大令春闈得意時闌卷極

爲主司所激賞有曲江風度之評到粵後卽署曲江

縣亦奇及罷官旋里過曲江長嘆一聲投水而死

貧士生涯冀博一官以爲仰事俯畜之資如此結

局其實可憐可嘆四詩詞旨哀艷是辨香玉溪生

者詩中最可嘆者。姍姍思怨一聯。所云樂昌等賦。均被賊破。無一參者。獨參符君。當道未能憐才。亦無主持公道者。同罪異罰。何以肅吏治耶。采風者。遠之於上。庶有感乎。如此才等思。使之終身尚棄乎。

寄心菴詩話云。江都王仲清秀才。前憂困棘闈。甲申秋。貽書友人。作別於平山堂。下赴水死。數日前用僻韻作詩三十首。中有句云。放顛未敢頻耽酒。沽直何須轉乞醺。書味美於新麥婦。文場拙似倒繡孩。殘書徒飽千年蠹。敝服猶懸百結鴉。寒酸况味蜂鑽紙。貧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九

賤生涯。虱處禪。人言佳境同甘蔗。我嘆浮生似苦瓠。傷心我欲投東海。撒手人都聚北邙。和靖佳兒惟白鶴。仲翔中客有青蠅。行樂及今歌蟋蟀。偷生從古嘆蟬蛸。皆險而能工。百感茫茫久。有死志可悲也。

予謂此人較符大令更屬可憐。因其久困名場。不能博一第。以自慰也。符大令以文字見賞。宗工掇巍科。宰劇邑。可謂文字有靈矣。仲清困處窮廬。意其景况必竭蹶不堪。乃從屈子游耶。抑別有故而為此耶。此窮士之苦也。若修梅則達矣。乃一官落

拓不得已。亦從屈子游。趙甌北詩。腐儒為吏拙。貧宦事人難。良然當此之時。士有窮達兩難之慮。豈非世道之憂。二公皆負才。倘入玉堂。定堪稱職。卽為入幕之賓。必非不舞之鶴。乃俱因抑鬱。以至於自盡。嗚呼。是誰之過歟。

詩中巧搭

吳門有聯句之局。題在籤筒內。每人各掣一籤。事或雅俗懸殊。或巨細不類。必合為一聯。取其逼肖是物。對偶則銖兩悉稱者為勝。大似時文中之無情搭題。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十

非腹笥富而心兵練者。不能制勝。宜黃陳少香大令。常與客舉斯會。掣得袈裟。卽云。方外可知無正服。友掣得囚車。卽云。此中幾見有完人。少香掣得曉妝。卽云。雲開寶鏡籠蟬翼。友人掣得侍衛。卽云。風閃峩冠。動雀翎。又掣得告示。卽云。鄉老昂頭看日月。友人掣得放屁。卽云。通人掩鼻嗅文章。又掣得朝珠。卽云。明戴天顏垂一串。友掣得抹胸。卽對云。暗藏春色時。雙峯又掣得修脚者。卽云。足下工夫三寸鐵。友人云。掣得題名錄。卽云。眼前身價一文錢。俱有思致。

舊傳端午節對 孔林云赤帝驕人重午節素王
去我二千年魁星對頂蓬云曾經彩筆干牛斗不
許空落燕泥俱佳妙在不露題面而恰是此物心
靈手敏足以啟後學心思

戒溺女

江西多溺女之風以故男子每艱於得婦山東郭瑯
菴廷翁有詩云昨見有男子年將四十少時卽商於
外時寄資歸以養其父母其父母因爲娶婦喚之回
至則見其婦身材甚小問之年甫十二遂怒而棄之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十一

仍商於外戲作一詩爲其婦挽之詩云妾年十二郎
四十郎長妾短郎不喜出門不顧不敢嗔十年不歸
妾成人却恨人無十年好妾成人時郎已老郎心若
比妾心堅回家好待兩三年讀之酸楚

吳西林居士

寄心菴詩話吳西林居士穎芳結茅錢塘江上不求
仕進詩高曠絕俗有空山木落石氣自青之境其論
詩云古之人讀書不專於務詞章偶爾流露詠吟僅
抒所蓄之一二耳其中所蓄淵乎其莫測也遞降而

下傾瀉漸多逮至元明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無
餘蘊矣次焉者或溢其量以出故其經營之處微露
不足如舉重械雖同一運用而勞逸之態各異其致

高西園

盧雅雨先生云轉運兩淮高西園鳳翰方以縣丞委
管秦壩掣秤俸滿應敘升矣會儀徵缺出薦於兩臺
制府復書尙稱閩其才名會有構予於制府者乃轉
以結黨爲子罪劾鳳翰並及子故鳳翰詩云幾曾連
茹茅同拔却爲鋤蘭蕙並傷又云不妨李固終成黨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十二

到底曾參未殺人皆實錄也制府之顛倒是非可勝
嘆哉

老僕詩

臨潼張漁川大令四科僑康揚州築讓圃於天甯寺
側與馬嶰谷行菴爲隣有老僕詩云吾衰底處覺一
僕髻先皤曠役身常病應門語每訛肯因無用棄終
念服勤多衣食休嫌薄餘年更若何此仁人之言可
與吳野人新僕詩並稱絕調

忠孝縣令

丹徒田大令通稟稿云敬稟者竊卑職蓬門下士忝竊科名捧檄已遲祿不違父所可奉侍者惟一母年已七旬有七咸豐四年揀發到省迎養來蘇菽水承歡稍中鳥哺九年八月承乏丹徒老母僑寓吳會十年四月因蘇州告警率眷還鄉其後賊勢猖獗蘇常迭陷鎮城孤懸江表岌岌可危老母數從間道寄書時相慰勉且手諭戒之曰汝書生幸司民牧臨危授命義無可辭倘鎮江有事而汝臨難偷生或鎮江無事而託故交卸皆非吾子也故卑職署丹徒四月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三

雖公私萬分踴躍不敢存畏難規避之心逆匪節次圍城晝夜登埤守禦少則數日多則十餘日得以定神識置死生於度外者秉母氏之訓也上年九月原籍山陰縣被賊竄踞各鄉義民接戰不利卑職廬舍被焚老母妻子避居諸暨縣之包村卑職今春得信差人往接而包村先已被圍守候多日不能前進七月間聞包村被陷即欲乞假尋親特恐以託辭規避見疑不獲俯如所請且卑職母教素嚴丹徒一任不許託故交卸徬徨瞻顧五內焚如以至每日嘔血至

今未獲荷蒙恩施優渥請署泰州在憲台無規避苦缺之憂在卑職無違犯老母教令之責則卑職得行其志矣夫人臣委質義在致身此為不避危難而言非謂平日置其親於不問也古人有親陷賊中終身不事婚宦者卑職亦人子也老母日薄桑榆就使安順處常固已懼多喜少何況干戈滿地消息全無即或幸保平安其驚恐憂愁飢寒交迫在所不免勢等倒懸危如朝露而卑職事上接下談笑從容晏然若無其事天高地厚何以自容卑職身為人子於老母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古

顛沛流離之際既不獲扶持其旁又不能速為援救徒以入死出生之事屬望於轉託之人是猶父母有疾而欲剗他人之股以療之也是卑職之有母與否尚在未定為老母思之已無卑職之子矣與言及此其忍忘親而適彼樂郊乎伏惟中堂大人推仁錫類教孝作忠籲求給假數月將泰州印務另行委員署理卑職得以力疾尋親倘蒙福庇老母平安脫離賊境卑職之心自安病亦必痊容銷假當差另求驅策有生之日無非戴德之年草木有心敢忘報稱否則

亦惟獨行其志。容俟老母得有確信，再行束身歸罪。聽候嚴參。臨稟涕泣，不知所云。

江蘇巡撫部院李批：據稟已悉。該縣協守鎮城，孤危窮苦，三載於茲。軍民交頌。本部院博訪輿論，殊深佩慰。是以緘商江藩司，調署泰州，以資佐理。而彰公道。並擬會同督部堂，專疏保薦，為吾蘇官場喫苦者勸，取巧者愧。不知有七旬老母，尚陷賊中也。包村失陷，信息全無。為人子者，何以堪此。然未調署之先，不敢違母命而藉故規避。既調署之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五

後，不肯戀優缺而乞假尋親，忠孝大節，委曲求全。高義至性，欽佩曷已。應如稟給假四個月，再行回省當差。候飭江藩司另委賢員署理泰州印務，仍錄批通報督部堂暨江藩司查考此。加批：稟詞係該令手稿，抑係何人代擬，即據實稟覆。李令伯陳情表，不能如此沉痛近迷，慈訓真天下之賢母也。有是母乃有是子，當益勉為循良清白吏，以發名成業也。至性至情，不愧為忠孝男子。三復之不禁流涕盈

襟。按此稟從寰宇瑣記抄出不錄，田大令之名可惜也。

論徐張二公相業

天下仁者或未必智，而智者無不仁。蓋洞徹乎天理，人情之際，然後能補偏救弊，易危為安。使隘苦者舒，抑鬱者伸，神奸巨蠹，黨羽眾多，能呼吸之間，移主意者，卒莫能售其技。彼迂愚者，徒悻悻太息於僨事之後耶。明徐文貞公階當國時事，明世宗猜疑忌刻之主，繼奸相是非倒置之後，卒能挽回元氣，開示公道。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六

世宗末年代草遺詔，一洗苛政，真聖賢經濟菩薩神通也。偶見王鳳洲先生祭公文，實足以表公之生平。錄之以申景仰之私。文云：嗚呼！君攬治綱，相參治權。宏治之末，孝皇籲天，天之答之。公實產焉。嘉靖之初，世皇臨軒，公之答之。射策哀然，入擢三長，出試百艱。晚握大斗，與天周旋。盡塞倖穴，獨留化源。彌留一詔，雷雨九垓。浴日麗空，轉坤旋乾。遜序成歸。凡十六年。如裴如富，徜徉洛城。樹表遠邇，繫時重輕。公所損益，今猶國經。公所樹培，今猶國楨。始奉帝命，惠我黔蒸。

九九為期功圖行成母念人世人世濁昏鞭虹馭箕以還玉京公之勳德王言是馮國史藏嫩口碑流馨不賤為壽予小子貞比於華封差信而徵今之酌公可以無贅始貞弱冠謁公旅次笑語從容傍及六藝尋視貞文未允公意胡乃詰屈辭達為貴余謝不敏各行所是迨執三尺而抗緹騎其帥斷斷奮欲相噬公默調停毋使狼狽先君之恩托葭莩契惟我先君積忤敗類貝錦是熾鎔毀方熾靈霹紛如莫可控避公力既竭公心恒惴惟貞兄弟扶服歸東寒灰覆盆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七

沒齒長終豈無尺書莫適為通公捧翔陽以挨屯蒙貞乃伏闕疏詆奸兇朝拜夕下三臺景從而何數奇厄彼狡童公如弗聞宛曲從容雪先君冤錄其舊庸獲改卿服安即幽宮天雄之節濫及小子公謂延祖可以起矣移部吳興拜公梓里筐篚不施一刺而已公不自德我何敢齒公與深談所然而喜參伍章程錯綜名理以及兵事如針投芥達於徹帚亦復莞爾貞之叙公文明以正風行水上匪渙而責往猶感恩晚乃知己我宦小達公喜弗勝中遺流言公仗青蠅

我之嗜飲公愛如醒我之甚口公耳如懲歲一造公肺腑為傾擎舟送我徙倚屏營自貞鑿坏甘從道氓公貽尺書始置宦情兒子甫薦公眼復青勉以祖武期之再鳴貞也涼德與世呢斯語及先君臆淚自垂下石何眾拯溺者誰骸髀七尺不受人知歸而顧影何所吐奇以是感公思一報之豈無賢哲婷節美志矯然獨立儵然遺世世各趨焉以公有賴公任其難彼任其易等彼雷霆奚如雨施以是報公冀伸茲意三載蝸廬穴螿淵沉兩造公宇匪閭匪王自守木义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六

敢薦鮮禽薑豆壺漿聊以表忱公於此時不墮中陰或享鈞天或棲寶林肯遊人間俯為我歎不盡者辭不泯者心嗚呼哀哉
張江陵相國 居正 幹濟如李贄皇而一切振衰祛弊為國家計久遠者似又過之以其權之專而濟其才之大也任用王崇古戚繼光而邊烽漸熄因把漢那吉之降藉以撫綏蒙古因其崇信佛教為之利導以銷其尙戰好殺之風終明之世山西一帶與蒙古接壤者中外晏然貼伏至今猶相安於無事皆江陵當

國籌度之功其利溥而遠矣此聖人所以時思管仲之仁也惟其挾震主之威又高自期許當國既久不無過舉斂怨已深身後之譏毀百出究非平心之公論也鳳洲先生亦有祭文於先生無愧詞江陵有生氣矣文云嗚呼有君以來恭己垂裳以勞付臣孰如我皇有臣以來盡瘁代終以逸歸君孰如我公公秉化樞垂及一紀盡掃馘敵與民更始橐籥含機太阿養光嘘焉春風拂焉秋霜百辟洗心夙夜乃職有靈必洗靡吐敢匿片紙萬里一嘔千憂精神響應疾於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九

置郵如日麗空何由不顯譬彼景風何草不偃河漕萬艘先期委輸武騎千羣無煩秣餼大農白粲少府繕錢其崇若山其輸踰淵百粵九邊士飽馬騰雁爲湯池鬱爲金城單于解辯越裳重譯黃屋之尊與天曷極遂超太傅眞拜太師上冠三台下綜百揆詔書不名猶日子房彼鄴彼留亦莫敢望公有家嚴貴並師臣生死九命榮哀一身公有慈闈通籍兩宮月鮮虛賜食必上供九有趨蹌八方駢軌如何一木萬事長已嗚呼浴日補天挽化回元簡自帝心播自王言

顯融昭明光大龍靈載之掾史勒之口銘世有頌聲曰周曰伊我弗敢從汗不至私在唐贊皇復爲元之才惟戡難勳表救時惟余跼弛世一長物公汰眾毀彼寄我鉞拙於避嫌竟成錄金或棄或收雅非公心喻嘗之口如我壑邱賴公保全無碍薰修我實憂公食少事煩歲杪微詞以當報恩公亦自謂疲於津梁褰裳欲從限天一方其言在耳其人不作大斗辭垣喬峯隕嶽人亦有言算遠造促嗚呼寄軫巖廊埋魄山阿森森象賢爲陟者多帝光常耀國威恆振公神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十

行天夫復奚恨

吏難

王鳳洲先生曰漢法三章卽鄴侯之所增亦無多今則條例愈繁弊愈出上臺之所委讞獄情萬變甲乙之令太煩雖老獄吏亦惴惴然所引恐有所未合於令且有遺漏之虞爲刀筆吏所持以致譴責所以難也漢田賦三十而稅又時賜蠲闕梁山澤之禁多推以予民今歲所登若僅照舊額免催科之責而已稍不足則有情征之譴而民之才悍抗玩上臺者不知部

臣亦若不知寬以俟其自納如不足額操之稍急民
即鋌而走險甚至拒殺丁役甚至戕官上官畏其凶
轍之難過也往往抑官以伸民非曰激變良民即曰
辦理不善所以難也漢守令得便宜行事今則自徒
以上即取部裁而吏民之為奸私者百倍於昔偶一
舉發議者非曰故縱即曰失察非曰因循即曰浮躁
非曰姑息即曰鍛鍊非有勢力者不能免所以難也
先言律例之繁紛如亂絲稍不經意即為刀筆吏
所持小則降級大則去官律例之繁是設陷阱人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三

以為部胥索賄之具也足以束縛君子令其動輒
得咎使之不能有所建樹又不足以震懾小人使
之不敢犯其刁健者轉得藉以行其詭脫及挾制
之術足知此厚意於明之中葉近日粵東有數州
縣竟有數十年不完錢糧者福建古田惠安等縣
竟有因官下鄉催征民間抗不賣米欲官之餓死
者又有投毒藥於井中人飲之初尚不覺數日後
徧體發五色斑而死者名曰放蛇乾蓋取蛇口之
毒以藥鍊成者浙江為文獻之邦天台仙居等處

以抗欠不完屢見戕官之案而並戕其眷屬丁口
者又民間完糧多係折錢道光年間每銀一兩值
錢二千二三百文民間每兩只完一千六七百文
各州縣批解地丁每銀一兩以一正一耗計之連
司庫火耗需銀一兩一錢五分即需錢二千六七
百文是州縣每解銀一兩即需賠錢八九百文若
解萬金即需賠錢八九千串是欲使各州縣蕩產
傾家尚不足以填此巨壑也如稍欲議加以免賠
累正如先生所言動輒拒殺丁役甚至戕官等事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三

見矣而抑官伸民者比比皆是而激變良民辦理
不善之考語又見矣至末一段云云亦皆常有之
事總歸於有勢力者方得脫此奇險也蓋能脫險
則必獲利明代之弊政已如此今更甚焉所望於
濟世安民之君子矯其弊而改弦易轍焉官困蘇
而民事自理否則勢必日甚一日尚欲於此中求
龔黃魯卓乎致昇平之效乎
先生為明七子之冠人第知其博學工詩文而不
知其抱經世之畧官雖達鬱而不能伸者猶多也

此文憂時念切不得已而言非洞悉人情理敢
體者不能道是謂之真名士

潘少白先生

潘裕字少白浙江會稽人性恬曠工古文終身未嘗
應試營家人生產弟官廣東知府寄以金亦不受友
人欲爲置田廬固辭不可嘗有謝諸友書云人心如
止水微風拂之便易濛濛治之法全在理欲交判之
界聖人罕言利所謂利者不必富貴利達凡於身有
安便處皆當體認此處縱一步便駸駸入可欲境界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三

二

矣。裕生質故懶遇謀生之事往往因循怠惰境界雖
處困乏覺天地甚曠人事甚靜心之所在無物拂之
非不知老之將至與溝壑近也夫溝壑非不可近之
地較心之齷齪者頗異任天得之循道處之何殊豐
養厚葬哉常人以身安爲樂君子以心安爲樂裕雖
未學苟吾心已安袒斃冰雪中以畚土掩之亦樂境
也諸友爲謀田廬使餘年在耕鑿內理非不可然耕
鑿本無懷之業謀而爲之則心必有所擾又不得同
心之友共處朝夕日與負耒者計贏絀衰年餘喘轉

覺無味敢敬謝諸友中輟茲役使吾以將盡之日乘
化短長無所濛濛其間似勝於以飽煖終矣

此乃真鐵漢非若是做不得一件事

潘四農先生

潘德輿字四農江蘇山陽人爲學務躬行不談心性
嘗曰士居鄉無政教權獨當以文章轉移風俗耳有
答問云客問日文於道爲末子每思以文章轉移一
世何也曰人有不願爲男子而願爲婦人者乎人有
已爲男子而猶願爲婦人者乎然而今之文士何願

靜娛亭筆記

卷七

三

爲婦人者多也順時而畏其不合悅人而慮其不工
何其求爲婦人之甚也推而論之二百年來之詩文
亦何其男子之氣少而婦人之眾也可悲也予悲之
故欲從而挽之曰文與行二也文柔美人剛正何害
曰文虛也行實也今虛者尙不敢幾微拂人意而以
順爲正而謂其實者將特立而不撓於俗其誰信之
曰此非不得已也士順時則大者弋名位不順時則衣
食且不可謀而死亡至矣曰天下之事萬端義利盡
之矣義利之辨明大之爲聖賢次之成忠孝次之爲

文章之雄今義利之所以不能辨者死生惑之也死
生之惑不能破雖求為文章之雄亦不可得傳日死
生有命此語無一人不知而無一人知之果知之則
文章之雄可以坐致而聖賢忠孝之塗乃由此而漸
啟焉然則所論雖不越乎文章而天下男子廉恥之
氣由此而勃然起沛然達則文章者即風節之網維
國家之柱石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夫
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即此義也客
默然退予次其語示從吾游者德輿以知縣分發安

靜娛亭筆記 卷七

妻

徽需次未得補缺而卒著有養一齋集惜未見此集

此一篇冰雪文也不知撲去俗塵幾許足以喚醒
癡聾文人之可貴者其在此乎江西李穆堂常州
洪稚存見此文自無愧色 四農與少白先生可
稱潘氏聯璧 議論奇矣而理自平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八

眉公語錄

李邁堂論文

袁侍御名言

東游筆記

李孝廉論種穀

泰西二教宜定一尊

邪教宜防

泰西公議

疑事詢西人

龔少蓮名論

論川鹽

高麗王罪已詔

倉廉訪保全直臣

趙勇畧將軍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八

一

靜娛亭筆記卷八

賀縣張培仁子蓮

眉公語錄

陳眉公語錄有足以發人之深省者謹錄於此以當座右銘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財廢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讀書然後知平日之識淺惜陰然後知平日之生虛

靜娛亭筆記

卷八

治身如治國家國家先使無事以待忠孝之豪傑生軀殼先使無病以待修煉之神仙至

偶與諸友登塔項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略有倦意必須賴諸君憇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覺跬步少差易至傾跌即此便是向上的榜樣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即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有不體人情輕發議論訕朝廷以賣直許陰私以示威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清苦是佳事但能薄於自待不思厚以待人亦未免徒自苦耳可惜只做得半邊工夫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動多言以及作為無益者皆是浪費精神較之浪費錢財更覺可惜

靜娛亭筆記

卷八

收攝故也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無妬念彼自處順於我何關我自處逆於彼何與一經計較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嘉時吉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鳥鵲亦有好音若夫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深藏人亦閉戶乖戾之威令人生畏則上下否隔不通矣故君子以保養太和元氣為主

頤卦以慎言語節飲食為並重然口之所入者其禍

小口之所出者其罪多故宜加慎

吳俗友朋相見好談新聞顯官亦然並詢及臧獲等輩易開小人媒孽之端予謂地方無新聞可說便是好風俗好世界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聽聽之徒損心術長浮風耳且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下一不淨種子矣

有穿麻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人之交友不出趣味二字有以趣深者有以味勝者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有趣味俱全者有趣味俱乏者雖然甯饒於味無饒於趣

好義者往往曰義憤曰義俠得中則為正氣太過則為客氣正氣則事成客氣則事敗朱子曰執拗乖戾者薄命之人也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度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某人來自

然酬答不差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牛為人穿著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為馬牛者幾何

富貴人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其氣浮

薄福者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靜娛亭筆記 卷八

四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二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文藻

二字則讀書必不虛心

待富貴之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之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樂土

以上各條皆粹然儒者之言非可襲取而得蕩心餘九種曲中調侃太甚不知其是何意並以殺毛文龍一事亦歸獄於此老不知毛文龍本有可殺

之處袁崇煥傳中已惡數其罪矣後人欲取視之
可殺乎不可殺乎如此軍國重情豈以一山人之
言以定進止况事屬曖昧何從得其實據想有與
此老爲仇者架詞以污其名歟

李適堂論文

上高李適堂先生祖陶與楊容潛明府論文書曰夫
文者所以明道亦所以論事也近世之文不及前代
者非陶一人之私言也見近人文字集中者指不勝
屈而其所以不如之故亦不僅在於考據駢體之弊

靜娛亭筆記卷八

五

也朝廷之上有直言極諫之臣故賈誼陸贄之徒往
往痛哭流涕於章疏草野之間有盱衡抵掌之士故
蘇明允陳同甫唐荆川艾千子輩或指時政闕失或
復學術之偏頗亦往往確鑿指陳於論策書札序記
之閒其大者可爲萬世警龜具小者亦足爲一時藥
石延至我朝康熙中葉此風未息此前代之文之
所以盛也今則倪倪仙仙如在雲霧之中始而朝廷
之士避之繼而草野之閒亦避之始而章奏之文避
之繼而序記碑志之文亦避之其初由一二公之忌

刻借語言文字以傾人其後遂積爲千萬人之心傳
各思斂筆惜墨以避禍士之負聰明才力者無以發
抒遂各爬疏經義將古人成說已定者仍復顛之倒
之甚至旁引博徵釋義典二字至三萬言又或借駢
四儷六之文以示博吾見文人之集惟全謝山尚無
所避忌故能暢其所欲言其他則皆有許多輪囷結
齏未能盡吐此今日之文所以衰也蓋古人之文一
涉筆必有關係於天下國家今人之文一涉筆惟恐
觸礙於天下國家於此世道人心實有關係鄙人心

靜娛亭筆記卷八

六

竊憂之久矣夫爲文而或至訓上大不可也若乃抱
惓惓之忠指陳時事欲天下事胥歸於善言者無罪
聞者足戒矣今人皆不然能不愧哉

袁侍御名言

道光初年楚北袁侍御銑奏請豁免各省地丁錢糧
宜酌免一二分新賦其舊欠之錢糧必不可免以杜
刁民有心抗欠以待我國家十年一次豁免之恩
此言可謂洞中肯綮乃議者皆京官不知外省州縣
催科之艱苦乃建議駁斥力詆其請豁新糧之非計

公鑄級而去此事咸豐初曾文正公亦舉其名言引之於奏牘之中雖未及乎此奏而曾公知之深乃約略及之尙未克詳舉其議論自道光初年以來民欠日多一日合直省計之何止億兆藩司非不知也恐催之過急小民激成事端乃佯爲不知惟責令各縣墊解足數以顧目前之考成而根本之病皆有所不暇計也州縣虧空由此而起害有不勝言者我朝厚澤深仁從不加賦而經費有常何堪此年甚一年之民欠乎袁公陳其言於先曾公舉其名於後當世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七

惟張南山先生言之極詳也

東游筆記

偶見無名氏東游筆記蓋紀其往游日本時事中有云日本近日爲強兵之計行三丁抽一之法雖兄弟分居亦不能免民固不願強抽之亦恐無用國政情形向來國王雖有不善臣下不敢諫縱所諫極是亦有應得之罪故偶有諫者皆先自裁而遞遺疏以效史魚之尸諫大官有悞屬官亦不敢言治民之官有悞百姓亦不敢言如此荒謬之習而得綿延至二千

餘年者其君皆據虛位而政歸於權臣所謂其國不爭王位而爭大將軍之位是也大將軍者權臣是也臣執君柄自以刑法攝群下久之遂相習成風卽偶有勝廣之徒起者亦攻大將軍而不及君政雖嚴刻矣然尙不致過於苛剝而民俗之厚亦可見矣今王國號明治廢大將軍之職而自攬其權事事效泰西各種機器無不舉行復用西法以練兵自以爲富強可立待所費既鉅遂致國用不敷不得不苛斂於民丁稅地稅關稅之外甚至茶棚菜擔無不有稅百計

靜娛亭筆記 卷八

八

搜羅一年所入五千餘萬元之多我中國十八省之地丁錢糧以及鹽釐關稅統計歲入亦不迺如此乃其地僅當中國二三省之地徵斂如此之鉅民力其何以堪我中國之民涵濡 聖德輕徭薄賦日在堯天雨露之中而不知也帝力於我何有哉中國之民宜何如勉爲良善急公奉上以稍酬高厚於萬一耶
又云日本國之行鈔票也當其初行之日百姓稱便多願使用鈔價一元貴至一元二角人皆購之以其

存携皆便也故民財大半皆歸於官迨後國用不足
又勸富家出銀易鈔今之所謂富戶皆紙鈔而已

李孝廉論種穀

李邁堂文略內載海鹽朱尚齋太守勸民間之有隙
地者種稻之餘兼須種麥與黍以此二穀不甚需水
種之較易兼可以濟天時地力之不齊也又云自來
教北人種稻者若漢張堪魏劉靖北齊裴延傷宋何
承矩元虞集明徐貞明皆拙於其鄉土之利沾沾惟
稻是種豈知西北之人慣食黍麥不願食稻以北方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九

之麥吐花在晝食之足以養人且藝稻之功倍於他
穀其難尤在於灌溉此北直之稻田所以難興其實
亦不必興也然則京官之祿亦可改米爲麥而兼之
以黍矣惟黍麥皆難經久則穀亦不可少今議於天
津河間畫地四區一區百萬畝但取十之二營爲水
田以種稻可得穀一百六十萬石以備積貯而無旱
澇之患其入成先種麥後種黍四區爲田四百萬畝
以開方法計之但爲方八十里已得田四百二十四
萬畝而溝洫埝堤倉廩屋宇每區各加地方五百畝

總計一百里而已足一區設官司其歲入實諸 禱
倉以充官課兵精可抵南漕四百萬之額則漕船運
丁可以不用一歲經費可省者又三四百萬兩 此
邁堂所節錄者惜未見其原文果能行之其利溥哉
近日漕米概歸海運其半則解折色果能以折色
之銀爲經費從小區辦起能否可行一二年後即
可定局如果可行則漸拓而大之小民之生計漸
裕北方之水害亦可漸減矣觀於近日之以湘勇
淮勇辦疏濬於北方已甚得利善導者誘掖獎勵
之又有經費以利

靜娛亭筆記

卷八

十

之何不可 有人議加京官養廉之說緣釐金既設
行之有 不趁此機會立國本達人情徒爲經手者中飽之
資當局者應酬之具豈不可惜哉倘此說不行尙
有一策則議復知縣之行取也知縣實在任十年
並未賦閑者如因公調省撤任察看等
事未經在任十年者不預准各督撫
保奏推升六部主事內閣中書兩項之官不願者
聽俾歷任既久自必稍有蓄積意圖上進自然洗
手奉公以均甘苦自屬公道但不可以年力就衰
及文理不通者充數耳各員久親民事閱歷已深

將來內轉御史外轉府道一應建言行政自可望其興利除弊否則在京既久俸入太薄無以慰仰事俯育之計則心不安天下未有心不安而能從容展布者也或曰說則善矣不碍及他途之進取乎曰予非欲專用行取一途也况翰苑中人有衡文之職並補道府何碍之有然究不如仍循舊轍而優加廉俸之為愈

泰西二教宜定一尊

偶閱歐洲萬國公法其議論周到平允僕以為尚未

靜娛亭筆記 卷八

十一

盡善者彼國之天主教耶穌教猶未別白而定一尊也論其教之先後則創立天主教者皆九死一生百折不回其受禍亦慘矣久之而其教立信從者眾保羅彼得等之功不可沒也乃前人歷盡苦辛祇以供後人逞威權習奢靡恣淫虐之用我中華聖人之教有是事乎亦由彼處之人推尊太過之故以至教主之權勝於各國之主殆淫虐太甚人不能堪敢怨而不敢言知其非者不敢顯斥其非藉其勢者益復張大其勢歐人之受禍酷矣苟非有路得者顯斥其非

自立門戶以與之角耶穌之心能毋憫乎乃教權所在即利藪所在也教主等恐路得之奪其利也乃淫刑以懾之殺戮之慘為亘古四大洲中所未有也大傷天地之和者必上下天地之怒彼教中所云永墮地獄之說殆為彼處凶惡之人設乎乃路得之徒亦冒九死一生之慘以申其百折不回之念不獨可憐亦可敬也二教雖同出一源而一貪一廉一私一公一刻一寬一委曲難行一平易近人則二教之是非不待智者而決矣歐洲才德之士不少何不於萬國

靜娛亭筆記 卷八

十二

公法中別白以定一尊禁貪重廉私計去而公道彰則公法一書純乎出於天理之自然必合乎人事之當然矣企予望之惜無人為子達此言也

邪教宜防

天下事有不可解者如近日江浙等省所傳紙人割瓣及夜間幻出各種惡狀空中傳出各種怪聲是也甚有割婦女之乳小兒之莖物者傳說雖不足信亦有見之邸抄者以及鐵算盤之事鑿鑿有之其法非婦女進人家中得水飲之則不驗又須生魂附紙人

而行乃得害其技聞有將紙人拿獲者必有年老婦人登門謝罪必求還其紙人而後已如不從則用危言恐喝嘻此何理哉此等事為古書所不載中國淺見之徒有疑為洋人所為者亦未可盡信鄙意以為有邪必有正我中國自有正神如有人受其害者虔誠齋戒呼籲于天即呼籲于正神之前俾行此邪法者生前盡膺顯戮死必永墮地獄其理灼然萬不能逃

秦西公議

靜娛亭筆記卷八

三

英吉利都城有上下議政院上者官掌之下者紳士掌之國有大事王諭相相告上政院公議可否轉告下政院詢謀僉同而後行與中國洪範之意暗合民間利弊當與當革者先陳下政院掌院者酌核以次上達于王訟獄亦如之刑賞征伐條例諸事官主之征稅籌餉紳士主之此誠意美法良矣

疑事詢西人

近日泰西各國刑法極寬而臨陣之時兵各用命足徵民風之厚而平日體恤之周訓練之勤亦可見矣

惟聞德俄二國每逢出兵時皆令各軍官各兵勇自備資斧而官不給餉兵亦用命恐未必盡然

德國發奮為雄竟摧強敵其功誠不世出矣然控勒一國之民使之自備資斧以從事於危地以血肉之軀與火彈相搏同仇敵愾者固多恐未必人人樂從或另有加惠於民使之感奮耶拿破侖保那彼的屢興數十萬之雄師虎視歐境後敗於俄竟喪數十萬之師而民不怨或有別故耶而民風之厚民氣之強若得堯舜文武之君臯夔周召之輔以教以養其所

靜娛亭筆記卷八

四

格彼矣可量哉

法國之有自由黨也其心齊其志堅其氣悍百折不回與法之官軍相抗其心非盜賊之劫貨財非叛逆之謀社稷大約如秦民之苦虐政耳乃屢次起事屢遭殺戮暴骨如莽而勢猶未已誠百折不回矣乃不料激成一拿破崙竊踞之局拿破崙者假公濟私者也竊位之後留意一切政事但知興民之利益而不知予民以休養民亦苦矣聆其言則公而明察其人則私而暗後竟欲世襲其位使其子孫永為法國世

襲之主欲卜舉國人情之向背乃下投票之令投票者一百五十餘萬人其為非者不過二千五百人而已遂即帝位號拿破崙第一殆亦如四十二萬人之尊王莽耳其好大則秦始皇其虐民瀆武則隋煬帝且盡以其私人為各國之王而無一人敢斥其罪者後且下令廢會議禁人評論其政務進退大官皆出一人之手蓋自穆都每惡聞其過也所用之大官非其子弟即其腹心自以為根基已固矣後大興師伐俄國竟至墨斯科城以俄王宮殿為行營孰知業已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中計喪師三十餘萬而俄兵之亡亦復不少此一大劫也哀哉其罪大矣後俄王與問罪之師合諸友邦轉戰而進亦至其巴釐司都城法國破俄國拿破崙縱兵殺掠不堪乃俄帝亞歷山德第一亦破法國乃禁止殺掠居民得保其產業俄仁法暴相去天淵之隔此拿破崙之所以敗亡俄國之所以興也

天之所祐必在仁慈斷可識矣

當拿破崙氣燄日張之際若非英國大將涅爾遜少勝之於先華林登大勝之於後歐洲大局尚可問哉

此二人真英雄也

拿破崙之窮兵黷武飾非拒諫甚於隋煬帝後竟窮死窮島獲保首領以沒亦云幸矣所可異者民之忘其大惡而稱其小惠歐洲竟無一人斥其罪者不可解也

拿破崙與華盛頓並崛起民間並登大位乃一敗而一成者實一私而一公一躁而一靜一惑眾自逞一保民自斂自由黨起於法國其風至今尚在及華盛頓苦英國之虐政立意與英相抗甚得法人之助其

靜娛亭筆記 卷八

助華盛頓者大約自由黨之人居多一變歐洲世及之局其事能行於美利堅而不能行於法蘭西積怨既久乃藉手於德國以洩其忿殆法君降於德而美國公舉統領之局竟行於法國矣而自由黨之遭誅戮而慘死者又不知凡幾應誅乎不應誅乎中外言語不通文字大異譯出之語不能盡達其意且恐略有所諱我華人欲求了然於心亦未易言也其所記遭戮情形真可慘傷歐人最重人命體天心也犯極惡之罪不過一絞罪今自由黨人一概用烏槍擊

死如草薶如禽獮豈真有所不得已耶

龔少蓮名論

金匱龔少蓮禮曰夫事勢當流極必返之會昔之所謂良政皆今之所謂弊政也譬之堂室儼然而棟梁積蠹非易其材而更爲之求不傾覆也難矣况風氣習俗之所趨天時人事之交迫固有不變法不足爲理者聖賢不悖道豪傑不違時勇者不徇小節智者不見小利舉一事以天下爲量建一議以天下爲程亦惟權其緩急輕重以謀之而規於仁與義斯已耳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七

論川鹽

又曰川省煮井爲鹽東則巫山大甯雲陽開縣忠州彭水南則鹽源北則南部射洪三台蓬溪綿州東而南則富順榮經犍爲井研資州附省則簡州樂至近來所出之鹽逾於前十年者數倍是以南濟滇黔北入陝甘而食土番回紇諸部落自東南有事淮綱阻塞兩楚咸賴川鹽接濟淮綱川運代爲衰旺藉供滬注殆天資之以爲珍滅粵匪之用耳可見我國家福祚之宏乾隆以後生齒日繁食鹽之人日多求利之人亦日

眾私販之勢日眾官商之勢日孤始則商不敵販繼

則官不能制販引鹽不行商皆逃亡官亦賠累而鹽法一壞嘉慶十八年常制軍奏請改課歸丁格於部議責令通融辦理而改配代銷之議起紛紛補苴救過不遑而鹽法再壞道光三十年復奉清查其詳明歸丁者已數十州縣而私販益橫不可緝矣然濱江各關隘猶層層鈐束咸豐三年議以川鹽濟楚川販乘便逐利以私販爲官販公然舟運什百爲羣沿江關隘坐徵私稅犍富巴涪以鹽爲大利後奉文按引

靜娛亭筆記

卷八

六

捐輸聽商加價以償所捐每斤加十文私販無捐輸之累有加價之益矣繼而設關於夔以徵販稅明爲化私爲官實則官與販皆以鬻私爲計徵之販者十輸之國者一猶爲有良心者矣是故歸丁之法加價之舉所以縱陸路私販也濟楚之引設關之役所以縱水路私販也欲收其利先除其弊蓋惟知弊明而後除弊力惟除弊明而後興利溥也查川鹽之弊改計歸丁爲之始設關收稅爲之終苟能於入楚境處處設關卽於國課無補尤爲監督者生財之大道乃

自代銷改配之說行一引辦十引之鹽隱射夾帶無從稽查則設關之議亦九泥封函谷之說耳商者課所自出川省領引完課者爲坐商行鹽者爲行商行商本力較厚坐商仰食於行商惟命是從及引積岸疲行商本非領引之人官不能問不得不向坐商比追坐商素貧無可追繳則課皆無著矣引鹽所經官無利焉私鹽所經官之利較是官與商互爲私也故夾帶之弊則一引之鹽數多至數引影射之弊則已行之引再行未行之鹽而船戶有食鹽橈手有工鹽

靜娛亭筆記卷八

九

比附假託不可悉數有課之鹽十之一無課之鹽十之九矣厥工伙作大處數萬人小亦萬餘人皆聽竈戶指使官稍爲之限制則停煎滋事鹽船橈手更不可數計此而不爲法以治之則日積月多爲害非淺夫設引招商計引征課設官緝私以護商立法可爲善矣不意以計引征課之大利官盜之書役盜之竈與商盜之關與厥盜之私販遂出而顯盜之然第責之竈與商與販及厥員關吏之末是縱大盜而罪小盜也夫計鹽征課與計地徵糧無異計田出賦不聞

征之販米之人何獨於鹽不征於竈而征於商舍其本而逐其末是以官民交困夫唐宋之善權鹽者無他術也亦計竈征課如計田出賦而已川省征竈之法易於征商一日查鹽斤請檢幹練之員分往各廠確查出鹽之井若干熬鹽之竈若干每日出鹽若干核計用費每鹽百斤需工本若干向來鑿井一眼燒鍋一口厥員皆有規利萬不能隱瞞然後統計三年中出鹽之數酌定課額甯失之寬毋失之刻使小人各有所容其法始歷久而不敝一日就出鹽之地設

靜娛亭筆記卷八

十

征課之官第必寬籌公費嚴定賞罰慎毋使除弊之人卽爲作弊之人則得之矣一日編鹽戶以保甲之法設竈正竈長每竈工作幾人燒鍋幾口按月造冊申報由鹽員呈核則鹽井之衰旺竈戶之增減按籍可稽自無隱漏之弊夫征商之法在四塞其爲政也遠而雜故設官多而尙虞其疏征竈之法在一隅其爲政也近而切故官不須多而事易就理且井竈易防而故疏之此商販所以盜民也關隘難防而故嚴之此官吏之所以盜法也或謂私鹽價賤故販者多

若厥地有課恐販者裹足不知厥價之與岍價相去必倍引商使費多而成本重尙且往有所獲既由出鹽之地定課額而一切均無所費則民且樂爲今日之賦不樂爲昔日之商然以征竈之法謀之民則民必以爲便如謀之官與商則阻撓之說起矣彼固世食其利者曷嘗爲天下計哉且查置引征課之法始於明蓋有懲於元末之張士誠方國珍之變而爲之禁制也自此百弊叢生終明之世未得長策我朝仍用明法而變通出之由自 國課日裕經商日富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奈日久弊生不可不亟圖補救也

原本太長閒有浮詞略爲刪之使閱者了然於心但課歸場竈之說卽以鹽政畀龔君恐亦未易就也必十年而後可望

高麗王罪已詔

前載無名氏東游筆記深憐日本之民苦於虐政而無可控訴也該處離朝鮮甚近常慮其凌暴近日泰西人欲與之通商該處之人有固執成規偏議拒絕者皆不度德不量力之流甚至有假公濟

私不知話言者旋與日本人相鬥幾釀大禍幸賴皇太后

皇上神算諸將用命旋卽銷已成之患於無形功偉矣德厚矣而朝鮮國王亦能震動恪恭以肅承天貺聰明出於憂患焉今錄其罪已詔於後

王諭曰嗚呼子以否德猥託民上十有九年不明厥德罪積於上殃集於躬由子所召雖悔曷追粵自嗣服以來大興土木勤斂民財使貧富俱困是子之罪也屢改錢幣多殺無辜是子之罪也毀撤祠院忠賢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不祀是子之罪也玩好是求賞賜無節是子之罪也過信祈禳之事多費國幣是子之罪也用人不廣宗戚是崇是子之罪也宮闈不肅婦寺干澤是子之罪也賄賂公行貪墨不懲窮民愁苦之狀莫達於上是予之罪也儲胥久虛軍吏失哺貢價積欠市欠市并廢業是子之罪也聯好各國乃是時宜施措乖方從滋民疑是子之罪也竟至神怒人怨變端百出下凌其上災及六親上貽 天子之憂下擾萬民之生失信於隣國取笑於天下此又子之罪也嗚呼子罪至

此尙有何面目復對一國臣民乎悲惶愧懼實無南
面之福惟爾大小臣民肯棄予前過許予自新予將
洗心滌慮懲前善後從前之政令不便於民者悉令
除之擇循良吏以牧羣生講究實效思與一國更始
爾等亦宜各懋乃績告以嘉謨言雖不合必無苛責
之理庶幾補綴前過共振丕基則宗社之幸也今茲
天兵渡海亂逆斯討不極其武者其餘党行將大
赦國中咸與維新予方悔過何暇責人嗚呼興國恆
於是亡國恆於是安危之機凜如一髮尙可不戒之

靜娛亭筆記卷八

三

哉茲以腹心諭告想宜知悉 光緒八年七月二十
日諭 觀其罪已之處過亦不少然人之知過者鮮
知過而能自改其過者更鮮此諭如出王之手裁亦
春秋之秦穆公也如出其儒臣之手亦彼國之陸宣
公也果不至徒託空言則長天保國王之福未有艾
矣以視日本之欲耀富強之名先行脔削之政其用
心之仁與不仁已可知矣夫子刪書所以錄秦誓也
揆之天理人情後必有驗偶記於此

倉廉訪保全直臣

吾粵謝梅莊先生文章氣節與江西李穆堂先生並
峙雍正間直聲震朝野其疏劾田文鏡一事瀕於死
者屢矣幾從明代楊椒山先生游地下矣乃椒山公
適遇嘉靖之闢而且懷竟戮死西市先生恭逢
憲皇帝聖明始雖怒其戇而罪之終則鑒其直而不
殺至今皆頌

憲皇帝之仁明也乾隆間先生受特達之知由諫垣
擢湖南糧道劾屬員浮收至干巡撫之怒遂摭他事
劾之下先生於獄罪且不測惟時巡撫之勢張甚雖

靜娛亭筆記卷八

三

以合河孫公之嚴正且依違其間而不敢平反是先
生之再罹難也幸有倉觀察者不肯扶同捏飾以欺
君上遂據實直陳先生遂得昭雪復官湖南鹽道
此固 聖人在御鑑空衡平不使天下獄情稍有屈
抑俾直道得伸回邪震懾而倉公之正直無私不念
舊怨亦為當代之麟鳳矣譬之百草隨風而靡而貞
柯獨聳嗚呼何其恕而允也爰表而出之以志景仰
並錄先生送倉按察之任四川序云昔周濂溪先生
由分甯簿歷廣東提點刑獄所至以洗冤著而不殺

人以媚人一語遂爲千古之名言夫人卽獻媚何至
殺人以媚蓋不殺人必將殺已也然有欲殺人而反
以殺已者亦有不殺人而不但免於殺已者壬戌冬
余以訪拿衡陽收糧之丁胥及揭參收糧之善化令
獲罪於王臬司許巡撫被參待理其時府廳州縣之
在會城者無不希旨謀殺于雖長厚如藩司聲望如
督院不敢不殺也其不殺者署道倉公而已公之爲
給練也曾糾余奏事失儀蒙 聖恩免議及其署糧
道赴岳兌漕也藩司彌縫參款致書求換府審衡陽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收糧一案之原詳公得書艷然時公之尊人少司寇
公迎養在岳署見書亦艷然念換詳則結党欺 君
不換詳則違眾賈禍不得已將藩司之書直揭於漕
督兩院總督寢其揭恐漕督亦然不得已並將總督
寢揭之事直揭於部院六科既而總憲據漕咨道揭
以 聞御史又探謗帖譏評入告 皇上命阿少司
農帶李比部往審並帶胡侍御看審寶鏡高懸山精
盡現於是督撫藩臬及府廳州縣之與其事者皆落
職余復蒙 恩補授鹽法長寶道公與侍御亦蒙

恩侍御加級轉兵科給事中公升四川提刑按察司
當公之一揭再揭也止求轉奏解官奉其尊人潔身
遠害以去雖逆料余參款內此一欵必自亦不料請
款之因此盡白而至於此番遷擢尤非意料所及也
先是少司農諸公審畢還 朝公亦回澧州署湖南
人置萬民衣四襲織四柄作四君子詩送之乞余序
余引叔向不告免之義辭焉今公之赴任也湖南人
又作詩以送乞余再三余既悲舊上司僚屬以詭隨
被牽連而罹清議又喜公以孤立免禍患而受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主知且喜四川人之得濂溪先生爲提刑也乃直序
其事如此至於公前之糾余也余不敢怨公亦不任
受怨也後之揭藩揭督以救余也余不敢德公亦不
任受德也

讀此文知當世時有偉人能持正理而伸直道此
卽活佛活菩薩也文敘次老當一結何等灑脫與
倉公濟美於光天化日之下矣

趙勇略將軍

寶應王白田先生學行純粹文品精實讀其祭勇略

將軍趙公良棟文先生以章布儒留心當世之事知
儒者入世不外忠恕二字貴在隨時體驗必歸於公
而後已使先生達而在上必有建樹庶一洗迂疏者
純盜虛聲之誚惜其晚始遇台未竟其施為可惜也
祭文云嗚呼余觀自古奇偉豪傑之士為國家捍大
難立大功者未常不為之咨嗟而太息况乎當世之
所倚庇生平之所嚮慕而一旦忽焉以沒其畫焉悲
悼之情又何可極惟公雄毅之才傑魁之略風雲變
化龍蛇蟠屈非尋常之所測識而忠義果敢之氣至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老而不衰雖庸夫小子皆有以信其終身之大節方
甯夏之煽亂奉簡書而捷入定禍難於臺釐呼吸之
閒踏春冰履虎尾聞其事者且莫不惴惴而縮慄及
其從軍西指猛氣奮發料逆孽之可以一戰而擒而
憤諸師之畏懦恇怯盡無意於報國於是慨然率
先大聲獨唱 聖明之所嘉許同僚之所忌嫉猥當
一路之任而僅予以疲散飢羸五千之殘卒直欲借
名於攻戰假手於豺虎苟以快其忿憾姑媚之私而
無所復恤乃公能以弱摧強以少克眾定滇南如反

掌取成都如拾芥不啻烈火之燎枯蓬飄風之捲落
葉固已顛覆巢窟剖破窟宅披腹裂股噫腦唇腭而
承其餘威者乃得以略取夫毛髮爪指而自誇為不
世之業迨師乘不和勝負反復獨以其一身指柱於
傾側擾攘之中城已危而復固軍已敗而復全其夷
凶靖亂之功尤非短才所可及兩川克定直抵滇池
其時環寇之師十萬環城之期九月咸視之如毒蛇
猛獸之不可向邇而飽食優游不復計其何策以剪
滅公乃相觀形勢籌度幾宜聚米畫沙無不周悉顧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轉以戾夫蹶縮退步者之心而排沮抑遏不使無鋒
穎之或出卒之豺牙必厲虺毒潛吹始授公以偏攻
之任委公以自效之力遂乃鬥生死於穴中決安危
於幕上芟夷兩寺席卷二橋大破其藩籬盡刈其手
足由是醜徒震驚瓦解魚潰兇渠授首降幡夜豎曾
不踰時而掃討七八年來狂狡抗拒之逋賊蓋常考
其始末公則耕之耘之炊之饒之迨乎啟甑而饕餮
也乃皆以給於他人而不知誰之所得嗚呼昔之論
論訛訛涸涸滅否者大抵皆在黑白未分之日苟其

功名成就勒鐘鼎而銘旂常則向者笑譏謔謗輩亦皆舌卷而口塞從未有奇猷偉烈卓然暴著於天下而願加之以莫須有之詞誣之以不可活之罪宜乎公之扼腕椎心呼天以號泣然而天知吾忠上知吾直伏讀 褒嘉獎諭之語足以信後世而榮子孫彼區區祿秩之崇卑亦何關於得失某誼屬通門情關密戚乍聞訃而驚心獨流淚而沾臆乃以知公之心之深得公之事之詳竊記序其大綱恐不免於漏百而掛一而追思其言談詞氣如在目前庶幾英靈

靜娛亭筆記卷八

完

毅魄不消泯於窀穸而長往來於錦里之旁與商山之側嗚呼哀哉尚饗

此非祭文直頌冤疏也筆曲而達能使將軍轉戰行間一片苦心一腔熱血卒能轉敗局為勝局殄巨寇以安生靈之情狀活現之於紙上彼忍心害理者始忌其人欲置之於死地終竊其功以邀上賞亦於此文見之矣將軍雖遭阻抑究成大功以聖明在上也彼明代之曾公銑袁公崇煥熊公廷弼又從何處伸冤

趙文敏詞翰

古今才士兼詩書畫三絕者世不多見唐則有鄭虔宋則推東坡而元則推趙文敏公東坡竹石多以寫意見長文敏則界畫樓臺金碧山水以及人物花鳥無不工細似更為其難也寫意錄中載其與從子玠所書自作之詩詞翰雙絕其書不可見矣今錄其詩於此聞搗衣云露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北來風俗猶存古南度衣冠不及前苜蓿總肥宛驪裏琵琶曾泣漢嬋娟人間俯仰成今昔何待他年始

靜娛亭筆記卷八

三

惘然溪上云溪上東風吹柳花溪頭春水淨無沙白鷗自信無機事元鳥猶知有歲華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笙龍管是誰家令人苦憶東陵子擬向田間學種瓜道場山云絕頂清秋陵翠烟登臨應費酒如川平生能著幾緇屐負郭何須二頃田初日出雲光射地雙溪入湖波接天升高望遠我所愛青壁有路何當緣雨華臺云雨華臺上看晴空萬里風烟入望中人物車書南北混江山襟帶古今同昆蟲未蟄霜先隕鳳鳥不鳴江自東綠髮劉伶緣醉死往尋荒塚酌西

風海子上即事云白水青林引興多紅裙翠黛奈愁何。底從暮醉兼朝醉。聊復長歌更短歌。輕燕受風迎落絮。老魚吹浪動新荷。餘來溪上扁舟好。何日歸休理釣簑。弁山佑聖宮次孟君復韻云意行騎馬到林間。晴霧都沉遠近山。瓊樹著花春自早。翠禽雙語意相關。一杯到手先成醉。萬事無心觸處閑。猶欠抱琴來托宿。靜中規寫水滄溟。城南山堂云手種青松一萬栽。草堂留在翠屏隈。推窗綠樹排雲入。臨水紅霞對鏡開。春雉雖迎朝日出。頭禽啼處夕陽來。山妻也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有幽栖意。數日遲留不肯回。春日言懷云點點飛花欲送春。萋萋芳草正愁人。黃蜂釀蜜經營急。紫燕銜泥來去頻。才似茂陵非晚遇。美如曲逆不長貧。久知求富都無益。但喜論詩若有神。紀舊游云二月江南鶯亂飛。雜花開樹柳依依。落紅無數迷歌扇。嫩綠多情鬥舞衣。金鴨熱香川上暝。畫船搗鼓月中歸。如今寂寞東風裡。把酒無言對夕暉。東陽八詠樓云山城秋色靜朝暉。極目登臨未擬歸。羽士曾聞遼鶴語。征人又見塞鴻飛。西流二水玻璃合。南去千峰紫翠圍。

如此山川良不惡。休文何事不勝衣。

題畫詩

題畫詩有極佳者。高梧竹石圖云高人懷抱温如玉。嘉木森森世澤深。何日携琴池館上。月凉重聽鳳凰吟。青山疏雨晚來晴。林木蕭條爽氣生。記得當年齋館夜。一窗燈火讀書聲。古木修篁出筆端。坐看蒼翠逼人寒。分明一片瀟湘趣。他日凌雲集鳳鸞。又山水小景云綠水橋西野岸斜。書聲茅屋是誰家。江南春色無心看。閒卻東風杏子花。黃茅渚頭熨斗柄。唐子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好奇曾屢游。太湖絕勝能有幾。還許我輩閑人收。又江南農事圖云四月江南農事興。漚麻浸穀有常程。誰言嬌細全無事。一夜縲車響到明。諸詩如雨過秋山蒼翠欲滴。

論三國志

崔浩與毛修之論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獲百下故其論亮云將略應變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

亮乃有過美之譽無挾恨之言受捧以肆謗詞必係
訛傳之事夫亮之相備也咸以為英雄奮發之時君
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
退入巴蜀困守崎嶇之地稱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
者可與趙佗為偶以管蕭匹之不亦過乎且亮既據
蜀弗量勢力嚴刑切法控勒蜀人欲以一隅抗衡上
國一攻陳倉再攻祁山疏遲失會摧衄而返後入秦
川更求野戰魏人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
由是言之豈合於古之善將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者乎修之亦以為然此論雖失之過刻然崔浩論議
之時去武侯相蜀時不遠已有人議之如此然其拔
賢才於淹滯肅紀綱於上下功在當時譽流後世的
是儒者氣象也

周雲臺

寓鄉周雲臺先生 銜嘉慶辛酉拔貢客粵西最久

工詩出入義山劍南間雖不及度西之雄放而精細
過之五言如神鴉追送客遠樹靜含江月斜高馬影
風急失人聲湖添新歲水人滯去年舟風橫帆上下

岸斷纜高低漢水連湖址君山抱嶽回七言如赤壁
云山月照人橫鐵槩秋風吹客唱銅琶徧江州云潯
陽雁過楓初冷廬岳峰寒雪未消闔門云秋水樓臺
花滿寺春風輿馬路通橋寄人云鱸香笠澤葦新長
酒熟金陵絮正飛早梅云香乍入簾猜不定影初承
日寫難工春曉云蒲團蝶擁花參佛竹墅鶯邀茗醉
人無題云犀角到尖看透暈麝臍乍掌得生香石中
玉嫩初分璞淵底珠團欲結胎熟到櫻桃常欲啣嫩
於芍藥貯初開野寺云紅芭蕉藏白蝙蝠碧枕椰綴

靜娛亭筆記 卷八

三

青葡萄

朱少尉豔體詩

甘肅朱香生少尉詩筆清麗以目疾罷官僑遇星沙
與湘中人倡和極多尤工豔體詩香草美人騷客作
賦茲錄其效李義山七律八章詩云蘋藻儀型眾望
歸在公何事總無違心知別殿成尤物眼看烽臺起
禍機辭蠶儘誇身教蕭脫簪終恨諫書稱酬恩只有
龍鍾淚長流君王舊賜衣選侍昭陽禍已胎傾城姿
貌更多才心如珠轉圓無滯舌有蓮花妙半開飛燕

縱能危漢祚。西施何事到蘇臺。白頭宮女知幾早。獨
抱龍蒸怨鳩媒。思君共賦采蕭歌。香篝催人可奈何。
馮媛有心當猛獸。木蘭無語假明駝。一春花信風難
測。萬里瓊樓夢易訛。擬織回文重寄語。十年衫袖淚
痕多。懷清臺上月初圓。巴婦清操遠近傳。煮井夜明
千籠火。勸研春履一勝烟。才能守富元高行。身官憑
媒乞小憐。祇恨美人風韻少。秦箏差不似虞絃。啣雪
餐霞性最孤。柳梢蹤跡卻模糊。絕無脂粉隨同伴。偏
有羹湯奉小姑。斷臂行高誠共見。露筋名重敢疑誣。

靜娛亭筆記 卷八

畫

清虛獨愛姮娥影。照向泥岑總不污。檀車寶馬到長
安。國色仙香冠上闌。玳玉名高招妒易。開天妝舊入
時難。音封永巷春無主。雨閉長門夜獨寒。賴是繡餘
鴛譜在。精心留付後人看。笑下蓬山步十洲。燒鉛合
汞幾春秋。能拋靈藥頰雞犬。肯向銀河羨女牛。世外
茗華深鑊玉。人間形影任登樓。天寒始信幽栖樂。多
少蛾眉誤蹇修。昭容才貌美無加。倚色和戎計太奢。
馬上琵琶工作態。酒邊歌舞不思家。縱教冒頓親翁
主。未必劉郎重麗華。什載陳留嬌女懺。最難消遣是

邊苑香生自注云。義山無題之作。皆有所託。非艷情
也。幽居多感。因仿為之。寄興無端。屬辭多排。有心者
讀之。當不謂我驕耳。香生又有句云。胡廣本來宜富
貴。揚修何苦太聰明。亦妙。殆即無題詩之微旨耶。憐
其目不見物。尙有此一枝好筆。亦異才也。

董逃行

陸放翁集中有董逃行一篇。悲壯淋漓。實能于李杜
韓蘇外自闢一境。足為千古炯戒。詩云。漢末羣盜如
牛毛。干戈萬葉更相磨。兩都宮殿塵雲高。坐見霜露

靜娛亭筆記 卷八

美

生蓬蒿。渠魁赫赫起。臨洮僵尸自照。腦中膏危難繼。
作如崩。濤王朝荒蕪。誰復躡城散。走墮空壤扶老
將幼。山中號昔者。羣狂根株牢。眾憤不能損。秋毫誰
知此亂亦不遭。名雖放斥實遁逃。平民踏死聲磬磬。
今茲受禍乃我曹。命意深遠殆指靖康之變。誤國諸
姦倖免者多也。不料明季之復蹈覆轍。其慘更甚也。

板橋詞

鄭板橋詞云。十年蓋破黃綃被。儘嘗徧官滋味。雨過
槐廳天似水。正宜澄茗正宜開釀。又是文書累。坐

堂一月。咄呼碎衙子。催人粧傀儡。執法平情然也。未
酒闌。燭跋漏寒風緊。多少雄心。退調寄青玉案。閱此
詞想見。作令之難。然以一官在署。尚可以潑茗開釀。
仍有自公退食之趣。蓋板橋所宰范縣。是中簡之區。
也。若煩要之區。其苦更甚矣。近日候補各官。清苦無
聊之况。惜無人詠及。

鄭比部感遇詩

廣東巡撫郭中丞特疏薦象州鄭小谷比部。時比部
老矣。賦感遇詩呈中丞。不作出山計矣。詩云。鴛鴦天

靜娛亭筆記

卷八

書

上鳴何急。鷗鷺江干寂不聞。少室忽傳徵李渤。小生
真欲更朱雲。囊書閒有舊驢券。賦筆原無殊鼠文。周
黨彈章譙秀薦。非驚非喜任云云。魏公不强雲卿起。
介甫能招常秩來。一樣取人分進退。千秋知己各低
徊。鴻冥縱戀南村宅。鵝薦終銜北海杯。莫謂小臣甘
偃蹇。幾回雲際望蓬萊。谷口躬畊髯久華。林宗賞鑒
語何夸。自驚文舉知劉備。人笑桓溫賀孟嘉。老去功
名原小草。秋來顏色負黃花。撫心竊慰捫心感。西望
長安日已斜。公然一疏列丹墀。不減三詩詠素絲。薦

士文章方露布。徵君名士已風馳。縱非知我如劉尹。
何異逢人說項斯。養遠學深通治體。誤他月旦品題
詞。近來保薦徧遐邇。大半知交出貴游。相馬縱能空
冀野。登龍原未識荆州。門生禮合終身執。國士恩難
異日酬。贏得人間傳盛事。少微星接五諸侯。大吏求
才需及時而薦之。朝廷及時而用之。庶收得人之
效。如小谷壯年入仕。自揣不合時宜。拂袖而歸。不得
已以詩文寄意思。略有表見於世。及其著述成。而才
名著亦已老矣。識者惜其遇郭公之晚也。

靜娛亭筆記

卷八

書

田園雜興

文待詔 徵明 田園雜興詩云。土膏欲動雨頻催。萬草
千花一餉開。舍後荒畦猶綠秀。鄰家鞭笋過牆來。寒
食花枝插滿頭。紅裙青袂幾勾留。一年一度遊山寺。
不上靈巖即虎邱。吉月初開稻種包。南山雷動雨連
宵。今年不欠秧田水。新漲看看拍小橋。槐葉初勻日
氣涼。青葱鼠耳翠成雙。三公祇得三枝看。閒客清陰
滿北窗。黃塵行客汗如漿。小住農家漱井香。借與門
前盤石坐。柳陰亭午正風涼。諸詩樸野可愛。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九

朱子名言

昌言集

西堂十休歌

梁中丞老福

綺懷

百歲登科

鄭板橋先生詞

念奴嬌 勞勞亭

前調 長千里

方景兩公祠

弔宏光

滿江紅 有所感

瑞鶴仙 漁家

前調 山家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九

十一

前調 官宦家

前調 帝王家

板橋雜著

何澹

直言

大董

九章

竿牘

筆架筆筒

榆櫺

養和

骰子

梳

雨衣

茅簞

豆腐

耶悉茗

八方

消燭

房陵詩

末座

大士

許常

要領

牙慧

彌遮迦

初枕

顏魯公

咏鷹

仙詩

調運翁

天文雜記

時令

舊聞雜記

造塔合尖

左傳注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九

一一

手實

舊聞再記

真率會

同甲會

鐘鼎吉語

朋甲

記惡碑

苾奴

尤序

賈弼

瀑直

儉從

飲章

染鬚

兩鴟

小篆

硯北

半豹

六悔

鬻弄

父子狀元

瓠規

奇胘

具慶

獵酒

儀鎧

蘭錡

礮銃

欄幌

傳壻硯

特健藥

鳳尾袍

赤藤杖

比疏

駮斗

傀儡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九

三

高竿

御屏詩

杯中蛇影

豹

文馬

孝思錄

棺制說

墓制說

地瓜攷

福清報功祠記

附區田法

擬葛稚川廣喻言

香奩體廣喻言

李次青方伯先正事略跋

靜娛亭筆記卷九

賀縣張培仁子蓮

朱子名言

朱子云海闊從魚躍天高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
度量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
概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
珠藏澤自媚玉蘊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

昌言集

靜娛亭筆記卷九

顧俊升昌言集內所載書不可不讀論語長心重凡
為子弟者不可不莊書一通懸於座右以資警覺論
云父母辛勤祖宗顏面論門戶則書不可不讀明窗
淨几塵事勿侵論受用則書不可不讀衮繡揚輝文
武奉令論欽崇則書不可不讀血氣充足好景無多
論目前則書不可不讀名揚人重落魄人輕論勢利
則書不可不讀拙為世棄俯仰何堪論貧苦則書不
可不讀朋儕高下彼此相形論交際則書不可不讀
文章莫辨今古茫然論處世則書不可不讀學業未
成氣質不化論進修則書不可不讀

西堂十休歌

凡作曠遠語多矣之過於高遠未免能說不能行作
欺人語耳惟尤西堂老人十休歌調寄駐雲飛凡誦
一遍令人覺心平氣和歌云早別瀛洲不向長安逐
馬牛老圃仍依舊小閣重新構 休閉戶絕交遊浮
名何有若問頭銜別號道遙叟算來小隱田園閒即
休 命也黔婁四柱無財莫強求三徑蓬蒿茂一室
琴書瘦休漫笑阮囊羞一錢常夠萬貫空堆塞破書
生賣算來淡薄家風過即休 吾道常缺疏水筆瓢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二

樂不憂二七青葱秀三百黃齏臭 休肉食自貽羞鮓
鮓堪嘔方丈臺盤忘下如瓶口算來一日三餐飽即
休 將老菟裘野屋如巢人似鳩寒暑繩床受風日
疏窗透 休南郭接西隣東籬垂柳環堵蕭然君子居
何陋算來茅屋容身安即休 夏葛冬綢蒔荔縫裳
紙補疇盡結王陽綬尙捉原思肘 休雖有白狐裘炎
天不受豈曰無衣能着千層否算來短布粗粗爨即
休 水尾山頭泛宅浮家汗漫游鑪白隨緣有拄杖
隨身走 休花月送春秋捉壺沽酒閒話漁樵百代同

芻狗算來天大憂愁醉即休 顧影無倚十載鯨魚
謝好迷但覓黃婆偶翻覺青娥醜 休布被擁香篝長
宵如畫八百彭翁不及陳搏久算來萬事淒涼睡即
休 文字俳優高則聳牙低打油說甚韓和柳吟甚
寒和瘦 休梨棗費雕鏤彩毫速朽西抹東塗後世傳
誰某算來擱筆沉吟倦即休 婚媾仇讎恩怨分明
一筆勾世態炎涼久平地風波驟 休凡事讓先籌棋
輸國手橫逆由他忍辱波羅咒算來意氣相爭和即
休 忽忽悠悠土木形骸儒者流佛法空參透道妙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誰傳授 休丹藥滿床頭黃庭肘後把酒長歌且為先
生壽算來卻病延年老即休
梁中丞老福
長樂梁芷林中丞 章鉅 撫桂林六年時逢清晏公餘
之暇臨水看山賓從多工詩善畫者搜訪水山名勝
之區重建顏光祿 苑之讀書堂一時觴詠風流文彩
照映至今猶在雙榕八桂之閒調撫江蘇旋即引退
僑居浦城其子敬叔觀察營北東園為中丞娛老地
落成後適逢七十壽辰五子胥在膝前效萊衣之舞

中丞賦自壽七律四章云開路驂駟踏雪瀉風塵回首幾匆匆居然仕宦躋通顯誰信人材只下中弱植漫存時棟想早年幸有閉關功尚能老學青燈味付與人閒畫放翁主恩未報恥言歸奈此蒲姿與願違流寓詎堪夸畫錦時寓浦城退思終愧負宵衣東西南北旬將徧余歷任旬宣初由山東移江漢河淮澤已微初守荊州觀察淮海於江轉盡勞薪還健在桑榆應許戀餘暉此身與世漸推移寄廡家風到處宜門巷孤清過客少海天遼闊寄書遲欣看子舍重團

靜娛亭筆記卷九

四

聚苦憶名場易別離祇惜雙星佳節近十年不見總相思難進非難易退難當年憂樂付長嘆蝸廬供養烟雲富蠶簡生涯歲月寬天以晚晴憐小草人將知足當還丹偶然陶寫憑絲竹也作平原十日歡

綺懷

香奩詩向推王次回爲作手尙嫌其能細膩而不能超脫近人堆砌滿紙矜腹笥而汨心靈剪綵花耳讀黃仲則綺懷詩始知天地間自有一種筆墨可謂前無古人詩云楚楚腰肢掌上輕得人憐處最分明

千回步障難藏豔百結葳蕤不鎖情朱鳥窗前眉欲語紫姑乩畔目將成玉鈞初放釵初墜第一銷魂是此聲妙語諧諱擅心靈不用干呼出畫屏斂書揚成絃拉雜隔窗抄碎鼓丁甯滿洞門草春多事六博彈棋夜未停記得酒闌人散後共舉珠箔數春星旋旋長廊繡石苔顛提魚鑰記潛來關邊蜀藉烏龍臥井畔絲牽玉虎回端正容成猶斂照消沉意可漸疑灰來從花底春寒峭可借梨雲半枕隈中表檀奴識面初第三橋下記新居流黃看織迴腸錦飛白教臨弱

靜娛亭筆記卷九

五

腕書漫話私心緘豈惹憤傳隱語笑芙蓉錦江只在青天上盼斷流頭尺鯉魚蟲娘門戶舊相望生小相憐各自傷書爲開頓愁脫粉衣經多洗更生香綠珠往日酬無價碧玉於今抱有郎絕憶水精簾下立手拋蟬翼助新粧小極居然百媚生懶拋金葉罷調箏心疑棘刺針穿就淚似桃花醋釀成曾面生疏稀笑靨別筵珍重贈歌聲沈郎莫嘆腰圍減忍見青娥絕塞行自送雲駟別玉容泥愁如夢未惺忪仙人北燭空凝睇太歲東方已絕蹤檢點相思灰一寸拋離密

約錦千重何須更說蓬山遠一角屏山便不逢輕搖
絳索撼垂恩珠閣銀權望不疑梳子簾前輕擲處丁
香盒底暗搗時偷移鸚母情先覺穩睡獨兒事未知
贈到中衣雙絹後可能重讀定情詩中人蘭氣似微
醉香澤還疑枕上聞唾點著衣剛半指齒痕切頸定
三分辛勤青鳥空傳語仙巧鳴鳩浪策勳為問舊時
裙袂上鴛鴦應是未離羣容易生兒似阿侯莫愁真
箇不知愁黃緣湯餅筵前見彷彿龍華會裡游解意
尚呈銀約指含羞頓整玉搔頭何曾十載湖州別綠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六

葉成陰萬事休慵梳常是髮鬢鬢背立雙鬟喚不應
買得我拚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升怕歌團扇難終
曲但脫青衣便上升曾作容華宮內侍人狙猶恐難
勝小閣鑪烟斷水沉竟床水簟薄涼侵靈妃喚月將
歸海少女吹風半入林也盡蘭缸愁的的滴殘虬漏
恩情惜文園渴甚兼貧甚但典征裘不與琴生年虛
負骨玲瓏萬恨俱歸曉鏡中君子來能化鶴美人何
日便成虹王孫芳草年年綠阿母桃花度度紅聞道
碧城闌十一夜深清倚有誰同經秋誰念瘦纏摩酒

渴風寒不奈何水調曲從鄰院度雷聲車是夢中過
司勳綺語焚難盡傑射餘情懺較多從此飄蓬十年
後可能重對舊梨渦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墻入
望遙似此星辰非作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纏綿絳盡
抽殘蘭苑轉心情剝後蕉三五年時三五比可憐杯
酒不曾消露檻星房各悄然江湖秋枕當遊仙有情
皓月憐孤影無賴閑花笑獨眠結束鉛華歸少作屏
除絲竹入中年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義和快著鞭

百歲登科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七

高要謝立山先生啟祚生於康熙癸酉年乾隆丙午
科中式本省鄉試六十一名舉人先生戲作老女嫁
詩一律云行年九十八出嫁弗勝羞照鏡花生面梳
鬢雪滿頭自知真處子人謂老風流寄語青春女休
誇早好速事載法時帆祭酒瀛驪載筆後見常賀
西亭孝廉代伯贈立山七古益知其克享上壽而又
老健尤為難得也詩序云太史高要謝立山先生為
諸生者四年進列上舍者七十有三年乾隆丙午舉
於鄉時年九十有八其明年春集試南宮天子聞

而嘉烏特賜翰林院編修歸里時人榮之與余同舟
南旋索詩為贈作此應之詩云清時人瑞多華髮粵
東太史尤奇崛閱歷九十有九齡不知鳩杖為何物
平生著述久精研佳篇一出萬口傳百齡姓字標金
榜平佛名經照天壤彭君入貢已非常爭似此翁尤
跌蕩自註同時彭一猷年九十一中副車公車北上趁春風禮闈鏖戰
氣如虹大臣奏上天顏喜特賜恩榮翰苑中
帝室懿親爭一見邸第欣識凍梨面索寫千孫百子
圖揮毫竟日渾忘倦從此遂高泉石蹤飄然南下興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八

何濃我從舟次瞻風采娓娓清言散珠玑有時攤紙
為余書筆力猶然透重鏡於今

聖壽輝金錄西清故事添記錄好因華祝慶三多豈
僅洪曉誇五福按是科粵東鄉試先生以耆宿獲
雋番禹劉橫石太史彬華以髻齡中式一老一幼同
賦鹿鳴為同年亦佳話也某中丞有老人南極天
邊見童子春風座上句

鄭板橋先生詞

鄭板橋先生書畫超逸他人學之不能似以其胸中

有書卷有性靈也詩亦蒼古孤兒行尤為絕唱集中
古體勝於今體余更愛其詞能超出蘇辛之外又不
蹈元人窠臼雖不及竹垞迦陵之蘊藉風流而粗豪
中能存真面目不可及也今選錄於後

念奴嬌

勞勞亭

勞勞亭畔被西風一夜逼成衰柳如綫如絲無限恨
和雨和煙傷愁江上征帆尊前別淚眼底多情友寸
言不盡斜陽脉脉淒瘦半生圖利圖名閒中細算
十件長輸九跳盡胡孫紙盡戲總被他家哄誘馬上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九

旌笳街頭乞叫一樣歸鳥有達原可樂窮更不妨株
守

前調

長干里

逶迤曲巷在春城斜角綠楊陰裡藉白青黃墻砌石
門映碧溪流水細雨錫簫斜陽牧笛一逕穿桃李風
吹花落落花風又吹起更兼處處縹車家家社燕
江介風光美四月櫻桃紅滿市雪片鱗魚刀鮎淮水
秋清鍾山暮紫老馬耕間地一邱一壑吾將終老於
此

方景兩公詞

乾坤歌似藉英豪幾輩半空撐住千古龍逢原不死
七竅比干肺腑竹杖麻衣朱袍白刃朴拙為艱苦信
心而出自家不解何故也知稷契皋夔閔顛散插
嶽降維申甫彼自承平吾破裂題目原非一路十族
全誅皮囊萬段魂魄雄而武世間鼠輩如何裝得老
虎

弔宏光

宏光建國是金蓮玉樹後來狂客草木山川何限痛

靜娛亭筆記卷九

十

只解徵歌選色燕于銜箋春燈說謎夜短嫌天窄海
雲分付五更攔住紅日更兼馬阮當朝高劉作鎮
犬豕包巾憤賣盡江山猶恨少只得東南半壁國事
興亡人家成敗運數誰逃得太平隆萬此曹均已生
出

滿江紅 有所感

綠楊深巷人倚朱門不是尋常模樣旋浣春衫薄梳
雲髻韻致十分娟朗向芳隣潛訪說自小青衣人家
厮養又沒箇憐香惜媚落在煮鶴燒琴魔障頓惹起

問愁代他出脫千思萬想 究竟人謀空費天意從
來不許名花擅長屈指千秋青袍紅粉多少飄零散
髒且休論已往試看予十載醋餅齏盞憑寄語雪中
蘭蕙春將不遠人間留得嬌無恙明珠未必終塵壤

瑞鶴仙 漁家

風波江上起繫偏舟綠楊紅杏村裡羨漁娘風味總
不施脂粉略加梳洗野花插髻便勝如寶釵香珥乍
呼郎借網鳴榔一櫂水天無際 美利蒲筐包鱸竹
籠紫蝦襖條穿鯉市城不遠朝日去午歸矣并携來

靜娛亭筆記卷九

十一

一甌誰家美醞人與沙鷗同醉臥葦花一片茫茫夕
陽千里

前調 山家

山深人跡少漸石瘦松肥雲癡鶴老茅亭嵌幽島有
花枝旁出蘿陰上罩游魚了了潭水澈澄清寂照啖
林中春笋秋梨當得靈芝仙草 縹緲五更日出犬
吠雲中雞鳴天表籬笆西角星未盡月猶皎問何年
定訪山中高士潤領方袍大帽也不須服食黃精能
間便好

前調 官宦家

笙歌雲外迥正燭爛星明花深夜永朝霞樓閣冷尚
牡丹貪睡鸚哥未醒戟枝槐影立多少金龜玉笋雲
時開霧散雲銷門外雀羅張徑 猛省燕銜春去雁
帶秋來霜催雪緊幾家寒凍又逼出梅花信羨天公
何限乘除消息不是一家慳定任憑他鐵鑄銅錫終
成畫餅

前調 帝王家

山河同敵屣羨廢子傳賢陶唐妙理禹湯無算計把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乾坤兜孫挑起千祀萬禩洵多少英雄間氣到如今
故紙紛紛何限秦頭漢尾 休倚幾家宦寺幾徧藩
王幾回戚里東扶西倒偏重處成乖戾待他年一片
宮墻瓦礫荷葉亂翻秋水賸野人破舫斜陽閒收菰
米

板橋雜著

余又愛其雜著不衫不履隨手寫來自成天趣美不
勝收略加摘取附錄於後

余家有茅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陰照

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
斷去兩頭橫安以為窗櫺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
和日暖凍蠅觸窗紙上瑟瑟作小鼓聲於時一片竹
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師承多得
於紙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三間茅屋十里春風窗裡幽蘭窗外修竹此是何等
雅趣而安享之人未必盡知也惟勞苦貧病之人忽
得十日五日之暇閉柴扉掃竹徑俗客不來良朋忽
至亦適適然自驚為此日之難得也凡吾畫蘭畫竹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寄弟書云江雨初晴宿烟收盡林花碧柳皆洗沐以
待朝暾而又嬌鳥喚人微風疊浪吳楚諸山青葱明
秀幾欲渡江而來此時坐水閣上烹龍鳳茶燒夾剪
香令友人吹笛作梅花三弄真是人間仙境嗟乎為
文者不當如是乎一種新鮮秀活之氣宜場屋利科
名即其人富貴福澤享用自從容而無棘刺也
以人為可愛馬我亦可愛矣以人為可惡馬我亦可
惡矣東坡一生覺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

阿兄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橐中數千金隨手散盡愛人故也至於缺厄欵危之處亦往往得人之助力好罵人尤好罵秀才細細想來秀才受病只是推廓不開他若推廓得開又不是鈍秀才了且專罵秀才亦是冤屈而今世上那個是推廓得開的兄愛人是好處罵人是不好處老弟亦當時時勸我

可憐我東門外族人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破屋中啜麥粥牽取荇葉蔣角蕪之旁貼蕎麥鍋餅便是美食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古

幼兒女就來爭吵每一念及真欲落淚汝持俸錢南歸可挨家散給南門六家竹橫港十八家麒麟小叔祖安在無父母孤兒村中人最能欺負宜訪求而慰問之徐宗于陸白義輩是舊時同學日夕相徵逐者猶憶談文古廟中或騎石獅子背上論兵起舞縱言天下事今皆落落未遇亦當分俸以散夙好凡人於文章學問輒自謂已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微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
吾弟所買宅嚴密處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愚兄心

思曠遠不樂居耳鸚鵡橋至杏花樓不過三十步左右頗多隙地幼時過之見一帶荒城半堤衰柳心竊樂之若得制錢五十串便可買地一段他日結茅有在矣吾意欲築土墻院子門內多栽竹樹草花用碎磚鋪曲徑一條以達二門其內茅屋二間一間坐客一間作房貯圖史筆研酒董茶具其中爲良朋好友後生小子論文賦詩之所其後住家主屋三間廚屋二間奴子屋一間共八間俱用草苫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東海一片紅霞薄暮斜陽滿樹立院中高處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古

便見野水平橋南至汝家百三十步實爲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適只是怕盜賊不知盜賊亦窮民耳開門延入有什麼便拏什麼去吾弟當留心此地爲狂兒娛老之資不知可遂願否
十月二十八日得家書知新置田獲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後堪爲農夫以沒世矣要須製碓磨篩籬製斗斛家中婦女率諸婢妾皆令習舂揄之事便是一種靠田園長子孫氣象天寒冰凍時我親戚朋友到門先泡一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醬薑小碟最是煖

老溫貧之具暇日咽碎米餅煮糊塗粥雙手捧碗縮頭而啜之霜辰雪早得此通身俱煖嗟乎嗟乎吾其長爲農夫以沒世乎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上者種地百畝其次七八十畝其次五六十畝皆苦其身勤其力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取金錢置房屋田產起手便走錯了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其

路頭後來越做越壞其不能發達者作惡鄉里更不可當束脩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工人制器利用商人搬運有無皆有便民之處而士獨於民大不便無怪乎抑居之於四民之末也兄生平最重農夫新招佃戶必須待之以禮彼稱我爲主人我稱彼爲客戶主客原是對待之義我何貴而彼何賤乎要禮貌他要憐憫他

富貴人家延師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力學有成者

多出於附從貧賤之家而已之子弟不與焉不數年間變富貴爲貧賤有旁人門下者有餓寒乞丐者或僅僅溫飽而目不識丁或百中之一亦有發達者其爲文必不能沉着痛快刻骨鏤心爲世所傳誦豈非富貴足以愚人貧賤足以立志而潛慧乎

凡人讀書原學不定發達科名有定學問在我原不是折本的買賣愚兄而今已發達矣人亦共稱愚兄爲善讀書者矣究竟自問胸中擔得出幾卷書來不過挪移借貸改竄添補便爾釣名欺世人有負於書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七

耳書亦何負於人哉昔人間沈近思侍郎如何是救貧的良法沈曰讀書其人以爲迂濶其實不迂濶也東奔西竄費時失業徒喪其品而卒歸於無濟何如優游書史中不求獲而得力在眉睫間乎信此言則富貴不信此言則貧賤亦在人之有識與有決并有忍耳

何澹

宋史選舉志祕書郎何澹言曰取士不精數年之後復使之主文是非顛倒時謂謬種流傳

直言

唐書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輒面責之退無餘訾李百藥常語人曰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大董

史記倉公傳脉法年二十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當大董註云董藏也

九章

管子九章置則兵治士勇矣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六

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水行四曰舉虎章則林行五曰舉鳥章則行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船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

竿牘

莊子列禦寇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方岳詩與世無求竿牘少對人可語笑談多

筆架筆筒

瑯嬛記王羲之有筆架名鳧班獻之有班竹筆筒曰

裝鍾

榆檣

水經注明帝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檣盛經書以榆木為經函

養和

松陵集養和今日靠背椅

骰子

清吳錄開元中後宮繁眾擲骰子最勝者一人侍寢時號骰子為控角媒人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七

梳

女紅雜志躊躕梳也

雨衣

陳彭年廣韻屣屣音異雨衣也

茅筭

楚辭索瓊茅以筵筭注楚人結草折竹以下草指瓊茅竹指筵筭

豆腐

陸游詩洗滌黃黎祁注蜀人名豆腐為黎祁

耶悉茗

段公路北戶錄耶悉茗即素馨花

八方

東方朔寶鏡銘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注八

鴻八方之名

道場

黃香九宮淺注道音者水之源場者火之熾

房陵詩

陳造房陵詩下酉猶濡上酉枯注瀘水漑田曰酉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文選注周彥倫築草堂一號山茨

末座

後漢書庾乘字世遊以年少坐下座諸博士皆就讎

問由是學中以下座為貴人稱之曰徵君

大士

韓詩外傳顏淵言志孔子曰大士

許常

金華子許棠晚始登第嘗曰自得一第筋骨輕健愈

於少年則知成名乃孤進之還丹

要領

漢書張騫傳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注古人上衣下裳舉裳者執腰舉衣者執領

牙慧

世說殷中軍浩曰康伯其甥也未得我牙後慧

彌遮迦

五燈會元彌遮迦曰昔阿思陀授記云汝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

初枕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大智度論譬如緣梯從一初枕漸上雖高雖難亦終得至

顏魯公

仙傳拾遺顏真卿少時有道士謂曰子名已志金臺可以登仙不宜自沉於宦海

咏鷹

全唐詩話崔魏公銓兒時隨父謁韓宣公湜韓台咏架上鷹吟曰天邊心胆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

里鴟天從此去不知誰是解縑人韓曰此兒前程萬

里

仙詩

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每歌曰解醜遂巡酒能開頃刻花

調運翁

孟郊詩仰藉調運翁請命願有徵按指天為翁猶稱天為公也調運二字甚新

天文雜記

周髀經上天曰青丙下地曰青戊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大孔雀經蘇利耶此云日神蘇摩此云月神鬱儀奔日之仙結璘奔月之仙

方言日運為躔月運為遠

蕭繹金樓子月旦日雨為月額雨

遠法師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亘中嶺俗謂之山帶

庚溪詩話吳中暑月東南風起數日始止名為船舫風吳人云海外船舫禱於神而得之乘此風歸江浙也按船舫一作趙趙

酉陽雜俎雷聲兜率天作歌誦音閻浮作海潮音師曠占春雷初起其音格格者雄雷也主旱其鳴依依者雌雷也主水

范成大詩注吳諺云秋亭澆損萬斛謂立秋日雷也沈約和謝宣城詩牽拙謬東汜浮情及西崑註東汜謂陽谷日所出也西崑謂崦嵫日所入也

陸游詩爽氣收回騎月雨俗謂二十四五有雨為騎月雨

道經雨師陳善夫電母秀文英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伊世珍瑯環記女星旁小星名始影婦女於夏至夜候而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竝有一星名瑄朗男子於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字訓穀音日出之色檳音日入之色

時令

王虞春可樂篇禊號三已臨川盪舟按謂三月上巳雲笈七籤先常文昌星神即司命

楚詞劉向九嘆云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謂北斗九星洪興祖補註謂北斗七星加輔弼二星

馮應京月令廣義閏三月謂之花亨泰

舊聞雜記

僧祇律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為一彈指二十彈指為一羅預二十羅預為一須臾

千寶搜神記孔子曰六畜之物草木之屬久者神皆馮依能為妖怪謂之五酉

酉陽雜俎諾皋太陰神名見遁甲經晁伯道談助取寄生木咒曰諾皋能隱形

杜佑通典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

靜娛亭筆記 卷九

書

敢嚙蠹魚不生

楞嚴經觀音由聞思入三摩地

水經注河水東北有石室中有積卷謂之積書岩有

神仙往來彼羗目曰唐述山

記事珠嵩高山下有石室名謨觴內有仙書無數方

回讀書於內有玉女以進飲食

馮贄雲仙雜記杜子美少時夢人令采文於康水乃

往求之見鵝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下謫九雲誥已

下與一石有金字曰詩玉本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

篆熱聲振扶桑享天福

前漢書朱邑劇郡馭于繩墨

王嘉拾遺記員嶠山有陔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博物志農掘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陵民種之其收十倍

藝林伐山溪之凸凹者曰巒峰之尖射者曰的

水經注華不注山單椒秀澤望同點黛

鞏氏耳目志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巖厲而峭卓溪

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頰而堆阜

靜娛亭筆記 卷九

書

地鏡入名山必先齋五十日未到山百步呼曰林林

央央知此名山王之名也知之可卻百神

造塔合尖

五代史契丹入雁門明宗選將鎮太原問於李崧崧

曰非石敬瑭不可晉高祖深德之諭曰為浮圖者必

合其尖蓋欲崧終始成全也

左傳注

左傳襄二十五年正義賈逵以為賦稅差品山林之

地九夫為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

當一井京陵九夫為辨七辨當一井滄鹵九夫為表
六表當一井疆潦九夫為數五數當一井偃豬九夫
為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九夫為町三町當一井隰臯
九夫為牧三牧當一井衍沃九夫為井

手實

管子地員篇始有手實之名呂惠卿借之以行其聚
斂之法遂至挾私告訐此為夷吾之罪人

舊聞再記

維摩結經維摩居士以手板量之得十笏故名丈室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吳越春秋東南天柱號曰宛委按紹興志會稽東南
一名玉笥俗呼石笥山

元史朝官獲美除者寮友設酒於披雲樓以為賀因
名為披雲宴

南史世祖令庾杲之兼侍中每嘆其風器之美王儉
曰杲之為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當與其即真

王儉唐語林開元天寶間咸推崔沔之家學崔均之
家法

南史何敬容傳勤於簿領

全唐詩話唐以不歷臺省出領節鎮者為麤官
李濟翁資暇錄鄭有醋溝其溝東多甲族以甲乙叙
之故呼士曰醋大

真率會

漁隱叢話洛中真率會起於白樂天司馬君實繼之
好事者寫成圖按真率二字本世說羊曼在丹陽家
來早者得佳膳日宴則不精羊固在臨海竟日皆美
時人言固之腆不若曼之真率

同甲會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洛陽耆舊傳文潞公居洛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
程昞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八
歲為同甲會

鐘鼎吉語

薛尚功鐘鼎款式晉姜鼎綰綽眉壽保其子孫

朋甲

董道廣川畫錄孫祖仁出古圖人物皆唐代衣冠分
列二隊若相嘲競余曰此朋甲圖也唐士子各列朋
甲相為敵國是圖之設得毋此耶

記惡碑

開天遺事盧象昇任大郡遇惡迹之人必加嚴治仍
以所犯之罪刻石列門外再犯處以極刑人呼爲記
惡碑

苾奴

朝野僉載垂拱以來苾奴兒歌皆邪曲按張易之小
名苾孛

尤序

皮日休詩白日半窗抄尤序按道藏有紫薇夫人撰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五

尤序

賈弼

劉義慶幽明錄賈弼夢人易其頭能半面笑半面啼

倮直

資暇錄新官宿本署曰豹直蓋以豹性潔善伏氣往
往伏而不一作倮直黃朝英引職林曰起居郎五
直一倮御史入者七直兩倮

倮從

唐書封常清奉倮音欠從三十人侍從也

飲章

漢書蔡邕傳一入守獄促以飲章辭情又緣復問注
飲章卽今匿名文書又梁松傳縣飛書注亦匿名書

染鬢

宋書何長瑜詩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
能久星星又復出

兩鳴

蘇詩不持兩鳴酒肯借五車書

小篆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五

釋文瑩湘山野錄江南徐騎省銓著小篆自謂晚年

始得螭扁法吾邱衍學古編篆法扁者最好謂之螭

音螺又扁音歪

硯北

晁以道詩干戈難作牆東客疾病猶餘硯北身

半豹

晉書謝靈運曰殷仲文若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

班固

六物

小學紺珠冠萊公六悔箴曰居官不檢失時悔富不
儉用貧時悔少不學藝壯時悔見事不作過時悔醉
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爨弄

院本有五花爨弄

父子狀元

灑水燕談宋真宗祥符二年狀元梁固灑子四年狀
元張師德去華魏野賀以詩云封禪汾陰連歲榜狀
元俱是狀元兒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鈿規

揚子方言鈿規裁也梁益間裁木為器曰鈿裂帛為
衣曰規蜀都賦鈿規兼呈

奇胘

前漢書藝文志五行奇胘用兵二十六卷

具慶

宋王溥三十二歲拜相四十二歲罷相在具慶下言
父母俱存

獵酒

五代史常思性鄙澀每從事來輒怒曰必是來獵酒

儀鎧

開元禮乘輿前刻木為斧謂之儀鎧

蘭錡

武庫曰蘭錡注受兵曰蘭受甲曰錡

礮銃

物原軒轅作礮呂望作銃馬鈞製爆竹

幘帳

玉篇幘赫幘志紙也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傳塔硯

揮塵錄晏元獻之塔富鄭公富之塔馮文簡公馮之
孫塔朱聖子朱塔滕子濟俱為執政晏元獻有一硯
甚奇乃其妻兄王樞密德用所贈者諸女相授號傳
塔硯

特健藥

研北雜志唐武延秀家所藏書畫皆標題其上曰特
健藥洪景廬詩會有高名標健藥蓋用此

鳳尾袍

清異錄鳳尾袍桑維翰未遇時緹衣

赤藤杖

白樂天詩清平官持赤藤杖大將軍繫金佉嗟
當作佉苴韋帶也

比疏

史記匈奴傳漢文帝遺單于比余漢書作比疏注櫛
髮具按比疏即篦梳一名落塵赫連氏作

熨斗

韻藻姚月華以黃金為熨斗名曰麟首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傀儡

方言傀儡一名提休又名顛魄又名郭郎

高竿

彭大翼山堂肆考漢代百戲有上唐梯即今高竿淮
南鴻烈篇所謂木熙

物始甘塢古禾切甘塢所以烹鍊金

御屏詩

大宋嘉話宋太宗寫楊徽之學士警句十聯於御屏
上僧文寶曰必以天池皓露滌筆於冰甌雪梳中方

能成此詩

杯中蛇影

風俗通汲令應郴飲主簿杜宣酒北壁上懸赤弩照
於杯中其形如蛇惡之得病郴知之邀宣設酒故處
杯中仍見蛇影郴曉之曰此壁上弩形耳非有他也
宣即意解而病愈按與晉書樂廣事同

豹

埤雅豹一名程

文馬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三

山海經文馬縞身素鬣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乘之壽
千歲

以上各條乃元和宋介眉廣文清壽所纂愛其博雅

爰擇其尤為新穎可喜堪供詞賦之用者摘錄之以
備遺忘

孝思錄

臨桂廖默菴秀才夔隱居不仕於南鄉築小隱莊蒔
花種竹有終身之志予十餘歲時曾至其家見其湘
簾棊几茗椀香爐位置楚楚導游其園亦曲折幽秀

花木葱蒨皆手植也其父母墳塚即在園內以便挂掃出一編相示蓋所著葬說墓制說也默菴所著甚夥卓卓可傳者以此二篇為最取其直截痛快先得我心且平易近人孝子愛親實可仿照行之否則畢世延地師終日尋地世之獲富貴者未聞有地師之後何也子歷任各縣見民間爭地爭界半因惑於風水之說而起不禁慨然爰付手民以辨其惑未始非諭蒙書中之助也方今之世

聖人御宇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墓

孝治天下使民養生送死俱各無憾但不可惑於風水之說信地師之浮言以謀人之地而視為吉壤因覬覦而生爭競因爭競而釀事端各安職業共享

昇平之福豈不懿歟

同治元年歲在壬戌三月吉旦知湘鄉縣事賀縣張培仁

此余在湘鄉任內所刊以諭民者今附錄卷中

唐太宗命太常博士呂才判定陰陽雜書其序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交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一事失所禍及

死生子孫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郡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誣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容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此紫陽綱目引聖經而言大書特

靜娛亭筆記

卷九

書

書載在正史非他書可比也人於聖人之言不信而反信術士者乎竊以愚見論之凡人莫不欲富貴而厭貧賤故此說最易動人也書既不以生聖生賢是究而專以求富求貴為言然則嚴嵩父子富貴極矣而身敗名裂子孫羞道楊沈諸公刑慘極矣而忠肝義胆千古同稱當時地師未嘗不以某之祖地吉某之祖地凶也二者究孰得孰失乎孔子幼年喪父老年喪子祖地有不佳乎虞舜父則瞽瞍子則商均祖地有不佳乎七十二賢不過子貢數人稍享富貴其

餘皆貧賤也可云祖地不佳乎至於葬子則更不堪言矣陋巷箠瓢且復命短人間困苦無不備嘗今則配享聖廟子孫永保光榮當時若有地師不將舉起而勸顏路遷墳乎且也聖門弟子半皆東魯誕生光武勳臣多屬南陽親故兩邑眾族偏多有此大地乎長平坑卒一朝同犯凶神赤壁火燒百萬悉逢惡煞諸家墳墓偏多如此遭劫乎在地書扣定年代生煞此則同應一時抑何巧也至於柳下之三黜子文之三仕其催官不又忽有忽滅乎齊之返葬於周不忍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壹

離其親也孔子合葬於防不忍間其親也蓋生依膝下死傍親塋父子之情毅則異室死則同穴夫妻之義天地自然之理也事死如生之謂何父母一死即如軍流之散處遠方不能完聚子心安乎孔子著孝經禮無不備周公制禮義無不該而獨未言此豈能以觀天文察地理識盈虛消長辨得喪存亡之聖人而竟沒此趨吉避凶之大道乎抑聖人吝而不教乎用我無人徒勞奔走孔子何以不遷其祖墓哉改向山頭則弓旌自來東山堂上矣豈其怠於講究誤興

浮海之悲哉夫數之所定天意不能自主何況於人雖有福善之訓聖人亦不過論其常耳若據地書則窮通天壽操之若券是造化之權地師竟玩之於掌上而天地亦不敢與爭有是理乎上古不聞此說其間富貴從何而來地書撥砂點穴朝向諸說謂一有稍差禍不旋踵然則上古富貴家之祖墓竟恰撞着左右前後之不差坐朝半度之不錯乎歷來家家都如此巧合乎若云福人自有天相則強求者吾知其逆天逆天者亡孟子不嘗云乎高允傳奕諸公精天

靜娛亭筆記

卷九

美

人術數之學斷陰晴風雨吉凶禍福而不爽時刻者也正史所載何以未聞及此今之地師能如諸公斷而不爽乎未知天文焉知地理豈非假羅盤以欺愚人哉術士有陽地一遍陰地一線之說細思之誠可笑也城中房舍勢難獨居地基所限向難如意而此中貧富輪迴貴賤遞更故不敢不謂之一遍耳而陰地則云一線者蓋死一人即有一人之利可圖也否則終身延請者有幾人哉更可笑者又有七日內乘凶而葬並無妨碍過此必須擇日之說抑思貧家勢

難久延而子孫亦有富貴隨意出埋謝金何望不得
不飾說遮羞耳能踰七日之家即非富貴亦必溫飽
地師不望此人而望誰哉分金一說尤為可笑殮用
灰包止矣豈有面之左右以木尖尖繫乎貧家出殮
在遷屍或不腐即震動不過走分寸而已富者擇日
及擇日既久其屍定腐腐則肉脫而骨已解一有搖
動不能不偏塞若稍鬆枕再高聳求其頭不滾下亦
云幸矣然其中總不能如大殮之時下土而猶然分
金云有稍偏則某房有害其誰欺欺小兒乎術士又

蒲娛亭筆記 卷九

三

故神其說以聳人聽聞焉有棺生白蟻或一角腐爛
謂為陰風所侵抑知人之居室亦有同然豈知其皆
由溼氣所致耶有骨在一邊或聚一頭又云為陰風
所吹殊不知人殮未能緊塞擡柩之時人多手亂路
徑叢雜上高下低歪左斜右以致偏歸一處而然若
陰風既能吹動從未吹在棺形之外及遠有數尺者
有先斷此棺必朽或其中有水遷時果應如響者大
都在近水之處即高山亦必正在低凹受溼之處此
皆當年忽略復為人所愚耳至有今歲東遷來年又

復西去父母何辜一似沿街求售之賤物不大可惜
歟乃死者方以入土為安而生者偏以延師為要甚
至有遲至數十年而猶然暴露者或不利其房弟兄
相爭而阻葬或圖人祖地詞訟纏綿而懼葬或初尚
豐亨後漸貧乏而難葬或突因變故流落他鄉而難
於歸葬或停柩於堂忽被烏流而付之火葬或人口
寥寥一朝絕嗣而又無人葬者豈非作俑者之遺禍
於萬世哉最喪心者惟水田龍一說明明聚水之處
而曰葬後即無人子何心遽然以虛渺難憑之說遂

蒲娛亭筆記 卷九

美

置父母之骨於水中其癡愚竟不可以理解者惟是
天下謝地師者不過數金至數百金止矣有此美地
何不自留家用其利當有千百倍者若云已無福受
地師又焉知此人有福與否嗟乎白屋出公卿其祖
父詎有餘財擇地朱門生餓莩其祖父豈無厚禮延
師然而高則受風低則受水二語智愚共曉何必讀
書不過擇一窩煖之地以安父母遺骸而已有何真
假可辨哉歷數地師之子孫而誕妄從可識矣張浚
謂于柩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死不當葬我先

人墓左可知附葬之合於理焉也且歸正邱首人難
悉數負骨歸葬寔繁有徒是歸之爲言求而近之吟
之尋地反推而遠之可乎況分葬遠方其於春秋兩
祭及端陽中秋除夕勢不能一日遍走或先或後粉
飾耳目而正當是日無人不皆宴樂夫妻子女歡笑
一堂而爲之父母者寂守泉壤反不若鄰墓猶有附
近窮嗣是日得以一杯哭奠也問心安乎若謂神附
於主家祭亦可然則夏后氏明器之設何不置諸祠
堂願以有用之物反瘞於無用之地豈有能知鬼神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堯

情狀之聖人而若是愚乎且遠之爲害可勝言哉或
因年老難行或爲風雨所阻子尙終年一往孫將乘
輿方來愈久愈疏佳城漸作樵牧之地矣不幾同於
絕滅耶妻以爲路取其近子孫易於祭掃也取其闊
子孫便於附葬歌哭相聞馨香可久其於孝思之道
或者其庶幾乎若以妻言爲非多方辯駁以文其過
以售其奸妻固不足語此道矣而是人非特高乎允
奕諸賢直欲駕乎周公孔子之上乎地書猶謂仁人
孝子當如是豈有仁人孝子不知事死如生之道而以

以父母爲奇貨作孤注者哉悲夫

棺制說

喪事治棺爲最要其次莫如墓父母受用惟此而已
一切繁文徒虛設耳宜節無益之費而專治此焉大
富大貴棺墓豈貧家能較然費僅數金亦可同其永
久法宜分治內外二棺外棺中間寬長照舊週圍板
厚三四分形如一封書式亦可其寬長與底面視內
棺大小俱要離空一寸以爲實松香之地將松香煮
鑄先傾外棺底上一寸厚然後放下內棺將松香四

靜娛亭筆記

卷九

罕

面傾滿高於外棺而止俟用時大殮安好內蓋再將
松香從上傾滿高如外棺而止然後合以外蓋不可
用力重釘以防震裂此法貧富咸宜富者用佳木固
善卽貧家隨使用松杉等木也可不能用漆也可不
過籍內棺薄板以護松香外則加厚以防震裂耳蓋
木質易腐而松香雖千百年如故也但壙底勿堆土
龍攔柩日後木爛使松棺不能平穩致有壓裂之患
或布或繩不妨剪斷數尺在內有慮松香成琥珀而
不敢用者此言近誣蓋彼乃自然流入地而此則已

經火煮故也或曰好木好漆足矣何必松香不知佳木殊非易搆真漆亦屬難求但損絲毫即從此腐如瓜爛然究不如此法之儉而可久也

墓制說

墓以不受水溼為佳牆與頂有盡築三砂者有火磚砌成而頂糊三砂者堅則堅矣終難免水侵之患予嘗作一三砂晒樓屢經試驗焉極錘鍊之功其堅如石其光如漆一經久雨底猶浸透則棺上不敢重錘久鍊之三砂可知有能多買松香鎔傾拱上最善若

靜娛亭筆記

卷九

望

卒急難辦當如住屋選擇數百極厚之瓦照屋式攤蓋則水從兩邊牆外浸流矣瓦用半乾之灰漿緊陷更善否則揀無石細土亦可總期處處填實然後將鬆泥輕堆使其漸漸壓緊方不破爛所費僅數百錢耳至於圈砌圍墳腰門獨大頭脚未免受水何如照棺形砌一封書式長一丈一尺寬六尺面上又便於加蓋老瓦一層仍用泥遮或用灰砂更妙多此一重則四圍浸下之水較底瓦不稍遠乎底瓦間有損壞得此不更放心乎若稍裕之家墳頂又便於用長石

鋪蓋中作龜背形以分水流前面選一寬石遮護墓碑六七寸如屋簷然一則碑文可以耐久二則草木永遠不生三則水又離棺更遠所費無幾而事事盡善矣再者墳之羅圈三邊離空是開人方便之門穢何如之概行填實方妥

地瓜攷

紅薯一名地瓜易植易生蔓延地上實長土中遇水旱蝗蝻不能災味甘色黃食之益人又不與五穀爭地其利溥矣歲次壬戌作令上湘適值穀價翔貴民

靜娛亭筆記

卷九

望

食維艱因檢篋中廬陵劉香雪明經所著地瓜考一冊乃重刊之願吾民於山巒曠野之地徧種之縱有歉歲亦有備無患也賀縣張培仁

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度海而西為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皆轉載於此以通商故閩人多買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人取食之其莖葉蔓生如瓜蔓黃精山藥山蒞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其根如蹲鴟其皮薄而亦可去皮食亦可熟食可釀為酒生食如食瓜果

熟食味如蜜器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夷人吝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思許挾小籃中以來於是入吾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其初入吾閩時值吾閩饑得是而人足一歲食其生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日加大天雨根益奮發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大泉人鬻之觔不值一錢二觔而可飽矣於是耆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

前明何喬遠先生撰載福州府志

靜娛亭筆記

卷九

星

按閩中番薯一名地瓜皮紫味甘尤易蕃生郡本無此種明萬曆甲午歲荒巡撫金學曾從外番覓種歸教民種之以當穀食荒不為災

福清報功祠記 祀前明都御史金公陳文貞名學曾 福清縣志

昔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名柱能種穀為農官厥後周棄繼之粒我烝民祀以為報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蓋食其德者不忘其報也吾融山海之區東南土瘠而燥不蕃禾稻澤稍愆田苗立槁明萬曆間旱魃為虐野草無青草御史金勸災至止相厥土宜

將外國所傳地瓜教民種之是物喜沙土得其地則繁藤茂葉氣下潤則結如蹲鴟所收視禾稻有加即逢旱亦可獲其半數十年來民資以不困者公之功也邇來傳益遠且作上方之貢天子嘉納召融人赴北地教民樹藝利並及四宇矣揆厥自始公之功不在后稷下邑士民議建祠祀公以志不朽因鳩工庀材卜地於涵閣臨海依山左傍玉灣之麓右起東林之坡於茲奉俎豆薦馨香藉公之靈歲其大有飽公之德其永無窮於祠之成而為之記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器

南方草木狀有云薯有十二勝收入多一也色黃味甘種中蠶絕二也益人與山藥同功三也徧地得生剪莖作種今歲一莖次年便可種數十畝四也枝葉附生隨節生根風雨不能侵損五也凶歲不災六也可充邊實七也可釀酒八也乾久收藏屑之可作餅餌勝用饒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易於灌漑十一也春夏下種初冬收入枝葉極盛草穢不容但須壅土不用鋤耘不妨農工十二也書地瓜攷後序 咸豐四年甲寅三月

予嘗疑孟子言聖人治天下使民菽粟如水火自堯舜以至今日雖履豐大有史不絕書推而道不拾遺斗米三錢不過一隅一時已屬曠古僅見從未有如水火之說以為此言大賢形容聖人治天下如此曷嘗見諸實事若是則聖賢言語亦如二氏之言虛無縹渺殊不足信維持世宇又安賴有吾道耶至讀人將相食一語益大疑之至讀隋唐史書每書亂後生民餓殍幾不勝書朱怒倡亂至以人為糧明末野史所載人相食之處不知凡幾幾疑造物之不仁何至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哭

於此子幸生

盛世承平日久竊睹人心風俗漸趨淫靡有負

聖朝久道化成之至意欲挽回風俗自愧至愚且賤毫無

所用於世難矣竊見今之執衿子弟或奔走胥吏下及市井無賴除日用飲食之外好食鴉片相習成風

雖經

朝廷嚴禁甚難遏止譬如家有敗子不聽父兄約束馴

至窮困無可奈何並且累及父兄今之奸民累及官長亦不少矣愚以為否極必泰窮則思返譬如人之

身久病尋得病源按脈調治無傷元氣夫賢才者國家之元氣也鴉片者外夷之所以害中國也中國人靡然嗜之並且貴之地瓜者外夷嘗吝而不與懼其利中國也中國人得之並不貴之此物到處可種足濟五穀之所不及使斯民各得溫飽而民無不樂為盛世良民又何樂而為盜耶夫古今盜賊之生大半迫於饑寒其初本無大志迨脅從日眾黨羽日多於是乎不可制矣今之財賦處處告匱欲為救急之法莫若廣種地瓜使斯民畧有生機不至流離失所數年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哭

之後蓄積必多民心自固兵民人等每人日食數錢可以度日今之盜賊竊發費億萬計兵餉者大半皆無以為生使之然也或者天心仁愛生此一物以濟時艱不致靡有孑遺為仁人君子所不忍道也天心何常全賴人事以為轉移況有大荒必有大豐庶幾菽粟水火之風可復觀歟果臻斯治足見書生無識數十年疑孟子者今又信孟子也即起大賢而問之則區區欲觀承平之心其亦不背於聖賢也夫

廬陵劉柄暉香雪氏撰

附區田法

桂林朱蘊叔龍耀為蒲令邑處萬山中高峻陡坂非雨澤不能有秋乃刊區田圖記勸民為之區田者始於伊尹古法不可考已元王楨農推本泥勝之法以為每田一畝廣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行其長十六步每步五尺計八十尺每行占地一尺五寸計分五十三行長廣相乘得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留空以便澆灌且可疏風不致熱壞而以餘土

靜娛亭筆記

卷九

甲

壅根也除隔空外可種六百六十二區深一尺用熟糞二升驟用生糞恐峻熱害苗也與區土相和布種勻後以手按實令土與種相著苗出時每一寸留一株每行十株每區十行留百株製廣一寸長柄小鋤鋤多則糠薄若鋤至八徧每穀一斗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不過五六次即可收成結實時鋤四旁土深壅其根不致被風吹折其為區當於閒時旋掘下春種大麥宛豆夏種粟米黑豆高粱糜黍秋種小麥隨天時早晚地氣寒暖物土

之宜節次為之不必貪多毋論平地山莊歲可常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犁惟用耜鑿墾更便貧家大率區田一畝足食五口丁男兼作婦人童子量力分工定為課業若糞治得法灌溉以時雖遇災旱不能損耗後衢州詹文煥監督大通於官舍隙地為之計一倍之收五倍常田又聊城鄧鍾音於雍正末亦嘗行之一畝之收多常田二十斛勸農治生者當考鏡焉

擬葛稚川廣喻言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庚

蓋聞清陽有道則五緯不失其躔坎北無垠斯九川胥順其軌是以兩儀合撰以握機一人尊於元首八風不好以從律萬事貴於和衷蓋聞兼聽明而偏聽暗古有名言好問裕而自用小聖垂懿戒是以舉伯華不為偏舉祚午不為私舉解狐不為黨惟厥所長以決獄不若鮑叔以治民不若隰朋以治軍不若須無聽其并進蓋聞典謨以實不以文而堯章自煥林總感誠不惑偽而舜智愈神是以旂二辰爰昭軌度象取其明蔽

雨已爰燦球圖義惟其辨

蓋聞沐日浴月則百寶自正夜績朝耕則百昌斯裕

是以訓列鳧鳩不別平黑津沓瘠經垂樹畜宜辨乎

渴澤輕繫

蓋聞民以食為天慎毋迷末政以農為本乃亦有秋

是以鏤原隰於龍鱗生生不已錫嘉名於虎掌陳陳

相因

蓋聞思君子者誦桑鳩心之結者儀之淑媚天子者

廣桐鳳聲之雍者性之彌是以凜敬肆之分矧惟曰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兕

出陽鐘入陰鐘判天人之界矧惟曰左佩宮右佩徵

蓋聞人主得賢臣為寶首務審官上士以人事君必

求審己今看魚旒旁求尤貴龍泉獨斷是以雕其樸

嶧山有半死之桐賞其聲柯亭無永枯之竹

蓋聞玉衣鐵馬想開國之艱難烏弋黃支見嚮明之

絡繹剝復可期轉移有術是以大孝備矣復允武而

允文庶事康哉真無偏而無頗

蓋聞土木形骸不足以肩宏任鉅續旒耳目不足以

詢岳闢門是以針芥能投斯設蔑一言阮咸三語崖

岸過峻斯堂上百里堂下千里

蓋聞香華既敷貴有秋實之茂王道之行不越人情

之私是以驢非驢馬非馬貌似者龜慈笑柄鵲非鵲

烏非烏實失者史府貽譏

蓋聞水韜所以潤物不得其機則不轉法令所以馭

俗不洞其本則不行是以端拱垂裳斯上兆而下應

衡石傳餐益左支而右絀

蓋聞欲馬之肥者必優園人之廩餼欲魚之聚者必

驅穴獫之憑陵是以六事尚廉必先重祿以馭富九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幸

工凝績必先適館以求賢

蓋聞歐劍雖良不道薛燭則不顯牙琴縱妙不遇鍾

期則不傳是以蕭規曹隨蕭必薦曹以自代房謀杜

斷房必推杜以同功

蓋聞實至者名自歸積厚者流必遠是以王彥方之

大德自格人心李子約之陰功獨鳴已耳

蓋聞絕絡破紐良醫不能救欽崎陀侈大匠不能挽

是以服藥於未病之先斯無用以為用弭亂於將起

之時斯無功而有功

蓋聞太邱道廣懼雜薰蕕元禮門高屢疏賢俊是以目無真鑒則愛憎俱滑胸有智珠則妍媸立判

蓋聞拍手而笑逢紀之譖田豐掩鼻而迎鄭姬之毀魏女是以媚行煙視玩之而不疲折軸沉舟中之以不覺

蓋聞周規折矩良工之苦心左有右宜哲人之能事是以掣肘無人斯見銀鈎之麗堆心有術聿新錦製之功

靜娛亭筆記 卷九

至

蓋聞上下之情必通昭奚何假於虎威隱微之處必達公冶何傷於鳥語是以宏農有長者之言斯長陵無怪哉之氣

蓋聞山澤通氣徵茂豫於桐生天水違行兆軌軌於葛藟是以啼三峽之猿莫不撫心而嘆苞相踞九關之豹奚能披腹以獻琅玕

蓋聞證塞翁之焉斯得者不必幸亡岐路之羊斯變者莫能測是以應喜而憂寶號行於代路後眺先笑王肆侈於漢廷

蓋聞管夷吾之用志一龍一蛇李普濟之程材入粗

入細是以六月之息每取重於莊叟故百發而中乃不愧於由基

蓋聞面朋易得難得者心交凡卉易求難求者香葉是以欲知世而先知己各存堅白之操即自信而後信人何畏雌黃之論

蓋聞深則蹟而散則浮迷陽有曲類相遠而事相違變化無方從來世情之險殆甚羊腸則知家食之安不妨蚊睫

靜娛亭筆記 卷九

至

蓋聞橘柚以槐榆為合葛藟以松柏為依是以青松白水乃表異於歲寒東箭南金斯相彰於國事

蓋聞壺觴酌我陶淵明之風流州郡勞人梁敬叔之慨嘆是以日而作日而息出處竟欲與誰謀星以出星以入啼笑尚難於自主

蓋聞賈生太息者六危言而漢主不用卞和所獻者三痛哭而楚王不悟是以獨醒眾醉誰憐鏃金玷玉之誣遠慮近憂孰解曲突徙薪之論

香奩體廣喻言

蓋聞七九嬉春送客則何嫌交鳥十千沽酒窺臣則

無事登牀是以哆口瑤英舞恥金夫之醜醉心佳麗
難為靜女之媒

蓋聞雙銀約指繁主簿之定情四角流蘇焦仲卿之
同夢是以意感於微則報道金釵指纖微露情喻於
獨則覆來翠被眉語初成

蓋聞姣妒芙蓉之臉空谷悲秋細爭楊柳之腰章臺
惹恨是以似茲傾國花宜金谷之藏若令入宮春共
玉樓而醉

蓋聞洞口桃紅際春光之駘若陌頭柳碧極遐想之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回皇是以嬌紉綴於丁年送郎花底做樓台於子夜
迎汝桃邊

蓋聞美景良辰時來則賞酒闌燭跋事往而悲是以
倚鳳凰之楫簫管兩頭開鸚鵡之尊玫瑰雙笑

蓋聞箏船簫局釵飛劍動之場酒地花天簫暖笙清
之會是以花間之玉柱冰絃乃為知音者奏鏡裏之
傳紅貼翠斯為悅己者容

蓋聞扇影衣香眉繚花而語結脂奩鏡檻手携玉以
銷魂是以一肌一態較勝方來如夢如塵頓成前度

蓋聞銖衣粧薄不敷綺紉素面春含足空扮黛是以
良工蘊真恥入小名之錄奇花獨秀宜裁大羅之天
蓋聞絲窗倦繡偶窺丁字簾中金谷尋詩小立辛夷
花下是以暈黎倩之雙渦開簾自惜晒子京之半臂
媚竈堪憐

蓋聞飄茵墮溷證妙想於無聊衣錦負薪識前緣之
有定是以竹枝桃葉有團雪散雪之喻紅蓮綠絮有
出泥黏泥之分

以上各語聊以自遣一知半解未知畧有可采否
靜娛亭筆記 卷九

尚希 大雅君子進而教之是幸子蓮張培仁識
李次青方伯先正事畧跋

平江李次青先生撰 國朝先正事畧凡六十卷共
五百人附見者六百有八人既成以示培仁受而讀
之終卷覺鶴峙鸞停其采奕奕玉繩珠斗其光熊熊
文暢材藝之富可分十人康成經術之通能貫九變
三復斯編然後知公表彰之功鉅抉擇之意深矣竊
窺著書之義其善有八一日闡 聖謨我 朝 列
聖相承比迹三代不愆不忘舉而措之事業是彝是

訓煥乎其有文章凡屬臣工之建樹悉由 宸極之
裁成固已履禩光被荔氣麟臻公乃抽虎僕召龍賓
都俞嘯咈如見皋夔洵酌卷阿宛同廣拜警諸雙龍
捧日暘雨自協占豐萬象涵虛地天永成交泰 聖
德大而祿位名壽並隆 皇極運而憑翼孝德是助
其善一也二日秉直道公識艱於南董學博於中壘
獨來獨往奇致橫生三沐三薰陳言務去宛似切磋
爲益豈背笑而面輪由來磨鍊既精不東塗而西抹
揚杜蕢之解要令直道常昭舉崔咸之觴不爲賢者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五

諱過恥爲附和如聽景伯迴波克贊循良似奏紫芝
于爲其善二也三日彰實蹟從來砥砭似玉潔苴成
珠孔光之佞董賢紀之者或爲勳隆調鼎蘇威之侍
李密譽之者或爲迹類轉圜公燭有智珠收無玷玉
晰理務求其精敷典能舉其大采紫不滄蕭蘭自別
中郎之詞無愧宋宏之責獨嚴宜乎自成一于無須
畫羽繡鞶高挹羣言不愧履絢冠述者矣其善三也
四日存政體言茂力學取一物之不知董遇航書得
三餘而自足公癖嗜細緹不殊寒素蒲牒堆床墨書

盈掌精力所聚見聞遂多 經緯史精理畢存仁仁
義宜良法宛在運筆則探星源而上表勳則窮月窟
以西出納朕命則如書之紀龍吉對揚王休則如詩
之存虎拜其善四也五日寓徵義傳昭學府之記自
慎淵源徐幹中論之篇別饒贊嘆廣談虞筆務持其
平杜斷房謀能通其隱班史事外殊有遠致庾郎胸
中固無宿物譬之祥麟威鳳際唐虞而畢來逸鶴潛
虬臨高深而如暗舉世以爲楷模元禮之遺風也披
腹而呈琅玕昌黎之素志也始知元結之惡圓無異

靜娛亭筆記

卷九

五

柳渾之守正其善五也六日端心術從來斧藻之德
必資鑿括之用立德立功立言考之以實踐金管銀
管班管加之以品題吟風而機未滯也立雪而道可
傳也仲素之見而流汗非卽成連之聞而移情哉立
四學以準雷次宗卓然於麈尾隱囊之外闢兩齋如
胡安定不越於稽古愛民之中朗朗然秋月之照寒
水秩秩乎砥柱之時中流其善六也七日明經義
本朝名流輩出各有撰述曾鞏二錄乃忠孝之本根
楊克七經是士林之規矩龍勺犧尊寶於環林之地

蟲書蝌篆摹從獵碣之文公搜奇甲庫探秘西山綠
字赤文劉向靡詳之策丹函翠蘊黃香未見之書莫
不阻英華窺閩奧豈僅五行並下類應奉之穎聰十
乘皆通比張華之淹博折衷先哲嘉惠後人其善七
也八日表遺逸鳳應見羽何妨六月培風豹已成章
尚待三年隱霧離塵絕俗之士自知蕭瑟每耽莊鳥
之吟人怪嶽崎不下唐衢之泣醬翁後叟獨抱遺經
翠鳳丹梯莫尋遁跡公揖讓煙霞網羅紀載思向相
於竈北憶君公於牆東蟬脫已冥麟筆斯耀其善入
靜娛亭筆記 卷九

靜娛亭筆記 卷九

美

也蒙以迂疏得觀鉅麗對卿月而欲拜垂苑虹而若
流是以金石爭嶸觚稜亦增其勢簫韶洋溢吳絳亦
大其聲積其參稽則重淵可以徹高其壇宇則顯蒙
可以興曼備誦四十萬言尚虞腹儉長謙鈔入千餘
紙未覺手疲洵為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矣今者花滿
南陔書藏東閣公方屏枕圖經馨潔饌膳老范小范
轉遜萊衣之榮褒公鄂公難握史筆之鉅畫錦還鄉
樂瞻公範蒼松得地壽有母風他日崇績更建一品
集成願更得而讀之以為幸也

方伯此書已風行海內此序之成在此書刊行之
後方伯覽之甚蒙許可獎之以詩附刊於此以志
欣佩且申知己之感培仁自記

靜娛亭筆記 卷九

美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十

明人思孝宗

女士宮詞

汪忠勤詩

劉仲修詩

西湖竹枝詞

詩句類詞

明人集古詩

潛溪贈方正學詩

施孟昭詩

王威甯伯

沈通理

邱大裕詩

柳溪居士

張鶴成詩

靜娛亭筆記目錄卷十

朱蕩南詩

康對山風流

明人詩摘句

七言

論詩妙悟

王稚欽

文待詔

張大司馬詩

楊忠介名言

尹子莘秋懷

任參政

張茂參論詩

子孫繁衍

何元朗詩

袁中郎

范長倩

鄭翰卿詩

竹垞翁早慧

竹垞論眉公

醫方

王蒲衣無題詩

張船山名句

廣州雜詠

凌譽釗名句

林和靖詩

張南山佳句

名聯

法可菴

謝佩禾

成親王詩

安貧自得

薛慰農太守

填榜笑柄

寄園

蔡麟洲太守

琵琶伎

靜娛亭筆記目錄卷十

鄭主政扶乩

可憐詞

奇聯

餘墨錄楹聯

李景山

徐海宗長聯

傅虎生司馬尺牘

沈方伯重赴鹿鳴

詠馬新息

圍城笑柄

戲提調

漁閭長聯

戲名集對

應酬聯

許月樵

山齋小集調寄水

春情調寄折桂合

贈歌者秀英前調

鑑湖小集 前調 幽居 調寄清江引

宿山洞 草菴午睡

贈歌兒花花 慶宣和 秋日湖上 殿前

和貫酸齋 前調 歸山 前調

九日 風入松 春日湖上 黃鍾人月圓

山中書事 前調 道情 正宮塞鴻秋

傷春 醉太平 小隱

寄情 仙呂一半兒 蒼厓退隱 前調

感舊 商調梧葉兒 席上有贈 前調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十 三

湖上夜景 前調 山中 紅繡鞵

湖上 前調 暮春 普天樂

秋懷 前調 感舊 山坡羊

酒友 前調 湖上春行 柳營曲

晚涼 前調 妓愁 前調

閨怨 前調 小隱 前調

三月三日書所見 前調

廉香林南閣印事 雙調水仙子 以下錄元人喬夢符小令

贈柔卿王氏 前調 贈朱阿嬌 前調

玉壺園 贈顧觀音 前調

笑靨兒 清江引 自述 正宮絲么

漁父詞 滿庭芳 間適 玉交枝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十 四

靜娛亭筆記卷十

賀縣張培仁 子蓮

明人思孝宗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追思明孝宗云東陵聖學緝熙德修時敏帝既徂落羣臣哀輓之章徧於朝野有云孝可通金石誠能動鬼神雲容常昃日露禱必深更歲早憂疑獄天寒憫戍兵近臣常造膝元老不呼名又云彌留念諸將願命託三公邊貢云祠官如可乞長奉泰陵園諸公觸景傷情雖不足包帝德之大而

靜娛亭筆記卷十

公是之不可泯如此

女士宮詞

曹靜照字月士宛平人崇禎中宮女也其宮詞云一樹寒花冒雪開幽香寂寂映樓臺女官爭簇傳呼近却是鸞宮選侍來寶妝雲髻躡金衣嬌小風姿傍玉扉新入未諳宮禁事低頭先拜段純妃口勅傳宣幸玉熙樂工先奏九龍池裝成傀儡新翻戲盡日開簾看水嬉

汪忠勤詩

竹垞云汪忠勤廣洋詩饒清剛之氣一洗元人纖縹

之態五言如懷人當永夜看月上疏桐碧樹藏蠻邏

清歌發登舟雲木深藏郭淮流直到門沙明宜見雪

月上可行舟七言云隔簾花影散棠棣何處鳥聲啼

粟留

劉仲修詩

清江劉永之字仲修明初徵士其詩務去陳言取材

新穎五言如青年杜書記白髮漢郎官澗水穿林去

山雲帶雨來野燒兼風起邊烽共月升山明三壽草

靜娛亭筆記卷十

雪映九英梅鹿盧花下轉萋萋雨中鋤鹿柵成山壘

漁梁阻澗泉七言如朱絃鑲管書苔紙銀篔秋衾夢

橘湖杜若烟生螺子港桃花水煖象牙津千峰靜對

芙蓉幕三峽遙連啼螿橋竹嶼晚烟浮翠黛石岡秋

雨潤銀沙

西湖竹枝詞

竹垞翁云辛丑夏留湖上昭慶僧舍時錢受之曹潔

躬周元亮施尚白諸先生先後來游時有持元人西

湖竹枝詞請錢先生甲乙者曹先生引杯曰鐵厓原

唱之外誰為檀塲各舉一詩不當者罰周先生舉陸
仁良貴作云山下有湖湖有灣山上有山郎未還記
得解儂金絡索繫郎腰下玉連環南昌王猶定于一
舉嚴恭景安作云湖上女兒不解愁三五蕩槳百花
洲貪看花間雙蛺蝶不知飛上玉搔頭袁千令昭
舉強坦彥栗作云湖上女兒學琵琶滿頭都插鬧妝
花自從彈得陽關曲只在湖船不在家錢唐胡介彥
遠舉徐夢吉德符作云雷峰巷口晚涼天相喚相呼
出采蓮莫為采蓮忘卻藕月明風定好迴船錢唐諸

靜奴亭筆記 卷十 三

九鼎駿男舉馬琬文璧作云湖上女兒二十多春山
雨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予
曰諸公所舉皆當然未若吳興沈性白誠之作也其
詞云儂住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東江頭憑誰移得
湖山去湖水江波一處流不獨寄託悠遠且合竹枝
縹緲之音諸公曰然皆浮一大白

詩句類詞
又云王元美扈言謂楊孟載七律類浣溪沙詞中語
今試舉之如細柳已黃千萬縷小桃初放雨三枝雨

頰風頰枝外蝶柳邊花映樹頭鶯花裡小樓雙燕入
柳邊深巷一鶯啼山頂雪惟朝北在水邊春已自東
來立近晚風迷蛺蝶坐臨春水映芙蓉眉暈淺翠橫
曉綠臉消殘頰膩春紅然其五言古詩足與季迪方
駕

明人集古詩

靜志居詩話載明代人集古詩句有工者孫仲衍有
鶴羣長繞三芝樹花氣渾如百和香之句繼之者如
東澗水流西澗水錦江春似曲江春文章宇宙千年

靜奴亭筆記 卷十 四

事江漢風流萬古情欲知世掌絲綸美肯信吾兼吏
隱名登第早年同座主抱琴何處覓知音漫說簡書
催物役猶將談笑出風塵敢於世上明開眼莫怪先
生懶折腰新結草廬招隱逸便應黃髮老漁樵此李
賓之詩
嗜酒何妨陶靖節能詩重見謝元暉坐看
蕉葉題詩句醉折花枝當酒籌閭闔迴臨黃道正樓
臺長與紫微連東風已綠瀛洲草閣道迴看上苑花
深院沉沉人悄悄春風澹澹影悠悠笙歌飄渺虛空
裡臺榭參差煙靄中雲開日月臨青瑣花擁絃歌入

畫樓此沈履道所集 月夜臨仙掌靜香煙欲傍奈

龍浮蝴蝶夢中家萬里鳳凰聲裡住三年陶令久辭

彭澤縣山翁長醉習家池共歡天意同人意都說明

年是稔年魚躍鏡中將綠破鳥還天外帶青來此廣

州張續所集 故里春光榮畫錦上林晴日絢朝衣溪

邊瑤草含朝露天上珠簾卷曙霞臺上鳳簫奏弄玉

鏡中珠翠李夫人醉依華屋春多麗嘗想豪家月最

明天上吹簫王子晉雲邊度曲許飛瓊狂客漫歌金

縷曲佳人猶舞越羅衣紅樹暗藏殷浩宅青山長繞

靜娛亭筆記

五

仲宣樓此蘇軾夏仲竟集 風月無情人暗換江山有

待我重來人生有酒須當醉世土浮名好是閒流水

白雲常自在晚山紅樹獨徘徊金華童廷瑞集 諸葛

大名垂宇宙元戎小隊出郊坰經霜碧樹成錦樹覓

句樓亭又草亭殘花爛漫開何益妙舞逶迤夜未休

鐘鼎山林各天性風流儒雅亦吾師烟綿碧草萋萋

長雨裏紅蕖冉冉香閒身要覓逍遙侶懶性從來水

竹居吟餘良友開書卷喚取佳人舞繡筵此道山黃

才伯集 素柰忽開西子面芙蓉不及美人妝返照入

江翻石壁疏松隔水奏笙簧補田陳子庭集 顧我老

非題柱客凡今誰是出羣雄瑤臺絳節游多徧粉面

紅妝畫不成秀水沈景倩集 早春重引江湖興懶性

從來水竹居干樹桃花萬年藥半潭秋水一房山側

身天地更懷古獨立蒼茫自詠詩王侯第宅皆新主

富貴榮華能幾時閉戶著書多歲月揮毫落紙如雲

烟嘉定周青士集 世人不識東方朔谷口多稱鄭子

真千里雲山何處好十年書劍總堪憐共說陳琳工

奏記焉知李廣不封侯細推物理須行樂高視乾坤

靜娛亭筆記

六

又可愁能將忙事成閒事不薄令人愛古人謝眺詩

蕭韓信鉞老萊衣服戴容家壺觴須就陶彭澤勲業

終歸馬伏波此蘭溪胡天岫集 諸聯皆極自然

潛溪贈方正學詩

方正學先生文詞昌明博大開闔自如雖有小韓之

名實與大蘇相埒宋潛溪學士贈詩云方生來海上

玉立而春溫同餐大倉粟共勘典與墳泮蒼扣無始

溟泮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鈎鉗之

若大樂建鈞律呂按高下官商肅君臣黃鐘壓瓦釜

庭燎滅鬼燐。以茲稽古力。可敵戡定勳。濡毫寫雄顯。勢足移峨岷。漏洩混沌氣。出入造化神。盡抽神奇秘。不墮臭腐塵。所以自出之。愈見光景新。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續紛。豈知萬牛毛。難媿一角麟。葉夷仲白贈詩云。雄文細字塞巨帙。雅辭宏論開心局。其險過雲漢。其幽通窈冥。贍如戈甲積。晉庫奧如盤鼎。商銘麗如勾芒。青春布花卉。壯如豐隆。白日驅雷霆。千流萬派怒。奔放終然帖。帖趨東溟。持以用世。不啻如養生之穀粟。濟疾之葠苓。直須上追虞書。媿周雅以作春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七

秋之羽翼為禮樂之藩屏。其傾倒也至矣。

施孟昭詩

錢唐施敬孟昭詩頗清越。如斜日黃留漁浦樹。隔江青度海門山。鷓鴣踴翻黃竹葉。翡翠啄破蒼苔花。夕陽靄靄眾山暝。秋水迢迢雙鷺明。茅苴綠深江路草。枇杷黃盡客窗枝。

王威甯伯

潛縣王威甯伯 越 以出塞功佩征西將軍印。尋加少保。詩筆不雕不琢而符采奕然。如一杯今夕酒。十載

異鄉人。客裡有歸夢。眼前無故人。石橋平似掌。茅屋小於船。七言如四面好山朝。日觀一溪流水落天門。鬢為邊風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金縷且聽新樂府。鐵衣休話舊軍功。當時只學魯男子。今日不如阿大夫。

沈通理

王善甫贈沈通理詩云。多情才子惜春華。樂府新聲對客誇。朱雀橋邊舊游處。東風開徧小桃花。通理工詩絕句。矯矯軼羣。詩云。汀蒲短短柳穆穆。三月桃花

靜娛亭筆記 卷十

八

水滿潭。携酒抱琴同一醉。人生只合住江南。

邱大裕詩

邱吉字大裕。歸安人有順信齋集。詩多可采。如斜日半林金翡翠。青雲千尺玉浮圖。青山無雪梅花後。夜雨生寒燕子前。賀監酒船湖左右。杜陵茅屋瀼東西。野寺夕陽銀杏葉。水村涼雨石楠花。松葉微風三竺路。荷花細雨六橋船。皆名句也。

柳溪居士

嘉興懷用和 悅 其居在湘湖之南。曰柳庄。故曰號柳

溪居士蘇秉衡贈詩云簾卷夕陽吟對酒窗臨流水
坐看鷗。因有釣魚機。觀蓮亭。清風榻。白雪窩。載春舫。
拜月軒。栽筠圃。采菱灘。是爲東莊。又有北園有水亭。
名雪擬。邱大裕詩醉倚闌干俯春水。是也有軒名拜
月。陳漢昭詩湖上華軒瞰碧湖。是也。其自題鐵松齋
詩云青衣捧尊傾翠瀉。詩成落紙飛霜毫。詩酒之會
極一時之盛。蓋富而好事者。濮樂間之流也。

張鶴城詩

華亭張鶴城。有東海集詩學放翁如酒遇故人隨

靜娛亭筆記

卷十

量飲花當好處及時看西行白日忙於我南去青山
冷笑人。霍光有傳何須讀疏廣無金亦自歸與定山
輩專傲擊壤體者不同

朱蕩南詩

永嘉朱蕩南太守。近體詩自足名家。冬日喜奚蘭
室老友見訪云江村寒月客來稀。坐對梅花半掩扉。
燈火最憐清夜話。溪山偏愛舊人歸。酒樽欲盡還堪
瀉。世路無情已息機。相見不須悲白髮。山林鐘鼎總
成非。章孝夫雁麓山庄云陰陰竹樹繞山根。石經

深蕩北村無數落花浮水面。盡隨鷗鷺到柴門。釣簾
靜對千峰月。種藥新開五畝園。長日南窗事高臥。漫
將風景說桃源。

康對山風流

康對山狀元。海以救李夢陽坐劉瑾逆黨落職爲民
歸田後。耽心詞曲。其小令云。真箇是不精不細醜行
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後花底朝朝醉人
閒。事事忘剛方。後落了膺和滂。荒唐周旋了。藉與康
論者原其心而悲之。

靜娛亭筆記

卷十

明人詩摘句

白蘋風外水紅葉雨中山。徑轉花間月山飛樹杪
泉。夜橋喧客棹。曉碓起隣燈。水郭烟光迷野屋。海
天風色上征衣。金函神鬼錄。玉檢帝王書。海湧
中宵戶。岩留上古松。山影隨帆轉。溪聲挾雨飛。
潮痕隨月落。山勢壓城低。江晴船作市。地僻縣
無城。香吹新竹粉。青惜小荷錢。江昏茶磨雨。烟
暝弩臺秋。用拙經營少。居閒興趣長。閱書宗海
嶽。展畫得瀟湘。玩世歌漁父。陶情付索郎。路盡

雲猶繞村分樹尚連。驛路迤秦遠峰陰入晉多。
 江山雄白下。人物近黃初。新向一言巧。靈均千古
 愁。青天浮渤海。白日走崑崙。芳草思無際。春風
 情最多。聊隨碧溪轉。忽與白鷗逢。小雨十數點。
 淡烟三四峰。西風一夜雨。丹桂滿林花。喬松二十
 里。翠微三五家。風霜先涉客。天地獨扁舟。波及
 無忘晉。渠成亦利秦。春水渡旁渡。夕陽山外山。
 島雨連秋曙。江風入雁聲。雪沉衡嶽白。天接洞庭
 青。對棋秋課裡。得句暮鐘前。寒暑榕陰雨。升沉

靜娛亭筆記

卷十

十一

海市鐘。不飲非名士。難遊為老親。地開彭蠡濶。
 天入楚山孤。習懶時欹枕。甘貧早閉門。小橋橫
 斷岸。落日澹秋山。銷夏留鴻爪。延秋信馬蹄。亭
 空多古木。地僻老孤僧。

七言

楊雄天祿多奇字。方朔金門有諫書。花陰數酌陶
 元亮。日課一詩梅聖俞。萬事已非餘舌在。一官那
 不與心違。此水自當兵十萬。昔人曾有客三千。
 行脚出家猶有累。低眉獻賦不如歸。永夜潮來江

上白浮嵐畫入井西青。儘容茅屋招新燕。更豎荷
 池浴乳鵝。牧馬官同張萬歲。進賢賞並鄂千秋。
 西蜀諭通司馬檄。中山謗滿樂羊書。但遣異書歸
 硯北。不妨野語聽齊東。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
 川出霸才。客來古寺說秋雨。天為幽人駐夕陽。
 萬方儀態華燈出。一笑橫陳翠帳低。關河輪輓交
 南北。樓閣烟花自古今。故山遼絕無歸夢。名士貧
 來有宦情。以下本朝人詩

清廟風和聞瑟奏。銀河秋淨倚笙吹。會唱小紅姜

靜娛亭筆記

卷十

十一

白石可憐慘綠杜黃裳。黃花瓦閣沉鸚鵡。綠草金
 闔怨鷓鴣。秋色遠連滄海郡。城陰秋傍粵王臺。
 野花漫爛酣朝露。翠靄蒼茫釀午陰。微名只恐閒
 鷗笑。好句慙非獨鶴飛。故人強半雲中鳳。身世聊
 同海上鷗。最難好月常三五。未必鴛鴦定一雙。
 飛鳥無依應似我。錦屏無主最憐君。韋曲池臺春
 似海。蕭齋風雨夜如年。休從無事尋煩惱。賴有行
 吟慰寂寥。橋邊春柳迎人慣。江上春帆送客多。
 對境有時成獨影。通辭何處託微波。好借梅花成

眷屬莫隨桃李誤芳年 珠箔今宵閒好月銀河幾
日渡雙星 別有因緣鹹水妹了無滋味淡巴菝
松筠敢厭風霜苦魚鳥猶思天地寬 黃巢已隨時
事散白頭幸有故人留 采茶歌裡春光老布穀聲
中夏令新 散子魚搖春水活試飛燕弄午風柔
金撥琤琮雙指澀玉簫嗚咽一絃低 弭盜未能愁
食祿救荒無術忍催科

論詩妙悟

朱竹垞檢討云虞伯生告袁伯長云文章之妙惟浙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中庖者知之若川人之爲庖也粗塊而大饜濃醃而
厚醬非不果然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江浙之庖則
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滑齊澄之有方
而五味之和乃出羽毛鱗甲之精英味之而不盡乃
各極其妙爲文之法亦猶是耳子於用修之詩無異
遇川庖也爲之調擇澄潔去其濃醃厚醬蓋竊比於
浙中之庖云南郊扈從云天仗雲門外宵衣曉漏前
蒼龍旂影動朱鷺鼓聲傳星爛甘泉塢霜清泰時烟
南郊新警蹕重觀孝皇年又春興云最高樓上俯晴

川萬里登臨夕照邊 碣石東浮三絳色秀峰西合點
蒼烟天涯游子懸雙淚海畔孤臣謫九年虛擬短衣
隨李廣漢家無事勒燕然懷歸云星橋南望沉犀渚
雪嶺西連抱珥河關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遞別
離多汀洲春雨攀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
詹尹卜生涯聊聽雙童歌

王稚欽

黃岡王稚欽給事 廷陳 明正德丁丑進士遺藻波騰

雕文霞蔚音高秋竹色艷春花樂府古詩既多精詣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丙

五言近體亦是長城固已邈後陵前足稱才子楚望
云眺迴臨高閣三湘萬里餘草邊雲夢獵花下武陵
漁白日山川氣清秋水竹居仙蹤同霸業消歇總愁
子生日有感云五十年來是行藏往日非因之念親
舊存者亦幾希孤矢心猶壯文章力已微操觚從二
子衰薄謝餘暉

文待詔

明姚維東狀元 涑 慈溪人文集中有送文待詔南還
序云自唐承隋敝設科第以籠天下士爵祿子奪足

以低昂其人於是天下風靡士無可稱之節者幾八
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間以抗於世
而天下之人亦罔不高之求之唐則元魯山於宋則
孫明復二子豈有高第顯位為可誇哉徒以其矯世
不涅之操好古自信之志足以風勵天下而一時名
流皆樂為之稱譽焉耳今之世吾於衡山先生竊以
二子比之而衡山之所造則又有出於二子所未純
者先生明經術以為根本采詩賦以為英華秉道誼
以為壇宇立風節以為藩垣蓋嘗聞之卻吏民之博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五

以崇孝也揮強藩之聘以保忠也絕猗頓之游以勵
康也謝金張之饋以敦介也不攝於台鼎之議以遂
其剛毅也不恩於輜褭之招以植其堅貞也此數者
足以當君子之論而先生未始以為異也聲震江表
流聞於天子之庭先生亦烏得而逃哉曩者先生之
貢於春官也朝廷錄其賢拔而官之翰苑儒者共指
以為榮而先生不色喜官僅三載年僅五十餘先生
遽以南歸為念吾每謬言留之而先生持益堅三疏
乞歸竟得請以去先生其有悟於達人之指耶嗟夫

先生嘗試於鄉矣有司以失先生為恥而名益高嘗
官於朝矣銓曹以不能留先生為憾而節益重榮出
於科目之外賢加於爵祿之上爵羅之所不能取縶
維之所不能縻樊籠之所不能收彈射之所不能驚
翩然高翔如鳳凰之過元圃飲湍瀨回蒙汜下視泰
山之鴟啄腐鼠以相嚇者何不倖之甚也傳所謂難
進而易退易祿而難畜者歟自大道既漓好惡立於
一鄉而不可達於天下之廣毀譽徇於一時而不可
合於萬世之公故吾之論先生直以魯山明復為喻

靜娛亭筆記

卷十

六

而使世之觀先生者不當以三吳之士求之也釋其
詞傾倒為何如乃何元朗云文待詔為姚狀元楊方
城所窘昌言於眾曰吾衙門非畫院乃容畫匠耶二
人只微倖中狀元餘無可恃衡山長在天地間今更
有道著姚涑楊維驄者耶觀此序則其說未確金華
吳少君詩云說謊定推吳太史真可笑也

張大司馬詩

鄞縣張唯靜大司馬有長安早朝詩甚工詩云月曉
開長樂風清繞建章龍媒馳道出鳳吹彩旌揚繡陌

生朱霧銅潯映綠楊。清橋春水漲。日日浴鴛鴦。紫閣
風雲迴。彤庭日月臨。明禋昭代興。肅戒小臣心。雨露
春偏渥。星河夜不沉。長安千萬里。應獻太平吟。華子
潛學士祭亦工詩。答人見寄云。地僻畏風雨。人春常
掩扉。一從還山後。又見梨花飛。世事多負錦。故人
猶布衣。瑤琴勿輕奏。止水知音稀。送友人從軍云。宋
殿三衙帥。唐環十六軍。官聯參斗柄。旌旆儼星文。羽
衛迎黃道。龍光觀紫雲。時時仙仗入。清蹕早應聞。

楊忠介名言

靜娛亭筆記 卷十

富平楊忠介公。手觸逆鱗。明世宗見之。震怒廷杖
下獄。疏中大略謂。目前之憂甚大。時局大抵因循苟
且。兵戎廢弛。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
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舉朝皆讒諂。面諛士風。民俗
於此大壞。國之所以為國者。掃地盡矣。又云。天下之
患莫大乎以危為安。以蓄為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可
樂。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有齟齬於
其間。積弊而至於蠱。則不可救矣。嗚呼。何其所見之
遠哉。

尹子莘秋懷

尹子莘廉訪。耕蔚州。人有秋懷四首。首音節高亮。是辦
香少陵者。詩云。銅龍春闈曉光寒。金水橋橫白玉欄。
見說漢皇求大藥。故邀王母到長安。黃金夜獻文成
竈。青鳥朝翔大乙壇。不是歲星陪帝輦。蟠桃誰奉殿
中歡。鮑門千里接雲中。燧火清宵警報同。合陣幾規
青海月。鳴鞭爭下黑山風。殘冬戰士衣仍薄。荒歲孤
城廩欲空。南國十年輸輓盡。防秋諸將漫論功。十萬
鳴絃報吉囊。野心狼子是花當。連姻故自輕中國。分

靜娛亭筆記 卷十

道頗看入漢疆。推轂丈人空肉食。操戈遺孽尙蕭牆。
不應干羽修文日。歲歲三關有戰場。威名萬里馬將
軍。白首丹心天下聞。遼水旌旗餘殺氣。東山松柏已
高墳。條侯自靖中州變。竇憲曾銘海外勳。獨倚凌烟
思將略。暮天征雁下寒雲。廉訪嘉靖間進士

任參政

明任應乾參政。環嘉靖間倭犯江浙。公大小數十戰。
功最多。而詩則澹雅不類。其為人和張石川野航云。
蘆花汀畔獨攜船。一曲滄浪興杳然。已付世情流水

外遂令心事老江邊閒憑魚浪傳書帖淨愛鷗沙占
酒筵便與先生訂幽約乘槎直欲犯青天

張茂參論詩

西安張茂參廉訪才論詩云務艱者氣鬱而不伸樂
易者神渙而弗耀侈博者意累而靡滯至或思不通
圓而貌極摹倣識未周洽而技工剽效支離不經蹻
駁可厭篇帙雖富豈足稱哉實藝苑名言

濱州劉仲修副使效淵負經世才坐計吏罷官晚寄

情詞曲如沉醉東風云東華路塵沙滾滾玉河橋車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九

馬紛紛官高休羨榮命蹇須安分靠青山緊閉柴門
閒把英雄細討論能幾箇到頭安穩

子孫繁衍

王參政叔杲永嘉望族先世毓生七子七子生二十
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
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四子參政其一也三百五十
四子生四百九十子其枝葉亦繁昌矣

何元朗詩

華亭何元朗良俊詩有別趣其買宅句云一須焦革

鄰舍一妻秦青對門春日寄懷云東方雖大隱終是
漢庭臣如何敢恣肆嘲弄萬乘尊武帝本愛才寵賜
亦殊倫百金買少婦終歲輒易人侍從非孤遠諷說
恆見親當時非不遇傲兀竟何因我今六尺軀頭白
久沉淪始圖佐明時一官終為貧比肩侏儒笑爭食
雞鶩嗔放身鹿豕場託迹鷗鷺羣若非速謝去孤意
何由伸

袁中郎

袁中郎性耽簡寂脫屣浮名有歸來一律云歸來兄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弟對門居石浦河邊小結廬可比維摩方丈地不妨
楊子一床書蔬園有處皆添甲花雨無多亦溜渠野
服科頭常聚首阮家禮法向來疏

范長倩

施愚山云華亭范長倩方伯允臨之筆墨意象浮動
墨瀋橫飛如雪山池上甄陀女歌聲柔軟能使五百
清淨仙人聞之皆心蕩不自持

鄭翰卿詩

閩中鄭翰卿炎詩有唐人風格贈顧小侯云甲第連

雲瞰帝城畫簾繡箔照朱甍新開馳道千金埒舊領
團營七校兵方士房中龍虎鼎侍兒花底鳳凰笙燕
山二月春初好玉勒朝朝待曉鶯畫省無心久握蘭
西湖花月一叢殘共傳軍府題詩客肯作吳藩入幕
官楊柳花時頻縱酒牡丹開後獨凭闌最閒園裡徵
歌處江左三人管幼安

竹垞翁早慧

靜志居詩話云王鹿柴先生 廷幸 乙酉之春過予外
舅馮翁小飲予陪末座忽問曰曾學詩否對曰未也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問學詩何從曰先學作對旬先生偶舉古人名俾屬
對偶記憶願野王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麟士蔡興
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雨吉中孚對溫大有楊
完者對晁補之金安上對鄭居中韓擇木對李栖筠
蔡有鄰對徐無黨柳三變對張九成郭芍藥對鄭櫻
桃祕彭祖對庾黔婁劉方平對徐圓朗劉仁本對范
道根先生語馮翁曰此子將來必以詩名其取材博
矣

竹垞論眉公

又云陳眉公以處士虛聲傾動朝野守令之臧否由
夫片言詩文之佳惡異其一顧市骨董者如赴畢良
史控場品詩畫者必求張懷瓘估價肘有兔園之冊
門填鷺羽之車時無英雄互相矜飾甚至吳綾越布
皆被其名龜妾節師爭呼其字今遺集具在未免名
不副實

醫方

王漁洋先生居易錄中有數醫方錄出之以備遺忘
碧玉露漿方於中秋後用無灰五倍青布二疋扯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作十餘段每段四五尺每五更時於百草頭上荷葉
稻苗上尤佳先用細竹一根掠去草上蛛網乃用青
布繫長竹上如旂樣展取草露水絞在桶中展濕卽
絞視青布色淡則另換新布陽光一見則不展所取
露水用磁罐洗淨盛好澄數日自清晚間用男乳一
酒杯約一兩半白蜂蜜一酒盞人參湯一酒杯同乳
總一宮碗內將露水一飯碗攪入宮碗共得七八分
和勻以綿紙封口用碟蓋好次日五更燒開水二大
碗將宮碗內露隔水盪熱睡醒時緩緩溫服之藍所

以殺蟲露去諸經之火參補氣乳補血蜜潤肺治一切虛損勞症有奇效

治撲打跌損傷極效雖重傷氣未絕立甦以十一月采野菊花連枝葉陰乾用時每花一兩加童便無灰好酒各一碗同煎服又一方未退胎毛小雞一隻和骨生搗如泥作餅入五加皮傅傷處接骨如神 又方未熟青黃色大柿子一枚好酒煎至九沸去酒取柿食之治失血症神效

王蒲衣無題詩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畫

香石詩話云吾粵王蒲衣 有無題一百首極才士綺麗之詞復不失風人蘊藉之旨起句如欲撲流螢嬾下階願隨明月入君懷合歡枝上結相思不斷纏綿是免絲佛會燒香禮塔稜懷人心事一層層中聯如金管曾教修笛譜銀缸相伴繡笙囊鳳尾帶飄三島雪藕絲裙剪十洲霞吹簫斂笑低蟬鬢度曲伴羞點鳳鞋每到嗔時偏見媚但逢癡處益增憐將上鈿車還照鏡欲持羅扇更兜鞋結句如侍兒亦解相思苦偷種相思與合歡鬥草消愁尋小妹袖中贏得是

相思孤枕夢飛巫峽背人偷看守宮砂世間何處無離別妬殺鴛鴦不解愁滅燭竟羞孤影坐窺人無奈月明何沉吟獨倚闌干立數盡秋江過去帆絕代美人誰解賦茂陵惟有馬相如

張船山名句

有志且求勾漏令無功忍作赤松遊詼諧未易窺方朔家國焉能誤鄴侯一代榮名由我立三生慧業要人修大坐無心看白晝小詩隨問青天意氣我推王景略功名誰似馬賓王乖厓應變狗無竹小杜談兵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畫

筆有霜信史他年憑毀譽奇才幾輩不疏狂一編溫厚宣公疏幾卷和平白傳詩治亂難言歸諷諭文章圖報戒新奇

廣州雜詠

錢唐葉詹崖明府 道泰 官粵西令落職後流寓粵東有廣州雜詠百首自序云朝聞犀嘯訪金鎖於澄潭暮聽猿啼弔玉環於古洞飲柳漿而似醴習以成風啖菡醬而如飴漸能從俗又云過陸賈之遺祠憶翡翠文犀自能柔遠弔虞翻之舊宅笑紫髯碧眼未解

憐才今采錄於此木棉花放滿山紅鳥柏枝枝曳晚
風裁就羽紗蝴蝶蘭清明不怕雨濛濛四月槐花枝
上黃整整廟鼓集兒郎園中蝴蝶無人撲團扇都將
拜藥王稻花天氣賣禾蟲黑葉離支五月紅冬至魚
生夏至狗一年佳味見鄉風客來呼婢送檳榔紅蛤
青荖細裹嘗薄醉問郎誰得似却憐樊素口脂香芙
蓉本是米囊花異術天香國裡誇湘竹薰烟即共吸
銀燈繡榻體橫斜銀箏小調摸魚歌檀板輕敲紅粉
娥不放雙眸綠底事怕看司馬淚痕多紅閨姊妹認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美

相知髻挽同心雙鬢垂繡得鴛鴦雌作對不堪腸斷
嫁郎時荔支嘗罷憶蘋婆烏欖黃皮椽果多郎道三
廉酸似姊笑郎甜似蜜波羅

凌譽釗名句

家聲清峻唐金鑑經術精深漢玉柄

此粵東凌譽

釗贈張藥房太史句

林和靖詩

香石詩話云林和靖詩予最喜其五言如夕寒山翠
重秋淨雁行高水風清晚釣花日重春眠酒病妨開

卷春陰入荷鋤村落飄黃葉人家濕翠微竹老生虛
籬池清見古源江流富春闕山沓括蒼危靜鐘浮野
水深寺隔春城天形孤鳥晚煙色大江深品格高逸

張南山佳句

張南山佳句五言如曉霧白萬瓦夕陽黃半蓬疏樹
意中畫孤雲心外禪草香飛鳳子水暖長魚苗河聲
驅落日山勢厭全徐七言如曲欄夜靜花眠月小院
春寒柳拜風柳外一旗沽酒店橋邊雙槳賣花船謀
生易使英雄困論古翻疑記載訛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美

名聯

門外地無多祇種得幾本芙蓉幾株楊柳橋頭心自
遠最愛是一灣活水一片閒雲此寶應郭沙鹿自題
其水語山房聯也

法可菴

寄心菴詩話有富貴人能寫山林境者爲法可菴觀
蔡良之江霞紅照石山月綠分松野雲團遠水茅屋
側垂楊安貧仲蔚猶能隱避世喬卿尙有舟

謝佩禾

又云謝佩禾貳尹人都時術士某善符錄能延純陽
祖師降乩佩禾因叩休咎乩判詩云落拓誰憐范叔
袍。相思相憶夢勞勞。十年作客羞磨鏡。千里依人笑
捉刀。雙鬢飽餐燕市雪。片帆催送廣陵濤。黃金臺畔
知首在。馬足車塵百尺高。燕樹吳雲繫所思。秋風影
裡馬遲遲。登樓好賭黃河賦。入洛初賡白雪詞。雞肋
文章千古歎。豹皮心事幾人知。天涯莫漫愁知己。韓
孟雲龍有會期。

成親王詩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成哲親王工書畫世所宗。仰片紙尺縑皆為藝林所
寶。其留意人才克敦古道。世或未盡知也。余尤佩其
送吳穀人祭酒南歸七古極頓挫淋漓。逼真盛唐風
格。起云憶昔金陀汪雲壑。懷抱向人真。瀟灑手把一
編。致我前為言當代。詩人作建安。以來詩萬家。已與
草木同泥沙。君知窮人是句律。且復與古爭風花。已
覺氣勢雄渾後。接云東風東來吹白雲。鄉心搖搖綠
波紋。買舟便出東門道。襍被衝泥行李少。相送惟應
數酒人。瓦瓶倒盡思芳草。是少陵得意之筆。又云天

際輕帆客歸矣。捧芝上壽庭闈喜。君聽北港夜潮來
我正東華曙鐘起。此記其歸養湖山之樂。及別後相
憶之情。寫得超脫。結云又聞雲壑雨。兒子貧不能燈
月。照紙呼來促坐。與澆愁暮。歲聊分賣文米。憐才念
舊。一片惻怛深衷。至今猶留紙上。

安貧自得

餘墨偶談云。凡人失意時。每多憤懣不平之時。雖賢
士達人在所不免。惟紀厚菴先生。於敷陳時事。無不
慷慨悲歌。而其安貧自得之心。時露於篇章之內。於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此可覘其底蘊矣。其五古四首云。十年求仕進。髮白
志不成。青雲諒無分。決意求歸耕。良友喜我閒。攜酒
就我傾。謂我世慮淡。可與談無生。醜女不得嫁。安得
誇堅貞。敢以坎壈士。冒此高隱名。攬鏡照我顏。寒陋
難為狀。一一視妻孥。亦非簪紱相。桐柳不中梁。人生
宜自量。況有黍稌田。不乏雞豚餉。物無兩大理。富貴
甯兼望。已矣吾何營。頽焉適天放。儒生困寒餓。佻祭
恆嗟吁。國家鐘鼎養。豈以供爾娛。艱難求俊彥。將使
憂患紓。假爾十萬師。手握銅虎符。風塵滿河洛。自信

能平無不如安我分。從我持犁鋤。伊昔游京華。怪我山林態。今日返田園。怪我鄉音改。學步亦云勞。無益徒成悔。所幸制匄歸。吾足故仍在。看婦事機杼。呼童課樵采。惟賴舉與夔。努力營四海。

薛慰農太守

全椒薛慰農先生名時雨。以名進士出宰浙西。擢至杭州太守。乞病後掌教西湖。著有香草閒情集。其他著述尚多。茲錄其西湖書院聯云。講藝重名山。與諸君夏屋同居。豈徒月夕花晨。掃榻湖濱。開社會。抽帆

靜娛亭筆記

卷十

走

離宦海。笑太守春婆一夢。贏得樓鞋桐帽。扶筇柳外聽書聲。又金陵莫愁湖原祀徐中山王。近以曾文正入祀。先生撰聯云。出西州門。迤邐而來。看桑麻遍野。花柳成蹊。十萬戶重觀昇平。遺愛難望。白叟黃童。齋墮淚。與中山王後先相望。幸湖水波澄。石城烽靜。五百載允符運會。大名並峙。袞衣赤舄。更圖形。聞先生平易近人。為首府時。愛惜人才。片長必錄。與一等人矜言政迹。毫無實濟者異矣。

填榜笑柄

杭郡詩續緝云。乾隆戊子。上海陸公錫熊來典浙試。將揭曉。絳燭兩行名榜。在地吏填至五魁書。至解首乃錢唐陸古愚。夢熊也。時監臨乃滿洲某公。視之駭然。謂陸公曰。得非君之族弟乎。何姓名之相次也。公曰。吾家世滬濱。自前明文裕公以後。數百年來。未聞有遷杭者。雖然。今日之事。公既疑而問。我不可不引嫌古愚。遂報罷。實可笑也。

寄園

桂林城中有寄園者。李松翁之別業也。園不甚大。布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置極雅。小樓臨水。挹獨秀白鶴之奇。氣象萬于無間。晴雨園主人自題一絕云。虛窗四面恰當山。對此塵心頓覺寬。風月有情偏屬我。在家還比出家閒。

蔡麟洲太守

道光季年。楚北馬郁齋太守。出守高州。偶於公所會同官時。武林蔡麟洲太守。振武出守肇慶。亦在座。有言及姓名可作對者。或舉馬太守姓名請對。有一人即以蔡麟洲太守姓名以對。蔡云。名固可對。而姓則不對。以馬是一物。與蔡字不對也。其人笑云。君

不讀論語即不有臧文仲居蔡事乎眾乃大笑 按

麟洲太守 振武 錢唐人道光丙申進士由編修派習

國書非其所習也後逢 宣宗召見知其甫逾弱

冠甚器之詢及家世問汝父曾出仕否撻頭奏云臣

父蔡廷衡原任甘肅布政司又詢是何出身奏云係

進士出身又詢汝祖宗出仕否又撻頭奏云臣祖蔡

應彪原任貴州布政司又詢是何出身奏云進士出

身 天顏有喜云連汝已三代進士矣讀書人家子

弟勉之先生叩頭而出未幾即有祝學四川之命任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滿即擢肇慶知府歷肇羅道兩廣鹽運司兼權藩臬

護撫篆同治年間緣事降同知分發江蘇候補持丁

兩生中丞 日昌 撫蘇自知府以下各官俱傳考及試

日關防嚴密預考各員無不慄慄而懼緣文若有疵

動即參革也並嚴諭不許代倩倘經查出並干重咎

交卷畢中有一員獨不下筆尚系白卷丁之家人收

卷時駭然問其何故惜墨如此其人大笑曰余荒疏

已久一時不能交卷汝既來催促可即將此卷郵寄

金陵李總制處令其代可乎家人問其故笑曰彼乃

我之小門生此等細事諒不憚勞一笑而出問之始

知即蔡麟洲先生中丞謝過旋任太倉州牧 見水窗春夢

琵琶伎

餘墨偶談云直北道上曾見題如夢令一闕於壁云

燕女生來窈窕懷抱琵琶輕巧且莫聽琵琶先把雙

劍看飽真好真好儂愛他通身俱小又斷句云可憐

身似琵琶大也抱琵琶笑向人均悽惻動人

鄭主政扶乩

象州鄭小谷主政才名甲於嶺右扶乩多與幽女唱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和有林芝雲者為小谷序其靈鬼課乃集文選所成

對仗極工如天衣無縫序云馮都尉皓髮於郎署賦

詩歸來今之莠也東方朔割肉於細君望風懷想人

之情也若夫三春之初風篁成韻九地之下羅韞生

塵欲駕歸鴻以邀以遊不異瓊林惟愛惟慕望影揣

情乘風載響若神仙之彷彿而慰喙之綢繆乎竊自

念同病相憐獨居無伴想先生之高荷君子之惠恩

情已深勳烈彌茂然而婉孌房闥之內朝翔倫黨之

間則有鴻儔鵠侶玉質金相媚以語言好先生之憤

願以顏色降家人之慈風去雨還無形可以見鬼出
神入不介而自親矣或怨婦而躊躇或清虛以婉約
聰明炫耀綺組續紛亦猶離塵之於子都陽文之於
敦洽先生採焉豈惟紉夫蘭茝不變其才愛同絲麻
將抽厥緒五色並馳雙情交映考殿最於緇銖絡珠
翠以甲乙待君子之光儀增五徒之師表也信松茂
而栢悅羌瓊瑤而鴻紛采滿瀨之元芝鳴女床之鸞
鳥笑與忭會情隨昵加所恨者瞻雲雁之孤飛詠牽
牛之獨處翻若驚鴻逝如掣電爰談爰賦信有情或女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畫

或朝徒虛言耳雖然比物荃蓀託情風什常綢繆而
結課更惆悵而驚思唐突璠璣卒獲笑語嬉娛絲竹
何有春秋嘗恐風波潛駭歲月如馳闔闔有匪存之
思幽谷無遷喬之望空悲故劍虛握靈珠永嘯長吟
不列於集覩妝刻飾誰與爲歡苟得列乎眾芳俱爲
一體結解情之婉變振輕綺之飄搖使西施出帷媽
然一笑漢女擊節忽考改容塵清慮於餘香育豐肌
於朽骨先生緝旨星稠情條雲互綴緝遺文抽揚小
善妾巫山之女也煌煌靈芝朗朗亮月願低徊以昵

純聊遊目而邀魂荆寶柱玉探情以華素爭發微破
涕爲笑感交甫之贈佩慕賈氏之如皋祇攬余情俱
爲君故幸謝故人行矣自愛

可憐詞

有綠兒者京師梨園中翹楚也色藝俱佳華陰袁聽
濤爲賦可憐詞其好句云楊柳偶隨燕市綠櫻桃不
數鄭家紅一縷情隨眉語度四條絃和指音清似此
情深真欲醉縱非見慣也相親二分春好花爭笑百
轉聲柔鳥共啼又一首通篇皆韻全錄之詩云茜紗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畫

裙束沈郎腰不是柔腸骨亦銷弱貌漫驚張窈窕戎
妝也學霍嫫姚歌翻楊柳聲聲慢香印蓮花步步嬌
一曲回波人似海青燈紅燭可憐宵

奇聯

或嘲大興劉寬夫太守位坦一聯天下傳誦但有上
聯而無人能對聯云劉位坦三位令坦喬松年吳福
年黃彭年劉家女待年而字後竟有人對云潘世恩
屢世受恩己丑科癸丑科辛丑科潘氏子逢丑成名
此外如李仙九制軍由探花不出廿年內參密勿外

任封圻寶由兩次大考前列所致有人撰出聯云殿
試第三次考第三又第三三三見九季仙九九轉丹
成至今尚無對語 翁殿撰曾源為遂菴相國之孫
由上舍生 欽賜舉人相國薨於位又賜進士同治
癸亥大魁天下有人戲贈一聯云免院試免鄉試免
會試准其一體報名殿試無學師無房師無座師只
有入箇讀卷老師實為異數

餘墨錄楹聯

餘墨錄載王澤山孝廉贈友聯云白練裙黃綢被紫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畫

綺裘草聖詩伯酒仙鄭度三絕玉條脫金僕姑鐵如
意美人英雄名士何偃一雙句工麗未知此友可當
此聯句否 又云江陰何蓮舫太守 天才縱逸個
儻不羣以名進士官吉安守緣事罷歸著悔餘菴詩
文集僑寓揚州構壺園為樂曾自製一聯云釀五百
斛酒裝三十車書此生足矣製千丈大裘造萬間大
廈何日能之為曾湘鄉特賞先曾相數日而逝全椒
薛慰農太守 時兩 輓以聯云翰墨中人詩酒中人江
山花月中人薄宦豈能羈平生擺脫風塵逸與豪情

跨鶴占維揚勝蹟文苑一傳循吏一傳貨殖游俠又
一傳謂行也通才無不備夙昔服膺師訓感恩知己騎
鯨為上相前驅 薛太守又有輓李小湖廷尉聯榜
云經師人師大宗師聯襪談經許我平分一席時
與小湖分掌金陵 金管銀管斑竹管儒林文苑知公
鍾山尊經雨書院 自負千秋 左季高先生輓羅羅山方伯聯云率生
徒十數人轉戰而來克廿餘城殺幾萬賊亦醜儒亦
良將獨有千秋 羅山不死報國家二百年養士之澤
讀有用書行無愧語是名師是良友又弱一个湘水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畫

無情縱橫筆陣慨當以慷諸葛君真名士也

李景山

桂平李景山上舍子舊交也所居之室不甚大而若
椀笛床位置楚楚不染纖塵又得佳耦崔娟娟女史
才貌雙絕清福艷福並兼之矣景山遂無志功名夫
婦相唱酬正如高柔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家不甚
富而可自給善藝菊花開時大如椀爛若雲霞人望
之如神仙其山房落成一律云卜築西山麓雲深獨
一家小樓依曲沼矮屋隔疏花書味濃於酒藤陰綠

到純世摩方擾攘。聊此避喧。講上舍臨終遺囑。欲葬桂林東城外。壺山雷酒人墓側。其妻崔娟娟女史。百計經營始得承其遺志。

徐海宗長聯

湘陰徐海宗。茂才有晚其所着妓澤林長聯。楚南士林多傳誦者。聯云。試問十九年磨折。卻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蠟自縛。沒奈何。羅網橫加。會語即云。十固憐薄命者。何惜一援手耶。嗚呼。可以悲矣。憶昔芙蓉露下。楊柳風前。舌妙吳歌。腰輕楚舞。每看酩酊之醉。頻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三

勞玉腕之扶。天台無此游。廣寒無此遇。會真無此緣。縱教善病工愁。拚他憔悴。尚信地談心。遙夜數盡雞。沉平時。嬾嬾婷婷。齊齊整整。對云。豈圖兩三月歡娛。使拋儂去。望魚長杳。望雁長空。料不定。琵琶別抱。私為渠計。卿竟味夙根哉。而肯再失身也。噫嘻。殆其死矣。迄今荳蔻香銷。靡蕪路斷。門猶崔嵬。樓已秦封。難招紅粉之魂。狂墮青衫之淚。女媧弗能補。精衛弗能填。少君弗能禱。尚冀降神示夢。與我周旋。更大家稽首慈雲。乞還鴛牒。合有箇夫夫婦婦。世世生生。楚

南某秀才襲其調嘲某童云。試問數十天磨折。卻苦誰來。如蠟自煎。如蠟自縛。沒奈何。學使按臨。會語人云。我固非枵腹者。不作第二人想也。嗚呼。可以雄矣。憶昔至公堂上。明遠樓前。飯夾蒲包。袋攜茶蛋。每遇題牌之下。常勞刻板之騰。昌黎無此文。義之無此字。太白無此詩。縱教運蹇周乖。拚他滾跌。猶妄想完場。酒飯得列前茅。況自家點點團團。刪刪改改。豈徒兩三次歛翻。竟拋儂去。望魚常杳。望肉常空。料不定。房科寫落。愛為官計。彼自有衡文者。豈將後幾牌刷耶。

靜娛亭筆記

卷一

三

嘻。殆其截歟。迄今照壁綠怪。轅門路斷。羞貽婢僕。賀鮮親朋。愁聞更鼓之聲。怕聽報鐸之響。廩生勿能保。禮房勿能求。鎗手不能代。或者祖功宗德。尚有留貽。且錄將長案姓名。進觀後效。合有箇袍袍帽帽。頂頂靴靴。此聯詼諧入妙矣。楚人謂小試不招覆者謂之截。

傅虎生司馬尺牘

餘墨偶談云。黔陽傅虎生司馬。衡初到桂林。以詩相質。嗣以書來訂交。情文兼至。書云。前晤龔亮臣。言及閣下枕經。薛史。允推儒雅之宗。可為觀摩之助。出百

華新詠讀之。擷靈均之香。藉擅千建之明珠。於憐香。惜玉中。具愛才求賢意。以是嘆天下之賢才。與花等耳。扶之植之。灌之溉之。則含英吐秀。猗猗具枝。藹衍其實。雖極之盤根錯節者。亦使之惟絳。惟條。亭亭自立。馬雖極之柔弱。卷曲者。亦使之葱龍。暢發。欣欣向榮。焉而不然者。縱其斧柯。肆其較。騁。撥其本實。就其勾萌。有心者。能不悲名花之搖落耶。然則新詠之作。其不僅為花寫照也明矣。言在此而意別有所屬。三百篇比興之義乎。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美

沈方伯重赴鹿鳴

同治庚午科天津沈雲巽方伯非雲重赴鹿鳴自賦七律四章。公以九十三歲之高年。詩筆如此。工整真陸地仙人也。詩云。鄉舉俄經甲子周。吟詩會伴許棠流。齊探月窟雲霄上。獨閱霜華六十秋。應世文章皆得意。同年先後儼偕游。珠簾捲處人爭笑。領袖簪花一白頭。詔許賓筵聽鳳笙。新從時彥結齊盟。家登秋榜傳三午。先大夫登乾隆甲午榜臣幸耆年遇後庚。先伯丙午漢嘉慶庚午自謂龐鴻涵厚澤。漫誇戎馬得餘生。仕途回首徒庸

碌菴矣。身還拜寵榮。東壁光臨析木纏。藝林盛事總蟬聯。詳郡重宴鹿鳴龍鍾病育三年艾。鶴俸優餘二頃田。娛老依然披竹簡。忘機偶爾撫琴絃。倘教仍擢江淹筆。祇恐闈中遜後賢。舊到蓬山振羽翰。綸音一品晉崇班。升階典重符姚趙。嘉慶庚午趙鳳北姚姬傳重宴鹿鳴皆蒙恩加入社年愁邁。潞韓蕊榜無名叨與宴。蓬門久息荷遷官。酬恩永頌昇平瑞。德化欣扶鳩杖觀。

詠馬新息

有詠馬新息者。詩云。雲臺不繪椒房戚。到底椒房未

靜娛亭筆記

卷十

卑

釋疑莫問身。前身後事漢家功。狗本難為

圍城笑柄

咸豐癸丑賊圍桂林。有萬大令金門監守文昌門。勇丁不戒於火。致轟燒火藥城樓。半燬。萬大令幸而獲免。時與安縣失守。縣令蔡齊三陷於賊。訛傳業已殉難。某撫軍遣官在城北武聖宮設奠禮懺。而蔡令遇問脫歸。有人撰聯句云。文昌門火災。幾乎燒死萬老。四武聖宮水懺。居然祭活蔡齊三。

戲提調

京師戲班甲於天下非止行頭新鮮聲音响亮緣班中諸脚色平時居養有素故登場舉止笑言有迴不猶人之概非外省演戲者所能彷彿也衣冠聚會者名曰戲莊文昌館財神館兩處最著名動輒十餘席其旁有餘處仍可搭席數處自正月至四月始止演戲自晝至夜金鼓絲竹鞞鞀喧闐賞戲添菜無不以誇多鬥靡為貴所費有至四五百金者未必非風俗之憂每次如團拜作壽必於同人中擇一熟習世故者一切雜務歸其專司名曰戲提調有為之賦戲提調歌者錄之

靜娛亭筆記

卷十

望

以博一笑歌曰眾賓皆散我不散來手班中管事之稱未到我已到巍然獨踞下場門赫赫新銜戲提調定席要便宜點戲誇精妙怒目看官人向司坊中借二三執鞭者在門前彈壓名曰官人又曰小馬軟語磨車轆各老師各堂官車轆夫飯食不得不以軟徧索前年舊戲單爛熟胸中新堂號京師所居之處大蠟親試三枝頭京師以受熱日坐蠟又關靴頁偶裝幾干吊小香到提調笑喜祿病提調跳鎖得長庚跟兔向櫃房待到半夜三更自己轉灣仍放掉吁嗟乎三更曲罷尤可憐昏花二目饑腸穿左

有掌櫃有牙笏紛紛嚷嚷真討厭此時提調錦囊空只餘三字明天算

滇閣長聯

滇池樓上長聯為孫翁公所撰其詞云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憤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翔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縉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鱗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瑣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數千年住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

靜娛亭筆記

卷十

望

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列豐功費盡移山氣力儘珠簾畫棟捲不及暮雨朝雲更斷碣殘碑多付與荒烟落照祇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鴻雁一片滄桑後有套其聯句嘲嗜洋烟者聯云五百兩烟泥賒來手裡價廉貨淨喜洋洋興趣無窮看粵誇黑土楚重紅瓢尚尚青山滇崇白水估成辨色不妨請客間評趁火旺煙燃煮就了魚泡鱗眼正更長漏永安排些雪藕冰桃莫辜負四稜響斗萬字香盤九節烟槍三鑲玉嘴數千

金家產忘卻心頭，癩發神疲，嘆滾滾錢財何用，想名
類已執膏珍，福壽種傳，嬰菜花號芙蓉，橫枕開燈照
盡平生樂事，儘朝吹暮吸，那怕他日落風寒，縱妻怨
兒啼，都裝做天聾地啞，只剩幾寸囚毛，半抽肩膀，
兩行清涕，一副枯骸，妙語解頰，可謂形容盡致，
諒乎

戲名集對

崑弋戲名雅俗不同，然屬對有天然，工整者因錄存
之賜福 加官 進府 回衙 出塞 進宮 送

靜娛亭筆記 卷十

望

燈 烤火 搬兵 借將 打洞 闖山 大審
小盤 拾錫 贈珠 射戟 對刀 頂嘴 畫眉
扯傘 借靴 打洞 回窰 戲洞 遊湖 借
傘 當衣 贈劍 打刀 絮閣 瑤臺 琴挑
茶敘 醉酒 借茶 教子 戲妻 送盒 當箱
折柳 掃花 拾金 埋玉 探郎 訓女 刺
虎 斬蛟 罵殿 打朝 山歌 水鬥 觀星
撈月 背燈 打燈 戲叔 別妻 抱盒 搜杯
換龍 戲鳳 題曲 彈詞 打竈 罵閻 打

玉 贈金 借扇 盜巾 八扯 三拉 打櫻桃

賣橄欖 九龍杯 五虎棍 青紗帳 白羅衫

羅四虎 鎖五龍 乾坤鏡 宇宙鋒 三叉口

十字坡 回龍閣 飛虎山 洪洋洞 泗水關

風雲會 虹霓關 牧羊圈 落馬湖 入靖廟

九里山 雄黃陣 牡丹亭 清風嶺 白水灘

拾玉鐲 捨金釵 罵王朗 打嚴嵩 堆羅漢

審魁星 火雲洞 金沙灘 花田錯 草橋關

摩天嶺 渭水河 乾坤帶 日月圖 春香鬧

靜娛亭筆記 卷十

望

學 秋胡還家 掃地掛畫 挑簾裁衣 羅通掃

北 狄青征西 大騙小騙 前親後親 三娘教

子 六郎別兄 秦瓊賣馬 時遷偷雞 曹莊殺

狗 陳慥變羊 漆匠嫁女 浪子燒靈 鍾馗嫁

妹 霸王別姬 背娃進府 綁子上朝 劉二姐

廷廟 楊五郎出家 火燒洪門寺 水淹泗州城

諸聯雖屬遊戲亦頗費匠心

應酬聯

孫大令樛壽何少華先生七十聯云慶洽齊眉七十

杖於國歡承繞膝八千歲爲春又壽路蕙圃學博云
伯玉同修問年曰艾黃金合鑄其壽如松

黃新甫太守輓周相菴先生云 廿一科前輩典型
效忠在國施惠在民更得才在士子遙知烏化江南
棠社猶傳清白吏三十載家居況味堪榮有書盈樽
有酒又繞屋有梅花忽訝燈明泉下梓鄉頓失老成
人孫孝廉輓袁墨齋邑侯云牧幽燕布惠七年如春
風風人夏雨雨人到今朝黃雪漫天一郡同聲哭慈
父依門館受恩四載念解衣我推食食我縱他日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筆

青雲得路九原何處報先生

許月樵

蒼梧許月樵先生 懿林 工詩善書晚步云送客出門
去扶節生遠心溪流續今古山色換晴陰村僻牛知
路林喧鳥墮林間余讀書處一塢白雲深游城東諸
寺云踏徧溪橋路幾彎又從花底叩禪關寒塘細雨
三分水斜日春城一角山尚有樹知前代事更無人
似老僧閒尋詩僧過雲林社先哲風流不可攀斷句
云樹深疑有還城遠不聞更石顏山墮齒難折水盤

槲月散中天 山留太古容荒亭明成火積雪見岩
松以上皆出餘墨錄

山齋小集 調寄水仙子

玉笙吹老碧桃花石鼎烹來紫筍芽山齋看了黃筌
畫茶蘼香滿把自然不尙奢華醉李白名千載富陶
朱能幾家貧不了詩酒生涯 以下摘元人張小山小
令

靜娛亭筆記

卷十

果

夢不到金谷園海上神仙

盈盈嬌小步金蓮漱漱春波暖玉船行行草字輕羅
扇詩魂杯酒邊水光花貌嬋娟眉淡淡初三月手摻
摻第四絃爲我留連 湖上卽事

自由湖上水雲身爛熳花前鶯燕春蕭疏命裡功名
分樂琴書桑柘邨掩柴門長日無人蕉葉權歌扇榴
花當舞裙一笑開樽 小隱

吹簫按舞月當軒載酒尋花雪滿船題詩試墨雲生
硯樂清閒塵事遠想當年利惹名牽萬里天山箭三

冬冰舊壘爭似林泉

春情 調寄折桂令

寄春情小字親描體態宮娥艷冶花妖映雪香肌堆
雲巧髻抱月纖腰贏女伴一場鬥草指仙翁二度偷
桃羞弄生綃懶上鞦韆笑整金翹

贈歌者秀英 前調

海棠嬌楊柳纖翳眼轉秋波臉暈春潮檀板輕敲冰
絃初奏綵扇低招傾城傾國越西子梨梨棗棗行雲
行雨楚巫娥暮暮朝朝橙剖并刀酒捧金蕉爛醉東

靜娛亭筆記 卷十

宰

風受用良宵

鑑湖小集 前調

寫黃庭換得白鵝舊酒猶香小玉能歌命友南山懷
人北海逸世東坡昨日春今日秋清閒在我百年人
千年計煩惱由他樂事無多去了朱顏還再來麼

幽居 調寄清江引

紅塵是非不到我茅屋牽蘿補山村小過活老硯間
工課籬外玉梅三四朵

宿山洞

松風小樓香縹緲一曲尋仙採秋波玉兔寒野樹金
猿嘯白雲半天山月小

草菴午睡

先生華山高處隱自有清閒分華堂碧玉簫紫綬黃
金印不如茅菴春睡穩

翠蓬一壺天地小不上邯鄲道尋真客到來清夢人
初覺冷泠玉筍松月曉

去來去來歸去來菊老青松怪生前酒一杯死後名
千載淮陰侯不如彭澤宰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笑

雲岩隱居安樂窩盡把陶詩和村醪蜜樣甜山果拳
來大梅窗一爐松葉火

門前好山雲占盡日無人到松風響翠濤檨葉燒
丹竈先生醉眠春月老

贈歌兒花花 農宣和

蜂蝶紛紛鶯燕猜喧滿香街一朶妖紅為誰開門買
門買

燕子來時人未歸肯悞佳期一雙玉娥燈下飛報喜
報喜

秋日湖上 嚴前歡

倚吟蓬幃西風十里錦芙蓉照滄浪似入桃源洞欠
箇漁翁冰泉瀉翠箭玉液浮金甕羅袖翹珠鳳團香
弄粉泛綠依紅

和貫酸齋 前調

喚歸來西湖山上野猿哀二十年多少風流怪花落
花開望雲霄拜將臺袖星斗安邦策破烟月迷魂寨
酸齋笑我我笑酸齋

歸山 前調

靜娛亭筆記 卷十

完

怕人嫌休官歸去效陶潛山房幸同猿鶴占試卷疏
簾池邊翠蘚粘屋角垂楊苦山色揉藍染閑花點點
涼月纖纖

九日 風入松

銀箏一抹十三絃飛雁入秋烟攜壺莫道登臨晚佳
人爲我留連對我亭亭玉樹勾人窄窄金蓮琅琅新
雨洗湖天小景六橋邊西風潑眼山如畫有黃花開
到樽前細看茱萸一笑詩翁健勝當年

春日湖上 黃鍾人月圓

東風西子湖邊路白髮強尋春讓他人年少金鞭俊影

羅帕香塵芒鞋布襪閒亭小苑流水問雲惱余春

思花前燕子牆裡佳人

山中書事 前調

與亡多少繁華夢雙眼天涯豪門枯木高臺芳草幸

舍啼鴉數間茅屋藏書萬卷投老邨家山中何事

松花釀酒春水煎茶

道情 正宮塞鴻秋

雪毛馬背猿視靴神光龍吼昆吾劍冰堅夜半踰天

靜娛亭筆記 卷十

辛

斷月寒曉發新豐店一身行各難兩鬢秋霜染老來

莫起功名念

傷春 醉太平

烟銷寶鴨字篆銀蟬傷春心事付琵琶悞平康過馬

玉容淚濕鴛鴦帕紅絨香冷鞦韆架金壺笑供牡丹

花等他來看咱

小隱

裹白雲布襖挂翠竹麻絲一壺村酒話漁樵望蓬萊

縹緲漲葡萄青溪春水流仙棹靠團瓢空岩夜雪燒

丹竈碎芭蕉。小亭秋樹響風濤。先生醉了。

寄情 仙呂一半兒

臂銷閒把玉纖搯。髻蟬庸拈金鳳插。粉淡偷臨清鏡。搽俏冤家。一半兒真情。一半兒假。

蒼厓退隱 前調

柳梢香露點荷衣。樹杪斜陽明翠微。竹外淺沙臨釣磯。樂忘歸。一半兒青山。一半兒水。

感舊 商調梧葉兒

肘後黃金印。尊前白玉卮。躍馬少年時。巧手穿楊葉。

靜娛亭筆記 卷十

新聲付柳枝。信筆和梅詩。暗換了潘郎鬢絲。

席上有贈 前調

芙蓉面。楊柳腰。無物比妖嬈。粉紙鴛鴦字。花鈿翡翠毛。繡閣鳳凰巢。良夜永。春風玉簫。

湖上夜景 前調

猿嘯黃昏後。人行畫卷中。蕭寺罷疏鐘。濕翠橫千嶂。晴風響萬松。寒玉奏孤桐。人在秋香月宮。

山中 紅繡幃

黃葉青烟丹竈。曲闌明月詩巢。綠波亭下小紅橋。老

梅盤鶴膝。新柳舞蠻腰。嫩茶舒鳳爪。

湖上 前調

無是無非心事。不寒不暖花時。妝點西湖似西施。控青絲玉面馬。歌金縷粉團兒。信人生行樂耳。

暮春 普天樂

老梅邊。孤山下。晴橋蟬螻。小舫琵琶。春殘杜宇聲香。冷茶藤架。淡墨濃妝。山如畫。酒旗兒。三兩人家。斜陽落霞。嬌雲嫩水。剩柳殘花。

秋懷 前調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為誰忙。莫非命。西風驛馬。旅館孤燈。青天蜀道難紅。葉吳江冷。雨字功名。頻看鏡。不饒人。白髮星星。釣魚子陵思。尊季鷹笑我飄零。

感舊 山坡羊

凭高凝眺。臨風舒嘯。一番春事蝴蝶鬧。越山高。楚天遙。東風依舊桃花笑。金鞍少年何處了。半粗布袍。燕白鬢毛。

酒友 前調

劉伶不戒靈均休怪。沿村沽酒尋常債。看梅開過橋。

來青旗正在疏籬外富貴之人安在哉窄不夠醜
我
我再買

湖上春行 柳營曲

桃雨晴柳風輕西湖六橋如畫屏岩溜泠泠樵斧丁
丁松下倚山僧陳朝老檜重檠蘇堤漁唱新聲竹闌
金鎖碎花貌玉娉婷行同上冷泉亭

晚涼 前調

玳瑁簪鵲鴦天一篇六么十四絃石漱冰泉月滿瓊
出歌舞門嬋娟並頭湖上白蓮雙飛花下紅鴛畫圖

靜娛亭筆記 卷十

金地山粉黛玉天仙船移向柳陰邊

妓愁 前調

洛浦仙麗春園不知音此身誰可憐大媽埋冤李老
熬煎只為養家錢哆着口不斷頑涎腆着臉待喫癡
拳禁持向歌扇低倻恹在繡床前天只不在販茶船

閨怨 前調

錦繡圍翠紅堆當初有心直到底雙宿雙飛無是無
非不許外人知眼睜睜指甚為題意懸懸為你着迷
有情窺宋玉沒興撞王魁唾罵你箇負心賊

沒亂殺怎禁他綠楊陰那搭兒堪繫馬烟冷香鴨月
淡窗紗擎着淚眼巴巴媚春光草草花花惹風聲盼
盼茶茶合琵琶歌白雪打雙陸賭流霞啖醉了也不
來家

小隱 前調

種藥田小湖天伴陳搏野雲深處眠學會神仙老向
林泉今日是歸年蘆花絮暖勝絨毯木香亭大似漁
船曲欄邊鶯睨晚小池上鶯嬋娟先收拾下買山錢
三月三日書所見 前調

靜娛亭筆記 卷十

艤畫船駐絲鞭問誰家麗人簇管絃柳媚芳妍花比
嬋娟風韻出天然牡丹亭畔鞦韆蕊珠宮裡神仙三
月三日曲水邊一步一朵小金蓮穿芳徑墜花鈿

明代李中麓 關先曰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搖
天笙鶴既清且新華而不艷有不食烟火氣味小
山名可久為稅課局大使以是人而居卑秩宜其
歌曲多感嘆語然亦不但小山如關漢卿乃太醫
院官馬致遠江浙行省小吏其他屈在簿書老於
布素者不可勝計當時臺省大臣外省雄要之職

邵邑正官盡係其國內人爲之漢人每多沈抑下
僚志不獲展其說見胡巖溪所著真珠船以見元
詞所由盛元治所由衰 元政雖衰卻無明代許
多虐政甚至天昏地慘元諸帝亦無大慘刻者

廉香林南閣卽事

雙調水仙子

以下錄元人喬夢符小令

山中富貴相公衙江左風流學士衙壁開水壘名人
畫六一泉陽羨茶書齋打簇得繁華玉龍筆架銅雀
硯瓦金鳳箋花

贈柔卿王氏

前調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畫

暖紅無力海棠絲春綠多情楊柳枝紺雲不動宮雅
翅肉臺盤纖玉指胭脂粉捏成的孩兒眼角頭傳芳
事尊席上歌艷詞俵散相思

贈朱阿嬌

前調

合歡髻子楚雲鬆門巧眉兒翠黛濃柔荑指怯金杯
重玉亭亭鞦半弓聽驪珠一串瓊瓏歌觸得心情動
酒潮的臉暈紅笑堆著滿面春風

玉壺園

人來圖畫幔間行船在琉璃影內撐歌從絃管聲中

聽水邊鷗花外鶯翠瓊瓏小院閒庭夜月泥金扇春
風暖玉屏賞四時雨雪陰晴

贈顧觀音

前調

盈盈羅襪藕初簪楚楚宮腰柳半金小名兒且是妖
嬈甚落迦山何處尋紫旃檀風月叢林說緣法三生
夢捨慈悲一片心不枉了喚作觀音

笑鷹兒

清江引

鳳梭不將腮斗兒勾巧倚含嬌俊紅鑄玉有痕暖嵌
花生暈旋窩兒粉香都是春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畫

盈盈顰癡嬌艷滋偏稱燈前玩歌喉夜正闌酒力春
將半喜入腮窩紅玉暖
破花顏粉窩兒深更小助喜洽添容貌生成臉上嬌
點出腮邊俏休著翠鈿遮單了

一團可人銜是嬌妝點如花貌打疊臉上愁出落腮
邊俏千金這窩兒裡銷盡了

自述

正宮絲么

不占龍頭選不入鴉行傳時時酒聖處處詩禪烟霞
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脩院留連批風抹月四

十年

漁父詞 滿庭芳

疏狂逸客，一樽酒盡，百尺帆開。劃然長嘯，西風快海。上潮來，入萬頃，玻璃世界。望三山，翡翠樓臺，綸竿外。江湖水窄，回首是蓬萊。

湖平棹穩，桃花泛暖，柳絮吹春。萸蒿香脆，蘆芽嫩爛。煮河豚，閉日月，熬了些酒尊。惡風波，飛不上絲綸。芳村近，田原隱隱，疑是避秦人。

間適 玉交枝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美

山間林下有草舍，蓬窗幽雅，蒼松翠竹，堪圖畫。近烟村三四家，飄飄好夢，隨落花紛紛。世味如嚼蠟，一任他蒼顏皓髮，莫徒勞。心猿意馬，自種瓜，自采茶。爐內鍊丹砂，看一卷道德經，講一會漁樵話。閉上竹籬門，醉卧在葫蘆架，儘清閒自在煞。

先生又有句云：不是我心灰意懶，怎陪伴愚眉肉眼。使見識，偃月堂受驚，怕連雲棧。此事古今同慨。李東麓曰：喬夢符名吉慶，元人號笙鶴翁，評其詞者為若天吳之跨神龜，噴薄大洋，波濤洶湧，有截

斷衆流之勢，此特言其雄健耳，猶未盡也。以予論之，蘊藉包容，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益善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文，自謂可與之傳神，未知覽者心服之歎，或目笑之歎，使夢符復生，當必首肯。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美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十一

月泉詩社

雲林詩筆

王雅宜詩筆

李方伯工詩

山中游仙詩

楊太守工詩

戒吸洋煙文

歐陽文忠慎事

彭尙書種竹記

史館定例

二宋落花詩

文正名言

張涵生致富

黃穀原

靜娛亭筆記目錄卷十一

曹氏大理石

袁才翁名語

隨園瑣記

奇才卓識

漁洋絕句

五經人物

阮吾山名語

吾山尙儉

葉公記事珠

李伯相偉績

賀公名論

李太史四書對語

靜娛亭筆記卷十一

賀縣張培仁紫聯著

月泉詩社



元時月泉社為詩人聯吟之所有田園雜興題諸詩人詠之各極其妙今摘錄於此

放鶴曉登雲外壟聽鶯時立柳邊橋連文鳳青春卻

付鳴鳩管白日全輸臥犢間識字農黃犢烏犍秧穀

候雄蜂雌蝶菜花天馮登栗里好尋彭澤友松江曾

賦石湖詩踏歌槌鼓麥秧盛沽酒裏鹽耘芥肥楊本

然祀備粉榆新稔歲夏酣花柳樂清時呂文老土脉

正融催穀棘林陰微合聽鈎輈翁合老舊栽花木山

鶯識新買陂塘野鷺過周謙麥隴風微牛睡穩芹塘

泥滑燕歸忙姜林坐睡略無朝市夢踏歌時有里閭

游劉時可楊柳嫩搖風氣力稻秧新著雨工夫徐端

甫偶陪靈運山前屐或學東坡雨後犁陳君用一鋤

天地裡三月翠紅邊蔡潭幾回野水聞姑惡數樹春

陰叫子規俞自得空山自飽青精飯深院休書白練

碣焦白壯心難起泥中絮老眼還看霧裡花賈仲高

桃花隔水欲相就，白鳥破烟能自來。酒釀南溪水，琴邀北閣僧。丁帶

按元代至元間浦江吳湄舉月泉吟社次第春日田園雜興詩以羅公福為第一司馮澄翁第二又摘起句如子開云驅卻餘寒碎土牛田園生計又從頭又云桃李場中已免參只將農圃繫頭銜摘聯句云種瓜思夏實分菊待秋花五雲山人麥苗花下綠犢子水邊黃劉存行水煖眠秧理風香豎茗旗石姥寄家柳犢正忙犁曉雨谷鶯纔出管春

靜娛亭筆記

卷上

十一

風柳考牛飲芳陂鴉立背馬過秀野蝶隨蹄晚靜種花長占青春好讀易堪消白晝閑朱得先村歌蕩耳烏盤角社酒柔情玉棟樑曾因鬥草爭心起每為看花樂意生陳舜道滿榻琴書還舊業故園桃李又新花徐道甯推窗山在夕陽外掃徑柳垂春水邊張洙妻能手織兼供饋子肯躬畊更讀書王謙晚節許同樵收老遺詩更得子孫傳邵光祖但有桑麻依杜曲何須勲業夢槐安方道睿繁花翠竹春來好古木蒼藤晚更奇張古守分偶偕

夫婦老安貧番賴子孫愚崔緒花前微雨白鵝帖樓上好風金鴨爐雲大雅平疇一尺水小圃百般花青箬閑耕雨紅裙門採茶山村人

又附玉峰山人趙善瑛錦里卜築詩錦里幽棲處悠然遠俗囂地偏車馬少山近市城遶松竹連蹊徑藤蘿掩屋茆閉門窮典籍修業問芻蕘見小忘蛙增忘機夢鹿樵白頭宜此樂青眼莫相嘲種菊開三徑橫琴詠九臯黃葵舒永日紫荀待終朝詩道居顏巷嫌喧葉許飄薄田多種秫平阜廣栽蒿

靜娛亭筆記

卷上

三

鴉鳴遊深沼牛羊牧近郊芝蘭香滿砌枸杞翠連垣採藥携輕管觀蓮泛小舸考槃詩諷誦得句自推敲邱壑從茲稔弓旌漫見招茗甌供伏臘土簋薦溪毛牧子吹羌笛仙童品玉簫南山曾採藥左手慣持螯麋鹿為新侶松筠是故交烟霞情浩浩詩酒樂陶陶寵辱都忘卻功名盡已拋唐虞今在宥許我學由巢

雲林詩筆

倪雲林書畫雙絕真是神仙中人其詩亦超逸可喜

奉和虞學士賦上清劉真人畫像云君向積金峰頂
住長年高臥聽松風蓬萊雲近瞻天闕劍珮春明下
漢宮歸去長謠紫芝曲翩然遠挹黃眉翁標名合在
諸天上何事置身岩壑中宴吳氏樓居云雲松之樓
高入雲松頂風聲十里聞瓊杯綺食行春雨翠幔朱
簾捲夕曛宴遊適當山擁榻醉臥莫遣人書裙西飛
白鶴東歸去回首巢居謝俗氛感懷云泖渚淹留再
燠寒移居何處卜林巒可憐產不能恆業聊復心隨
所遇安船底流漸微浙浙葦間初日已團團故人存

靜娛亭筆記 卷上

四

沒應難訪愁裡題詩強自寬寄王叔明云幾夢山陰
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將竹影撫秋月更愛山
居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迹雅懷蕭散軼人羣今年
七夕聞多事曝畫繙書到夕曛題竹圖云黃陵廟前
雨過邯鄲谷口風生愛煞山人清致縱橫淡寫秋聲
近舍五株楊柳當窗一樹櫻桃洒掃石間蘿月吟哦
槲裹松濤山鳥下窺窗牖春風時過柴門避世何須
鄭谷作書已絕巨源暮春期潘徵君不至云風林驚
宿雨礪戶落殘花芳月忽已晚幽期良恐賒黃鸝念

求友鸚鵡喚煎茶猶盼犢車至心親宵憚還寄錢唐
友人云二月江水青接天楊柳隔江搖暮烟一夜愁
心似春雪隨風舞影落君前

王雅宜詩筆

雅宜山人詩不多見今錄二首首節高亮可誦蔡陟
西山草堂云震澤波濤天地迴百花潭水草堂開卽
同康樂披雲卧時許侯芭問字來南極客星浮禹穴
中宵海日見徂徠山林鍾鼎渾何礙白石長歌空自
哀林屋道中云海嶠雲霞虛翠屏闌風吹袂采真行

靜娛亭筆記 卷上

五

壺中樓閣天齊動石上瑤華冬自榮遂有浮邱來馭
鶴如聞子晉解吹笙金庭玉柱千年閱日月崢嶸愧
此生
沈石田為有明一代畫中大家今錄其春日長短句
九十芳晨纔屈指換箇年頭白事宜人意惟嘆鏡中
吾老矣鬢霜鬢雪今如許濁酒聊斟詩耳耳隨日推
排待盡乾坤裡如此餘生知有幾梅花報道春還未
疏宕可喜

鄭湛若奇情異采著名在粵中四家之先惜未見全

集今錄一詩以志予慕謁陳白沙先生祠堂並尋釣
臺遺址云芙蓉峰外卽匡廬紫水歸人賦卜居鶴髮
尚披孺子服羊裘終枉美人車山連北戶多藏豹門
對南溟有化魚碧玉樓前千仞雪肯容狂簡禮簪裾

李方伯工詩

曾文正公手平大難天下危而復安允推一代偉人
平江李次青方伯元度昔贊戎幕有帷幄運籌之功
同治甲子年克復金陵逆首洪秀全李世賢等授首
曾公膺毅勇侯之封次青方統師黔中剿辦苗逆以

靜娛亭筆記

卷二

六

詩寄公曰再造乾坤不世功雞彝龍交錫彤弓官兼
將相裴中立身繫安危郭令公萬里封侯無定遠八
家文筆有南豐憲邦吉甫蒸民頌韓范蕭曹拜下風
青史何人與匹休獨開生面占千秋元戎幾晉三台
席詞館誰躋萬戶侯茅土墳篋開北府將星翼軫麗
南陬建牙專閫盈天下半是公家養馬僑回首登壇
正墨綬擎天赤手倍孤危銅官渚畔沉飛鷁鐵鎖江
頭困水犀畫策爐留灰上字起衰局整劫餘棋不因
曾入郝生幕慘淡經營那許石頭城下掃殘輝捷

奏甘泉裂土封伯仲麒麟身並畫精神龍馬日方中
門多將相河汾老名動華夷潞國公一日黜庸滿天
地誰知百折本孤忠淮北河南淨戰埃至尊推轂
又登臺台星將相孤羆立落日中原萬馬來謝傳能
成淝水績晉公親破蔡州回宗臣與國同休戚白髮
丹心故未灰珣驥青蠅頗自豪微生曾許侍旌旄爲
誰嘔盡心頭血顧我真如腹背毛當局止爭收著好
積薪原是後來高敬容殘客羊公鶴灑淚荒山首重
搔新安劫火來倉卒落日戈難反舍三瓠落材皆知

靜娛亭筆記

卷二

七

李苦竹修彈尚怨蕉甘虞翻忽議投東海平仲猶教
脫左駢偕隱介推原母志歸山深處有茅菴鑄鐵緊
誰肯自陳覆盆照雪待元臣叔牙自昔能知我羊傳
由來不訖人萬事緣歸前定錄十年交膺後凋身夢
魂猶繞平津閣可有雲龍未了因投荒已拜雞竿
詔拔戟還爲雁塞游敢企賈生宣室召眞成李白夜
郎流虎偵畫出騰魑魅蠶蠹宵飛泣觸醜羅刹自驚
飄鬼國五雲高處屢回頭後車十載話恩長賦續劉
敬淚數行一鴉疏中推國士百僚座上誦詩章花香

晚節韓公圃樵散荒原陸氏莊。立馬牂牁江上望。代雲嵩月正蒼涼。前五首頌功德。濡染大筆。恰肖其人。後五首追述遭際。次翁接辦張小圃中丞軍務。受任于勢將決裂之際。尚賴有積餉。可以作湘軍之氣。張中丞乃脫身而去。既至營。餉已為張公支盡。以至湘軍索餉。而潰為當事者所劾。此實李代桃僵。曾公密疏保留大旨。有云。李某具異才。下筆千言。立就感豐初年。臣奉命督師。與臣治軍旅。歷危苦者。今止存李某一人。功多過少。可否仰邀格外之恩。又有沈幼

靜娛亭筆記 卷上

丹李少泉二中丞聯銜奏保。遂有雲南按察司之命。旋建剗平逆苗之功。詩中感懷之意也。略為述之。詩則高華雄偉。少陵悲壯。義山蘊藉。兼而有之。

山中游仙詩

李次青先生山中游仙詩。寄李少泉宮保云。仙山樓閣倚崔嵬。瑤草琪花手自栽。好把前溪雲塞斷。怕教塵俗問津來。洞府高寒鎖絳雲。三層閣上妙香聞。山中宰相唾宏景。何用華陽十賚文。通明殿上御爐烟。無限霓旌絳闕前。不願金門稱羽客。游行祇作地行

仙。仙家眷屬住蓬瀛。拔宅飛昇鶴背輕。偶聽雲璈思繼響。座間添得許飛瓊。我本瑤池舊侍書。多生結習未曾除。通天臺上今修表。乞借嫫媧福地居。天上文章炳列星。玉樓作記寫雲屏。粗才難奏朝元曲。獨展瑤編注洞靈。上清小謫往靈山。金簡琅函仗寶環。偶向紅塵示丹訣。一編真悔落人間。龍宮行雨乘雲苦。鶴駕朝天逐隊勞。輸我散仙雙赤腳。十洲游戲踏靈鼇。大戰修羅百萬兵。諸天神力護瑤京。山中閒卻降魔劍。猶向仙壇禮玉清。君山湖上隱青峰。竹杖曾留

靜娛亭筆記 卷上

變化蹤雷雨。已收閒挂壁。更無人識葛陂龍。脫屣人寰隘九州。長源早伴赤松游。朝真每入羣仙隊。羞把頭銜說故侯。吳門仙尉去千年。猶有封章萬口傳。昨向蓬萊新握手。始知俠客即神仙。人間炎熱苦難支。仙界涼颺息息吹。借問雲軒誰往返。羨門而外止安期。玉皇香案吏如雲。招手層霄折柬殷。為報鸞鸞諸舊侶。仙樓且讓武夷君。一枕邯鄲覺悟遲。昇仙臺上有餘思。許多將相公侯業。都在黃梁未醒時。叢生桂樹傍山隈。雜犬雲中絕點埃。能向淮南賦招隱。劉安

畢竟是仙才。

楊太守工詩

甯鄉楊石柯太守詩筆清麗余愛其瘦日冷搖湖外
水好峰疏觀雁邊霞之句贈譚眾仲云香篆妙生觀
自在詩禪參透意云何有贈云讀書評詩神妮妮彈
箏振笛態盈盈蔬筍味宜傾白墜櫻桃人杏帳紅么
感事云難磨吾過言中玷叵測人情笑裡刀讀書未
能撐腸學伸紙徒揮昨舌文有忝微才姑任運每因
交薄敢言詩意氣轉從湖海悵性情聊藉詠歌陳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十

戒吸洋烟文

武功耿萃野大令有勸戒洋文詞近於謔意主於懲
文云南海之濱有鴉片烟焉其色黑似膠漆其香甘
如餅餌或紅或白味有差池一舊一新價分貴賤生
食之而毒如酖高燒焉而垂若珠不日食而日吹旋
有引或作而成病人彼芝蘭之室彌覺芬芳較諸飲
食之人更爲飢渴縱使瓊筵高會非飴香而食旨不
甘即使陌路相逢能知味則和盤託出玩器非同異
器何以名鎗燈光恍似文光居然射斗則有掌火之

官司香之尉午衙排罷退歸羅綺叢中甲帳閑餘高

臥溫柔香裡矜臥治而三眠不起看長官常在睡鄉
喜兵銷而寸鐵猶存知老將不忘武事嗤彼錦心學
士不憐才而憐香惜他雙眼英雄未觀陣而觀火又
或緣附勢而趨炎因聞香而破戒或破愁遣興爭誇
草可忘憂或消滯攻寒借日藥能療病或濃薰春意
如漢武慎卹之膏借熾風情若昌黎火靈之庫爲食
人間烟火竟作癯仙請看座上賓朋絕無壯士吞丹
篆而冰心亦煖飲流霞而赤舌已燒可憐白面書生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十一

都成鐵面不道雄心烈士畢竟灰心也豈不惜哉乃
若銀屏金屋夢繞香雲杏臉桃腮妝成熱艷與青奴
結爲同伴豈紫雲卽是前身臥向牙牀對之子只窺
半面吐成蘭氣問何人幸在下風彈丸於紅焰燈前
時露一雙玉手託足在烏皮几上橫翹兩瓣蓮花小
蠻腰軟最貪眠欹枕而髻邊釵墜樊素唇紅非設色
唾津則口角流香雲鬢亂而妝慵海棠嬌而睡倦疑
是拋來紅豆萬種相思那知已損朱顏十分消瘦良
可慨也彼者屠沽兒窮措大情遊浪子縱博下流類

文士之凝思，儼如搦管，非獵人之攫取，假託打圍，那堪淚眼流空，難耐三更以後，早把寒衣典盡，多歸一炬之中，無燈則借用湯瓢，席地則平鋪草練，感良朋之贈，數顆更勝投桃，乞餘燼以供一餐，幾同吞炭，形容則枯瘦如猴，面孔則猙獍似鬼，夏夜苦無帷帳，捨赤身於蚊市之中，冬寒既少衣裳，呵僵手於篝燈之上，既而饒心難忍，染指無妨，冀財帛之儻來，遂附和於暴客，虛閨閣以相待，至仰給於阿嬌，嗚呼，辱身敗品，破產傾家，孰非烟之害哉！所望聰明之士，勇決之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英去此熏心之厲，延來刮骨之醫，從此怒生頃刻，摧殘王彥章之鐵槍，奮發崇朝，撞破范亞夫之玉斗，滅方寸無明之火，莫教燒卻靈臺，去寰區不夜之城，共願登諸壽域，或熱腸未冷，死灰復然，倘探手於盤中，心頭技癢，尤酣眠於榻上，夢裡神遊，此則戀心香而不舍，莫返迷途，恬口過而不悛，難逃法網者矣。惟聖朝德廣好生，律誅為首，新列與販鴉片者絞俾天下情知畏死，咸有戒心，苟不謹夫小愆，必將遭夫顯戮，與其罹後患而辱身，難作全歸，肯何如改前非而絕念，尙

為半截完人，苦日婆心不齒東方誦誅

歐陽文忠慎事

宋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每見歐陽文忠，輒縱談吏事，因曰：學者之求見先生也，莫不欲聞先生之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竊所未喻。公曰：不然，文章止於潤身，政事乃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家私家皆無有也，因取陳年公牘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夷陵如此，天下可知矣。當日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至。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今二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人謂我以文章致身，以我自觀，竟是當時誓心一言之報。噫，如公之文學，尙不敢自足，必求政事之及人者為要。此聖賢之襟期也。杜直乖錯大約指詞訟而言然今之枉直乖錯豈止詞訟哉

彭尙書種竹記

茶陵彭尙書，維新種竹記云：余性喜竹，自來京師所見者皆高不踰丈，餘大僅浮拇指，而心亦耽之。每趣僮僕購諸廟市，凡庭中牖外有隙地，無不種竹者。然旋種旋槁，槁復種種，復槁者屢矣。因繙竹譜，諸書有

淺種深種密種疏種之說更以試之仍就槁或謂土必潔也時必擇也方向必仍其舊也於馬易以遠郊佳土又蒔以五月竹醉日又字識其初生處所向位置之且溉以甘泉扶以長架而槁如故幾疑書所云云者誕也前年夏江甯鄭子炳文爲余種竹數處久不槁未幾竹萌競出今更加於舊余怪而問其故仍是淺深疏密之種法也凡竹獨者氣單不浹貫必購叢居者密種之謂也竹根必受陽氣而平行深則根鬱就腐故地平發土不得過四寸許淺種之謂也由

靜娛亭筆記

卷上

四

是於地上壅以厚土俾勿動搖以固其基此深種之謂也雖然畏其逼也每叢必視竹之多寡爲相離之差毋致葉盜露而根爭土此則疏種之謂也四者合而後水土時日方位乃因以奏效四者缺一雖倖不槁亦必不茁長孳者析而施之槁也固宜非書之不驗也余因嘆讀古人書不得確解不經指授弗究弗問祇師心臆揣以倖其合及試之事而齟齬不入反歸咎於書者均以意種竹之類矣故記之以爲信書而不求甚解之戒

自注房次律用車戰王介甫用周禮之類

天下師心自用之輩每多僨事用車戰用周禮僅舉其兩端耳其害民害國者豈止此兩端哉孟子所以深仰於禹之拜昌言舜之樂取於人也

史館定例

近日史館列傳非三品者不列傳且傳中僅列其一之官階履歷官之章疏身後之 恩卹耳推原其旨所以杜毀譽之偏卽秉筆者亦可免怨謗之累千篇一律體例應如是也未免異於古史矣阮文達公於是有儒林列傳之議蓋取諸家之本傳行狀墓志之文聯綴而爲之有述而不作之意其法亦可取文達第舉儒林一門其餘諸賢本傳後人可以類推而成也

靜娛亭筆記

卷上

五

二宋落花詩

宋郊宋祁初未有名夏相竦時守安州二人以布衣游學席上命作落花詩公序賦云一夜東風拂苑墻歸來何處剝淒涼漢江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癩髓舞臺收影費鸞腸南朝樂府休廢曲桃葉桃根儘可傷于京賦云墜葉翻紅各自傷

青樓烟雨忍相忘。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草臺人去骨遺香。可憐無意雙蝴蝶。盡委花心與蜜房。詩成夏相驚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須狀元宰相小宋非所及。然亦登侍從後皆驗。

文正名言

曾文正公常語人云。吾百年後墓志。任兒孫擇人而為之。惟銘詞已有數語。不可不列入也。詞云。天下事難預擬。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真深於閱歷之言。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六

言雖出於遊戲一再思之始覺其言之有味。語載朱香生少尉瞑菴筆記中。此為人人意中所有之言。得公表而出之。而意更顯。

張涵生致富

無錫張涵生 茂東 世居西門外家貧破屋三間妻以紡織為生涵生善書算偶患病向岳家貸錢不允忿而歸手自煎藥未幾藥爛下土忽陷俯而視之見一穴中有小缸中儲銀三千餘金乃取一小錠買三牲

祭品以祀財神次日又取百金為川資仍以土封固病愈後治裝出門問卜利往西方於是趁船而行十餘日舟泊大江岸邊見一太船亦來灣泊皆守風次日又有一船來泊夜靜後一僧坐船頭手握算盤口中喃喃有詞手撥算子不休知其決非善類殆江湖鐵算盤之流必知大船上多金銀以法算取而去亦取算盤與之對算僧即揚帆而去回首見船頭立一老叟笑曰吾已知此僧之詭計矣吾老於江湖曾未失事昨夢財星臨於此乃見子與僧之相持僧之術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七

已立破矣子亦非常人也細詢家世姓名里居因何事出門此叟善相見涵生相貌魁梧又推其命喜其命與相合主大富遂相與訂為昆弟因謂之曰兄薄有家財數百萬到處有生業只生一子尚幼不能理家事今兄老而倦游欲覓替人今得吾弟真天賜也凡兄東南店業全歸弟一人督辦所得利金吾兄弟兩股均分即將帳摺字印悉交公手以十載為期在山西相會立書議墨兩紙各執為據盛筵話別並諭隨船家人事張公如事我旋即別去由是為之經營

十年一路順遂獲利金六百數十萬遂訪盟兄於山西擬交清帳目卽作歸計叟聞其來大喜以所獲利金兩股均分涵生應得銀三百四十萬却金百萬爲盟兄壽叟復以黃金萬兩爲盟弟程儀涵生已富甲一郡矣

黃穀原

黃穀原 均蘇州元和人貧性慧工詩文尤工於畫殆天授也乾隆間蘇州織造某公愛其畫薦之入京充內廷如意館供奉所進畫極稱

靜娛亭筆記

卷上

六

上意屢荷金綺之賜每日旨大官盛饌一日復請假歸所携囊中金旋卽揮霍散盡其妻憂之嘆曰有如此際遇棄之歸誠可惜也妾無望矣抑鬱而死穀原亦因甚遂附糧艘再遊京師維時物換星移無引之者勢不能再入內廷有同鄉蔣竹亭者在如意館効力見其困甚令其爲代筆之友鎮曰握管日僅酒一壺銀五錢而已有憐之者曰今日詩人法梧門先生集名士於法源寺看花君携畫筆往必有所遇穀原然其言次日到寺果晤諸名士以所畫呈閱果遂蒙

賞一登龍門聲價十倍由是潤筆漸豐衣履亦漸華美一口行於塗見一藍縷人衣袖爲賣菜者挂破此人罪菜備而歸罪於黃手捉黃臂索賄黃笑應曰請公且飲酒遂邀入酒肆共飲償酒價外所餘銀三兩餘悉以贈之其人喜相與訂莫逆交始知其人乃旂員之失意者久之其人得總管銀庫差使極荷照拂一日飲於總管齋中甫舉杯座中客有簡放兩湖總督者總管以黃屬之代捐主簿恰得籤分湖北遂得督轅巡捕制府格外垂青所入豐厚數年後假

靜娛亭筆記

卷上

九

歸居蘇城之麒麟巷有亭臺池沼花木發秀迴廊精舍窈曲可娛奇石小橋映帶左右更有天然真趣有侍婢四五人皆佳麗有客來則方圓具饌款曲留髡往來皆名士比隣有齊公子玉溪者亦工詩善畫嘗臨黃大癡山水尙有空白一方未補穀原振筆仿倪迂平遠山水以補之精妙之至題跋者數十人蕭山陸次山城爲題齊黃合璧四大字朱子鷗觀察謂人曰麒麟巷裡有兩仙人卽指此二人也少年在都中遇在朝方朔授以採藥鍊氣之訣以故年老而有少

容問其年常云七十餘至道光末年康健如故溯其在乾隆中葉已早畫苑蜚聲當生於乾隆之初至道光末殆百齡外矣而齒髮如故不見衰態咸豐初元謂齊玉溪曰世味嘗完吾將去世乃乘軒徧辭親友逝之日尚招雜妓邀客飲夜分客散無病跌坐園寂殮時面現黃金色未幾而髮逆告警未十年而蘇城陷

曹氏大理石

吳門富戶曹秋舫雅好大理石家住盤門外汲水橋

靜娛亭筆記 卷上

三

築室精良宛如盤谷有三祝吾廬向藏祝京兆楷法三種也軒館之旁皆挿石峰瓊瓏可愛計七十有二壁間所挂無非大理石山水人物鳥獸蟲魚無不備具古磁古玉陳設其間高梧翠竹綠萼素葩几榻壺觴無不精妙秋舫優游其中年七十餘猶能為人撰句書楹聯喜以其號撰在聯之第一字贈齊玉溪云玉堂春燕喃喃語溪渚幽花陣陣香玉溪以長句贈之極工句云吾家黃山峰六六秀聳雲霄天下獨曹君伎倆匹巨靈三十六峰挿盤谷隨意安排屋數間

窮而深兮繚而曲懷德重登君子堂秋舫有精廬曾懷德堂精廬曾獲觀三祝何須海外尋蓬萊到此便足誇眼福瓊瓏怪石紛庭除圖書天開三百幅重巒疊障李將軍青山白雲趙榮祿潑墨王洽惜墨倪粗筆范寬工筆陸連天海水湧波瀾拔地仙山起樓閣半輪新月映秋江百尺懸崖挂飛瀑水村夏木似大年紅樹秋山即黃鶴其餘種種妙入神禽飛獸走看不足品石已足娛清懷更有周彝與商爵齋名不愧金石窩懷米山人真出俗鎮日吟哦坐石林桐陰染得鬚眉綠豈惟

靜娛亭筆記 卷上

三

嗜好殊酸醜應事處人厚不薄存心為善無近名刻意清修戒多慾時時過我慰寂寥論古談詩最精確長言不足復高歌四座聞之皆折服平生友石壽而康堪笑世間交酒肉米顛畢竟是前身我欲編茅傍君築秋舫二子一能畫一能詩

此人家予曾到過所懸之畫皆大理石用紫檀鑲邊真奇瑤也其石畫或湊成四條或橫幃單條堂畫無美不備今觀玉溪翁詩知此非虛譽乃真境髮逆未起之時江浙收藏家不知凡幾自遭兵

變多化劫灰未識能存十一於千百否此石畫亦
當代之至寶爲子所親見者至今猶爲之神往洵
乎造化鍾神秀也未識尙在人間否

袁才翁名語

袁才翁曰偶見東漢陳太邱碑直書其不修廉隅不
飭細行東漢最重名節太邱名重海內而不諱其所
短愈見古人之真

又云宋儒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大謬無氣質則義
理何所寄耶亦猶論刀者不得分芒與背也無刀背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則芒亦無有矣

又云劉晏理才周忱治賦大抵損上益下以留有餘
分散於賓客吏民者多卒之國安民富上下內外無
不歡然自迂拘忌刻欲速見小之人從旁嗾而撓之
卒之大功不成而國家元氣因之大損然晏與忱非
當廣德景泰兩明君之時雖有才亦不能展布

又云歐公妻弟薛良孺坐舉人不實被劾已遇赦矣
歐公奏國家不可以臣故使良孺僥倖乞特不原以
致良孺切齒甥女之誣亦歐公自取之咎所謂仲尼

不爲已甚也

又云韓魏公曰吾與希文如兄弟而純仁乃劾我豺
狼當道爲濮議也予謂純仁後受章惇陷害反不敢
怨何其薄於君子而厚於小人耶

又云胡稚威云博學強記自足夸人然是要死的學
問不如我是不死的學問人問其故曰一肚皮書而
全無撰述則身死而其書亦死若夫著作之才韓柳
歐曾李杜王孟至今照耀千古問此數人曾申記得
之書恰恐有限若馬端臨鄭樵等輩能兼撰述否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又云癸辛雜志載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純熙其
所讀不過近思錄四書章句之類卷帙不多卽自道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已足矣有經濟者目
爲粗才能文者置爲玩物喪志爲太守監司若不刻
語錄立四賢祠雖立身如溫公文章如東坡皆目爲
小人其氣燄可畏將來必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
典午清談下也

又云虞伯生言聖經高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
人擇其善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主意先定則求

賢之心狹而人才不出

又云李及在杭州雪夜獨訪林逋臨去買白公集一部而猶悔其廉如此乃不能治妻之妒生子於外妻偽召歸對友以兒撲柱碎首而死然則及之清母乃偽乎孫沔為龍圖學士致仕後娶富人妻貪其財也巳而妻悍甚不得已反資已財而出之二事可發一笑

又云今人稱萬事由天何苦人不看破似乎曠達之見與齷齪之懷皆由人之才不才而我獨不以為然

靜娛亭筆記 卷上

書

既云萬事有天矣則其人之看不破與齷齪瑣鄙者天使之看不破也其看得破而從容以自得者天使之看得破也於人乎何尤哉

又云常與人論刺客而憮然凡不當刺而刺者其刺必成如聶政之刺韓傀公孫述之刺岑彭來歙郭循之刺費禕李師道之刺武元衡是也當刺而刺者其刺必不成如荆軻之刺秦王伍孚之刺董卓正先之刺趙高施全之刺秦檜是也

予謂猶幸有王著之刺阿合馬差快人意更喜阿

合馬死而諸奸敗露其黨羽亦或誅或竄矣

又云陸宣公曰所謂小人者不必盡懷險詖覆邦家者也蓋以其趨向狹促以自異為不羣以沮議為出眾趨近利而忘遠圖故孔子以硜硜言行為小人此數語畫出王荆公見解

又云楊升菴曰古之立言者貴自抒所見後世隨聲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及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不知故古人之文駁而真今人之文純而偽

靜娛亭筆記 卷上

書

又云論命者以援神契為佳契曰有壽命受年以保慶也有遭命行善而遇凶也有隨命隨其所行之善惡而報之也

史梧岡勸參禪曰年紀漸衰則生死二字豈可不自家明白非讀佛經不可予答之曰要知所以來便知所以去汝當日呱呱墜地時能知所以來乎不能知之於前乃欲知之於後乎人之有生死乃天地之有晝夜也自有天地便有晝夜所以有晝有夜之故天不能知也順其自然而已人自有身便有生死所以

有生有死之故人不能知也盡其當然而已所謂知命之君子即知其不可知者而已非若今之算命先生方謂之知命也若云生死來歷非讀佛經不可然則佛法未入中國時當年堯舜禹湯周公孔子豈皆醉生夢死於天地間乎

又云老子曰人之有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患我道天下大樂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又何樂蓋人先有身而後有吾無身則無吾矣吾與身不能外而二之也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以著作爭勝負故不喜賭錢以吟詠當笙簧故不喜聽曲居易以俟命故不信風水陰陽聽其所止而休焉故不屑求仙禮佛

又云余爲縣令理訟每判是非有原告是者有被告是者有原被告俱不是者有原被告俱是而不是在中證者有原被告中證俱是而不是乃在暗中唆使卷內無名之人者有性本糊塗誤以非爲是者有初意本是後乃激而成爲不是者辦案有愈詳細而愈妙者有愈草率而愈妙者以詳細爲妙者人所共知

以草率爲妙者人所難知觀田叔燒梁獄詞總在一足知先生非謬語片心精圓通領悟而已一關天分一關閱歷

至理名言天下事可即於聽訟一端而悟出矣先生聰明絕世詩古文詞令人玩味不盡茲即其牘外餘言中摘錄之隨手寫來本不求異於人自足千古而鈍根人究未能領略也

隨園瑣記

偶見先生之孫袁翔甫大令所著隨園瑣記備載當日園亭山水之樂今摘錄數條以志向往每一披閱

靜娛亭筆記

卷十

三

神入畫中輒作天際真人想

山倉山房三楹居北山上山房之左有室一區顏曰夏涼冬煖處南窗極宏敞簷外種竹樹桂薰風徐來窗下大几欹滇南大理石長幾及丈闊半之爲先大夫朝夕觀書握管常坐之處東壁嵌瓊瓏木架上置古銅鑪數尊冬溫以火舉室生春

面東兩楹屈曲而遠階前疊石爲芍藥臺香氣襲人花光醉客爲廿三間屋最僻之所靜中佳境故號小眠齋

繞廊而西列屋三間窗嵌全綠色玻璃四座生涼一塵不染

軒右一椽兩窗皆嵌藍色玻璃几榻器具悉嵌螺甸為蔚藍天上即捧月樓迺天上之蟾輝挹西山之爽氣可望見清涼山翠微亭

南臺在三層樓之左面對南山俯臨全園臺後多大樹綠陰匝地夏日納涼良宵玩月最佳迤邐而下有迴廊中結小亭為游人駐足小憩之所種梅百株顏曰羣玉山頭有一聯云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

靜娛亭筆記

卷一

完

四時花

垂柳之中有軒三楹背山臨流極稱軒爽山上偏種牡丹花時如一座錦繡屏風

沿堤而南於山凹水曲處建兩亭相為聯屬如登雙方勝式曰鴛鴦亭集中有句云為愛池蓮開並藉湖心亭子學鴛鴦

水西亭亦名垂虹亭在湖之西形為巨艇周以紅欄聽鶯觀魚別有幽趣萬竿修竹兩岫芙蓉游人至此必須小憩西山之水皆由此趨入於湖焉

澄碧泉上有堂周以廊壓屋老桂數十株花時自然香徧一園尹望山相國題曰小棲霞王夢樓贈聯云雲山金石圖書此地可稱三絕循吏儒林隱逸先生自有千秋

結松為亭其數六株天然成就不假人力其枝幹之披拂儼然綠瓦之參差嘯傲其間幾疑仙侶

祭田六十餘畝在園之東西佃戶十三家有稻田有柴山有魚池菜園有竹木花果徵租取果極稱其便四川總制寶協揆與由都赴蜀來游園中遊畢命引

靜娛亭筆記

卷二

完

至先大父墓所拜謁並問家事極詳入川後接見僚屬時伯兄祖惠需次在彼立命入署偕公子讀書臨年請補實缺隨同入藏二次擢南江令調署彭縣亦可見慕賢樂善之心焉

園中之花四時皆備合而論之自以梅為巨觀紅者白者黃者綠者臘脂者花時一望無際雪中更覺清絕此時游人絕少惟主人獨領其趣

秋海棠亦曰斷腸花園中隨處皆有間庭冷院不厭其多此花開後可以簪粉可以釀蜜故閨中眷屬求

索殊繁

冬日之景滿山紅葉蕭然入畫春初之一園新綠尤覺可人此百花之外別饒景致游人所鮮知者

夏時忽而黑雲在天萬綠皆暗竹搖松動柳舞荷傾偕良友或坐樓頭或依亭際自有一種爽適之趣

雨景春夏皆佳益小雨潤花最適人意一雨而眾山皆綠尤覺宜人若時當酷暑非雨不足以生涼憑欄

觀荷上之珠倚枕聽竹間之響清境也靜境也或大雨滂沱則四山之瀑布齊飛更覺爽人心目恍入天

靜娛亭筆記

卷上

三

台雁蕩間矣

柳陰垂釣自饒逸趣清明節後游魚出水便可垂釣隨意臨流最能養性夕陽既墜手擊數鱗付之庖厨

以供晚膳或隨處就花小飲可稱樂事數年前有人持寶應王樓村先生十三本梅花書屋

長卷見示有先大父題句爲集中所未載詩云展卷懷先哲梅花影未凋交情兼四代物望重三朝誰贖

文貞宅重題司馬橋印章仍返趙與受兩魂銷跋云予幼時聞先大父受知於樓村殿撰爲揄揚於新城

尙書尙書集中有贈袁生詩前輩聲應氣求人風可

愛予年未三十以詞館出宰江甯聘孟亭太守修志彼此廣唱甚歡方知卽殿撰孫也相得益甚贈予青

田小印一方上鐫十三本梅花書屋蓋卽樓村公所嘗用者予於家祭時告知先祖寶而藏之嗣後孟亭

卽世其從子少林天才清逸以詩鳴淮揚間與予爲忘年交未幾成進士作令楚中天子嘉其績擢守

平樂丁母憂歸予過寶應訪之席間出此卷屬題遂得親見梅花書屋焉雖十三本之數未必嘗存而丹

靜娛亭筆記

卷上

三

青所圖故無剝落追思七十年來人海滄桑音塵如

夢少林兩髯蒼然予亦杖朝在卽展卷之餘能不歛歛欲絕哉爲題四十字以抒予懷仍以青田印章還

之故主俾少林家祭時亦告知而曾祖而伯父以志兩重公案云乾隆五十七年館後學袁枚書時年七

十有七 仁按新城王尙書與沈確士袁才翁並有神契淵源盛矣沈則手書獎之蓋沈爲葉橫山學士

弟子橫山爲新城高足沈則新城小門生也才翁之生也晚乃手詩獎其祖父之才少陵所謂文章有神

誠知言哉

桐城黃君文炳於因樹為屋題一聯云祇一座樓臺

占斷六朝烟景問幾人詩酒能爭絕代風流

園中來游麗人甚多小婢傳來家人爭覩往往隔花
窺探倚竹留連若三春時節竟有山陰道上應接不
暇之勢伯姊紫卿曾賦臺城路一闋曰園林風景疑
蓬島莫辭長日延伫柳窻溪橋花迷樓閣誰在闌干
笑語嬉春好女指影轉斜廊怯遲纖步半响低徊被
人偷認靚妝去 斜陽紅挂樹怪游絲無力難結春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三

住殿印明量衣香暗襲多是繫人情處新詞漫賦待
說與姮娥又妨相妬不放清光照伊愁獨訴

小艇一葉泛於湖中隨波上下最為適意先大父有
句云隨着春風吹上下料應流不到他鄉酷暑之時
予嘗繫舟垂柳陰中或蘆葦深處一竿垂釣忘却炎
敵有時二人對奕其中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真是清
涼世界

園以山水花木亭臺樓閣占勝金陵而先大父因園
擴充無美不備所最難得者祠墓田廬與園合而為

一此已載之隨園六記中至於食物除豆腐一物須
購自市間外其他則無物不備有客至止殺雞為黍
啣嗟立辦蓋園之去市二里餘往返需時那堪久待
惟取之自近真有山林之趣亦他園所不能及者
當春耕秋穫之日登樓觀之秧歌四起入耳堪娛即
打麥之聲亦復耐人尋味若禾稼既登婦子嘻嘻斗
酒隻雞歡呼聚飲又是一翻佳景

隨園東西之田地山池分十三戶承領耕種主人遇
有吉凶喜慶等事即招十三戶中人供役每日所需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三

之蔬菜以及年終雞豚之類均各戶排日按年值日
供給

婦女之來游者以春秋兩時為較多穿花拂柳足為
園亭生色若到山房巨鏡邊無不對鏡理妝有不期
然而然者

予與諸姪輩讀書園中幾三十年課餘或按笛或垂
綸或敲棋或鬥酒一自在層樓閒眺聚二三知己清
歌小飲一曲方終聞游人之屬耳者羣相羨曰此真
神仙中人予殊不解所謂迄今思之深悟少年折福

不小

每遇花晨月夕同人常作蝴蝶會各自一壺兩碟隨處會飲取像形諧聲之義也與會者根香圃主人侯青甫廣文雲松琴隱園獅子窟主人湯貞愍公貽汾綠園主人邢小尹明府德裕厲園主人張子和明府熙之數人者迭為賓主先期訂明蝴蝶飛於何處諸人如期携具就飲終以會於隨園較多倉山之西有徑一條直登巔頂披榛而入別有天地俗名海子其中兩岫夾溪溪水盈盈澄清可掬東岸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書

琅玕一片青翠宜人西岸菜畦數畝傍有人家即十三家佃戶之一也境最幽僻終年鮮經屐齒彷彿桃源景象

貞愍於隨園北數十步得佳境曰獅子窟編茅築室徜徉其間包慎伯先生為題其門曰雙溪千樹獨家村亦時時來園商訂蝴蝶會

先大父嘗曰予身後得保此園三十年予願足矣先君仕大梁嘗寄廉俸葺而新之金陵陷後歷三十年始得克復園已鞠為茂草圖書金石大理石之桌椅

盡付劫灰先大父遺囑身後墓道但書一碣曰清故袁隨園先生之墓千載後必有知我者後遭兵燹賴不題官闕故墓道獨未傷殘此則可慰在天之靈也隨園圖向有稿本在族兄竹畦起處亂後兄重摹刊印請曾文正公題句相繼題者甚多皆一時名公巨卿元戎上將已陸續梓圖後

奇才卓識

隨園詩專主性靈一空依傍所謂性靈者非竟束書不觀也其精心獨造處真足以破空而行莊列二叟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書

固不受古人束縛也金德山中丞撫粵時

詔舉博學鴻詞中丞以先生應疏中云

本朝鴻博停五十七年廩生袁枚年二十一歲奇才

應運卓識冠時臣所特薦只此一人在當日見之者

不免疑其考語之夸迄今學者亦未必盡以為然予

一再思之覺隨園生平當以此八箇字為定評如張

曲江公舉道侔伊呂科劉去華蘇文忠應直言極諫

科皆不愧此品題也近日南省修賈太傅廟徧錄古

人名作於壁非不古雅可觀未錄先生詩豈以時代

太近耶以太傅之奇才得先生詩而精神始見恐前賢亦當畏後生矣長沙謁賈誼祠云江口瞻遺廟長沙最少年才雖王者佐運是漢家天屈子堪同調相如敢比肩虛無宜室問卑濕楚江遷道大功臣心孤鵬鳥憐三湘知數盡七國悟機先漂泊傷靈化穠華委逝川綠蘿蟠敗壁飢鼠拱殘筵神鬼真無狀風雲合有緣長懷夫子哲轉意孝文賢遇合終如此功名更惘然我來剛弱冠流涕返吳船再題賈太傅祠云一別先生五十年洛陽年少也華顛自憐枉受吳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美

公薦白首重來意惘然儘把封章奏玉階一時絳灌口難開經生漢代知多少屈指誰爲王佐才多情容易損年華一哭梁王壽竟差若把湘蘭比君子春風只發二分花事定方知石畫高徒薪端不動弓刀如何七國論兵日不祀長沙一少牢一篇鵬鳥斷聲聞勘破浮生水上雲只恐魂歸還痛哭千秋幾個漢文君

諸詩音節蒼涼低徊無限吐靈氣於寰中寓哀音於言外先生始意豈僅欲以詩文自表異於世哉

漁洋絕句

王漁洋晚年寄宋牧仲詩云尙書北闕霜侵髮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寓意深遠別有寄託以趙秋谷之言而作秋谷謂人曰近來論詩官爵高者爲上耳先生與牧仲詩謂吾兩人均以少年出爲卑官皆已著聲壇坫不待年老官尊始邀時譽也朱竹垞亦有詠史詩云漢皇將將屈羣雄心許淮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輸絳灌谷高一十八元功海內詞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美

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

五經人物

阮吾山曰五經中所載人物易十三人詩一百四十八人禮記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十人合而去其重者約二千六七百人

阮吾山名語

又云人生太閒則別念生太忙則性真不見士君子不可不抱虛生之憂亦不可不知有生之樂

吾山尙儉

王漁洋酒次戲拈絕句云灑鄒黃羊滿玉盤。菜雞紫
蠃等閒看。不如隨分閒茶飯。春韭秋菘未是難。又舉
東坡一詩云春來霜露滿東園。蘆葦生兒芥有孫。我
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阮吾山和友人喫
粥詩云香于酪乳膩于茶。一味和融潤齒牙。惜米不
妨攪綠豈佐餐。少許抹鹽瓜淺語有深味。

葉公記事珠

張爾政云歷城葉奕繩嘗言強記之法云某性甚鈍
每讀一書遇意所喜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美

徧粘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務期精
熟一字不遺粘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粘者置笥中
俟再有所錄補粘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
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漸富每見務為泛覽者
略得影響而止稍隔時日便成枵腹不如予之約取
而實得也

李伯相偉績

曾滌生侯相與李少泉伯相同建不世之功安上全
下蔚為中興名佐李次青方伯有黔東軍中寄懷李

少泉宮保兼謝火器之賜時宮保方移節徐州詩云
雲龍遇合起江東。裂土分茅五等崇。儒將重逢新建
白。宗風欲邁贊皇公。鄒枚不武空攜藻。絳灌無文敢
詡功。獨踞古今人表上。始知詞客是英雄。聞關海上
搗偏師。半壁東南赤手支。范老胸真羅甲冑。潞公名
久重華夷。威馴異族天無外。節建鄉邦 帝不疑。見
說汾陽車騎出。道傍回紇瓣香隨。異稟真能擅萬夫。
書生謀國有許謨。吳江滅賊周忱疏。淮海憂民鄭俠
圖。黃閣考應登廿四。青宮銜早署三孤。一門列戟懸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美

金印菴極爭看雁序扶。鍾山虎踞屹高牙。彩節彭城
靖豕蛇。萬馬雷屯徐泗壘。八龍星聚潁川家。視師績
繼裴中令。建節年如邵仲華。好把中原氛淨掃。九
重天上待宣麻。記從戎幕挹蘭言。高誼雲天色笑溫。
一品先成會昌集。十年同出醉翁門。尙勞平仲錫駝
乘。肯訟陳湯照後盆。慙愧危巢戀鳥哺。傷弓猶未定
驚魂。跼跼飛高過五溪。將躬江上瘴雲迷。八州作督
公猶倦。五月征蠻士况饑。士俗厭看苗婦舞。火攻遠
惠佛狼機。承惠洋火 短衣匹馬頻搔首。天際龍門帳

夢思曾注此詩作於丁卯正月時宮保方館師符剿
豫匪未及一年遂聞殄殲兇醜晉揆席前詩若操券
矣

六章音節沈雄意象慷慨步武青邱而偉麗過之

賀公名論

永新賀子翼先生爲勝朝遺逸工詩古文詞所著激
書筆勢雄奇今錄一篇於冊文云人之所以樂生者
以其不知死期也而其所以安福者以其不知禍至
也社稷之臣而欲預知其成敗則忠義之氣不鼓封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甲

疆之臣而欲預知其存亡則盡瘁之力不全其與人
居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吾渾而一之推吾誠而莫
之間斯可矣必欲預知其孰憎我孰忌我孰陰搆於
我則猜防深於內而仇怨阻於外出入進退之間渙
然其不相淡也甚矣古之君子進而奮庸則自盡其
才分之所可爲而不計時命之不可爲退而閒居則
自求其在己者之所可知而不計在人在天者之所
不可知夫是以隨事任運安行而無碍彼以術數小
道誇我以預知者皆引我以入於畏途而非君子所

樂聞也昔年子在新康陳士業館遇蜀人章生能布
算知前定大數言子家事皆奇中且曰今日朱宗侯
招君飲酒子與士業與馬使者持柬將至矣既而果
然遂借往爵三進坐客十餘人爭就章生問休咎生
鼓掌而談眾皆驚服如神徐以微詞中諸人隱僻又
皆慄愧有避去席罷章生指子行笈曰君無長物僅
一玉卮昨日賣文所得者開笈相授即當以吾術告
君子大笑曰所貴適志者以其不知也使悉得而知
之是爾責愁以相饋而我以玉卮買無窮之憂也遂

靜娛亭筆記

卷十

甲

辭之他年與梅子入山因語及之梅子曰子言誠是
矣雖然子何異於章生耶今子能黜聰廢明而甘無
聞於天下歟抑將以所著經世之書傳於天下後世
也子欲以書傳於天下後世舉凡古今之是非治亂
之倚伏賢奸淑慝之區別遐邇大小之情僞人方以
不知適志者子乃自謂我能知之而我能言之則是
子之饋愁於人終無已人之買愁於子亦無已也且
子之著書矣謀疏矣設有人焉藝百和之香以悅子
而子自掩其鼻吹九靈之簫以樂子而子自塞其耳

羅八珍之味以饗于而子自噤其喉子必怒而弗受
今子拮據聖賢文武之道以利斯世而身類冥鴻迹
同野鶴冷汰於物而槁落其情是將以人已之學分
道而並馳出處之業兼修而互用也吾懼天下不樂
讀子之書甚於子之不樂聞術數之語而紛紛焉發
皇其英華以召忌而召怨子笑章生不知章生將捧
腹而笑子也子曰是吾咎也於是焚書廢學混其身
於樵牧者二十年機穽在目若爲弗見也者而避之
惡言在耳若爲弗聞也者而違之我所可知者我自

靜娛亭筆記

卷十

望

冥於可知天與人所不知者我與天人相冥於不知
不知貪生此刑辟所不得而死也不知貪福此陰陽
所不得而禍也

李太史四書對語

曩見繆蓮仙文章遊戲所載四書對語俱屬銖兩悉
稱不愧文人餘事今讀李小湖太史四書類對賦更
能押韻以合體裁較文章遊戲更勝一籌足以開拓
初學心思可悟運用書卷之妙今錄於此賦云大哉
聖人之道峻極於天文行忠信溥博淵泉辟如四時

之錯行夫子之墻數仞考諸三王而不謬善人爲邦
百年自生民以來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無變今之
俗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顯顯令德肫肫其仁任重
而道遠修己以安人達可行於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攝齊升堂事君盡禮抱關擊柝辭富居貧以季孟之
間待之我無官守雖蠻貊之邦行矣莫不尊親聖王
不作殺人盈野雖有鎡基舍其梧槨子奚不爲政與
我處缺於中予將有遠行不立乎巖牆之下識其不
可主寺人瘠環盍歸乎來遭宋桓司馬夫道若大路

靜娛亭筆記

卷十

望

然吾黨有直躬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非崇德歟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皆雅言也仲尼焉學願聞其指仲
尼之徒行已有恥曾子子思以告孟子孟子居鄒何
如則仕反齊滕之路不遠千里而來聞絃歌之聲得
侍同朝甚喜士志於道豈曰小補之哉民具爾瞻不
行王政云爾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是尙爲能充其類
也乎宜爾室家樂爾妻孥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德
之不修民乃作慝土弛荒蕪仁義充塞吾王之好田
獵使民不得衣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巧言令色鮮

矣仁豈愛身不若楸梓哉輔世長民莫如德萬物皆備於我矣狂簡斐然成章一鄉皆稱原人焉楊墨之道不息況於為之強戰兵甲不多要其有酒食黍稻奪之將以為暴是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也不如人和皆有怵惕惻隱之心禮義由賢者出其為父子兄弟足法學問之道無他大匠不為拙工毀瓦畫墁王請無好小勇暴虎馮河齊桓晉文之事管仲晏子之功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今王發政施仁乃所願君子創業垂統何必同國中無偽

靜娛亭筆記

卷七

罍

草上之風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予懷明德既竭吾才譬如平地經始靈台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與國人交尊賢而容眾以天下養厚往而薄來吾為之範我馳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人亦孰不欲富貴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駢邑三百蓋祿萬鍾平其政於王何有反其道而民不從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足以保四海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吾不如老農信如君不

君臣不臣益成括見殺故曰爾為爾我為我柳下惠不恭雖袒裼裸裎於我側與讒諂面諛之人居慍于羣小或敢侮予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盍各言爾志世俗所謂不孝者五則不如無書嘗有不葬其親者夫非盡人之子歟獨居三年然後歸為難能也雖加一日愈於已不識有諸何必高宗百官總已是在世子五月居廬然後盡於人心亦行其所無事國人皆曰賢懦夫有立志無然泄泄受祿於天以其昭昭未墜於地謹庠序之教不令而行去闕市之征何必曰利

靜娛亭筆記

卷七

罍

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其所畏敬而辟馬上士一位中士一位其行已也恭其操心也危失諸正鵠見乎普龜周公豈欺我哉必來取法文王何可當也不讓於師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宰我子貢善為說解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正裘牧仲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公孫衍張儀互鄉難與言吾固願見西子蒙不潔亦奚以為樂取於人是誠在我辟土地朝秦楚惟此時為然今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則可邪說暴行又作猶以杞柳為杯栝克已復禮為仁

使有菽粟如水火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操則存舍則亡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言必信行必果道得眾則得國使先知覺後知施於有政王請勿疑必得其名必先苦其心志不恆其德不可以作巫醫以能問於不能挾東山以超北海無欲其所不欲壞宮室以爲汙池旦旦而伐之是猶惡醉而強酒孽孽爲善者辟如登高必自卑苟求其故必歸於儒樂而不淫蓋徵招角招是也授之以政爲周南召南矣乎君子不可虛拘高多儀儀不及物得志行乎中國後我后后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吳

來其蘇既竭心思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非行仁義也誠之不可揜如斯夫古之人皆用之有爲者亦若是天地位焉日月逝矣世衰道微然後春秋作分田制祿必自經界始子謂之姑徐徐云爾月攘一雞某何爲是栖栖者歟山梁雌雉有是哉時然後言不改其樂博我以文述而不作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上焉者雖善無徵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多取之而不爲虐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十二

蔣叔起方伯工詩 科名佳話

一韻詩 吳南屏

王壬秋孝廉 朱香生少尉

官有三難 嚮壻

文潞公詩 騎鸞引

厚德錄 雋語雜錄

曾文正公楹聯 俞太史楹聯

靜娛亭筆記

目錄卷十一

集古成聯 寓言可味

古人重年誼 冰溪草

定數

靜娛亭筆記卷十二

賀縣張培仁 子蓮

蔣叔起方伯工詩

德清俞蔭太史樾曰舊篋中尚有蔣叔起超伯七古

一章其題云天祺節扈游同樂獲窺福海瑤臺之勝

歸而得讀大集奉成奉束蓋是時叔起猶官比部值

樞廷也詩曰昨游崑閩循丹梯海天一碧指瑤瓊

雲韶樂分坐立部雜婁鼓動騰雙猊球陽使者適來

觀瓜果頻見中璫寶屬車扈從豈不好顧我野性同

靜娛亭筆記卷十二

山麋歸來袒衣復不幘欲裏厥布師岐黎急開君詩

掃煩暑爽若快雨驅霆霹君身具有廣長舌下筆便

掩閭浮提奇奇怪讀難識不但散骸兼撐黎俗兒

所藏鼠角耳如君乃握天曹屣草書况逼肚痛帖才

翁兄弟應難齊隱居吳中亦不惡時有後懊花開啼

我詩相貽警礪乃辱報之金裘蹄從來南斗醉如

泥祿命恣人來取携惟當留氣煖下臍勞生何者非

夏畦此詩神味絕似坡公奇恣可喜

科名佳話

俞太史云道光癸未歲杜石樵先生視學吾浙四月

八日按試吳興適得相國文正師泥金之報乃題聞

喜軒於試院東楹同治辛未丁濂甫同年紹周視浙

學亦於四月八日隸試吳郡而嗣君立瀛進士捷音

至乃又顏其室曰登喜宗湘文觀察時守湖郡賀以

詩濂甫和之其詩云聞喜名軒事亦奇師門遺墨尚

淋漓四千里外登龍日五十年前噪鵲時艷說宮花

分棣姪立幹萼本長進士殿試敢云階樹盡瓊枝吳興太

守多情甚貽我瑤箋索和詩余和詩云試院論文正

靜娛亭筆記卷十二

賞奇興來酒味不嫌漓自從老杜畱題後又見雙丁

競爽時藝苑流傳稱盛事師門珍重茁孫枝阿翁聞

喜軒中坐登喜還成登韻詩

父子科名家聲克振海內不多見也余子雖列

賢書一行作吏無復登瀛之望錄此詩以志健

羨之意

一韻詩

華亭黃唐堂先生之雋生日對菊述懷為一韻體詩

凡生平官位及所經歷事俱借一花字傳出詩云南

斗吾初降東籬爾正花秋容占晚節春夢憶浮花陶
宅甦甦柳春容瑟瑟花乾坤鄉外客山水道旁花湘
楚天如畫楊吳女似花烏啼薊門樹鸚語日南花記
室蠻牋檄歌場羯鼓花淬磨歐冶劍攀折廣寒花玉
作排班筍金爲歸院花趨朝五更漏儻直入磚花官
解三條燭征軺四照花賁鏞巡泮壁衡鑑拔江花宦
拙顛盈雪精衰目炫花遂辭公廩粟還對故園花薄
翠平安竹新紅富貴花生涯殊草草世界儘花花天
竺尋湖艇長干訪雨花漫遊爪印雪微笑手拈花志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三

館叢殘稿詞壇爛漫花纂修既陳迹鴻博又虛花廣
座經揮塵鈞天樂散花杖藜扶足力啜茗潤心花化
入莊生蝶幻開湘子花庚將八秩滿甲過一周花葭
白一方水楓紅二月花重陽對風雨旬日斷煙花天
到隨陽鳥地生延壽花門墻聯玉筍童叩茁琪花徑
掃初來客筵開亦坐花幾叢霜下葉十色盎中花豈
祝期頤算聊娛隱逸花顏齡常素節幽賞答黃花
一韻到底詩中罕見格奇而詩句清新韻同而
筆法矯變 武林郁滄浪爲友人題灌花圖調

寄醉太平亦用花字韻到底詞云杜陵浣花君
家灌花花田花塢花花向花茵坐花金鈴護花
金瓶供花司花女子如花定羞花妒花 判誇
五花陣誇六花原來過眼虛花且橋前醉花餐
花嗅花拈花語花相看傾國名花並春風笑花
作者悟拈花之禪讀者如評花之樂

吳南屏

曾文正推巴陵吳南屏 敏樹 之文爲文中逸品今錄
其聽雨樓記云度地不廣六而攬納宏遠者惟高且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四

顯者爲然而山居之所非有平泉曠壤通川之流而
其爲山岡阜堆復無巖竇泉石之奇峰嶺之秀加以
屋舍烟火之湊密兒童雞犬之聲雜聞於耳若此而
求爲堂房林院之勝以資讀書之暇娛者蓋難言之
余之居適類是常憾之欲別遷徙然余村之西南洞
庭之別浦也遠樹外常見湖光水色又近而磊石之
山浮動乎其前也東北則雲峰疊起數十里隱見
皆可得惜其蔽於近而無以發之耳一日余弟雲松
指其西隅草屋數間廝備所居者曰此可卽而爲也

用力不大勞而得景當殊異余弗敢信之且止以隘不聽遂鑿其垣為門向山間崇而重之以為樓斬竹木剔土數尺廣數丈長竟畝而為之圃以當其門圃中移蒔花木略具而房樓連間疏達明潔纔兩月工成余喜而上於樓以觀則凡湖與山之獻於欄檻而入於窗牖者向未知其有此也而村落之遠近田疇之上下山溪之曲折耕夫樵人之往來歷歷在目於是與雲松對設榻樓上皮書而讀之而名其樓為聽雨也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五

王王秋孝廉

湘潭王王秋孝廉 開運 幼喜讀書為文章有奇氣年三十餘益棄俗學專力於古通尚書毛詩公羊傳及史記漢書性高曠不事榮利朱香生少尉曰咸豐時天下大亂將帥多開幕府招致才俊曾滌帥尤稱好士布衣或起家為布政司隻身來投歸資鉅萬士爭自效王秋獨為客不受事往來軍中或旬月或數日即歸久之曾公幕客皆得優保均執弟子禮而王秋依然抗禮為座上客嘗至江南督署晉謁曾公未報

遣使招飲王秋笑曰相公以我為餽餒來乎即携裝乘小舟去相公追謝之已歸矣著有湘綺樓集

朱香生少尉

甘肅朱香生 克敬 官湖南龍山縣典史有惠政能得民心咸豐十一年寇擾其境城中危甚縣令與千總思遁去少香獨率吏民激以大義相約登陣堅守賊屢攻之民皆樂為典史用均不願身務為守禦計賊攻四月知不可下乃去大憲聞之乃劾令而舉尉請於 朝即以尉擢龍山令格於例不果久之以盲去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六

官自以少壯為詩不能精壯既盲日令人誦古人詩默而識之更為詩佳者往往似姚合雨後云小園微雨霽瀟灑晚如秋風過涼生竹雲開月滿樓梵聲穿樹出花影隔簾浮多病孤涼夜開軒學卧游送陳右民觀察 寶箴 云舊時朋好去聯翩送子西征更惘然可語性情能幾輩不堪離別更中年浮湘歲月驢人淚酌古經綸內業篇從此孤懷向誰是春風吹夢夜即天閩外云閩外臣鄰長人間富貴衙春風颺賜樂晴日綯高牙世局彌縫苦恩門責望奢格天殊不易

慎勿羨榮華又快意持旌節從容鎮一方性情長樂
老功業半閒堂國困官仍富民凋俗更強野人多過
慮咒柱獨傍皇又柳鞦鶯留客花開蝶倚樽雲寺鐘
聲漫晨窗客夢幽皆佳句可誦者

官有三難

宋彭乘墨客揮犀鄭希仲云凡仕宦有三難一爲統
十萬之眾而爲帥二爲翰林學士值國家有大典禮
應撰進奉文字三宰劇邑賦稅多獄訟繁又有世家
豪族遇事多有把持三者苟非其材則事必隳廢除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七

是三者雖宰相猶可以常才兼之

巒壻

今人榜下擇壻巒壻其語本諸袁崧亦有意不願
而爲貴勢豪族所逼不得辭者

文潞公詩

文潞公住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和昫朝
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嘗
爲同甲會各賦一詩潞公詩曰四人三百二十歲况
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采芝仙

清談疊疊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
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騎鸞引

高疏寮有騎鸞引一詩奇麗可喜詩云夜騎白鶴出
琳闕千萬仙官翔佩玦雲雷貼妥過罡風左推日九
右扶月一息瑤池翠水家阿母迎謁龍驅車青娥彈
絲玉妃酒折盡蟠桃紅玉花九天丈人來問道太極
之前天不老丹霞一氣玉虛宮寶笈金繩容探討錢
春唐紀夢云翠峰嵯峨三十六寒泉落空響哀玉登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八

花石路勢縈紆玉闌干護修筠綠雪髯老人負紫瓢
金絲麈尾遙相招紅螺酌酒湛湛碧坐倚蒼石次洞
簫孤鶴來傳天上詔老人挽余偕一到飄飄高處凌
青冥直過罡風履黃道祥光樓閣倚崢嶸神虎守關
森衛兵雙闔朱扉忽微啟中有靈官來遠迎絳衣持
斧立丹陛玉皇手中玉如意雲璈風瑟自宮商天聲
清越非人世帝旁青童傳帝宣文華宮中呼謫仙謫
仙顧余笑且言子宜亟反來他年探懷贈我五色筆
子當保之慎勿失濃香氤氳迷帝所長揖老人下西

願身從日月上頭行。俯視斗杓分子午。雲氣相隨步武生。過耳但覺松風鳴。覺來握筆紀佳夢。月明樓鼓擗三更。毛吾竹鈞天曲云。鳶飛魚躍。鳧短鶴長。各適其適。孰尤彼蒼。奈何人異於萬物。身備乎五常。學關乎經濟。志效乎忠良。乃使蝸蚓同槁乎土壤。鴻雁俱逐乎稻粱。精神所著。夢游八荒。浴銀河翻月之浪。熏旃檀帶露之香。戴芙蓉九華之冠。披雲錦五色之裳。騎祥麟兮翳綵鳳。攀若木兮拂扶桑。直造乎玉皇香案之旁。白虎守關。御劍芒。焚惑執法。齒髮張。皐夔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九

且與列雁行。肅然鳴佩詣宮商。關張衛霍立兩廂。相向盾甲明如霜。干官拜起低復昂。星輝霞燦降百祥。一人殿中立宣揚。令臣奏事無恐惶。臣愚幸覩天日光。願拜短疏神毫芒。讀罷帝親把袖藏。曰汝所奏見未嘗。政如藥性和溫良。一一可以瘳民瘡。又如百鍊昆吾鋼。用之國可無妖祥。惜哉不遇徒心傷。亟宜入世朝君王。君王神聖今禹湯。勤求賢雋食不遑。扶天大象親提綱。充庭至寶皆琳瑯。尙憐空谷遺幽芳。蒲輪鶴詔紛相望。賜汝紫綬黃金章。袞衣赤舄坐廟堂。

爨調萬化躋時康。凌轢周漢追虞唐。賜汝斧鉞羽林鎗。專征不義誅暴強。火鈴霹靂杵金剛。攝伏百怪回瀾狂。載命玉女斟霞觴。賜汝天醞九霞漿。一飲盡蜺凡肺腸。令汝身貴家亦昌。不論中國蠻與羌。蟲魚草木皆春陽。天子萬壽永無疆。汝乘白雲來帝鄉。二十八宿參期翔。臣辭草茅不敢當。遜於稷契暨及斯。罡風滿路明月在牀。諸作皆不食人間煙火語而鈞天曲尤富贍。見宋人隨隱漫錄

厚德錄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十

宋李元綱厚德錄多載巨人長德忠厚之事讀之足以啟人爲善之心今敬摘數事於此
李繼隆討夏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乃檄轉運使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忽而改期轉運司遂解散芻粟既而復爲檄云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悉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隨劾轉運司以乏糧悞軍務大宗大怒令召中使一人令取轉運使盧之翰等首級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

水爭之請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怒拂衣起入禁中
二府皆退若水獨留庭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
之復曰有細瘦而長者尙立庭中上出詰之曰爾以
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以爾爲賢故擢任爾
乃不才如此尙留此安待對曰陛下知臣使待罪二
府當竭其愚慮以報厚恩陛下據李繼恩一幅紙卽
誅三轉運使鞠驗事狀明白乃加誅戮又何晚焉獻
可替否以死守之臣職也臣未獲死所故不敢退上
意解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僅謫官旣而知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十一

虜欲入塞事虛繼隆亦去位

凡有假公事以害人者安得錢公化身千百以解其厄也

趙康靖公繫與歐陽永叔同官禁近歐陽公常薄之以爲不文乃出之後復入竟知封誥歐甥女嫁後與人亂事覺語連及歐歐時爲河北都轉運使疾之者欲文致其罪云歐與甥女亂事聞於上上怒獄頗急羣臣無敢言趙公乃上書言修以文學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私輕加誣讎臣與修蹤跡素疏修之待

臣亦薄所惜者大體耳書奏歐公得免窮究出知滁州趙公後官翰林學士復表讓以歐某先進臣不可先爲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至和中趙閱道與范景仁有隙後王介甫執政素惡景仁毀之於上前且曰陛下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范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介甫問之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十二

王達者郎中李曇僕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旣而達應募爲兵入捧曰營矣會曇之子學妖術妄言父子繫獄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護供給凡四十餘日不倦後曇貶恩州別駕達哭而送之防者遏之使退達流涕曰此吾舊主安得不送其家中諸僕已辭去曰吾等不能從公入瘴鄉以求死也曇卒於道達爲之棺斂朝夕哭如喪其父及葬而後去嗚呼達一賤隸非矯節以求名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之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終始無倦豈

不賢哉今世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顯榮已而故人
或臨不測之患懼禍之及已往往遠而避之甚或擠
之以明無黨肯憂卹振救者鮮矣稽其行事五夜捫
心應亦羞見此僕 溫公涑水紀聞

許冒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因不
肖斥逐於外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與孝基孝基治
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
能灌園乎答曰能即使之灌園園蔬日茂久之謂曰
汝能管庫乎答曰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十三

也即使之筦庫亦馴謹無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改
過故態已除以其父所付財產歸之其子從此温飽
為鄉里善士孝基卒後其友遇之見旂幘騶御如守
土大臣驚喜揖問何以致此大位孝基曰吾以還財
之故上帝嘉之命為嵩山之神言訖不見
當建炎時追封諸直臣有贈侍御直龍圖閣學士封
云士有屈於生前伸於歿後者方其臨事執義以行
其志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而冀顯榮於今日哉是
可嘉嘆也爾以直道執憲不同是為稱職而擅權誤

國之人方且嫉惡而排斥之今公道昭彰龍圖寓直
職號清華精爽尙存歆予褒寵紹興已卯正言先生
除監察御史制云先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柄
臣至流落以死朕常伸褒錄之典今有令子克濟其
美以爾樂道修身勇於為善峩冠在列有粹然安靜
之風其以栢寺雄職為予司聰

此追錄諫臣之敢言者一褒其節一錄用其子
足見藝祖忠厚傳家之美明代高拱竟詆徐文
貞公為暴揚先朝過失者是欲阻新君好善之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十四

心而令直道永遠不彰也即此一言罪通於天
地獄之設殆為此入

蘇子瞻曰慶歷三年有李京者為京師小官時吳鼎
臣為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鼎臣
求聞達於朝廷鼎臣即繳其書奏之京坐貶官未行
京妻謁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召
鼎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
為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
索火焚之而去

晁氏客語曰元祐中舉子吳祐應大科以行卷徧投從官一日與李方叔同視文理乖謬撫掌絕倒范純夫出覽其文畢不笑不言侍坐者不敢問他日吳祐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不足應大科也此必有人相悞且習進士舉業可乎吳面發赤逡巡而去後竟改業純夫之正告吳之肯改俱可風世

兗州有民婦姓賀氏里人謂之賀織女初嫁時未浹旬夫即出外經商不以一錢濟其母又無賴人皆指為不孝子所得微利別於他處置外婦賀知之每夫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十五

還但欣然侍巾櫛其夫轉以非理毆罵之婦不與校其姑老病凍餒婦則傭織以資之己則寒不營衣飢不飽食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婦益恭順承意旨雖閤室亦無怨嘆夫竟挈其外婦至家婦以妹呼之殷勤接待略無愠色歷二十餘年始終無怨懟此婦生於貧賤未聞禮義之訓而能如此雖古之賢孝無以過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諒哉范資玉堂閒話

韓許公億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職司拮據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蠱魚

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則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為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其持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贓罪鞠人其韓公之謂乎

舊制選人皆用卑官奏舉乃得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往往抑塞以老陳節使竟者掌銓時特為陳其功狀而擢之

葉左丞夢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餓殍滿野盡發常平倉以賑之稍能全活惟棄小兒極多無人收養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十六

往往顛踣於路視之惻然因問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答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余為閱舊法凡遺棄小兒其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之父母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出示徧告百姓並官為立券記籍凡得小兒者使報之於官官即與券而籍記之凡得遺棄小兒三千八百餘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襁褓者願以告臨民之君子

撫養之德比於親生此一定不易之理後儒援

引典禮反覆千言總不過發明此義耳聞吳中某狀元係其父某為太守在粵東所收之棄兒也並聞某相國亦其父官浙江典史時所撫養者他如蜀川之某相國長白之某爵相皆有此說雖不足盡信亦可見醴泉無源芝草無根矣仁宗時朝議在官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按籍劾之翰林學士胡宿以為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嘉其言至今行之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十七

仁宗惡賊吏時士人亦有才高而不能事上官者或上官以私忿而摭摭米鹽細碎以為贖者遂永不得進用眾以為冤知制誥右正言知流內銓吳育奏應選人如犯贓私除情罪重者無復在官其餘罪名雖同事體不一或以微物致累或以周防偶虧若顯有才能並許奏舉

林積南劍州人少時至京師息旅邸既卧覺床第間有物揭視之見布囊中有錦袱裹北珠數百顆乃揭其名於室曰某年月日劍浦林積過此欲見者至京

師相訪乃去遺珠人乃巨商也急回故道至蔡邸舍見其題字即至京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珠在是可見其題字即至京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珠在是實係是商所遺乃以珠悉歸之商欲分半與之秋毫無所取商乃就佛寺作大齋曰為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大中大夫子德新吏部侍郎子孫蕃衍至今為閩中巨族 夷堅志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十八

晁文元 迥嘗言 歷官臨事未嘗挾嫌害人擠人以干進每遇被屈抑之人察其無辜必為之保全回護如自衛其髮膚者 見王定國近錄

李相國 沈 日以帷箔之罪加於人者最為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誣而受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詛乎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既擢第歸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非君欺我也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即丞相汲公也 見陳無已叢談

此又一劉庭式矣夫婦為人倫之始在德不在

色抑情重信宜其後裔昌熾矣近日巴陵方菊人廉使之封翁及余同年李鶴人中丞並有此盛德事可敬也

撫言

唐重進士王公保定撫言言之詳矣今錄其有關掌故者使讀書應舉者有所興起而知科名之榮我者非第爲身計也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中縉紳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其得之艱難謂之三十老明

靜娛亭筆記

卷十一

十九

經五十少進士

言進士飛騰之速也明代傳奇有老門生三世報恩之事言有一少年進士謁選得粵西縣令分校鄉闈所薦拔之房首乃一五十餘之老門生也以其老意頗厭之後此生成進士觀政刑部令亦內升以事入獄有權貴欲置之死賴此生而免後得復官子居鄉多不法已罹大辟此生巡按其鄉爲之設法竟得免其孫式微窮困此生已爲顯官資助之又得讀書成名所謂五

十少進士良然今則翰林尚有驟遷者倘五十登第用部屬則需二十年方得外轉道府縣令則十年方得補缺邀遷擢者百中無一再加丁憂降調等事則升擢時總在七十外矣古稀之年殊不易見懷才而抑鬱以卒者正不少也

進士登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郎李昂力杜請託而昂之外舅舉李權昂召權庭斥之又斥其文字之疵權拱而前曰執事以某文爲不臧執事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閒唐堯既耆將禪於許由由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二十

故有洗耳之舉今天子春秋鼎盛並不揖遜於足下何以洗耳哉昂聞之皇駭訴於執政朝廷以卽官權輕自是改用禮部侍郎

裴思謙狀元及第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宿賦詩曰銀釭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卽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頰赴舉頗富肇貧郡守餞頗供張極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皆出迎接適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日向道是龍剛

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蹇赴選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從者呵之曰避新即君逢遣一介曰莫乞相阿婆

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元和中李涼公主試榜下三十二人及第皆取寒素

時人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字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文饒當國頗為寒峻開路及南遷或有詩曰八百

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三十一

沈雲翔十人多交通權貴時人譏之號芳林十哲

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

張倬落第捧登科記戴於頭上曰此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

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

劉生魯風投謁所知為典客所阻有無錢乞與韓知

客名紙生毛不為通之句

趙牧效李長吉為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迹

進士褚載投贊蘇侍郎誤犯其家諱載投啟謝過曰曹興之圖畫難精終慙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

鄭光業入試之夜將就枕有人突入曰可相容否光業為輟半鋪之地其人又曰更托取一杓水煎一椀茶光業欣然為取水煎茶未幾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啟謝曰既煩取水更使煎茶當時不識貴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 光業有一巨箱凡行卷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苦海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三十二

裴庭裕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頭

上水船

何涓為瀟湘賦天下傳誦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

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雋語雜錄

司馬太傅為二王題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

清疏阿大王枕小名

郝嘉賓少有遵俗之概時人語曰大才槃槃謝家安

盛德曰新郝嘉賓

桓宣武曰殷深源有德有言若作令僕足以儀型百辟朝廷用違其才耳

王愉字敬豫小字阿螭少好武其父爲丞相每見長豫悅字則喜見敬豫則瞋

何元朗云文衡山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

時昌言於衆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至今衡山筆墨長在天地間世豈有道著姚狀元津楊

狀元維聰者耶

柳南隨筆云崑山馮姬色藝雙絕以不應馬帥三寶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三十三

之召致干其怒遣健將縛至將加刃矣馬聞其能飲

先以酒困之立盡一斗乃解縛令理妝按歌聲愈清

色愈豔遂以千金爲脫籍寵之專房陳祺芳有詩云

酥胸藕臂玉爲腰縛出輕紅慘愈嬌剛向筵前傾一

斗寶釵重整度鸞簫

王斥漢河南南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性好優友人以

喜筵招飲慕其名盛設以待王乃朱塗其面金冠綠

袍像關壯繆乘馬而往竟登席巍坐唱大江東一曲

其童倚笛和之引滿大嚼而去

薑露菴雜識中載鬥奇之句有可采奇句云者如洞

鑿控象作宛馬河伯結螭爲海梁險句云二分垂趾

懸厓側一髮懸帆惡浪中幽句云松杉老屋眠秋士

瓜果空庭拜曉星壯句云揚帆滄海封王去走馬天

山唱凱還游戲句云醜女簪花春有恨庸醫賣藥鬼

相隨青史聲名翰戲齣六經傳誦仗時文

曾文正公楹聯

曾文正公善爲楹聯題江西吳城會館戲臺云五夜

樓船曾上孤亭聽鼓角一尊濁酒重來此地看湖山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三十四

挽胡文忠云通寇在吳中是先帝與蓋臣臨終恨事

薦賢滿天下願諸君補我公未竟勳名挽袁端敏甲

三云屬纊寄箴言勸我勉爲范宣子蓋棺有定論何

人更議李臨淮戴文節熙云舉世稱畫師無人識爲

血性男子上界是官府知君仍作供奉神仙挽易臨

莊太守良幹云鄧禹少從戎壯懷忽吸西江水終軍

雖遇害毅魄猶殲南越王挽凌子彥孝廉玉成云曰

歸日歸指故鄉豈期露宿風餐便爲異域招魂客有

弟有弟今詩伯從此孤兒寡婦付與天涯急難人挽

劉瞻巖殿撰太夫人云七州團練使八座太夫人愛日忽頽鄉里榮哀天下羨哲嗣名狀元曾孫新進士文星環繞高堂福壽古來稀

俞太史楹聯

俞蔭甫太史楹以詩古文詞名海內同治己己合肥李太夫人七十生日時長公後泉中丞撫浙少泉相國以大學士肅毅伯督兩湖因題二聯為壽分致中丞相國其致中丞者云起居八座亦多壽亦多男先百花生日祝慈蔭長春鳳舞鸞歌徧浙水東西洞庭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二十五

南北文昌六星有上相有上將以萬石家風佐熙朝景運玉昆金友比荀龍滅二賈虎增三致相國者云花下板輿來自皖而兩浙而三吳而瀟湘洞庭數千里瞻拜慈雲鳳鳥舞鸞鳥歌頌無量壽佛牀頭朝笏滿有子為宰相為節度為觀察轉運五百年特鍾間氣玉策賢金策聖作中興名臣壽潘玉泉觀察云以名父子生宰相家有德業事功文章氣節當中興年祝無量壽是英雄儒雅富貴神仙張友山中丞兆棟太夫人八十壽聯京國奉慈輿而秦而蜀而皖粵諸

邦又向三吳開壽寓元宵張夜宴有子有孫有曾元繼起行看五代共華堂王子勤觀察壽聯云舞綵滿華堂看膝前簪笏成行以八龍兼三鳳有子十稱觴一人晉蒲酒願林下康強逢吉從夏五祝秋禾李少荃爵相壽聯云以歲之正以月之令春酒一尊為相公壽治內用文治外用武長城萬里奠天子邦杜後舫觀察壽聯云仗名法入手由鹽官起家而陳臬而開藩意思蕭閑共識東坡是五戒轉世紀近代戰功輯古來謠語又工詞又能書精神淵著請歌南山之六章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二十六

壽楊石泉中丞壽聯云鍾三湘秀氣為兩浙福星奮武揆文恰值賓興大典借九日秋光獻五旬春酒翔機集嘏恭逢御極初元金眉生廉訪壽聯云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陳同甫一流人物如是如是醉吟舊詩幾篇聞嘗新酒數盞白香山六十歲時仙乎仙乎佛殿聯云三藐三菩提與大眾同游淨土一花一世界看我佛即在靈臺

集古成聯

蓬萊文章建安骨 李白

龍馬精神海鶴姿 李郢

樊川詩句營邱畫 陸游

謝眺青山李白樓 陸魯望

室如明鏡心如水 袁桷

花有清香月有陰 楊巨源

千樹梅花萬竿竹

半潭秋水一房山

名標玉籍仙壇上 韋莊

詩在林逋魏野間 陸游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才子舊稱何水部 韓翃

使君疑是鄭康成 東坡

若信王侯等蠅蟻 陸游

不妨風月事琴樽 楊巨源

已用浮雲看富貴 陸游

好來平地作神仙 魏野

神仙富貴今何在 范成大

朝市山林且自由 袁桷

進退周旋必中禮 射義

二十七

恭儉莊敬而不煩 經解

陶令好文常對酒 郎士元

庾公逢月要題詩 楊巨源

海內文章在公等 元好問

壺中天地非人間 宋孝宗

常吟卷裏新酬句 張籍

願讀人間未見書 藍奎

且喜江山得康樂 錢起

豈知詞賦稱相如 盧綸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久無書去干時貴 司空圖

錯被人呼作地仙 陸游

野鶴巢邊松最老 羅編

碧桃花下景長閒 羅虬

松間倘許幽人住 秦系

海內無如此地閒 白香山

妙筆醉題紅芍藥 袁桷

碧窗留得玉蟾蜍 虞集

直上青雲生羽翼 李白

二十八

好來平地作神仙 魏野

嘯歌聊永日 李景儉

花月解留人 張謂

但得煙霞供歲月 回道人

欲將耕稼報昇平 陸游

閒身有樂事 陸游

幽鳥少凡聲 方干

鸞翫會應霄漢去 李中

游心暫寄水雲間 劉淑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以上各聯皆金匱楊子延所集

寓言可味

俞蔭甫先生曰余少時嘗戲草骺骹子一卷中多滑稽之談今錄數事於此 伏羲畫八卦既成以示骺骹子骺骹子曰子畫卦以何為始伏羲對曰吾始於一畫骺骹子曰子誤矣當始於一豎也夫一豎者引而上行則輕清為天引而下行則重濁為地是故一豎者天地之象也一畫者日月之象也日東而月西也今以一畫為始將先有日月後有天地乎

堯在位七十載倦於勤讓於許由許由不受讓於巢父辭焉讓於骺骹子骺骹子受之立為天子三月而返之於堯歸而見巢父巢父曰鄉者吾與子友也今子受堯之天下非吾友也請與子絕骺骹子笑曰子何視天下之重而視吾之輕也夫吾視天下之去留猶蚊虻之過眼是故立為天子而吾不以為榮返為匹夫而吾不以為高子將無以受天下為榮耶禹受命治水骺骹子問曰子意如何禹曰吾將鑿龍門以受之骺骹子曰子未知治河也夫河出於昆侖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之墟千里一曲其曲也皆有大山以當其衝故河不得而不曲也吾嘗登昆侖而觀焉其一曲有山焉是曰公山其二曲有山焉是曰宣山子盍往而鑿之是二山者苟能疏通之以利天下則天下之水自無所滯此萬世永賴之功也禹不從卒鑿龍門導之制之苟安以幸無患骺骹子嘆曰自此以後中國世有河患矣成湯出見人張網四面湯解其三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仁哉湯也德

及禽獸矣。馘馘子曰：不仁哉湯也！禽獸猶罪其不用命，況諸侯乎？況臣下之凜威任事者乎？

伊尹放太甲於桐，往見馘馘子。子曰：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始耕於有莘之野，挾堯舜之道，以要湯。後世以山林爲捷徑者，子覺之也；五就湯而五就桀，後世朝秦暮楚者，子覺之也；相湯而伐桀，而有其天下，桀固無道也；然後世以臣伐君者，子覺之也。已立太甲而及放之後，世置君如弈棋，不察其有德與否，只圖逞一己之私者，子覺之也。夫子覺者也，覺人多矣。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三十一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耻之，逃於首陽山，采薇蕨以爲食。馘馘子載米三十車以餉之，夷齊不受。曰：子之粟，周粟也。馘馘子曰：子固以紂爲聖主，以周爲非理乎？子非鄉人，乃公侯之子也，以爲是而不仕，以爲非而不能討，旣以漠視家國之理，亂而不問矣。旣輕千駟萬鍾之富貴，而欲追步巢許矣。子胡不達之，昆子之心，有周耶？薇亦周薇也，蕨亦周蕨也。子之心，而無周耶？子所戴之天，猶商之天也；子所履之地，猶商之地也；子所食之粟，猶商之粟也。

古人重年誼

又云：辛未歲，恩竹樵方伯錫開藩吳下，相與唱和甚歡。余因言蘇州府學有宋紹熙間唱和詩石刻方伯卽搨一紙見贈，其首唱者建安袁說友和之者浦城張體仁、胥臺成欽、亮浦城章澥、胥臺唐子壽、王藝胡元功、三山陳德明、桐川周承勳、浚趙彥衛、趙彥瓊、趙彥真、書石者歷陽龔頤正、碑額分書同年醞唱四字。蓋諸君皆同年也。袁公原唱云：同年幾合幾分違，三十年間見日稀。尊酒相逢今也幸，詩書論政舊焉依。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三十二

慈恩故事，今回首吳地，清談對落暉。平世功名在公等，尙期努力佐龍飛。前有范石湖序，足見宋人同年之重。因錄於此。云：進士科始於隋，盛於唐。本朝因之，偕升者謂之同年。衣冠之好由來尙矣。唐人尤意期集，燕設之名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爲半空。天子至御樓以觀，當此時通榜之士，意氣相予，特甚。否則有紫陌青雲之譏。本朝略去浮侈，但存聞喜一燕而爲之。同年之制則加詳焉。旣朝謝揆日集，貢院奉賜第錄黃於香案，列拜庭下，禮畢更以齒班立。

四十以上東序西鄉未四十西序東鄉推年最長者最少者更各一人升堂長者中立南鄉少者北鄉春官吏贊拜少者拜又贊答拜長者泊兩序皆再拜謂之拜黃甲叙同年所以明章風期惠篤心契委曲之意過唐遠矣士大夫甯得輕負此意忽然雲散異日相視如塗之人乎紹熙收元建安袁起巖張元善俱使浙西始以歲五日會同年之在吳下者於姑蘇之臺登臨勝絕傾倒情素獻酬樂甚賦詩相屬州里傳寫一夕殆徧好事者美之以爲伐木之詩也起巖謂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三三

僕嘗誇春闈使爲序引僕時位下渠足數獨以親見諸公貴名之起又嘉二使君能修舊好略記國使故實以代揚解之詞庶凡稱同年者聞風動懷增重名義或於雅道小有補焉非直爲一觴一詠設也二月望石湖范成大書按此刻自來金石家未著錄惟錢竹汀先生養新錄曾載其大略余讀范石湖序慨然增同年之重輒依韻爲一詩擬徧徵諸同年和而名位卑下未可主齊盟執牛耳聊發此議而已詩曰芙蓉鏡下久睽違落落晨星比昔稀豈以雲泥今隔絕

遂忘蒲稗舊因依朔朔霄漢誰先路憔悴江湖已夕暉記否鴟鵬初展翼烟波鷗鷺也同飛

昔人年誼如此之厚讀之慨然不禁有今昔之感太史和章意極微婉亦有慨乎其言之也

冰溪草

張文毅公甫冰溪吟草中有七古一章讀之慘然序云咸豐癸丑七月朔余在南昌守城督戰奴子鄭貴侍側與材官哈恩俱斃於礮血濺余身今一年矣感而有作詩曰去年今日豫章城我在城頭督戰兵賊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三十四

礮如雨向城擊忽然鮮血濺我纓左右駭愕環相顧中有二人中礮仆材官哈恩僕鄭貴淋漓血染城頭路哈恩碎顱氣僅存鄭貴洞腹猶能言首問主人受傷否次言有母之養殮我聞此語心悲切世人枉自談名節此僕二十不讀書臨死之言何烈烈人生忠孝付於天我今報國知何年將毋猶荷君恩重愧汝國殤空淚漣

定數

陳子莊太令其元少時恃才自喜芥視青紫道光戊

子應鄉試試畢意得甚與數友游西湖適有請箕仙者子莊問今科中否盤中書曰爾甲子舉人也時戊子至甲子相去尚三十六年子莊意頗不然大言曰仙人不靈盤中又書曰靈靈靈相與一笑而散乃屢試秋闈一衿如故而距甲子之科亦不遠矣無何蘇杭大亂甲子科竟不舉行未幾子莊需次江蘇宰劇邑後因公事回杭州與數友湖上語及前事曰甲子未開科何從應試子以諸生得官仙人真不靈矣一友笑曰靈靈靈子於甲子之歲爲左季高制府所薦

靜娛亭筆記

卷十二

五十五

左公疏云爲敬舉人材仰求錄用事然則子非甲子舉人乎子莊乃憬然而悟信乎事皆前定也子莊宰青浦時有歸思繪湖峰苑思圖俞蔭甫太史題詩云之子有歸思秋來問水濱欲將種花手去作採菘人煙雨扁舟活丹青一幃新鄉山九十九蒼翠撲船唇我欲留君住青山負草堂我將勸君隱丹詔惜循良且喜宦游地依然雲水鄉何妨緩歸棹在此作龔黃

郎潛新聞

十

歸安吳雲題



光緒十年
刻于鄂川

壬午重校本

郎潛紀聞 序

郎潛紀聞序

余家守藏書性嗜雜覽童卯迄今廢讀之日殆可指數
學未小成輒喜弄翰弱冠已前壇坫角逐摹揣韻格措
獵華腴夙所誦習蓋徒以自澤其文而惜於大義謬獲
名譽旋亦悔之既又孳究訓故溫習經誼舉凡乾嘉鉅
儒東南耆碩號為漢學演迤奧旨者什九汎覽搜殘舉
碎時有饜述憾未能淹貫精博尋復棄之甲科通籍自
請為郎妄意依流平進樞垣臺諫尚非夢想顧不可靡
所儲蓄備官未聞乃益練習吏治兵制河漕鹽法尋討
利病銳意世用又嘗默究天人靜念身世始生之歲海

郎潛紀聞序

上兵起墳墓之鄉島夷錯居橫流滔天匪可坐視則又
羅列書史旁述雜家盟聘和戰印證失得渤澥形險荒
裔紀載敗門人海日營心維條件掇拾物可玩索而仕
宦連蹇適會選部兩更舊例浮湛十年雖由人齟詎曰
非命於是投牒乞外俛首鹽車而芻論罪言不可復出
矣作縣虞東職業清簡行篋舊作料理彫鐫率皆臚說
短書無關閎旨郎潛紀聞者余官西曹時紀述掌故之
書也多採陳編或詢耆耇非有援据不敢率登刪併排
比約可百卷姚君福均虞之宿學不鄙弁陋辱蒙校讐
觸諱忤時力請刪削編十四卷為初筆二筆已下踵付

梓人是書隨筆纂載間附鄙論先後凌雜不類不欠區區之意蓋將出其叢殘就正大雅矜鍊修補姑待異時本非完書故義例可畧也嗟乎余年四十有一矣元髮將改宦學不進百里小試兢兢恐墜編刻之業才士優為平生志業百未一中濡筆寫懷不其媿已光緒六年冬康祺識

郎潛紀聞初筆目錄

卷一二十八則

卷二四十三則

卷三五十九則

郎潛紀聞 二 序

卷四五十八則

卷五五十六則

卷六六十五則

卷七五十八則

卷八六十四則

卷九四十八則

卷十四十五則

卷十一五十則

卷十二四十八則

卷十三四十二則

卷十四三十七則

子思綸鳳瑲校字



郎潛紀聞 三 序

序

三

郎潛紀聞卷一

鄞 陳康祺著

康祺於同治六年鄉舉後以貴爲刑部員外郎十年成進士四月二十一日恭奉

大對越月由翰林院帶領引見

穆宗皇帝方御養心殿延納多士時

聖壽十有六歲仰觀

龍顏河目如日方昇恭默中有嚴毅之色私幸

中興令主儀表端凝他日景福洪祺當與

聖祖

郎潛紀聞

卷一

高宗接武越癸酉甲戌臣康祺兩次奉派陪祀

郊壇凡

聖躬拜獻登降均由甬道步行咫尺

天顏瞻仰尤爲親切竊見

堯腊禹胼丰采消鑠蟻蝨下士謬抱杞憂明年冬

鼎湖弓劍竟棄臣民八音遏密矣良由

大政親裁日乾夕惕庫藏有罄竭之慮修攘鮮倚毗之

人

幾務過勞沴裁偶會無疆之祚中道登遐彼保傅令僕

備位尸素不克分

君父之憂固當引爲己咎若方技小臣走奔贊御豈足

責哉時言官中有請罪 御醫李德立及嚴懲近侍者故附紀及之

軍興已來漢臣得大學士者多以疆臣受鉞爾薤賊氛

勞勤尤多遂膺爰立若駱文忠曾文正暨今湘陰相國

諸公雖未一日內召而豐功茂伐彪炳琅書儻入贊綸

扉其相業必有可述滿臣若官文忠者不必有赫赫之

功而推賢任能度量越衆然亦仕京朝之日少居闈外

之日多至於倭文端之守正不阿清操絕俗文文忠之

匪躬盡瘁馴擾強蕃方之姚宋忠唐范韓翊宋殆無惡

色咸同二朝名宰相彬彬盛矣合肥伯相當統師東下

郎潛紀聞

卷一

規復三吳亦自果毅堅貞克紹曾門衣鉢轉旆討檢收

效尤神自近年坐鎮畿臬

毗倚愈專時艱愈棘中外臣庶瞻仰愈切而責備亦復

愈叢此正天意磨厲賢相之時事會難知功名未艾想

望丰采者不敢遽加論贊也

自咸豐季年中西重立和約

朝廷擬設總理衙門堂司各官如軍機處例泰西諸國

均於都城列使幕事言吮襍部族蕃多戢暴馴頑頗非

易易總理衙門大臣增添至十數人多儒臣不諳邊務

近十年中賴文文忠公篤裴忠清宣布威德五省通商

懂得無事今蓋臣騎箕戎心日肆萬一交聘啟隙市馬生嫌屈指臺省諸公瀛海長城未知誰屬時艱蒿目遲莫自傷中夜占星淚如鉛墮詩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若文忠者或庶幾焉

同文館者聘西人爲教授凡

中國搢紳至齊民家聰穎子弟均許投牒赴館學習天文句股造船製器諸法月有課歲有會其尤雋異者優其廩餼獎以清秩蓋宦途之終南也當初議初樞府諸公擬選閣部翰林院五六品以下官送館肄業御史張盛藻疏奏謂天文句股宜令欽天監五官正天文生筆

郎潛紀聞

卷一

三

究製造工作宜責成工部考校文儒近臣不當崇尚技藝能師法夷裔奏入樞臣堅持初議時倭文端公方以首揆掌院偶有違言遂疑倭公迂濶沮大計迺奏派公充同文館大臣公策蹇蒞任忽墮馬以足疾請急而部院庶僚亦自以下喬遷谷爲恥迄今十餘年尙無儒衣冠入館者嗚呼倭公誠理學名儒狂瀾砥柱在樞廷諸老或亦深思熟計志在自彊哉

喇嘛一教較浮屠天方尤爲誕罔其人狡悍陰鷲飲酒食肉被服鮮麗習技擊娶婦女無復戒律其中又有紅教黃教之別黃教能畫符治病唵經呪紅教至能攝人

生魂睚眦之讐呪詛立死其演法則有跳布札放鳥卜藏諸技其唵經則有吉祥天母大遊戲迎新年龍王水寶匣沐浴諸名目其皈依釋迦金剛毘盧藥師無量壽諸佛則又似與浮屠同出其髡首不蓄髮亦同定例凡祈禱雨雪救護日月食皆令演法唵經而長年承應內廷者至數十百人之衆出則橫行街市莫與誰何糜帑惑民於義無取蓋

本朝龍興之初喇嘛效順最早而其術盛行東土又夙爲蒙古諸部落所崇信故優禮彼教政以羈縻外藩不虞相沿至今祀典慶典參預日多駸駸乎欲淆秩宗之

郎潛紀聞

卷一

四

大禮二百年來言事諸臣惜無建議裁抑者

八旂子弟爲我

朝豐沛舊人三百餘年豢養

深恩淪浹肌髓自從龍羣彥闢土斬荆名王鉅帥聲烈烜赫厥後戡定三藩洗盪西域旂兵助伐亦炳炳在綠營上嘉道已後威望稍損矣然平定粵匪之役雖滿營騎射用違其長而若武壯公烏蘭泰忠武公塔齊布忠勇公多隆阿及今盛京將軍都興阿諸公忠貞樸勁屢擢狂寇櫛風醜雨始終戎幕實不愧免置材武之選豐鎬故家之遺其所統伙飛羽林以及牧馬健兒打牲部

落紀律嚴整亦足與湘淮兩軍爭旌旗壁壘之色至於賊蹤所及直省駐防各營臨難不苟忠節如林其最著者咸豐三年二月賊竄金陵將軍忠勇公宗室祥厚副都統果毅公霍隆武力扼滿城相持兩日夜血戰捐軀十年二月杭州淪沒將軍忠壯公瑞昌副都統果毅公傑純勒兵死守鏖戰六日夜卒復省垣十一年十一月全浙糜爛杭州復失駐防城尚堅持四日傑公戰死瑞公縱火自焚兩省之陷滿兵皆視死如飴萬眾同命雖婦人稚子無一偷生草間者忠義之氣上耀三光下垂無竟亦足見

郎潛紀聞

卷一

五

聖祖神宗股肱臣僕之報已

咸豐八年關節案發首輔棄市少宰戍邊內外簾官及京兆闕新中舉子軍流降革至數十人之多可謂科場大獄矣相傳刑部定讞時

文宗皇帝以大學士柏葰早正揆席勤慎無咎且株連過眾

聖意不樂窮治而端華肅順方用事肅又官司寇因得挾刑律與

天子爭蓋肅順屢有憾於柏而朝臣中起家科目者又其素所白眼也九年二月十二日

文宗御勤政殿召見王大臣等正諸臣玩法之罪天顏慘沮殆亦以通榜有憑難於曲宥爾時監視行刑者為肅順及趙大司寇光比

穆宗登極肅益跋扈難制

兩宮震怒臚列逆跡付廷議罪在不赦蓋甫及三年權勢熏灼之堂上官亦復因衣赴西市其監視行刑者仍趙大司寇也尋有

旨復柏葰原官並

加恩錄其後人噫其驩頑讒並育於

堯天而誅殛於

郎潛紀聞

卷一

六

舜世

聖作明述仁至義盡臺省諸公尙其知感知畏哉

科場一案為御史孟傳金舉發眾皆咎其多言然嘉道已還公卿子弟幾視巍科為故物自戊午興大獄而朱門後起之秀始知束身安分不致妨寒峻之進身惟近

三年來

兩宮吉地

先帝陵工以及

實錄玉牒諸館偶效微勞每邀

殊寵若輩多捐納閣部官游保顯秩并不必區區甲乙

科矣

咸豐三年粵寇自武昌下竄俘掠五十萬人蔽江東來帆檣如薺吳頭楚尾千里無堅城陸建瀛方總制三江新膺節鉞奉

命出境籌防駐武穴下之老鼠峽鋒刃未交掩旗宵遁長江天險至不能一日守金陵龍蟠虎踞之區雄師霧屯芻糧山積士女登陴咸誓死守乃未及半月遽為儀鳳門地雷所乘賊據為偽都歷十餘年不能猝拔江蘇六合縣以濱江僻邑孤縣賊中百戰解嚴屢摧劇寇故時有紙糊南京城鐵鑄六合縣之謠守禦之道豈不在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得人哉時知縣事者為湖北溫壯勇公紹原陸制軍鄉里也積功擢道員充江南大營翼長仍留防六合困守六載至八年九月揚州再失賊勢益張憤六合官民甚糾大隊狂賊圍城紹原激厲士卒割衫嚙指草血書上勝帥乞救不應糧盡援絕城遂陷紹原率妻王氏次子輔材家婦陳氏投水以殉城中其事者新選六合縣李守誠總兵羅玉斌知縣馮明本典史某楸奎都司王家幹夏定邦守備余承恩城守千總海從龍等皆巷戰陣亡罵賊不屈吁睢陽忠節長耀江淮彼河北二十四郡望風瓦解何竟無一人鬚眉哉

國朝定例文職五品以下不得縣帶數珠翰林院官無所區別也自雍正三年

御門聽政始派翰林編檢四人侍班乾隆二年

上以翰林班在科道前科道掛珠而翰林獨否不足以

肅朝儀

特諭修撰編檢一體縣掛今翰林不兼講官者例不侍

班猶沿此制

圓明園為前明懿戚徐偉別墅舊址康熙間名暢春園

世宗在潛邸時

聖祖命於園中闢地築室以為

郎潛紀聞

卷一

八

世宗讀書之所並

賜名圓明雍正後遂無復暢春之稱矣園距平則門二

十里

列聖避暑巡幸歲駐蹕數月以為常咸豐庚申西事孔

棘津門被兵靈囿曲臺付之回祝我

文宗皇帝在天之靈有隱恫焉同治初政滿御史有建

議修復者

嚴旨切責十一年廣東奸民李光照覬覦富貴具呈內

務府請報効木植重修淀園

穆宗聖孝邁恆正思

兩宮聽政過勞無娛游休息之地因俯從光照請其實
光照一貧子冀以近侍爲護符得游歷川楚江浙諸產
木之區勒索肥已也幸

聖智如神卒破奸詭置光照於法民間獲免騷擾當園
工議與中外錯愕臺諫中惟沈桐甫侍御准自上書力
爭

上震怒立

召見諭以大孝養志之義沈素呐呐青蒲獨對懾於

天威但連稱興作非時恐累

聖德而已沈退朝過余余曰

郎潛紀聞

卷一

九

上聖明丈宜補草一疏剴切和平必迴

天聽大畧謂天子以天下養凡可以博親權者何敢顧

惜帑項然淀園之毀非由天災今時事艱難仇人在國

卽庫藏充溢亦不當遽議興修

皇上之意原爲

兩宮頤養起見但臣恐園工落成

兩太后入居其中反覺愀然不樂願

皇上自彊不息時時以繼志述事爲念則所以仰慰

文宗及

兩宮皇太后於孝道尤爲光大云云如此立言

上必感悟沈丈深避余言擬次日削稿又次日封上嗣
聞游侍御百川者袖疏廷評諤諤數百言聲震殿瓦
上雖未遽收成命而懸直犯

顏不加譴責長楊五柞卒罷經營鳴鳳朝陽不誠

聖朝盛事哉

康熙三十六年

聖祖親征厄魯特噶爾丹時凡所過童山沙磧不生草

木之區至是淺草蒙茸六軍游牧如內地偶乏泉水

上相地疏鑿甘泉溢涌會飲馬川西忽得明成祖勒銘

紀功之石於水厓濯而視之中有永清沙漠語

郎潛紀聞

卷一

十

上曰眞永清矣是舉果掃穴犁庭威震域外蓋

萬乘親臨百神環衛

國初聲教所被固宜保塞稱藩者享王恐後矣

韓城王文端公杰乾隆二十六年進士

殿試進呈時閱卷諸臣置公卷第三

上親擢第一蓋公夙在尹文端公幕中司奏摺

高宗識其字體嘗蒙

嘉獎也

本朝陝西人得鼎元自公始公自通籍至參政握文衡

者十二次其間督浙學三任督閩學兩任而丁未巳酉

庚戌四年之間三充會試正總裁尤為異數云阮文達編公年譜稱公服官四十年貧如為諸生時有門生自外任歸餽金為壽公曰曩吾與若言何如今受若餽如所言何公忠貞亮直相業有聞即此一端亦可見兩朝恩遇有自來已

定例凡壽民壽婦年登百歲者由本省督撫題請恩賞奉

旨給扁建坊以昭人瑞攷乾隆二十六年廣東南海縣民楊能啟年一百歲其妻黃氏年一百一歲三十五年安徽太湖縣民朱憲章同妻劉氏年俱一百歲四十五

郎潛紀聞 卷一

十一

年安徽亳州縣民陳洪如年一百六歲妻王氏年一百一歲均蒙

純皇帝御製詩章渥加

寵賚又二十七年山東章邱縣民王欣然年一百三歲其弟王瑞然年一百歲五十五年山東清平縣民張政同弟張珩均年逾百齡亦蒙

特旨旌表夫期頤上壽振古稀逢至以一家骨肉之親同膺百歲延洪之算又恭值

高宗純皇帝御宇周甲五世同堂曼福龐釐君民同慶則誠

昇平嘉話

壽寓祥徵書契已還於斯為盛者也

乾隆二十三年

巡幸木蘭舉秋獮禮布魯特使臣來朝於布固圖昂阿先是乙亥平準夷噶爾赫多爾濟等丁丑哈薩克使臣根札爾噶喇等皆來朝於此爰

賜名其谷曰伊絲伊絲者

國語會極歸極也

朱竹君學士筠為翰林時

高宗方詔求遺書公奏言翰林院庫藏明永樂大典中郎潛紀聞 卷一

十二

多逸書宜就加采錄

上善之亟下軍機大臣議行復

御製七言八韻詩紀其事乃

命纂輯四庫全書凡海內僅有之本得之大典中者幾六百部次第刊布嘉惠士流公又請倣漢唐故事擇儒臣校正十三經文字勒石太學奉

硃批候朕緩緩酌辦當時

聖主右文詞臣稽古鴻篇與冊出九淵而光九天世皆以四庫書成歸功紀陸不知學士其先河也

軍興已來被兵諸省停舉鄉試自甲子乙丑後始漸次

補行或曰上元啟運文明大開故自戊辰至丁丑五科
狀元其名適與五行巧合戊辰第一人洪鈞名在金字
部辛未梁耀樞在木字部甲戌陸潤庠在水字部丙子
曹鴻勳在火字部丁丑王仁堪在土字部珠聯璧合名
應文昌非偶然也余謂姓名相同甚多科目得人始重
古來帝王姓氏上應圖讖如漢號卯金晉稱典午以及
劉秀李淵之先兆大抵皆事後附會之說況區區三百
人中冠冕乎相業如王文正忠節如文信國狀元亦自
足貴彼秦檜留夢炎適足為巍科上第之玷願洪梁諸
君勉自樹立俾他日留此一段佳話耳

郎潛紀聞 卷一

三

國朝出震乘乾肇基草昧天聰已前鈞衡帷幄悉任懿
親異姓儒臣但令給事文館天聰十年始改文館為內
三院曰內國史院曰內祕書院曰內宏文院均設大學
士一人各有職業內國史院掌記注 詔令撰擬表章
內祕書院掌撰外國往來書狀及
敕諭祭文之屬 內宏文院掌註釋歷代
事善惡勸講 御前並教 皇子諸王 順治二年三
院結銜內字下各加翰林二字蓋初以翰林官分隸定
為正二品衙門也十五年改內三院為內閣其大學士
俱加殿閣銜十八年仍改從舊制康熙九年復改為內
閣然自
世祖入關定鼎即議滿漢大學士六員遼瀋舊人勝朝

遺者比肩疊踵同掌絲綸所謂恢廓大度立賢無方者
非與厥後康熙朝率用大學士四員雍正間多至六員
復增置協辦大學士二員乾隆十三年始定制滿漢大
學士各二員遇歲時

慶節朝會侍班漢大學士位在滿大學士下自合肥伯
相繫

文華殿銜定例大學士補授後請 旨兼 殿閣及六
部尚書銜 殿閣名凡六曰 中 東 西 南 北 保
利 殿 文華殿 武英殿 文淵閣 東閣 蓋舊制殿
閣二乾隆十三年省 中和殿銜增 體仁閣銜為
殿閣名 而寶相國鑿班列轉居其右 寶時繫
各三三 而寶相國鑿班列轉居其右 武英殿銜 朝廷倚
毗使相優禮勛臣真高出唐宋萬萬 按唐自肅宗後中
書令多以功臣居

郎潛紀聞 卷一

四

之如郭子儀僕因懷恩朱泚李晟韓宏輩皆大救擊銜
而下書使字見洪邁容齋隨筆宋制參政輒位在宰相
後自寇萊公參知政事乃與宰相輪日知印正衙押班
其輒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敕齊列銜街衛並馬見
江少虞宋朝 聞者怵舞受者當若何戰兢耶
事實類苑 順天府府尹即古京兆尹之遺我
朝三品官印皆用銅順天府尹獨用銀印雍正元年
特簡大臣兼理府事較之部院堂上官尤清要也蔚州
魏敏果公象樞尹京兆時嘗自署一額書我愧包公四
字自後秦小峴瀛遂於署之聽事榜曰知愧堂又撰知
愧堂記引敏果事自勵而吳嵩梁為之書後吾師太和
張先生澧卿作尹余每謁見魏額秦記歲久不存而知

愧堂匾及會中丞望顏所重書之知愧堂記猶及觀云
上書房設於雍正朝凡諸皇子暨近支王公及歲讀書
必

特簡翰林官使授讀者儒教胄龍種傳經古元子入學
遺法也世稱

上齋曰三天蓋由從前

列聖每歲駐蹕澄懷園諸王公即讀書園廬其地為

殿三層皆有

世宗皇帝御書匾額前曰前垂天賦按一作先謂之前天不違

天中曰中天景物按一作中謂之中天後曰後天不老天立極

郎潛紀聞 卷一 五

謂之後天統謂之三天自淀園被毀昔日天潢授簡之

區鄒枚橐筆之舍瑤瓦芝楣鞠為茂草近者詞臣入直

大內詢以三天之舊稱蓋幾乎不知緣始矣

道光二十二年西夷和議成林文忠公則徐謫戍伊犁

躬歷庫車阿克蘇等城縱橫三萬餘里在道著荷戈紀

程咸豐元年倭文端公仁出為葉爾羌幫辦大臣在道

著莎車行記文忠在西域規興水利開田至數十萬餘

畝至今利賴文端至葉爾羌未久復上書言事甚切

天子以為封疆大臣宜留心邊要朝廷事非所宜言踰

年即得過解任二公當萬里投荒漂搖失職之際倦倦

君國如此至今讀其所著書於山川阨塞賢豪遺迹與
夫風土謠俗民生疾苦凡所目擊悉筆於書古誼忠肝
躍然紙上

國朝諫臣首數彭鵬郭琇至孫文定公嘉淦以自是箴
高宗袁銑以寡慾規

宣廟昌言主德風稜卓然蓋古之遺直矣以余所聞嘉
道之間蘇廷魁陳慶鏞朱琦為諫垣三直又合吾浙金

應麟世稱四虎稍後王侍郎茂蔭袁端敏甲三為言官

時亦復侃侃論列不避權要端敏至劾及某郡王暨侍

郎書元雖

郎潛紀聞 卷一 六

文宗亦以為太甚非所宜言然猶抵某郡王以罰同治

一朝張盛藻論同文館邊寶泉參李伯相進瑞麥及游

沈二君諫停園工諸疏皆剴切可誦

主聖臣直亦遭其時然也

本朝

列聖初元靡不下

詔求言虛已容納道光三十年

文宗即昨曾文正呂文節賢基方為侍郎倭文端張文

毅芾方為大理卿尤能言國家大體特蒙

褒答同治之初時事日艱凡廷臣抗疏論兵

兩宮皇太后輒下諸大帥備行間採用即疏逃如貴州諸生黎庶昌江蘇監生周同穀條陳時事

諭旨亦稱其不為無見令疆臣酌籌辦理庶昌並蒙

恩以知縣用發曾營差遣狂言聖擇葑菲無遺

寶錄中興實資羣策

蒲城王文恪公鼎為

宣宗朝名宰相長戶部十年綜核出入人莫能欺管刑部多所平反先後獄九省理重案三十餘起彈劾大吏不少瞻徇勘兩淮鹽務奏上節浮費革根窩等八條並請裁鹽政由總督兼轄淮綱為之一振道光二十二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年河決開封公奉

命往治駐工六閱月糜帑少而成功速皖豫之民至今德之還

朝值西夷和議初成公侃侃力爭忤樞相穆彰阿公退

草疏置之懷閉閣自縊冀以尸諫迴

天聽也時軍機章京領班陳孚恩方黨穆相就公家滅

其疏別撰遺摺以暴疾聞設當時竟以公疏上穆相之

斥罷豈待咸豐初年葛爾島夷知

天朝有人或不至驕橫如此吁朋奸害正摧我屏藩滄

海鯨波滔滔靡底

聖君賢相之靈當亦在天齋恨矣余初入京聞老輩言是事猶以為未確不

敢遽筆也嗣見馬中允桂芬顯志堂集有公薨銘始公

自河上還養荷園邸行愈矣卒以不起詞意隱約殆公

後人諱言之朱侍御琦記公事亦言一夕暴卒頃見孫

方伯衣言所撰張文毅神道碑銘首云子丑之間海

鯨波山有臣一个奮回其闕又云領領浦城深嶺太息

閉閣草奏忠奸別白疏成在懷遂綴以絕或匿不聞聞

以暴疾則情事昭然矣文毅與文恪同

鄉故銘辭借為緣起古文家原有此例

近世士大夫多稱曾文正公能知人非妄語也江忠烈

公忠源初謁公於京邸既別去公目送之曰此人必名

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時天下方無事眾訝其言之不倫

後十餘年忠烈果自領偏師戰功甚偉嗣殉難廬州公

東征時滬上乞師公奏請以今相國合肥李公赴滬而

郎潛紀聞 卷一

六

以參將程忠烈公學啟從臨發公送之登舟拊忠烈背

曰江南人譽張國樑不去口君去亦一國樑也行聞君

克蘇州矣勉之李公至滬由下游進兵自青浦崑山轉

戰至江蘇行省拔名城殪大憝雖嘗借助英法兵而西

人獨推忠烈功為淮軍諸將最其聲威殊不出張忠武

下淵克嘉與先登中鎗仆地卒不救其以死勤事亦與

忠武同蓋昇平之際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義精

神所感誠至明生文正儒臣豈有相人術哉嗚呼洵天

人矣
吳縣潘文恭公以大學士領政府相

宣宗垂二十年中外不甚稱其相業近人李元度撰

國朝先正事畧至於敘仕宦述恩榮詳列世系子女生

卒而無一言及其居官余近觀公同鄉馮桂芬所為公

墓志銘稱公視學雲南革新生紅案銀在江西絕替考

之弊時擔匪邊錢會匪蹤跡出沒無已公密疏以聞在

浙江值海寇蔡牽黃葵之亂亦如之總戶部最久黑龍

江將軍請增都爾博特六屯公議地當游牧開墾非利

也不可許言官奏山東鹽課請歸地丁公議山東場竈

半毘連淮境一歸地丁聽民自運自銷官私漫無稽覈

必為兩淮引課之累寢其奏康祺又聞公大考升官時

郎潛紀聞 卷一 六

和坤方執政屢招公公不往

文宗登極詔舉人才公疏薦林文忠公姚廉訪瑩邵員

外懿辰馮中允桂芬皆表表人望也公之事業雖不知

視古名相何如亦足愧後之模稜伴食壞國是於無形

者

本朝耆臣生加太傅者五人重宴瓊林者八人狀元作

宰相者八人惟潘文恭公兼之又大拜不階協辦樞廷

不始學習皆異數也富貴壽考子孫繼武公之福祉三

百年一人已

道光朝英夷橫海上師船游弋閩浙諸洋面

宣宗命都御史祁雋藻大理寺少卿黃爵滋馳往福建

閱海口祁黃會奏控海口莫如以礮墩易礮臺法以礮

沙為墩以小漁舟層疊沙囊之外以兩船首尾夾縫為

礮洞賊礮不能洞我沙而我兵隱墩內可於船罅擊賊

於是福建廈門為礮墩賊果不能近今西夷雖舩設輪

船勢迅銳不可抵禦然於潮落之時沙淺之地此法猶

可行也講海防者不可不知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 卷一 七

郎潛紀聞卷二

鄞 陳康祺著

幼時讀吾鄉全謝山先生祖望鮎埼亭集知先生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有齟之者謂曾入翰林不得與試後攷鶴徵錄等書丙辰徵士二百六十七人早官翰林者不一而足即

欽取一二等中諸錦周長發程恂皆庶吉士補試之張漢且檢討而正試一等第四之于振且雍正元年狀元授職修撰者也何獨於先生而尼之後閱館選錄始知諸錦諸人已改他官不在文學侍從之列故得觀光大

郎潛紀聞 卷二

典時諸已改教授于改行人周改教諭程改員外郎張改知府已去官先生適丙辰通籍試鴻博時正新為詞臣擯不與試其意則私而其論則公也

乾隆朝大臣入軍機者亦曰軍機處行走今則章京曰軍機處行走大臣曰軍機大臣上行走其初入者加學習二字傳文忠公恆乾隆八年由戶部侍郎預政府當時

詔旨尚曰軍機處行走也又乾隆已前別有議政處行走文忠於十二年擢戶部尚書議政處行走嘉慶十六年盧文肅公蔭溥時為光祿寺少卿

特旨令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以五品卿超拜大樞

前此未有也

本朝優禮耆臣有

賜紫禁城騎馬之制受

賜諸臣多用二人舁小椅乘之非皆騎馬趨朝也余初

入

東華門時問之老輩或曰禁衛森嚴恐牲畜無知衝突儀仗余頗疑之後讀乾隆五十五年

上諭曰內外文武大臣特恩賞在紫禁城騎馬用資代步但年老足疾之人上馬亦覺艱難嗣後已經賞馬之

郎潛紀聞 卷二

二

大臣因有疾艱於步履者仍加恩準令乘坐椅旁縛短木用兩人舁行入直始知此制之由來按塵史稱唐宰相皆乘馬五代始用檐子宋時惟文潞公年高司馬溫公以病乃許乘檐子檐子即肩輿可知膺此異數一朝僅有二人以視我

朝凡卿貳已上年及六十洎在外曾著戰功者什九拜朝馬之

賞即此一端亦可見

聖朝之寬大矣又按左傳稱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蓋以人輓輿尤覺安適也此則如今制之

賞紫禁城乘轎尤為養老尊賢之曠典

康熙己未以鴻博科入詞苑者江南二十六人浙江十三人順天直隸六人江西二人山東河南陝西各一人乾隆丙辰再舉是科浙江取七人江南六人山東江西各一人丁巳補試江南浙江福建雲南各用一人辛未保舉經學授官者江南三人山西一人前後三舉特科湖南湖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甘肅及滿洲蒙古皆無一人預曠典受

殊恩者

今年山西亢旱赤地千里畿輔及山東河南陝西諸省

郎潛紀聞

卷二

三

亦復累月不雨二麥歉收

朝廷軫念災黎蠲正供截漕糧發社倉運南米戶部撥帑直省開捐起鄉官辦賑

湛恩汪濊為史策所罕書京師入冬得雪十一月某日聞樞臣召對

兩宮面有泣容次日果大雪頃臘月已來上三次祈雪仍未渥霈祥雲側問

宮中聖人又復減膳持齋對天涕泣未三日果又滕六効命矣誠存為物康降自天感應之機信如影響感悚歡躍謹敬書此時光緒三年十二月二十有八日也

康熙初年戡定三藩發帑行師度支不繼廷臣請開事例捐輸此

本朝開捐之始也然開例三載所入僅二百萬有餘捐納知縣至五百餘人始則缺多易得後見非數年不能選授亦復觀望徘徊經左都御史宋德宜奏稱限期停止下所司議行康熙按

開國人心未定滇黔諸省新入版圖故捐輸止有此數比年捐款號極疲歲入尚二百餘萬然攷乾隆間舊例祇準報捐封典虛銜每歲總在五百萬左右可見民間之賣貴名器視

郎潛紀聞

卷二

四

朝廷為轉移捐例愈廣功名愈輕捐數愈廉輸納愈寡有心國計者雖未能盡革敝政盍亦仿乾隆時成例試行一二年乎

粵東廣州府屬之番禺花縣肇慶府屬之陽春縣徵收民米向有廚房米宮眷米名色米必細長潔白方準收納計米萬二千餘石此項嘉穀產少價昂民以為大累蓋事起於前明故藩至

本朝為旂營武職俸米乾隆間兩廣總督文勤公覺羅鶴年始奏禁之夫天下之大庶政之繁歷代相因豈無一二批政今之從政盍皆如文勤用心哉

昔讀武進張皋文編修茗柯文書左仲甫事有曰余同年友仁和湯吉士金釗按湯文端公蕭山人此誤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穎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邛左命來誰與辦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邛左命來吾屬不安枕矣云云又見今大學士左公宗棠請飭史館爲桂超萬立傳疏曰道光十七年臣宗棠會試北上道出樂城偶游城市見知縣桂所張示諭勸民耕種並示以種植木棉諸芋之宜以及備荒之策甚爲詳備詢之居民皆言令之愛民出於至誠其潔清自矢爲從前清官所未有心竊異之云云

郎潛紀聞

卷二

五

霍邛樂城之循卓不待復言而湯左二公當騎驢覓舉手無寸柄之時驛路偶經卽留意人才如此儒臣識量名相襟期筆於此矣康祺同治甲子應京兆試丁卯上計車二次皆假道江淮齊魯間亦嘗詢訪謠俗周覽山川脈絡城郭險要於近年諸將平定粵逆捻逆屯兵戰守遺蹟舟車所屆莫不目察而心識之雖騶卒編郎亦終日與語無倦自問少年志尙頗不猶人奈仕宦蹉跎家難疊遘至於壯心頽挫但求服末路之鹽車完雕蟲之故業言念蕭山湘陰二公雖願執鞭無能爲役已攬鏡嗚咽勞者自歌旅邸霜宵悵然紀此時光緒四年立

春前一日也

孫文定公嘉淦管理國子監時條奏太學事宜令諸生於時藝外各明一經治一事倣宋胡瑗立經義治事齋例俾爲有用之學部議從之比年康祺門下士有司教六堂者詢其齋規則仍課時文外無所事事也今日之祭酒司業本以試帖楷法得之文定舊法宜乎日弛矣康祺謬謂各省府州縣書院若

郎潛紀聞

卷二

六

各一二名上之本省布政司學政達其名於國學名之曰高材生每鄉試標異其試卷直達主司不必復經房考閱薦學政歲科試亦申送若干名卽試文平常者亦附一等末鄉試解額及取中拔貢優貢歲科二試一等必於是取十之五焉有多無少院長有公不明者地方官詳布政司學政別延一人所上冊中諸生試之不符主司學政奏更之院長多聘老成宿望亦必無是事諸生名已達部有改行失德者院長告之當道除名已中式及老病物故並廢疾不能應試者別補之或各省各府別設一書院課舉人其會試亦照鄉試例名冊上禮部如是而天

下人才有不駸駸日上務為有用之學者吾不信也

乾隆二十八年直隸按察使裴宗錫疏言古北口外山

場產菠蘿樹土人俱伐作薪不諳養蠶此樹本名椽樹

入土即生三四年後葉可飼蠶臣前在濟東飭屬遍栽

頗有成效今以之供薪殊覺可惜請照東省法勸民廣

栽試養

諭交直隸總督方觀承實力妥辦

錢塘沈端恪公近思康熙朝通籍官河南臨潁知縣膺

卓薦遷廣西同知旋以病歸經浙江巡撫奏乞破格擢

用雍正元年

郎潛紀聞

特用吏部文選司郎中

恩加二級

賜第一區帑金四百兩二年即擢吏部右侍郎

賜詩有操比寒潭潔心同皎月明之句以在籍紳士而

被巡撫之薦以告病同知而特用京員以五品司官而

賜第賜帑以本部郎中一年而即擢堂官皆自來未有

之曠典夫公之清廉忠謹固足當之而我

世宗任賢勿貳破格甄勸若此想一時百寮仰望莫不

感泣奮興矣今循例遷除且似河清之難俟因循泄沓

弊實由茲經國者盍思變計乎

故事翰林院掌院學士為專缺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左

都御史及掌院皆缺員吏部兩疏入奏

上曰是當以不畏人學問優者兼任之遂

特命徐元夢為左都御史兼掌院學士

康熙朝以朱子昌明聖學有益斯文

命禮臣升躋神位於十哲之次乾隆二年徐文定公元

夢奏請以有子升堂配享且以宰我冉求一因短喪有

不仁之責一因聚斂有非徒之斥謂宜移祀兩廡其舊

在兩廡之南宮適宓不齊俱以君子見稱於孔子亦宜

並予升配疏下大學士九卿議以有子升配子夏之下

郎潛紀聞

移祀朱子於子張之下餘悉仍舊

雍正間耗羨歸公定直省各官養廉由

世宗之獨申睿斷因時制宜而其端則發於山西巡撫

諾岷布政司高成齡蓋先是州縣徵收火耗藉資日用

上司所需取給州縣不無貪吏藉口上司容隱之弊雍

正二年諾岷請將山西一年所得耗銀提解司庫除抵

補無著虧空外分給各官養廉而成齡復請做山西例

通行直省

上以剔除弊竇必更定良法耗羨必宜歸公養廉須有

定額

詔總理王大臣九卿會議會各省皆望風奏請議遂定使嗣後爲民牧者恪守成規不於耗羨外更加耗羨諾岷與成齡洵一言利溥矣

國初每科進士除選庶吉士外分派各部以主事學習行走三年期滿始以部屬知縣分別錄用乾隆元年經侍郎勵宗萬奏請嗣後學習期滿人員令該堂官出具考語分三等引

見一等補主事二等卽用知縣三等補國子監助教監丞及司經局正字等缺又前因禮部事簡停止分派學習主事至是宗萬請仍照舊例與五部一體籤派下部

耶潛紀聞 卷二 九

議行

康熙十二年
上命擇詞臣醇謹有學者入侍左右備顧問張文端公
英時以編脩充講官首被是選十六年始立

南書房特遷公侍講學士使領其事

王文簡公士禎才地淵雅其詩學爲

本朝開山梅村芝麓究是明臣世幾以文人目之康祺

案公爲祭酒時請復

文廟爲大祀定籩豆樂舞之制又請釐正從祀諸賢諸儒名號位次著之

大清會典以垂永久又請補祀漢儒田何復祀鄭康成

並以宋儒尹焯何基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呂柟羅洪先

呂坤從祀又以太學所藏十三經注疏二十一史版漫

漶殘缺請鳩工修補並請將前明南監經史版令江南

學臣收藏儒學尊經閣中以嘉惠來學公生平梯接儒

流振興文學以名教爲己任培元氣於無形不特雕章

締句與騷人墨客爭長也乾道而還儀徵太傅弁山制

軍差足繼公餘韻今則風流闕寂六十年矣

康熙間福建提督施琅平定臺灣功第一

詔封琅靖海侯世襲罔替琅疏辭侯爵懇照前此在內

耶潛紀聞 卷二 十

大臣之列

賜戴花翎部臣議在外將軍提督無給翎例

聖祖特旨賜戴以開疆海外削平僭偽之元勳

賞翎弗及以澤延後世巍巍五等之崇封願易一翎而

格於廷議當時之重花翎如此

閩海之平

王師已由澎湖入鹿耳直抵臺灣鄭克塽黨羽攜貳險

要盡失始率屬雜髮迎降當時猶

詔授克塽公銜其大將劉國軒馮錫范伯銜俱隸上三旗

開國之寬大如此

康熙三十年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繁奏行輸運糧草準作貢監並開捐免保舉例陸清獻公時為御史奏謂督撫舉人必曰清廉方為合例若保舉可捐是清廉可捐而得也公又疏稱捐納一途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不敢謂保舉盡公猶愈於竟不保舉云云下九卿議並言事例已行不必更張今軍功捐納兩途到省一年由督撫察看才具出具考語即當時保舉遺意

海澄公黃梧本鄭成功將順治十三年歸順其子芳度

郎潛紀聞 卷二

十一

康熙間拒耿逆之招因守漳州城陷殉難事聞

贈王爵諡忠勇

陝西提督王進寶以平吳逆功授三等子

賜彤弓駿馬卒諡忠勇乾隆三十二年

詔三等子爵世襲罔替同時趙良棟授一等子爵卒諡

襄忠乾隆間

詔一等子爵世襲罔替

康熙十八年雲貴總督蔡毓榮

封綏遠將軍

賜敕總統綠旂兵異數也

兵部侍郎凌如煥督學湖北時以明臣楊漣元孫可鏡充拔貢可鏡赴朝考以文理荒謬議革並議如煥降一級調用

世宗特諭云楊漣父子兩世忠義其子孫雖文藝不工亦當格外造就楊可鏡準作選拔赴國子監肄業仍著禮部帶領引

見凌如煥免其降級

世宗之崇獎忠節洵無微不至矣

令甲凡羈係刑部人犯秋審結案者歸北監現審未結者羈南所結案之犯每月初二十六兩日許家屬入視

郎潛紀聞 卷二

十二

家人在監者每日準出入買辦案情未定者概不許出入以杜傳信串供之弊也

乾隆二十五年

上以江蘇錢穀殷繁令增設布政司分理尹繼善等奏請分江甯淮南揚州徐州通州海州為一布政使駐江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州為一布政使駐蘇州而安徽布政使移駐安慶

乾隆三年

上將視學擬舉行三老五更禮大學士張廷玉奏以典禮隆重名實難副恐幾微未稱不愜觀聽請停止

中外大臣遺疏多子孫賓客爲之卽力疾手定彌留口
占者亦敘述恩遇泛論治體者居多獨朱文端公軾疏
云萬事根本君心而用人理財尤宜鄭重君子小人公
私邪正判於幾微在審察其心跡而進退之至若國家
經費本自有餘異日儻有言利之臣倡爲加賦之議者
伏祈聖仁乾斷永斥浮言實四海蒼生之福云云忠君
愛國之忱至死惓惓可謂大臣矣

舊例凡

封贈之典四品以下文官祇準將本身妻室封典移封
父母八品以下例封本身不及妻室是以封不及父母

郎潛紀聞

卷二

三

雍正二年從吏部尙書朱軾之請四品下始準移封祖
父母八九品官準封父母不封本身妻室又教授學正
教諭訓導向無封典至是教授照知縣學正教諭照縣
丞訓導照主簿一體準封並繼母生母與嫡母俱封皆
文端奏準

本朝西江理學皆承南豐謝文游約齋之緒餘約齋明
季諸生蚤喜陽明龍谿之學四十後讀羅整庵困知記
始奉張程諸子爲宗開門授徒從學百輩若封濬黃熙
甘京危龍光曾曰都湯其仁世所稱程山六子也濬好
爲人排難解紛秩秩有次序魏叔子稱爲篤行有道君

子熙始與約齋友後折節師事之進退維謹不以爲勞

順治十五年進士當謁選乞養歸京少豪放慕陳同甫

之爲人講求有用之學嘗區畫田賦上下上之有司賦

起潛身走山砦習其險易陳策於大吏請勦之晚爲童

子師自給編家禮酌宜若干卷龍光善事繼母以呂氏

鄉約化其里人人曰今之子路也曰都家貧賣豆腐自

給其學務實體諸己因號體齋刺取經史及語錄與人

之篤行誼關風化者爲有用錄百餘卷其仁居家有法

每朔望聚子弟訓以先正格言見孤寡必恤之濬其仁

以明經貢於鄉龍江曰都皆諸生甯都魏禧曰曰都毅

郎潛紀聞

卷二

四

而能介其仁和而有守京龍光坦中而好義熙虛已而
摯此五君子者性情行已不同而孝友於家廉於財不
苟且於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歉然以爲弗及則無弗
同也程山門人尙有傳與李萼林邵濬明亦篤學力行
不愧宗派

怡賢親王總理水利營田時與大學士朱文端公彙奏
營田事例四條一自營已田者照頃畝多寡予九品以
上五品以下頂帶一効力者酌量工程難易頃畝多寡
分別錄用一降革人員効力者準開復一流徒以下人
犯効力準減等從之惜全功未竟當世大政莫亟於是

國家故事大考翰詹惟一等及二等前數名得遷擢稍後或被文綺之

賜中贊以上列三等末率改官降黜編檢奪俸至四等則無不降斥者乾隆戊辰大考諸城寶總憲光鼐時官編修名列四等

上夙知公特遷為右中允異典也公古文學昌黎時文天矯成一家言居官亦鯁直清介為時名臣甚矣

高宗皇帝之知人也

李文貞公光地督學順天時聞母喪

諭令在任守制經御史沈愷曾楊敬儒交章論劾給事

郎潛紀聞

卷二

五

中彭鵬以十不可留爭之世以文貞理學名儒宜痛哭

力辭不應僅請給假九月並有訛傳文貞自請奪情者

康祺按奪情實出

上意惟考文貞丁父憂時以與平閩亂功

詔授學士令其服滿赴京公疏言在制未終身猶凶人

不敢服命服以拜

朝命夫在籍超遷並未強之視事所謂服命服者不過

謝恩之一時公猶以為不可豈現任學政可衰麻臨事

耶感激

殊恩亟於報效功名之際如公猶不克自持危矣哉

世祖時詔天下選諸生文行兼優者與鄉試副榜貢生咸入國子監肄業康熙元年給事中晏楚瀾奏停鄉試副榜而優生亦久不復舉自徐元文為國子祭酒始疏請學政間歲一舉優生鄉試仍取副榜俾辟雍多經明行修之士時康熙九年也至今著為令

張文貞公子逸少由庶吉士改知縣遷秦州知州因公奏請得

旨授翰林院編修文貞卒

特陞逸少為侍講學士以文貞僅一子也

康熙間無錫知縣吳興祚以漕督帥顏保保薦

郎潛紀聞

卷二

六

特擢福建臬司

國初以知縣俸滿行取即得考選科道康熙四十一年

御史黃秉中疏言科道官由滿洲漢軍陞補者大抵積

俸二十餘年漢人一為知縣三年即選科道殊覺太驟

請嗣後行取知縣先以六部主事用俟練習有年始許

考選下九卿議行

俄羅斯人來邊境者

國初呼為羅刹康熙二十四年踞雅克薩城

上命副都統公彭春往討師薄雅克薩遣人以書諭降

不從軍其城南集戰船於城東城下三面積柴為焚城

狀城中大驚其首額里克舍窮蹙乞降乃宣

恩諭宥其罪額里克舍引六百餘人稽顙謝即徙去時彭春奏陸行自興安嶺以往林木叢雜途徑窄隘冬雪之時沙結冰堅夏雨泥深於阻惟輕裝可行水程自雅克薩還至愛濬城於黑龍江順流行舟僅須半月兩岸可緯挽若逆流行舟須三月較陸倍期而於運糧礮爲便時嘗建木城於黑龍江呼瑪爾調兵千五百往駐造舟運礮又選福建投誠善用藤牌兵四百人助勦當此泰山壓卵北海澆瑩蠢茲島夷一鼓可下且使懾彼降人命爲鄉導即犁庭掃穴何難而我

郎潛紀聞

卷二

七

聖祖猶宣諭諸將謂中國兵馬精強器械堅利羅刹勢不能敵歸誠時勿殺一人俾還故土

祖宗朝義征仁育懷柔遠裔至此他日出使虜廷者稱述舊典或猶足壯我威稜感動異類也詳見

國史彭春傳時務所關特錄於此

陽湖孫淵如先生星衍洪稚存先生亮吉卬角訂交並負才望世稱孫洪乾隆丁未庚戌兩科皆以一甲進士

授編修

孫丁未科第二
洪庚戌科第二

孫散館厲志賦用史記劬劬如

畏語和珅指爲別字抑置二等蓋和方當國朝官多趨走其門先生獨不往來和銜之故有是舉顧舊例鼎甲

散部可奏請留館即改官亦可得員外郎時和掌院事

欲先生面謁先生卒不往毅然曰

天子命何官不可爲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以主事分刑部出爲兗沂曹濟道權臬事告歸洪留館後一視黔學以言事謫戍伊犁踰年

特詔放還夫際乾嘉全盛之時卓卓如兩先生者幸捷巍科猶不能久於館職豈天上玉堂果不許文人則足與然而兩先生文章經術衣被士林其出而服官一則力避權門一則冒言

主德清操亮節體用兼賅彼拾許鄭唾餘竊班揚貌似

郎潛紀聞

卷二

六

通儒自命氣節靡然者豈能望其肩背哉

方恪敏公觀承子襄勤公維甸兩世爲尚書直隸總督皆有名績恪敏五十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江甯買一女子公女兄弟送至杭州將筮日納室中矣公至女兄弟所見詩冊有故友名詢之知此女攜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君聯詩社安得納其孫女乎還其家助資嫁之公年六十一矣吳太夫人旋生子即襄勤也

桐城張晴嵐鏡空壽雪兄弟皆曾官閣學壽雪有記恩詩

祕閣曝書以每年三月六日自康熙壬寅始也

嘉慶己未考試教習凡分教宗學者多入翰林如劉榜
眼彬士鄒探花家燮杜編修堦史編修譜楊編修懌曾
是也杜楊諸公後皆至顯秩在當時已有五鳳齊飛之
目

郎潛紀聞

卷二

九

郎潛紀聞卷二終

郎潛紀聞卷三

鄞 陳康祺著

翁文端公年二十四時猶一貧諸生也其祀竈詩有云
微祿但能邀主簿濁醪何惜請比鄰土當困厄無聊易
作短氣語當公為此詩豈自料兩朝宰相再世
帝師三子公卿四世翰苑功名福澤為
本朝希有的人物哉

國朝承前明舊例順天鄉試正考官多以前一科一甲
一名充之康熙初年幾若定制如王子則以庚戌狀元
蔡啟傳主考乙卯則以癸丑狀元韓菼主考丁巳則以

郎潛紀聞

卷三

一

丙辰狀元彭定求主考辛酉則又以己未狀元歸允肅
主考一時奔走聲氣者遂先期輻湊於其門場屋中多
倖進者自歸宮詹入闈撰文自誓關節不通榜發下第
者譁然冀興大獄時魏敏果公象樞為大司寇以朝端
碩望步行隨一僕攜紅褐墊至宮詹所居宅外行四拜
禮曰我為

國家慶得人也復賦詩紀事備示朝列外議始息
朱竹垞檢
詩典江南試回敏果亦朝服造門再拜
謂檢討曰非拜君也慶朝使之得人也
然自後北闈試事不復令新殿撰持衡遂改三百餘年之舊制矣
歸宮詹立朝清謹通籍後年遷歲權皆由

特簡時湯文正公擢外臺講官缺入掌院以宮詹短視不開列

聖祖於袖中出片紙示諸大臣曰此人何如朕以爲繼湯斌後無逾此者諸大臣俱拜慶講幄得人

歸宮詹入闈誓神文略云某等素著清貧謬叨榮遇期爲朝廷遴選真材不爲身家營謀私窟期諸同事各矢此心儻或爲利營私徇情欺

主明正國法幽服冥誅甘受妻孥戮辱之慘必膺子孫滅絕之報按朱竹垞檢討典試江南渡江告江神文曰如其寸衷有味徇人賄託廢棄真才神靈有知允當罰

郎潛紀聞

卷三

二

又入貢院誓神文曰如或心存曖昧遏抑真才徇一人之情面受一言之賄託通一字之關節神奪其算鬼褫其魄五刑備其體三木囊其頭刀斧分其尸烏鳶攫其肉云云前輩公衡才公正如此

鉛山蔣清容太史自以弱冠受金檜門尚書德瑛之知才譽大起乾隆丁丑通籍再出尚書門下終身感激知遇言必稱師晚年命工繪像歲修春蘭秋菊之薦命子孫世世祀於書室尚書嘗云平生知己三人句山香樹蘅石而已太史偶至其家展拜遺像見句山太僕蘅石侍郎皆有題句而香樹獨闕遂渡重江謁錢太傅於里

第索題幀上歸之尚書後人太史敦尚風義氣節嶙峋此其一端也

陶文毅公丰裁峻整好議論人物惟恐不盡雖

廷對亦然開藩皖中循例覲

聖諭某官溺職狀至於聲色俱厲鬚髯翁張

宣宗疑之密諭孫文靖公爾準察其爲人時文靖方撫

安徽也文靖密疏薦引

硃批曰卿不可爲其所愚復具疏條列善政力保其無

他文毅遂獲大用按故湖北巡撫胡文忠公爲文毅女

壻今伯相湘陰左公故陝撫劉中丞蓉皆文毅幕僚三

郎潛紀聞

卷三

三

公皆由文毅識拔聲望大起然則文靖一言顧不與九鼎鈞重歟

孫文靖公官閩臬時適明儒漳浦黃忠端公墓地爲豪

家侵佔子孫力弱訟不勝一夕天大雷雨徧山上下皆

墳起成黃山字無慮數千萬豪大驚叩首還其券文靖

有詩紀之見泰雲堂詩集督閩後遂以漳浦之理學忠

貞奉請崇祀

孔廟得

旨俞允是舉也固由

聖主名臣表揚潛德而忠端靈爽至於三百年後猶足

以感天地而動風雨神矣哉

金壇蔣徵士衡康熙間以善書稱碑版照耀四裔五十

六歲時矢志書十三經凡八十餘萬言閱十二年訖事

南河河道總督高文定公斌特疏上呈

御覽奉

旨鐫石留太學以墨刻頒行天下先授衡國子監學正

當衡寫經時以恩貢選英山教諭又舉博學鴻詞皆力

辭不赴山林宿學一藝專精終邀

容賞士生

聖朝牢落不偶者宜自奮已衡為虎臣脩撰超從子字

耶潛紀聞

卷三

四

湘帆晚年自號江南拙老人工詩古文其書法論一篇

尤為講楷法者所宗尚

乾隆朝士屢於

上前稱彭文勤博學彊記

上思有以難之值乙未會試

欽命詩題為燈右觀書四字諸總裁覆

命日叩請出處時文勤適侍班

上目視文勤文勤叩首曰臣學問荒陋亦不知詩題何

出

上笑曰是夕朕偶於燈右觀書耳文勤趨出

上顧侍臣曰今日難倒彭元瑞按或稱是科文勤為總裁非也

蘇州滄浪亭為宋蘇子美別墅南宋則韓蘄王居之巖

石玲瓏水木清美遂為城中名勝之冠道光戊子陶文

毅公撫吳重修舉吳中前賢暨自古名流之宦游流寓

於斯士者繪像合祀五百名賢祠倣成之日招一時賢

士大夫退居林下者五老會亦繪像賦詩以張之五

老者內閣中書潘奕雋年八十八掌山東道監察御史

吳雲年八十一山東按察使石韞玉年七十二刑部尚

書韓葑年七十一江蘇巡撫陶澍年五十公年最少蓋

以耆英會中司馬溫公自況也兵燹後壽藤古木斬刈

耶潛紀聞

卷三

五

無存而樓閣丹青池荷石筍一經葺治猶是承平舊觀

余道出吳門時一過之

康熙己未會試長洲宋文恪公充總裁官海南陳文簡

相國其女婿也時方為孝廉以避嫌不與試按時迴避例尚寬翁

須迴避之明文三月九日禮部奏迴避事

聖祖問至文簡名指詢廷臣羣臣咸以宋某係陳婦翁

對

上曰翁婿何迴避之有可趣令入試時日已亭午闈中

將放飯矣奉

旨特送舉人陳元龍一名入場然卒以避嫌屏斥至乙

丑文簡始及第其遭遇實在未達時也

羅侍郎文俊素短視尋丈外即茫無所覩

宣宗嘗於召見時笑問卿見朕否公叩首曰天威不遠

顏咫尺時服其奏對之敏

船山先生世多以詩人目之官諫垣時連上三疏一劾

六部九卿一劾外省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嘗畫一鷹

贈人自題云奇鷹瞥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沈

思擊何處風采如此詩人也歟哉按船山詩霸才豪氣

風骨均未入古雖久

席盛名未敢附和

京師金臺書院在崇文門外金魚池上

郎潛紀聞 卷三 六

國初名首善義學乾隆中始稱書院然非前明首善書

院也明首善書院為鄒南泉馮少墟二先生講學之所

在大時雍坊宣武門內天主堂即其故址今金臺書院

適奉鄒馮二木主一時肄業諸生遂懵然莫識其由來

已

國朝乾隆已前凡新進士用館職例擇年少者十數人

學習

國書庶常館課及次科散館皆以清書第甲乙翁學士

方綱散館時

上以繙繹陶潛桃花源記命題是日午刻學士已脫稿

適聞

駕出

上步自西階至其跪所取卷閱之問姓名至再

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次日

御定一第一名嗣是纂修秘籍掌握文衡靡役不與遂

衰然為北學領袖矣其受

知遇實始此

乾隆甲戌夏

命翰林工楷書者梁國治秦大士梁同書莊培因等繕

錄昭明文選又

郎潛紀聞 卷三 七

命朱珪戈濤盧文弨翁方綱等校對於翰林院後堂東

寶善亭內發出宋版文選一部紙墨精好古香襲人每

冊有前賢手題墨蹟第一冊前有

御筆題云此書在天祿琳琅中亦不可多得

乾隆已前凡

御試開列試差諸臣皆發出等第名次惟乾隆四十二

年丁酉三月考試差單不發出越二年己亥又改如前

例此後始密定名次不復揭曉矣此亦

國朝掌故之一今日駕輶車而出者什九茫如矣

新進士釋褐於國子監祭酒司業皆坐彝倫堂行拜謁

簪花禮故事三鼎甲皆簪金花外有備用一枝為總理
監事所攜歸乾隆辛丑長洲錢榮適占三頭於是總理
監事者為漳浦蔡文勤公新司業則翁覃谿學士方綱
也文勤戲謂今科狀元是翁公上年所得士此花應歸
翁公學士因攜歸積藏之鐫銘其上並撰三元攷三元
喜讌詩四律京師士大夫及四方詩人和者數百家錢
梓為三元詩集

順天鄉試考官凡籍隸畿輔者例不開列乾隆癸卯覃
谿學士以洗馬奉

命充副考官尤為異數洗馬亦例不嗣後紀文達公亦充順天主考

郎潛紀聞 卷三 六

曾主京兆圍

嘉慶十九年甲戌

上問戶部尚書潘世恩今科會試有重赴瓊林宴者乎

世恩對有士申進士翁方綱王申今無正科現在禮部

奏請於甲戌補重宴

上領之二月十八日禮部奉

旨翁方綱賜四品銜重預恩榮宴

乾隆癸巳開四庫館即於翰林院署藏書分三處凡內

府秘書發出到院為一處院中舊藏永樂大典內有摘

抄成卷彙編成部之書為一處各省采進民間藏書為

一處分員校勘每日清晨諸臣入院設大廚供給茶飯
午後歸寓各以所校閱某書應攷某典詳列書目至瑤
瑤殿書肆訪查之是時江浙書賈亦奔湊輦下郵書海
內遍徵善本書坊以五柳居文粹堂為最右見復初齋詩注余在京

時五柳文粹已歇業廠肆中舊書稍多者惟寶名齋寶森堂二家

黃秋盦易得漢石經尚書論語三段翁覃谿借摹於石

因用洪文惠摹石經於越州蓬萊閣事自題匾曰小蓬

萊閣

四庫校勘諸臣講金石之學者朱竹君筠錢辛楣大昕

張瘦同塤陳竹厂以綱孔搗約廣森後又繼以桂未谷

郎潛紀聞 卷三 九

馥黃秋盦易趙晉齋魏陳無軒焯丁小疋杰沈匏尊心

醕而惟錢籜石程魚門姚姬傳翁覃谿嚴冬友五君先

後從事最久遂開乾隆已後諸儒以金石之學印證經

史一派

乾隆王子江南閣中主司夢人送香楸四枚是科果得

兩狀元一會狀楸元同音適符其瑞見潘文恭思補齋

筆記文恭即四元之一也

康熙間太學生周清原盛負詩名益都相國見其雍試

諸作目為奇才太學白丁香詩有云月明有水皆為影

風靜無塵別遞香傳誦都下上達

宸聽比官翰林召見時

上猶誦此一聯獎之見國子監志按益都贈周詩有飛花定見召韓君之句後果以詩名上聞可謂佳讖

康熙某年

詔宣青浦沈文恪公荃入

內廷賦詩稱

旨賞貂裘一襲沈繪殿廷橐筆閣門賜貂二圖以紀榮遇

每科臚唱後新進士齊赴國子監釋奠禮竣大司成置酒堂東偏各獻酬三爵以堂中為

郎潛紀聞

卷三

十

御駕臨幸地故避就東偏也

曝書亭集有

恩賜禁中騎馬詩是康熙朝編檢入直亦竟有

朝馬之賞也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二月六日

上御經筵侍臣講論語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尚書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御論以安仁利仁朱子引而未發雙峰饒氏謂與仁一故曰其仁與仁猶二故曰於仁亦既發之矣然曷不於顏淵子貢觀之乎顏淵安仁子貢利仁簞食瓢飲回不

改其樂是安仁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是利仁也賜不

受命非富貴貧賤之命蓋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即安仁不受命即未能安仁也貨殖者見有利於仁

如貨殖之生財耳是日筵宴特命奏抑戒之詩諸臣隨

侍者分東西班大學士阿桂嵇璜已下凡三十八人

康熙十七年

上御懋勤殿召郎中王士禎賦詩

賜譙特授翰林侍讀遂

諭中外臣僚各舉所知

康熙間查初白學士聲山宮詹均在詞館有文望人皆

郎潛紀聞

卷三

十一

呼為查翰林初白從

聖祖駕幸南海捕魚賦詩先成有臣本煙波一釣徒之

句翼日內侍傳

旨呼為煙波釣徒查翰林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

挑杏嫁東風張郎中並傳矣

京師廣安門內慈仁寺乃古雙松寺遺址前明改建者也其廂縣勝果妙因圖乾隆丙午夏傳雲奉

敕以指繪圖中諸佛及羅漢像最小者猶與人相等屋凡三楹圖之廣狹稱是洵奇觀也

咸豐三年二月上丁

上親詣太學行釋菜禮越六日癸未
臨雍講學

玉音朗朗講中庸致中和一節尙書皇天無親四句自
王公大臣以及有司百執事自先聖先賢之裔以至太
學諸生環集橋門璧水之間者以萬計是日

特命陪郡王致祭於贈太師大學士杜文正之靈蓋重
淵源懷耆舊也

杜相國侍學

龍樓一十七載咸豐王子薨於位

上眷念舊學飾終典禮極優渥

郎潛紀聞

卷三

三

贈太師諡文正皆出

特旨時公父侍郎壻猶存

頒內府珍藥遣官存問公子翻翰皆由翰林晉階坊局

輿棧之日

車駕親臨灑淚奠醢

君臣一德生榮死哀雖古綠圖甘盤讓此遭逢之殊異

也

嘉道以後

殿廷考試尤重字體道光庚戌吾浙俞蔭甫太史樾成
進士素不工小楷覆試竟冠多士人咸詫焉後知由曾

文正公蓋公方以少宗伯充閣卷官得俞文極賞之且

因詩首句云花落春仍在謂與小宋將飛更作迴風舞

已落猶存半面妝無異他日所至未可量也遂第一進

呈後俞典學河南以人言罷職同治四年寓書於公述

及前事且曰由今思之蓬山乍到風引仍迴洵符落花

之讖矣然窮愁著述已及百卷儻有一字流傳或亦可

云春在乎因自顏所居曰春在堂康祺案庚戌至今垂

三十年是榜人物內貳六官外膺封疆者不聞大著聲

績太史則鑽研經史撰著哀然桔苑一時優劣千古相

士若文正公洵風塵巨眼矣

郎潛紀聞

卷三

三

康熙朝彭中丞鵬號天下清官第一錢唐馮山公至撰

恨不見彭公敘畧曰戊寅十月子客天水方伯幕古愚

彭公來客皆往觀子方浴觀無及舛望累日自景願見

公垂二十年甲寅閩變賊欲汚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

落吾以公爲罵賊斷舌顏杲卿後宰三河仁而廉日餐

蘆粥有時絕糧吾以公爲塵甌范萊蕪御前放鷹者至

縣使來索餼牽公鞭之吾以公爲強項令董宣入爲給

事中劾考官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吾以

公爲折檻朱雲埋輪張綱及出監河工秋濤齧隄公止

宿其上誓身同去留吾以公爲河溢瓠子請以身填金

隄如王尊按察貴州主僕行李裁二肩吾以爲一琴一鶴趙閱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必爭先快覩況忠清正直全備乎一身者哉思之二十年一朝失之是吾命之不振而抱恨無窮期已云云予讀是文覺彭公之直節清聲固令人有生不同時之慨而山公之風趣亦藉可想見矣山公名景初游京師主兵部侍郎項景襄時有司亟營建求大木不得有請易太學彝倫堂宋廡者景投書魏敏果公事竟獲止又嘗以開澗河議上漕督徐旭齡陳淮安水患於尙書湯文正公最後爲工部侍郎金鼎客

郎潛紀聞 卷三

古

上方命部院大臣甄別屬吏諸臣仰承風旨五部皆有斥者景獨引五郡自有平原自無事以風稱稱善之遂一無所劾景文學少與閻百詩齊名晚交湯右曾查昇相國索額圖嘗欲見之堅不肯詣真奇士也

康熙二十九年

諭九卿察舉廉吏靈壽令陸隴其三河令彭鵬清死令

邵嗣堯麻城令趙蒼璧同被引

見擢隸憲府四人者果皆耿直廉幹聲實俱美

聖祖之知人則哲用賢勿貳如此

陸清獻公令嘉定時值巡撫慕天顏生辰衆皆獻納珍

物惟恐不豐清獻獨於袖中出布一疋履二雙曰此非取諸民者爲公壽天顏笑卻之卒以微罪劾罷其任國初莆田余懷流寓金陵文詞悽麗撰板橋雜記三卷感均頑黠與杜濬白仲調齊名時號余杜白卒後長洲尤侗弔之曰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臺同哭黨人碑魚肚白金陵市語染名也

亭林先生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之人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其甥東海學士延之夜飲怒曰古人飲酒卜晝不卜夜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夜行豈有君子而夜行者乎其峻厲若此

郎潛紀聞 卷三

古

亭林先生自少至老手不釋書出門則以一羸二馬捆書自隨遇邊塞亭障呼老兵詣道邊酒罏對坐痛飲咨其風土考其區域若與平生所聞不合發書詳正必無所疑乃已馬上無事輒據鞍默誦諸經注疏遇故友若不相識或顛墜崖谷亦無悔也精勤至此宜所詣淵涵博大莫與抗衡與

國初諸儒稱梅文鼎歷算全書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李清南北史合鈔爲三大奇書康祺按李氏之南北史鈔與後之沈炳震新舊唐書合鈔皆博瞻過人而疏畧不免尚不及彭元瑞劉鳳誥合注新五代史體例之善

以擬梅顧二書經天緯地專門名家更嗟乎後已

崑山徐尚書養疴洞庭書局自隨其聘修一統志者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山陽閻若璩百詩德清胡渭臚明也一堂賓從之賢皆九等人表之最官書如此慎重豈復私家著述所能比肩

康熙乙酉五月

駕幸西苑時開列試差各員適赴行在候

御試直廬諸詞臣同奏臣等蒙

恩點派扈從不願作主考官求免試得

郎潛紀聞

卷三

去

旨汝等所見極是向來主考難得好聲名汝等既不願出差今年各省鄉試俱不必開列傳與掌院知道見查慎行乙酉日記康熙按今翰林官俸值

內廷幸苦三年專盼秋風一度其營營得失較踏省覓舉者為尤勞讀查氏日記見當日詞臣之淡泊清高覺金馬玉堂真在天上

康熙二十年方洗馬象瑛王吏部材任典蜀試時川中兵革方定輶車所屆滿目荆榛方王二君殫心蒐拔惟恐偶屈一士得士四十二人每拆卷當事輒額手稱慶當未撤棘時學使者馮雲驥籍三川名雋三十人驗其

得失榜發售者二十有五副車三所未見者二人耳蜀

人相傳以為佳話乾隆壬午吳修撰鴻督學湖南是科主試者為嘉定錢詹事大昕韓城王文端公杰場後諸生各以闈藝呈吳吳最賞者五人丁姓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也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揭曉日招客具飲使人走探俄抄榜來自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吳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如聯珠然大喜過望首唱一詩以誌其盛和者三十餘人二事極相類合記之為今督學典試者勸

康熙五十四年以宋范仲淹從祀

郎潛紀聞

卷三

七

文廟從江南學臣嗣後雍正二年詔以林放縣豈牧皮余正健請也樂正克萬章蘧瑗秦冉公都子公孫丑從祀兩廡先賢鄭康成范甯陳淳何基趙復金履祥陳澧羅欽順陸隴其諸葛亮尹焯黃幹魏了翁王柏許謙蔡清從祀兩廡先儒張迪從祀崇聖祠乾隆二年詔以吳澄從祀先儒道光二年詔劉宗周三年湯斌五年黃道周六年陸贄呂坤八年孫奇逢二十三年文天祥二十九年謝良佐從祀先儒咸豐三年詔公明儀七年公係僑從祀先賢元年詔李綱二年韓琦九年陸秀夫十年曹端從祀先儒七年詔孟皮從祀崇聖祠同治二年詔毛亨方孝孺

呂柟七年袁燮從祀先儒

按光緒初 准從祀者又有張履祥陸世儀張伯行三人

康熙五十四年

詔命廷臣甄別各省學臣衆議以湖廣學政李周望爲

第一遂由侍講擢國子監祭酒

倚氏邵嗣堯起家縣令循聲介節與吾浙陸清獻齊名

悉知山東臨淄直隸柏鄉清苑皆有善政後由御史督

學江南鯁直公廉勢要敘述甫試三郡卽卒大江南北

至今祠祀弗衰

山左汪灝以侍讀督學山右屏絕竿牘廉節著聞

聖祖仁皇帝西巡府察邇言採及清望

郎潛紀聞

卷三

六

溫旨褒獎特命超五階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復調

陝西學政旋

命巡撫河南幸際

聖明直道之獲伸如此廉吏之可爲如此

國初直省學政沿前明舊習多徇干謁行苞苴

聖祖深嫉之時大僚中清譽久著者莫如浙撫張文端

公鵬翮而各行省中積弊最深者莫如江南遂

特簡公視江南學公信心直行矢慎矢公終其任無一

倖進者聲華之士偶得京函躑躅逡巡不投而去公去

後多士思之不置每言及輒欷歔流涕如公可謂不負

委任矣

康熙三十九年七月內閣奉

上諭各省學道原不差遣翰林官員嗣後各省學道宜

將翰林官員一併差遣爾等與翰林院會議具奏時韓

文懿公葵方掌院事議上畧云翰林官朝夕講習文章

樹立品誼猶不足以補報萬一今奉學道一併差遣之

旨此固不欠之鴻恩然諸臣中有志有守者固不乏人

儻有一之未稱不特一己之面目所關深恐負我

皇上格外擢用之意臣愚不敢輕議差遣讀此知學政

一差本非翰林所應預

郎潛紀聞

卷三

九

仁皇帝特破格參用之今每屆更換學政之期偶有一

二他衙門人員翰林官多以爲非分風氣之變遷如此

殊可詫也

康熙朝初開大科一時名士率皆懷刺跨馬日夜詣司

枋者之門乞聲譽以進德州田山薑侍郎方以工部郎

中膺薦辟屏居蕭寺不見一客比督學江南昇以肩輿

從兩驢載衣裳一箱五經子史兩方底蒼頭奴二人踽

踽行道上戒有司勿置郵傳給供張自市蔬菜十把脫

粟三斗不爲酒醪佳設惟日矻矻以文章爲事見惠周

楊紅豆山莊集

常熟陳亦韓先生祖范雍正癸卯捷南宮未及臚唱以足疾告歸疾愈終不出嘗曰自問無用世才儻

殿試蒙拔擢虛糜廩祿於義不可若遽乞歸自處則高矣但人人如此公家之事誰任今量能度分如此知止猶不失出處之道云云歸里後著書設教垂三十年大臣以經學薦

特旨賞國子監司業銜先生天爵自重原非借此鳴高而望實交孚必不終聽其湮沒營營者可以悟已

吳門石琢堂殿撰韞玉以文章伏一世其律身清謹實不愧道學中人未達時見淫詞小說一切得罪名教之

耶潛紀聞 卷三

三

書輒拉襍摧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收燬幾萬卷

一日閱四朝聞見錄中有劾朱文公疏誣詆極醜穢忽拍案大怒亟脫婦臂上金跳脫質錢五十千徧搜東南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盡付諸一炬可謂嚴於衛道矣

是年南闈發解庚戌魁多士夫因果之說儒者不道然以一窮諸生毅然以闢邪說扶名教自任其胸襟氣節豈復第二流人物所有

湘潭劉侍御元燮在詞館有雋望在諫院有直聲授蒼梧道辭不赴謫廣西佐貳泊然東裝振奇人也

康熙二十二年

西巡五臺臺麓寺行宮之北突出一虎

聖祖親挽弧矢一發殪之土人名其地曰射虎川

泰興吳和甫少宰存義直南書房時

文宗偶臨幸見其貂褂黯敝

笑詢之叩首對曰臣自授編修至今已二十年矣

上太息次日即蒙黑貂之

賜後少宰督滇學還奉

命兼署順天府丞

召對時諭之曰朕聞順天府丞每逢考試賣卷可得千金聊償汝在滇之清苦少宰視學吾浙每述及

耶潛紀聞 卷三

三

先皇厚恩未嘗不潸然淚下也

咸豐間張文毅公芾視學江右孫文節公銘恩視學院

江皆奉

旨辦賊張請終制孫請歸省皆忤

上意竊級時方以為書生膽怯也後孫旋殉難張歸籍遇逆回之變罵賊不屈蓋當時局糜爛兵事掣肘殺身無補忠孝宜完畱其身以有待亦儒臣進退之義自被

嚴詔終全大節非特誤國偷生之輩不足供其奴隸即倉猝遇寇模糊捐生幸厠忠義之林者亦豈足比擬百

一哉

蘇州虎邱有錢補履墓其人名近仁以補履爲業嗜讀
書通知古今事吳中士大夫稱爲補履先生汪稼門廉
使樹墓碣以表之見吳江周鶴立匏葉庵詩注

郎潛紀聞

卷三

圭

郎潛紀聞卷三終

郎潛紀聞卷四

鄞 陳康祺著

江蘇藩署聽事縣一額云報朝廷某事榮父母某事寬
百姓幾分愛子孫幾分蓋順治間商邱宋文康公撫畿
輔時嘗以四語自警而哲嗣牧仲中丞開藩吳下卽用
以訓誡僚屬者也額爲中丞手書匪亂後尙無恙
粵賊初起首陷平樂府城時林文忠公已由西域
賜環

文宗特詔起之田間公方臥疾聞

命束裝星夜兼程宿疴益劇公子編修汝舟隨侍勸以

郎潛紀聞

卷四

一

節勞暫息公慨然曰二萬里冰天雪窖隻身荷戈未嘗
言苦此時反憚勞乎口占一聯云苟利國家生死以敢
因患難避趨之乃昇疾亟行憂國焦勞馳驅盡瘁遂卒
於廣甯行館初賊震公威名咸膽裂思解散粹聞溢逝
毒酸益張公臨歿大呼星斗南莫解所謂噫武鄉侯出
帥未捷宗忠簡三呼渡河千古貞臣同此遺憾耳
時又有張武壯公必祿者本蜀名將三省教匪之亂公
方在巴州營中手舞大刀單騎入陣所向如撥髮掃箠
昭勇揚侯深賞之由偏裨擢至專閫戰功最多是年亦
奏

旨馳廣西軍營甫至潯州亦以積勞病歿名臣宿將先後騎箕而醉夢白面之徒相繼任封疆而持節鉞殆劫運將臨非人力所能挽救與

靈石何太史思鈞乾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旋充四庫全書館分校時總裁請添派總校四員以君居首明年散館改部主事因總校故仍留庶常又明年議敘授職檢討亦詞林中一故實也相傳太史篤古劬書校讐極精密自膺總校後心力日瘁卒以疾辭職長子元煥次子道生同入制科並有文譽今靈石之何尙有擢上第官清班者蓋遺澤長矣

郎潛紀聞 卷四

二

康熙間浦江鄭侍讀江官庶吉士時高安相國薦校順天鄉試復以校閱公明議敘授檢討亦詞林一故事蘇州府志雜記引顧丹五筆記云乾隆辛未南巡有湖南老人湯雲程來接駕年一百四十歲

皇上先賜匾額云花甲重周又賜云古稀再慶其孫曾隨者皆白髮飄蕭之翁也

崑山葉文敏公方霽順治己亥以第三人及第辛丑進賦獄起士紳同日除名者萬有餘人葉適欠折銀一釐亦被左遷因具疏云所欠一釐準今制錢一文也時有

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見柳南隨筆國初慎重度支吏議之嚴若此今包攬侵吞習為慣技維正之供至欲藉勢力以巧免是化外也繩以嚴刑豈得為過

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今山西巡撫威毅伯曾公國荃克復安慶欽天監奏是日四星聯珠日月合璧見曾文正公集沅圃弟四十一初度詩注按文正公兄弟收湖湘之猛士膺魯衛之崇封東征十載直搗金陵剷除僭號鉅寇其光復王土由尺寸以甚至千百里實賴同安一郡為中興錢定之基固宜城下之日三光現瑞百郎潛紀聞 卷四

三

神效靈中外驩欣焯然知為天之所祐也洞庭東山碧螺峯石壁巖產野茶數株土人稱曰嚇殺人嚇殺人三字吳諺見柳南隨筆康熙己卯車駕幸太湖撫臣宋犖購此茶以進

上以其名不雅馴題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歲必採辦進奉矣

蘇州治平寺有二十二房囊橐饒裕造密室藏婦女恣意淫縱乾隆二十四年巡撫陳文恭公宏謀廉得其實密掩捕之搜獲婦女四人並衣飾奩具無算公派員鞫二十二房內犯姦者一十四房淫僧一十六名並供

出被姦婦女二十五人奏

聞械淫僧解京治罪刑部請杖斃奉

旨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今蘇州道觀僧察檀施極盛化日之下當無復幽房曲室漁色藏奸然有風化之責者仍不可不以文恭之心爲心隱微必察懲創必嚴也

元明之世育嬰堂尙未通行自

國家忠厚開基發粟振饑歲不絕書孤獨鰥寡各得其所

世祖皇帝講筵觸發特嚴溺女之禁海內始知育嬰爲

郎潛紀聞

卷四

四

善舉然在官尙無常餼也仰維

孝莊皇后首頒祿米滿漢諸臣以次輸助不數年由京師以達郡縣育嬰之堂徧天下矣康熙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鄭康成注與之母與之餼王制幼而無父者有常餼月令仲冬養幼少存諸孤三代以上必無無故棄嬰之舉可知也厥後唐元和間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宋淳祐間詔給官田五百畝勅慈幼局法猶近古然後世疆域日廣生齒日繁饑饉流離委棄載道朝廷發帑活人勢難徧給盍若我

聖朝誠求保赤大德曰生叔自

宮闈傳諸陬澁及人之幼因民所利休養生息尤爲可大可久之規模也

東吳惠氏紅豆書莊在蘇城東南冷香溪之北先是東禪寺有紅豆樹相傳白鶴禪師所種老而朽復萌新枝周煬移一枝植堦前生意郁然因自號紅豆主人僧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主人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屬和者數百家客過吳門必停舟瞻賞傳至于孫數十年來鐵幹霜皮遂有參天之勢矣惠氏三世研經蔚然爲東南耆碩餘事作詩復風流照曜如此洵令人追慕不置也

郎潛紀聞

卷四

五

崑山徐健庵先生宋元經解之刻實足津逮來賢肇起熙朝樸學其私家藏書曰傳是樓向不得其解後閱汪鈍翁傳是樓記云先生召諸子登樓而詔之曰吾何以傳女曹哉嘗慨爲人父祖者每欲傳其土田貨財而子孫未必能世富也欲傳其金玉珍玩鼎彝尊罍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寶也欲傳其園池臺榭歌舞輿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娛樂也吾方鑒此則吾何以傳女曹哉因指書而欣然笑曰所傳者惟是矣遂名其樓爲傳是國家征討粵寇自長江設水師軍事始有歸宿而水

師統帥惟今陝甘總督善化楊公岳斌原名載福兵部侍郎
衡陽彭公玉麟忠勇樸誠始終其事其功績為獨多咸
同二朝之

詔令曾胡諸公之章奏及中外士大夫婦人孺子之稱
述莫不以長江千里再造於楊彭手康祺按京口為長
江咽喉其地夙有楊彭嶺康熙間湯文正公嘗作游記
今載集中惟公亦不解命名之何義由今思之偉人未
生嘉名先錫青山無恙戰跡常留事皆前定不信然與
秀水錢文端公陳羣有知人鑒諸城劉文正初釋褐時
以所業就正公謂文正房師王樓山云吾賀子及門得

郎潛紀聞 卷四

六

偉器他日令僕才也金壇于文襄方為孝廉來謁公即
大賞異之劉文正及錢唐梁文莊俱以筆法自詡公曰
二君毋高自位置會看賢郎跨竈耳後文正子文清相
國文莊子山舟學士果濡染家學八法冠時碑版大書
照耀四裔不必如大令自譽而書名突出二公上
錢文端公幼貧甚隆冬早起讀書竈無宿薪汲井水盥
手膚為之坼未弱冠依人京師傭書餬口冬無裘入市
以三百錢買皮袖自綴於袍鈔纂益力踰數年旋里課
兩弟讀書於南樓去梯級繩繩送飲食歲除始一下樓
如是者二年學大進遂以文字邀

吳遇高官大年席寵累代
高廟南巡公扶杖迎

變

御製詩至有江浙大老之目可謂榮已迴憶童牙孤露
饑寒逼人雖寤寐中當無此冀望士之匿影蓬華憔悴
謀生者觀於公無自戚戚也

順治丁酉谷戶部應泰督浙學時得平湖陸清獻公卷
評其上云胸無寸書見不類字便如爰居之駭鐘鼓矣
磊落英多我正以不類賞子

陸清獻年三十八下第出都由水路南旋於水道之源

郎潛紀聞 卷四

七

流漕運之奧窔及古人名蹟無不詳誌其隨處留心經
濟如此

陸清獻宰嘉定時魏敏果公方長御史臺與清獻素不
相識聞其政聲以詩遙寄有吏道雖云雜天下豈無人
及盟手贈荒言始終願自珍之語值會推福建按察使
上命選天下賢能愛民之官不拘資格擢用魏公遂以
清獻薦後雖為巡撫慕天顏中沮而魏公之求賢若渴
以人事君洵不愧古大臣矣

清獻治膠兩載每於初限進民而命之曰錢糧者朝廷
之國課非縣官之私蓄爾民能急公身家快樂縣官亦

得安逸有工夫做好事以加於百姓我與爾非怨讐何
苦日行杖責況一杖責私與卑役杖錢若僱人代比又
當與僱錢二者皆虛費而有欠糧受責之名何不省此
以湊正數則爾我俱安從此傳聞四野雲集響應右見
公日記康熙按公堂數語豈遂足以淪浹民心清獻之
居官必先有深入民心者在

康熙十六年

詔舉博學鴻詞秀水主事吳源起以陸清獻名上其薦
牘中有理學深醇久入程朱之室文章闕博復登韓柳
之堂四語

郎潛紀聞

卷四

八

清獻再起應鴻博科在都聞封公訃卽徒跣出國門抵
家後日夕喪次哭泣盡哀茹素不入內寢席地而臥期
年後乃以土坏置墊四隅而寢其上所製服悉準家禮
大約三月之內衰絰不去體三月後始易麻帽以麻縷
爲緯服麻袍小祥後始用白布帽以棉紗縷爲緯服麤
白布袍大祥後以月白綾爲緯始用淺色布套子加於
素袍上蓋從時法古兩得之矣士大夫不幸遭大故可
取法也

康熙二十三年江南總督于清端公成龍卒

上諭諸臣有清操如于成龍者公議奏聞時九卿公舉

直撫格爾古德郎中蘇赫范承勛學道趙崙知府崔華
張鵬副靈壽縣知縣陸隴其凡七人

稼書先生權直隸平山時偶入都同年徐健庵司寇來
會具述時相明珠仰慕意勸先生往投刺先生以縣務
倥偬不敢久留京師爲辭越日來東裝行矣

先生作宰時嘗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誦讀大略謂一
念之差不安生理遂做出此等事來受盡苦楚然人心
無定只將這心改正痛悔向日的不是如今若得出頭
從新做個好人依舊可以成家立業等語一時獄中痛
哭失聲嗚呼今之從政者特患無先生用心耳

郎潛紀聞

卷四

九

陸靈壽之入御史臺也由總憲陳文貞公廷敬疏薦故
事知縣行取改京秩謁薦主多用師生禮先生獨否陳
公益嘉歎且云昔年馮中堂按指大學士馮溥薦魏環極我曾
薦王阮亭汪鈍庵皆未嘗署門生帖自立者宜如此
陸清獻以康熙壬申十月歸道山明年冬會推直隸江
南學院廷臣咸擬翰詹大僚

上皆不允

特旨直隸著李光地去江南著陸隴其去相國王文靖
公熙奏稱陸某已經身故

上曰何不啟奏對曰七品官在籍身故無啟奏例

上嗟歎久之曰

本朝如這樣人不可多得了清獻貞廉忠鯁沒後猶受知

君上若此

國子監彝倫堂西舊有古槐一本為元臣許衡手植閱五百餘年雨蝕霜侵久成枯幹乾隆辛未恭遇

憲皇后六旬萬壽靈物效祉枯朽發祥振葉鼓柯踰歲益茂蓋

聖孝之格被神矣當時詞臣文士咸有賦頌

國初常熟多畫師有黃鼎者足跡半天下尤在秦蜀間

郎潛紀聞 卷四

十

久故所作多離奇倣詭為古人展齒所不到然亦坐是

多病敗同里王石谷畫稍後起陶鑄董巨含跨關李名

遂出鼎右識者謂譬諸詩家鼎其青蓮而翬則少陵翬

常繪南巡圖進呈

天子嘉賞議官之輩不樂仕進遠歸一時名公巨卿投

詩攀援卒不可得立品如此其筆墨始可寶貴也

陳清端公瑣釋褐歸里講學五年足蹟未嘗入公門每

謂貪不在多一二非分錢便如千百萬後嘗舉此入對

聖祖嘉之士未有未仕時律身不嚴而居官能以清廉

著聞者觀於公益信後公令古田調臺灣督川學巡臺

廈開府湖南福建之身在外幾二十年未嘗挈眷屬延

幕賓公子曠隔數千里力不能具舟車一往省視儼從

一二人官廚以瓜蔬為恆膳其清苦有為人情所萬不

能堪者公晏然安之終其身不少更變

聖祖目為苦行老僧又曰從古清官計無逾瓊者蓋公

之壁立千仞與張清恪之天下清官第一均邀

聖許斯真泰華兩峰同標峻絕矣

咸豐十年八月初六日內閣奉

上諭近畿各州縣地方士民或率領鄉勇齊心助戰或

整飭團練阻截路途無論員弁兵民人等如有能斬黑

郎潛紀聞 卷四

十一

夷首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有斬白夷首一級者賞銀一

百兩有能擒著名夷首一人者賞銀五百兩有能焚搶

夷船一隻者賞銀五千兩所得資財全行充賞欽此時

撫議未成夷酋日驕

聖心震怒原望中外臣庶敵愾同仇除邊患而壯

國威在此舉也當國諸臣設能仰稟

睿謨堅持初議數千醜類一鼓可殲即鼓棹重來亦必

弭首乞憐斷不如今日之再三要挾蓋夷性然也貽誤

至斯感憤何極

桐城方恪敏公觀承嘗由直隸藩司撫浙其姪受疇先

爲浙中守令後復由直藩擢任而受疇弟維甸又曾以
閩浙總督權撫事受疇嘗題聯署中云兩浙再停驟有
守無偏敬奉丹毫遵寶訓一門三秉節新猷舊政勉期
素志紹家聲有守無偏新猷舊政蓋

仁宗御賜詩中語按桐城之方白明宏治間有諱印者
知天台縣廉吏印元孫大鎮萬歷
間巡按浙江入國朝後方氏宦浙三公以外尚有恪
敏弟觀本合秀水姪孫傳樞爲甯紹台道威有名稱

秀水王曇仲瞿負才任俠不喜繩檢客游京師名滿公
卿間值川楚教匪不靖其座主吳總憲省欽薦曇知兵
能作掌心雷

睿皇帝斥其誕妄吳遂罷廢而曇亦連蹇終其身或曰
郎潛紀聞 卷四 三

省欽本和黨窺新政肅然和坤且敗自託於駭不解事
冀以微咎去官也謹按嘉慶東華錄 仁宗諭旨亦謂
吳省欽恐被人彈劾故避重就輕

乾隆乙未
上稽古之暇垂問四川督臣成都府學禮殿畫像存否
奏言今成都府學宮禮殿已非舊畫亦早湮謹錄漢禮
殿記元費著禮殿聖賢圖攷以聞按禮殿不見正史宋
祁董道謂文翁作歐陽修席益呂陶謂高朕作觀初平
五年殿柱記蓋禮殿實祀周公孔子文翁立學時所建
朕特增修之者也漢郡國有學自成都始郡國學有廟
亦自成都始宜

純皇帝倦念遺模幾餘垂詢與詳吳省欽重修成都府
學大成殿記文翁名黨字仲翁見張崇文歷代小
志吳省欽編江書院講堂記引之

國初凡提督學政惟直隸江南浙江日學院以進士出
身之卿貳及翰林院侍講侍讀充之餘日學道並繫以

按察司副使銜由六部郎及知府之有資望者推用按
熙間田山薑侍郎方爲郎中嘗視
江南學或以田文望破格用之

國初河道總督行署駐山東濟甯州康熙十六年
聖祖以江南功程重大特令移駐淮安清江浦雍正三

年添設北河總督駐濟甯而改南河總督仍駐清江
山東王大令世銓以道光壬午進士需次吾浙乙未鄉

郎潛紀聞 卷四 三
闈充同考官榜發得未弱冠者三人萃於一房歸安錢

振倫年十七瑞安孫鏘鳴年十八鄞縣童華年十五三
人皆已食糜餼舉優行時已詫爲僅有後錢童以戊戌

孫以辛丑皆成進士入翰林躋坊局握文衡錢孫皆中
年告歸錢至司業孫至學士童先以編修乞養亂後再

出今官吏部侍郎乙未至今幾五十年三人者皆健在
日幼慧曰蚤達曰清班曰貴官曰耆壽曰宿學三人皆
院錢孫今尙爲江
南山長皆有著述

無一不具無一不同在今日爲天上
之景卿在當日實一門之桃李亦可謂名場佳話矣

乾隆己亥秋典闈試者爲朱文正公珪兄筇河先生適

奉

命督學是省明年秋

特旨復以公代筭河因題使院之寢曰韓雅三山孝秀

賡迭持衡中歲弟昆對牀使院固天倫之極樂亦

聖主之殊恩也

定例五品以下官非殉寇難無贈官給蔭者五品官亦

無追贈至正三品者乾隆間御史上海曹錫寶上章劾

和坤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為同郡某侍郎漏

言和得部署掩蔽奉

旨勘查無蹟曹亦尋卒

郎潛紀聞 卷四

古

仁宗親政和坤下獄賜死

諭云當和坤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曹錫寶

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伊子照

加贈官銜給子蔭生天下聞之莫不同聲感歎呼

聖明萬歲

汾陽曹宗丞學閔為御史時建言宜攷古制建辟雍於

國子監部議格不行乾隆甲辰

天子將臨雍

命大臣規濬園水禮樂備舉

上憶及前奏

特旨嘉獎學閔未幾由內閣侍讀學士超擢宗人府府

丞蓋仍因前奏云

海陽吳文伯雍正丙午以訓導引

見奏對稱

旨特授河南禹州知州文伯父隆嘗以奉化丞權縣事

時方養病奉化得家書伏牀褥北向叩頭勵及見之隆

蓋孝子鞠遜行曾為作傳

帝簡循良天酬純孝則我

憲皇帝之聖且神也

阮文達公官浙日進七閣未錄書百種

郎潛紀聞 卷四

古

睿廟錫名宛委別藏公仿提要例各書咸有評隲載羣

經室外集中

康熙朝士評崑山三徐曰公肅仁人君子健庵大人君

子果亭正人君子

金壇段若膺大令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

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

之見其外孫龔自珍定齋續集可見士大夫非至性天

植操行不瑕者必不能壹志單精成千秋絕業也

武進莊侍郎存與性廉鯁典浙江試巡撫餽以金不受

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直

千金公怒曰何不蚤白馳使千餘里返之爲講官日

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俟

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奉書進講琅琅盡其愆同官大驚

上爲少留頷之

故事凡宿衛之臣滿州輒除

乾清門侍衛其重以貴戚或異材乃擢

御前侍衛漢籍輒除大門上侍衛領侍衛內大臣轄之其有材勇擢侍

乾清門而班之崇極矣惟嘉慶間果勇侯楊芳特授國

郎潛紀聞

卷四

六

什哈轄漢國什哈內臣驚爲未有

嘉慶十八年巨逆林清以七十七人入

禁門既殄定有議築

圓明園宮牆高厚者有議增

圓明園兵額者高郵王文簡公意非之具摺上

睿皇帝大動容召對良久乃罷

諭軍機大臣曰王引之乃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其奏牘

何語海內迄今弗知而公之風旨可見矣

翁覃谿學士乾隆甲申奉

命視學廣東至辛卯秋役竣凡三任八年嘉道而後學

臣無此久任者

粵之雷州亦有西湖坡詩所謂西湖不欲往暮樹號寒鴉者也其地相傳有西湖平狀元生之語郡人因構書舍於湖上顏曰平湖覃谿學士按臨雷郡有句云可笑此郡士不愧文不工但祝西湖平結此一畝宮

乾隆間番禺縣學生王健寒年九十九尙能入試握筆爲文翁覃谿記以詩

雍正初年用怡賢親王言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昌一道十七萬兩乾隆二年又減江浙兩省地

丁銀二十萬兩乾隆一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

郎潛紀聞

卷四

七

下地丁銀者亦三前史未有也且今制丁統於地非計

丁出賦有漕省分并地丁計爲什一無漕省分只計地

丁尙未及三十分之一頃同治三年東南大定江蘇巡

撫李肅毅伯又奏減江蘇蘇松太三屬漕米五十四萬

餘石浙江巡撫左恪靖伯又奏減浙江杭嘉湖漕糧三

分之一

兩宮太后立允所請

滂恩大愷益久益深等百世而溯三古莫與比仁矣

國初奠定區宇所剷除諸逆寇皆嘗竊大號鑄錢文如

鄭成功僭號常平孫可望僭號興朝吳三桂僭號利用

耿精忠僭號裕民迺西土酋王耀祖僭號大慶蠻曉螳
輪竟非全無大志者錄之以見

真人埽除之難元勛櫛沐之苦詳錢侗建元類聚攷跋

按殘明魯王竄越
鑄大明通寶錢

閻徵君古文尚書疏證每卷末各有自跋其第一卷寫
成覆舟武進郭外私念疏證定本在此當邀東坡元符

三年宿大海中例以濟其寫第四卷別錄四本一寄太
華山頂一寄羅浮山其二本則寄千頃堂傳是樓之主

人仿白氏文集別錄三本例其寫第五卷成屬人寫圖
一一禮堂寫定圖一傳與其人圖居然以鄭君自命徵

郎潛紀聞 卷四

君著是書其自信之篤若此康祺昔嘗取徵君書與毛

氏寃詞互證西河縱橫穿穴論辨之雄在閻書右惜偽
古文罅漏太多彌縫匪易雖盛氣強詞仍不能拔趙幟

而立赤幟也

乾隆十五年吳縣候選員外郎陶篠置常稔田千畝營
守舍三十餘楹為義莊是冬十二月蘇撫雅爾哈善疏

聞明年四月奉

旨依部議照原銜卽用以示獎勵

本朝崇尚敦睦海內好義之家以義田義莊上

聞者靡歲茂有願皆寵以虛銜或

詔部臣存檔冊若陶氏之原官卽真真曠典也

金華貧家多溺女阮文達撫浙時捐清俸若干貧戶生
女者許攜報郡學學官註冊給喜銀一兩以為乳哺之

資仍令一月後按籍稽查違者懲治蓋一月後顧養情
深不忍殺矣此拯嬰第一法

嘉慶戊辰

恩科浙江學政劉鳳誥代辦鄉試監臨闈後人言藉藉
有監臨打監軍小題大作文宗代文字矮屋長鎗之對

語

密旨查詢經巡撫阮元以對語達

郎潛紀聞 卷四

天聽

九

上復遣侍郎託津等三人抵浙按問劉獲重譴阮亦以
徇庇奪官

諭旨中有云鄉試士子係由學政錄送入闈劉鳳誥本
當避嫌何以輒將監臨之事交伊代辦已屬非是何以

近科秋闈竟違

祖訓仍有以學政監臨者

乾隆朝故相和珅貴為首輔爵封上公子尚公主凡一

切龍褂紫纒雙翎寶頂

茂典殊榮靡不崇備本朝八旂大臣申

寵眷罕有其倫聞其始特鑾儀衛一校尉或作衛出身

警蹕出宮

上偶於輿中閱邊報有奏要犯脫逃者

上微怒誦論語虎兕出於柙三語扈從諸校尉及期門

羽林之屬咸愕眙互詢

天語云何和坤獨曰爺謂典守者不得辭其責耳凡內臣稱

上皆曰老爺子或曰佛爺上為霽顏問汝讀論語乎對曰然又問家世年歲奏對皆稱

旨自是恩禮日隆遷官多不次和坤才敏給遇事機牙

郎潛紀聞 卷四 三

肆應尤善揣人主喜怒以故

高宗晚年倚毗益篤設稍感激知遇特盈保泰移其封殖自利之謀以協贊軍國其功名福澤豈在郭汾陽下

後之懿親戚畹肺附國家者鑒之哉鑒之哉

嘉慶乙丑浙西水災歉收杭嘉湖三府散籌賑粥分男女兩廠擇佛寺立大蘆篷無雨淋日炙之苦道路出入

次第皆以木柵柳礮為號令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擁塞

之虞有疾者給以藥老病廢疾別有廠婦女有厠篷數月中無一人死於廠者其煮粥濃厚以立箸不倒裹巾

不滲為度司事與飢民同食之無一盞饘餽者民情歡

悅時阮文達撫浙所謂實心行實政也今年直隸旱暵聞天津粥廠多凍餓踐踏死者而篷席遭焚數千災黎燬於一炬司廠務者為流外官某合肥人經直督肅毅伯奏參奪職言路謂不足蔽辜請旨嚴治適余將出京未悉後事過津門益思文達不置

郎潛紀聞 卷四 三

郎潛紀聞卷四終

郎潛紀聞卷五

鄞 陳康祺著

康熙五十一年土爾扈特汗阿玉奇從子阿喇布珠爾請內屬

詔封貝子尋遣歸

上命圖理琛等齎

敕往諭假道俄羅斯五十四年三月還京是役也往返三載餘經行數萬里蓋土爾扈特為俄羅斯所隔而俄羅斯又故導我使紆行故也圖理琛等歸撰異域錄首冠與圖次為行記二卷進呈

郎潛紀聞 卷五

上甚嘉悅

雍正七年以革職倉場侍郎托時

賞加侍郎銜出俄羅斯十年使回

雍正五年四月

命吏部侍郎圖理琛偕喀爾喀郡王額駙策凌等往定喀爾喀與俄羅斯界六年追議前定界時與俄使臣薩克鳴礮謝天並立木牌於定界處所旋焚之又擅納俄羅斯貿易人入界遂逮治以上三則無關掌故而有裨談時事者之考證故錄之詳見托時等史館本傳
臨川楊中丞諱精相術乾隆甲辰成進士臚唱前一日

新進士會集

乾清門外公徧相諸同年謂友人曰今科榜眼探花當是南北二邵謂餘姚邵瑛天津邵玉清第一人未見何歟嗣見一人脫帽箕踞獨坐金缸旁公拱手賀曰龍頭在是矣亟詢姓名則會稽茹棻古香也少頃傳前十卷引見以次唱名鼎甲皆如公言

全椒吳山尊學士蕪淵如先生妹婿也淵如先生以乾隆丁未榜眼及第山尊仍上計車其夫人贈行詩曰小語臨歧記可真回頭仍怕阿兄嗔看花遲早尋常事其作蓬萊第二人山尊果以是科通籍入翰林雖大魁讓人猶未滿紅閨期望然微雲夫婿柳絮才媛艷句流傳亦可謂倡隨佳話矣

道光乙巳楊簡侯方伯能格與會試分校是科覆試第

一羅嘉福

殿試第一蕭錦忠

朝考第一孫鼎臣皆出其房亦稱罕有

崑山徐侍郎秉義康熙癸丑初入詞館適其弟立齋相

國以掌院學士充教習秉義例投謁稱門生相國具疏

陳謝

特旨徐秉義無庸教習科名嘉話足與大小宋弟不先

陳謝

特旨徐秉義無庸教習科名嘉話足與大小宋弟不先

兄並傳千古已

本朝咸同已前祖孫父子並入詞林者晉甯李因培乾隆乙丑子翊丁丑翊嘉慶已未孫浩甲戌濱州杜堯嘉慶辛酉子受田道光癸未孫翰甲辰翻乙未李杜皆三世四翰林而翊翊翰翻名皆從羽翊翊蓬苑果應聯翅接翼之祥亦奇

四世翰林者凡五家靜海廬杜訥康熙庚戌由福建同知薦直

南齊特校編修子廷儀庚辰孫宗萬辛丑曾孫守謙乾隆乙丑

常熟蔣伊康熙癸丑子廷錫癸未孫溥雍正庚戌漣康熙已丑溥子櫛乾隆辛丑無錫秦松齡順治乙未按松齡授

郎潛紀聞 卷五

三

檢討後罷官康熙已未試鴻博重官檢討子道然康熙乙丑靖然壬辰道然

子蕙田乾隆丙辰蕙田子泰鈞甲戌商叩陳濂乾隆丙

戌子杲嘉慶辛酉孫焯辛未曾孫壇道光乙未長白德

保偕從兄勸保乾隆丁巳同館選德保子英和癸丑孫

奎照嘉慶甲戌奎耀辛未曾孫錫祉道光乙未

桐城張氏六代翰林為

昭代所未有太傅文端公英康熙丁未子少詹事廷瓚

乙未文和公廷玉庚辰禮侍廷璐戊戌閣學廷瑑雍正

癸未孫檢討若潭乾隆丙辰閣學若霽雍正癸丑閣學

若澄乾隆乙丑侍講若需丁丑曾孫少詹事曾啟辛未

元孫元宰嘉慶壬戌來孫聰賢辛酉自祖父至曾元十
二人先後列侍從躋鼎貴玉堂譜裏世系蟬聯門閥之
清華殆可空前絕後已

國初周監殷禮衣冠服物尚有沿襲明制者順治四年
諭范文程剛林祁克格曰文職衙門不可無領袖今爾
衙門較前改大爾三人可用珠頂玉帶

茶餘客話載山左軒轅誥以舉人官教諭將陞某府教
授中已未會元改庶常散館歸班仍請改教選其初陞
之缺一片青氈依然故我二十年如一夢云康熙案春

郎潛紀聞 卷五

四

秋榜上原是虛名以為不足重輕則誥即狀元及第游
歷清華及子告歸來回首前塵仍是邯鄲幻境果以科

第為足貴則誥固已領袖南宮飛翔詞苑矣不得以尋
常廣文例之

京官家每歲易桃符多書天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十

字內城滿洲宅子尤比戶皆然按此二語蓋

憲廟賜張文和公春聯也見茶餘客話

竹垞先生官翰林時詠史云漢皇將將屈羣雄心許淮

陰國士風不分後來輪絳灌名高一十八元功海內詞

章有定稱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作修文殿物論翻

歸祖孝徵當時或因天祿秘書編纂不預坊局華選薦

擢不公故先生借此抒感而讀是詩者謗議橫生不久遂湖山放廢矣

滿洲初為部落名 國書本作滿珠二字皆平讀乾隆四十二年

上諭我朝肇興時舊稱滿珠所屬曰珠申後改稱滿珠而漢字相沿訛為滿洲其實即古肅慎為珠申之轉音謹案淮南子曰東方多君子之國信哉莫古於肅慎竹書紀年帝舜有虞氏肅慎氏來朝貢弓矢史記虞帝紀北發息慎尚書序息慎來賀自後家語尚書傳孔子世家皆稱肅慎汲冢周書王會解西面者正北方稷慎息耶潛紀聞 卷五 五

稷與肅皆一音之轉也宋劉忠恕以金之姓為朱里真蓋北人讀肅為須須朱同韻里真二字合呼之亦即慎字金亦肅慎之地忠恕誤以為姓舛謬殊甚我朝舊稱所屬曰珠申經

高宗欽定與金之女真同為肅慎轉音可知

天賜大東數千年前早開楛矢信義之俗以待我祖宗誕膺

景命混一神州而東之為位又適為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於萬斯年洪基永固不待卜矣今滿洲人自署地名多稱長白竊謂不若珠申之雅切

西藏每歲獻丹書稱

上為曼珠師利大皇帝曼珠譯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按珠殊同音曼珠亦即滿珠二字其易珠為洲蓋由洲字義近地名故漢字假借承用之

盛京內務府尊藏

典訓宗器二百餘年寶守維謹屢有增加茲照光緒元年以前內府案卷敬謹著錄俾萬世臣民知我列聖顯謨承烈永奠洪基於發祥勦業之區尤為鄭重視周荒邠館漢設新豐不啻相去萬萬也敬按

敬典閣上層供奉

耶潛紀聞 卷五 六

九代聖容凡九箱

行樂圖四箱每歲春秋二分由陪京大臣恭覽

太廟供奉

冊寶凡五十八分

敬典閣中層尊藏

玉牒黃檔紅檔凡二百四十包

寶十顆

敬典閣下層尊藏

玉牒黃檔紅檔凡六十包

崇謨閣尊藏

實錄一千四百零三包

聖訓三百一十六包老檔十四包

實錄圖一匣又恭存

列祖

列宗所遺

御用鞍轡弓箭腰刀鎗劍囊鍵

高宗純皇帝御用朝冠朝珠朝帶袍褂鞍轡弓箭鎗劍

腰刀囊鍵甲冑

仁宗睿皇帝御用朝冠朝珠朝帶袍褂鞍轡鎗劍腰刀

準捷鎗撒袋弓箭

郎潛紀聞

卷五

七

宣宗成皇帝御筆字掛屏鞍轡威禽鎗木桿鎗銀式件

樺木鞘小刀子火鏢火紙筒

文宗顯皇帝御用鞍一副籐鞭一把撒袋一副弓四張

箭三十六枝以及各

宮殿陳設一切金玉銅瓷物件金鏤金條銀鏤書籍字

畫冊頁並

文溯閣收存各書籍每值大員更替按照印冊查點一

次專疏奏聞蓋慎重如此

嘉慶三年四川敘匪首逆王三槐解京審訊時有官迫

民反之供

仁宗皇帝聞之惻然

特諭褒擢廉吏劉清等以風厲天下當時民間聞者感

泣至今誦之

國初睿親王多爾袞以元勳懿戚橫被流言乾隆間始

特旨昭雪復爵予諡並以禮烈親王後人改封異親王

又改封康親王鄭獻親王後人改封簡親王豫通親王

後人改封信郡王肅裕親王後人改封顯親王克勤郡

王後人改封衍禧郡王又改封平郡王均非初封之名

不足昭示後世悉命復還始封爵號我

先朝褒功錄舊如此河山帶礪亙古長延矣

郎潛紀聞

卷五

六

雍正朝和碩怡親王允祥薨逝

賜諡曰賢

上睿性友悌眷念勿替

特旨以王生前所賜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冠於諡

號之上敬按怡賢親王修學好古為善最樂固為

本朝河間東平而

憲皇帝任遇枝戚慶命旁流有加無已若此漢和帝之

同與其室唐元宗之長枕大衾方之蔑如矣

駱文忠公敬愆封圻不攜眷屬惟姪孫肇銓隨侍公歿

後

溫諭軫卹二子四孫均

賞給科第官階筆銓亦蒙

恩以知縣選用飾終

懋典榮及旁孫他疆臣未嘗有也

婦人古無得諡者

本朝嘉慶間教匪之亂滑縣知縣強克捷殉難既

賜諡忠烈矣復

特旨諡其子逢泰之妻曰節烈道光朝臺灣之亂嘉義

縣縣丞方振聲干總馬步衝把總陳玉威殉難既破格

給諡矣方曰義烈馬曰剛烈陳曰勇烈而振聲妻張氏玉威妻唐氏亦

郎潛紀聞

特旨予諡節烈

前聖

後聖褒厲忠貞至於末秩巖官閨幃弱質仰蒙

優卹至此宜粵捻之變蓬門夫婦視死如飴者方州志

乘累牘難書矣

筆帖式為滿洲進身之一途今各衙門皆有額設候補

者又盈千累萬視為不足重輕矣按

國初如大學士達海額爾德尼兩文成公領侍衛內大

臣一等公文忠公索尼諸人皆起家武臣以精通 國

書皆

特恩賜號巴克什巴克什即筆帖式也

左都御史揆敘本諡文端雍正朝追削並

諭令於墓碑上改鑄不忠不孝柔奸陰險揆敘之墓

國初滿漢大臣多有稱某部承政某部參政者按承政

即今尚書參政即今侍郎左右承政即今左右都御史

左右參政即今左右副都御史

康熙初年內國史院大學士蘇納海直隸山東河南總

督朱昌祚直隸保定巡撫王登聯均為輔臣齎拜矯

詔論死八年

特旨昭雪並各予諡蘇諡襄愍王諡愍愍朱諡勤愍

郎潛紀聞

本朝優卹臣鄰恩禮醇渥惟身後給諡最為矜重故自

開國至道光朝膺易名之典者僅四百餘人有生官極

品而歿不得諡者自同治初

兩宮垂簾訓政凡階一品皆

予諡近數十年遂為定制矣

定例臣下諡典由禮部奏準後行知內閣撰擬舊隸典

籍屬成豐初卓文端公入閣改歸漢票籤令兩侍讀司

之凡奉

旨給諡者侍讀遵

諭旨褒嘉之語得諡文者擬八字由大學士選四字不

得諡文者擬十六字由大學士選八字恭請

欽定惟文正則不敢擬悉出

特恩又咸豐三年祁文端公面奉

上諭文武大臣或陣亡或軍營病故武功未成者均不

得擬用襄字見鮑康

皇朝諡法考

本朝親郡王配享

太廟者通達郡王雅爾噶齊武功郡王禮敦巴圖魯按此

巴圖魯三字即慧哲郡王額爾袞宣獻郡王界堪禮烈

其名非勇號也親王代善睿忠親王多爾袞鄭獻親王濟爾哈朗豫通

郎潛紀聞 卷五

親王多鐸肅武親王豪格克勤郡王岳托怡賢親王允

祥蒙古超勇襄親王策凌及同治五年奉

旨之科爾沁忠親王僧格林沁凡十三人鮑氏諡法攷

享太廟者通達郡王武功郡王慧哲郡王宣獻郡王

禮烈親王豫通親王肅武親王克勤郡王怡賢親王超

勇襄親王策凌凡十三人崇川劉氏諡法因之一似自

通達郡王至超勇襄親王共十二人而策凌別一人者

其實策凌即襄親王之名鮑氏本不諱著書體例疏畧

甚多此亦失攷之一端也又鮑氏仍王文簡諡法考之

舊雅爾噶齊作雅爾額爾袞作爾袞滿漢文武大臣配享者英誠武勳王揚古利信勇直義

公費英東宏毅公額亦都忠義公圖爾格昭勳公圖賴

按昭勳即直義子忠義即宏毅子父子配侑尤為極榮 文襄公圖海文端公鄂爾

泰文和公張廷王文襄公兆惠文忠公傅恆文成公阿

桂文襄公福康安凡十二人而漢大臣止張文和一人

開國名相若文肅范公近時名臣若文正曾公文忠駱

公胡公似勳德尙出文和右雖配食

清廟宜出

特恩未可具疏乞請借樞府中無因事奏陳者

西河檢討嘗與閩百詩辨地理語多穿鑿百詩太息曰

汪堯峰私造典禮李天生杜撰故實毛大可割裂經文

貽誤後學不淺噫二百年來通儒輩出述作連楹觀玩

全書瑜百瑕一律逮來學誠為有裨獲免斯譏果幾人

郎潛紀聞 卷五

哉 茶餘客話稱田山薑讀書掇拾字句有餽釘之日常云

奇字古人所常用於古詩九宜班馬等賦所以令人魄

眼頃耳政由時出奇字襯貼之也阮氏記此蓋譏山薑

之癖好新奇康祺案文人握管誠不宜專恃稗販致蹈

獮祭雉竄之譏然詞句斑璘氣息典雅究愈於空疏不

學昌襲八家者之所為梅村漁洋之詩竹垞迦陵之詞

未必不以掇拾為始境若石笥駢文道古散體更可決

其從餽釘得來特習貫運用便同腹笥自高聲價者類

不肯如山薑直言耳

淮上願謁在瞻揚開沅禹江戴晟昉夫皆

國初闇修靜學之士梨洲先生講學甬上遂相約渡江

問道齒隸門籍在瞻少時著習學錄頗誇陸王自甬上

歸語門人云吾向日心粗膽大妄議先儒今從黃先生

游乃知半生全在夢中因徧索習學錄焚之與禹江訂

讀經史法求實學戒空談淮海後起翕然宗仰梨洲嘗

取所選明文海摘加硃圈授其子百家是為明文授讀

版即藏晦夫家見淮安府志及山陽阮氏淮故之三子

者亦近世豪傑之士矣維桑寓賢亟宜綴錄

又常熟郭孝廉大臨任俠尚氣桑海之交鼠身黃冠徧

郎潛紀聞 卷五 三

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歲辛丑大冲

先生讀書雙瀑寺雙瀑在萬山中入跡殆絕大臨忽走

訪太冲問何以知之笑不答問奚自曰甬上見崑山顧

景范所作傳及太冲所作墓誌是亦

國初一高士鄞州一寓公也

王漁洋謂吳俗有三好鬪馬弔牌喫河鮑魚敬五通神

雖士大夫不免恨不得上方斬馬劍誅作俑者

張文端最惡馬弔之戲嘗鐫一圖章曰馬弔衆惡之門

習者非吾子孫所藏書冊圖畫悉印之

明季士大夫投刺率稱某某拜

開國猶然近人多易以頓首二字或曰康熙初齋拜專

權朝臣獻媚避其名也或曰鄂文端公當國時以其父

名拜按公為祭酒鄂拜子故題刺不用拜字中外靡然從之又屬

吏上大憲書向用恭惟大人四字自莊滋圃相國有恭

總督南河僚屬具稟改為仰維或作辰維又定例稱大

學士曰中堂今陝甘總督湘陰左公入相後兩省官吏

避宗棠二字之嫌名皆稱伯相比公晉封二等侯又稱

為侯相

長洲陸明府在新為諸生時敦尚氣節刻苦自厲彭山

築屋躬耕讀書以孝廉為松江教授齋規方雅屏絕費

郎潛紀聞 卷五 古

幣湯文正公撫吳察其廉勤以卓異薦是歲江南七府

一州諸長吏登啟事者僅君一人故事未有也既入都

聖祖召見賜蟒服遷廬陵知縣大著聲績世稱文正之

知人

高陽相國李文勤公爵以康熙二十三年薨於位四十

九年

上追念動勞

特旨李爵任大學士時始終恪慎懋著勤勞其孫工部

主事李敏啟可超擢太常寺少卿以示優禮舊臣至意

敬按主事之於常少僅越一階而有堂司之別大臣子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4 反E句

孫叨竊餘蔭京官至郎中外官至知府寵榮極已況事隔二十餘年

君臣恩誼猶復惓惓如斯伊古明良不數逢也

國初官號清語居多如噶喇昂邦即今左右翼前鋒統領固山額真固山昂邦即今都統梅勒額真梅勒章京皆即今副都統蘇章京即今護軍統領甲喇額真甲喇章京皆即今參領牛彖額真牛彖章京皆即今佐領一二三等總兵官世職一二三等昂邦章京一二三等精奇尼哈番皆即今一二三等子一二三等副將世職一二三等梅勒章京一二三等阿思哈尼哈番皆即今

郎潛紀聞 卷五

五

一二三等男一二三等參將世職遊擊世職一二三等甲喇章京一二三等阿達哈番皆即今一二三等輕車都尉盛京八門總管昂邦即今將軍駐防昂邦即今駐防將軍墨爾根蝦即今蒙古侍衛札爾固齊即佐理五大臣右見仁和趙雲門筆記所述康祺庸陋備官京朝未諳國語不知趙氏之說果可依據與否姑節錄之以竢攷證
聖祖冲齡踐阼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鼈拜並受

顧命同輔政時號曰四大臣
咸豐十一年

文宗晏駕灤陽輔政諸臣躬侍

王几遂傳諭海內以載垣端華肅順景綬杜翰匡源穆蔭焦祐瀛為顧命八大臣其實八人者特是日內直之員

上未嘗以元良付託端華肅順輩志在攬權故敢矯遺詔以養成引私人以自重也按康熙初輔政四大臣實出鼈拜目託見

郎潛紀聞 卷五

六

聖祖諭旨鼈拜後竟伏法同治朝八大臣則誅鋤貶黜無倖免者惟景綬以戚畹再起

康熙間漳浦藍公廷珍官福建水路提督公孫元枚由世職起家乾隆中官福建陸路提督廷珍平朱一貴之亂元枚與勦林爽文祖孫皆立功臺灣歿後皆

賜諡襄毅閩人至今稱大襄毅公小襄毅公按文臣中祖孫同諡者惟丹徒相國王書及公曾孫侍郎師錫與皆諡文貞世或稱侍郎諡文節誤也

國初直隸多詩人永平張蓋命士申涵光臆盟雞澤殷岳宗山稱畿南三才子三人皆遺民蓋陽狂自廢嘗獨游楚豫齊晉間歸則閉士室湛醉歌哭善行草王言高簡力詣古人涵光明忠臣佳允子潛心理學晚益名高

著有聰山集荆園小語諸書岳前舉人順治初除知睢陽甫至任卽投劾歸詩宗魏晉不喜作律詩所作古體莽莽然肖其爲人三人行誼自以涵光爲得中而逸軌貞操均非塵墟所有宜河朔人士至今稱道不衰也

聖祖幸索爾哈濟時喇里達頭人進青翅蝴蝶一雙謂能捕鳥又彩鶴一架謂能擊虎者

上命侍衛毋納厚賞其人而還之

聖天子不寶遠物如此

太祖高皇帝天命七年建東京於遼陽十年自東京遷於瀋陽

郎潛紀聞 卷五 七

太宗天聰五年尊爲 盛京

世祖入關定鼎因明都順天府之舊稱爲京師營豐宅

編締構艱難億萬年不拔之基也

世祖幸南苑別殿夜半閱明孝宗實錄有召對兵部尚

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事

心喜曰朕所用何遠不若珊大夏明日宣梁尙書清標

及魏文毅詣

行幄備顧問

聖祖登極因早求直言新例流罪皆徙烏喇

詔九卿會議沈文恪公荃謂烏喇距蒙古三四千里地

不毛極寒人獸凍輒斃徒流罪不當死不應驅之死地乃獨爲疏上之有

旨令畫一文恪持前議益堅且曰臣此議行三日不雨者願伏欺罔之罪

聖祖方冲齡改容納之越二日大雨盈尺新例竟罷

道光癸巳江陰季文敏公芝昌以前科鼎甲散館閱卷

大臣方定卷

上忽將尙書名簽凡殿廷試卷後用滿封卷面用小紙名簽呈卷後上親自揭簽始交閱卷大臣遣太監持問閱卷者第一是此人否並於名

上

郎潛紀聞 卷五 六

殊筆書一魁字名下雙行書讀戴誰遣四字諸臣覆奏

謂所擬首卷賦首是讀戴二字詩首是誰遣二字至是

否季某臣等實不能知須臾又

命太監持兩名簽示大臣則皆

殊書劣字比拆封皆三等也翼日

召對有君臣一德之

諭尙書遂以丹魁名其堂

季文敏公丹魁堂年譜紀

宣宗立

文宗爲太子事甚詳確謹錄之譜云道光庚戌正月

上違豫久猶日

至奉三無私敬按四字別殿名

召見辦事十三日

召見慎德堂敬按宮名

僅軍機大臣大學士祁寯藻杜

受田尚書何汝霖侍郎陳孚恩季芝昌五人語良久十

四日卯初刻諸臣甫入直已

傳旨召對凡十人蓋定郡王載銓及大軍機五人

御前大臣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科爾沁王僧格林

沁三人暨內務府大臣步軍統領尚書文慶也

上冠服端坐

郎潛紀聞 卷五

九

命至榻前告以立

今上為皇太子須臾

今上入

上取緘匣

硃旨傳示並

諭勉諸臣畢各退

今上命軍機五人同閱章奏移時甫還直廬忽急宣趨

入驚聞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矣康祺按道學家言每以易竇啟

手神志湛然為生平學道之效況

萬乘天子臨御多年

聖期而不聞勅勤

大漸而從容審訓

綴衣當出庭之日

冕服無憑几之容

兢兢業業欽始欽終非

聖人其孰能之

季仙九尚書以道光壬辰第三人及第癸巳甫留館即

應大考復列第三擢侍讀己亥又值大考名單出則仍

第三也擢少詹事具摺入謝

郎潛紀聞 卷五

十

召見諭曰汝卷本定第一朕不知如何移置第三然第

一不若第三巧合上次名數因

大笑故尚書紀

恩詩有九重知已溫言逮三度同符盛事傳之句按尚書名

芝昌字仙九蓋取仙芝九莖之義殿廷三試三列前茅遂躋華顯適符三三成九之數唐人詩官階科第皆

前定其不然歟

世祖御宇之九年魏文毅公疏言少而勤學古人比之

日出之光宜及時肇舉經筵日講以隆治本八年二月

世祖親政公又言深居高拱不如詢訪臣鄰批答詳明

不若親承顏色故事有朔望之朝有早朝晚朝內朝外

朝今縱不能如往制請一月三朝以副勵精圖治至意自是定逢五視朝之制

康熙辛未總兵官蔡元疏請修築邊牆

上初命閣臣集九卿於闕門外面詢可否以聞羣臣未及對

上復召大學士諭曰朕思眾志成城豈在邊牆諸臣叩首曰大哉王言臣等見不及此也所請遂不準行

康熙中廷臣章疏有德邁二帝功過三王語上曰二帝三王豈朕所能邁且過哉

傳諭中外自後不許如是陸清獻公嘗謹述其事見三郎潛紀聞 卷五

魚堂文集中康祺謹讀

世宗硃批諭旨凡臣下奏摺媚茲過甚者無不丹書申儆蓋我

朝家法然也

乾隆七年戶部侍郎三德疏言親蠶典禮與親耕並重前代制度未備

皇上敕建先蠶壇為曠世鉅儀請將建壇址宮殿規制及興工告成日期

宣付史館以光盛典 詔從之

雍正九年大軍征噶爾丹策凌

上以川陝地廣又理軍需總督一員難於控制

特旨增設四川總督即以四川提督黃廷桂補授兼管

提督印務乾隆元年西陲軍務告竣裁川督廷桂仍為

提督後於十三年復設總督始為定員

巴圖魯譯言好漢與元史稱拔都拔突霸都魯等類字

異義同 國語重在聲音凡同音之字皆可假借故翻譯互有同異 我

朝開國時禮親王代善首膺古英巴圖魯

賜號蓋其時

太祖征烏拉進攻屯寨代善最為奮勇敬按代善為

郎潛紀聞 卷五

太祖高皇帝第二子可見當時重視勇號親藩儲貳之

貴尚必從事邊垂武功懋著始享此三字榮稱近日軍

營克一城奪一寨即請保獎清漢字勇號 凡有奮勇剛

二字用勇字者謂之漢字勇號其無義可思字數多寡不等者謂之清字勇號漢字如藍翎清字如花翎積功

遞加亦曰 累贖盈篇殊失

先朝創制之本意矣

郎潛紀聞卷五終

郎潛紀聞卷六

鄞 陳康祺著

國初凡鄉會試三場俱由主考出題自順治十五年後會試及順天鄉試頭場四書三題由

欽命密封送內簾官刊印頒發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會試奉

旨易表判為詩易經文於二場永著為例二十三年復於頭場增性理論一篇

乾隆二十二年

高宗三次南巡是春值丁丑會試

郎潛紀聞 卷六

上駐蹕揚州

詔扈從大臣禮部侍郎介福自行在齋

旨及詩題以三月初六日馳至京師宣

旨即奉充總裁入闈時刑部尚書劉統勳禮部侍郎金

德瑛已奉總裁會試之

命

上方將迴蹕河工

召劉統勳籌議限二十八日抵工故以介少宗伯代之

也按此事見錢侍郎籀石齋詩集注齋旨及詩題云云似乾隆朝頭場四書文仍由考官出題也俟攷

順治二年乙酉江南鄉試以十月舉行三年丙戌科因

故明瑞昌王朱誼泐事改九月

康熙二年癸卯科江南鄉試同榜凡兩鼎甲五尙書三大學士得人最盛時典試者編脩大興王勗工科給事中荏平王曰高也

康熙五年丙午科鄉試新例頭場試策五道二場試四

書論經論各一篇

江蘇安徽分省取中自乾隆六十年乙卯

恩科會試始

鄉試覆試自道光甲辰科後始為定制其實始於順治

十四年也是科丁酉因順天江南科場事發

郎潛紀聞 卷六

詔令覆試

道光二十四年

諭外省駐防生員準入各省鄉試場另考繙譯

咸豐元年兩江總督陸建瀛奏士子不明正學請以性

理論試士經禮部議準生員於考試經古場童生於府

縣覆試場添性理論一篇命題在濂洛關閩書中理解

明晰拔置前列得

旨允行不數年粵匪南來建瀛棄師逃遁貽禍中原者

甚大一時士論嘵嘵遂與周禮殃民孝經退敵等誦矣

軍興各省捐輸量加學額自咸豐二年太常少卿雷以

誠奏請始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科

殿試

欽定前十本常熟季學錦卷列一甲第三以引

見不到降三甲末咸豐己未科太平邵子彝卷列二甲

第一亦以引

見不到降甲

煦齋相國英和恩福堂筆記云余三主禮闈壬午科亦

定江蘇元三日山陽汪文端公欲以廣東卷易之余不

可會發喘疾精神委頓進卷之期又迫遂請同事公定

郎潛紀聞 卷六

三

元卷竟將翁心存卷抑置而粵士呂龍光魁多士矣科

場事非但去取有數即名次先後亦有一定其不能強

也如此按是科相國為正總裁筆記云云是文端失元

相國方引為憾事然文端卒成名相公子同龢公孫曾

源相繼大魁天下可見鬱之愈久發之愈光馳驟名場

原不嫌暫時少屈也

康熙十六年丁巳因軍興開科止四省一順天一江西

湖廣附江南一福建附浙江一山東山西陝西附河南

有鄉無會

雍正四年丙午科奉

上諭五經取中副榜及兩次中副榜者俱準作舉人一
體會試後不為例

道光初元辛巳

恩科因疾疫流行順天鄉試展至九月舉行

萊陽趙崑閩仙康熙二十一年督學江南力矯時風清

廉自矢過江擊楫曰某若一毫自私不能生渡江北矣

於是干謁不行孤寒吐氣簋簋之風為之一變見董含

三岡識畧

宣宗朝江陰季文敏公芝昌尤以詞章邀

容賞自十二年及第後大考連列高等疊奉山東浙江

郎潛紀聞 卷六

四

江西學政主考之

命二十三年與考試差翼日召對

上嘉歎公文謂他人渴蹶喘汗不能到者汝則沛然有

餘營之於射汝穿楊百中矣公退以不失鵠名其齋

方勤襄公維甸行狀云年十八入京

賜舉人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

本朝樞臣入直華要之年當無更少於公者按公一生

數歷有三大榮遇為自古人臣未有之遭公始生時父

恪敏公方總制畿輔彌月之辰恪敏適扈從

行在面陳後攜抱入

覲賞賚駢蕃一也未弱冠

賜中書所聘雲南裴撫軍女猶未娶也會引

見垂詢命金壇于相國傳示裴中丞早為畢姻嗣裴夫

人歸甯滇南又有

旨下直隸制軍沿途促返二也公督閩浙以太夫人年

逾八旬拜疏歸養後有

詔召贊樞務公奏稱臣母不能頃刻離臣臣又不能奉

母就道懇辭

新命

上聞憫而許之乃輟召復加

郎潛紀聞

卷六

五

賜珍物以遂其孝養之私三也

醜恩渥寵家人骨肉所未能體恤周至者

聖天子終始矜全乃無微不至如此百世臣僚宜何如

踴躍感奮與詳見公行狀及惜抱軒集桐城科名錄

沈琨初直軍機由中書選佛山同知以憂歸服闋阿文

成王文端二公交章保留仍在軍機行走由御史出守

泰安此嘉道後所罕有者

陽湖李申耆先生兆洛少即絕特嚮學初應童子試縣

令陳君以其年最稚而投卷最先疑詰之先生應答如

流令曰汝即歸吾不招覆汝矣通場必無及汝者招覆

非第一不可汝髫年初試即蓋一邑非吾之所以期汝

也遂在廳事書聯為贈曰他日定成名進士乃翁真有

好兒郎邑中傳為佳話比應學政試督學仁和胡文恪

公既首擢復將先生原場及覆試卷刻成九學諸生各

給一本曰歸家熟讀之母薄李生新進老夫衡文半天

下未見有如李生者先生淹通天人學顯而博當其華

年英發固宜如景卿麟鳳蚤著輝光而當時名卿大夫

有風教之責者一士之身矜寵培護至此亦可謂難能

已或曰陽湖縣令識先生最先又激厲成全之此吏可云不俗贈聯僅以名進上相期何其陋耶余曰名進

士三字近人多濫用耳循名責實一朝曾有人令君期許未為失當

郎潛紀聞

卷六

六

林文忠公督兩湖日整飭淮綱許挑賣私鹽之窮民改

悔投充肩販由各處官鹽子店給票挑赴四鄉賣完繳

價此化莠為良之第一法也

比年直省督撫奏報壽婦百歲者三家一河南故漕運

總督袁端敏公甲三之母現任戶部侍郎保恆之祖母

郭氏一廣東現任赤谿協副將周鳳山湖北補用副將

周岐山之祖母陳氏一直隸道光戊戌會元王振綱之

母杜氏皆親見七代五世同堂先後奉

特旨褒賞袁母年九十七王母年九十四皆援連閩計

算之例以百歲請

旌周母則於同治十年實已馴致百齡矣項城之袁繼世名臣直節蓋猷著聞中外周氏兄弟從曾文正公轉戰東南奮力最蚤書勛最多卓然為中興宿將振綱學問淵醇性淡榮利主講保定蓮池書院門牆鼎盛科目傳家畿輔儒流奉為魁碩三壽母之子孫表表如此良由

天寶首出

聖善垂型聲教則朔暨南漸班僚則文經武緯以故期頤貞壽適在鼎鐘閱閱之門豈非

昌明之運

耶潛紀聞

卷六

七

聖孝之徵歟

同治初年賊擾江右南安戒嚴知府黎兆棠請其母馮氏出城暫避馮氏怒叱之並出簪環犒士命兆棠登陴死守賊攻益急則率鄉兵開城出擊之屢挫狂寇郡城獲全馮氏力也巡撫沈公葆楨以聞得

旨旌獎殆不愧古之夫人城矣

海鹽之陳本出渤海高氏相國文簡公官京朝時遂與平湖高文恪公聯譜會都御史華野郭公劾文恪怙寵納賄並指目文簡交結狀得

旨一并休致公奏辯謂臣本出自高譜牒炳然若果

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為叔事乃得白

陳文簡公娶長洲宋文恪公女康熙間文簡由吏部侍郎巡撫廣西賓客入賀宋夫人獨愀然不悅者累日曰一門羣從咸列清華我夫子乃出為粗官令我慙顏於弟姒矣見鮎埼亭集廣陵相國傷逝記蓋其時陳氏一門宗伯清恪公司空文和公丙齋司寇匏廬少宗伯皆官九列而夫人之姊妹夫太倉王相國海甯顧侍郎合肥李宮詹長洲繆官贊亦同時以巍科清秩比踵朝端故夫人云然也門閥姻婭之盛簪組翩連史書罕見粗官數語較謝道韞天壤王郎一段議論尤矜貴已

耶潛紀聞

卷六

八

陳文勤公世偕相

高宗十七年每敷奏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

上輒霽顏聽之曰汝又來為百姓哭矣詳洪編修更生集中

海鹽陳太守漢精岐黃家言官禮曹時樞相和珅召令視疾太守咨於座主韓城王文端公曰此奸臣爾必以藥殺之否則毋見我太守謝不往和嫉之時已保御史乃出為鞏昌知府復以事貶知州按文端為乾隆朝名相同官非人何難臚列奸私獨達

天聽明正其攬權誤國之罪假手刀圭恐涉詭詐然和坤當日以上公懿戚手掌絲綸久領朝班非無小廉曲謹而

純皇擴寬大之度屆髦期之年政府相攻懼傷

聖意公一時忠憤激發嫉惡若仇容或偶爲此語揆其心術仍不失爲磊落光明頃見太守族孫其元庸閒齋筆記述之知非無稽之言矣

乾隆間粵東諸生謝啟祚年九十八猶入秋闈以年例當早選

恩賜大吏每列其名輒力卻之曰科名定分也老手未

郎潛紀聞

卷六

九

頽安見此生不爲耆儒一吐氣丙午鄉試果中式謝戲作老女出嫁詩云行年九十八出嫁不勝羞照鏡花生靨持梳雪滿頭自知真處子人號老風流寄語青春女休誇早好迷時同榜有十二齡童子撫君某鹿鳴宴紀盛詩有老人南極天邊見童子春風座上來一時傳爲佳話明年應會試

特恩授司業銜又三年恭祝

純皇帝八旬萬壽晉秩鴻臚卿瀕行

賜詩額以寵之又十數年卒蓋壽近百二十歲矣有見其殊卷履歷者先後三娶二媵舉十三男十二女孫二

十九人曾孫三十八人元孫二人此君非特登科年齒之高當爲

本朝第一卽家門鼎盛子孫衆多恐亦罕與比儷也余在京師粵中士大夫爲余言如此後見德清俞氏印雪軒隨筆亦載之當非調語

乾隆戊戌會試金壇于文襄公韓城王文端公爲總裁文襄丁巳狀元文端辛巳狀元王出于門蓋師生也時于已大拜王亦相繼入閣同考嘉定秦大成癸未狀元元和陳初哲己丑狀元休甯黃軒辛卯狀元歙縣金榜壬辰狀元是時凡狀元在朝者無不入場而是科狀元

郎潛紀聞

卷六

十

大庾戴文端公卽出金房後亦爲宰相繼兩總裁衣鉢

洵盛事之希有者按兩總裁四同考六狀元中韓城而外皆籍江南可見江南狀元之多

康熙間嘉定布衣孫致彌以都尉耿某薦

特旨賜三品服充朝鮮採詩使美除清秩互古無儷士

論榮之戊辰入詞苑旋望吏議起用至翰林學士

重宴瓊林已不多見而重賜及第則惟

本朝潘文恭公一人公以乾隆癸丑大魁天下至咸豐

三年甲子一周公已早躋台輔而是科公子星齋侍郎

曾望適奉

命典春官試公孫少農師祖蔭以前一年及第闈後公

與小門生稱新同年朱輪黃髮領袖

恩榮奉觴少子即新貴之座師撰杖童孫乃清班之前

輩遭遇福澤之隆科名門第之盛開闢到今無與抗手

大學士重宴恩榮者陳陽史文靖公胎直無錫橋文恭公璜及公皆江蘇人

蔭雜記載朱竹垞以帶僕充當供事出入內廷潘稼

堂未以浮躁輕率有玷講官為掌院牛鈕參劾原奏尙

存康熙按大科初開廷臣原議處以閒曹如中行評博

之類

聖祖特恩一二等咸入翰林詞館中以八股進身者咸

懷忌嫉遂有野翰林之目朱潘兩檢討尤負盛名宜牛

郎潛紀聞 卷六

鈕亟思鋤去也不然帶僕入直京官常事豈獨竹垞一

人品學若稼堂尙玷講官誰復勝簪筆侍書之任哉

本朝科第世家如祖孫會狀父子鼎甲王漁洋戴蔗塘

載之綦詳余謂莫奇於鎮洋汪廷璉乾隆戊辰探花子

學金辛丑探花儀徵陳嘉樹道光壬午傳臚子彝同治

壬戌傳臚可謂無獨有偶陳氏父子會試皆中第一百

二十五名尤奇

乾隆間

上齋內直諸臣嘗繪澄懷八友圖主之者漳浦蔡文恭

公共七人則陳尙書慈華程文恭公景伊張文恪公泰

開觀總憲保二周學士長發玉章梁少詹錫嶼也汪文

端公由敦泰文恭公蕙田作記武進劉文定公綸作長

歌鉛山蔣侍御士銓代涂少空逢震作二律中有云地

鄰海浣兼三島人異淮南正八公為時傳誦咸豐之朝

倭文端公亦嘗繪澄懷十友圖孫方白衣言遜學齋集

中有記圖中姓名惜未全舉

康熙己未宣城施愚山先生以監司膺薦重入長安其

寓邸寄雲樓下老梅四月間忽開四花比鴻博

詔下先生與同寓高詠俱入翰林其南鄰孫卓會試以

第二人及第茹薦馨一甲第三四君本同里遂應四花

郎潛紀聞 卷六

之兆

曹文恪公秀先第在米市胡同乾隆癸巳邀程文恭公

景伊嵇文恭公璜吳恭定公紹詩總憲張公若淮大司

寇崔公應階少司馬蔣公元益仿耆英真率之會倡和

極歡越四年戊戌易以蔡文恭公新周文恭公煌總憲

羅公源漢時有七人元旦五百歲之句朱石君先生對

以二老同年十九科蓋指蔡公也先是康熙戊子沈心

齋閣學涵約勞介巖僉憲之辨汪涵齋少司農晉徵孫

樹峰少宗伯岳頌張劬齋少司寇睿朱近庵少京兆口

口為五老會集於陶然亭用人生七十古來稀為起句

各賦一律時五公年皆七十也乾隆戊子沈方伯世楓在京邀陳太僕兆崙周學士景桂朱鴻臚續經傳副憲為訖作五老會亦有圖詠二事皆見藤陰雜記臚傳次日諸進士禮部赴宴堂西北縣飛龍畫軸設香案謝

恩畫軸之設始於乾隆元年取龍虎得土之義也

石琢堂殿撰未遇時客游澄江客有習扶鸞術者叩之連作三魁字其後石鄉試第十三會試第十四殿試第一皆如左券殿撰獨學廬詩有而今始識榮枯事早定男兒墮地時之句即指此也按扶鸞幻術什九虛無非

郎潛紀聞

卷六

三

士大夫所宜崇信殿撰詠此蓋以科名前定富貴天生亦足使營營擾擾之徒各安義命庶不至紛爭冀倖喪其故吾爾

京師西山潭柘寺唐曰嘉福元曰龍泉明曰萬壽今日岫雲以山頂有龍潭又有大柘樹故相傳稱潭柘也柘久枯落入門而右有銀杏一株大合抱

聖祖臨幸寺中樹發孫枝一

高宗再幸又發孫枝一見石琢堂殿撰西山游記

善化唐確慎公鑑為近代理學名臣

宣宗登極詔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瓊之薦起

之數歷外臺垂三十年開藩江左以疾告歸

文宗踐祚後有

詔召公赴闕進對十有五次時政利弊靡所不罄

上以其力陳衰老不復羈以職守令還江南矜式多士

時公方主講金陵書院也乾嘉以來朝士宗尚漢學承

學之士翕然從風幾若百川之朝東瀛三軍之隨大纛

公獨潛究性道被服洛閩力踐精思與世殊軌亦豪傑

之士矣公歷官中外廉惠衆著其官京師相從講學者

倭文端曾文正何文貞桂珍侍郎吳廷棟侍御竇圻數

公也按公成嘉慶十四年進士授職檢討後由御史改員外故謚法無文字

郎潛紀聞

卷六

古

列聖巡幸木蘭蒙古諸台吉及四十八部盟長例於出

哨之後恭進筵宴習武合歡有所謂塞宴四事者扈從

諸臣多有賦詠一日詐馬選六七歲以上幼孩文衣錦

裸銜尾騰驤散鬣結髮不施鞍轡而追風逐電馳騁自

如別樹大森於數里外先至者受上賞餘亦

恩賚有差一日什榜番樂也黃桿葦籥頗有上古遺音

酒半名王上公更迭獻技其聲容制度與中土之笙鏞

簫管絕殊而侏鞞侏儻亦復自有節奏一日布庫相撲

為戲也徒手搏擊分曹角力何隙蹈瑕不專恃匹夫之

勇勝者有卮酒羊臠之

賜立飲無算或曰聖祖之擒龍一日教駢馴名馬也凡達驛之產初入牧羣不受羈絆者蕃王子弟輒執長竿攜綵索或躍而登或超而過聲控酣呼疾如風雨必使調良馴習而後已逸羣奔蹏馭之者愈衆剽悍神勇頗為壯觀蓋我

先皇綏輯外藩於游歌泮奐之場不忘武備也

武進莊方耕少宗伯存與以乾隆乙丑第二人及第其弟培因賦詩調之云他年令弟魁天下始信人間有宋祁後果中甲戌狀元此雖家術美談科場佳識第元魁鼎甲權不自操雖曠代奇才豈能預以第一人為息壤

郎潛紀聞 卷六 五

昔汪容甫致雅存太史書亦有狀元大物留待拙兄之語容甫才豈出學士下而終身踳踳未踐斯言況汪猶施之友朋莊則傲之兄長骨肉至親至以科名高下相睥睨適見其器小矣

康熙辛丑會試揭曉後一榜人物先令王公大臣看驗時馬觀察維翰軀幹短小挺立不跪提督隆科多呵之曰不料渺小丈夫風骨如許對曰區區不跪尚未見維翰風骨也後以給事中轉建昌道忤總督直揭部科可謂薑桂之性至老不移員外郎內用九階方得四品故有九轉丹成之號謂員

外郎中御史掌道給事中掌科鴻少光少通參也此年京曹沈滯竟有徧歷九階者武進趙恭毅公申喬儀狀奇古圭角岸然長戶部時人呼冷廟龍王身後

贈諡曰恭曰毅洵名副其實矣

四庫館初開以翰林官纂輯不敷劉文正公保進士邵晉涵周永年裴文達公保進士余集舉人戴震王文莊公保舉人楊昌霖同典秘籍後皆改入翰林時稱五徵君

京師諺云翰林院文章太醫院藥方光祿寺茶湯鑾儀

郎潛紀聞 卷六 六

衛轎杠又云吏科官戶科飯兵科紙工科炭刑科阜隸禮科看蓋各舉其職守也又御史巡城諺云中城珠玉錦繡東城布帛菽粟南城禽魚花鳥西城牛羊柴炭北城衣冠盜賊蓋各舉其所巡之地華樸喧寂迥不同也吏部四司世稱喜怒哀樂蓋文選司掌升遷除授之籍故曰喜司考功司掌降革罰俸之籍故曰怒司稽勳司掌丁憂病故之籍故曰哀司驗封司掌封贈蔭襲之籍故曰樂司

刑部直隸司大門必欹斜不正曹司始安奉天司門閤一二月輒施採漆相傳有直隸不直奉天無縫之語

合肥龔尚書憐才下士嘉惠孤寒海內文流延致門下
每歲暮各贈炭資至稱貸以結客馬殿撰世俊未遇時
長安過夏侘傑特甚袖文質公公讀竟歎曰李嶠真才
子也贈金八百為延譽公卿間明年辛丑馬遂大魁天
下公卒竹垞輓詩有云寄聲逢掖賤休作帝京游者蓋
深惜之也

長洲徐枋前明遺老甲申後卜居靈巖山側渲染丹青
世稱絕妙將軍蔡毓榮督武昌遣使通書且餽兼金求
畫枋笑曰明府正是殷荆州特吾薄顧長康不為耳其
峻潔如此世傳湯文正巡撫江南屏騶從訪之枋堅不
出東嶼案枋嘗與文正周旋人言妄也蔡毓

郎潛紀聞

卷六

七

榮以明臣降順枋故絕之若文正者
理學經濟枋所夙知何為避而不見

吳江計甫草東讀書講學風趣異人嘗客鄴中訪謝茂
秦葬處為封土三尺餘立碣表誌至順德忽憶歸震川
常佐此郡有廳記二首求其遺蹟不可得西向再拜流
淚被面游泰山至日觀峰見豐碑屹立大書人子不登
高不臨深即杖策而下還吳見黃孝子向堅自稱弟子
逸事尚多此特其最著者
寶應王白田先生年五十始通籍上書乞教職雍正元
年由安慶教授薦入京師
特旨授編修直

上書房同直者大學士福敏尚書徐元夢朱軾侍郎蔡
世遠皆公卿大臣先生以一窮老廣文驟廁其間進退
雍容論辨經術不激不隨蔡公稱為當今戴侍中於是
輦下百僚莫不推敬蓋服膺朱子之效也程朱諸賢儻
生

本朝康乾之間亦自得行其志

李徵君錯鐵嶺人隸廂白旗漢軍湖廣總督輝祖子錯
雖貴公子而善詩文解音律放達不羈澹於榮利晚年
卜築廬峰山下畚礫為圃雜蒔花藥性嗜茗每出游必
使小奚負鐵鐺瓦缶纍纍夏觸有聲乾隆元年少司馬

郎潛紀聞

卷六

六

德沛舉應鴻博科試不入格報罷二十年詔舉經明行
修之士大司空趙宏恩兵部侍郎觀保交章薦錯以疾
辭著述數百卷多有裨於經史之學與錯為友者戴亨
陳景元馬大鍊皆工詩宗法漢魏所謂遼東三老也案
副憲欽視學浙中有懷
五布衣詩一節景元
國初廬陵張學士貞生以道學名躬行尤卓絕蚤喜陽
明良知之說晚乃宗師紫陽嘗制聖門戒律八條自警
警世一穿窬之類多方鑽刺者是一患得患失鄙夫貧
緣獵進者是一妾婦阿附取容者是一壘斷賤丈夫據
為奇貨者是一墻間乞人望門干謁者是一無忌憚小

人侮法作奸者是一德之賊游移不定者是一不遠禽獸淫蕩無恥者是康熙中議遣大臣巡察學士上書切諫被

詔引見以所言過懇下考功議免官

詔貶二秩其自爲詩云聖明豈是誠難格臣竊還應術

未全可知其所養矣後

特旨復原職

聖祖天寶右文凡耆儒碩學名山著書者其姓氏多達

睿聽一日李文貞奉獨對

上偶問今時夷退之士文貞以宣城梅文鼎關中李容

郎潛紀聞 卷六

九

河南張沐對

上親筆記之御筆屢語廷臣嘉歎特至中外聞風因號

文鼎等爲海內三隱

梅文鼎定九少攻推步之學著書滿家其天學疑問三

卷經李文貞奏進

聖祖覽而善之四十三年巡江南

召見於

御舟中嗟爲雅士並惜其老

賜御書珍饌

命其孫穀成直內廷說者謂以算數被恩遇周辭以來

未之有也

宣城梅穀成泰州陳厚耀同直南書房正定算學諸書

聖祖嘗召厚耀於

便殿問測景使何法厚耀不知

上寫西人定位法開方法虛擬法示之又

命至御座旁隨意作兩點

上自用規尺畫圖卽得相去幾何之法穀成直

蒙養齋

上亦授以借根方法諭之曰西洋人名此書爲阿爾熱

八達譯言東來法也

郎潛紀聞 卷六

十

幾餘召對時有指授自後二人之學彌益精邃穀成由

進士官至總憲謚文穆厚耀以教授超授編修官至左

諭德研覃微學授自

聖人討論祕書遂成不朽之盛業其爲榮幸豈有倫比

與

武進臧鏞堂在東大儒玉林先生之元孫挈弟禮堂和

貴屏棄俗尚獨抱遺經樸學清門歷四世不墜家法兩

漢以後未有也鏞堂啞於口辨友朋羣居塞默相對說

經堅守師說嘗謂戴東原所爲毛鄭詩好逞臆說以奪

舊學惠定宇好用古字所校李氏周易集解與開成石

刻往往互異皆惠氏私改也繡堂生平不喜疵繩古人而東原定字當代儒宗獨不肯違心依附世以爲得和而不同之誼

賈臻郡齋筆乘云岳斗南觀察與阿爲內閣侍讀時在大庫親見雍正中年大將軍與內閣公文封筒面書右仰內閣字大三寸許加朱直跋扈至此宜其及矣
部院各衙門值日八日一周咸有定序曰吏翰曰戶通詹曰禮宗欽曰兵常僕曰刑都大曰工鴻曰理鑾光曰內國凡朝官內直者皆從省文呼之

世稱翰林院講讀學士無事日有事有事日無事詹事
郎潛紀聞 卷六 三

府衙門開印日封印封印日開印蓋每翰林院直日講讀學士遞無事摺如有應奏事件則由掌院具摺而學士弗與也至於東宮官屬則政務清閒用印日少故有此對

太和殿墀品級山鐫正一品至九品文左武右合正從計之爲行四爲數三十有六恭遇

皇上升殿科道官立山旁糾儀謂之站山子卽宋人排班石遺制惟今範金爲山形爲差別耳朝官戲呼站山子科道爲天星蓋舉其數以相嘲也見郡齋筆乘

康熙間三逆削平

詔以詞臣曹未請封禪疏付廷議時張文貞相國秉筆逕請停止蕭山任岡卿干之方官六科亦上言封禪僅見司馬相如書不足慕效又云巡狩載虞典古諸侯各君其國天子巡所守以協同議禮制度今天下一家巡狩之禮亦可不舉

郎潛紀聞 卷六

三

郎潛紀聞卷六終

郎潛紀聞卷七

鄞 陳康祺著

嘉慶十四年閩浙水師攻勦蔡牽鏖戰重洋閱兩晝夜蔡逆夫婦淹斃黑水洋盜船一律燒毀餘盜擒斬無遺經閩浙總督張師誠由五百里馳奏

上大喜慰

封福建提督王得祿子爵

賞戴雙眼花翎

封浙江提督卬良功男爵並各

頒賞珍物有差是役吾郡孫軍門大剛童軍門鎮陞先

郎潛紀聞 卷七

有罪至是還孫總兵原職童開復頂戴相傳浙軍圍攻逆船迫逐千里枵腹苦戰喋血於狂風巨浪中兵勇傷殘極眾比閩軍遲一日到已功在垂成矣奏捷之疏由總督主稿遂有開幫優於浙幫之說而

恩賞亦稍有軒輊卬軍門致浙撫書謂掃蕩鯨鯢肅清海甸總是大快事不必計較功伐真名將風規也昔鍾

鄧入蜀渾濬平吳設皆如軍門大度固當功名始終

阮文達公繼娶夫人乃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為昭字

輩衍聖公孫女憲字輩衍聖公女

高宗巡幸闕里夫人尚年幼隨其祖母跪迓

宮輿蒙駐輿詢年齒且攜手

賜宮花一朵後文達以詹事視學山東遂委禽焉比成

婚杭州禮儀輿服隆於一時以詩賀者有壓奩只用十

三經之句夫人習書禮能詩文有讀史雜文數十篇唐

宋舊經樓詩六卷世遂號經樓夫人按文達督學時畢

秋帆宮保為東撫謂阮封翁曰吾女可配衍聖公公為

媒衍聖公之本生胞姊可配公之子吾為媒乃同締姻

二公表章經籍篤古崇儒至求淑相攸必屬之東魯聖

人之裔誠不愧儒雅風流矣

嘉慶十八年教匪林清之變滑縣老岸鎮巡檢咸甯劉

郎潛紀聞 卷七

公斌首發其事手擒逆黨李文成牛亮臣親致之縣縣

窮治文成折其脛黨與散而期會誤得以即時伐定公

功為多方九月七日賊奪門入城公居典史署聞變持

械出巷戰殉難事聞

贈知縣賜諡忠義公以徙薪曲突之人遭爛額焦頭之

慘幸

聖明知其始末故九品微官獲邀易名之曠典也詳見

梅伯言先生柏枧山房文集

仁和關侍郎槐官中書時先以善畫供奉

內廷入翰林後始直

尚書房

高宗賜詩有松下做書寮之句因自篆松下書寮四字為齋額

道光間西夷犯浙武臣多死緩者如金華副將朱貴及其子昭南死慈谿夫寶山壽春總兵王錫朋處州總兵鄭國鴻定海總兵葛雲飛狼山總兵謝朝恩死定海竹山門當時諸將一心戰守艱苦威德洽而紀律嚴父老皆以為長城之倚奈調兵請饗動輒掣肘至於力竭身殉浩氣同歸至今談者猶下涕嗚呼誰秉節鉞摧我忠良某某輩之肉不足食也文臣牧令已下亦間有殉難

郎潛紀聞 卷七

三

者乍浦同知山東韋逢甲定海知縣福建姚懷祥縣丞雲南李向陽典史甘肅全福凡四人朱將軍及定海四忠戰績近人多紀述者余擬就吾鄉老成人詢訪一二逸事卒卒未暇先識於此

四鎮守舟山時兵民輯睦忠義響應西人已喪膽思遁其時若非大帥遙制可使弭首受約束而中國威稜更一二百年猶赫赫也不幸穆相當國壹意主和者英琦善伊里布諸人多選懦無遠略自和議成而軍士灰心敵益狂狡遂有四忠併命之禍有士人賦詩紀事云海外方求戰朝端竟議和將軍伊里布宰相

穆彰阿直筆敘述不惡而嚴矣

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桐城張文端公英聰訓齋語多格言名論此四句尤切至時帆祭酒初名運昌乾隆五十年升庶子時

命改法式善法式善者

國語黽勉上進也祭酒雄文邃學清班二十載未嘗一與文衡兩應大考俱左遷相傳書法甚古拙知乾隆朝已重字不重文矣

嘉慶丙辰

太上皇帝御製重華宮茶宴詩命廷臣次韻叶嗟字韻

郎潛紀聞 卷七

四

多不得體獨彭文勤公代和坤作云帝典王謨三曰若騶虞麟趾五吁嗟

兩聖人皆歎賞嘉慶某年御製觀龍舟詩命詞臣廣和眾皆竊於水嬉嬉字韻獨錢唐陳太史嵩慶句云萬國魚龍呈曼衍九重珠玉戒荒嬉蓋

上方以黜奢崇儉諭示廷臣也

仁宗亦大歎賞許為歷卷一

本朝儒臣以文章名世者天台齊侍郎與諸城寶侍郎齊名曰南齊北寶河間紀文達公與嘉定錢詹事齊名曰北紀南錢又曹倦圃落評詩以南潘北李並舉蓋指

天生次耕兩先生大興朱竹君學士與青浦王述庵少司寇皆喜提唱風雅人稱北朱南王嘉慶中歛鮑宮詹桂星與吾師童通副槐亦有南童北鮑之目則以應制詞賦見稱也按鮑南人而云北鮑俟考

聖祖天縱多能藝事無一不學亦無一不精

幾暇作畫賜廷臣今海內舊家尙有寶守者時滿洲參

領唐岱號靜巖工山水嘗召入內廷論畫法因

御賜畫狀元見胡學士敬

國朝畫院錄

顏中丞希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于役省垣州遭大水

耶潛紀聞 卷七

五

城不沒者數版災民嗷嗷流冗載道太夫人聞而惻然

命發倉粟盡數賑饑民賴以甦大吏以擅動倉穀劾罷

中丞官

上覽疏大怒曰有此賢母好官爲國爲民宜保反劾何

以示勸立

擢知府並

賜其母三品封天下翁然頌

聖天子如天如神焉顏後官至巡撫子檢由拔貢官直

隸總督孫伯燾由翰林官閩浙總督固由遭際

唐虞重循卓而獎賢明母子獲膺異數而太夫人仁慈

果決如此其澤物型家推類可想宜乎子孫其逢以節

鉞爲傳家故物也語云活千人者必封誠不誣已

福建例貢荔枝道光元年經顏制軍檢奏罷昔宋洛陽

相公猶以貢進牡丹招同時詩人譏刺若制軍乃不愧

忠孝家矣

乾隆間會稽壽同春以布衣客臺灣淡水廳幕值林爽

文之變淡水陷廳官及於難壽展轉賊中密約忠義士

反正城立復乃搜捕羣不逞斬刈無算而撫定其子遺

調卹備至威惠大著草萬言書渡海達大府大府疏告

天子驚賞卽

六

耶潛紀聞 卷七

命知淡水廳循政多可紀者後

罵賊不屈死事聞

贈太僕寺卿蔭官立祠

恩禮有加壽亦人傑矣哉

嵇封翁永仁文敏相國父文恭相國祖父故福建巡撫

范忠貞幕客也耿逆反叛與忠貞同繫幽室者三年卒

遇害時文敏方七歲母太夫人苦志撫教以有成立比

文敏貴

封翁之忠義太夫人之節孝並奏

侍旨旌門而

封翁獄中所作百苦吟和淚譜續離騷等種公亦彙刊
傳世孤忠苦節二曜同光復得兩世賢宰相以收茶蕪
冰霜之報蒼蒼者果無知也耶

嵇文恭公弱冠爲詞臣謹慎無纖微過失嘗於進呈文
字中有引

御製詩用字未經改寫坐是出

南書房自後每掌文衡及進部院疏奏遇

廟諱

御名倍矢敬畏卽尋常點畫之細偶有舛訛不少假貸

六朝金粉之遺祇曠秦淮一灣水逮明季馬湘蘭李香

郎潛紀聞

卷七

七

君輩出風情色藝傾動才流迄今讀板橋之記畫舫之

錄紙墨間猶留馨逸自兵燹十年而一片歡場又復鞠

爲茂草矣金陵克復後數月畫船簫鼓漸次萌芽時六

安涂廉訪守郡亟飛牒縣屬禁次日謁曾文正公公笑

謂曰聞淮河燈船尚落落如曙星吾昔計偕過此千艘

校織笙歌徹宵洵承平樂事也又次日公先約幕府諸

君買棹遊覽並命江寧上元二邑令設席款太守一時

士女歡聲商賈麇集河房榛莽之區白舫紅簾日益繁

盛寓公士著聞信來歸遂大有丰昌氣象公真知政體

哉

交河王少司寇蘭生起家一秀才康熙四十五年李文
貞薦

召直內廷癸巳

賜舉人

蒙養齋開局與編纂事後以母病請急有

旨將韻書帶回就家纂輯服闋復赴書局日侍

講筵承

顧問辰入西歸無間寒暑時猶未通籍也辛丑

賜進士以庶吉士充武英殿總裁留館踰年卽署司業

典廣東試督浙學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凡

郎潛紀聞

卷七

八

天祿秘書頒行海內者靡不與點勘之役樂律一門尤

專屬焉文柄屢握

賜資無算年僅中壽蚤躋列卿論者謂

本朝文臣清望殊榮公尤出高文恪上云

吳江陸朗夫中丞燿外任時母已年高

上稔知之初選大理府爲改登州升西甯道復爲調運

河及爲方伯母夫人以痰疾顛狂益甚必中丞侍側少

息叫號乃上疏陳情卽蒙

溫綸垂允

純皇帝之推恩錫類體恤臣工史書未之有也

壽序諛詞自前明歸震川始入文稿然每觀近今名人集中偶載一二亦罕有不溢美者

本朝惟潘次耕檢討未亭林先生六十序頗有關係其言曰漢自黨人議起海內名德網羅殆盡而鄭康成獨全於禁錮之餘黃巾不入其里徒眾數千人昭烈修弟子禮所注經籍百代宗之隋李綱紀文章蕩然文中子挺生其時慨然有宏濟之志獻策不用家居著書河汾之間才俊如雲卒贊貞觀太平之治以此比擬亭林方見命世大儒遭罹厄會實由天厭明德留此寒泉碩果藉以開

郎潛紀聞 卷七

九

興朝文運之先非如李二曲王船山律已堅貞僅僅守采薇之節者可比然非先生莫能當此也今世文士識力若潘次耕者容或易遇而所撰題目非肉食貴官即詞賦名士或竟語錄劄記之儒者以及多牛足穀之富翁碑銘誌傳無一人可傳文之人但求文能傳人之文孰筆浩歎又豈獨壽序然與按檢討遂初堂集亭林壽序後有載野六十壽序未段有噫嘻悲矣豈不痛哉等語施之今人其子孫肯飾之屏幃乎即此見壽序之不可為康熙朝欵吳君苑自檢討遷中允進侍講擢祭酒僅百日同館榮之然苑為祭酒實克舉其職故事國子生初就舍司成以下操幣以見日到監費歲滿當咨部授職

有出咨費苑悉除之故制貢監生教習八旂弟子者年滿試禮部十人中八授縣令二授州倅資格年勞本相等徒開倅門苑奏請悉補知縣八旂子弟舊不與考校苑令一體考校仍請增鄉會試額皆報可又前代成進士者皆勒名太學

本朝自丙戌後缺勒石者十八科為次第補之復稽元明諸碑之缺者或埋或仆發地畢出之其風節治行皆此類宜

聖祖臨雍勸講於什百詞臣中簡一人焉為天下師不次超遷若以為非苑莫屬也比歲吾同郡姻連如章采

郎潛紀聞 卷七

十

南筮張子騰家驥二君相繼長國學余每以鼎足孫吳祝之孫文定公教習時大著聲績今太學諸生以孫吳並稱二君人品學術甚有師法亦每稱

聖祖朝之嚮用臣僚無倖受特達之知者

順治十三年

上諭庶吉士教習已一年授為科道果有忠言讜論始為不負所學時乙未庶常授御史給事中者甚多

國初設川湖總督自乾隆十三年大軍進征湖廣川湖總督不能兼制乃專設四川總督從嚴侍郎沆請也京師爛麩胡同昔稱懶眠故章溪移居詩有街坊爛麩

名元好不敢隨人作嬾眠之句

乾隆己卯鄉試江西人有夢神告曰金哥哥來典試前一科丙子典試者爲金檜門宗伯夢者謂必金公再來後正主考爲錢文敏公始悟金戈戈卽錢字

錢文端二典江西試其庚午試竣寄其姪籜石宗伯詩有云悔不重遊廬阜邊越二十年癸巳宗伯亦典試江西洵佳識矣

毛馳黃先舒嘗有詞云不信我真如影瘦又云鶴背山腰同一瘦書來淡墨知伊瘦世稱毛三瘦見陳檢討集中毛馳黃韻學通指序

郎潛紀聞 卷七

士

嘉慶初年東南海上多盜曰鳳尾幫曰水澳幫皆閩盜箬橫小幫浙盜續出有黃葵幫及和尚秋等小盜皆閩粵間人而閩盜蔡牽幫粵盜朱潰幫尤驍悍難治後惟黃葵幫於玉環投誠餘則皆閩浙水師危檣大礮次第擊滅

天子甄序勞臣有列爵至五等者其最奇莫如五年四月神風助順蕩平安南盜一事時舟師猶未成安南大艇幫縱橫南海蟻聚五六千人有四總兵及爵侯僞號其聲勢與朱蔡二逆埒方游弋海壖忽大風暴雨黑浪山立漂全股盜船於台州松門杳冥間若有神人追逐

沿海守兵乘風威下擊如屠豕羊捕蝗蝻然四總兵溺死者三磔死者一爵侯亦殄滅羣盜無一倖脫者奉旨以總兵敕印擲還安南王阮光纘表言但令總兵巡海不慮其入浙爲盜悚息謝罪自後安南夷盜無復有片帆入中國海境矣

聖朝懷柔百神威靈遐震固宜海若天吳代將帥驅除之任今祇教小醜蔑視中華禮義之邦一旦天怒貫盈當復有嘉慶五年四月事

嘉善謝金圃侍郎墉乾隆十六年以優貢應

南巡召試列第一

郎潛紀聞 卷七

士

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明年

賜進士出身改翰林因撰文錯誤落職廿四年獻平定回部繞歌復原官在

上書房行走管館大學士傅文忠公家額駙尙書忠勇公暨文襄王皆沖齡受業九掌文衡而在江南則典試

督學皆再任五十四年降編修偶病溼

上猶遣太醫院堂官臨視六十年休致時已疾篤

睿皇帝方在青宮與諸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無虛日侍郎生平所蒙受異數在他人得其一節卽爲破格恩遇曠十世不易遭而公屢仕屢躋乃始終承

兩聖人寵眷如此然公純篤貞亮實足以仰副倚任其甄擢名士卓識宏量尤為近代公卿之所難三元錢榮鄉會試皆出公門

殿試公與讀卷世稱盛事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士塘山陽汪文端公廷珍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皆由公識拔成名經術文行表表稱江淮間儒者汪明經中方貧困遭侮受公知充丁酉科江都拔貢公嘗語人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子於容甫北面矣自是明經文譽始大起阮文達公始應童子試公極口獎勵召入第讀書卒為鉅儒賢相嗚呼直省督學十八人越

郎潛紀聞 卷七

三

三年一更易典試數且倍之憐才愛士如謝公今何人哉秀才初出貢許其才學足為侍郎學政師雖自知素明者恐未易毅然出諸口公於是乎不負所職矣

金川之役阿文成公攻克美諾寨時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道澤旺降遂進討大金川皮船之製今不

知尚有存否按金川墳記載皮船製甚詳又稱西寧多以羊皮為舟名羊皮船

朱文正公以侍讀學士授福建糧驛道擢按察司調山西升布政司以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公入

覲復授翰林學士迴翔中外十四年仍居原職仕宦不

可謂不鈍然公在朝一載即奉高宗命侍

仁宗讀書自此明良契合外而方伯連帥內則宰相六官謨明弼諧遂為皋夔伊傅一流人物則仍黃檢福之而實亦終日讀書之效也刀筆筐篋之士烏足以知之彭文勤公嘗墮馬西華門內朱文正公亟呼與人入門昇之遂被吏議降二級調用夫文勤未蒙

賞乘轎文正豈不知之殆倉猝中不及顧也即此見前輩交誼之篤

史局初開

郎潛紀聞 卷七

四

詔徵前明李映碧侍御

鶴書屢赴堅不出山一時名輩多以詩文投贈有七律一章最切合能寫出侍御身分詩云攷獻徵文重石渠蒲輪遠賁竟何如班彪自昔能編史范曄終知不下車北部姓名鉤黨後東京人物夢華餘惟應獨拜江邊榻公論憑開井底書余昔見是詩記是康熙朝徵士所作忘為誰某并忘其為刊本或墨蹟矣字句亦恐有偶外者

康熙間妖人朱方旦道光間薛執中皆挾道術游京師能驅遣風雷役使鬼神先期言休咎多奇中王公貴人

爭拜座下朝官趨走若鶩方且經講官於入直時劾奏
執中以言官上聞皆依左道律服上刑大僚多連染降
黜噫在昔文成五利之徒雖卒以詭誕見誅而忝竊崇
封耗土木金銀至無算儻生際聖朝其能一日姑容於
化日光天之下與士大夫見理不明惑於禍福者尙其
鑒諸余在都時詞臣中有文學博雅骨鯁能
言者篤信扶鸞之術余嘗以二事語之
潘文恭公試童子日端坐試席風度凝重吳縣令李逢
春異之因命對云范文正以天下自任公應聲曰韓昌
黎爲百世之師夫文正昌黎後世殊難追逐然公口氣
如此則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

郎潛紀聞

卷七

七

西湖龍井寺以秦淮海倅杭時與寺僧辨才往還遂成
名勝乾隆二十七年

高宗皇帝親奉

慈輿省方南服駐蹕湖塢旬日中

翠華四幸

宸章題詠多至三十一章自來勝利精藍莫之與比見
莊中丞有恭碑記乾隆六十年淮海裔孫小峴侍郎瀛
備兵浙右勅建淮海祠侍郎自撰一記一跋而梁山舟
侍講爲之書南康謝中丞啟昆有謁祠詩二首同嵌壁
間足稱一絕杭州兩遭兵劫今不知興廢如何矣

葛壯節公雲飛爲水師名將嘗僞作商舟以誘賊東南
海盜擒刈極多賊中謂之謠曰莫逢葛必不活公子以
敦征粵寇有功能以匹馬出入賊陣賊屢披靡呼之曰
銀鎗小葛後亦殉難

陸清獻三魚堂日記云始見魏環老一見如舊識言及
丙辰冬推閩臬之時

皇上問嘉定無錫兩縣俱好朝議方推而參疏夕至矣
環老言及之尙怒形於色余但自謝至誠不足以感動
上臺無足怪也又一條云辛未六月十四在

闕右門會議捐納保舉一事忽起大風波至二十二日

郎潛紀聞

卷七

七

始得寬免之

旨方顛沛時最承相愛者滿人則鍾申保漢人則同衙
門各道長外如譚祖豫之計畫盤費張長史之殷勤執
贄崔平山之躊躇前路皆有古風而沈樂存之慷慨願
救尤同衙門之傑出也清獻官聲學派冠冕昭代世無
異辭觀此二事於參劾不公之上司絕無怨望而於同
朝故舊偶有一言之申救一事之圖維耿耿不忘一若
眞受再生之德者非聖賢中人那得如此和平如此篤
厚

三魚堂記云邵二泉爲江右提學行事如生員不葬親

者不許科舉又生員年少能文者限其每季讀書若干
此二事講求根本有神風教可為後來視學者法
漳浦蔡文勤公之以庶常入都也寶應喬教諭某遇諸
逆旅見其舉止而異之聞諸外舅甘撫胡期恆胡以聞
年大將軍遂薦諸

上至大用然文勤實不知也見姚椿晚學齋文集平湖
顧廣譽云年薦文勤事與方侍郎作墓誌雷副憲序文
集所云奉

特旨入都者不合傳疑俟攷余謂果有其事年罹

嚴譴而公以

耶潛紀聞

卷七

七

恩遇始終正見公之柴立不阿

世宗之知人則哲

陸清獻公與崑山徐尚書為同年而意趣不合嘗論尚
書生平謂晚年刻通志堂九經解為第一善事

西域聞見錄乾隆四十二年滿洲七十一誤七十一嘗
奉使西行故語多確鑿書中多垂誠不甚夸耀武功尤
為紀述佳手蓋阮吾山司寇蔡生實為潤色云

武進管侍御世銘在臺垣負抗直聲一日與友人酒坐
時和珅以伯爵官大學士眾譽伯揆無虛口侍御被酒
大言曰諸君奚為者吾方有封事眾皆駭愕是夕侍御

歸邸舍遽卒見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詩選書後姚聞之
洪稚存太史子符孫符孫得諸太史太史與侍御同里
支善其言當不謬按姚文又云錢通副澧以劾和珅奉
不豫寒悴以死世皆疑其被毒惜翁
獨明其不然惜翁指姬傳先生也

無錫鄒小山侍郎一桂工詩善畫嘗繪菊百種各題詩
其上以進

上賜額四字曰黃華知己
北平黃崑圃侍郎叔琳以康熙庚寅視學山東越六十
年哲嗣忍廬都諫登賢亦持節是邦其訓士遴才一以
家訓為規臬士林誦之

耶潛紀聞

卷七

六

復初齋詩
道光丁未會試山東孔慶瑚為同考官孔氏宗族應迴

避者數十人按聖裔散處各省者皆依衍聖公輩行不
索昭穆故每遇孔氏子孫有主考同考之
役以同宗例須
迴避不論籍貫禮部尚書祝慶蕃以為言請復別試迴

避之例
上問國家原有此例因何停止慶蕃對乾隆某科有宰

相子弟迴避者
純皇帝恐臣僚與有私昵乃停此例

上曰今年非亦有宰相子弟在迴避中耶慶蕃叩頭莫

能對遂罷官

草溪學士辦香坡公每歲十二月二十五日輒集四方名士於蘇齋為公作生朝後得

本朝王文簡像亦如祭坡公例惟每祭文簡必徧詢坐客謂漁洋品古今五言詩以盛唐為宗盛唐五言又以三昧集王孟諸家為宗而先生選五言詩於唐止取五家有韋柳而無王孟諸家何也請下一轉語方許同列拜跪

七閣藏書在奉天者曰文溯敬按

太宗文皇帝統師入關嘗釋奠於盛京文廟即立文館

郎潛紀聞 卷七

五

築翔鳳閣以譯書史實陪京文溯之先聲也今日詞臣詢以七閣規模其關葺者至不能舉淵濶津湖之目豈復知巍然傑閣有以翔鳳

命名者為我

朝文明肇始之基耶

乾隆癸卯順天鄉試考官三人同考官十八人皆用翰林出身可為詞林榮幸以四書題詩題同在首場亦是科始

盧抱經學士文弼精於攷索每朋輩小集談藝學士仰而沈思以手頻摩其面同人戲語此省卑脂錢耳

康熙壬戌七月王文簡公士禎陳文貞公廷敬徐健庵

尚書乾學王幼華給諫又且汪蛟門比部懋麟集城南山莊禹慎齋鴻臚之鼎作五客話舊圖蛟門為紀卷藏

澤州陳氏

乾隆庚戌四月

上東巡遣官祭尹吉甫墓並

垂問吉甫子孫途次適南薰徐來

上語侍臣曰此即詩所謂穆如清風也

高宗稽古右文

天語典雅如此

郎潛紀聞 卷七

辛

滿洲西林覺羅氏自步軍統領鄂拜曾官祭酒後鄂拜

姪鄂爾奇姪孫鄂容安元孫潤祥皆相繼長成均潤祥

字補臣有四世司成詩卷按西林氏西林實其姓文端公鄂爾泰貴顯時

自稱西林鄂爾泰世遂自稱西林鄂爾泰世遂自從龍入關重侯累相武達文

通在豐沛故家中遺澤最遠第一輩福倫一等男爵鐵

寶副都統兼一等男爵鄂爾泰大學士一等襄勤伯第

二輩天保襲一等男烏金內閣學士禮部侍郎鄂實副

都統征葉爾羌陣亡諡果壯鄂容安進士官至兩江總

督征伊犁陣亡諡剛烈第三輩鄂岳散秩大臣一等伯

鄂津伊犁領隊大臣其餘中外一二品官不可勝紀如

近日之盛京將軍都興阿察哈爾都統三等男爵勇毅公西凌阿江甯將軍穆騰阿皆其族也至橋門鐘鼓四世人師祖德

君恩鑄之太學則尤簪纓世胄肩背難望者矣

湘陰左舍人宗植今大學士恪靖伯兄也少豁達好談時務歷贊大府帥戎幕與伯相齊名咸豐初年洪逆起事

上命故相賽尚阿經畧粵西軍務時舍人方官京師以賽相參佐非人亟草牘力薦江忠烈公於壽陽相國壽陽遂上達

耶潛紀聞 卷七 三

天聽忠烈之轉戰數省豐功勁節為

中興諸將眉目實自舍人識拔始

左舍人慎齋文鈔有與胡詠芝中丞書詠芝文忠字舍人子敬文忠女

也云咸豐三年冬星亨翼軫岷樵亡五年熒惑在翼軫

犯左執法羅山亡八年星亨翼軫掃上將迪庵亡按岷

樵汪忠烈字羅山羅忠節迪庵李忠武也康祺性好雜

覽獨於占驗推步之術夙未孳究不知其言之當否姑

述之以貽後之志天文者

和坤柄國時其家奴多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湘鄉謝侍御振定方巡城遇焉捽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稱

燒車御史後二十餘年侍御子興曉以固始縣合膺卓

薦

召見

上從容問曰汝即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

特旨擢成都知府

前明華亭尚書書畫距今不過四百年而真迹絕少益

由

聖祖皇帝最愛董筆當時海內佳品玉躐金題彙登

祕閣惟題元宰二字者以上一字犯

御名臣下不敢進覽故尚有流落世間者見獨學廬二

耶潛紀聞 卷七 三

稿董香光山水詩畫卷跋

耶潛紀聞卷七終

郎潛紀聞卷八

鄞 陳康祺著

京師書攤今設琉璃廠火神廟謂之廟市攷康熙朝諸公皆稱慈仁寺買書且長年有書攤不似今之廟市僅新春半月也相傳王文簡晚年名益高海內訪先生者率不相值惟於慈仁寺書攤訪之則無不見亦一佳事翁覃谿復初齋集題詩龕竹石圖詩注云時與程魚門姚姬傳校讐清秘堂同和東坡玉堂種竹詩按時在乾隆戊子己未間姬傳方官戶部魚門亦尚未入翰林可見當時部郎有才望者原可與清秘校書之役也姬傳

郎潛紀聞 卷八

族孫瑩石甫文鈔記是役非翰林為纂修者八人姚程外任大椿幼植亦預餘未詳

漁洋三十九歲以戶部福建司郎官典四川鄉試後乾隆戊午錢裴山楷亦三十九歲以戶部福建司郎官奉是使漁洋蜀道集用坡公密州詩三十九歲事裴山亦追和其韻可謂儒官韻事余今年亦三十九歲矣自前年補缺迴避不復作使星玉節之夢想而斗大一城尙如海上神山之可望不可即追溯前賢豈果賢不肖之相區絕遠與

嘉慶己未高郵王引之秀水錢昌齡汾陽曹汝淵同入

翰林是三家皆三世翰林矣科第清門衣冠盛事王定保據言未有也

乾隆壬寅

諭文淵閣新藏四庫全書自四月四日始每冊用御寶二前曰文淵閣寶後曰乾隆御覽之寶

國初趙氏寄園舊址在今給孤寺鄰近乾隆庚辰辛巳間王述庵侍郎翁覃谿學士諸桐嶼太史結屋比鄰時有三家村之目

洪稚存太史亮吉幼孤貧母太夫人教之讀書一日太史從受儀禮至夫者妻之天太夫人慟絕良久呼曰吾

郎潛紀聞 卷八

何戴矣遂廢此句太史貴後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詩筆表揚同時鉅人長德咸有題詠見之嘉道詩文集

中甚多

禮烈親王

太宗文皇帝兄也天聰間薩爾滸山之戰殲明兵四十萬王功尤多他如葉赫烏拉諸部眾受降伐畔亦復靡役不從載在琅書炳如星日矣相傳王所乘馬名克勒國語稱聚驢馬阜青駿尾者也高七尺長丈咫是馬腹下旋毛如鱗識者謂之龍種每聞鼓鞞聲輒矯首歎鬣摧陷當衝嘗病蹶自跑地出泉洗創即瘡軍中呼曰聖

水蓋天祐大東房星應瑞元氣之厚雖一物亦神駿不凡也馬舊有圖藏禮王府汪琬為作傳翁方綱為長歌林文忠撫蘇日常謂僚屬曰吾恨不從牧令出身事事由實踐曾文正督兩江日嘗曰作官當從州縣作起纔立得腳住今士人通籍多以翰林為榮選次亦望為六部曹郎以升途較外吏捷耳國計民生不稍留意雖宰輔何榮而身為州縣者又往往急催科緩撫字瘠百姓肥身家案牘付之幕僚耳目寄之胥吏閱歷利弊適濟奸貪又不如京朝官之冷署浮沈不致殃民誤國也

林文忠性卞急撫蘇日嘗手書匾額於聽事之堂曰制
郎潛紀聞 卷八 三

一怒字昔宋賢呂本中教屬吏當先以暴怒為戒公以之自律其克已功夫尤切實已

彭雪琴侍郎以水師克復小孤山凱旋後摩崖題句云書生揮指戰船來江上旌旗一色開十萬雄師齊奏凱

彭郎奪得小姑回儒將風流令人羨絕
雖縣相國大拜時太夫人猶無恙宣麻日公喜詠云更無朝士稱前輩尙有慈親喚小名珉珉一呼不讓蘇易簡矣

乾隆戊申

上以相臺五經鏤板特築五經萃室藏之舊例科場試

士士各習一經至是始用五經連歲取士蓋感動聖懷實由倦翁舊刻也

康熙乙丑錢文端典禮闈夢三大錢聯系是科得錢文敏公維城而文敏本房則錢相人方伯琦也覃谿詩屢及是事

國初崑山歸處士莊與亭林齊名時有歸奇願怪之目後華亭陸鳴字日為工畫與同里嚴載齊名亦稱陸癡嚴怪蓋士大夫浮沈里閭其制行稍岸異者未有不使流俗人魚鱗鵞睨者也

容城孫徵君奇逢講學夏峰四方才俊留門下請業者
郎潛紀聞 卷八 四

廊廡為滿湯文正以監司乞養歸方授徒梁宋間聞徵君名德造門問道執弟子禮甚恭讀書十年復出畧名位而崇天爵薄浮榮而究性功篤志謙光非可望之今世士大夫矣

順治初祭酒薛所蘊薦容城孫奇逢稱為許衡吳澄請以奇逢長成均奇逢固辭事雖不行其風古矣

康熙朝鴻詞科凡年老試不入格者吏部為裁量注官惟容城杜越太原傅山

聖祖命加中書舍人時人歎為美授

國初容城張果中蠡縣彭了凡西華理鬯和並著奇節

皆與孫徵君奇逢友善王漁洋謂之蘇門三賢果中少
任俠明季左光斗魏大中被逮皆主其家了凡明諸生
亂後游河朔依徵君以居貞介絕俗士人餽之粟不受
餓死嘯臺傍徵君題曰俄夫墓邕和本姓李恥同闖賊
遂復大理之理按興化李嘉兆即南岳上人退翁父甲申後貽其子書命復姓理氏時未知邕和事也適與之合徵君稱為魯連後一人三賢雖制行
天下傳為二理徵君稱爲魯連後一人三賢雖制行
過中而敦尚風節砥礪清修聖人復生當亦置之狂狷
之列嗚呼學校如林儒冠滿眼卓彼三子弗可及已按二
理復姓叔古人所未有不愧豪傑而崇禎壬午闖圍承天乃有迎降通譜之巡按李振聲恐寸磔其軀不足喂豕也

郎潛紀聞 卷八

五

亭林先生廣師篇云學究天人確乎不拔吾不如王錫
闡讀書爲已探賾洞微吾不如楊雪臣獨精三禮卓然
經師吾不如張爾岐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山
堅苦力學無師而成吾不如李容險阻備嘗與時屈伸
吾不如路安卿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文
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彝尊好學不倦篤於朋友
吾不如王宏撰精心六書信而好古吾不如張昭百詩
先生論人物嘗稱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自問
不如吾鄉李杲堂先生最心折萬氏家學嘗云粹然有
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

季野杭大宗太史亦自謂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
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數公皆經術湛精文章淹
貫尚樂集思廣益撫謙自下如此今鄉里晚學猶識逕
涂便謂朋輩中莫可與語志高氣溢宜其盡矣
國初孫徵君講學蘇門號爲北學餘姚黃梨洲先生宗
義教授其鄉數往來明越間開塾講肄爲南學關中之
士則羣奉西安李二曲先生容爲人倫模楷世稱關學
二百餘年來講堂茂草絃誦闕如詞章儉陋之夫挾科
舉速化之術儼然坐臬比稱大師矣
二曲主講關中康熙中初以隱逸薦後以鴻博徵皆稱

郎潛紀聞 卷八

六

病力辭自謂不幸有此名乃學道不醅洗心不密不能
自晦所致遂杜門斷交接朋友詣之者絕不得見一日
白崑山顧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談讌極懽一
時門外瞻望顏色伺候車騎者駢肩累迹幾如荀陳會
坐李郭同舟東漢風流再見今日也
邵陽康處士乃心潛心理學進退辭讓一以聖賢爲準
則時秦人爲之語曰關中二李不如一康二李謂二曲
天生也
康熙間蕭山毛西河奇齡錢唐毛稚黃先舒遂安毛會
侯際可俱以文章雄長東南壇坫時海內謂之語曰文

中三豪浙中三毛

順治初年宣城施愚山萊陽宋直方雲間周釜山同官刑部郎署多暇敝車羸馬相過從飲酒賦詩為樂一時都下盛傳謂前明王李諸君白雲樓唱和遺風居然不墜同光之交余官西曹六年同舍郎非章句腐儒即膏粱子弟間有一二風雅之士率厭苦應官畫諾終歲不踏曹司門白雲樓下吟聲寂如可歎也

郎潛紀聞 卷八

七

刑部白雲亭地形最低夏秋雨後輒排几案作橋亭中水深至一二尺阮吾山司寇詩云十八曹司水際浮者今尚然也然相傳以沙擁翰林院水滄三法司為吉兆不解何義

國朝駢體自以陳檢討為開山由其才氣橫逸澤古淵潭而筆力又足以駕馭之故隸事言情具有六朝家法一二俗調不能為全集疵也降而思綺林蕙氣息茶弱浪得名矣顧聞吳蘭次慷慨義烈敦尚友誼長沙趙洞門總憲當柄用時車馬輻輳及罷歸出國門送者三數人蘭次與焉其召還也賓客復集蘭次獨落落然蹤跡

闕疏合肥龔芝麓尚書提倡風雅門生故吏徧九州歿於客邸兩孫惇惇孤露無過存者蘭次則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而字以愛女至於成立使名家子孫無西華葛帔之歎風義如是文章餘技已章檢討行誼亦純粹見省府志本傳

虞山錢宗伯下世其族人夙受卵翼者妄意室中之藏糾合亡賴少年囂於宗伯愛妾所謂河東君者之室詬厲萬端河東君遂自殺同縣嚴生武伯不勝其憤鳴鼓草檄以聲厥罪宗伯之家始安夫宗伯以前朝魁碩宗匠儒林晚節摧頽至盡喪其數十年談忠說孝之面目

郎潛紀聞 卷八

八

其人誠不足論第其生前獎借孤寒陶成後進一旦聲華漸滅而平日依草附木之輩遂反唇而肆其訾警迄於家室漂搖姬姜畢命葛裙練帔孤雛可憐亦未始非人情之過薄河東君一死報主地下老尚書不知相對作何語若嚴生者可不謂古之義俠與

錢唐梁侍講初字元穎偶得元貫酸齋行楷山舟字揭之軒中士林遂稱山舟先生後陽羨任禮堂過雲間於天馬山周氏見石刻山舟二字迹類飛白甚奇古蓋趙承旨筆也亟手拓一本畀吳槎客攜至杭州贈侍講任梁素未謀面自此遂訂交槎客賦長歌以紀

國朝舊制會試知貢舉非甲科人員不開列嘉慶十四年

特命無錫秦小峴侍郎秦由乙榜起家蓋異數云

計甫草東顧茂倫有孝潘稼堂未吳漢槎兆騫皆吳江人皆以詩筆雄視當世皆落拓無所遇其郡人翁君小海追慕典型因畫象以示鄉里元和顧澗蕢學博有松陵四君畫象記

劉向別錄始析校讐二字之義鄭樵通志於藝文畧亦附校讐之名迨

本朝乾嘉諸儒說經經實事求是而校讐之學始覺

郎潛紀聞 卷八

九

前無古人諸儒中校書最精傳播最夥者莫如元和顧

學博千里按千里少嗜學弱冠後學者稱萬卷書生見李徵君兆洛所撰墓誌銘如胡果

泉中丞之宋本文選元本通鑑孫淵如觀察之宋本說

文唐律疏義抱朴子古文苑吳山尊學士之晏子韓非

子張古愚太守之撫州本禮記嚴州本單疏儀禮鹽鐵

論黃蕘圃孝廉之周禮儀禮國策秦敦夫太史之鬼谷

子列子揚子法言奉天錄隸韻攷證碑目攷證諸書駱

賓王李元賓呂衡州諸集皆精審不苟有功藝林自頃

髮捻交訐中原兵火故家舊籍強半散亡而顧刻諸書

益珍如球璧矣寒家插架中所少者祇秦刊數種比年

來田園蕪沒仕宦蹉跎惟此差不讓人

樂陽札什倫布譯言須彌福壽之廟為黃教喇嘛諷經坐牀之所

廟後第七層供

高宗御容

熱河墨斗嶺又名雲渡見曾公亮武經總要及王沂公行程錄

聖祖渡此賜名廣嶺又棒錘峰卽酈道元所謂石挺

聖祖賜名磬鍾

灤河三座塔地有石名慶雲萬態奇峰蓋宋花石綱之遺良嶽物也前明曾移植瓊花島不知何時遷置塞外

郎潛紀聞 卷八

十

乾隆間紀文達公以編校閣書於役至此始訪得之

列聖巡幸木蘭每秋獮行圍例歌飛燕捉天鵝之曲

避暑山莊前後七十二景匾對皆

先朝宸翰

高宗御筆尤多

道光間薊州郝氏七世同居食指千計男耕女織家法

嚴整士子讀書應考入學中舉人不赴禮部試恐入仕

也出游不得越二十里外京外官奉使其地咸主其家

備供頓不繼悉累地方官吏四民之往來則具酒醴芻

秣無虛日其餘睦姻任卹事不勝書人皆稱郝善人云

康祺按此事纖微無關掌故而窮鄉編戶有此馴良孝友之家貞不絕俗善不近名古來獨行傳中實所罕觀亦足見我

朝王化之行首及畿甸詳列於此俾采風者有述焉一錢唐戴文節公熙夙工書畫道光辛卯為鄉人沈文忠公兆霖畫雙桂題南宋詞曰占斷花中聲譽香和韻兩奇絕蓋文忠方應舉寫此作利市也是歲榜發文忠名在第二同人以為畫識文節賀詩遂有桂林聲譽原無比悔寫蟾宮第二枝之句後十年文忠已疊秉使節文節為人畫月桂圖述及前事謂畫不足傳藉人以傳比

郎潛紀聞 卷八

十一

同治初元文忠奉

命勦撫叛回值秦中山水暴漲沒於王事而前三年庚申文節早殉難杭州蓋臣碩輔先後騎箕譽望馨香兩相輝映則真所謂畫識矣

太常仙蜨好與士大夫之風雅者作緣或數千里相訪值名人官奉常則無不至

本朝勝流紀此者多矣以余所聞吳縣潘鄭庵師祖蔭長太常時蜨曾一至仁和許星叔丈庚身以太常卿奉諱南歸卜葬之日蜨亦栩栩然來頃閱戴文節公題畫偶錄知道光二十九年立夏日公在私宅晨起突見窗

上一蜨黃質黑章四趺古樸類枯葉公子驚喜曰兒聞仙蜨四趺此良是公近窺之略不畏人惟屢張其翅似索畫公故善丹青遂取筆為寫影稿成即入署公時以少馬直齋南晚歸蜨尚在又張翅不已公諦視怪所寫未肖復細撫形色及剝落處一一似之回視公子皆曰肖蜨始翩然去公自謂賃此宅幾二年未見一蜨是日院中來三蜨皆久駐檐外蓋其侍從云清衙久住歲久通靈徧識名流至能擇人索畫蜨誠仙矣然游戲人間必留此毫端之幻相豈神仙猶好名與一

郎潛紀聞 卷八

十二

又至河南開歸道署又再至袁浦節署時河帥適得金尚書光第仙蜨圖尚書見仙蜨集於京寓馬纓花下而作尊翁學士有詩因徧徵題詠以識奇緣案河帥公輔世家風流儒雅政蹟亦卓然有聲宜蜨之遠道依依過從尤數云一

道光辛丑八月恭值

聖壽六旬部院臣工照例奏請舉行

慶典

宣宗以暎夷內擾海氛不靖未

俞所請遂使萬國抑呼嵩之願羣工廢宴鑄之儀鉅典

崇禧竟從貶損蓋

先朝慎重海疆耄期憑几之年猶無日不以驅攘爲志也

太和門丹墀左之石闕儲嘉量丹墀下之石匱儲米穀

值

大駕出宮鹵部中象負寶瓶亦儲五穀蓋

先朝定制寓意淵微欲使

聖子神孫觸目有稼穡艱難之警也

乾隆丙子紀文達公以扈從道出古北口偶見旅壁一

詩剝落過半中有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蹏前

二句公奇賞之壬午順天鄉試公充同考官得朱子穎

郎潛紀聞 卷八

孝純投詩作贊則是聯在焉因歎鍼芥之契果有夙因

後公出督閩學嚴江舟中賦詩云山色空濛淡似煙參

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望處處隨人欲上船嘗

語子穎謂此首實從萬山句脫胎人言青出於藍今日

乃藍出於青此固騷壇佳話亦可見前輩之虛心盛德

不沒人長也

介野園少宗伯福嘗四主會試四主鄉試其他

殿廷衡文不可枚舉嘗有

恩榮宴詩云鸚鵡新班宴
御園摧頽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

狀元于文襄公亦嘗贈以聯曰天下文章同軌轍門牆
桃李半公卿可謂儒官榮遇宗伯後以隨扈南巡道卒
先一夕有大星隕於舟前殆天上奎婁紅塵小謫來助
昌明之文運與

紀文達灤陽續錄載阿文成公平定伊犁時捕一瑪哈

沁問其何處得火藥曰蜚螂曝乾爲末以鹿血調之可

代硝磺但力少弱又一蒙古台吉云烏銃儲火藥鉛丸

後再取一乾蜚螂以細杖送入則比尋常可遠出一二

十步文成試之均驗又瘍醫云水銀能蝕五金金遇之

則白鉛遇之則化凡戰陣鉛丸陷入骨肉者但以水銀

郎潛紀聞 卷八

自創口灌滿鉛卽化水隨水銀而出可免割取之苦今

火器盛行行軍者不可不知

紀文達會試時出孫端人宮允人龍門下孫豪於酒嘗

憾文達不能飲戲之曰東坡長處學之可也何併其短

處亦刻畫求似及公典試得葛臨谿太史正華酒量冠

一世公亟以書報孫孫覆札云吾再傳而得此君聞之

起舞但終憾君是蜂腰耳承平士大夫詩場酒社諧謔

風流令人慨慕

紀文達自言自四歲至老未嘗一日離筆硯乾隆壬子

三月偶在直廬戲謂友人云昔陶靖節自作挽歌余亦

自題一聯曰浮沈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挽矣劉文清公墉笑曰上句殊不類公若以挽陸耳山乃確當耳越三日而陸副憲訃音至文達紀之槐西雜志以為事有先兆云

國初瀋陽范氏助業鼎盛文肅公文程翼贊龍飛為我

朝阿衡尚父康熙初三孽不靖忠貞公承謨方督閩三年士室卒殉封疆又為我

朝睢陽常山偉略盡忠後先踵起洵海內第一世家康祺按范氏自有明中葉由吳往戍蓋文正公裔孫也名

郎潛紀聞 卷八

五

相雲初閱五百餘年又成閱世皆謂天平冢地使然天平山屬蘇州文正祖墓在焉不知文正父子世德鬱積實足致公侯

復始之祥而

天祥

聖清蚤於前朝全盛之年預置高平一脈於大東為異日

真人之佐命事關興廢豈區區疑龍撼龍之說所能為

功哉

乾嘉間詩人多賦都門八古蹟一為法源寺甄塔相傳安祿山史思明建一為太醫院銅人在署內藥王廟作

於宋天聖時世謂從海湧出非也一為報國寺密變觀

音像高尺餘寶冠綠帔手捧梵字輪一為潭柘寺妙嚴

公主拜甄公主元世祖女削髮居寺中持觀音文禮大

士拜痕入額額手足五體皆具歲久甄壞獨留兩足痕

明萬厯壬辰孝定太后匣取入覽藏之一為覺生寺大

鐘明永樂間鑄萬厯間從經廠移置萬壽寺乾隆八年

移覺生寺一為崇國寺姚少師影堂露頂袈裟趺坐一

為慈壽九蓮菩薩像九蓮菩薩明孝定皇后夢中授經

者也覺而一字不遺因作慈壽寺建九蓮閣塑菩薩像

跨一鳳而九首相傳菩薩為孝定前身又長椿寺有黃

郎潛紀聞 卷八

六

綾紫軸繪九朵素蓮花題曰九蓮菩薩之位即孝定也

一為刑部楊忠愍公手植榆在北所康祺按都門古蹟

唐已後明以前見之載紀者甚夥此八者殆偶然寄興

或當時尚在者也

密變觀音像昔

高宗臨幸曾鐫銘詞見

御製集

京師廣渠門內萬柳堂為

國初益都相國別業康熙時大科初開四方名士待詔金馬門者恆讌集於此後歸倉場侍郎石文桂旋施

爲寺

聖祖賜額爲枯花禪寺乾隆壬申遼東李薦青山人豸
招詩人修禊寺中甯邸秋明主人問之攜酒肴歌吹來
會凡二十有二人咸有賦詠燕郊春事朱邸謙光詩虎
酒龍分張旗鼓洵

昇平之嘉話騷雅之清游也余入都會一叩寺門屏僧
捫蝨古佛臥皆萬樹垂楊無復一絲青翠回車不覺啼
歎曰康乾二朝士大夫真神仙中人按元廉希憲萬柳
外今亦無迹

乾隆甲辰甘肅小山逆回田五爲亂聚石峰堡大肆淫

郎潛紀聞 卷八

七

掠遂犯通渭城知縣王懷割鬚竄鄉里典史温模福建
長樂人夙有惠政聞變率兵民登陴固守七晝夜會糧
盡城陷正衣冠北向拜遂自經事平大學士阿公嘉勇
侯福公以聞

純皇帝嘉悼之有取義舍生賞延於世之

諭贈府知事加知縣銜旋晉道銜

賜祭葬入祀昭忠祠蔭一子知縣諸被難者咸有卹蔭
而置王懷於法流外微官赫然忠義誰謂哦松射鴨之
中無豪傑士與

淵如先生官直隸司主事時領部務者相國阿文成公

桂大司寇胡莊敏公季堂皆刮目相待派辦秋審先生

獨傳古亭疑多所全活外任陳臬七月平反至數十百
條雪死罪誣服者十餘亦不以之罪州縣官曰州縣豈

能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蓋儒者之效如此我輩承
乏秋官本當神明法外依古義以求平若事事按律科

斷則一刀筆吏足以了之何以

睿皇帝煌煌聖諭非甲科人員不得與聞秋讞乎余在
刑部時嘗有句云幸逢

堯舜求刑措敢學申韓號法家同官輒笑爲迂可歎也

錢唐戴文節公以侍郎乞休殉庚申粵逆之難其絕命

郎潛紀聞 卷八

六

詩云傷心蒿目挽時艱八載籌防總汗顏撒手白雲堆
裏去從今永不到人間越歲辛酉杭州再陷時張小巖
編修洵奉諱家居相助城守城破率妻子殉焉張與公
同縣公投池張亦投井死張絕命詩並有白雲堆裏吾
將去前輩風流有戴公之句後經朝官請

卹亦謚文節二公皆無守土之責就義成仁前輝後映

足爲湖山增色矣

乾隆間嘉勇貝子援諸羅時超勇公海蘭察前行行約
百里貝子督師繼進夜大雨天黑如墨遇土山駐軍山
頂貝子中坐隨軍官圍貝子坐外親軍外正軍皆圍坐

賊游兵近山踐泥濘過火炬千萬賊自炬中窺山黝黑無所見疑有軍發銃礮擊之貝子令曰無出聲無動久之賊過盡雨霽天益明壯勇公已入諸羅城捷使至軍始起行無一傷視銃礮子皆懸落入山腹又貝子征衛藏時有隘道幾一里賊屯軍守隘北甚嚴大軍屯隘南三十里許貝子調軍伏隘東西而以前軍分五軍攻隘迭退迭進戰一日蓋數十勝負貝子在大軍中前軍軍報沓至不動及二更前軍大敗退不止賊逐前軍出隘南礮聲大震火炬盡熱照耀如白晝東西伏軍皆起賊驚退相蹂躪我軍蹙之入隘貝子急上馬萬騎齊足頃

郎潛紀聞

卷八

九

刻至隘口前軍伏軍已過隘聞貝子至勇氣百倍大軍乘勢合攻遂夷賊屯追奔五十里而後止又貝子平林爽文時凱旋自三衢方舟下嚴陵江舟設重樓陳百戲中軍鼓吹競作從官舟銜舳艫並兩岸直下軍容之盛為史策所未有嘉慶元年貴州平苗之役五月丁巳有大星隕於西南聲隆隆然數百里皆聞見歎詫踰日一騎白衣冠自大營來知貝子薨矣右節錄懌敬大雲山房稿紀言懌自言聞之同時在軍中者乾嘉距今纔百年其時

戚懿重臣忠勇驍果如是蓋猶有

開國遺風矣

國初提學道多以郎中任之康熙間江浙兩省始改用翰林官以吉水李振裕視學江南太倉王揆視學浙江王時為贊善取士公明浙人有窮通翁之謠謂公所獎拔皆寒士宿學而能文者也

國初沿明舊制閣臣例不兼經筵雍正以前惟崑山桐城澤州太倉四相國以大學士兼經筵講官蓋殊數也康熙五十一年通州增置倉廩科臣奏請開捐下內閣九卿議惟安溪李文貞公及太倉相國王揆皆不畫題康熙五十七年

郎潛紀聞

卷八

十

孝惠皇太后升祔議者以
孝康皇太后升祔已久欲位其次大學士王揆議曰
皇上聖孝格天曩者
太皇太后祔廟時不以躋
孝端之上今肯以
孝康躋
孝惠之上乎議者不從公言
上果以為非是令改正焉
太倉相國素有人倫之鑒文臣如范時崇陳瓊朱軾李陳常武臣如穆廷杖杜呈泗皆公所薦舉後多知名上

五則見錢大昕文淵閣大學士王公傳

乾隆五十七年和坤方秉政兼步軍統領遣番役四出訶事攜徒眾持兵及爲暴民間官吏莫敢問一日至山東博山縣飲博恣肆知縣聞卽捕之至庭不跪以牌示知縣曰吾提督差也詰之曰牌令汝合地方官捕盜汝來三日不吾謁且牌止二人而率多徒何也檜而杖之知縣卒以是去官博山民若失慈母而和坤遂亦不復使番役出京師蓋知縣事者偃師武億虛谷先生也先生邃經學攷證金石多精論卓見循吏儒林相表裏如是戢暴馴良之異政奈何與不讀書人謀之

郎潛紀聞

卷八

三

乾隆朝開四庫全書館惟紀文達公昫始終其事其後恭進全書表相傳公振筆疾書文不加點同館莫不歎服時總其事者復令陸耳山副憲錫熊吳稷堂學士省欽合撰一表終不愜意乃以公所撰表書二人銜名以進

純皇帝閱未終卷顧謂諸臣曰此表必紀某所撰遂特命加賞一分文達碩學鴻才固爲

本朝有數人物亦由遭際隆盛

睿照如神天球河圖獲供明堂清廟之用可歎羨也

河南侯戶部杼棼順治壬辰進士令濰縣時清操絕人

大賈郭某陷於訟薦紳爲之請者以十數侯閉閣不與通同年某方守萊州移書懲責侯佯爲莫解復曰濫竿作吏曠職懷慙苟有可以報朝廷愛百姓者教之敢不惟命守意沮方杼棼出宰其兄杼棼語之曰吾家世清白若以一錢歸吾不復弟視若矣故棼以清節特聞兄之教也見田雯古懽堂集康祺上書乞外行作令矣先兄履伯先生耿介方嚴不後於杼棼自兩弟入仕遺書勗責口不言錢余他日百里牽絲計惟西江杯水鬱林片石清操勉樹方足以承祖德而保兄風書此聊自箴也

郎潛紀聞

卷八

三

郎潛紀聞卷八終

郎潛紀聞卷九

鄞 陳康祺著

李文貞公光地以直撫入相桐城方侍郎苞叩之曰自

國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公曰屈指得五十餘人侍

郎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則其不足重也明矣

望公更求其可重者見望谿集以文貞名儒名相媲美

皋夔侍郎猶勉之如此後之人儻經綸理學不逮文貞

萬萬者復以諛言日至讜論無聞或純任權術或曲謹

小廉依恃寬大自命賢相恐鼎折覆餗之譏不待終日

郎潛紀聞 卷九

矣可不危與

高宗御筆偶仿李迪雞雜待飼圖墨刻

頒賜直省督撫並

諭廣為摹刻徧及藩臬以下有司各官俾知留心民瘼

勉泰循良

聖天子在宥如傷雖游藝餘閒而誠求保赤之懷寓諸

楷墨凡為

本朝臣子有牧民之責者念之哉按孟子有受人牛羊

求牧與芻之喻宋儒黃勉齋先生宰臨川時有云邑民

猶雞也令其母也

聖意蓋即本此

吳文節公文鎔督學中州時祥符劉氏同胞四人同案

充學官弟子後皆成進士亦佳話也

嘉慶以前會試總裁多一正兩副咸豐以前順天主考

或兩正兩副或一正兩副自嘉慶己未科後春闈同治

甲子科後京兆闈無不一正三副此亦科場故實所當

知者

粵匪踞金陵士夫陷賊中者多以節烈著聞副賊楊秀

清嘗設策開偽科逼多士賦詩題曰四海之內皆東王

有諸生鄭之僑者作詩痛詆起句云四海皆清土安容

郎潛紀聞 卷九

鼠輩狂人皆思北闕世忽有東王賊大怒支解之廩生

張繼庚伴與賊暱結為內應七上書向忠武公復親謁

公營圖反正會大雪失期會事洩被拘賊窮治黨與榜

笞刺熱身無完膚終不累一人賊復餌以甘言乃請示

偽官冊指其悍者三十餘人賊皆立斬之既而悟始磔

君君臨刑作絕命詞有云拔不去眼中釘嘔不盡心頭

血吁嗟窮途窮空抱烈士烈殺賊苦無權罵賊猶有舌

詞及上向公書江甯人至今猶傳誦又諸生夏宗銑者

賊脅就試終卷有罵賊語亦被磔又張君同謀金和賈

鍾麟李鈞祥何師孟皆諸生韋布嘗引官兵入伏城中

夜起殺賊以有備不得逞後不知所終嗚呼江甯之變大府帥駐兵小孤山間警失措全軍譁潰坐失長江天設之險迨雄城繼陷身死與中碧血模糊幸厠忠義而東南人士翩翩衣冠科目中人至有以五色布裹頭署軍師旅帥偽銜偷活草間受昏制謬封而不惜者迄今中興二十年度此輩亦大半槁項死以視諸君子艱難求濟慷慨殉生薄祿未霑大義是荷其輕重之區豈直泰山之於鴻毛哉

乾隆間南昌涂侍郎逢震以一甲第二人及第由編修充宣諭化導使未散館授中允歷侍讀署學士充講官

郎潛紀聞 卷九

三

直上齋擢內閣學士升工部侍郎自釋褐至卿貳才兩載耳儒臣遭遇之隆莫與爲比蔣心餘太史作公墓誌稱其生有異稟內行純密通達政體曲盡人情

先朝不次之恩蓋有自來矣

咸豐六年河南學政俞蔭甫編修樾奏請援蘧瑗之例以鄭公孫僑從祀

文廟兩廡又請孔子兄孟皮配享

崇聖祠

詔下禮部議皆如所請

編修賓萌集中載

文廟祀典議略曰今所傳毛詩故訓傳者大毛公亨所爲也大毛公之詩其源出於子夏鄭康成本之而爲箋孔穎達因之而爲正義乃

文廟從祀有小毛公萇而無大毛公亨非先河後海之義宜增入者一又曰漢大尉南閣祭酒許慎學於賈逵從受古學著說文解字十四篇凡古文舊說散失無傳者賴其書猶存什一鄭康成注禮嘗徵引及之慎又著五經異義貫通經學著述非一而說文解字一書猶爲言小學者所宗今春秋有事

郎潛紀聞 卷九

四

文廟慎不得與配享之列無乃闕與宜增入者二編修又有孔忠移祀崇聖祠議略曰家語稱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即孟皮之子今從祀大成殿東廡位在狄黑下公西藏上然忠乃子思子之從伯叔父子思子爲四配之一祭於殿上而孔忠祭於廡揆之倫理有未順焉伏思顏路曾皙並孔子弟子今不祀兩廡而入崇聖祠者避其子顏子曾子也孔忠於子思非父子然禮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康祺案古人於兄弟之子無不稱子首漢書疏廣疏受傳可證也竊謂孔忠宜移祀崇聖祠以安子思之神云云編修自中州罷歸閉關抱經譔著錄富其抗議祀典多有根據甚愜土

心

和珅在政府時上海曹劔亭侍御錫寶上書論劾同朝多咋舌者侍御至熱河待罪

純皇帝召入諭之曰爾讀書人不讀易與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侍御叩頭流涕而出至

仁廟時事益大白璽書褒美天下咸歎遭際聖明直臣非不可為也詳見卷四

戴簡恪公敦元官司寇日朝士呼為破敗書厨以公萬卷羅胸而麤服敝車外觀極寒儉也康熙初入西曹聞司員中前輩言之

耶潛紀聞 卷九 五 咸豐中以蜀漢漢壽亭侯關公靈應尤著

制詔禮官晉之中祀於是廟制與句龍棄孔子侔盛比尊牲牢舞佾靡不登進崇極大神之義茂以加矣

本年晉豫奇荒畿輔亢旱朝廷議蠲議賑大沛恩施下詔責躬至有天降鞠凶何不

不移於宮廷之語二月初五日諭內務府將宮闈應用之需力加裁減省費以益

賑需聞近日兩宮皇太后率

皇上露禱長跪至三四時之久仰望星月皎然至於慟

哭舊例祈雨疏文由翰林院撰擬此次特

命南書房恭進辭語迫切幾踰桑林之禱具名稱臣某某氏某某氏率子男某某亦創舉也南齋撰進稱妾臣御筆去妾字

我聖母敬天恤民側身脩行如此真乃女中堯舜內外臣工若復因循泄沓上損天和何以自容於覆幬與時光緒四年戊寅

時下詔求直言士氣頓奮封章日繁翰林院侍講張佩綸請殺四川提督李有恆吏部主事趙林請斬烏魯木

齊提督成祿二弁皆縱兵殃民經奏參者佩綸與司業寶廷編修何

耶潛紀聞 卷九 六 金壽皆請

訓責樞臣學士黃體芳參戶部尚書董恂屯膏召怨請屏斥奸邪洗馬廖壽恆參大學士李鴻章侈泰因循左

右無一正人請旨訓誡體芳摺雖因措詞過當付吏議旋蒙

寬宥其餘條陳善政指畫賑務者不可枚舉可見省臺

衮衮直節良多博問周咨原可收芻蕘之益聞二三貴人尙有謂新進建言徒淆

朝廷耳目者噫嘉慶丁卯程鶴樵國仁以御史典試陝甘次年戊辰其

子小鶴太史家督繼之父子連科典試一省亦佳話也
陝生有張樹德者鶴樵賞其文已入彀矣次場不合例
被黜因附刊張作於魁卷後語其子以謂交臂失此才
次年果得售蓋卽乃翁擬中之名次也丁卯正主考爲
姚伯昂侍郎元之侍郎喜談因果尤重師生之義嘗以
爲文字淵源三生夙契雖父子不能相假云事見池上
草堂筆記
宛平劉少司空鍾宛

國初以秘書院學士出撫山東旋晉秩工部侍郎告歸
八年方值杖家之歲時已有子女二十八人內外孫十
一人一門羣從章綬鼎盛可謂殊榮曼福備於一身已

郎潛紀聞 卷九

七

吳江徐虹亭秀水朱竹垞二先生少負才名定交

輦下後同被徵同入史館相宅同居虹亭就徵之日屬
友繪楓江漁父圖竹垞題詩有驚起沙鷗定相笑黑頭
未稱作漁翁之句又填摸漁子詞前調云怕白水撈蝦
紅闌鬪鴨與爾便無分後調云料八測塘邊三高祠裏
讓我醉眠穩旣而竹垞謫官虹亭亦言歸所居雖壤畫
江浙然郵籤百里而近朝掛席而夕抵其廬一舸往還
互商舊業白頭二老隱繫東南文獻之傳後生望見者
咸以神仙目之徐朱本媼戚虹亭七十時竹垞往祝因
命工爲二老垂綸圖

康熙庚子竹垞偕粵東詩人屈翁山會飲杭州酒樓拍
浮屢日大醉題壁云毋輕視此樓秀水朱十南海屈五
會留此信宿後有登者作仙人黃鶴樓觀可也庚子九
月晦日余謂是舉出自竹垞自是雅事若末生晚學妄
擬前輩風流便狂放不可嚮邇矣李太白着宮錦袍醉
眠長安市上純是爛漫天眞千古豈容第二人裝點此
番舉動

崑山三徐之太夫人亭林先生女弟也世稱其教子極
嚴課誦恆至夜午不輟三徐旣貴每奉

命握文柄太夫人必以矢慎矢公甄擢寒峻爲勗太夫

郎潛紀聞 卷九

八

人未六十立齋已登九列持節秦中所識拔多知名士
健庵以編修總裁北闈果亭以編修典試吾浙亦無愧
金篋玉尺皆母教也太夫人三子皆登鼎甲一女歸長
州申菽旆中江南省元錦韜象服牙笏盈牀
國初至今將三百年閨闈中尙無與比肩者

漁洋先生司李揚州文士輻輳弦詩角酒無虛日餘韻
遺風足爲風塵更增色聞先生妻張夫人實賢耦閨人
許珖以會試入京師道出邗江金盡告急先生無以應
有憂色夫人遂脫跳脫於腕徐夜者字東癡隱居東皋
鄭潢河上貧且老雖凍餓不以干人會大風雪夫人出

絮帛謂先生曰君得毋念徐先生寒乎曷以遺之其賢敏若是

江西南昌學所刻十三經注疏四百十六卷卷末各附校勘記阮文達公巡撫時捐貲校刻者也校勘記雖梓於江右實成於吾浙蓋公撫浙時出舊藏宋版十行本十一經及儀禮兩雅單疏本爲主更羅致他善本屬詁經精舍高才生分撰成書易穀梁孟子屬元和李銳書儀禮屬德清徐養原詩屬元和顧廣圻周禮公羊爾雅屬武進臧庸禮記屬臨海洪震煊春秋左傳孝經屬錢唐嚴杰論語屬仁和孫同元惜南昌刊版時原校諸君郎潛紀聞 卷九 九

大半星散公亦移節河南刊者意在速成遂不免小有舛誤云
人但知南昌學藏注疏以爲西江文物之幸按大興翁覃谿先生方綱督學江西時嘗合平生所見錢唐黃氏如皋姜氏金匱錢氏墓熹平石經一十二段殘字六百七十有五勒於南昌學宮詳見復初齋集及兩漢金石記

昭代魁儒後先持節古今瓌寶萃於一區固地運使然亦可見乾嘉時承平氣象二三公卿振興風教乃如此宋建安余靖本列女傳舊有圖繪相傳出晉人手顧廣

圻于里嘗影雕而去其圖道光間阮公子福重刻於嶺南而文達第九女季蘭補爲之圖可謂清門韻事矣按棟霞郝蘭皋比部懿行之夫人王照圓嘗注列女傳今附刊比部全書後而錢唐汪小米舍人遠孫淑配梁瑞亦嘗校注付梓三閩秀時代相近並有功於是書彤管清徽一時鼎峙韻矣哉

謝山先生以翰林改外宦情頓淡李穆堂侍郎勸其就銓先生呈以詩曰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疏未成醜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後

高宗南巡梁文莊公將薦之亦以詩代柬辭謝有故人郎潛紀聞 卷九 十

代我關情處莫學瓊山強定山之句名山著書自有千古韡塵手版豈我輩所優爲僕爲飢驅孟浪一出洵有愧鄉邦先正多多矣

道光二年壬午秋九月己丑夜二鼓粵東省垣西關火作而風始於第七鋪餅肆夜中踰打銅街庚寅晨及十三行日晡及杉木欄是日風甚夜愈甚翼日辛卯食時風息火燄凡燬街七十餘巷十之房舍萬餘間廣一里縱七之焚死者數十人蹂而於達觀橋者二十七人鬱攸之災百歲翁歎爲未有按粵東是時番船漸通洋商初盛珠貝瓌貨族於西關酒海肉林綸衣珍食起

家屠僧淫侈亡等夫殆怒其妖邪使海市蜃樓盡付於祝回之一炬垂戒不可謂不嚴無如醉夢中人頑不知惕以致逆氛祇教漸染東南閱數十年而未能湔滌可哀也已按

國初乾隆而後淮綱日盛揚商奢靡甲九州致有三十年十二月儀徵鹽船之燼及粵寇之亂受禍最深牢盆至今衰落今日之粵東廝養公卿狗馬紬袴徒手百萬家陶白而戶程羅盛極必衰豈果無閉關絕市之日與

雷翠庭副憲鉉立朝謇諤貞介絕塵其雅量亦不可及
郎潛紀聞 卷九 十一

家居時客至三呼從人捧茶來未應公亦怡然或問之曰在家廩給薄此輩自懶於趨承耳

道光二十一年西人踞吾郡掠耕牛爲糧一酋方屠牛忽一牛突起角出酋肝腸血淥淥倒地羣酋奔救皆受創十餘輩莫能制乃列陳排銃與牛戰牛始死明年陷乍浦一酋乘馬率羣醜沿江入海鹽界之白沃廟馬忽顛首墮首故趨捷再騰上再墮酋大怒將復起馬亟反身踞首腹舉前蹄擊酋首斃馬乃狂奔羣酋駭潰海鹽獲全馬亦掠之中國人者錢唐戴文節公熙習苦齋集記其詳稱之曰

國畜題之曰二忠嗚呼誠不媿已凡物同類者必相暱異類者必相仇相暱者媚之惟恐其不憐相仇者殘之惟恐其不力是一馬一牛觸犬羊之羶穢不能須臾暫忍必出死力以與之爭衡雖戴角披毛殆蚤具人性者與

相傳翁覃谿學士垂老康彊目力尤勝六七十時猶能於燈下作細書閱蠅頭字不假鑿隸每歲元旦必用西瓜子仁書四楷字五十後曰萬壽無疆六十後曰天子萬年至七十後猶能寫天下太平云可謂異稟按翁氏家事略

記載英和按云先生每於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心在玉壺七字則尤爲神技矣
郎潛紀聞 卷九 十二

賈氏郡齋筆乘記富陽董文恭公晚歲每元日朝賀歸第坐廳事於脂麻一粒上莊書天下太平四字豪芒彪炳

戴文節公熙以書畫供奉

南齋道光戊戌被

命視廣東學陸辭日

宣宗諭之曰汝畫筆清絕然胸中目中祇是吳越間山水此行獲覩巨廬羅浮之勝巉巖演迤雄麗與曲別有一種奇致於畫理當益進汝品學朕素知公餘游藝兼可成全老畫師也公謝而出途次遇名勝輒研弄丹墨

自江右至嶺南一壑一邱咸為寫照抵粵一載裝巨帙進呈

御覽

上奇賞之今畫家評公作謂粵游後筆墨超特若有神助云康祺朋游中籍杭州者多舉此事頃讀公集雨中過廬山云小臣殿陛司珥形瀕行天語出九重謂爾畫躡吳生蹤朕以萬里山水供歸來當手金芙蓉知斯言不誣矣公畫名與元趙學士明董尚書埒而清操勁節非湖州華亭所能肩隨

聖明之獎厲臣工原不獨為荆關小技也按道光乙巳公復奉粵軺

郎潛紀聞 卷九

命其重度梅嶺詩自注云戊戌陞辭有汝作畫亦須行萬里路之論

道光乙巳入夏久旱

上朝考新進士以恐懼修省以迓和甘疏命題翼日閱

卷諸臣復

命僉曰

皇上憂勤惕厲情見乎辭甘霖當立沛矣

宣宗愀然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朕出題後方自悔近於粉飾卿等勿復言康祺總角時聞先友徐比部丈時梁與先義行公道此文即是科釋褐者也

雍正三年二月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四年十二月自陝

州至徐邳淮黃河清二千餘里數旬不改

康熙六十年辛丑山右大饑平陽汾州尤甚高安朱文端公銜

命往賑全活無算公還朝亟稱陽曲令沈某治行為山西第一沈閩人初令陽曲次牧沁州後守汾州皆有惠政嘗祈雨三祈三應陽曲為省會首邑自庚子秋至辛丑夏歷三時不雨求輒不應沈率紳士步行百二十里至五臺山神祠禱焉是夜即雨連三日夜大雨陽曲之四隅莫不沾足而鄰境旱如故沈歸中丞率大小屬吏郊迎萬民擁道歡呼忭慶為民請命至誠感神雖古循

郎潛紀聞 卷九

詳見蔡文勤公世遠二吏莫是過已希堂集晉陽靈雨詩序

令甲凡月選官吏部給卷許條陳時政得失無所指陳者各攤卷書履歷以上蓋古懸鞞設鐸意也今選人多踉蹌循故事並履歷亦鮮親書頃閱蔡文勤公集記康熙間漳浦藍鼎元授廣東潮州普甯縣時獨奮筆上五千言奏陳五事

天子下其議多見施行亦豪傑之士矣

雍正八年九月重建

闕里文廟告成黃瓦畫棟悉仿

宮殿制度搏拊干戚尊俎豆籩之器

須自上方

世宗御書碑文勒石禮部奏請遣官祭告

特詔皇五子承命以行漢唐以來無此隆儀茂典也

雍正五年漳泉大饑仙游太學生徐方寶賑米八千餘

石歿於積勞經福建總督高其倬巡撫常賚

奏聞

特給帑金建坊有司虔造牌位入祠致祭

欽定善勞可嘉匾額蔭一子入監讀書

蔡文勤居家時手劄家規十六條懸之祖廟皆敬宗收

族簡便易行者約鄉鄰三百餘家公禁賭博宗親州里

郎潛紀聞 卷九 五

翁然從之風俗為之一變雍正五年漳泉饑公適假歸

道經江浙貨賈買米數千石抵漳平糶全活極多名世

大儒有益鄉國如此

錢唐王文莊公

賜第在護國寺西

直二十四年以除夕蒙

賜福字二十四懸掛其間曰二十四福堂外無餘地公

子請曰此後拜

賜何以置之公曰別置一軒名曰餘福而公不久捐館

相傳王漁洋戲贈南海程駕部可則詩有行到前門門

未啟轎中安坐契檳榔之句時正陽門五更啟鑰專許

轎入京官無坐車者也藤陰雜記稱京官向乘肩輿杜

紫綸始乘驢車嗣後漸有騾車然幃幔樸素且少開旁

門者今則無不旁門云云按戴菴塘宦京朝在乾隆嘉

慶間是易轎為車之會也余昔聞之老輩云道光初年

京官又復坐轎即坐車無不後檔

諸儀節幾謂

轎者凡王公勳戚以外無乘後檔旁門車者士大夫不

郎潛紀聞 卷九 六

國家定例則然其實轎貴車廉而後檔旁門亦非老馬

孱騾所能勝任也近二三年京曹日窘尋常部院官出

無車馬者什九殊不足以自別於齊民而堂堂樞相且

日策騾車入

東華門內直則公孫宏之故智矣

乾隆初年

上方需用儒術尚書楊文定公名時孫文定公嘉淦大

學士趙公國麟咸以耆壽名德領太學事相與倡明正

學陶植邦彥六堂之長則安谿官獻瑤南靖莊亨陽無

錫蔡德音輩皆一時之雋每朔望謁夫子釋菜禮畢登

講座六堂師率國子生以次執經質疑旬日則六堂師分占一經各於其齋會講南北學絃誦之聲夜分不絕都下號為四賢五君子

官獻瑤字瑜卿官助教時未通籍也後官至洗馬任陝甘學政時識韓城王文端公於諸生中以為大器治經不主一家於易主李光地於尚書主蔡沈金履祥於周禮主方苞於儀禮主鄭康成敖繼公吳紱六經三禮咸有撰著在史館日嘗進周禮講義持論侃侃

高宗覽而異之莊亨陽字元仲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初官山東濰縣以楊文定公薦始內召嗣又補德安同知

郎潛紀聞

卷九

七

最後擢淮徐海道能文章通算術知徐州府時上書當路大略謂淮徐水患病在壅毛城舖而徐州壤壅天然減水壩而鳳穎泗壤壅車邏昭關等壩而淮陽之上下河皆壤方今急務宜開毛城舖以注洪澤湖則徐州之患息開天然壩以注高寶則上江之患息開三壩以注興鹽之澤則高寶之患息開范公隄以注之海則興鹽泰諸州縣之患俱息當路不能用頗難其言高安朱文端公嘗謂獻瑤曰吾老矣斯道之託是在吾子高宗朝嘗命六部九卿京察自陳各舉一人自代閣學李清植舉亨陽時論以為允康祺按獻瑤官學正時執

業於漳浦蔡文勤桐城方侍郎之門亨陽則李安溪高足弟子蓋真儒志業命世經綸薪盡火傳淵源有自云國初吳江朱鶴齡長孺屏居著述說經無雙其所著毛詩通義與同縣陳啟源之稽古編互相訂正其禹貢長箋旁通曲證亦幾與胡氏錐指齊驅集注少陵義山詩盛行於世頗足充藝苑之貲糧供文人之游獵華實兼備未易才也頃觀松林文獻稱其遺落世事晨夕一編行不識路坐不知寒暑人多嗤之曰愚因以愚庵自號專精若此宜其直造古人與

錢唐沈端恪公近思性格謹每上封事先期簡閱衣冠

郎潛紀聞

卷九

本

鍵戶密書書畢蒲伏再拜而起家人問何事輒答以他語敬慎不泄如此雍正朝耗羨歸公之議自山西大吏發之

諭旨令九卿會議公廷諍諤同列震悚

世宗嘉其誠剴不以為非遇事敢言又如此公勦論陸清獻當從祀孔廟康祺亦謂公所學之正立朝之忠雖配享兩廡亦無愧云

康熙朝勦開大科時秀水朱彝尊無錫嚴繩孫富平李因篤吳江潘耒皆以白士入史館世稱四大布衣

乾隆丁未春禮部尚書某倚撫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

三家詩及吳菌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廷
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
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菌次
詞語意均無違礙奏上

報可時管侍御世銘方內直實主其議也見韞山堂詩
集注

乾隆癸丑西洋喚咭喇國使當引對自陳不習拜跪強
之止屈一膝及至

殿上不覺雙跪俯伏故管侍御韞山堂詩有一到

殿廷齊膝地

郎潛紀聞

卷九

九

天威能使萬心降之句康熙憶

穆宗親政後泰西各國使臣咸請覲見先自言用西禮
折腰者三不習中國拜跪通商衙門諸大臣曲意從之
惜無舉前事以相詰責者

高宗睿性聰強邃於樂律凡樂工進御鈞天法曲時換
新聲每盼晴則令奏月殿雲開之曲

乾隆甲寅

上幸灤陽少司農松筠都統尙安均以奉使直隸阻水
輒令地方官開倉撫恤一面奏聞得
旨嘉獎

諸城實總憲乾隆間由閣學出爲河南學政丁憂歸甫
逾年

上以南書房缺人

命山東巡撫傅

旨起公公泣辭曰光祿在衰經中不敢奉

詔巡撫屬公陳謝公又曰不祥姓氏不敢內陳敬煩代
奏

上聞而避之

郎潛紀聞

卷九

十

郎潛紀聞卷九終

耶潛紀聞卷十

鄞 陳康祺著

管侍御韞山堂詩集有扈

蹕秋獮紀事三十四首其自註詳悉有足備掌故稽職

守者備錄於此獅子園為

高宗降生之地常於

憲廟忌辰臨駐 凡

車駕出麗正門隨從百官皆立班 軍機帳房例在幔

城之左 凡

駕由左門入在直章京皆立班 宮眷輿輦後扈亦有

郎潛紀聞 卷十

豹尾親王以下皆引避故稱關防 機庭印鑰例由大

臣中行走最前者佩帶取用以金牌為合符始付鑰

凡較射中四矢者

賜帶孔雀花翎 凡

詔草經硃筆更改例應另紙恭錄惟廷寄

諭旨多

命即以硃發 凡

一旨而傳諭數人者進呈既下照書各寄謂之分寄

凡

御筆增改遵錄他本謂之過硃 機庭總簿謂之隨手

簿檢查舊事必按各年隨手簿索之 凡直省方面開

缺先由樞臣書六而空其名以待

御筆填注 凡引

見記名各員吏兵兩部以綠頭牌交軍機照錄入存記

匣隨時進

御 凡直省奏請遷除當

上意者雖交部議仍

命存記部本上時議駁亦擬

旨準行 凡

行在召見軍機大臣恆在晚膳後 凡撰擬

郎潛紀聞 卷十

詔旨六七道以上者輒

命隨成隨進 前引大臣將近宮門例釋弓箭 凡

頒賜軍機章京例視三品京堂 每

車駕在道當直者例滿漢各一人帶要件先候於尖營

以備承

旨 上直有一人最早者謂之早門散直有一人最晚

者以宮門下鑰為度 周廬夜直兵弁統謂之珠車

凡圍場

上未發矢莫敢縱縮惟突圍之獸從官先射 哨鹿者

戴鹿冠作鹿鳴 進哨之後不許屬車先行恐橋道有

不虞也 國語以隨豹尾為跟穆音尖營為烏墩 圍

場以西去以東還 行衣不掛朝珠還則仍繫 扈蹕

初歸例得休沐七日 凡內直各官皆進乾清門惟軍

機直郎許兼由內右門出入

吾浙詩派竹垞先生後必以懷清堂為大宗康熙五十

二年西厓以少宰兼掌院赴熱河謝

恩滿掌院揆敘適侍班

上垂問曰湯右曾工於詩有刻成者可令進呈揆奏刻

者未之見右曾昨在臣寓有所作文光果詩

上命取閱隨

郎潛紀聞 卷十

三

御製一首賜和中有叢香密葉待詩公之句舉朝傳誦

諸鉅公羣然屬和世遂稱西厓為詩公

天章雲爛秀映河山鼓吹隆平儒臣罕遇者也

秦少司寇瀛小峴山人文集中諸城賈公墓銘後有少

寇自記云公自浙江學政以左都御史

召還一日富陽董公手執公所書金字扇大學士和珅

見而語董公曰寫金字善用金無如寶東泉者遂取一

扇屬董公代乞公書余適趨過董公曰秦君固善東泉

先生者盍屬之因以屬余請於公公書就授余還之書

款溥致齋相國自稱晚生某蓋遵舊例致齋珅號也一

日和珅

召見出語余曰子見東泉告以有

御製文命其製序散直後即來領是日公隨詣珅宅領

歸撰序呈進公沒後編修洪亮吉上書言事以前在

尚書房嘗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結和珅書扇稱師生自

稱門生其誣公實甚此事關公大節不可不辨云云康

祺案諸城風節峻嶸奪情不起自不至嬖孽選懦如吳

省蘭輩況小峴侍郎是時適值機庭情景宛然亦斷非

師生黨護之語惟稱雅存太史因同值

上齋曾被指斥懷挾夙怨至誣人於葢棺論定之餘此

郎潛紀聞 卷十

四

則險巇小人之所為於太史平生亦殊不類大抵總憲

慙直凌人嶽嶽觥觥朝士必多未滿而與和相若離若

即又未嘗不稍斂其鋒稜一時眾口詆譏遂有師相門

生之謗在太史

禁廷其事所學殊途論古談今兩剛必競一旦偶惑浮

言未遑代為剖釋褊心盛氣白簡遽登古來君子與君

子齟齬持論過中亦所嘗有畧迹原心固無損二公品

學也按小峴侍郎與雅存齊年雅故其表雅存墓昭揭

銘書後之詞儻非無稽乎存疑俟考

漁洋先生以詩鳴海內而風骨亦自不可及內大臣明

珠之稱壽也崑山徐司寇以金箋立幅請於先生欲得

一詩侑觴時先生未大顯貴怫然曰曲筆以媚權貴君

子不為也遂力辭之先生沒後門人私謚為文介洵不

愧云見柳南隨筆康熙按新城得謚出乾隆間

特旨自易名文簡而私謚無人復舉矣

全紅帽單惟三品以上入

內廷者準服四五品官雖內直不用也

高廟時軍機章京帶領引

見值天雨冠纓盡溼

上問其故金壇于文襄公以體制對

郎潛紀聞 卷十

五

上曰遇雨暫用何妨自是行走軍機處者冠單無不全

紅矣

內閣中書掛數珠自嚴侍讀長明始嚴官中書時充方

畧館官以書局在

內廷例許掛珠也見潛研堂文集嚴侍讀傳中今中書

不兼館差者無不掛珠矣並舉貢之議敘中書銜捐職

雙月中書者亦靡所區別即數十金捐納之科中書亦

且一串牟尼項下垂矣展轉僭用又不知始於何時

乾隆某年

高宗謁

陵中途嚴寒

上屢念二麥從官以麥宜寒涼對

上因歎為君之難旋考試差詩題麥浪得難字時惟李

松雲太史堯棟獨得其解詩中一天新雨露萬頃綠波

瀾十字極蒙

宸賞

仁廟親政李已外任陞

見時猶

垂問及之蓋在

潛邸時奉派讀卷實

郎潛紀聞 卷十

六

手定李卷第一也

嘉慶中濬縣奸民李文成等倡亂濬縣戒嚴知縣事臨

桂朱鳳森守城功甚偉丞武進董敏善朱公容會稽余

成亦誓與城同存亡事平銓功多所屈抑比道光辛卯

董公子似穀朱公子琦同年發解朱以乙未董以戊戌

先後與館選而余公子錦淮舉壬辰鄉試辛丑成進士

以知縣分發河南題知滑縣皆當時圍城中人也而領

解適同是科宰邑仍鄰舊治天有顯道忠義之士足以

勸已

文宗登極曾文正公上言請復日講舊典部議格不行

次年咸豐紀元正月遂奉

特旨令翰詹諸臣番上內直候

上親命題目分日進呈蓋

文宗皇帝之倚毗文正付以股肱心膂之任其識拔實

始此

向例武職無三年終喪之制康熙間四川提督何傅以

夔州副將孫斌詳請回籍守制

上聞疏奏沈痛得

旨遂爲定制乾隆二十年江蘇干總傅振邊丁母憂泣

請上官求奔喪守制不許則慟哭求去上官不能留時

郎潛紀聞 卷十

七

尹文端公督兩江爲之入告蒙

特恩準回籍並著爲例按康熙朝既準武職終喪不知

乾隆中傅干總一案何以又煩奏請而至今武營定制

參將以下丁憂仍不開缺賈氏郡齋筆乘亦以此爲疑

康祺以爲令甲無數改之理殆因康乾以後百年內外

時有軍務在承平之日禮順人情卽一介粗官何必強

抑其天性若遭遇金革則雖閭部文員亦時有奉

旨奪情之舉何況材官武夫原爲疆場爪牙之用哉

竊慮朱文定公士彥爲冢宰日嘗語家人曰余生平行

事過人者惟見得定守得定此六字不敢不勉異日蓋

棺得諡爲定足矣比公薨禮臣擬諡進呈

上俱未圈出

特旨予諡文定一時朝士咸服

聖主之知人亦以見公之自信有素云

溺女之風西江尤甚天津沈封翁世華官是省巡檢所

至有惠政尤禁溺女剴切申諭澆風爲之一變其後長

子嶧中乾隆丙午舉人座師爲彭文勤公次子峻乾隆

甲午副榜座師爲曹文恪公秀先孫兆澐嘉慶庚午鄉

舉座師爲陳侍郎希曾丁丑成進士座師爲戴可亭相

國凡封翁孫曾輩掇獲科第無不由江西人暗中識拔

郎潛紀聞 卷十

八

者彰顯如此尙謂非天道與

故城賈參政樸以歲貢生康熙中官廣西同知攝思恩

平越知府惠問旁流幾有賈父重生之目望吏議去職

兩郡士民涕泣俸俸詣大府乞留者萬輩丙戌五月

上以廣西巡撫彭鵬保舉得

旨召問

澹甯居擢知蘇州府閱數月遷江常分巡道蘇州民漸

被循良惜其去任值

上南巡相約具民本保留

聖祖俯察民隱遂調蘇松常鎮太糧儲道布政使司參

政並

特諭帶管蘇州府事

賜御書宜民二字匾額按部民保留地方官例所不許而賢有司善政所逮黃童白叟臥轍攀轅亦實有出於至誠者

本朝如陳清端張清恪諸公皆以廉惠得民蹟而後起卒立功名詎非遭際

聖明之幸與

黃河水信清明後二十日日桃汎春杪日菜花水伏汎以入伏始四月日麥黃水五月日瓜蔓水六月遠山消

郎潛紀聞 卷十

九

凍水帶替腥日磬山水秋汎始立秋訖霜降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花水九月登高水冬日凌汎十月日伏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日蹙凌水河上老兵能言之

舒鐵雲孝廉位大興才人也所著瓶水齋詩集陳雲伯大令王仲瞿孝廉多與唱和鐵雲年十四隨父官粵西與安南貢使賦銅柱詩相贈答傳誦外裔

嘉慶癸亥三省軍務告竣方方伯積由蜀臬入覲

睿皇帝垂問軍務甚悉並

諭朕親政初宮中祈卜占者云三人同心方奏膚功始應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大臣德楞泰總督勒保也見定

遠方士淦蔗餘偶筆方伯蓋其族人云

乾隆間

上方將南巡時浙藩徐澍調補山東

陛觀口奏湖州山水清遠請

翠華臨幸得

旨回浙辦理徐抵任先開城南碧浪湖大興工役一日召問武進相國程文恭公景伊對以湖州春季蠶忙恐妨民事立奉停止之

詔徐仍調山左雖由仁言利溥益見

聖德如天吳興士民至今稱頌

郎潛紀聞 卷十

十

坊局官僚升轉定例洗馬名次講讀後長沙劉文恪公權之官洗馬十六年而後遷時稱老馬嘉慶初戴尙書聯奎擢此官

召對垂問資俸敷以實告始奉與講讀諸臣一體較俸之

諭由是洗馬無久淹者見蔗餘偶筆康祺初入京尙聞有一洗萬古之謔蓋取杜句嘲之以見升遷遲鈍也殆嘉慶以前舊語又按京官諺語一洗萬古與大業千秋並稱蓋謂司業升階與洗馬同一濡滯故詞臣均視爲畏途

嘉慶戊辰會試山東年老諸生

恩賜舉人王服經中式年八十有五總裁富陽董文恭公揭曉日復

命面奏

天語褒嘉有比梁顯大三歲之譽

殿試改庶吉士

特旨授職還籍異數也康祺通籍之年同譜孟君椿山齒最高亦籍山東年亦八十

朝殿三試以書不入格屢落人後得

旨歸進士本班用銓選一官河清難俟遂改授教職歸

郎潛紀聞

卷十

士

矣按是科君不中式例可邀

恩入翰林今轉爲名列榜上所誤惜無愛惜人才敬禮

耄學如文恭者爲之一達

天聽也

阮文達公撫浙時創設普濟堂手定章程十二條籌貲

付紳士經理至今賴之一通衢夏秋施茶水冬施薑湯

一施貧民瘧痢傷寒瘡癩時瘟丸藥膏丹一每年十二

月立粥廠一月一設恤癘會月給錢文一設收瘞局揜

埋枯骨一施舍棺木緜衣一設錢江義渡今天下井田

久廢生齒日繁朝廷不能行限田之法宗子又無收族

之方以致豪強者田連阡陌而淫侈亡等貧窶者勤動

終歲而俯仰無貲惟興立善舉策畫恆產猶爲抑兼并

而扶瘡痍之善術凡有字人之責者幸勿謂煦煦子子

薄而不爲也此事無關掌故特錄之以爲外吏勸

正不可及公嘗從

聖祖皇帝之番僧寺番僧中號爲活佛者見

上傲睨不爲禮公卽揮刃斬之

上尤其魯莽公徐奏曰番僧雖貴亦人臣也豈可使無

禮於

郎潛紀聞

卷十

士

君前亂我國法使有異術臣抽刃時應早令伽藍按捺

不延頸就戮矣扈從者爭服其言自此番僧見

大皇帝彌益恭順

費武襄公以國戚

封伯爵大兵征噶爾丹出爲撫遠大將軍旣奏凱衆欲

露布揚功績公不謂然其奏摺惟言兵至某處迷道某

處敗績某處絕糧此行屢蹈危機皆臣失算之故今憑

藉

聖天子洪福微倖成功實非意料所及云幕客皆咎其

失體公曰

天子深居九重如見策勛太易必至好大喜功士卒勞瘁不可不使

上聞之庶異日無窮兵黷武之患也人皆攝服此與前一則俱載在嘯亭雜錄內康祺敬按

聖祖皇帝開疆闢土仁育義征決不以平定一隅遽形夸大武襄公之鯁鯁過計正足見老成謀國之忠且公所言大局耳若為公一身一家計崇封懿顯秩殊庸豈可復有開邊之偉烈公之謙退沈毅如此洵乃上揜馬伏波下軼曹武惠豈非

國家氣運之隆產茲魁傑與

郎潛紀聞

卷十

三

孝賢純皇后富察氏文忠公姊也性慈儉正位中宮十三載未嘗佩服珠翠向例宮中多用金銀絲索緝成荷包

后以為暴殄歲時進呈

純皇帝惟以鹿羔毳絨緝為佩囊蓋仿

先世關外之製以寓不忘本之意

上深加敬愛故文忠父子蒙被

恩寵視他戚畹尤摯且久也

宗室輔國公永璫理密親王孫也好收藏古字畫書籍善於甄別真偽凡經公品題骨董家輒居為奇貨汪文

端公嘗延公評隲家藏諸卷軸公撫摩終日默無一言臨行文端送之登車公笑謂米襄陽一帖近真跡稍宜寶貴文端為之爽然

信莊郡王如松莊慎親王永瑞同年月日生互稱弟兄本朝漢臣入相或迴翔部寺或敷歷省臺及身侍黃扉大抵皤髮耆碩矣惟陳文肅公大受以大考受

上知釋褐甫十年遽拜參知之命人以為罕

高郵王氏祖孫父子篤志傳經為

本朝儒門之冠其立朝亦卓有聲績不墜家風文肅公郎潛紀聞 卷十 古

安國清操冠時每日出內直家不舉炊挈幼子同輿市

餅餌數枚以代蚤膳履懿親王與之善嘗資助之公辭不受曰忝在九列不敢與王私交也公子石臞觀察念

孫仕諫垣時以彈和相著聲望公孫文簡公引之則履道廣深風壘明遠明刑典禮獨持大綱蓋三世清樞百

年喬本體用兼備讀書之收效宜然彼劉歆戴聖輩抗顏大師望實俱隕恐仍是緣飾經術澤古不深耳

榮恪郡王綿億榮純親王子也純王少聰邁嫻習騎射

國語

高宗極鍾愛焉純王早薨而王又孱弱

睿皇帝因令行走

乾清門以習勞勩然其疾終不愈也自幼喜讀書朗誦經史如瓶瀉水周秦諸子亦能背誦不遺遇大節尤侃侃嘉慶癸酉之變王方扈從聞變泣然曰

上爲吾輩何人卽論親誼亦當代分其憂況

萬乘之尊乎因請獨對勸

上速回京師以維人心

仁宗首肯卽日

迴鑾自此益重視王嘗曰朕諸姪中惟綿億骨肉之情尤篤也逾年王以勞瘵卒不起

郎潛紀聞

卷十

五

上痛悼之

國初與俄羅斯立約往來不强之修表納貢彼此關會不用詔旨惟理藩院行文於其瑪玉斯衙門如有司咨牒狀蓋早恐後日梗化不至有傷國體也

本朝漢臣文武不相移易故池北偶談記朱衣客以道員改總兵一事嘯亭雜錄記劉清以運使改總兵一事以爲罕異近十年中蔣中丞益澧始爲武員張軍門曜始爲文員已稱奇才至楊制軍岳斌由湘鄉把總起家官至陝甘總督且適與嘉慶間楊忠武公遇春同姓同起行伍同任兼圻同督陝甘先後若出一轍咸同軍興

一人而已

乾隆朝三文敬公保以繙繹進士出身歷任封圻入拜東閣大學士公性愚闇不悉吏事在外不飭篋篋時人比之李昭信而庸劣過之然幼讀宋儒書大節不苟癸未夏

純皇帝巡幸承德府公時任直隸按察使扈從至密雲

霖雨數日河水暴漲

上欲乘騎渡河公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

乘至尊豈可輕試波濤使

御駟有失何可追悔

郎潛紀聞

卷十

六

上以滿州舊俗宜親習勞勩以揚武勇爲言公曰

皇上此行奉

太后乘輿同至卽使

上渡河安便獨不識

慈輿何恃以濟

上動容爲之回轡又督浙閩時浙撫王宜望旣丁艱自以督辦海塘爲言奪情視事亦不遣眷屬回籍公惡其

蔑倫密疏劾之王因此獲罪公嘗爲

上書房總師傅手集古今儲貳之事曰春華集覽教習

諸皇子詞雖弁陋爲成親王所譏然不失師保之體故

卒後

特賜諡文敬蓋取責難於君之義也右見禮親王昭棟
嘯亭雜錄王為公女壻其褒貶當不謬云

雍正中滿州副都御史缺出

憲皇帝命九卿密保鄂文端公奏許公希孔忠直可任
上曰彼漢人礙於資格文端曰風憲衙門為百僚羊采
臣為

朝廷得人計不暇分滿漢也

上可其言踰年始調漢缺

錢唐洪大學昉思昇著長生殿傳奇初成授內聚班演

耶潛紀聞

卷十

七

之

聖祖覽之稱善

賜優人白金二十兩於是諸親王及閣部大臣凡有宴

會必演此劇而纏頭之賞殆不貲內聚班優人請開筵

為洪君壽而即演是劇以侑觴名流之在都下者悉為

羅致而不及某給諫給諫奏謂

皇太后忌辰設宴樂為大不敬請按律治罪

上覽其奏命下刑部獄凡士大夫及諸生除名者幾五

十人益都趙贊善伸符海甯查大學夏重其最著者後

查改名慎行登第趙竟廢置終其身

崑山鉅族在明時推戴葉王顧李五姓迫入

本朝東海氏兄弟貴而前此五姓則少衰矣邑人因為

語曰帶葉黃瓜李不如一箇大勃薺以帶音同戴黃音

近王瓜音轉顧薺音近徐故俗諺云爾

嘉定侯廣成峒曾舉進士歸其太常公欲令謁唐叔達

先生而適晤叔達於友人所與言之叔達曰勿遽來不

佞叨居父執相見時宜有言為贈當預思所以訓戒之

者又太倉太原王氏亦叔達之世交也當煙客奉常官

京師日叔達過其家諸公子迎之入至廳事南向坐諸

公子設紅氍毹拜之不為動拜畢摩諸公子首曰汝父

耶潛紀聞

卷十

六

遠宦京師好自讀書勉之諸公子侍立唯諾叔達乃徐

徐曳杖而起蓋叔達以前輩自居視故人子弟不異已

之子弟也柳南隨筆謂人情澆薄朋友一倫幾絕如叔

達先生二事以今日視之亦何啻羲皇以上乎信然

常熟陳司業祖范屢困場屋嘗作別號舍文頗極詭譎

是年竟中式辭云試士之區圍之以棘矮屋鱗次百間

一式其名曰號兩廊翼翼有神尸之敢告余臆余入此

舍凡二十四偏袒徒跣擔囊貯糶聞呼唱諾受卷就位

方是之時或喜或戚其喜惟何爽塏正直坐肱可橫立

頭不側名曰老號人失我得如宦善地欣動顏色其戚

惟何厥途孔多一日底號冀涸之窩過猶唾之寢處則那嘔世昏惛是爲大瘡誰能逐臭搖筆而哦一日小號廣不容席檐齊於眉牆迫於跣庶爲僬僥不局不脊一日席號上兩旁風架構綿絡藩籬其中不戒於火延燒一空凡此三號魑魅所守余在舉場十遇八九黑髮爲白韶顏變醜逝將去汝湖山左右抗手告別毋掣余肘趙宮贊秋谷青州益都人也乾隆戊午北平黃崑圃先生任山東布政黃固素重秋谷者會益都令某來謁黃語之曰趙秋谷先生君管內人也其詩文甚富盍請於先生持其草以來俾予得一寓目乎令歸卽遣一隸持

郎潛紀聞

卷十

九

牒往趙故善罵得牒益大怒詔令俗吏并及於黃黃親爲其門生陳見復述之
柳南隨筆云前明時縉紳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稱老參而已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矣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大老爺矣又舉人貢生俱稱相公卽
國初亦然今則並稱大爺矣康熙按王氏生乾隆朝其稱謂如此已譏其僭越今則京官四品以上外任司道以上無不稱大人翰林一開坊六品亦大人編修得差七品亦大人外任加道銜卽稱大人三品銜更無不大

人知府無加銜者以至知縣皆稱大老爺佐貳六品以上卽大老爺舉貢生監無不老爺甚至屠沽市僧捐道銜則大人矣捐六品銜則大老爺矣關內羊頭職方如狗稱謂之僭更何足言

進士鮮有至六十年者康熙己未進士至乾隆己未猶在而得與後輩稱前後同年者有兩人焉一爲益都趙贊善秋谷執信一爲黃岡王僉都西澗材任時西澗年八十有七而秋谷亦年將八十矣王重聽趙失明兩公耳目各廢其一而皆不廢吟咏云

郎潛紀聞

卷十

十

曹博聞彊識於京折掌故氏族源流尤能殫洽晚年頽放布衫草笠溷迹長安僧舍酒樓醉輒題詠灑如也人有叩其姓名者答曰八千里外觀察使三十年前太史公又云十五科前進士八千里外監司
史文靖公康熙庚辰年十九館選後歸娶繪玉堂歸娶圖徵詩其門人錢唐袁大令枚題云愧作彭宣拜後堂絕無衣鉢繼安昌算來只有歸迎事曾學黃梁夢一場徐中丞士林陳臬吳中時手撰一聯云看階前草綠苔青無非生意聽牆外鴉啼鵲噪恐有冤魂洵藹然仁人之言凡內外問刑衙門皆當懸諸座右者也
按公初入中書時有

句云歸來惹得山妻問侍久薰香近有無可知世上通人當年少不羈不必貌為道學及事權在手又必思自盡職業發仔其耿耿之初心公官至巡撫循績四播三吳父老至今稱之泉署一聯蓋言為心聲也

臺灣林爽文之變連城告陷諸羅夙無城郭賊百計環攻士民立柵固守百餘日卒不得逞衙署民居咸獲保全事平

上特旨旌獎

賜名嘉義縣

按諸羅前曾陷賊此紀五十二年事

尤西堂作良齋雜說塵俗蕪陋余少時嘗逐條細評可議者幾什八九其自序謂聖人贊易有說卦傳雜卦傳合而言之故名雜說尤為謬妄之至

郎潛紀聞 卷十

三

今泰西各國使臣與

中國諸公卿宴會席間必有祝詞以堅和好大約互褒其主兼及其臣不外禎祥福壽之語按此風唐代已然郭令公與回紇誓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此其濫觴也

郎潛紀聞卷十終

郎潛紀聞卷十一

鄞 陳康祺著

葛壯節公父子繼世忠節前卷紀之頃讀先師徐柳泉先生文集有書公年譜後一篇尤為詳晰公自號凌臺分字二公子長日以簡字小凌季日以敦字小臺公殉節後

宣宗震悼始用一品例賞世職復以文武二舉人分賜二公子及歲

召見並命入官小凌官甘肅同知小臺官湖北守備二公子皆骨鯁有父風小凌以不肯媚上官被劾

郎潛紀聞 卷十一

十

宣宗念公忠烈寢其奏不行小臺以安陸營守備擢都司擊河南潰賊有功

文宗賞花翎咸豐五年與賊力戰殉難隨州

上命以遊擊例優卹即前卷所稱銀鎗小葛者也先是

山陰宗侍御稷辰為公建專祠既成請匾額

上書忠蓋可風四字賜之至是請祔以敦祠中

上復俞允

國家軫念死事之臣若斯其厚凡為臣子者所當觀感而奮發矣又公自贊小影云外貌桓桓中心烈烈智勇兼資萬人之敵亦見先生書後中先生蓋謂惟公寶克

滿洲氏族以八大家爲最貴一曰瓜爾佳氏直義公費英東之後一曰鈕祜祿氏宏毅公額亦都之後一曰舒穆祿氏武勳王揚古利之後一曰納喇氏葉赫貝勒錦台什之後一曰棟鄂氏溫順公何和哩之後一曰馬佳氏文襄公圖海之後一曰伊爾根覺羅氏敏壯公安費古之後一曰輝發氏文清公阿蘭泰之後凡尙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爲最云

句容筮侍御重光直聲震朝野嘗劾明珠余國柱二相國棄官去不知所終嘯亭雜錄稱其隱甘肅漢龍山爲道士年九十餘猶在自稱繡髮真人果有其事可與金

郎潛紀聞

卷十一

二

壇蔣修撰逃往四川峨眉山終老畸人異迹先後同傳已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多嫺習畫理法時帆祭酒式善嘗作十六畫人歌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文新滌齋曰楊湛思琴山曰吳大翼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秋藥曰顧蕤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觀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銓薊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均受笙錄之以見一時藝苑之盛其爵里著述則近人文詩集中咸有稱引無俟贅述云

亡弟中書君清瑞篤嗜書畫辨別真贋百不一

失余嘗屬其編國朝畫師攷掇拾未終而卒他日歸田終當爲料理殘廢俾成完書也

純皇帝幸灤陽有隨侍太監某滋擾民間時熱河巡檢張若瀛者桐城相國文和公族子也撫以善言太監愈咆哮若瀛乃呼役縛之立加大杖直督方恪敏公聞之大驚曰張某瘋矣亟上章劾奏

上察其情謂侍臣曰非太監恣行不法若瀛安敢爾其人殊有家風朕甚嘉之因

特旨越七階擢同知而太監遣戍畿輔民庶歡聲若雷康熙敬按

純皇帝德媿堯舜此不過大度之一端若張若瀛者綏

郎潛紀聞

卷十一

三

弱鋤彊其膽識直出制府恪敏公上百僚之底乃有斯人亦足傳也

盛京

清甯宮藏

文皇帝時糠燈

崇謨閣藏

高皇帝舊履以牛皮爲之烏護以綠皮雲頭又有

先朝所持拄杖皆白木所成制尤樸素

祖宗開創疆土備極艱勞是數物者蓋公劉之鞶鞶容

刀非劉宋之葛燈繩拂也

江右李恭毅公湖屢任封圻廉能軼衆鎮撫粵東值海盜充斥公簡練將士冒涉波濤未踰年擒盜至數千人公但誅首惡餘悉資遣之曰此亦吾民何忍使櫻白刃也盜皆感泣改行時輿誦云廣東真樂土來了李巡撫強盜肯回心百姓不喫苦

咸豐三年戶部尚書孫文定公瑞珍奏請捐納舉人禮部侍郎陶樑請仿康熙年間例報捐生員文生每名壹百兩武生減半四年戶部侍郎羅文恪公惇衍奏稱粵東大姓往往聚族而居積有公產請令一姓捐銀至萬兩者將該族子弟每遇歲試永遠取進文武學額各一

耶潛紀聞

卷十一

四

名侍郎何彤雲請開各省舉人進士捐免停科之例皆奉

旨斥駁按其時髮捻交訌儲胥浩繁

宵旰焦勞大農仰屋廷臣遂有此苟且目前之策幸

聖明獨斷杜絕權宜二百年取士之大經不容市井販夫得操進退凡屬明經孝秀之科劬學視躬宜如何稍

自標異與

咸豐元年御史王茂蔭奏稱

殿試

詞考務重文義嗣後請讀卷閱卷大臣不論字體工拙

專取學識過人之卷進呈

欽定批明刊發使天下曉然於

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云云又稱遴選恩貢歲貢請令學政於當貢之年就各廩生中應考優等最多者充貢康祺按原奏凡五條皆甚切要不知禮部諸臣何所見而全行斥駁也

道光二十三年兩廣總督祁恭恪公瑣請於鄉會試策問五道定爲五門發題曰博通史鑑曰精熟韜鈴曰製器通算曰洞知陰陽占候曰熟諳輿圖情形經禮部議駁康祺案是時海警初開恭恪此奏可謂識微見遠今

耶潛紀聞

卷十一

五

當國諸公求才太切至欲狗屠馬販中儲邊材使節之選何如因時改制仍與儒冠儒服者議天下事也祁疏具在願有心人物色而輝光之一

常熟汪太史繹成康熙丁丑進士未及

廷對以外艱歸迨庚辰服闋邵青門名陵亦常熟人非長蘆也送之

詩云已看文彩振鸞鸞重向青霄刷羽翰往哲緒言吾

解說狀元原是舊吳寬汪果大魁天下他卷曾記補

殿試之鼎甲謂爲昔有今無如太史者通籍四年至使

三百青袍翕然退讓尤僅遇也

順治乙酉豫王下江南殘明諸臣咸致重幣以虞山錢

牧齋所獻爲最薄蓋自表其廉潔也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尙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尾亦如之其貢品乃流金銀壺法琅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宋製玉盃天鹿犀杯葵花犀盃芙蓉犀杯法琅鼎盃各一進法琅鶴盃銀鑲鶴盃各一對宣德宮扇真金川扇弋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右見謙益鄉人柳南隨筆以是爲薄則厚者可知

天生真人混一區夏銀潢貴戚無非命世之英豪果可
以厚幣邀福與王鐸以下諸人何喪心病狂至於此極

郎潛紀聞

卷十一

六

泉州李中丞馥撫吾浙時收書極富一時善本齊入曹
倉每冊皆有圖記曰曾在李鹿山處後緣事頌繫羣書
散逸人以爲印文之讖然亦達已

本朝衣冠盛事遠軼前代然儒臣中尙無有兄弟大魁
者惟西班牙武科罕見紀載其一家父子兄弟同登鼎甲
實不乏人而江南泰州劉氏兄弟皆由狀元起家尤爲
榮遇兄名榮慶弟名國慶後皆官至總戎

光緒四年湖南巡撫奏稱湘鄉縣胡氏兄弟五人皆耆
壽健存其長朝瑜八十九歲次曰朝瑞八十七歲次曰
朝琇八十五歲次曰朝瑤八十三歲次曰朝環八十一

按常州吳氏昆弟三人長瑞豐年八十四次載功年
八十二次太和年八十道雲松齋曝雜記稱爲盛事
今湘鄉之胡亦兄弟相去各二歲請
而同懷五人壽將九十九爲罕有

旨旌表按湘鄉爲太傅曾文正公挺生之區咸同二朝
由書生至方面偏裨至專閫者附翼攀鱗多著勳伐文
正公集中所謂以一邑之人才轉戰十七行省互古未
有者也卽以文正一家言之長文正重造吳楚爲
中興第一偉人次國潢用團練功起家拜都轉三國華
以同知殉難三河

賜諡愍烈四爲今山西巡撫威毅伯國荃五貞幹原名
國葆以道員力勦援賊積勞歿于雨花臺營次

郎潛紀聞

卷十一

七

賜諡靖毅山川靈淑卽一門英傑亦應舒洩無餘矣乃
復有胡氏兄弟邁壽龐祺軼五老於堯天媿八士於周
室不知是邑形勢若何雄厚魁傑鬱閎多年時至氣動
爲我

聖清努力一發也

廣東韶州李繩武本寒人子以貿易起家晚年居然素
封矣生平所值多九數蓋其父以四十九歲生繩武武
十九學賈五十九歸老凡生九子九女九子納九婦九
女嫁九婿無一續娶納妾者光緒元年正月九日其九
十生日子女婦婿外有孫十九人外孫男女二十九人

亦奇事已見俞氏耳郵錄錄之以紀人瑞

康熙十七年以四方多事令童生每名納銀四兩得入院試秀才每名納銀一百二十兩名曰餉生經御史奏

止見華亭章有謨景船齋雜記餉生二字頗新康祺謂

今捐納貢監與正途明經恩廕入監無別不如呼作餉

生殊為名稱其實也又按明福王時縣考童生提學奉

熙問殆沿其制

國初莊廷鉞朱佑明私撰明史一案名士伏法者二百

二十一人莊朱皆富人卷端羅列諸名士蓋欲借以自

重故老相傳二百餘人中多半不與編纂之役甚矣盛

耶潛紀聞

卷十一

八

名之為累也

國家懷柔百神河神載在祀典每遇防河濟運顯靈經

歷任河漕兩督奏於常例外

頒賜藏香復請

錫封賜匾有差夫禦災捍患功德在民固

褒賞所必及也惟近年河工久停而漕船北行沿河挽

運督運諸員神奇其說幾乎以請

封請匾為常似非政體攷黃大王事蹟見池北偶談其

人

國初尚在至朱大王即河督朱之錫栗大王即河督栗

毓美夫會典無異姓封王之例稱謂亦恐不經況諸臣

所據為顯應者尤誕妄無稽乎按河神助順必先有水

錫栗色者眾以謂毓美也族現形河漕各督即迎

俾任秩宗釐正其失

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時山東地大震棲霞山震沂

水陷穴廣數丈民間有井傾仄不可汲樓臺南北易向

者見蒲松齡聊齋誌異按聊齋誕幻其紀述災異有月日必不謬

崇明縣學兩廡先儒中湯文正公栗主時有疏闕蓋五

通神為崇民間被崇之家輒將公栗主私自移請供奉

則其崇自絕見俞氏耳郵錄按公撫吳時禁絕淫祀驅

耶潛紀聞

卷十一

九

攘左道當時淫昏遁形或以海外為淵藪而數百年後

精靈灑氣猶復赫赫如斯吁可敬也

太祖朝插漢猶為明用按插漢即察哈爾國時有北察

蓋北察蒙其主林丹汗頗驕倨致書

太祖自稱四十萬眾蒙古國主而稱我為水濱三萬國

主

太祖不與校嗣

王師西徂卒就俘獲

太宗時與明議和莊烈帝欲我去大號不稱帝而稱汗

後知

太宗降心從之莊烈帝忽不可泥於龍虎將軍之稱欲仍以臣禮待我致和局中梗明社爲墟按其時插部偷生薊西其版圖財稅猛將謀臣豈足擬

大朝之萬一卽論殘明時局亦已百戰百敗元氣日凋儻赫斯一怒早著戎衣勢必如摧枯拉朽乃我

祖宗遵時養晦猶不惜屈尊修好用以廓保世滋大之規模天與人歸仁至義盡我

朝得統之正成周以還莫與匹配已

太祖皇帝削平諸部始於哈達輝發吳喇葉赫所謂扈

倫四國卽明人所稱南關北關者也乃以次臣服諸蒙

郎潛紀聞

卷十一

十

古至

太宗時凡十六國四十九貝勒畢歸然後收服朝鮮而塞外莫不享王矣此

開國用兵之次第也其蒙古十六國部落分爲四十九

貝勒者曰科爾沁曰札賴特曰杜爾伯特曰郭爾羅斯

曰敖漢曰奈曼曰巴林曰土噶特曰札魯特曰阿魯曰

翁牛特曰車里克曰喀喇沁曰吳喇忒特曰察喀爾凡

十五國而其時以察喀爾故太子爲諸貝勒冠亦爲一

國按天聰十年蒙古四十九貝勒勦進亦以察哈太子爲之長分察喀爲二故號十

六國也見

太宗實錄

康熙癸未海甯陳氏勉廬宗伯邦彥文勤相國世偕同入翰林時文簡公元龍最承

寵眷臚唱日

上臨朝舉手謂文簡曰大喜汝家又添二翰林矣同列

以爲至榮

國家定制凡一產三男者咸子

賞賚紀文達公主修續文獻通攷於祥異攷中變馬氏

之例削去此門遵功令也復於五種筆記中詳列其說

云漢書五行志以一產三男列於人疴以爲母氣過盛

郎潛紀聞

卷十一

十一

故列之咎徵然成周八士四乳而生聖人不以爲妖異

抑又何與夫天地氤氳萬物化醇非地之能自生也男

女構精萬物化生非女之能自生也使三男不夫而孕

謂之人疴可矣旣爲有父之子則父氣亦盛可知何獨

以爲陰盛陽衰乎循是以推則嘉禾專車異畝同穎見

於書序者亦將謂地氣太盛乎大抵洪範五行說多穿

鑿而此條之難通爲尤甚不得以源出伏生以傳爲經

也康熙按一產三男之受

賞不始於

皇朝昔讀明英宗武宗實錄雖一歲中紀載簡畧而凡

直省州縣以此呈報者無不備書惟自

聖朝嘉惠元元一掃曲學之陋纂入續文獻通攷於是

引據古義者永獲遵循矣

兄弟同科登進士者屢見於漁洋菴塘之紀載指不勝

屈矣莫盛於宜興儲氏康熙辛丑會元儲大文其弟郁

文雄文與之同榜越五年丁未方慶善慶又以同胞兄

弟同捷南宮洵稱佳話

德清蔡氏叔姪相繼魁天下啟傳庚戌狀元故升元紀

恩詩有

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中兩狀元之句制科盛事成

郎潛紀聞

卷十一

十一

以為寡二少雙矣乃近時嘉定徐氏季和學士致祥中

咸豐庚申會元而其胞叔頌閣學士郁越二年同治壬

戌狀元及第常熟翁氏叔平侍郎同懋咸豐丙辰一甲

一名越七年同治癸亥其胞姪仲淵太史曾源亦一甲

一名兩家科第之盛尤覺後來居上已康熙按江浙鄰

省文風科目往往相與比肩常熟之翁氏繼德清之蔡

而起嘉定之徐則繼湖州之王而起者也乾隆乙卯科

狀元王以銜同胞兄弟

也以銜會試第二名

禮部有修明典禮釐正文風之責故秩宗清要非儒臣

有富望者不得等濫其間

本朝禮部漢堂官不由科目者僅三人一吳恭定紹詩

以諸生保舉歷巡撫晉大宗伯一葉侍郎存仁以監生

游升布政使司內用晉少宗伯一李大司馬世傑以吏

員出身嘗為禮部侍郎近六七十年一尚書二侍郎無

不科甲中人矣

雍正間李衛田文鏡歷任督撫素惡科目田撫豫時一

疏劾科甲枚令數十人適李穆堂制府過汴相見揖未

畢即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躪讀書人何也田

不能堪遂劾李牽連入蔡珽案擬辟乾隆初始奉

特旨前雪尋令佐戶部按穆堂先生再起後復以多保

郎潛紀聞

卷十一

十一

鴻博鐫官先生立朝剛鯁其屢起屢躓皆為維持國體

不獨憐才愛士之私心雖踳躅終身未竟其用而至今

百年論定視田李二公何如也

相傳田文鏡為豫督平越王少司馬士俊適令祥符庭

參日田問出身王攢眉噉嚙故作羞愧狀良久始對曰

士俊不肖讀書出身某科散館翰林也田以為刺已怒

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即詳請免河南鹽地稅冀見忤放

歸田果疏劾時楊中丞文乾方為布政使司人謁曰王

某請免稅邀譽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盍少緩田諾之未

幾楊巡撫廣東即保薦同往以道府用游升兩司田卒

代其任以田文鏡之嚴苛明察而王則面加訕諍楊則
誘以巽言剛柔抑揚若弄孺子其才豈在文鏡下宜同
受

世宗殊眷與雖然上官非文鏡之刻屬吏非文乾士俊
之才獲上保身終以忠信篤誠不亢不卑爲正理

仁和趙大司空殿最乾隆四年以祀

太廟慶成燈不當

上意左遷故事內務府有營造率資經費於工部而府

員冒濫支銷以爲習慣工部莫敢誰何也會重築郊壇

馳道公庀材數工核減府員所估之什九而事集內務

郎潛紀聞

卷十一

古

府諸郎羣聚而謀所以去之故有是譴見鮎埼亭集仁

和趙公神道碑敬案

本朝

列聖躬行節儉

官闈日用之數視前代不過什二三而內務府堂郎中

皆視爲脂膏窟澤相沿積習幾無一洗手奉公之人有

心國計者儻能奏請裁汰內府冗員凡

宮中歲費定爲常經按季由戶部承應則亦慎重度支

之一端也

大司空仁和趙公樸誠厚重謝山偶語李臨川比之漢

丙吉唐婁師德宋杜衍臨川亦以爲然一日公偕九卿
燕見侍坐競談禪

世宗顧問公汝亦能之否對曰臣未之學也

世宗笑曰曷試之卽拈一語公以儒言對

世宗顧謂諸臣曰真鈍根也

雍正壬子江南鄉試得

旨以安徽學政王公蘭生爲正主考前此未有也按公

畿輔一諸生康熙朝以李安溪薦入直

內廷癸巳秋

賜舉人同與會試辛丑春

郎潛紀聞

卷十一

五

賜進士同與殿試

世宗登極授編修主廣東試督浙學移節安徽主江南

試移節陝西以事左遷需代復

特旨留公俟期滿游佐刑部始卒於官攷公一生侍直

禁近編纂祕書鋒車四馳與文字相終始而

兩朝恩遇之厚亦自無與比肩

雍正某年元日王殿撰雲錦早朝後歸邸舍約友人作

葉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徧覓不獲遂罷而飲一日

蒙

召對

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告

上嘉其不欺出袖中一葉還之當時選察之嚴如此此

康祺少時所習聞以誕妄未敢登載後閱趙雲松簷曝

雜記中有是條謂聞之殿撰孫日杏者當可取信且亦

可見

世宗皇帝之整飭紀綱陶育臣庶固自寬嚴交劑不徒

恃

聖明綜核之長也

裘文達公充磨勘大臣時某省士子用社稷鎮公子衆

以為應議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時忘其出處歸第問公

郎潛紀聞

卷十一

去

子麟對以句出國語後於左傳檢得之遂長跪受責時

公子已官編修矣公課子之嚴待士之寬一舉而兩善

備焉

磨勘之例自乾隆己卯始嚴時磨勘官宮太僕煥文閣

侍御循琦朱侍御丕烈朱侍御稽盡心細核指摘較多

世以為魔王蓋借魔作磨也同治癸酉梁京卿僧寶充

小磨勘爬剔極嚴主司房考多獲譴人亦呼梁曰魔王

至不安其位乞病去

乾隆庚辰順天鄉試鄭儀部忬蔡殿撰以臺同校禮記

房所取多宿學如顧奕松馬曾魯趙光照陳彭齡年皆

六十上下時人戲稱為四皓

乾隆己卯北榜任邛邊氏同宗獲雋者六人士論以為

罕有按邊氏聚族河間已數百載阮宗南北裴眷東西

其行輩幾不可復辨已卯同捷六君亦不皆期功房從

之親同治丁卯康祺舉浙江鄉試亡弟中書君清瑞及

同祖弟壽祚同高祖弟廣年守瀾亦於是科同登秋賦

科名盛事鄉里豔稱白頭父老及見吾高曾者猶誦述

門風世德也

澄懷園無恙時二三儒臣倅直多暇各就園中寓廬移

花種竹疊石疏泉隨意自命所居題之戶冊以誌雪泥

郎潛紀聞 卷十一 七

鴻爪亦佳話也如食笱齋為黃勤敏公鉞手闢樂泉西

舫則程春海侍郎恩澤所題樂泉蓋張文恪公泰開所

鑿張文毅公芾自營一室曰鑿翠山房戴文節公熙舊

廬名曰矩室皆見嘉道間人文詩集此外逸文瑣記甚

多頗擬勒為一書藉存掌故蓋庚申以來甘泉夕烽名

園茂草談澄懷風景者亦幾如圓嶠方壺縹渺天半矣

國朝謚法惟由翰林授職之員始得冠以文字其官至

大學士則雖不由科目亦得謚文惟康熙六年領侍衛

內大臣一等公索尼既未與金甌之下亦不由玉署而

來

予諡文忠實爲異數近時周文忠公天爵亦非翰林漢臣得此尤僅見

陸平湖以御史贈閣學

賜諡清獻爲小臣得諡之始至馬忠勤公玠以知縣贈布政使參議強忠烈公克捷以知縣贈知府劉忠節公欽鄰以知縣贈大僕寺少卿及楊延亮以知縣諡昭節方振聲以縣丞諡義烈俱照知府例卹則皆出特恩蓋我

聖朝崇獎死綏不遺微末如此也頃光緒初元疆臣中有以府州縣官死節請諡者

朝廷偶俞其請遂致臺垣部院援例乞

郎潛紀聞

卷十一

六

恩凡爲其親故殉難奏請

予諡者交章累疏兩月不休

兩宮知非體

特詔停止而倖邀易名之曠典已不可枚舉矣

潘文恭公初入翰林以欲覲求銘於紀文達公爲之銘
稜稜有骨作作芒取墨則利穎亦傷繫包孝肅豈不剛
我思韓范富歐陽案文恭少年渾涵端重文達正當以
風骨助之何反慮其過剛殊不可解

道光朝潘文恭公久居揆席而滿漢四相公其三人入詞林時皆文恭教習門生一鶴舫相國穆彰阿一獻山

相國覺羅寶興一海帆相國卓文端公也公有詩紀盛

云翰苑由來重館師卅年往事試尋思卽今黃閣三元

老可憶槐廳執卷時穆相以爲二百年來所未有

文官重賦鹿鳴重宴瓊林者屢見紀載武科雖亦有重赴鷹揚宴之典而見之例案者僅嘉慶十五年陝西巡撫奏朝邑武舉蔭廷薦係乾隆庚午中式現在重遇庚午科奏乞

恩施奉

旨賞千總銜重赴鷹揚筵宴蓋儒臣耆德林下頤年幸

遇科甲重周必有故吏門生爲之端牘乞恩賦詩紀盛

郎潛紀聞

卷十一

七

故其事易於傳播若夫白頭故將老廢田間子孫則推不知書舊部則投戈星散卽躬享上壽再值紫光獻技之年恐伏櫪自悲亦不冀

朝廷有此曠典而地方有司更無過而存之者宜舉報

寥寥矣

甘泉朱抱經重慶善詩古文與全吉士謝山交最深謝山寓揚病危急主抱經家參苓之資抱經竭力爲之不
愧良友見阮文達廣陵詩事唯吾鄉老輩皆謂謝山病寓維揚時賴馬秋玉兄弟經營醫藥謝山門人蔣樗庵編纂年譜亦未著錄朱事抱經一寒士風義如茲較玲

隴山館主人尤為難覩未可任其湮沒也

儀徵武進士楊愷康熙間受知

聖祖召入南書房與何義門蔣南沙諸公同校書史後

提督兩湖頗著勳績入為鄒枚出則褒鄂文經武緯亦

本朝希有人物已

雍正七年浙江督撫奏進湖州民王文隆家萬蠶同織

瑞繭一幅長五尺八寸寬二尺三寸天然成就不由人

工廷臣以為瑞應請宣付史館

詔不準行

蘇郡惠元龍徵君舉鴻詞科籍吳縣半農學士則起家

郎潛紀聞

卷十一

丰

長洲諸生定宇先生初為吳縣諸生後改元和籍一家

祖孫父子鄉貫不同蓋居省垣及二縣同城者墳墓田

廬綺交牙錯本不能為之限斷也

王雁汀制軍慶雲勃海圖說擬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

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防盜匪外懾夷人

與康熙朝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之說頗足

相輔蓋兵家護背之義也

郎潛紀聞卷十一終

郎潛紀聞卷十二

鄞 陳康祺著

康熙丙子正月

天子為元元祈福遣大臣分行祭告二十七日

上御保和殿頒賜冊文香帛給

御蓋一龍纛二

御仗二蓋喬嶽翁河之茂典

本朝第一次舉行也凡四海五鎮五嶽四瀆闕里長白

山帝王陵共五十九處遼東廣甯混同江北海之神山

東萊州府東海之神山西蒲州府西海之神廣東廣州

郎潛紀聞

卷十二

府南海之神遼東廣甯北鎮鑿巫閭山之神山東青州

府東鎮沂山之神陝西鳳翔府西鎮吳山之神山西平

陽府中鎮霍山之神浙江紹興府南鎮會稽山之神山

東濟南府東嶽泰山之神陝西西安府西嶽華山之神

河南河南府中嶽嵩山之神湖廣衡州府南嶽衡山之

神山西大同府北嶽恆山之神四川成都府江瀆之神

河南南陽府淮瀆之神河南懷慶府濟瀆之神山西蒲

州府河瀆之神 至聖先師闕里兀喇地方長白山之

神河南開封府太昊伏羲氏陵陳州商高宗陵西華周

世宗陵陳州河南河南府漢光武陵孟津宋太祖陵鞏

縣太宗陵鞏縣真宗陵鞏縣仁宗陵鞏縣湖廣衡州府
炎帝神農氏陵鄆縣湖廣永州府帝舜有虞氏陵甯遠
九疑山山西平陽府女媧氏陵趙城商湯王陵滎河陝
西延安府黃帝軒轅氏陵中部陝西西安府周文王陵
咸陽武王陵咸陽成王陵咸陽康王陵咸陽漢高祖陵
涇陽文帝陵府城東宣帝陵長安唐高祖陵三原太宗
陵九峻山憲宗陵涇陽後魏文帝陵富平山東兗州府
少昊金天氏陵曲阜帝堯陶唐氏陵東平直隸大名府
顓頊高陽氏陵滑縣帝嚳高辛氏陵滑縣商中宗陵內
黃直隸順天府金太祖陵世宗陵明宣宗陵孝宗陵世

郎潛紀聞 卷十二

宗陵俱天壽山塞外起輦谷元太祖陵世祖陵俱在順
天府望祭浙江紹興府夏禹王陵會稽山江南江甯府
明太祖陵鍾山遼東廣甯遼太祖陵木葉山
康熙甲戌夏五月召翰苑諸臣番上應制計詩題十八
論一賦一五月初九日少詹事李錄子朱阜侍講學士
顧祖榮李鎧入直擬夏日內庭應制七律初十日侍讀
學士徐嘉炎侍講學士張廷瓚史夔曹鑑倫入直擬賦
得西園翰墨林應制五言律十一日左庶子陳倫右庶
子孫岳頌侍讀張榕瑞王思軾入直擬賦得膏雨潤公
田應制五言律十二日侍讀陸肯堂侍講余志貞彭定

求左諭德沈涵入直擬賦得紫禁朱櫻出上闕應制七
律限五微十三日洗馬邱象隨左中允王思沛左贊善
沈朝初陸菜入直擬咏金蓮花應制五律限八齊十四
日右中允楊大鶴彭甯求右贊善魏希徵司業彭會淇
入直擬賦得崇文聊駐輦應制五言古限輦字十五日
檢討胡作海編修仇兆鼐徐元正汪灝入直擬賦得衣
露淨琴張應制五律限五微十六日編修陳遷鶴修撰
沈廷文陳元龍檢討王之樞入直擬恭讀
御製覽貞觀政要詩應制五律限二蕭十七日編修袁
佑王化鶴檢討潘應賓方韓入直擬恭讀

郎潛紀聞 卷十二

御製時巡近郊憫農事有作應制五律限八齊十八日
編修張豫章鄭崑瑛檢討劉涵編修張希良入直擬恭
讀
御製懋勤殿讀尚書至無逸篇有作應制五律限五微
十九日編修沈辰垣李孚青宋敏求宋大業沈三曾檢
討劉坤魯瑗宋如辰入直擬恭讀
御製觀渾天儀器詩應制五律限九佳二十六日編修
吳世燾湯右曾郝士鈞凌紹震劉灝張復檢討宋朝楠
彭世博葉淳入直擬
聖駕夏日閱視河堤應制五律限六魚二十七日修撰

戴有祺編修吳昂檢討萬光宗孫勳入直擬恭讀
御製宮門聽政示各部諸臣詩應制七律限十灰二十
八日編修許賀來檢討梅之珩張明先李朝鼎入直擬
恭讀

御製詠史詩應制七律限十灰二十九日檢討鄧咸齊
鄭際泰寶克勤徐日暄入直擬渾天儀應制七律限十
蒸閏五月初一日編修楊中訥姚宏緒潘從律張瑗王
奕清入直擬賦得虛心高節雪霜中應制七律限十二
文初二日編修胡潤戴瑗檢討冉觀祖揚名時王傳入
直擬讀朱子文集應制五律限十四寒初三日檢討王

耶潛紀聞 卷十二 四

者臣張曾慶劉琰李象元文志鯨入直擬賦得駐輦華
林側應制五律限十三覃初四日召集西苑考試學士
王揆李柟顧藻及翰林諸臣擬理學真偽論豐澤園賦
京師正月朔日後遊白塔寺望西苑旃檀寺看跳喇嘛
打莽式打鞦韆元宵節前門燈市琉璃廠燈市正陽門
摸釘五龍亭看燈火唱秧歌跳鮑老買粉團十六夜女
子出游謂之走百病燒金鼈玉螭石獅牙以療牙疼十
九日集邱長春廟謂之燕九二十五日謂之填倉日大
小之家俱治具飽食二三月高粱橋踏青萬柳堂聽鶯
弄篴篥涿州嶽廟進香迎駕四月西山看李花海棠院

看海棠豐臺看芍藥煮豆子結緣送春賽會五月游金
魚池中頂進香藥王廟進香六月宣武門看洗象西湖
賞荷七月中元夜街市放焰口點蒿子香燃荷葉燈八
月中秋夜踏月買兔兒王九月登高花兒市訪菊城牆
下觀八旗操演婦女簪掛金燈九日歸甯十月上墳燒
紙弄叫由子十一月跳神十二月賣像生花供佛打太
平鼓

本朝歲暮將祭享選內大臣打莽式例演習於禮曹其
氣象發揚蹈厲蓋公廷萬舞之變態也王公貴戚於新
正競引之以相戲樂其態婉變柔媚或令婦女爲之此
耶潛紀聞 卷十二 五

又莽式之一變耳
禁中冬月打滑撻先汲水澆成冰山高三四丈瑩滑無
比使勇健者着帶毛猪皮履其滑更甚從頂上一直挺
立而下以到地不仆者爲勝

文和尚名果字園公衡山先生之後
聖祖南巡適見之命入京師居玉泉精舍
寵眷殊厚和尚一日攜其孫見
上問何事來此和尚奏曰來此應舉

上曰應舉卽不應來見
聖主防微杜漸安可以非分希望恩澤耶

阮亭先生幼子小字虎兒三歲能誦唐詩百首

于清端公撫直隸於大道築長牆以禦響馬實一時良法後以勞民罷之趙恆夫有詩曰百里長牆攔賊馬綠林昨夜繞官街語含諷刺似未諒立法之意

章皇帝萬幾之暇時召木陳玉林諸禪僧講究宗旨

聖祖南巡亦嘗與諸老宿相印證所幸名刹輒灑

宸翰

兩朝深通內典獨無修齋造像之事真乃具大神識洞澈空相木陳和尚名道忞曾主天童法席後封宏覺國師有北游集

郎潛紀聞

卷十二

六

康熙中

朝廷祀泰山之次年齊東道中產嘉禾一莖三穗

葉洮字金城青浦人胸有邱壑暢春園一樹一石皆其

布置洮告歸後復入都卒於旅舍

朝廷特給內帑賻之

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屢疏乞歸

上慰留至再其後請益力乃頒

宸翰云內閣大學士杜立德弼亮老臣綸扉久重引年

請歸陳乞至再還心既固未可勉留詩以送之十載資

賢佐勞深致太平訐謫留紫闥風度重丹楹方倚鹽梅

畧難違邱壑情餐芝黃綺伴軒冕有餘清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御筆又賜洛社怡情圖書一方

御書唐詩三軸墨刻二冊恩遇過他相遠已

湘軍始於咸豐二年淮軍始於同治元年其營制為曾文正手定而李伯相遵守之蕭曹繼興軒若畫一每五百人為一營設營官一每營分立前後左右四哨每哨設哨官一營官有親兵有什長其親兵分六隊每隊設什長一名率親兵十名伙勇一名計六隊凡七十二人

哨官有哨長一名有護勇五名其外有什長有正勇有

郎潛紀聞

卷十二

七

伙勇其正勇一哨分八隊每隊什長一名伙勇一名其

擡鎗隊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勇為十四名其刀矛小

鎗隊正勇十名合什長伙勇為十二名每哨合哨官哨

長護勇為一百八人四哨共四百三十二人合之營官

親兵為五百四人隊官在外其聯伍之制親兵六隊則

一隊劈山砲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砲四隊刀矛五隊小

鎗六隊刀矛每哨八隊則擡鎗為第一隊刀矛為第二

隊小鎗為第三隊刀矛為第四隊擡鎗為第五隊刀矛

為第六隊小鎗為第七隊刀矛為第八隊總計一營劈

山砲兩隊擡鎗八隊小鎗九隊刀矛十九隊其為三十

八隊其搬運一切猶有長夫每營營官及幫辦人員共
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藥火繩及一切軍裝等項其
用長夫三十名營官親兵隊每劈山砲隊用長夫三名
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六隊用長夫十四名如拔
營遠行營官另撥公夫幫擡劈山砲哨官哨長及護勇
五人共用長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其哨隊每擡鎗
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四哨擡
鎗八隊用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十四
名其長夫四十八名總計一營用長夫一百八十名大
率百人用長夫三十六名合之營哨官員各勇人等其

耶潛紀聞 卷十二

六百八十五人是為正額或十營設統領一員或數十
營設統領一員或數營設一統領無定制至同治四年
北征捻逆於是又添練馬隊營其制則每營營官一員
幫辦一員字識一名一營立前後左右中五哨其前後
左右四哨各設正哨官一員副哨官一員中哨即以營
官為正哨官外立副哨官二員每哨馬勇五十名散勇
五棚每十人為一棚每棚什長一名散勇九名一營共
營官一員正哨官四員副哨官六員馬勇二百五十名
什長二十五名散勇二百二十五名營官及副哨幫辦
字識等共用伙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伙夫四

名每棚用伙夫一名共二十五棚為二十五人又一營
長夫五十名通計用夫八十一名合之營哨官員幫辦
字識各勇人等共五百九十二人其馬數則營官四匹
幫辦一匹字識一匹正副哨各二匹什長及馬勇各一
匹共為馬二百七十六匹搬運鍋帳子藥則每哨僱用
大車一輛其車五輛其每營百馬之內準報倒斃三十
六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此其大較也自李伯相奏設
鐵廠機器局一切軍械皆仿西洋製造遂改劈山砲隊
為開花砲隊擡鎗小槍隊為洋鎗隊從此火器之利與
西人共之自閩省奏設船政局勅造輪船從此江海之
利亦與西人共之論今日時政必欲事事效法泰西用
夷變夏此武靈胡服伊川野祭之兆誠為無識若謂輪
船洋鎗徒耗費則不識時務誤人家國之談也

耶潛紀聞 卷十二

庚申西人擾天津臺省意見齟齬一日之間遞封奏者
六次
顯皇帝特降硃批交團防王大臣偕巡防王大臣傳集
科道會議於朝議戰議和紛如聚訟閱兩時許無定議
至第三日臺諫諸君始在直隸會館公議覆奏稿送淀
園王大臣閱看則云前日已面奏蓋和議成矣時科道
中主稿者陸眉生侍御秉樞也

都門花事以極樂寺之海棠八十圍者有 蕤花寺之牡

丹豐臺之芍藥十刹海之荷花寶藏寺之桂花天甯寺

之菊花爲最盛春秋佳日挈榼攜賓游騎不絕於道花

寺中海棠相傳爲董文恭公誥手植

戊午北閩之獄外簾實先肇端先是府丞蔣達以場中

供給草率擅自出闈赴園奏事奉

旨革職府尹梁同新亦降調以吳鼎昌毛昶熙代之臺

長並劄磚門御史分傳各行戶查究草率之由移咨刑

部定案治中及大宛二縣皆鐫級去比題名錄出土論

譁然孟傳金遂首發大難矣譬彼雨雪先集惟霰信然

郎潛紀聞 卷十二

十

竹垞先生年五十舉鴻博與同郡高念祖佑鈺同舟入

都每日暮停橈輒失所在高往迹之已闕入酒肆中醉

臥罍下矣

竹垞先生嗜書若命典試江左時絳雲已燬聞牧齋族

子錢遵王撰讀書敏求記載宋板元鈔次第完闕甚備

撤棘求一見之秘不肯出乃置酒召諸名士高讌遵王

與焉私以黃金及青鼠裘賂其侍史啟篋得之招藩署

廊吏數十人於密室夜半寫畢并錄得絕妙好詞時人

謂之雅賺又先生直史館日私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

四方經進書掌院牛鈕劾其漏洩吏議鐫一級時人謂

之美貶噫翰林官以是左遷視今之廢書不觀濫躋華
要者榮辱何如

竹垞檢討充明史纂脩官時有上總裁七書第一書請

定體例謂班書無世家范書無表志已與前史不同史

遷封禪魏齊符瑞此志之不同人表宰相世系此表之

不同滑稽日者家人義兒伶官道學此傳之不同明三

百年如革除靖難奪門躋廟事多扞見漕運禦倭厥衛

廷杖制亦異前宜審量第二書請聚書籍謂一代之

史不宜止據實錄宜蒐葺奏議文集圖經碑志之屬以

備采擇第三書請寬期限專責成以晉書長編之分授

郎潛紀聞 卷十二

十一

爲法以元史之速成爲戒第四書謂革除年事多不足

信燕王來朝建文出亡皆非實第五書謂道學不必別

立傳第六書謂東林不必皆君子異乎東林不必皆小

人不宜以門戶分邪正第七書謂崇禎無實錄未可專

據邸報宜取史館四方所上之書一一聯綴並分年書

死事諸臣其言辨而核後多從之

季野先生爲萬氏八龍之殿少未知名父以爲癡閉之

空室中窺架上書有雜綴明代事者題曰明史料凡數

十大冊先抽讀之數日而畢伯兄斯年察知之驚曰名

士近在吾家耶遽白諸父爲易衣履使從餘姚黃太冲

學遂成名儒

明史稿本實出吾鄉季野先生而華亭王氏攘之承學之士無不知其源委矣先生在史局時周旋諸貴人間不肯稍自貶抑其題刺則曰布衣萬斯同其會坐則攝衣登首席岸然以賓師自居故督師之嫻人方居要津請先生少寬假先生噤不答有運餉官遇賊走死山谷其孫懷白金請附忠義傳後先生曰將陳壽我乎斥去之後先生兄子言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編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減其先人之罪言峻拒曰若知吾季父事乎其父子狷介如此萬氏一門經學史才冠

耶潛紀聞

卷十二

圭

絕當代其操行之奇卓亦復不愧古人此則戴山南雷道學之緒餘不僅以文章藻耀振起門第者也

鄒平馬驍宛斯知靈壁縣有異蹟著釋史百六十卷自開闢訖秦亡事蹟畧備先著有左傳事緯十二卷亭林先生見二書亟稱之時人號為馬三代

常熟馮班純吟論詩不取嚴滄浪妙悟之說趙秋谷宮贊見其遺書至具朝服下拜以私淑門人刺焚班墓前蓋秋谷方培擊漁洋引以自助也按漁洋平日論詩實以嚴氏為宗旨極取其香象渡河羚羊掛角之說秋谷不滿漁洋故與異同見馮氏書亦復屏棄神韻遂不覺五體投地其實談龍錄一書非不

博辯究非風雅之公

安溪李文貞公孫穆亭少宗伯清植嘗視浙學閱三十餘年宗伯子郁齋少司空宗文繼之太夫人晉江黃氏就養官齋棖觸舊事因命少司空建再到亭於學署廳事之西偏奇石修竹花木蔚蔚清流涓涓環亭如帶游者以為勝觀今不可復問矣

耶潛紀聞

卷十二

圭

吾鄉全太史嘗云愚山造詣殆與魏敏果湯文正陸清獻同道同德魏湯二尚書敷歷槐棘多所發舒清獻遭摧折而愈顯愚山於其中最為闇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反掩其學問之大原世有合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譜者其必班而齊之康祺以為知言按宣城施先生提學山東時取士先行後文敦重儒術過鄒平拜伏生墓以經學日微授受宜亟至於垂涕而示諸生分守湖西作勸民急公歌慙山谷間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坑歎竹源坑諸篇以獻上官時比之元結春陵行先生少孤露事叔如父已貴叔少不悅猶冠服長跪母馬夙失歡於大母抑鬱而卒先生請大母命循例乞

褒封據地哀陳始獲焚黃耐廟順孫孝子循吏通儒實兼有之謝山之言信而有徵已

掖縣李侍御森先巡按江南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

中讒被逮按李自選御史兩經革職俱起原官後又以言事謫戍尚陽堡尋赦還至是已四黜矣

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相顧揮涕松江

知府李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曰吾曹期

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

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爲

掀髯大笑正華獻縣人守松多惠政王漁洋稱爲近日

廉吏之冠宜其與侍御臭味相孚與

郎潛紀聞

卷十二

古

韓文懿公蒞當廷試日吳三桂逆釁已萌公對策力言

三藩當撤無少顧忌祭酒阿理瑚請以故相達海從祀

兩廡公謂海造國書一藝耳未合從祀之典御史鄭惟

孜請令國子生回籍應試公疏言太學一空非京師首

善之義此三事皆建白侃侃不阿流俗公立朝數十年

讜言直節尚不止此世徒以經義相推尚卽有懷堂文

集亦在若顯若隱之間吁可慨已

康熙朝翁尚書叔元受枋臣指劾睢州湯文正公長洲

何義門上書請削門生籍吾鄉姜西溟亦移文責之一

日傳徧京師按是時叔元方隆隆炎炎何姜皆沈闕未

遇非讀書養氣那得如許風骨

康熙初元

上在諒闇百官奏事者見顧命輔臣皆長跪時少司馬

楊雍建方爲言官獨立談不屈輔臣目送曰此南苑上

書諫獵者也蓋指公順治間官兵科時事公諤諤敢言

嘗上疏請慎起居請弭天變請除廣東八害

兩聖人皆優旨答之王文簡公嘗云

本朝諫官以以齋爲第一以齋公別字也

咸豐戊午科場大獄中外皆歸咎刑部長肅順以爲用

刑過嚴余既詳之前卷矣蓋肅順素惡科目又與柏相

郎潛紀聞

卷十二

古

國有隙此舉固借以行私其實慎重制科法律嚴峻亦

本朝家法然也攷順治二年乙酉河南鄉試錄內稱皇

叔父爲王叔父主考歐陽蒸呂雲藻俱革職交刑部治

罪四年丁亥會試同考官袁禧如擅改殊卷革職九年

壬辰會試以第一名程可則悖戾經旨

特旨除名試官秘書院學士武陵胡統虞降三級宏文

院學士大名成克鞏降一級同考左敬祖等奪俸有差

十一年甲午禮部參奏順天主考編修吳縣范周編修

江夏吳正治評閱試卷止有姓名全無次第給諫宋牧

民亦稱試錄程文種種乖謬並奉

旨交刑部最可畏者尤莫如十四年丁酉順天江南兩

省科場大獄順天則刑科給事中任克溥奏同考官李

振鄴張我璞時有張千李萬之謠受科臣陸貽吉及博士蔡元禧

進士項紹芳賄中田耕鄔作霖舉人俱奉

旨七人立斬家產籍沒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尙陽堡餘

被流徙者二十五人正考官庶子黃岡曹本榮副考官

中允溧陽宋之繩失察各降五級江南則江甯書肆刊

方金記傳奇不知出誰手傳聞禁中以方除一點錢去二戈指兩主考姓

世祖大怒命將主考侍講遂安方猶檢討仁和錢開宗

房考李上林商顯仁葉楚槐錢文燦周霖張晉朱蒞李

郎潛紀聞 卷十一 末

祥光田俊民李大升龔勳郝維訓朱建寅王國禎盧鑄

鼎一作錢昇雷震生俱駢戮於市厥後衡文獲咎者尙難枚

舉

聖諭煌煌從未比附輕典然則戊午一案同官不聞連

坐家屬亦未長流

聖意哀矜豈部臣所能持柄哉

順治丁酉科

命南北中式者在瀛臺覆試題卽爲瀛臺賦是時每舉

人一名命護軍二員持刀夾兩旁與試者咸慄慄危懼

常熟陳溯潢亦在列其父貢生式嘗作燕都賦溯潢夙

誦習因點綴成篇

欽定第一

程可則之除名也梁上國史館綴聞黃崇簡國朝貢舉

考畧皆載之然沈德潛國朝詩別裁小傳云可則字周

量廣東南海人順治壬辰會試第一官兵部職方郎中

汪琬周量像贊序云被黜後閣試擢中書舍人又進士

題名碑載順治壬辰會元張星瑞可見

國朝舊制榜首因磨勘斥革許擇人另補其被革者亦

不必終身擯棄也

雍正朝張文和公廷玉屢掌文柄諸弟繼起旌節翩連

郎潛紀聞 卷十一 末

世稱榮遇尤莫奇於癸卯年之春秋鄉會數月之間公

與介弟侍郎廷璐均兩膺

簡命洵未有之盛也蓋是年四月公主順天鄉試侍郎

適典試閩嶠公紀

恩詩所謂傳家媿二難也九月公主禮闈侍郎適預分

校公紀

恩詩所謂一室掄才弟與兄也

康熙間高郵賈國維中鄉榜時以籍貫被劾

特旨賜復舉人會試落第又蒙

特賜殿試以一甲第三人及第賈紀

恩詩云忽聞

御宴探花客卽是孫山下第一人

嘉慶八年八月十二日廓爾喀國以敘匪蕩平奉表稱賀其畧曰小臣廓爾喀額爾德尼王吉爾巴納足塔畢噶爾瑪薩九叩跪奉如天覆育如日月照臨撫育萬國壽如須彌山堅固至大至尊文殊菩薩

大皇帝寶座前切小臣聞湖南教匪滋事致

天威震怒遣兵剿除今已平定從此永享昇平之福小臣聞之欣慰小臣受恩深重虔脩土產微物表文叩賀天喜小臣屢蒙天恩視如子民惟有一心歸順和睦鄰

郎潛紀聞

卷十二

六

封小臣陽布離京甚遠小臣年幼懇將小臣當作奴輩常時施恩教導沾恩不淺云云其貢物計十二事有左插刀灣刀雙眼鎗鍍金鍍銀烏鎗等名語質意恭誠心賓服宜其長承

寵賚至今猶恪備藩封也

康熙己丑冬十一月

命李光地攝行

郊壇大禮

道光戊戌四月二十四日

宣許乃普龍瑛龔文煥徐經朱蘭戴熙在

澄懷園軍機處賦詩書扇各

賜內紗一端

道光戊子平回疆張格爾之亂

特詔繪軍機大臣曹振鏞以下四人功臣長齡以下四十八人像於

紫光閣像各有贊踵乾隆故事也

西河檢討晚年自署楹帖云千秋經術留天地萬里蠻荒識姓名蓋時有琉球使者過杭覓瀨中集訪見先生也

汪蛟門比部懋麟嘗誦東坡春江水暖鴨先知句西河

郎潛紀聞

卷十二

六

在座佛然曰鵝詎後知耶人遂謂西河不知詩余謂是句之妙西河何嘗不知特其崛強本色不辯不快此老生平著述全是一時火氣不許今人低首古人何嘗爲解經講學起見

西河納妾曼殊矜寵特至夫人陳頗不平之嘗詆之於客座曰爾輩以毛大可爲博學耶渠作七言八句亦須獺祭乃成康祺記近人有論詩絕句云曼殊不擅專房寵誰識君詩獺祭成可稱雅謔

道光壬寅西人陷京口金陵戒嚴

朝命以在籍紳士蔡友石太僕世松周石生方伯開麒

湯貞愍公貽汾協力守禦蔡周皆耆臣宿望湯尤說禮敦詩洞諳韜畧敵知有備始退去貞愍被

命日有寄二公詩云同是

深恩難報答寸心早把死生除其後粵匪之變上書大府進守江之策不用城破挈孫投水死舍生取義卒踐前言嗚呼偉矣

池北偶談載吳梅村祭酒病革時有絕命詩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康祺按祭酒詞集載其病中賦賀新涼一闕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沒吾病難將

郎潛紀聞

卷十二

三

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陀解我腸干結追往恨倍淒咽 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完缺至其詩集中如弔侯朝宗寄房師周苒公諸作淒酸激楚自悔偷生隱痛沈悲殆難言喻蓋甲申而後堂上健存柴車屢徵忍恥一出自與虞山合肥輩貧戀富貴者心事畧有不同後人追考生平慕其才悲其遇可也 順治戊戌狀元孫承恩常熟人也先是承恩弟暘舉丁

西北闈以事遣戍臚傳前一夕

章皇帝閱承恩卷其頌語有云克寬克仁止孝止慈

玉音稱賞拆卷見其籍貫疑與孫暘一家遣學士王熙疾馳出禁城至承恩寓面詢學士故與承恩善因語之故且曰今升天沈淵決於一言回奏當云何承恩良久慨然曰禍福命耳不可以欺君賣弟學士歎息既上馬復回顧云得毋悔乎承恩曰雖死無悔學士疾馳去章皇帝秉燭以待既得奏尤喜其不欺遂定為一甲第

本朝狀元康熙以前多補應

郎潛紀聞

卷十二

三

殿試者如壬辰鄒忠倚己丑進士甲辰嚴我斯辛丑進士庚辰汪繹丁丑進士又甲辰榜眼李元振亦辛丑進士今補試者久不得鼎甲矣

法祭酒梧門詩話云汪杜林先生未散館即擢庶子康熙按杜林名應銓康熙戊戌科狀元江南常熟人其同鄉陶貞一先生傳畧稱應銓以官贊致仕常昭合志亦稱應銓以脩撰直

南書房擢左春坊贊善辛丑分校禮闈是應銓未官庶子也詩話恐誤

舒文襄在新疆獲譴有

旨卽行正法來文端公保以人才難得伏闕泣求

高宗亦心動諭云旨已郵發三日矣奈何公曰

上果恩宥當令臣子飛騎往追始蒙

俞允公子能日行八百里馳抵新疆

前旨猶未到也文襄遂得寬釋

郎潛紀聞

卷十二

三

郎潛紀聞卷十二終

郎潛紀聞卷十三

鄞 陳康祺著

孝莊文皇后不豫

聖祖躬禱

郊廟有願減臣齡以延慈壽語又步詣

天壇祈禱涕泗交頤陪祝諸臣不敢仰視

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呈惟乾隆庚辰年秦尙書蕙田

等以十本外尙有佳卷

特旨許以十二本進呈是科十四名以前並入翰林同

治以來二甲二十名前均入翰林幾同成例至乙卯年

郎潛紀聞 卷十三

十

恩科大學士伯和坤讀卷以無佳卷止取八本呈

御覽見北江詩話卽此一端文恭與和相其心術之寬

狹瞭然矣

康熙丁丑狀元李蟠以科場事流徙榜眼嚴虞惇以子

弟中式降調探花姜宸英亦以科場事牽涉卒於請室

王新城以爲鼎甲之哀無如此科見居易錄又康熙癸

未狀元王式丹以江南科場事牽涉卒於非所榜眼趙

晉以辛卯江南主試賄賂狼籍爲巡撫張伯行參奏伏

法採花錢名世則以年羹堯黨

世宗憲皇帝斥爲名教罪人又乾隆乙未一甲三人亦

不利狀元吳錫齡探花沈清藻皆及第後未一年卽卒
榜眼汪鏞以臚傳不到未受職先罰俸官編修幾三十
年垂老改御史見北江詩話

張爾唯學會順治甲午赴蘇州太守任孫北海承澤龔
孝升鼎孳曹秋岳溶三先生於都門宴別各攜所蓄名
蹟相玩賞張因出江貫道長江萬里圖誇客諸公贊羨
不已欲裂而分之張大窘北海集古句戲之云翦取吳
淞半江水惱亂蘇州刺史腸一座絕倒

朱勇烈公射斗鎮蜀征達州威名甚盛賊呼爲朱判官
墓在圖雲關西關下有奉

郎潛紀聞 卷十三

救爲果勇侯楊公芳建萬里封侯坊

黔中夙鮮文學之士自嘉慶間獨山莫猶人先生與儔
教授遵義以樸學倡導風氣遂開其子友芝字子偲其
高第弟子遵義鄭珍字子尹尤相廟以許鄭之學所詣
極邃世稱西南兩子

唐廉訪樹義於咸豐癸丑三月奉

命起楚朋輩觴之公頗以時事艱難屢見唏歎莫子偲
壯之曰公建利固原時豈易爲者意氣固如是耶公慨
然曰唐子方自有平生他日斷不煩諸君曲筆後果殉
難

黔西李漢三世傑以巡檢至本兵謚恭勤廣順劉松齋
清以拔貢官總兵松桃楊誠村芳以吏員取通侯竝天
挺異才兼資文武皆不由科目進身時稱黔中三奇男
光澤何願船刑部秋濤博覽疆識尤熟治輿地之學在
都中與祁文端相國何子貞編脩張石洲孝廉互相鈞
考咸豐庚申春進呈新纂外藩書八十卷
賜名朔方備乘

旨令在

懋勤殿行走部曹直

懋勤老輩中惟黃左田尙書鉞蒙此異典事在嘉慶五

郎潛紀聞 卷十三

年庚申蓋甲子一周矣邵亭遺詩有云曹司

祕殿當塗後六十年來故事虛異數仍開

懋勤直

天題新煥朔方書卽賦此事康祺同治初入京厥肆書
賈齒稍宿者多爲余言願船石洲嗜書之篤校書之勤
於古書源流本末若數其期功中表之周親纖悉靡不
洞曉若嫌余生晚不獲與諸君奉手者余亦爲之憮然
又聞願船自庚申西人之變請急歸闔旋告終矣
張文和公廷玉康熙丙戌壬辰乙未三爲會試同考官
雍正癸卯主順天試雍正癸卯甲辰乾隆丁巳三主會

試康熙辛丑雍正癸卯甲辰丁未庚戌乾隆壬戌六充
廷試讀卷官其餘廷試諸年皆以子弟與試引例迴避
惟雍正癸卯年公弟廷球堂弟廷珩姪孫若涵同登甲
榜公例應引避

世宗特降諭旨令充讀卷大臣尤異數中之罕見者
張文和公性寬厚而馭吏特嚴長吏部時知有蠹吏張
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屢受其毒人呼為張老虎公命
所司重懲之朝貴多為營救公不為動時稱公伏虎侍
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來曰此文元氏縣誤
書先民縣當駁問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寫元氏外省之
郎潛紀聞 卷十三 四

誤今元氏作先民乃書吏略添筆畫為需索計耳責逐
黜吏而正其謬同官服其公敏康祺官京師十年每見
外官有事於銓部者為吏所持輒至質衣裝貨車馬舉
責出國門甚或贈蹬終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
智所易及乃畫諾坐嘯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詰
豈有所御顧與
世宗朝張文和公在政府十數年間六賜帑金每賜輒
以萬計公懇辭
上諭云汝父清白傳家汝遵守家訓屏絕餽遺朕不忍
令汝以家事縈心也公歸以

賜金名其園歷稽史冊大臣拜賜未有如此之優厚者
雍正四年

世宗以浙人查嗣庭汪景祺詩文悖逆風氣惡薄停止
浙江士子鄉會試六年經李衛王國棟王蘭生等奏稱
兩浙人士省愆悔過士風丕變

諭準照舊應試前後三年澆漓盡革況今涵濡

聖澤幾二百年宜風氣蒸蒸日上也

北場鄉試有不利午科之說遠則乾隆庚午科幾成大

獄近則咸豐戊午科按法誅放數十輩今年庚午十八

魁中以錄舊自請註銷者四人解元李璜綸與焉亦所

郎潛紀聞 卷十三 五

罕見

長洲沈宗伯入詞館後以悼亡假歸

高宗賜詩有我愛德潛德句錢文敏公因贈詩云

帝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為時傳誦

厲樊榭上計至都同郡湯侍郎右會夙慕其才將禮致

焉樊榭即日襜被出城不與相見其峻潔多類此家居

既久思得祿為養亟辦裝將詣吏曹謁選至天津縣羈

滯數月意忽不可浩然而返竟未入國門也其詭越又

多類此

鄭板橋大令通率詭誕書畫多奇氣世咸以才人目之

讀其集中家書數篇語語真摯肝肺槎牙躍然紙上非
騷人墨客比也板橋少孤寒賴乳母費撫養得活值歲
飢費晨負入市以一錢易餅置其手始治他事板橋既
入官有詩云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平生所負恩豈
獨一乳母令人不堪卒讀

百詩先生為

國朝經學大師記誦精博而其天質實奇純幼受書讀
百遍始畧上口性又善病母禁之讀遂闕記不復出聲
如是者十年一日自覺豁然再觀舊所研究本了無疑
滯蓋積苦精力之應也世之以下愚自諉或託詞因病

郎潛紀聞

卷十三

六

廢學者觀於先生媿可知已

周侍郎亮工文章政績斐然可觀晉江黃俞邵謂周樂
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如張乖崖其履更盤錯乃別
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詞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
叔其博學多聞窮搜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宏長坐
客恆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
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
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
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祺按
樂園侍郎入

國朝後歎歷中外激揚雅道樹立邊功自不愧循良林
苑中人物俞邵評隲未為失倫至貞介若陶處士古人
與之伯仲者前一管幼安後一司空圖耳即論樂酒著
書亦豈侍郎所能比似

藍太守鼎元臺灣論條畫井然鯤身鹿耳之區形勢瞭
如聚米其所云臺灣山高水肥最利墾闢利之所在人
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
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諸語尤為
切至乾嘉以來奸民屢畔本年復有東師壓境之事其
言不幸中矣鹿洲集及平臺紀畧諸書世有傳本任邊
郎潛紀聞 卷十三 七

寄者盍瀏覽及之

嶺表荒遠督粵學者往多不舉其職獨惠半農學士士
奇輶軒所居砥課生徒甄拔實學一藝必錄苞苴不行
粵人慕其清德祀於湖之龍山惠之西湖以配韓愈蘇
軾時粵士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皆傳其業號惠
門四子

西溟哭容若侍衛詩云禁方親賜與

天語更纏綿又云俄聞中使告慘淡素帷前自註次日

考差欵關報至

詔使哭告靈前案容若以宿衛小臣上承

天眷如此知其才必可毗任當時必已卓樹蓋猷不特
儒雅風流爲相門子弟所罕也

承福黃莘田大令任令四會時鋤暴振窮築隄捍水大
耐官職罷官歸里屢裝惟端溪石數枚因名所居曰十
硯齋或曰君作嶺外官一清如是耶笑指其硯曰我乃
有此猶愧王僧孺矣世稱詩人政績爲詞華所掩耳

西溟先生性行敦敏詩文集中敘述家事多纏綿懇摯
之言嘗客中州夢食大梨而甘之欲遺母不果悵然而
醒因作夢梨詩寄兩弟追溯月日正其母病黃思大梨
徧覓不得時也陸橘孟筭事異情同純孝至此猶不獲

郎潛紀聞 卷十三

完髮膚以終牖下天平

稚存太史北江詩話有仿鍾嶸詩品畫品一則評隲同
時詩人頗極允當亟錄之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
然入理紀尚書吟詩如泛舟茗雪風日清華王方伯太
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元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
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偃鬼哭虎酸風助哀馮
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
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
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
如通天神狐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

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舅氏蔣侍
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

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
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
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
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已有王侍讀

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幹詩如甘讒
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
鮑郎中之鐘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壘詩如
廣筵招客閒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姥

郎潛紀聞 卷十三

九

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
詩如繩樞食牖時發奇花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
樽俎尙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個儻舅氏
蔣檢討蘅詩如長孺齷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
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澧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
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可采姚郎中鼐詩如
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
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
恆詩如半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簫
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尙存方山

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疏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
諫時雜詠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凌教
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薛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
齊服官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飈入座花葉四飛
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鞬精采卷王典籍芭孫詩如
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尚流空
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餐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
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
傾一坐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上舍
正樹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

郎潛紀聞 卷十三

十

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
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劫未忘史文學善長詩
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
按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
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
簾名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真楊戶
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
舟忽得奇寶孫兵部星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
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
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

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
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艷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范
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
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太守秉綬詩
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竹韻爽客
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絕幽時逢異境張上舍釜詩
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甘
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廉
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
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

郎潛紀聞 卷十三

十一

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
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
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
如晴雲舒紅媚此幽谷項州倅墉詩如春草乍綠尚存
冬心邵進士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慶
詩如大堤遊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
淒艷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驪騮攫空鷹隼羅山
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
不飽獼猴僧巨超詩如苻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顛詩
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

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真率閨秀歸懋昭詩如
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錢孟鈿詩如沙彌升座靈
警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淒艷欲絕吳安
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宜人鮑菑香詩
如栽花隙地增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內惟黎
明經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
少回旋按太史箋經補史譔著斐然若卷施閣文更生
齋集以及乾隆府廳州縣志等均刊行獨詩話未出後
華亭張溫公祥河方爲鐫布溫和跋此書云激湍峻
嶺八字蓋先生之謙詞先生詩惟妙於回旋乃益見激

郎潛紀聞

卷十三

三

峻之不可及可謂北江知已矣

又按張跋稱未條自評其詩今評詩在首卷第

十二條且如姮娥蟾蜍條殘聲條及錄燕秀才神
仙怪底飛行速天上程途不拐灣之句議論膚淺恐非
先生手定本也

北江詩話載陽湖莊刺史忻博學能文生平慕王深甯
品學輯其遺文多至數卷按深甯碩學鴻文遺失散佚
吾鄉前輩苦志搜羅僅獲威鳳一毛祥麟片角今所傳
四明文獻集是也刺史所輯當更精博陽湖莊氏書余
所見不下十數種惜未見深甯集刊本他日當就毘陵
士大夫訪之按道光間吾邑陳餘山先生僅嘗搜得
深甯文若干篇名摭餘集亦寥寥無幾
東坡玉帶留鎮金山寺僧察寶護有如球圖

純廟南巡時駕幸金山以舊帶歲久剝蝕
敕內府琢玉補之並

題詩五章以紀其事聞粵匪亂後帶尚完好無恙

宸章倬天殆有神物撝阿也

武進劉文定公厯官清要少司馬躍雲繼之父子服官
於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無一畝之宮半頃之地可云
清絕人寰矣少司馬歸里時其鄉人稚存編修寄以詩
云卿相兩傳久田廬一寸無自謂可與宋魏野上萊公
詩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相埒

桐城張侍郎廷璐爲翰林時督學河南以約束生員不

郎潛紀聞

卷十三

三

嚴罷斥

世宗皇帝鑒其誠樸

特旨起之廢籍復畀以江蘇學政之任三年報滿有公
明之譽奉

諭再留三年

高宗卽位又留三年閏二年江蘇又缺員

上仍命之往侍郎懇辭乃改

命其弟廷瑑兄弟二人四任此官前所未有

張侍郎廷瑑奉

命注祭

陵寢先期數日途次風雪大作同人欲沽酒以禦寒侍郎以未曾行禮力持不可人笑其迂然其生平謹畏可想矣

桐城張文和公澄懷園語云予在仕途久每見升遷罷斥眾必驚相告曰此中必有緣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許多緣故

文端相國鄂公嘗語人曰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至糊塗矣見張文和澄懷園語按文端生平識量淵宏規畫久遠此數語大有閱歷足以警世之積穀把柁者若夫胸無遠猷疏濶債郎潛紀聞 卷十三 古

事輒藉口於不拘小節則轉不如謹守繩尺之士猶不至禍人國而害及蒼生也

澄懷園語云

世宗憲皇帝時廷玉日直

內廷

上進膳常承

命侍食見

上於飯顆餅屑未嘗棄置纖毫每燕見臣工必以珍惜五穀暴殄天物為戒又嘗

語廷玉曰朕在藩邸時與人同行從不以足履其頭影

亦從不踐踏蟲蟻

聖人之恭儉仁慈謹小慎微如是

西林相國嘗謂杜少陵胡馬詩所向無空濶真堪託死生此二語人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蓋良馬蹀躞奔騰之時步步著實所以說無空又步步不越尺寸所以說無闊惟其如此所以堪託死生也康祺按公屢樹邊功忠勇根於謹慎評詩別有見解不知者以為讀書之細其知者以為閱歷之深張文和澄懷園語云余扈從論能發杜詩之神髓余意公實自喻云久見良馬甚多深知西林確

雍正丙子秋蔣文肅公主順天鄉試時太夫人高年在

堂

郎潛紀聞 卷十三 古

世宗皇帝恐其懸念命樞府諸大臣索其家平安信於降旨之便傳入闈中以慰其心

本朝定制各部滿尚書在漢尚書之前大學士管部者雖漢人亦列滿尚書之前若滿漢皆以大學士管部則仍滿先漢後雍正六年公富爾丹管部務張文和公方謙吏戶部遂讓再四

上命文和居前又朝會班次大學士例在領侍衛內大臣下

上亦特命公列王之下公侯領侍衛內大臣之上

國初沿明季餘派科場與事諸臣尙未免有唐人通榜之習康熙丙戌張文和公廷玉分校春闈同人以微詞探之者因作闈中對月絕句四首中有云簾前月色明如晝莫作人間暮夜看其人見之懷慚而退撤棘後頗爲士流傳誦

文字之禁以

本朝爲最寬卽廟諱御名前代所懸爲厲禁者

列聖諭旨亦祇令敬避下一字

世宗朝臣工有避嫌名輒怒曰朕安得有許多名字非朕名而避是不敬也

郎潛紀聞

卷十三

六

睿訓煌煌足以破漢唐以後人君之愚惑非特見聖德之謙深也

乾隆間侍御史孫志祖頤谷記問淵博穎悟邁人年少卽無宦達之志師友強使應舉初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於鄉也武進莊侍郎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侍御對最詳其中式禮部也裘文達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吝見擊經室文集侍御本傳康熙閱名場見朋輩中鑽研古書不工制藝者遇稍解風雅之主司多以二三場殫洽見收而一二揣摩時尙趨風承沫之士迄老死不獲知

遇前年選直省闈墨以截句七首代序中一首云風氣何須細揣摩驚人文字讀書多從無萬卷撐腸士猶困區區甲乙科識者以爲知言

康熙丁酉江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錢塘嚴侍郎沆所主山東試奉

旨不必覆試蓋信之有素也已未

詔舉鴻博科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侍郎所薦士可見其相士之公明

嚴少司馬會渠侍郎沆子父子俱有聲臺垣康熙十一年少馬嘗奏請嚴飭督撫凡保舉貢監吏員異途出身

郎潛紀聞

卷十三

七

人請詳列居官政績聽部察議庶庸流不致冒濫余謂此法宜行之今日尤爲切要

甘泉隱士黃文暘雄文俠氣交徧人寰淑配趙氏世稱淨因道人食貧偕隱以詩畫相唱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爲樂隱士性好友道人則鬻書畫斥簪珥以助之忍凍耐饑賓客恆滿吳梅村祭酒之孫貧餓於竹西路隱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阮文達公夙善隱士嘗薦往曲阜爲衍聖公師迎道人偕之魯公撫浙復邀至西湖開別館居二老每竹輿小舫秋衫白髮瀟灑於六橋三竺間望之者以爲神仙伉儷後

道人殉公爲作傳康祺按黃氏夫婦儷潔涵馨風流照代自是人間嘉耦儻不得禮賢好事如文達其人則冀卻缺田間終老誰傳饁餉之恭梁伯鸞庶下長依孰恤賃壽之困並世奇男淑女慧業天生湮沒蓬蒿姓名翳寂豈少也哉

郎潛紀聞

卷十三

大

郎潛紀聞卷十三終

郎潛紀聞卷十四

鄞 陳康祺著

朱石君先生每握文衡必合觀經策以精博求士乾隆丙午典試江南一榜多名士宿學嘉定李許齋方伯賡芸以第二人中式儀徵阮文達公以第八人中式尤爲先生所奇賞庚戌先生總裁會試會元既定擬之曰此必江南李許齋及拆封自第六人始見方伯名大嗟訝繼拆第一人乃歛朱蒼楣文翰朱亦以經史爲根柢兼工漢晉古文與方伯齊譽者也前輩鑒別之精如此歛凌次仲教授廷堪少長習賈常爲人所給母王使從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十

事於學博通經史尤精三禮及推步之學願生平不好八股文未嘗輒作入都謁翁覃溪先生奇其才強之習舉業遂以乾隆己酉庚戌兩榜成進士康祺嘗謂通經志古之彥苟欲以科第自娛辟如池魚關豕取以供客可立而待可炊而饗也觀於教授益信
國初自滇閩二粵用兵始開捐納之例其時商人巴某等初捐卽補知府言官論之因革去康熙間以捐納穴濫經九卿集議將州縣教職中之不由正途者通改幕職佐貳後不果行今貲郎日多捐例日減徒褻名器無裨度支

國家果有停止捐例之一日則或革或改前事可師澄敘官方正賴范文正一筆句之辣手也

甯都魏祥與仲弟禧季弟禮同邑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彭士望林時益號易堂九子易堂者魏祥講學所也時粵中有北田五子亦稱五先生五人者何左玉弟不偕梁器圃陳元孝陶苦子也皆以聲應氣求相從講學有名字於世

康熙間陸圻景宣毛先舒稚黃吳百朋錦雯陳廷會際叔張綱孫祖望孫治宇台沈謙去矜丁澎飛濤虞黃吳景明柴紹炳虎臣稱西冷十子所作詩文淹通藻密符

郎潛紀聞 卷十四

采爛然世謂之西冷派稚黃嘗作詩評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馗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無論榱棟卽構櫺支撐都無細幹吳錦雯如淺草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岩邁絕倫孫宇台如春江一消波路壯濶張祖望如酈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織女巧弄機杆心手既調花鳥欲活丁飛濤如繡帳初寒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虎臣見之謂先舒曰君詩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康祺按毛陸

諸子政是一時詞賦之才稚黃評詩仍不出采組雕繪家數然今日之杭州則湖山無恙雅道寂如西林一社不可謂非風流韻事也

西樵漁洋兄弟官輦下時與宋荔裳施愚山汪茗文沈繹堂曹顧庵程周量連日夜爲文酒歡稱海內八家陳恪勤公鵬年知蘇州時甚爲巡撫張清恪公所倚重事無巨細多與裁決總督噶禮與清恪迂遷怒及公以公所重游虎邱詩爲怨望句句旁注密劾奏之摘印下獄復擬大辟

聖祖出是詩示近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以此作證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爲所動也命復其官按公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逕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除半晌間青嶼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公初守江甯爲總督阿山劾罷六飛幸金山嘗以疊石爲步困之此詩或隱寄前事然詩人諷詠各有託意

聖明在上豈容以文字之獄傾陷廉吏噶禮計亦左已

令甲文武官員凡親年七十雖有次丁許陳情終養自乾隆朝始從湖南巡撫陸燿之請也

陸朗夫中丞燿撫楚時會總督閱兵抵長沙直入巡撫廳中見公午食皆菽乳菜蔬訝之答以天久不雨齊必變食故如此總督瞿然詈其奴曰此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邪返行轅豐腆悉徹時總督為滿洲特昇額公人謂特公善改過而益歎公之清德之感人也道光三十年冬禮部準故事具奏二十九年各直省所上烈婦三十六口

予旌與否惟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四

上財察

皇上以仁育萬物為心恐天下婦人女子相率效慕輕殺其生也

詔不必旌咸豐元年二月

特降諭旨軫念冬春之交冷暖不時緊此貞魂勿令抑塞前年直省所上烈婦三十六口

詔不予旌者皆

予旌表康祺敬按此

特恩也

本朝乾隆以前凡烈婦殉夫貞女守志及孝子孝女割

股剖肝者輒令具奏請

旨聽

上權衡然

予旌者什一二不報者什七八蓋畸節異行事近矯飾未可為風厲天下之恆典也自道咸之際

文宗恐潛側不曜上闕天和三十年來遂成令甲而匹夫匹婦羈孤幽僻之詣一經大吏報聞朝上疏夕表閭矣夫獨非風教之盛歟

錢文端公少嘗請益於徐華隱曰何以博耶華隱曰讀

古人文就其篇中最勝處記之久乃會通後述於竹垞

郎潛紀聞 卷十四

五

先生先生曰華隱言是也世安有過目一字不遺者耶公嘗舉以為讀書法康祺按華隱此言與東坡論讀漢書可謂重規疊矩

朱竹垞李秋錦分虎彭羨門諸君嘗集半完圖賦積雨

詩錢文端公纔十一齡賦五古一首有蚯蚓長於蛇薛荔陰似鬼之句諸君極賞之羨門曰此子他日當以五

古名世及公之京師查初白見公詩擊賞不置曰吾浙

詩人他日當以錢子追配竹垞時舉詩會同館以詩名

噪者多未延致獨邀郭君元鈺及公二人

近刻粵雅堂叢書百八十種校讐精審中多祕本幾與

琴川之毛鄔鎮之鮑有如驂斬每書卷尾必有題跋皆南海譚玉生舍人瑩手筆間亦嫁名伍氏崇曜蓋伍爲高貴富人購書付雕咸藉其力故讓以已作云頃閱南海縣志知伍氏所刻書尚有嶺南遺書六十二種粵東十三家詩楚庭耆舊集七十二卷復影刊元本王象之輿地紀勝皆舍人爲之排訂編瑤截貝闡滯揚幽賢主嘉賓可謂相得益彰矣

中興已來嶺南人士咸推番禺陳微君澧南海譚舍人瑩爲歸然魯殿蓋皆阮文達公學海堂弟子也微君所著叢書近已流播樸茂精塢學湛於經舍人樂志堂集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六

文詩畧亦多胎息六朝之作相傳文達節制兩粵以生辰日避客屏騶從往來山寺見舍人題壁詩文大奇之詢寺僧始知南海文章現應縣考者翼日南海令來謁公論之曰汝治下有博學童子我不能告汝姓名近於奪令長之舉代人圖說汝自捫索可耳令歸加意物色首拔舍人自此文望日起矣康熙按文達撫浙勅誥經精舍督興泮學海堂提唱雋流扇揚雅道餘韻流風到今未沫比之文翁常袞尸祝百世無少愧也

南海縣志譚瑩傳載程侍郎事甚奇附錄之瑩素善飲疾病不去杯杓或箴以酒酒非攝生所宜瑩笑曰酒者

天之美祿古人所以享食高年豈殺人物况壽算天定吾犬馬齒當踰古稀或曰何以知之瑩曰王辰科歛縣程侍郎來典試按侍郎名恩澤以道光壬辰爲廣東主考榜後粵中名士饒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慨然曰粵東今日可云極盛衰象將見此後廿餘年亂從粵東起再十餘年亂徧天下不堪設想矣時曾拔貢釗亦精於洪範五行之學者與相問難不覺鬱悒程笑曰子無爲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隨諦視座中人曰都不及見矣及見者譚君玉生耳後五年侍郎卒甲寅紅巾起曾拔貢卒逮丁巳以後內外交訌幾如陽九百六之期而當日同席諸公物故

郎潛紀聞

卷十四

七

殆盡惟我獨存今年過耳順酒亦何損於人哉後譚果七十二始卒

嘉禾錢文端公視學畿輔有題帳詩一時傳爲美談詩序云往年學使者下車供張甚盛厥後相繼簡任於此者多清節素著之前輩以次刪除唯臥室內設一帳寒則禦風夏避蠅蚊余前後視學於此凡七年涖瀛郡者四將行必撤帳歸所司曰明年來無煩改作也辛酉春復來見帳極新因識數語並綴以詩繼余而役於此者必朝右君子慎乃儉德有同志焉詩云不寢常如枕有警屏私直似鏡無塵題詩自有紗籠護留伴他時絳帳

人

常熟蔣伯生大令因培宰山東多惠政初至汶上父老

梅蔣公子按因培父瞻帖會巡漕御史某家人焚索供

張勢張甚所過咸趨承惟謹抵汶上君方詣行館謁及

門聞詬厲廉知橫行狀便止屏外揚聲慷慨而言曰公

奉

天子命來因公過境凡適館具餐所應儲峙有司為東

道主何敢怠忽今乃縱所養無狀乃爾乎是藐功令也

因培亦

朝廷命官藐功令者而顧覲顏奉之非夫也遽令撤所

耶潛紀聞

卷十四

木

張鐙及供膳拂衣徑歸御史遂中夜蒼黃去後事發以

賄賂牽連者數輩東撫以君事上聞奉

殊批此人可嘉之至由是君疆項之名籍甚遐邇矣

蔣伯生隨宦山左久為寓公所築蘿莊花木交蔭有古

槐七十二樹名其堂曰七十二槐堂一時名士東游者

題襟書壁各有倡酬伯生家不中貲又為人假貸千金

窮日甚其人有力而不欲償適孫淵如權廉使下其事

於邑伯生有句云為我追逋真火急向人延譽見風流

為時稱誦康祺按此十四字足見伯生之任俠亦足見

淵如之愛才官符索債俗事之尤不料雅到如此

吳三桂之變全楚震動土匪蠶起時于清端守武昌威

惠素著勦撫兼施計擒大冶賊黃金龍斬之降其眾數

千捷聞巡撫張公朝珍持露布示僚屬曰人謂我不當

用醉漢今定何如蓋清端嘗襄事秋閣陪大吏觴兩使

者抵掌論時事飲數十巨觥閣中皆笑公酒狂故張公

及之也康祺按今屬吏見長官多囁嚅逡巡拘守儀節

公獨於皇華公讌之座侃侃直言靡所避忌恐此時豪

氣已足吞逆藩而有餘況金龍一無賴賊哉

長洲王惕甫學博芭孫乾嘉間號稱能文與秦小峴魯

絮非龔海峰武虛谷諸君旗鼓相接康祺讀其文集茂

耶潛紀聞

卷十四

九

密清雋不肯義法亦自足以名家惟未定藁目錄乃其

手編開卷木犀醬賦鄉邦土產取冠全編雖古人有行

之者究戾大雅第二首蕩湖船第三首叩頭蟲兩賦繼

佻窳淺全無體裁而集中文淵閣賦一篇反不以之弁

首其編次殊為失倫其誌銘表狀亦多尋常酬應之作

甚矣文章之難刻編集之尤不易也

吾鄉康熙間李東門太學墩萬西郭刺史承勳皆鄭人鄭

南谿明經性慈谿人謝北溟茂才緒章鎮海人淵源家學各

以詩鳴號為四友合刻集曰四明四友詩南谿父寒村

太守梁為之序按東門父為果堂徵君鄴西郭父五

河令言北溟父侍御北昌寒村世稱鄭

高州即與黎洲先生合稱二老者復寫長卷為四友圖也四家先德並以循良儒雅著聲

今猶藏南谿元孫處披圖誦詩想見當時故家喬木之

盛前輩友朋氣誼之篤俛仰今昔感慨係之頃讀嘉禾

錢警石學博甘泉鄉人集中有與馬柳東勸辭薦舉書

稱柳東與史竹南屠梅西周桐北三君為道義之友總

角之交知禾中四友亦以東西南北各占一字與吾鄉

諸先輩事前後相符可云巧合按柳東名登府字雲伯

諸種考異及三家詩疏證儀徵阮氏采入續經解

道光癸卯南海羅侍郎文俊視學浙江舉優貢六人洪

給諫昌燕第一吾師徐柳泉舍人時棟次之其四人則

耶潛紀聞 卷十四

沈玉士刺史熙齡章采南祭酒鑿諸葛榴生廣文壽燾

金翰皋太史鶴清也其後金中乙巳榜眼章中咸豐壬

子狀元洪中丙辰探花六人之中鼎甲具焉給諫通籍

後來甬上柳泉先生贈以二詩云良工心苦選青錢臚

唱蟬聯十二年自昔六人誰第一果然衣鉢到君邊原注

南海師中道後先持節並量材原注翰皋以丙午典試

光王午探花四玉署仙班例早開記取來年秋色到第三人又下蓬

萊康祺按優貢一科文行並取在科目中尤為華選僅

僅六人鼎甲適備可謂極盛而戊午之秋給諫果典試

於河南於是吾師此詩又為後來佳話矣

惕甫未定稿存素堂試帖序曰時帆祭酒法式善過辱

好予有作必就予審定嘗刻行其詠物詩一種首以示

予偶勿之善遂止不行後五六年欽州馮魚山敏昌見

而大稱之問何以不行時帆以予言告予始獲聞之而

悔前言之過世亦有冲然者學如是者乎云云康祺按

文人結習亭語自珍一集成書如膺九錫亟願海內之

我知今劄氏竣工沮於良友之一言秘不復出其謙下

誠足多矣獨祭酒所著槐廳載筆清秘述聞諸書頗叢

疵謬豈當時竟未是正於惕甫耶抑掌故之學可以聽

其出入不若詠物詩之宜句斟字酌耶

耶潛紀聞 卷十四

國初吳郡有隱君子三人曰拔貢生考授知縣彭行先

曰舉人鄭士敬曰諸生金俊明皆以鉅人長德見推於

州里三人者歲時過從鬚眉皓然相與評論文史揚挖

翰墨杯酒肉談笑移日見者羨為神仙中人士大夫

稱為後三高按蘇州舊有三高祠祀漢三人中彭尤老

壽湯文正公開府吳中每月吉讀法必命有司延致以

為重既還朝

聖祖詢三吳人物公亦首舉行先以對行先卒不出年

九十二始考終逮見其孫凝求以第三人及第一

本朝文人墨客以書畫供奉

內廷寢被

知遇者指不勝屈獨繆舍人炳泰以寫像受

高宗皇帝特達之知唐閻立本後一人而已初炳泰以諸生遠游歷滇黔粵吳不得意久之以能寫像名於浙中會尚書福長安公奉使過浙挾與俱北聞於

上立召入寫

御容拜文綺之賜先是院工應

詔者百數

上無所可獨善炳泰由是公卿貴人爭相邀致購其迹者至一二年不能得乾隆四十九年

耶潛紀聞

卷十四

主

六巡江浙炳泰獻詩紀盛遂與召試既入選

天顏大悅賜舉人內閣中書自是屬車所莅靡不從行並

命更定紫光閣後五十功臣畫像五十三年臺灣平復

繪功臣像皆炳泰筆也相傳炳泰寫像無師法兒時乘

塾師出竊紙筆隨所見人默圖之有不似百方塗改以

是廢其所課屢為父師督過好之如初可知生際

聖明雖曲藝微長不憂淪棄並可見一技之末非專心

壹志為之數十年亦不能發名而成業也

顧同知禮琬乾隆間以舉業雄吳中從游常百十人善

相士嘗貽書京師故人才其所授業生二人以為吳門

雙璧後起之雋其後兩人先後通籍均以第一人及第

蓋即潘世恩吳廷琛也禮琬雖出身進士而自為諸生

代河臣草奏適中

上旨遂留不遣寢尋被薦再進官未離幕府不身領事

至賣其所居屋以自資

高宗東巡有欲為之地者固謝以免則非特鑒別之過

人矣

太祖高皇帝嘗攻翁鄂洛其臣有鄂爾果尼洛科者從

火中突出射

耶潛紀聞

卷十四

主

高皇帝中之一矢貫胄一矢穿鎖子甲護項拔之鏃卷

如鉤血肉并落已而破其城獲此兩人咸不殺而官之

用以勸為人臣者康祺敬按我

朝開國之初滿洲風尚士不死綏引為大恥迄今幾三

百年而髮捻回匪之變蟲沙後鶴忠義如林於戲風氣

所開豈一朝一夕之故與

聖祖仁皇帝八歸踐降之初

太皇太后問

帝何欲

帝對臣無他欲惟願天下治安民生樂業其享太平之

福而已康熙四十九年蠲租

諭旨猶迷及之仰見

至人天寶

聖功蒙養之始已歷不獲子辜之隱矣

高宗天資闊遠幾餘覽古篤嗜過於儒素乾隆間

詔建七閣用天一閣之式

內廷齋額采知不足之名

聖量謙沖崇獎風雅至已而范鮑兩家榮荷

賜書疊邀

天藻稽古之報千載一時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古

乾隆朝

詔繪功臣像凡三次四十一年平金川五十功臣五十

三年平臺灣三十功臣五十八年平廓爾喀十五功臣

皆蒙

高宗親灑宸翰立贊褒美

本朝武功之盛

純廟庸庸之渥前千古而後萬年莫與比隆已唯幅員

既廣輯柔為難世之鎮邊庭受疆寄者能不忘當日披

荆闕土之勤勞庶同我太平永永無極彼漢棄珠崖明

還交趾傳之史策固不能不咎當國之非人也

道光癸未八月七日

宣宗幸萬壽山玉瀾堂錫宴十五老臣踵乾隆五十年

正月六日千叟宴故事賡歌圖繪其時與宴諸臣以和

碩儀親王為首若御前大臣賽沖阿大學士託津大學

士軍機大臣曹振鏞大學士戴均元大學士兩江總督

孫玉庭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黃鉞禮部尚書穆克登額

工部尚書初彭齡理藩院尚書富俊左都御史松筠郡

王銜都統哈迪爾都統阿那保致仕大學士伯麟致仕

都統穆克登布皆杖

朝耆碩德爵兼尊黃髮番番躬逢嘉會視彼香山洛社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古

不過鄉里典型麟閣雲臺未必功名終始雲龍魚水夫

豈偶然

成廟嘗賦七言古詩紀事見

御製詩初集

自中西立約互市

朝廷設總理衙門以大學士以下九卿以上數人為總

理各國事務大臣多寡無定員其章京則以閣部司員

考充之如軍機例凡遇中外交涉事件泰西諸國駐京

使臣其自稱曰全權大臣多赴總理衙門與中朝諸大臣定議顧

夷性狡譎恃其機器舟械之利出語驕橫不可制近十

年來賴文相國祥以忠忱摯悃誠實不欺默化其鷙悍之氣遇事持以定力雖敵情萬變而不為所撓同治一朝邊事尙不至釀成大釁者相國一人力也聞西人每屆歲首輒遺書通商諸大臣以為履端之賀其稱文相國必曰忠鯁清廉而微嫌其與彼為難餘皆以圓融識時務譽之否或稱甲第之華美車騎之都麗謂太平宰相安富尊榮固應爾爾嗚呼雖在異類豈無人心惜我老成騎箕久矣

京師內外城堞凡十五萬四千有奇見明史明紀等書本朝大臣奪情任事者指不勝屈前載安溪李文貞公

邸潛紀聞 卷十四

夫

光地為世訾議以公承平碩輔理學名臣不應有此也
陳文恭公宏謀初丁外艱奪情頗類此 道光四年八月林文忠公則徐方丁母憂

宣宗命督南河隄工公聞

詔卽行植立河干不辭勞悴六年四月

命督兩淮鹽政始託疾力辭賢者出處自有本末如此嗣後粵匪之役胡文忠公林翼墨經視師曾文正公國藩且一再奪情馳驅江皖金革無避忠孝兩完此則天下後世所當共諒者已

尹文端公繼善官翰林院侍講時怡賢親王請為記室

尋奏補刑部郎中陳文恭公宏謀由編脩升吏部郎中張船山太守問陶且由翰林充御史由御史選補吏部郎中嘉道以前似此者不可枚舉今新列詞垣者幾視部郎為噲等蓋由事例既開六部司員皆可入貲行走而柏臺芸館必由科目進身郎部黯然職是之故其實郎中非屢考不能得編檢則冗雜無定員同一進士出身內升卿班外放道府何遽以詞臣為美官耶

近年中外士大夫留心時事者莫不以庫藏匱乏為憂康祺郎曹多暇亦嘗博稽詳攷或采之邸抄疏奏或詢之戶部友人綜核出入終不解咸同以來何以與康乾

邸潛紀聞 卷十四

七

之世贏絀若是其懸殊惜官非司農之屬究不獲洞見底蘊私心妄揣開源節流因利而利事事必核其實人若顧其私吾中國之大可有為斷斷然也攷康熙元年至四十四年所免錢糧共九千萬有奇五十一年又免地丁銀三千三百萬有奇且康熙初年軍務河工需用浩繁三逆盤踞蹂躪之處正供多未徵取乃至四十八年戶部庫銀尙存五千餘萬見吳督部熊光伊江筆錄乾隆一朝大兵大役散財不貲四十五年以前又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戶部尙餘銀七千八百萬見曾文正公簡練軍實疏五十五年已前又免錢糧多次而戶部尙存銀八千萬洪北江庚戌祝隆詩

云免錢糧免錢糧四次兩次看瞻黃今年詔下 思尤厚普免正供由 萬壽又云大農錢粟雖頻散耕九餘三積儲備戶部 卽謂四十六年增兵之案添兵六萬有銀仍八千萬 卽謂四十六年增兵之案添兵六萬有奇每年費銀二百餘萬 亦見而嘉慶道光兩次裁兵一萬六千計可節省五六十萬至於道光年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決以及秦豫二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竝成同二朝勦粵逆勦捻逆勦回逆入少出多原不可以數計然中興迄今十餘年矣以地丁計之直隸額征二百四十三萬餘 近年戶部咨直隸地丁額征一百八十萬餘與此稍異耗羨十三萬餘近數年截長補短每年約完九成餘山東三百四十三萬餘耗羨四十七萬餘近年約完七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六

成河南三百十九萬餘耗羨四十一萬餘近年約完八

成 光緒四年袁保恒奏河南田賦額征三百餘萬歲收僅二百餘萬與此數符 山西三百零五萬餘耗羨三十七萬餘近年約完八成陝西一百六十萬餘耗羨二十三萬餘近年約完九成甘肅百二十二萬餘耗羨十五萬餘近年實完數未報部安徽一百六十七萬餘耗羨十八萬餘近年約不及八成江蘇甯九十一萬餘耗羨三十五萬餘近年約完二三成蘇州一百四十三萬餘耗羨二十二萬餘近年約不及八成浙江二百七十九萬餘耗羨十三萬餘近年約不及八成福建一百二十四萬餘耗羨二十二萬餘近年約

不及八成湖北一百零六萬餘耗羨二十八萬餘近年約完五成以上湖南一百十三萬餘耗羨十三萬餘近年約完六成以上廣東一百三十二萬餘耗羨二十三萬餘近年約完三四成廣西四十萬餘耗羨四萬餘近年完一萬餘四川六十七萬餘按糧津貼數亦如之近年全完 同治十三年約八成餘 雲南十九萬餘近年實徵數奏明緩報貴州十二萬餘近年完一萬餘四川雲貴三省耗羨未詳東三省額徵各項五十餘萬盛京船規在內 歲約須銀一百四十餘萬 總計地丁所入以今光緒初年較承平時約減三成耳以漕糧計之江蘇蘇松糧道所屬同治三年前原額漕白正耗米一百七十餘萬石四年減定一百二十餘萬石十一十二十三年奏報起運自六十七八萬至七十萬餘石不等額徵漕項銀六十餘萬兩除輕齋一項每年起解外餘俱留充海運經費江安糧道所屬之江北各屬額徵正耗米二十五萬餘石同治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奏報起運自十萬石至十一萬餘石不等額徵漕項十四萬餘除輕齋四千餘兩批解通庫餘俱留充起運經費浙江原額漕白正耗米九十六萬餘石四年減定六十九萬餘石十年十一年十二年自三十八九萬至四十萬餘石不等額徵漕項約四十

郎潛紀聞 卷十四 五

餘萬除輕齋一項起解外餘俱留充海運經費山東額徵米豆三十四萬餘石近年多以粟米一項抵徵同治十一年起運二十七萬餘石到通交倉十八萬餘石按山東漕糧惟同治九年折色每石解部銀河南額徵粟米麥豆二十萬九千餘石同治元年撫臣張公之萬奏定折色各州縣每米一石折解藩庫銀三兩三錢以二兩解部以一兩充軍需以三錢為通省公費嗣李公鶴年奏定杞縣等三十三州縣於軍需內減銀二錢公費內減一錢又祥符等十四州縣於軍需內二次減銀共四錢蘭儀等四州縣軍需公費全行減徵惟各屬解部銀每石二兩不改額徵漕項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幸

十一萬餘同治十一年實解部五萬兩江西額徵正耗稔米七十六萬石咸豐三年後均係折色每石以銀一兩三錢解部同治十一年實解部七十萬兩額徵漕項十八萬餘亦未零解湖北額徵正耗稔米十六萬四千餘石咸豐三年後均係折色每石以銀一兩三錢解部八年胡文忠公奏定每石折收錢各屬少者四千文多者六千五百文解部銀每石一兩三錢各屬一律同治十一年實解部銀十六萬額徵漕項一萬餘兩未零解湖南額徵正耗稔米十五萬石咸豐三年後均係折色每石以銀一兩三錢解部同治十一年實解部十萬兩

額徵漕項一萬餘未零解安徽江安糧道所屬之安徽各屬額徵正耗米二十六萬餘石咸豐三年後均係折色每石以銀一兩三錢解部歷年未解奉天額徵粟米黑豆三萬八千餘石同治十一年咨報起運米豆二萬餘石是總計漕糧項下較承平時米加少定例漕入四時已無全入者同治十年天津收而銀實加多也江浙漕白米一百九萬六千餘石而銀實加多也國初海運未興倉儲米木盈餘是以乾隆年間純廟以京通二倉存米充溢久藏陳腐不如蠲免其時阿文成奏云漕異於錢非旦夕可達京師蠲免後設有水旱恐一時緩不濟急未如所請至嘉慶間河患阻漕倉儲支絀人皆服文成先見然在今日則無慮也放近年運米雖少而京通各倉每年進米尚不下一百萬石除歲支八旗甲米約六十萬石春秋俸米京倉約放十二萬石通倉約放五萬石一切雜支約數萬石橋倉轉運例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幸

除折耗及抽查掣欠約數萬石總共出數不及九十萬石是以光緒四年二月戶部侍郎翁公同繼稱稱現在京倉米數除粟米及未到南糧不計外實存梗米二百二十七萬石按照現放章程尚可支兩三年之用云云以鹽課計之重不過一兩七錢四分輕者一兩零長蘆五十萬二千餘兩竈課一萬三千餘兩近年實完二十八萬兩上下又徵完復價銀二十萬兩零山東正課十五萬六千餘兩竈課二萬餘兩近年實完十一萬兩上下河東五十九萬餘兩又加費羨餘加價約三十萬餘兩近年全完兩淮二百十四萬餘兩折價九萬五千餘兩近年課釐二項約收二百七十餘萬兩制錢八千餘萬串兩浙三十二萬三千餘兩竈課十一萬兩零同治

八年浙撫李公瀚章奏改綱運浙東認銷 近年課釐二
二十七萬九百餘引浙西六萬六千引 項約收六十餘萬兩福建十六萬餘兩溢課等十八萬
餘兩近年改票每年應收三十七萬九千餘兩廣東六
十五萬餘兩餘項無考近年約收五十七萬八千餘兩四川
十五萬五千餘兩羨餘等銀十五萬八千餘兩近年約
完十六萬零又零收鹽釐六十餘萬兩雲南額徵正課
雜稅等五十萬餘兩近年未據報部總計鹽課項下順
治中各省約二百餘萬兩乾隆中五百七十餘萬兩近
年除雲南外已八百餘萬兩矣是較承平時有贏無絀
也以各關常稅論之天津額徵四萬八千餘兩盈餘二
萬兩又應解內務府一萬二千餘兩山海六萬一千餘
兩盈餘四萬九千餘兩加增八萬兩東海約六七萬兩
未定額鎮江九萬二千餘兩盈餘七萬一千兩江海二
萬三千餘兩盈餘四萬二千兩九江十七萬二千餘兩
盈餘三十六萬七千兩浙海三萬五千餘兩盈餘四萬
四千兩閩海七萬三千餘兩盈餘十一萬三千兩江漢
未詳粵海五萬六千餘兩盈餘十萬兩臨清三萬七千
餘兩盈餘一萬一千兩又戶關正銀二萬九千餘兩銅
舫水腳七千六百餘兩盈餘一萬一千兩以六千六百
為額內四千四百為額外又工關正銀四千五百餘兩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幸

盈餘三千八百兩以二千三百八十兩為額內一千五
百二十兩為額外按臨清關各款同治十三年約徵六成鳳陽九萬兩盈
餘一萬七千兩現未開徵蕪湖二十二萬七千兩盈餘十二
萬兩現未開徵龍江西新九萬八千兩盈餘八萬八千兩現未
開淮安二十五萬四千餘兩盈餘十一萬兩許墅十九
萬一千餘兩盈餘二十三萬兩現未開徵贛關四萬六千餘
兩盈餘三萬八千兩太平五萬二千餘兩盈餘七萬五
千兩殺虎口一萬六千餘兩盈餘一萬五千餘兩張家
口二萬兩盈餘四萬五百餘兩崇文門十萬二千餘兩
盈餘十萬左右光緒元年收盈餘七萬零原摺云較最
多年分少十四萬二千零殆無定額也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幸

又洋藥一萬七百萬加平三百餘兩以上各關常稅除未開徵
外收數不無短絀按常稅足額約四百萬現得二百萬零然攷康熙中關
差各員非無盈餘而報解正額亦多不足數自雍正年
始定考成自後盈餘之額亦以雍正十三年為準近雖
盈餘未足較康熙間幾不啻倍增矣至於昔無今有者
洋稅為一大宗一年四結六成聽撥四成解部零存津海約四十四萬兩
上下山海約十八萬兩上下光緒元年收至二東海約
二十八萬兩上下鎮江約十三萬兩上下江海約三百
二十萬兩上下九江約五十三萬兩上下浙海約六十
七萬兩上下閩海約二百四十九萬兩上下江漢約一

百五十七萬兩上下粵海約一百四十九萬兩上下此按

酌中之數也同治初年總數僅六百餘萬至九百餘萬

同治十三年年終稅單則江海三百二十五萬閩海一

百八十萬江漢一百四十五萬粵海九十一萬浙海七

十六萬九江六十七萬湖海六十六萬廈門五十八萬

津海三十七萬東海三十一萬山海十九萬鎮海十五

萬臺灣十三萬淡水十二萬總計十四萬關稅及一千二

百九萬矣是以前定經費七十萬光緒元年總稅務司赫

德堅請加增已奉旨加三十五萬定為每年經費一

百九萬八千二百兩又釐金亦昔無今有之一大宗江

蘇每年約收三百萬兩安徽約三十餘萬兩錢約六十

萬申浙江約一百萬兩江西約一百三十萬兩湖北約

五十五萬兩錢一百九十萬兩福建約一百八十萬

兩廣東約一百二十萬兩按廣東以廣西約七十餘萬

兩山西約十萬兩河南約洋藥釐金兩直隸洋

營兵饌銀兩及二成折銀紅白例賞年終恩賞約銀三

百五六十萬兩神機營經費一百萬兩八旗兵米折色

約八十萬兩一切雜支約三百餘萬兩出入甚可相敷

若京外出款昔無今有者除

吉地兩處每處歲撥六十萬兩

惠陵工程歲撥八十萬兩竣工計已不遠西征善後次

第就緒聞左伯相方興蠶桑之利創織呢之局畜牧屯

耕數年後必可自顧所不能節省者臺灣之開郡縣也

他日有木植米麥 閩中之造輪船也 兵輪船外有發

煤鐵番布之利 商轉運之利 各

國之駐使臣也長江之設水師也沿海各省之留防軍

郎潛紀聞 卷十四 可使築壩濬 製機器也時勢所迫豈能過惜度支然苟

河廣開水利 統籌全局保洋稅 洋藥及奇技淫巧各物入口似可加

行棧店舖分別大小悉令領帖每歲核釐金宜先照會

更換吾行吾命度洋人無可置辭也 凡華人有出洋商遊 開荒田撤分局與修西北水利

自明徐貞明後 本朝諸臣多創此議以孫文定朱文

端疏為最詳今協 揆沈公撫山西時亦嘗疏請此事大

練兵先開小行小效或印以直隸省併尤員 道光十二三

較裁汰尤員直隸裁 通判以下二十餘員他省十數員

不尋梁中丞章鉅 尚謂不實不盡近時河督喬公沈文

肅公均有此議而 馮中允桂 裁綠營疲弱兵丁缺額不

芬校邠廬抗議論 列尤詳 補酌量地勢中邊弁兵強弱以裁汰十之三四為止而

又鑄銀錢織洋布 培護絲茶以收利權開銀鐵煤礦以

關批解洋稅無定 數京銅局收捐約六七十萬兩

項近以例銀減成 外省捐局太多故入款反少乾隆中

每年捐監捐級捐 封三項亦可得三百萬兩若一旦

毅然停捐仍照乾 隆舊例非戶部不得收捐非實銀不

得上兌計虛銜 封典加級貢監各項恐尚不止六七

十萬可入也捐輸 已成至京師出款每年支發旗綠各

弩未惜無以此進 言者

取地實生之者眾食之者寡計以中國之大利供中國
之支應而有餘疆域四五萬里歲入五六千萬順治一
七年入款二千五百餘萬為最多而司農以下攢眉束手相聚而憂貧
無是理也無是理也然而

聖君賢輔直省各大吏焦心勞思汙無成效豈籌策猶
未至歟則總攬其成者不得而辭咎矣按是則所紀出
入各數多得之
帳轉傳聞且僅據一二年而論恐舛誤不免特聯綴成
文於國家近年經費出入之數藉可考見大畧云

燕下鄉睦
錄十六卷

趙烈文書



光緒
乙酉
拜於
暨陽

燕下鄉睦錄序

陳君鈞堂以名進士爲郎官閉門不狎時流著書逾百卷已而改知縣來蘇首梓郎潛紀聞十四卷於中外政治當代典章人事奇怪條摭而件摭焉蓋史部載紀類也今年又梓燕下鄉睦錄十六卷燕下鄉者遼地名君京邸近之故名書讀之猶初志也余喟然曰此漆園所稱宋人者與有不龜手之藥而泝泝統則何邪今之學者操不律效程朱語錄空言滿紙頃刻尺許厚獵盛名攀高位或妄希兩廡豚豈不甚便然而問九經七緯百家諸子瞠目不能對一語亦嘗慙乎否也夫程朱大賢

郎潛一筆

序

人也人即至不肖有不趣嚮者誰與然而效程朱者果程朱矣乎夫天下不皆大賢母甯多讀書多識故事猶勝於絢虛美絀實用者也然而人多舍此而就彼將毋畫仙鬼易畫人物難乎余辱與士大夫遊竊疑博通者之少即有矣輒姍笑叢焉傳曰越人美羸蚌而簡太牢鄙夫樂咋喏而怪韶濩然邪非邪夫君書不必賢於人入然而指稱礪徵引富如泰山之雲潼滄蔚蒼日出而不已也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鬻之焦中而芬芳條達也視枵腹而操不律奚止鈞銖之差耳哉夫睦之爲言細碎也著書如君而奚細碎之

有邪夫君多讀書多識故事而以著書而曾不獲獵盛名攀高位而又何說邪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冬十一月歸安楊峴譔

郎潛一筆目錄

卷一四十九則

卷二二十六則

卷三五十則

卷四三十八則

卷五四十則

卷六四十五則

郎潛一筆

序

卷七二十六則

卷八四十六則

卷九四十三則

卷十三十八則

卷十一三十六則

卷十二三十七則

卷十三四十八則

卷十四三十七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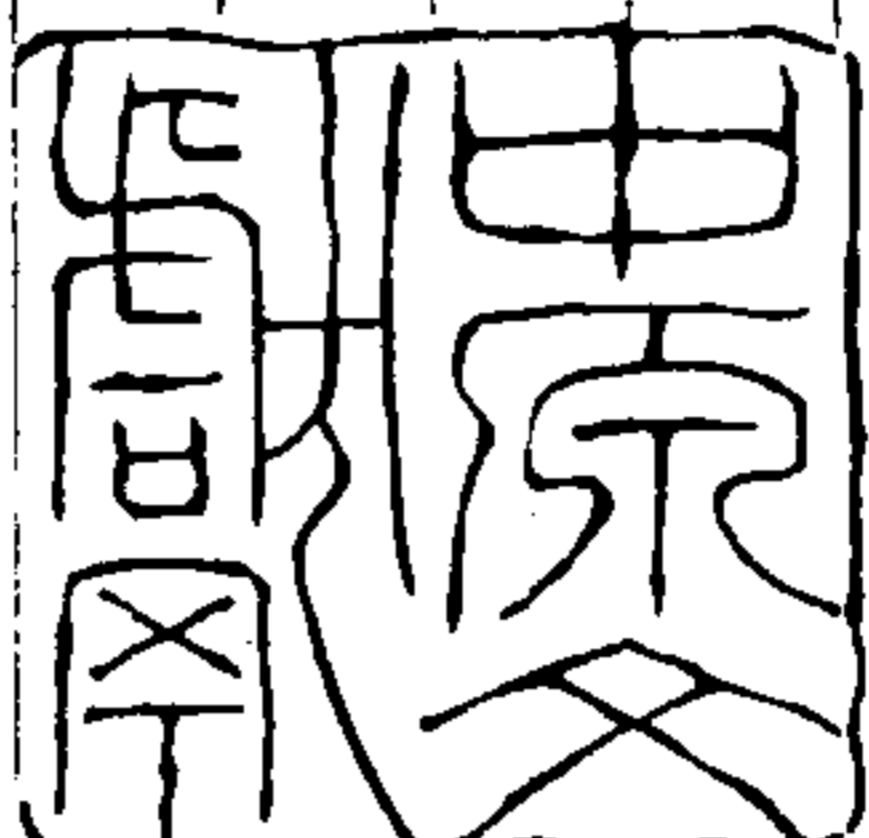
卷十五四十三則

卷十六四十三則

一多... 片月夕

從子鳳蔚 全校

子恩綸 鳳瑋



郎潛二筆 序

三

卷之七

郎潛二筆 序 目錄 跋

跋

縉士先生刊其所著燕下鄉睦錄辱命崇敬校讐事竣乃跋其後曰自南董不作載籍多誣唐宋以來是非奪於愛憎功罪消於恩怨前代名人言之詳矣

本朝

列聖代嬪公道大明四庫所錄

御製各書皆折衷羣言垂憲百世則凡紀錄之家秉筆之士宜如何恪秉

聖裁務歸至當乃以崇敬所聞有不盡然者我

朝崇尚理學程朱陸王並行不廢乃孫承澤以方回之

郎潛二筆 跋

重臺拾陳建之舊唾醜詆姚江自命衛道其人不足重

也陸清獻沈潛理窟冠冕羣儒亦復堅持門戶附和同

聲謂明之亡不亡於流賊而亡於陽明此等議論其可

據乎

國史館纂修列傳於臣僚功過兩不相掩所以存直道

也而私家撰述猶不喻此意傳狀事實類多掩飾如張

清恪謝濟世之獄張文端孫文定皆以奉

命往勘贍徇失實得罪清議乃煌煌大傳見於名人文

集中不一而足直若一代名臣絕無瑕玷者此等紀載

其可信乎乾隆中川楚用兵

高宗首賞胡世顯之不欺以風動天下而積習相沿深根莫拔羅壯勇之擒熊老八參將陳弼攘其功

聖武記記之石三保聶人傑之事誣罔

朝廷李忠毅不為嘯亭雜錄記之咸豐中上海之亂首逆周立春等皆報擒斬而近人筆記有謂諸逆多不死且有商於外洋者推此以言中外章奏亦有未可盡信者矣不特此也康熙大科得人最盛學問經濟照耀千古繼之者乾隆丙辰也是科徵士中全庶常祖望遠紹深窻近衍南雷融貫朱陸靡所偏倚其學近於湯文正桑主事調元傳餘山勞氏之學恪守師承宗主洛閩其

郎潛二筆 一 跋

二

學近於陸清獻二公其眉目也庶常之不與試或謂張文和以其負氣故齟之然主事亦未取餘若顧棟高徐文靖程廷祚沈彤牛運震任瑗陳黃中沈炳震王文清諸公皆淹通經史績學之士若厲鶚胡天游劉大櫟沈德潛萬光泰李錯張庚黃之雋諸公文章詩賦亦堪方駕古人若裴文達方恪敏曹文恪金德瑛錢載諸公尤卓然不愧名臣當時二百餘人大半經桐城臨川兩侍郎月旦然後登諸薦牘故其中博學篤行之士幾居什九設令碧海遺珠盡收珊網豈非一朝盛事乃張文和以舊臣當國與方李二公所學異趨適奉

命主試事遂假慎重之名苛繩隘取以呈御覽兩侍郎所舉一士不登名流獲雋者僅齊召南抗世駿輩數人士林咸失所望文和之咎大矣然前人未言之者何歟是書與前筆皆掌故淵藪採摭之勤網羅之富所不待言至於闡揚幽滯考證得失並存數說不徇一家則知幾史通病其踳駁容齋隨筆遜此精詳矣又其論斷所施和平嚴正無一孔迂腐之見以輔翼名教為宗昔人嫌河閒五筆以鴻才碩學評隲鬼狐有乖立言垂教之旨如先生是書復何憾乎光緒壬午春弟子鄭崇敬謹識於暨陽官舍之燕喜堂

郎潛二筆 一 跋

三

燕下鄉陞錄卷一

鄞 陳康祺著

我

朝以明神宗四十四年丙辰

太祖皇帝始俯順諸貝勒大臣恭上

尊號建元天命

太宗嗣位建元天聰天聰九年以收服察哈爾全部獲

歷代傳國王璽明年四月始

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國人初尊

太祖為聰睿貝勒至天命九年恭上

郎潛二筆 卷一

尊號曰

覆育列國英明皇帝

太宗崇德元年羣臣恭上

尊號曰

寬溫仁聖皇帝昔成周幽岐紉業太王王季猶待追崇

不若

聖朝天造經綸戡亂攻昧當洪基俶建之初已赫然有

撫中國子萬民氣象也

天聰三年

太宗以明國屢背盟誓

親統大兵征之入洪山口克遵化城遂由薊州進規燕

京駐營城北土城關之東復移駐南海子距關廂僅二

里諸貝勒請攻城

太宗諭曰朕仰承

天眷攻城必克所慮者儻失我一二良將即得百城亦

不足喜遂止弗攻

聖人智勇天錫猶審幾遵養如此唐之太宗宋之藝祖

嗟乎後矣

天命十一年設八旗大臣天聰二年定文館職司五年

設六部六年定城守官三年考察之例八年定八旗職

郎潛二筆 卷一

官名十年更定內三院崇德元年定內院官制設都察

院二年設八旗議政大臣三年設理藩院定都院制八

年設禮部蒙古理事官此我

朝澄敘官儀之始

太祖乙卯年定八旗軍制

太宗天聰三年三月定軍令於外藩八月定行軍賞罰

例五年定出征軍制崇德八年定軍律此我

朝整敕戎行之始

天命五年六月設納言之木於門外天聰五年令貝勒

大臣盡言直諫此我

朝下詔求言之始

天命二年令詳慎訟獄天聰九年禁徇私枉斷崇德五年肆赦此我

朝明刑弼教之始

太祖乙卯年令羣臣舉賢才五年令貝勒大臣子弟就學三年授舉人生員官階優免丁役此我

朝興賢勸學之始

天聰六年行新定朝儀崇德元年行

太廟薦新禮三年

諭禮部申明禁令八年定內外相見禮此我

耶潛二筆 卷一

三

朝班朝肅廟之始

太祖甲寅年令國人屯田曠土

太宗天聰九年禁濫役妨農崇德元年禁屯積米穀令

及時耕種二年令各屯堡及時勸農此我

朝重農貴粟之始

天聰元年發帑賑饑二年發帑資民嫁娶崇德二年

諭貸粟資民六年以歲歉

諭行備荒事例此我

朝乎惠民之始

天命八年

勅羣臣勤職十一年

勅諸貝勒母習逸樂崇德二年

諭諸大臣勤修國政七年

諭諸王貝勒勤修政事此我

朝誠諭臣工之始已上九則均見

開國方畧我

祖宗一隅肇造業業兢兢當周繇商胤之始基已姚典

姒謨之畢備攷其時正明國未造君闇臣煬百度寢弛

無復綱紀興亡之故蓋不待王師入關

真人定鼎而早可瞭然後有萬年殷鑒不遠

耶潛二筆 卷一

四

聖子聖孫作求

世德念之哉戒之哉

何文端公按諡法考無何文端者雍正初吏尚何世璠

諡端簡何實出身翰林而不得文字故文端

誤記居京師時一同年詣之日晏未起久之方出客問

日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此內外家長

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為奸盜詐偽何所不至耶公瞿然

自此至老不晏起見桐城張文端篤素堂集讀此可見

何公進德之勇並可見前輩處朋友閒規過責善如是

其嚴也

西林鄂文端公爾泰總督雲貴時雲撫江陰楊文定公

方獲譴新巡撫朱綱多方羅織至欲用刑訊兵民汹汹
爲文定頌冤謀羣起擊綱公好言撫慰之復厲聲責綱
曰過湯陰岳忠武廟見鐵人平獄得解

高宗卽位首召文定文定旋奏公處置苗疆非善策公
不以爲忤文定沒公經紀其喪哭之哀嗚呼可謂大臣
矣

世宗時合河孫文定公被誣有焚賊據以入告者親王
也

上詢之鄂文端公公曰孫嘉淦性或偏執若操守臣敢
以百口保之

郎潛二筆

卷一

五

上意解卽

命公弟訊問事白抵誣者罪公弟名爾奇時與文定同
以少司空兼祭酒亦賢者也

閩中自李文貞蔡文勤二公重振龜山考亭之緒薪盡
火傳理學大暢繼之者甯化副憲雷翠亭先生鉉也先
生隨計入都寓文勤邸朱高安方居比鄰文勤語先生
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先生以陸清獻不見魏蔚州
爲比後高安禮先焉乃往見又一日孫文定過文勤文
勤語先生曰孫公實爲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先生曰
不敢也將有保舉恐近自媒文定終薦之補國子監學

正

乾隆初元甯化雷公以庶吉士蒙

特召侍 阿哥書房講讀嚴正恪勤於中貴不假辭色

嗣丁憂編修余棟以 皇太子薨八京被

命留侍諸 皇子公奏 皇子侍奉之人必明大義篤

倫理方於學術性情有助余棟父喪未葬若隱忍行走

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於天下風化有關

於是編修得終制按公之學出自漳浦蔡文勤公文勤

則李文貞嫡傳也公劾奏奪情侃侃如此於安溪一脈

不能不謂之青水鮎埼亭集揚文定公行述稱余編修奪情時文定力言其不可上收還

郎潛二筆

卷一

六

成命文定亦
安籍高弟

混同顧公琮太師文端公名八代孫也風骨挺勁在滿
洲大臣中與蝶園徐公並稱時人爲之語曰前徐後顧
剛亦不吐

世宗初年設會考府公爲主事杖某親王府吏親王初
不悅而後奇之公嘗持議欲行限田法以均貧富與用

事大臣動色爭於
上前無所撓挫有文覺禪師者出都聲勢烜赫騎從如

雲道出袁浦充豫二州方面大僚率屬郊迎恐後公方
與前總漕魏公廷珍相交替皆若弗聞也者公在京師

守制時小車撤帷人以爲廝養奉

命治漕泊南北河久享厚祿老病罷歸至不能儻一厘

以居壁立千仞清絕一塵惟公實允蹈之

康祺少有知識瀏覽近今古文家測其旨趣頗惜長洲

彭紹升二林瑞金羅有高臺山之學陽儒陰釋殊太決

其籬樊稍長則聞前輩言臺山游奉化雪竇爲邏者所

獲疑爲盜賴吾邑邵侍郎洪得脫吾以爲謝康樂之爲

山賊也頃讀惲子居氏大雲山房集臺山外傳曰臺山

少好技擊兼治兵家言嗣學於贛鄧元昌修儒者之業

於書無所不窺精思入微遂喜佛法自京師歸忽登樓

郎潛二筆 卷一 七

縱火自焚救之得不死遂狂走入山服沙門服不下髮

跌坐與人言孝弟而歌泣無時下揚子渡錢塘過甬東

多託迹佛寺中奉化快手怪其服令儕輩篡臺山臺山

徒手禦之不可近因詣縣跌坐縣庭爲禪語同年生主

事邵君洪時家居識臺山乃釋之遂游普陀寓西湖已

復走京師乃歸而卒又論曰臺山於倫甚修所以處之

甚厚不得已乃至於如此其諸無愧爲聖賢之徒者歟

按惲氏此文似臺山之入墨亦自有託而逃譬如病榻

呻吟聊自緩其痛苦彼彭二林者又何所爲而甘棄其

飲酒食肉之身昏瞶叫號靡所脅驅而遠自淪溺耶噫

惲子居大雲山房雜記載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特封

世祖章皇帝之乳母樸氏爲奉聖夫人頂帽服飾照公

夫人例嗣後多有乳母之封外廷至不知其姓氏

本朝推恩之厚家法之肅具見矣按惲氏以封及乳母

爲恩厚不降明旨爲法肅其言善矣康祺竊謂

本朝定鼎之初宮府典章多沿明代以奉聖夫人封天

子乳母恐亦是勝國舊稱康雍而後綱紀聿新保姆微

勞膺受

渥資禮亦宜之奉聖崇封必已裁革宜二百餘年罕見

郎潛二筆 卷一 八

紀述也

和碩禮烈親王

太祖高皇帝次子也從征屢建大功封大貝勒

太祖崩王首倡議於朝戴

太宗爲主

世祖嗣位王次子碩託孫阿達禮謀立睿親王王發其

謀兩人皆伏誅昔泰伯讓國尙少披荆斬棘之奇勳周

公滅親究非離裏屬毛之繼體

天祚聖清篤生懿弼忠貞神武翼戴

三朝史册所書少雙寡二者也

天聰五年

大清兵圍大凌河城生禽明監軍道張春等春見

太宗不跪

太宗引弓怖之禮烈親王諫曰彼不懼死射之何為乃

舍之春終不失節以壽終我

文皇帝大度如天從諫如流固宜海內英豪聞風景附

屋彼明社有如拉朽摧枯也

和碩怡賢親王

聖祖皇帝第十二子雍正三年疏請減東南浮賦奉

旨俞允其年冬總理水利營田事濬畿甸河渠闢荒地

郎潛二筆

卷一

九

數千里募民耕種期年而有收王屢承

詔決大獄多所寬釋因奏言聽訟之道求之辭色以察

情偽設誠以待之據理以折之未有不得其實者若概

用刑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此冤抑之所以難伸也

世宗以其言頒示直省有司刻木榜於堂四年

御書忠誠敬直勤慎廉明八字以賜復條析王善行宣

布中外比薨

詔奉天直隸江南浙江各為王立祠為天潢懿戚振古

未有之榮蓋

世宗之於王恩誼隆稠不啻布衣昆季而王之謙畏寅

恭善承

眷睐亦殊足以上契

聖心吁難已盛已按賢王政迹畧見前編頃讀宗室王公傳尤得其詳補輯於此

和碩鄭獻親王為

太祖皇帝弟之子

世祖嗣位與睿親王同輔政功亦相埒扈

駕入關封信義輔政叔王十二年上疏推述

太祖

太宗遺烈以為平治天下在信詔令順人心前方降

詔恤滿洲官兵疾苦已復令修乾清宮詔令不信何以

郎潛二筆

卷一

十

服人又請設起居注官垂信萬世

世祖善之夏薨於位遺言勸

上以統一四海為念

上哀慟

詔圖像宮中

咸豐三年四月

命大臣監視鎔化內府金鐘凡黃鐘二太簇一皆乾隆

五十五年所鑄鐘也蓋是時軍饟方亟庫藏空虛

聖心焦勞甚矣

翁文端公以大理寺少卿丁艱服闋還京補國子監祭

酒祭酒秩從四品理少秩正四品例不得補時

宣宗亟欲擢用故有是

命也於是文端兩為祭酒儒者榮之

乾隆間四庫書成皮藏

文淵閣始置官典守雖兼銜貼職實為翰詹諸臣清要之任朱文正公首直閣事 皇十一子成親王刻石印

贈之嗣阮文達公繼充是選文正遂以印付之文達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鬻其女隻

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侍御之望曰督師者久無功又驕

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

郎潛二筆 卷一

士

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者終不去皖何至是前督師者

袁甲三也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

死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

母喪

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見許宗衡玉井山館筆

記

本朝宗藩懿戚中學術之正政治之醇莫如簡儀親王

德沛王為

太祖皇帝弟濟爾哈齊四世孫早歲應襲父爵為鎮國

將軍讓與從子入西山讀書

世宗以果親王薦召見問所欲曰願側身 孔廟分特

豚之饗

世宗大器之授兵部侍郎王益折節嚮學立志希聖一

言一動必由仁義乾隆初嘗以吏部侍郎兼祭酒每入

學摩掌俎豆不忍決舍嘗集太學諸生講大學首章圍

橋門聽者千餘人靡不悅服獨助教王之銳以為未盡

復陳說已意王欣然下階三揖而謝初甘肅地瘠歲常

歉有司視為固然無報災成例王始外任即撫甘肅兩

月不雨立馳奏振之

高宗即位遷湖廣總督調閩浙再調江南所至黜陟至

郎潛二筆 卷一

士

公尤重民事乾隆七年淮揚大水王慮漕粟往民不及

炊乃實麥餅干艘蔽運河兩岸饑民嗷聲若流菜色立

變命府縣官放手開倉以振甯濫母隘是役奏動地丁

關稅鹽課銀一千萬兩奏銷時屬吏皆以為危

高宗弗問蓋信之有素矣

簡儀親王督閩浙時巡歷諸郡所至必先謁 先師廟

即升明倫堂講易屬吏列侍於後諸生環立於前函丈

之間雍雍肅肅其駐節杭州時於敷文書院繪河洛方

圖義文諸圖揭於屏間王手執松枝伫立指點講解移

晷纓笏塞巷巾卷充庭莫不傾聽忘倦僉謂天潢節鉞

中古今一人王在闔有鼇峰書院講學錄行於世所著復有易圖解實踐錄二書康熙敬按

本朝滿洲儒臣理學經濟代產巨人向未有膺孔庭從祀之榮者如王及文定公徐元夢文端公倭仁文忠公

文祥亦無愧兩廡人物惜無人焉為之抗章乞請也康熙

以京官謁選時自意依流平進烏臺豸斧尚非妄希國家闕典如此類者甚多謬冀有所論列私居削牘誤著成編茲則不宜復出矣

巨清開國元輔在漢臣中必首推范文肅公文程其遭

遇如漢之留侯明之誠意而建樹宏遠則過之世傳其

三大議尤足固根本流賊破明燕京吳三桂來乞師睿

親王召公籌策公曰賊惡稔矣可一戰破惟好生者天

之道古未有嗜殺人而得天下者

國家欲統一方夏非又安百姓不可王用其言入關申

嚴紀律妄殺者罪遂定京師一大議也明季賦額屢增

民不堪命公廷對請用萬曆時額從之天下大悅一大

議也闖獻亂後土曠民稀公條上軍屯事宜

詔議行之流亡漸集裁兵不誨三大議也公以孔孟之

學術為伊旦之經綸張劉兩文成鳥足語此

盛京大庫有老熊皮一具雄烈如生我

太宗文皇帝御鎗所獲也歷

郎潛二筆 卷一 七

朝藏弄以示服猛

歐陽文忠公像在滁州官庫乾隆己卯新建尙書表文

達公典試回京進呈

御覽題詩以為鎮滁之寶

嘉慶辛酉京師大水科場改九月詩題百川赴巨海乃

謝康樂擬建安七子陳思王一首取天下歸仁意闈中

罕得解前十本將進呈韓城王文端公以通場無知出

處為憾房考高侍讀鶚搜遺卷得定遠陳敬卷亟呈薦

遂得南元他房落卷有畧涉正意者搜棄補薦皆中式

乾隆閒某太史諂事豪貴其妻某氏始拜金壇于相國

夫人為母如古所稱乾阿嬭者嗣相國勢衰又往來錢

唐梁尙書家蹤迹暱密有朝士嘲以詩云昔年于府拜

乾嬭今日乾爺又姓梁赫奕門庭新吏部淒清池館舊

中堂郎如得志休忘妾妾豈無顏只為郎百八牟尼親

手挂朝回猶帶乳花香時相傳冬月嚴寒梁尙書早朝

為懸掛按自來諧臣媚妾悅人惟恐不工事有甚於此

者然閒房隱祕豈外人所與知况尙書名臣即某太史

妻亦不逾熱中趨附何至為婢妾倡伎之又道光朝一

翰林出離縣陳文愨公官俊門下文愨喪耦翰林為

文以祭之有喪我師母如喪我妣之句翰林妻又嘗為

許文恪公乃普之義女有誡之者集成語作聯揭諸門

郎潛二筆 卷一 七

外曰昔歲入陳寢苦枕塊昭茲來許抱衾與禍二事畧
同一詩一聯皆為言官登白簡至今有餘臭焉余之紀
此將使十鑽千拜之流稍自顧其名節而才士之筆端
剽悍者亦當稍留地步勿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
嘉慶甲子

車駕幸翰林院欲令與宴者即席為詩朱文正公奏諸
翰林皆蒙

賜酒觀戲恐心分不能立就

仁宗允之公出語諸翰林曰若是日即席為詩諸君能
不鑽狗洞乎文正性喜詼諧此其一節也康祺按乾嘉

郎潛二筆

卷一

五

文物慎選清班當時詞苑中人尚不至為應制一詩遽

穿狗竇公特慮醉後失詞耳

朱文正公清德素修為時宗仰薨之日臥處僅一布被
布褥其別舍則殘書數篋而已見者莫不悲感

仁宗親賜奠甫至門即放聲哭且

賜以挽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言錢之句

天章論定公亦當含笑於九原

乾末嘉初滇省運銅為最苦之差一經派出即身家不
保推原其故凡全滇屬員中有虧短者有才具短絀者
有年邁者本管道府即具報委令運銅於承領運腳時

即稟明藩司將所短各數扣留藩庫以至委員赤手動
身止有貞銅一法所短過多或報沈失或交不足數至
參革而止此數十年弊政也自蔣礪堂相國攸鈺任滇
藩查得銅廠內有提拉水洩一項每年應發銀二十萬
兩八成給發扣存二成得四萬兩於四正運每船津貼
銀八千兩副運減半於起運時給發一半船至湖北全
給之保舉運員須本管府道加考以並無虧空年力正
強為合格此法行至道光年尚無更變人不以為畏途
矣見崇慶楊襲侯國楨自定年譜楊亦道光初藩雲南
者今滇銅久不採運舊章未必遵行錄此以為講銅政
者之一助

郎潛二筆

卷一

六

楊襲侯在滇兩署藩篆其時各省採銅委員率羈留至
四五年候訪知四川烏坡廠銅可以般運遂陳請大憲
在烏坡採買銅二百萬斤五省委員咸獲齎運雖銅價
畧貴而運腳節省合計有盈無絀此亦留心度支所當
知者

西坡類稿中有恭紀蘇撫任內迎

鑾盛事云某日有內臣頒

賜食品並傳

諭云宋犖是老臣與焮巡撫不同著照將軍總督一樣

頒賜計活羊四隻糟雞八隻糟鹿尾八箇糟鹿舌六箇鹿肉乾二十四束鱈魚乾四束野雞乾一束又傳旨云朕有日用豆腐一品與尋常不同因巡撫是有年紀的人可令御厨太監傳授與巡撫厨子為後半世受用等語此世俗深明密戚之所希聞而以

萬乘至尊垂念人臣舖吸之需乃至織至悉如此宜身受者舉箸不忘也

文端伯相伍彌泰乾隆四十八年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明年七月授東閣大學士越二月和珅亦以冢宰拜參知矣世多以伍相為和珅外祖以年輩論之似不

郎潛二筆 卷一 七

甚符或文端女為和珅繼母耳相傳文端家有急需公子輩貸二千金於珅公聞之語諸公子云既已向貸退還不情命取田契價值相當者署券歸償珅力辭使者

三返始勉受珅之貪汚殆公所素嫉故以之示意歟

高宗在藩邸鄒宗伯一桂方以工畫值

內廷令內侍持箋

命畫宗伯以未奉

諭旨不敢應

高宗登極賞其謹慎擢用卿貳

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

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為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當廉恥實優 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此儀封張清恪公任督撫時禁止饋送檄也質確如古諺詞按又一本一命已上當奉為金繩鐵矩

張清恪生長河壩熟諳水性嘗面奏河務事宜

聖祖偶有所詰問公即袖出地圖口講指畫兵部侍郎牛鈕在側斥伯行書生但據紙上陳言妄奏

上曰畢竟是他留心即書本亦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康祺敬按書本陳言原有迂腐不適用處洞達時勢方為有用之才然傳古援今究勝於空談逞臆况清恪

郎潛二筆 卷一 末

之於河道實有心得并非藉圖書以緣飾乎留心書本數語

聖謨洋洋握敷奏功庸之本矣

阿文成公在金川時曾被岳大將軍參劾獲咎嗣文成

總督雲貴岳適降補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詠詩

示岳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

武臣鮮以詞賦受知者徐侍郎湛恩明功臣中山王後

也明季以關外都指揮家遼陽入

皇朝隸正藍旗漢軍由貢生應武科中康熙四十四年

武進士授侍衛執戟殿下賦詩稱

旨特改兵部郎中後官至閣學兩出治河以廉幹稱至
今羽林伏飛之班稍通文墨者猶豔述其遭遇云

徐文穆相國本予告歸杭州適里中社事正盛晝夜相
競立戲場數處各以臺上燈聯求書卻之不可乃大書
曰防賊防奸防火燭費錢費力費工夫復書一扁曰戲
無益衆喻其意遂止是真士大夫居鄉之軌範也

李敏達衛長於治盜所轄地方不逐娼妓不禁樗蒲不
擾茶坊酒肆曰此盜綫也絕之則盜難蹤迹矣按敏達
與田端肅文鏡皆雄恣不馴純任權術而皆立功名雍
正朝凡二公所駐盜賊爲之潛蹤敏達之禁網闊

郎潛二筆

卷一

七

疏是或一道與

閩中蔡殿撰以臺赤貧至孝無以爲養將鬻妻其夫人
不忍拂請行抵富家白其故乞改執爨役主人感動遂
如指一日召墨客入書齋適遇夫人相對泣主人駭詰
之知客即蔡也乃送還夫人未幾蔡聯捷會狀屢典文
衡激厲寒峻現身說法初不以此事爲諱見童通副師
過庭筆記康祺按鬻妻養母非遇大亂奇荒萬難兩全
之會其事不足爲訓而出而教士不諱其少歲之寒微
俾多士有以自壯則可謂能舉其職者也

甘肅自康熙六十年至雍正四年司庫虧帑至一百六

十餘萬案牘散佚莫知所由武進劉文恪公於義署總
督設法清釐不籍一家不筭一吏而咸獲歸款亦可見
綜核之才已

邵二雲學士垂髫時侍寢於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輒
持學士足令背誦日間所讀書或舉經史疑義前賢故
實相告語不熟記則搖之使不得暢眠以是學士涸澗
家話卒成通儒

郎潛二筆

卷一

辛

燕下鄉陞錄卷一終

燕下鄉睦錄卷二

鄞 陳康祺著

天命八年

太祖御八角殿訓諸公主以婦道母陵侮其夫恣意驕縱違者罪之按唐南平行執斧盟饋之儀宋荆國以寶帶器幣為壽傳之史册久為嘉談我

朝當戎衣伐伐之年即已敕慈閨箴修明陰教天桃穠李此王化之所由基與

乾隆丁巳長蘆運使蔣國祥以事謫戍軍臺其子韶年屢求代父不得壬戌五月出塞省父慟哭求臺帥帥憐之為奏請果獲

郎潛二筆

卷二

俞旨其父歸尋卒韶年旋亦放還見漢陽沈郎中秋曹日錄記之以貽表獨行者並使後世孝子順孫不幸遭罹家難者知我

先皇孝思錫類曾有此曠蕩之深恩也

定例京控案件由步軍統領都察院通政司上達者率奉

旨交督撫提案研訊或令督同臬司嘉慶二十四五年童通副師方以勤慎受

天子知遇

上念山東積贖如山清釐不易遂以公調任東臬每案輒奉

特旨專交審訊定議後即單銜奏結在任一年二十餘年積案千餘起無復留滯釋獄囚無罪者一千二百餘人並審結本任內案一千八百起

天心嘉悅有秉公辦理不避嫌怨之褒然公自此招中外忌嫉

睿廟以庚辰七月賓天九月即調公湖北十一月

授通政使司副使明年被舊屬誣訐吏議降四級調用矣

郎潛二筆

卷二

客有藏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者後附一小幅

曰後三女弟子圖前後凡二跋其前跋云乾隆壬子二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之弟子各以詩來受業旋屬尤江二君為寫圖布景而余為志姓名於後以

當陶貞白真靈之圖其在柳下姊妹偕行者湖樓主人孫合宜臬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坐撫琴者乙卯經魁孫原湘之妻席佩蘭也其旁側坐者相國徐文穆公

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撫汪又新之女續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婢也稚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寧人臬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

毫若有所思者松江廖明府之女雲錦也把卷對坐者
 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
 宛仙也倚竹而立者蔣少司農戟門公之女孫心寶也
 執團扇者姓金名逸字織織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
 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
 字芷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側而攜
 其兒者吾家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諸人各有詩現
 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
 一又一跋云乙卯春余再到湖樓重修詩會不料徐金
 二女都已仙去為淒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
 郎潛二筆 卷二

次畫圖不能屏八乃託老友崔君為補小幅於後皆就
 其家寫真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
 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襜
 綸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璵沙先生之季女錢林也
 皆工吟咏綺蘭有聽秋軒詩集行世余為之序清明前
 三日袁枚再書康祺以謂隨園風流放誕充隱梯榮詩
 格極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惟駢體文差強人
 意駢文才氣縱橫洵足自成一家惟隸事多強古就我
 若劉霞裳詩序上黃太保書等篇他達荒唐未免肆
 無忌餘無足觀其攀附公卿提倡騷雅志不專在獵名
 蔣茗生蠅營獵祭之詞趙耘菘虎帳蛾眉之檄同時雋

彥都已窺破此老心肝惟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
 代福慧雙修殊為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
 粉琴尊丹青昭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江南杭州駐防營殉粵匪之難諸忠臣余已紀之前筆
 矣茲又得江南大營文武死事畧於西人所刊瀛環瑣
 記表錄之湖北提督向榮四川成都人由行伍從楊
 遇春平滑縣賊有聲積功至提督粵西盜起以宿將被
 命與都統烏蘭泰分統左右軍屢蹶屢起咸豐二年督
 師江南始至營鍾山邊賊東竄時兵不滿萬又分援揚
 州東壩徽甯等處勢益單六年四月鎮江師潰賊橫溢
 郎潛二筆 卷二

不可制歛營次丹陽圖後舉會病發薦張國樑自代卒
 謚忠武署江南將軍蘇布通阿滿洲人隸向榮左翼長
 從征江南署江南將軍卒於軍謚果勇甘肅涼州鎮總
 兵馬龍四川人忠勇善戰隸向榮右翼長日夜謀攻復
 不克憤毆血卒謚剛愍候補知府謝繼超廣西人倜儻
 任俠隨向榮征江南總理營務咸豐四年粵人劉麗川
 踞上海官兵攻之久不下奉令招撫被賊誘執脅降不
 屈死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滿洲人咸豐二年由工部郎
 中奉旨以道員揀發江蘇署按察使嘉定民人周立春鉤扇

粵人劉麗川連陷浦東西六廳縣城奉督府檄率師復其五授常鎮通海道旋擢布政使駐上海勦賊四年六月授巡撫斷賊糧運五年正月克之

賞一品服勇號幫辦向榮軍務移攻鎮江六年四月偽東王楊秀清由金陵悉銳至薄總兵虎嵩林壘甚急聞報輕騎突圍入賊繞之數匝糧盡手發火鎗洞胸卒諡勇烈候補道江甯府知府劉存厚四川人上元江甯志作山東人

入賞爲刑部學習主事咸豐三年以待郎王茂蔭薦奉命從軍江南八月上海事起率偏師克復青浦功第一以知府發江蘇補用

郎潛二筆 卷二

五

賞瑚松額巴圖魯名號軍興文職

錫勇號自存厚始旋補江甯府留勦賊上海平以道員用隨征鎮江六年四月吉爾杭阿既死難護屍突圍出遇害江甯將軍和春滿洲鑲黃旗人深沈有將畧由湖南參將從廣西軍升總兵官與向榮分統滿漢隊咸豐三年奏派專攻鎮江一路尋奉

命赴皖督師六年向榮卒由江南提督佩

欽差大臣關防視師句容始至薦張國樑可大用俾總統諸軍壁壘一新堅城迭拔每報捷推功讓能其下樂爲用七年鎮江既克用張國樑計會師搗金陵圍城築

圍賊屢撲屢却勢窘甚會浦口黃池溧水甯國諸軍失

利分兵往援死傷畧相當士氣稍弱十年正月賊開道

陷杭州尋由廣德掠東壩而西讓道中絕外圍壞環營

火起與張國樑走鎮江冀收合餘燼未幾聞丹陽失守

總督何桂清棄常州逸殘軍瓦解憤甚手火鎗貫脅未

殊行至許關仰藥卒諡忠壯江南提督張國樑廣東高

要人起推埋中按原本作以降賊受撫非也從勦兩粵土寇游升都

司隨向榮東征先登陷陣戰功冠江南名滿天下擢漳

州鎮總兵官咸豐六年向榮卒中外交章論薦

命幫辦軍務總統諸軍尋授湖南提督改江南會師金

郎潛二筆 卷二

六

陵城下以恢復自任十年師再潰憤功業不竟投丹陽

尹公橋下人馬俱沒事聞

賜諡忠武其事實詳見碑記浙江提督鄧紹良湖南人

由行伍起家咸豐二年守長沙城功最從征江南分援

皖南徽甯諸郡晉提督九年灣址失守遇害諡忠武直

隸通永鎮總兵戴文英廣東人同死難諡武烈湖南提

督周天受四川人由行伍從征江南派援甯國累著戰

功督辦軍務咸豐十年江浙相繼失守甯國孤懸賊中

苦守數月城陷遇害諡忠壯湖北提督周天培四川人

天受弟由行伍從軍累功至提督駐守浦口咸豐九年

師潰遇害諡武壯直隸通永鎮總兵虎坤元四川人趨捷善戰輕財募死士有名將風咸豐六年鎮江下蜀街之役以七百人走劇賊數萬擢總兵年甫二十四八年攻溧水中礮卒諡忠壯總兵熊天喜湖南人隸和春親兵洊保至壽春鎮總兵官十年閏三月賊攻丹陽師潰中礮卒諡勤勇廣西提督張玉良四川人由行伍從征江南曉暢軍事屢獨將破賊威名亞國樑人以小張呼之咸豐十年杭州告急率三千人馳援至則城破已三日鼓行先登賊出不意棄城走既蘇常相繼淪沒潰兵趨杭州勢洶洶幾變巡撫王有齡令玉良招合亡散攻

郎潛二筆

卷二

七

嘉興不下賊趨浙東移師克嚴州城進拔常山江山二縣十一年五月賊渠李世賢自江西東犯江常復陷總兵李定太方統三衢軍棄浮石渡不守賊掠龍游破金華寇諸暨全浙大震時巡撫主兵柄有諭貪而驕懦而質然自謂知兵雖倉猝遇害而滿營諸忠橫被摧陷兩浙大局全壞於一人之手朝廷憫其死事姑弗深求而輿論至今唾罵至有將軍瑞昌擁總統虛號唯諾受塗牛馬矢於其專祠者成玉良以客將孤寄提殘卒不滿五千崎嶇楮柱危苦萬狀省中又時時齟齬之玉良憤歎扼腕意氣彌厲所至挾朝衣一襲自隨識者早知其必死十月杭州再被圍由桐廬浮江下孤軍深入破賊壘十數抵鳳山門遣

人請兵出紮通饒道不應越宿外圍合玉良駐師江岸猶日夜問疲傷勉忠義往來部署忽飛礮集右足折股卒杭人至今哀之諡忠壯內閣中書陳克家元和人工詩得山谷神髓甲辰舉人從軍金陵為張國樑掌書記保中書舍人十年師潰遇害山東直隸州州判吳士諤沐陽人已酉科拔貢生以本班就職分發山東奉檄解江南軍火投効和春營與陳克家同日被害內閣中書馬釗長洲人甲辰舉人習小學句股喜談兵先以籍紳理劉存厚營饑敘青浦功保中書藍翎十年從總兵熊天喜為幕客死丹陽之難

郎潛二筆

卷二

八

瑣記又載有思肥主人金陵問答一篇云密默子薄游金陵有逆旅主人過而言曰自昭代龍興我江南沐浴生息晏然不見兵革者二百有餘載劇寇壓境三辰失序金陵遂淪為異域合東南行省甲兵財賦將才物力之盛誓師城下喪敗相繼蠹爾么麼駸駸坐大煩兩朝之宵旰竭生靈之膏血自癸丑迄甲子十有二年而始復其失也若隕籜之易得也比摧山之艱天不降康民其何罪吾子積勞兵閒熟悉情狀其能以金陵已事諭子乎密默子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賊

萌芽乎金田咆哮乎永安跳盪乎長沙橫決乎江漢其
間命將出師兵事連歲不解功罪之迹利鈍之機傳聞
異詞請從蓋闕洎乎棄武昌躡彭澤掠皖城趨采石舳
艫千里直指石頭如飛蝗蔽天莫敢仰視猛獸出柙市
廛盡空夫以江南情竄偷玩之俗脆薄柔靡之民倉卒
遇敵應時崩摧勝敗之故無待著龜矣蓋賊之覬金陵
非一朝取之以積威而據之以全力蹂京口掠廣陵瞰
中原窺半壁天贊

廟算先機謀帥琦文勤邦上之捷向忠武鍾山之師夾
江而陳控扼南北賊自是不敢過蘇常高竇一步吳越

郎潛二筆

卷二

九

生民驚魂復定者又七八年然金陵依山阻江城高廣
甲天下賊渠楊秀清以梟桀之姿擁百萬之眾據形勝
之地我兵初至士氣單弱

中旨敦迫嚴責師期堅城在前芒刃久頓賊得以其隙
憑陵楚皖橫溢江淮羽翼四張爪牙森布雖

朝命重臣分路致討而往來有牽綴之懼彼此無聯屬
之權畛域既分事機屢舛迨庚申辛酉間官兵撓敗江
浙沈淪賊意驕氣盈酣象淫縱無復鬪志猾虜之貫已
盈元元之禍應革

冲聖當陽疇咨方召東南再造悉畀元臣於是乘建瓴

之勢鼓行而東盪滌江滸直擣腹心而金陵始復爲我
有傳曰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又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
之人何其盛哉主人曰寇之顛未既聞命矣抑吾聞之
向公嘆惜宿將和公亦身負重名手握牙璋翼行

天討慨然各以平賊自任而乃百計仰攻僥得僥失卒
以囊底之智受困潢池覆轍相尋其故安在密然子曰
向公受任危難之際奉命顛蹶之餘方其下潯陽趨建
業裏創疾馳倍道追躡始至江南兵不滿萬累戰累捷
拔鍾山而守之未幾賊由浦口分道北犯浦東皖南後
先告警羽書日數至

郎潛二筆

卷二

十

聖書譙讓起令濟師良將勁兵分援南北無虛日丙辰
春夏揚鎮兩軍相繼覆敗賊全涌不可遏孤軍中懸肘
腋單露不能不左次以避其鋒然且與疾視師屏蔽南
服帳中符印付託得人而公亦從此逝矣兵法云搗瑕
則堅者破又曰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和公初克潤城氣
吞江表大建旗鼓會於金陵時我師在城下者裁五六
萬而沿江數千里賊蹤延蔓幾十倍其數首尾銜貫隱
然敵國爲和計者連衡湘楚力爭上游芟薙羣凶迎刃
斯解是爲上策重兵扼徽甯奇兵拔采石水陸列成蹙
賊使東是爲中策全軍孤注併力攻堅外撲內衝冀博

一當是為下策且夫古名將之用兵也淬厲其志氣而勞苦其筋力內形既充百用不頓而乃開塹築圍星羅碁置連營列柵二百有餘里備多則力單戍久則師老器窳敵而無用士醉飽而就嬉當事者且謂擣穴擒渠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而不知李秀成輩方日夜磨聚謀所以覆其局也執偏隅而昧全圖狃近功而忘遠畧債車負乘又何責焉主人日向公初薨張高要名震天下厥後庚申之蹶論者謂高要督師必不至此然則和張之優劣可得聞歟密默子曰和公之初至江南也高要已被總統之命金陵將卒皆其心膂奉號

耶潛二筆

卷二

主

令惟謹和公深沈而機警知三軍皆為彼用且高要方鷹

殊寵負中外重望遂一切委任之惟賢讓能歡洽無間高要忠勇善戰輕財養死士兩軍相角當幾制勝一時罕有其儔至於長駕遠馭深心大用審緩急之序而決成敗之幾則兩公皆不能無憾主人曰吾聞庚申之變和公擁饜數十萬將士饑疲解體東南半壁遂以不支信乎密默子曰和公天姿刻深自奉儉約無聲色裘馬之嗜甫拜

命渡江與制府約將帥主兵事地方籌軍實覈計水陸

軍需月五十萬金糧臺籍其數上之督府督府以授藩司覆核輦金常州依時散放各營弁日至丹陽關領而行閒實不名一錢以若所聞督師果擁厚貲則當賊勢披猖饜道中絕懸金募士何敵不摧又安至徒手叫呼上下坐困而卒為悍賊乘哉太史公曰要之死後然後是非乃定夫受鉞登壇膺丈人長子之任喪師失律何所逃罪乃悠悠之口騰播無稽一倡百和幾成冤獄嗚呼亦可哀也已主人唯唯遂撫問答之語綴為是篇康熙按余撰紀聞不載他人詩文全作以此作敘事詳核立論亦平允不偏鉛版外無傳本故亟錄之以補近刻

耶潛二筆

卷二

主

官書編纂之所未及以備他時史乘功罪之所攸歸按又曾文正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於江南北大營分併勝敗始末敘次井然簡貴有法惟意主退讓不涉褒貶未若是作之詞氣抑揚功咎灼見蓋文章各有體裁也

順治末年以滇閩用兵加天下練饜五百萬魏文毅公奏請

敕部計軍需足用即止

詔除已派外並停止康熙元年雲南平上疏請撤滿洲兵還駐荆襄扼天下形勝消姦宄之萌為部議所沮復

命湖廣總督自武昌移駐荊州從之及吳三桂反湖南

請

州縣俱陷卒不得以隻輪匹馬躡及荆湘人以是服公之先慮康祺按公自臺垣至作相先後二百疏忠誠耿耿上軼鄭公此三摺尤有裨大計孟子所謂社稷臣也武定李文襄公之芳爲言官侃侃譽譽

聖祖呼爲眞御史出任封疆勲績尤著當康親王統師

入閩公方督兩浙移鎮衢州遣師平江西諸賊民有陷賊來歸者爲茅屋二千餘閒別男女居之給其食有田

者予以耕種具又命屬官於入閩通衢設粥食饑民凡

五年活民一百二十餘萬視富鄭公之振青州有其過

按范粉平閩紀事稱公爲蠻子佛或其時滿兵四出之滿人呼漢人本有蠻子之稱或吾浙人呼山東人有

郎潛二筆 卷二

七

稱爲山東蠻子者以公籍山東而名之均不可知既稱爲佛則公之慈祥愷悌必有深入人心者宜至今遺愛未淪也

康熙十年二月肇舉經筵大典於

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公爲講官知經筵事頃之

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閣疏遂

命公日進講

弘德殿每詰且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洵明良之慶也

李文定公天馥昔所稱合肥相國者也廉靜寬和尤慎

刑辟每預廷議務持平同官或厲辭色公笑語之曰君何至是凡事平其氣而可也吾初亦爾後既熟漸平也康祺按宋韓魏公與范文正公同朝偶論西事不合文正拂袖欲出魏公從其後呼之曰希文事豈不容商量耶休休之度公實同之一

李文定以母喪歸結廬墓側有雙白燕翔於舍前久之

不去公性好施予至是窮民歸之遂成聚落歲旱鄉民

憂怒公爲壇墓前齋三日禱於天方蒲伏而立沛及秋

飛蝗蔽天衆復強公出禱如前而蝗盡去比卒於位鄉

人哭之如喪所親夫瑞燕來巢饑蝗避舍及甘霖應候

郎潛二筆 卷二

七

一事機祥之感召容或適然而鄉望允孚必非倖致士大夫發名成業安得不從家庭里黨聞一言一動始哉

國初崑山三徐名位相埒文學稱健庵尙書而風節操

持不能不首數公肅相國公官修撰

世祖常召見討論經義

賜鞍馬御膳恩如家人

章皇帝晏駕公哀痛哭泣羸瘠不勝康熙十九年從謁

孝陵猶悲慟不止捐例初開但令得官後三年稱職上

官保舉否則罷旣又令輸銀免保舉卽聽遷轉公初爲

祭酒卽請免納粟入監之例及是又言國家大體所關

惟賢不肖之辨而已若捐銀得免保舉是金多者與稱
職同科也按此論與陸清獻疏廉恥可捐之說不謀而合因堅請停止捐例後
事例既罷而府部寺院筆帖式近三千人復求開例出
知州縣其以京察大計被議者亦謀復官廷議時公爭
之三日卒從其言二十二年大計一切餽遺無敢及門
其所彈劾亦不避權貴詳見長洲彭紹升測海集康熙
按郭華野參疏不及公肅而康熙以後諸名人詩文筆
乘於徐氏子弟之豪橫聲氣之烏奕頗有微詞即亭林
致諸甥書亦屢以權勢鼎盛為戒然紹升公鄉人其言
殆可據也

郎潛二筆 卷二

去

桐城張氏父子繼相兄弟多登九列者文和長軍機時
其子姓宗族及姻黨姚氏占仕籍者至數十人時為之
語曰張姚兩姓占却半部摺紳劉文正公統勳以聞請
量加裁抑三年內停其升轉

高宗從之文正與文和故交此奏可謂愛人以德按文正摺中並奏尚書公訥親以一人之身兼理數處任事過銳非懷謙集益之道請旨訓示上亦如所請訥亦同領機務者

劉文正累主會試及順天鄉試門下賓友往往以暗中
被擯人無怨言所得士雖已列仕版公多不識其面康
祺按科場通榜自問非宣公昌黎不容援古人以自解

蓋無以別於因緣聲利者也若舉主門生誼同師弟則
唐宋以來積成風俗久矣而持正如公自不可及一
雲南貴州廣西三省羣苗雍正初屢次煽動自鄂文端
公任滇撫奏言欲保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
土歸流非大用兵不可奏上

世宗大悅

親詣養心殿鑄三省總督印授之果成大功

高宗登極所布詔令善政絡繹海宇觀聞莫不蹈舞或
語鄂文端歸功翊贊公蹴然曰天生

聖人天下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蓋公於是晚節彌慎

郎潛二筆 卷二

去

矣

陳恪勤公鵬年官江甯知府大著廉聲為總督阿山所
誣論死按阿山欲增地丁銀耗羨充公費為公所持大恨之以公嘗逐羣娼建亭其地與士民講演聖諭遂坐一日以大不敬

聖祖問李文貞公阿山何如人對曰臣嘗與同僚廉幹
果於任事其失民心獨劾陳鵬年一事耳遂奉

旨召恪勤入京張清恪公撫江蘇與總督噶禮互糾

命使往謝久不決忽

詔罷噶禮職復清恪官文貞亦與有力焉

婺源之大販汪氏有節母樓節母程克家女幼字汪鴻

階鴻階卒節母年十五未嫁也欲身殉父母泣戒之則請詣夫家守貞既歸汪屏妝飾樓居居四十二年不一下粵匪至嗣子奉以避今相國左公勦賊過皖訪得實書此樓千載四大字褒其門康祺按女子未嫁守義歸震川氏謂不合於禮經近代文人又多引據經傳與歸氏相詰難余謂

朝廷有旌典咸同至今以貞女蒙旌者不下數千百人士大夫即不得故作高論議其過中況如汪節母者尤閭閻中管幼安蘇子卿也錄之以告後世傳列女者

馮福基代州人幼隨父焯潛山縣天堂巡檢任九歲解

郎潛二筆

卷二

七

周易大義眾稱神童咸豐七年賊犯潛山福基年十四匿母他所藏利刃奮身出賊執之思刃其酋弗得隨賊至黃梅宿藥肆夜竊藥置賊飯裏中賊中毒死者十七人懼事泄吞餘藥而瞑賊委去越二日福基蘇自度必不活寓書訣父母及天堂諸父老父老得書遂弓兵故執役巡檢署者走訪得之福基粹見益悲慟創裂腸斷臨死猶握弓兵手厲齒曰我

大清人殮以

大清服勿效賊爲也弓兵輿尸行九日達天堂面如生狀序是又一童汪錡矣此與前一事俱見吳桐雲年丈

大廷小西映山館文集吳文詳余刪潤存之

江陰縣志載乾隆三十三年秋旱成災鄉民相率鬪縣堂學使景福甫下車出而撫慰眾即解散越日巡撫彰保統兵至欲痛勦之景與議不合歸即草疏陳饑民疾苦懇賞貸急足約七日至京師比彰保摺到以民亂聞上不直巡撫言召前學政曹秀先問故秀先具述災狀蓋天旱時曾率屬禱雨者也遂

特旨置起事鬪堂一二人於法餘皆罔治甯化雷副憲視浙學時浙西被蟲災無入告者副憲致書巡撫弗省遂自以聞奉

郎潛二筆

卷二

六

旨振恤巡撫得罪去是學政雖職在典學而篤節親持有輜軒采風之責原不宜置民瘼吏疵於不問也若其炫才沽譽有意侵疆吏之權則又不如噤若寒蟬矣康熙十五年科臣王光前請加練饒十六年科臣甘文煥請查漏丁均經魏敏果公疏駁

大河衛人阮給諫應商官戶部郎猗吏悚息由其到任第一日即以裘服逾制撻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威聲所至故雲南一司無不洗手奉令也按戶部雲南司總轄倉儲出納與山東司官吏之司鹽政陋弊相同莫可猝改至今猶然科給事中尤著風節其時吏部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

文憑駁選停放除授不公給諫上書極論纏綿數百言
指斥無隱銓曹多被議者直聲大震一日

聖祖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名命對給諫從容敷奏朕皆
屬目嗣是連次

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蓋知其廉辦有節行將大用
之矣以疾告歸遽卒朝野惜之

汶上老人白英前代之有功黃河者也立祠戴村子孫
陰襲頂帶自入

國朝未奉

明旨康熙閒河東河道總督漢軍李公宏奏請仍給八

郎潛二筆

卷一

九

品世職奉

旨允行嗣後每遇險工益昭靈異論者謂江西張道陵
後人以斗米遺孽依託鬼神更歷年運謬踞魏秩核之
典禮則白氏子孫之受賞不為忝竊也

李侍御森先巡按下江優人王紫稼按吳梅村詩王
郎曲即賦其事及

三遮和尚濞奢無狀皆仗斃之臺省貴人咸為喪膽李

所書鐵面冰心額今猶懸陝西道署中

偽朱三太子一案在康熙初三藩叛正之時其人實名

楊起隆令其黨李株等糾約滿洲各官家奴將於元旦

起事經監生郎廷樞上書告變

聖祖鎮靜如常時密遣捕獲株等二百餘人誅之謫言
始息起隆旋亦就獲處以極刑飛蟲溼生忽集於盛陽
之下固宜殄不崇朝矣

乾隆三十五年

皇太后八旬萬壽凡六十以上齊眉命婦均得邀綵緞

珍品之

賜漢臣中同時受

賞者吏部尚書程景伊妻金氏禮部尚書蔡新妻何氏

吏部侍郎曹秀先妻劉氏三人閱閱閨閣傳為榮遇

郎潛二筆

卷一

十

燕下鄉脞錄卷一終

燕下鄉陞錄卷三

鄧 陳康祺著

乾隆十八年近畿蝗曹文恪公秀先為御史疏請

御製祭文頒發有蝗郡縣騰黃祭告并稽古典舉行蜡

祭

手敕曰蝗蝻害稼惟當實力撲滅此人事所當盡至於

祈神報賽禮亦宜之若欲假文詞以期感格如韓愈之

祭鱷魚其鱷魚之遠徙與否究亦無可稽求未必非好

事者附會其說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筆似此好名無

實之舉深所弗取所請不必行按文恪立朝端謹是摺

郎潛二筆

卷三

固非迎合揣摩

純皇帝宸斷精嚴猶必毅然謝絕設有以封禪讖緯之

說進者其能稍滑

聰聽乎不問蒼生問鬼神賈長沙生不逢時耳

純廟南巡江浙耆老婦女道旁瞻仰有稱

皇帝老爺者前驅衛士將執而治之

純皇亦驚訝詢之尹文端公公奏南方愚民不明大體

往往呼天為天老爺天神地祇無不老爺者

純皇大笑扈從諸臣遂不復言公奏對敏慧為廷臣所

交推玩此數語洵稱得體

鄂襄勤伯容安西林文端公長子也家傳方畧勇敢性

成連任疆圻多所籌畫乾隆二十年偕班第公駐守伊

犁值阿睦爾撒納叛逆力戰自盡

上深軫悼及閣臣議諡以公由詞苑起家議文剛文烈

以進

高宗抹去二文字取剛烈二字以賜蓋夙知其忠義果

毅不欲復以常例拘之

國朝賢臣必以于清端為清廉第一羅城非人所居即

王愷石崇到此豈復能豪舉公之得力在動心忍性不

必以儉德稱也自江防遷閩臬舟將發趣人買蘿蔔至

郎潛二筆

卷三

數石人笑曰賤物耳何多為公曰我沿途供饌賴此矣

其自北直赴江甯也與幼子賃驢車一輛各袖錢數十

文投旅舍未嘗煩驛遞公館也在制府署日惟啖青菜

江南人或呼為于青菜僕從無從得名則日採荷後槐

葉啖之樹為之禿諸子冬衣褐或木棉袍未嘗製一裘

官楚時長公子將歸署中偶有醜鴨割半與之民間有

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公臨行割半鴨之謠公卒之日僚

吏見牀頭徹笥中惟絺袍一襲靴帶二事瓦甕中粗米

數斛鹽豉數器而已公之賢不僅以廉儉見特公之清

操苦節夷險一致尤為人所難能若夫身為大臣但能

卻苞苴安澹泊於國計民生坐視其廢敗情媮而絕無補救然則植木偶於庭井水不飲不更愈於祇飲盃水者乎

陳恪勤公初知西安縣邑經耿逆變後版籍殘缺豪強侵佔多至數十百頃而無稅其流亡歸籍者往往無田可耕而轉困追呼公下車即以清丈為急務使稅出於田田歸各戶民慶更生於公生日釀錢歡飲號陳公會邑有溺女之習公懲勸兼施澆俗頓革民生女半以陳名或以湘名以公湘潭人也烈女徐氏含冤死公為建祠以褒其節邑人為演鐵塔冤傳奇公忠清彊直為康

郎潛一筆 卷三

三

熙朝有數名臣百里報最之初固應早著循績也

阿芸蘇州女伶也失其姓超勇公海蘭察平定臺灣還過吳當道餞之虎邱畫舫芸出侑酒公大鍾愛為脫籍挈之去寵專房公性癡躁縱嗜欲芸婉曲陳諫多所保全公子安祿尤不檢芸能裁抑之公歿之日芸不哭泣獨絮絮向安祿規勸語以功臣子孫不易為貴家門戶不易守安祿甚感其言是夕芸投繯殉矣公喑嗚叱咤氣蓋萬夫偏有此纏綿悱惻之貞姬報公一死英雄兒女奇事奇人惜無譜宮商以流傳樂府者

特旨旌獎芸事獨湮沒惜哉

按公孫女未婚守節曾蒙

滿洲完顏給諫阿什坦通經學篤於踐履順治初翻譯大學中庸孝經諸書刊行之以教旗人皆出其手時稗官小說盛行滿人多翻譯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為期經史為導此外無益雜書當屏絕又請嚴旗人男女之別定部院九品之制俱

報可康熙初退閒家居齋拜專政欲令一見終不往嗣以薦起

聖祖嘗召入便殿問節用愛人對曰節用莫要於算欲愛人莫先於用賢

聖祖顧左右曰此我朝大儒也

郎潛一筆 卷三

四

于清端羅田之治備載政書稍諳掌故者耳熟能詳矣既貴而後清操如故康熙二十年公方以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江西在官日食粗糲佐以菜把年饑屑糠雜米為粥舉家食之客至亦以進謂曰如法行之可留餘以振饑民也

清端晚歲或有以蜚語聞者公心動時熊文端罷相居江甯一日過文端舍坐梧桐樹下語及之文端曰公亦慮此耶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敬受教其明年乞休弗許再過文端有憂色文端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未幾公卒於官康熙按

本朝名臣踵接康熙閒尤嶽正盈廷至清貞介特如于公不可謂非鐵漢然憂讓畏譏賢者不免卒賴

天子神聖末路倖全公亦可無憾已熊文端梧桐樹下數言良臣蹇蹇良友惇惇全是一腔浩氣

卽墨郭總憲琇康熙閒與莆田彭中丞並以直聲震中外世稱彭郭總憲鐫職家居時佛倫爲山東巡撫劾公

父景昌原名爾標曾入賊黨伏法並誣公私改父名濫請封典部議追奪並奪公冠帶逮赴江甯勘治議遣戍得旨寬免後再起督湖南

按時湖南專設總督八覲具疏訟冤臣父郎潛二筆

卷三 五

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何所聞而誣讟若此佛時已八相

上親詰問以舛錯對命仍給誥軸然已被誣十年矣

二十九年奪封三十九年復給光山胡侍郎煦亦康熙朝道學名臣治易究圖書之蘊著函書數十萬言

聖祖屢召見問父象疑義命畫圖講說歎曰眞苦心讀書人也雍正九年奏河南

水災忤總督田文鏡按時河南專設總督文鏡奏侍郎子胡基孟本異姓不當冒官卷中式

詔斥基孟侍郎亦落職乾隆元年事白八覲復原官並復基孟舉人然亦被誣六年矣以

聖祖世宗之聖明郭總憲胡侍郎之氣節學問久邀知遇而佛倫田文鏡亦尙非神姦巨慝乃至家庭骨肉

之閒橫被傾誣至十年六年之久不敢以一言早自白於君父設使人壽不及待則其含負奇屈於地下者當復

何如吁直道難行仕途荆棘可畏哉可畏哉湯西崖少宰未遇時與西溟先生同客都下每出則從

郎潛二筆 卷三 六

西溟借馬乘之一日西溟投以詩云我馬癯即當嶮嶮瘦脊梁終朝無限苦駝水復駝湯一時傳以爲笑按西

溟先生吾鄉文雄呼疲瘦爲癯亦吾鄉土語也雲中鮑鈇稗勺載瓜以哈蜜爲上

上常以之頒賜皆西陲所貢者每見邸鈔山右進獻有榆次瓜閩

中臘月進瓜按鮑康雍閒人今邸鈔無進瓜事罷貢不知始何時

稗勺述高南阜云漁洋先生前身爲高麗國王將誕之夕有人止村廟中見途中羽葆鼓吹儀衛甚盛其人駭

懼詢之從者云高麗國王降生新城王家其人素善封翁急入城探訪先生已墮地矣南阜與王氏交好此說得之於其後嗣非齊東野人之語也康祺按

本朝名臣張文端為王敦後身裘文達有河神感夢河間湘鄉兩相國亦相傳靈物降生此外見之紀載不可枚舉風節文章如文簡固應生有自來

昔有粵西撫軍假公事謁制府於粵東東撫面詆其非西撫不堪其辱云公不可獨為君子東撫答云那箇教汝做小人或謂東撫是佟青村法海

雍正三年八月有虎夜踰城八年大將軍宅是月大將

郎潛二筆 卷三 七

軍被逮右二則亦見鮑氏稗勺

純皇帝朝新安曹文敏公文埴以大司農歸養特賜藏佛於其家為父母壽天下榮之

紫幢王孫所錄天潢之詩為宸募集分上中下三卷共二十八家計詩三百七十六首各著小傳自序一篇撰於康熙庚辰歲第一卷中

世廟與焉蓋

潛邸之作也

鴻博科之初開以議修明史始自高等者授官過優外間遂有野翰林之目此舉主司為寶坻杜文端高陽李

文勤益都馮文毅崑山葉文敏四公有以詩諷之者曰自古文章推李杜而今李杜實堪嗤葉公憤憤遭龍嚇馮婦癡獸被虎欺宿構零駢璇玉賦失拈落韻省耕詩試題為璇璣玉衡賦省耕詩若教修史真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按此必當時制科翰林所為者妬寵爭榮甘為妾婦於持衡四公得第五十人何損乎

吳菌次守吳興日崇尚風雅延致海內名士山水游燕極一時之盛解組後梅村贈以詩有云官如殘夢短客比亂山多州人至今能誦

施愚山先生嘗製苾帳題詩其上遠寄友人一時文士

郎潛二筆 卷三 八

多屬和名曰詩帳徐蝶園相國嘗創製詩枕當世名流亦多題詠二事極新為他日詞賦家添一佳料

西溟先生葦閒集中苦熱行苦寒行頗寓諷刺又有詠史二疏事一篇注云龔芝麓司馬欲告假而其子尼之

余為此詩以諷錢飲光持以示龔按飲光字澄之桐城人著有田間集龔讀之謂是有心人數日遂以病告西溟是舉洵不愧古之友道矣乃若芝麓亦賢者也

兩江制軍沈文肅公葆楨以御史典郡咸豐六年守廣信時粵逆楊輔清由吉安長驅直入所過輒陷公激厲兵民登陴死守城卒獲完其受

知大用肇始於此相傳當圍城岌岌時林夫人撤內署金帛犒士列巨鍋於大堂親職炊爨以飽饑疲時公臥起睥睨閒督士卒守禦幕僚星散軍火芻薪文檄判牘咸出夫人手士民感頌慈蔭與章貢長流夫人林文忠公女也蓋家教夙洵已按文肅夫婦守城事曾文正公以之入告亦歸美於文忠家法

沈文肅公以知府告養

溫旨慰留擢吉南贛甯道復申前請

許之江皖軍事棘

命赴曾文正營未出境

特旨超擢江西巡撫時

郎潛二筆

卷三 九

明詔有云該撫雖係回籍養親之員第賊匪一日未平則臣子之心一日不得自安况移孝作忠古有明訓該

撫家有老親因擇江西毘連省分授以疆寄敬按旨意以公籍

福建與江西毘鄰也風土不殊迎養亦近如此體恤如此要任諒

不至再有瀆請也公自此一出累任封圻勦舉船政武功焯耀吏事修明威惠滂敷中外翕服卓然為東南柱

石者二十年即此見

兩朝簡拔之真

高宗生而神靈天挺奇表規度恢遠年十二謁

聖祖於圓明園之樓月開雲見即驚愛

命宮中養育撫視周摯其年秋隨侍避暑山莊

賜居萬壑松風讀書其中一日望見

御舟泊清碧亭畔聞

聖祖呼名即趨巖壁而下

顧謂勿疾行恐致蹉跌愛護殊常獅子林北為

世宗藩邸扈蹕時

賜園

聖祖幸園中進膳特命

孝敬憲皇后率

孝聖憲皇后問安拜覲

郎潛二筆

卷三

十

天顏喜溢連稱有福之人以

生有聖德豫信也木蘭秋獮入永安莽喀圍場

高宗甫上馬熊突起

控轡自若

聖祖御槍殪之事畢入武帳語

溫惠皇貴太妃曰是命貴重福將過子厥後

聖祖

聖孫至德同揆

大福亦復同符

三聖相承非偶然也

雍正元年次辛祈穀禮成爲

世宗登極初次大祀之典

特召

高宗入養心殿

賜食一饜蓋已爲他日付託之本仰告

吳蒼故俾承福受祚也是秋八月卽遵

聖祖故事

御乾清宮密書

純皇帝名緘存寶篋

召諭諸王大臣敬藏正大光明殿扁額上

郎潛二筆

卷三

七

葉文敏公夙著清操家無餘財以斯文爲己任詩宗蘇

陸文宗眉山生平服膺王阮亭詩汪鈍翁文而公實兼

有二家之長

子告歸崑山有密陳其居鄉不法者

上命蘇撫田雯察之雯以鄉評之實入奏

上曰朕固知葉方藹不如是也

筠廊偶筆王西樵常語子弟曰陳其年短而髻不修邊

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

按此語頗可激厲後生可見薰香傅粉世所稱翩翩佳

公子者僅捫腹唐虛西樵見之有不驚其醜怪與

華亭周茂源釜山官秋部時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

得罪別駕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秋部執友冀緩

其責實未嘗謀面也別駕謁周問之答曰此余好友幸

君柝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爲長者按釜山後守處州

有鶴林雲岫樵風諸藁詩名在施愚山宋直方之間有

子名綸字鷹垂羈州之年嘗誑客以其詩雜釜山集中

客無以辨由是著名著有芝石山堂稟綸子稚廉少年

作錢唐觀潮賦爲時傳鈔下筆千言天才雄放嘗署門

聯云論家世如閣帖官密可稱舊矣問文章似談箋顧

繡按二物皆松江產換得錢無其不羈若此周氏三世清才逸

郎潛二筆

卷三

七

韻屢見於居易錄池北偶談今世說筠廊偶筆諸書可

謂一門風雅矣

秀水三李自以武曾爲白眉說鈴稱武曾善爲古文閒

作排儷體脫稿輒棄去客問其故曰吾家伯季並擅斯

長阿京未欲爭勝耳阿京武曾小字其風趣殊不減魏

晉閒人

紀伯紫漁洋詩友有妹映淮字阿男亦工詩嫁莒州杜

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池北偶談載昔在秦淮賦詩

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棲鴉流水空蕭

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見之殊不喜康祺按漁洋近

體詩先選詞而後運意意為詞縛亦隨詞轉詞鮮妍而
意揜抑反在有意無意之間即漁洋所謂西川織錦坊
及所謂神韻也此絕祇是舍不得紀阿男二字好詩料
耳秦淮板橋棲鴉斜柳宜憑弔寇白門鄭妥娘一流人
于白頭孀婦何事宜伯紫之見愠也

鶴汀相國賽尙阿道光朝嘗出使朝鮮攜彼國申緯詩
翰一册按申緯字紫霞歸示朝士筆墨嫺雅稱覃溪先生曰翁
文達公蓋東人私諡也昔雞林賈舶購白香山詩此事
尤為雋雅

中興人物多由辟幕起家其最著者如合肥二李之客

郎潛二筆

卷三

幸

曾文正左劉二公之客駱文忠尤為表表頃讀祁文端
公寓藻漫說亭集載文敏節相百齡督兩江林文忠及
陳芝楣中丞鑾均為幕僚文敏均許以封疆之才後果
不謬陳中丞佐文敏時居署西偏池上百八十竿精舍
嘗作小篆勝於亭曰个中樂及陳權兩江督篆復居此
亭舊同幕友顧蕙為作个中真意圖僚屬多有題詠
靜濤相公柏葭以咸豐戊午科場事被戮世皆知肅順
端華修夙憾也按公嘗於道光朝以少宰使朝鮮朝鮮
國王餽五千金卻之請益堅攜歸奏聞請存禮部還其
使臣清節如此通榜受賂良非信謙矣

道光丙戌春聞廣東一百三歲老人陸雲從應會試
恩賜國子監司業銜同時朝臣多以詩筆記述盛事按廣州府三水縣人百歲始入學

本朝三元僅江蘇錢棨廣西陳繼昌兩人陳為桂林相
國文恭公元孫故嘉慶庚辰臚唱時

仁宗尤極嘉悅

御製詩有大清百八載景運兩三元舊相留遺澤新英
進正論之句

崑山徐氏遂園耆年禊飲圖禹鴻臚筆也圖凡十二人
常熟錢陸燦孫賜崑山盛符升徐乾學徐秉義長洲尤

郎潛二筆

卷三

吉

何何棟太倉黃與堅華亭王日藻許纘曾上海周金然
無錫秦松齡通得年八百四十二歲其修禊之日則康
熙三十三年甲戌三月三日也

道光戊申正月二日

上以元日晴朗年豐兆象

嘉獎耆臣

特賜大學士潘世恩太傅紫纒時年八十

賜大學士寶興太保尙書保昌阿勒清阿李振祐左都
御史成剛太子太保年均七十以上

澄懷八友已紀之初筆矣茲讀漫說亭詩注知繪圖在

乾隆丙子歲越九年甲申圖中人惟無錫張公仍內直其七人或遷或歸陸續入直又得七人則星齋陳公兆崙海住金公姓文園李公中簡抱經盧公文昭金圃謝公墉敬堂倪公承寬曉園汪公永錫也因補識之翰林例由京察一等外遷道府道光甲辰乙巳閒召對詞臣特旨簡用知府者鄧爾恆輝光宸劉源濬徐之銘胡正仁祁宿藻先後凡六人蓋宣宗晚年憂吏治之日媮知承平之難恃破格求才之舉不止此也

郎潛二筆

卷三

五

南書房舊直廬在

禁園東如意門外乾隆年間翰林入直之所嘉慶初復於

勤政殿東垣

賜屋三楹地逾清切而舊直廬亦不廢道光初年凡奉命交勘書畫輒留連累日諸臣退直餘暇亦時憩此有宮監守之見祁文端履徂亭集直廬槐樹詩注

國學東廂舊有丁香一株明嘉靖二十一年司成龍石許公賦詩寄興張水南王前峰諸公和韻鑄石傳為掌故

國朝康熙五十七年司業昆明謝公補栽數本與司成花西坡李南屏登宣之諸公並賦古詩以繼前軌道光二十二年松岑尚書花沙納方官祭酒復補植紫白二株賦詩追和並屬翁玉泉孝濬圖以紀之詩畫精妙酬唱徧於羣雅許公初植時歲在壬寅四月相距三百年歲月適符亦一奇事康熙按尚書經畫邊事致有桂花柏葉之謠其政蹟自有定論若太學種花繪圖索句不可謂非儒臣雅韻也又按吳桐雲小酉映山館贈希將善鼓琴將軍文定猶子也可見文定平生風流儒雅但論承平舖蔽原無媿喬木故家也納親以侍寵驕倨復貽誤金川軍務致罹重譴聞其人

郎潛二筆

卷三

六

操守頗廉介當隆赫赫時門無苞苴直部院司員以公事關白必反復駁詰見有才器出眾者薦引惟恐後人訥贊樞垣時武毅謀勇公兆惠誠謀英勇公阿桂均為庶僚訥即密保二人內堪尚書外堪督撫無一知者迨訥身後

高宗將原摺發出人始服其論薦之公然則訥雖功名不終其識量才猷殊非拱默私祿者可比宜高宗之異常眷倚也

乾隆初年奏事太監係秦趙高二姓蓋高宗借以示儆也秦太監為

先帝舊僕偶有過失譴罰必嚴後世臣民皆以高宗爲寬闊闊達之主而謹小慎微乃如此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與

軍機處寄信直省將軍督撫向例於恭錄

諭旨前一行用滿漢居首大臣掛銜嘉慶二年阿文成公卒九月

太上皇召見樞臣於萬壽山

諭和珅曰阿桂宣力年久且有功汝隨同列銜事尙可行今阿桂身故單挂汝銜外省無知必疑事皆由汝甚至稱汝師相汝自揣稱否詞色甚厲嗣後遂止寫軍機

郎潛二筆

卷三

七

大臣不列姓名著爲例可見

高宗之於和珅不過使貪使詐如古之俳優弄臣遠不逮文成諸公眞倚爲股肱心腹也

山陽潘解元德輿所著養一齋詩文集與李申耆集同

名其學行亦原本經術負時令望阮文達公及朱莊恪公桂植尚文忠公天爵督漕運時皆願與納交文忠至

欲微服往郊外相訪潘以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力辭文忠喟然有望塵之歎世兩賢之一

林文忠戍西域時南中紳民有贖緩之舉不期而會集白銀至鉅萬公聞之郵書婉謝而公子汝舟言尤切至

遂不果行未幾卽

賜環且重膺節鉞矣是舉在三吳士民自出於中心感激之私不暇權衡審度而揆之大臣事君之義身羅謫籍方自咎辜

恩溺職貽誤封疆何敢冀

君父垂憐尙有生入玉關之一日當公在伊江卽罄私家之財足以自贖度公亦必不爲况貲出他人乎公父子忠孝純篤能見其大固非世俗所知而

宣宗皇帝之明聖雷收電霽塵念勞臣卒有以慰中外

喁喁之望書之史策千載一時已按宗侍御稷辰躬職齋文鈔倡是舉者唐

郎潛二筆

卷三

六

夢蝶金眉生而遠近應之公既命子若辭遂以金還諸其人

湯文端公以公廉強正受知

三朝

宣宗在潛邸夙敬禮公

登極後言聽計從如石投水屢被

命馳傳出使七年九月使山右明年使宣化十月使四川明年四月還至褒城復奉

命循漢而東治獄於武昌六月抵京師十月又使閩中英蕩所屈申枉鏘強不可殫紀其奏疏最有裨國脉者

嘉慶間尙書英和請定州縣陋規限制道光初總督孫

王庭請南漕浮收不準過八折公皆痛陳流弊其事獲
寢世多稱公為小睢州公特無道學名耳於睢州奚媿
哉

湯文端治川陝獄時署按察使李廷錫知涪州楊上容
知江津縣郭彬圖皆公門下士並聖吏議公當官而行
無所阿比人稱其平康祺座主朱文端公鳳標公同縣
後進也嘗語康祺此案全卷吾盡見按係御史許球劾
陝撫楊名騰溺職
一公劾章適當其咎不徇私誼而避重就輕亦非沽虛
譽而矯枉過正也康祺敬對曰此文端之所以為端公
首肯未半年而吾師騎箕易名之典適符湯相亦奇

郎潛一筆

卷三

九

吳三桂開邸滇雲擅選月官時號西選年羹堯在西域
行營引用私人但咨吏部不由奏請謂之年選隆科多
長吏部時所辦銓選官員皆自稱為佟選佟其姓也三
臣罪狀罄竹難書昏制謬封若合符莠後三桂伏天誅
羹堯

賜自盡隆科多死於禁錮不知當時依草附木之輩忝
列長名榜上者作何面孔向人

姚姬傳在京師與遼東朱孝純子穎丹徒王文治夢樓
最稱深友一日天寒微雪偕過黑窯厰置酒縱談詠歌
擊節旁若無人明日盛傳都下既而王自雲南罷官旋

里朱為兩淮運使聞姬傳歸三人者相約復聚於揚州
朱特修書院梅花嶺側一夕植梅五百株延姬傳主講
席即梅花書院所自始按江陰亦有梅花
書院在君山頂
王次山侍御峻常熟人在臺垣志氣嶽嶽到官三日劾
罷都御史彭維新稱其很忮無學術時論嚮之退歸修
蘇州府志有明季大僚曾汗偽命者其子孫乞為之諱
飾侍御不可賂千金不受介要津求更一二字終不許
剛耿如君吾甚惜其歸田之早也

郎潛一筆

卷三

十

燕下鄉脞錄卷三終

燕下鄉陞錄卷四

鄞 陳康祺著

關忠節公天培道光朝名將也起行伍拜專閩官廣東水師提督時海警方萌芽與林文忠經營十臺累戰克捷奏上公卿相賀嗣以和戰聚訟廷議調羹孤軍莫援公卒身受數十創以殉天下痛之方公以海運入都常從故人飲酒肆中醉而言曰日者謂吾生當揚威死當廟食今吾年四十餘安有是哉夷難起緘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及後啟視則墮齒數枚

賜衣一襲而已蓋死志早定也嗚呼庚辛海上之變文郎潛二筆 卷四

臣中可倚以禦侮者僅林文忠公一人次則裕靖節耳奈懿親重臣臨戎喪膽徹防媚敵惟恐失權以致窮島颯颯之徒橫行溟渤擇利而食而一時築室之議反以開釁責文忠以窮蹙而死謗靖節赤舌燒城天地易位至今猶有拾唾餘者至於陳忠愍公之守吳淞葛壯節王剛節鄭忠節三公之守定海及公之守虎門皆以同舟匪夫援絕鼓死結纓免胄頹我長城余生庚子世貫海東采父老之傳聞觀近年之世變濡筆紀此憤氣填膺恨不能起懦帥殘魂縷割寸剖充死事諸忠臣祠廟擗牽之用嗚呼亦何及已按關忠節在廣著籌海集其奏疏亦俊偉光明咸出公手

非假幕僚生承平亦彬彬儒將也

裕靖節公之殉節中外亦多異論以康祺所聞公之死提督余步雲陷之而公則從容就義者也方道光辛丑七月廈門失守公得報集兵鎮海率文武僚屬刑牲醴酒誓於眾曰逆虜悖天寒盟得氣於廣閩不為備罹茲瘡毒今乃揚颿起旋捲眾北趨鎮軍葛鎮軍王鎮軍鄭先帥偏師急趨定海幕府總統大兵相機援應且虜數和以要我今日之事有死靡他幕府四世上公勳烈不沫受

命專討義在必克文武將佐敢有異心受夷一紙書去郎潛二筆 卷四

鎮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音詞慷慨聞者震奮及三鎮畢命定海告陷公知不濟歎曰昔先義烈公以乾隆二十一年八月死於難今道光二十一年八月謙在此命也夫謂其客曰明日將戰今先有言凡軍中諭旨奏疏及他文簿置行館中又曰余無子可以德峻承祧又曰吾所草諸疏藏之家祠

朝廷有所推問以此進將戰又曰公等去城西數里外觀我破賊急草露布不者與家人會於餘姚勿顧我我死提督必以我說於夷夷雖得鎮海不能有也朝廷復命大將斷曹娥江而西東南尚可為勉之公浩

氣忠肝成算夙定若此豈猶夫智窮數極一死塞責者
比哉而其時余步雲守招寶早快快懷二心方事亟公
與約分險駐軍步雲忽稱疾二十六日公登城督戰親
援炮鼓戰方交而步雲單騎上城有所謁公不答旋去
復來曰我死固當如百口何且步雲有息女今日嫁何
如哉公曰兒女情故不免然忠義事大步雲既歸招寶
山提標兵即潰公遂不能支矣投身類池昏頓展轉以
死步雲雖終伏

國法而荒裔鬼獠從此益輕中國黃犬東門朝衣西市
豈足蔽辜

郎潛二筆 卷四

三

蒙古文清公松筠嘉慶十九年大拜越二年緣事罷官
僅賞一驍騎校蓋兵丁拔補之階也

睿廟升遐擇日奉移

觀德殿

宣宗哭泣步送王公大臣以下俯伏甬道者白袍如雪
幾及萬人

宣宗步行方半忽趨至甬道邊扶一跪伏者之手哀號
失聲跪伏者亦搶地大慟眾遠察之則松公也翼日即
有副都御史之

命公仍得左右贊襄矣魚水之契殆非偶爾

松文清公貴能食貧老不怠事出為伊犁將軍未挈眷
屬一日遣役至京附銀五十兩將以迎夫人也役未行
而銀已他用即亦不復寄貲公子少宰熙昌竭力拊攜
始獲就道夫人既至則置之別院中日局其門供饌之
外月與錢十千婢媪備值均取給焉其內召為冢宰也
行抵涿州借喇嘛一騎連夜至圓明園家人戚友遠迎
者俱不及知到園即具摺次日召見即進講大學首章
治國平天下當自正心誠意始晚仍宿園中又次日入
城先赴吏部之任日晡方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
誰家戚誼公子曰此某姨娘也公始恍然梁氏歸田瑣

郎潛二筆 卷四

四

記載公逸事甚多餘節採其二而公之忠勤廉正畧見
一斑矣

道光五年楊忠武公遇春以固原提督署理陝甘總督
六年公子國楨權河南撫篆明年即真又明年公征討
叛回凱旋抵京奉

諭實授陝甘總督缺公奏請假道豫省與臣子楊國楨
講求營伍及操兵之法並求於陝甘將弁對調一二員
赴豫教練

宣宗許可令在豫多任幾口將平日得心應手處詳告
爾子使將來好為朕出力亦可繼爾家聲按以武調文

及父子同時爲督撫皆爲

開國已還漢員所僅見然忠武父子繼世忠貞毅然以

國事爲家事亦差可仰酬

異眷矣

按忠武署督篆時固原提督以公族子勤勇公芳調補勤勇雖與公異籍生平執子弟禮甚謹

實一家也

楊忠武歿後襲昭勇侯海梁撫軍服闋入都

成皇帝召見細詢忠武染病原委

天顏慘怛面諭云朕望爾父親多活幾年如國家有事

他雖不能親戰陳我問問他也得主意他歿時並無大

病這就算無疾而終爾父親忠勇朕深信不疑爾總要

郎潛二筆

卷四

五

體貼爾父親實心報國他在地下也喜歡的

諭畢嗚咽者久之我

聖朝篤念勳舊恩誼綢繆幾無異家人骨肉貂蟬兜鍪

之徒尚不出心肝以圖報効眞犬馬不如矣

無錫顧震滄先生棟高舉經學入都荷蒙

召見

面諭云看汝年衰是以準令回籍頤養將來朕巡幸江

南尚可見汝顧奏云

皇上還要南巡嗎

高宗默然旋

賜國子監司業銜放歸先生奏對質直固不改經生醇

樸之氣而

聖天子優容宿學度量與天地同符已

雍正二年

特旨令前明後裔世襲侯封姬客虞賓屏藩永守此三

代興滅繼絕之盛典也惟當時

諭旨稱於篋中檢出

聖祖遺誥因而補發云云豈

世宗之歸美

先皇耶抑康熙一朝反側未定山隅海島往往借前朝

郎潛二筆

卷四

六

名號潛煽殷頑故三恪之封遲迴有待歟

聖作

聖述權衡至精管蠡淺見烏足以知之

田文鏡撫河南御史謝濟世劾其貪贓壞法適臨川李

侍郎入覲於

上前奏文鏡舉劾失平

世宗遂疑言官受指使

命王大臣嚴訊侍御曰文鏡之惡中外皆知濟世讀孔

孟書粗識大義不忍視姦人罔上故冒死以聞必欲究

指使者乃獨有孔子孟子耳拷掠急復大呼

聖祖仁皇帝王大臣皆瞿然起立乃罷訊入告曰是狂生妄欲為忠臣口刺刺稱孔孟不休終不言指使者

世宗意亦解曰是欲為忠臣且令從軍遂

命往阿爾泰軍前効力乾隆朝復再起再被劾卒獲超

雪放歸生際

聖明直如弦者固不至死道邊也

雍正之初興縣孫文定公以檢討上封事三日親骨月

日停捐納日罷西兵

世宗以其言懇召掌院切責之顧謂宋文端曰汝意云

何對曰其言誠懇臣服其膽

郎潛一筆

卷四

七

世宗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立

命進對授國子監司業

順治十年恆雨為災給事中周曾發請停造

乾清宮以錢糧賑濟軍民

詔從其請夫

宮殿為臨御臣民循行典禮之所非若離宮別館但備

游觀

大聖人從諫如流愛民若子乃不惜節土木丹青之費

嘉惠窮檐

開國規模豈復三代後帝王所有

少時即聞鄉里父老言施世綸為清官入都後則聞院

曲盲詞有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

書比公為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

不泯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

安下河被水

詔遣兩大臣蒞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公白其不法

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勦官兵過境沿途擄奪公具芻糧

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挺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

去守揚州江甯所至民懷以父憂去按公為靖海侯琅次子乞留

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

郎潛一筆

卷四

八

文亭屢遷督漕運奉

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為甚將具

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甯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

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

力在不侮鰥寡不畏疆禦二語蓋二百年茅檐婦孺之

口不盡無憑也

康熙甲辰有星孛於翼軫抵降婁占驗者以為含譽星

楊侍郎雍正建時官給事中獨疏請修省

聖祖優詔答之遂赦天下宣赦後紅本下二獄囚當決

楊封還紅本有

旨三法司再議二囚得不死按給諫本掌封駁

本朝名臣亦間有行之者惜寒蟬仗馬中孤鳳皇不恆見耳

天津城南五里有水田二百餘頃號曰藍田因田為康熙開總兵藍理所開濬也河渠圩岸周數十里藍嘗召閩浙農人督課其間土人稱為小江南

光祿王西莊先生鳴盛家居時有無賴子與人賭勝醉罵王氏之門門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無賴子酒醒其母挈之詣先生家請罪笑謝之曰昨汝酒醉我卻不怪但以後醉了若罵他人恐致獲咎無賴子惶恐而

郎潛二筆 卷四 九

歸戒酒終身卒無事先生涵養如此宜其瞽目復明年躋大耋也

本朝家法不立儲貳然亦自乾嘉已後始明宜諭旨奉為

祖訓

開國未嘗有也

聖祖晚年儲位未定康熙五十年後太倉相國王公揆先後七上密疏請早建

國本至六十年復申前請適御史十三人合疏上陳與公不謀而合或疑公指使

聖祖怒發公前後疏

手詔切責

命御史十三人及公之子奕清以額外章京銜往軍前効力至乾隆初始

召還公雖以此舉獲譴而老臣納約之忠天下後世當共喻之

魏青天者廣昌魏少宰定國知湖廣應城縣時楚民爭稱之者也公善決獄惠政入人心鄰縣訟者咸赴愬上官亦知之雲夢孝感民為有司所虐閉城罷市大吏親臨不得入檄公往民望見銜牌謹曰魏青天至矣皆羅

郎潛二筆 卷四 十

拜旋解散嗣守杭州豁浮糧屏盜賊戢旗兵民感戴如在楚時會巡撫黃叔琳獲罪或言叔琳弟叔敬為御史巡臺灣過杭擾民罷市

世宗命將軍總督會訊日觀者如堵牆叔敬囚服噤不語將軍呼三木脅之公率錢塘令歷階上抗聲曰府縣司地方地方罷市府縣不知請先劾府縣且闔城老弱萬千在庭下辱將軍一問有無立剖安用刑為將軍目外望諸百姓匍伏同聲應曰如府君言叔敬遂得釋公後以陳臬畿輔擢人致死謫戍黑龍江乾隆元年與楊名時魏廷珍同

召見出撫安徽入貳吏部終其身世稱魏青天

康熙五十九年漢軍高文良公撫粵西鄧橫苗叛公單騎入寨宣布

朝廷威德苗衆投刃拜馬前受約束而還雍正初遷雲貴總督西藏用兵公遣兵迎勦大小三十二戰平魯魁茅洞諸寨逆渠次第就擒三年調浙閩福建饑公入浙境卽發温台倉穀以振弛臺灣米禁閩人大安平生番阿密氏之亂捷聞

世宗喜曰卿在閩朕無南顧憂矣公爲人淵深勤於治事胸摩文案肉胼起累任盤錯不喜功不釀亂奏刀耒

郎潛二筆 卷四

主

然關節開解所至人咸懷之吾友小樵刺史文良公裔孫也爲余言家世本徐姓

尹文端晚年入相與傅文忠意見未融文忠奉

命征緬甸文端獨抗奏傳恆碩德重望軍旅非所夙嫻况以首輔之尊從戎邊徼萬一奏凱稍遲有關國體再四諫沮至於涕流可見韓范文富斷斷廷爭原無一毫私見也

天台雁宕之勝甲於東南傳之圖志

高宗南巡侍臣多稱述及之者一日

召見齊侍郎召南

詢以兩山古蹟侍郎以未經游覽對

上問籍隸台州因何不到侍郎云山勢峇峇谿流深險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敢往游

上適奉

孝聖皇后南來聞侍郎言遂不復巡幸浙東

康熙三十二年俄羅斯遣使進貢

仁皇帝諭曰外藩朝貢雖屬盛事恐傳至後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總之中國安甯則外蠻不作當以培養元氣爲根本要務

仁皇帝又云島國互市廣東百年後必爲中國之患

郎潛二筆 卷四

主

聖明遠慮早洞見今日時勢矣

康熙季年優人徐采給事藩邸喉痛者殺人事下九卿議者欲脫采以備抵趙恭毅公獨據刑部讞論采主使坐絞已而采竟減死充邊及

世宗卽位仍逮采於邊論如律下

詔褒公一時豪彊大猾爲之悚慄

趙恭毅起家牧令刻苦自厲清不近名開藩吾浙謂欲令州縣無虧帑當先革藩司陋規故有錢糧加平時節饋送兵餼掛發奏銷部費諸款一切禁絕僚屬凜凜奉法律由浙撫調湖南禁州縣額外加派裁輒擡硬駝公

費腳價諸名色時苦鹽貴公諭商人盡革諸衙門陋規
自巡撫始司道以下視之毋得更高價累民八長臺垣
因

萬壽恩詔請免官地民房新舊租稅奉使陝西請蠲
衛大同府本年應徵米豆草束皆

報可公生平政蹟難備指其大旨不外損上益下扶弱
抑強助

聖天子培樹國脈蓋古所謂社稷臣也

常熟蔣氏再世名相河南學道莘田先生遺澤也公爲

文肅父康熙十八年滇闢方用兵征調四出又廣開捐

郎潛二筆

卷四

幸

納事例公官御史繪十二圖以進

按蔣氏世工畫一曰學亦自公開之

難民妻女圖二曰刑獄圖三曰寒肉讀書圖四曰春耕

夏耘圖五曰催科圖六曰驚兒圖七曰水災圖八曰旱

災圖九曰觀榜圖十曰廢書圖十一曰暴關圖十二曰

疲驛圖復爲疏極言其狀

聖祖動容嗟歎置諸左右又嘗爲五疏論救荒之策言

切而哀逾年

駕東巡道多饑民

聖祖顧近臣曰此蔣伊所繪流民圖也公爲學道以經
術造土屏絕干請居鄉好施子多所全活詳見公家傳

行狀三槐駟馬益信古人之不欺

孫文定在楚督任內獲譴罰修順義城御史金溶奏以
孫嘉淦之操守不免議罰恐天下督撫聞而自危爲他

日地步金卽文定所取士也坐是落職然以公之廉正
罰緩助工力必不逮有言責者分應上陳不得疑其阿

附師門也後卒起用益見我

朝舉錯之公

德格勒鑲藍旗人康熙朝官侍講李安溪嘗薦其學行

屢

召見論經義德性骨鯁不附權勢偶扈

郎潛二筆

卷四

吉

駕巡行時相明珠見其將嚮用也使人累千金爲裝御

不受會天久不雨

聖祖命德格勒筮之遇夫曰澤上於天將降矣一陰居

上天屯其膏決之卽雨

上愕然曰安有是以明珠對明珠聞而大恚二十六年

冬坐私刪起居注論死遇赦以謫籍終按侍講志節貞

亮芥視千金因事效忠志除奸慝其敷陳經義蓋漢之

劉更生而非明之藍道行事雖不成於薦主有光矣愛

賢如安溪汲引於先乃不能昭雪於後豈亦畏明珠氣

欲恐罹黨禍姑聽懷忠抱慙之士老死窮荒與

國朝名人集中多紀述孝子遺蹟余屢擬撰錄成書以備他日傳獨行者之采擇既而思之凡已受

旌典者其事實必已達部即不然而州郡志乘亦當搜輯無遺何待余為頃讀石氏獨學廬稿如蘇州呂孝子西圃者尤難能可貴已孝子嘗從父汎舟吳淞父失足溺於水孝子即躍入洪流中負之而出其平日實不諳水性也狂風駭浪竟獲無恙鄉鄰不戒於火及呂氏廬孝子突燄而入負父出纜及門所居室燼焉陟險蹈危若有神相豈當時所及料與

嵇文恭公精相士吳縣石琢堂太史以諸生入謁公即

郎潛二筆 卷四 幸

語之曰子當以第一人及第嗣石六試不遇公許之益堅乾隆庚戌石果大魁天下而公適以是年

恩賜重赴瓊林聞喜宴日公掀髯對太史曰殿撰公我豈妄哉同年九十七人咸為齒粲

順治一朝漢大學士如范文肅公文程及應州鮑公承後改先史參貽自先朝外漢臣應枚卜之選者凡二十二人

其中通籍前明夾輔

新運如涿州馮銓南安洪文襄公承疇德州謝清義公陞皆萬曆年間進士曲沃李建泰商邱宋文康公權皆天啟乙丑進士溧陽陳名夏崇禎癸未採花海鹽陳之

遴崇禎丁丑榜眼靜海高文端公爾儼崇禎庚辰採花掖縣張文安公端大名成克鞏皆崇禎癸未進士安邱劉正宗崇禎進士吳江金文通公之俊萬曆進士高郵王文通公永吉寶雞黨崇雅皆天啟乙丑進士并研胡世安曲沃衛文清公周祚皆崇禎進士其十六人至康熙初尚有益都孫文定公廷銓寶坻杜文端公立德及正定梁清標二人皆崇禎進士蓋

天祚興朝氣機鼓動膚敏之士不覺翩然來歸然釋褐過早身事兩朝則又諸公之闕憾也

林清之變吳曹州塔實為首功嘉慶十八年七月金鄉

郎潛二筆 卷四 去

縣邪教萌枿巡撫同公興以吳可任大事屬往捕遂由

泰安權金鄉時八卦教潛煽曹衛間數十州郡密訂變

期倡言八九月有白陽大劫誦八字訣可不死愚民狂

驚恐後金鄉教首崔士俊遙載劉林為教主劉林即林

清也逆情日恣吳至走詞其迹以計獲士俊並其徒黨

數十人亟送省獄悉斬之大府始得以士俊等從林清

謀逆內連宦堅狀飛章上變並以逆黨之隸直隸者馳

告直督賊由此驚惶自亂其約而兇渠林清闖入

禁圍首尾失應遂得旦夕殲滅吳在金鄉運奇縛姦完

危城保良弱賊鋒粹興累戰皆靡鄉團助順縛賊送城

下者凡斬馘五十斷脛斲筋者八十有奇而金鄉以靖
明年曹衛悉平

仁宗著天人交感說亦以吳之竭忠濟難為足多也論
功

賜花翎升署曹郡八都

上急欲見之詢大臣曰吳堦來未大臣以告

特旨令即日入見

召對詢戰守顛末獎勵優異越三年復朝京師

天顏霽和重褒乃績深塵其病喉慰諭至再既而失察

所屬郟城單縣獄部依法兩議降調

郎潛二筆

卷四

七

仁宗始則優詔許留繼則

召至闕下予復秩見喉音未愈

聖情惓惓命善自養每山東大吏述職必

咨詢及之吳雖未大顯而遠臣之遇主至於如此則亦

足慰其勞勤也已

道光朝內閣中書舍人多異材儁彥龔自珍定盦以才

魏源默深以學宗稷辰越峴以文吳嵩梁蘭雪以詩端

木國瑚鶴田以經術時號薇垣五名士考中書省地望

清要唐宋以後與翰林並稱華選

本朝名臣名儒亦多奮迹其中自捐例推廣五頁及捐

納舉人均可報捐於是

絲綸清切之地竿濫滋多文章無色矣

張文和與阿文勤最相得文勤子文成公初在朝列文

和視之如子弟一日見文成疾趨諭之曰汝違到之器

當持以凝重君子不重則不威文成終身誦之劉文正

與興縣孫文定本朝咸豐以上孫文定有三人一康熙朝大學士益都孫廷銓一道光朝戶部尚書濟甯孫瑞珍一節亦最相得文定子孝愉官秋曹

與縣相國其最著者為文正屬吏文正待之尤嚴曹事悉以委之至廢寢食

文定偶以為言文正曰此姑息之愛也文定語塞觀此

見前輩公卿之交誼不以科場通榜館閣派差為厚其

郎潛二筆

卷四

六

通家子姓也

高宗嘗諭傅文忠公恆佛法清淨於身心亦有裨益公

餘宜孳究內典公奏云佛法先戒貪嗔癡

皇上天竄聰明尚有時嗔怒過節如臣庸愚恐學亦徒

勞又一日進見

高宗偶論魏徵敢諫公云魏徵每陳諫贖唐太宗不但

不怒並有褒賞魏徵見是敢諫便宜故不憚直言

上頷之偉哉文忠得大臣納誨之道矣

年羹堯征青海日營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人各攜板

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場子溝於泥深坑也國

爾語云 令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無阻蓋番人方倚此為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賊巢又年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即寂年急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而鳥出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千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鳥羣驚起也年雖跋扈不臣懼大譴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時名將之稱

岳威信公征青海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賊蓐食速驅果擒百餘人自此探信賊斷得掃穴
郎潛二筆 卷四 九
獲醜與年事畧同

桐城派古文望谿開之海峰繼之至惜抱而其傳始大此天下之公言也惜抱出於劉門世幾有青藍冰水之喻然惜抱之學師法家法殆兼有之惜抱之世父薑塢編修範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海峰友善諸子中尤愛惜抱每談文必令侍側惜抱幼時即喜親海峰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為戲故編修授以經學而復使受古文法於海峰

惜抱先生纂修秘書時于文襄雅重之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議遷官劉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

授而公薨先生遂決計去既退歸梁階平相國屬所親傳語曰姚君若出吾當特薦可得殊擢先生婉謝之集中所謂復張君書也南康謝方伯啟昆見先生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塵俗都盡青浦王侍郎集海內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醅篤有儒者氣象見石甫所作家狀按先生每以義理考訂文章並稱設非遂於義理安能出處光明萬流仰鏡若斯乎

索綽絡氏文莊公德保任翰林學士僅九日晉內閣學士後其子相國英和任詹事亦僅十日晉閣學相國嘗語人以爲
郎潛二筆 卷四 十
國恩家慶亙古希遭也

燕下鄉陞錄卷四終

燕下鄉睦錄卷五

鄞 陳康祺著

高郵王氏理學經學代為儒宗初筆述之矣頃讀宗侍御躬恥齋文鈔稱文簡公次子彥和守潯州訪知粵逆巢藪請大府痛勦不聽觀察院南嚴治土匪芟鋤至數百人自季弟殉節痛念

國憤家仇約束部伍志在盪決奉

命赴浙委往徽州軍營中途以勞瘁死文簡季子忠介公壽同侍御稱其於韻學能契祖庭不宣之蘊於小學經學能補庭訓未及之端分轄漢黃粵寇至力戰陣亡

郎潛二筆 卷五

仲子恩晉隨殉

衰旌廟食卹典極隆一家父子兄弟忠孝堂堂樹節奇偉蓋又不第仍世樸學之傳為足力振門緒也

王觀察東槐初入臺即以犯顏自任以鹽漕敞政請參折中開中法納米麥以代鹽課兼可裁漕運雖格不行多聽其論山東患盜劫主名大小吏十餘員斥州縣二十餘案密按皆實因受

宣廟知道光二十八年時議開礦益帑藏已

允行矣公敬陳

列聖封禁成訓謂開採者上非良吏下非良民請緩其

令事竟寢任街道時遇王府木器車橫行中路輒笞之巡北城時訪得惡魁曹七為民害迅禽治之輦下皆畏憚庚戌正月議陳

先帝殊諭

郊配

廟祀二條讓善至孝裁義至精不可沿例而掄

顯謨疏上發還夜半公為哭失聲敬按 宣宗遺命二亦有專摺議禮精塙立論微婉足為儒臣言事之鵠今存公集中後又陳初政闕失事關禁密未發其時經費支絀言利繁興公疏言破患貧之見而後治本可端元氣可培人心可固其正大之氣

郎潛二筆 卷五

洵足為古之遺直矣按周禮地官有井人井即今礦字董督非人未能無弊公於咸豐初諫阻開採不可謂非碩畫忠謨噫三十年為一世時勢變遷後先迥異豈獨

仁宗皇帝一日召見英相國和

論曰汝家事朕皆深悉惟當日和珅如何欲與汝締婚

汝父何言以謝對曰臣年八歲和珅初為侍郎至臣家適遇臣於門外但問臣年幾何及臣十一歲臣父為聘故漕督阿思哈之女越二年來歸此外別無所聞迨臣父亡後大學士公阿桂向臣言當日和珅洩內務府大臣金簡為其女作伐臣父婉辭

仁廟嗟歎久之諭曰汝父生前受和坤之謗多矣相國因泣對不獨生前受謗身後遺摺尚為遏抑次日蒙

特恩追賜相國父前禮部尚書德保諡文莊並文莊兄前禮部尚書觀保諡文恭

孫修撰承恩大魁時不肯欺君賣弟事詳前筆其弟赤崖孝廉賜實才人也以科場獄謫戍邊外蒙

恩放還已卯

聖祖南巡至蘇州問孫賜在否賜獻詩

行在有

君王猶記小臣名之句為時傳誦夫以海隅下士曾窺

郎潛二筆

卷五

三

遐荒

湯網宏開

堯天重戴已是再生莫大之

恩乃事隔數年

天語拳拳猶齒及菰蘆之姓氏此則夜郎僂耳昔賢無

此遭逢想一時獻賦迎

鑿儒冠萬頂當無不感激涕零矣

常熟錢錦城牧齋宗伯孫也少承家學以詩名乞其家

副憲朝鼎為之序嘗攜集就正新城尚書新城一見其

序即曰家有湘靈

按湘靈名陸燦著有調進齋集及圓硯居士集

舍之而求副

憲是欲以爵位傳也擲去不觀噫今之自刊詩文集求貴人作序其難免新城一擲者多矣

道光乙酉成郡王子載鍾病故其妻關氏未經過門情願守節經宗人府奏聞

特旨旌表金枝玉葉中亦復有此霜松雪柏足見

聖朝風教之醇化行自近也

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兵部尚書金陵何恪慎公汝霖之

太夫人以年躋九旬五世同堂親見七代蒙

恩賜壽於是

上命樞臣傳詢中外文武大臣有老親年屆八十以上

郎潛二筆

卷五

四

者悉列以聞時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陳公官俊母壽

九十都統祿公普浙江巡撫梁公寶常母壽均八十以

上咸拜

恩賜工部尚書濱州杜公受田其尊人石樵侍郎致仕

家居年亦八十有四矣

兩朝耆舊二世清華特荷良玉文綺之

賞錫賚尤為醴渥並

御書教忠篤慶四字匾額賜之

大內南書房後院壁有

世祖皇帝幼年習彈痕跡又桐城張文端靜海勵文端

二公在南書房每入直於阮按阮坑阮三字皆無牀榻義今北人習呼臥榻爲阮故鮑氏邊坐處以辨髮抵壁久而髮印漬紙至今尙存按此指康熙末見長興鮑氏亞谷叢書

汪蛟門懋麟田綸霞雯宋牧仲舉曹頌嘉禾丁幼華又巨顏修來光敏葉井叔封曹升六貞吉謝千仞重輝同稱詩輦下時號十子亦見亞谷叢書

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是科鼎甲不利已見前筆矣時蓋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

郎潛二筆

卷五

五

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鮎埼亭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爲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雅盜窟并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園扉並加以嗜利受賂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徐先生

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此編網羅掌故從不采傳奇稗史自汗其書惟紅樓夢筆墨爛雅屢見稱於乾嘉後名人詩文筆札偶一援引以白鄉先生千載之誣且先師遺訓也

國朝初定江浙士大夫猶沿明季遺習方州大縣立社自豪聞一知名之士則彼此爭鬪入社甚至挾兵刃弓矢以劫之文酒翰墨之場至效惡少椎埋道途交關何其傾也相傳海甯有二社不相下一社徧致三吳諸名流推吳梅村爲祭酒舟楫絡繹數千里三月某日方過嘉興將以次日大會其泊舟處質明大書一聯於野廟

郎潛二筆

卷五

六

門外云鼎湖莫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蓋是日乃明思陵殉國之日也見者氣沮而散
咸豐三年金陵失守中外輿論咸歸咎制府陸建瀛之債事蓋萬口一詞矣時祁文端公弟文節公幼章方伯以守城悲憤歐血殞命文端哭弟詩云巖巖制府公抵掌運才智提兵扼九江庫藏悉羅致神礮五百餘盡數充武備原注上海購礮六百尊僅以四十尊留備守城京帑六十萬併取毋遺原注部議三十萬給軍三遺之以危城置之於死地又云疆帥控上游初議豈不壯舳艫互千里江皖賴保障前茅甫遇賊一戰總戎喪翩然乃退飛踉蹌棄兵仗

匿迹歸白門吾民復奚望城下萬戶湍決各奔放大
府方閉閣猜嫌仍未忘又云追思債事繇後儒而前元
若使謀乃進據險審所當縱退時猶紆援軍勢可仰

原注弟時向軍門自湖北統兵追賊已及九江巖城民氣固內外力足抗借帑各
關儲糧練勇布置周密民不驚徙若前軍徐退小孤此
東西梁山重險不敵則向軍援至勝負未可量也注此
錯竟誰鑄此災實無妄讀公此詩可見制府之貽誤大
局實軍興第一罪魁嗣以薜苕黃巾身膏亂刃

顯皇帝憫其一死卽亦不復追咎封疆此正

聖朝體卹之深心包涵之大量康祺竊謂鄭祖琛何桂
清輩本以試帖楷書進身駸味空疏游膺節鉞粹罹禍

郎潛二筆

卷五

七

變顛蹶何奇沔陽制府平日賓禮賢士掣究儒書迹所
施爲尙不肯自居庸懦不意臨變失措頓喪生平以致
東南門戶江皖藩籬盡壞於九江之一著較張浚符離
之敗房琯陳陶之潰殆有過之士大夫與人家國謀人
軍師顧可不自審量貿然一出與

平定張石洲先生穆融貫經史學窮九流山右自閭徵
君後勃率羣書斷推先生爲眉目客京師與壽陽祁相
國欽縣程侍郎及何子貞苗仙麓何願船俞理初諸君
子以絕業相切劘比年厥肆舊書遇有石洲手校之本
靡不精審康祺心竊嚮之頃讀程侍郎遺集送張石洲

歸里詩云逸氣凌參墟清暇徹水鏡朱邸延不赴書窟
臥以詠注云惠邸慕君名懸榻以待者三年卒辭不就
更可見先生之植品矣按先生初名瀛暹

祁文端公之先德鶴皋先生韻生邃于輿地掌故之學
其所著

皇朝藩部要畧西陲要畧西域釋地諸書綱領秩然甄
探有法穆然見

列聖綏養藩服長駕遠馭之規模洵必傳之作也先生
提調史館舉介休劉澄齋錫五自代總裁阿文成公問
曰此非上書某公者耶骨氣如此可勝提調任矣蓋劉

郎潛二筆

卷五

八

官翰林時有文章鉅公答拜稍倨嘗上書規切先輩之
取人以此

鶴皋先生于役西陲文端方十三歲太夫人課讀冬夜
視參星西沒爲度文端題朱蘭坡學士霜帷課讀圖有
云世閒水鏡何處無我亦傷心讀此圖朔風捲地參橫
屋萬里閨門夜讀書令人誦之歎悵

衢州孔氏世稱 聖裔南宗而江蘇青浦縣城北亦有
孔宅攷孔宅志孔子二十二代孫潛字景微先居梁國
爲漢太子太傅避地會稽遂爲郡人至三十四代正爲
蘇州長史隋末亂離奉

先聖衣冠寶玉葬於大盈浦上立家廟以祀子孫家焉
又攷邑志云宋洎熙閒慧日院僧疏廟隕渠得寶玉六
事三璧二環一簪藏縣庠或云瘞于墓側殆卽長史所
藏也康熙四十四年三月

巡幸江浙塗經青浦貢監生員孫鉉等願請

御書匾云聖蹟遺徽聯云澤衍魯邦四海人均化育裔
分吳會千秋世永蒸嘗雍正十二年

詔立五代王祠乾隆十一年禮部題準奉祀生四十四
年巡撫楊魁疏奏估修嗣後多請帑重修沿爲故事

聖代崇儒至矣極矣康熙按青浦之名縣以邑有青村
子游曾過此也乃孔宅南遷適當

郎潛二筆

卷五

九

斯土實足爲山
川志乘之榮

乾清宮每歲封寶後工部內府進鐙竿二盤龍楠木柱

高與

宮檐齊上銜五色八角圓鐙樹於東西墀中又封寶日

宮中駕幸之所以爆竹前導

宮中門聯例用白絹錦闌墨書輝映朱門色益鮮潔聯

語翰林撰寫又臘日

內廷翰林題椒屏進上謂之椒屏歲祝皆挑符遺製也

封寶前一日例進門聯立春日南齋翰林進春帖子詞

三章五言一首七言一首用硬黃矮紙小摺細書拜筆

墨牋紙之

賜

御筆福字賜近臣舊例也道光初年加

賜壽字

新正二日

重華宮茶宴聯句以上五則皆見祁文端公後執亭集
消寒四集分詠得桃符詩注錄之以紀承平歲時之盛

江西南昌府屬之甯州毗連楚壤嘉慶三年教匪潛入
州境滋事經鄉團勦滅六年春

特諭撫臣查在事出力者分別賞給職銜並以甯州士

郎潛二筆

卷五

十

民急公向義錫名義甯州

嘉慶丁卯義甯州萬文恪公承風奉

命充浙江鄉試正考官

上於召見時諭之曰汝在書房年久操守朕所素信浙

江大省故令汝去又

諭曰試官因有關防地方事無從知悉若學差則不然

當據實陳奏也後果於闈中拜督學江蘇之

命蓋陛辭時已徵示

意旨矣

江陰學使者署有燕喜堂爲彭文勤公侍母繆太夫人

之所簷聯云母福逮見身八歲辭家七旬就養紀實也
堂內額萱輝頤祉四字嘉慶九年相國劉文清公母大
夫人九旬時所

賜後義甯萬文恪督學江蘇奉母抵署亦居此堂文恪
思不辱齋集有燕喜堂詩

程春海侍郎為蘭翹學士昌期晚年愛子乾隆閒學士
嘗值上書房比道光元年侍郎亦以編修奉

命在南書房行走

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
亦皆知宜更守素行時祁文端方長戶部同蒙

郎潛二筆

卷五

十一

召見親聆

聖訓出語同朝皆榮之按侍郎後於十二年十二月復
被

命入上書房課惠親王學父子相繼入上齋亦罕觀事

程侍郎為阮文達公再傳弟子例稱門人文達入相與
侍郎結鄰尚以暇相講習文達校毛詩有椒其馨椒字

訛馥字其訛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示侍郎侍郎謂
詩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韓兩見形聲不

謬於六書為加一證侍郎又謂近人治算山九章通四
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

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七年木
火同度當有火災果驗吉地案發因水之故曹文正問
古有之乎侍郎對水齧王季墓見棺之前和見呂覽所
撰國策地名考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
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嘗入秦仍歸故曰蒲反
其援據博洽如此文達甚躋之世盛稱侍郎詩文康祺
謂侍郎亦漢儒實事求是之學不隊師門家法者也
余嘗欲輯上齋南齋故實勒為專書以誌

本朝右文之盛既思官非清貴學復弁鄙揚厲鋪張嫌
於非職坐是中輟前編曾記樂泉食筍齋諸典畧存澄

郎潛二筆

卷五

十二

懷風景苦於未詳頃讀漫飲亭詩及義甯萬文恪公集
歛縣程侍郎遺集又得數事樂泉為乾隆己卯歲張文
恪公泰開直上書房時得於園廬之東愛其甘冽醵以
文石繪圖徵詩公遂自號樂泉老人比嘉慶閒泉漸蕪
沒僅餘涓滴道光戊子田季高嵩年募夫極力淘濬深
八九尺醵石無恙果有泉自西北石罅涌出逾日而清
澈一泓其光可鏡環植新柳頓復舊觀同直咸有歌詠
又葉棟如閣學觀儀卜宅處有一小阜可望西山閣學
築亭其上名之曰葉亭戴文節熙作畫沈文忠兆霖作
記時道光己酉二公同直友也又祁文端於道光辛卯

率母入都筮得井之上爻已而被

命重直南齋並

詔許就養園廬因名直園屋後之井曰孚井嗣徐少空
士芬居之製竹筍爲恆升車仿區田之法試之有驗辛
丑季秋置酒邀孫文定瑞珍杜文正受田賈文端楨張
文毅芾何制軍桂清觀刈稻孫杜諸公亦當時兩齋詞
臣也又祁文端有食筍齋十詠曰竹徑齋南竹三叢當
塗手植遂以名齋東南隅兩叢西北牆下一叢文端所
補也春夏雨足筍迸地而出交柯亂葉款扉者披翠而
乃入焉曰老屋循竹而西過牆而南老屋二閒榆柳之

郎潛二筆

卷五

三

下園廬昔燬於火獨此屋與近光樓歸然尙存曰借春
陰館館當老屋之北檐角海棠一枝高三四丈花時與
客飲酒賦詩其下取放翁詩意名之曰東峰上有老榆
高出羣木下有樂泉清冷如鏡峰在齋東故名日月湖
門對南湖水天一碧園木蒙密到此豁然開朗日影荷
橋石橋界南北兩湖之間荷花開時紫紅漾碧如畫舫
然日見山臺橋東北水折處突起一小岡出館之背頂
若平臺登之可見西山曰藥坡岡自北而南尾注於齋
奇石環之高下雜植藥草桔梗數叢挺秀可愛花開如
紫玉瑩野菊綠坡入秋特盛曰雨香泚齋之後爲北湖

鎮以重岡跨以橫橋林陰四匝幽邃無盡曰洗硯池北
湖之濬藥坡之脚爰有磐石可濯可沿此十景皆文端
命名也又程侍郎直舍在東峰下有屋一區侍郎題曰
樂泉西舫又食筍齋後土阜有嘉樹三居者過者皆因
識其名程侍郎辨爲柎因著柎賦以上俱澄懷掌故之
瑣瑣者暇日終當搜討各書分類編紀爲獲侍承明者
慶遭際也

父子同值上書房又有青陽王氏其一家蒙
眷之厚尤爲志乘所無當文僖公懿修官禮部侍郎蓮
府大司馬宗誠已爲侍講學士同廬

郎潛二筆

卷五

古

蹕東巡

睿皇帝幸翰林苑父子同席

賜宴和詩

純皇帝實錄成尙書方以詹事爲纂修

賜宴禮部而文僖公適長春官爲主席比文僖以年引

退尙書卽相繼入值上齋

奎章珍器

賞賜重疊雖

睿皇帝亦嘉歎其兩世知遇忠謹自將時發

天音而垂

清問也

文端公顧八代精韜畧善射以擺牙喇從征雲南先後參鎮南將軍襄壯公莽依圖平南大將軍襄毅公賴塔軍比有功洵長禮部列內臣班顧公雖以武功起居家好治經義矻矻如諸生居母喪三日不食三年不入內立朝持大節不附執政索額圖為所抑居要地數十年致仕卒無以為殮

世宗在藩邸遣王府官治其喪乃克成禮

吳三桂開藩雲南嘗割麗江邊界地賂蒙番賦籍尙留尙書范公承勛督雲貴奏除之

郎潛二筆 卷五

五

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吾浙勤敏疆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官屬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雨闔扉遽微服行闔閭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至官遠近駭服會

朝議欲棄舟山徙民內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即今之定海廳也浙人呼公曰王闔羅

鈕祜祿氏文清公格爾古德繼于清端撫直隸疏薦盧龍令衛立鼎靈壽令陸隴其畝論翕然及

詔舉賢能九卿交推公清廉莫及按是舉登刻牘蓋正七人已見初筆

已薦賢惟廉吏能知廉吏也公與于公諡法皆以清字昔之保障畿輔者足為諸道表率如此

衛盧龍立鼎山西陽城人後行取官郎中令直隸時治行與陸清獻公相伯仲

聖祖嘗命刑部尙書魏敏果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治具不為食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耳吾亦飲合一杯水諸大獄悉以咨之立鼎引經準律敏果大稱善

大內文源閣藏書六萬卷裝潢經史子集以異色別之仿隋唐舊制也每卷首各印文源閣寶上加

郎潛二筆 卷五

未

古稀天子圓璽

黃陂姚撫部締虞康熙十七年以禮科給事中主考江西還奏免江西進賦二百十餘萬以文字之職而議及民瘼竟邀

曠典故事未嘗有也初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風聞言事進言者日少撫部抗疏請

聖祖檢閱

世祖朝言官章奏如何審諤今相率以輒熟為風恐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臨事必無肯為

皇上盡忠者頃之

聖祖御乾清門召諭曰朕親政以來諸臣何嘗以言獲罪對曰

上卽不謹言官但有此處分條例諸臣方踴躍畏罪誰復肯發奸指佞者

聖祖色霽因曰人臣論事當擇其大者遠者如魏象樞彈程汝璞亦是風聞已而鞠問得實本朝原未有風聞之禁也將退

詔以所言宣付史館尋出撫四川請罷蜀中采木之役仁言利溥撫部之謂矣

乾隆七年

郎潛二筆

卷五

七

詔求骨鯁質樸之士如古馬周陽城者九卿咸有薦辟廷試策論

上親取青浦胡清恪公寶瓌第一公時官中書舍人用大學士查公薦也後公官御史有敢言之目任封疆能持大體卒爲名臣相傳公將生之夕父教授君夢王文成遺以金軸曰五十年後煩送至吾鄉及

高宗南巡至會稽遣公齋

御書名世眞儒額及

御祭文祀文成方悟前夢因爲題曰三不朽懸諸祀堂按夢境渺茫豈可據爲典要而碩輔眞儒之魂魄千載

如生絲綸俎豆之

恩榮九幽亦感此則塙然可信者也

曩於東華門外酒家晤一老吏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歷九行省極論兵亂以前各省吏治之壞滔滔汨汨口若翻瀾且云當時知府知縣幸不甚知知則劫富民噬弱戶索土產輿陋規百姓更不堪命巡撫巡道幸不常巡巡則攪驛道折夫馬斥供張勒饋贖屬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其言殊太激切天下之大百官之衆小廉大法豈絜無人錢唐袁枚令沐陽南靖莊廉訪亨陽以淮徐海道來巡就館餽餼悉受之止袁共飲

郎潛二筆

卷五

六

問沐水原委簿領利病甚悉旁及山經地志星象樂律甚辨翼日會諸生於學講中庸卒章款款盡意聞者色動翼日校丁壯發矢矢旁決熱火器器閉諸丁伏地請罪袁亦起謝廉訪乃弛外衣手弓而前教如法矢發十人無不當鵠者火器亦如之畢就坐笑謂袁曰而奚慊慊耶專心治民吾職在巡年年來爲子教之可也從蒼頭二人僮一人皆自飲其馬臨去稿以金堅不受後公卒於官民爲罷市號哭賻以錢一日至六千緡嗚呼巡道如公民方恐其來巡之暮也

亭林董浦諸先生自云吾不如某某吾不如某某余已

紀之郎潛初筆矣頃讀武進劉禮部逢祿集歲暮懷人詩小序有云敦行孝友厲志貞白吾不如莊傳永思通造化學究皇墳吾不如莊珍藝精研易禮時雨潤物吾不如張舉文文采斐然左宜右有吾不如孫淵如議論激揚聰明特達吾不如惲子居博綜今古若無若虛吾不如李申耆與物無忤泛應曲當吾不如陸劭聞學有矩矱詞動魂魄吾不如董晉卿數窮天地進未見止吾不如董方立心通倉籀筆勒金石吾不如吳山子可見宏聞劫學之士未有不躬躬筆墨集思廣益者禮部所舉皆同時一州之人宜曾文正薦舉人才疏稱常州奎郎潛二筆

卷五

九

婁應度人才輩生洵不誣也又張茗柯門人江承之安甫受鄭氏禮虞氏易通大義禮部門人潘準彥甫夙慧嗜學通六書九疇經緯文史皆年十八卒江歛人為常州之學潘亦常州人猶惜其秀而不實未成通儒

劉禮部為相國文定公孫宇申受年二十五學使賞其文以廩生充拔貢時與同邑李申耆先生齊名號常州二申

乾隆甲子科前期

上聞士習不端懷挾擬題之風日甚思痛懲之命親王大臣嚴立搜檢之法得一人者賜軍役一金士

子襪及褻衣貢院內外枷杻相屬比日晡受卷入場者寥寥也時士子多退歸寓舍將就寢矣忽傳旨盡放進比欽命題下曳白者乃至二千餘人下詔切責并裁減各省中額有差

郎潛二筆

卷五

十

燕下鄉睦錄卷五終

燕下鄉陞錄卷六

鄞 陳康祺著

今各省鄉試官生卷什九呈薦其事始於富陽董文恭公以官生應試時乾隆庚辰秋劉文定公與介野園少宰典京兆試有同考官某素識文恭名得一卷呈介公介公不取某曰觀其詞采富麗必董公子也時文恪公邦達在朝介公大怒曰科場法至嚴肅果爾即奏聞賴文定力為寬解乃悉取官卷付介公去取自此沿為成例順天鄉試官生卷遂盡呈主考而外省亦然矣是科揭曉後文恪公聞文定闈中排解事退朝即率文恭踵門謝命稱

郎潛二筆

卷六

十一

弟子見文定孫禮部集記董文恭公遺事

乾隆間故相和珅屢奉

派預文字之役在

純皇帝聖意不過欲其追從儒臣練習文采耳而珅伎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屬意者先視其筆誤幹補處抉去之其無筆誤則妄摘瑕疵以指甲深畫之南巡召試數與梁文定朱文正董文恭諸公同閱試卷或取或舍珅輒專決其謬妄可想其氣燄亦可想董文恭公居太夫人憂常徘徊一室若有所甚憂或執象笏擊几笏為之裂人疑公與和珅同居樞密必有所

甚不得已者嘉慶初元珅勢益張外而封疆大吏領兵大員內而掌銓選理財賦決獄訟主諫議持文柄之大小臣工順其意則立榮顯稍露風采折挫隨之太傅朱文正公以德行文學受

兩朝知遇敷歷中外垂五十年時以

內禪禮成例得進冊紳多方遏之既上珅又指摘之

純皇帝諭曰師傅之職陳善納誨體制宜爾非汝所知也旋

召公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仁宗作詩寄賀屬藁未竟珅取以白

郎潛二筆

卷六

十二

上皇曰

嗣皇帝欲市恩於師傅耶

上皇色動顧董文恭公曰汝在軍機刑部之日久是於律意云何公叩頭曰

聖主無過言

上皇默然良久曰卿大臣也善為朕以禮輔導

嗣皇帝乃降旨朱珪仍留兩廣總督之任旋又改巡撫

安徽是時直內廷者無不色變震恐文恭獨從容謝過

書旨而退右見劉禮部集讀此見文恭之忠亮格天深

心調護真有功宗社之大臣亦由

兩朝聖人

善作

善述

止孝

止慈

訓政者一時罔極之心

傳祚者萬世無疆之業卒非僉壬所能熒聽也

嘉慶癸酉秋林清李文成等倡亂三省

上方謁

東陵回次白澗行官猝聞禁城盜警扈

郎濟二筆

卷六

三

蹕諸臣多錯愕不知所計有欲奉

駕之京東調大兵成列而後進者董文恭公曰是滋亂

也獻俘者且至矣即日進次燕郊適提督英和以所統

兵焚橫村及宋家莊董家莊賊穴并擒賊目迎

駕還宮三日而定論功公與托公津桂公芳盧公蔭溥

英公和皆第一蔭襲有差眾謂公之臨變鎮定尤不可

及云

高密李元直官御史八月章數十上最後語侵諸大臣

尤切

世宗召元直及諸廷臣入厯舉中外大臣有名迹者詰

之元直抗言無所避

上徐謂諸臣曰彼言雖野心實無他冀日復

召入慰之賜荔枝數枚出於是都人呼為鱸李

吾邑八

國朝來史立庵先生大成順治乙未首魁天下鄉人至

今豔稱之徒以其科第官階耳按先生貳宗伯時同人

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分內事何與朝廷先生毅然

曰為子不孝為婦不貞亦何與朝廷必以法繩之耶議

遂寢先生性至孝會其父思之繪已容以寄亦令先生

繪已容寄父先生聞命驚恍晨夕不安故事京察六年

郎濟二筆

卷六

四

俸滿方得請假歸先生僅四年不合例乃上疏自陳曰

臣父思子不見思見子之儀容呼子不來頻呼子之名

字臣而忍此不可以為人子亦何以為人臣

世祖覽奏惻然特許終養及中途而父凶問至哀毀成

疾遂以養母家居按今世說注稱先生以母病乞養為

養乎遂家居十年例當事所格曰吾豈以一官易一日之

應削籍遇赦免誤也先生充講官主貢舉皆有建白忠

孝大節彰彰如是詎以一甲進士二品京堂為輕重與

台州府太平縣李氏女許嫁於林未嫁而夫死女奔其

喪奉舅姑以終林故貧族女以鍼黹營生節衣縮食有

餘即置田產積十餘年有田六十畝因無後可立以其

田呈請學使每歲按試取弟一人者主之計所入息分爲四以其三助文生之貧不能應省試者而以其一助武生知縣事某書其事入志乘乾嘉閒事也偉哉此女亦貞孝亦賢達懷清我與天台比峻矣

幼時聞人言郭制軍琇令吳江時簞簋不飭大吏將劫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擔水洗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後果操行峻介卒稱直臣以其事無稽姑置之偶讀新城陳侍郎用光應

詔言事摺子有云臣聞湯斌爲江南巡撫時將劾吳江縣知縣郭琇琇請見願以治行自贖斌許之遂一變而郎潛二筆 卷六 五

爲良吏且致位卿貳以名臣顯是人言不盡子虛矣康熙按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撫蘇嘗薦琇居心沖澹蒞事精銳宜行取部以催徵未完議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

聖祖南巡至德州見琇跪道旁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知郭制軍之在吳江其改轍以後必有循良慈惠深廢人心者至於居臺垣時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營私背公納賄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等招搖依附一時方

嚴抗直之聲幾使輦下栗然朝貴側目詳見公所著華野疏稿其

丰裁氣骨作令時必已不凡特年少闊疏人言偶或宜

文正做厲而獎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爲墨吏

素絲已斲白璧難磨尙何晚蓋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

郭公仍不能揜其生平之一節有位君子庶知懼焉

姚姬傳先生主講鍾山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

與異趨而往來無閒簡齋嘗以門人某屬先生願執贄

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死人多勸先生勿爲作墓

誌其人率皆生則依託取名歿而窮極詬厲先生曰設

余康熙閒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

郎潛二筆 卷六 六

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

何害於作誌按秀水蕭山二先生其學問有根柢其立

身處世亦未肯隨逐波流隨園似微有不類然而姚先

生之言公言也

邵叔山太史齊齋工東京六朝之文其玉芝堂集淵懿

鎗洋鯨鏗春麗駢偶家奉爲鴻寶太史溫溫不自許嘗

用陳思王語僕嘗好人譏彈其文八字鐫諸小印卽此

見前輩之虛心

試帖初興多尙典贍紀文達公始變爲意格運題館閣

諸公每呼此體爲紀家詩見公詩集自注

千叟宴外吏惟封疆大臣年齒及格者或得

恩旨召入餘皆弗預嘉慶丙辰奉新劉鐵樓刺史適牧

通州獲與京職一體入宴人以爲榮劉繪

恩宴臚歡圖倡和成集

光山胡文良公煦著周易函微推闡精微窮搜象數與

洛閩頗有異同經河南撫臣於采書之役續呈

御覽公本無諡因是書收入四庫始追

賜焉紀文達公有句云四代經神四胡氏原註宋胡瑗

元胡一桂有易本義附錄纂疏易學啟蒙翼傳明胡居仁有易象鈔

兩朝耆宿兩文良原註雍正中高公其俦先諡文良可云典切

郎潛二筆 卷六 七

黃烈女楚人許字同縣李子未嫁而李先逝女誓死歸

守三載矣一夕夢李子來迎次日往與母訣未及返而

卒女家執古禮葬黃氏坐旁其舅往哭之女墓忽自裂

兩家歎異乃與李合葬焉夫弟然山太史爲之傳紀文

達弔以七律一章有云延陵掛劍心相許屬國吞瓊志

竟成特與人閒存大節不關兒女有私情又云延津寶

劍終雙去合浦明珠解自歸誰與重翻新樂府古來曾

唱華山畿直寫出烈女心事

陳碩士宗伯爲魯山木先生九皋之甥而姚郎中其本

師也故宗伯亦以古文名堅守桐城新城之家法山木

官夏縣三年不名一錢沒後諸子奔走衣食無恆產以

自存惜抱後人亦驚田他姓無力以贖宗伯於道光戊

子奉

命督閩學乃出其養廉買田五十餘石爲舅氏祭產復

出八百金爲師門置田俾姚氏諸子祭掃之餘得粗給

饋粥風義如許足以激薄淳澆矣

順治六年己丑會試中式四百人閣臣七人典試前代

未有時兩廣初定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

卽官四品亦奇遇也

順治十四年丁酉湖廣鄉試中式百六人捷南宮者至

郎潛二筆 卷六 八

六十四人世稱盛事時典試者檢討薛濤給事中孫光

祀也

國初掌文衡者閒用舉人出身人員不必皆甲科也康

熙二年癸卯兵部主事蔡騶充雲南鄉試正主考五年

丙午戶部王事曹首望充廣西鄉試正主考皆以拔貢

典試尤爲渥典首望兄鼎望是科以刑部外郎典試湖

廣

河南鄆陵王鳴球順治庚子解元康熙三年成進士至

六年丁未補應

殿試適其子曰溫以是科捷南宮父子同日對策

大廷時論稱羨

殿試卷先擬十本進呈恭候

欽定名次自康熙二十四年乙未會試始

康熙三十八年已卯北闈有廣東貢生黃章年已百歲八闈時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為之前導以上六則見貢舉考畧

朱竹垞官翰林時尋訪永樂大典不獲每太息曰被李自成視馬蹶矣不知三百餘年埋藏灰塵中卷帙實哀然無恙紀文達公在翰林院署齋戒始於敬一亭上得之按鮑培亭集謝山先生嘗與臨川侍郎就翰林院同抄永樂大典中祕帙是物色此書不始於文達或秘

郎潛二筆

卷六

九

問清嚴陳編繁九自二公後無每直宿之暇翻閱一過問津者故文達以為創獲耳已記誦大畧後纂輯四庫書經文達一手裁定宜其溯源徹委抉奧提綱如駕輕車而就熟道也見劉文恪公權之所作公遺集序

紀文達平生未嘗著書閒為人作序記碑表之屬亦隨即棄擲未嘗存稿或以為言公曰吾自校理祕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我輩薄植偶作一二短書雜說輒矧姁姁姝姝有亟於表曝之心讀此能不顏厚

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五巡江浙三月初六日

諭賞福建百歲舉人郭鍾岳為進士並賞賚耆儒陳應騰等

御書緞匹荷包時鍾岳諸人俱來浙迎

鑾也

鮑覺生侍郎桂星督學中州當受代聞林清之變上書陳十事疾馳至京

仁宗亟稱之曰卿疏摺已次第施行矣後以少空總裁

武英殿條陳

郎潛二筆

卷六

十

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互訐之遂落職逾五年復編修

宣宗即位以編修奉

獨對

上語之曰汝所劾者今朕視其職矣於是隆隆屢遷復至卿貳世但曰侍郎為文士耳不知其任事敢言練習大政久為

兩朝所深知故偶蹶而終顯也

乾隆元年正月奉

旨著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朱軾左都御史福敏侍郎

徐元夢邵基為皇子師傅著欽天監擇日開學旋擇得二十四日吉是日清晨 皇長子 皇次子到學總管太監傳

旨皇子應行拜師之禮諸臣固辭遂長揖

賜賚文綺筆硯之屬與雍正元年同少頃

召皇子及廷玉等六人進見

面諭曰皇子年齒雖幼然陶淑涵養之功必自幼齡始卿等可殫心教導之倘不率教卿等不妨過於嚴厲從來設教之道嚴有益而寬多損將來皇子長成自知之也

郎潛二筆

卷六

士

上又諄諄諭皇子師傅之教當聽受無遺見張文和公

自訂澄懷主人年譜我

朝青宮毓德家法之善較之臬陶教胄植榮授經又遠

過已

合甲凡遇更換學政之期吏部開列與考試差諸臣姓名候

上簡派閒有服滿病痊未與考差而奉

命視學者眾以為異數道光年間商城程侍郎國仁方

以御史巡漕江淮舟抵通路奉督學粵東之

命尤為

特恩而御史俸滿例可出守公屈其時

睿皇帝命部臣更例凡任學政者歲滿注選其端亦發

於公比由巡撫擢貳刑部緣事左遷

宣宗登極補刑部郎中旋擢廣東布政使復內

召為少司寇仍出撫陝西貴州蓋公受

兩朝恩遇敷歷中外均不由階資平進云

丹徒戴羨門尚書以知縣起家政蹟多可紀者其知

州時州民黃子賢等嘯聚亡命約以州試日為亂公偵

之確屆期試士如平時而密遣民壯潛赴聚謀處捕獲

無漏網者人尤服其靜鎮之度受

郎潛二筆

卷六

士

宣宗知於是乎始

李中丞堯棟嘉道閒賢大吏也官川滇最久屢樹邊績

其為人實恂恂儒者任館職時警校精覈為

高宗所知一日代人撰日下舊聞考表文

高宗亟稱善嘗為雲南山川地理圖二卷夷人圖二卷

圖後各系以說又嘗勸修四川通志詳實不蕪又嘗購

書以惠湖南嶽麓書院之弟子又於江甯建長干橋繕

莫愁湖而誌以詩又築補梅亭於湖南節署以誌嗣美

梁文定之名蹟宦轍雲馳風流四映儒臣應如是矣

高士熙湖北詩錄載鍾祥楊學士炳雍正元年癸卯

恩科會元卷呈

御覽奉

硃批卓識名言不獨優於諸卷卽近科亦不見

殿試以第三人及第卽

召入內廷

賜廬圓明園左側蓋不世之遇也

雍正初元四月鄉試按李調元淡墨錄作二月誤以張文和朱文端

兩相國主考順天九月會試仍

命二公並

召諭不拘朕定進士一百八十名名數不拘省分不限

郎潛二筆

卷六

七

額數有可取佳卷選出另行具奏其信任至此

朱高安少好學用志不紛塾師嘗會飲公不與讀書不

輟師命爨夫遺以酒肉置座閒若無覩也每見古大儒

名臣循吏之行輒筆記之見余金熙朝新語康祺讀公

年譜此乃公年十八讀書龍城寺事

朱高安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領江西解長洲宋太史

大業拔之落卷中評語嘉賞極至末云曠世逸才伯祥

大士之後一人而已按冠多士以爲振靡起衰之式宋

爲大學士文恪公子揭曉相見歎曰河目海口昔惟先

公今見吾子是太史又不僅文章巨眼矣

高安撫浙崇儉獎廉諭民嫁娶之節里黨賓蜡燕會止

五簋俱有常品浙人呼爲朱公席道見一婦人盛妝問

其夫賣菜者命入署至厨下問誰爲夫人時夫與女

奴雜作婦人莫之辨公指示之曰此炊者夫人也命留

侍夫人午飯饌惟蔬菜食畢命之出自是浙俗一變

通副師槐過庭筆記載高安撫浙見署前屠戶妻蓋飾

倚門召入署至廳屏後指一織婦曰此我之一品夫人

試觀被服何如所作何事汝夫殺生命養家驕侈乃爾

不速改當杖懲於是聞者悚然益相勉以勤儉蓋同一

肆訕詆隨園亦通品其非笑正人得罪名教真不知是

何肺

郎潛二筆

卷六

七

楊蓉裳員外芳燦與弟荔裳方伯揆俱有美才工儷體

人稱無錫二裳按彭文勤公爲江蘇學政以昔主試蓉

裳初令甘肅屢膺煩劇在伏羌時值回民田五爲亂蓉

裳先期募勇招降人登陴共守閱五日夜解圍知靈州

時嘗單騎諭散奪米饑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眾平

日坐堂皇判事罷卽手一編就几讀人以爲書癡而臨

變敏決若是故阿文成諸公極器之嗣入貲爲戶部郎

旋丁內艱貧不能治喪鬻書辦裝以歸遂不復出世咸

笑文士如珠玉組繡不適於實用觀於君何如哉

自北宋范文正公以來士大夫多仿爲義莊

本朝崇尚風義凡以義田義產敬宗收族上聞者歲不

下十百家以康祺所聞其一家父子兄弟廣續推行立法之善及其後遺澤之長莫如江右新城陳氏陳據高貲已百年自贈光祿大夫凝齋先生道始立義田二千石其諸子金衢嚴道守誠陳州府知府守詒內閣中書守中江蘇按察使守訓內閣中書守譽先後增益學田祭田小宗義田至七千石嘉慶二十九年詳具文簿牒於縣府行省以達於部得

旨旌獎時光祿之孫倉場侍郎觀禮部侍郎用光曾孫工部侍郎希曾均在朝列具摺入謝

睿皇帝召見而垂詢焉而希曾兄浙江道御史希祖用

郎潛二筆

卷六

五

光姪翰林蘭祥及其他封胡羯末官曹郎監司取甲乙科者期功房從中多至數十人可謂極盛余素不談報施之說而易言福善書載降祥其理則皎然可信如陳氏者非其明徵乎先義行公嘗倡設義莊於慈谿東鄉田舍陳以贍遠族孤寡殘廢有恆給婚嫁喪葬有特飲訓釋有塾聚族有祠祀先有田俸幣有山規畫周詳壹出公手詳見康祺所撰先型錄惜不肖奔走南北宦學無成析薪負荷遠媿宗袞記此為泣然者久之

初筆所載康熙大科四布衣之一嚴繩孫方被薦初貽書京師諸公曰聞薦舉濫及賤名某雖愚自幼不希無

妄之福今行老矣無論試而見黜為不知者所嘲笑即不爾去就當何從哉竊謂堯舜在上而欲全草澤之身以沒餘齒詎有不得惟幸加保護時有司奉

詔敦趣引疾不許既抵京赴吏部自陳疾不能應試狀至再四終不允

御試之日發題賦詩各一首中允僅賦省耕詩一首而出冀被放也

聖主素稔其姓名

諭閣臣曰史局不可無此人仍用翰林在職五年嘗侍

宴

郎潛二筆

卷六

六

保和殿和

聖製昇平嘉讌詩稱

旨特命撤

御前金盤棗脯以賜又從容語左右嚴某好人中外皆知時論謂旦夕當大用而中允拂袖遽歸此固

聖天子知人之明愛才之篤而難進易退若中允真不

改布衣面目者矣

聖祖朝魏蔚州李安溪諸公皆以湛深理學渥受

宸眷一時風氣遂不免以緣飾外貌高談性命為投時

嚴孫友在翰林極厭薄之嘗於眾中大聲曰吾一生所

見真道學惟睢州湯潛庵先生一人座上莫不咋舌

蒼岷山人無錫秦諭德松齡康熙己未詞科人物也先

於順治乙未入翰林以遺糧案罷歸然其文集載上座

主胡山陰書按胡名兆龍乙未總裁中有某久在京師素知功令

薄田五頃輸賦獨先本籍欠糧之冊絕無賤名祇以同

族孀姑遠在鄰邑平日不相聞問不知何人所使詭將

彼戶濫注卑銜逋賦三分致干

國憲直俟檄提之日方知受罪之由云云按江南逋糧

之獄搢紳連染極多葉文敏公方謫僅欠絲毫亦遭削

奪故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余已紀之郎潛初筆

郎潛二筆

卷六

七

矣合觀此事想見

國初憲典之嚴聞之戶部友人近年吳中風氣變本加

厲蘇松膏腴之壤幾什五不為

朝廷有有官守言責者奈何不援成例以整齊之

康熙十五年冬

天子以閩海初定思得文武兼濟之臣以綏靖之

特擢吳興祚為福建按察使吳公籍山陰時方知無錫

縣也無錫當南北孔道苦供億公抵任時前官虧帑金

罷不得歸者三人役之在獄者二十餘人公慨然力為

補苴請豁官得歸役得出獄僉曰吳公生我縣田久不

清丈飛詭隱匿弊百出輸役者至破家公以八官田千

餘畝賣為役費民害遂除康熙八九年水旱沴臻公為

分鄉賑粥之法全活無算蘇州駐防兵回旗公請合箭

於都統單騎彈壓有取民一雞者立笞之以故兵過而

民不知其他惠政多類此宜

聖祖破格登庸以七品卑官驟遷憲長也公後撫閩平

臺一役厥功尤多前筆所載未詳實政故復筆此

吳督部興祚仕宦四十餘年位一品所得祿賜盡以養

戰士遺親故而居無一廛囊無贏金自兩廣還京師與

無錫秦諭德遇於瓜洲脫粟枯魚酸寒相對諭德曰公

郎潛二筆

卷六

六

貧乃至此乎明日與別公喜見眉宇告諭德曰適有饑

米數十石者不憂餒矣見諭德所為公行狀從古天挺

偉人樹立助伐固無不自清操峻節中來也

順治乙未會試榜發

世祖章皇帝正留意文學命取原卷進御

覽之稱善者數四比

廷試卷進呈

世祖問至第二人卷顧謂讀卷官傅聊城以漸曰卿知

此卷為誰傅公謝不知

世祖曰此會元秦弒作也朕於其書法知之拆卷果然

世祖大悅

召見南海子賜袍服比第一人

容城孫徵君奇逢為湯文正所師事當明天啟中周旋東林黨人以節概聞天下後日益韜晦其學宗陽明而歸本於慎獨先居五公山既渡河止蘇門八

本朝屢御徵聘率諸弟子躬耕習三代之禮人無賢愚導以為善蓋孟子所謂天民也近儒確守程朱者詆先生淵源之不正大非篤論

光祿寺少卿楊秘靜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預修永定河故事秋汎畢即興工時永定河道黃某賦役錢不

郎潛二筆

卷六

九

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公意憐之許日出後下饅黃巡工遲民之來欲答之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春公重裘尚瑟縮乃責此赤脛者戴星來耶黃大恚將繕牒劾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問其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

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爭乞留

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

聖祖大笑以為誠許食知州俸仍令固安尋遷雲南麗

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公乃召土官為典史諸里魁以頭目充令人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建文廟定婚喪之制期年歲熟俗為一變民飾廟以祀號第一太守祠累遷至四川巡撫乾隆初緣言事罷再起以光少告歸公奉天人隸正黃旗籍

無錫秦補念參政弒及其族孫蒼峴諭德松齡同在翰林時人呼之曰大秦小秦大秦性方嚴同館三十餘人讀書之暇或歌而嬉語涉諧謔率相戒勿令大秦知

郎潛二筆

卷六

辛

燕下鄉睚錄卷六終

燕下鄉陞錄卷七

鄞 陳康祺著

湯文正撫蘇奏毀上方山五通神廟世以比之狄梁公程明道至今嘖嘖歎同時漢軍郭尙書世隆督浙閩時閩俗信鬼多淫祠黠者斂錢民間輒數十萬尙書檄諸州縣毀之離省治八百里有山奉五顯神廟貌壯麗甲閩中一日野火自起燼無寸椽火熄而檄適至仁廉剛直之氣震懾淫昏公是舉可又正矣

湯蕭山初八史館朝貴爭羅致之謝不往而時時徒步從大興朱文正公游請業督過如古聖賢相為師友前

郎潛二筆 卷七

十

後大庾戴公鉛山熊公延館其家雖居門下後進諸國老大人皆嚴憚之

漳浦蔡文恭公致仕家居每遇巡檢典史亦執禮甚恭或以為過公曰欲使鄉民知位至宰相必敬父母官知父母官之尊雖宰相必致敬庶幾常存不敢之心而犯上作亂者或鮮矣故終公之世漳浦民無滋事者見梁宦林中丞歸田瑣記按昔賢有以宰相居鄉聞縣官過門必起立拱手者有在籍顯官道逢丞尉遭呵斥不校者前史多傳為美德公亦有所受之也
盛京大庫藏弄

列代彝器已詳初筆矣富郎中泰云

太祖

太宗所御之甲儲藏陪都者長如今人一身有半令今人極長者立交倚上比試猶下與地齊也又先朝所御皮鞵滿洲語呼為烏拉長尺有二寸可知神靈誕生果有天日河嶽之表

金陵之失祁文端詩歸獄沔陽可謂允矣見前頃觀山卷

陽魯一同通甫類稿安徽巡撫蔣公神道碑復得安徽失陷之詳碑云當日陷敗由於壽春鎮之去自古以孤城當賊衝未有不為犄角之勢而能禦敵者壽春鎮公

郎潛二筆 卷七

二

之手足而皖省之肢體也制府既奪公之手足而斷皖省之肢體矣易之以江南新兵二千駐之城外二千人皆客兵王鵬飛又客將其心已與撫標不一彼見制府統大眾趨上游耳目聲息皆視上游為進退制府走則二千人之心去二千人去則守城數千之兵與城中數萬之眾之心俱去雖有孫吳之法墨翟之守不能善其後矣藉令制府奏調之日公上疏力爭以本鎮不可調新兵客將不足恃賊至猶可一戰乃公舊為制府屬吏而制府矜而徧人也而

朝廷新向用制府知恩鎮之能便於自助而不恤其他

恩鎮有治軍之長用違其方而卒見枉害公有深遠之慮抑於統帥孤立無援而全局去矣又曰賊入湖南公奏言安省庫帑無餘請將司庫續收地丁契雜蕪鳳兩關徵存一併存留以備軍需制府以為迹涉張皇漸生異議又奏調江蘇兵三千制府以江蘇重地靳不與已而制府督師至皖城公戎服出見乞海防之舳板船陽許之又不與又曰三年正月賊陷武昌而東出與官軍遇於九江賊艘蔽江建瀛大懼壽春鎮恩長敗沒益惶惑不知為計遽登輕舟東走順流達皖城遣人報曰賊眾不可當制府歸守江東已過矣沿江守兵遂散賊大

郎潛二筆

卷七

三

至公知事不可為草遺疏向

闕叩頭吞金不死息僅屬為家人縛入肩輿遇賊被害通甫所述較文端詩尤詳一夫輕退而兩藩陸沈沔陽洵死有餘辜矣康祺竊以蔣公之抑於統帥孤立無援碑文誠非曲護然公自本藩開府經營累年巡撫為古連帥節度蘇皖中隔大江不得以祁方伯之同城僚屬相例當全楚騷動之時不能博訪賢才收羅名將簡軍儲養固我疆圉而僅倚一壽春鎮為長城比狂寇突來又不聞有畫江一旅之師嬰城一日之守蒼黃引決禍及東南公在九原當亦耿耿有遺憾特其心可原耳公

名文慶漢軍人追諡忠愍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獨至我

朝一人大斲巨好無不及身誅殛且必宣示罪狀與眾棄之此天下所以咸服也如康熙初年之公爵內大臣鼐拜則以專權自恣擅作威福與內大臣飛揚古有隙坐以怨望棄市並殺其子籍其家又與蘇克薩哈論事齟齬因蘇克薩哈籍隸正白旗遂欲以薊州遵化遷安諸屯莊改撥鑲黃旗而別圖民地給正白旗

詔遣大學士蘇納海與直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丈量酌易經朱昌祚等勘明奏請停止鼐拜即坐蘇納海撥

郎潛二筆

卷七

四

地遲誤昌祚等紛更妄奏均逮治棄市又遷怒蘇納海族人英俄爾岱令部臣盡削世職並誣蘇克薩哈懷奸蓄異應磔死

聖祖不允鼐拜攘臂強奏私子絞決並誅其族屬又嘗請申禁言官不得陳奏時有竊鼐拜馬者捕斬之並殺御馬羣牧長又嘗欲文武官盡出伊門下與穆里瑪等結成黨與凡事在家定議然後施行倚仗凶惡毀棄

國典

聖祖遂特降

諭旨革職籍沒鼐拜父子拘禁伏辜康熙中年之總督

噶禮撫山西時先經御史劉若鼎疏劾貪婪無厭虐吏害民計贓數十萬兩回奏得辨釋復經平遙民郭明奇等列款呈請御史臺入奏一通省錢糧每兩索火耗銀二錢除分補大同諸處虧帑外入已銀四十餘萬兩一指修廟宇用印簿分給通省勒捐入已一縱令汾州同知馬遴婪贓分潤一令家伶赴平陽汾州潞安三府勒索富民饋送銀兩一因詞訟索臨汾介休富戶亢時鼎梁涓銀兩一納知縣杜連登賄許調缺及許以貪婪被揭曲爲庇護一隱匿平定州雹傷不報

郎潛二筆

卷七

五

趙晉通同售賣關節爲巡撫張清恪公訐參兩

遣大臣審訊始得實罷噶禮任未幾其母叩

闕稱噶禮種種忤逆並與弟色勒奇子幹都置毒食物

中謀害母命請正典刑下刑部訊實議凌遲

旨令自盡妻子從死至雍正初年之隆科多爲

孝懿仁皇后父佟國維之子襲公爵官吏部尙書加太

保銜並

諭啟奏處宜書寫舅舅隆科多

上敬禮之如此後以四十一款重罪應誅五年獄成奉

旨免正法於暢春門外造屋禁錮死於禁所其獄詞云

私抄 玉牒收藏在家大不敬之罪一將

聖祖仁皇帝御書貼在廂房視爲玩具大不敬之罪二

妄擬諸葛亮奏稱白帝城受命之日卽是死期已至之

時大不敬之罪三盛京兵部主事瑪岱之事屢奉

聖諭隆科多明知干犯復行妄奏大不敬之罪四

皇上賞銀三千兩令修理公主墳墓隆科多遲至三年

竟不修理大不敬之罪五

仁廟升遐之日隆科多並未在

御前乃詭稱曾帶匕首以防不測欺罔之罪一狂言妄

奏提督之權甚大一呼可召二萬兵欺罔之罪二時當

郎潛二筆

卷七

六

太平盛世隆科多故作有刺客之狀將

壇廟桌下搜查欺罔之罪三妄奏被劾知縣關敵原係

好官欺罔之罪四

皇上謁陵之日妄奏諸王心變紊亂朝政之罪一妄奏

調取年羹堯來必生事端紊亂朝政之罪二妄奏舉國

之人俱不可信紊亂朝政之罪三交結阿靈阿揆敘邀

結人心茲黨之罪一保奏大逆之查嗣庭茲黨之罪二

徇庇傅龍沈竹戴鐸巴海不行查參茲黨之罪三比暱

門下行走之蔡起俊茲黨之罪四徇庇阿錫鼐法敏將

倉場分賄之案巧爲袒護具奏茲黨之罪五曲庇菩薩

保囑託佛格免參姦黨之罪六任吏部尙書將所辦銓選官員自稱修選不法之罪一縱容家人勒索招搖肆行無忌不法之罪二徇庇提督衙門筆帖式詹泰囑託吏部侍郎勒什布改換成例不法之罪三發遣安西人犯應給口糧並赤金等處應裁應補兵丁之處故行推諉欲以貽誤公事不法之罪四捏造惟有人冬耐歲寒之語自謂姓應圖識不法之罪五自知身犯重罪豫將金銀私寄菩薩保家不法之罪六挾勢用強恐嚇內外人等不法之罪七索詐安圖銀三十八萬兩貪婪之罪一收受趙世顯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二收受滿保

郎潛一筆

卷七

七

金三百兩貪婪之罪三收受蘇克濟銀二萬六千餘兩貪婪之罪四收受甘國璧金五百兩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五收受程光球銀五千兩貪婪之罪六收受六格貓睛映紅寶石貪婪之罪七收受姚讓銀五百兩貪婪之罪八收受張其仁銀一千兩貪婪之罪九收受王廷揚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收受吳存禮銀一萬二千兩貪婪之罪十一收受鄂海銀一千五百兩貪婪之罪十二收受佟國讓銀二千四百兩貪婪之罪十三收受佟世祿銀二千兩貪婪之罪十四收受李樹德銀二萬一千四百餘兩貪婪之罪十五收受菩薩保銀五千兩貪婪

之罪十六又太傅一等公大將軍年羹堯初以平西藏平青海功

恩寵莫比罪蹟漸彰中外交起彈劾得

旨令王大臣三法司九卿會議旋奏羹堯有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為不軌一奏繳

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燬破做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為論語多

狂悖不行劾奏一家藏鎖子甲二十八箭鏃四千又私

貯鉛子皆軍需禁物一偽造圖讖妖言其欺罔之罪九

一擅調官兵捕邵陽鹽梟致死良民八百餘奉

郎潛一筆

卷七

八

旨查詢始奏並無傷損後乃奏止傷六人一南坪築城官弁騷擾番民不即劾奏一詭劾都統武格等鎮海堡失律一西安解任時私囑咸寧令朱炯賄奸民保留一縱令劉以堂詐冒已故保題武功令趙勳名姓赴任知而不奏一將幕友張泰基等冒入軍功共十八案一家入魏之耀家產數十萬金羹堯妄奏毫無受賄一西甯效力者實止六十二員冊報一百九員一退役王治奇冒軍功得授州判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鷲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

祿一官員餽送日恭進一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一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燬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之罪十三一兩次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挂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祇於私室啟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礮一勒聚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燈一大將軍

郎潛二筆

卷七

九

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督官同坐一違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一要結邪黨沈竹戴鐸等懷欺惑眾一袒庇私人馬德仁阻回甘撫石文焯參劾奏疏一本內引用朝乾夕惕故作夕惕朝乾其專擅之罪六一建築邵陽城堡不行題請擅發銀兩一委侍衛李峻等署理守備奉旨飭駁仍不卽行調回一擅用私票行鹽一諭停捐俸仍令照舊公捐一捕獲私鹽擅行銷案一守備何天寵患病不照例填注軍政又囑直督李維鈞勒

清苑令陸象接受前任王大猷虧項其息刻之罪六一凌虐現任職官縱任私人奪缺一軍前官兵支糧實冊不先咨晉撫諾岷欲令遲誤致罪一尙書綽奇自軍營商辦糧饌清字咨文不交新任總督岳鍾琪欲令違誤軍需一捏參夔州知府程如絲販賣私鹽殺傷多人一欲令李維鈞爲巡撫曲陷原任巡撫趙之坦一遏抑中書阿炳安等軍功其殘忍之罪四一邵陽鹽梟案內故勘良民無辜馮豬頭至死一鎖禁筆帖式戴蘇一劾金南瑛等七員急欲出缺與私人一不善安輯蒙古台吉齊克濟扎十等致困苦失所其貪贖之罪十八一收受

郎潛二筆

卷七

十

題補官員銀四十餘萬兩一勒索捐納人員銀二十四萬兩一趙之坦罷職發往軍營羹堯勒餽金珠等物價值二十餘萬兩一受樂戶寶榮銀兩一收受宋師曾玉器及銀萬兩一徧置私人私行鹽茶一私佔咸甯等鹽窩十八處一收受鴻臚寺少卿郭繼孔古玩一索屬員傅澤濤賄不據實劾虧帑一西安甘肅山西四川四省效力人員每員勒銀四千兩一受參革知府樂廷芳賄奏請往陝省一掠各番衣服爲已有一私征新撫各番租糧一擅取蒲州盤獲私鹽價銀一萬兩一遣僕販賣馬匹一私販馬發各鎮勒重價一遣莊浪縣典史宋尙

文赴湖廣江浙販賣四川木植一令人賣茶得銀九萬九千餘兩其侵蝕之罪十五一冒銷四川西南等軍需入已一冒銷軍前運米費入已一侵用各員弁俸工凡五年皆入已一築布隆吉爾城冒銷工料入已一隱匿夔關稅銀又加派糧規入已一盤獲私茶取罰贖銀入已一侵用河東鹽政盈餘入已一西安米萬石未運至西甯冒銷運費入已一甯夏各衛貯倉穀及留西甯養馬銀並收入已一侵用城工餘銀入已一抄沒塔兒寺砌砂茜草諸物私變價銀入已一侵用紀運詔等捐解銀入已一斫桌子山木植入已其計贓銀二百五十餘

郎潛二筆 卷七

士

萬兩罪凡九十二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其父及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並子之妻妾給功臣家為奴奏上
恩子自裁子富立斬餘十五歲以上之子發極邊其父遐齡兄廣東巡撫希堯革職免罪嘉慶四年大學士公和珅經御史廣興直督胡季堂疏發其罪
恩賜自裁亦將大罪二十傳示中外其詞曰當上冊立為 皇太子時先期預呈如意洩機密以為擁戴功大罪一 圓明園騎馬直入中左門過 正大光

明殿至壽山口大罪二肩輿出入 神武門坐椅轎直進 大內大罪三取出宮女子為次妻大罪四川楚教匪滋事各路軍營文報任意延擱不遞大罪五 純廟聖躬不豫時毫無憂戚逢人談笑自若大罪六 純廟力疾批章間有未真之字輒口稱不如撕去另擬大罪七管理吏戶刑三部將戶部事務一人把持變更成法不許部臣參議一字大罪八西甯報循貴賊番聚眾搶劫殺傷將原摺駁回隱匿不辦大罪九 國服曾有

中旨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來京乃故違

郎潛二筆 卷七

士

諭旨無論已未出痘俱不令來大罪十大學士蘇陵阿以姻親匿其重聽衰憊之狀侍郎吳省蘭李潢大僕卿李光雲以曾在其家教讀俱保列卿階兼任學政大罪十一軍機處記名人員隨意撤去大罪十二私蓋相木房屋僭侈踰制其多寶閣榻段仿照 寧壽宮式樣大罪十三其墳塋設立饗殿開置隧道致居民有和陵之稱大罪十四所藏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 宮中多至數倍并有大珠較 御用冠頂尤大大罪十五眞寶石頂非所應戴乃藏數

十餘顆并有整塊大寶石爲

御府所無者不計其數大罪十六家內銀兩衣飾等物
數逾千萬大罪十七夾墻藏赤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
赤金六千餘兩地窖埋銀百餘萬大罪十八通薊地方
當鋪錢鋪資本十餘萬與民爭利大罪十九家人劉全
資產亦二十餘萬且有明珠及珍珠手串大罪二十此
皆

本朝大案類識之爲辜恩負國之徒垂炯戒焉

王方伯篤韓城文端公孫也道光朝以翰林繼起出視

蜀學以倫理課其行以經史文韻考其藝而尤重默經

耶潛二筆

卷七

圭

一試士之熟習十三經者皆得以自見由是羣用力於

實學蓋源本文端督浙學時節目也任滿

宣宗召對以無忝爾祖勛之天下咸謂文端有後

道光中夷船入江金陵戒嚴兵民乏食山陰人張澄齋

名同 穆宗廟 諱應以字行爲白下僑舊慨然發藏粟三千石傾家

財七萬有奇悉以供軍精振民饑城完寇退口不言功

大府上其義行有

詔褒錄留江南以知府用並

賞孔雀翎是亦我

朝一卜式矣惜澄齋需次歲餘遽謝世不及稍有所厝

施也

文宗登極求直言極諫都御史王廣蔭薦給事中王東
槐忠鯁可大用升內閣侍讀學士旋出守衡州故事給
諫外用多監司閣讀學更無用知府者

上面諭云以汝樸實故任以外事蓋楚南當李沅發亂
後

文宗亟欲得良二千石以拊循之也後果擢武昌道署
臬事以丁憂人員殉節

仁和沈觀察廷芳乾隆鴻博科人物也爲御史號勁直

督山東賑卹尋拜登萊青道之

耶潛二筆

卷七

志

命以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貲晦名樂道有加禮
焉暇則屏騶從入村舍巡視稼穡問民疾苦人識其所
乘白馬見其馬來曰我使君也遷河南按察使入覲奏
言母年九十乞歸養

高宗俞其請並

賜御書旌之服除陳臬山東仍乞歸老其歸也數千人
送至崗山驛皆曰使君前者去不數歲復來今當以何
時至邪慰之曰父老意良厚其各訓子弟勉爲善良毋
爲繫念矣流涕別去觀察歷官中外雖甚鞅掌不廢撰
述蓋桐城方侍郎弟子云

乾隆壬申會試在八月秀水錢穉石侍郎載是科進士也題卽二十年前雍正壬子公中副車題也與韓退之不貳過論題事正相類按咸豐己未福建鄉試題爲大捷均中第六名尤爲巧遇

穉石侍郎襟情蕭曠豪飲健談每偕朱竹君王石臞諸公過法祭酒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竹君盛推戴東原經術侍郎獨有違言論至學問得失處額發赤聚訟紛拏酒罷出門猶囁囁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月苦霜悽風沙蓬勃餘客拱手以埃無不掩口笑者

郎潛二筆

卷七

五

厲樊榭徵君意制拙率不修威儀嘗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詠意市人望見遙避之呼爲詩魔建甯朱仕玠仕琇兄弟皆爲教諭仕琇名尤高師事朱笥河善爲古文仕玠工詩爲歸愚尙書所獎賞閩中人士有六詩三筆之譽

乾嘉間滿臣篤嗜風雅愛友若渴者莫如法時帆祭酒嘗集海內名流投贈諸作儲諸一室號曰詩龕又以所居積水潭爲明李東陽故宅因修其祠墓爲作年譜其襟抱可想已

笥河先生先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六拜後先生不復通

刺往候一曰文正遇先生於朝戲之曰其忘我邪先生正色曰非公事不敢過丞相門文正稱爲狷者狷者一浙西先輩多稱湖州三炳秀州二年二年指李斯年良年兄弟浙士皆能舉其文行三炳人知有東甫徵士炳震耳東甫所著新舊唐書合抄廿四史四譜固爲史學津梁其弟炳巽絳旃有補正水經注炳謙幼牧說五法九政受知浙督程元章亦舉大科蓋皆無媿兄風者也二陸三張令人翹慕

郎潛二筆

卷七

六

唐宋名臣多由子孫條上政蹟始得美諡本朝則或出特恩或付禮臣議定無子孫請諡之例前卷紀英相國和之先德文莊公至嘉慶年追諡蓋仁宗夙知公被和珅屈抑故特旨易名非由相國自乞也攷康熙朝永嘉縣知縣馬玠殉難因其子疏請追諡忠勤又六十一年十一月西安副都統阿魯疏奏臣父濟世哈因軍前効力擢用至正紅旗都統刑部尙書三等男於康熙元年病故未蒙賜諡伏乞皇上加恩

世宗允之得諡勇壯此曠世

殊恩後亦無敢援例者

兩淮都轉擁東南財賦之雄此席得人於庫儲儲政均有裨益道光中葉陶文毅整理淮綱選江甯守平羅俞君德淵為運使君初到揚運庫若洗次年遂有三百萬之儲稍後則高陽李廉訪備通亦能一塵不染諸務肅然去任時離商例有重贖廉訪力卻之陳臬兩浙卒後靈觀過邗商家仍由前請其妻子仍力卻之謂遺令然也嗚呼脂膏之地為守難兼綜核之才公私易昧若二君者可以風矣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夷船入長江鎮江不守屠戮甚慘

郎潛二筆 卷七

七

揚州官紳令餘東場鹽大使顏崇禮效鄭商人弦高故事始犒以羊酒雞豚繼賂以金幣叢談並有頭頂說帖跪獻江干語復

許番銀五十萬相約不入揚州城卒以無事梁茵林中丞浪迹叢談極稱之及持表但都轉周觀察之主持與

阮文達之坐鎮至以黃巾避鄭公鄉為比噫何其謬也此舉儻出自淮甯為捍衛牢盆保全場竈起見當時和戰未定或可行權若都轉觀察則皆守土之大官

奈何買城以求活乎文達老成持重殆別有堅定之志不肯以先去惑人茵林中丞當海警萌芽連章乞病

時江蘇已不能自顧其生平及倚寓維揚反若幸錢神之

有靈以媚敵為巧計大書特書歸功當道何其謬也中丞貴而好學卓然名卿叢談中是段及後二則議論可謂無識

浪跡叢談記康熙朝士有宮僚雅集杯蓋其時十人各製酒器十事互相招邀杯以白金為之分別大小如雀杯式白質黑章外界烏絲花草內鑄諸公姓字里居旁鑄宮僚雅集四字以量之大小為次首湯斌字潛庵河南睢州人次沈荃字繹堂江南華亭人次郭棻字快圃直隸清苑人次王澤宏字吳廬湖北黃岡人次耿介字逸庵河南登封人次田喜霽字子湄山西代州人次張

郎潛二筆 卷七

六

英字敦復安徽桐城人次李錄字山公順天大興人次朱阜字即山浙江山陰人次王士禎字阮亭山東新城人皆一時同官坊局講讀者承平雅識者俊遺風百

世下猶足鼓人清興也梁氏書中記是杯淵源甚詳飾潤存之為後來吉金錄中增一故事又按錢唐汪遠孫詩集有宮僚雅集

酒器歌敘云孫兩人表丈出以宴客兩人顧谷子此杯後入仁和孫氏矣汪詩又云前杭後梁兩勅敵以一杯十傾醒自注葦浦諫庵

兩先生皆善飲能盡一套梁茵林中丞章鉅獲見宮僚雅集杯屢思仿製就養溫

州追溯開藩吳下時有小滄浪七友之集皆壬戌同歲生曾繪成長卷又勒石於滄浪亭至是復鑄成銀杯亦

以酒戶大小為序鐫名杯底七友者首安化陶文毅公
澍元和吳廷琛棣華次之涇縣朱琦蘭坡次之中丞又
次之寶應朱文定公士彥次之吳縣顧純南雅次之華
陽卓文端公秉恬殿焉中丞復誌以七古亦見叢談
浪迹叢談稱阮文達退歸後初署門聯曰三朝閣老一
代偉人下句蓋敬錄

天語非自誇也然公終恐涉於炫耀遂改對語為九省
疆臣康祺竊謂名德如文達午橋綠野誰不欽遲自撰
門聯仍嫌好事

吳槐江督部熊光由楚督調粵督引對時

郎潛二筆 卷七 九

上曰教匪淨盡天下自此太平矣公奏曰督撫率郡縣
加意撫循提鎮率將弁加意訓練使百姓有恩可懷有
威可畏太平自不難致若稍形鬆懈則戎伏於莽吳起
所謂舟中皆敵國也

仁宗大遯之一

臬文先生七試禮部而後遇散館已以部屬用朱文正
公特奏改授編修文正屢進達之而臬文斷斷以善相
諍文正言

天子當以寬大得臬文正言

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邁漢唐吏民習於寬大

奸孽萌動宜大伸罪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
天子當優容有過之大臣臬文言庸猥之輩俾致通顯
復敢壞

朝廷法紀惜全之何益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臬文言當
進內能治官府外能治疆場者皆炎炎大言救時藥石
見憚子居大雲山房文稿中世以經生文士待先生蓋
屈先生久矣

臺灣平後雍正年間有請建城垣者

憲聖諭云臺灣非內地比此次之易於收復亦因賊無
險可據設有城垣賊必負隅抗拒更費兵力矣故至今

郎潛二筆 卷七 十

臺灣郡縣猶用刺竹

燕下鄉脞錄卷七終

燕下鄉睦錄卷八

鄞 陳康祺著

超勇公海蘭察不檢細行和珅與之齟齬一日於

純聖前許其在甘肅勦賊回京收受皮張等物

純聖諭云海蘭察能殺賊皮張收以禦寒何必詰責汝

等既不能殺賊亦豈能謝絕人情乎和珅語塞

前明王弇州觚不觚錄云京師自內閣以至大小九卿

皆稱老先生門生稱座主亦如之蓋稱謂之最尊者也

外省則僉憲以上悉以此稱巡撫若稱按部使者則止

曰先生大人而已阮亭居易錄云京官沿明舊稱如內

郎潛二筆 卷八

閣部堂彼此曰老先生翰詹亦然給事曰掌科御史曰

道長吏部曰印君曰長官自

國初以來皆然余再入京師則諸部郎官以下無不稱

老先生者矣柳南隨筆引此二條而又申之曰阮亭所

云康熙己巳年事比弇州時風氣已異今則一登兩榜

未有不老先生之者蓋三四十十年風氣又為之一變康

祺入都在同治初所謂掌科道長長官者絕無如此稱

謂惟印君則六部掌印者皆然不獨吏部而老先生三

字則貴賤上下滿朝無一人稱者按詞林掌故翰林前

輩稱後輩曰老先生近亦聞曩時新進上稱先達曰前輩此稱甚古而今則

惟內閣翰林院吏部禮部都察院及軍機章京以此相
呼蓋由貲郎日多什途淆雜惟此數衙門尚須正途出
身故相沿未改也余謂內閣衙門今亦有以捐納得官
者或輸餽 賞舉人 報捐中書六部主事每科以進士
或以 恩貢 歲貢 遵例 捐納拔貢蒙

上黜用者亦不絕凡科甲中人正宜循前輩後輩之稱

而不必兼及噲等功名志業稍自矜奇事雖細微而所

關亦鉅也

吳退旃尚書椿人言其生平有四反體極羸弱而豪飲

之氣辟易萬夫一也不喜談文章而屢司衡鑒一也家

郎潛二筆 卷八

居極儉約而推財濟物豪無所吝三也貳司空時以不

諳工作為歛而督辦浙江海塘將數十年未修之工同

時竣事四也

退旃尚書道光己丑以光祿寺卿被

命典春官試凡禮部題請會試考官光祿卿例不列銜

此

特恩也

詩人遭際自唐宋至

本朝以長洲沈尚書為第一天下孤寒幾視為形求夢

卜矣當公進呈新詩時中有夜夢俞淑人一首未經刪

去

高宗見之謂汝既悼亡何不假歸料理因

賜詩送行還朝後同內直諸臣恭和

悼孝賢皇后輓章中有兒字亡字難於措詞公獨云普

天俱灑淚老耄似童兒又云海外三山杳宮中一鑑亡

命卽寫卷後傳示諸臣及公告歸

命大司馬梁詩正奉

御製十二本合德潛逐日校閱先繳進四本

上命之曰改幾處俱依汝惟大鐘歌中云道衍儼被榮

將命汝改榮國因道衍封榮國公也榮將本黃帝時鑄

郎潛二筆

卷八

三

鐘人汝偶然誤會然古書讀不盡有汝不知者亦

有汝知我不知者餘八本盡心校閱不必依違至於

賜序私集

俯和原韻稱老名士老詩翁江浙大老

渥眷殊恩幾於畧分公亦何修得此乎

歸愚尚書主吳下壇坫時門下土王光祿鳴盛錢詹事

大昕王少寇昶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

黃明府文逆彙刻吳中七子詩以文章氣節重天下談

宗派者至今稱頌康祺以爲就今日論之師徒著述強

半流傳二王錢曹諸公其才學實出歸愚上而在當時

則陶成獎借尚書未必無功世之身負達尊有氣力足

以庇士者其亦留心雅道收桃李門墻之效哉成就人

世運是當今第一事業一命已上均有此責才操回

但爲史書附傳學家淵源起見猶淺論也

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陶宏景語也遭人而問少有寧日

皇甫謐語也百詩先生集以題柱用自策勉宜其邃學

通經積成儒碩與

惠天牧先生初生時父夢東里楊文貞公來謁遂名士

奇年十二善爲詩有柳未成陰夕照多之句爲名流激

賞弱冠補諸生人戲謂之卿熟史記漢書試爲我誦封

禪文卽應聲朗唱終篇畧無譌脫康祺昔作幼慧論有

郎潛二筆

卷八

四

云韓昌黎送張童子序稱其生九年自州縣至禮部試

一舉而進又二年復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由是拜衛

兵曹之命唐四百年科第之蚤當無其偶而新舊唐書

曾未一見姓名宋時以神童解者歲至數百人而成大

名者不多得蓋極言天質之不可恃觀於先生雖生有

宿根恐亦賴濡染家學潛心稽古之效也不然吳中惠

氏三世經師豈元龍定宇兩先生皆爲名臣轉世

定宇先生之弟子最知名者爲江聲叔湮余蕭客仲林

仲林撰古經解鈎沈三十卷書將成適嬰疾無暇校正

遂有疵闕然不能不謂之精博也病愈損其目生徒求

教但以口授時人稱爲盲先生

叔濶徵士愛古成癖平生不肯爲俗字尺牘書疏皆依說文其寫尙書灑水依淮南作屢汝乃是不獲依爾雅義作孟人頗怪之遂不改也內行甚修對家屬如賓客交友不妄取孫淵如以一緘贈累書千言卻而後受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不仕卒於家徵君常欲舉經子古書繩以說文去其俗字命曰經史子字準繩此書若成真不朽之業也

乾隆朝舉經學顧陳吳梁四君同授司業顧陳以老辭吳遷講學降侍講梁擢至少詹事然顧先生雖未一日立朝而

郎潛二筆

卷八

五

眷遇之隆在三君上先生嘗成進士與陳司業同其補中書舉鴻博則陳所未有此猶浮榮也當先生詣闕祝皇太后萬壽時數被引

對曲加恩禮既辭去樂發

製七言詩一章美之

高宗幸江南又

賜御書加二秩爲祭酒三十年

諭曰儒林亦史傳所必及果經明學粹不論章布豈以品位拘如近日顧棟高輩終使淹沒無聞邪嗣是史館

始立儒林傳先生之所遭殆視包咸桓榮有過之已

無錫顧祭酒少治春秋篤好左氏學晝夜研誦輒未暫輟偶懷念憶家人以左傳一卷置其几上怡然誦之不問他事自壯至老勲勲訂述常若不及夏月閉戶不見一客卸衣解襪據案玩索膝搖動不止每仰視屋梁而笑人知其一通畢矣

介休梁詹事著有易經揆一始被薦卽錄上之高宗嘉焉

敕將梁錫嶼所著經學翰林中書各謄寫一部紙札給於官金匱吳侍講鼎所著易例舉要東筦學案亦奉

郎潛二筆

卷八

六

諭著錄四庫我

聖朝尊經重道疏述不遺宜乾嘉後樸學蔚興繼四先生而起者家許馬而人鄭孔也

四先生中薦而未出者僅常熟陳先生一人先生自雍正元年禮部中式不與

殿試拂袖南歸僦屋華匯之上執沖慕道清靜自養求執業者裹糧相從不肯出門候人惟長洲沈德潛宜興儲大文嘗一詣之褰裳章聞率爾休暢嘗謂人曰吾老是鄉矣會

詔天下徧設書院大吏聘爲蘇州紫陽院長移徐州之

雲龍又換安慶之敬敷揚州之安定皆強而後可不久辭去人問其故愀然曰士習未醇師道不立懼負

朝廷招物議也又此席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可以處焉吾不求仕而久據之人縱不言吾自覲汗無厝矣乾隆十五年公卿交薦經學終不肯起

天子重之即家拜為司業觀先生行事覺東西京處士風流去今未遠

凡王公大臣

召對賜坐故事蒙

諭宜賜叩頭即坐自嘉慶初年成哲親王秉性謙溫謝

郎潛二筆 卷八 七

而不坐遂以為例道光初諸臣面奉

論旨仍復舊制

嘉慶十八年鐵冶亭尚書保王文僖公懿脩為大宗伯

秀楚翹堃胡西庚長齡英相國相汪文端公廷珍為少

宗伯鐵出王門胡汪英秀前後均出鐵門時有春官六

座六師生之語

嘉慶二十三年大考之次日

仁宗召英相國諭曰汝子奎照奎耀試作耀當在二等

照次之今日閱卷未嘗宣露一字俟拆封後看若何既

而耀居二等照列三等仍為滿洲第一名越日

聖駕詣東嶽廟小黃門傳

論云文章自有定評日昨所斷竟不爽

仁宗幾暇留心詞賦當時操玉尺者洵未易也

列聖每於年終

御書福字賜中外大臣及翰林之值

兩書房者其兼

賜福壽字為異數其

召入親瞻

御書即時受賞者尤為異數至於嘉小朔日

聖駕在

郎潛二筆 卷八 八

重華宮以康熙年間賜福蒼生筆書福字斗方十幅則

用以張貼宮庭從不

頒賜臣下道光三年

宣宗御此筆於十幅外別書福字一幅交總管太監梁

寶傳

旨賞協辦大學士英和實出非常

恩遇前後俱未有云

國學禮器多貽自前朝乾隆三十年

上復於大內尊彝中

親選十器頒予成均凡儀尊一雷文壺一子爵一內言

首一康侯鼎一明簋一雷紋觚一召仲簋一素洗一犧

大成殿廷同治壬申仲秋康祺嘗偕友盟祝瞻仰典重

璘璠莫名其實歸後擬分賦十器輒以才薄呼奈何也

按乾隆四年送闕里孔廟陳設祭器爵一
釗十六簋一簋一邊四豆四乃新製者一

順治乙未冬

召日講官五人進講王文靖公熙講尙書堯典稱

旨奉

諭嗣後講官不必立講遂侍坐講官之設坐自文靖始

康熙中修四書講義至鄉黨羔裘立冠不以弔立字爲

郎潛二筆 卷八 九

聖祖諱葉文敏公方藹商之同僚均未有以對翰林典

簿穆維乾曰大字當仍原字以尊經小字改元字以避

諱文敏問何所本對曰中庸慎獨乃原字小注改慎爲

謹文敏從之大加敬禮或曰康熙年間翰林遴選博雅

何至今典簿有言康祺以爲文敏以院長之尊督修書

籍不自斷決詢及微僚正前輩貴人風氣也

康熙甲戌

特旨令禮部取霸州廩生林佳蔭充內官學漢教習

諭廷臣曰是朕教書林師之孫其家甚貧也時

上御極已三十餘年住蔭方爲諸生林師何人而

聖祖惓惓乃爾錄此以諗熟於國故者

此事文獻徵存錄海島錄均紀
之均未詳其出處一

回部噶爾丹叛擾我喀爾喀各盟部

聖祖親征凱旋

駐蹕歸化城大饗軍士俘囚有老胡者善吹箎口辯通

漢語

上賜之潼酒使歌之曰雪花如血灑戰袍奪取黃河當

馬槽滅吾名王今虜我使歌我欲走今無駱駝嗚呼黃

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乃伏地謝衆大

笑老胡一歌傳之後世蓋亦天山敕勒之嗣音也

郎潛二筆 卷八 十

聖祖嘗諭閣臣曰天下黎元皆朕赤子朕最憫念者有

三等人一讀書寒士一饑寒窮民一無知犯法之人昔

成湯之立賢無方文王之哀無告夏禹之泣罪人我

仁皇帝殆兼之矣

溧陽史文靖公貽直與年羹堯爲齊年年敗後

世宗問文靖曰汝亦年羹堯所薦乎公免冠對曰薦臣

者羹堯用臣者

皇上也

世宗意解

漳浦藍氏代產名將獨鹿洲太守鼎元博覽前籍有志

經世以循吏稱嘗參從兄南澳總兵廷珍軍事經畧臺灣多所籌畫閩中大吏如張清恪輩咸倚信之令廣東普寧潮陽決獄平恕治盜及訟師獨嚴民心大洽忤惠潮道樓儼誣以賊私儼遷臬司益周內成獄總督鄂彌達知其冤留之幕府並具疏白受誣狀徵詣

闕廷擢知廣州府

賜賚褒異初起廢籍即躐升階在

聖朝自不屈一士惜到官一月即卒未及報

世宗特達之知按鼎元以革職帶罪知縣驟升知府若依近年吏議則第一次保免罪二次保

開復三次保免繳捐復銀兩四次保仍留本省以知縣用五次保免補本班以同知直隸州用六次保補同知

郎潛二筆

卷八

七

直隸州後以知府用七次保免補同知直隸州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八次保歸入候補班其間又有捐免保舉人員也京外選補大抵如此有志之士未免灰心候補人員地卑微何敢橫生議論竊見今日時勢部院行省皆苦官多而臨事無才之歎愚意以謂英奇有用之才越二三階而豈為侍授關茸無能之輩列八九品而亦是濫竽充數限人資格困士誰秉國成亦思變計乎

雍正元年黃崑圃先生叔琳典江南鄉試填榜竣事摺

監臨曰一榜三經師可為

朝廷得人慶矣蓋謂荆谿任啟運常熟陳祖范當塗徐

文靖也

八九十年來吾郡教授以博雅著聞者必推前丁後馮

馮即柳東先生見前丁蓋小正先生杰也歸安人少以

清苦建志家貧不能得書日就書肆中讀自朝至哺以

為常肆主閱之為具食不食也久之博學多通應鄉試

以策問大戴禮所對獨精遂中式八都交朱竹君盧召

弓戴東原程易疇諸君子學益進聚書益多通籍得縣

令以親老乞為儒官始來吾郡先生所藏書皆審定其

句博稽他本同異以紙反覆細書下籤其中孫頤谷侍

御志祖嘗戲之云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可

復詮次奈何鄉先輩相傳先生最寶愛其書每厚糝黏

紙八九層為面葉底葉見者輒笑曰此丁氏藏書也康

郎潛二筆

卷八

七

祺幼時見吾家鄰街有小西山房書肆者其主人丁姓每與之諧價購書喜其樸訥兵後不復見矣嗣知小西山房即小正先生集名而書肆主人姓又適合豈即先生一家歟憾當時鄙陋尤甚不及就詢先生遺著思之歉然

軍機大臣穿綠牙縫韉自嘉慶二十一年

特旨賞托津盧蔭溥始並

諭嗣後軍機大臣俱準穿用

乾隆五十二年軍機章京給事中按近例科道無值軍機者劉謹之

病故其妻湯氏夫亡殉節事聞

賞謹之鴻臚寺卿銜

賜銀一百兩治喪湯氏

特旨旌表夫以妻榮樞曹之異數也

畢秋帆尚書開府武昌幕下賓僚多一時方雅之士會重修黃鶴樓成江都汪中爲之銘歛縣程瑤田書石嘉定錢坫篆額過客登樓歎爲三絕

寶應劉端臨先生台拱學宗康成行儀紫陽舉鄉試後兩上公車不復出爲丹陽訓導課士之暇閉門著書事繼母至孝常家信來輒目矚先覺一夕忽心動請急歸視母果病且劇亟營醫藥以進母愛之曰如吾子不過

郎潛二筆

卷八

三

所生耶連遭二親喪哀毀過情疏非四年人以爲難

青浦王侍郎嘗曰吾於淮海得四士焉給事中王念孫及子引之善蒼雅之學汪中爲楊馬之文劉台拱有曾閔之孝時謂四士三美宜矣

甘泉雋里堂孝廉循鄉舉後僅一試禮部遭母喪既免病足移居村舍築小樓數間几榻之外書研茶具而已嘗語人曰家雖貧幸蔬米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於此矣孝廉爲阮文達姻連學遂於易世多習之者湯文正公撫蘇步訪徐枋世謂枋避而不見余既於一筆辨之矣公任潼關道副使時朝邑雷子霖以理學顯

公治事之暇時造其廬以誌景慕攷後漢陳蕃守豫章

禮下徐穉守樂安日亦特設一榻以待周璆自來賢者

泣官固無不以訪隱求賢爲汲汲也

湯文正赴嶺北道任僱一羸載襆被出關去及移疾受代衣物了無所增

湯文正之奏革淫祀投五通神像於湖中世多紀之先是上方山民掘地得碑其文曰肉山酒海遇湯而敗可知淫昏氣欲必待正人得位而始衰亦早有定數也

郎潛二筆

卷八

四

冬月入朝衛士識與不識咸目之曰此羊裘者即湯尙書矣 先義行公最喜談于清端陸清獻及文正遺事嘗訓康祺曰清儉非必皆名臣名臣未有不清儉客曰儻豕本殷富入官必勉學寒素亦似矯情 先公曰褸衣珍食聲色狗馬其人本不宜官若自奉厚薄原可各行其素但不可有意求精蓋於日用嗜好中多用一分心必於民生國計上少用一分心此即不肯清儉之病也不肖爲外吏不遠矣世守先疇勢未能如掘門窮巷之夫過自尙苦惟於有意求精四字庭誥在耳豈忍背之豫約妻孥同遵彛訓

明季講學諸家八

國朝後東林高顧兩家子弟頗能不隕其家學攀龍從孫愈世仍廉白守靜不苟晚歲清寔至極啜粥七日矣方挈其子臨城矚眺不改其樂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

忘溝壑始人有讎忿至愈前輒自媿曰是可令紫超見乎鄉人以道學相詆熈至於愈僉謂此醇備長者也同

縣顧棟高事愈談經誨誘不倦棟高每歎曰便便之腹真五經笥但不為孝先之假臥耳儀封尚書撫吳嘗請

主東林會講愈以疾辭

愈從父世泰親受業攀龍名尤高學甚該究晚葺道南

郎潛二筆 卷八 主

祠麗澤堂以梁谿為講習地祁州刁包聞聲謁之兩人

非同門學也而更相切磋學者以為美談由是南梁北

祁之號起陸清獻張清恪皆與友善若孝感相國則世

泰之徒所成就者也汪學聖講學於歙發揮聖道頗雜

玄言既二至梁谿惘然自病學聖里人汪知默陳二典

胡開汪佑吳慎朱宏施璜等先於紫陽書院為文友之

會講論閩學因學聖至梁谿遂各相從問道奉書稱弟

子二高先生含冲隱居守先待後他日有輯

本朝學案者當無得而遺焉

盧抱經學士少傳父業

翁桑調元時之盛德甚推器之以為風韻似其外祖馮景其湛深乃過景也學士父藏景遺藁於家有示學士詩云外祖馮山公文章驚在宥衣鉢無後人瓣香落汝手學士謹識之晚乃出景解春集請長洲彭紹升別擇

錄行

調元世稱改甫先生著述宏整為工部郎忽棄官徧游

五岳人競高之先生父文侯真孝子也家貧粥角黍於

市親病闔閭合羊脂和粥以進終不痊抱鑑而哭人為

繪抱鑑圖萬徵君光泰贈詩云羊脂數合米一矧病父

在牀唯啜粥父能啜粥子亦甘粒米勝於五鼎肉升屋

郎潛二筆 卷八 主

泉某無歸魂束薪斷火鑑寡恩牀前呼父鑑畔哭抱鑑

三日鑑猶溫恨身不作鑑中米臨沒猶能進一匕謂鑑

不聞鑑有耳丁卯冬初康祺乘輪船北上狂飈巨浪中

淚泫泫下同舟以為性憚波濤其實見有攜鑑煮粥者

偶觸萬詩也是編鮮錄尋常詩詞以此首首節哀惻足

發至性登之一

何義門學士用李安谿薦以一寒士

賜舉人侍直南齋再

賜進士出身改庶常散館入下等仍留館肄業尋

授編修被參解官仍令書局校書

聖祖之矜全極矣然康乾間文士似此受知者尙多惟義門歿後奉

旨贈侍講學士以破議七品官卒於牖下身後

晉秩特超坊局五階曠世之遭義門果何德以堪此

何義門聲望駭俗其所著書所謂道古錄者既云爲人

竊去其校定困學紀聞則前讓閣徵君後媿全吉士至

以詞科習氣譏厚齋尙書正不知義門於詞科之學有

無夢見居然屢發大言按四庫提要及簡明目錄困學紀聞條於焯之妄肆詆摘大有

微詞謝山作紀聞序亦謂爲批尾家當若世所傳流之讀書記卽義門弟

子亦早云眞贗參半不出焯手矣我

郎潛二筆

卷八

七

聖祖之破格優崇本出安谿乞請姑令廁之編纂以示

一技之不遺至康熙季年按爲焯以已女寄 皇子允禩撫養及爲潘來之子資緣

雍正初年按爲錢名世事則何焯之不識恩義行止不端遂明

見之

兩朝論旨矣海內人士幸勿以浮名而震之按謝山表墓稱義門

少嘗選坊社時文行世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輩余以爲謝山此數語天下

自有當之者而義門非其人也程易疇先生瑤田少入塾師謂童子盍言爾志曰無志

窮達由天窮爲匹夫不得曰非吾志而卻之也達爲卿

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坐者起曰是聖賢之

志也先生曰讀書不當師聖賢耶

易疇先生爲嘉定教諭最久齋規嚴整踵法蘇湖士習

爲之一變乞病歸邑人購忠烈名流手蹟贈之先生曰

鄉賢手蹟宜藏於鄉也對曰先生不取吾邑一錢豈破

紙亦不受耶乃受之王光祿詩曰官惟當湖陸師則新

安程康祺屢讀通藝錄焯然知此語之不誣

鮎埼亭外集記

本朝江浙兩大獄一爲莊廷鑑史禍一爲戴名世南山

集之禍談舊事者所當知也錄之 明相國烏程朱文

恪公嘗作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

郎潛二筆

卷八

六

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質千金

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

事中多指斥

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

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

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

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

刑部侍郎出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其弟廷鉞舊

禮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哲幼

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則得免死充軍對曰子

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姓名以證并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瀝獄者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泣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至絞許墅關權貨主事李尙白聞閩門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鄰一朱姓家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鄰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

郎潛二筆 卷八

九

死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鹽查繼佐仁和陸圻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鑑募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按小說傳奇咸謂繼佐由吳六罪奇得脫漁洋文集亦云然非也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逆

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鏞方正玉爲之捐貲刊行雲鏞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鞫中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鏞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標尸尙書韓奕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士

郎潛二筆 卷八

十

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成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鏞方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屬止謫黑龍江韓奕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免議是案也得

恩旨全活者二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閒事也莊廷鑑紀之未詳故補採全氏語

燕下鄉勝錄卷八終

燕下鄉陞錄卷九

鄞 陳康祺著

阿文成公云康熙閒臺灣蠢動閩省警報按原作題到報恐誤

日

仁聖正率 諸皇子在暢春園習射

諭令該部知道旋報全臺失陷仍如

前諭 諸皇子請宣旨指授機宜

仁聖不答射畢回宮始

召諸皇子諭之曰閩省距京數千里臺灣復隔重洋平

日用督撫提鎮原為地方有事而設伊等自能就近籌

即潛一筆 卷九

辦若降諭旨豈能悉合海外情形督撫不遵是違旨違

則誤事未幾全臺收復矣見海虞吳督部熊光伊江筆

錄錄凡五卷有關於掌故甚多中有余所未見者為刪

節登記是條合下六則皆是

阿文成公云

純聖壯年曾患痲甫愈醫云須養百日元氣可復

孝賢皇后聞知每夕於

上寢宮外居住奉侍百日滿後始回宮

阿文勤公克敦管理刑部時諸曹司屢請纂修則例文

勤置不答因晚公子文成公代請仍不答文成惶然得

閒復以為言文勤喟然曰汝何不曉事至此近日刑名
從重辦理乃一時權宜辟以止辟之義若纂為成例則
他日刑官援引傷人必多豈尚德緩刑之道乎文成每
為司獄者述之康祺敬按

世宗臨几末命有云雍正一朝凡刑部辦案比傅重典
者悉令改從舊例可見

聖君賢相一德交孚其猛以濟寬實萬不得已而為此
也

襄壯公阿里表管理步軍統領時番役報單無不收閱
然隨即廢匿從不示人既稔知法和向之奸擒樊杖下

郎潛一筆 卷九

此外細故不苛求一事京城帖然前後執金吾罕有其
比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
晚力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

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可漂沒咸詫

為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

耳康祺按文成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

術者必又以為遁甲奇門矣健兒雖莽肯受吾紿

康熙閒俄羅斯貢使入京

仁聖令選善撲處有力者在館伺候凡俄國一使 役

出外必有一善僕者隨之俄人雖高大強壯而兩股用布束縛舉足不靈偶出擾民善僕者從其後踢之輒仆地不能起以此凜然守法

侍郎錢越值

上書房適某 皇子叱辱請達麟蓋過當麟已拜參知

侍郎以 皇子不應凌虐大臣正詞規勸 皇子亟謝

過後侍郎視學江蘇途次遇學藝處眷船炬赫逾分嘗

附摺陳奏絕無瞻顧

文房佳供以錫或磁為之用以養筆者世皆稱為筆插

寶筆飲也倡自梁山舟學士學士工書負重名以毛穎

耶潛二筆

卷九

三

染墨後一經燥枯便不適用爰出新意採錫方二寸餘

高如之面設四穿大小各一以受卓筆中容水數合使

得上潤毛穎不至漸濡而止名曰筆飲學士自造銘以

寵之

趙谷材徵君昱家藏側理紙蓋南越人以海苔為之質

堅而膩世不輕有

高宗南巡獻之

行在拜

賜宮錦四端沈觀察椒園以賜錦名其堂梁觀察瑤峯

為之書沈宗伯歸愚記之梁少師薈林書以勒石

錢塘丁處士敬韜伏荒江兀傲自負博物工詩尤專門

金石之學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

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世所

稱鶴亭主人者雖起家禹莢而頗嗜風雅慕處士詩將

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江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雍

乾之間杭人金冬心厲樊榭張畏廬笑鐵生輩咸以孤

峭奧博著稱而處士尤為高絕

樊榭先生之詩詞與金農冬心之書畫鄉里齊名人稱

鬚金瘦厲

金冬心續集自序多述其自少至七十所遇前輩詩老

耶潛二筆

卷九

四

聞人評詩贊美之語文頗詭瑋無繩幅而感倦知已真

氣在胸節錄數段以存逸事 南山之南吳慶伯徵君

隱居按名農祥閉關卻軌著書比牛腰粗隔月昇輿輿過談

亦詣按亦詣杭詩僧禪窟見予林逋墓上作謂亦詣曰吾新營

生壙宜乞此子寒瘦詩阿師為吾乞之吾以高辛氏銅

盤太康玉辟邪相報百載後吾幽光藉之不泯也 丙

戌渡羅利江訪九十一翁毛西河太史至會稽禹穴觀

空石作九言詩太史激賞誇示賓坐曰吾年逾耄耄忽

覩此耶君紫豪一管能願狂耶 讀書吳中秀水朱檢

討在慧慶寺主東南詩盟懷刺往謁檢討出迎笑曰子

非秀水周林張高士宅賦木蓮花錢塘金二十六平吾
齒雖衰脫猶能記而歌也 辛丑游揚州謝秀才前義
按名遊王 馳譽江表不可一世見予景申集雕本趙壁
江都人 發顛曰吾目如炬不輕讓第一流何來狂夫奪吾赤幟
子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索予詩啞啞
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
按秋谷所謂鄰雞殆指漁洋 自成孤調 客澤州陳幼
尚書仍不忘談龍舊蹟也 安學士四載相國午亭留詠殆遍即中條王屋無處不
放膽題詩學士歎曰吾不幸十六中進士期翔禁庭十
年罷歸不深讀書今夜燈相對受益良多君鄉查翰林
郎潛二筆 卷九 五

輩之禮遇孤寒游揚雅道非可望之今之據高位席盛
名者噫
劉文恪公權之酒戶極洪官京朝時非前門湧金樓之
酒不飲罷相南歸門人史望之尚書致儼核公飲數於
樓肆據公邸第自取者五十年中不下二十餘萬錢燕
會饋遺不計也
曹文正公振鏞性謹慎每奏事手捧黃匣必高於頂屢
典春官終日危坐堂堂盡心衡校朝房待漏坐而假寐
默誦經書數十年如一日云
義烈公納木札勒伊犁將軍保文端公之父乾隆閒葉
郎潛二筆 卷九 六

兔園挾策吾最薄之君詩如玉潭如靈湫縷汲不窮非
吾友實吾師也從此執業稱詩弟子矣 華亭張得天
尚書 按即文敏
公名照 曾屏車騎訪子櫻桃斜街云昨見君風
氏園古松歌病虎癡龍造語險怪君善八分遐陬外域
爭購極類建靈光和筆法曷不寫五經以繼鴻都石刻
吾當言之曲阜上公 予在新安臨川李侍郎來游黃
山乃云君刻集自稱冬心先生吾謫官時曾諾君作記
記古人自稱先生四十九家今可償夙願矣若君詩凌
顏轢謝含任吐沈久播人口吾不復稱說也原序甚長
未免近於自炫然冬心高士所記必無虛詞亦足見前

亦因
點用稍寬散館時又不甚改汰院中人數視嘉道年間
不啻倍加以致翰林之望開坊部曹中書之望補缺非
別有差使保舉者幾乎難於河清一時戲言遂有帝師
王佐鬼使神差名目皆美授也凡詞臣奉
旨
弘德殿

毓慶宮授讀者曰

帝師凡部曹中書充軍機處及總理衙門章京者以其

襄佐 恭邸按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近年皆以恭親王領班故曰王佐

若鬼使則出使外洋之員以西人初八中國人皆呼為

鬼子也神差指神機營差使惟滿臣得充之四者升途

較捷得亦較難京師多失意濩落之人慣有此等輕雋

口角識之以見風尚之所趨

張船山太守在都沈酣詩酒豪狂不可羈縻一時朝士

上至諸王公識與不識稱為老船

烟波釣徒查翰林已紀初筆攷鮎埼亭外集稱初白編

郎潛二筆 卷九 七

修先以澤州相國薦起

命直南書房明年始

賜出身由庶常授編修時族子昇以宮坊久侍直宮監

無以別之呼初白為老查聲山為少查老查少查與卷

六之大秦小秦作對直天然佳耦也

吾鄉先進與修明史者人知有萬氏父子季野先生與兄子九沙太

史經五河 及西溟耳左教諭臣黃亦嘗從事祕書並參

明史館務詳見謝山先生所作教諭墓幢銘教諭古文

有盛名其為人疏散任本色最重名節同縣周鄧山徵

君容明遺民也志行孤貞皎然塵表願以名高未絕酬

應教諭累諷之一日忽諧之曰商容易代受武王表闕

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徵君笑

不答康祺每誦此語喜其敏妙詼奇為晉宋後雅諱清

談所未有尤難於微言諷諫有愛人以德之心宜謝山

謂徵君大節不媿遺民而先生不失為諍友並可傳也

江陰楊文定在詞館中蕭然如窮諸生一日

聖祖問李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以

公對遂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以檢討任前後均未聞

也遷侍講丁艱服滿自河工還朝未補官有

旨令主陝試亦出

郎潛二筆 卷九 九

特恩雍正間以雲貴總督兼雲撫時於奏牘中言存誠

主敬之學

世宗手批答之云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

兩聖人之褒尚儒臣誠非三代下帝王所可逮已

湯西崖少宰右曾以詩名世者四十年其懷清堂集未

及手編身後門下士王雪子收拾之得二十卷而湯氏

後人陵替是集為人賺而有之黃崑圃先生方罷浙撫

僑吳中聞之悵惋為追理而仍歸湯氏並鈔副本藏於

家初侍郎為掌科視學中州清介無匹及迴翔槐棘聲

名頓滅歿後頗叢謗議崑圃先生曰湯侍郎勛名操履

他年國史自有定論吾輩可弗深求但平情而論謂非
文苑之渠詞人之傑諒不可得則聽其生平著述流落
散漫詎非後死之媿坐客聞此言皆爲於邑久之
梁鄉林相國詩正爲戶部侍郎時值封翁七十壽
高宗諭賜官誥又賜以五言近體一首又賜以傳經介
祉四大字相國兄設林方以庶常侍養家居
特旨免其散館授編修及相國參大政一口
上忽語之曰汝父明年八十矣即日
錫以閣部之封踰年辛巳
南巡封翁迎駕於吳江

郎潛二筆

卷九

九

上停舟勞問

召見行幄令二子扶掖上殿稱其多福賜貂賜幣賜餐
餌又賜以七言近體一首又賜以湖山養福四大字封
翁既退偕浙東西士大夫爲
太后祝釐於淨慈寺
上復賜燕湖上瀕行又賜相國台階愛日四大字又賜
以白金三百兩爲封頤頤養之資
高宗聖孝邁古是歲適遇
慈寧萬壽
娥臺娒幄奉以

時巡故

嘉惠者臣尤爲破格

大君之錫類臣子之顯揚至斯歎觀止已

雍乾朝士主張陸學者二人一臨川侍郎一南昌萬學
士承蒼也學士有賢母李氏方孕時每默祝於影堂曰
不願生兒爲高官但願負荷先世之學統以萬氏先祖
如明刑部侍郎虞愷光祿卿汝言皆講學於陽明念庵
之門號爲碩儒者也學士少入塾果喜讀宋人講學之
書論者謂得之胎教

吾邑邵學陞先生基爲康雍乾三朝近臣久以卿貳參

郎潛二筆

卷九

十

匱司先後侍直

兩書房出撫江蘇方貴盛時妻不衣帛旁無姬侍客至
魚菽蕭然人多議其矯及公卒
諭祭使者至門隘巷不足容肩輿則步以入矮屋不足
以容廣筵則畢事於簷溜之下中外知交始歎公貞操
不可及公子檢討鐸早卒孫洪官至禮部侍郎克繩祖
誥清恐人知
尹文端督兩江時常一月閒兼攝將軍提督巡撫河漕
鹽政上下兩江學政九印彪列簿書填委而公判決恢
然猶與諸生論文課詩見袁枚所作公神道碑按袁文多夸誕

一月攝九印恐無是事或數月中阮文達官與時以兩
會經編攝已經無僅存之奇遇矣
廣總督兩廣鹽政攝廣東巡撫太平關稅務廣東學政
粵海關稅務時公適生孫因名六印見弟子記及梁章
鉅浪迹叢談二公皆青年科第白首耆英儒雅風流功
勛赫奕惟知人善任用能厝施裕如也

世多傳孫文定少年嘗報仇殺人事迹未著幾視公為
朱家郭解一流人矣康祺按陳兆崙所撰公神道碑銘
稱公伯兄慎淦無故為人所戕公父不勝忿手刃其仇
吏持之亟公未弱冠奔走呼籲一晝夜行三百里叩大
府自承代父罪事竟得解讀此知公之孝弟過人知勇

郎潛二筆 卷九

十一

兼備非質然以血氣自雄者按盧抱經作公傳稱公伯
兄為趙氏子所殺既論抵
奮緣得脫贈公憤不欲生公時年十八乘閒刃趙氏子
死跳身出一晝夜行三百里至會城別以事與人認於
縣令素知公拒移速者謂殺人實非公事遂解先正事
畧亦云然而他書並有云公仲兄鴻淦殺人公代承之
者三說不同其為不反
兵之警則無異議也

今軍機章京無以翰詹充補者乾隆閒大庾戴文端公
初授修撰典湖北試回奉

旨仍直軍機按公以舉人應天津召試
欽賜內閣中書即直樞府今軍機章京

外放後無入都仍充章京者乾隆閒新建裘恭勤公行
簡初以舉人中書入直守盜武平陽數年以母老請內
用補戶部員外郎仍直軍機今大學士無為巡撫者乾

嘉閒嵇文恭公撫浙江朱文正公撫安徽均已入相今
兩書房無以科道行走者雍正閒吾邑邵學陞中丞以
給事中直

上齋今部曹無得學政者同伯初偶一
詞臣均以為破例簡用乾嘉以
前部郎視學不可指數風氣遷變未解何繇

戴文端公薨於位嘉慶十六年四月朔日也翼日既
命榮親王奠醑矣越六日世俗所謂
首七之期

仁宗復親臨喪次舉哀奠爵者三
郵終典禮之隆為近世輔臣所罕遇

川陝教匪之役經畧威勇公額勒登保扼駐畧陽以五
郎潛二筆 卷九 十一

路帶兵大臣位望相將嘗引嫌上疏請止舉劾麾下功
罪時裘恭勤公方奉

特旨犒軍奏謂五路將士宜咸聽經略節制以一事權
並移書川督威勤侯勒保為陳廉藺相讓之義兩帥大

和師比有功世多恭勤論事中機宜得大體然亦由威
勇威勤皆名將故正言易入也康祺按咸豐閒粵逆初

起永安州之圍勢可聚殲烏武壯向忠武二公亦皆名
將積有齟齬江忠烈在烏幕調和之苦甚於恭勤而向

公盛氣未平故執圍師闕隅之說撓此事機迨檻獸逸
而河沙飛東南不復可收拾忠武蓋臣至今豈忍責備

或劫數使然歟

乾隆四十一年大小金川平頭人七圖葛拉爾思甲布
傳送

行在

純皇帝命軍機大臣問爲逆狀對甚悉復言陷底木達
時四川提督董公天弼將所部二百人抽短兵力戰不
可敗夜半領兵頭人以鳥槍數百幹環擊殺之先是在
軍諸大臣劾董失守要隘

純皇帝徙公之子聯毅等伊犁至是

赦還復聯毅舉人原資

郎潛二筆 卷九

三

賜內閣中書古人詢於芻蕘

聖天子乃察及俘虜宜萬里行軍咸在

日月照臨之下也

董提督天弼性忠勇貌魁奇臨陣常身先士卒所向無
前隨征金川有哈薩克二赤驃馬極雄健將軍溫福常
索之對曰天弼上陣倚此二馬金川小醜必蕩平俟手
梟二逆并二馬上將軍後與將軍同殉難志竟不遂然
其言壯已

吾鄉甲第南宋以來推史氏第一世所稱史趙豐樓者
三家孫支均式微獨史氏入

國朝科名不絕槐棘之間世有令人其尤異者立菴先

生大成以順治乙未大魁天下歷官至禮部侍郎致仕

其從子慎齋先生在甲亦由翰林九遷至禮部侍郎亦

未及年而乞休適甲子一周也二公立朝貞亮有信史

在不假鄉邦後進之贊敷卽此遺榮勇退一端昔二疏

父子以同時今二史父子以繼起亦足爲高門儀矩矣

荆溪任鈞臺宗丞以雍正癸丑通籍年六十四矣

殿試之明日以能通性理八人引見

世宗皇帝反覆下詢奏對詳盡蒙

恩獎人甚聰明卽授檢討

郎潛二筆 卷九

四

上書房行走逾年抱疾上廬

聖懷賜藥賜醫至於院使無員不出日傳

天語之諄諄越月趨謝

特諭繞廊而進再四慰安務自保愛並

命侍臣扶掖以出

憑御座遙望之

高宗登極仍合直書房充講官擢中允由左僉都御史

洊升卿貳偶遭傾跌

賜藥賜金服食寢興時降

清問而且官翰詹則免其考試佐憲職不責以糾彈迨

乾隆己巳宗丞乘世久矣

詔舉經學士

聖諭猶舉以為勸有故宗人府丞任啟運研窮經學敦樸可嘉之褒嗚呼

兩朝聖人隆禮儒臣一士之身成全至此理學經術如宗丞亦自無負知遇然繩樞甕牖之士有宗丞之學之才而生不逢時綰伏埋暖以沒世者豈少也哉

順治朝魏柏鄉州國疏糾首輔劉正宗

世祖震怒以公不早言並下獄然卒直公出之時方久旱公甫出獄甘霖大沛嘉慶朝洪稚存太史以上書成

郎潛二筆

卷九

五

親王朱文正公妄言時政謫戍伊犁明年京師旱

上詣壇祈禱減軍流罪不雨

詔赦直言獲罪洪亮吉歸是日大雨天人之感應捷矣池北偶談記同時御史敢言惟荆元實任蔡尊二人蔡尊名宏嘉鈞臺宗丞族兄也鈞臺清芬樓稿稱康熙中葉御史噤不言人謂為鴟解角自公入臺垣而言路始振章數十上咸有益國計民生巡視北城親王諸府公侯第宅多在轄下驕悍尤難治公偶出有錦衣駿馬突其前公叱呵之眾不敢曰此某王所嬖千金且也公大怒身逐之隸走卒奔抵王府坐其門諱必得且乃已王

曰是申中者何也即出敢若何且出公叱縛之予杖四十王大恚入奏

天子曰非凌汝行者吾法汝庇優虧吾法王殿棘稽顙出馬三爺者戚畹某弟登城私公執而鞭之告其兄兄

而謝過已而謀齟齬公公廷發其姦某矯辨

天子命掌其頰三十又聲九門提督罪

詔立斥罷公嘗慨然流涕曰宏嘉之得保首領

天子賜也蓋信而後諫其遇不可及云又漁洋詩翰林科道兩衙門齊

脫貂裘捨劍撥昨夜五更寒徹骨滿朝誰

不怨蔡尊此雖戲言亦足見公風骨矣

任蔡尊通政督學奉天革生童納金之陋習

郎潛二筆

卷九

六

上知之戲示百官曰是童者乃不識錢

天語煌煌榮於華袞

武進宿儒鄭先生環乾嘉之際以經學名宇內躬行峻潔志在經世自以學成不得用常與當路言民間疾苦於兵政海防屯田尤詳切人或勅且厭先生囂囂不已蓋冀其偶一聽用也嘉慶十一年卒甘泉訓導官署客或往唁見先生朝衣冠端坐持筆疾書客大驚問先至者則曰先生以丑初疾革浴畢斂以公服天始曙忽起索紙筆曰吾注易有四卦未卒業是以回光續成之客坐候至酉先生始擲筆長歎而瞑急昇上牀身已僵冷

而卦注畢矣見包世臣慎伯藝舟雙楫慎伯即往唁之
客之一也康熙按茲事奇誕駭聞爲講學家所弗道然
慎伯非妄言者且細思其故儒者讀書一生時時以濟
人利物爲志當耄期進德欲淨理純其耿耿不昧之精
靈收攝片時原可去來自主此仍聖賢臨深履薄之功
非二氏羽化涅槃之幻也

竹汀詹事之家學其兄子坵實爲嫡傳坵字獻之邃經
學小學金石之學篆書尤空絕前後然在家未嘗學篆
也初入都省詹事詹事授以李陽冰城隍廟碑晝夜習
之三月不能成字忽患癩醫者診之脈無病而手足厥

郎潛二筆

卷九

七

冷目眩視鼻微有息而已如是者七日忽中夜躍起濡
墨作篆書乾卦象畢不勝餓而寢翼早詹事來視病君
尙未寤見案上篆大驚呼問病狀君答曰兒故無病夢
至石室見唐中老者指授篆法七日夜作成輒批抹最
後書乾卦象老者曰可矣兒遂覺追憶筆勢中夜作此
幅詹事細詢夢中所見蓋卽少溫云時都中能作篆者
唯翁學士方綱聞是事索君書歎絕以爲神授君篆書
遂名天下殆所謂思之思之神明通之歟
查查浦翰林嗣璫奉使典試粵東午門宣
旨恭紀詩云敢謂

九重親試用尙煩諸老更廷推自注是日

命下復令九卿公核賢否殆康熙閒故制如此

聖祖南巡澤州相國方扈從既至杭州公乞假游西湖

一日奉

旨免朝且云廷敬老臣遇宮眷車不須避路洵

承平盛事也見查查浦詩鈔

雍正庚戌科會試

特命廣額四百名又會試之前奉

諭凡雍正七年大臣子弟鄉試失舉者采中十二名又

雍正壬子科各省鄉試奉

郎潛二筆

卷九

本

旨每額十名加中一名有零者亦加一名蓋名場曠世
之恩也

恩也

查查浦詩集有恭紀神靈瑞應九章自注甚詳皆符瑞

志中央料也別擇登之 一天台山民於雍正七年十

一月見神鳥飛鳴石梯兒溝各臣民於八年正月見鳳

皇翔集峰頂

景陵碑文初勒時卽有靈芝繞石之瑞

世宗按原注稱龍興之始

孝陵著英屢見 一雍正四年黃河六省俱清五星聚

於奎壁 一南寧貢象生黎輸丁西邊亦皆臣服 一

四川撫臣奏七年七月六日捷為祥雲捧日山西撫臣

奏十二月保德州祥雲繞日三環臨晉縣慶雲屢見河

東督臣奏十二月登萊二府祥雲互見雲貴督臣奏七

月至閏月有五色雲凡七次見八月慶雲六次見九月

新嶠營亦疊見又重建孔聖廟大成殿上梁前一日卿

雲見於闕里

上命親詣文廟設奠以申感慶 一七年九月雲南白

崖鄉約等呈報地方少水本年閏月平地湧出甘泉二

股一出仙女莊一出蝦蟆口 一湖州府有萬繭同功

郎潛二筆 卷九

之瑞 按同功繭事 詳見前筆 一磁州民拾遺金四十兩錢三千

悉俟原主還之 一七年冬奉天將軍奏小米一斗價

三分豆一斗價一分一釐十一月貴州撫臣繪瑞穀圖

進呈一穗三莖以至一穗十五六莖者不等康祺敬按

列聖家法惟知

敬天勤民從未嘗侈言祥瑞然雍正初元數年之間卿

雲甘醴鳳集河清嘉穀靈芝之神鳥瑞繭凡古來祥符上

慶駢集於薄海內外者至於史不勝書

三聖繼興萬葉鞏祚太和翔洽事豈偶然則亦載筆之

士所未宜闕畧者也

湘潭周侍郎系英嘉慶戊辰以侍讀學士奉

命直南書房保薦時

諭掌院曰朕意中止一周系英可將其名列入薦牘未

幾上書房出缺例由掌院擬正陪而入侍南齋者不列

侍郎復膺

特簡且

命之曰不但授讀作詩文須教阿哥為人居心以忠厚

為要因奏書房例課八韻詩臣愚以為宜令阿哥加讀

資治通鑑以知今古治亂興衰之故悉民間之疾苦

上是之

郎潛二筆 卷九

三

燕下鄉陞錄卷九終

燕下鄉睦錄卷十

鄞 陳康祺著

海甯查慎行夏重嗣璫查浦昆季皆負雋才少以詩文相刷切康熙庚辰癸未後先成進士入詞苑同館十年夏重年六十四告歸又二年查浦從順天學使因病辭職年適與同夏重七十外刻詩查浦繼之兄弟互相為序天倫唱和之樂坡谷不如余久遭鴿原之痛者讀二查集不覺黯然

冬心徵士以書畫遨嬉名勝四十餘年所攜儻從亦各擅一藝用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郎潛一筆

卷十

十

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閩郎操纒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自徵士癖好畫竹長幅矮卷日竟十數蘭陵陳彭亦學畫竹竟可亂真庸保都養乃有如許雅材徵士之識趣可想

圖文襄公海初為中書舍人

世祖幸南苑公負寶以從

上見其舉止嚴重立授內閣學士不數年洊至大學士及康熙初西征授鐵果建大勛

文襄公明亮少尚履親王郡主王母如薨奉移之

東陵道路積潦昇夫憚行公躬行泥淖嚮導昇夫不從

令者以杖撻之在道數日隊仗整肅如行軍王竊歎曰

吾家快婿

國家大將材也公卒以金川湖北軍營立功

三藩之變禁旅南征宿衛盡空及察哈爾叛京師無兵可調盈廷震愕

聖祖命選八旗家奴之健者付圖海北征公赴得勝門外教場閱畢即日趣行不許信宿所過州縣村堡騷掠者置不問比出塞至賊境下令曰察哈爾元之後裔數百年珍寶山積爾等能破之富且百倍眾踴躍無不一當百勝於節制之師遂破之歸而請豁所過租稅以恤

郎潛一筆

卷十

十

邊氓蓋以烏合之眾禦方張之寇非此無以得其死力淮陰侯驅市人而戰知此術矣

按魏源 聖武記載此恐後人之藉口意甚深遠

乾隆朝名將以超勇公海蘭察為冠邊功戰略炳喬旗常無待述矣其行軍實由天授有為自古名將所未嘗

到者自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處有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

兵乘之又能望雲氣決賊勢之盛衰此戰之勝負察山川脈絡知安營汲水之宜聽地害識賊馬之多寡驗馬

矢料敵去之遠近即倉猝開手彈弓弦亦能預測利鈍

以故進必殲敵退亦全師操縱神奇不可殫述按望氣見史策古名將皆能之北齊時斛律金行兵用幻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祕傳不知今尚魏氏

聖武記稱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康祺謂是直天生李晟為

社稷耳豈獨文襄一人福命致之哉

川楚用兵以忠毅公額勒登保為經略奏帶郎中胡思顯代具奏稿每有小衄直陳不諱

仁宗嘉公不欺並加胡思顯三品卿銜然後知名臣幕府未可參佐非人

郎潛二筆 卷十

三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將材相業冠絕一朝相傳公在行營每軍務倥偬帳中獨坐飲酒吸淡巴菰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或蒼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即知其器識輒登薦贖故人樂為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即日授副將海超勇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公驅使辱罵惟命迺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為用文成洵神人哉

國朝武功鑠千古而將才輩出亦頗隨地脈為轉移從龍諸佐蔚起關外及康熙平三藩後則漢臣名將西北

為多如提督侯爵張勇及其子雲翼提督男爵梁化鳳及其子浙閩總督鼎提督子爵王郡及其子總兵守乾提督陳福及子提督大用廣東提督殷化行貴州提督楊天縱提督副將軍董芳皆陝西人雲南提督伯爾趙良棟及子廣東總督宏燦巡撫加總督銜宏燮提督將軍王進寶及子總兵用子提督岳昇龍及弟提督超龍子威信公大將軍鍾琪提督鍾璜孫巡撫濟提督馬際伯與弟提督見伯總兵觀伯副將顯伯提督潘育龍與姪孫提督元善提督韓良輔與子提督勳總兵師帝賓與子提督懿德提督樊廷與子總兵經文又兄弟總兵

郎潛二筆 卷十

四

康泰康海總兵圖形紫光閣高天喜皆甘肅人及三省教匪靖而蜀將競興東南海賊橫而閩帥繼起至於粵匪盪平凡著名將帥盡隸湖南勦擒之役參以皖將二百餘年來以一省人材備五等封爵者前惟四川嘉慶川省提鎮四七居十之九後惟福建近年之湖南所少者公爾耳如曾文正左相國封侯曾中丞國荃封伯李忠壯公臣興劉京卿錦棠封子提督蕭公孚泗今長江提督黃公翼升封男而又有併騎都尉雲騎尉為子男之爵者數家蓋楚才獨盛矣總觀前事地脈遷變理或有之然苟非一二命世大人提倡忠義物色英雄訓練而羈縻之恐

穰吳頗牧之材沈淪草澤或反桀鷲爲鄉里患者豈少也哉

南城曾撫部煥今人猶稱爲曾都轉以公宦轍留揚州最久也紅橋竹西賓從文讌之盛遠踵韓歐劉蘇諸公近接櫟園漁洋雅雨諸老輩蓋幾幾乎海內龍門矣顧其遭際亦自不可及公由翰林散館授戶部主事甫擢員外郎卽蒙

高宗特簡兩淮運使旣沔陟封圻矣乞養事畢

仁宗以淮漕疲憊日甚

特命公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公先後蒞揚皆出意

郎潛二筆

卷十

五

表江山勝區文翰鉅伯人地契洽良有夙緣

國家人惟求舊漢臣中繼世入相者凡七家常熟蔣氏桐城張氏漳浦蔡氏武進諸城兩劉氏無錫嵇氏大庾戴氏武進大庾皆叔姪餘則皆父子也戴可亭相國世居江蘇甘泉縣相國祖攜子旅食大庾始著籍焉然則七家之中江南實居其五可謂人傑地靈

長興臧壽恭眉卿烏程儼可均鐵橋兩先生者同籍湖州同時號通經博學顧極不相能揚太守峴臧先生高席弟子亦嘗從嚴先生游一日太守自長興歸舟泊城外鄰舟有命酒獨酌者視之嚴也詰何自以實對詫曰

是邨夫子堪若師乎它日太守叩臧先生嚴某何如人曰相能諷三字經三字經者學童初入塾試諷者也文人相輕不意經生亦然

鐵橋少負糧課跳入京師用宛平籍充鄉舉明年會試主試者貴人得其卷欲魁之以詩失諧斥或勸鐵橋詣謝貴人喜且慰之曰君大博通顧詩失諧何鐵橋瞠目曰唐始以律詩取士今所傳失諧者十九矣貴人失色罷鐵橋有一子初墮地自卜子六齡當孤命曰六孤吁何其詭也

大庾之戴自文端公父太僕寺少卿第元始以翰林起家乾隆乙未僕少弟可亭相國子心亨同成進士散館

郎潛二筆

卷十

六

皆授編修戊戌文端繼之以大魁除修撰父子兄弟並在詞垣而主試督學之差星軺交馳絡繹道路故其時階皆未崇天下翕然稱西江四戴

故事內外大臣親屬任科道者對品迴避嘉慶朝戴文端公在樞府其季父可亭相國以學差還都方官掌京畿道例改六部員外郎

純廟命以科道應升之鴻臚少卿候補時當訓政燕翼謀至深遠見可亭相國才器堪大受不欲使更滯郎署也

可亭相國督南河積勞遘疾假歸里門時河工未歲雨
江總督鐵治亭保請帑六百萬

睿廟以斯事艱鉅

命戴文端偕覺羅長文敏公麟赴工審度並

諭文端曰清江距江西才二千里使事畢卿可一歸省

卿叔父故文端紀

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

天語到柴門之句以朝夕夾輔之重臣

恩子往返四千餘里以慰其家庭骨肉之私為史冊紀

載所未有蓋

郎潛一筆 卷十

七

睿廟極重戴氏叔姪欲並寄以股肱心膂其儲參大政
之意已於是乎定矣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滿相托文定公津漢相大庾戴公

均元扈灤陽圍甫

駐蹕

聖躬驟有疾不豫變出倉猝從官多皇遽失措二公督

內臣檢

御篋十數事最後近侍於身閒出小金盒鎖固無鑰文

定壞金鎖發盒得

寶書遂相偕奉

宣宗即大位率文武隨 瑞邸行禮乃發喪中外晏然
服二相之鎮定 敬按是則本包世臣大庾神
道碑與 實錄所紀稍異

可亭相國清慎慈誠蒙

仁宗破格恩以漢臣總理內務府工程處冀變積習而

公三督工程皆獲咎譴初以監修

吉地失察工弊奪一官褫官銜花翎繼以

裕陵隆恩殿專金四柱俱丈二圍大木而十五六年之

頃遽致蠹朽公方由河督起病坐是遷副都及公既子

告歸適

寶華峪地宮滲水被

郎潛一筆 卷十

八

嚴旨與英相國和同逮籍家產才值萬餘緡
宣宗意稍解除名放還包慎伯撰公墓碑遂謂舊例內

務府事務不使漢大臣參預良有深意康祺以為慎伯

之言非也內務府即秦漢已後之少府在周官屬之冢

宰滿漢大學士均得與聞儻必防謠蠱之螫人聽漏卮

之旁決大臣謀國義不宜然

三代賢臣享年最永者以召公奭為第一春秋則推蓬

伯玉

本朝宰輔頤壽引年可亭相國其稱首矣公年九十有

五公長子戶部郎中詩亨侍養在籍年將八十依依膝

下如嬰兒人呼爲小萊子

索佳氏約齋侍郎額勒布官戶部郎中時以管部王大

臣密薦廉能第一

特旨擢本部侍郎管錢法堂事務異數也

乾嘉以前淮綱繁富甲天下視饑使者騎貴簡出出則

輿從華盛倍封圻金錢揮霍一斥鉅萬額少農勒布官

兩淮力矯積弊常從二三騎自策羸穿街巷禱雨甘泉

山輒步烈日中往返三數十里舊例別庫歲徵幾千萬

乃離買結交勢要物聽使者主持公壹不問游客來謁

自餽肴疏果餌數器而已曰吾爲揚州開一生面也嘉

郎潛二筆

卷十

九

慶戊辰被議入都離買送至王家營環跪納會子四紙

紙各鏹十萬公詰何爲僉曰大人節官費歲數十萬又

奏增鹽息至分半歲溢且二百萬計大人按臨六載衆

商所受恩且累千萬區區者誠不足言報稱公曰我前

節官費以爲今日地是攫寮案所應有也請增鹽息者

爲岸猾持若短長耳若等竟以作市價是杼民以益商

我負疚滋重况分若肥耶必不聽者以狀上

聞矣是年秋公故當覲

聖例以珍玩爲面貢公閱實製備僅值十六萬先期貯

京第及至都部議當差熱河不得面無用貢公瀕赴戍

遣使悉送還揚州費脚價銀六千實已資也嗚呼處脂

不潤如公誠可質古人矣按公少時奔喪至山西士人

事聞仁宗大嘉許可知自古名臣必於

吳槐江制軍充軍機章京久阿文成公甚器之大學士

伯和坤同掌樞府積不平嘉慶初政文成既薨

純廟幸灤陽

訓政憂勤或午夜視事一夕以

宣軍機大臣不得

命召章京唯吳公已上直入對稱

旨少頃坤至

郎潛二筆

卷十

十

上曰軍機事日繁傅森吳能光皆任事可在軍機大臣

上行走以助若坤謂吳官纔五品不符體制按公時官

上命加三品卿銜坤又曰其家貧大臣例開轎恐力不

辦

上命賞戶部飯銀千兩又曰戴衢亨出身狀頭官學

士已四品在軍機日久與吳同用吳不如用戴

上曰此豈殿試耶坤語塞乃承

旨然文端卒與公同加三品銜拜

命而班次乃居公下坤之奸詐如此坤之能行其奸詐

者亦僅如此按傅公森任侍郎久前一日召見詰問誠度或未勝大用試而後授也甚厲人共危之及上直乃知聖意疑公

嘉慶丙辰川楚軍興賊氛逼荆州城岌岌無守礮漢壽亭侯忽示夢於馬廠樞獲礮九位石子十萬斤奏聞錫名曰神賜大礮攷荆州大廟即當日幕府故趾宜祚順佑民威靈尤赫赫云

凌曉樓先生曙嘉慶間江淮大儒也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尤精審其少時讀書之苦有與牧豕負薪相彷彿者先生以一孤童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即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

郎潛二筆 卷十

士

詒解鄰之富人為子弟延經義師先生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先生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為塾師童子從君游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故信從眾脩脯入稍多益市書遂博通博壹學以大成先生甥儀徵優貢生劉文淇少貧似舅先生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逐末自課之且教且學劉齒未壯並成通儒觀凌氏舅甥有志之士其勿以孤寒自沮矣

包慎伯作甘泉薛傳均子韻墓碑敘述交友多嘉道間

漢學之儒頗有裨於纂學案記師承者為節錄其大略以貽學子碑云子韻少與儀徵劉文淇孟瞻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及子弟季懷按名世榮五人者相結為本原之學孟瞻孟開季懷治詩攻毛鄭氏治易攻虞氏子韻治小學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為本砥礪以有成近世昌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子韻突其得失而右錢氏又云子韻冠展側江淮閒物色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情鍾勢曜而讀書如有嗜好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

郎潛二筆 卷十

士

厭同邑按涇縣人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詒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漢能依雅訓以捍俗說實應劉寶楠楚楨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家法儀徵注殺小城單精許鄭尤長於地理影俞正燮理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笈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吳越英雋畧備於斯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訓詁者卒莫如子韻之善慎伯是作於近時漢學家數蓋已什得八九矣

曾文正文鈔歐陽生文集序云乾隆之末桐城姚姬

傳先生龍善爲古文辭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劉君大樾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已久尤精力之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

郎潛二筆

卷十

圭

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與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昌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姚先生由是江西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於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以相從學文爲事既而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

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激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讀此則古文家桐城一派亦已什得八九按歐陽生名勳漁洋居易錄云弋陽汪少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盂而香滑迥異常米問所從出云是四川以歲例入貢者其米生於鷓鴣尾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年則更取之康祺按米產鳥尾事太不經卽有此貢殆亦如燕銜海

郎潛二筆

卷十

南

魚援採山莽物以罕異見珍故明代因以進御然他處不見紀載錢唐張雲璈有鷓鴣米詩亦據漁洋一言初非實有聞見想幸值聖明從前蜀帥必已抗疏裁罷矣無錫楊明府夢槎乾隆間以孝廉令四川鄆都值金川酋逆命調赴監製礮位屢有功癸巳六月大軍至木果木山夜半賊劫礮局遂擁之去環叩用礮之法明府陽教之而陰詭其製反裂殪賊無算賊酋切齒剝其屍如泥事聞詔贈兵備道賜祭葬陰一子如其官嗚呼烈且智已

稽文恭公當國其相業人共稱之其清操容有不甚知者比公晚年予告常膳至不能具兼味歿去一載懶眠胡同第宅印屬他姓中外感服始歎公之清恐人知公培張雲璈詩有云老屋區區留不得而今始識相公貧蓋紀實云

羅貫中三國演義多取材於陳壽習鑿齒之書不盡子虛烏有也

太宗崇德四年命大學士達海譯孟子通鑒六韜兼及是書未竣順治七年演義告成大學士范文肅公文程等蒙賞鞍馬銀幣有差

郎潛二筆 卷十

五

國初滿洲武將不識漢文者類多得力於此嘉慶間毅公額勒登保初以侍衛從海超勇公帳下每戰輒陷陣超勇曰爾將材可造須畧識古兵法以翻清三國演義授之卒為經畧三省教匪平論功第一蓋超勇亦追湖舊聞也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為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為說三國演義每軍可謂為並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致望同張自約不敗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胡桂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為一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野書之效矣

康熙三十八年 聖祖三次南巡由浙回蘇

駕幸洞庭東山有水東民人告菱湖埭田賠糧收紙付

巡撫

上問扈蹕守備牛斗云太湖廣狹若干奏云八百里上云何以具區志止稱五百里奏云積年風潮衝埭岸故今有八百里

上云去了許多地方何不奏聞開除糧稅乎奏云非但水東一處即如烏程之湖溇長興之白茅嘴宜興之東塘武進之新村無錫之沙墩口長洲之貢湖吳江之七里港處處有之

上云朕不到江南民間疾苦利弊焉得而知耶遂諭令查明奏免康祺敬按

郎潛二筆 卷十

六

聖祖德量同天六十年中如此偏恩豈勝枚數惟牛守備以未弁前驅忽邀清問在他人當已跼蹐非常而乃奏對從容既歷舉夙所諳習之江浙水道地形復毅然為民請命其學識殆出儒臣上矣

無錫惠山寄暢園有樟樹一株其大數抱枝葉皆香千年物也 聖祖南巡每幸園嘗撫玩不置第六次回鑾後猶憶及之問無恙否查慎行詩合抱凌雲勢不孤名材得並豫章無平安上報

天顏喜此樹江南只一株迨

聖祖賓天此樹遂枯亦可異也

康熙乙酉五次

南巡至蘇州三月十八日

諭江南上下兩江舉監生員等有書法精熟願赴

內廷供奉抄寫者著報名齊集江南蘇州兩處俟回鑾

日親加考試越一月

命掌院學士揆敘赴府學考試進呈冊頁取中汪泰來

等五十一人同前考過郭元鈺等十人俱赴

行宮引見各蒙

郎潛二筆

卷十

七

賜御書石刻孝經一部

常熟翁鐵菴司寇受要人旨劾湯文正而據其位何義

門請削門生籍屢見前人紀載余初筆亦述及之唯履

園叢話稱卽墨郭公琇令吳江時前撫余國柱方掌綸

扉徵賄巨萬不與喉人劾奏虞山司寇從而和之長洲

貢生何焯在京考選爲司寇門生遂登翁之門攘罵不

已索還門生帖否則改稱不認爲師義門由是知名與

他說稍異未知孰是

乾隆四十六年逆回犯蘭州而甘肅冒賑事發獄已成

矣誅竄者幾百人而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昆明錢南

園通政禮方爲御史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宜望亂

法營私但查宜望爲藩司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

同城豈竟豪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

之甚卽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也臣雖不敢必

其利令智昏甘受人餌惟是瞻徇回護不便舉發甚非

大臣所以居心奏入

上是之奪沅爵三級先是科道衙門自李淑芳左遷後

無人敢言事者自此疏出而一時臺閣凜然生風

錢南園通政復有疏劾東撫國泰一事甚有益當時大

局奏言山東吏治廢弛借納貢名貪婪無厭官民苦之

郎潛二筆

卷十

六

所屬州縣虧空繫繫請

旨按問且言嗣後願

皇上勿受貢物俾天下督撫無以藉口

上覽奏卽命軍機處傳訊已而有

旨隨同軍機大臣和坤劉墉諾穆清等前往查訊其時

和坤柄國而國泰素奔走其門下者人皆爲通政危及

抵境和已授意國泰繭縫輒以危言相恫喝幸劉文清

深知其弊常與通政密商比到省盤查則和先揚言不

用全數彈兌抽查至數十封無短絀和遽起回館舍通

政請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蓋借請

商賈以充數者因詰庫吏得其實遂出示召諸商賈來
領大呼曰遲來即入官於是商賈紛紛具領庫為一空
復往盤他府亦然案遂定和亦無如何也於是國泰與
藩司于易簡俱擎交刑部治罪

高宗嘉之許為敢言語云批龍麟易拏虎鬚難通政是
舉若非

聖君在御賢相同舟其不為珣所搏噬也幾希

錢南園視湖南學不通干謁不受苞苴取士至公士子
莫不誠服期滿留任適丁母憂聞訃之日星夜出城宿
於旅舍即委員齎印交巡撫次早啟行大吏已下追送

郎潛二筆 卷十

本

賻儀皆拒不受嗚呼舉察廉孝者身範當如是已

錢南園重入諫垣按南園以督學湖南時荆州水災城

地及孝感有活埋人命之案不行查
奏部議革職留任後復加恩以主事用改令甲革留
加恩應改降留不應以通副堂官反降司員六品再擢
始仍官御史事在乾隆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議

論不和辦事不同一處慮開朋黨之禍南園上疏曰軍
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相可否此定例也近惟阿
桂在軍機處餘或在

內右門或在南書房或在造辦處一切咨事畫稿司員
趨走多歧恐生事端况

內右門近接

養心殿不能不與內監習狎萬有一如從前高雲從之
事雖立正刑辟而所絀已多請

飭諸大臣循照舊章同止軍機處其

圖明園辦事亦同一體以昭畫一之規

高宗覽奏切責大臣謂錢澧所奏甚是即令在軍機章
京上行走當時阿文成已下成稱為南園先生不以名

也惟和珅屢加究詰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

郎潛二筆 卷十

辛

燕下鄉脞錄卷十終

燕下鄉勝錄卷十一

鄞 陳康祺著

本朝狀元自順治三年迄同治十三年凡九十三人江南一省得四十五人常熟一縣已得六人蓋順治戊戌孫承恩康熙己未歸允肅庚辰汪繹戊戌汪應銓咸豐丙辰翁同龢同治癸亥翁曾源也翁氏叔姪八年中兩得大魁科第之盛已無比儼詳初筆所尤奇者道光丁未龐文恪公鍾瑄以第三人及第翁文端弟子也越庚戌一科至咸豐壬子楊太常泗孫以第二人及第亦文端弟子也復越癸丑一科至丙辰文端子適為第一人天

郎潛二筆 卷十一

一

于一周三鼎甲蟬聯鵲起同在一城又同承文端公門牆堂構之遺衣鉢箕裘之緒談形勝者謂虞山地脈使然豈果專藉地脈歟按三君在朝並以文章政術見稱益見文端遺澤之遠鎮洋制府撫河南乾隆五十二年湖北荊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得襄陽飛信制府即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聞高宗大加獎賞不數日擢兩湖總督昔汲長孺之發倉猶待矯詔且所發粟數史亦無徵制府此舉固由仰體聖慈其識量亦不媿封疆矣

錢梅谿詠履園叢話耆舊一門載畢秋帆督兩湖時值公相和珅年四十自宰相已下皆有幣帛賀之惟秋帆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為公相壽梅谿曰公將以此詩入永山錄中耶秋帆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云云康祺按秋帆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其仰其交和相云云康祺按秋帆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其仰其諫沮其然豈其然乎

吳文節公文鎔之督兩湖也粵賊方由江西回竄田家鎮師潰省城戒嚴時咸豐三年九月公受任甫三日也

郎潛二筆 卷十一

二

巡撫崇綸懼欲逃揚言督兵營城外公策馬往詰則曰饑細兵單城豈能守公正色曰汝朝廷二品官何出此語此時吾輩舍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八字外豈有他策撫臣曰公欲死節博美名耳軍興疆臣多併節吾二人頭顱儻再落么麼手如國體何公忿不能過拔佩刀斫几上曰誰再言出城者汗吾刃撫臣齒戰面土色惕惕然驚不復能正視公嬰城固守數十日竟擊退劇賊城賴以完撫臣則大憾所籌畫悉反公所為檄饒徵兵百計齟齬十一月公遵旨督兵攻黃州賊少有斬獲明年正月移駐堵城距城五十

里賊縱火焚營壘士卒驚潰公遂被害公雖以同舟非人賜履淪沒而建祠

錫謚卹典崇優彼憮臣者旋奉

嚴旨逮問徒以畏罪自盡倖免秋官失律之誅亦足見聖朝之彰瘡矣士君子讀聖賢書食君父祿時變倉卒匡濟無功堂堂七尺之軀奈何不以馬革裹之而幾使歐刀飲血哉

咸豐間髮捻縱橫英夷內擾侍郎某某輩屢駕鋒軺囊橐充牣遂託詞養親乞退計將為多牛翁老矣轉徙兵閒生事日迫而同治初元劇寇以次削平還顧堂上衰

郎潛二筆 卷十一

三

病無恙則又款段入都疏稱大亂初已時事艱難臣受恩最深臣親尚康健不敢不出云云朝士詫異有改成語以譏之者曰世亂見孝子家貧出忠臣夫仕宦嫖巧之習後生輕薄之談不足污吾筆姑錄其事為進退失據者戒也諱其姓名存忠厚也

近數十年

殿廷考試專尚楷法不復問策論之優劣以致空疏淺陋鏡列清班甚至有抄襲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而讀卷諸公評騰楷法又苛求之點畫之間有一字古體帖體依說文篆隸而不合時式者即工楷亦置下等

康祺偶見廠肆有乾嘉年間殿試策不爾也朱侍講道然云其先德侍郎公及第時不爾也此風不知開自何時後詢之童少宰華云

宣宗初登極以每日披覽奏本外中外題本蠅頭細書高可數尺雖窮日夜之力未能徧閱若竟不置目恐啟欺蒙嘗試之弊嘗問之曹文正公振鏞公曰

皇上幾暇但抽閱數本見有點畫謬誤者用朱筆抹出發出後臣下傳觀知

乙覽所及細微不遺自不敢怠忽從事矣

上可其言從之於是一時廷臣承望風旨以為奏摺且

郎潛二筆 卷十一

四

然何況士子試卷而變本加厲遂至一畫之長短一點之肥瘦無不尋瑕索垢評第妍媸以

朝廷掄才大典效賤工巧匠雕鏤組織者之程材而士子舉筆偶差關繫畢生榮辱末學濫進豪傑灰心波瀾若斯雖堯舜皋夔之聖賢豈能逆料與文正晚年頗以為悔故少宰獲聞之康祺嘗謂今日科舉望其得士必自殿廷考試用謄錄始試質之有心者

李敏達公衛為浙江總督時疏言鄞縣大嵩港灌民田數萬畝日久淤淺且無支河蓄水請疏通大嵩港於港口建壩分濬支河於通海之橫山頭等處築土塘并石

開六又鎮海之靈巖太邱二鄉有浦口通流入海閘已圯廢應築塘修閘以資蓄洩並從之吾郡僻處海東距省會四百餘里大吏耳目所不及寇亂已前凡捐輸抽釐之事則以爲商賈輻輳土壤膏沃所以擾民者無不至而農田水利及守土長吏之貪廉大府無過而問者敏達雖恃氣驕倨不純用儒術而澤及海隅蓋猶封疆中之佼佼者也

前卷紀和珅爲伍彌泰外孫蓋滿洲人多云然而吳督部熊光亦著之筆錄者也康祺謂伍公與和珅先後入相或是珅繼母之父昔無確證頃觀包慎伯中衢一勾

郎潛二筆 卷十一

五

郭君傳云嘉公謨爲河庫道大學士忠襄伯和珅其外孫也珅少貧每遣僕劉全徒步往返五千里求飲助嘉公資以白金五十兩君方爲河庫道吏與全飲而歡語之曰子且貴何爲人僕從苦如此亦資之如嘉公數珅嗣以家累遣全求嘉公助白金三百金嘉公怒詈遣之珅遂私出都詣嘉公公怒甚欲治以逃人之法君從容語嘉公曰吏見和郎君貴當在大人上大人毋薄其貧且大父以三百兩助外孫事甚小何苦怒如此嘉公曰汝善和郎君何不自助之君曰大人不助和郎君吏不敢先嘉公乃出金授君曰卽日爲我遣之君招至酒樓

握手曰郎君不日當大貴貴後願毋忘今日爲天下窮黎乞命既爲具鞍馬又自以白金三百助其裝其後珅以戶部尚書爲軍機大臣扈

蹕下江南至紅花埠遣全馳詣君約相見於仲興君曰吾始謂若主濟世才今乃招權納賄爲賊吏逋逃藪毒流生民吾恨爾時不懲息治以逃旗外遣之罪若主僕旦夕且無死所毋累我遂與絕後卒如君言嘉公後官漕運總督觀此則珅實有兩外祖且皆早識珅奸矣郭君名大昌山陽人洞徹水性窮極事變乾嘉之際數十年凡奉

郎潛二筆 卷十一

六

特旨持節治河及經制官河督以下遇事諮決倚爲安危蓋振奇士也

傳又記郭君治老壩工一事其卓識廉操尤播人口當嘉公擢總漕時開郭君吏缺爲上客淮陽道以河方多故就嘉公乞君襄其事郭既客河道署忤南河總督吳嗣爵遂賃居清江浦之五聖廟時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也是年八月望後消溜切灘南臥決老壩口一夕塌寬至百二十五丈跌塘深五丈全黃入運版關關署被衝濱運之淮陽亭賣四城官民皆乘屋而山東逆匪王倫方滋事相距才數百里吳公恒懼無所措味爽至五聖

廟排闥敦延君拒之吳公再三謝罪君曰大人成見若何吳公曰嗣爵有成見即不煩先生然嗣爵意此役必速舉錢糧五十萬限期五日何如君曰如此則大人自爲之大昌不敢問命吳公曰決口雖鉅然五十萬不爲少五十日不爲速過此恐干

聖怒罪且不測君曰臣聞勢彼猖與江南接壤塞決稍遲恐災民惶惑生他變且

聖上見兵水交至未審虛實必

發重使大人固欲以堵合事煩使者耶必欲大昌任此役者期不得過廿日格不得過十萬吳公再拜請受事

耶潛二筆 卷十一

七

君曰有一言不能從不敢任也調文武汎官各一使得以冠蓋刑杖在工彈壓此外如有員弁到工者大昌卽辦事吳公敬諾君又曰蕩料皆在淇福莊距工咫尺宜聽調取倉猝辦文稿不可得大人出圖章一付大昌飭庫道見片紙卽發帑吳公如約至期遂合龍其用料土作支并現帑合計十萬二千兩有奇吳公繕摺入告又三日欽使乃至浦君故善河事至是益知名然終以省工費拙言語觸眾怒嘉慶初舉豐工工員欲請帑百二十萬河督議減其半商於君君曰再半之足矣河督有難色君曰以十五萬辦工以十五萬與眾工員其之尙

以爲少耶河督佛然君自此遂絕意不復與南河事康祺按老勘工一役吳公之信任君不可謂不專且篤也功成入告何未聞端廣薦賢耶豐工一議吏役弁兵眾口交訾意中事也河督亦佛然何爲者耶然則治河之事可知已顧才如郭君設稍假以尺寸之柄前明潘季

本朝新文襄何足多耶

百年來談篆隸漢分之學者多首舉完白山人鄧石如字伯山少產僻鄉眇所聞見游壽州晤毫人梁巖始究古法至江甯爲梅文穆公季子客獲觀梅氏所弄藏

耶潛二筆 卷十一

八

祕府異珍暨秦漢以來金石善本篤志臨摹日嘗味爽起研墨盈盤至夜分盡墨乃就寢寒暑不輟如是者八年學益大進顧知者猶罕也一日訪黃山至歙鬻篆於賈肆張皋文編修方客授修撰金榜家編修遂篆學見山人書歸語修撰曰今日得見上蔡真迹修撰驚問語以故遂昌雨借請山人於荒寺修撰卽備禮延之金氏家廟甚壯麗其楹皆貞石而刻楹及懸額修撰精心寫作蓋百易而後定謂莫能加於此也及見山人書卽鳩匠斲其額石楹既豎不便磨治架屋而臥楹請山人書之刻成乃重建其傾服至此山人旣交兩太史遂輾轉

與曹文敏劉文清上海陸副憲鎮洋畢向書相周旋奉
手而絕藝傳矣物登明堂商皇皇士負不世才豈不
賴二三名公出氣力以提挈之哉

鄧山人雖以一技名其立品甚高潔乾隆庚戌曹文敏
以祝

釐入都強山人同往山人獨戴草笠鞞芒鞋策驢後文
敏三日行文敏與從以山東發水轉後與山人相值於
開山時巡撫以下命吏郊迎文敏山人策驢過轅門門
者呵止之文敏坐堂上望見山人趨出延入讓上座語
諸公曰此江南高士鄧先生也四體書皆

郎潛二筆 卷十一 九

國朝第一諸公大驚為具車從文敏曰吾屈先生甚乃
肯來都卒不肯同行願諸公共成其志乃率諸公送之
轅門外上驢去後入畢尚書兩湖幕吳中名士多在節
署裘馬都麗山人獨布衣徒步居三年辭歸尚書留之
不可乃為置田宅為終老計而觴山人之行曰山人吾
幕府一服清涼散也今行矣甚為減色四座慚沮當山
人初入都都中作篆分者咸以覃谿學士為宗師山人
獨不肯一謁遂蒙詆毀歸南中則陽湖錢魯斯嘉定錢
獻之同負世譽未免以私意相凌山人不與校然則書
學雖小道非有志節度量者亦未能坐致千秋也

吳江陸朗夫中丞官運河道時壽張逆匪嘯聚距濟甯
州才二百里良民生長太平猝驚駭公嚴禁諸官所毋
或遠行滋民疑鄉人爭入城慮良奸莫辨議閉門公曰
賊未至何示怯耶且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或脅誘
耶洞開重闔身坐其間稽察容納民心以安未幾而
天兵殲賊人皆重公鎮靜有方略預識為封疆大器云
陸中丞撫湖南最饒政績勞悴卒官其初涖長沙夢吟
七言長篇記一聯云能開衡嶽千重雲但飲湘江一杯
水被其澤者揮涕誦之

郎潛二筆 卷十一 十

徐大令念祖桐鄉人宰蒙陰稱神君慈父詩文書法力
追古人餘事通王遁之術乾隆乙丑二月翰林錢嶼沙
琦屬課與分校不大令曰魁罡並到喜氣非凡意元卷
出公房乎會元蔣元益狀元錢維城果皆出其門後並
官六卿蒙陰獄逸囚課之當在治東三十里外水草之
交為陰人所察躬率役追捕半日餘不得過小村落令
役具餐自憩柳下遙見一池中有叢草回顧有老嫗立
簷閒注目向池若意喻者飭役入池遂擒之囚蓋立水
中央手繫眾草覆其頂凡奇中多類此
乾隆十五年庚午元旦
恩錫大廷筵宴王大臣九卿而下翰詹科道得與庶吉

士亦得與自次年辛未後元旦多停止筵宴於是曾與
斯盛者益自幸榮遇躬膺獲飽飲
堯尊舜卣也

乾隆六十年乙卯例舉鄉闈海內重赴鹿鳴宴者四人
廣東馮潛齋太史成修湖北陳雲仲太史中龍江西李
西華侍郎友棠浙江馮孟亭侍御浩自來重宴鹿鳴從
未有在一朝紀元之中者以乾隆元年舉人與乾隆六
十年舉人同宴而四人者又皆嘗捷南宮陟詞苑潛齋
陳壬戌李乙
丑孟亭戊辰潛齋最長是年已幾百歲矣場屋美談
朝廊鴻慶曠不易逢

耶潛二筆 卷十一 士

桐鄉馮少司寇景夏藩江左時屆雍正壬子科秋試總
理場務見貢院地勢卑溼捐俸三百金於各號舍加厚
板一塊鋪地以防雨水灌浸後遂相沿為例越二紀少
寇孫孟亭浩典試江南猶賦詩追紀之馮氏子孫累世
貴顯康祺按此雖小事非熱腸者不肖為况一舉而惠
及萬夫政不得云煦仁才義也
雍正五年馮少寇以知州開復蒙
世廟超授廬州知府並於請
訓之日

特賜貂裘錦綺端硯法帖諸珍五品微員初起廢籍仰

膺

特達至此中材以上蔑不奮興矣

三藩未變以前

仁皇帝偶思營建時李文勤相國方掌邦計

上詢有項可動否公奏云戶部無可動之項事遂止未

幾吳逆事起

上憂及帑項空虛公奏云戶部存項敷用

上詰以前語公正色云部帑原備緩急之需若平日耗

於土木緩急將何支持

上頷之仰見

耶潛二筆 卷十一 士

開國名臣經國大猷去臬夔且夷不遠或曰馬文穆公
齊事考文穆康

熙八年始入官十四年始官戶部曹郎
安得於三逆未變之前先有奏對誤

施愚山先生講學白鷺書院一日講長幼有序因自言

少年孤露中鮮兄弟至於啜泣座中有閱牆者為之悔

感愚山實儒者其道學轉為詞章揜耳

鄧宗伯鍾岳以雍正初督學江左有童子史姓年四十

餘其冊籍書祖可法名鄧詢之則前明史閣部孫也蓋

督師赴揚州寄孳白下有孕妾後生一子因家焉鄧為

錄之邑庠此與初筆所紀湖北學政凌如煥取明臣楊

漣元孫充拔貢部議降級蒙

世宗寬免一事蓋不啻重規疊矩云

乾隆五十三年臺匪林爽文平

純廟召見德少司空成以福康安視阿桂何如詢問少
空奏云阿桂能指搗海蘭察福康安則極力周旋之方
得海蘭察之力以此不如阿桂

上云汝所言亦是但阿桂出師西域海蘭察係未弁夙
感阿桂拂拭之恩故願效驅策海為金川參贊福康安
尚係領隊一旦驟臨其上不能不謙謙自下倚為干城
兩人境地不同福善周旋是以平賊

聖天子於臣僚分量洞若掌紋宜

郎潛二筆

卷十一

七

授鉞專征無不膚功迅奏也

武進趙恭毅公貞操偉節諸家紀述詳矣其令商印時
白太夫人在養官署寄家信購物僅紅頭繩一兩胡粉
一匣見公家世守家書真迹由偏沅巡撫迎

駕清江往返僅用白金五十兩見公所手治官書公以
大儒為名臣此特其清介之一節

阿文成公持節堵青龍岡工副將李榮吉以為進占得
占大工所深忌宜緩之得實而後進以防陡蟄文成斥
其撓眾急趣之既合龍文武皆賀惟榮吉不至召之則
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為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

不敢以賀公相故離工致疏虞督土料追歷閱兩日竟
不守文成中夜聞壩蟄馳至榮吉已掛纜落水文成合
日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昇榮吉至文
成垂涕親去其溼衣以

上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文成遂自劾而薦榮吉
竊謂李副將膽識過人不阿貴近其才豈獨可以任河
工而文成忠實勿欺不肯屈人材以怙已過震无咎者
存乎悔宗臣器量洵乃可法可師

乾隆朝回疆奠平廷臣有新開郡縣之議阿文成言回
部性頑難治以漢法宜擇酋建國而駐大將軍於烏魯

郎潛二筆

卷十一

八

木齊責其貢賦不然恐辦事領隊大臣或有嗜財好色
不過六十年後終當有變及張格爾事起適符其期參
贊大臣武公隆阿因重進此說

上遂命直督那公馳往密議始以除夕擒張逆於鐵蓋
山蓋犬羊之性驟未可以冠帶治之文成之慮遠矣

魏文毅公嘗侍直

中和殿泛論史鑒

世祖偶稱唐太宗英主對曰晚年無魏徵苦諫遂窮兵
高麗至貽後悔矣

世祖頷之

紀河閒性坦易喜滑稽名言雋語流播最多相傳其奏對之敏捷亦為一時朝士所深佩嘉慶初

實錄館請議敘或言其過優

仁宗以問公公不言可否而對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進者惟戚友晚臣為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賂輒受之矣

上恍然曰然則朕為

先帝推恩何嫌其厚遂如所請行此猶小事也乾隆某年考試差後有宣布前列詩句者臺臣密以告將與獄矣

郎潛二筆 卷十一

五

高宗召公問之公頓首曰如臣即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誦其句欲訪知為何人手筆則無意中不免洩漏矣

天顏大霽遂寢其事

高文恪在康熙朝世亦稱其對揚之敏妙第聞文恪直南書房時嘗攜金豆滿荷囊如

上閱某書近侍以告則酬以一金豆即抽某書涉獵之

偶

天語垂問無不能對大意者以是益蒙

嘉賞以廷臣中博雅可與道古莫士奇若也又文恪貴

盛後頗通賓客或謂士奇僕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可得贖狀一日

上問之則曰督撫諸臣以臣蒙

主眷多有餽遺其實

聖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參預一字在彼誠無益在臣則寸絲粒粟皆

恩遇中來也

上微笑置不問康熙按文恪以單門白士徒步游長安街遭辰邊時平陟通顯

仁皇帝數十年之矜全培護斷非他人夢寐所敢幾奈

郎潛二筆 卷十一

六

詞章而外他事無聞其結懽內侍納賂疆臣無非為身家富貴之計依恃

寬大巧言自文不以墨敗幸也視世之五諫從諛片語

迴天者辟諸草木區以別矣

宣宗中年尤崇節儉嘗有

御用黑狐端罩視緞稍闊合內侍將出四周添皮內府

呈冊需銀千兩乃

諭勿添明日軍機大臣入侍

諭及茲事自是京官衣裘不出風者十有餘年

康熙十七年魏敏果公以左都御史遷長刑部上言臣

忝司風紀職多未盡敢援漢汲黯自請為郎故事乞辭
新命而領舊秩

聖祖鑒其無欺乃加刑部尚書銜仍留原任一時百僚
震懾綱紀肅然人以公為不負所言克舉其職一

自有制藝來無以舊作時文受主知者長洲韓文懿焚
康熙癸丑科會試殿試皆第一撤閣後

上取墨卷覽之稱主司得人是年冬

召至起居注

命將平日窗稿進呈遂以刻本五十篇進復

召至弘德殿

郎潛二筆

卷十一

七

問平日所作必多館師熊文端公代奏曰尙有三十二
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

上曰不妨都進來其三篇即鄉試墨卷也康熙按公學

問經術蔚然儒宗其出處咸有軌法原不獨以制藝見

長而以是渥受

恩榮正足為潛心舉業者勸益可見

右文天子曲藝旁通卽時文小道亦莫不洞知奧爽也

聖祖第二次南巡以江蘇巡撫宋尙書榮居官安靜深

得大臣之體

手詔褒美恩誼甚洽公面奏宋臣范成大蒙孝宗賜石

湖二字後世傳為美談孝宗偏安主我

聖上乃堯舜之君相去霄壤臣功業不及成大遭逢之

盛自謂過之臣家有別業在城西陂乞

賜書西陂二字

上許之時直幄諸臣見

上顏色藹霽競進求書公奏曰臣老矣以齒當先

賜臣

上大笑走筆書西陂二大字立時

頒賜

明良喜起之盛熙熙一堂直三古以還所未有也

郎潛二筆

卷十一

末

康熙朝召試鴻博之次日

聖祖方幸霸州攜諸卷親覽翼日下三相國公閱

上忽問媯皇補天事信乎蓋毛西河檢討卷中有此語

也馮文毅公溥奏淮南子有之

上曰徒記事邪則楚辭列子早及之何止淮南第未知

傳信何如耳文毅曰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於是西河

列上卷

聖學淵博如此

聖心復詳盡如此昔陶士行云大禹惜寸陰我輩宜惜

分陰科目庠序之士幸生

聖朝其無自惕矣

太宗嘗與羣臣論邊事當以呂尙為法忠勇公石廷柱對曰呂尙能專制閫外生殺故所向有功今臣等若有過下所司逮訊雖佐領以下亦當與之比肩對簿其何以堪大臣以其言過懇請議處

上特寬宥

乾隆五十年舉行千叟宴漢大臣與宴者以稽文恭公領班公年八十與

高宗同庚生辰本在六月值班口奏臣不敢先君擬改期於

郎潛二筆

卷十一

九

萬壽後

上許為知禮因代定八月十五日遣侍衛為之稱觴時以為榮遇云

高陽李尙書鴻藻咸豐間以編修視河南學按試未周奉

特旨召還授

穆宗毅皇帝讀

毅皇帝登極後

弘德殿師傅之任雖廣延耆宿而以尙書為甘盤舊學兩宮毗倚尤專並已合參機務矣同治五年丁太夫人

報

諭旨開戶部侍郎缺守孝百日仍赴

弘德殿及軍機行走尙書累疏陳情乞歸終制吏部尙書王文忠公為之代奏同時授

讀諸臣大學士倭文端公徐尙書桐翁侍郎同蘇亦代為乞

恩卒邀

俞允至光緒年高陽已官正卿遊本生太夫人終堂之戚以本房主喪無人具呈禮部請守制三年亦經禮部

議准尙書之為人子可謂守經盡禮不愧儒臣

郎潛二筆

卷十一

十

蘇下鄉陞錄卷十一終

燕下鄉勝錄卷十二

鄞 陳康祺著

塔忠武公之戰績載在琅書諸葛大名垂宇宙矣公性忠勇亦最慈祥統兵岳州即於左臂涅忠心報國四字洪山之捷麾軍逼賊於沙湖塘角閒賊爭赴水死中多幼孩公見之大哭傳令拯救得數百人羣賊因而乞命者又七百有奇誅其極悍者餘盡釋之一日力戰歸左右以海燕窩進公曰吾母夫人在都不知能給朝夕否忍甘此耶德化令進莞席以士卒皆臥草土卻弗受其篤孝貞廉又如此從古名將秉氣之純如公亦少觀也

郎潛二筆 卷十二

中興名將塔羅彭楊四公隨曾文正協立楚軍實開果毅堅貞之風氣稍後則滿臣惟忠勇公多隆阿漢臣唯子爵提督鮑公超驍勇敢戰與之齊名軍中呼為多龍鮑虎

狀元雖三年一人而自唐宋重科目以來凡廷試掄元鮮有不游躋華顯者海鹽朱朶山殿撰昌頤平生六易官階終於六品殆由數奇初以選拔充小京官升用主事一也道光丙戌成進士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二也嗣升贊善三也緣事降謫適得光祿寺署正四也由光署正捐主事五也升員外得御史矣復干吏議鐫級

歸成豐朝起廢員仍

賞主事命來京六也散秩浮湛旋亦垂垂老矣名場顯晦各有前因修撰鄉望頗隆踴躍終身義可無悶一福文襄王總制雲貴值南掌國貢馴象四並言被交阯諸國劫掠無禦敵器以餘象一求予巨礮文襄檄諭以國家法制森嚴賞賚有節兵火利器不容妄求還其象不予之礮

上躋之一

福文襄屢出籌邊功在

社稷其生平所受

郎潛二筆 卷十二

三

恩寵亦復空前曠後冠絕百僚初以領隊大臣隨征金川攻克得楞山

賞嘉勇巴圖魯後即以嘉勇二字疊為封爵佳號異數

一也索諾木就縛金川平

封三等嘉勇男班師

上幸良鄉行郊勞禮

賜御用鞍轡馬一旋

御紫光閣飲至

詔圖形閣中

上親製贊異數二也甘肅逆回田五等滋事

授參贊大臣擒賊首張文慶等

晉封嘉勇侯異數三也臺灣逆賊林爽文圍嘉義

詔以為將軍馳驛往勦立解縣圍捷聞

封一等嘉義公

賜寶石頂四團龍服異數四也生擒林爽文檻送京師
臺灣平

賜金黃帶紫纒金黃瓣珊瑚朝珠又

命於臺灣郡城及嘉義縣各建生祠再圖形紫光閣

上製贊如初異數五也廓爾喀賊匪竄後藏

詔以為將軍疊克賊寨奏入

郎潛二筆 卷十二

三

御製誌喜詩書筆以

賜佐以

御用佩囊異數六也甲爾古拉集寨之捷酉懼乞降

詔許班師晉大學士

加封忠銳嘉勇公會十五功臣圖像成

上復親為製贊時大學士阿文成以未臨行陣奏讓首

功異數七也尋

賞一等輕車都尉

命照王公親軍校例給六品藍翎三缺

賞其僕從異數八也由川督移雲貴會黔苗石柳鄧圍

大營喚腦營松桃廳三城楚苗石三保圍永綏廳逆渠
吳半生附之有

旨命督師進勦未旬月立解三圍

賞戴三眼花翎異數九也屢燬賊營奪賊卡降七十餘

寨

詔晉封貝子銜仍帶四字佳號照宗室貝子例給護衛

異數十也吳半生降

賞公子德麟副都統銜授

御前侍衛異數十一也積功無可加賞

晉公文忠公貝子爵異數十二也逮公薨

郎潛二筆 卷十二

四

特旨賞郡王銜賞庫銀萬兩治喪並於家廟旁

特建專祠以時致祭其父傳恆

追贈郡王銜子德麟襲貝勒喪入城

親往賜奠

御製詩哭之配饗

太廟並入祀賢良昭忠二祠復奉

諭德麟承襲貝勒後其子襲貝子孫鎮國公罔替異數

十三也其他

封贈蔭襲之稠部院封圻之重瑰珍瑋寶之錫

雲漢綸綍之褒為尋常將相所罕有者不勝縷述異姓

世臣以被至此

本朝第一人也

山陽汪文端公廷珍年十二而孤母程太夫人撫之成立值歲凶母子日一食或終日不得食太夫人終不肯使人知曰吾非恥貧恥言貧耳言貧則疑有求於人故不為也歲除無米使僕索舊連城外抵暮歸無所得各飲茗一甌嘗鹽菜數莖就臥及公貴風裁嚴峻正色立朝造次必於禮法太夫人教也

汪文端之相業不以隆隆赫赫為名高其行誼文章海內識與不識推為正人無異喙

郎潛二筆

卷十二

五

仁宗知公深故在內則長成均直

上齋游充總師傅在外則安徽江西浙江連任學政始終委寄不外文學侍從之任公為大司成選刊成均課士錄教學者以義法三省試牘皆曰立誠編猶前志也又嘗撰為學約五則以訓士一曰辨塗謂喻義喻利人心之分盡於此為己為人學術之分盡於此有志者當立辨乎豪釐千里之差一曰端本謂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事皆吾分內事也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讀書人為之故貴通古今達事變相期為有體有用之學一曰敬業時文者古文之一體猶之碑誌傳記表疏論序云耳

以摹擬剽竊者之不足言文乃並時文而小之過矣一

曰哉偽謂昌黎論文惟其是吾論文惟其真蓋必能真而後是非可得而論也申韓莊列異乎吾道者也而生子以為先有實而後託之文非以其真耶一曰自立文之不能不變者時也挽其變而歸之正或因其變而愈益神明於正學者事也苟非克自樹立隨風氣為轉移取已陳之芻狗沾沾然倣效之庸有莫乎哉其因文見道大指不出乎此

宣宗在青宮公盡忱啟迪非法不道

登極後獻納尤勤道光三年

郎潛二筆

卷十二

六

手敕稱汪廷珍於師道臣道之義二者兼備然則公之

輔翼

聖聰成三十年仁孝太平之治上與伊傅比媿矣相業黯澹何足議之一

高宗御製詩云有以沙汰僧道為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即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若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闕之蓋彼教已式微已且藉以養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頽波日下豈能迴一民於今亦可哀何必

闢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材真洋洋

聖謨也康熙少時好發奇論嘗謂今之僧道可編為土兵縣留一寺額設若干人半月誦經半月習武合一省一府均其寺產為養贍之資才足馭百人千人者別異其名目或許酒肉或許婚娶有事則老弱留守壯者聽調出軍有功許蓄髮出籍為武弁人咸詭之既又曰僧尼宜因田設額仍其舊產縣留二所以別男女非鰥寡孤獨暗聾跛跛者不得濫給度牒人亦以為不能行敬釋

聖制蓋亦借紺宇紅牆為安置窮民之藪澤芻蕘之言

郎潛二筆 卷十二

七

似後一說猶堪備采也

漁洋晚年寄宋商邱云尚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揚州與宋黃州讀者多未測其旨後始知為趙秋谷發也蓋秋谷罷館職後益修憾漁洋薄游吳中屢語人曰邇日論詩惟位尊而年高者斯稱巨手耳時商邱方巡撫吳門聞是語遂述於漁洋故答詩云爾阮吾山茶餘客話謂此特漫堂假阮翁以自誇耳其實漫堂固不在秋谷指議中也康熙按商邱風雅不減漁洋吾山斯言未免鍥薄

康熙朝刻耕織圖係焦秉貞畫

萬壽盛典冷枚畫秉貞濟甯人欽天監五官正冷枚膠州人又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圖內務府司庫沈喻畫見茶餘客話

張稷若先生云強記之法每讀一書遇意所好即劄錄之錄訖乃朗誦十餘遍黏之壁間每日必三十餘段少亦六七段揜卷輒就壁間觀所黏錄日三五次以為常務期精熟一字不遺黏壁既滿乃取第一日所黏者投笥中俟再讀有所錄補黏其處隨收隨補歲無曠日一年之內約得千段數年之後腹笥自富康熙按他書記此法黏壁之後尚有分為二笥者一虛一實今日探左

郎潛二筆 卷十二

八

笥所儲逐條溫覽投之右笥明日探右笥亦然其功尤為精密余性嗜古書記性最劣偶有撰述輒須尋檢率爾下筆難免舛譌憾年少在塾不依此法行之汎覽健忘致成枵腹後生志古尚其鑒諸

今水晶眼鏡徧天下市井駟僮且用之矣此物興於

國初珍貴逾珠玉康熙癸未

賜少宗伯孫岳頌晶鏡時蔣文肅以庶常值

內廷奏臣母曹氏年老眼昏

上亦賜之當世以為殊榮

舉人大挑始於乾隆丙戌科吏部新議選法一等用知

縣者又借補府經歷直隸州州同州判屬州州同州判
縣丞鹽大使藩庫大使凡九班二等以學正教諭用借
補訓導凡三班時謂之九流三教按此語儂巧不足錄
藉以紀大挑緣始及當時銓補章程耳

蔣文肅官庶常卽蒙

聖祖賜第西華門右

御題匾曰楫翠堂雍正戊申大拜後復

賜新第於得勝門舊例年終

賞大臣福字皆用紅箋丁未冬

世宗以公母曹夫人服未除

郎潛二筆

特書金箋福字以賜王子

賜人參至十二斤皆人臣不世之

恩遇

恭讀

純廟聖製文南薰殿奉藏圖像記知列代帝后圖像傳

自勝國典在有司歷有年所自

純廟幾暇省閱內庫偶得展觀遂

命工重加裝池襲以緙錦尊藏於

紫禁西南之南薰殿復令王公大臣詳定位置謹具籍

軼因附藏

殿之西室俾虔視焉既竣事

親灑宸翰勒石前榮以示永久蓋

續承帝統嘉惠前朝

聖人之用心若是其誠且篤也其圖像軸數法祭酒式

善陶慮雜錄嘗紀之云

南薰殿藏古帝后像凡軸七十有五宓犧氏像一帝堯

像一禹王像一商湯王像一周武王像一梁武帝像一

唐高祖像一太宗像三後唐莊宗像一宋宣祖像二太

祖像四大宗像一眞宗像二仁宗像一英宗像一神宗

郎潛二筆

像二哲宗像一徽宗像二欽宗像二高宗像一孝宗像

一光宗像一寧宗像一理宗像一度宗像一明太祖像

十二成祖像一仁宗像一宣宗像三英宗像一憲宗像

一孝宗像一武宗像一興獻王像二世宗像一穆宗像

一神宗像一光宗像二熹宗像二宋宣祖后像一眞宗

后像一仁宗后像一英宗后像一神宗后像一哲宗后

像一徽宗后像一欽宗后像一高宗后像一光宗后像

一寧宗后像一明孝慈高皇后像一凡册十五歷代帝

王像一册自伏羲氏起至宋寧宗止凡十六葉每葉像

二聖君賢臣像一册自伏羲氏起至韓信止凡二十三

葉宋朝帝像一册自宣祖起至度宗止凡十六葉元朝帝像一册自太祖起至寧宗止凡八葉宋后像一册自宣祖后起至寧宗后止凡十二葉元后像一册自世祖后起至后納罕止凡八葉末四條無標題元后妃太子像一册自仁宗后起至后納罕止六葉第二三像無標題末附太子像二明帝后像二册上册自太祖起至孝敬毅皇帝止凡九葉下册自世宗起至熹宗止凡八葉尚有歷代聖賢像一册孔子世家像一册至聖先賢像一册歷代聖賢名人像一册皆藏於

殿中

郎潛二筆

卷十二

十一

道光九年十月緬甸國王遣人進金葉表因奉

天朝平定回疆生俘首逆恭進

皇太后徽號之詔畏服歡喜而來賀此為向來緬王所

無之事故雲貴總督代為奏進

黃岡曹學士本榮為

國初理學名臣其學初從陽明入直悟心原繼加以踐

履篤實之功著五大儒語錄及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居

要錄切問錄諸書其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與陸王並

行嘗應

詔上疏請舉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

大業者朝夕討論從此設誠致行自能祈天永命云云優旨嘉納官司業刊白鹿洞學規以教諸生日侍講幄論辨經義問無不對對無不盡同年生譚鳳禎歿於京師學士為之治喪譚妾生子合室中婢乳之後成立魏敏果為賊古人交行學士既卒蘇門孫徵君慟惜之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

情之際道在曹子世以其言為不可易康祺於道學家言了無所得亦不知程朱陸王之所以異同如學士者其視箕子果何如視魯齋先生又何如徵君所言無能別其然否惟觀學士之事

郎潛二筆

卷十二

十一

君待友嶢然不欺為詞臣菜食布袍求盡職業恐即此便是道學不必高語商周宋元定與古人鼎足也

桂林朱伯韓觀察居諫垣與蘇廷懋陳慶鏞齊聲號稱

三直見前又從倭文端唐確慎李文清諸公游與聞道

學之統其經術考據則與曾文正公何子貞張石洲諸

君相切磨其工詩古文與梅伯言邵位西張端甫吳子

序余小頗陳藝叔劉椒雲馮魯川六七君子及其鄉人

龍翰臣王少鶴同時各成一家蓋道光朝魁偉振異人

也粵西賊起方在籍辦團練按獨秀峯題壁詩既毀觀

事實也且題壁詩本淺察甚烈康祺編考他書非俗不知世人何故傳誦張忠武公之來歸也官吏多疑

之觀察獨謂忠果可任事毅然以十口保其無他忠武卒為名將蓋臣論者謂李白之識郭汾陽殆遜之矣按收降張忠武事諸說互歧平定粵匪紀略屬之嗣山制府馮氏桂芬李氏元度集屬之勞文毅公朱後以道員游吾浙浙撫王有齡駭不知兵假籌餉名恣苛斂觀察每有言嫌其迂闊賊既圍城觀察守清波門督士卒守禦甚力食將盡偶得米猶分數斗饗舉人伊樂堯樂堯經生觀察道義交也城陷罵賊死觀察忠孝大節炳若日星而力保張忠武公功績尤偉其圍城饋粟一事亦見平生風義云

李文恭公星沅由翰林外簡郡守不十年至兩江總督

郎潛二筆

卷十二

三

所至百廢具舉稜稜有風骨既以母老乞病歸

文宗御極召用懇請終養會粵逆漸肆而林文忠公道卒

朝廷以文恭能任事也訖以

欽差大臣關防畀之而公又殂方公抵粵西憂賊甚寢食失常度每謂人曰此賊非眼前諸公可了時周文忠向忠武烏武壯皆與共事意不謂然公曰後當思吾言耳公疾革以關防送文忠而遺表薦烏向可任其後三公皆殄身軍事粵逆奔突徧天下征討十餘載糜餼萬萬逆氛始洗盪無遺公殆見洪楊初起勢剽悍駭劇不

易摧思得當鄭重一戰豈懦帥畏事比哉

海昌三異者安陽許侍郎三禮宰海甯時浙人傳為瑞應者也時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柏海潮當至而不至輿論美之故云然侍郎作令日每夕焚香告天如趙清獻故事勅立書院延梁州先生主舉比招高才生雅歌釋奠而親受先生易學稱弟子焉行取御史疏請定武臣守制之例遷理少講河圖洛書甚有條理

聖祖嘉美白庶僚至卿貳每歲必貽書梁洲問學欲然也康祺按侍郎少執業於孫徵君他日有編夏峯南雷學案者當兩收之

郎潛二筆

卷十二

四

南雷講學吾州相從問學者以吾宗為最夥而怡庭編修錫嘏其衛道至力者也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葉文敏公將特薦寄之以詩從與就道南雷答詩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文敏以編修為黃氏高業屬其敦勸出山編修曰是將使先生為疊山九靈之喪軀也不如其已也再三往辭文敏乃止編修論格物之學於師門不甚合然梁州屈指門下必首推其篤行

嘉慶初李忠毅公長庚勦除洋匪屢敗蔡牽於浙洋以閩師掣肘牽尚游弋海上

上聞逮治督臣而代者入閩中文武之譖疏參忠毅逗

留控報斬獲

諭密詢浙撫清安泰公賴公力陳忠毅勦賊之勇海戰情形之難

仁宗委任忠毅由是益篤當時賊中謠有不怕十萬兵

只怕李長庚之語亦達

天聽

仁和柴虎臣先生紹炳明遺民也少有至性生計清寒父亡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迎棺歸葬躬自負土成邱

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為之萎絕里中有避父咎出

郎潛二筆 卷十二

去

亡者先生遇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咎非苦我無

父咎乃苦耳為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為

孝子偷兒夜入先生室覺其為鄰人也默不言拮據及

衣被徐曰獨不能留此為吾禦寒邪偷兒驚而止遂勸

其改行檢枕畔百錢予之及案上銅器一二具令持出

其人嗚咽去人

國朝居南屏山貧甚屏絕餽饌賣藥自給先生於象緯

律歷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康熙八

年

救舉山林隱逸之士浙無范忠貞公親詣之請以應

詔固辭卓卓乎東京人物也

乾隆辛未

聖駕南巡幸無錫秦文恭公家寄暢園秦氏子姓迎

鑿者孝然年九十實然年八十七敬然年八十五榮然

年七十壽然年六十九芝田年七十六瑞熙年六十一

華田年六十東田年六十二九人得六百餘歲皆近房

也漢碑云國有仁澤民多世壽信夫

雍正中大常寺卿吳隆元奏修

天壇摺內有蜈蚣八字牆語

上命交部嚴議以其不敬也

郎潛二筆 卷十二

去

壇廟大典襄事者可不慎諸

天台齊侍郎敏悟強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

忘其應徵北上時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

八册請借觀主人曰諾次日將登程主人奉書以出侍

郎曰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抽一二册詢之探喉而出

不譌一字

桐城諸生潘天成錫疇世稱潘孝子幼與父母避仇相

失天成乞食求之往來休寧山中跳走哭泣每至聚持

一鼗鼓大聲為鄉語觀者從之而笑莫測其意也行至

江西界其母從巷中出頗疑天成非丐者詳問所由相

持而悲因又詢知父所在迎之歸里天成論學祖姚江
又從荆溪湯之綺受東林之學後事宜城梅文鼎略涉
歷算得潔長貧老以餓死

本朝古文家必推桐城方侍郎為正宗矣其裁成而引
掖之者實賴吾鄉一二先喆侍郎少遊京師下筆為古
文輒工季野先生奇之告之曰勿讀無益之書勿為無
益之文侍郎終身誦之遂一心窮經後讀徐氏所雕九
經解三過為文益峻潔西溟編修方以古文伏天下揚
於眾曰後來之秀也侍郎名遂大起

吳徵君農祥學長於史兼工詞賦乳哺時啞啞私語皆
郎潛二筆 卷十二 七

建文遜國時事過十歲方不言蓋生有宿根云按徵君
與吳任

臣生同里開年少皆博綜
能文時呼為虎林二吳
梁侍講幼時其父文莊相國猶未達也居鳳皇山麓夫
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侍講戲如故問
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

山舟侍講書名歷一代之性獨孤僻作書喜用許虛白紙
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鳴和後虛
白齋紙盛行馮潘夏陳因以致富

臺灣開於鄭芝龍順治初其子成功復往據之時出沒
江海為大患廈門民掘地得一碑文云生女穉雞十億

相倚見者莫能測後鄭氏為姚尚書啟聖所殄滅乃知
十億兆也加女姚也鄭從酉雞也滅雞滅鄭也鄭氏初
起海上尚書始生傳四世六十年而公適為閩督遂平
臺灣執鄭克塽以歸此謠識之有驗者然亦我

聖清之威德震鑠師武臣力有以應之
會稽姚尚書平定臺灣袁枚作公神道碑謂大功為施
琅所攘謝山鹿洲亦云然康祺按之官書及他紀載知
枚言不甚有微顧尚書長子儀亦英物也儀雄偉與公
肖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前卻不自由挽強弓
百步外可洞四札聞人望見前鋒曰此姚公子旗也以

郎潛二筆 卷十二 大
功游擢開封府知府

諭以京堂用自請效力從戎改雲南總兵
本朝文臣自請改武自此始按儀著有憂
畏軒遺集
澤州相國在直廬

聖祖皇帝嘗傳問今之詩人為誰相國以周起渭史申
義對時有兩大詩家之目相國予告陛辭

聖祖問將來誰可代者相國復舉周名以對惜起渭甫
進官坊未肩大任僅以詩集傳耳

黎侍御吉雲以翰林入臺垣道光中英吉利船窺津門
海口侍御獨上疏言島夷不可縱和議不足恃條用兵

事甚悉彈主款大僚言詞切直比款議決遂引疾歸咸豐改元廣西軍事急御史方家居忽辦裝詣京師補官劾湖廣總督程喬采庸怯誤事縱賊深入湘中將為天下患已而賊果圍長沙破武漢連陷江南躡及畿輔都城戒嚴侍御奉

命駐東城一日語守者曰城上宜多積磚石守者謬諾之督責益急謂明日不具將治爾守者懼獲罪走愬諸大僚言御史恐我明日寇將至也大僚聞於

朝以恒擾降時論惜之康祺謂明日寇至固守者之甚其詞第被

郎潛二筆 卷十二

九

命守城而不作寇至之想守何事矣粵匪之變所以猖奔鼠竄天下無完城者大抵皆明日必不寇至之念誤之也嗚呼粵匪平矣明日顧可恃哉

貴筑黃觀察輔辰官考功郎時遇事侃侃持正不阿屢忤尚書恩桂又與侍郎張公爭易州牧貪墨事抗論再三同官或目之硬黃鑄石以贈觀察少奇困營屑稜和麥楚為粥又不給則就鄰生掘園中桃實生啖之意充然不廢學蓋所蘊實深不第以風骨標異者

嘉慶二十三年

萬壽恩詔普免天下積欠錢糧各省權騰爭造冊送戶

部安徽民欠三百萬鳳陽一府尤多巡撫康公紹鏞閱冊已定未及奏遷去繼之者姚公祖同疑民欠不實行令諸道府大為覈減屬吏震公威勒令諸州縣減造十分之四以其欠數虛報存庫州縣苦之勢汹汹將上聞姚先奏以為官吏欺侵造冊不實請展限覈減硃批云損上益下朕之願也存心刻薄有傷政體姚大慙六百里行文以原冊上大哉王言古稱蕩蕩如天何以加焉

郎潛二筆 卷十二

辛

燕下鄉睡錄卷十二終

燕下鄉睦錄卷十三

鄧 陳康祺著

聖祖皇帝八歲

世祖賓天十一歲

慈和皇太后崩逝當時呼搶哭踊盡禮盡哀

聖孝純誠已為薄海傳誦比康熙二十六年值

太皇太后違豫

上躬侍寢榻廢餐輟寐衣不解帶者至一月餘復自宮

中步禱

南郊親製祝文詞義懇篤太常宣讀之際涕泗交頤文

郎潛二筆 卷十三

武從官靡不感泣以上略見前筆既遭

慈寧大喪三日以內悲號無間饘粥水漿不入於口居

廬席地毀瘠過甚至於昏暈嘔血

梓宮啟攢之夕攀慕不勝左右大臣固請升輦

上堅不就駕斷去車鞠慟哭步送刻無絕聲每昇校更

番輒長跪伏泣直至郊園

殯宮顏悴足疲悽感衝陌又傳

旨回宮之日仍居幕次乾清門外並定志服三年喪不

忍以日易月經王大臣等屢疏乞既葬除服祇行心喪

臺省諸臣引經据古切諫過中太學諸生成以節哀順

禮為請

上骨立長號勉釋衰絰而有觸輒痛憂瘁慘損之容閱

三年不改

聖祖之至德純孝洵虞舜後一人已詳見崑山徐尚書

懋園集尚書蓋其時襄理喪儀者

乾隆辛丑進士李惺以錢唐令起家洵升順慶守告養

起復年七十餘矣長髯髻髻華采炤鑠陸辭日

上甚賞歎令赴政事堂共觀之同時以為異遇見陳太

僕兆崙紫竹山房詩榮哉此髯真可謂絕倫超羣矣

前卷紀朝鮮士人私謚翁覃谿為文達以為藝林佳話

郎潛二筆 卷十三

茲誦張石洲身齋集為朝鮮貢使題畫詩知貢使之師

金正喜前充貢使時慕

中朝儀徵相公之學別署阮堂阮堂為彼國通儒性喜

古籍朱氏算學啟蒙中國久軼阮堂於其國得之攜以

來京展轉八儀徵手爰屬羅君次球核算付梓道光朝

士多與阮堂師弟納交石洲亦嘗以儀徵所著詩書古

訓及自撰亭林年譜郵贈詩中所云敬以老阮書用慰

阮堂情是也近賢自蘇齋而後江號鄭堂李字鯉齋各

自明其辨香所在不圖此俗沿及東瀛

平定張石州穆以優行貢成均道光己亥應順天鄉試

攜瓶酒入監搜者呵曰去酒石州輒飲盡而揮棄其餘
應監者怒命悉索之破筆硯毀衣被無所得石州捫腹
曰是中便經筵若輩豈能搜耶監者益忿乃撫筆囊
中片紙有字一行謾曰此懷挾也送刑部獄白其枉然
竟坐嶺斥石州淵博無涯後世以東京崔蔡目之微情
見黜固由賦命之奇然亦太使氣已

羅壯節公遵殿撫吾浙坐席未暖遽為狂寇所乘省城
被陷公以身殉婦孺相隨盡節吾浙人猶以公短將略
警之康祺竊謂公循吏也由牧令擢封圻所至大著名
績官湖北時佐胡文忠公整飭吏治籌畫儲胥文忠倚
郎潛一筆 卷十三

三

為心腹外任三十年身後止薄田四十畝土屋十餘間
亮節清風為近代疆臣所未有以視後此失守之巡撫
擁貲百萬貪虐昏愚徹衛殿之門戶塞明越之咽喉象
齒焚身禍延南紀其汗廉仁暴豈復可同日語歟
張石州跋漁洋草稿內一札云佐計部七年無所短長
徒以區區冰槩之操受知

九重擢總臺憲石州謂與漁洋年譜所稱時捐納方開
多相緣為奸利山人一無所豫戒司官凡捐納事勿以
一呈一稿至前在戶部七年儼然如白圭振鷺舉朝皆
能諒之云云如出一吻康祺按今部寺堂上官遇事不

槩心者必別摺陳奏始免會同畫押漁洋當時即以開
捐為非而身為少農七年之久凡涉捐務竟能不置一
詞不畫一諾亦可見

國初合甲之寬公卿中力持清議者居然得行其志也
本朝定制凡以尚書協辦大學士者不開尚書缺既大
拜或仍預部務則日管理某部不復繫尚書原銜亦有
以大學士尚書管理順天府者曰兼尹兼尹一職較管
部尤繁冗易招過差未久輒更代惴惴以無事為福獨
華陽卓文端公自憲長汜登揆席充兼尹者幾二十年
羣僚肅然百廢具舉無纖毫干吏議人以爲難

郎潛一筆 卷十三

四

太祖嘗出獵雪初霽恐草上浮雪沾濡擷衣而行侍衛
輩私語曰

上何所不有而惜一衣耶

太祖聞之笑曰吾豈無衣而惜之吾常以衣賜汝等與
其被雪沾濡何如鮮潔為愈躬行節儉汝等正當效法
耳自是八旗臣民無敢以綸衣華服從事者

乾清宮敬藏

太宗實錄中有戰圖八冊乃

盛京舊本

高宗以尊藏之帙子孫不能盡見因於辛丑春

命依式重鑿二本以一本藏上書房一本恭送

盛京藏弄亦不忘

先朝桓烈之勳也

本朝八旗勁兵善以少擊眾蓋

家法也

太祖以十三甲破尼堪外蘭薩爾濟之戰

太宗以三十精騎敗明兵四十萬載在琅書千古無對

矣頃讀開國方略

太祖丙戌四月破哲陳部諸路兵於界藩南山乃以四

人而敗八百人之眾尤為

郎潛二筆

卷十三

五

神武邁倫四人者

太祖與弟穆爾哈齊及近侍延布祿烏凌阿也

江南人文甲天下每鄉試合江甯江蘇安徽三布政司

所屬士子恆萬六七千人入鎖院時唱名授卷竭一晝

夜之力未能竣事有擁擠顛仆者林文忠公為監臨創

設信礮立燈牌陰以兵法部勒之日晡而畢世謂文忠

當官無一事不盡心故無一事無良法誠然

河工為

國家漏卮二百年矣道光十一年林文忠公擢東河總

督奏言稽料乃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塚灘塚併塚諸名

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遂將南北十五廳各塚逐查

有弊者察治所屬凜然歲省度支無算得

旨向來河臣從未有如此精核者

林文忠公以粵事議戍有門下士官陝迎謁公微露不

平見公談笑自若不以盡其言退謁鄭夫人曰甚矣此

行也夫人曰子母然

朝廷以汝師能舉天下大局付之今決裂若此得保首

領

天恩厚矣臣子自負

國耳敢憚行乎按前卷紀沈文肅公因守廣信卒完危

郎潛二筆

卷十三

本

局並述及林夫人內助之功文肅文忠快婿也然則文

肅夫人微特大義素聞抑非是母不生是女已

乾隆中大庾戴箕圃僕少請增 至聖誕辰祭祀

高宗諭曰國家尊師重道備極優崇自有常制援據禮

經實不同於尋常廟祀戴第元乃欲於彝典之外輕增

一祀轉為褻越不足以昭隆禮士不通經所奏宜擯原

摺發還

故事琉球國間歲一貢道光十九年

詔改每四年遣使朝貢是歲中山國王尙育咨達閩撫

謂琉球地濱海最患多風惟朝貢以時則風雨和順每

遇貢年歲必大熟又貢州出八閩疆歲頒時憲書得以
因時趨事庶務合宜又琉球不產藥材賴貢船載回應
用至航海鍼法全賴隨時學習番休更替若四年一朝
則豐歉不齊人時莫授藥品缺乏鍼盤荒疏請奏復舊
制時撫閩使者為吳文節公文路疏聞

手敕報曰據奏情辭真摯如所請行並

允令陪臣子弟隨同貢使入監讀書按琉球臣服

大朝最稱恭順在我

國家八荒亭毒原望其承麻衍緒永為瀛海維屏也

中興名將帥世隸旗籍者必首數塔忠武及今將軍都

郎潛二筆 卷十三

七

興阿公天下無異詞其驍果任戰疊樹大勳與兵事相

始終尤以忠勇公多隆阿為八旗勁旅中功第一顧世

猶謂公突將耳乃其料敵審機出奇不測雖韓淮陰魏

武帝不復過之咸豐八年冬公偕提督鮑超禦安慶援

賊一日賊犯鮑軍急來請援公辭不赴特張樂宴諸將

酣呼達旦賊偵知無備遽舍寔營乘夜來襲公預伏兵

要隘賊至大敗之十一年七月賊由英霍趨太湖連營

數十里公命佯敗以誘之稱病甚不能督軍賊至偃旗

息鼓閉關不出賊大詈如弗聞也者如是數日夕賊終

疑之尋獲我閒諜謂公實大病遂來犯公預伏二十營

於左右路賊至夾擊皆棄械奔桐城嗣是追逐截擊捷
報日聞一夕公登輦車遠眺曰賊眾十倍我連戰皆挫
今知吾所在夜必來劫營乃潛徙其軍賊夜至得空營
大驚自相踐藉死無數引去安慶之克公功最多蓋天
授將略其神勇尤出塔公都公上云

多忠勇公治軍二十年所得廉俸悉以賞健士恤傷亡

官文忠公知公貧郵寄三千金贍其家公知之馳卒追

取為戰士購征袍方公整屋受創時

上發內府珍藥敷治並

命黑龍江將軍傳知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忠勇無家

郎潛二筆 卷十三

八

其子絮衣葛屨寄食親串將軍資以行裝始得上道忠

勇遺疏有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確非虛語

長沙陳岱雲太守源充生平以氣節自高與曾文正公

為密友卒殉咸豐三年廬州之難官編修時分校禮閣

首輔穆彰阿有子與試分試十八人皆其門下上也十

七人者爭覓公子卷冀得一當獨憚太守方正卷適在

太守房以藝劣未呈薦同事物色之且以情告太守亟

加批抹焉穆相無如何也

徐司寇被議放歸欲延潘次耕於家而亭林書尼之其

詞甚激至云彼之官彌貴客彌多便佞者留剛正者去

今日欲延一二學問之士以蓋其羣醜不知薰蕕不同器而藏也吾以六十四之舅氏主於其家見彼蠅營蟻附之流駭人耳目至於徵聲發色而拒之僅得自完讀此知當日崑山兄弟鄉居怙勢招致賓游蘭艾臭鶯雜然並進其氣燄實不可近故亭林痛嫉之也

李學士中簡值

上書房最久 諸皇子皆服其品學乾隆乙酉秋

上偶以鳩喚雨命題試

內庭諸翰林學士詩最先成中一聯云愆陽猶可挽拙性本無他即小喻大時皆稱其得體

郎潛二筆

卷十三

九

汪容甫少狂放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即大笑出孫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時僑居揚州者程太史晉芳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負盛名容甫衆中語人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已是也不通者即指程任諸人適有薦紳家居者請容甫月旦容甫大言曰君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容甫徐曰君再讀二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其誼諧皆此類

雅存太史容甫明經同肄業揚州書院一日偕至院門

外各跨一石後猥談徐氏讀禮通考得失忽一商人冠服貫偃肩輿訪山長甫投刺適院中某生趨出足恭揖商人述連日趨謁狀商人微頷不答容甫憤甚潛往拍揖者乎曰亦不識也曰我汪先生趨揖者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曰汝識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懊喪登輿去夫商人謁山長某生之趨出足恭自取辱也於石後猥上談讀禮通考者何與講學家聞之必以容甫爲誕率然今日講學家一遇冠服貫偃之商人吾甚憾其不誕率也蓋汪先生一某先生者百也

郎潛二筆

卷十三

十

蕭山湯文端相國金釧每遇奏事日前一夕宿澄懷園必靜數更籌頻問晷刻偶假寐輒覺然起坐自咎失時其小節必謹如此

萬古愁曲子沈鬱詭環於自古聖賢君相信筆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明遺民歸莊元恭所作魏叔子元恭壽序及之沈繹堂詹事荃謂

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歌以侑食黍離麥秀之歌乃獲播於

興朝之鍾呂亦異事也

按元恭與亭林齊名即前筆所稱歸奇顧怪者

陶紫筍進士元滄崑山常熟兩尚書之鄉里也年少八

都能文章尚志節季野百詩皆忘年交之崑山領史局
季野為之任考索而頗委紫筭以文已而為忌者所排
與崑山絕紫筭甫通籍一日在翁邸翁之子妄人也辱
何義門於眾中紫筭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護其
子甚不直紫筭紫筭長揖出且謂之曰明公之力不過
使陶生不為翰林請從此辭已而果不與館選出令粵
之昌化有惠政嗚呼紫筭設當時稍依違其間驥尾青
雲宜可旦夕致通顯然而冰山一頽西江莫濯安得復
與萬間諸老宿追逐於文苑儒林二傳中哉
仁和沈端恪公少時嘗在靈隱寺中為僧

郎潛二筆

卷十三

士

世宗夙耽禪悅一日公獨對

上問之曰汝於宗門必多精詣試言之公對曰臣少年
潦倒偶逃於此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之學以報
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知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法然萬幾為重臣願
陛下為堯舜不願

陛下為釋迦臣即有所記安敢妄言以分
睿慮

上改容頷之公真受孔子戒者矣按臨川李侍郎在朝
世宗嘗問汝於書
無所不讀則二氏諒所盡通侍郎對曰主臣向於藏經
亦諦觀之然無補於天下國家上笑曰汝言良是

公奏對若合符節前
筆末詳爰附紀之

曾文正公致其弟威毅伯書云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
得六千串督撫二十年家私如此真不可及吾輩當以
為法讀此見文忠之情操亦見文正兄弟之志趣

道光二十九年

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視事不趨簡便三十年正

月十四日

皇四子敬按即文宗顯皇帝始代閱章奏召見大臣事甫畢而

宣宗龍馭上賓蓋以七十

天子篤疾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彌留之頃也見曾

郎潛二筆

卷十三

士

文正公日記按是則與初筆引季文敏
所紀互有詳略謹補錄之

高要張忠武公年十五賈廣西貴縣為土豪所辱怒率
眾毀其家官名捕亡命江海伺奸商墨吏奪其貲羈孤
旅客戒其曹不得輒犯人為之語曰儕弱鋤彊張嘉祥
嘉祥公原名也

張忠武公駐師金陵大小數百戰未嘗挫衄一日偶傷

指向忠武以聞

文宗軫念馳

賜御用藥散公深感焉自向公卒和帥驕愎忌公功遇
事齟齬公度不濟誓以身殉扶一指寄家示無還意蓋

是指即用

御藥醫痊不欲使落賊手也

以翰林八直軍機者上元董文恪公致增其一也

按公乾隆

五十二年一出為外吏疆殺不阿任川藩時俗尚華侈

甲三名進上公力矯之務為儉約每公宴誠不用優伶總督勒公以

春酒召公至門已通刺矣聞音樂聲即返去勒公為之

撤樂乃復至飲盡歡風尚為一變蜀人兩賢之

何子貞太史在國史館每日手鈔十頁錄東華錄所不

載而事有關係者約五十字曾文正日記謂為敏而好

學太史所鈔不知今尚存否

郎潛二筆

卷十三

事

同治三四年皖南到處食人人肉始買二十文一斤後

增至一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粟八十文一斤慘矣今

兵事大定年穀屢豐願有位者無忘在莒也

同治開奏裁南河各官計裁去河督一缺河廳十缺佐

雜六十四缺武員七十六缺新添總兵一缺改二十四

營為十營留舊操防兵二千七百餘人以修防改為操

兵五千九百餘人每年省工程銀一百三四十萬兩省

廉俸三萬餘兩曾文正謂近來大政此事最有條理噫

承平二百年

國家崇尚寬大不復校及細微自海上多故軍謨地險

時有遷改冗兵資吏獨南河也歟哉

阮文達精心金石文字能以彝觶簋鼎諸器通倉籀之

學其所輯積古齋鐘鼎款識離奇炫耀貫串墳典嗜古

者家置一編矣顧是書雖由文達審定而編釋屬稿實

出乎湖宋侍郎為甥侍郎文達弟子也其初稿尚世守

先署已名後改題文達著盜厓路慎莊獨山莫友芝咸

有跋路莫亦文達門下士言當不誣康祺按是書考義

釋文遠駕歐薛文達與侍郎皆當代蓋臣碩學雖不必

以之為重輕而擁篲情塵功不可沒也

林文忠公服官中外常以封翁賜谷先生飼鶴圖珍襲

郎潛二筆

卷十三

兩

行騰徧索題詠一時作手闡述其先德甚詳此舉尋常

不足錄而齊東之言有謂文忠本徐姓育於封翁通籍

後每自鬱陶者可灼然辨其謬矣

上海顧少詹以舉人擢用翰林官至三品其遇甚奇維

正七年閏月

世宗查閱蔡嵩寓中筆札見有舉人顧成天皇城草詩

一首寄情寓意似有查嗣庭呂留良諸人感憤譏刺之

心因傳

旨詢問蔡嵩顧成天平日有無詩文著作於是續查出

顧成天所刻詩一冊中有

聖祖仁皇帝輓詞六章詞意悲切

上覽之淒然墮淚

諭稱以未登仕籍之人懷感恩戴德之誠悃則其秉性
善良居心忠厚可知皇城草一詩乃別有寄託為不如
已意之人而作因行文江南督撫將顧成天送部引

見聽候錄用成天遂仰蒙

眷眄滂陟清班

允聖皇之慶賞刑威不設成心如此

乾隆三十七年木果木之變李恭勤公世傑方以蜀臬

總理登春溝糧臺值黑夜降番猝發大學士溫公戰死

郎潛二筆 卷十三

七

糧臺在促浸者百無一存公聞變集夫役擇險踞守遙

望隔山賊眾如蟻風馳電捲而來四無援兵審勢不敵

因下令曰事亟矣棄此不保是資寇也糧宜亟焚帑則

任爾曹取之不爾罪既以一炬罄儲得夫役咸攜白鏹

遁還內地公退保老營今隸撫邊屯距美諾三十里飛檄日隆關官

屬凡逃兵入關置第善款之檢搜腰纏而薄貲其行旅

帑藏竟得無缺是役也糧不被掠帑仍運回夫役不亡

失一名錄功最懋

恩賞孔雀翎公饒權術而有毅然任事之略肫然愛民

之誠其由流外至兼圻非幸也直也

銅山張督部亮基初以中書從王文恪公治河工遠林

文忠謫襄河務獨契公時公嘗卻河弁餽金三千文忠

密識諸簡未以告人也逮公為永昌守文忠方由西域

賜環授滇督公道謁焉文忠權甚出手籍記御金日月

公獲然異之蓋不復省記矣公之清恐人知文忠之求

賢若渴殆未易於今人中求之按文忠嘗疏薦公云其才勝臣十倍 宣宗始

知公可大用文忠之識

公實基於御金一事

百文敏公督兩廣以海盜方張銳意滅賊過皖貽皖撫

道文恪教曾詩有云嶺南一事君應羨殺賊歸來啖荔

支及盜魁張保就撫文恪遺書曰昔蒙贈詩當更一字

郎潛二筆 卷十三

六

為撫賊歸來也文敏報書引咎

百文敏壯年官京師有子不育屢荷

仁宗垂塵嘉慶十六年九月

萬壽之辰樞臣面奏公得子

上喜甚下詔曰百齡年逾六旬望子甚切連年任事有

裨封疆故得上蒙

天祐老年生子朕甚為欣悅可錫名札拉芬敬按 國語長壽也

公奏謝

手詔優答有天賜麟兒語

堂廉一德父子家人之誼不是過矣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同治三年粵匪平長江奏設經制水師以一提督節制五鎮官兵首被

命膺此選者三等男長沙黃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隸曾文正戡下久任軍事力濟巨難功與彭楊埒初隸水軍方監造戰船有龍降其舟色正青長五六寸隱見櫓忽或曰此黃河廟中常示現者也文正偕幕僚往觀之信嗣是公每戰龍見則必捷戊辰秋官軍蹙寇於燕齊接壤之運河時河水淺躍馬可渡公慮賊之潛遁也禱於龍神廟禱畢龍復見水不雨而漲賊突圍不濟遂盡殲焉公忠忱耿耿戰績洸洸訓士則以匈奴未滅爲

郎潛二筆

卷十三

七

激昂論功則以雍齒且侯爲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繇來矣今長江提督黃公初從曾文正游夔州鮑軍門超夫婦來長沙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貲罄存錢止數百鮑故烈士以錢市酒肴置醕將與其夫人飽飯以死鄰婦知之以告公公亟往敬門則戶鍵矣毀門入鮑夫婦方對案舉箸公問何爲以實對公喟曰壯士奈何效匹夫匹婦死溝瀆鮑曰奈絕食何公曰子主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王侯將相庸有種耶鮑泣拜公遂挈以歸進之曾文正不數年鮑由步卒起戰比有功

官浙江提督

封一等子與公對樹旌節列爵首茅海內識與不識爭以郭李韓岳相比儼然則鮑固人傑公亦鉅眼矣哉一威毅伯曾公之撫晉也值山右大稜赤地千里前撫嚙不以聞公下車卽飛章請命於是公私賑貸集金粟至亡算晉民始蘇龍山典史朱克敬筆記稱公初次禱雨未卽應下令誡所部官吏畢至壇紳士自廩生以上皆集積薪塞廟門誓次日不雨卽自燔雨果應時至晉父老感涕謳歌乃家戶而戶祝之論者謂公此舉視昔年攻拔金陵平積年僭號之賊功相等蓋一則奪數百萬生靈於豺獍封豕之吻一則活數百萬生靈於溝瀆餓殍之餘前古勛臣未有幹回元化大任疊肩建立如斯其偉者也

郎潛二筆

卷十三

六

吳文節公文鎔自道光十八年奉命查辦安徽浙江江甯東河各事件副蕭山湯相國以行回京卽授福建巡撫調湖北復調江西調浙江擢雲貴總督調浙閩復調湖廣遂殉粵匪之難前後十有七年自出國門每旦必焚香北向跪拜雖郵程戎幕亦然見公年譜楚人好鬼越人好譏自古而然雲貴僻處天西其崇信

鬼神乃復不亞中土省城舊有華光寺城內外與之同名者凡數十處俗稱某天子朝又曰某天壇某天臺住持僧道劫設無稽神像詐言禍福惑民漁利道光閒督部吳文節公撫部銅山張公深惡之檄屬親督兵役將各州縣所供奉不經之土木偶像投之濁流並將廟宇分別毀拆或改為善堂義塾或改祀正神淫祀遂革嘉慶十四年殿試後兩月給事中花杰誣劾戴文端公營私舞弊各款並連及狀元洪瑩謂與戴衢亨交結情密故援引為一甲一名

仁宗特派滿洲軍機章京將洪由福園門帶至上書房

耶潛一筆 卷十三

命二阿哥監看令其默寫試策核與原卷相符

上稱為真才實學並以洪橫被詆誣

賞紗二件以示獎異花杰所劾文端他事經諸大臣會

訊均係子虛交部議罪按文端賢相洪亦宿學之士花

杰乃欲以青蠅貝錦之伎倆欺蔽

聖明洵白貽伊戚矣

嘉慶十三年以誕育 皇長孫中外大臣具摺陳賀侈

陳吉祥疊奉

嚴諭斥責提督仙鶴齡摺中至有譏重熙承華少海

玉質龍姿前星拱極本支百世派衍東宮諸語

上益震怒將仙鶴齡及擬稿之營書郭裕昆改擬之幕友石先幾先後降

旨褫職治罪有差

乾隆二年五月

特旨準本年新進士條奏地方利弊

康熙中準夷入寇

聖祖命大學士李文貞公著之遇復之上六文貞變色

上笑曰逆虜犯順自蹈迷復之凶我戰必克矣遂下詔

親征果大捷經生家之拘文牽義終不如

聖天子之應天順人也

耶潛一筆 卷十三

手

燕下鄉睦錄卷十三終

燕下鄉陞錄卷十四

鄒 陳康祺著

平江李元度編次

國朝先正事略搜羅宏富其業偉矣頃讀其文集

國朝先正文略自序發皇

祖德揚詡

神功蒼最

列聖御世諸大政提綱舉要以類相從足為擊討掌故者之一助敬節錄之三代下得天下者以漢明為正然亭長也僧也於前代究有君臣之誼我

郎潛二筆 卷十四

朝龍興東土與前明為敵國明運告終中原無主吳三桂迎請入關定鼎葬莊烈帝以禮令臣民服喪三日於揖讓征誅外別開一局得國之正此其一

聖祖御宇六十一年

高祖御宇六十年為

太上皇又四年各以一朝繫梁唐晉漢周五代而復過之自殷中宗後無能企及者享國之永此其一中國既大一統又合以東三省內外蒙古前後藏及雍正中滇黔川楚粵改土歸流諸郡縣乾隆中復蕩平準部回部拓土二萬里為開闢以來所創見疆圉之廣此其一

國初平大小金川平臺灣平西藏平新疆其在內地則平甘回平湖貴苗平川楚教匪平粵寇捻寇及黔之苗匪教匪滇及陝之回匪皆若炳炎火以燎枯蓬武功之盛此其一自康熙三十年至乾隆六十年

因

恩詔因軍務因水旱偏災蠲豁民欠者不可以億兆京垓計蠲卹之優此其一康熙中減地丁銀四十萬雍正初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浙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

郎潛二筆 卷十四

二

南地丁銀三十萬舉南朱前明之苛政以次除之減賦之仁此其一自古有丁即有役康熙五十二年

特詔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四年

詔攤丁於地別無力役之征宮中有大工役發帑雇工給傭值如平人乾隆十一年停婦女編審二十七年并停編審民間益相安於無事力役之寬此其一功令死刑分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雖情實而不勾決者勾囚之日

皇帝賜大學士坐一一商權之講官科道侍先時繇部核定爰書加以九卿會議法司簽商蓋自有司定讞至

予勾決更心日以數十計凡肉刑及夷三族廷杖下鎮撫司獄妻女發樂籍諸條一概革除刑獄之平此其一自古宦官女禍至漢唐而極漢之十常侍唐之門生天子明之九千歲及呂武韋諸后覆轍不可枚數我朝宮闈肅穆內官不過六品斜封壘敕諸敝政一掃而空之

家法之善此其一前代人主率耽安逸明神宗二十八年不見大臣我朝

列聖宵衣旰食無日不召見臣工文自知縣武自守備以上一一寓口雖在萬里外纖悉必聞政治之勤此其

郎潛二筆 卷十四

三

一凡興朝於勝國諸忠義多警視之

國初甫入關即

褒卹崇禎殉難諸臣

欽定通鑒輯覽

命附紀唐桂二王事蹟

欽定勝國殉節諸臣錄凡明季抗王師殉節及建文朝殉難諸忠並予專論通諡所以維萬世綱常也忠義之崇此其一凡降將宣力興朝殷士裸將周京皆締造時所不廢然臣節當為之坊乾隆中

特命國史館編立明季貳臣傳得諡者追奪之雖有功

不貸又

命貳臣傳分甲乙二編俾人品仍有區別以示萬世之公表鉞之嚴此其一至若

聖學淵深

天章美富

聖祖御製詩文集百七十六卷

世宗御製詩文集三十卷

殊批諭旨三百六十卷

高宗御製詩文集五百餘卷合詩文四萬二千餘篇古今儒生窮年著述無希其萬一者

郎潛二筆 卷十四

四

仁宗

宣宗

文宗聖製奎章後先輝映並能超軼三五

御集之富此其一經史子集各門皆有

列聖欽定之書發凡起例悉衷

聖訓至四庫館收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七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卷建七閣儲之以嘉惠士林為中經新簿所未有右文之化此其一按李氏此作可謂煌煌大文昔曾文正保摺稱其下筆千言有兼人之才非阿好也勞文毅公崇光宣力中外練達堅貞其開府滇粵尤為

盤根錯節之遇先是泰西人擾粵海番船逼五羊城前督業名琛被劫洪烈依回惜一死粵東大亂西人入居節署及民屢文武官避居佛山鎮會城空無人公聞命兼程抵廣州從者請緩公叱曰非爾所知也屬吏叩馬諫公曰吾奉

天子命來爲督撫不入城將焉往遂單騎疾驅入西人亦駭愕遂與營弁列隊郊迎洋酋請見公見之若無事者及論事則折以理不爲少屈明日商民復業者數千家西人莫測公所爲氣奪因退去其督雲貴也雲南漢回民方互鬪黠者煽爲亂自署督潘忠毅鐸殉難後會

郎潛二筆

卷十四

五

城爲回所踞守土大吏徐之銘輩寢與爲緣公自勘黔案拜總督之

命馳抵昆明僚屬衰哀俟進止或尼其出入公曰吾嘗單騎入廣東島夷萬計視之蔑如也豈懼叛回哉遂入城回漢軍民並郊迎如抵粵時旣至語屬吏曰漢回仇殺乃械鬪案非軍務也益開誠心安反仄武員中有持兩端者感公忠藎皆革面以功名自奮滇事始可收拾賊乃漸平公嘗佩小印文曰忠信篤敬至是人益服其可行蠻貊云

康熙初陝西提督王進寶保奏其子王用子材武可勝

副將嗣大軍進恢漢中進寶遣用子前驅繞出武關後與大軍夾攻奪險而前所向無敵遂抵保甯擒渠殲敵詔擢用子松潘鎮總兵父子同建節鉞雍正元年雲南總兵趙坤

擢貴州提督陛辭日請以其子候補參將趙秉鐸補貴州提標參將

上允所請三年冬調湖廣提督四年二月復

特命坤子秉鐸調湖廣提標參將此固由

兩聖人度外用人推心置腹而進寶坤以一介武夫公

忠質慈儼有祁奚舉子之風宜其起家卒伍卓立邊功

郎潛二筆

卷十四

六

也

孫文定公官祭酒時嘗舉其弟揚淦爲國子監學正同

時侍郎陳樹萱奏保族弟鹽大使陳大芳大爲

高宗譙責可知

聖朝彰輝無私內舉不避之名亦非巧詐者所能假託也

以父舉子以兄舉弟前旣詳之而又有以子舉父一事

雍正六年

上命內外諸臣各保舉一人衡永郴桂道汪榭保舉其

父原任刑部司官汪澐學問優裕政事練達忠愛之性

出於至誠奉

旨汪濤補授四川敘州府知府

聖朝之立賢無方洵書史所未聞者

平滇之役趙襄壯公良棟實為首功而操守尤不可及

城破時諸將爭取子女玉帛公獨戒所部營城外秋毫無

所犯又訪得吳逆司筦庫之人以藩宮簿籍進呈於

是諸將所乾沒盡發覺而三桂寵姬二人一歸將軍穆

占一歸總督蔡毓榮者事亦上聞公獨以廉潔蒙

聖祖褒獎蓋公雖武夫居然有曹武惠下江南氣象矣

自軍營火器之利與凡百戰名將躬親矢石無不受創

郎潛二筆 卷十四

七

徧體其臨戎日久僅傷一二處者蓋幸事也獨

本朝楊忠武公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皆陷陣衝鋒身

先士卒冠翎屢碎袍袴屢穿而公身從未受豪髮之挫

公晚年

仁宗詢及歎為真福將

吳文節公撫浙時饑商獻羨餘八千金卻之及殉難湖

北家無餘貴商人感公清德欲以此為贖公子養源曰

若義也先公早受之矣先公卻而某受之是墮先公之

德也敢辭強之卒不受是不媿清白吏子孫矣

咸豐癸丑粵賊由武漢破江下九江不守江西巡撫司

道皆帥師出防會城岌岌市肆盡閉鄧廉訪仁瑩方守

南昌揭示曰太守料賊犯金陵志不在我不然敢以八

旬老母為孤注乎爾軍民其安堵無恐示出市立開賊

果不至而設備益嚴當時江右文吏號知兵者鄧君名

幾與廣信太守沈文肅埒

咸豐間黃縣相國遭母喪有

詔奪情瀏陽鄧侍御正杰疏劾之

文宗手諭褒答云持論甚正已令其開缺即日扶柩回

籍矣前代羅倫劾鄧州吳趙諸人劾江陵朝拜疏而夕

幾死於杖下以今視昔非

郎潛二筆 卷十四

八

君明臣直烏能轉圜如斯哉

本朝特科得人最盛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得彭少宰

孫適等五十人乾隆丙辰再試鴻博得劉文定綸等十

九人乾隆己巳

詔舉經學得吳司業鼎等四人又康熙朝兩次

南巡江浙召試諸生得吳文恪士玉等七十三人乾隆

六巡江浙得王司寇昶等八十五人

三巡山東得初尚書彭齡等十七人

四巡天津得姚文信文田等十六人

巡幸五臺得龍殿撰汝言等九人他若藍太守鼎元雍

正初以特薦

召試嚴方伯如煜嘉慶初以孝廉方正

召試並稱

旨授知縣皆為名臣而乾隆十七年桐城黃太守良棟以國子監生肄業期滿奏留亦奉

特旨親試立授赤城令尤為奇遇後亦以循吏稱設

國家自康雍以來拘守秋鄉春會三年一試之成例彼特科登進諸賢恐槁項黃馘老死蓬衡霾姓名於狐貉之口也久矣噫

湘鄉劉忠壯公松山從征粵逆擒逆功俱在諸將上入

郎潛二筆 卷十四

九

秦勅回匪縱橫掃盪威震西陲自結髮從戎轉戰十四行省殊庸茂績有

國史在無庸贅矣當公力攻金積堡敵中左乳創甚張

目語諸將曰我受

國恩未報即死毋遽歸我喪當為厲鬼助君等殺賊及官軍平金積堡訊俘稱公盡節後夜輒聞戈馬聲如怒潮湧至賊疑官軍來襲莫敢解衣臥左侯相駐軍平涼時一夕聞大聲嗚嗚震山谷察之了無所見疑必有異未幾捷音至是日馬化隆就擒矣化隆者公所誓不與俱生之賊魁也見公

敕建祠碑忠義之氣生英死靈紀此事者殆非神奇其說

乾隆初年

上諭古來制誥多出詞臣之手必學問淹雅識見明通始稱華國之選有裨於政事今翰詹官員甚多於詩賦外當留心詔敕掌院學士以下編檢以上可各以已意擬寫上諭一道陸續封呈朕覽儻有切於吏治民生者朕亦即頒發見諸施行則詞曹非徒章句之虛文而國家亦收文章之實用矣庶吉士散館後即照此例行敬

郎潛二筆 卷十四

十

高宗是諭實足以培植儒臣俾各儲經邦濟世之略說承永遵守則西清東觀必無復有空疏不學謬玷華資者矣

乾隆十三年三月

孝賢皇后侍奉

東巡崩於德州水程

上深痛悼親製輓詩有

聖慈深憶孝宮壺盡稱賢之句因即以孝賢二字為證越月復

諭乾隆九年蠶壇成

皇后率妃嬪行親蠶禮求桑獻爾效績公官數年來新
絲告登命官染織御衣以朝以祭皆其所供也章采猶
新禕褕遽渺繼自今縑盆餘縷安可復得耶爰命藏諸
文笥傳示永久以志遺徵世世子孫其保守之欽哉
聖心眷念至此則二十二年中淑順賢明
內佐之徽音可想矣

寬永為日本紀年其錢文曰寬永通寶乾隆間以沿海
地方行使寬永錢甚多疑為私鑄

諭令江蘇浙閩各督撫窮治開鑪造賣之人經兩江督
臣尹繼善江蘇撫臣莊有恭疏奏此種錢文乃東洋倭

郎潛二筆 卷十四 十一

人所鑄由商船帶回漏入中土因定嚴禁商船攜帶倭
錢及零星散布者官為收買之例當時原疏引朱竹垞
集內載有吾妻鏡一書有寬永三年序又徐編修葆光
中山傳信錄內載市中皆行寬永通寶為據事載

高宗實錄按汪大令輝祖夢痕錄稱朱徐二書為其館
某縣時所考得尹文端公大加褒賞遂有宰相須用讀

書人作官作幕尤不能不用讀書人之語康祺又按尹
莊二公博雅
愛士朱集及中山傳信錄尚非僻書不應專恃能莊之
考核且讀書宰相一語出宋書實儀傳儀實未嘗讀書
無論王蜀去宋未遠紀元非細事鏡文之識甚不足奇
及瑯琊見余貽
趙精廬筆記

乾隆初年大兵西征鄂剛烈劉文正諸公嘗奉
命考西域地名沿革以戎馬倥偬未能就緒事平開百
域圖志館始知伊犁為烏孫喀什噶爾為疏勒葉爾羌
為莎車烏魯木齊為車師庫車為龜茲闡展為鄯善樓
蘭塔爾巴哈臺近哈薩克即康居境談地理者不可不
知

咸同中興楚材蔚起其識拔而獎成之展轉推挽以應
名世之期者駱文忠公也公鎮楚蜀經畫儲胥論者以
蕭何關中寇恂河內為比以湖南復湖北以湖南北復

東南諸行省雖勛望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偉矣富
郎潛二筆 卷十四 主

舊輔賽尙阿之授鉞也軍過湖湘供張獨薄賽因奏湘
撫吏治廢弛公遂奉
命內召時粵逆已躡及轄境暫留籌防嗣以力完危城

文宗益知公可倚任仍畀封圻有益於時局者甚大設
當日楚疆不警文忠被劫入都非列閑曹即淪廢籍二

三豪俊未必盡出風塵舊輔一言不幾長城自壞歟故
大臣任事闕冗庸闇之患輕伎刻驕奢之禍大

高宗駐蹕盛京祗謁
陵寢以祭器潦草錯誤革盛京禮部侍郎世臣職又以

世臣詩藁有霜侵鬢朽歎途窮之句

諭謂卿貳崇階有何遜窮之歎彼自擬蘇軾之謫黃州以彼其才其學與軾執鞭將唾而筆之世臣詩又有云秋色招人懶上朝

諭謂寅清重秩自應夙夜靖其乃以疏懶鳴高何以為庶寮表率詩又云半輪明月西沈夜應照長安爾我家諭以盛京為豐沛舊鄉世臣不應忘卻

嚴旨斥責即令滿員官盛京者各書一通懸之公署旌德呂文節公嘗云為文不經石川訶斥訂正未可示人又言石州學經似賈長頭考史似劉子元譚地理似

酈善長王伯厚論治體似陸敬輿白居易行誼卓絕文詞瑰偉則又似蕭穎士徐伸屯晉江陳給事慶鏞直聲震天下獨俯首石州曰令斯人若獬豸冠樹立過吾輩遠甚石州即前卷所紀平定張先生也

乾嘉鉅卿魁士相率為形聲訓詁之學幾乎人肄篆籀家耽蒼雅矣詎經權史而外或者尊彝或訪碑碣又漸而搜及古輒謂可以印證樸學也於是苗先路得君子館博於河間李申耆得廉頗墓博於壽州儀徵太傅及

桐城吳廷康所得尤夥而陽湖呂堯仙撫部古博文拓本著錄者至二百五十三博嘉興馮柳東著浙江博錄編為四卷其散見近賢詩文集者幾不可殫述亦一時

郎潛一筆 卷一四

風氣然已近聞太倉陸宰農年文歸安陸存齋觀察所得占博尤高借尚未見其拓本也

莫寶齋侍郎任倉塲時因常州武弁旗丁與州縣互控牽涉多人滿侍郎潤祥議交刑部審訊公議咨交兩江總督就近鞫之潤祥持不可公不為屈遂各執奏陳辨

上前 仁宗卒從公議今通州倉塲署滿漢兩察各榜和衷報國四字

仁宗綸音為公立也公視學江蘇勅署藩司鄂雲布玩公護短道光二年以通塲盤米事與戶部互訐連拜三疏措詞峻激至以胡塗昏憤不通文義詆部臣而以洞

悉倉務無逾於臣自詡時戶部滿漢兩尚書皆軍機大臣方嚮用朝士皆為公危上竟不之罪

論稱莫晉所論皆屬因公惟負氣辯論失敬事之道僅令降一級為內閣學士公謝疏有云主聖則臣自直仰欽

厲世摩鈍之精心 恩深而命轉輕彌堅報國忘身之素志朝野誦之康禮部覆奏時右侍郎湯文瑞公獨自行檢舉蓋信莫公素學必不妄相糾彈故深自引咎也忠實如兩公足為吾

越人重矣

夥俞君正燮宏達淵涵愷深經術嘉道間一通儒也公車久不遇道光癸巳儀徵太傅主會試

命下諸鉅公輒相與賀曰理初入設矣榜發報罷已而

知卷在王叔原禮部房禮部固力薦而新安相國深嫉

迂誕之學細東置高閣儀徵竟未見也後十年為人述

此事猶扼掣太息禮部既得君則大喜延入邸中索觀

所著書為釐金付彫即今所傳癸巳類稿也愛士若兩

公士雖不遇不足喟矣按俞又有癸巳存稿刊靈石楊氏叢書中

嘉道名將楊忠武而外必推新野齊勇毅公為一時瑜

普矣回部之役回人譽一公威名稱忠武曰哈薩諸班

郎潛二筆 卷十四 五

而稱公曰敵龍諸班哈薩華言美鬚髯敵龍華言虎也

忠武請老

天子從容問異日如有軍務武臣中誰可繼卿者忠武

奏齊慎材任將帥公自征川楚教匪征濬滑征關隴征

逆回均與忠武俱枕戈薦馬不啻百戰勇名聞天下粵

海事起

命公為奕山參贊徒以將將匪人束手而無所用其武

然撫夷之議獨不會銜公雖武臣不誠凜然鬚眉丈夫

哉

齊勇毅公之為參贊大臣也事在道光二十二年公聞

命即率親兵馳赴廣東北撫夷議成他將多以軍士積勞呈請獎勵公獨自憾無功不為麾下請一錢賞公之得勇號也

御筆親改為謙勇巴圖魯世以為謙字尤不愧云

道光二十三年春有白氣自天西南隅絕九州殊域直

掃參旗經五六十日不滅御史高要蘇公廷魁抗疏數

千言大旨以時政乖迕歸過樞相穆彰阿輩立請罷黜

而勸

上下罪已之詔開直諫之門語切至多所指斥

宣宗覽奏動容

郎潛二筆 卷十四 六

特旨嘉獎公即前筆所紀諫垣三直之一

東河縣丞趙君學彭武進恭毅公五世孫也蘭陽之役

姚亮甫中丞夜出視工員勤惰見君領且寒慰之曰才

不可恃此為腥羶地有才者尤當慎君對曰學彭先恭

毅裔職雖卑家法不敢踰中丞解衣衣之曰李制軍世

傑即由丞倅起家君勉之矣康祺竊謂上官如姚公下

吏如君皆足為今之從政者法

本朝欽卹民命慎重刑章大少司寇多以出身刑部司

員者任之高平祁恭恪公其尤著也公自為司員屢乘

傳隨堂上官嶽山西直隸湖南廣西諸省獄道光五年

一第二〇二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0 反文句

武康徐蔡氏案臬司至自引決

特命公往鞠之得其旁證果雪奇冤相傳公內召爲侍郎時有挾怨燒殺一家數命者司員以誤遺火種風烈延燒爲詞公不答徐取日記小册示之曰某日之夕星斗燦明無風君爲囚地獨不爲一家數命地邪卒擬抵自是司員不敢欺

百詩先生遭母喪疏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側者又一年父諭之十百不肯去世但知先生博學耳乃其內行敦篤若此此之謂經師人師

郎潛二筆

卷十四

七

江筠江聲兄弟並學問浩博精詣古人時有休寧二江無雙有雙之譽按二江籍吳縣曰聲字良庭尤負絕質休寧者其祖貫也聲字良庭尤負絕質時又援何山大小之例稱曰小江

胡椎威踏蹬不遇晚依蒲州田侍郎懋以太原志屬焉偶攫疾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已撤帳盛服殮殍舉手曰別矣既暝氣蒸蒸若騰煙須臾復張目曰不能再生人聞爲南人乎北人乎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

陳句山太僕兆崙書法蘭亭取意簡遠侍講梁山舟曰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元龍及太僕也

吾邑名宦鄉賢祠明降臣張軍門杰謝太僕三賓亦濫列焉當時不知何人謬爲陳請謝山先生年十四補諸生例謁學宮見二人木主大怒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汗宮牆也亟掣取捶碎之投之泮池乳虎初生已具食牛之氣信然

乾隆末年白蓮教初起蔓延極廣當劉之協之徒張正謨聶人傑輩聚眾倡亂於枝江縣時當陽縣令聞變坐聽事傳集書役語之曰白蓮教已反賊踞枝江之灌溝腦與本邑界連邑中習教者宜先名捕以防內訌書役齊聲曰我等卽白蓮教也更誰捕令拍案怒罵汝輩反

郎潛二筆

卷十四

六

平曰反卽反耳何怒爲令拂袖起羣役爭先拉殺之遂嘯聚據當陽縣城嗚呼世教不明邪說謠舞星星之火坐視燎原一命食祿與有責焉可不祗懼哉
杭堇浦趙館山爲百詩先生作傳志俱稱先生晚年名動九重

世宗在潛邸手書延請後至京師執手賜坐呼先生而不名凡飲食藥餌衣服及几研陳設諸物罔不精贖先生偶感疾命太醫院朝夕視既病劇求移館

世宗固留不可則命以大牀爲輿上施青紗帳二十人舉之至城外十五里如臥牀不覺其行也歿後親撰文

以祭並

賜輓章先生子詠作行述亦云然惟禮親王昭棟嘯亭雜錄則謂延接先生乃安郡王瑪爾渾非

雍邸事

憲皇龍潛謹介尊嚴不與外人相見因安王邸俗呼四王府故致謊傳及張石洲纂先生年譜援据極精始知嘯亭之說不足信蓋瑪爾渾為岳樂世子何敢擅冒

皇子今輓章尚存明稱

皇四子多羅貝勒則非瑪爾渾明矣

康熙丁巳戊午閒八賞得官者甚眾繼復薦舉博學鴻

郎潛二筆

卷十四

九

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西溟先生有

句云北闕已除翰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為實錄康熙已未試鴻博科時有進三不如之說於

上前以毀百四十三徵士者

按施愚山年譜作一百七十五人竹垞年譜作一百九十餘人王氏池北偶談方渭仁松窗筆乘及鶴徵錄引李武曾所記均作一百八十六人此則引張石洲閩

百詩年譜仍其原文

上意浸衰一時譁然以為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

異見聞百詩與陸翼王書

或曰進三不如說者高江村也

休甯汪舟次方伯楫以諸生

召試一等授檢討尋奉

命册封琉球為其國撰孔子廟碑餽贐極豐腴力御不受國人為建御金亭嘉道閒猶歸然翼然丹青無恙按册封一役以王人之貴惠臨下邦但求其文采風流不辱使命耳耀燕公四裔之版瞻陸生南粵之裝取豈傷廉辭尤得體清節若方伯宜東人辦香祝之若夫關海互市之日金元交聘之年存國體於衣冠寄王靈於旌節片言必慎妙選四方專對之長一介宜嚴無忘六計弊廉之義

郎潛二筆

卷十四

十

燕下鄉勝錄卷十四終

燕下鄉陞錄卷十五

鄧 陳康祺著

太祖高皇帝自天命元年丙辰建元以後益勤勞國政
靡閒晝夜每五日一視朝焚香告

天宣讀古來嘉言懿行及成敗興廢所由訓誡國人以
議政五大臣參決機密以理事十大臣分任庶務國人
有訴訟先由理事大臣聽斷仍告之議政大臣覆加審
問然後言於諸貝勒眾議既定猶恐或有冤抑令訟者
跪

上前更詳問之明核是非故臣下不敢欺隱民情皆得

郎潛二筆

卷十五

十

上達國內大治蓋敷教明刑其難其慎早具

帝者規模矣

初葉赫貝勒揚吉弩識

太祖為非常人言我有幼女俟其長當奉侍

太祖曰汝欲締姻盟蓋以年長者妻我揚吉弩曰我非
惜長女不予恐未足稱嘉耦幼女容儀端重舉止不
堪為

聰睿貝勒配耳

太祖因聘焉是為

孝慈高皇后誕生

太宗文皇帝

堯門軒渚代緒遙遙

聖女來歸實啟萬年靈長之祚蓋非呂公賓殺輩僅識
英物者所能等觀已

太祖朝環境諸國均已削平境內所產東珠人葭紫貂
黑狐狍獾獾諸珍異之物足備服用明國亦遣使通好
歲以珍幣聘問爰於撫順清河寬甸駿陽設四關口互
市以通商賈而長白山之鴨綠江路尚有抗拒

太祖乃遣兵招撫之盡收其款時辛卯年春正月也

太祖擊敗葉赫哈達等於古塔山一役九部合兵分三

郎潛二筆

卷十五

二

路來侵

上遣武理堪往偵由東路行百里許度嶺羣鴉競噪若
阻其行者欲還鴉乃散再行鴉復噪飛鳴撲面幾不能
前武理堪異之馳歸以告

太祖命由札喀路向渾河部偵之亟馳往果見敵兵

太祖聞葉赫兵來時已夜半恐我軍昏夜出致驚國人
傳語諸將且日啟行遂就寢甚酣如富察氏呼

上覺謂曰九國兵來攻何反酣寢耶豈方寸亂耶懼之

耶

太祖曰我果懼安能酣寢吾若負彼天必厭之安得不

懼今我順天命安疆土彼不我悅糾九國之兵以戕害無咎天必不佑也安寢如故次日祝告

堂子以行果獲大捷斬級四千獲馬三千匹鎧甲千副正堂堂以整以暇而破九部二萬之眾自此軍威大震遠邇懾服矣

王壯武公龔由湘鄉團練起勦賊楚粵江西紀律整嚴機神敏妙屢建大功賊眾駭懼至有出隊莫逢王老虎之謠公幼英毅自隸羅忠節門下始折節讀書治軍以訓練為急所部壯丁習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經四書轉相傳誦每營門夜局書聲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為村

郎潛二筆 卷十五

主

塾也軍麾所至輒以忠義風動其民能使頑懦感悟江西撫建各屬士民稱為恩人呼為青天臨戰則自相糾集負戈裹糧候公指擣蓋儒將之效至此嗣公以積勞卒於樂安軍中年僅三十三天下痛之一

今相國左公與撫部劉公蓉先後參駱文忠幕府贊畫軍謨料事切中人皆稱為諸葛劉公後任蜀藩綿州之捷賊中亦有賽諸葛之稱壬戌八月賊渠李泳和竄踞犍為之龍窩場楚軍圍攻累月未克駱文忠檄公親往視師至軍四日克之縛逆魁俘其黨五千餘人皆歟殲焉當公初至賊即自相驚曰賽諸葛又至矣遂無戰志

按公在秦答左相國書詳論時事謂武侯所遇尚未甚今日之不幸為未並有蒙以武侯一席相讓所不敢當謹以奉璧之語知二公亦嘗以諸葛互推矣詳見公養晦堂集

舊制臺灣鎮道得奏事臺灣鎮為掛印總兵王命在焉每決囚道至鎮署會鞠行刑奏事列衙道居鎮後決囚坐次如之上元葉撫部世倬為臺灣道謂坐次不合力爭奏事亦由道主稿他鎮武人悉聽之都統音登額為臺灣鎮時兼爛吏治閱道中稿嘗有商改遂為葉所銜道光初年葉公方大用

陛見奏公有微詞

上猶念公功第改鎮天津而已見姚石甫識小錄康熙

郎潛二筆 卷十五

四

按

本朝定制司道本可奏事不特臺灣道為然鎮道皆二三品大員坐次列衙分應先文後武且武臣專闕未必皆如音公嫺雅奏摺主稿亦自以道員為宜此制不知今若何友人張奎垣軍門方鎮臺灣惜客歲入都未一詢之

威勇公額勒登保討白蓮教時繼福文襄為經略賊甚畏之每戰張左右翼以降賊居左張紅旗鄉勇居右張白旗皆為前鋒賊望見紅白二旗則羣相驚曰額翁兵至矣皆奔公既善用兵尤喜以身先士卒臨陣輒以兩

人肩竹兜乘之銃礮矢石常從肩耳過左右失色公不
少避督戰益力尤嚴操守賞士不惜萬金而不以一錢
自奉皆撫饋遺一無所受用兵歲久諸將無不蓄貲財
凱旋過盧溝橋雖名將如德侯亦輜重纍纍公獨蕭然
行李一騎負一襖被而已

額威勇初有一子爲侍衛卒公方治軍得書不言亦無
戚容中夜歸帳乃哀明日治事如故回京後復生一子
上賜之名甫數月而公薨

上親臨奠取公子置諸膝卽

命襲封逾歲亦卒康祺竊謂

郎潛二筆

卷十五

五

仁宗之於公恩誼綢繆直不啻家庭骨肉公歿無子未
免益

九關之軫悼然以公忠貞果毅誠貫天人

清廟分祀之榮專祠有遣官之祭豈若馬醫夏畦之
鬼必待子孫薦食哉或曰公久在行間誅戮太過其然
豈其然乎

額經略征教匪時獲賊男女付有司訊供由翼長過堂
開單呈經略初分三等定罪賊目以上凌遲持械拒敵
官軍者斬被擄者釋遣而愚民被脅者大抵嘗拒敵居
多經略悉誅之不赦諸將屢哀之始下令從賊不及三

月免死遂多全活然亦有曲爲開論而自甘就戮者不
少蓋爲邪說所中竟無術活之也其頑可憤其愚抑可
憫已

雍正中有議變取士法廢制義者

上問張文和對曰若廢制義恐無人讀四子書講求義
理者矣遂罷其議康祺按公言良是但不知宋元以前
制義未興大學中庸何以久列禮記中論語孟子二書
何以不廢且宋元諸儒講求義理至精皆在制義取士
以前而四子書無人不讀

乾隆四十八年有俄羅斯人四十餘戶由科布多投誠

郎潛二筆

卷十五

六

求內附奉

諭撫慰按戶賜予口糧令其回國今邊界居民乃有願
隸俄籍者俄雖外夷亦當追念

天朝之寬大也

姚石甫識小錄云衢州人言陳總河鵬年始爲西安令
行鄉徵糧至徐忠莊公言祠徐氏子孫張公像陳爲之
避坐更至留氏祠留氏亦張夢炎像陳見之大怒什像
於地杖之二十先是留氏子孫猶盛多興者自杖後留
氏遂敗乃無入庠者按恪勤此舉未見他紀載其嫉邪
崇正足爲士民勸懲墨綬翩翩已綽有名臣風範矣

德州李源星來順治丙戌進士授河間令有能稱罷歸
為人和易謙退好讀書至老不倦於古今河渠漕屯兵
農諸事討論尤精濟南府志稱源歸里後築退庵因以
自號植花竹購圖書善談易數崑山顧先生聞而歎曰
今之管輅也按亭林稱源為北李家

羅壯勇思舉初征白蓮教後平永州苗為嘉道兩朝赫
赫然名大將籍四川之東鄉少亡賴數行竊合捕之杖
斃棄諸野中夜而蘇匍匐至一老嫗家周之乃改行投
身軍營驍勇冠絕儕輩遂歷保至專閫

錫封子爵當趙金龍之亂羅受命與總督盧公坤往平
邛潛二筆 卷十五 七

之賊已困將擒矣時

宣宗以尚書宗室禧恩來督軍未至諸公議待禧至羅
曰圍久師怠賊必遁糜帑可惜遂違眾一戰殲賊且盡
禧公為親信重臣督撫以下皆降屈為禮怒羅之不待
也盛氣陵之羅不為屈且面折之曰諸公貴人多顧忌
羅思舉一亡賴耳受

國厚恩至提督惟以死報不知其他禧甚怒而無如之
何羅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諱並請文人歷敘其
事洵奇男子也按魏氏聖武記云思舉忠孝人也其始軍中莫知所自來及為副將自檄川陝湖北各州縣銷積案數十云所捕劇流羅某今已為國宣力其母復株連世始知其前事與此少異一

羅壯勇改行後始娶妻忽患奇疾百方不治一道人過
門曰有方可救但得錢三十千乃能配藥羅自念貧窶
安得三十千錢語其妻曰吾病且死汝亦餓死耳苟鬻
汝得錢買藥則兩活矣妻不可強之再三泣而從之病
果瘳羅既官游擊乃遣人訪其妻以重金贖還為夫婦
如初報其鬻身救夫之義也此事不足訓然以視少其
艱苦既貴而厭棄其糟糠者其厚薄之區殆不可以道
里計天生豪傑磊磊落落安得以道學家之律繩之
處州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名端木舍人國瑚產是邑
生而神貌肖之其大父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
郎潛二筆 卷十五 八

曰鶴田舍人晚歲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
太鶴先生當阮文達輜軒兩浙得舍人以誇示同朝曰
吾得青田一鶴矣由是聲聞天下及嘉慶戊午登賢書
明年文達佐朱文正主會試闈中相期以得鶴為至幸
鶴竟不翔後三十餘年君已官於朝文達適自滇黔觀
京師遇君郊外與之酌酒文正墓猶言疇昔闈後文正
以失鶴為嗛惘惘者至數月也是年癸巳三月文達方
陛辭

宣宗留之入會闈錄異才三數人君始在選朝士驚咤
曰離襍老鶴尚能高飛耶君遂於易汪文端曹文正曾

交薦之又嘗

召相吉地

賜中書加六品秩俸未滿即求去生平辭縣令至再杜門著書談易而外無他嗜好矯首雲路歛翮山阿皓質清姿飲啄不苟若君者可謂自愛其羽毛矣

嘉慶十一年黃勤敏公充湖北鄉試正考官榜首劉學霽試前夢至一處有古衣冠者上坐傍一人指謂曰此汝師也問上坐者為誰曰鄭康成醒而異之既獲解謁勤敏與夢中所見面貌無異因自述其異是科第二名徐躍元日所夢亦同二人一孝感一斬水相隔數百里

郎潛二筆

卷十五

九

異事也

嘉慶二十五年會試當塗尚書充正總裁入闈時夢兩廣總督阮公元來拜並贈貂裘一領及傳臚後始悟阮公字伯元以姓與名字合之恰為三元而阮字偏傍又為陳姓之半阮督兩廣二元隸廣西貂裘則翰林所著也又陳中解元時本名守凝會試前夢報已中二十二名名陳繼昌二十四名則陸名沅報者云二十四名亦係汝醒而悟其祥因改名及入場至號舍所坐乃二十一號問二十四號果陸沅也榜發俱中式陳竟得三元始悟沅字水傍二筆為三元兆陸字亦得陳姓之半也

此與前一則均採勤敏年譜按名場吉兆屢見世俗因果之書即夢中豫識座師紀文達筆記中亦有是事可見崇科美第在鬼神亦殊異其遭逢特人不知自重科名事業文章絕無表見則亦草亡木卒已耳

國初高士蕪湖蕭雲從尺木工畫山水人物具有北宋人遺軌閉門著述品格亦復高峻乾隆甲午四庫全書館進尺木所畫離騷圖

高宗命館臣為補天問以下蓋尺木所未圖也又

題其山水長卷詩云四庫呈覽離騷圖始識雲從其人

也羣稱國初善畫人二王筆原惲壽平黃鼎伯仲者二

郎潛二筆

卷十五

十

王惲黃手蹟多石渠所藏屢吟把蕭則石渠無一藏侍臣因獻其所寫詩凡二十六句仰見

聖人愛惜人才雖荒江野老一藝之長身後猶蒙甄錄著之

天章尺木不朽矣自尺木畫邀

宸賞江南大吏好事者遂訪其蕭家巷老屋遺址猶存其所著易存杜律細若干卷亦收四庫存目中惜後人

僅一擔水夫老病不足自活啼

嘉慶十年歲在乙丑十一月黑龍江將軍觀明獻白雉一籠表請

宣付史館以昭瑞應

睿皇帝謙德不居

詔以時和年豐民安物阜為瑞僅

敕令內廷諸臣賦詩紀之按孝經援神契春秋感精符

咸以白雉來翔為祥徵慶既自越裳進獻而後漢唐舊

史亦復侈陳至哉

聖人直軼周成而過之無論後世矣

嘉慶五年冬卓里克圖親王拉旺進白鷹科爾沁達爾

漢親王丹志旺布進海東青

上召畫工各繪為圖

郎潛二筆 卷十五

命供奉內廷翰林分賦

陳恪勤公守江甯為總督阿山所齎將入獄神色迥然

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

節缺為面別從容料量承鑠而行其鎮定如此公宦蹟

所至嘗表東海孝婦廟建狄梁公祠立陸績廉石復劉

黃後人租徭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游焦山遣人泗水

出瘞鶴銘為亭覆之世知公蓋忱直節理學儒臣而不

知其風雅復如此

陳恪勤之被逮入都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

曰陳太守是湘潭陳公邪曰然曰是廉吏安用錢為反

其值問寓何所次日門外車檻饋米十石書一函稱

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

署姓名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矣蓋隱

君子也

彭文勤公之先德補堂宮贊廷訓嘗拜

聖廟御銘松花石硯之

賜及文勤值南書房

高宗復以松花石硯

賜之亦經

聖廟御銘者時謂之雙硯合璧公因畫

郎潛二筆 卷十五

賜硯圖以慶遭遇公在乾隆朝所受歲時例賞文房珍

物與眾共被者不可殫計其破

特恩專賜亦有二硯一為進重排千文所

賜鳳沼澄泥硯本秀水朱氏物一為編類千叟宴詩冊

所

賜仿宋梁苑雕龍端石硯文勤尤珍襲之與合璧一硯

同皮以語後人至公孫邦疇繼美為詞臣理可得硯然

以遺命世世傳大宗遂歸硯於湖南知縣邦疇

國恩門緒永戴光榮片石珍然與彝鼎寶珪等貴矣

道光元年六月黃勤敏公悼亡越二日

宣宗卽命軍機章京戶部郎中趙光祿齋

朱筆宣慰

諭云伉儷之情自難強抑然卿已逾七旬氣質非十分強壯者可比別天時暑熱祇可於無可如何之中節之以禮切勿有過哀傷總之國事爲重倚任方深務加意自重永保康彊佐朕以襄上理勤敏北鄉頓首感極涕零次日卽入

朝內直如故康祺每誦

列聖諭旨於二三耆舊室家憂樂之私略分言情體惟微至實有平交親申所不逮者

郎潛二筆 卷十五

秦交一德之契靡復加茲已

左恪靖侯請以桂廉訪超萬政蹟宣付史館初筆已述之矣廉訪晚年以避寇至閩徐清惠公樹人檄署福建按察使蓋諗其方廉彊直破格舉之也廉訪任事後綱紀大張百僚畏懼惜年已篤老遽以疾終方大漸親起握筆馳書恪靖嚴州營次滔滔千百言皆吏治兵事之要並云軍中疾疫繁興當請於

上帝誓爲神荼啖食厲鬼其遺書字體端勁無一筆灑忽而計至之日果陰霾烈風山鳴潮立隱隱若有大寇絳衣乘雲氣而東走僉曰廉訪桂公之靈也蓋義膽忠

肝英魂毅魄正氣所聚神明不淪是說也世之談良能者或謂以爲誕康祺愚陋則固深信而無疑

咸豐三年六月武昌不守署按察使糧道唐縣李啟肅公卿毅隨藩司剛介公岳興阿臬司曹公懋堅殉難李公之死自縊於寓館之後樓屬官僕從數輩亦同死賊目踞其室每欲登樓必有異香襲人頃刻頭痛欲裂遂封閉之公子武愍公孟羣時由廣西卽用知縣積功至道員聞變後嘗膽枕戈誓不與此賊同戴日月自湖南勦賊至湖北從胡文忠公克復省城武愍先縊而八旬旬尋父屍至寓樓見髑髏白骨縱橫布樓上獨愍肅屍

郎潛工筆 卷十五

面色如生豪髮無損泣血殞之陷賊居民復爭述其靈異如此文忠以入告焉後武愍署皖撫殉廬州之難營

破猶持矛屹立圍牆厲聲高罵手刃悍賊數名力竭死一門大節青史長留祠廟魏峩楚皖士民椎牛雪涕以祭者至今不絕又按庸開齋筆記稱武愍有妹名素貞之學靡不窮究父兄皆奇之武愍討賊楚北女在軍中戎裝盡敵累建奇功武愍嘗被圍十餘重地將不能拔女怒馬獨出於鎗林礮雨中突圍殺賊護其兄以請甲賞均赤城舉爲天神後胡文忠公攻漢陽城堅不下女與武愍謀夜襲之孤軍深入中伏血戰死年二十七餘耳此事雖不見他書當非一無依據忠孝家風前被閩膠紅顏碧血宜爾食崇嗣他塔喇氏莊毅公裕泰歿歷大圻六七行省鋤強去虜

匪醜必禽所捕邪徒梟馘姦宄重囚歲以數百計崇陽
逆民鍾人杰新甯逆民李沆發即公督湖廣時所勦平
也初公由藩臬入佐兩京刑部持法寬平世頗疑公擢
封疆後稍更其素康祺按公為督撫政道光季年承平
日久綱紀闕疏內地亂民已萌葉公蓋亟思以法令整
齊之而不意其身之遽沒而羣盜亦遂蠶起也

裕莊毅公髫年即補官學生考取繙繹中書家貧也日
趨內閣必徒步李太夫人與錢買小食每歸多不用其
清儉為世所罕故既貴顯於民生之困苦莫不洞知而
自奉菲薄澹然如老書生

郎潛二筆

卷十五

五

軍興以州縣殉節者不可枚數而上元縣劉公同櫻烈
聲最著公初權吳縣善捕盜移治上元兩年尤得士民
心咸豐二年聞武昌警嘗上防江策於總督不能用自
九江師潰總督喪氣歸布政亦公憂憤疾篤公羅掘得
五千金穀二千石為民倡儲粟運石修火械召義民登
陣力捍三年正月至二月守十餘晝夜不稍懈地雷陷
城突入賊數百人公揮眾戮之城復完賊緣梯而上如
蟻集眾寡遠不敵守者驚散公還署殺一妾朝服坐堂
皇賊望見顏色凜然皆嘆曰若好官吾儕勿相害也公
大罵躍入署後潭中以死後潭旁每夜見神燈旒旒賊

甚怖之相傳公智深勇沈志節遠大罵賊而賊不忍害
賊且知公好官矣而奈何防江策之不見用也
長洲之文累世儒雅待詔之書法三橋之篆刻世寶貴
若球璜至文肅公震孟復以經綸氣節領袖東林事載
前史無庸贅矣八

國朝文肅之孫處士君點又負盛名詩古文辭書畫金
石咸不失高曾矩法執親喪三年止酒徹肉晝夜居廬
服除祀事惟謹朔望肅衣冠拜宗祠遇祭日雖風雨必
返祭仲父乘授命家產破落君乃怡然依墓田以居兄
然為通賦所累君轉貸親懿輸之官薄游京師有貴人

郎潛二筆

卷十五

六

欲以國子博士薦君力辭引去富人子具兼金求畫期
以三日走取君恚曰僕非畫工安得受促迫擲金於地
其人再請不顧嘗舍蓮涇慧慶寺湯文正公撫蘇屏騎
訪之問為政之要君曰愛民先務在去其害如虎邱采
茶府縣吏絡繹徵辦積弊有年公能除之即善政矣文
正乃伐其樹公嘗語君曰聞先生存田三畝何以給饋
粥君對曰貧者士之幸也公稱善一亭戶擁厚貲以干
金為君請請通姓名於文正君曰湯公以道義交我我
豈負之若既傷惠吾復傷廉奚取為亭戶慙而退康祺
按世多重君翰墨謂衡山三橋子孫耳君所不愧為文

氏子孫者獨翰墨也歟哉乃字與也

康熙十七年仿唐制開博學宏詞科四方之士待

詔金馬門下率為二三耆臣禮羅延致其容益都相國

馮公邸第者尤極九等上上之選都人稱為佳山堂六

子蓋錢塘吳君農祥仁和王君嗣槐海甯徐君林鴻仁

和吳君任臣蕭山毛君奇齡宜興陳君維崧也時益都

預讀卷卷不彌封人謂六子者且並錄及

命下奇齡維崧入史館而四子者皆見遺惟嗣槐因年

老

賞內閣中書乃歎馮公之無私尤服諸君不肯干進也

郎潛二筆

卷十五

七

徐徵士林鴻善鑒賞別書畫偽真兼善飲嘗過顏御史

豹文別業御史知其大戶出蠶尊貯酒容一斗賓客多

避席徵士連舉者三御史曰此何年製也徵士笑曰北

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所作也驗其下款識

果然

汪鈞翁編修居堯峰以古文自矜異少可多怪見俗子

議文章者恆面席之同時尤西堂以檢討告歸家居距

堯峰不百里延接後進以詩文縑素請者盈庭戶有求

必滿其意年少略能弄翰獎飾不倦故人咸畏縮堯峰

而樂西堂之和易也然而堯峰之道尊矣

無錫嚴蓀友宮允秋水集詩文與竹垞次耕輩均名書

法亦入晉唐之室善繪山水仙佛花木蟲魚靡不出肖

尤精畫鳳翔舞竦峙五色射目觀者歎美以為古畫家

所無

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諸書為南豐劉觀察衡

慶光之際任四川牧令時所作觀察政聲茂著言行相

符近已奉

諭入史館循吏傳中

按四川廣東均請以衡入祀名宦祠允之其事蹟宜付史館則由

同治中四川學政楊秉璋疏請

其懸官任內於大堂旁懸鑼一面號達

情雖令有冤抑者擊之即出坐堂皇立為聽治民用是

郎潛二筆

卷十五

太

感之尤深到今劉人鑼之名西川父老猶傳念不置於

口

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德清胡眺明先生涓撰平成頌并所

著尚貞錐指獻諸

行在宥

詔嘉獎

召至南書房直廬

賜撰

御書耆年篤學四大字

賜之儒者皆以為榮後閻潛邱垂老八都諄諄以求御書為言蓋深羨臚明之遇也

咸豐四年粵賊據揚州諸將帥圍攻之賊守堅不能下乃奏請決湖水以灌之

文宗皇帝手詔答曰揚州可緩取無并傷吾百姓也後揚州亦卒復

聖人之愛民深矣

聖祖不飲酒尤惡喫煙溧陽史文靖海寧陳文簡兩公酷嗜淡巴菰不能釋手

聖祖南巡駐蹕德州聞二公之嗜也

郎潛二筆 卷十五 九

賜以水晶煙管偶呼吸火燄上升爆及唇際二公懼而不敢用遂傳

旨禁天下喫煙蔣學士陳錫詩云碧梳環漿激澗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即

紀此事

吾鄴文獻世家宋元之世如攻媿樓氏清容袁氏藏書之富冠絕一朝明代儲藏家則天一閣范氏至今猶甲

天下而四香居陳氏南軒陸氏次之本朝繼范氏而起者首推盧氏青厓先生址詩禮舊門

自少博雅嗜古尤善聚書遇善本不惜重價購之聞朋

舊得異書宛轉借鈔晨夕嘗校搜羅三十年得書十萬卷摹天一閣為樓以貯之名之曰抱經蓋取昌黎贈王

川子詩語也同時越中有召弓學士里居不遠與青厓同宗同嗜好亦號抱經於是浙中有東西抱經之目

按經樓書粵匪亂後為商人楊某所得先叔父魚門太守勸還故主今已自南村歸北村矣盧氏後人歲於曬書日祀楊以酬楚弓趙璧之惠可云古道

江甯嚴冬友侍讀長明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

謁閣學舉子夏二字令對即應聲曰亥唐閣學大奇之謂方侍郎及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

郎潛二筆 卷十五 十

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學以大成

燕下鄉睦錄卷十五終

燕下鄉睦錄卷十六

鄭 陳康祺著

王白田先生編輯朱子年譜去取精審於年月先後尤斷斷少壯精力專注一書世稱先生為紫陽功臣不誣也先生性介澹嘗謂友人曰老屋三間破書萬卷平生志願於斯足矣後雖以薦起

特授編修侍值華要而先生無日不以山林為志既丁母憂蒙

世宗皇帝賜內府白金以喪葬踰年入都謝

恩遂以老病辭時年僅五十餘耳歸田後杜門著書當

郎潛二筆 卷十六

路貴人皆前時

禁廷宿侶未嘗以竿牘及之即故人天上偶落雙魚亦未嘗以寸牋答覆也先生名懋竑寶應人

歡喜老人生海寧居海鹽留心浙江海塘垂五六十年

捍禦修培堅守古法當事極倚重之老人陳氏名詩字

言揚嘗官温州府學教授年八十時第三子存齋方伯

世倅以河南按察使入

觀蒙

世宗垂詢年齒履歷

御書松柏堂匾額並

賞人履貂皮盞細諸品俾歸遺其親

諭云爾父有德有壽給他老人家歡喜老人感激

聖恩遂有是號

仁宗之於朱文正禮數逾涯恩榮終始前輩紀之詳矣公歿後數年公姪錫爵方為山東藩司而山東學政黃

勤敏公亦文正昔所特薦也

仁宗批勤敏謝恩摺云朱錫爵才勝於德汝應念石君師傅之舊恩時加訓戒毋忽并令轉諭知錫爵令其回

奏

御筆於石君二字上空一格

郎潛二筆 卷十六

聖天子之尊師念舊歷久不渝有諭教之責者宜何如

捫心自效與

黃勤敏公自道光六年七十七歲蒙

恩予告十八年戊戌猶

特賜人役八兩飭公子祠祭司員外郎富民赴樞廷祇

領並奉

手諭云江湖阻隔候爾數年矣想精力自必如常知卿原不假葭苓之力聊伸眷念耳轉瞬明秋特頒慶賜卿

其善自靜攝朕欣待之也蓋次年八月為勤敏九十生

辰

聖心已先計及之公跪讀祇領感泣至不能起立按康祺
敏年七十時在都蒙 仁宗賜頌賜佛玉如意及珍
玩大綴諸品公致仕後越八十九均蒙 宣宗賜御
筆匾聯及諸珍物令其子祇頌奇
家三次 賜壽者臣罕有之榮也

舊例禮部主客司歲額六安州霍山縣進芽茶七百斤
計四百袋袋重一斤十二兩由安徽布政司解部其奉
檄採茶者則六安州學正也聞是役在昔頗為民累竊
惟京華人海百物充物

聖人愛民如子他日封疆賢大吏必有奏請免進以蘇
民困者

武進城鋪堂在東經師玉林孫也受業於盧召弓學士
郎潛二筆 卷十六 三

經史小學精審不苟殆過其師每歲除夕陳所讀書肅
衣冠而拜之故又字曰拜經蓋慕其遠祖榮緒庚子陳
經之故事也其弟禮堂學亦深邃持父喪白衣冠而處
不與人見

郭頻伽名慶吳江才人嘗以水村圖索人題詠同縣女
士汪玉軫題之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村
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伽乃倩奚鐵生
補為萬梅花擁一柴門圖以代前軸亦可謂風流好享
矣

乾嘉間元和三蔣伯莘於野仲徵蔚蔣山季夔希甫皆

工詩人各一集幾乎王謝家風矣蔣山尤淵博治經史
小學兼通象緯著述甚精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弱
冠游浙江阮文達公一見傾倒留之學使署約為兄弟
之交公復序其經學齋詩謂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
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阮文達視學浙西賞石門吳曾卯之才為易名曾貫吳
善五言長律時修表忠觀新俶成命之賦詩吳用八庚
全韻為五排不遺一字於工穩中時露神韻公因稱之
曰吳八庚試杭州時新製團扇適成紈素畫筆頗極雅
麗遂以仿宋畫院製團扇命題詩佳者許以扇贈錢唐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四

陳雲伯大令文杰纔為諸生賦詩最佳即以扇與之人
稱為陳團扇文達久官吾浙其識拔舉峻嶮才雅舉不
勝書此二事絕相似且並紀定香亭筆談爰類次之
陳方伯奉茲負人倫鑒於海內文儒老學莫不識其姓
字而知其所長嘉慶紀元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直省名單至方伯與友人書曰
皇衢大亨賢人道長特科妙選竟得三君東南人望盡
於此矣三君謂江蘇錢大昭可廬安徽胡庚維君浙江
陳鱣仲魚也或曰安徽當以程瑤田易疇為第一而胡
君亞之知言哉

是年吾郡舉孝廉方正六人鄞袁鈞陶軒工詩古文專治鄭學於鄉邦故實尤多掌錄立品方嚴為時儀表慈谿鄭勳簡香博核多藏書門法儒雅定海李巽占有孝行授徒某姓不食館餐蓋其家貧歸侍母同食番薯不忍獨飽稻肉也又嘗受富家課子聘知友人方謀奪力辭之終受館穀之賤者他行類是是年舉主阮文達也可見上有賢大吏下有賢守令堂堂紀元特科何至不能得士

康熙朝鴻博科讀卷諸臣照前代制科分等第進士科分甲乙例判作四等折卷日

郎潛二筆

卷十六

五

上問有不完卷者何以列在中卷蓋嚴繩孫僅作一詩也眾對曰以其文詞可取也

上又問上二卷內有驗於天者不必驗於人語無礙否蓋彭孫適卷也眾對曰雖意圓語滯無礙

上又問賦首有或問於子曰中有唯唯否否語豈以或指朕子口指耶蓋汪琬卷也眾對曰賦體本有子虛亡

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似不必有實指也以上見制科雜錄

上問詩中有云杏花紅似火菖葉小於釵菖葉安得似釵蓋朱彝尊卷也眾對曰此句不甚佳

上曰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以上見詞科雜言

上又曰詩賦韻亦學問中要事賦韻且不論即詩韻在取中卷者亦多出八有以冬韻出宮字者潘耒有以東韻出逢濃字者李來有以支韻之旗誤作微韻之旂者泰卷此何說也眾曰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弦戶誦所以有此然亦大醇之一疵也今但取其大焉者耳

上是之以上亦見雜錄可見當時法律之寬

聖心愛賢之篤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六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諸王大臣議禮永康左門諸王以次環坐內閣九卿科道議畢閣臣白其議向諸王長跪移時武定李相國之芳年老踣地華亭高太

常層雲時官給諫抗章彈奏云天潢貴胄禮當致敬獨集議國政無不列坐况永康左門乃

天子禁門非大臣致敬諸王之地大學士輔弼大臣當自重諸王宜加以禮接疏八交宗人府吏禮二部議凡會議時大臣見諸王不得引身長跪著為令按東華錄

十七年有給事中高層雲疏參大學士王熙向康熙王傑書等跪語王俱坐受一摺與此則引鶴徵錄者少異紀康熙二

未知同事異傳抑別一事也

選庶吉士改編修同在一年者世已罕見乃竟有先授編修後選庶常在數月中者仁和沈筠開平上海錢金甫越江康熙大科既膺薦舉又同中戊午己未鄉會試

三月

御試授為編修五月選庶吉士復並列其名三閱月中再入詞曹士林以為絕無僅有之遇

施愚山分守江西政聲藉甚時論以為不日當開府忽遭東閣蓋安邱劉相國正宗當愚山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遂至是修怨焉然益見愚山之不畏彊禦矣

毛西河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負才任達善詩歌樂府填詞所為大率託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悽悅又能吹簫度曲游靖江富饒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西河謝曰彼

郎潛二筆 卷十六

七

美不知我直以我為狂夫也徑去見施愚山所作毛子傳康熙按西河少年落拓江湖無復繩幅結埼外集痛詆之他書亦多訾議是舉拒奔女於旅肆尚不失為君子之行特蒙難出亡對酒家婦吹簫按節其人去狂且幾何况既知引避又復以彼美之姓氏里屬播告朋輩則仍西河之所以為西河也

國初儒者連城張先生鵬翼篤信程朱銳意問學自治甚嚴整終日端坐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喪蔬食三年不外游不內寢動必以禮嘗曰考亭易贊之年乃我下帷之始蓋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其老

且耄也所居鄉曰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服先生之教也漳浦蔡文勤公書醉學二字表其閎按先生與林赤章童玉鉉李銀峯董若水四君友善號曰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身山中先生獨結屋居山之深遠處晚年與長江黃龍陽聲游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耿逆偽將軍劉應麟聞先生詣琴律劫至郡強使鼓之先生白衣抱琴不彈應麟知其難屈卒釋歸凡此淵源事迹亦它日纂新泉學案所必及者爰附錄之

嘉慶六年辛酉例舉大挑時

仁宗以畿輔久旱盼雨甚殷挑日適甘雨應時

上喜極傳

諭賞本日挑取一等舉人葛紗各一匹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八

後鴻博科吾浙方聞博學之士浙東推謝山浙西推董浦猶康熙大科之有秀水蕭山也康熙少時則聞董浦負謝山於死後而未得其詳頃讀先師徐先生煙嶼續文集有記杭堇浦一篇謹節錄之曰始二人以才學相投契最為昵密客京師維揚無一日不相見談笑辨論相服相稱歎數十年無閒言也既而謝山膺東粵制府之聘往主端谿書院堇浦同時為粵秀書院山長謝山自束修外一介不取雖弟子饌時物亦峻拒之而堇浦則網載湖州筆數百萬乞粵中大吏函致其僚屬用重價強買與之謝山貽書規戒謂此非為人師所宜不聽

謝山歸以告揚州馬氏兄弟他日墓浦至馬氏秋玉昆
季甚詰責墓浦墓浦不敢辨而怨謝山切骨而謝山不
知也謝山既卒其弟子如蔣樗庵董小純諸君念其師
執友莫墓浦若乞之銘墓墓浦使來索遺集與之久無
報章屢索還遺集終不報而墓浦道古堂文集雖本出
矣諸君視其目有鮎埼亭集序忻然檢讀則若譽若嘲
莫解所謂細繹之又似謝山有敗行者皆大驚怪以徐
先生言為太過者試一考又徧觀其他文則竄謝山文
全杭交誼並取此序閱之為已作者六七篇於是知墓浦賣死友而不知其賣之
之故既而有自維揚來者道其詳於樗庵始恍然大悟

郎潛二筆 卷十六 九

其後樗庵弟子有抄鮎埼亭集而以杭序冠首者樗庵
見之大怒乃手記墓浦負謝山始末於序後而此書後
歸徐先生故先生詳述之如此樗庵固不妄語徐先生
亦不輕詆前輩者且墓浦粵游集每有以湖筆饋某官
詩其文集中考據論辯之作頗與鮎埼亭相出入然則才
如墓浦竟有文無行至此亦可唏矣按他書稱墓浦性
小衣
八茶肆與里少年游講叫拍張各不相識適學使者與
過偶見之領而去歌驚問則曰我衙門中後輩也同博
者始知為墓浦觀此則墓浦之行檢通俛本與
謝山異趨愛其才而與之比仍謝山之過也
河工之築壩護隄以磚代石自粟蒸勤公始是後每有
大役碎石稽掃工用大減數年省官銀百三四十萬兩

而工益堅自奏為定例省費更不可訾算矣然公於河
實殫竭心力體驗入微平居河勢曲折高下嚮背皆在
其隱度中或報水漲隄將壞公曰無妨或隄去水遠公
曰水將至矣急備之果如公言眾乃大服任事五年河
不為患官吏皆慶為天幸然前公任三年河決祥符公
卒一年南岸決逾年又決然則豈非人事哉
錢唐吳清皋清鵬毅人祭酒第六第七子也兄弟孿生
按以先生者為清才雅趣得筆得文清皋以孝廉授中
兄從質家言書晉階侍讀考御史第一未及補
擢守江西之撫州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十

宣宗召見曰汝師傅吳毅人之子耶汝學問乃不得進
士也世以為且大用乃自撫州調南昌僅一攝吉南贛
甯道再攝鹽法道事卓異入都道卒清鵬以高第歷職
清曠自放於詩酒終順天府府丞所遇間劇不同而官
皆至四品再世仍隸仕籍人遂謂以生年月日推算貴
壽夭其說果不甚誣而不知祭酒之遺澤遠矣
道光朝士無不知湖南有海秋湯鵬者海秋二十成進
士三十補御史意氣踴厲勇言事未踰月三上章最後
以言宗室尙書 叱辱滿司官事在己奉
旨處分後罷御史回戶部原官時英夷擾海疆求通市

海秋憤不得言事猶條上尚書轉奏策夷務善後三十事嗣西夷求改關市約有君奏中不可許者數條人以是服其精浮湛部曹不得志退而著浮邱子一書大抵言軍國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偽開設形勢尋攝要眇凡九十篇四十餘萬言每遇人輒曰能過我一讀浮邱子乎其自喜如此年僅四十餘卒康祺按海秋生胡文忠同縣曾文正官京朝時嘗與海秋為深友中有違言文正頗自咎設天假海秋以中壽人事磨鍊才學器識當益醇與逆事起戎幕需材展轉吸引未必不躋

中興勳輔之列年少氣豪銳意世用一蹶不自克卒摧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士

頽鬱塞以死悲哉

吳江吳兆騫漢槎嘗與二三朋好同出縣東門意氣岸然不屑中路忽顧汪鈍翁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傍人為之側目此所謂名士習氣也康祺憶戊辰春闈後從先叔父兵部公散步虎坊橋適某相乘轎過車馬雜沓飛埃滾滾咫尺迷蒙余舉扇自障曰元規塵起汗人先叔父回首斥之云名士習氣切不可學因漢槎事槎觸先訓敬誌之以自箴

陳碩士侍郎家本素封以諸父輩仕宦中落侍郎自御史回翰林原衙門貧益甚人勸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

又為人客奈何一日有貸於友人至則弈棋賦詩盡日暮忘所事而返後驟遷至閣學

宣宗諭之曰汝非有保舉人朕知汝靜退有操守進汝

官

天褒五字可為侍郎一生定評矣

道光十五年江甯鄧督部廷楨受

命總制兩廣自安徽入覲時公同鄉官京師者公子子

久編修外幾二十人公未明入

朝出答賓客之造請及暮歸寓館與鄉人述故老逸事

商論文史辨訓詰音聲於三百五篇詩刺取聲韻雙聲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士

者左右逢原如取物筐篋中人皆神開意新日聞所未

聞臨別鄉人為繪宣南夜話圖張之以詩此雖小事然

作宦數十年以耄耆老宿與後生分席談經非記誦博

洽者不能作客十餘日以封圻貴官與鄉里通宵話舊

非神氣閒定者亦不能

合肥前相國李文定公在位數十年尤篤於人物如李

太史因篤趙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諸君公為學士時

薦以應博學鴻詞科者也陸清獻公邵參議嗣堯彭巡

撫鵬公為吏部時所薦以游至大官為名臣者也下至

卑門寒畯聞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蓋公生平汲汲於

以人事君其所薦引非有鄉里姻戚年家故舊之私非有竿牘苞苴揣摩迎合之弊蓋謀國之忠知人之哲如合肥前相國者則誠不負

聖明矣

梅村集太倉十子詩序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雅道漸滅吾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十子爲周肇子傲王揆端士許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怵懌民王曜升次谷顧湄伊人王攄虹友自子傲以下皆與雲閒西冷諸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

郎潛二筆

卷十六

三

爲兩王子孫

國初詩人崔不雕漁洋房考門人也居太倉之直塘性孤深寡合吳梅村祭酒目爲直塘一崔居易錄稱崔華詩清異出塵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人目爲崔黃葉又歷城王進士萃能詩嘗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閒自著書又云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漁洋亦目之爲王黃葉考自來謝胡蝶鄧鵬鵠袁白燕鮑夕陽紅杏尙書三影郎中之類多以詩詞斷句騷博高名卽漁洋賦郎似桐花委似桐花鳳一詞亦有王桐花之號然文人標榜數見不鮮風

雅如漁洋抑何未脫白窠乎

吾邑陳莘學先生汝咸隨父講學證人社中專力於慎獨之旨黎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康熙三十年成進士按國朝先正事略稱汝咸會試第一誤是科會元乃張暖座主李文貞方以講學招來後進或邀之往先生謝不與散館改知縣宰漳浦十三年循績惠政不可殫紀調南靖浦人相率赴會城籲留不可歸收田器塞縣門晝夜環守去之日民扶老攜幼環跪街巷泣曰公母去活我百姓擁肩輿不得行先生下輿步入李太學家夜半假城守二騎作巡邏者聞道從北門逸去民追思不已卽於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四

北門構月湖書院塑先生像瞻拜月湖吾邑城中湖世稱月湖先生也在南靖善治盜任未期月犬不吠夜頌聲大作內召由主事擢御史疏言閩海掛號之弊聖祖嘉納賞資食物時海賊陳尙義乞降先生自請入海撫之陞爵

溫諭曰汝乃近御之臣風濤不測不必親下海後隨行之千總果遇颶風事竣復命

聖祖又諭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五十二年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資駐防士卒先生出入紅苗界默籌久遠之策猺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先生爲竹枝

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明年陝西甘屬報荒復奉使出撫臨行

聖祖諭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苳容土葆朕亦嘗之頗美可啖也先生頓首謝入境見野有餓莩即不復御酒肉撫慰饑民步行一日踰九嶺至平涼發貯穀并移鎮原倉米賑之以勞卒於固原地方有司檢視其囊衣一襲錢一緡而已計聞

聖祖憫悼連稱好官可惜先生官不過理少而當時主眷之隆已駸駸以重臣相待蓋閩中作令之政聲早達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去

聰聽也

康熙間吾鄉前輩有聲臺垣者一人而均出吾宗一理少一則非園先生紫芝也先生初官詞曹即不受外僚書帕之敬入臺尤持風紀嘗疏請裁屯衛頒禮書除南城大猾鄧二皆

允行時疆臣多由閣部保舉湖廣巡撫張汧大學士明珠所私也恃勢貪暴廷臣不敢糾先生具疏劾汧且請罪其保舉之人奏入

上語之曰滿朝為所賄屬爾小御史乃爾敢言翌日面諭九卿即與內陞四品卿按蔣學鏞榜庵存稿謂原保大僚十餘人因之降黜新修

鄧縣志從之非事實也康熙二十七年明珠革職上諭尚以保舉張汧官員未經議罪責塞榜額之庇護見明珠先生益感激思報稱一日於朝房值明珠延坐進茗飲之歸寓暴卒
按明珠延坐一事見萊州府志郭琇傳 在明相黷貨攬

權勢居騎虎固不避妨賢害正之醜聲惜濟濟盈廷無一人為之舉發者而先生之方剛見憚峭直寡援益見矣

秀水朱氏曝書亭久廢為桑田南北坨種桑皆滿亭址無片甃存獨嚴藕漁太史所書匾無恙而荷鋤犯此地者其人輒病或竹垞先生魂魄猶戀此土耶嘉慶間阮儀徵視學按臨釀賞重建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去

甘泉江鄭堂藩淹貫經史博通羣書旁及九流二氏之學無不綜覽詩古文豪邁雄俊才氣無雙嘗作河賦以匹郭景純木元虛江海二作受業惠氏弟子余仲林盡得其傳諸經多有發明其為人則權奇倜儻能走馬奪槊狂歌豪飲好游好客至貧其家儒林文苑游俠三傳令後世難於位置

蕭山毛西河德清胡臚明所著書初時鮮過問者自阮文達來督浙學為作序推重之坊間遂多流傳時蘇州書賈語人許氏說文販脫皆向浙江去矣文達聞之謂幕中友人曰此好消息也

前筆紀謝金圃少宰之禮下汪容甫歎為今人所難見
見焦里堂撰少宰遺事一篇言乾隆丁酉值選拔歲所
拔如汪容甫中顧文子九苞陳理堂燮程中之贊和郭
職民均江秋史德量劉又徐玉麟宋首端綿初皆一時
通經能文之士時謗容甫者甚多少宰違眾論特拔之
容甫惡聞礮每來謁則戒司礮者俟其行遠而後發聲
又嘗薦容甫於薩使者容甫偶不合艷然去少宰為之
謝罪云云一片熱腸愛才如命爰補錄之以告居大位
者康祺獨怪容甫受少宰曠代之知復得儀徵相國鎮
洋制府送抱推襟慙慙以國士相期待乃其集中如自

郎潛二筆

卷十六

七

序弔黃祖弔馬湘蘭頌孤父之盜諸篇憤鬱牢騷幾若
失職辱身舉世欲殺塊然無一人可伍者不知世有容
甫之學之才并無容甫當日之遇荒山破屋頭白無聞
其斫地問天又當如何也

吳蘭次以順治九年拔貢生授中書舍人夙負才望尤
以詞曲名奉

詔譜楊繼盛傳奇譜成稱

旨仰以楊繼盛之官官之時以為奇榮雅遇蘭次有人
署拜椒山楊先生祠時奉

命譜椒山傳奇詩或曰今崑曲有鳴鳳記院本演椒山

劫嚴嵩事殆即蘭次所撰進後遂徧傳教坊也第考黎
洲先生太夫人嘗有壽日見演鳴鳳記因之慟哭一事
見黎洲子百家跋子劉子所作壽序後見鳴鳳記明未
已行蘭次所撰當別一本試諗之識曲者
承平將帥專尚騎射段提督秀林官占北口時扈從熱
河

高宗召見問爾年逾七十尚能射否對曰騎射武臣職
也臣雖老尚能跨鞍彎弧為將士先一日
上在宮門懸鵠命秀林射秀林一發中候心
上甚喜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六

賜穿黃褂

秦州陳諭德厚耀與梅文穆公同直

內廷蒙

聖祖指授算法已詳一筆矣當文穆初入見

上嘗語之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
教於汝祖今汝祖若在尚將就止於彼矣諭德侍從多
年蒙

賜書籍文具錦綺瓜果之類尚為近臣所恆有其

頒賜儀器疇人家詫為未見一日又

賜熱河光木供之几案光皎如月

諭曰以助汝鉤稽布算之勤也諭德有奉

敕賦夜亮木詩懿感勳舊咸羨其遇

常州王君應辰以嘉慶辛酉進士選四川新繁縣知縣到官頗得士民心而縣素號饒邑君絕苞苴之私不能飾廚傳稱過客故上游及同列皆不意戊辰冬舉計典有日者素識君而往來於藩司之門自省中遺君書云方伯將以計典黜君矣得金若干乃可免緘其書以方伯印封發之君得書笑曰鬼蜮乃敢白晝見藏其書而以其事白制府制府以為協持也怒以才力不及填計典入奏立委員攝印署理委員至君拒不見委員謀於

耶潛二筆

卷十六

九

庭君乃出索其委牌而委員以制府促督不及待司文無以應君笑曰此亦可詐耶呼騶械之委員恐馳去訴制府謂某敢抗制府命且辱之制府大怒命中軍提兵隨成都府知府往捕圍其署大索獲日者所致書毀之掘君歸於省置諸獄以抗不交印奏禍且不測於是四川諸州縣大譁騰謗書徧於道路頌之聞於朝御史或摭以入告奉

旨查辦然後出君於獄放之歸而以病風覆奏焉以飲食饋贈之微釀成如許大案固知仕途之險叵然世有諂事上官厚結寮佐下至胥徒臧獲之輩靡不各展其

私冀彌縫於纖瑣而事出意外終亦罷去或反以虧咎累身家者又當如何而後可曰事上以敬不凌不控交友以誠不驕不惰禮無不及情無太過無脂韋以徼福無矯激以買禍升沈得失天焉者司之而何預於我興縣康光祿紹鏞值軍機時勤於趨職專心掌故以周知當世之務為急大樞董文恭戴文端盧文肅諸公咸倚如左右手嘉慶十八年林清倡亂畿南山東河南響應公方隨扈即以各省應行防堵之處及將弁姓名曾否經歷行踪所轄兵數多寡作一小冊以自隨會上詢問各要隘將弁當軸即以其冊進

耶潛二筆

卷十六

十

上由是知其才可大用遂擢鴻臚卿敷歷封疆於此兆矣按此舉頗足為士大夫法我輩既讀書筮仕即官非樞密時非軍務凡海內人才中邊地勢及水陸兵額多寡疆弱之數孰不當隨處留心與

甘泉鍾明經懷文選樓所刻葭莩考古錄其所著也述通憲制行動中禮法嘉慶甲子督學劉文清公舉為優貢生君入謁抑抑若不自勝自謂咎咎殊多不稱此目家庭朋友閒言屢及之嗚呼

朝廷設科取士使與其選者盡如君之顧名思義也科目洵足重矣

劉文清按部揚州江都焦孝廉循時年十七應童子試
取入學覆試日公問詩中用醞字者誰也孝廉起應
之問二字何所本以文敷桃花賦對且述其旨義公喜
曰學經乎孝廉對曰未也公曰不學經何以足用爾盍
以學賦者學經明日復謁公復呼孝廉至前曰識之不
學經無以為生員也孝廉歸乃屏他學而學經卒成經
師孝廉嘗作感大人賦以識知己之恩今冠雕菰樓集
首康熙年十七為秀才長沙周侍郎亦於中謬加褒
賞謂他日當以文章名贈以書籍箋筆及京師佩用之
物越二年京江張文貞公繼公視學歲科九試每出入
郎潛二筆 卷十六

場屋必召至案前諄諄以名世壽世相勸今年將四十
羈紲冷官學問無成修名不立以視孝廉五經紛綸首
述盈筭不負文情之知遇者辟諸草木區以別矣回首
師門慚惶無地
本朝漢臣以佐雜至大官者雍正閒之李衛田文鏡嘉
慶閒之李世傑最有聲望乾隆朝揚州楊公景素以一
縣丞游躋開府總督兩廣浙閩直隸亦未易才也初投
效直隸河工以精敏為河道忌嫉將笞之公躍馬馳去
投河帥愬曰景素功臣後按敏壯公捷為公曾祖有罪宜殺不可
辱且陳河渠利病帥奇之遂游保至大用巡臺儻值漢

民與熟番構釁生番亦乘閒焚殺漢民公案界掘深溝
築土牛以為之限請令熟番薙髮留辮以別於生番永
杜假冒官直隸布政司時山東賊王倫方煽變公奉
命防河西賊眾兵寡撫回人子弟而用之得二千人勇
氣百倍剽捕堵禦以底於平其他歷官政蹟亦多可述
者蓋科第中人按格推排歲擢年遷或以庸庸據高位
若起家雜流忽膺
異眷無問其治術之醇疵進身之邪正而其人必有出
眾之幹局無疑義也

嘉慶閒平閩浙海盜李壯烈伯實為首功太平參將李
成隆亦有勞焉龍王堂松門之役成隆婦新產風雨破
其屋驚死不顧立率師往勦安南夷匪及鳳尾幫盜皆
以此舉就禽時亦稱成隆小李將軍

燕下鄉睡錄卷十六終

壬癸藏札記十二卷

潘祖蔭書

光緒 旗蒙 作噩 吳下 開郡

郎潛三筆序

近世卮言日出著書益多往往接拾可喜可愕之事不攷虛實不別是非茶餘酒後苟以動聽猶藉口曰吾所言皆人事不涉神鬼噫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不特無資於聞見且恐遺誤於淺識是亦不可以已乎鄞縣陳鈞堂大令以高材擢甲科浮沈郎署載籍極博哀集國初以來

朝廷政要摺紳事略忠節孝義治術軍旅目覽手披隨所紀載以爲郎潛紀聞初筆二筆擇焉必精語焉必評開有異聞輒加攷正誠恐流傳失真自誣誣世也君旣郎潛三筆

序

不得於曹司乃求改外以縣令來江蘇所至有聲光緒九年秋予應學使瑞安黃侍郎之聘攝席南菁書院君適宰江陰因得讀其書而趨之以爲非特襍撰瑣聞者不能夢見卽

本朝掌故之書如新城山陽柳南服塘諸家無此博瞻精核也茲復以三筆刊成虛爲之序大抵仍前書體例而更謹嚴凡攷名人言行政治得失世事變遷胥於是乎有取焉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傳之後世當爲紀載之最夫何閒然南匯張文虎撰時年七十六

郎潛三筆目錄

卷一三十則

卷二四十四則

卷三三十七則

卷四四十一則

卷五二十七則

卷六三十三則

卷七三十四則

卷八二十九則

卷九四十八則

郎潛三筆目錄

卷十三十則

卷十一三十七則

卷十二三十八則

從子鳳蔚

子鳳瑜

校字



壬癸藏札記卷一

鄞 陳康祺著

國初沿明舊例太常寺樂官用道士承充乾隆間

高宗特諭廷臣二氏異樂不宜用之朝廷乃別選儒士

為樂官而令道士改業又乾隆五年江西正一真人遣

人到部投職名欲隨班恭祝

萬壽梅文穆公穀成時為鴻臚卿以應否隨班行查禮

部禮部覆稱宜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文穆因上疏謂

道流卑賤不得濫廁班聯

上是其言敕部定議嗣後正一真人不入班行文穆又

郎潛三筆 卷一

言據江西通志稱真人張繼宗於康熙十九年授光祿

大夫此事不存檔案不見會典不足為據宜照提點演

法之類給與品級

上亦以為然下部議正一真人不許援例請封授秩五

品按順治三年江西撫李翔鳳進正一真人張應景符

四十幅得旨以無補治道且恐天下效尤置之又

康熙二十二年旨張繼宗見號真人即着照所襲銜

名給與誥命一切僧道不可過於優崇致令妄為爾等

之識聖朝之慎重名器杜絕異端可謂至嚴至正近來張氏

子孫乃猶有僭用極品儀制輿從舄奕聲氣招搖游歷

供張饋賄冥然若不知有前事者當路鉅公盡拘係而懲剝之毋使斗米遺孽為患人間也

福建海澄公向以管轄兵馬支銷錢糧給予印信後營裁而印未繳雍正五年劉侍郎師恕方充福建觀風整俗事疏劾襲海澄公黃應纘濫給戚族印文混行文武衙門殊屬非宜請飭繳銷向後承襲時改給敕書

詔從之

陝西甘肅韓撫部良輔以康熙三十年一甲三名武進士選二等侍衛雍正二年以廣西提督署巡撫事五年真授墾曠土馴獯獠清黔粵疆界移官設防頗著名績

郎潛三筆

卷一

二

是亦武臣改文之有效者

勒恪公齊蘇勒初以內府主事出任永定河分司既遷翰林院侍講國子監祭酒仍管永定河分司事時康熙四十餘年也可見當日擇賢任事不其有中外資格之拘

雍正間貴州巡撫何端簡公世瑛奉

敕建龍神祠將祀明臣王守仁之陽明書院改作後撫沈督部延正疏言守仁謫龍場驛丞時講明聖賢之學化民歸俗黔人始知誦習詩書實為有功名教陽明書院夙為省城士子瞻仰誦讀之所請仍其舊別建龍神

祠宇得

旨此舉妥協之至何世瑛留心理學伊等各立門戶互相是非若云無心何至錯誤若此俯順輿情改建為是康祺按端簡亦理學名臣其平日殆誦法程朱以姚江之學為害道故龍場祠祀毅然借端以去之聖訓煌煌已如見其幽隱矣

桐鄉張楊園先生履祥訓門人語姚瑚所述有云默斯未冠時按默斯先生子名維恭先生命暫以幅巾禦寒默斯不欲

隆冬盛寒囚首露頂家人患之託瑚告先生瑚難其辭一日寒甚始致辭曰默斯頭凍如此恐或成疾奈何先

郎潛三筆

卷一

三

生厲辭曰與之幅巾彼既不肯此頭何妨凍落因言年前太福原注即僕陸慎名小時出鎮私買一帽戴之予見之怒

甚投之於廁可以待子不如待僕乎康祺按楊園晚舉維恭其家教方嚴自不同世俗舐犢之愛惟古人子冠父詔禮節繁重必非今日所可行况尋常褻冠與幅巾帕首何異服御之細馴致賊恩蓋講學家之徽幟然已稚存編修以上書謫戍明年即奉

旨釋回

赦下之次日朱文正公入見

仁宗手先生書示公公跽捧以觀則見

御筆署其首四字曰座右良箴公頓首泣曰臣所鬱結於中久而不敢言者至今日而

皇上乃自行之臣負

皇上多矣尙何言伏地久之始起見錢衍石侍御記事續藁他書多稱雅存

賜圖由文正力蓋非事實也續藁又稱編修上書乞代奏凡三處一成邸一卽文正一則長沙劉文恪他書亦無及長沙者前筆未詳爰補述之

乾隆間杭堇浦嘗以編修上疏抗論時事謂用兵斂財及

郎潛三筆 卷一

四

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行其流弊皆及於百姓疏凡十事其言至懇激部議當重辟

上僅令罷歸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節亦不得以文人目之矣

吳菘圃協揆以奏賦受知

高宗出編修超擢學士屢持衡尺朝士多推重其文章阿文成公獨薦吳某饒經濟可大任奉

旨分巡河南兼理河務遂以精練水事稱前後任東南河督歲奏安瀾未嘗有失而它處潰防奉

命塞決者罔不如期底績世始服文成之識人又林文

忠公嘗謂協揆文章爲政事所掩卽書法之美一二小簡亦復超妙入古然協揆未嘗以書名則蘊蓄之宏遠誠不可及也

馮孟亭侍御爲伯陽司寇之嫡孫司寇庶子柯亭中丞鈐撫安徽時將葬其生母曹夫人祔於司寇之塋前和並列侍御持不可曰是並嫡也中丞曰有子之妾禮當祔何並列之疑侍御退而攷之得韓魏公葬所生母胡其匱後於嫡夫人尺許魏公自爲誌銘曰棺槨之制悉用降等安神之次卻而不齊示不敢瀆也中丞無以難議乃定然中丞亦守禮嚴甚嘗入覲

郎潛三筆 卷一

五

高宗詢及家事

諭曰汝母有賢子今封夫人矣將不爲正室乎中丞叩首謝敬對曰臣父未有遺命

上霽顏曰是也汝父未有命遂已康祺按中丞能以禮事其親侍御能以禮匡其長二事均足爲士大夫家範

上海曹侍御疏劾和坤身後始蒙

優獎余已述之矣當嘉慶四年侍御于玉水舍人江將歸葬求銘於朱文正文正文病背癱方劇舍人請俟愈後爲之寄江南可及也公曰不可吾病吾文且益眞摯愈於不病者乃流涕屬草稿竣請劉文清書之避易數字

而文正意不愜復改定而文清更書之即今所刊石流傳者也文正不慮已之病而急為之銘文清再為之書而不厭蓋匪惟篤於友朋生死之際也

康熙間嘉興陸太常琦任廣西學政深得士心粵人至比之蜀有文翁潮有韓公桂林祠堂至今享嘗不替謝侍御濟世梅莊雜著有祭陸太常文略曰先生之督學吾粵也問何餽口曰有學租朝粥暮飯人曰窮宗師其閱卷也手定甲乙廢寢食人曰勞宗師征鞍初卸請業請益紛來前人曰老教書宗師及其去也十二郡士子無不黯黯悲者按侍御仕雍乾間清直之聲聞天下衡

郎潛三筆

卷一

六

量人物不可一世獨傾服太常如此知必非阿好之言陸太常有遺言一紙述其先人儒素固窮以及生平遭際辭氣間皆抑然自下末乃道其所得力處以示子孫曰不妄交一人不妄為一事不妄取一錢按宋倪文節之教人亦有不妄出入不妄語言不妄思慮之語太常三言尤為篤實而深切也康祺謬為加二語云不妄發一言當在太常三不妄之後嗚呼言之不妄起一念當在太常三不妄之後嗚呼言之匪難行之維艱捫心自思能允蹈其一二否耶

明季凌忠介公義渠為甲申十九忠臣之一順治間歸骨故邱世祖廷諭知府吳綺護之行且

命為卜葬

本朝褒卹遺忠之典蓋自世祖開之也

前筆紀康熙季年太倉王相國以疏請建儲獲譴其子詹事奕清代戍其同日上疏同時出塞之御史未詳姓名茲攷各書知聯名十二御史蓋大興陶燾高密任坪秀水范長發南城鄒圖雲柘城高玠清苑王允晉嘉善李允符溧陽陳嘉猷錢塘范允鏞武康高怡吳趙成穉山陰孫紹曾也時號十二忠臣一孝子孝子謂詹事也又有稱十三忠臣者因其時仁和柴御史謙亦以言建儲同謫後同釋釋以雍正丙午存者六人唯詹事於諸御史赦後又戍阿爾泰十年乃歸歸後為相國請賜卹

郎潛三筆

卷一

七

高宗諭以王揆當日不能深知聖祖默定儲位之心冒昧瀆奏固不合但身居政府為國本起見尚屬分所應言賜御葬如例蓋人臣效忠靖獻不顧身家事隔三朝終邀

天鑒義可無問也按十四人中吾浙居其六殆節義之邦風氣然已

時帆祭酒法式善性嗜風雅四方名彥至京師者無不

做詩龕之門以詩文相倡答祭酒箸述甚饒其藏書亦最富祭酒沒公子中書桂馨賢而蚤世中書夫人照齋相國女也守詩龕中遺書扁鐫牢固相國歸自卜魁欲觀祭酒所輯朋舊及見錄約以毋借它人並先訂還期然後出其慎如此以一婦人摺柱清門寶守先集至斷於父女之間索綽羅氏相國姓及伍堯氏祭酒姓兩家門法善而遺澤長矣

德清戚瓶谷學士麟祥逮事

聖祖供奉書房有年文章風采與敬業懷清望相埒尤通河洛之學每祈禱晴雨

郎潛三筆

卷一

八

上命占驗不誤畧刻

憲廟嗣位尤重之未幾引病歸忽以事戍甯古塔學士曰吾不能逆觀以及於難亦數也雖然某年吾當歸及期其第三子張言率連江請於大府而乞恩焉果得歸見歸安章給諫所為戚孝子傳夫學士邃於數學而仍無免禍之方連江篤於孝思而卒有迴天之力士大夫立身處世可以知所務矣
韓城劉中丞蔭樞以知縣行取為吏刑戶三科給事中前後疏十上論速捐速陞之弊又請試捐員停保舉開言路覈名實又言藩臬宜入

觀奏事又陳豫秦兩省事宜皆

報可又論楚省攤糧病民下九卿議公又開陳公卿間遂蠲其賦外轉贛南道署按察使以爭疑獄失巡撫意劾罷之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南巡公迎見於潼關

上曰此劉鬍子也何為民服以被劾對

詔復其官公廣額豐頤美鬚髯官科垣屢蒙

召見

上故識之洊擢貴州巡撫會額魯特數擾邊

上使尚書富甯安等往征之已擊走矣領兵大臣尙擬

郎潛三筆

卷一

九

進勦各省捐饟捐馬者皆起公上封事曰澤旺阿刺蒲坦小醜也侵擾哈密小警也請無用兵又密陳六事略言臣老人也報

皇上之日無幾敢冒死以言從來與庸主言非發露其詳不可與聖主言則引其端而已悟

皇上聖主也臣不敢多言敢以六事進重內地勿勤遠略謹喜怒而慎用人覈名實以重國本等以年垂八十請老

上令赴大軍駐所周閱詳議具奏公抵營仍疏請屯哈密以東兵毋輕出又以病乞休

詔責其憚遠涉令還巡撫任後數月休致來京下刑部議以阻撓軍務當絞

命發往博爾丹處種地公年八十一矣子熾請隨侍公

笑止之曰人死道路與家庭何異汝自歸耕田讀書無

我慮居喀爾喀三年

上諭廷臣曰劉蔭樞忠臣也但書生不知兵耳

詔還京復其官與千叟宴雍正元年

世宗召見慰問

賜金遣之歸旋卒於家康雍間多直臣若公之百折不

撓始終一節亦所罕見

郎潛三筆

卷一

十

韓城劉中丞觀察贛南時贛之鎮將私收門稅公陰遣

一人負布一人負麥交午過其門曰彼欲稅則質其布

麥而來告會鎮將方過飲守令皆在二人者來自失布

麥狀公勃然曰門何稅而為暴如是監司買物而失其

物如小民何鎮將慙退明日下令革其稅公乃復具觴

邀鎮將揖之升堂疾下拜曰帥惠吾民敢不拜嘉鎮將

大驩康祺按公性鯁直此舉惠人之政以委曲行之其

權術尤可愛也

康熙朝龔蘅圃侍御翔麟勁直政言屢擊權貴劾靖逆

侯之子張雲翮劾滇黔督部趙公良棟皆拜

御書之賜旌其政言其効熊孝感弟黷貨並糾孝感

上亦遽之論者謂宋唐子方以燈籠錦事劾文潞國雖

嘗寫祝禁中卒不免有春州之謫未若侍御之生際

聖明也

先正事略孝義門載近世孝子等親遠道備歷諸艱至

十餘人之多或負骨歸葬或奉以還鄉誠感神明卒遂

其志然攷其出門年皆在二十三十備康熙間舉節劉

孝子以十四齡童子至性勃發隻身孤行閱十年之久

足跡徧天下果得其父於萬里之外奉之以歸其事尤

曠絕千古而李氏事略未及採亦一闕也

按李氏所失載遠道尋親

郎潛三筆

卷一

十一

如錢唐陸寅單父劉宏甲山陰陽賓溧陽潘天成輩尙多孝子名琪生四歲父出賈

不返孝子時涕泣思父輒依母陳問父形貌奚若及父

平日言動謹志之既而請於母欲求父所在母曰兒幼

穉何能為姑待之至年十四泣謂母曰兒行決矣母亦

泣曰若父始客漢今十年不知所往兒能大索天下邪

慎無去我孝子聽而曰兒幸有兄弟可奉母母無念兒

兒不得父不可為子兒行決矣則先求之漢不得則之

蜀之楚西踰桂林北走秦隴險阻寒餓屢瀕於死時距

父客游時已遠遠傳聞疑似必蹤迹達其地望絕而後

之它悲思悽愴為詩四十章傳於人冀有來告者既又

之吳越之齊魯之燕之趙如是十年一日忽於京師之國舅厥間有鄉音者審里居姓名則其父也道家常舊事悉符合相持大慟道路聞者皆流涕長洲沈文愨公歌詩紀其事從而和者百十人孝子侍父歸母猶無恙家故貧竭力營甘旨孝養二十餘年及遭憂孝子四十餘矣子五人一舉於鄉孫曾竝著文行元孫侍御史展昌始以孝子事實上於

朝覆按得實乃

命有司坊其縣而祠祀焉吁天祚完人

國旌至行食報之厚理極尋常顧夷考二十四史獨行

郎潛三筆 卷一 三

卓行諸傳中如彼其純且摯者幾人哉幾人哉

固始吳淪齋中丞其濬氣深識沈操守貞白撫山西時

裁革鹽規不以入告道光二十九年公已沒矣以整理

山西監務因緣達

天聽

上大嘉歎立

賜公子承恩洪恩孫樽讓舉人承恩竝

賜主事廉吏兒孫世傳簪紱不賢於金籠萬萬乎

王文靖相國熙以順治十四年擢宏文院學士時公父

文貞公崇簡適任

國史館學士

上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榮矣哉

按文靖等改掌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滿加禮部尚書而文貞實先長禮部是父子同官矣

康熙初年例凡招民百家送至

盛京優敘知縣謂之招民知縣後經王文靖公疏言恐

有不肖奸民借資為市貽害地方宜改授散秩以絕徼

倖從之

康熙四十一年少傅王文靖公卒於家

上命直郡王云前此大臣病逝間有命皇子臨其喪者

從未施拜奠之禮大學士王熙因係

郎潛三筆 卷一 三

世祖章皇帝舊臣特令王行禮舉哀致奠蓋以公服官

最久力矢公忠故飾終之典加厚也

順治元年定鼎

頒詔

賜廷臣宴有內監數輩先行拜舞奉

論朝賀大典內監不得沿明制入班行禮從戶科給事

中郝傑請也

本朝之裁抑宦官自此舉始 按郝公疏請復牙牌舊制照品級懸帶

凡大臣身後應否于謚由禮部奏請既得

旨由內閣擬字進呈候

上圖出此定例也康熙四十二年勵侍郎杜訥卒於官已

特賜祭葬矣越二年

聖祖駐蹕靜海追念公効力南書房二十餘年敬慎勤勞有

旨賜諡並

御書文恪二字

賜其家

于襄勤公與清端同名宦蹟亦與清端相追逐人稱清端為老于成龍襄勤為小于成龍襄勤初以樂亭令權

郎潛三筆

卷一

十四

知灤州緣罪囚脫逃應降調樂亭民列其善政叩

閭籲留部議以保留違禁械為首者繫於獄逾年縣民再叩

閣下巡撫金世德察奏所列善政皆實始復襄勤官嗣

清端撫直識其賢清端遷兩江總督疏薦其可大用尋

以江甯府關員請

敕廷推清操久著與于成龍相類者

上果以襄勤任之自此襄勤遂簡在

帝心隆隆日上循聲偉績與清端頡頏矣

于襄勤之擢安徽按察使也

聖祖方以巡狩還京師

特詔獎襄勤賢能廉介

賜其父原任參領于德水貂裘又

通諭八旗都統侍郎諸臣有子弟官外者各貽書訓勉效于成龍潔已愛民是舉也教忠教孝樹之風聲豈獨

襄勤父子感入骨髓歟

按襄勤以知府升臬司未為道員以臬司擢巡撫亦未為藩司

蓋聖祖信之有素也

阮文達公文選樓藏書道光癸卯先被回祿後又遭粵

匪之變宋元舊版盡付劫灰公所進呈四庫未收書其

原本亦已無存是祕府所藏多半海內孤本惜無好事

郎潛三筆

卷一

十五

者請將是書移內閣翰林院許八直者借鈔庶尚有流

布塵寰之一日與

錢衍石侍御記事稿云諸城賈僉都之被謗於洪更生

也謂嘗書扇稱門生於和坤小峴秦氏既辨其誣矣

筆亦採秦說僉都督浙學有清譽發貪吏重斂幾罹身禍浙

人戴其德厥後乙卯主會試且大為和坤所齟齬其非

黨附也明甚然當時坤聲勢暴橫身為大臣不能鋤而

去之彼介其屬以相挽必屈吾意以供其一瞬之適也

何居雖不書可也錢氏此論可云至正至嚴其續稿則

謂北江先生上成親王書稿已得見於先生子幼懷知

先生論劾諸大僚並無詆及竇公之語幼懷並言吾父自督學貴州還

朝始直書房在嘉慶初竇公久去位亦未同時也然則侍郎所記誤矣云云康祺按竇洪二公歷官年月竇未

同值上齋東皋子休在乾隆六十年惟小峴侍郎與二

公皆僚故和珅索東皋書即介小峴以通意及北江劾

竇於身後小峴亦尙在朝斷無誤信傳聞一言而誣及

兩友之理幼懷爲北江晚出子或乃兄孟慈輩以詆毀

竇公言多過實已將原稿節刪歟頃考得北江實有劾

錢氏記事稿嘗因東皋書扇記及嵇文恭公逸事云嵇

郎潛三筆 卷一 共

公與和珅同在政府一日乞書楹帖公受其紙歸乃召

翰林甲乙數人者飲於堂童子彭壽請曰研墨已得矣

公叱之曰吾方有客爾何言客請其故而曰吾儕正樂

觀公之用筆以爲法也公遂對客書之甫半而彭壽覆

其墨公起詎讓之客爲請乃已明日謝珅曰徒敗公佳

紙蓋彭壽覆墨公所教也甲乙數人皆珅門下士使親

見之言於珅以爲信也公所以委曲爲是者亦以稱謂

故也錢氏又謂公方與珅一堂議政使其相水火必激

而債事去之既無其力怒之何益而卒能不喪所守公

蓋有柔嘉之則者康祺竊謂嵇公之事太曲錢氏之論

亦非文恭兩世宰輔受

國厚恩不知珅奸則已既知珅奸上者抗疏以糾彈次

則潔身以引避而乃委蛇其事其咎豈止如楹帖之濫

書然不以之責公者珅尊爲上公貴爲懿戚

聖眷之篤曠絕百僚同時滿臣如阿文成福文襄漢臣

如朱文正董文恭均不能有所匡抑奚獨咎公但論此

舉設彭壽來請而諸翰林漠不置詢公將何以行其術

設明日謝珅而珅復易紙以請公又將何以飾其詞且

彭壽一小奴宰相之家僕從雜沓甲乙之來輿馬紛繁

稍不解事漏洩隨之萬一輾轉入珅耳公不幾自速其

郎潛三筆 卷一 七

禍乎夫東泉之所以被誣者徒以門生二字耳公與珅

同在政府其稱謂不過等倫珅雖驕橫必無強公稱門

生之理平日不相趨附而謂偶書楹帖即玷終身清議

不如是之嚴文網亦不如是之密試觀和珅敗後李潢

吳省欽輩果僅以翰墨招尤乎况公忠盡者臣早邀

天鑒使書聯便恐罹禍則與珅數年共事斷不能無一

刺之拜謁盃酒之往還倘有指爲蹤跡隱密者其將何

以巧避乎此事殆傳之失真錢氏遽筆之書漫許爲柔

嘉之則柔嘉本諛恐不其然

耿精忠兩次畔亂朝人暮豕其罪不亞於吳逆顧其母

周氏則賢母也當滇氛初起精忠密受偽命周氏屢責不悛卽憤鬱絕食而死范忠貞公猶嗜之精忠弟昭忠聚忠亦嘗首發逆謀及精忠再降復合疏請賜顯戮播告中外以爲亂臣賊子戒然則精忠洵戾氣所獨鍾矣

關中二李爲康熙間大儒亦有稱三李者二曲子德外一則郟之太白山人也名柏字雪木九歲孤稍長讀小學曰道在是矣遂盡焚所習帖括日誦古書童子試匿廢寺習井以免母命之乃一就試補弟子員旋棄去入山力耕苦學自子德被徵至京師數稱山人賢人始

郎潛三筆

卷一

六

有知之者或欲周之輒峻拒嘗一日兩粥或半月食無鹽忍饑默坐灑如也自誦曰貧賤在我實有其門出我門死入我門存又日牛被繡鸞刀就善作書著有桐葉集蓋山中乏紙採桐葉所書也其潛光晦真抱道自樂似尤出盤屋富平之上按山人女卽適二曲子儒家婚媾不當有是二李先世必有一

者王樹勛者始爲僧以修鍊術游京師教人蔬食云能前知聊大夫多從之游大臣出治河挾與俱敬禮備至已而料河事及工築成敗皆不酬泉文先生記其事然樹勛竟入貲得知府上考重入京爲御史石承藻疏劾流

竄邊方王仲瞿曩有和尙太守詩甚怪偉石疏中連及侍郎蔣子蒲爲其弟子

上召問侍郎對嘗與談道然臣實肉食會軍機章京方飯侍郎亦飯盡肉而出然侍郎久蔬食

上亦知之仍罷斥樹勛不足譏侍郎輩讀書入官徒以見理不明禍福生死之心擾擾於方寸而邪說得以乘其虛至身敗名裂而後已可不懼乎

嵇文敏公之先德留山先生以范忠貞幕府殉閩藩耿逆之變忠義焯史牒矣其時先生妾蘇氏字瑤青者隨侍在閩同幽獄中三年以鈔先生著作爲日課今所傳

郎潛三筆

卷一

六

西京雜語三十餘篇東田醫補十二卷及竹林集葭秋堂詩之屬皆瑤青手稿也先生赴義瑤青年纔十七同時取帶面先生而縊茲事僅見古愚心言南天碧血錄亟採之以補彤史之遺

士大夫立朝風節多由讀書養氣而來亦有少日賤貧卽不肯稍自枉縉者蓋天賦勁骨異日必有樹立者也全州謝觀察濟世雍乾間號擗擗直臣年十八應學使者試學使跣而坐於堂命跪而呈卷先生不從逐之出請罪於其母母笑曰兒何罪今日爲一領藍彭屈它日任宦窺狗竇爲門生義兒皆此忍辱求榮一念誤之也

汝能是吾無憂矣按觀察木彊慙直取怨同朝幸遭際
聖明不爲范滂耳若其母雖滂母何媿焉

朝鮮爲

國家外藩邊門商民亦有互市之例謂之馬市市設於
中江歲春秋仲月望後朝鮮員役以牛貨濟陳於江干
駐防兵丁臺駟夫以布七千五百十四段易牛二百鹽
二百九十九包海菜萬五千八百斤海參二千二百斤
大小紙十萬八千張綿麻布四百九十九段鐵犁二百
具以京畿平壤黃海三道商各一人承辦義州知府率
員役領之所具糗餌菟魚稱之曰宴其官商曰別將右

郎潛三筆

卷一

三

見蒙古博明所著鳳城瑣錄亦

聖朝懷遠之謨也

李鄴齋方伯廢芸才學醇茂以二甲第二名進士以知
縣卽用稚存太史以是科及第送李出都詩有云郎官
改祕閣此例亦有舊二十有七人是科入館者二十七人待子成
列宿後是科主事黃勤敏公鉞以能書被薦入

懋勤殿對品改贊善遂應此詩之讖

本朝無鄉舉里選之例而惟孝廉方正一科猶有選舉
遺意惜州郡長吏不甚講求實行而膺薦授職亦多半
處以閑曹舉人出身者始獲以知縣待闕議者歎焉若

雍正年間南靖王侍御之所遭則去古人殊未遠侍御
名麟瑞八歲喪母能盡哀事繼母如母母病思食青
梅侍御繞樹呼號絕食三日是夜梅忽華旋結實摘以
奉母病立愈父歿廬墓三年突遇虎虎卻避之聞者歎
異里人劉陞遺金數百拾而還之俾得完娶雍正元年
旣舉特科復以薦授永平知府歷四川道監察御史惜
世之膺是選者不盡如侍御之至行交推亦不能如侍
御之崇階疊陟也

郎潛三筆

卷一

三

壬癸藏札記卷一終

壬癸藏札記卷二

鄞 陳康祺著

嘉慶十八年林清之亂滑縣令強忠烈克捷實有社稷功

朝廷矜卹尤厚而中外至今有異言頃讀錢氏記事稿頗得其實亟採之公初莅滑有退吏方頌繫公白其誣出之吏感激思自効詞逆謀以白公公密申太守請調兵為備而後禽之太守不應且屬毋張皇生事端再申又不應九月賊載兵二車入滑公知事急又以申於守答如前公曰兵不得調矣顧其下吾欲遂禽之何如吏

郎潛三筆 卷二

役多感公願盡力遂突入李文成舍繫而歸文成賊中渠惡主滑事者也公坐堂皇嚴詰謀叛狀暴笞斷其脛文成及其黨二十四人皆具服乃鏹之獄賊夜入獄劫文成出遂舉事公聞變率吏役禦賊巷戰良久賊益眾吏役爭擁公出城將奔開封求援兵旦至封邱封邱令全福勸少休而飛騎自太守守曰吾聞滑破謂令死矣已申省強君義當死全福匿郡檄從容語公聞賊據滑勢張甚非厚集兵力不能擊滑旦夕不得復奈何公大慟曰城不得復耶吾死後矣起立問有朝服乎曰有朝服至公望

闕北面再拜訖為書致其同年席元榜屬善教二子諭二子事席如父賦詩一章吾必為厲鬼殺賊乃縊後城破三日也或誣公是時欲遁去或云太守以不早發兵畏公言迫之死皆不然公死未嘗見郡檄且已脫身可無死乃朝服拜

闕慷慨作歌謂非就義如歸者乎是役也假令太守早從公言謁大府集營兵則滑可不失而林清之謀早洩必不至氛擾

宮禁亟返

鑾輿糜饜勞師閱兩時之久而後克假令公不禽文成

郎潛三筆 卷二

刑傷殘廢則文成奸謀方將以十五日前北來為林清後繼禍患更不勝言是公即不死而公之功亦足廟食而無媿者也

睿皇帝褒勸忠義越格從隆而悠悠之言反若為妖人圖報復者是可痛矣公家屬從殉略見前筆不復書

國初餘姚人孫旭出身武舉少以豪俠聞輕財結客頗扞法禁奏當論死用計跳免而潛從征吳逆屢立奇功

經大將軍表奏

特授陝西糧儲道丁艱歸服闋不仕遂棄家為僧於吳興之白雀結廬以老世稱轉菴上人天生崎士乃為彼

教所收亦可惜也

康熙二十六年

上訪天下名醫於諸大臣無錫秦文恭公以吳江徐大

椿靈胎對徵詣

闕下後以老病乞歸亦文恭代奏靈胎輩遜谿山賈藥

養母品學兼粹固宜名動

九重也

長洲蔣太史恭棊康熙乙未進士未授職後緣事被黜

越六年辛丑捷南宮入詞苑兩宴瓊林世稱奇遇

吳江沈彤冠雲後鴻博科徵士之表表者少醕篤精學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三

六經尤善禮學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官不就歸

顧家計貧甚家無竈以行竈炊爨有行竈記存集中嘗

絕糧其母采羊眼豆以供晚食寒齋絮衣纂述不勸其

所著周官祿田攷諸書皆有功經學所遇如此所詣如

彼孤寒牢落之士無自摧頹矣

陝西提督王進寶平蜀亂後駐節固原大興屯田之利

身先士卒力耕百畝將校以是為羞於是西邊無曠土

歲省度支無算論者謂漢趙充國屯金城魏棗祇任峻

屯許下唐郭子儀屯河中古人不得專美也

康熙三十八年春

六飛南巡由浙回蘇長洲舉人吳廷植駕小舟迎謁水
次

召對賦詩稱

上意大喜於是詢知其以冒籍黜者也按廷植中
丙子北闈

詔復之復

詢才如爾者更有誰廷植舉其友張大受顧嗣立對明

日回艫

上皆召見撤尙方猊糖以賜命兩近臣送之歸三吳譽

髦侈為不世之遇

康熙己卯夏四月

郎潛三筆

卷十二

四

上南巡回馭駐蹕於江甯織造曹寅之署曹世受

國恩與親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孫氏朝謁

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

賞賚甚渥會庭中諼花盛開遂

御書萱瑞堂三字以賜汝史大臣母高年召見者或給

扶或賜幣或稱老福從無

親灑翰墨之事曹氏母子洵昌黎所云上祥下瑞無休

期矣

康熙庚辰

殿試榜將發

上諭內閣曰大臣子弟皆置三甲

聖天子賞不阿近申寒峻之氣杜微倖之門真使百世

感奮惜當日未著為定例二百年來老牛舐犢野鳥為

鷺二語用張江陵子及第故事猶時或見之也

湯文正公撫吳日給惟菜韭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

愕問曰誰市雞者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

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邪汝思啖雞便歸

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自立者并笞其僕而遣之公

生日薦紳知公絕饋遺惟製屏為壽公辭焉啟曰汪琬

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仍返其屏內擢去蘇傲麓數肩

郎潛三筆 卷二 五

不增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祖行諸公曰吳

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當時輿評謂

清興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

侍講學士江甯秦公大士乾隆十七年

殿試第一人也精篆隸行草之學未貴時賣字以自給

求者踵至客有知公貧以厚幣請者微察其有德色還

還之客謝罪至再終不許一游淮揚使幕中聞前輩

箴規語亟拂袖歸閉門竟其學志節如此可云不負魏

科或又傳公少年以親老家貧禱於神願減算以博一

第是雖志在顯揚而熱中過甚非居易俟命之道矣

雍正朝錢塘汪太史師韓教授

皇子

賜居圓明園側離家人所居僅一舍不能治其私其妻

怒其妾而聽其居外臺臣以為言遂罷官編修植品端

介無可疵著作淹雅著有談書錄詩學纂聞韓門綴學攷訂詳洽為近世以閨房詬諍之私累及清名一斥不

復然則家有妬婦其亦士大夫生平之大不幸已

曩陝甘鄉試以甘肅甯夏地處邊界士子試卷別編聿

丁號取中康熙五十三年楊文定公為正考官以是科

甯夏佳卷多而限於額特疏請加中一名

郎潛三筆 卷二 六

詔從之

楊文定公艱於得子康熙五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垂問及之深為焦慮公奏云臣弟廩貢生

楊名世今年可望舉子即以為臣後名世果以是年生

子公撫以為嗣名應詢蓋紀

恩也

仁和應處士搗謙入

國朝後棄諸生服外和內剛抱道自樂隘屋授徒屢蔽

風雨家無僮自職啟閉太守淮陰稽宗孟數式閭欲有

贈疇疇未出處士示以所作無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康

贈疇疇未出處士示以所作無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康

熙戊午

詔徵天下博學鴻儒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交章薦
辟處士辭篤癯不起

天子素聞其名問閣臣曰是杭人所稱應先生邪僉曰
是

論不許辭巡撫陳秉直為言搗謙實老病乃獲免徵

長洲相國宋文恪公德宜官戶部侍郎時龍江關大使

李九官解銅入京夜餽公銀四十兩求給門票公斥出

立劾之

聖祖以公舉首餽遺不負簡任而禡九官職或曰公是

郎潛三筆

卷二

七

舉視關西四知其自律律人尤為峻絕也

糧米之目有四曰漕糧白糧軍糧恤孤糧此就州縣解

放言之而小民之納糧則一也明季紳豪橫創為撥

兌之日

國初猶沿其弊蓋軍糧恤孤糧既可遲緩其期又無增

耗之費故有力之家往往營求撥兌而漕白二項專派

於單弱之戶其苦不可勝言順治十二年大興朱尚書

之弼以科臣上言請

敕漕臣糧道親督州縣畫一編徵盡數輸納敢有撥兌

者治罪

上從之民困以蘇

主僕之分滿洲尤嚴康熙初年大司寇朱公之弼疏言

臣見八旗僕婢每歲報部自盡者不下二千人豈皆樂

死惡生哉由其平日教不謹而養不備飢寒切於中鞭

扑加於外飲恨自盡勢固然也請

敕刑部歲終備造一年自盡人數係某族某佐領下某

僕注冊呈

覽俾人知儆惕而生全者眾

諭如所請

康熙戊寅之夏

郎潛三筆

卷二

八

輦下諸名人合寫芷僊書屋圖畫者三十人王原祁宋

駿業禹之鼎顧士奇張振岳楊晉顧昉沈堅黃鼎劉石

齡鄭准馬是行孔衍栻楊豹方孝維馬昂于炎周茲許

容姚匡馮纒顧芷王永李堅鄧煥黃衛錢石含翁嵩年

唐岱而始寫樹石末復補遠山一角者石谷子王翬也

詩者六十人皆余思祖為之書姚奎袁啟旭費厚藩黃

元治胡介祉汪灝宮鴻愿李時龍胡廣昌錢維夏江宏

文王奕清劉允升朱襄汪若顧嗣協翁必選錢汝翼錢

元昉孫致彌蔣仁錫馮厯王源王澤宏周燹朱時鳳許

志進蔡望朱鎬顧彩吳麐顧瑤光龐塏姜宸英王盛益

蔣疇錫金璧王時鴻周清原馬幾先孫鉉葉藩陳于王
沈用濟吳世標孔尙任曹日瑛金肇昌張霍金德純吳
漣宏焯阿金文昭博爾都雪齋占拙齋珠兼山端釋等
承慈脉也題識者孔毓圻而陳奕禧爲之書是圖不知
今落何許錄之亦足存

國初雅人姓字并以見

皇畿才彥之盛也

前輩詩文集所載烈婦節婦事迹幾乎累牘難書矣頃
讀解春集文鈔林烈婦曾高行傳孝節兼盡仁義兩全
蓋尤閨閣中之從容中道者亟節錄之婦名如蘭長樂

郎潛三筆

卷二

九

縣人適同縣林漢朝仲子邦基爲妻事舅姑極孝相夫
以禮兼通文翰工詩漢朝賈於杭遂徙家焉占仁和籍
婦嫁十二年無所出康熙癸未姑沒邦基哭成疾婦哀
毀同夫邦基病革謂婦曰爾能從我地下乎烈婦泣而
諾之邦基猶張目視婦乃指天矢之邦基笑而瞑婦製
二棺歛夫畢將以身殉再投繯皆遇救漢朝勸止之不
聽於是投牒仁和縣報明盡節縣令謝儼批牘尾曰爾
媳曾氏宜代夫盡孝爾速爲立嗣庶慈孝節義萃於一
門爾其婉諭毋求存案於是漢朝執批歸反覆勸諭婦
號曰翁有伯叔妯娌在豈不足供養哉潛以指環鎔金

丸將吞之漢朝復奔縣求存案免後累儼又批曰爾速
爲立嗣本縣當捐俸相恤給匾預旌爾慎勿坐視漢朝
歸復涕泣勸諭且立其次孫志文爲邦基後命婦撫之
越十日婦乃自爲詞詣縣曰蒙諭養親教子爲孝節兩
全之道氏亦知之惟思夫已有兄翔弟翊可供子職親
年雖老無須氏養伯翔次子立爲夫後本生有父無須
氏教迴念亡夫臨終許氏身殉氏泣諾之夫方含笑入
地若蓋棺未久卽負前言他日黃泉何顏相見且氏素
守閨訓生平一話一言不肯苟出豈可茲事反失大信
至於翁親伯叔勸諭諄諄氏志彌堅非關挽救之不力

郎潛三筆

卷二

十

今特親叩求批藉免貽累氏死之日猶生之年儼又批
曰此稟仍不准存案嗣子已立本縣命名爲林光節爾
善撫之爾許以身殉夫不負前言是也但來日方長人
事難料萬一老親失養稚子失教爾夫亦當含哀地下
深悔前言不若撫孤成立事翁終身乃踐前約則所全
實大蓋慷慨赴死易從容守節難勿泥小諒而廢大倫
儼卽捐俸金並大書孝節雙全四字表其門閭婦痛哭
歸乃撫光節孝養漢朝惟謹自癸未迄丙戌凡溫清視
膳之禮視子職加勤焉四載如一日明年九月漢朝疾
發婦竭力扶持佐伯叔妯娌侍湯藥歷久不怠又明年

三月漢朝捐館婦哀毀如喪姑時脫簪珥以襄葬事兩喪並舉獨留夫棺不出又盡解衣裝營身後事咸備乃告妯娌曰吾今可以踐前言矣遂絕粒十四日而殞先期集平日詩文稿焚之臨終賦五律一首有我自尋夫去人休作烈看之句自來婦女殉夫多出於激烈而曾氏乃近於中庸嗚呼亦難能矣縣尹謝君必非庸吏董文恭公夫人秦氏爲禮部郎雄褒女雄褒先緣事遣戍及秦夫人卒高廟以公故釋歸里雄褒至京詣公謝門者述公語曰此

郎潛三筆

卷二

七

恩出自

上且

諭令回籍至京何爲者終不見

聖恩之優厚臣節之謹慎兩不易得也

康熙年間守備唐汾犯法當戍上陽而家有老母其幼女投牒刑部願入官爲婢留父養親情詞悽楚涕落無聲諸曹郎憐其孝屢爲乞請而卒格於例慈谿鄭寒村太守梁時官刑部爲賦悲唐行存白雲軒集中

康熙癸酉鄉試前御史有參翰林部曹不可提督學政一疏相傳京堂謀出督學故宛臺臣出疏都下謠言沸

羹一時小說流行有小京堂密謀翻大局死御史賈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籤望梅止渴窮翰林開口畫餅充饑四劇亦見白雲軒集四劇卑瑣不足道錄之以見京官清苦

國初已然並可知翰林部曹同爲

朝廷清要之選操進退者不宜偏重居其職者亦彼此

無可相輕也

榆次李方伯如蘭初官澤州儒學訓導

世宗初年以例當改主簿與同輩三十六人入

見奏對獨當

郎潛三筆

卷二

七

上意徑授高郵州知州累遷至四川布政司使近百年來廣文冷秩鮮茲奇特之遭逢矣

乾隆六十年禮闈榜發會元爲歸安王以錡其第二人

卽以錡弟以銜也一二名皆浙卷前此所未有時總裁

諸城寶公謂論次當以文不當以省故力排眾議而甲

乙之亦不意其適爲兄弟也寶公碩學前輩平居每詆

訶後進人多積憤欲借是傾公雖其門下士亦有下石

者因磨勘停以錡對策四科又謂

殿試卷過劣不能足向例十本之數思以此激

上怒及拆封則以銜實爲舉首

高宗謂讀卷諸臣曰是天也於是謗熒遂熄以錡雖被抑後仍入詞館以銜官至禮部侍郎

康熙初年撤藩議起吳逆反於滇閩藩耿精忠遙應之巡撫劉秉政降精忠環兵及脅總督范忠貞公公挺身前嚼齒大罵精忠執之復使秉政來說公秉政時已為偽樞密使公蹴之仆地笑曰逆賊分即死子先禡其魄矣精忠見公無屈意乃使人問曰聞公昔與水月和尚游和尚何言屬公邪公叱之曰吾家世孔孟忠孝大節豈死生所能奪即彼緇流稍有識亦必以忠孝勸人豈肯妄言禍福歸語爾主善自為計無取族滅水月杭州

郎潛三筆

卷二

三

人嘗書數語以示公若為後日兆者諸家述水月語不同要不足辨惟公答耿逆之問則詞嚴義正與顏含所謂自有性命無勞著龜張巡所謂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同一浩浩落落揭日月而軒天地也

乾隆庚辰歲

高宗純皇帝親製歲朝圖

御題有樽木初輝少海紅之句又

識云庚辰元旦試筆得長律二首書之幀端以迓新韶嘉慶是年十月

仁宗皇帝誕生於是少海初輝句已成佳讖迨乙卯

正位青宮丙辰

內禪受璽兩字紀元適名嘉慶於是知

嗣聖篤生禎符早兆

續承丕緒熾大熾昌皆天意也

太宗文皇帝有二馬一名大白一名小白常

御以摧堅破陣凡經百戰屢成大功今

昭陵前二石馬即有其像

陸朗夫中丞巡撫湖南初至任鹽商進白金三萬兩公

問其故商人曰此舊規也先進此金後當以時繼進公

不受並絕其再進商人曰大人不受則此金無所歸矣

郎潛三筆

卷二

四

公命以其數平鹽賈為之頓落時天下督撫皆有貢獻爭以珍奇自媚公所貢者尋常土宜而已

上知公廉必受之以慰其意而和坤方用事官吏重賂

習以為常公未嘗致一物聞其能為禍亦不懼也故事

巡撫歲決獄有失入者部臣以輕重議罪有失出者議

罰之會廷臣言失出之罰使巡撫自議當罰幾何公乃

私憂曰歲歲決獄難保無失出之誤自議所罰則不可

從輕我唯有舊宅一區田百畝在將何以勝之時湖南

亢旱公已病日強行求雨冒暑積勞卻藥餌勿御遂不

起忠清至此洵足廉頑立懦矣見公鄉人張士元嘉樹

山房集他書罕述故採之

天下權稅之關以京師崇文門胥吏為最侈且暴言官屢劾

諭旨屢誠而積習如故也商賈行旅赴試士子莫敢或抗矣凡外吏入都官職愈尊則需索愈重大臣展觀亦從無與較者吳江陸中丞以山東布政使

陛見關吏所索過奢公實不能與乃置衣被於外攜一僕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稅為既入從故人借衾褥事竣還之而去時以為異聞亦見嘉樹山房集

乾隆二十二年會試盧抱經學士與分校得山東一卷

郎潛三筆

卷二

五

其辭簡淡醇雅以為非學有元本者不能既呈薦主司嫌其寂寥弗善也甲乙既定諸分校者皆退學士獨抱卷上堂與主司言不宜失此士力爭再三竟不能得學士為之出涕既撤棘言頗傳於外爭索此卷閱之稱歎詢邑里姓名則昌樂閻循觀也以故閻雖不遇而名聞京師至三十一年會試學士又與分校之列揭榜日唱名至第九侍郎劉公蔭榆見閻君名詫於眾曰此即往年盧某所為抱卷而泣者也今可為之一鼓掌矣滿堂聞之皆大噱此雖小事而一片憐才愛士之心豈復晚近士大夫所有閻君行脩學粹篤守程朱官考功郎持

正不阿蓋亦不負知遇

餘姚盧抱經先生性嗜古籍官俸脩脯悉以購書雋校刊行不假人助先生沒無以為家其執友有為謀以抱經堂數萬卷歸有力有力仗助其家待先生子孫如約取歸如南陽并公與晁昭德故事先生子慶鍾慶錄曰是先人手澤存焉雖貧安忍一日離也嗚呼先生之遺澤長矣

唐確慎公鑑旬宣江南

陛辭時乞假七日回山東肥城縣按公世籍湖南之善度州設葬肥城公父布政公鍾葬焉之湖北莊祭掃祠公遂以父命徙籍故又為肥城人

郎潛三筆

卷二

六

墓入境見飛蝗陣陣落地惻然傷之澗北莊外有泰山行宮因默禱焉蝗一夕盡去大雨連晝夜不止澤地一尺有餘鄰里歡然稱慶公乃繪夏雨驅蝗圖而自為之序存集中

道咸二朝名人集中為斷釵吟圖題識者余所見不下五六十家圖蓋湯貞愍公為其母楊夫人作也夫人十四歲隨父官昆明父賜之玉釵於歸後借其夫侍翁官臺灣林逆亂翁殉節夫亦殄焉後貞愍奉板輿之官揚州釵斷於瓊花館夫人作二絕紀之有三十九年千萬路鬢絲絲斷玉還溫之句為世傳誦今貞愍復殉粵逆

之難三世貞忠一門勁節已足百劫不磨而夫人母子復以文藻儒雅著聲斷釵一吟洵絕好傳奇題目也

文宗初登極命翰林撰進講義師宗何文貞公桂珍獨以朱子大學講義進呈越日復續成脩齊治平四篇恭進其分班奏對亦多粹然儒者之言出治軍旅困苦艱危不渝其素扼於大府帥卒以身殉天下寃之

百詩先生養疴朱邸渥承眷暉嘯亭雜錄謂所遇乃安郡王瑪爾渾而張石洲作閻氏年譜謂實係

世宗潛邸事余已紀之二筆矣頃閱何義門集家書摘錄中有云閻百詩先生扶病赴四府之召加以炎暑於

郎潛三筆 卷二 七

初九日謝世東南讀書人又弱一箇惜哉又跋困學紀聞云丙戌春日

皇子四貝勒命為閻氏校勘訛字重閱一過按安郡王必無稱

皇子之理義門同時在都必無妄記益信石洲之攷據精核也

嘉慶二十四年

仁宗皇帝聖壽六十包元履德惴惴矜矜乃

命以莊敬口疆健行不息二語分鑄寶璽非所謂日慎一日歟

嘉慶初海口墊淤河流每被壅遏

仁宗申諭河臣設法疏導並於

御園之南特建惠濟祠河神廟歲時

親詣升香自此洪流順軌淮揚之間水患以弭漕艘亦

皆尅期北達蓋一誠之感也

道光朝江西撫臣奏請以文信國從祀 文廟其初部

議猶以信國豪華自奉聲伎滿前為躊躇久之議上

成廟諭左右曰孤忠勁節如天祥少年聲伎何害卒俞

其請

宋張魏公一生恢復空言未酬後世論者多稱其忠義

郎潛三筆 卷二 六

而揜其喪師辱國之咎所謂為有南軒下筆難也我

朝王文貞公崇簡建言浚三命為將三致敗且劾李綱

殺曲端疑岳飛薦秦檜雖為南渡名臣無可紀之功當

罷從祀帝王廟

聖祖允之五百餘年之是非始論定也按此奏東華錄屬之御史顧如

華與上文 貞傳互歧

朱石君太傅與竹君學士對奕家人以茶至誤觸太傅

衣盡溼太傅起顧學士笑曰幾為兄敗矣賴此一盃水

解圍其寬仁如此視古人婢汗朝衣僕然髭鬚二事何

媿焉

朱竹君學士視閩學時振拔單寒如恐不及每試一郡
畢輒游覽山水留翰墨而去片楮寸牋閩士至今寶之
若球璧學士又有愛蕉之癖每至一處必手植數本閩
士亦以甘棠視之見張際亮亨甫文集

盧抱經學士性好校書終身未嘗廢輟在中書十年及
在

尚書房與歸田後主講四方書院凡二十餘年雖耄孳
孳無怠早昧爽而起緝閱點勘朱墨並作几間閱閱無
置茗盃處日且冥甫出戶散步庭中俄而篝燈如故至
夜半而後即安祁寒酷暑不稍間生平食祿賣文不治

郎潛三筆

卷二

九

生產僅以蓄書間有善本必借鈔之間有善說必謹錄
之一策之間分別逐寫諸本之乖異字細而必工家藏
數萬卷無不手勘者客嘗其勤公正色曰吾以學政言
事不當左遷家居無補於世以刊定之書惠學者冀稍
裨益右文之治也

興縣孫文定公家世清貧少耕且讀嘗上山斧薪值大
風雪斧落層崖間緣跡手探之幾至僵仆卒不挫其志
遂成碩儒蓋臣

故副都御史甯化雷公以乾隆十八年來視浙學竿牘
不到清絕一塵二十一年請養歸於閩禾中錢文端公

贈之詩有云導旌旆出桐於何所將幾束書其清節可
想公在浙專以表章正學為已任嘗訪戴山遺集於其
後人得而刊行焉又刊陸清獻年譜以教士碣楊園張
先生之墓一再序其遺集而又為之傳蓋自張清恪撫
閩剏鰲峰書院以正學訓士蔡文勤公實主講席公少
肄業而有得焉故於吾浙諸儒學術之醇獨能見之真
而言之切也

郎潛三筆

卷二

三

壬癸藏札記卷二終

壬癸藏札記卷三

鄞 陳康祺著

姚端恪公文然長刑部日方更定條例公曰刃殺人有
限例殺人無窮吾曹可無慎乎虛衷詳議去其太甚翻
於寬平決獄有所平反歸輒色喜嘗有因誤刺字爭之
不得歸而長跪自罰公子堂應會試為總裁王清所黜
清公所舉士也撤棘後始知之來謝過公笑曰此足明
我兩人無私也君報我厚矣何謝為其生平謹慎大都
類此

康熙五十二年凡詞臣乞假者部彙疏上

郎潛三筆 卷三

特旨槩予休致時

聖祖聞翰林不其官次于謁滋擾者甚多故有此嚴譴
也比

世宗嗣位始悉予起用

常熟陶晚聞太常正靖以自序代年譜中一則記庚戌
會試云再試

保和殿名在第十二

上命中堂傳訊諸進士自度材能堪任吏與否同年倪
紫珍先對曰有志臨民余繼言曰願就職文肅愕然
按謂其同鄉 再詢之余對如初太常雖仍以翰林用可
詩文肅公

見當時進士初釋褐竟可自量才地上達

天聰也

陶太常初通籍偕同年數輩謁漳浦蔡文勤公公叩以
詩民勞篇太常逡巡未對公曰此詩重戒詭隨八章中
獨此句不變因極言詭隨之弊聲色嚴厲聞者悚然後
夫人病劇公以太常知別脈命之入視衾帷粗敝寒士
所不堪太常為之踉蹌自愧見太常所撰公文集跋康
祺按服御樸素在公特清德之一端其引摺經誼隔迤
後進則於先生教弟子宰相育人材之義可云兼盡今
之握文衡稱座主者宜取則焉

郎潛三筆 卷三

二

沈端恪公初為文選郎尚書隆科多最專斷曹司莫敢
仰視端恪獨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尚書曰可端恪曰
不可尚書怒端恪持之益力良久尚書忽曰沈選君諍
友也改而從之且曰察友當如此矣入告於

世宗遂不次加大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康祺按
是舉不難於端恪之不阿隆科多乃為選君屈又從而
薦達焉則尤為難能者也一節之長不得以他行拚之
沈端恪爭耗羨前筆記之未詳蓋耗羨歸公之議荆自
田文鏡諾岷

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眾以

上意所向不敢爭公獨爭之力言今日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於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

世宗曰汝爲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非是且無以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人乃私妻子乎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爲沈近思所難是日眾皆爲公危然

上雖不用公言而亦不怒也

郎潛三筆

卷三

三

雍正初年

世宗以浙中累出大逆爲世道人心慮欲加整飭於是詔罷浙江春秋貢士設觀風整俗使以訓之時奉

命持節至者爲大宗丞奉天王公國棟未幾公與總督彭城李公衛學使交河王公蘭生先後上言浙人感

天子教育之恩洗心滌慮痛自滿除以上略而復科一事尙未得聞以請會武威孫公詔來守吾郡嘗言諸生

以立品奉公爲尙有倚託青衿不急回課作四民倡其

罪尤甚因下令於試士時先使有司覈報苟有此輩卽令停試已而學使行部至甯聞孫公所行善之概行通

省是歲浙人之課爲天下最

天子已嘉浙人自新之速聞是事大喜卽降旨准復開科試且以學使訓迪有方

敕部議敘學使曰孫君之功也

李文貞公幼工舉子業好爲坊社選文嘗自誇其明文

前選之精曰一鄉一國士子有能熟於此者可永免兵

火之災吾鄉謝山先生痛詆之謂相公紙尾之學所以

成中和位育之功者盡在於此言雖太苛然理學經濟

如榕村乃萎萎以兔園冊子妄自炫暴洵不知其命意

之何居

郎潛三筆

卷三

四

桐城劉開孟塗年十四以書謁姚惜抱先生先生大奇

之因從事先生之門得其學世咸稱其古文謂望溪海

峰之傳藉以不墮也康祺讀孟塗全集輒以孟塗負不

世才駢文五七言詩皆包孕閎深發摛矜慎卓然自成

一家不獨古文是爲姚門世嫡惜才豐遇尙年才四十

以上舍生終初孟塗游於浙過某邑有人候於門卒然

問曰君得非桐城劉先生耶要至其家具盛饌酒半告

以有母孀且老守志數十年欲乞能文者爲壽前夕夢

其父語之曰三日有桐城劉先生過吾門非其文不能

傳爾母當固請之旣復與游山至一古墓所有碑曰宋

處士劉開墓因日孟塗為處士後身而孟塗亦慢然自失知已將終不能貴以顯也見姚侍郎元之所作劉孟塗傳事雖涉誕亦足恠矣

朱高安晚歲多病屢乞身

世宗嘉獎而慰留之雍正九年又具摺奏請內閣傳出

上諭爾病如不可醫朕何忍留如尙可醫爾亦何忍言

去高安感激涕零從此不復有退志紬繹

聖言與孔子對定公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二語若

相表裏也

雍正丁未試南宮

郎潛三筆 卷三

五

上以春寒賜天下貢士棉衣薑茶試畢羣詣謝

恩吳大宗伯襄宣言於眾曰

上有旨汝輩他日作官當如張鵬翮朱軾方不負朝廷

兩文端之見重如此見彭端淑白鶴堂集

汪厚石吏部孟銷有初到內閣口號云陳人久歎積薪

餘乍許清班學步趨獵獵西風微裴帽東華門外喚車

驅靜聽閣老馬蹄聲侍讀諸公白事迎我自田間來幾

日慎教輕易上階行六科書吏立如麻齊下三單冊點

加堵筆紛紛忙注本日輪眼急下東華原注遇成日

本齊乾清門側檔初交匣視看人喚打包枯坐今朝擠

守晚領歸

諭摺件傳抄原注領 上諭奏摺日直中例 派一人候夜直交代為守晚

御門間道特除官

硃筆題名敬奉觀別有改簽更式樣傳宣票擬細尋端

原注 御筆親書為硃 簽 特旨改標為改簽 輪班辰入退過申來是空言兩

隸人莫怪此間無灑掃禁城清絕不生塵又典籍廳任

事八首云六年歷俸八年資又向西廳坐褥移一轉成

仙人其笑遑迴不去待何時寂寞茶房淡泊厨喧然吏

役日高初各堂上任誇誰似一飽猪羊祭庫餘原注典 籍到任

例以猪 羊祭庫 畫行事細粗能曉點卯人多猝未詳夜直若非

郎潛三筆 卷三

六

連兩夜軍機須去面中堂原注供事阜隸紙匠蘇喇朔 望日赴廳唱名漢典籍無圍

直夜直印單印簿縫鈴存啟鑰開箱畫繼昏始識相公

多攝事十纜一二本衙門原注中堂有兼管 上諭處 國史館三通館俄羅斯館行

部院衙門文俱用掌印幫班等樣官平明滿漢一廳攢

考勤簿子親書押要送兼廳侍讀看原注滿漢典籍各 二缺餘皆別堂來

兼理者滿侍讀學士侍 讀兼廳則為廳官之長 北廳章奏南廳案大庫文書小

庫銀承發散班齊了事瓣香酌酒祭科神原注廳供事 南北各十四

人五月十三日曠錢 事科神云是蕭曹也 寶箱例引赴

乾清肅

駕年年典據徵接送預行

交泰殿奉盈一念警宵與原注辦香寶交泰殿二
士典籍各一員赴乾清宮辦事銜名不自由背推踵
請寶駕旋送寶亦如之接此勾留莫將五日輕京兆尙許答人喚卓頭原注吏
中書帶辦事銜者題吏部爲乾隆丙戌進士先以壬午
管典籍撰文則否獻龍井聞見錄

召試得中書其自注各條頗足存當時黃扉故實康祺
從父西林先生兆翰以咸豐季年季弟清瑞以同治間
先後入直偶談及閣中規制則視北封章豪端綸紵省
郎職掌無復舊日清嚴矣

吳省欽人不足論其選館授職擢侍讀恭紀諸詩頗足
郎潛三筆 卷三 七

考見當日詞林規制爰併其自注錄之選館云觚稜端
聳五雲間隔畫傳呼

法駕還駕在西苑引見者俱須祇詣惟新進士引
見駕特先日還宮以郵寒峻食宿之費

年貫竝繕蚪字趨階分領橐駝班名超甲第先排等

自戊辰至是科除一甲外皆先命王大臣驗列一等數
人二等者三四倍之欽在二甲三十名時列一等之第

三喜送丁奴各候關從人止中通籍七年官數月

宮屏初次聽金環

堯廷列跽姓名通

詔傍階墀覽下風引見官跽處距階例二丈譽忝朝

元珠錯落新進上試保和殿第一蹟聯館少玉玲瓏

館選齒最少者謂之館少欽與海甯祝德
麟壽光李鐸同列一等其年皆祇二十
丹豪結體天旋左額外主事連點者知縣候選御筆
右丹蹟宛然而黃闥凝暉日正中好與元和徵故事喜
歡三十二人同陳標句案元和十三年放進士三十二
十九引對頻煩翰苑司由翰院司之傳宣頃出鳳凰

池瀛洲雖到官稱士郊殿初旋

帝命師庶吉士例以掌院學士及內閣學士列本候簡

本先膺是命距北掌院分書長論齒雲貴川廣人免習

郊後祇三四日云掌院學士於館選到門換帖緩需

後數日以前輩初次俱用晚生白帖例以科分山林臺

期最先之前輩擇期於庶常館謁報謂之換帖

郎潛三筆 卷三 八

閣懸霄壤勉習唐賢二應詩唐人應制應麟角牛毛

命不居下江祇選四中書江蘇庶吉士四人俱中書改

成而乍支雙俸分幫俸各關額解庶常館共銀未引單

車列後車庶吉士車入院門與編修學士無教養

恩兼三殿上哀榮感及九泉餘卷堂叩假臣何敢忠信

齋心奉玉除館選乞假者祇准註病或授職云六街新

報狀元歸西苑薰絃協舜揮襍被預租金地淨押班齊

望火城圍三年教養

恩如海兩字賢良德有輝執卷趨階敷坐穩穩茵綵几

思

顏威時尹又端劉文正以大學士為信殿東時接殿西
陰正大光明仰師奉領謝 恩之入賢良門散卷

帝心丹字分題雙捧下錦袍合跪三思尋盡切忍求夢

隴秋濤壯莫負花敷書器沈一賦五詩真鹵莽願閱鳳

律破蛩吟是日試八類影對考翠輦東來降玉階羽林

全撤仗雙排平臨浪詩省欽成五首

天步光先近已刻 御筆經殿前隨下封進閣門

宣索雲箋韻未諧已刻 御筆經殿前隨下封進閣門

重簡點評量樞院勘參差二三等第勞論詩成者以稿上

宸覽留館容看發綠牌清漢書皆分 二三等行封後 依序繕錄頭牌引 對勤政殿

郎潛三筆 卷三 九

宵衣勤政仰家傳雁序通名豈論在職志已完文士業

詞章也荷

聖人憐但循資格安時命蚤託編摩遺俗緣如此清華

難副望向陽葵藿勉精專省欽與修 統志音韻述微 續文獻通考時列一等第二

大考擢侍讀云天門誅蕩曳青緇甲第聯銜候試差月

旦待題名士重風儀難信病坊諧朝日引 見應出試 差人前坊 缺中有年

老者遂 六年大比宜循典三日常雲適致齋館吏一

命大考 時喧走語筆牀硯匣細安排日壬戌後屆六年即舉大 考於 西苑時值雲與

文圖宏開曙色凄羽林雙引翰詹齊抱從佛腳靈當乞

仰過

天顏候漸稽薦

寢拜霑嘉果

賜留田策罷遠糧齋茂先王佐臣何有慚媿枋榆斥鷃

低日試紫禁朱樓出上闕詩白華朱實捧御製朱

宸廡草屋標題兆豫成省欽自號白華伏聞 御製朱

朱實紛垂首新進無資還壓卷故人有分輒連名省欽

等第一稱侍講廷璋一等第二寸心得失終難問鼎

甲迴翔暫比榮止三人今後好修衷倍矢

敕頭何易副

親旌歷奉 諭旨觀其文丹翰遷除

郎潛三筆 卷三 十

寵命新光明喜遇佛生辰三升未信由司馬五品先誇

不遜人明張位詞林典故五品不復報 推遜引虞書語人以爲笑端

主文章徒夢寐致身富貴孰精神飛沈時數關前定少

賤驚心四十春

順治丙戌會試魏相鄉卷已擬第一填榜改十二名李

爽棠木定十二名改爲第一後相鄉正揆席而李不甚

顯見相鄉集乾隆癸未會榜第三本定張書勅以論誤

斥去於落卷中搜得秦大成卷補之秦占大魁而張隨

中丙戌狀元見藤陰雜記可知科名遲速有定數名次

先後亦有定數狗竇馬廐中人枉自營營也

初天下嚴序皆隸提學道康熙四十二年始設學政越十餘年部議令學使歸休者悉赴城工効力時李文貞公方家居曰賢否同舉非所以示激厲也密疏清公之臣若而人請加分甄藉是多免役者

前明史閣部以乾隆四十年

賜諡忠正後二年始建祠堂於揚州梅花嶺適鉛山蔣

侍御得公遺像及家書一通遂因鄉衮彭文勤公奏進

御題五言近體一章竝

命刻石於祠堂壁間

聖朝褒恤遺忠樹立臣鶴如是其至也按南疆逸史稱可法見豫王王

郎潛三筆 卷三

士

命將宜爾頓作之三日不降乃殺之宜爾頓為之惜飲而黎魏曾所記乃謂史德威尋公尸骸骸塞路腐變不可復識無

施襄壯公琅少有識度膂力絕人通陣法尤善水戰諳

曉海中風候明末從軍討山寇有功授游擊嘗隸黃道

周麾下道周不能用乃謝去鄭成功託故明遺孽棲海

上以琅為左先鋒而心已其能琅以法誅逃將成功怒

執琅囚其家馬琅脫身歸

本朝父與弟皆遇害一曰公隨之龍投誠遂從大軍立

中公公以計脫父弟子瑋皆被害一日公留事成功成功

見蘇茂以無罪殺遂脫身未歸考之諸書均未核成功後悔之嘗曰楚國之禍其在子胥矣後琅平臺灣成功

孫克塽率其屬迎木次人謂琅必報仇琅曰絕島新附一有誅戮恐反側子不安吾所以銜恤茹痛者

國家事重不敢顧私也宣布

詔書無納降附遺鄭克塽等次第渡海至內地待命則

非殘忍陰鷲之子胥所可比矣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吳三桂反書至一夕都城內外所

在火起蓋三桂子應熊方以尙主在京師其黨為之也

王文靖公熙疏請將應熊速正法傳首楚蜀以寒老賊

之膽以絕羣奸之望以激厲三軍之心應熊尋伏法始

三桂恃鴟張之勢子又戚懿

郎潛三筆 卷三

士

朝廷必不殺以為之招及聞應熊死驚悸氣奪遂底於

亡丹徒張文貞公性穎悟少端重寡言笑嘗與賓讌竟夕

危坐比夫雙趺宛然識者許為台輔之器

康熙三十五年

親征噶爾丹至科圖

詔漢臣皆止京江相國獨堅請從深人噶爾丹已破走

復請從至歸化城受降

聖祖賜所御衣帽禦寒戒毋露宿軫恤甚至嗣是

寵任益專為漢臣冠

內閣大堂西槐樹每會試年鵲結一巢則中書得鼎甲一人乾隆乙未結數巢狀元吳錫齡榜眼汪鏞探花沈清藻會元嚴福果皆由中書舍人通籍禽鳥得氣之先殆信然與

王玉暎名端淑山陰王季重次女也適錢唐貢士丁肇聖偕隱徐天池之青藤書屋善書畫長於花草疏落蒼秀作詩文亦有高致順治中嘗欲援曹大家故事延入禁中教諸妃主玉暎力辭乃止卒年八十餘著有吟紅集見吳德旋初月樓續聞見錄

常熟馬江香名荃自父以上三世皆為畫師江香承其

郎潛三筆

卷三

十三

父扶曠畫學晚歲名益高四方以縑素兼金求畫者益眾嘗蓄婢數人悉令調鉛殺粉而琴川多貴游士女皆來求授指法稱馬先生江香早寡尤以苦節稱時武進揮赤畫以沒骨名而江香以勾染名江南人謂之二絕冰字清于南田草衣族曾孫女也適同邑毛鴻調鴻調高才不應舉築小樓夫婦吟詩作畫以老山陰楊賓大瓢工詩善書性嗜著述鄉里有楊才子之目父安城為友人牽連戍甯古塔賓赴

闕訟冤

聖祖鑒其誠諭令之柳條邊迎父歸養塞外人稱為楊

孝子著有柳邊記略賓既歸越鄉人亦改稱孝子孝子蓋文藝微長不得揜其堂堂大節也

沈歸愚尚書晚年詩名日高日本臣高彞海外寄書于餘言溯詩學之源流詆譏牧齋持論不公而以尚書為中正又贈詩四章願附弟子之列并乞獎借一言其意甚誠尚書謂外夷不宜以文章通往還因師文衡山不予遠夷書畫意置不作答見尚書自作年譜康祺竊謂國家全盛之際威稜遐暢四裔咸賓士大夫詞翰風流旁溢海表正足顯

天朝文物之隆自頃開關互市蠻獠趾錯言服無譏一

郎潛三筆

卷三

十四

二等邊鉅公報聘通盟自不得不姑與酬酢其餘學士文臣山人墨客寸素尺縑固宜自知矜重矣朱文正公年十七中鄉舉榜發後謁座師阿文勤公公曰子年少而魄力大似先師安溪李文貞公又謁劉文正公公亦大感賞翼日招至第中命與公子文清公同題壁間後猊噬虎圖用東坡石鼓詩韻詩成公讀至東龍西龍門赤日白鬚老蛟碎玉斗句大叫曰真長吉語有頃復正色曰子詩文已成家留心經濟必成偉人文勤文正二公以賢宰相生子復為賢宰相乃於門下之賢宰相初掇一科即知為他日宰相之器衣鉢沆漚之

說殆果有之歟

大興竹君學士君太傅二公幼負美才太傅甫成童受知於府丞石首鄭太常其儲擢第一學士次之遂同入學人稱朱氏兩神童明年府尹常州蔣公炳約其同鄉劉文定公綸程文恭公景伊錢文敏公維城侍郎莊公存與培因兄弟設筵招兩神童面試文定授題崑田雙玉歌詩成諸公驚喜明日皆先就訪焉前輩之謙光盛德如此其禮下寒畯可感其匠成俊髦尤可敬也

按文正與其仲兄垣及竹君學士均受鄭太常知文正作太常墓誌稱乙丑冬月公來子家坐聽事先君命于兄弟出謁公大詫曰君奈何乘裂吾莊先君愕然公徐曰此三進士吾三莊也速衣之裘先君笑諾珪兄弟自是乃

郎潛三筆

卷三

五

得服羊裘後文正兄弟果先後成進士然東莊之說特大常最言耳朱氏三君皆獨以進士重與

祁陽陳文肅公大受未達時家貧其耕於山麓同舍漁者每夜出捕魚公為候門則讀書以為常後以家宰拜協揆直軍機值金川用兵

高宗憂勤方略軍書如織雖夜分必達公一日數被召見或夜宿直廬條臥條起出入常見星偶歸邸則聞部公牘積數寸刻燭披覽公泰然不覺其勞蓋筋骨夙堅少賤習勤之效也

湖南衡州府故有九釐餉

國朝洪經略用兵時擬設額也後遂沿為例衡民苦之

乾隆初休甯黃封君興仁辛巳進士御史騰達守是郡上牘請免之議格不行不知今何如矣錄之為湖湘大吏告

石首鄭太常其儲以康熙壬辰通籍癸巳授檢討

世宗初元改授戶部山東司郎中三年擢工科給事中庚戌授四川松茂道參議乾隆戊午擢太常寺少卿遷左僉都御史明年改順天府丞丁卯又轉常少按以檢討改郎中以郎中不階御史逕擢給諫既外任參議矣忽擢常少既由少卿遷僉都再轉而仍居故官其間迴翔遷轉皆不甚循尋常階級又非有被議降謫之事

郎潛三筆

卷三

六

今所罕聞也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梁文定相國以國子司業充廣東正考官覆

命奏對稱

旨命發往廣東以道員用二十六年由惠潮嘉道以卓異引

見

特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明年主江西鄉試旋視學安徽江蘇已擢吏部左侍郎矣緣署廣東糧道失察折色事落職就勘事白授山東冀甯道游陟封疆卒正揆

席按以考官稱職發是省候補道員以道員入觀超擢
卿貳以侍郎被議仍還道員亦近今所罕有者

黔中多山少平地田可耕者寥寥其陂阡磽确卽丈量
亦高下不可準嘉慶十六年巡撫顏公檢以黔幅員遵
廓而糧數乃不敵一二縣於江蘇慮多隱匿請丈全省

田適山陽李芝齡宗伯宗昉以中允爲貴州學政聞之
駭甚而顏公銳自任調屬吏設官局事行有日矣苦無

說以折之初宗伯甫下車檄各學校官訪鄉士大夫藏
圖書金石歌謠涉黔事者最上學政爲記一書至是適

得御史包承祚丈田奏知乾隆初貴州學政鄒一桂嘗

郎潛三筆 卷三 七

請丈田而包駁之事獲寢宗伯遂以示顏公勿復言丈
田事黔民始慶再生蓋網羅舊聞其有益於人國如此

宣城梅勿庵先生文鼎歲貢生子以燕舉人兩世俱通
算學以燕子文穆公毅成始大其宗而勿庵父子兆域

聖祖特命江南織造曹賴監工稽古之榮極已

清江爲南北通衢咸豐間粵捻蠢起浦以南江甯鎮江
瓜洲西北則廬州北則河南賊或據或流烽火相望不

絕獨麗浦郡縣民飲食安樂商賈高枕熙熙然不知數
百里外爲羆虎豺豕戰鬥之窟河帥聊城楊公以增力

也公爲湖北監司善治盜提督羅公思舉睨視大吏獨

重公開藩陝西值大旱饑巡撫林文忠奏請自代文忠
每日楊至堂乃聖賢門中人也公性好聚書其學以宋

儒禮法爲歸而名物象數音聲訓詁亦勤懇研究宜樹

立如斯其奇偉與中其按今天下藏書家博且精無出

果而待講則下世矣聞侍講于已舉孝廉克守先業足

見公遺德之長

陸立夫制軍嘗語人曰吾向以楊至堂好蓄書今乃知
其得一書必閱一書也楊公晚年亦自言古人曰歸耕

吾不能矣若著瓊冠披羊皮裘課鄉里小童經書吾誠
樂之其所得之深遠可想

郎潛三筆 卷三 八

灌陽蔣君作梅以進士合四川之南川縣旋督理西藏

釋臺時番僧鬥殺漢民君按致其罪其酋堪布賂金瓶
而實以球求緩獄君怒揮之去乃倍其賂於駐藏大臣

強君君益怒不從強君者慚其酋且重賂遂以監守盜
誣君奏置之法時嘉慶十五年五月也嗚呼廉吏果可

爲乎然是月川督常明已疏辨其罪甚析

朝旨責其馳奏之緩不及平反而君之誣則大白君治
南川敏而勤獄爲之空縣多山溪患漲溢君會之成川

田以不敗及官西藏撫軍民有恩至是且爲之死皆感
動罷市立廟設其像如生嗚呼廉吏果不可爲乎

南亭老人王世芳浙臨海人康熙丙辰會養性犯台州祖遭賊害老人隨父請兵夜襲賊營殺賊無算口不言功歸而讀書家貧賣藥自給年四十九入學八十貢成均九十六官遂昌訓導百有九歲告休七世一堂純皇帝御賜詩章賞國子監司業銜建坊表以旌人瑞老人壽百十七歲始壽終

傅忠毅公宏烈康熙初年知甘肅慶陽府郡自闖逆蹂躪之餘重以霜雹大疫民不堪命公入境告廟誓拯子遺安撫流亡多方措賑於是巖疆始有起色郡之甯州安化合水三屬當明初元將平章邠國公李思齊橫征

郎潛三筆

卷三

九

加賦坐困殘黎三百年未經請減公特疏入告通政司以知府無上疏例駁回公不顧罪戾復遣吏擊登聞鼓以積困上達荷蒙

恩諭查鐫而平涼鞏昌臨洮三府帶徵均得循例題請賜免所謂子產有辭諸侯賴之也慶人感戴立祠塑像蓋不待公建立大功成睢陽常山之節而已家尸戶祝永矢勿諼矣

傅忠毅公巡撫廣西佩撫蠻滅寇大將軍印屢摧狂寇律然長城

聖祖鑒公忠赤

特封公生母但太君一品夫人
賜第會城

敕和碩簡親王兩江總督董衛國巡撫佟國植總兵哲爾肯加意頤養又念侍奉乏人復

命公妹原適饒白旗驃騎將軍汪宗宏者馳驛歸里以代定省

隆恩摯誼周浹旁皇凡爲人臣有不願捐糜以圖報者乎况忠孝如公平

郎潛三筆

卷三

十

王癸藏札託卷三終

鄞 陳康祺著

餘姚布衣陳梓古銘雍正間舉孝廉方正辭不就私淑桐鄉張楊園氏於其鄉先輩陽明之學楷擊極嚴撰四書質疑以教學者書體古別與北地鷹青山人李隱君錯齊名稱南陳北李

陳洪綬號老蓮諸暨人前明崇禎間召入供奉不拜甲申後名益高技亦益進書法道逸善畫山水尤工人物得李公麟法衣紋圓勁設色奇古論者謂筆意在仇唐之上與北平崔青蚓子忠齋名稱南陳北崔

郎潛三筆 卷四

自昌黎以名次三王為榮幸而三王二字遂為雅典國朝亦有兩三王漁洋尚書與其兄司勳士祿進士士祐連牀唱和人各有集世稱濟南三王此詩家之三王也王烟客太常時敏為一代畫苑開山四方工畫者得其指授無不知名同鄉廉州太守鑑字元照亦善山水摹古尤精及太常孫麓臺少司農原祁以畫侍直內廷法大癡淺絳尤為獨絕人稱太倉三王此畫家之三王也太常諸公又與常熟王翬石谷號四王石谷亦太常弟子太常目為畫聖

大興河間二相國同產畿輔年少同負異才乾隆丁卯

科鄉舉閣中本定文正第一後易文達而文正列第六通籍後離合不常晚歲仍同領清要文達參知之缺即文正大拜所遺也嘉慶十年二月四日同赴翰林院上任文正詩云十上瀛洲忝領袖九成鳳翽久迴翔以文正自戊辰館選辛未授職壬申升侍講戊寅升讀學乙未由布政使重授講學己未教習庶常壬戌協辦癸亥掌院事甲子

上幸翰林院乙丑拜端揆之

命遂為二十七科之首十番到院文達則自甲戌館選

丁丑授職辦院事海歷學士後謫戍環

郎潛三筆 卷四

二

召授編修總纂四庫全書開坊再為學士至參大政蓋九翔鳳池矣見文正詩自注惜文達入閣甫半月即逝鹿鳴重宴尚欠兩年文正輓詩深痛之

漢軍高文良公其倬以從龍世胄胚胎前光少歲即以傳人自命既登第入館選乞假讀書鍵戶不出者數年研究古今裁量時務一一了然於中以故自詞臣至大位咸有聲績督撫數省政尚廉靜祛害櫛蠹外不矜赫赫名而吏民相安無事時論譬之和風之拂人

汪鈍翁教授堯峰門徒數百輩比於鄭眾摯恂時嘉善葉燮星期方罷官築室吳縣之橫山下遠近從學者亦

復負笈踵來廊舍爲滿鈍翁說經鏗鏗素不下人與星
來持論鑿枘互相詆諆兩家門下士遂各持師說不相
讓後鈍翁沒星期謂吾向不滿汪氏文亦爲其名太高
意氣太盛故麻列其失非爲汪氏學竟謬鑿聖人也今
汪沒誰譏彈吾文者吾少一誣友矣因取向所摘汪文
短處悉焚之吳下人士咸服其古道星期前宰寶應值
三逆倡亂驛道雲擾黃淮交漲隄岸屢決毀家紓難民
賴又安蓋非僅以文學見者

國初平海寇鄭氏一役袁隨園撰姚公啟聖神道碑謂
發蹤指示姚實首功而提督施琅攘之頃讀沈尙書歸

郎潛三筆

卷四

三

愚文鈔則姚督部之功又多出於漳浦黃太常方督部
奉

命入閩太常謁軍門條平海十便督部用其策相與密
謀伺間出奇先收諸要地以蹙其勢乃大開修來館於
漳州來降者予官服車騎卽亡無所問卒有亡入賊者
皆誇示所有賊心動謀至密使諸營厚款之謀卽以情
輸戰有日矣或垣館舍盛供具大書某鎮某官公館聲
言某月日某將當來降賊互猜貳歸者日眾賊黨日孤
我師一鼓而下十九寨遂復海澄克廈門澎湖一戰鄭
克塽面縛求貸死海寇以平諸將克金廈門時議悉誅

賊黨而以其子女資財犒軍督部申禁令全活數十萬
眾亦由太常密請也太常總藩湖南時適武昌夏逢龍
亂已陷四府廷議出京軍

上曰湖南有黃性震在彼佐平數十年海氛何愁么麼
跳梁輩時撫臣亦擬請兵太常第主靜鎮未幾逢龍果

誅死然則太常亦人豪矣按太常以道士自鄭氏來降
陝鄭氏由是失勢見全吉士姚公
神道碑蓋亦唐魏文貞之流亞云

嘉慶二十四年秋武殿試傳臚

上御太和殿臚唱時一甲一名武進士徐開業一甲三
名梅萬清均未到班奉

郎潛三筆

卷四

四

論事關典禮非尋常疎忽可比本應全行斥革念其草
茅新進徐開業革去一甲一名並頭等侍衛梅萬青革
去一甲三名並二等侍衛俱仍留武進士再罰停明年
殿試一科俟下屆會試再與新中式武進士一體殿試
卽以一甲二名秦鍾英拔補一甲一名授爲頭等侍衛
其一甲二名三名無庸再補前筆曾記文進士臚唱誤
班降甲不意鷹揚宴中人亦有此一段故事爰補錄之
侍郎周興岱以典試江西獲咎部議奪職
特旨用爲翰林院侍讀學士次年嘉慶癸亥大考屆期
興岱以年老有疾懇請休致

上諭斥其不早陳奏有心取巧勒令休致尋復賞編修因其父周煌曾任上書房總師傅而興岱亦倣直南齋有年也按興岱前官編修大考嘗列四等垂老邁此宜其談虎色變與

朱竹君學士視學安徽以事降編修在四庫全書處行走比歸總辦日下舊聞纂修事是時金壇于相國敏中掌院為總裁于公直軍機凡館書稿本披覈辨析苦往復之煩意欲學士就見面質而學士執翰林故事總裁纂修相見於館所無往見禮訖不肯往愛之者強拉之至西園相見學士持論侃侃不稍下金壇間為

郎潛三筆

卷四

五

上言朱筠辨書頗遲

高宗不之罪曰命蔣錫棨趣之真

特恩也後學士弟文正自山西歸復入翰林從容為兄

言宜稍和同者學士曰子亦為是言耶文正媿服

嘉慶十二年春夏恒暘光祿卿錢楷請依漢書求雨閉

陽縱陰之說將正陽門石道停工

上謂五行生剋大率經生傳會即如漢書求雨注內所

稱閉南門禁舉火之類一鄉一邑或可偶一為之京師

都會之地設令正陽崇文宣武三門暫閉數日成何政

體從前寶光龔惑於此說竟有不開房門出入窗牖之

事豈非笑談雨澤愆期惟當勤修實政敬迓天和所奏應無庸議

聖人應天之誠見理之大自非儒臣所能幾及即所舉寶僉都一事亦可見

四聰之畢達矣

周全天下事廣積世間財此嘉慶間山東民謠緣內務

府大臣廣興左都御史周廷棟奉

命往東省審案廣興黷貨營私周廷棟為之隱飾眾怨

繁興謗書騰播此十字遂達

天聽讞鞫得實奉

郎潛三筆

卷四

六

旨廣興伏法廷棟屏斥不復用後之乘傳四方者無謂

人言不足恤也

仁宗睿皇帝五旬萬壽御史景德奏請於

萬壽節令城內演戲設劇十日歲以為例得

旨以景德冒昧陳奏照溺職例革職並發往盛京差遣

充當苦差考前代每遇慶節大端連旬百戲曼衍以視

聖朝敕幾勤政屏黜侈浮相去天啻霄壤哉

嘉慶十七年四川重慶州十一歲女子奈酉州以其父

奈長安遣戍湖北其祖父母年逾八旬無人侍養匍匐

入京叩請釋放臺臣為之奏請

上以奈長安原犯情罪尙非常赦所不原念伊女年幼至性

加恩釋放回籍是又

本朝一緹縈秦休矣

康熙已前各省府教授係從九品學正教諭訓導均係未入流自

高宗登極一日念及學校之官所以訓迪多士厠居流外則與雜職無殊

論吏部議奏賞給品級遂議教授加爲正七品學正教諭加爲正八品訓導加爲從八品升轉仍照舊例今年

郎潛三筆

卷四

七

辛未大挑得教職者偶來問及階級因詳告之而并錄於此

長江漁船每歲四月向有貢獻鱒魚之例沿明制也康熙朝奉

諭停止而地方有司改爲折價向網戶徵收解充公用胥吏因緣苛索沿江居民捕魚爲業者苦之乾隆初年復奉

特旨豁免永著爲例康熙按唐書詔罷貢鮮史臣以爲盛德然皆由孔戣元稹輩之乞請若本朝則邊方土貢

恩旨罷免者代不絕書長江鱒魚特其小小者耳

先賢言子後人大宗在浙之山陰康熙辛卯江南學臣

張元臣疏請賢裔宜與世襲倫敘當及言述子名然然

投狀謂先世以守越留居久離墳墓請如前明衢州孔

洙讓公爵與在曲阜者例按孔洙讓爵在元時論高之

見宜興吳德旋初月樓見聞錄惟考江蘇撫臣王度昭

請卹賢裔疏稱子游七十三世裔孫廩膳生言德堅實

係大宗嫡派宜予承襲又陶晚間集五經博士言先生

墓誌銘亦稱進譜牒請世職均出德堅後遂以德堅承

襲二書並常熟各志均不言大宗在山陰及述子讓職

郎潛三筆

卷四

八

事豈常熟一支揜其美與抑德旋之言之無稽邪大賢支派典禮攸關他日終當求言氏宗譜一質證之

康熙癸丑冬

上特召孝感熊文端公至起居注同葉方藹張英韓菼

輩試作太極圖說公作尤稱

旨拔置第一問平時所著明道之書公以閑道錄對

命取進呈公趨歸取刻本詣

弘德殿恭進次早入侍講筵

上霽色謂曰朕披閱所著閑道錄正大精醇斯誠斯文

的派也少頃又曰錄中崇正闢邪極透切有功聖道不

淺遂

親題其籤曰熊學士開道錄置之

御几宋元理學諸儒臣無此榮遇也

周文恭煌以乾隆庚辰典闈試臨辭

召問颶風及天后顯應事

上笑曰爾輩是上佛骨表者亦信佛耶見公所作海山

存稿

今庶常改部曹滿員或有重入翰林者漢員則回首玉

堂居然天上矣雍正間新淦王太守泰牲捷甲辰會試

讀書中祕用才能轉戶曹既躋正郎復歸庶常散館列

郎潛三筆

卷四

九

一等授職編修其由庶常改戶部詩云豈解度支籌國

賦但能清儉懷官常授編修詩云三載戶曹居下考一

時翰苑忝頭班皆紀實也

桐城劉輝祖康熙庚午鄉舉第一同產弟捷舉康熙辛

卯鄉試亦第一兄弟解元世所罕有而其祖若宰實前

朝崇禎戊辰及第第一人也望溪集紀之祖孫兄弟分

占三頭是不得不歸之堪輿之靈矣

合肥李編修孚青文定相國子也康熙己未入翰林年

纔十六

本朝科第之蚤惟順治乙未滿洲伊文靖公桑阿館選

時與之同歲

相傳

世宗在位嫉臣下紀綱之不肅苞苴之盛行凡關防風

憲衙門多

密遣親信邏察以故萬里若堂階世所述軼事甚夥以

未見紀載不敢筆也海濱人物抄存稱天津周撫部人

驥雍正丁未進士以禮部主事視學四川按清祕述聞

中三年操守清潔無苟且先是本部堂官薦一僕甚勤

敏至任滿數請先行公曰我即日回京覆

命若當隨往其人曰我亦欲回京覆

郎潛三筆

卷四

十

命耳公驚詢乃曰某實侍衛某也特來伺公公考試好

某將先期奏聞矣公歸果蒙

褒旨公弟人騏為公立傳敘其事甚詳

國初新庶常年少者多派習

國書蓋期其兼綜九能備承明制誥之選也至

殿試對策則從無以清書入卷者康熙戊辰科進士仁

和凌紹雯少習清書

廷對日用清漢合璧體書寫讀卷諸臣靡可位置乃以

之殿二甲大抵闈場應奉之作令甲昭垂不必獨為其

異雄才遂學揚聲有期側藝偏長詭遇可耻如紹雯者

設拘守常格隨眾漢體按漢體二字岳倦翁以之稱飛白書蓋避鄂王諱也借用之

豈併此二甲末名亦不得耶

文登徐中丞士林居官清潔自勵不名一錢以賢勞沒

於蘇松巡撫任同官賻贈千金其弟士楹卻之曰兄素

矢清白恐拂初心不敢收

高宗聞而嘉之時士楹以孝廉家居一日忽奉

旨賜進士授東粵某邑令人謂中丞兄弟之茂伐貞操

宜其渥承

天契也

晉甯李鶴峰中丞因培有人倫鑒典學三吳幕中賓僚

郎潛三筆 卷四

十一

如趙光少文哲張舍人熙純陸副憲錫熊孫撫部永清

皆東南選也中丞嘗語諸公曰少華熙純才豐遇奮清

而不華損之文哲耳山錫熊當為名侍從耳山官尤貴

但非封疆才文淵永清大器恐晚成他日必以幹濟為

朝廷倚重惜余不及見耳後果應其言

孫文靖公之尊人文淵中丞以諸生客游入粵東應胡

偶韓方伯文伯之聘方伯性嚴毅高立崖岸中丞與抗

禮不少損抑土司某以爭廕襲相許提驗照勘皆前明

印璽幕中執事擬以私造符信律法當斬株連甚眾中

丞心寬之丙夜私具藁而言之方伯曰此酋志在爭廕

無他腸且叛逆罪至重安可妄坐方伯曰大府旨也中

丞持之力因曰君備職旬宣遜大府一階耳何奉令承

旨若此且君素有剛正聲今胡為者方伯曰限迫矣曷

稿豈倉猝能辦中丞乃出袖中私所為稿方伯讀之大

喜以白大府大府亦喜竟從其議活二百數十人或曰

中丞兩世開府此一事即其陰德也康祺按陰德之說

尚屬杳茫以一秀才參幕府而器識果毅政治明練出

居停主人上固知此座之不久將屬矣

高淳張夔嘆進士為諸生試必冠其曹困舉場三十載

未嘗有愠色治詩古文所得皆警邁而未嘗爭名於時

郎潛三筆 卷四

十二

年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肯試為吏其既升於禮部也

宗伯韓文懿公昌言於朝張自超宜在上甲自超踵門

曰某有母病且衰某登上甲必以職留公當愛人以德

可謂闈修竺行之士矣

順治丁酉江南科場之獄主試房考十人皆伏法初筆

載之矣其新中舉人

章皇帝親加覆試江南斥革者方域等十四人停科者

史繼侯等二十四人按史館雜記又有流尚惟武進吳

珂鳴以文理獨優

特準與新貢士一體

殿試等改庶吉士誠所謂塞翁失馬也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爲

聖祖皇帝六旬萬壽恩科順天鄉試榜發第一名孫見龍第二名黃文虎時號龍虎榜猶唐貞元間韓昌黎登進士稱龍虎榜元至正間之有麟鳳榜也又是科榜中稀僻之姓如南部新書所謂榜花者有萬承蒼壽致浦千殊春臺四人時又號萬壽千春榜傳之後人又添詩賦好題目矣

康熙間澎湖之戰漳浦藍軍門實爲前茅賊艦蔽江迎敵礮中過腹腸出矣血淋漓公族子法爲掬而納諸腹

郎潛三筆

卷四

三

中四弟瑗傳以衣五弟珠持匹練連腹背交裹之公大呼殺賊不暇顧也有紅毛醫能治之卒無恙臺灣平後公入都抵趙北口遇

聖駕出水圍馬凝立不及避乃舍騎步入梁園中

駕至遣侍衛問誰騎公乃出曰臣藍理從福建來者

上問是征澎湖時拖腸血戰之藍理耶公奏曰是

召至前問血戰狀解衣視之爲撫摩傷處嗟歎良久嗣

專閩吾浙每週

南巡迎謁

聖祖見公輒語諸王公以拖腸血戰狀又引見

皇太后曰此破肚將軍也康熙按東漢賈復北齊彭樂唐郭琪皆以臨戰腸出力疾殺敵爲奇勇軍門澎湖之役復何減古之驍將哉

蒼山軍門諸弟皆以平臺功加都督瑤功最多未仕卒瑗至金門鎮總兵與公皆喜書學大字揚盾一躍三四丈珠官參將勇不讓諸兄而性敏嗜學能背誦通鑑綱目不遺一字一門英傑亦近代所希已

廣東昌化縣正賦不及二千而中有浮糧六百餘兩蓋自前明成化中山水圯城附郭膏腴悉就淪沒遂有此無徵之額民間困累百年至崇禎朝始得懸豁而

郎潛三筆

卷四

四

本朝定鼎以明季賦重悉照萬厯間舊額於是薄海驩欣而昌化獨有向隅之歎康熙間常熟陶紫笥先生元淳宰茲邑屢列狀申大吏請免最後撰浮糧攷一冊迄不得上聞垂沒猶以爲憾令予晚聞太常正靖居言路時始端牘願陳獲邀

俞旨嗚呼賢矣大凡一命之士存心利濟精神氣力之所注雖時會中梗必有獲申其志之一朝然而批政易滋神君難報循良繼世往牒尤稀如陶氏父子亦可以風聖天下矣

國朝問大儒其通經澤古躬行粹然必以嘉慶間左海

陳先生壽祺為巨擘矣先生幼而能文博奧驚其長者年十七遺書同縣薩君玉衡自咎不能高行遠學擔荷世宙如宋廣平范希文雄節偉略建樹奇勳如終孺子班仲升粹掌苦學目不窺門如董廣川何邵公然自守澹靜力絕徵逐非同志一人弗妄交而其胸中時有浩浩落落慷慨鬱勃不可告人之意蓋其年少自狀如此既官編修方直淵雅重於朝列以不得迎養二親常愀然不樂父喪奔歸終身以為大感服闋遂乞養母教授生徒以供朝夕謂其門人張岳崧曰吾惟不屑不潔不以不廉之財奉甘旨不以不義之行欺晨昏差告無罪

郎潛三筆

卷四

五

爾母沒不復出嗚呼志行若先生即無訓詁文筆之長何嘗非人倫坊表耶

左海先生歸田後門徒若雲贊幣疊至主講仙游清源兩書院以學古敦行率多士重廉耻尚經學優其禮貌嚴其董戒士初苦之而久乃悅服巡撫上元葉公堅請移席鰲峰先生與之約請先察學行後攷文藝牒郡縣舉其孝弟廉潔者通經學古秀異有才者及歲科試高等若輩舉優行者守令以禮資送乃屬試而錄取焉作義利辨科舉論知耻說揭於講堂又為規約教以正心術廣學問慎交游肅禮儀悉發藏書使博觀而精擇之

日稽其課月攷其能經史文章因所長而裁成之不為一格故游先生之門者若仙游王捷南之詩禮春秋諸史晉江杜彥士之小學惠安陳金城之漢易將樂梁文之性理建安丁汝恭德化賴其瑛建陽張際亮之詩古文辭皆足名家而惠安孫經世學成蚤世其名亦在通志儒林傳中先生嘗客吾浙為阮文達公課士仁和趙坦德清徐養原養灝錢塘嚴杰臨海洪頤煊震煊皆相從問業多所興起傳曰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先生殆兼之矣

乾隆四十一年

郎潛三筆

卷四

六

皇太后幸甯壽宮

賜

皇帝膳並以西師功藏於階下賜將軍阿桂豐昇額暨從征將領之功績最著者掄一十三人及軍機大臣六人飯食資物有差此曠古難逢之凱宴也全州謝先生之重入臺垣也鰲直如初高宗屢衰之時先生繼母蔣氏家居老矣先生上疏乞補外曰竊惟科道之望內陞甚於外轉而人情即願外轉不願左遷況臣負罪至深受

恩至重欲圖消埃之報宜依

日月之光而纒熟

龍顏遠辭

鳳閣犬猶戀主蛇亦銜珠臣獨何心敢昧斯義伏念臣繼母蔣氏年已七十一歲臣又係獨子憶自雍正甲辰秋服闋赴補母子離別十五年於茲矣丙午冬從軍出塞母氏含藜藿以弄孫倚門闔而望子又十二年於茲矣臣今雖復

朝班尙違子舍頃者母氏書來道及行動艱難耳目昏聩聞絨捧讀愧懼交并欲歸養則家道貧苦甘旨不供

郎潛三筆

卷四

七

不孝有三其一斯在欲迎養則廣西至京水陸七千餘里江湖之風波可畏車馬之顛覆亦可虞欲歸省則往返動經半年在家不過數月乍逢又須告別既別卻難再逢慈母之涕淚轉多游子之方寸終亂是則矢忠矢孝二者難兼而在官去官無一而可臣再四躊躇惟在外轉鄰省庶得迎養數年但臣才能既不稱道府之官而遷轉又從無自請之例違例干澤端不可開伏乞敕部治臣妄請之罪或知州或知縣降授微員憫臣將母之忱或湖南或廣東量予近地臣亦知風塵下吏遠遼臺諫清班然民社在身外得竭駑駘之力母子聚首

內得伸烏鳥之私雖公庭屈膝於上官勝往歲荷戈於荒塞尋有

旨授湖南督糧道

旌直臣也獎孝子也

聖人之曲體人情誠非前古所有而先生陳情一疏至誠惻怛浩氣淋漓文品尤在李令伯上故全錄之

雍正間田文鏡劾河南屬吏黃振國汪誠邵言綸等直督李公紱言其寃

欽使往按驗還奏文鏡所劾是御史謝公濟世又劾文鏡貪黷奏入與紱語多同

郎潛三筆

卷四

八

上疑焉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交關狀謝公辨無有而刑部尙書勵杜訥曰是當刑訊御史永豐陳公學海在班中忽起走庭中北向大言曰與謝某交通者我也大臣皆愕然陳公故以部郎從

欽使河南得文鏡欺罔狀及爲奏爭不能得歸嘗發憤爲同僚言之者也大臣將以聞請并訊俄有

旨罷訊謝公革職發軍前効力陳得無事然明年卒以告病驗不實亦遣戍去蓋亦錚錚血性男子矣

貴州陳兵備法在翰林時與山西孫文定公廣西謝御史濟世友善三人者皆清直介立論事引義慷慨志相

得也陳公守順德引疾歸

高宗登極文定薦起之陳公官淮揚道攷論河務爲一書曰河干問答文定見而善之復以之奏

御及文定督湘楚治謝公獄稍稍袒巡撫許容歸京師過陳公公謝不見自是交遂絕乾隆十年河決江南陳家浦河督白莊恪公鍾山被劾去官責令賠補陳公已調大名道矣念舊與莊恪同事不可使獨受譴牒部科自引咎且爲莊恪辨析大臣以

聞下部議奪職戍軍臺公以四駱駝負書數萬卷赴第十六臺日著書居二年成易箋八卷多取朱程傳義發

郎潛三筆

卷四

九

明之而異者亦多自序不欲如前人株守師法黨同伐異之所爲也康祺按陳公操行貞坦出處光明不忝爲洛閩之學孫文定乃有此失可見義理辨析之精誠不

得有禍福權變之說略參其中也
欽天監例於時憲書紀年下注一歲至六十歲干支高宗六十萬壽

命監臣增注六十一歲至百二十歲自乾隆辛卯後永以爲式蓋

受祚之延長

聖心若可預必云

粵逆石達開之擾四川也

朝命兩湖總督駱文忠公督師援勦

穆宗登極調公督四川公方攜湘中兵隨征而以記名道黃忠壯公醇熙記名按察使蕭壯果公啟江分統之二公先後陣亡公率所部卒以同治元年四月禽石逆於紫打蜀亂始平先是蜀中謠云四川地土薄硝磺用不著若要太平時除非馬生角蕭俗書作肖蕭黃同勦石逆猶加二字於石旁也治賊無效故曰用不著角各音近馬生角馬旁各字指公姓也然則前史所紀諸謠識非盡秉筆者之好採異說矣

郎潛三筆

卷四

十

壬癸藏札記卷四終

壬癸藏札記卷五

鄞 陳康祺著

康熙中王新城論鹽法嘗言但以兩淮付王東皋兩浙付魏環老而久於其任何患不肅清陸清獻年譜亦稱王東皋之在吏部壁立千仞東皋蓋湯陰王御史伯勉字也少貧借榻枯寺忍饑讀書順治初通籍謁選授行人充山東

詔使卻例餽不干有司一語遷吏部郎掌選事清介日有名嘗語人曰岳忠武吾縣人也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誦此二語惟求無媿同年范印心自平陽

郎潛三筆 卷五

入

覲知其貧也懷金將貽之謁其廬語久之卒不敢出而退一羊裘十年毛盡脫同官醮金製裘一帽一遺之東皋曰伯勉生平未嘗受人一錢何敢煩公等同官言於尚書固勸之乃受一日

世祖諭旨至部示滿洲尚書韓代尚書以無漢字召東皋至屬書之辭曰譯字非郎中職出

上意邪伯勉不敢不書大臣意邪腕雖斷不敢書也既改御史時有貲郎將授正印官持奏乃已巡城豪強屏息無敢有輕裘怒馬洋洋道上者考滿內用臺長將以

巡鹽兩淮薦力辭不可曰內用之員例不奉差必以此事相付則前此弊竇吾不敢隱也薦者懼而止丁憂服除違卒朝野惜之謂斯人再出其所表見何遠落魏環

老下邪

山陰傅公平苗之績邵陽魏氏平江李氏紀之詳矣方公官鳳凰廳用前人鵬勦法戰守年餘礪堡林立苗垂困兵備成宵忌之數言於姜制軍晟傳同知不去苗必大亂已而吳陳受果擾內地制軍意動將劾傅召亂會巡閱至某縣驛方飯而苗數千環行館索食犒之不

郎潛三筆 卷五

卷五

二

入謁傅公也制軍歎曰幾誤邊事即委傅公討賊一戰俘陳受自後責成盡用其策苗禍乃紓人才之進退邊疆之安危繫之讒口百出長城立摧如姜制軍者蓋幸有此行館一驚矣此事他書未載惟錢氏記事葉稱姜公劾疏賴幕府崑山李以謙而少留然則苗疆之安堵以謙功在制軍上

王壯武公生曾文正同縣文正識為將才而義師東征不甚倚為緩急湘楚人士咸謂壯武輕改營制失文正歡非也按何應祺作壯武傳稱公陳法隊左右各百人鼓之人魚貫為兩行左馳右右馳左三馳而圍皆持滿

外向再鼓之則左右馳復其伍對向爲格鬪左起則右
伏右起左亦如之三起三伏士復馳乃變圍爲方於是
後軍分出左右蛇行繞攻前軍三合而退其前左右軍
亦互爲進退主將鼓角鳴臺上旗周麾士周馳聚爲城
郭城爲三門先聚者爲左右行先自門出餘亦次第復
爲隊士惟視聽旗鼓疾走如風雨無聲息可聞也又宋
采蘅蟲鳴漫錄稱壯武督兵勦賊每三五日集眾講
聖諭廣訓及性理諸書暇日令軍士習射作字及聞令
出眾皆奮勇爭先公親執桴鼓一鼓而軍士排列如牆
再鼓左右翼兜圍如張翅追賊營礮子落於前然後三

郎潛三筆

卷五

三

鼓而馳勢如潮湧無不全勝据此則壯武之營制雖非
文正手定其陣法實參互古意兼集眾長文正識量恢
宏必不以此苛責康祺攷壯武初從文正先挫於羊樓
繼敗於岳州賴文正惜公材武以水師密脫而士卒喪
亡極多文正一生謹慎殆嫌其意氣之過銳故九江之
役不敢挈以偕行迨公智略益神勦烈益茂盡瘁戎幕
湘楚失聲惟文正亦深惜將才之難得豈復以前事繩
之按公卒後張忠毅運蘭劉忠壯松山遞統其眾後忠壯兄子京卿錦棠掃清漠北亦用此軍皆恪守公成
云法

咸豐五年春王壯武由楚邊追賊於粵境假道甯遠張

老人者年百一十八歲縣中不知有老人饑寒鮮粥恤
者公入其縣卽遣人存問爲置田宅資其子使娶婦且
召飲之比公破賊還復途過省老人老人則已抱孫
乃邀之登九嶷山合賓客部曲張宴山上是日爲公封
翁生朝客以次奉觴遙爲壽且慶公功酒酣公起望山
東雲波浮湘悲樂故里悵然曰鑫常有二恨恨任事太
早學業太淺用心太苦而多忤人身遭時變以士卒用
力人號爲勁軍吾常恐世亂未已將無以畢三恨奉養
二親爲將奈何老人起執爵慰以大義合席舉酒極歡
公班師回楚卽乞假幕府省親於是離家已四載矣迹

郎潛三筆

卷五

四

公九嶷張宴一會覺驅車九折阪置酒三垂岡叔子游
峴首梁公陟太行前史風徽猶可頡頏也
士大夫往來京師多假道通潞故其地張家灣河西務
諸名最熟人口按通州城南舊有潞縣本漢泉州地遼
初爲潞陰鎮後陞爲縣元至元間改潞州屬大都路明
復爲縣
本朝順治十六年知縣鄭駿以其地狹人稀申請裁併
遂於是年改併通州今放棹潞河無復知潞縣舊治矣
甲戌初夏
舟過紀此

本朝典禮凡

社稷壇春秋常祀用玉惟禱祀不用乾隆二十四年社稷壇禱雨

高宗諭旨云玉以苾蒞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傳記所稱於義最著

特敕所司仍用玉將事

大聖人之敬恭禮祀據經定禮雖一物之微其不留闕

憾如此

受俘獻馘之禮行諸

午門所以欽

鴻貺揚武功也

郎潛三筆

卷五

五

高宗皇帝威德遠敷疆圉式廓乾隆乙亥勦平準噶爾部一歲而再行斯典及庚辰底定回疆討平攢拉促浸皆遞舉盛儀前代曠數百年所未逢者今先後六歲中觚稜金爵之旁凱歌四奏可云極盛乃恭讀

御製受俘詩於乙亥則有曰天德好生還貸死海濱多蹇又逢屯於庚辰則有曰從今更願無斯事休養吾民其樂康於丙申詩注則曰從此益願洗兵長不用矣我先朝撫順鋤逆不得已而用兵之微意萬世猶可仰見也

正殿朝會雖舊典然率不舉行乾隆二十五年

上以平定金川又值

聖壽四旬之慶故一舉行後十年西師武成綏服回部

拔達克山安集延哈薩克布魯特咸稱臣入貢兼值

五旬萬壽仍

命在太和殿朝會宴饗時將軍兆惠自葉爾奇木得回

部樂奏送適至因

命於大饗所陳諸部末肄之

天顏大喜作歌兩章以紀其盛

本朝入關已來從龍舊裔大都漸習華言若漢臣則雖

號稱博雅之人亦未必諳曉

郎潛三筆

卷五

六

國語康祺昔嘗留意於此苦無師承爰取

欽定日下舊聞考譯語總目為宗參以各種官書擇其

有裨習用者錄之以備遺忘安巴堅大理也伊喇素也

錫里選拔也希達門簾也色珍車也唐古百數也穆濟

大麥也赫德渣滓也罕都稱也洛索極濕難耕地也貝

勒管理眾人之稱也尼楚赫珍珠也布希滕也又去毛

鹿皮也尼堪漢人也巴圖魯勇也拉里爽利也布達飯

也呼沙呼鴟鴞也薩都拉結親也鄂爾多宮也圖喇柱

也安圖山陽也巴延富也赫魯車輻也幹氣味也果實

疼愛也烏珍重也舒嚕珊瑚也霞哩斜眼也呼嚕手背

也扎克繖霞也伊勒希副也接班大臣也烏珠頭也實
勒們鷓子也愛海部落也瑪粗也蘇庫皮也尼瑪哈魚
也阿勒錦聲譽也和勒博聯絡也伊徹新也實納亦新
也察喇注酒器也吉勒展恕泰費音太平也納地也巴
納地方也沙克珊狡獵人也善延白色也索璉姜黃色
也達勒達隱避處也瑪魯瓶也聶赫鴨也伯特才力不
及也卓哩指之也和卓美好也愛新金也蘇赫斧也雅
勒呼肉槽盆也亦大槽盆也達爲首之稱也烏達買也
烏嚕是也佛紳柄也準布提撕也達春敏捷也尼嚕罕
畫也塔哈客也達掄飲馬處也錫津釣魚絲線也博勒
郎潛三筆 卷五 七

色也齊達勒勤也伊克大也德勒衣也丹育也岱亦有
也台亦有也伊蘇九數也察罕白色也博囉青色也額
森平安也阿爾花紋也尼格一數也納奇錫絨線也羅
卜科淳泥也博爾濟二輩奴也和必斯朶器名也都哩
式樣也默色器械也博果岱麥也塔齊兒瘡地也和坦
城也永和爾絨也和遜空也伊爾鋒刃也圖裂圖有柴
也阿穆爾安也烏蘭紅色也準東也阿薩爾閣也珠古
厚也摩該蛇也博果密包裹也瑪勒圖有牲畜之謂也
瑪勒牲畜也鄂齊爾金剛也達納管也色辰聰明也庫
魯克超眾也布延福也格根明也特古斯全也布爾罕
郎潛三筆 卷五 八

拜達勒形像也奇塔漢人也伯奇堅固也薩巴器四也
 呼喇楚積聚也浩爾齊吹笳人也和斯雙也茂不善也
 克呀野外也哈布爾春也克特火鏢也塔斯性烈也伊
 札爾根源也拜不動也諾音官長也實古納審問也達
 蘭七十數也阿嚕岱山陰也蘇嚕克牧羣也奎騰冷也
 都古爾濟盈滿也克埒木牆也諾海犬也阿固岱寬也
 烏蘭巴爾紅虎也哈喇婁黑龍也錫里濟選拔也已上
 皆蒙古語詳衮理事官也迪里頭目也薩勒迪甲也珠
 克房屋也已上皆索倫語伊實智慧也達什吉祥也札
 實亦吉祥也多爾濟金剛也帕克斯巴聖也僧格獅也

郎潛三筆 卷五

九

嫌况煌煌乎
 中朝國語乎抉擇登載殆不過千百之什一宏雅之士
 或有以引其緒焉
 池北偶談茂之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
 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寄詩云積雪初
 晴鳥曬毛閑携幼女出林泉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
 翁猶緼袍按茂之林氏古度福清人
 國初移居金陵嗜客耽吟遠避權要殘瓊破榻讀書琅
 琅孤鶴蘆花七字漁洋愛其雅韻清才予尤多其貞操
 介節也

郎潛三筆 卷五

十

通州布衣邵潛潛夫明萬厯間已以詩歌名江表康熙
 初年八十餘矣家貧苦徭役值漁洋司李揚州按部抵
 境首謁邵邵所居委巷乃屏輿從徒步而入邵曰適有
 酒一斗能飲乎漁洋欣然為引滿流連移晷始別有司
 聞之立除其役康祺謂此雖小節亦晚近貴人所難
 浙江嵎縣有小村落曰俞家莊道光壬寅西人寇吾郡
 官兵莫能禦越州震動嵎尤有唇齒之憂鄉民起相約
 捕魚海上一日見有夷船停泊突入其船奪其兵仗殺
 夷人過半折毀其船取其貨物以歸意夷人必來報復
 乃操小舟十餘隻載稻草管索捕魚海上如故不數日

果見火輪船二揚帆來鄉民俟其近各快利刃躍入水中密以所携稻筐繫兩輪旁船不得動夷人方愕然鄉民已躍火輪上出利刃擊夷盡殲焉取其貨物防守益固夷因不敢入味縣境而一邑無恙蓋亦靜以待動之法也見陸伊湄大令所著庚辛日記今海防孔亟錄之以俟采擇者

西人之陷吾明州爲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庚戌其明年三月乙亥始棄越城越二日并棄鎮海時將軍奕經參贊文蔚輩張皇戰功以收復告

詔第諸將勞績升賞有差其實宵波之復偷兒徐保張郎潛三筆 卷五 七

小火及其黨六十人力也吾師徐先生時棟集中有偷頭記一篇甚詳且瑣刪節錄存非欲翹將軍參贊之過也記云西夷英吉利據甯波府我師襲攻之不克時六將屯紹興而前鄞令舒君在軍中一日縛間諜至將斬之舒君釋其人則府之善爲偷者也意哀之曰若爲謀而死盡爲偷而生若能竊鬼頭來吾且白將軍賞資汝偷諾而去華人謂夷鬼子而別其色謂其國人白鬼其收刺他部落以爲奴爲兵者爲黑鬼既而偷果以夷頭獻舒君介之見將軍將軍大喜厚資之又既而獻頭者紛若乃與羣偷計其直黑鬼一頭錢若干白鬼倍之生

獲又數倍之自是踰城洞穴日昏暮徧府中無非偷者夷據城夜必巡街巷兩夷先後行方格磔笑語後者忽無聲回視之已失頭而仆前者大駭僵立旋又失其頭或著夷衣冠持竹杖橐橐然曳烏皮屐以來夷人近與語遽刺殺之其生致之也則以布自後扣其頸使不得鳴而絞布兩端負而趨至幽僻箝口置諸橐絕以出城或爲夷所見追之則別一偷自曲巷出並偷追者頭夷巡城上亦往來通夕羣偷各以長簾爲環暗默候城外聞巡者過爲怪聲驚之夷倚堞俯視遽以簾環鉤其頭而墜塞其口而反縛之候如初城上夷謂墜者誤失足

郎潛三筆 卷五 七

皆伸頭下視思援之又盡爲偷所鉤致乃譁然擁所獲以去疾如風凡城內外以竊鬼頭至者黨日眾計日巧所獲日多其奇策祕術莫得而詳也一日將軍復下令得羣夷百不如得首一能生致之賞萬金官三品不者取其首可也久之反命首不可得蓋酋不夜出其所居遂室環以夷兵又一夕屢易其寢所得首一不如得羣夷百之速而易也顧首雖防護甚謹而心常惕惕每旦夕卽般舨自驚擾旦夕以失首報者恒數十或至百餘由是大懼盡率其屬登舟他去而將軍以克復府城入告矣康祺按先生所述吾鄉人皆能言之以余所聞定

海之役葛鄭諸公之忠該亦由羣偷竊以回營偷並於甬江中置小艇伺西人出狙擊之所俘獲亦不少前法以靜制動此法以動擾靜備謀詭計當為洞曉邊事者所鄙夷然而水陸異形地學不講南北畫界事權不專武夫狃前功而驕書生守成法而泥舟車器械師其兒而遺其神玉帛兵戈決於朝而更於夕杞人之憂耿耿在臆不得已而錄此下策姑備蕘詢其亦可流涕長太息矣

商邱宋尙書舉於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奉

命撫江西舟次蕪湖聞楚北兵譁西江震恐亟鼓棹入

郎潛三筆

卷五

三

南昌撫慰之蒞事未十日突有好徒李美玉袁大相勾結楚逆以酉字帖授其黨將以詰朝謀不軌公偵知奸謀乘夜計禽二元惡且即縣首藁街餘黨獸散亂遂平公自作禦變詩紀事備雅鼓吹之才乃有此從容填撫之策固知封疆大帥亦不可不用讀書人

趙恭毅公撫楚嘗微服借藩臬之市肆中問政得失市人盛稱公而詆兩人兩人愧汗不敢出一語公借藩臬去頃復還呼其人謂之曰若言兩司過兩司必怒若然有我在無恐因以所携扇貽之曰持此謁藩司則無事矣明日藩司以扇還公公徐語曰人言可畏也其後藩

臬亦奉法屬縣水災公與一僕操小舟抵城下晨興坐縣堂令驚起伏謁公索米飲一甌啜已即去此二事未見紀載惟顧述恒為公元孫億生題公撫浙時頌德遺冊述及之

大學士公福康安督蜀勢張甚鈴下廝養憑藉搏噬一日與夫入人家攫釵珥都司徐斐見而訶之其黨伍梓徐撻辱冠服皆毀姚方伯令儀方為成都太守捕治之斃其魁公相怒曰守敢爾詰之則抗詞以對時姚已奏擢川東道乃遣騎追前疏還然姚直聲震西川矣後卒開藩是省同治間吾浙吳仲雲制軍振械官蜀中蜀人

郎潛三筆

卷五

四

猶有言其事者制軍為製太守怒樂府又綿州李觀察調元童山詩集有清江行爲福公出征後藏過綿而作其述當時供張之盛聲勢之赫亦復窮極奢麗尊若帝天可見福公雖有功邊疆未免感福自恣宜仁宗皇帝諭旨每誠臣工多以福康安與和珅並舉歎今之身非勛戚進由武功國寄鎖鑰家對旌節者幸無忘滿盈之戒開貨賂之萌而使蠻酋獠長笑中朝宰相之非人也

李本忠字凌漢漢陽大商也一日赴歸州請於州牧曰州多險灘本忠之祖死於是父亦嘗瀕於死心竊痛之

願出貲募能伐石者州牧可其請州灘以平又走蜀之夔州一如請於歸州者皆得請既去諸灘石又以楚舟沂江而上必用挽夫數十人負緆走崩岸間恆失足顛隊死乃鑿崖通道以利其行始嘉慶乙丑訖道光庚子凡平險四十有八所費金二十萬蓋曠世義舉也楚蜀有司聞於大吏以上於

朝本忠及其子孫竝膺四品章服之

賜或撰其事顛末曰平灘紀略至今往還楚蜀者峩舸大艚中猶時聞長年老輩嘖嘖道李凌漢也買遷小夫負夸娥愚公之志卒潰於成久官斯土者咸自愧心力

郎潛三筆

卷五

五

之弗逮焉亦奇人奇事已

舊例潁州府屬凶徒結黨三人以上持械傷人者不分首從發極邊烟瘴充軍僉妻發配江甯鄧嶸筠中丞撫皖奏言潁屬民俗強悍非此不足示懲惟僉妻發配似無深意此等婦女本係無罪一經隨夫僉發如長途摧挫難堪兵役玷汚可慮或本犯病故則異鄉孀婦飄泊無依或本婦身亡則失恃孤嬰死生莫保况潁屬婦女頗顧名節一聞夫男犯罪自知例應同發或傷殘以求免或自盡以全身在本犯肆爲凶暴法固難寬而本婦無故牽連情殊可憫疏入奉

旨刪去此條公牘文字能如此周詳愷惻宜其動聖明之聽而造福閭閻也

唐鏡海方伯守平樂時值楚徭不靖奉檄防守富川富川十三源之徭以耕作世其業且有隨民籍入庠序者而宋塘三輩龍窩平市倒水五源稍麓曠不改蠻夷故習方伯授以團練之方教以坐作進退長幼尊卑之禮咸欣欣然於是五源各建義學擇其子弟之秀者予以四子書村設蒙師而分授之方伯一至徭童繞膝而嬉捧書而誦如子弟焉論者謂當時楚南之徭既焦爛於羊泉粵東之徭又跳梁於八排若皆如方伯之僑服行

郎潛三筆

卷五

六

邊以詩禮化頑梗可使蠻烟瘴雨之鄉百年不見兵革也
木龍用以治河見於宋史曾鞏爲陳堯佐作傳嘗詳誌其事然已久失傳矣漢陽李昞雙士任泰州通判偶讀南豐文匠心獨運竟與古合遂上其議於相國高文定公斌適清口禦壩工險高公用其法遂慶安瀾後河東完顏司空仿行之效更大著蓋木龍能挑水護此岸之隄而水挑即可刷彼岸之沙較之下掃開河事半功倍防河利器也今人偶見一物製度精良輒歸功於西法不知

中國相傳經史中前民利用之具早有成模奇伎淫巧之觀本非夙尙卽如木龍治河何嘗假機器分豪之力哉

黃河報汎水卒有所謂羊報者河在皋蘭城西有鐵索船橋橫互兩岸立鐵柱刻痕尺寸以測水河水高鐵痕一寸則中州水高一丈例用羊報先傳警汎其法以大羊空其腹密縫之浸以糝油令水不透選卒勇壯者縛羊背如乘馬然食不饑丸腰繫水籤數十至河南境緣溜擲之流如飛瞬息千里河卒操急舟於大溜候之拾籤知水尺寸得豫備搶護至江南營弁以舟邀報卒登

郎潛三筆

卷五

七

岸解其縛人尙無恙賞白金五十兩酒食無算令乘車從容歸三月始達按此卽元世祖革囊遺法也長風巨浪之中毒龍老蛟之窟驅血肉之軀與河伯馮夷爭趨捷其法則奇其事則險豈舍此別無良策歟

李徵士良年卽前筆所稱小字阿京者幼與竹垞太史齊譽禾中人稱朱李立品尤嶄然峻絕應召入都諸公貴人多折節下交徵士獨高鳴雅步不肯爲翁翁熱先是

御試未有期寶應喬舍人萊語之曰高陽論海內詩家首推子矣他日有謂宜造謝者徵士曰詩小技也窮達

命也相公知吾詩孰與相公知吾守乎堅不往聞者以爲誑及見放始信

乾清門侍衛安祿超勇公海蘭察長子也嘉慶四年川楚教匪之役追賊陣亡上深爲憫惻諭稱安祿甫至軍營卽能奮不顧身海蘭察於九泉下亦當自喜有子並

命將安祿新生一子

賜名恩特赫默扎拉芬卽襲公爵而其弟安成襲騎都尉世職卹忠之典與大員殉難相同蓋

睿皇帝追念公之殊功懋伐也前筆記公姬人阿芸殉

郎潛三筆

卷五

六

節甚詳公得此深明大義之貞姬復有此爲

國捐軀之肖子洵可含笑九幽而阿芸勸誡公子之功益不可沒矣

孫文靖公從征緬甸過天生橋橋崩馬墜已滿足矣忽躍登岸又在緬界斷餉三日同官家奴有馱馬牌於釜者公過啖之適奴覓薪自後至不知公也拔刀一揮已及頸矣適同官自帳後亟止之幸而無恙同官卽劉公秉恬也文靖卽以征緬功受

高宗知選游擢大臣列五等爵嗚呼白面書生因緣遭際年遷歲擢擁節鉞而踞胡牀幾謂功名我所自有抑

知前代勞臣其進身願如是盡瘁哉

吾鄉阿育王寺晉松鐵骨霜皮閱三千載無恙道光庚子西人擾其地松即枯漢軍徐司馬榮過而慨焉名之日忍辱忍辱者不忍辱也司馬與鎮海姚梅伯先生變均有忍辱松歌

徐東海之修一統志也開局包山辟四方知名士為輔時無錫顧處士祖禹精地理學名最高固延之三聘乃往書成將列其名以上處士不可至欲投死階石始已其自晦如此或謂處士嘗游耿精忠幕中干以策不用乃去或言其客游嘗主膠山黃守中家恐皆出自忌者

郎潛三筆

卷五

九

之口也

顧處士所著讀史方輿紀要博聞宏辨囊括古今宵都魏應叔子稱為數千百年絕無僅有之業江夏劉湘燧者嘗校顧書十餘年愛其精博而微疵其縱橫著讀史方輿紀要訂若干卷禧弟子梁份嘗著秦邊紀略有書無圖湘燧得圖以校梁書宛合知即份舊本顧與處士書頗齟齬湘燧因合訂為秦邊紀略異同攷士人秉兼人之才窮老盡氣類精一書終不能免後世之訾議著作之事真非易言按份傳禧學不仕為西邊大帥上容其書僅存湘燧受業梅文鼎以諸生終所著書多零落均可慨也

荆谿周君濟保緒晉略文六十六篇其所作也晉書繁蕪君文以簡核勝雖敘事間未詳實而大體不失為精當其風骨尤有不可及者君以嘉慶戊辰聯捷成進士有盛名樞相戴大庾迎謂日子必得大魁廷試對策幸無過激君對曰此乃士人進身之始敢欺君乎大庾失色曰謹受教遂不得上第歸班後數年選淮安府學教授與知府論事不合投藜歸遊滄白東諸省晚客漢上依其同姓官制府者以老晉略即制府為之刊行者

郎潛三筆

卷五

十

壬癸藏札記卷五終

壬癸藏札記卷六

鄧 陳康祺著

丹徒嚴廉訪士銓令四川華陽時甫蒞任而西藏廓爾喀兵事起貝子福文襄公為大將軍征之軍事絡繹於道自成都至打箭鑪皆設軍需局公言於布政使英善曰大兵大役

聖人所以綏遠人靖邊陲內地民人尤宜愛護兵部勘合頒行在案凡可為百姓樽節者所以仰體

皇仁有藉端需索徵求無厭者必痛懲之會總督和琳廉從入局苛索夫馬酒食勢囂甚廉訪立擒治申請遞

郎潛三筆 卷六

解回籍眾為之肅潼川商納貲為職道而負鹽課鹽道

林傳為之調停其人抗不服大府以委廉訪申其罪請

褫革加桎梏焉別籤商人如原議此非所云不畏疆禦

不侮矜寡者歟按嘉慶間教匪之役公嘗從將軍德楞

而以大軍羅思恩為隊長進討比有功桂羅皆以勦賊勞官至提督然則公之韜略可想矣

范文肅公文程在

盛京時

列聖皆呼其官而不名以其形貌頎偉

御賜衣冠皆出特製蓋其時漢臣在班列者尚寥寥公

獨受股肱心膂之寄也

順治初睿親王攝政凡言官劾大學士馮銓者多降革

九年十一月范文肅公乃策原疏進呈

世祖覽畢問曰諸臣所劾誠當何為以此罷公對曰諸

臣疏劾大臣無非為君為國

皇上當思所以愛惜之遂

命俱以原官起用我

朝直臣輩出權貴不敢奈何者由此舉開其端也按公

言治天下惟在得賢庶官有才者不以一箚掩前除拔擢時為奏請焉真休休宰相之度

聖祖皇帝初親政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夙夜

靡念爰

郎潛三筆 卷六

親書大略懸之宮中柱上至三十一年

論旨述及之猶云至今尙存

聖人之宵旰勤民即此可見

漢軍文襄公斬輔任河事最久其受人傾軋亦最多康

熙二十四年

上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

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經理海口旋

召公及成龍至京策議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公仍

初議築長隄束水敵潮時大學士九卿從公議而通參

成其範給事中王又旦御史錢珏均是成龍寶應人侍

讀喬萊亦奏輔議非是乃

命尙書薩穆哈等勘視奏稱海口不必開會湯文正以巡撫入爲尙書獨奏下河宜濬卒以廷臣異議

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役未嘗專從公策也二十六年論又詢下河田畝何策可紓水患公仍主築隄減水之說時成龍撫直隸

上以輔疏示詢成龍仍言下河宜開重隄不宜築

詔遣尙書佛倫侍郎熊一瀟與總督董訥總漕慕天顏

孫在豐會勘惟佛倫奏應從輔議天顏在豐議均與公

左明年正月御史郭琇劾公糜費帑金攘奪民田橫取

郎潛三筆

卷六

三

米麥越境貨賣科臣劉楷臺臣陸修祖復交章劾之天

顏在豐亦疏論公屯田累民及阻撓下河開濬事公自

請入覲

上御乾清門

命輔與成龍琇各陳所見卒

允九卿議停築重隄革公職後又

命學士凱音布侍衛馬布尙書張玉書圖納等先後往

勘均稱公治河功二十八年正月

上南巡閱河輔從行

上親見隄工河道始

襄輔實心任事勞績昭然復原品三十一年復任河督而公不久逝矣逾年

召見河督于成龍原署河督董訥責以排抑靳輔

論大學士曰于成龍曾奏河岸未見靳輔栽柳及朕南

巡指詢成龍無辭以對董訥亦曾言之彼時九卿皆言

靳輔當從重治罪若卽誅輔則死者可復生乎成龍訥

皆叩首自來勞臣任事異說朋生因而毀成功沮大計

或且殄身其中者何限以

聖祖之明公之忠勤結

主知而湯文正于襄勤郭總憲諸公又皆公忠者碩非

郎潛三筆

卷六

四

有一豪妨賢害正之心而時會所遭乃至千挫百折含

尤忍詬幾幾喪生平之望實而是非功罪後人亦莫可

與明益歎功名之地之不易處也

洪稚存劾寶諸城於身後小峴侍郎紀之衍石侍御辨

之余前卷述衍石之言而疑之謂小峴與寶洪皆故交

必不以一言誣兩友也茲恭釋

仁宗諭旨知稚存書內所稱誥事和珅者實孫士毅寶

光鼐李綬吳省欽蔣賜棨韓鏞吳省蘭胡長齡汪滋晚

諸人時孫李及寶公已物故此外羅列貪黷請臣則

諭旨未爲宣著蓋

上亦嫌其所言之過實也衍石生平留心掌故乃違信
洪幼懷之一言不及詳稽檔案何歟

康熙四十四年

南巡駐蹕江甯將

啟駕矣以在籍諸臣籲請

允留一日時桐城張文端公英已以大學士致仕迎

輦淮南隨至金陵亦以為請得

旨念老臣懇求諄切准再留一日啟行四十六年文端

迎於清江浦仍隨至金陵

上亦允公奏多留一日初文端予告時瀕行

郎潛三筆

卷六

五

御書篤素堂三字以

賜在淮安則

御書謙益堂及葆靜匾額在江甯則

御書對聯及望恩堂匾額他所

賜資不可勝書

黃幄茂校之尊殿止

玉輦以片語綠野午橋之清閣曜

奎章於四隅史乘傳流有餘寵焉

宣宗登極之初下

詔納言一時上書者多務剴直而錢塘陳參議鴻所言

尤切中其論聽言用人理財疏云聽言有三曰虛受曰
聰聽曰明辨用人有三曰隨時保舉曰破格擢用曰即
事考核其請復日講及畿輔營田水利二大端亦為世
所傳誦嗣請復兩浙鹽制裁鹽政歸巡撫遂為營私者
側目及稽查銀庫籌杜積弊諸私人尤多不便婁齒齟
之雖賴

聖明曲賜保全而參議已不安其位然未幾假照截留
之獄起其弊皆由銀庫連染者至千餘人吏臨刑有歎
者曰使陳公在何至此亦足見參議之居官去削稜刻
崖陰釀巨禍者萬萬矣

郎潛三筆

卷六

六

孝感熊文端相國引退後初留京師嗣疏辭食俸歸老
於江甯康熙四十八年卒遺疏至京其同姓編修熊本
薦入薦已語

上覽疏

諭廷臣曰熊賜履學問既優人品亦端此遺疏內薦舉
其姪熊本必係虛偽

命總督噶禮確察噶禮取其疏草以進果無是語下法
司鞫摺論熊本罪如律或曰噶禮迎合忮忌所呈疏草
未可據然而

仁皇帝聖人也明良一德與文端相知契久矣熊本何

人能欺

聖人乎此之謂自作孽不可追

相傳張文端公英母太夫人嘗夢有異人自稱王敦至其家覺而生子命之曰敦哥數歲天母憫甚夢異人復至曰吾終爲夫人子遂產文端名以敦復長遂爲字小說家紀述其事略有異同康祺以爲皆妄誕也偶見漁洋居易錄稱文端爲夢敦姬泉姚先生惜抱軒集有香亭得雄於其去年所失小郎有再生之徵識異一絕下二句云正似吾鄉張太傅再招東晉大將軍自注極詳姬泉恪守洛閩乃亦信佛家輪迴之說固知茲事之有

郎潛三筆

卷六

七

徵惟敦與文端忠奸不倫蓋在哀世則爲亂臣生

熙朝則爲良輔人才代出仍隨氣運爲轉移此身異性存之一轉語也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之亂姚公立德方官河帥值東撫徐公績勦賊不克退駐東昌府城公與之協守禦府東門外人烟輻輳爲南北往來水衝賊傳檄某日攻城先一夕東廂火起撫軍疑賊至登城促令放礮公曰事未得實萬有一誤則城外生靈塗炭民心惶變恐失城不待賊至矣相持不已撫軍欲手自然火公從後擊其肘未幾報至則民居失火非賊也撫軍揖謝公公

郎潛三筆 卷六

曰君志在急滅賊不暇思耳人服其雅量

畢秋帆制府撫陝時甘肅回人不靖阿文成公奉

命督師往勦省垣有張回子者爲內地回人之望擁貲百萬尙書素知其人一日方與兩司議籌防有飛騎傳軍報至尙書啟視卽置鞞中兩司退召巡捕曰汝持我名柬卽邀張回子來張至以軍報與閱張皇遽伏地請收付獄尙書曰我欲收汝不汝邀矣我固知汝必不反也我將以全家百口保汝張叩頭出後知文成營中獲一謀親訊之指張爲謀主謀固嘗備於張以盜牛逐也文成已入告馳書陝撫密收尙書亦卽拜疏以全家保

郎潛三筆

卷六

八

其不反事遂得寢然其時方修城回人之居內地者不下數萬張素任俠爲族屬所信嚮諸回多伺其動靜以爲從違設非制府之推誠布公後患殆不可料也制府厯官之政蹟傳聞異辭是舉從容鎮定弭亂無形蓋猶從讀書稽古來矣

山陽邱公象升官止大理寺寺副仕雖不大顯而其亭平鉤考頗有足述蓋亦

本朝刑官之表表者矣三桂反有逃人來歸吏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執定律議減罪二等河南所上獄有大盜支家科在逃而其黨五十人皆議斬公閱卷太息

五三一

曰烏有盜首未獲而從皆決是屬豈無冤乎明日昌言於三法司三法司不能難遂緩死時長安為之語曰耶公為理民無冤死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憤曰兒代我斬淫人旗人受命殺二淫於牀自歸有司論以大逆法司奏當公爭之曰春秋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耳方諸占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按孔子此不得以逆論也子思子曰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旗人從父命殺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論之無乃非春秋之義乎遂以兩議上

郎潛三筆 卷六 九

詔從未減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曰朝廷須用有經術士諒哉

英煦齋協揆以道光三年冬充冊封佟雅

皇后持節使其夫人薩克達氏先奉

諭旨徑詣

后宮行家庭禮屆期借協揆夫人同人東華門觀者羨之程春海侍郎方為編修舉唐權文公與縣君同朝興慶宮故事取其詩句請公為比翼朝天圖以紀其盛耿逆反於閩其黨分陷浙之遂安教諭鄒儒與其子宏志有拒賊復城之功抑而未上時康熙十三年也越三

十年

聖祖南巡宏志於吳江道中具本啟奏並繪圖四幀摹當年戰守乞請

旌表內侍傳呼幫上船來

召見宏志以圖中有宏志冒死救父踰城斷齒事

上親驗視遂邀

褒諭命入宋金元明四詩館効力敘官宏志後官山西

岳陽縣知縣增補六圖徧徵題詠王漁洋毛曾侯諸君

皆有詩按漁洋詩不見本集國朝詩別裁集稱為桐城方式濟作

劉文清公立朝審諤風骨稜嶒世幾以笑比河清之包

郎潛三筆 卷六 十

孝肅相擬王惕甫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鶯鶯在

甲秀題籤見古光自注石庵相國有愛姬王能學公書

筆跡幾亂真惕甫蓋嘗見姬為公題甲秀堂法帖籤子

也者英老輩偶露風懷正見理學名臣其真性情去人

不遠

常州舉人惲敷乾隆某科就大挑監挑大臣某公以惲

音呼其姓惲復朗聲自呼以正之某公內愧其誤而惡

惲之不為揜覆也屏不入選越數年復赴大挑主事者

為成親王見惲姓即驚喜曰是南田先生後人耶亟

予一等同一貴人而雅俗之相區至此

康祺弱冠學爲駢體於

本朝則極喜謨觴卷苑儀鄭三家之文謨觴詩學尤瑰奇孤秀世之能文章者無此兼長也顧其人亦非文士少隨父官山西卽神雋有聲出應鄉試諸公卿爭欲羅致嘉慶丁卯所知者主江南試尤欲得君君聞之遂不復應其集中所爲貽友人書者也父兄歿後家貧甚債集其門議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舊事君獨破產盡償所負而自鞠幼弟隻身客游以爲養諸大吏多資其才傾身內交君未嘗有所私請於義所不可疑如也胡侍郎克家爲江蘇布政使時總督以

郎潛三筆

卷六

七

國用不足議加賦君力贊侍郎白大吏寢其事曾侍郎燠轉運兩淮尤重君君一至邗上詩文外無他語兩侍郎平居議論頗不合於君皆無間言道光紀元例舉孝廉方正太倉以君名應

詔君力辭未幾赴修文之召矣康祺歷攷近人書始知君蓋古畸人貞士之流其才可能其品不可幾也君名兆蓀字甘亭所著集名小談觴館

國朝浙閩總督鐵嶺趙清獻公廷臣惟良折獄摘發如神其最傳人口者數事杭人至今猶能道之有盲者與屠者善一日入屠室虛無人手纂簽中有錢五百懷之

走屠者覺而追於途盲者撫膺踞曰天平吾辛苦積此

錢乃欺吾瞽而要刦乎眾皆憤憤公過爲遮訴焉屠者亦泣陳公笑命吏取盆水投錢其中浮脂熒熒也乃斷歸屠者法司鞠殺人者旣自承矣公見所上牘而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此必冤後果獲眞盜夏大旱山中入相驚以旱魃頰頰赤鬚絳衣冠粹入人家壯者逸弱者匿魃去而財物空矣公曰吾當禳之密戒邏者分伺揜捕果獲暴卒伏法焉馮山公記此三事謂古人有行之者如張舉余良肱張田之屬載在前史公殆學古有獲康祺竊謂清獻三事皆牧令所應爲前史相類亦

郎潛三筆

卷六

七

不止如山公所援引且人卽不讀書其稍具吏才者似尙不至妄斷斯獄乃自古迄今已翕然歸以神君之譽也亦可歎矣

漢軍孫襄武公思克三等男得功子也初勦厄魯特繼平吳三桂嗣征羅卜藏皆獨領偏師積功最偉最後同撫遠大將軍費揚古進討噶爾丹至昭莫多大敗之奏捷

召赴京

命侍衛迎勞

賜袍褂鞞帽等物

御製詩筵有鷹揚資遠略宿望在西郵之句入

觀暢春園

賜御書綬懷堂額及端罩四圍龍補服花翎朝帽朝衣

朝珠鞍馬

命還肅州提督任康熙三十九年卒於官櫬還京師自

甘州至潼關沿途軍民無不號哭相送

上聞之

諭曰誠可謂將軍矣晉一等男雍正朝入祀賢良祠乾

隆朝

詔予一等男世襲罔替是亦

郎潛三筆

卷六

三

國朝一名將其戰績不亞趙良棟王進寶諸公而其名

稍晦故載之

康熙初投誠武職許自請改文職以參議僉事同知通

判等官用南昌熊大司空一瀟時官臺諫疏言巡道寄

方伯連帥之任同知通判分兵刑錢穀之司此等不文

不武之輩一經改授罔知愛惜功名覬覦營私情未可

定請停改授之例

從之又其時推關林立部曹奉使監稅亦無定員公奏

關稅原有定例一持籌記策之人自可勝任今員數繁

多恐新員差出舊員未歸之時將有一司無一官者且

一城數關亦應酌併至

京師左右兩翼較在外各關錢糧更少今滿漢兼差亦

可裁汰一員俾綜部務部議不准行得

旨各省相近之關應否一處兼管由督撫察奏兩翼稅

差著再議尋議兩翼應裁漢缺江甯西新關併入龍江

關蕪湖工關併入戶關廣東遇仙橋浚光廠併入太平

關俱如一瀟所議按其時淮安三關先經漕臣帥顏保奏請裁併從之公所上諸

摺有益於官方民命大率類此康熙竊謂多設關卡一

端徒累民生無益國帑在今日尤當務之亟也

康熙五十八年三等侍衛畢里克練鷹至涑水時知涑

郎潛三筆

卷六

古

水縣事者奉新甘莊恪公汝來也畢里克強宿民舍毆

傷人莊恪拘訊之事

聞交部質審議革知縣職而侍衛僅罰俸

特旨畢里克革職汝來免罪是時莊恪直聲聞朝野雍

正三年遷廣西臬司明年擢巡撫距部議斥罷僅五載

也受知

兩朝遂躋極品強項令果何憚而不為乎

今直省府縣學明倫堂均懸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

久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聯語按陸以恬冷

廬雜識稱係遂甯張文端鵬翮所題惟原題上聯首句

有先聖道並乾坤下聯首句有

今皇教同堯舜各六字不知此聯因何通行更不知首句因何刪節

韓文懿公以時文受

聖祖特達之知通籍後即奉

諭作時文二首進呈旋奉

命悉呈平日文稿

聖祖嘗論大臣韓葵天下才風度好奏對亦誠實又

諭韓葵學問優長文章古雅前代所僅有又

諭韓葵文能道朕意中事至晚年

郎潛三筆

卷六

五

寵眷驟衰康熙三十九年官大宗伯自陳無政事才請解部務四十二年復以病求免得

旨韓葵以工於時文屢經擢用至禮部尚書前掌翰林院事時於庶吉士不勤加教習每日率領飲酒至九卿會議之處不爲國事直言惟事瞻徇所行殊不逮所學今自知其非引病求罷殊屬不合仍留原任嚴飭行是公之遭際

承平罕所建立固不能曲爲之辭然自知政事非才一再引退謙光讓德恂恂足多以視今之貴官所處非康熙全盛之世所挾并無韓公文字之長衰病侵尋久尸

大位尻高項短頑然若不知妨賢溺職之可羞者其度量之相去又何如耶

溧陽史相國文靖公雍正七年以山西巡撫署福建總督明年調署兩江公以本籍疏辭

詔勿許案近年籍隸兩江者惟合肥伯相嘗持鄉節然合肥猶地屬皖省不過歸制軍兼轄若溧陽則其時正

屬江甯府近依馬足也是年六月公遂奏請以溧陽改隸鎮江府

從之康祺攷溧陽唐分溧水縣地置屬揚州後改屬宣州昇州從無屬潤州者此舉殆出自文靖之避嫌

郎潛三筆

卷六

六

曾文正駐師祁門狂寇環攻儲胥奇困爲其一生行軍最苦之境乃手寫遺屬帳懸佩刀神志湛然若無事一日忽憶及院中多經學大師遭亂顛沛存亡殆不可知遂遣人四出存問存者貽書約相見戎幕亡者卹其細弱索其遺文如桐城方宗城存之戴鈞衡存莊欵俞正燮理初夥程鴻詔伯敷諸家皆藉以得脫於險公眞佛菩薩心腸也

曲沃裴公稔度由附貢捐納主事雍正間官至江西巡撫子宗錫由監生捐納同知乾隆間歷撫安徽雲南貴州兩世均以費進而均著名績蓋漢貫世家中所僅有

者

小裴中丞署貴州巡撫時黔省每年額辦京楚白鉛七百餘萬觔鉛廠僅三處開採年久物力漸絀中丞察知上下游附近水次地均產礦飭屬試辦增新廠二一為松桃廳屬巴塘山歲可得鉛二百餘萬觔一為遵義縣屬新寨歲可得鉛百餘萬觔分撥京楚兩運每歲獲節省銀四萬三千八十兩有奇疏聞得

旨嘉允是二廠不知今何如仿西法試之當工省而效倍其上下游水次之礦可開者亦當不止二廠也康熙每論滇黔二省山川盤互礦產必多在昔日珍奇捐棄

郎潛三筆

卷六

七

辟如藏富於民在今日戶牖綢繆轉恐慢藏誨盜况黔為天下瘠戍防正亟饑餉無資地不愛寶當軸者宜略更成策矣

雍正二年十月高文恪公其位奏進黃浦漁船所網得雙夔龍紐未鐵玉印時公提督江南駐節松江漁戶詣轅所獻也

諭曰此事若出自他人非卿奏聞朕不信也卿乃忠信老成封疆大臣斷不致捏造虛誕以阿諛取容今賜卿數物以示嘉悅

世宗是舉既以慰耆臣忠愛之忱又足杜奸回符瑞之

說

至人作用之神即此可管窺已

臨川李穆堂閣學撫粵西時疏陳練兵事宜五條第二條云陣法各有所宜四門方陣止可施於平原曠野而廣西援勦皆在山溪之間背山而戰用一字陣山曲用三才陣夾溪用雙龍陣八面受敵用八門陣四面合攻用圓陣亦曰風雷掃地陣羊腸鳥道用山路連環陣宜令演習如式第四條云穉穉土苗所用鳥鎗較營鎗更長可及百五十步惟礮可以制之五子礮施放更利宜增制閣學秉性忠直必非襲陳言以瞻

郎潛三筆

卷六

六

恩眷其所論陣法鎗制邊州山縣皆可仿行當不止粵西為宜也採之以代泝澣沈方

雍正元年元謀陳閣學時夏以御史授河南開歸道仍帶臺銜四年署江蘇巡撫

世宗念時夏母老家居以道遠未迎養特命雲南督撫資送至蘇州復

賜人葢以慰高年行役之勞康熙案閣學撫蘇三年興修水利以外無甚政蹟恭讀雍正六年

上諭云汝自莅任以來盜不能緝吏不能察承追錢糧不及完二十分之一蘇郡大開銅鋪而不能禁止河工

遲誤而不能勸懲惟令戲班減少大半緞鋪關閉十家
僧道數千百人還俗祠廟數處改爲書院在汝意以王
道變化風俗但不知實有益於生民處何在旋降授營
田觀察使然亦可見閣學之當官雖儒緩寡效而志在
休養生息返樸還醇才不足而德有餘不得謂非留心
國是宜其蚤邀
殊眷寵及慈庭與

大宗伯德清蔡公升元康熙二十一年一甲一名進士
由修撰遷中允後卽請終養四十二年迎

駕嘉興奏對

郎潛三筆

卷六

九

御舟翼日得

旨蔡升元在講筵甚久家計甚貧賜銀六百兩爲葬親
費事竣卽來京時
行在侍臣有感泣者

漢軍鑲黃旗范大司馬承勛

開國名相文肅公第三子閩督殉難忠貞公弟也康熙
三十二年冬以雲貴總督

陛見來京師值

上謁

孝陵因迎至米峪口

上見公天顏和霽諭曰爾盛京舊人爾父兄累朝効力
爾兄又爲國盡節朕見爾思及爾兄心爲慘切不見爾
幾八九年矣爾鬚髮皓白如此郊外寒冷今將貂帽貂
褂白狐腋袍賜爾此時更換恐受風寒明日可服之來
謝恩並

賜御書世濟其美額自古君臣定分廉遠堂高卽軫念
賢勞推恩勛舊亦必無

綸音愷惻浹沁心脾至於此極者也

郎潛三筆

卷六

十

壬癸藏札記卷六終

壬癸藏札記卷七

鄧 陳康祺著

道光末季戶部籌庫儲王大臣議遣使釐積欠開礦稅折南漕期在必行有異議者以莠言論兩江總督李文恭公力持不可再上章開陳利害於折漕尤剴至宣宗轉圜納之公久持蠲節遇事敢為言必上勇行必下究論者謂是舉尤有裨

國脈也

湘陰李文恭公星沅起家孤寒開敏沈毅陶文毅公故父執知公久招入川東幕委以書記每口授大略援筆

郎潛王筆 卷七

萬言曲盡事理文毅色喜曰子經世才也但當多讀書耳公感激自力執弟子禮終其身又公以編修督學廣東時道州何文安公數主文所在有清望公以利弊叩筆識之文安歛手曰子能虛心問實心行吾不獨為粵士慶為異日封疆幸矣凡新進士引

見

御筆注名單朱圈者入館選部曹則加尖角世傳公通

籍時

宣宗始角公名垂視久之塗以圈蓋

簡在自此始也觀公此三事是天生命世風度夙成

聖君賢輔必有以甄拔而引起之而康祺所見庸庸百輩中則亦有蘊衷宏奇明練政治非不登

天子之庭揖公卿之座而入為枝官出補末吏壅闕沈滯若將聽其以閑散老者豈獨一士之不幸歟

粵西盜起林文忠公歿於軍

詔起李文恭公督師大臣時公以養病在籍而太夫人亦春秋高矣聞

命卽拜疏登道太夫人揮涕促之行浹辰抵桂林調兵

集饟不速辦詳見前筆襄事者意歧出累月無功公憤激動

宿疾密疏請易帥猶強起刻期出巡卒不支因口授遺

郎潛王筆 卷七

疏至賊不能平謂之不忠養不能終謂之不孝四語聲

哽咽不可復續幕僚為足成之垂絕猶瞋目曰粵西宿

將惟向榮可倚言之至再三噫匪躬盡瘁之節千載如

見矣

凡翰詹兩衙門及甲班中書部屬之已補缺者皆准考

試試差其願赴與否聽之亦無因之升官降秩者咸豐

乙卯袁厚安編修績懋以考差引

見忽奉

旨改官主事舉朝莫明其故袁常州人道光丁未以第

二人及第

前鴻博科關中孫豹人先生枝蔚迫於有司與疾入都
諸待試

闕下者多務研練爲詞賦先生獨洗覽他書客詢之則
曰吾僑居廣陵數十口饔飧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舉
家餓死乎已入試不中良喜會

聖祖詔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者其授京
銜以寵其行於是及格者數人而先生與焉其將以年
授官也吏部集驗於庭主爵者望見先生鬚髮皆白引
之使前曰若老矣先生直對曰未也我年四十卽若此
且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

郎潛三筆

卷七

三

公又以爲老何也眾皆目笑時施愚山送先生歸揚州
序有云非崇儒敬老無以示朝廷之恩非引分守窮無
以見巖穴之志眾亦以爲得體康祺案先生以老求免
數語與馮唐文帝愛老武帝愛少之言可云千古絕對
愚山贊語則又從范文正公嚴先生祠堂記末段脫胎
也而先生愈不可及矣

于清端家山西永甯之鄉僻明末盜起西疆里中築堡
於公先壠旁形家者言堡成不利于氏公笑曰我里千
家保聚獨我家不利害少而利多堡當築矣堡成卒無
害此舉於公特瑣瑣然世有恃一矜半刺之貴凌壓鄉

里者聞公言當知媿矣世有惑星禽王通之言迎攬大
計者聞公事益當知悟矣或曰此公父時煜事

桐城吳自高若山少嬰足疾鍵戶博通其鄉衮張文和
公以章奏繁劇不能手自繕寫延若山入都一以任之

世宗嘗垂問姓名

高宗在青宮時因亦稔悉其才品洎

登大寶遂蒙

溫旨吳自高爲人慎密可授翰林院待詔異數也若山
益感激自奮仍爲公効筆墨之役少暇卽丹黃點竄手
不停批善卷堂四六注其一也文和嘗以前明文徵仲

郎潛三筆

卷七

四

高廷禮比之謂其無媿清選按明史首卷列編纂諸臣
名氏自高已以部屬繫銜
錢唐周雨甘修撰壽視學陝甘有教官妄希黃綠者私
諷修撰家奴修撰憫其愚思曲恕而善全之然不可不
明示懲儆也乃於覆試諸生日設磁盃公案上注水滿
之令此教官捧而擲諸堂下教官愕然修撰曰爾惜之
乎爾身弗惜而惜此區區者乎卒使擲之復謂曰一經
敗壞能復全乎爾計若行吾與爾猶是也忘身徇賄直
禍酒止渴耳教官免冠謝涕泣悔罪遂宥之殆亦可謂
不惡而嚴矣

明紀六十卷初名明史長編爲元和陳稽亭工部鶴所

輯而其孫克家續成之者也余昔從族人借請輒歎其博收慎取文章斐然於前代賢奸治亂因革得失尤能深切著明不愧良史近日江蘇丁撫部修版印行已附之司馬通鑑畢氏續通鑑後不脛而走海內矣考姚春木所著工部家傳稱工部少出嗣居本生父憂瘠甚降服三年要經不除鄉舉後祖母年高不欲往應禮部試通籍官部曹再出再歸卒掌教江甯之尊經書院以老平居取予尤不苟同邑吳司臬俊由粵東入

覲將出都以例餽同鄉官工部謂其使者曰吾於爾主人未嘗有交舊也卻之而工部是日日高尚未繫也在

郎潛三筆 卷七

五

部與棲霞牟昌裕山陽鄭士超交相善京師謂之工部

三君子然則如稽亭者觀其行誼亦可信其史筆已

國子監瑞柏仰邀

聖藻前筆紀之矣翰林院有金槐數人合抱瘦磊峒如

假山禮部有壽草春開紅花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羣

芳譜野菜譜均未之載相傳生自

國初歲久漸成藤本乾隆間已分爲二歧枝格杈極挺

然老木矣曹文恪宗伯秀先名之曰長春草紀文達長

禮部時作木欄護之公門人陳太守漢時官員外使爲

之圖禮部又有連理槐在齋戒處南榮下鄒小山宗伯

官侍郎嘗繪圖題詩藏之庫中蓋二百年來

醞恩汪濊和氣涵濡雖一草一木之微其幸霑

雨露而被

陽光亦自能呈奇獻瑞也

乾隆間平定準噶爾

大兵將至前一歲八月中旬番兵夜棲山谷忽望見沙

磧有火光時西域諸部每互相鈔掠疑爲劫盜登岡眺

望見一巨人長丈許衣冠華整侍從秉爐前導約七八

十人俄列隊分立巨人端拱向東拜意甚虔肅知爲山

靈時準噶爾亂已微聞阿睦爾撒納款塞請兵事番兵

郎潛三筆 卷七

六

咸疑地當內屬故鬼神預東向既而果然然尚不知八

月中旬爲

高宗聖節歸正後乃悟

天威震蕩山靈蓋遊祝

萬壽云見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文達五種書說鬼

談孤寓言八九是則揚

先朝之武烈述外域之靈奇時地非遙見聞有稽閩儒

載筆必非無稽又烏什回部將叛時或向高阜云其始

向東若有所望蓋亦見公筆記

國初黃葉道人潘班嘗與一林下巨公連坐屢呼巨公

一
冊
賣
參
四
庫
全
書
第
15
反
文
卜

爲兄巨公怒且笑曰老夫今七十餘矣時潘已被酒昂首曰兄前朝年歲當與前朝人序齒不應闖入

本朝若

本朝年歲則僕以順治二年生兄以順治元年五月入大清僅差十餘月耳唐詩曰與君行年較一歲稱兄自是古禮君何過責耶滿座爲之咋舌論者謂潘生此語太傷忠厚宜其坎壈終身紀文達記此事謂名教所關不得謂之佻薄因引所作四庫總目明代集部以練子甯至金川門卒龔詡八人列解縉胡廣諸人前案語至云臬鸞異性未可同編又云紆青拖紫之榮不得與荷

郎潛三筆

卷七

七

戰老兵爭一紙之先後詞嚴義正洵足誅奸諛於既往矣其所稱林下巨公文達特諱言其姓字蓋卽明降臣禮部尙書常熟錢謙益也

成都岳襄勤公雍正三年以一等公總督川陝望重勛高又持鄉節五年秋成都謠言有謂公以川陝兵馬反者公疏聞

諭曰數年以來在朕前讒語岳鍾琪者甚多不但謗書一篋甚至有謂鍾琪係岳飛之後意欲修宋金之報復者其荒唐悖謬至於此極岳鍾琪懋著功勳川陝兵涖良忠厚其尊君親上眾所共知其聞今奸民乃云從鍾

琪謀反是不特誣鍾琪并誣川陝兵民以叛逆之罪矣特飭璽臣黃炳黃廷桂嚴審造言之人旋審係湖廣奸民寄居四川之盧宗漢播造浮言論斬如律越二年復有逆犯曾靜者湖南靖州生員因考劣等憤籌謀叛潛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於公勸以同謀舉事公拘熙訊主使者堅不吐乃誘置秘室中許迎聘其師伴與設誓始得靜逆狀密疏以聞

上獎公忠赤

命侍郎杭奕祿等至湖南會鞠得靜與呂留良之徒嚴鴻逵往來妄生異心並得留良日記叛逆狀于大臣台

郎潛三筆

卷七

八

詞請坐靜熙大逆律

詔宥其罪

高宗御極始將靜熙解京伏誅康祺竊謂大逆無曲宥理

憲皇帝整綱肅法亦決不宥及叛民其時距吳三桂之謀逆僅數十年距年羹堯之負恩尤近在眉睫以公之純忠偉績必無二心而以官居極品爵列五等之大臣始則轄境至有反側之謠繼而奸人復以逆謀相試上豈能漠不動心是以姑留靜熙二人將徐察襄勤之心迹至乾隆初元而公功益高公志亦大白矣苟非遭

際

聖朝功臣之以疑罪墮身者史策中何可指數哉

銅山制府李敏達公開藩滇中

世宗密諭訓之曰汝恃寵放縱於督撫前粗率無禮操守亦不能純同有巧取如此行為大負倚任嗣後極宜謙恭持己和平接物川馬古董之收受俱當檢點兩面欵用牌不可以已乎是皆小人逞志之態何須乃爾康祺敬按恃寵放縱操守不純數語實賅敏達一生時猶雍正初年敏達初逞志也

世宗皇帝已明見萬里如此後之隆隆嚮用殆古人使

郎潛三筆 卷七

九

貪使詐之說乎

與縣孫文定公歷事

三朝丰采巖峻謬號敢言乾隆初年長吏部官益高忌者亦益眾時有偽造公奏稿者流言密參在朝多人如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徐本尚書公訥親尚書海望領侍衛內大臣常明皆在所參之列事聞高宗但令步軍統領巡城御史嚴禁不以譴公也旋出公總督直隸至十八年公已拜參知矣始獲偽造奏稿之江西衛千總盧魯生守備劉時達解京鞫實論如律公亦遂薨非

明良一德知契素深直聲豈易居哉

于清端令羅城拊循殘氓悉除諸禁誠意惻惻感人民皆以田賦親輸公手或留數錢置案上公問何意曰阿耶不要火耗不謀衣食甯酒而不買乎公感其意留數錢計得酒一壺而止公居羅城久從僕或散去或死羅人益憐公每晨夕集問安否間歛金錢跪進云知阿耶清苦我曹供些少鹽米費耳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如許物可持歸易甘旨奉汝父母如我受也民怏怏持去一日聞公家人來羅民則大喜奔譁庭中言阿耶人來好將物安家去又進金錢如初公又笑謝曰此去吾家

郎潛三筆 卷七

十

六千里單人携貲適為累耳麾使去民皆伏泣公亦泣卒不受比公遷知合州羅民遮道呼號耶今去我儕無天矣追送數百里哭而返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貲不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感其意因不遺去會霪雨貲盡竟藉其力得達公一生得力在羅城羅城治蹟莫詳於公政書中與荆雪濤書康祺每讀是篇竊謂非公不能感羅城民至此有友人宦游江南者慨然曰非羅城民恐亦不能感公至此也其然

鴨寮苑前有小溪直夜內侍每雲陰月黑輒見空中朗

然懸一星其相詫異輾轉尋視乃見光自溪中出知爲寶氣畫計取之得一蚌橫徑四五寸剖時得二珠綴合爲一一大一稍小巨似棗形似壺盧不敢私匿遂以進御此乾隆初年事也

高宗愛賞之常用爲

朝冠之頂紀河間記此事謂小谿不能產巨蚌蚌珠未聞有合歡斯蓋由

天命

聖人因地呈符瑞

壽躋九旬

郎潛三筆

卷七

十一

康強如昔非偶然也

阿文成公征烏什時與勇毅公明公犄角爲營距寇壘約里許每相往來輒有鉛丸落馬前後幸不爲所中度烏銃之力不過三十餘步必不相及疑溝中有伏搜之無見皆莫明其故破敵之後執俘訊之乃知其國寶器有二銃力皆可及一里外搜索得二竿試驗不虛與勇毅公各分其一勇毅征緬甸歿於陣銃不知所在文成所得則乾隆末猶藏於家也亦見紀氏筆記康祺按今泰西各國火器最精幾乎日新而月異亦未聞一銃之力能踰里外者烏什久內附盍不令屯戍官兵求其遺

製而仿爲之耶

翰林院堂不啟中門啟則掌院不利又門前沙隄中有土凝結成丸儻或誤碎必損翰林又原心亭之西南隅翰林有父母者不可設坐坐則有刑剋又左角門久閉不啟啟則司事者有譴謫禮部甬道屏門不加搭渡搭以巨木二方夾於門限殿陀如橋狀加卽不利皆屢試使堂官乘車者可從中入以免旁繞加卽不利皆屢試而屢驗者此與初筆所紀刑部各司各有禁忌如直隸不直奉天無縫之類均不知其何理也惟沙隄土丸特就嘉道以前言之今則編檢多至數百人昔時麟角已等牛毛恐富媪有靈亦祇聽其自生自落豈復關有亡

郎潛三筆

卷七

十一

之數與

乾隆二十餘年大兵再定伊犁烏雅氏武毅謀勇公兆惠統兵深入被圍於喀喇烏蘇譯言黑水也相持三閱月安營處近戈壁初憂乏薪忽望見深林伐木給用既而鉛丸告罄兵士於林木中覓之獲鐵丸數萬遂還以擊賊地木乏水因賊灌營反資眾飲而井泉亦隨掘輒湧出至解圍前數日井水驟涸初被圍時僅餘兩月糧緣掘井獲粟二十餘窖故官兵意氣奮勇毫無懼色以三千餘人堅守營壘當賊眾番上數十萬而從容有餘高宗御製黑水行以紀其瑞設非

威德遐覃

天心祐順亦安能百神效命靈異疊呈如斯之彰彰乎
裴文達公以軍機大臣出治河工自乾隆二十二年至
二十三年周歷山東河南安徽三省疏濬修築水患粗
已

高宗深嘉之明年

特旨賜公繼母郝氏八旬衍慶生母王氏七表連祺匾
額人子顯揚莫榮於此已

察哈爾總管李榮保博文忠公父也歿時官止二品例
不給謚自乾隆間文忠以大學士平大金川凱旋

郎潛三筆

卷七

三

特勅照助臣額亦都佟國維例建宗祠祀傅恒曾祖哈
什屯祖米思翰父李榮保春秋官為致祭並追謚李榮
保曰莊恪文忠疊奏邊功
亦寵冠代然生前

封爵亦止一等公異姓之臣靡可復加也自公子福康
安繼世節鉞勤勞尤多嘉慶元年卒

諭贈郡王爵銜並推恩伊父傅恒亦追贈郡王
先聖

後聖教忠教孝破格之典以獎有功非獨私於戚畹也
海甯陳文勤公世修乾隆二十二年以首揆予告

陞辭

賜銀五千兩

命在家食俸並

御製詩賜之有老成歸告能無惜

皇祖朝臣有幾人之句同朝舊人奉誦者咸為感奮

滿員升遷之途較捷於漢貫以缺多而人少也曩聞宗

室薊林侍郎桂昂言承平時循例升官入旗中以鄂文

恭公彌達為最速康熙退稽名臣列傳知文恭於雍正

元年猶一筆帖式也旋授吏部主事至八年已擢廣東

巡撫由微末至疊臣食俸僅六載旗員遭際殆果無出

郎潛三筆

卷七

四

其右歟俟再博攷

漕督施公世綸康熙四十年方官淮徐道適湖南按察

使闕員大學士伊桑阿等以九卿保舉世綸入奏

諭曰施世綸朕深知之其操守果廉但遇事偏執百姓

與生員訟彼必護苴百姓生員與搢紳訟彼必護苴生

員夫處事惟求得中豈可偏私如施世綸者委以錢穀

之事則相宜耳康祺敬釋

聖謨非特足為施公箴規即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

雖一代賢臣皆未免名心客氣之累其忠直可敬其執

拘究不可訓也少時觀劇見有演楊忠愍者謬語友人

椒山自是忠臣儻令得志必不逮張江

陵徐華亭之通曉時務先義行公首領之日童子多言迄今三十年讀書加多意氣加減於此一事則猶仍初見也

康熙十六年

命內大臣覺羅武默訥同侍衛費耀色塞護禮索彙瞻視長白山由

盛京東行抵吉林詢無知長白山路者偶得獵戶岱穆布魯言其父曾獵此山麓負鹿歸道經三宿似離額赫

訥殷不遠按自吉林至額赫訥殷陸行十日舟行幾倍之於是甯古塔將軍巴海運米十七艘於額赫訥殷武默訥等裹糧前進伐木

開道行三十里至一山巔綠木而望乃見百里外一山郎潛三筆

如積玉有光觀之甚晰復行二日大霧莫辨山所向忽聞鶴唳尋聲往適遇鹿蹊循至山麓仍瀾漫無所見跪誦

救旨拜畢霧忽開峯巒在目登陟有路向所覩積玉光蓋冰雪所凝也時方六月恍然悟此山命名之由諸使

臣瞻拜而下羣鹿奔逸仆其七若有狩而墜者時登山正七人方乏食乃謝山靈所賜行未里許霧復合亦不

復見山光矣還京奏聞

諭曰長白山奇蹟甚多宜加封號永著祀典尋禮臣議

上

詔封長白山之神秩祀如五嶽明年即命武默訥賚

救往封自後歲時望祭無闕長白山為我朝發祥之地固宜

茂膺神貺靈異尤昭也康熙十九年

召內大臣覺羅武默訥入養心殿

命工繪其像即以郎潛三筆

賜之諭曰將此像給爾子孫世世供享以昭加恩之意夫雲臺麟閣圖畫功臣古有之矣若

詔賜繪像而仍給其家則曠古未有也湘陰李文恭公撫陝西以平反冤獄

獲旨加二級公謝疏言國有常刑法無倖免自有救生不救死之說而回惑深又有失出無失入之說而趨避

孰烏知止辟之義即為好生之仁臣惟以情真罪當四字挽回積習又公居恒語經濟嘗言察民莫如察吏省

事不如省官利不可興弊不能去康祺誦習公言竊謂

非練於政事者不能如是之簡切惟前數語似申韓之學恐為屠伯借口後數語似黃老之學又恐為韜伯解嘲耳豪釐千里不可不辨

仁和蔣庫部師煥館選後掌教三衢書院三衢士數百里外擔簦以從散館列一等第四改主事掣工部同舍以紛華調應相耀君危然入署或終日不語畫諾徑出旋選授兵部武庫司主事上官為阿文成公極重君品學君論部事數上書文成遇有升轉輒先引避文成嘗語人蔣君其昔日之椒山乎其見重如此乾隆壬子典試福建衡卷不妄黜黜必評所以斥之故撤闈日士有

郎潛三筆

卷七

七

挾落卷頌其公明者君則告以作文之法為學之序士俛聽感泣不忍去歸途不受饋遺復

命召見而下第士羅拜之事已上聞矣

聖心深獎許因

諭之曰汝考差卷為朕親拔至前列撤闈感及下第者為主試所難君旋以繼母憂哀毀卒今

國史列君文苑傳康祺所紀則君之忠孝大節也又按君卒

前數日陳花農其夢君為顏子後身都下喧傳疾革日君子編修詩亦得此夢紀文達表君墓詳述之夫夢寐誕幻不足稱觀君之居官行己其諸無慚為聖人之徒也

吾邑萬履安先生泰充宗季野諸先生父也一舉崇禎

九年鄉試入

本朝服道士服隱處不出文行為天下模楷有八子事餘姚黃梨洲各習一藝務令精熟梨洲嘗歎浙東門風之雄莫過萬氏矣八子名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即世所稱萬氏八龍者

八龍兄弟季野先生斯同名最高崑山徐氏之讀禮通考華亭王氏之橫雲史稿皆先生所著書而兩尚書撰之者也其解經論史之書未經刊布者尚多余嘗於其裔孫後丞處及見之今不知何似斯選字公擇沈潛理學師法梨洲兼紹戴山陽明之緒年六十卒梨洲哭之

郎潛三筆

卷七

大

慟曰甬上從游能振戴山之絕學公擇一人耳斯大字充宗志操介特遂於春秋三禮之學明忠臣張忠節公煌言父友陸符死充宗皆為制服葬之李杲堂先生鄴嗣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皆有慈明今見充宗斯備字允誠子劉子殉難其遺書皆允誠為之藏奔謝山全氏稱為戴山之功臣斯年字祖繩少從錢忠節公學為高第俄逢喪亂劒戟弧矢遍於城市讀書不輟既而避地屢遷家具盡棄悉載書卷以行晚主桃源書院隨學者資性分經授之由是來就者日眾祖繩於三黨皆有恩意錢公死海外取其文集為之立嗣斯程力學攻醫

當黃宗炎行刑之口父泰與高斗魁等畫策潛載死囚代之其負宗炎冥行十里者卽斯程也斯禎字正符孝友性成精研周易旁治毛詩春秋書宗北海詩有風人之致斯昌負才早歿萬氏一家累世通經砥節其學術行誼散見皇朝臬堂謝山寒村諸集及郡邑各志中蓋兩漢列今卽此門材家法百不一觀矣

江都焦里堂循吳縣李尙之銳歙縣凌次仲廷堪皆選於經義尤精天文步算之學交相契愛爲談天三友見

阮文達定香亭筆談康熙按其時揚州有沈方鐘者嘗撰星球圖說又歙汪孝嬰教諭萊亦三人至契而鄭北莊鄭偉王準皆工推步皆與里堂游不知文達品題何以不及里堂與甘泉

郎潛三筆 卷七 九

江鄭堂藩皆以淹博經史爲藝苑所推世有揚州二堂之目見王柳村上舍豫羣雅集

焦廷琥虎玉里堂孝廉子也讀書具慧心能傳家學知平圓三角八線之法阮文達公校浙士以算學別爲一

科孝廉方佐公閱卷虎玉隨之來杭公嘗令其步籌推算以驗得數百不失一時虎玉年僅十四也人固樂有賢父兄然童年精詣若虎玉亦豈易得

揚州北湖姚老人仁和乾隆丙午夏六月乘肩輿於市一老人負囊從之囊中皆錢童子數十人繞其輿不能

前仁和怒責負囊老人負囊老人唯唯已而入市肆飲

盡肉半筋曰吾不耐輿矣步行去負囊老人隨之不及汗浹背蓋是日卽仁和百歲誕日謁沿湖諸神廟負輿者其兩孫負囊老人其子也年八十矣仁和髮尚黑望之止六十許人於是里人將爲之舉於有司而商人某更欲張其事仁和叩頭謝曰我農人生平未敢上人故活至今日一旦自肆非農者所宜天且促我歲遂中止邗上士大夫但賦詩壽之而焦里堂孝廉補爲之序時老人已百有三歲尙無恙亦瑞民已

郎潛三筆 卷七 十

王癸藏札記卷七終

王矣藏札記卷八

鄞 陳康祺著

吳孝廉重光江都人乾隆間令山西之陽曲時大興朱文正公方任布政使司吳善屬文公不以俗吏待之時招至署論文賦詩吳為公搜金石古蹟訪脩晉祠樹碑石道漢一夕忽呼吳吳趨入公手一券謂吳曰吾奉

命入朝計行李資需二百金特立券向君謀之吳唯唯不敢受其券公正色曰不受券是以賄交我也吳唯唯受券返明日以二百金面致公公欣然吳治陽曲有聲副移知代州忽一騎自都中來賫二百金並公手書至

郎潛三筆 卷八

索券去見雕菰樓集書朱文正公神道碑後記康祺謂是舉足見文正之廉正吳君之樸誠而彼此磊落光明又絕無避嫌遠謗之見為上官為屬吏者均可法也且公以一藩司述職而行囊僅歷二百金並可見當時吏道之醇中外大僚蓋莫不敦尚名節也

高郵李進士惇字孝臣通三禮之學善天文律算其名與汪容甫並稱而性行尤純粹年十三而孤事母極孝居母喪哀毀瘠墨痛不欲生兄卒事孀嫂唯謹先世遺田僅遺窮宗族鄰里宜任郵資助者必竭力行之乾隆丁酉例選長貢謝金圃侍郎按試揚州尤注意於容

甫及君時亦以高郵無過君者賈田祖積孫尚郵老儒深於治經汪李之學所從出也試前一日稻孫歿於旅舍貧不能斂君為之經營告助遂不及與選拔之試謝侍郎深嗟惜之時南昌彭文勤公督學兩浙聞其事曰李君今之古人也亟聘諸幕中使課其子康祺按李君博觀強記探賾鉤深卓然有本之學其內行恬竺尤非文人浮薄所可幾殫斂賈君一事倘生際漢京風義傳九州而辟書且交下矣文勤稱君為古人文勤殆猶行古之道耳

惠定宇徵君嘗病於揚州需參莫措時歛人汪對琴比郎潛三筆 卷八 二

部棣亦僑居邗上重徵士品學慨然購上品紫團參持贈費千金徵士病起舉所撰後漢書訓纂稿本繕本盡以詒之比部不欲攘美什襲珍護屢思梓行而絀於力以同里陳氏喜聚書因付以繕本而自留稿本後桐鄉馮氏所刻後漢書補注即此本也康祺按是書援据博而攷核精東觀漢記已下謝薛華袁諸家之書籍以鈎沈剔幽粲然畢還其面目振古不朽之業晦久必顯固有其時然風義若比部真令郭景輩媿死矣 戴東原編修生十歲始能言就傳讀詩過目成誦塾師授以大學章句右經一章問其師曰此何以知為孔子

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曰此子朱子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曰然則子朱子何以知其然師不能答後讀他經書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畧舉傳注訓解之意不釋師乃取許氏說文解字令自檢閱學之三年通其義於是十三經盡通矣今人讀書或習其文詞而昧其訓詁或泥於一解而闕於全經或誤於蒙師先人之言或奪於功令速化之習宜乎卯角則並下十行白首而不識一字亦知前輩經師爲童子時便能質疑問難實事求是如是耶

郎潛三筆

卷八

三

二曲先生之學鄆縣王心敬實得其傳心敬字爾緝少爲諸生歲試學使遇之不以禮脫帽而出學問淹通有康濟之志所著豐川集論選舉饑兵馬政區田圃田井利諸篇樸實精詳無講學家迂腐之語蓋非空談性命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者朱高安督學關中數造廬焉陝西總督額忒倫年羹堯先後上章薦於朝再徵不起羹堯禮聘入幕爾緝惡其驕縱避不見亦不往謝

世宗間而益重之乾隆初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鄂文端相國問豐川安否進士不知爲何許人茫

無以對文端笑曰若不知若鄉有豐川亦成進士耶知其望實之孚不在關中大儒下矣

淄川孫若羣學瞻行端言勳有則鄉里稱爲小聖人早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課子坐不易牀食不兼豆雖盛暑亦衣冠危坐如見大賓司寇知其二子應童子試時山左學使與司寇交善將爲之地而不知二子名屢欲問之憚其嚴終不敢發康熙癸丑出知交城縣治多異政秩滿遷四川某州知州上蔡張沐字仲誠順治十五年進士除直隸內黃縣敦教化重農事注六論敷言反覆譬喻雖婦孺聞之亦憬

郎潛三筆

卷八

四

然改過也朔望集諸生講學明倫堂勉以聖賢之道在官五年坐事免復以薦起知四川資縣治如內黃一載告歸初湯文正公道出內黃與語大悅稱其任道甚勇求道甚切及文正人京復與人書云仲誠腳踏實地學以主敬爲功治易有心得當代眞儒也仲誠後主游梁書院晚闢白龜園以教學者時人咸稱上蔡夫子云山東曲阜縣向由衍聖公保選孔氏子孫中之諳習治體者任知縣事蓋前朝舊例之酒掃戶孔未作亂殺先師四十二代孫光嗣而自爲曲阜而令是聖裔之世令曲阜自唐已然本朝因之者也乾隆二十一年漢軍白莊恪公鍾山以

河東河道總督楊東撫疏謂曲阜知縣係孔氏族人衍聖公保舉每多瞻顧且邑中非其尊長即係姻婭率制狎玩在所不免請改為在外揀選不必拘用孔氏一家下部議如所請並令現任曲阜縣知縣赴部以外省知縣另補

諭曰我國家尊崇先聖遠邁前朝廷恩後葉有加無已豈於此而有靳焉但與其循舊例而致瘼官有乖政體何如通變宜民俾吏舉其職民安其治於邑中黎庶孔氏族人均有裨益但現任世職知縣既已謝事若歸部銓選不過恩及其身而止於朕心猶有未愜著加恩授

郎潛三筆 卷八 五

為世襲六品官用副重道崇儒至意是舉也既脩吏治亦展儒風損益因時一無遺憾已

乾隆四年河南布政使黃平朱撫部定疏言豫東二省止有總兵並無提臣凡隊伍之整弛弁員之勤惰及墩臺營房之防守疏密撫臣不相統屬難於稽查若添設提督未免紛更成例請照山西例加撫臣提督銜得旨允行

雍正一朝漢臣中最蒙

恩眷者莫如田端肅文鏡李敏達衛二公而信任之專視敏達尤在端肅上敏達以康熙末年授雲南驛鹽

道雍正元年管理銅廠二年已擢雲南布政使矣仍兼理鹽務三年撫浙江四年管理兩浙鹽政五年授浙江總督六年

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管理復因廷議築松江石塘

上以江南督臣范時繹辦理未協令公查議具奏奏上得

旨仍令會同江南督撫稽查辦理十二月

上以公留心營務凡江南軍政舉劾

命公同范時繹等辦理時適 郎潛三筆 卷八 六

遣侍郎王璣彭維新往江南清查積欠錢糧亦令公與聞七年加兵部尚書銜八年江甯有張雲如者以符咒惑人謀不軌公遣弁密訪得其黨甘鳳池等私相煽誘狀令游擊馬空北齋文往緝旋以范時繹及臬司馬世焯回護失察咎又曾與雲如往來輾轉關查不解且賄空北稟飾具疏劾之

上命尚書李永昇赴浙會鞠得實時繹解任世焯以下論罪如律十年調督直隸

命節制提督等官至乾隆二年猶以奏誠親王府侍衛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地案赴州屬託

論嘉其執法秉公

特賜圓龍服三年疏參直隸總河朱藻挾詐誤工貧劣等款及藻弟衛干預賄務奏入

命尙書訥親孫家淦會鞠得實革藻職擬杖流衛亦擬杖公旋卒公一生政績如此雖古遺直何以加諸康祺竊謂公鏡於任事屏絕嫌怨苟有利於

君國豈得復譏其學術之純駁心地之公私惟范時繹封豨世臣何至交及叛人賄及未弁誠親王天潢近屬何至爭及淤地詎及有司公之輕聽人言恃恩賈直恐所未免若會鞠諸臣殆懾於氣魄未敢平反

郎潛三筆

卷八

七

耳趙左計場之獄賦欒欒道路四播乃重臣銜

命兩到江南時猶不令總督會審也而爰書再成依然

祖噫嚅而右清恪其明證矣

阮文達公之祖昭勇將軍玉堂嘗從大帥征苗有降苗

數千百人帥將戮之將軍以死請得生帥怒百苦之而

不悔剛沒於官家無儲蓄公父湘圃封翁承信居貧潔

身自守偶至某渡口獲一囊啟之皆白金而有官牒在

其中愴然曰此事上關

國務下繫人命宜守俟之坐至暮果有一人來將投於

水詰之語以失金且泣曰自累累本官不如先死封翁

亟出囊付之不告以名姓楚有舊家女寡而鬻於倡得

金二百時封翁客漢口竭囊中貲贖之嫁諸士人此皆翁貧賤時事文達既貴督學浙中按部駐紹興有鄉中

故人謁封翁於省署接以禮故人曰清貧若此乎翁曰家本寒也其人徐出二紙曰契值千金為先生壽封翁

艷然白髯翁張立而斥曰吾生平恥苟得財故貧耳君柰何無故而為我壽不恤千金若曰有乞於吾之子吾子受

郎潛三筆

卷八

八

然叩頭謝罪而退康祺竊觀世家巨族子孫通顯若其人庸庸無所表見雖身都令僕而祖德不必其可稽至

於勲名政績學問操持果足澤當時而傳後世則雖一

命以上其先人積累必先有以慶乎宗族鄉黨之心體

泉芝草確有根源觀於文達父祖益可與起矣

吾鄉姜西溟太史嘗語望谿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三

事耳吾始至京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

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

一與為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為

佳公子今得子矣即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司寇吾故

交也罷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為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崑山間而憾焉常熟翁司寇亦吾故交每愛吾文後以攻睢州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為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即古太傅少傅之遺翁君貳詹事其正實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以導太子矣翁見之長跽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

郎潛三筆

卷八

九

出也吾越日刊布翁用此相操尤急西溟既沒望谿乃述其遺言余前筆記康熙己卯科場之獄曾為西溟辨冤合觀此三事平生之砥節如此而未路之負累如彼固知咎由他人未可責其晚節之不終細行之不護然而澆澆易屈皦皦易污望谿以是白西溟之誣吾益以是知西溟受誣之由也按東樓之謔曲在西溟翁事亦太激切特氣節可取耳雍正間西事方殷急饋饟大將軍入覲以為言大臣定議各途守選及遷補停止專用捐貲運饟人事可集已得

旨始下外廷韓城張尙書聞其事謂同列曰此關國體

當以去就爭時九卿會議數四相視不言公乃昌言惟捐納所分員缺可避運饟人其正途及遷補仍舊因手定奏議執政者大駭使人謂少宰張公廷玉曰聞舉朝同議獨張公阻之不識何張公也少宰曰首議者張公廷樞然余吏部也亦同此議少司寇張公大有曰我亦同議者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遂甯張公鵬鵬方長吏部為不適者久之

韓城張大司寇自擢九列即以明決敢言任事著聲其始長刑部而罷也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跋方熾司寇齊世武阿附之撫其讎人死刑獄公持不可因此譖公

郎潛三筆

卷八

十

踰年 聖祖燭其姦誅和氣投世武於荒乃思公以大司空徵既至改司寇公感 上灼知益以國是自任而眾亦知 上信公凡部事主斷者十之七九卿廷議待決者亦過半焉 聖祖春秋高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有以負債訟淮商及吏民者命關逮公正言折將命者合堂變容公意色愈堅事竟罷誠王屬長以文學信任朝夕 上側王府孟尙曾斃甘肅平民事達部王再三切諭不

得上聞而公具以實奏眾皆危之公坦如也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中家以下鮮不破產鬻子供輓貨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而倉督及有司陰阻之戶部九卿皆曰毋庸議公方自閩鄉鞫獄還奏使事畢慷慨陳民艱退又具疏

聖祖立斥羣議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民困大蘇觀此則公之方鯁伉直澤被於眾在同時三張中尤當首屈一指矣

康熙中江南布政司張萬祿虧庫金三十餘萬制府阿山上言費由南巡非侵牟或謂張於制府為如家

郎潛三筆

卷八

十一

上震怒下九卿議眾議山大辟宗伯韓文懿公正色曰果有連其情私而語則公也且斯言得上達所益不細忌者增語上聞公由是

恩眷日替

明等法政好輕財厚施以招來新進及海內知名士時文穆公徐元夢方以庶常夙被

召見講論經義因不附索額圖散館改部屬明氏每與索以權勢相傾用此尤欲致公公為童子試京兆與明氏子成德名相次又同榜選庶吉士屢招皆不就公既觀部政時以公事見珠必徧贊於廣眾中及改官中允

遷侍講

聖祖偶詢公之為人珠以誠實對選講官列薦名先於學士公終不一至其門旋奉

命為 皇子師珠復使所親謂公此非福也惟歸誠於執政或少安公不答一日

上御瀛臺教諸皇子射公不能挽強

上怒以蜚語詰責公奏辨

上震怒命扑責被重傷

命籍其父母皆發黑龍江安置然

上意終憐公其夜

郎潛三筆

卷八

十二

命醫二人治其瘡翼日復

召詣 皇子書堂時大雨裹瘡至宮門跪泥中見

御前侍衛號泣求轉奏臣奉職無狀罪應死臣父廉謹

當官數十年籍產不及五金望

明主察之且臣父母皆老病臣年正壯乞代父謫戍尙

能勝甲兵盡命力眾皆掄耳走有闕保者最後至斥公

而入盡以公言奏

上立赦公父母則已檻車就道矣及諸途觀者夾路皆

感泣遂復公官仍侍 皇子後復以德格勒公私剛起

居注下公於獄幾死

聖祖久而察公之忠誠復自司員擢用至正卿比

世宗登極倚任益專嘗

賜詩稱為同學舊翰林按望谿集記公逸事謂聖祖

蓋事在康熙六十年誤會也論者謂康熙一朝不附明珠索額圖者

漢臣惟潛庵湯公環極魏公華野郭公滿臣則德格勒公與公二人而已

康雍之間以河官而兼民治實德在人者惟諸暨楊觀

察三燭福清余少京兆旬京兆初試江津令西事起澤

望破藏連青海諸番謀窺川陝年羹堯撫四川加正賦

通私茶猶不足以奉戰士多額外急征檄再三至京兆

郎潛三筆 卷八

三

不應乃遣內丁持印文告諭自朝至日晡不出使者譁

乃開門坐正堂命反接眾不敢動君馮怒乃其推曳伏

之地投六籤丞簿皆曲跪為請須臾士民集堂下者數

百千人耆老數十升堂以身蔽使者告哀曰公何難棄

官但我民自今無怙恃矣望哀赤子無依寬使者法久

之乃命釋縛羈候越日使者索原文斥之曰還報大人

我無子閉門待劾原文已開道付二三執友矣旬月聲

震京師羹堯曰此民所戴也劾之傷眾心不去百城玩

令會行取遂以應內召此一事大類武博山之抗和坤

見前既入為吏部主事掌選二年權要富人求速化者

多為所格長官亦陰患其戇乃力求退嗣滄州督河薦

起為充濟道士民間其至訟獄者爭赴焉幾奪廉使之

政久之廉使及巡撫所已弊亦起愬於道公刺得其情

反覆申列必大當乃止滄洲沒齊蘇勒以工事劾之士

民相隨聽勸者數百千人齊巡工至公所部父老結綵

主炷香稽首於舫前請登舫受萬民瞻拜擁肩輿至廣

原升高座聚者萬餘人四面環拜投香於地高如耶陵

咸呼還我余公吾民萬世尸祝河督大驚許拜疏眾乃

散

世宗聞之立召入退語政府曰吾又得一直臣矣此一

郎潛三筆 卷八

四

事大類陳滄洲之忤噶禮亦見前筆當日吏盡其職民遂其

私政治風俗之醇雖三代兩京何以加茲耶

宛平高大理裔少有至性生十二年而父以吏事謫瀋

陽公涕泣號呼欲上書闕下請以身代眾皆駭笑以為

孺子言莫與承聽者臨行攬父裾泣曰兒不能發憤致

身使父生還十年後當獨身依戍所不復言歸自是刻

苦於問學晝則從諸昆弟坐列販鬻夜中且泣且讀書

嚴冬常服短布單衣忍寒抱卷不輟康熙丙辰果成進

士入翰林會以地震推恩寬在法者公請於朝

天子惻然感至情

詔許贖歸而方是時家無絲粟乃流涕曲跪告於同官暨鄉人傾身以營踰年而公父得歸公仁孝之聲震天下矣公侍父至壯且老容色如嬰兒動靜作止語默之間所以承意觀色而處其宜皆古禮經所未嘗有退朝常居於內問之僕御則太夫人好公覽雜記陳說其義以爲歡樂率以爲常昔晉王祥以孝子仕至三公後世不免遺議公典試秦中視學江南號爲廉直由通參五轉至問卿所司纖細皆得其理雖名位不逮祥而出處兩全聲名完粹過之矣

郎潛三筆

卷八

五

湯文正公撫吳民間有三湯之目曰豆腐湯曰黃連湯曰人漫湯謂其清苦而有益元氣也見湯子遺書

朱高安晚歲多病以

恩重不得乞身時望谿侍郎方困於憂虞屢欲告歸高安固止之曰譬如巨室虛無人雖老疾者偃卧其中盜賊猶有戒焉吾輩三數人尙可以疾自引去乎言罷歛歔世之黃髮番番領袖朝列者有高安之志與其業則是朝夕厥辟大臣義所宜然否則尸位妨賢貪戀爵祿之庸臣非可以之藉口也

乾隆二年江陰楊文定公薨於位時天氣方清和公疾將革忽陰雲四起風沙蒙霧後浹旬朱文端公告終氣

象復然

中朝正人相繼實喪宜天心亦爲之慘戚也

南昌彭佑詡庵

國初俠士也力田養親且耕且讀年四十父母歿始有四方之志才畧過人諸大帥爭致之幕府而名績尤著於粵東時三藩逆亂君與甯都魏際瑞以策干平南王不合遂遊諸方面間而制府金公光祖雅重焉劉進忠畔官兵合圍潮州議繞營掘濠而近營塚數百居民洵懼君詢知其俗多深葬遂獻議濠寬上狹下如釜形斜深丈許卽無傷墓中骨金公稱善因屬役於君民大喜

郎潛三筆

卷八

六

未幾城遂下海寇趙子龍犯肇慶欲招之降而難其人強君往至則露刃相向君屹然注視良久曰若非濠半街趙某乎趙屯冑涕泣立解甲歸順始趙居廣城眾辱之於市君解之與白金爲生計故一見而屈云金公將上功用君攝監司君拂袖行抵廣州傅忠烈公以書幣迎謝曰公惟恍直輕信人勿蹈賊計吾二親未葬子幼不復來分憂矣已而傅公果中詭計入賊營遇害君在軍諸公所遺白金隨手散至家解裝僅買屋兩楹田數十畝而葬四世十喪餘皆以恤族嫻朋友之貧者康熙攷其時江右多節義之士如君之濟難履險功成不居

蓋又視坐談策畧者加一等焉易堂諸君子吾尚惜未觀其實用也

長沙胡撫部興仁起家牧令游至高官其數歷正道光咸豐之交世方多故而公所履多亭衢在官三十年未嘗一擢譴典其令陝西也回氛未熾其巡西蜀也囑匪甫平其開藩粵西則洪楊諸逆早窺吳會而五管粗安撫吾浙幾四年江皖糜爛而兩浙宴然不知兵革公去數月杭州遽陷代者殉焉時論謂公生有福慧殆信然乎

胡中丞久撫吾浙適在粵寇亂浙之前或稱其保境息

郎潛三筆 卷八

七

民之功或咎其偷安廢事之失康祺未敢臆斷也其他省政蹟亦靡所傳聞惟相傳公尹西安時長文襄公凱旋過境天寒需火鑪舍猝無以具公命取食案數百錠其中置鐵錢盛火而截其足之半三軍如挾纊又督師牙兵三千索紹纓公諾而去從官請折價需金六千公購貂裘數襲命緹人纒裁之叱嗟立辨督師大悅蓋公為守令實非錄錄無寸長者

道光十九年胡文忠公副長白文端公文慶典試江南文端挈湖南舉人熊少牧入闈襄校試卷言路劾文端文忠亦被議鐫級少牧下請室除名放歸致少牧故名

士緣昔以優貢入成均文端為祭酒大激賞重遠知已勉從之也少牧負異稟能文章作為詩歌尤雄視湖湘間勞文毅公備兵山右嘗招之幕府粵寇犯長沙駱文忠公檄令江西乞饟至則忼慨陳大義聞者感動得饟金歸適濟乏絕坐是復原資截取知縣改藍山學訓導值江西賊犯縣嬰守危城二十餘晝夜圍解用內閣中書旋請告歸初主求忠書院士喜得師橫舍至不能容晚年闢草堂蒔花木問字乞詩文者接踵於門著作百卷躬享大耋使非中聖更議棄絕浮榮當咸同軍興殆亦曾胡諸公夾袋中人物也

郎潛三筆 卷八

六

道光十五年乙未會試長白倭文端公為同考官得士最盛而會稽陶文節公恩培通州孫文介公銘恩旌德呂文節公賢基循松羅壯節公遵殿皆出其門先後殉粵寇之難世稱倭門四忠

羅壯節公通籍後以知縣發直隸屢治劇邑循績遠聞在清苑以卓薦引見

宣宗皇帝諭廷臣曰此本色書生也

賞加同知銜公之受

知自此始今天下知縣無不繫同知銜者加考進秩如

公始無愧顏

咸豐十年二月粵賊陷杭州羅澹村中丞死之

文宗溫旨褒卹

子謚忠愍未幾御史高延祐摭浮議劾公有

旨罷卹典同治元年曾文正訟公清忠大節

穆宗皇帝特諭仍遵

文宗初次諭旨照巡撫例從優議卹

贈銜賜葬

子謚壯節並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及本籍昭忠祠

一人兩謚已為古今所稀聞而公妻徐氏婦女陳羅氏

姪婦周氏同時殉難者均令配食專祠並以雇婦金梅

郎潛三筆

卷八

六

氏家丁顧斌附祀

賜卹尤為極渥至今吾浙輿論謂初次失陷之巡撫徒

以乞援不及力盡捐軀其身後之榮本未可妄議裁徹

也按咸豐十一年浙江再失巡撫之子女僕妾先一月

已出賊渡江沿途金帛供酒漿調勇丁護金帛連

續登騎千里驟驟前留溫台之民驚傳寇至稍有識者

蓋早知其民雖利章捨死無復守禦之志矣以視

公之受命於任一門浩氣相去何啻天淵其卹典之應

復應銷想後世必有定論也

國初於前明臣工之歸款者率仍還其本職保全始終

大學士陳名夏輾轉矯詐屢貸其死乃猶與同僚甯完

我言若要天下太平除非依我兩事甯問何事名夏推

帽摩其首曰留頭髮復衣冠天下即太平矣甯以其語

上問

世祖領之後但治名夏以抹剛

論旨作奸犯科諸款於前兩語置不問蓋

定鼎之初人心未能齊一

朝廷每以寬大處之也

郎潛三筆

卷八

三

王奕藏札記卷八終

王癸藏札記卷九

鄞 陳康祺著

松文清相國筠為伊犁將軍時以貧故未能挈眷節俸銀五十兩已擇期迎取夫人役夫未行而銀適他用公予少宰熙昌竭力辦擋始得送其母夫人就道夫人既至署居之別院而日局其門供饌而外月與錢十千婢媪傭值俱取給焉公之內召為冢宰也赴任後始歸家其妾迎於中門公顧問曰此誰家戚誼耶公子曰此某姨娘耳公乃恍然前一事見公之操守清嚴化及閨闈後一事見公之賢勞盡瘁公爾忘私書之史策均美談也

郎潛三筆 卷九

一

安化羅文僖公繞典生而有文在手曰典因以為名在詞館即究心經世之學湖南猺變

成皇帝詢軍事公圖形勢扼塞以進曹文正公振鏞言於

上曰有用才也未幾上書房員闕

上詢於潘文恭公舉公及杜文正以對

上復以二人詢王文恪公對曰羅某良吏才也會

召對垂詢良久

諭近臣曰此人精神滿腹可外任遂自平陽知府游督

雲貴歷官秦晉湘楚滇黔六行省湖南公本籍曾奉辦長沙城圍攘寇安民功在人口其鄉人稱公少讀書嶽麓凡十二年歲再歸省必徒行曰吾以習勞也則公之志趣可想矣而

成皇帝知人之哲曹潘諸公薦士之誠即公一人亦可概其餘矣

沈文恪公荃久值南書房

聖祖數召入內殿

賜坐論古今書法凡

御製碑版及殿廷屏障輒

郎潛三筆 卷九

二

命公書之公每侍

聖祖書下筆即指其弊兼析其繇

上愈嘉其忠益其後公子宗敬復以編修入直

上命作大小行楷猶

諭及前事且使內侍傳

諭大學士李光地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屢指

陳得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念荃之勤也康祺敬讀

庭訓格言

聖祖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咯血不肯休幾餘

游藝臨摹名大家手卷多至萬餘手寫寺廟扁榜多至

千餘仰見

睿質淵冲於一藝之微已勤學好問如此固宜

至德豐功受絕千禩道統治統一以貫之也

乾隆九年

詔編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內府所藏書畫及款識題跋與曾邀

奎章寶璽者一一臚載五十六年

諭撰續編前後品題甲乙悉本

睿裁凡九年入寶笈者皆用五璽其上方之左曰乾隆

鑒賞正員白文右曰乾隆

郎潛三筆

卷九

三

御覽之寶橢員朱文左下曰

石渠寶笈長方朱文右下曰

三希堂精鑒璽長方朱文曰宜子孫方白文惟藏

乾清宮者加

乾清宮精鑒璽

養心殿

壽甯宮

御書房皆如之其藏

圓明園者惟五璽而已迨續編寶笈乃加

石渠定鑑寶笈重編二璽間有用石渠繼鑑者則已入

前書而復加題證者也撰續編時阮文達公直南齋親
瞻美富作石渠隨筆述之最詳今時隔百餘年或
分頒朱邸或

恩賞近臣且經庚申淀園之變金題玉躑亦竟有流落
人間者詳晰紀敘庶博雅嗜古之士獲覩瓌寶知所慎
焉

馬

乾隆初全州謝公濟世起戎箚除湖南督糧道巡撫許
容忌其剛直衡陽令李澎善化令樊德貽巡撫私人也
其徵糧浮費皆倍蓰謝公易服為鄉民往納得實乃具
牒劾之巡撫格不行公面陳狀辭過激巡撫恚甚反糾

郎潛三筆

卷九

四

公解任聽勘

諭總督孫公嘉淦赴南省會鞠孫故名臣為巡撫及布
政使張璨按察使王玠等所蠱科罪謝公禱其職互見卷四
於是湖南士民大譁揭帖訟公冤御史胡公定采民謠
以聞

諭復遣侍郎阿里衮公及胡公往勘至則士民數萬藝

香跪馬首稱冤盡得朋謀傾陷狀獄具督撫兩司臬守

令皆坐免謝公改驛監道天下快之

胡文忠公削平全楚出境督師

中興大局賴以旋轉其勳烈之赫赫海內識與不識咸

震而服之矣其學問則掄於勳烈世庸有不盡知者公在軍治經史有常課仿顧亭林讀書法使人雜誦以已聽之日講通鑒二十葉四子書十葉事繁則半之而於論語尤十反不厭敦請者儒與之上下其議論旁徵列史兼及時務迨病至廢食猶於風雪中講肄不少休每問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頗不悖於斯義否其痛自繩削如此公所著有讀史兵畧四十六卷論語衍義十卷皆自抒其心得而非摭摭以成書者宜曾文正疏陳勞勩尤服其進德之猛與

中興甲子之歲合肥相國肅毅伯李公既帥師平三吳郎潛三筆 卷九 五

由蘇撫晉湖廣總督代之撫蘇者公兄瀚章也未幾相國由湖廣攝篆兩江

特詔瀚章以湘撫權其缺又未幾相國旋節公兄移撫浙江越二年相國督畿輔

詔瀚章再權楚督未幾即真閱十餘年不更調時太夫人迎養在署兄弟迭侍以節府為子舍以大湖南北為湯沐邑官經四易而八座起居宴然坐享如在家庭攷古人兄弟相代未聞有侍奉之樂未必極位祿之尊更未嘗觀再三之遇朝廷於李氏昆季

稠恩摯誼真乃曠絕班僚矣

國家風教醕美各行省以純孝請

旌表者剗肝割股之行史不絕書願未有出之十歲以內者湖南永定呂茂才敦孚家貧父游學未歸母張氏病垂危思肉食不可得敦孚甫七歲出而賃諸屠屠不可泣而歸聞母呻吟聲益不知為計忽念身有臂肉可割以啗母乃取菜刀礪之手揭右股肉割四寸許無血以布裹其創令五歲妹就爐火炙之以進母母噉而甘之病霍然起踰旬父歸喜張氏勿藥愈然察敦孚足微跛詰之詭以瘡對勘其瘡則卻走迫禡其裏則刀痕幾

郎潛三筆 卷九 六

五寸方虹潰痂未落也於是鄉人皆嗟異同治三年學使呂編修朝瑞取敦孚入縣學有告以前事者資之金帛且旌以聯逾年食廩餼學使溫編修忠翰特疏舉優

行請以訓導用

詔許之異數也 按平江李氏天岳山館集稱敦孚父孟 卿嘗因母病剗股及父病革口閉矣乃 羹股肉扶齒以進之病立起當敦孚救母時固不知父 有是事也然則孝子之門必生孝子固天道之常而反 是者 殆已

無錫王武愍公恩綬年少為蘇撫林文忠所賞識招人節署讀書文忠稱為篤實君子道光二十九年舉北闈充宗學教習時惠郎奉

命稽察語人曰不視此職爲具文孜孜不倦者王教習一人而已年滿以知縣揀發湖北咸豐六年二月抵武昌值粵賊上犯城閉不得入胡文忠方帥勇駐沌口留公於營已命支行帳矣公曰爲楚吏義當入楚城遂縱以入當是時饑匱援絕巡撫以下皆束手待盡屬吏多借符檄出城公入謁撫臣陶文節公及武昌守恭節公多山皆咄咄驚咤曰此旦夕死地人患不得出君獨患不得入此何時有此義烈男子耶仍令出就胡營公涕泣持不可翼日城破巷戰死公子變二僕丁吳皆從殉康祺竊謂公於義可無死况文忠已留之行營相與馳

郎潛三筆

卷九

七

驅而不避艱險正足以抒平生報

國之忱願留身待用之說誤人多矣如公之從容就義蹈道不渝蓋儒者守經之學也

康熙初江蘇巡撫朱國治疏劾通糧紳士前二筆所紀崑山葉文敏公無錫秦太史松齡皆同時降黜者也時修撰徐元文坐族人欠糧亦左遷鑿儀衛經歷是案三吳士大夫削天官春官之籍者多至萬餘人後起用不及什一二雍正十年山東撫臣奏紳士欠糧成習法應

禡

世宗以問部臣部臣曰法如此不禡無以警眾時桐城

張文和公以大學士綜吏部刑部事

上復問及公公頓首曰紳士抗糧固當禡第山東頻年荒歉情可原乞

聖恩寬限一年儻來歲不完繩以法未晚

上惻然曰爾言是遂有寬限三年之

旨公一言而東人免禡奪者大小官吏及舉貢生監凡

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或問朱公守法張公原情二者孰

是康祺謬謂皆是也先王之道因時而張弛名臣之治

隨地爲寬嚴山東夙非財賦之地江蘇不出水旱之蓄

康熙初政租稅每絀於多遭雍正中年綱紀無憂其不

郎潛三筆

卷九

八

肅二事同罪異罰是蓋

兩朝聖人大中至正之權衡非臣下所能意爲厚薄也康熙五十九年山左鹽梟焚劫村落率黨橫行南北道幾梗又青州諸生鞠士林招集無賴倡邪教文武大僚捕獲百五十餘人事聞

詔侍郎張廷玉都統陶賴學士登德馳往接治

聖祖面諭曰奸民聚眾妄稱名號謀不軌訊明應大辟

者即在濟南正法應戍者即發遣張文和公細察獄詞

廉得其概昌言曰此盜案非叛案也賊自稱仁義王義

勇王飛骸將軍觀飛骸二字不過市井綽號耳無足深

究也乃手定爰書作盜案擬結斬七人戍三十五人用
肉刑十八人殘廢疾病免議七十二人無干二十五人
初盜魁供黨羽二千餘人公念罪在首惡止就按察司
械送之百五十餘人訊結不連染一人世稱其寬厚按
康熙全盛之世兵力精強野無伏莽潢池偶弄少懲創
之足矣近人以此事明因果一若公之貴極台輔子孫
其逢即由於是抑又惑也

咸同之交湖湘倡義猛士雲興桓桓將才殆難備數顧
求其結髮從戎轉戰十四行省平粵匪捻匪回匪與賊
相終始而功尤獨偉者則湘鄉劉忠壯公無與比矣公

郎潛三筆 卷九

九

自隸老湘營百戰江皖及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晉又
速衛畿甸以步當馬為天下先其功在琅書當與山河
日月同悠久無待述矣攷公從軍十有八年僅歸省親
一次年逾三十聘婦二十餘年未娶婦家議送女至軍
中而公又驅馳無定所妻父乃携女歷西江皖楚居二
年皆弗值及後僑中州以待公既平捻賊以回亂援陝
道出洛陽始成禮會羽檄日數至居旬日即投袂行自
是公遂靖節西睡不復與家人相見矣讀公碑傳覺旬
奴未滅何以家為古人猶託空言公則見諸實事也
故事凡恭上

列聖

列后冊寶必齋送盛京

太廟尊藏

實錄玉牒修竟亦如之其齋送也除道千七百里具警
蹕如儀餐宿皆建蘆殿隨扈官校數千人例發帑金十
四萬下各州縣具供張而有司或陰以應領之帑賄上
官而白歛於民數且倍蓰上官為所餌弗能禁也於是
上下交征視大差為利藪民用重困咸豐二年

宣宗升祔禮成有

詔以明年三月恭迓

郎潛三筆 卷九

十

冊寶入陪都時南皮張太常鏐方以奉天丞兼督學政
適歲饑奉

旨煮粥賑所見饑民僅存皮骨公太息曰是尙能供大
差耶且

實錄將告成蓋展期至秋間併為一次遂草疏約當道
會奏皆掩耳不樂聞而筦尹事者且來力沮公憤甚恐
專疏多掣肘者乃以摺稿寄門下士御史李鶴年未兩
旬

特旨改期秋八月與

實錄同送當事心知公所為不敢爭也後

顯廟實錄成亦援前案蓋公所建白其利益於關以東者溥且久矣

先輩論

本朝閣部大臣宜祀孔廟東西廡者乾隆已前惟睢州湯文正江陰楊文定儀封張清恪高安朱文端桂林陳文恭五公今湯張已

特旨侑饗矣五公理學之精羸治術之純雜後生末學非可妄評其任事最久遺澤之最屢人心則莫如文恭公外任三十餘年歷行省十有二任督撫二十有一所至於人心風俗必有裨益於其地之大利大害必有與

郎潛三筆

卷九

士

革殆近古所不有者公撫浙時續有宦蹟圖康祺嘗獲見之章服儀衛典樸矜莊今人望而起肅不知自三撫陝西至

召正揆席有無續續也

咸豐四年春粵逆陷湘潭圍攻長沙曾文正檄塔忠武帥師復潭復躬率水師及賊於靖港戰失利投水者三幕客掖以起公終以事不可為遂止妙高峰草疏及遺屬凡二千餘言密令公弟靖毅公貞幹市櫬將以是夕自戕會湘潭捷書至乃再起視事然仍以師不全勝自劾時詭譎叢集湘省藩臬糧鹽諸使者至會贖上巡撫

劾公公姑忍之按公仗鉞十四年九江神門守備門

及是役皆屢瀕於死設當日竟如公志成仁取義公則何憾藩臬諸君亦所快心其如東南百萬蒼生何錄此以曉士大夫之狹中淺識拘論成敗者

乾隆鴻博科以

召試入詞館者吾浙人中首數董浦甸山次風諸先生而會稽周蘭坡學士長發其才望幾與之埒學士成雍正甲辰進士由庶常改知廣昌縣在縣時久雨山水暴漲城垂沒士民號泣聲如潮湧學士乃以黃紙書銜鈐以印朝服登城稽首哀籲願以一令保闔城民命紙焚

郎潛三筆

卷九

士

兩即霽水亦旋消縣城獲亡恙眾以謂平時循績所致云

乾隆七年

命許容巡撫湖北時鄒小山尚書方轉給事中疏言許容誣奏謝濟世按謝觀察被誣事見前奉

旨奪職總督以下承審官皆罷斥不特湖南得見天日天下臣民罔弗額手稱慶此彰瘝之公吏治所由知戒也昨有

旨仍命撫湖北中外聞之莫不驚駭乞降旨宣示臣民俾曉然於黜陟之所以然疏入

上遂寢其事鄒公儒雅近臣是舉頗見風力然立言類直至此亦難乎

聖明之容納矣

宜興陳其年檢討少清臞冠而於思賢浸淫及顧準士友號為陳髯性好雅游以文章鉅麗為海內推重相與蹴角填堵者吳江吳漢槎雲間彭古晉也梅村祭酒有江左三鳳皇之日其年未達時常自中州入都借朱竹垞合刻所著曰朱陳村詞流傳入

禁中蒙

聖祖賜問褒賞康祺每讀湖海樓集輒歎其駢文胎息

郎潛三筆

卷九

三

六朝固已歷到流輩其填詞則湛雄哀豔獨往獨來尤覺元明迄

本朝無與抗手也吳彭二君恐非効敵

嘉善葉大令變知寶應縣修決隄免無名之稅出誣服殺人者政聲大起以伉直不容於上官不二年落職欣然曰吾與廉吏並登曰簡榮於遷除矣時嘉定令陸清獻公亦被劾也語雖解嘲而清獻之介節忤時至使同列彈章者引以為重亦足見人心是非之公已

吳甫次守湖州多惠政廉得大猾所在單舸禽而殲之歛聲動地凌忠節公未葬為捐俸卜地葬焉公暇頌酒

弦詩四方名士往還若鯽湖人呼為三風太守謂多風力尚風節饒風雅也既罷歸貧無田宅購廢圃以居凡索詩文者多以花木竹石為潤筆資不數月成林因名種字林世有劉義慶其人此二事當入世說新語

茗上筆估多於竹管鐫字以為徽幟攷此製始於康熙以後沈文恪公荃家藏法帖嘗蒙

聖祖御筆書落筆風雲四字於卷端諸城劉文清公亦嘗蒙

高宗宸題清愛堂天香深處扁額二公感激

恩遇管城鐫刻比之勒鼎銘鐘不意茗估之摹仿為之

郎潛三筆

卷九

古

也落筆風雲諸種今中書君之庸劣者尙冒其名上海棉花之利起於黃道婆見陶南村輟耕錄近人已建祠以報矣按

國初上海又有丁娘者織布甚新因名丁娘布

朱竹垞集中有

謝汪舍人丁娘于布詩

高宗內禪

聖壽八十有六伏讀

御製詩五過堯城村一首注云昨歲讀蘇東坡書傳堯谷岳事時年八十六計予歸政年正與堯相同實為厚

幸仰見

聖德巍巍上符古帝而

天家作述之盛則遠軼唐虞萬萬也

乾隆丙寅

聖駕巡幸五臺山

迴鑾至鎮海寺積雪在林天然畫意因

命侍臣張閣學若鶴寫之為圖及庚午歲又

命若鶴兄閣學若澄圖鎮海寺雪景

御筆題詩其上有傳語示其弟堅類蹤可師之句又辛

巳

西巡嘗

郎潛三筆

卷九

五

命尙書董文恪公邦達即景圖繪雪山越十餘年文恪

子文恭公誥隨扈復奉

旨寫雪山圖進呈

上補題邦達畫云辛巳西巡携侍臣雪山即景寫嶙峋

今來積玉仍千嶂圖上之人作古人又

題話恭進冊云枚氏臯隨蹕雪山因命圖霽情宛可挹

家法未全殊桐城富陽仍世清華一家父子兄弟以常

楊供奉之班擅荆關丹青之技屬車簪筆榮荷

天褒此

承平侍從之奇遭非特藝林佳話也

康熙二十二年

聖祖西巡去臺懷數十里突有虎隱見叢簿間

上御弧矢壹發殪之父老皆歡呼曰是為害久矣

鑾輿遠臨猛獸用殲殆天之所以除民害也因號為射

虎川畧兒初筆又易州西南有北魏太武御射三碑自誇飛

矢逾崖刊石讚功至於再三是役

御駕過此勒馬而射連發三矢直逾峰巔居民遂呼其

地曰三箭山六藝精嫻在

聖人特視為小技然而

皇武威棱震濯中外矣

郎潛三筆

卷九

六

陶文毅公澍官翰林恭值

仁宗皇帝祇謁

祖陵禮成公進呈擬上陵歌二十章并序其弟子鄭際

昌為之注釋莊誦一過穆然見

本朝家法之善

列聖孝思之隆覺自周武王祭畢以來無此禋儀茂矩

也爰擇官書所罕見者敬謹錄存以垂掌固凡十三則

永陵在興京西北十里尊藏

肇祖衣冠

興祖直皇帝居中

景祖翼皇帝居左

顯祖宣皇帝居右

太祖高皇帝福陵在盛京東二十里

太宗文皇帝昭陵在盛京西北十里相距均在三百里

間

仁皇帝親製

太祖

太宗聖德神功碑頌又留寶劍於寶勝寺

永陵山周十里

興祖陵頂上產瑞榆一株圍蔭城匡順治十年封其山

郎潛三筆

卷九

七

曰啟運

純皇帝親製神樹賦以紀之

福陵山周二十五里順治八年封其山曰天柱

太祖自與京遷藩有鴉鳩羣集遼陽迺外藩歸順之兆

昭陵高六丈有奇順治八年封其山曰隆業

昭陵前鑄石馬二一日大白一日小白畧兒前筆乃

文皇帝御以破敵者

帝體豐碩乘小白日行百里大白日五十里

長甯寺尊藏

太宗冠服寶勝寺尊奉

太祖甲冑

太宗所遺弓壯士弗能開矢長四尺有餘

國初舊俗以稌和膏傳蓬棧為燭曰電縑又曰葛燈

行宮設之以示無忘儉樸

凡謁

陵禮竣例宴盛京宗室於

篤恭殿謂之敦敘筵

太祖建大政殿左右列亭十近北二亭為諸王議政之

所以下分列八旗

澄海樓在出海關外

郎潛三筆

卷九

六

純皇帝嘗登以望海

命從臣聯句倣宋人禁體凡字涉水旁者不用此次

睿藻廣吟仍用此體

十月初六日

萬壽慶期駐

蹕玉田縣之興隆寺行禮

賜名萬壽興隆寺併

賜寺前河為榮輝河康祺謹按此嘉慶二十三年

聖駕東巡再舉謁

陵大典時所紀述也文毅方掌吏科進冊後特邀

睿賞將全詩

選入南書房詩架圖以供
幾餘丙覽

君臣喜起之盛視唐賢十聯詩在御屏風

寵榮尤遠過矣

文毅集中又有

聖駕南苑大閱恭賦并序亦經際昌加注中有足裨攷
證者十則附錄之 蒙古諸番歲至熱河瞻覲

賜宴萬樹園

天聰五年造紅衣礮鐳曰天祐助威將軍

郎潛三筆 卷九

九

崇德六年

諭王貝勒大臣子弟習射壯者角弓羽箭幼者木弓柳
箭不可荒廢

攻遵化城時小卒薩克哈圖先登

太宗親酌金危以勞

攻承平時副將阿山葉臣冒火登城

太宗論曰此我國家第一等材勇人也毋再令攻城以
示愛惜之意

乾清宮尊藏

太宗戰圖八冊

順治十年

世祖幸南臺持弓顧諸臣曰我朝定天下以此弓今天
下大定機務殷繁朕身雖不暇常念茲不忘

上馴苑初隸

御馬監順治十年置阿敦衙門

聖祖嘗以三眼神鎗刺虎又力能挽強每用十二把長
箭圍中射鹿率貫腋洞胸

乾隆二年

高宗御估閑馴獵南苑射中八兔

郎潛三筆

卷九

十

壬癸藏札記卷九終

王葵藏札記卷十

鄞 陳康祺著

湘鄉劉撫部蓉與同縣曾文正為布衣昆季之交兩家集中舉理學經濟互相箴勸之書讀之詩蚤隱然以第一流自待兵事起撫部久客文正幕中每謂薦章文正欲列其名輒持不可文正謂此古人之常且幕客皆敘勞君何得獨不爾邪撫部謂漢代蕭宋王貢以轉相汲引為賢蓋踵戰國餘習非友道之正士各有志奚必以此相強文正深然之由是終身未嘗論薦而撫部卒由胡駱兩文忠公文章引達驟躋顯官功在秦蜀天挺人郎潛三筆 卷十 一

豪豈憂終屈歎然而所守之正可以自主者也所遇之亨抑非可以自期者也

道光十二年江南通州原任温州鎮總兵李景曾以武科中式之歲甲子一周經督撫臣奏請重赴鷹揚筵宴得

旨賞加頭品銜時有寄籍上元原任銅梁縣知縣武陵貴逢申距乾隆壬辰通籍亦已周甲仍待重赴

恩榮筵宴經禮部奏請

賞加知州銜同日

諭下文武異科紳會異榜吳蜀異籍而

絲綸同被適在同地同時李年八十八歲貴年八十五歲固三吳之盛事抑二老之奇緣也

紀文達公性好硯嘗以九十九硯名其齋硯必有銘信手搗辭皆有深意如赤石硯云迂士得之琢雕為樸溜石硯云刻烏鏤花彌工彌俗螭紋硯云雕鏤盤螭俗工之式仿宋硯云石則新式則古與其雕鏤音甯取此圭硯云腹劍深藏君子所惡紫石硯云撫一語於葩經曰尙有典型升恒硯云作頌稱航用茲搗藻輔斧硯云黼黻昇平藉有文章老夫耄矣猶思拜手而廣颺留耕硯云作硯者誰善留餘地忠厚之心慶延於世壺盧硯云

郎潛三筆 卷十 二

雖畫壺虛寶非依樣又曰既有壺盧無妨依樣金水附日硯云金水二星恒附日行天既成象地亦成形月隄硯云緬想昌黎百川手障挈瓶硯云守口如瓶鄭公八十之所銘我今七十有八齡其循先正之典型毋高論以驚聽劉文正公硯云如鄭公笏千秋生敬又一硯云此是乾隆辛卯歲醉翁親付老門生公歿後其門人出公所藏硯各拓一本用昌黎石鼓歌韻紀之以詩嘉慶中兵馬司指揮謝煦以同知外用初選登州上以其地簡

特寄諭撫臣於充沂曹一帶對調遂改兗州蓋謝任中

城時曾以緝捕出力蒙

賞戴翎枝故

上猶識之也

仁宗整飭吏治雖未秩閑曹必慎重選擇如此

陶文毅公官臺諫日錚錚有聲奉

命巡視南漕翼日請

訓甫入

殿側門即

諭曰放爾南漕矣爾尚有良心肯說幾句正經話

寵任之專由此其始矣

郎潛三筆

卷十

三

京師每遇上元節五城各設燈棚寶馬香車極承平歲

華之麗是夕三鼓後步軍統領於正陽門城上以燈繩

曳取城外武營官名帖謂之調將二百年來舊例也

嘉慶壬申一冬稀雪歲將闌矣

上猶齋禱深宮除夕始祥雲普沛三輔同霑

仁宗喜甚元日

恩旨大學士慶桂董誥由太子太師

晉賞太保儀親王成親王慶郡王各

賞銀四千兩定親王榮郡王各三千兩且

命分賞其下以布春祺是日朝賀諸臣均加一級

趙味辛司馬洪稚存太史張船山太守吳山尊學士同
官京朝文酒過從極一時朋輩之盛預訂每遇大雪不
相招邀各集陶然亭後至者任酒資此會絕雅吾輩知
交酒人多而熱官少大可踴而行之

我

朝初年錢法屢經更定始以滿漢文分鑄天命通寶及

天聰通寶錢幕皆無字迨鑄順治通寶則專用漢文嗣

於錢幕之左鑄漢文一釐二字紀值銀之數也與古半

重者其右係戶部者鑄戶字係工部者鑄工字後又改

定京局錢幕分鑄寶泉寶源二字皆滿文其各省鎮局

郎潛三筆

卷十

四

亦分鑄各地名江南江甯府局鑄甯字安徽局鑄安字

蘇州局鑄蘇字江西南昌局鑄江字後又鑄昌字浙江

杭州局鑄浙字福建福州局鑄福字漳州局鑄漳字臺

灣局鑄臺字湖廣武昌局亦鑄昌字後又鑄武字長沙

局鑄南字河南開封局鑄河字山東濟南局鑄東字後

又鑄濟字山西太原局鑄原字後又鑄晉字陝西西安

局鑄陝字甘肅鞏州局鑄鞏字後移蘭州仍用鞏字密

雲鎮局鑄密字薊州鎮局鑄薊字宣府鎮局鑄宣字大

同鎮局鑄同字臨清鎮局鑄臨字四川成都府局鑄川

字廣東廣州局鑄廣字廣西桂林局鑄桂字雲南雲南

府及臨安府大理府祿豐縣蒙自縣各局俱鑄雲字貴州貴陽府局鑄貴字畢節縣局鑄黔字皆滿漢文各一滿文居左漢文居右至雍正初年又定各省錢幕俱照京局例以寶字為首次鑄本地方一字皆用滿文至今遵守蓋於錢面鑄年號以昭

王制於錢幕鑄

國書以示同文折衷盡善洵萬世不刊之制也比年民間行用如天命天聰戶字工字等錢已偶一見之若安字武字鞏字密字川字黔字則從未寓目即康雍乾三朝舊錢其鼓鑄精純輪郭完好者亦復日少一日而私

郎潛三筆 卷十

五

鑄私銷十八行省中終年無一舉發之案禁令徒懸圖法極壞職司九府者亦思挽彼狂流乎

康熙二十九年

大內發出前明宮殿樓臺各摺子又宮中所用銀兩及金花鋪墊並各宮老嫗數目摺子令王大臣等察閱諸臣等覆奏查得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共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已充饗又故明光祿寺每年送內所用各項錢糧二十四萬餘兩今每年止用三萬餘兩明每年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觔今止用六七萬觔明每年用紅螺等炭共一千二百八萬餘觔今

止用百餘萬觔各宮床帳與輪花毯等項明每年共用銀二萬八千二百餘兩今俱不用又查故明宮殿樓亭門名共七百八十六座今以

本朝宮殿數目較之不及前明十分之三至故明各宮殿九層基址墻垣俱用臨清磚木料俱用楠木今

禁中修造房屋出於斷不可已凡一切基址墻垣俱用尋常磚料木植皆用松木而已四十九年

諭大學士等曰明季事蹟卿等所知往往皆紙上陳言萬歷以後所用太監有在御前服役者故朕知之獨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日之費可抵今一年之用

郎潛三筆 卷十

六

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至世祖皇帝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一切工作俱派民間今皆現錢雇覓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徧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又

諭戶部曰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必致經費不敷每年有正額蠲免有河工費用必能大加節省方有裨益前光祿寺一年用銀一百萬兩今止用十萬兩工部一年用二百萬兩今止用二三十萬兩必如此然後可謂之節省也我

先朝節用愛民布在方策萬一年運以往諸臣媚子有以佃游土木導宮廷侈肆之萌者二三老成不難述成憲以相咨儆庶煌煌

祖訓星日長輝矣

溧陽狄公敬順治甲午以文望簡授湖廣提學道時方官屯田員外也單騎之任甚飭學校力剔宿弊每臨所部則集諸生於學宮講卧碑不如式者輒撻之諸生屏息駭汗不敢仰視或嘗其過嚴公曰士習頹靡久矣今敷教在嚴惟嚴而後可以言寬也試之日緋衣坐堂上按時服色初定品官猶或沿明制也焚香告天取諸生試卷當堂面閱

郎潛三筆

卷十

七

舉凡一切筆蹟不得行而積弊以清所獎拔士皆窮巷老儒足跡鮮入城市者羣號公為鐵面學道公嘗識熊文端於鄉舉時後文端居金陵公已告歸復相與講學談經脩東林白鹿之緒故文端誌公墓其銘詞有曰治稱廉敬功與典諱按公著有尚書衍義殆非阿好云定州郝巡撫浴生而機警負異材年十四五能通六籍百家言尤留心世務高自期許講求古今興亡治亂而慕諸葛孔明李鄴侯之為人順治初通籍即上書指陳利弊娓娓數千言由御史奉命按蜀破巨寇劉文秀等且密陳吳三桂跋扈狀三桂

銜公深一再傾軋公坐是降調旋流徙盛京安置公至鐵嶺僦屋潛居日手周易一編哦吟自得不知身在冰天雪窖中也如是者十有八年三桂反起補原官疏論兵事多奇中巡鹽兩淮百廢具舉轉餽大有賴焉最後擢撫粵西汰冗兵置戍城停鼓鑄省郵傳養士擇將通商惠農瘡痍頓起

聖祖嘗語左右粵西善後朕早知非郝浴不可也初王師凱旋經費不貲公嘗權宜動庫孳又前撫傅公因饋饒不繼亦多所那移未及補而公即世醫藥者劾公侵隱吏議落職追賠

郎潛三筆

卷十

八

上曰郝巡撫廉能素著其所動支必非入己著免追取公子進士林復牒上公寃諭復原官賜祭葬康祺按公躬襄聖運其所遇時會與孔明鄴侯不同而盤根錯節前沈後揚樹立恢奇幸有以踐其生平之志業亦何惟少年英邁早如處囊之錐躍冶之金耶古者大夫祭五祀今不論貴賤但祭竈神考我朝自順治八年定制每歲正月祭司戶之神於宮門外道左南向四月祭司竈之神於大內大庖前中道南向六月祭司雷之神於

文樓前西向七月祭司門之神於

午門前西角樓東向十月祭司井之神於

大內大庖井前南向中雷門二祀太常寺掌之戶竈井

三祀內務府掌之而每歲十二月二十三日

上又自於宮中祀竈以為常是五祀之禮達於上下而

臘月二十三日之祭竈亦不得議為俗例也

國初吳將軍英苗田人也幼為海寇所掠投誠後以功

累遷至水師提督

御賜作萬人敵扁額加號威畧將軍顧性喜吟咏有愛

女名絲字黃絹將軍親課之亦擅風雅閩秀正始集及

郎潛三筆

卷十

九

閩川閩秀詩話均載其詩

吳帝崇信巫鬼湯文正公撫蘇攘斥異端覺牖昏誕其

除五通神至今婦稚能道之矣乾隆間陳文恭公開

清吳中亦有一二軼事與文正前輝後光者郡有北禪

寺僧為壇九成置佛於顛號於眾曰佛升天眾施金錢

二百緡新將焚之公聞之微服詣壇視佛乃陰敕有司

取寺僧而自謂吳民曰吾欲奉養佛以公與與之數日

始訖言則吳江人為僧所閉絕其飲食奈以稀膏使不

能言而狀貌肥白瑰異如佛像然也論僧極刑火其居

前軍者吳人以鎮不祥云古之石敢當也或禱焉如

響士女空集奸盜並作公至謂吳民曰吾聞石之靈者

入水不沈果爾吾當為立廟盍從我試之乎眾忻然從

之公命武夫乘高投諸淵弗起也公曰嘻是弗靈也已

眾乃爽然盡散迹公此二舉若出於機譎權變之所為

究其厲俗化民志除奸宄則與文正同一作用也康禮

佛升天一事地書有屬之某太守某縣令者第考願耕

石學士元熙所撰公祠堂碑銘於公道誼經綸槩從其

畧而是舉獨詳哉言之學士長洲

人且建祠距公歿不遠必非偽傳

顧學士又紀文恭撫吳日每勅吏之舞文者得其實則

集羣吏於庭曰是不獨一人一事矣某月日某人舞某

弊吾以事小且不忍發也今發矣後有若此者誅無赦

郎潛三筆 卷十 十

由是吏人屏息其於民之作奸犯科者亦然按此即古

人所謂勤於察愼於發刃其一而什者百也有馭下之

責者尙其取以為則

吳縣顧通副蒞世所稱南雅先生者為詞臣三十年文

采照海內而結

主知崇物望實以奏疏顯其督學演也道河南以風聞

墨吏奸民入告聞逆匪林清之變疏稱中禁嚴密政闢

入禁猶狹則圓明園距都城遠尤宜備其擢學士也適

值

宣宗初登極疏稱方今所急惟崇君德正人心飭官方

三者為尤要

上召見稱所言皆是者凡三同列羨為殊遇又公再遷學士時疏稱西域逆回滋擾不難鋤懸於目前而難殲禍於日後欲請於喀什噶爾添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密邇英吉沙葉爾羌又東南為和爾皆有水草可耕牧宜募民屯田以備戰守更請

慎簡大僚無區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者任之以廉靜寡欲通達專理者佐之其遷通政司時適兩湖三江皆大水疏稱饑民與鹽梟糾合易生事鹽梟不靖終為巨患緩治之則養禍深急治之則召禍速故欲禁其妄行

郎潛三筆

卷十

十一

必先謀其生路請變通鹽法聽民挾貨趨產鹽地收買隨時納課收課之後即不必問其所往按此即唐臣劉法名臣學士言其利者什八二疏俱留中公初以論事九謂為非宜者亦什二三也左遷乃冷習迴翔仍侃侃敢言如是忠愛倦摯流露簡書然則砥礪學行養士愛才於公特小節書畫文賦凌跨名輩於公更緒餘也已

孫方伯詔成康熙壬辰進士選庶吉士為甘肅武威本朝甲科之開山雍正初年解館改知直隸某縣會世宗有事先陵蹕經其邑大雪積

行宮門外數寸故事凡宮門內外糞除之役宮監司之時宮監有所索於方伯未之允也輒呼縣官來掃雪方伯擁篲以前謂宮監曰縣官為

天子掃雪豈辱事耶樞樓掃雪不已宮監怒將羣集而毆之於是方伯引其魁以出飭早隸縛而加杖是時上官皆伺候宮門外聞之震慄遂以其實上陳且請罪

世宗覽奏欣然曰此知縣好大膽太監滋事不可赦著交所司治罪

召見方伯慰勉者再未幾而擢守吾郡矣旋遷甯紹台道轉兩浙鹽運使惠政令望至今不沫其杖責閩人與

郎潛三筆

卷十

十二

初筆所述乾隆年間熱河巡檢張若瀛縛杖滋事太監若合符契尤為世所傳揚謝山先生作方伯墓銘云西涼之域茂陵所開晉十六國繼翦蒿萊歷唐宋元頗稱乏才運際中天乃起其衰峩峩使君破荒而出如鍊石手以補天闕花顛綾被三節矜式游歷方面樹藩秉臬被名與位有如飄蓬惟茲令聞可以無窮吾家粉社桐鄉之東甘棠蔽芾我思召公可見方伯之亦俠亦儒蔚成循卓固非但金花榜子為涼州羣彥之慮無也康時聞公宦涼多年最憶庶獄嘗曰吾不能必人之無冤惟求己之無悔此二語亦刀筆吏座右良箴

趙爾巽履歷記稱康熙中

諭遣侍衛托碩至俄羅斯定邊界托碩美等肩爲其國
 女主所寵凡三年始得歸所定規約十八條皆從枕席
 上訂盟至今猶遵守不變云云梁蔭林撫部南省公餘
 錄據會典以駁之畧謂自康熙二十八年平定羅刹
 命內大臣索額圖與俄國使臣費要多羅定議雍正五
 年都王額駙策凌與俄使薩華等定議及乾隆三十三
 年四十五年五十七年三次皆因俄國願請開市
 允准定約五條從無托碩所定十八條於枕席訂盟之
 事康熙按他書紀述俄夷均謂世傳女汗羅列男侍夫
 以窮邊島國禮教未興即果有羈留使臣昏荒曖昧之
 郎潛三筆 卷十 三

行亦殊不足奇唯碩托以
 天朝近臣銜命萬里何至俯受羈絆廉耻蕩然人如山
 陰之面首跡異子卿之胡婦當日同行星使完節歸來
 有不起而彈之者乎趙氏之言殆如郢書燕說矣
 張如緒字紹先康熙庚辰科進士爲主客郎中以父世
 思百歲告養蒙

召見并
 賜家居得具摺附聞世思起居此郎曹稀世之榮也見
 濟甯州志
 今士大夫奉使行役多著缺襟袍即會典所謂行袍也

行裝多佩荷包飄帶亦曰風帶會典稱爲粉行袍之粉
 宜以素布爲之視常服帶微闊而短滿洲松湘團相國
 嘗於扈從時語周列曰君等知荷包佩粉所由始乎我
 朝初以馬上得天下荷包所以儲食物爲中途充饑之
 用佩粉所以代馬絡帶恐帶偶斷則以粉續之其初皆
 用布今施之禮服乃飾以綢耳觀此知行裝荷包亦應
 用布而
 開國諸臣披荆斬棘醴風沐雨之勤勞卽一物一名已
 堪觀感也

虞廷分禮樂爲二職至周禮司樂之職屬之春官我
 郎潛三筆 卷十 十四

郊廟祠祭之樂神樂署司之
 殿廷朝會宴饗之樂和聲署司之
 宮中慶賀宴饗之樂掌儀司司之鏡歌鼓吹前部大樂
 鑾儀衛司之均隸於樂部而以禮部滿尚書一人爲之
 總理亦曰典樂蓋仿周官遺意云

張文毅公帶以咸豐甲寅罷江西巡撫倚居玉山著有
 冰絲吟草 按小為冰玉爲 首列廣哀詩四十三章蓋
 弔軍興以來平生師友實身冠難及江西死事諸將吏
 之作每章皆以嗚呼發端首章云嗚呼林文忠次章云

嗚呼李文恭詩雖止四十二章然七章嗚呼武昌城十
五章嗚呼石頭城皆羅列多人不限於一人一詩也又
七言古詩一篇題曰去年七月朔余在南昌守城督戰
奴子鄭貴侍側與材官哈恩俱斃於礮血濺余身今一
年矣感而有作詩曰去年今日豫章城我在城頭督戰
兵賊礮如雨向城擊忽然戰血濺我纓左右駭愕環相
顧中有二人中礮仆材官哈恩僕鄭貴淋漓血染城頭
路哈恩碎顛氣僅存鄭貴洞腹酒能言首問主人受傷
否次言有母之養殮我聞此語心悲切世人枉自談名
節此僕二十不讀書臨死之言何烈烈人生忠孝賦於
郎潛三筆 卷十 五

天今我報

國知何年將母猶荷

君恩重媿汝國殤空淚漣康祺按公力扼豫章有功於
東南青甚鉅是集表揚忠義激勵同仇亦不朽千秋之
鴻製也其末段人生忠孝數言即異日以團練使身殉
國氣之識

康熙八年欽天監按古法推算是年十二月當置閏南
懷仁言雨水爲正月中氣是月二十九日值雨水即爲
康熙九年之正月不當置閏當在明年二月因
命禮部詳詢欽天監官多直懷仁言乃改爲九年閏二

月嘉慶十六年管欽天監事務定親王綿恩等奏嘉慶
十八年癸酉時憲書係閏八月是年冬至在十月內爲
向來所未有因覆查十九年三月亦無中氣可以置閏
應否改爲十九年閏二月

上謂置閏應有一定非可輕改恐該監推算訛舛復令
詳細通查嗣據奏稱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俱閏八月
冬至仍在十一月與

郊祀節氣均相符合今嘉慶十八年閏八月冬至在十
月內則

南郊大祀不在仲冬之月而次年上丁上戊又均在正

郎潛三筆 卷十

六

月不在仲春且驚蟄春分在正月亦覺較早若改爲十
九年閏二月則與一切節氣俱屬相符復推算至後二
百年其每年節氣及置閏之月皆與時憲書無訛
上乃從之觀此知從前欽天監推算亦容有愆差倘非
先皇帝奉若敬授精益求精將一節偶誤百歲沿訛何
以順天行而熙庶績乎時光緒二年閏五月客有詢置
閏之有無舛錯者因舉二事告之而并錄於此

康熙五十一年各省士子以

聖壽六十請開恩科事下禮部部臣以舊例所無難之
太倉王尙書按曰以萬年之

聖主當八旬之大慶此豈有成例可援乎若以糜費為
嫌則民間家長生日子孫僮僕尚不惜出所有以宴飲
娛賓矧富有四海而區區計及於此乎遂如所請以上
得

旨舉行此我

朝萬壽開科之始見潛學堂文集而士林鮮有知之者
本朝三元乾隆間一錢榮道光間一陳繼昌耳而有
國初天津鎮總兵王玉璧者中順治辛卯武鄉試第一
壬辰會試第一

廷試亦第一是武科中之三元也且王於前明崇禎朝

郎潛三筆 卷十

七

已舉武闈第一八

國朝乃棄此重應試仍連中三元以今方古直與說儲
所載崔元翰之四頭並駕齊驅矣視錢陳二君尤為難
遇

乾隆四十九年閏二月初八日

上以皇元孫生

命儒臣檢閱四庫全書自古者壽得見元孫者凡幾人
嗣奏三代以上不可考隋以前未有其人惟唐光祿大
夫南昌人錢朗見山堂肆考宋參知政事饒州人張壽見周
平圖元紹興人吳宗元見宋濂集明國子監博士吉安人

羅恢見明文徵又常熟人歸璿見歸有光集長洲人文徵

明甫田集凡臣庶以者壽得元孫者僅有六人而帝王

則未之前聞云云然其時據直隸江西山東四川廣西

各督撫奏報百歲壽民五世同堂者六家又各督撫奏

報五世同堂者一百九十四家如直隸張壁湖北李進

也貴州孫月英各得元孫自八人至六人不等尤為蕃

衍蓋

聖化翔洽生齒殷昌同時名列奏章事登

御集皆先民罕選之榮也

海甯楊少司馬雍建為

郎潛三筆 卷十

六

本朝諫官第一前筆述尚未詳方公初入兵垣時

駕數巡幸南海子公首上書請養

聖躬慎出入毋勤於原獸

世祖震怒謂

國家以武定禍亂順時于田示不忘戰乃宣公跪苑庭

面數其罪令免冠謝公但對曰臣惟知忠愛

皇上無他罪

上益怒色變往返數數過公前譙讓不已諸臣侍直者

咸股栗公神色不動

上乃曰而詎不聞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乎奈何翹翹然

沾直聲將謂朕盤於游畋欲方何代主於是公始一頓首曰此則臣罪時

世祖固已心重之後凡有章奏無不

齊顏聽納矣

楊少司馬以高要令行取入臺故事州縣內升厯三年方預薦牘公作令一載即就徵蓋治行尤異也高要當廣石之衝制府駐節焉於是帥行絡驛供億甚煩每羽書至徵民夫累百藝若犬羊置隙地公下車未久值歲除飲椒酒忽起立曰民夫亦人子何忍使之露宿命徒廊廡徹酒食給之夫泥首謝有泣下者平南靖南二藩

郎潛三筆

卷十

九

同鎮南海鹽穀絲麻輸官價百倍而縣境羚羊峽產硯遺其掾采石日役夫匠無算篝火入巖穴多失氣死公力減浮費掾以硯奉公力卻不受軍中索榕樹條爲緇繩以燃礮火風雨不熄有百夫長持兵符下縣徵解語不遜公坐而撻之泣告其帥帥愬之制府王公國光王公曰書生彊直廉吏方剛是不可犯乃杖百夫長而薦公於

朝康祺按公愛民潔已風骨峻峭自非刀筆筐篋中人物而護持善類如王公亦豈易求之世之居高位者趙恭毅公名臣也其長子熊詔用修撰直南齋雖曾爲

記注事落職仍留供奉副從軍肅州出私財濟軍

聖祖嘉之公次子鳳詔則於守太原時以墨誅矣蔣文

肅公名相也長子文恪公溥繼膺台輔

恩禮始終而次子洲則於官山西布政使時以罪誅矣

若滿臣則一家骨肉榮悴殊觀者尤不可勝指此足見

聖朝賞罰之公勲舊後人宜自惕也

同治癸酉書示友人

郎潛三筆

卷十

三

王癸藏札記卷十一

鄞 陳康祺著

國初鄉會試房考無定額順治十六年己亥會試庶吉士為同考者九人皆戊戌進士也十八年辛丑會試庶吉士為同考者十六人內戊戌進士五人己亥進士十一人雍正二年癸卯順天鄉試庶吉士為同考者八人乾隆九年甲子順天鄉試庶吉士為同考者十人皆後來所無也其同考人數最多者則康熙乙未會試至三十二人內翰林二十一人部曹十一人戊戌辛丑二科亦三十二人丁酉鄉試同考至三十六人內翰林三十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一

一人給事中二人部曹三人而最所鮮遇者惟乾隆甲午順天鄉試十八房中彼此官階迥相懸絕如宗丞寶光龍太常吳玉綸光祿吳綬詔理少周於禮僕少曹學閔通參趙佑皆九列也中允童鳳三編修管幹禎則翰詹也司業朱棻元則國子監也御史戈源都察院也戶部許寶善善聰禮部施學濂鄭源濬則部屬也而此外又有助教吳省蘭學正徐立綱汪如藻皆舉人大理丞朱衣點貢生此四人皆例所不預開列者是蓋採選清望不限階資

睿鑒所加絕人議擬殆杜朝臣通榜之弊也

會稽姚尚書啟聖生而儻以豪聞少客松江趙太守所午睡大軒僮僕竊窺之則雕虎也甫冠以諸生遊通州得權知州事杖土豪殺之尋棄官去遊蕭山遇二健兒掠二女子行有老父隨之哭持牽洵洵公怒奪佩刀殺二健兒縱女子去亡命隸漢軍平臺一役公功獨多按公平臺功 夫人何氏亦絕有力舉石臼如無物公奇之娶焉生長子儀雄偉與公埒嘗驅駟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為之却挽強弓百步外可洞四札以功授知縣擢部郎出知開封府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二

論以京堂用自請効力從戎改總兵終雲南鶴慶總兵

官天生奇人萃於一家匪適然也

徐立齋相國元文臚傳曰

世祖召見乾清門還啟

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

賜冠帶服物視舊典有加嘗從幸南苑

賜乘御馬

命學士折納庫為執鞭館師也公遜謝乃改使侍衛又

嘗晚對使殿夜分

賜饌畢

世祖問從者得無饑乎亦

命賜以食從古詞臣榮遇無叨被如公者

秦文恭公以乾隆二十九年四月乞病

溫旨不許八月復請回籍調治

許之仍懸缺以待既成行疾革薨於滄州訃聞

高宗愴惻明年

南巡至無錫

幸寄暢園

御製詩有云養痾旋里人何在撫景愀然是此間寄暢

園者公家別業也

高宗追念舊臣形於翰墨如此益可見公之居官不苟

矣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三

乾隆四十八年漳浦蔡文恭相國假滿還朝覲熱河

行在

上賜以詩有年老君臣似友朋之句明年

御製臨新建辟雍詩中有云蔡新或備伯兄行注曰若

今羣臣中就可當三老五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

予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公既致仕五十五年以祝

釐詣闕

錫宴同樂園復

賜一詩有曰八旬幸我猶身健九望憐卿會膝前恭釋

奎章覺伊古明良賡和卷阿矢音雍容肅穆則有餘懽
惻纏綿猶不足也

雍正間錢唐梁文莊公入直上書房獲侍

高宗皇帝暨誠和兩親王講讀以舊學受知遇迴翔館

閣平陟台衡

恩禮哀榮曠絕寮案公晚年自言嘗為

高宗作壁窠大字適

憲皇帝駕至諸臣鵠立以俟

憲皇帝命竟其書以墨漬袍袖復令

高宗曳之今藏此衣三十年他時服以就木庶存殉志

矣

郎潛三筆 卷十一

四

君思也後公子孫如其言

內閣吏部翰林院皆京僚極清要地梁文莊公嘗兼領

數年王尙書際華戲謂曰公可謂三清居士矣裘文達

公聞之笑曰兼以上書房南書房則五清也文莊性儉

素自奉齋於貧士貴邸熱宮不敢因緣造請每下直雙

扉畫掩門庭闐然署所居為味初齋示不忘舊同時朝

論謂惟公實堪此清秩云

鎮洋汪少司空廷璵初名璿幼而穎悟卯角補博士弟

子員時學使桐城張公廷璠奇其文曰它日名位不在
吾下遂為易其名從玉旁而中加一廷字意蓋引為

兄弟行云後果以鼎甲應清要官至亞卿世謂張公能相士康熙尤服張公之能愛士也

乾隆壬申

御試翰詹諸臣於

正大光明殿以納涼賦為題作者多規撫上林子虛鋪

陳宮殿苑囿汪侍郎廷璵時為編修獨以

宵旰憂勤民事立言

特擢一等一名超授侍講學士嗣充日講起居注官又

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武會試副總裁官一歲之中

恩命頻頒皆一賦為之羔雁也自來殿廷彙筆別有體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五

裁或以頌為規或即小見大職在文字者不可不以前

事為師

故事詞臣以大考休官如外吏之干六法無仍還原秩

者德州宋蒙泉廉訪弼以編修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

同事十數人皆後進徵文獻者咸以公為歸乾隆二十

八年

御試正大光明殿引見有

旨令以原官休致當時總裁諸公合詞奏宋弼學問篤

實著述精勤請留之書局由是供職如故後以贊善分

巡鞏秦階道擢甘肅按察使正身率下惠在西涼蓋大

考一舉不過為文學侍從之臣藉稽勤惰因村任使本

不必以一朝之得失為憑也

甯都盧詹事明楷於樂律有宿悟審辨律呂清濁高下

不失黍黍為貢生已預

內廷修書之役會和碩莊親王尚書張文敏公奉

詔編次律呂正義即薦公為纂修官公猶未通籍也

本朝樂部向以王大臣兼領公官侍讀時

特旨令撰擬樂章兼樂部行走凡所撰進皆播之管弦

列於法部當時同僚歎慕謂公以鉤稽絕學上結

主知前代蔡中郎阮仲容輩無此榮遇也

郎潛三筆 卷十一

六

內閣典籍尹均雲南之蒙自人內閣學士壯圖父也乾

隆五十年以就養京邸

特旨入千叟宴與一品大臣列坐丹墀東

賜賚珍異天下以為至榮典籍性廉儉在京師好飲豆

湯月必數設呼子若孫共啖曰此吾鄉味若曹即富貴

慎勿忘與閣學同朝父子入直常共載一車諸城劉文

清公嘗歎曰尹舍人可謂以清白遺子孫矣

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獲盜多不承自司無如

之何往往牽蔓成巨獄益都李文藻南澗宰潮陽令有

牛之家各於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僧以印

烙登簿以印付買主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簿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司行之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至番禺命工摹光孝寺貫休羅漢像以歸曰此廣南宦橐也南澗性好聚書手自警校無晚近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至必停驂周覽有僕善椎拓攜紙墨以從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憇南海廟命僕拓碑乘燭竟夜比曉問總督舟已過矣詩古文不傍人門戶過嶺後治公事日不暇給而詩益工郵亭僧院信筆畱題雖輿隸皆知爲才子南澗成乾隆庚辰進士先一年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七

舉鄉試第二人舉主則嘉定錢詹事也詹事嘗稱爲天下才又謂南澗有三反長身多髯赴赴如千夫長而胸有萬卷書一也生長於北海官於南海二也湛思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三也然而傳人無疑已竹汀詹事以乾隆乙酉典試吾浙志取奇士不爲俗學餘姚邵二雲學士名列第四五策博洽冠場閣中傳觀咸謂非老宿不辨及來謁則學士年纔逾冠也叩其學淵乎不竭詹事拊掌曰不負此行矣康祺按詹事屢握文衡所取多懿文老學之士使衡文老識鑒盡如此制科何患不得士耶

方望溪侍郎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穆堂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穆堂纔閱一行卽還之望溪志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志請其說穆堂曰今縣以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栢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見竹汀先生潛研堂集竹汀殆亦不滿於桐城者乎

郎潛三筆

卷十一

八

親手所抄略有條理者卽予入學如倩人所抄概錄陳文者照例罪斥見曾文正論子書文正並云作時文宜先講辭藻欲求辭藻富麗不可不分類抄撮體面話頭又云文人不可無手抄夾帶小本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鈞元亦係分類手抄小冊也按夾帶爲合甲所不容二公皆名臣文達則轉因夾帶而取其人文正則昌言夾帶而論其子蓋王道不外人情也國初官員補授之例迴避本省如江蘇之與安徽湖北之與湖南陝西之與甘肅亦稱同省例應迴避雍正七年

世宗以江南之上江下江湖廣之湖南湖北陝西之西
安甘肅雖同在一省而幅員遼濶各設巡撫司道以統
轄之其情形與隔省無異且既係同省則於彼處之人
情土俗較為熟悉未必不於地方有裨嗣後此數處府
州縣以下官員不在本籍巡撫轄下者不必迴避按昔
賢有分道用人之論極東之產不使遠官於極西果從
其制以與

聖諭所稱熟悉風土裨益地方者稍有合也

趙恭毅公晚年內任一日值
聖祖仁皇帝親試武進士騎射與諸大臣坐班膏騰假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九

寐同列欲面劾

聖祖笑止之不加譴責蓋

天心仁愛諒公宣力之久而精力漸衰不復苛繩儀節

也 敬長帝正開川督憲德以成都府知府王濬於考驗
也 武官之日官應能睡特疏糾參 諭旨責德德之過
列及恭 毅前事云

梁文莊公與陳星齋太僕幼同里長同學雍正庚戌會

試復為同年至乾隆十五年文莊方掌院事太僕以外

吏舉鴻博改官檢討亦久次矣京察列一等御史歐堪

善以文莊徇私彈奏辭連上年舟過丹陽被毆事詳見
下則

聖意稍為之動即日

召見文莊文莊奏曰陳兆崙在翰林前此已四入京察
無不定為一等者臣雖欲矯情邀嫌其如朝廷公議何
上亦悟從容諭曰自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文莊正色
曰臣領

皇上無則加勉之訓同列者咸歎為得古大臣風

康祺
按是
年京察在三月太僕以十三年七月間太夫人訃時尚
未服闋入都也或其時丁憂人員尚無扣除察典之成
例與
俟考

星齋太僕居憂時河庫道何君聘之課子乾隆己巳二

月赴淮舟泊丹陽遇秋審解犯數船自鎮江往蘇兩船

偶觸解役突率眾囚徒入船各持器械雜手中鐵鍊指

郎潛三筆 卷十一 十

擄劫奪罄所有以去太僕方與客對奕猝被一囚連毆

三鍊頭顱脊背受創極重流血昏暈蓋每歲秋讞時胥

役囚徒互相狼狽以亡命橫行為利藪而不知太僕之

為貴人也痛定鳴官得其主名經丹陽縣令請撫軍雅

公具奏立置重典嗣是此風稍戢矣辛未歲太僕起復

入京

上方自南巡還太僕道旁接迓猶

垂問此事甚詳並

霽顏曰汝何不言雞肋不足當尊拳耶自是每遇

召對必問及焉

高宗睿性之和易

玉音之警敏如此

康乾大科有以進士舉鴻博者兩次通籍已爲奇遇錢塘陳太僕兆崙釋褐用福建知縣嗣保奏鴻博入都候試適內閣中書闕員試士東閣新例凡徵士中科甲出身者亦得與試太僕蒙

欽取一等一名授內閣撰文中書旋入軍機處行走明年復入鴻詞之選改官翰林三次通籍古今僅見

錢南園通政爲御史時劾東撫國泰前筆紀之未詳是時劉文清公借和珅奉

郎潛三筆

卷十一

十一

高宗命往山東訊鞠並

諭御史同訊方讞獄日國泰忽起立言御史曰汝何物敢劾我耶文清大怒曰御史奉

詔治汝汝敢詈天使耶立命隸人披其頰國泰懼而伏珅遂不敢曲其獄上國泰伏誅初通政將奏國泰事詣所善翰林邵南江曰家有事需錢十千可借乎邵曰錢可移用將何事也盍告我通政曰子勿問何事有事欲用此錢當於吾子取之越三日而彈章宣矣時國泰聲勢方盛人皆爲之危幸

高宗仁明察其忠直尋擢通政司而山左去一奸人朝

野歌頌焉邵於是叩之曰子前告我需錢十千豈爲此事耶曰然吾自度劾國泰必受嚴譴戍邊故預備資用

耳邵曰若果有此行十千錢亦不濟事曰吾性喜食牛肉在道可不用僦從以五千錢市牛肉日啖此可無餓其餘錢吾自負之得達於戍所足矣聞者悚然康祺按乾隆至今不少敢言之諫官求如通政之廉儉爲體剛正爲用亦

本朝有數直臣也

樂平汪大宗伯守和言動悉遵禮法每食必置菜羹於坐隅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揖然後坐

郎潛三筆

卷十一

十一

戴簡恪公敦元長刑部日值大雪公著雨單手抱文書步至街衢呼驢車乘之御者不知公爲誰也及至署隸役呵殿而入公下車去雨單帽露珊瑚頂御者大驚將棄車而逃公強畱與之錢而去都中謂之驢車尙書公卒之日鄉人往視之敝衣露肘布衿一襲咸歎其儉德爲不可及云

尹望山相國內召後贊畫樞要退居

賜園公子十二人排日至園奉侍時謂之四三麟鳳二六鴻鸞蓋羨其子多且賢如荀龍買虎之比也

張文和公幼體弱多疾精神疲短步行里許輒因憊尊

長以爲憂公因此謹疾慎起居節飲食時時傲湯三十通籍氣體稍壯嗣值南書房辰入戍出歲無虛日塞外扈從十一次夏則避暑熱河秋則隨獵於邊塞遼瀾之地乘馬奔馳飲食失節而不覺其勞康熙丁亥聖祖以外藩望幸

車駕遠臨遍歷蒙古諸部落公皆珥筆以從一百餘日不離鞍馬亦不自知其鞅掌

世宗朝委任益篤以大學士管吏部戶部掌翰林院皆極繁要重大之職兼以晨夕內直

宣召不時適西北軍興旁午每奉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三

密諭籌畫機務羽書四出晷刻不稽偶至朝房或公署聽事則諸曹司抱案牘於旁者常數十百人環立番進以待裁決輿中馬上披覽文書吏人多隨行於後候一言爲進止又總裁史館書局凡十餘處纂修諸公時以疑難相質公爲之從容論定薄暮還寓則賓客門生車駕雜沓守候於外舍者如鯽矣夜然雙燭治事既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疏某稿未妥卽披衣起親握筆改正黎明付書記繕以進而氣體之強健反過於少壯時見公所自述澄懷園語自來天生命世固多付以龍馬之精神用能爲國家任重致遠然公中年以還謹身節欲

戒慎恐懼之一念實足以後天補先天之闕也

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云近日顧甯人號強記一日會於京師邸舍予謂之曰先生博學強記請誦古樂府蚺螭行一過當拜服願琅琅背誦不失一字康祺竊謂記誦特學問之一端座有顧甯人乃僅僅以蚺螭行相難其拜服甯人亦僅在能背誦蚺螭行此漁洋所以卒爲文人與

國家自滇閩二廣用兵始開捐納之例始猶經戶部斟酌不至過濫其後陝西賑荒出塞運饟等事則漸汎濫矣始商人巴某等初捐卽補知府言官論之因革去其

郎潛三筆

卷十一

四

後于振甲爲運饟都統則不由戶部及九卿集議徑移吏部銓補於是僉事方面顯官亦在捐納之列初任卽得補授矣後左都御史張鵬翮疏言州縣守令教職捐納尤濫九卿集議遂欲通改幕職佐貳等官王漁洋尙書時貳戶部謂諸公曰朝廷不可失信於天下已往可勿論但當慎之於將來耳衆以爲然遂罷議康祺按漁洋廷議在當時自是正論蓋捐數本重捐員亦寥寥無多若今日則減成折額展轉售鬻甚至市一牛之貲可使顯貴其二子而且卯角之歲隸名天官胎妊之兒預營仕牒

朝廷果毅然停捐采用前議將此輩盡改虛階亦不爲過否則拘守小信坐視吏道之淪胥必待至數十年後而始有澄清之可冀恐亦非政體所宜也

梁山舟學士書名滿天下求書者紙日數束嘗言古善書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以僞欺人也其誠篤如此時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船商求公評定琉球生白太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卻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得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其名盛又如此吳縣潘功甫舍人曾沂文恭相國家嗣也性澹榮利勇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五

於爲善居京師杜門謝客文恭門生故舊滿天下識其面者殆不數人曩嘗見宣南詩會圖中九人皆一時賢士大夫蓋東鄉吳舍人嵩梁新城陳學士用光涇縣未宮贊珩長樂梁觀察章鉅宜黃謝學士階樹嘉興錢侍御儀吉吳縣董大守國華歛縣程侍講恩澤一卽舍人也先是與斯會者有安化陶中丞澗澤縣胡廉訪承琪祥符周觀察之琦嘉善黃太守安濤候官林廉訪則徐時舍人尙未入都逮後長樂觀守楚中歛縣侍講典黔試涇縣官贊乞養歸則又益以華亭張舍人祥河臨川湯舍人儲蕃候官李侍讀彥章仍九人也朱綬爲

之記諸公名位多就當時敘錄其後騰蹕中外文藻勳烈皆卓卓有所表樹朱門後起能皆如舍人之慎於擇交差不媿司馬家兒風範矣

會稽陶篁村徵士元藻少字能溪才藻颯發與同鄉劉鳳岡豹君周虎木以詞賦齊名時有龍鳳虎豹越中四傑之目見梁山舟頌羅庵集壽篁村七十詩注

蕪湖鐵工湯鵬字天池煨鐵作草蟲花竹及山水屏幀精妙不減名家圖畫山水大幅非積歲月不能成其流傳者多徑尺小景以木範之若琉璃屏狀名曰鐵畫或合四面以成一燈曰鐵燈每幅數金一時爭購之鑪錘

郎潛三筆

卷十一

六

之功前代未有也相傳鵬家煨竈與畫家隣畫師自高其技每相傲睨鵬意頗不平閉門構思鏗錚屈曲遂成絕藝鵬亡竟無繼者世咸稱鵬所作畫當與張銅黃錫並爲藝術傳人康祺獨謂以彼其人運鏤肝忱腎之沈思創鬼斧神錐之妙製盍不移而鑽研理窟藻繪學林爲可惜也然以視世之寬衣博衷醉飽嬉娛百歲如馳一長莫述者則又鵬所唾棄不屑道也

京師慈仁寺僧舍藏有

世祖皇帝御畫渡水牛乃赫蹏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態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風竹一幅上有廣

運之寶王貽上宋牧仲輩均及見之今不知尚存否康祺敬按本朝

列聖天才淵雅幾暇多工繪畫近年嘗見

文宗所畫馬 醇邸恭摹上石神采飛舞雄駿中含肅

穆之氣非唐宋專家所能比擬也

皇史宬建自前明四周石室中藏金匱

本朝因其舊制尊藏

寶錄

聖訓玉牒諸鉅編寶笈琅函依次排列嘉慶十二年

高宗純皇帝寶錄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七

聖訓告成卷帙宏富視舊增倍

仁宗特命所司重加脩葺將金匱分列石臺誦吉尊藏

並

諭閣臣云我國家億萬斯年篤祐延釐正未有艾嗣後

石室充盈即於兩配殿仿照石室規制建造分貯奕葉

遵循永遠無替此

旨并交內閣存記今又閱四朝矣

八聖儲慶 借用陸宣公集

謨烈燦陳讀書中祕者幸勿為籍談氏所譏也

乾隆辛亥秋

宣宗皇帝侍

高宗皇帝行圍威遜格爾

引弓獲鹿喜動

天顏黃褶翠翎

寵賚優渥

高宗御製詩有老我策驄尙武服幼孫中鹿賜花翎是

宜誌事成七律所喜爭先早二齡之句蓋

高宗以十二歲時木蘭從獵初圍得熊此事敬載前筆

宣宗則初圍得鹿年十齡也詩又云

家法承道綿奕葉承天恩賜慎儀刑則他日

郎潛三筆 卷十一

六

聖子乘乾

良謀貽厥若已寓於翰藻中矣

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敬擬

遺詔中有

高宗降生避暑山莊之語越月餘

宣宗檢讀

寶錄始知

高宗實於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

誕生於

雍和宮邸而

高宗御製詩凡言

降生雍和宮者三見集中因傳

旨詰問樞臣回奏稱

仁宗御製詩初集第十四卷第六卷詩注均載

純皇帝以辛卯歲誕生於山莊都福之庭

上責其巧辨

諭云朕恭繹

皇考詩內語意係泛言山莊為都福之庭並無

誕降山莊之句當日擬註臣工誤會詩意且

皇祖詩集久經頒行不得諉為未讀遂降

郎潛三筆

卷十一

九

旨托津戴均元退出軍機與盧蔭溥文孚均鑄級有差

時

宣宗臨御甫匝月也其謹小慎微邇言必察殆

容性天成已

李天生檢討性行忼爽尚氣概而急人患一秉秦中雄

直之氣生平與二曲交最密天生宗朱子二曲講良知

各尊所聞不為同異亭林在山左被誣陷天生走三千

里至日下泣訴當事而脫其難在都門嘗與毛西河論

古韻不合西河強辯天生氣憤填膺不能答遂拔劍斫

之西河駭走康祺竊謂天生古豪傑其周旋亭林二曲

不媿古人之交其劍劫西河未免稍失儒者氣象然以
西河之利口喋喋滑稽不窮非勁敵如天生恐亦不足
以折其驕橫詭誕之氣宜當時傳為快事云

郎潛三筆

卷十一

十

壬癸藏札記卷十一終

王癸藏札記卷十二

鄧 陳康祺著

吳江諸生任德成象元篤於儒行奉朱子白鹿洞規因集明以前先正格言與洞規相發明者為一書曰洞規大義居鄉勤施濟置社倉創義塾歲饑煮粥食餓者鄉人德之一夕步於庭有偷兒方踰垣下見象元驚欲竄走徐語之曰子毋恐得無患餒乎手量米一斛給之曰此危道也勿更為其人叩頭負米去乃徧告其黨相戒勿竊任氏其言頗聞於人雍正初詔舉賢良方正鄂文端公為布政使欲薦之固辭乃已

郎潛三筆 卷十二

一

嘗濬萬頃江達之太湖里中無水患有司以聞賜八品服學行如君東京之彥與南宋之儒與今日吳中之士習安得若君輩三五人不言躬行而示之標準與

王蘭泉侍郎在京師時與筍河學士互主騷壇門人著錄者數百人有南王北朱之目罷官歸田後往來吳門賓從益盛與王西泚錢竹汀兩先生艤舟白公隄下朋簪雜遝詩酒飛騰望之者若神仙然其時袁簡齋以詩鳴江浙閒從游若鴛侍郎痛詆之收召門徒隱然樹敵以至吏胥之子負販之人能用韻不失黏皆與齒錄

頗有惜其太邱之道廣者康祺竊謂隨園之所為不過假以梯貴游攫金帛以自適其園林聲伎之好侍郎何苦詆之若錢王二先生之遺榮志古內介外和獎掖後賢不立門戶則誠士大夫歸田之規範也

沈端恪公甫通籍有上孝感熊座師書請黜陸象山王陽明陳白沙 孔廟從祀其議象山謂六經皆我注脚一語非聖背經狂妄自恣其議白沙謂靜坐養出端倪的係禪定一派至陽明之學則以謂原於象山而猖狂過之似乎白沙而詭譎為甚若當孔子難追兩觀之誅如遇孟子必在放距之列久竊從祀萬萬不可其辭而

郎潛三筆 卷十二

二

闕之尤為不遺氣力當時孝感得書不知若何作答特未見其有釐正從祀之疏耳康祺竊考端恪之學其始浸淫禪窟則幾與姚江之末派相同其繼師應潛齋友沈士則凌嘉印則宗旨尤與陸王為近即誦法朱學悔前非其時年僅三十餘亦不必衛道如是之嚴論古如是之刻豈程朱陸王果如苗莠雅鄭勢不兩容必焚其書而鮮其名乃足為紫陽之功臣歟且靜坐二字似不始於白沙何以一養端倪便成禪定末學淺漏向讀陸清獻書而疑之讀端恪書而疑益甚矣按白沙不無可厚非若陽明則宏才碩學偉績精忠比肩漢葛亮接踵宋天祥張自獨有千古本不藉兩字良知分孔廟庶

特豚之贊也乃謂其功業不過杜預學術甚於安石門戶之論豈可謂平

陸耳山副憲卒於奉天校書之役嫡子四扶其柩歸如夫人陳以病留京抑鬱而沒屬其遺子及女於馮星石鴻臚而以第五女為吳侍郎玉綸之義女後二公為之撫教婚嫁等於所生想見前輩友道之篤而副憲嫡子四人者殆不知具何心肝也清門子弟尙其鑒諸

郎潛三筆

卷十二

三

臺灣海外上郡也例禁私渡而民犯死偷渡者日益眾故臺灣令魯鼎梅修縣志略云內地窮民在臺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欲就養格於禁例於是賄船戶冒水手姓名挂驗婦女則以小船出口上大船抵臺後復用船接載率以夜行名曰灌水更有客頭句通習水積匪用漏船收載多人入船封閉遇風則盡入魚腹比及岸遇有沙驅之上名曰種芋或潮漲漂溺名曰餌魚窮民迫於饑寒相率入陷阱言之痛心固始吳湛山中丞撫閩據志語入告請旨弛禁從之其疏中有云內外人民皆

朝廷赤子向之在臺為匪者悉出隻身無賴若安分良民既已報墾立業有父母妻子之繫戀有仰事俯育之辛勤自必顧惜身家各思保聚此從前督撫諸臣所以疊有給照般運之請也及奉准行過臺以後亦未有在臺滋事者乃因奸民偷渡致令良民在臺者身同羈旅常懷內顧之憂在內者悵望天涯不免向隅之泣以故老幼婦女輩獨無依之人迫欲就養竟致鋌而走險畢命波濤非所以仰體我

郎潛三筆

卷十二

四

皇上如天之覆一視之仁也言簡意賅愷惻入聽中丞之造福海外閩人至今感頌若彼魯令者殆亦有心人已康祺嘗謂凡修纂郡邑志乘以陳述民瘼錫錫潛德為得體若乃鋪張形勝攀附人物皆庸筆也康熙十年浙撫范忠貞公薦山林隱逸首列吾邑葛編修世振世振明崇禎庚辰一甲第二人也詔下以老疾辭不赴復奉溫旨敦迫再以疾辭遂允其請時吾鄉諸先輩多以諸生布衣起兵死雖其節則奇其事究近於矯激若編修者殆不失箕子之明夷者也

雍正間湖廣總督楊宗仁摺薦廣東南海縣知縣升補湖南寶慶府知府廣州守備范宗堯改補湖北漢陽縣知縣

上特從之隔省題官或越等或改塗倘施之今日恐本官薦主並受譏彈矣

亭林先生西游主李天生家一日亭林臥未起天生謂之曰汀芒矣亭林愕然天生曰子好講古音尚不知天應讀汀明應讀芒耶亭林為之大笑蓋嗜古之不可泥古也

謝山先生易簣時以詩文稿付其弟子董秉純小鈍藏弄手定凡六十卷其餘殘篇剩簡幾滿一竹筒小鈍沈拜而受粘連補綴又彙為七十卷其中與正集重複及別見於他作者幾十之四擬重刪定以多先生手書不郎潛三筆 卷十二 五

忍塗乙因手自騰寫課徒之際鈔得三百餘紙船唇驢背挾以俱行竟未竣事小鈍旋判那池州地僻政簡日課字四千四閱月始卒業即今所傳鮎埼亭外編也先生歿無後著述三十餘種多賴小鈍與蔣孝廉學鏞盧教諭鐫為之排比譬正雖書不盡傳而風義足尚李侍郎之於韓昌黎方侍讀之於宋學士吾鄉前輩何多讓焉

益都孫文定公服官居鄉恂恂廉慎公子實何有高才侍公京邸每鄉試不許入京闈嘗曰吾為大臣汝又薄有文譽使或以一第相潤為結納之資平生廉隅掃地

矣實側卒為諸生漁洋池北偶談稱文定此一節有唐貞肅王忠肅兩公之風洵非阿好沈歸愚尚書於

本朝儒臣中最稱晚達嘗訓其孫惟熙曰汝未冠蒙皇上欽賜舉人亦知而翁鄉試時固十七次落第秀才乎蓋尚書年六十有六始膺鄉舉不自料其後日恩榮至此也

尹文達公老於封疆凡一督雲貴三督川陝四督江南每遇艱鉅紆徐料量靡不帖妥而性善謙下將有張弛必集監司以下屬曰我意如是諸君必駁我我解說則郎潛三筆 卷十二 六

再駁之使萬無可駁而後可行勿以總督語有所因循也以故公所行鮮有敗事吁可法也

聖祖皇帝晚年阿其那塞思黑輩妄視非分要結羽黨播散流言至今尚有以管蔡之不咸議聖人之有過者敬攷康熙年間

聖祖升遐以前諸 皇子惟

世宗已封雍親王允祜已封誠親王允祜已封清親王餘皆只勒貝子且有未受封者而

巡方駐蹕之隨扈禮祀鉅典之代行及軍國大計從容諮決惟我

世宗爲獨多卽六十一年

南郊大祀亦以

世宗恭代距

聖祖賓天僅先五日也

聖祖嘗諭諸大臣曰朕萬年後必擇一堅固可靠之人與爾等作主令爾等永享太平觀此知

天心默定神器攸歸久矣羣臣構扇圖危宗社大義滅

親夫復何問

聖祖生有聖瑞

孝康章皇后在姪時

郎潛三筆 卷十二

七

孝莊文皇后輒見

孝康皇后衣褶若有龍繞逮降誕之辰異香盈室經日

不散五色光華與日俱耀宮人內侍咸所瞻仰見

世宗御製

景陵聖德神功碑蓋帝王自有真也

科場定例現任文武一二品大員及翰詹科道之子孫

弟姪出應鄉試別編官卷號曰官生凡二十人取中一

名較尋常寬舉者登進差易又道光以前凡禮部會試

及順天鄉試之主考房考其家人族黨有應試迴避者

每別派試官閱卷或封卷進呈擇尤錄取獲售益多皆

國家嘉惠臣工之茂典也攷雍正六年直省鄉試後

上諭大學士尙書侍郎都御史副都御史各員有子

孫在京闈及本省鄉試未經中式年二十以上者著各

舉文理通順可以取中者一人開送內閣請旨尋開列

大學士蔣廷錫子溥吏部尙書嵇曾筠子璜都御史唐

執玉子少游吏部侍郎史貽直子奕簪戶部侍郎王廷

揚子鏐禮部侍郎錢以璫子鑿禮部侍郎鄂爾奇子鄂

倫兵部侍郎楊汝毅子綬刑部侍郎繆沅子標工部侍

郎張大有子鴻運侍郎署理倉場事務涂天相子士炳

副都御史謝玉寵子升等具奏得

郎潛三筆 卷十二

八

旨俱賜舉人戶部侍郎劉聲芳子俊邦因病未應鄉試

亦

賜舉人一體會試此則榜花異瑞喬木同榮

聖澤汪洋尤爲曠百世而一遇者也蔣嵇兩相國皆世

掌

絲綸沙隄重築史弈簪鄂倫諸人亦俱洊躋卿輔益見

斯舉之得人

年羹堯既以大逆誅父遐齡年八十餘法當從坐九卿

俱畫諾矣高安朱文端公獨不署名

憲皇帝責問公奏以子刑父非法也臣簿錄年氏家書

選齡訓羹堯甚嚴堯不能從以陷於罪罪在子不在父

上領之選齡竟免

文瑞相國鄂爾泰經略西路將凱旋

世宗命戶部尙書海望爲治第凡什物櫺禁盤匱械裔

之屬必具已報竣矣命昇堂上几視之以爲窳敗大怒

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朝奏事畢

諭曰卿勿還舊居可赴新宅復

手書公忠齋亮四字賜之侍衛十人捧

宸翰隨公入第

郎潛三筆 卷十二

九

上聞第中無園圃

賜以藩邸小紅橋園而中分其半爲軍機房嗚呼

聖主之優禮至矣人臣之寵榮亦極矣

鄂文端公當國時其弟鄂爾奇亦位躋正卿一日公退

朝過爾奇書齋見陳設都麗賓從豪華甫掀簾不入而

去爾奇急詣兄問故公庭立責之曰汝記我兄弟無屋

居祠堂時耶今偶得志而侈泰若是吾知禍不旋踵矣

爾奇跪泣謝罪始已嗣後伺公往先藏珍器屏燕朋乃

敢見然卒爲李衛劾奏以侈敗世方服公先見也康祺

按宋子京椽燭修史侍女滿前其兄景文嘗有奇語學

士記得少年讀書某寺時否之語文端誠弟政與之同
惜鄂爾奇無小朱之清才而奢侈過之宜其富貴之不
終

雍正季年直省祥符駢集史不勝書

世宗聖量撝謙多推美於地方大吏時鄂文端公督雲

貴雲南慶雲屢見司道詣節轅庭賀大理令劉某獨曰

某眼眯實不見慶雲公默然心嘉其直遂薦起之人以

爲兩難

世宗睿悟淵微洞徹三教

萬幾餘暇聞外間爐火修鍊之說深知其非而聊欲試

郎潛三筆 卷十二

十

觀其術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於西苑空閒之

地伴優等視藉以消閒及

高宗踐阼始驅逐各回本籍又

列聖深通佛法

世祖章皇帝時木陳忞最被恩禮屢侍

內廷康熙朝則玉琳國師筑谿禪師主持法席亦復飭

聆

聖訓指引指迷然諸僧人偶有驕誕越軌之舉則燬書

屏斥嚴譴隨之

世宗慈悲覺世尤喜召見僧衲指示提撕冀其勉力超

悟其未能領會者必令陸續散出

高宗諭旨嘗云朕崇敬佛法秉信夙深參悟實功仰蒙皇考嘉獎許以當今法會中契超無上者朕為第一然高宗自登極後即禁勅緇流凡有偶見

天顏借端誇耀或造作言辭招搖不法在國典為匪類在佛教為罪人必按國法佛法加倍治罪又以披刺太眾品類混淆仍復給發度牒方准出家之例蓋

聖學之遠無所不窺故道笈梵函咸洞明其奧變而聖鑒之明無微不燭故異端謬種必預峻其防維

天縱多能大中至正可為萬世法已

郎潛三筆 卷十二

十一

同治癸酉余官刑部奉天司封篆之期曹司畢集亡友周編修晉麒時為同舍郎忽語余云中外衙門豫用空白始於何代余不能答既而曰必始於

本朝緣明以前紀載不見有此也必始於冬末春初緣政令有所不便增設此例也頃恭讀

高宗實錄載乾隆五年夏四月始命各省封印後用豫印空白余所臆說一驗一不驗且仍不知此例因何而開然則掌故之學豈易言哉

禾中錢文端公母陳太夫人節藝雙絕鬻畫養親世所稱南樓老人也文端既貴嘗以其畫冊十幀進呈

御覽一幀畫一魚一黑犬一幀畫一蛇未入花叢時一

幀畫一蝦一蟹一小魚一幀花籃一幀大柏一幀梅花仙文一幀修篁茂林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喜雀一

幀蘿蔔白菜皆清華名貴秀溢人寰每幀有其夫錢繪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年

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

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侍郎詳跋於後以誌慶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父子皆沒

高宗因閱錢選所畫犬鳥偶憶陳太夫人原冊遣人至

郎潛三筆 卷十二

十一

浙取至京師再呈

乙覽復

御製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今文端元孫子密

樞部應溥猶寶守之固海內之名蹟亦曠古之奇遭而高宗聖性淵靈寸楮尺箋偶經

睿賞閱十餘年而記憶不忘即尋常收藏鑒別之名家

恐尚無斯溥摯也錢氏又有文端之母夜紡授經圖一

寢圖則圖文端早朝先至其母所問安之象為王筆基所繪兵後尚存洵稱家寶

雷侍郎以誠以一硯贈曾文正公益韓襄毅雍之故物視刻瓶形襄毅自題曰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背

數十字至

本朝歸阿文成公而青浦王侍郎詠題硯匣復百餘言咸豐中入雷侍郎手則曲阜孔繼鏞所貽也亡弟中書君好蓄古硯非有詩銘篆刻者不收余嘗相約為硯箋採錄頗廣顧無遭際如斯硯者二文成一文正為開闢後有數偉人韓襄毅之忠勤雷侍郎之助伐蘭泉宥涵之博雅似亦世不多見榮哉石兄吾願具袍笏而拜也張清恪公初官濟甯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振并載錢及棉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

郎潛三筆

卷十二

三

將挂彈章公上書申辨其略曰振濟奉

恩旨非擅動也動倉穀以廣

皇仁非邀譽也饑民戶口皆可考非肥已也使

上有特恩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官有餘粟

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追乎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

發粟武帝釋之今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

來山東各官皆以為戒視倉穀賤民命輕害不可言矣

事得寢此亦遭逢

聖明得行其志也今晉豫奇荒二省官吏豈無一二志

清恪之志者其能毅然為清恪之所為否邪

儀封尚書通籍用中書總河張文端公異其才題赴河

工以勞績補濟甯道旋遷江甯按察使

聖祖南巡以公為江南第一清官徧問大學士督撫以

下推獎無異詞

上大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

朕為明君若貪賊壞法天下人笑朕不識人

駕至松江即擢福建巡撫康祺按公以候補中書三遷

而薦節鉞在當日已為特達之遭迄今士慕民思巍然

孔庶不益彰

純皇帝知人之明與

郎潛三筆

卷十二

古

又公撫蘇時以緝海盜及科場二事與總督噶禮互訐

廷臣多袒噶者

上諭削噶禮職而公留原任此舉當載信史無俟致詳

其時江左士民歡聲徧朝野榜於門曰

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呼萬

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園跪疏謝

恩願各減一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真實感激之忱而閩省士民亦不謀

而合若赤子之慶慈父母也嗚呼此豈易得於小民哉

葛壯節公治吾鄉水師時捕盜最力以海為家某年歲

除將士方休息公忽下令巡海揚帆掩旗鼓直搗某處圍其島盜方酣飲盡縛之以歸歲旦僚屬集公賀賀歲聞入海捕盜皆大驚已而公至馬前繫大盜數十付有司詰問斬之而以所得器用財貨散士卒皆叩頭轅門歡聲雷動而去或請其故公曰海鮪最細者出某山下近吾訪諸市而無之此其山必數盜故漁船不敢前異時捕之徒多苦我將士又散走難盡獲歲暮盜必聚窟中且料我必不出不設備故可拚而盡也聞者歎服公精忠大節已載前編即其緝盜謀算之神時方承平乃竭忠盡智如此今之建旄列戟者能師法公百一否耶

郎潛三筆

卷十二

五

康熙又聞公恂恂如書生遇人片長稱揚不輟而往往謾罵其僚屬常曰號稱武官乃不能殺一賊 國家設武官焉用此

康熙朝名人文詩集惟澤州新城及長洲汪氏之所著為閩人林佶手寫書法妍雅尤可寶貴攷新城長洲蓋即澤州相國所薦達也公為學士時

上數問公能文之士公舉王士禎以對王遂以戶部郎中改翰林院侍講會

詔舉博學鴻儒公疏薦汪琬汪以主事改官編修後公長御史臺

上咨九卿廉守令公舉陸隴其邵嗣堯皆得擢為御史

四公者文學節概均足衣被天下振起來蒸然則賢如文貞豈特儒雅過人其於以人事君之道視古大臣復何讓焉

澤州陳文貞公性至孝始登籍聞太夫人病即歸省後廬墓山居有百鶴飛翔之異鄉人名之為百鶴阡地多虎公作飼虎文告之虎乃避去

梅定九徵君以麻算之學受

聖祖特知一時大夫羣士皆延跂以為異遇願徵君行誼亦自有不可及者

聖祖南巡李文貞以君書進呈德州

郎潛三筆

卷十二

六

行在所

命坐

賜食三接寵光並

御書績學探微四字以賜朝士敦勸出山徵君乃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先與聖俞同祖別支族繁也自徵君為族長梅氏無公庭獄訟垂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侮其父兄辟宗祠扑擊之不少恕君沒赴弔哭失聲

對策始於西漢其時董仲舒劉向之倫上書言事於天人相與之際尤能致慎致詳使人主知垂象著明赫然

可畏何其忠也今制科發策從無以當時災異究其應驗之從來者蓋古意之失久矣攷康熙初年韓文憲公所擬策問有曰我

皇上以冲齡嗣厥服卽位以來彗星見於翼軫及婁歷十有三宿京師地震河北淮南水暴溢侵廬舍壞城郭陝西元霜降大雨雪偃禾稼殺人民山東西大饑人相食江北旱蝗都城墮陷十餘丈下視水中若廬舍然或訛言佛出相驚蓋五六年之間變故多矣又曰入春以來白氣亘天長數丈如匹練灼爍有光陝西益饑民死相枕河數潰徒淮上州縣被水災而畿輔亢旱不雨五

郎潛三筆

卷十二

七

月癸卯太白晝見凡三日不滅云云康祺詳釋其詞以謂頗有合於古誼且諸所稱引未必盡載史編爰節錄之以見人事兆於下則天表應於上災異偶徵亦盛世所不免唯我

聖祖敬天勤民側身修省用能掃除僭逆風雨節而寒暑時年穀順成岳瀆效職變咎徵以為休徵康熙一朝遂遠邁於成康文景之治殷憂啟聖萬世可聖何待弭筆小臣譏議顧慮一若非拊搢織緯附會禎祥不足以稱官書之體例也者惑亦甚已

國初入關定鼎首奠山東雉髮令下原任知府孔文諤

奏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薙髮訖但念先聖為典禮之宗顏曾孟三賢起而羽翼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逢掖子孫世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三千年來未之或改今一旦變更恐於

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

聖裁得

旨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諤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

郎潛三筆

卷十二

六

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敘用

康熙四年江南江西總督郎廷佐奏溧陽縣農民願起龍等獲玉璽篆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十六字造官齋進

命貯內庫賞起龍等各銀五十兩齋璽筆帖式三員各馬一匹攷雍正間松江漁戶網得玉璽經提督高其位奏進已紀前筆惟松江溧陽既非列代筆域之區又無孱王蒙塵之轍豈耕漁賤業亦知詭詐以求榮歟抑果前朝重器流轉人間其顯晦沈揚乃亦有前定之時地耶

聖祖晚年嘗於行圍幄次

諭近御侍衛諸臣曰朕自幼至老凡用鳥槍弓矢獲虎
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獐獬十麋鹿十四狼
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餘射獲
諸獸不勝記矣又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讀此知
我

聖祖大勇大仁允文允武均足冠冕百王宜一時蕃部
君長懾慄

天威威執挺隨鞭之恐後也

武虛谷先生至性敦篤重風義嘗由京師奉兄柩南歸

郎潛三筆

卷十二

九

乏資斧手輓鹿車不避溽暑泥濘比達里門足重躡數
月不能行族孫有孤貧者十五年與同蹇問師喪千里
奔赴康祺竊謂此徵事當求之後漢獨行傳中

虛谷等博山時政治毒已煤窰獄窰戶介典史某以白

金二千進典史憚其威望不敢言虛谷廉知之因禱雨

謂典史昔賦於神雖貧不為墨吏也雷霆實聞之時適

震雷典史驚悚遂獲澍雨合前筆所載擒治番役一事

觀之虛谷之為吏蓋所謂無欲則剛

余紀聞中述阿文成事夥矣頃讀孫淵如嘉穀堂集記

公遺事復採一二以補前闕愧未能如朱子名臣言行

錄之類次先後條列整齊也記云公承家教進止溫恭

起居有常處每朝先五鼓起入

禁廷坐直房待旦不假寐諸曹吏屏息室內外如無人

召閣部直事官詢

上折記閣本與歲時應舉掌固及一日所折獄備顧問

始入

內朝有奏稿必親閱無誤字乃進御或

上輦經直房時者下戶幰公從室內起立垂手候鹵簿

過方復坐又云公畫諾至恭慎每署日為尾雖遇倉猝

運末筆如有力千鈞又云公管刑部最久一邱與公議

郎潛三筆

卷十二

十

公事不合公嫌其慙直而卒子特擢郎有僂僕而勤政

者公舉任劇郡及入覲
高宗亦曰人不可貌取也

壬癸藏札記卷十二終

庸盒筆記

光緒丁酉
仲春開彫

庸盒筆記 凡例

凡例

一是書於平生見聞隨筆記載自乙丑至辛卯先後閱二十七年所記漸多始自刪存其有精蘊及有關繫者復各以類相從不能悉依先後為次諸篇於近世鉅公名人或稱其謚或稱其字與官蓋所述之人生死不同而所稱之官又有前後不同者則以纂述非一時故也若必追改為一律轉失覈實之意所以各仍其舊

一昌黎韓子有云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茲編

凡例

禮經樓校本

亦頗存此意雖不過隨時涉筆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嘗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經世之學惟所書善惡務得其實善者則盡力表章不嫌溢美惡者則慎之又慎必為世所棄者而後加貶絕焉以附善善從長惡從短之義

一是書所記務求戛戛獨造不拾前人牙慧固有當時得之耳聞而其後復見於他書者則隨手刪去亦有一二偶未見及致未盡刪者然各記所聞其用筆亦稍不同矣

一筆記與文編相為表裏凡關係大局之事與其人最可師法堪備史料者既有一二十篇刊在庸盦文編矣筆記中即不復贅

一史料一類涉筆謹嚴悉本公是公非不敢稍參私見即軼聞述異兩類無不攷訂確實惟幽怪一類雖據所聞所見究覺恟恟難憑以其事本無從覈實也蓋神怪雖為聖人所不語然孔子又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體物而不可遺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謂微而顯也故并錄之

凡例

遺經樓校本

一筆記據平日見聞隨意抒寫亦間有閱新聞紙取其新奇可喜而又近情覈實者錄之以資談助今於新聞紙得軼聞二條述異四條幽怪二條為刪其蕪冗存其簡要各附於本類之後

庸盦筆記卷一目錄

史料

裕靖節公殉難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

劫數前定

訥相臨洛關之敗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溫壯勇公守六合

卷一目錄

遺經樓校本

張忠武公逸事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肅順推服楚賢

巡撫折藩司之醜

庚申杭城之陷

蓋臣憂國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庸盦筆記卷之一

史料

無錫薛福成叔耘

裕靖節公殉難

道光年間靖節公裕謙由知府薦擢封圻英銳任事亦頗講求吏治自禁鴉片煙之事起英吉利陷定海踞之於是林文忠公以兩廣總督被劾落職而大學士文勤公琦善往代其任琦相力主和議許以香港割畀英人以易定海是時裕公已署兩江總督每論時務慷慨激發堅持清議疏糾琦相之咎而推服林公甚至

筆記卷一

一遺經樓校本

廟謨亦已中變褫琦相職逮下刑部獄命將分道出師絡繹赴浙粵諸省而裕公以欽差大臣馳抵鎮海視師提督余步雲為之副當是時英人因與琦相議和已讓定海而盡調兵船南駛

朝廷遣總兵葛壯節公雲飛王剛節公錫朋鄭忠節公

國鴻率師駐守裕公所攜制兵四千皆由各省分調時

零湊集號令不齊且承平日久未經訓練實不耐戰余步雲尤惟怯巧滑善結與援屢冒軍功加太子少保營外掘濠如淺溝一孺子能踰之遠近皆知其不足恃也

裕公駐鎮海城內步雲駐招寶山一日裕公望見招寶

山上有白旗頗心疑之乃勸步雲以竭誠報國且與之

盟步雲偽稱足疾勉強莅盟有一英人名啞哩以舢板

船攔淺為浙民所擒送至大營裕公命生剝其皮并抽

其筋以為馬韁呼號三日而後死其聲慘厲異常英人

聞之怒曰中國自命為守禮義之國而酷虐不仁如此

乎會廣東亦旋和旋戰久無成議英遂駛兵船復攻定

海陷之三總兵同日戰死英兵進攻鎮海用舢板船蟻

附登岸而余步雲守招寶山之師先潰諸營繼之裕公

筆記卷一

二遺經樓校本

自投泮池水淺不得死一武弁負之以趨僱得小舟僅

與幕友陳若木吳如渤二人退至甯波甯波吏民皆已

倉皇驚擾莫之省者裕公自登舟即吞金堅臥不語陳

吳二幕友亦惟恐裕公之急切不能遽死次日黎明舟

過慈谿縣城幕友往艙中撫之已冰皆喜曰公薨矣遂

往告縣令殯斂之余步雲始奏稱退守甯波而英人陷

甯波步雲奏稱退守上虞且言裕謙大營先潰以致各

營相繼奔逃復奏言聞裕謙率其幕友家丁舟過慈谿

不知所往於是

宣宗皇帝諭旨歎恨用人之難謂柔情無能者既僨事而剛果有為者復鮮效也陳若木者以字行宜與人習刑名痛裕公之為步雲所賣也乃代裕公夫人草訴冤之辭遣裕公舊僕赴都察院呈遞而步雲始奉旨逮問然步雲供辭狡展又素通聲氣朝貴多隱為之地者獄久不定將待以不死矣刑部尙書李莊肅公振請堅執不允加以刑訊步雲畏李公之威一一吐實不敢復有所隱讞既上得旨步雲正法而裕公亦獲

筆記卷一

三遺經樓校本

優卹建祠予諡節終之典隆焉若木由是名聞江南凡兩江總督到任必卑辭厚幣敦請入幕為上賓者數十年

蒲城王文恪公尸諫

道光中林文忠公則徐以

欽差大臣馳赴廣東查禁鴉片烟與英吉利兵船相持海上

宣廟倚任甚至既而中變

命大學士直隸總督琦善馳往查辦嚴劾林公革職遣

戍新疆盡撤守備與英吉利講和於是輿論譁然皆罵琦善之誤國及宰相穆彰阿之妨賢而惜林公之不用也其後河決祥符

上命大學士蒲城王文恪公鼎臨塞決口亦命林公赴工效力蒲城一見林公傾誠結納且言還朝必力薦之及大工合龍

朝命林公仍往新疆蒲城還朝力薦林公之賢

上不聽是時蒲城與穆相同為軍機大臣每相見輒厲聲詬罵穆相笑而避之或兩人同時

筆記卷一

四遺經樓校本

召見復於

上前盛氣詰責之斥為秦檜嚴嵩穆相默然不與辯上笑視蒲城曰卿醉矣命太監扶之出明日復廷諍甚苦

上怒拂衣而起蒲城牽裾終不獲伸其說歸而欲仿史魚尸諫之義其夕自縊薨是時新城陳孚恩為軍機章京性機警最為穆相所寵任方早朝軍機大臣惟蒲城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駕而出急詣蒲城之宅其家方搶攘無措戶猶未解下蓋凡大臣自縊例必奏聞驗視

然後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檢衣帶中得其遺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薦林公也孚恩謂公子編修某曰

上方怒甚不願再聞此言若奏之則尊公卹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終身廢棄子而猶欲仕於

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為尊公邀

優旨子其圖之會張文毅公帝亦至文毅故穆相最親

厚之門生而亦蒲城同鄉且門生也相與其勸編修編

修從之孚恩代為起草遺疏以暴疾聞

筆記卷一

五遺經樓校本

上震悼命成郡王奠茶酒晉贈太保入祀賢良祠孫三人皆俟及歲時帶領引見節終之禮隆焉孚恩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樞垣呈穆相穆相大喜於是推轂孚恩不十年至兵部尙書軍機大臣而張公亦於數年間由翰林躋卿貳惟編修以不能成父志為蒲城諸門生及陝甘同鄉所鄙棄亦自愧恨遂終身不復出蒲城薨未幾而林公召還復為陝西巡撫世俗皆言自蒲城薨後宣廟常開空中呼林公姓名故不久賜環此說雖未盡然亦足見人心所歸仰云

劫數前定

兵燹之劫皆有定數余既屢著於筆記矣咸豐癸丑二月金陵之陷粵賊募得黔人之善挖煤者由儀鳳門穴地火攻而入至同治甲子六月威毅伯中丞曾公仍募得其人由太平門外穴地火攻而入斯事固已奇矣尤奇者常州府城以咸豐庚申四月初六日午時為粵賊所陷今傳相合肥李公之巡撫江蘇也以同治甲子四月初六日午時攻克常州相距而一失一復月日時皆不爽謂非有定數而能如是乎至如上海以道光壬寅陷於英吉利咸豐癸丑復為羣匪所踞迨粵寇之難四鄉雖為戰場而城獨不陷甯波亦以道光辛丑陷於英吉利同治壬戌復為粵賊所陷迨光緒乙酉法蘭西以鐵艦來攻竟不能入口大抵兵燹之劫重於前則輕於後冥冥中若有為之主宰者焉

筆記卷一

六遺經樓校本

訥相臨洛關之敗
故相訥近堂閣部訥爾經額之總制直隸也酣嬉廢事

更治日壞咸豐三年以
欽差大臣督兵馳救懷慶適賊解圍奔竄山西訥相督

兵回防直隸初有獻計於訥相者言潞城黎城之間有一小徑循太行東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徑趨直隸之臨洛關近時商賈皆由此往來其路甚捷然有險可扼若遣兵五六十人守之雖十萬之眾不能過也訥相拘守太平時舊制以為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請山西巡撫派兵守之咨未及達而賊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東出是時訥相方督凱旋之軍萬餘人次臨洛關先一日有言訥相旗幟責州縣供張者蓋賊之先驅已過而北矣而訥相尙未知也次臨洛之日賊眾廣至官軍倉皇失措車馳卒奔萬餘人潰散畧盡訥相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幕友吏僕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廣平知府為之稟達省垣是時桂燕山相國桂良以刑部尙書駐守保定為之入奏訥相奉

旨革職拿問賊愆由此大張蓋訥相為承平大吏已數十年養尊處優素不知兵行軍既無偵探又無營壘加以拘牽文例故及於敗云

江忠烈公列難廬州

筆記卷十

七遺經樓校本

新甯江忠烈公忠源生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炯炯有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披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闡揚之嘗以公車至京師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尙承平也後江公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廣西洪楊等賊勢熾日張江公出參副都統烏蘭泰公軍事甚相契洽烏公既遇伏殉難江公遂自募楚勇千餘人與賊搏戰楚勇出境剿賊由此始全州簑衣渡之役以寡擊眾殺賊數千礮斃賊渠馮雲山威名大著嘗率所部援桂林保長沙守南昌厥功甚偉由縣令未及二年超擢安徽巡撫是時江公方在武昌屯守具奉

詔云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為去留不必以成命為拘江公以廬州事急率所部千餘人力疾過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劇復有

旨令暫駐六安俟兵餉齊集相機前進廬州知府胡元燁具稟告急詭言廬州糧械極富圍勇多而得力江公以為廬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

筆記卷十

八遺經樓校本

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廬州問元煒以守具則
糗糧軍火一無所有守城兵僅元煒腹心徐淮所募勇
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廬州城大
而屯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公悟爲元煒所紿且
知廬州城萬無可守然旣已至廬不肯爲棄城退守計
又怒元煒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
必斥責之元煒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見水西門枕
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俯攻因部分文武吏
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廬民赴

筆記卷一

九遺經樓校本

之者萬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駕雲梯
攀堞官軍屢擊卻之賊穴東城威武門爲隧道公募死
士迎隧出有賊黃襦據隧口下窺外委馮貴引刀劈削
其面賊驚譟官軍自城上擲火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
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幄公久病益不支眾力請公
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崩數丈公躍而起
手大旗緣堞上督眾連斃賊日堵築闕口會援師數道
皆爲賊所敗城中勢益孤元煒部勇分守北城拱宸門
勇首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賊城

上兵與賊鏖戰竟夕天且明霧濌濌如雨江公左右擁
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都司馬良勳負公疾馳公齧其
耳良勳負痛因墮地至水關橋自投古塘死之從公死
者曰布政使劉裕鈐知府陳源充同知鄒漢勳胡子離
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瀾縣丞艾延輝與福時咸
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煒竟降於賊或云元煒
之初仕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
在渡口僦舟忽有一人來其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
入都後僦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煒曰子來何

筆記卷一

十遺經樓校本

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盍將履歷示我元煒示之數日後
忽謂元煒曰吾已爲子上兒捐知府矣子攜來之物卽
可作歸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齷齪爲小官且朋友
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爲子良圖也元煒且驚且
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卽奉檄署
理廬州府知府元煒資望尙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
外蓋亦其人爲之經營而元煒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
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煒視之大驚蓋卽代捐知
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煒毋衣冠迎我

恐涉張皇令外人知也元煒迎入拜述前德其人謂元煒曰子毋然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廬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廬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報德以取富貴乎元煒躊躇良久既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賊屆期果由元煒所守之門入城廬民間元煒通賊狀方城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煒之家元煒降賊賊使擔水執爨旋授以偽職後官軍克安慶執元煒戮之噫捐例之開仕途靡雜其流弊一至於此可不懼哉

筆記卷一

十二遺經樓校本

當元煒飾詞具稟時不知其用意何在或陰受賊計以陷江公固未可知夫以江公之忠勳才畧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樹當與曾文正公胡文忠公相頡頏不幸中道摧折未竟厥施此余所以詳書其事而感唏隨之也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粵賊洪秀全之陷金陵也遣其偽將吉文元林鳳翔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人北犯由皖入豫由豫入晉由晉入畿輔連陷郡縣裹脅日眾而欽差大臣勝保躡擊其後頗有斬獲圍之靜海及獨流

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領蒙古諸部兵及京營各

將軍都統等馳往會勦適金陵賊遣其黨黃生才等率眾北援陷臨清州脅從至五六萬人勝保與領侍衛內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額等督兵迎勦賊無食可掠脅從者解散大半沿途復被鄉團截殺勝保晝夜窮追至豐縣勦滅全股黃生才被山東官軍擒獲伏誅其靜海獨流鎮之賊南竄阜城僧邸追圍之賊聞黃生才一股為勝保所滅相謂曰莫余援也已遂并力突圍奪越三濠三壘竄至連鎮立木柵掘深濠守之復分其馬

筆記卷一

十二遺經樓校本

隊竄踞高唐州當是時吉文元已被吉林兵射死林鳳翔在連鎮僧邸圍之李開方在高唐勝保圍之高唐賊眾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緣城復立木柵悉用土壅週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賊皆潛居并有地道直通城外每黑夜劫營官軍頗有死亡勝保鑄大礮樹雲梯攻城皆不能克遂築壘挖濠以困之僧邸以咸豐五年正月十九日攻克連鎮搜捕餘匪悉數殲滅惟不見林鳳翔擒賊供稱在窟室中官軍窮搜得之則見林鳳翔方在地洞挾二美人宴飲驪呼已將長髮薙去蓋欲乘間潛

逃也遂與其黨十一人一并生擒解京誅之僧邸晉封博多勒噶台親王即移得勝之師馳赴高唐自德貝子以下俱受節制勝保以師久無功逮京治罪僧邸故撤高唐南面站牆兵勇誘賊出巢賊果出城棄其馬隊全數步行竄馮官屯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距荏平十八里賊脅民夫用各種大木器週圍堵住內又徧掘陷坑排列鎗礮守禦嚴密屯內木多豪富皆高樓大厦外市輒牆十分堅固礮不能入僧邸追至屯外用馬步隊圍圍賊目持旂登樓眺望見我兵近前即放鎗礮勢難驟進僧邸相度地勢知非水攻不可即擬引運河水以灌之眾謂屯中地勢墳起恐非水力所能及僧邸內斷於心神機密運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甚寬廣又以掘濠之土加倍內牆布置周匝旋據已革廣西左江道張晉祥稟稱願捐貲獨任其事僧邸許之遂挑挖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一百二十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七尺深五六尺不等計需工價京錢五萬二千餘貫自二月初旬起至三月初四日工竣竟引水入濠

筆記卷一

十三遺經樓校本

僧邸旋即飛飭僱集民夫二三千人或用水車或用巴斗灌入牆內牆外築墩排列鎗礮一面令兵勇站立瞭望防賊突出挖牆倒浸一面督役晝夜輪流灌注不息由是漸灌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賊穴糧草火藥盡溼賊聚居樓上我兵用礮不時轟擊賊之柴米漸乏勢甚窮蹙四月十三日已刻李開方遣其心腹百餘人混入難民內泗水出降意欲藉為內應僧邸心知其偽訊出被脅難民遣回原籍其餘賊黨一百四十餘人分撥各營乘夜盡誅之遂令兵勇越牆逼近土堰放火燒燬賊巢賊萬分窮蹙十六日黎明僧邸又令兵勇越牆四面進攻忽大風驟起飛沙揚塵瞬息不辨南北僧邸即命撤隊已刻李逆遣一賊呈送降稟僧邸諭令限本日午時先繳軍器方准投誠約半時許果來繳軍器遙見賊隊數十人高張紅傘擁李逆前進志在乘此脫逃僧邸偕德貝子等逆探其詐暗令馬步隊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之李逆既入穀中遂與其黨八十八人俱在濠邊擒獲僧邸傳令將八十八人撥入各營其賊目八人在營外帳棚守候但令李逆進見李逆頭戴黃綢

筆記卷一

十四遺經樓校本

繡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二十二三
攜兩賊童身穿大紅繡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美如
女子左右揮扇隨李逆直入帳中李逆僅向僧邸德員
子等各屈一膝卽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
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李逆與二童仰而四顧
毫無懼色但稱能寬貸其罰願說金陵諸賊來降並求
賜飯遂開懷大嚼笑語如常旁若無人僧邸知其心叵
測飯畢遣出又令八賊目進帳皆跪見求赦亦卽遣出
遂將李逆與八賊目解至京都凌遲處死僧邸查明連

筆記卷一

去遺經樓校本

鍾高唐馮官屯三處陣亡官弁兵勇八千餘人設立祭
案將就擒餘匪八十人並二賊童縛挖心祭之作祭
文曰爾官爾民爲國忘身沙場戰死英靈未泯天鑒爾
志振我軍聲渠魁旣殲賊黨悉擒剖其心肝慰爾忠魂
尙饗僧邸放聲大哭官弁兵勇無不墮淚僧邸前經晉
封親王於是奉

溫壯勇公守六合

旨世襲罔替並賞肩輿其餘文武各員賞賚爵秩有差
咸豐三年賊陷金陵分黨往攻六合知縣溫公紹源徇

於民曰吾聞粵賊所至殺掠甚慘與其束手受屠不如
殺賊而死今與諸君約能殺賊者奪得賊所掠物任自
分之六合民素悍一呼而集者數萬人賊以六合下邑
不設備大敗而去溫公以所獲輜重頒之於民民旣獲
利又知賊伎倆氣勢益壯賊每至民團輒敗之一日賊
偃旗息鼓乘黑夜薄城而民團未之知賊豎雲梯將登
城矣忽見城上燈火齊明燈有九江王字樣驟聞天崩
地塌之聲賊疑爲中伏也驚遁蓋城內向有九江王英
布廟而火藥局在其中是夕失火而居民亦見九江王

筆記卷一

去遺經樓校本

燈在城上登城視之始知有賊出追之復大得賊所棄
財物軍仗賊前後六犯六合皆不克溫擢至道員加布
政使銜仍權六合縣事而江北大帥亦奏請加九江王
封號旣而大帥託明阿忌溫公威名疏劾溫公縱團肆
掠與賊無異坐革職發往軍臺何根雲制軍桂清總督
兩江疏言溫公實有功請免發遣仍令守六合旣而請
開復原官八年悍賊四眼狗圍六合總統張公國傑率
師援之至陳板橋去城三里大霧不得進停軍一時許
以待之天明霧開疾趨六合則城已先一時陷矣溫公

遇害賊刳其腹殘其尸聞大軍至即棄城去事聞贈温
公布政使諡壯勇

張忠武公逸事

張忠武公國樑謀勇兼優戰無不勝保障蘇浙郡縣垂
七八年吳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後以兵餉大權為其事
者所掣肘功敗垂成卒以身殉其奇勛偉節彪炳史册
無待余之贊述若其年少時逸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
特采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氣概焉公初名嘉祥廣東高
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俠跡弛不羈年

筆記卷一

七遺經樓校本

十五之粵西從其叔父學賈顧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
少年遊其黨有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
捕之急遂投某山盜藪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
疏賤不可盜魁欲拔為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盜
魁為老大其支黨皆為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
才能之大小為次之先後乃呼嘉祥為老么么者第十
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羣黨皆驚服一日
山中糧匱因往劫越南邊境名為借糧越南人驅象陣
來禦盜馬皆奔嘉祥使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

於地縱橫跳踉象見之皆懼伏不敢動遂獲全勝大掠
而歸頃之盜魁病死羣黨推嘉祥為盜魁嘉祥有眾萬
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
必留還十之一俾得為商之費本官民之旅費既而官
軍討之山中倉猝無兵器嘉祥使人搗一竹竿以禦兵
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者又獲大
捷然兵吏為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具書自陳不得已
為盜狀苟蒙赦宥願盡死力及洪秀全反於金田遣黨
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為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

筆記卷一

六遺經樓校本

哉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為書招之嘉祥
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偽敗乃悉括山中財物散遣其
黨使歸為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樑
得
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遣由此戰必為士卒先威名聞
天下蓋公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為
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數十百戰善以
寡擊眾每出己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云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職京師其封翁愚荃先生與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時嘗以年家子從文正習制舉文既得翰林亦常往問業咸豐二年文正丁憂回籍傅相與其封翁從侍郎呂文節公賢基奉

旨回籍治團練自是遂不甚通音問厥後皖北糜爛呂公殉舒城之難而團練事遂無可為傅相旋入皖撫福元修中丞濟幕府中丞蓋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措注未盡合宜傅相亦不甚得志會粵賊勢益橫傅

筆記卷一

尤遺經樓校本

相病官軍之退避也力請大舉一戰是時鄭軍門魁士為總統謂賊強如此君既欲戰如能保其必勝願書軍令狀否傅相毅然書之官軍與賊戰而大敗賊漫山遍野而來合肥諸鄉寨皆被蹂躪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館傅相與諸兄弟奉母避之鎮江而自出謁諸帥圖再舉既落落無所合久之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遂問道往謁焉謂文正篤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幾一月未見動靜此時在文正幕府者為候補道程桓生尙齋前翰林院庶吉士陳鼎作梅今江甯布政使舉

筆記卷一

尤遺經樓校本

人許振禕仙屏陳爾與傅相本係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領爾因言於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師藉資歷練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艤艤巨艦非潺潺淺瀨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職爾曰少荃多經磨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師盍姑試之文正許諾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絡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食無言食畢舍箸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尙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為之悚然蓋文正素論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傅相初掌書記繼司批稿奏稿數月後文正謂之曰少荃天資於公牘最相近所擬奏咨函批皆有大過人處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帥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鍼獲益非淺既而文正進駐祁門傅相謂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

退裕如文正不從傅相復力爭之文正曰諸君如膽怯可各散去會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師守徽州遠文正節度出城與賊戰而敗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詣大營又不留營聽期徑自歸去文正將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嘗與文正同患難乃率一幕人往爭且曰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文正曰我自屬稿傅相曰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侍矣文正曰聽君之便傅相乃辭往江西閒居一年適官軍克復安慶文正移建軍府焉傅相馳書往賀文正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

筆記卷一

王通經樓校本

可即前來傅相乃束裝赴安慶文正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籌商明年吳中紳士僱輪船來迎援師文正奏遣傅相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薦其才大心細勁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抵滬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蘇巡撫練兵選將克復蘇常嘉興等郡遂實授巡撫加太子少保賞黃馬褂雙眼花翎封一等肅毅伯勳名幾與文正相並距出幕府時僅逾兩年耳未幾績望日隆卒藏文正未竟之緒文正之志業傅相實繼之同治十一年文正

薨於兩江總督官廨傅相郵寄輓聯云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蓋紀實也

肅順推服楚賢

肅順於咸豐年間始為御前大臣貴寵用事後遂入值軍機屢與大獄竊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賊害怨毒繁興卒以驕橫僭擬獲罪伏法其人固無足論矣然是時粵賊勢甚張而討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尙書焉不察惟肅順知之已深頗

筆記卷一

王通經樓校本

能傾心推服平時與座客談論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畧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指注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督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

上曰善遂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府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廣復嚴劾之

廷旨赦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

地正法肅順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渭心夔告衡陽王闓運紉秋閩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燾筠仙郭公固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之大驚遣閩運往求救於肅順肅順曰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啟齒郭公方與京卿潘公祖蔭同值南書房乃挽潘公疏薦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一疏亦薦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之語上果問肅順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瑕錄用肅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章幕

筆記卷十

西遺經樓校本

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密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官公知

朝廷意欲用文襄遂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而文襄竟未對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薦文襄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勳望遂日隆焉此說余聞之高碧渭未知確否碧渭與紉秋皆嘗在肅順家教其子者也

巡撫折藩司之儀

咸豐八九年間昆明何根雲制軍桂清總督兩江王壯

愍公有齡素為所識拔以一鹽大使不數年間薦擢至江蘇布政使總督藩司互相倚重而巡撫倏然不能問一事壯愍志得氣盈不以巡撫置意中每詣院謁巡撫仰面視天言如泉涌但自陳其所辦之事而不請示焉趙靜山中丞德徽大不能堪而無如之何竟引疾以去歸安徐莊愍公有任由湖南布政使升撫江蘇素聞壯愍之專橫也思有以折之壯愍初次上謁左右兩俊僕各執白銅煙筒裝送水煙莊愍謂之曰君仕至兩司倘未知官場通例乎藩司謁巡撫但許吸旱煙不準吸水

筆記卷十

西遺經樓校本

煙君雖才略無雙定例其未可違也遽揮二俊僕使去壯愍愕然出不意無可置辭喪氣而出然於公事專擅如故未幾何制軍力保壯愍升任浙江巡撫而莊愍為何制軍所壓終不能收回巡撫之權隱忍而已俄而制軍失陷常州莊愍殉節遺疏劾之何制軍竟伏法

庚申杭垣之陷

咸豐年間賊擾江西安徽等省浙江之軍以常玉山昱嶺關四安鎮三路為重防其餘則規賊所趨而調撥之已未十月江南借浙閩鄉試皖南之人赴浙者率由廣

德四安徑從安吉孝豐山中抵杭蓋小路也自是人始知山中有途徑而賊亦偵探得之庚申春大軍圍金陵甚急偽忠王李秀成欲救金陵乃以悍賊數百沿路裹脇由安吉孝豐餘杭越山而至杭郡巡撫羅壯節公殿以事出倉卒未暇調兵不知所措數日而城陷賊進攻滿城將軍瑞昌悉力固守而杭城內錫箔匠數萬人羣起擊賊又值金陵分大軍繼至賊仍由此路遁走大會羣賊攻陷東壩乘金陵大軍之虛攻陷老營而東南遂糜爛矣

筆記卷一

五遺經樓校本

蓋臣憂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爲戈什哈既而退居鄉里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策馬登龍山瞻眺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平也既復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薨於軍中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方熾則膏肓之症著手爲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閩丹初尙書

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噫世變無窮外患方棘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難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爲文忠也

咸豐季年三奸伏誅

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爲戶部郎中好爲狹邪遊惟酒食鷹犬是務無所知名五年夏官軍旣克馮官屯勦滅粵賊之北犯者載垣端華漸

筆記卷一

五遺經樓校本

以聲色惑

聖聰薦肅順入

內廷供奉尤善迎合

上旨

上稍與論天下事三奸盤結同干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伴食而已惟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葭資望旣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奸畏而惡之戊午科場之獄竟置柏相大辟蓋三奸以全力羅織之欲以樹威於是朝臣震悚權勢益張矣肅順又借鐵

錢局一事與大獄戶部司員皆褫職逮問京師自搢紳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順次骨肅順恃寵而驕陵轍同列是時周文勤公祖培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而肅順亦為戶部尚書同坐堂皇判牘一日周相已畫諾矣肅順佯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答曰周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嗟若輩憤憤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烏知公事因將司員擬棄盡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相畫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諸大臣亦往往受其侵侮無不飲恨於心而

筆記卷一

毛遺經樓校本

唯諾維謹惟大學士翁文端公心存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月英吉利法蘭西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通州焚圓明園肅順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勅上舉木蘭秋獮之典巡幸熱河熱河行宮本湫隘內外禁防不甚嚴三奸益得出入自便導上娛情聲色實為希寵攬權之計迨和議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蹕上將從之為三奸所尼屢下詔改行期十一年秋七月

上不豫十六日

上疾大漸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

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

文宗顯皇帝崩三奸輒矯

遺詔與御前大臣額駙景壽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

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

佑瀛等共八人自署為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遏禁留

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奔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

意口授軍機處行之多未進呈

筆記卷一

毛遺經樓校本

御覽中外惶惶八月十日御史董元醇疏言

皇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軍國事重暫請

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

心三奸不悅明日

上奉

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即照董元醇所奏行三奸

勃然抗論以為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

軍機處調旨駁還然恭親王遂得於此時奔赴熱河叩

謁

梓宮端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以爲贊襄政務之權在
我彼雖近支何足重輕蓋三奸中肅順尤專橫狂躁端
華之所爲皆肅順使之而載垣又爲端華所使二王實
皆庸懦無能其攬權竊柄一以肅順爲主謀云恭親王
先見三奸卑遜特甚肅順頗蔑視之以爲彼何能爲不
足畏也兩宮

皇太后欲召見恭親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於
眾謂叔嫂當避嫌疑且

先帝賓天

筆記卷一

手遺經樓校本

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射掌稱善曰是真
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於公論而

太后召見恭親王之意亦甚決太監數輩傳旨出宮恭
親王乃請端華同進見端華目視肅順肅順笑曰老六

汝與

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王乃得一人獨進見

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誅三奸之策並
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密擬拿問各旨以備到京卽發
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卽請

訓回京以釋三奸之忌兼程而行州縣備尖宿處皆不
敢輕居懼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無一人知者先
是載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勩
詔卽罷其所管火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
兩宮俟恭親王行後卽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
謂

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
贊一辭

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

筆記卷一

手遺經樓校本

三奸又力阻

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

梓宮回京

上恭送登輿後先奉

兩宮間道旋蹕載垣端華皆扈從於是大學士賈楨周
祖培戶部尙書沈兆霖刑部尙書趙光合疏稱我

朝

聖

聖相承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醇條

奏特降

諭旨甚晰臣等復有何議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替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

皇上冲齡踐祚欽奉

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

諭旨每有明發均用御賞同道堂圖章其見其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尋繹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鉅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

筆記卷一

臣遺經樓校本

呈

皇上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之贊襄大臣即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

機大臣事事先面奉

諭旨辨駁可否悉經

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

聖意者硃筆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為今

之計正宜

皇太后敷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稟

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昔漢之和熹鄧

皇后晉之康獻褚皇后遼之睿智蕭皇后皆以太后臨

朝史冊稱美宋朝之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譽明

代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穆宗貴

妃神宗生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維時神宗十歲政

事皆由兩宮裁決施行亦未嘗居垂簾之名也我

皇上聰明天竄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而此

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奸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

以飭法度固結人心最為緊要儻大權無所專屬以致

筆記卷一

臣遺經樓校本

人心驚疑是則目前大可憂者至

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

機大臣承

旨舊制或應量為變通擬求

敕下羣臣會議具奏請

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

悅服矣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簡近支親王輔

政以防權姦之專擅十月朔

車駕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循例郊迎

兩宮對大臣涕泣縷述三奸欺藐之狀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

皇太后曰彼爲贊襄王大臣可徑予治罪乎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

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親王奕訢爲議政王從民望也垂簾典禮令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聞先召見議政王大臣

上南面稍東席地坐

兩宮亦南面坐稍北

筆記卷一

三遺經樓校本

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

上顧曰阿嬖奴輩如此負恩卽斫頭可也請勿悲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卽另派大學士桂良戶部尙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爲軍機大臣初二日恭親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待命載垣等已先至尙未知解任之信蓋三奸解任之旨及召見王大臣等已在初一日之申酉間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鄭二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聞見恭親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

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王遂謝卻立宮門外俄

詔下命恭親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

詔宣示載垣端華二人厲聲曰我輩未入詔從何來王命擒出復呵曰誰敢者已有侍衛數人來前礙二人冠

帶擁出隆宗門尙顧索肩輿及從人或告已驅散矣遂踉蹌擁至宗人府幽之肅順方護送

梓宮次於密雲逮者至門已閉乃毀外戶而入聞肅順在臥室咆哮罵詈又毀其寢門見肅順方擁二妾卧於

筆記卷一

三遺經樓校本

牀遂械至京亦繫宗人府肅順瞋目叱端華戴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復何言載垣亦咎端華曰吾之罪名皆聽汝言成之故論者謂三凶之罪肅順尤甚端華次之載垣又次之蓋肅順之驚惶過於二人自忖護送

梓宮僅遲數日至京不至有變然使俟肅順至而圖之彼耳目既廣布置漸密則措手較難矣惟

車駕至京而卽日下詔辦理神速爲中外人情所不料尤有疾雷不及掩耳之勢云廷議旣上請均照大逆律

凌遲處死初六日

詔曰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為奸專權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

皇考升遐即以贊襄王大臣自居實則我

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為皇太子並無令其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贊襄名目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兩宮

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奏

筆記卷一

三遺經樓校本

皇太后垂簾事宜載垣等非獨擅改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

皇太后伊等請

皇太后看摺亦屬多餘之語當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屢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在離間此載垣端華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坐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時出入自由目無法紀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辭氣之間互相抑揚意在搆毀此又

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均經

母后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條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將載垣等凌遲處死當即召見議政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卿曹毓瑛惠親王惇親王奕訢醇郡王奕譞鍾郡王奕詝孚郡王奕譔睿親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尚書綿森面詢以載垣等罪名有無一綫可原茲據該大臣等僉稱載垣端

筆記卷一

三遺經樓校本

華肅順跋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國法無可寬宥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支以身罹重罪應悉棄市能無淚下惟載垣等前後一切專權跋扈情形謀危社稷是皆

列祖

列宗之罪人非獨欺陵朕躬為有罪也在載垣等未嘗不自恃為

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典豈知贊襄政務皇考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

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卽照該王大
臣等所擬均卽凌遲處死實屬情罪相當惟國家本有
議親議貴之條尙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寬貸之中
免其肆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卽派肅親王
華封刑部尙書綿森迅卽前往宗人府空室傳旨令其
自盡此爲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
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伸國
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著加恩改爲斬立決
卽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

筆記卷一

天遺經樓校本

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
源杜翰焦佑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
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已久班次在前情節
尤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
革職發往新疆效力均屬罪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兇燄
方張受其箝制實有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尙有
可原御前大臣景壽卽革職仍留公爵並額駙品級免
其發遣兵部尙書穆蔭卽革職改爲發往軍臺效力贖
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

焦佑瀛均著卽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欽此是日載垣
端華自縊肅順以科場鈔票兩案無辜受害者尤多都
人士聞將殺肅順交口稱快其怨家皆駕車載酒馳赴
西市觀之肅順身肥面白以大喪故白袍布靴反接置
牛車上過驛馬市大街兒童謔呼曰肅順亦有今日乎
或拾瓦礫泥土擲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將行
刑肅順肆口大罵其悖逆之聲皆爲人臣子者所不忍
聞又不肯跪劊子手以大鐵柄敲之乃跪下蓋兩脛已
折矣遂斬之少詹事許彭壽疏請治奸黨

筆記卷一

天遺經樓校本

詔曰前因許彭壽於拿問載垣端華肅順時請查辦黨
援當令指出黨援諸人實迹嗣據明白迴奏形迹最著
者莫如吏部尙書陳孚恩最密者莫如侍郎劉琨黃宗
漢等平日保舉之人如侍郎成琦德克津太候補京堂
富績外間噴有煩言陳孚恩於上年七月
大行皇帝發下硃諭巡幸熱河是否可行陳孚恩卽有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之語意在迎合載垣等當時會
議諸臣無不共見共聞
大行皇帝龍馭上賓滿漢大臣中惟令陳孚恩一人免

赴

行在是該尙書爲載垣等之心腹卽此可見黃宗漢於
本年春間前赴熱河

皇考召見時卽以危辭力阻回鑾道間

皇考梓宮有回京之信該侍郎又以京城情形可慮徧
告於人希冀阻止其爲迎合載垣等眾所共知以上二
人均屬一二品大員聲名如此狼藉品行如此卑污若
任其濫廁卿貳何以表率僚屬陳孚恩黃宗漢均著革
職永不敘用以爲大僚諂媚者戒至侍郎劉琨成琦太

筆記卷一

堯遺經樓校本

僕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補京堂富績與載垣等雖無交
通實據而或與往來較密或由伊等保舉或拜認師生
眾人耳目其見其聞何能置之不議劉琨成琦德克津
太富績均著卽行革職許彭壽糾劾各節朕早有所聞
用特懲一儆百期於力振頹靡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事
權所屬諸臣等何能與之絕無干涉此後惟有以寬大
爲念不咎既往爾諸臣亦毋須再以查辦奸黨等事紛
紛陳請致啟訐告誣陷之風惟當各勤厥職爭自濯磨
守正不阿毋蹈陳孚恩等惡習朕實有厚望焉未幾查

鈔肅順家得陳孚恩手書有不臣語乃復逮成伊犁先
是載垣等擬進年號曰祺祥已頒憲矣有言其意義重
複者遂置不用初九日甲子昧爽

穆宗毅皇帝御正殿卽位禮成大赦以明年爲同治元
年上

母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先是欽天
監奏八月朔旦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登極之日久陰忽霽八表鏡清於是權姦旣去新政如

筆記卷一

堯遺經樓校本

旭日初升羣賢並進內外協力宏濟艱難遂啟中興之
治

庸盦筆記卷一終

上虞鍾達卿刻字

庸盒筆記卷二目錄

史料

慈安皇太后聖德

嘉順皇后賢節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

賊犯歲星致敗

威毅伯攻克金陵

李秀成被擒

張洛行被擒

卷二目錄

一遺經樓校本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星變奇驗

多忠勇公薨於蓋厓

曾左二相封侯

駱文忠公遺愛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

鄧子久中丞被害

潘忠毅公遇害

任柱賴汝光伏誅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樞廷忌滿六人

彭尙書迴翔文武兩途

談相

卷一目錄

二遺經樓校本

庸盒筆記卷之二

史料

無錫薛福成叔耘

慈安皇太后聖德

慈安皇太后以咸豐初年正位中宮當時已有聖明之
頌

顯皇帝萬幾之暇偶以遊宴自娛聞

中宮婉言規諫未嘗不從外省軍報及廷臣疏寢閣
者聞

中宮一言未嘗不立即省覽妃嬪偶遭譴責皆以

筆記卷二

遺經樓校本

中宮調停旋蒙

恩眷

顯皇帝幸熱河逾年

龍馭上賓當是時肅順專大政暴橫不可制

太后與

慈禧皇太后俯巨缸而語計議甚密於是羈縻肅順外

示委任而急召恭親王至熱河與王密謀

兩宮及

皇上奉

梓宮先發俾肅順部署後事既至京師則降

旨解肅順大學士之任旋革職拿問遂誅之肅順素蓄

異謀以

皇太后渾厚易制故忍而少待不意其先發制之臨刑

時頗自悔恨云於是

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首簡恭親王入軍機處議政事當

是時天下稱

東宮優於德而大誅賞大舉錯實主之

西宮優於才而判閱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諮訪利

筆記卷二

遺經樓校本

弊悉中窳會

東宮見大臣呐呐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

西宮為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

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

東宮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頌手稱頌同治初元

鑿曾文正公之賢自兩江總督簡授協揆以正月朔日

下詔凡天下軍謀吏治及總督巡撫之黜陟事無不諮

言無不用中興之業於是乎肇矣何桂清失陷封疆厥

罪甚重刑部已論斬矣陰祈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

十七人上疏救之

朝廷幾為所惑

東宮太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

命斬桂清以警逃將天下為之震肅尋以李棠階碩望

名儒

命為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尚書其後頗多獻替勝保

以驕蹇貪淫逮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天下頗以

為宜金陵蘇浙之復也曾李左三公錫封侯伯實出

東宮之意而

筆記卷二

三遺經樓校本

西宮亦以為然及太監安得海稍稍用事潛出過山東

境巡撫丁公寶楨劾奏之

東宮問軍機大臣以

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即

命就地正法天下皆服丁公之膽而頌

太后之明

西宮太后性警敏銳於任事

太后悉以權讓之頽然若無所與者後

西宮亦感其意凡事必諮而後行

毅皇帝孝事

太后能先意承志

太后撫之亦慈愛備至故

帝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

西宮為

帝所自出無以逾也

毅皇后之立實

太后以其端淑選中之蓋其

聖德為相近云邇年以來

筆記卷二

四遺經樓校本

太后益謙讓未遑事無鉅細必待

西宮裁決或委樞府主持或者以天下大定可以垂拱

而治故益務韜晦歟

嘉順皇后賢節

國朝家法遠軼漢唐宋明之上而尤有互古所未睹者

一則開創之功與中興之業皆出

皇太后訓政之力一則以

椒房之貴而殉

大行皇帝於百日之內如

穆宗毅皇后是也

后為今承恩公崇文山尙書之女幼時即淑靜端慧崇公每自課之讀書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時滿洲蒙古右族皆知選婚時必正位中宮同治十一年

穆宗皇帝將行大婚禮

后與鳳秀之女俱選入宮當是時后年十九

慈安皇太后愛其端莊謹默動必以禮欲立之鳳秀之女年十四

慈禧皇太后愛其姿性敏慧容儀婉麗欲立之

筆記卷二

五遺經樓校本

兩宮意雖各有所屬而相讓未決乃召

穆宗俾自定之

穆宗對如

慈安旨於是乃立后為中宮而封鳳秀女為慧妃大婚之夕

后應對頗稱旨

穆宗使

后背誦唐詩無一寔字

穆宗甚悅

慈禧皇太后憐慧妃之未得尊位也召

穆宗諭以慧妃賢慧雖屈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嫺宮中禮節宜使時時學習帝毋得輒至中宮致妨政務

穆宗性至孝重違

太后意而又憐

皇后之不得寵于

太后也乃不敢入中宮亦竟不幸慧妃常在乾清宮獨

居無聊既而有疾

筆記卷二

六遺經樓校本

慈安皇太后偵知諸太監越禮狀於是

兩宮太后輪流省視

帝疾稍瘳

太后回宮亦召

皇后留視之

皇后權素輕不能以威讐諸太監又性羞澁守禮法

帝亦命

皇后回宮每苦口極諫然後去無何疾復大作

龍馭上賓

慈禧皇太后召

皇后訓責備至蓋

本朝家法最嚴又值

太后哀痛之餘故不覺有疑于

皇后而責之過深也

今上即位

皇太后懿旨封為嘉順皇后而

后自

穆宗之崩慟極誓以身殉遂不復食以光緒元年二月

筆記卷二

七遺經樓校本

二十日崩年二十二距

穆宗大行未百日也嗟乎自古烈婦殉夫者多矣若以

椒房之貴猝遭變故攀龍借逝則前古所未聞也豈不

懿歎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

占驗家謂五星同在一次曰合同在一宿曰聚成豐十

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從填星

也攷是日卯正日月同在張八度歲星熒惑在張五度

太白在軫三度填星在張九度辰星在張七度蓋日月

與木火土水四星同聚一宿惟太白在軫然與日月及

水土二星相距不滿三十度則猶可謂之合也尤難遇

者五星皆順行而無遲留退逆之愆且皆晨見而不伏

匿斯所以為盛瑞也是歲官軍即以八月朔日卯刻克

復安慶由此各路大帥相繼奏捷甫逾一紀而粵捻苗

回諸巨寇以次蕩平中興之功何其偉也占驗家又謂

自張至軫為楚分野是時輔弼中興者如曾文正公胡

文忠公江忠烈公羅忠節公李忠武公李勇毅公以及

今相國恪靖侯左公巡撫威毅伯曾公前陝甘總督楊

筆記卷二

八遺經樓校本

公兵部侍郎彭公皆係楚材可云極盛惟今相國肅毅

伯李公所屬淮部諸將皆係皖人然春秋時皖北安廬

鳳嶺六郡本皆楚地則分野占驗之說似不誣矣沈約

宋志謂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

入關五星聚東井大抵皆隆盛治平之象然則中興景

運尙未艾也

賊犯歲星致敗

天文家又謂歲星所在之分野其國有福伐之者敗春

秋時越得歲而吳伐之史墨以為必受其殃既而吳果

爲越所滅同治丁卯四五月間捻酋任柱賴汶光等竄入山東登萊青一帶官軍依膠萊河築牆而守蓋欲拘之海隅而以勁兵驅殄之也余於五月杪夜觀歲星在危宿光甚明亮夫虛危齊之分野乃濟東泰武登萊青諸郡也登萊青得歲而賊擾之理當敗滅余謂論地勢則如獸入阱申論天時則彼自犯歲星不滅何待俄而賊乘膠萊河尾海灘乾涸尙有數十里營牆未築潰防而出余拊髀驚歎以爲天時地利究難盡恃也幸今伯相李公早依運河築牆以防賊之竄逸賊猛撲河牆不能逞志迨九月間銘軍會合諸軍擊之安邱濰縣之間槍斃任柱竟殲巨股仍在虛危分野也余乃信天時地利實有可憑云

威毅伯攻克金陵

宮保威毅伯曾公之圍金陵也猛攻二年盛夏鑿兵迄不能下自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三十三處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倖脫而蹙者就殲蓋每穿一穴爲賊所覺而將士須臾殞命者率常數十百人

筆記卷二

九遺經樓校本

一日穴地已過城根賊尙未覺曾賊有以槍插地者穴內軍士見槍首入地疑賊已覺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槍入地數尺賊始知官軍在地下復迎擊之官軍或退或死復開地道或爲山石所隔或將近城根賊酋李秀成登陴遙望見其上草色輒知下有地道官軍旣克僞天堡城卽所謂龍膊子者也在太平門外高踞鍾山之頂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與曾公密商排巨礮三層於其上晝夜對城轟擊無一息停城堞皆頽賊不能立足曾公始下令軍士各持柴草一束擲之城下高與城齊示將由此登城者賊併力嚴備不暇他顧又隔於柴草不能瞭望官軍於近城龍膊子山之下覓得一隧乃前數月所開爲賊所覺而中廢者曾公知賊不復防此道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封築完固填以大石口門留一穴以粗竹數丈爲引綫貫入穴中竹內用大布數匹包火藥實之及期各軍嚴陣以待火始入時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約一點鐘之久俄而寂然眾又以爲不發矣忽聞霹靂碎訇如天崩地坼之聲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萬眾矚目咸見是城聳入

筆記卷二

十遺經樓校本

雲霄也大石壓下擊人於一二里外死者數百人諸軍由缺口衝入其上有黑雲一陣隨之既而城中火起其見火光中有若金星一箇騰入雲端繼有白光一道衝上蓋皆寶氣所化也先是咸豐三年粵寇之陷金陵也募得一黔人善挖煤者掘地道自儀鳳門入及官軍圍金陵黔人復在軍中曾公使掘地道自太平門入噫一省垣也而得失係於一挖煤者之手亦異矣曾文正公既至金陵修治缺口鑿石識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筆記卷二

士遺經樓校本

李秀成被擒

金陵之拔也僞忠王李秀成偕一僮遁走方山突遇樵者八人有識之者喏曰若非僞忠王乎秀成長跪泣曰若能導我至湖州願以三萬金爲壽樵夫相與聚謀以爲不如執獻大營金其焉往且可獲重賞遂縶之以歸其村名曰澗西是時秀成與其僮兩臂金條脫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皆黃金珠玉寶貴之物約值白金數十萬兩村民盡拘之一室其珍寶尙未敢分也村民陶姓者八人之一也時有族人在太平門外李臣典營中將

往告之道過鍾山腹中饑渴時提督蕭孚泗駐營鍾山營中有伙夫素與陶姓相識遂入少憩語及獻俘事伙夫以語親兵親兵以告統領乃使一人留陶姓與之酒食雅意繫維不使得行孚泗自率親兵百餘馳抵澗西村以秀成歸盡收其珍寶將并殺陶姓以滅口伙夫陰告之分以寶珠五枚良馬一匹俾乘夜逸去孚泗竟以擒獲秀成膺一等男爵之封其後威毅伯曾公微聞其事賞村民八人白金八百兩復爲營中親兵分去僅以五十兩畀八人者其分之

筆記卷二

士遺經樓校本

張洛行被擒

張洛行爲撓寇渠魁跳梁十年官軍無如之何同治癸亥洛行爲僧邸所敗以五千人保於尹家溝僧邸率大軍圍之洛行自知勢不敵以數百人突圍出僧邸召騎將恆齡率數千騎追之擒斬賊黨略盡洛行以二十人奔西洋集圩主陳天保故賊黨也甫於是日降官軍而洛行夕至天保納之陰遣人馳報宿州署中時西林宮保英翰署宿州知州率壯丁二百人赴之直至洛行卧所洛行方吸洋煙英公呵之起曰汝非張洛行乎曰然

曰從我走乃併其甥姪數人皆捨以歸解送僧邸軍前
凌遲處死僧邸保獎英公俟補直隸州後以知府用
朝廷頗嫌其賞薄未數月擢知潁州府旋遷鳳潁六泗
道兩年間遂至安徽巡撫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咸豐三年粵賊北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需爲防禦計
捐廉製洋槍五百桿招募壯丁在署教演號曰蘆團旋
奉

旨派前任浙江巡撫梁寶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

筆記卷二

三遺經樓校本

團練闔縣紳商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
期訓練縣人張錦文者前爲麟兒亭河帥家丁爲司庖
政繼以鹽筴致富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禦策於鹽政
文謙鹽政善之發令箭一枝給錦文俾籌布置錦文自
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協各兵連年
徵調在外城中惟有蘆團鋪勇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
一縣通計惟有數千人天津地平衍無險可扼悍賊七
八萬由南而來自春徂秋寇氛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
夜疾風甚雨城西芥園河隄驟決天津道張起鵠督率

官弁馳往堵築見有紅燈隱隱前導奔流隨之此隄高
與城齊地勢東窪西仰乃水不東趨反灌西南居民廬
舍無恙而城南彌望汪洋倏成巨浸靜海滄洲來路及
諸歧徑皆沒於水僅存大道而已決口前一日隄上有
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當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可
眾咸異之次夜堤潰卽所指處也九月二十六日偵知
賊已入滄洲境錦文夜謁縣令謝子澄曰寇逼矣當奈
何謝公曰無餉無以辦事爲之奈何錦文獻票錢四千
緡爲募勇費且謂賊勢嗚張非遏其銳氣不可明日募

筆記卷二

西遺經樓校本

夫萬餘擄長濠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鹽包然疊
成礮臺置礮盤六座於臺上卽日工葺錦文入見縣令
令告之曰昨夜獄犯喧譁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莫若擇
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贖罪從之回民劉繼德
者甫出獄振臂一呼回民奔集者千餘人遂率赴教場
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儘數易錢分寫小
票以給勇糧官紳議誰可督隊者謝公奮然請行衣短
後衣持槍上馬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先是邑人賈
慶堂獻策恐賊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弋鳥者善用排

槍置小舟上覆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僉呼之爲雁
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爲然倉猝募五百
人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闔
郡文武齊集教場忽一老人來營曰賊已在城西黃家
墳造飯矣言訖不知所往登臺瞭望果蜂擁而來謝公
率眾迎勦蘆圍擡槍乘勢堵截縣民數萬持械相助賊
首名小禿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爲開山王手執黃旗
左右指揮奮迅剽疾我軍以火槍擊之擊上則鼠伏擊
下則猱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喏曰是賊

筆記卷二

五遺經樓校本

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賊氣奪
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雁戶佯應推舟前行距賊
數武號鑼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爲水雷遂
大潰是役也賊因水阻迂道東走僅遲至一日而稍直
口得以爲備且歧徑皆淹沒可豫料賊所至而以全力
專備一路斬賊五百餘級而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
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是時惜無大軍夾擊不
能一鼓殲賊又以賊眾我寡未敢遠追賊遁至楊柳青
旋據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統

大兵由深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勦賊並調謝公至大
營辦理糧餉帶練殺賊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鑑
擊賊獲勝殺數百人因拽取滾板被賊擁圍手執長矛
殺賊數人而死謝公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而死勝
保奏聞得

旨謝子澄著贈布政使銜卽照布政使陣亡例賜卹並
給騎都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准於四川原籍建立
專祠佟鑑謝子澄並准於天津陣亡地方合立一祠謝
公旋予諡忠愍而天津紳民先於西門外雙廟街建立

筆記卷二

六遺經樓校本

謝公祠光緒六年始合祀佟公改號雙忠祠然津人尤
虔事謝公每遇誕辰及死之日皆有賽會張錦文因頻
年捍寇有功桑梓縣人前後贈匾額數十方大吏入告
賞給一品封典子汝霖由道員加二品頂戴孫鴻壽
欽賜舉人錦文旣卒縣人附祀之雙忠祠內竊思天津
癸丑一役官紳戮力天人相應用能擊敗粵寇保全郡
城當時合羣策羣力以有此功主其事者殆不止謝公
一人况縣令秩稍微事權所屬在名位素高之官紳厥
後謝公獨尸其名者則以其慷慨激發願爲前驅成功

指顧旋以殺賊捐軀合於能禦大患以死勤事則祀之義至今廟食一方而錦文亦得附祀焉所以報之者隆矣夫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當粵賊披猖時事孔棘之秋

顯皇帝側席求賢有能倡眾殺賊者往往不次超擢謝公已升知府將大用矣忽而臨陣死綏此天津父老所以尤感唏不置也楊需以捐募蘆團

天子謂為知兵由長蘆運使擢湖北巡撫連擢湖廣總督統兵勦賊後以遇寇退避失陷列郡貽誤封疆職逮問尤可見偶值事會僥倖居功者之不足恃也

筆記卷二

七遺經樓校本

星變奇驗

天文家每測象緯以占人事之吉凶其法由來舊矣西人則謂星行有一定之軌度與人事毫不相涉以是習西法者但精測算而不言占驗然見於史冊者數千年來治亂禍福往往十驗七八其說有未能盡廢者余所親觀如咸豐十一年五星聯珠之瑞既誌之矣又如咸豐八年九月彗星出西北其芒埽三台並及文昌四輔月餘乃滅余謂三公中必有當其災者未幾而科場之

獄興軍機大臣大學士柏葰以失察門丁舞弊肅順等復深文周內竟罹大辟十年七月熒惑入南斗是時英法兵船犯大沽北塘陷踞礮臺入天津逼通州

天子以秋獮駐蹕熱河十一年五月彗星復出西北長數十丈犯紫微垣及四輔余見其芒欲熊熊幾及帝座一星心甚憂之至八月而

文宗龍馭上賓光緒八年法蘭西始謀越南端倪大露是年八月彗星見於張翼之間余謂越南分野在翼軫而彗所以除舊布新越其為法所併乎未及三年而越

筆記卷二

六遺經樓校本

南全國果盡歸於法矣夫天象變於上人事應於下有不可期然而然者孰謂天文家占驗之說不可盡信乎

多忠勇公薨於整屋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由黑龍江馬隊從征楚皖存擢大帥身經數百戰料敵如神其奇勳偉績尤在廬桐之間摧滅粵寇陳玉成實能轉移天下全局曾文正公嘗稱其智勇兼備為中興名將第一同治元年提師入關嘗以親兵七十人解商南之圍以二千人破捻寇五六萬之眾伏尸四十里山前巨壑竊不見底

人馬層積填與路平驅勒回寇如風掃籬其計畫常出人意表萃而迫之山谷之間大川之旁殺賊動以數萬計陝西叛回幾盡將移勒甘回矣適滇匪藍大順由蜀竄陝陷踞盤屋城中老賊僅數百人脅從人數亦不甚多多公引兵圍之大順百計守禦城小而固久不能拔朝廷既知賊勢之衰又以多用兵素稱神速訝其師久無功也

嚴旨詰問多公起自武員不耐摧折又自恥其困於小寇也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掘地道燃火藥轟開月

筆記卷二

元遺經樓校本

城丈餘公自率穆圖善姜玉順等驟入其城不意城內尚有堅卡五道將士力攻不能破公在礮臺親自擂鼓賊見其穿黃馬褂也知爲大帥以鳥槍狙擊之頭眼受傷忍創回營傳令諸將此城速克傷重亦可痊如不克傷輕亦不欲復活諸將四面環攻以次日三更克復縣城藍大順逃至漢陰爲團練所截殺而公傷病益劇巡撫劉公^蓉往視之見其臥於躺椅困憊殊甚竟瞠目不能語遂以四月十五日薨於盤屋公生平愛士卒如骨肉而威令嚴明凡所指揮湯火不敢避屢殄巨寇勳滿

海內而此次忽爲小醜所困殆有數焉方受傷時

上發內府珍藥敷治並

命黑龍江將軍傳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公本無家雙全依戚族而居身無完衣將軍憐駭贈以行資始得馳往已不及見公遺疏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洵非虛語也或曰駱文忠公奏報早稱大順死於四川守盤屋者實大順之第二順然陝西兵民則皆指爲藍大順云

曾左二相封侯

筆記卷二

元遺經樓校本

曩聞粵寇之據金陵也

文宗顯皇帝顧命頗引爲憾事謂有能克復金陵者可封郡王及曾文正公克金陵

廷議以文臣封王似嫌太驟且舊制所無因析而爲四封侯伯子男各一曾文正公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曾沅甫宮保封一等威毅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督蕭孚泗封一等男左文襄公之肅清甘肅新疆也廷議援文襄公長齡平張格爾封公之例擬封一等公爵

皇太后謂從前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左宗棠係
曾國藩所薦其所用得力之老湘營亦係曾所遣將領
劉松山等又曾所舉也若左宗棠封公則前賞曾國藩
為太薄矣乃議左公以一等恪靖伯晉二等恪靖侯所
以不獲一等者示稍遜於曾公也
聖明燭照纖悉靡遺權衡輕重適劑其平雖前後事隔
十年而評量猶不爽銖寸若此此其所以成
中興之業歟余昔遊京都聞談時事者皆有此說因憶
而錄之

筆記卷二

王遺經樓校本

駱文忠公遺愛

駱文忠公 秉章 以咸豐初年巡撫湖南適值粵寇鴟張
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幫辦團練旋創籌餉募勇之議
益陽胡文忠公新甯江忠烈公實左右之風氣既開人
才蔚起於是塔忠武公 塔齊布 羅忠節公 澤南 李忠武
公 續賓 李勇毅公 續宜 王壯武公 鍾 及前總督楊公 岳
前侍郎彭公 玉麟 等先後卓著戰功名聞海內其他
以殺賊躋顯秩者尤不可數計當是時精卒徧於畎畝
良將布於閭閻但患招之不能盡不患其無可用也駱

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適莅是邦而逢其盛每與諸公共
事頗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長以故勳望日隆曾今大學
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舉人就駱公前任張石卿中丞
亮基之幕張公既去駱公復賓禮之左公練習兵事智
略輻湊駱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選用賢將屢卻悍
賊兩敗石達開數十萬之眾復分兵援黔援粵援鄂援
江西丰采幾與曾胡二公相並則左公帷幄之功也駱
公每公暇適幕府左公與幕賓二三人慷慨論事證據
古今談辯風生駱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駱公一

筆記卷二

王遺經樓校本

日聞轅門舉礮顧問何事左右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摺
也駱公領之徐曰盍取摺稿來一閱此雖或告者之過
然其專任左公可知惟時楚人皆戲稱左公曰左都御
史蓋以駱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尚過之
也然駱公外樸內明於賢不肖之尤著者口雖不言而
辨之甚精既能推轂賢才賢才亦樂為之用至其清介
自守尤為一時封疆大吏所不及此其建樹之本也余
往嘗游湖南聞楚人皆曰駱公治吾楚十年而吏民安
堵羣寇遠遁此吾楚福星也厥後督師入蜀蜀中值藍

朝鼎李短塔塔等羣寇蠱起揭竿烏合之徒所在屯聚全省被蹂躪者四十餘州縣駱公僅募楚勇萬人以行是時黃子春觀察醜熙為統將劉霞軒中丞容實以同知佐戎募旋超授四川藩司贊畫軍事者二年楚軍入蜀一戰大捷鼓行而西驅殄羣孽連解定遠縣州之圍而黃觀察亦遇伏戰沒駱公選裨將代領其眾會合蜀軍分途追勦藍李等巨酋十餘人以次擒戮未一年而全蜀肅清蓋藍李各寇皆起於草竊聲勢雖盛並無遠略實不耐戰駱公以楚中節制之師進與之角鮮不克

筆記卷二

重刊經樓校本

捷既捷之後羣賊望風瓦解自就夷滅故其摧陷廓清之功為甚捷也蜀民見駱公用兵如此之神速以為諸葛復生且出水火而衽席之皆曰駱公活我石達開率其悍黨窺犯蜀疆自入絕地諸土司扼守險隘會合官兵擒滅之天下聞之謂石達開著名劇寇不過稍亞於洪秀全而駱公擒之易於反掌莫不仰其威名蜀民亦謂駱公用兵果不可測於是感之如父母而望之如神明矣蜀中地大物博駱公既削平羣醜省中司道建議整理財賦因而籌餉籌兵南援滇黔北援秦隴當是時

督又正公督兩江凡湖廣兩粵閩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

朝廷必以諮之駱公督四川凡滇黔陝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

朝廷必以諮之二公東西相望天下倚之為重而駱公所陳大計亦多能統籌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是蜀中童謠曰若要川民樂除非馬生角蓋俗稱駱字為馬各駱而南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則駱公當立勳名於蜀其數早已前定矣駱公既薨成都為之罷市居民皆野哭

筆記卷二

重刊經樓校本

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書輓聯以誌哀思適文勤公崇實以將軍署總督謂為不祥遣使禁之蜀民答曰將軍脫有不諱我輩決不敢若此聞者為之粲然迄今蜀民敬慕駱公與諸葛武侯相等駱公專祠蜀民亦呼之為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者或謂駱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視之固粥粥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駱公之旂常俎豆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

謂駱公之當亨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賢俊亮直以事

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同時張石卿制軍其初名位與駱公相埒而才調發越則十倍駱公然有為不能守好用權術多謀少斷又所居皆貧瘠之地所與其事多庸妄人其遭逢不如駱公遠甚崎嶇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終蓋其德不足以運其才器不足以載其福適若與駱公相反云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

筆記卷二

玉璽經樓校本

善化勞文毅公崇光為封疆大吏二十年值咸豐同治用兵之時其所居亦率多貧窘艱危之境雖無卓然傑出之經綸然每能履變不驚化險為夷以功名終則其從容應事之度有可稱者焉先是文毅以廣西布政使統領一軍出省勦賊招降賊首張嘉祥改名國樑即後在江南殺賊為名將殉大節諡忠武者也文毅既擢巡撫洪秀全楊秀清等大股悍賊雖已出粵境而餘寇蜂起羣盜如毛廣西餉絀兵弱持數年賊勢益熾與湖南廣西諸省音問阻絕餉道不通省城數十里以外皆

賊也文毅與人書云忝膺疆寄困守孤城不特毫無官趣抑且毫無生趣適蔣果敏公益澧以候選知府為羅忠節公澤南營中道散去文毅招之赴粵蔣公請立

功後必保至寶缺按察使所需糧械毋稍缺乏然後願行文毅許之蔣公乃募楚勇三千人入粵擊平羣寇克復諸府縣城楚粵之路始通無何而文毅調撫廣東權兩廣總督自咸豐七年葉崑臣使相名琛為英吉利所執英人踞守廣東省城者數年迨庚申和約既定次年英人交還省城督撫司道仍駐佛山鎮不敢入城英人

筆記卷二

玉璽經樓校本

常目笑之謂兩國既和斷不復存惡意中國大員何怯也然是時上下議論皆謂一入省城必受洋人挾制將復如葉相之事文毅內決於心獨備儀從呵殿入省城外萬人夾道觀之將軍都統司道府縣遂皆從之洋人既覺其無所懼諸事稍稍就範議者亦始知與葉相彼此異時以是稱文毅之毅焉旋實授總督量移雲貴雲南自巡撫徐之銘倚叛回以自重總督潘忠毅公鐸至為所戕厥後之銘雖死而同黨內外盤踞耳目甚廣巡撫劉公嶽昭藩司岑公毓英皆統師在外文毅始駐

貴州既而道路稍通遂入雲南或勸文毅毋遽入省城文毅曰省城未失而大吏皆憚不敢入則彼寇將終據之且彼所以欲害我者恐或有圖之之意也今我未挾重兵則彼固無虞矣遂入城莅總督任終日閉鈴閉以示無事日寫白摺三四開告人曰吾以此陶情適性且泯彼猜疑也於是在位數年而薨夫文毅治廣西最久其所籌亦殆無遺憾若在廣東則是時已與英人講解入城本無後慮文毅之智殆能見及之其在雲南蓋有不服藥爲中醫之見存焉總之兩粵及雲南三城者以

筆記卷二

天遺經樓校本

常見度之皆危地也然惟櫻之以無心則雖履至險而往往能化其險觀文毅之所處殆猶佛家能狎蛇虎而蛇虎亦竟不爲之害歟

鄧子久中丞被害

江甯鄧子久中丞爾恆以翰林爲雲南道員洊擢藩司咸豐十年十月升授貴州巡撫未及赴任明年春調陝西巡撫是時徐之銘撫雲南綱紀廢弛回寇與營將句通爲患之銘非但不能禁遏又從而黨庇之浸遂爲所挾制副將何有保者始亦爲之銘私人既而黨羽日眾

勢縱橫作惡多端之銘亦無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員以升調病休出境者有保輒道其黨迫之境上盡劫其官囊以去無敢與校皆以得出虎穴爲倖有保等恃此爲生涯者數年矣中丞之將赴黔也行李馬馱中途被劫中丞聲稱俟到京參奏適調陝撫行至曲靖借居府署何有保聞有參辦之言密嗾其黨史榮戴玉堂夜率練眾擁入署中戕害中丞所攜衣物旅費搜括無遺於是遐邇紛傳之銘以中丞久任雲南司道知其陰事恐中丞一入都而其劣蹟盡聞於

筆記卷二

天遺經樓校本

朝也故密諷何有保害之之銘亦奏中丞被戕之事大致稱鄧爾恆由滇赴陝經臣派撥兵練護送行抵曲靖在府署偏院居住署知府唐簡等素知府署不甚嚴密欲派兵練巡查鄧爾恆自稱行李無多不須防衛僅留兩僕在內伺候是夜竊賊李寶踰垣而入鄧爾恆聞院內有賊親自堵門喊捕李寶素恨鄧爾恆聞其在內遂與其夥黨一擁而入遽將鄧爾恆殺害該府聞警傳集兵役擊獲各犯卽經就地正法等語並將曲靖文武原稟鈔呈

文宗諭旨云鄧爾恆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唐簡等既欲派兵練巡查何以輒復中止竊盜拒捕傷人固屬常有之事惟鄧爾恆係屬大員何以輕身堵門即謂該犯李寶係因懷恨故將該撫殺害然昏夜之中何以知堵門喊捉之人即係該撫且知李寶之殺該撫實為挾仇起見在場各犯既已就獲該府等自應迅速解省聽候審辦何以遽將各犯正法以致無可質對鄧爾恆既留兩僕在內則被害情形均應目擊何以並未取有供辭曲靖文武原稟種種情節支離徐之銘並未駁斥軌行

筆記卷二

元遺經樓校本

入奏以大員被戕之案並不徹底嚴究草率了事實堪詫異新任總督劉源灝已諭令趕緊前往雲南著將鄧爾恆被害情形密速訪查據實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隱消弭之見欽此源灝竟不敢赴滇遷延半年中途乞病而歸臺諫交章論列前任總督張亮基亦疏劾之銘奉

穆宗諭旨云鄧爾恆被戕之案日久未予查辦亦無以彰國憲著張亮基迅速馳赴雲南督辦軍務將徐之銘先行撤任並將鄧爾恆被戕之案徹底根究按律懲辦

何有保父子如此跋扈必須設法剪除又宜防其設計暗害欽此於是復起江甯潘忠毅公鐸於家馳往查辦先是戴玉堂等既害中丞掠其行裝何有保以其隱匿贓物執縛玉堂拷打甚酷玉堂氣忿潛逃嗣聞潘公查辦之信同治元年閏八月糾黨夜攻何有保殺之史榮戴玉堂旋皆被潘公擊獲研訊各情供認不諱即予正法潘公據實覆奏並稱訊據各犯供稱徐之銘並無知情徇縱情事但以疏於防範請交部議處何有保仍戮尸梟示以儆兇殘遂由此結案然謂之銘並不知情世

筆記卷二

元遺經樓校本

多疑之潘公或自以萬里孤蹤威惠尙未周浹而之銘在滇日久私黨蟠結驟難參撤既須與之共事不得不為之湔祓以安其心歟然余謂何有保等本無甚伎倆並非難除之賊一聞潘公查辦其黨即自相攻擊而之銘安坐兩年置之不理律以春秋誅心之法雖之銘實不知情謂之知情可也

潘忠毅公遇害

潘忠毅公鐸始自河南南巡撫降調湖南布政使咸豐二年粵寇之攻長沙也公嘗以藩司護理巡撫守城有功

後乃引疾以去優遊林下者十餘年同治元年雲南叛回疆起全省分裂而省城回眾亦與叛回相通魚肉良民脅制官府大小衙門皆有黨蟠踞巡撫徐之銘貪淫昏懦既已自失其權爲回人所箝制因又挾回自重怙惡不悛是時之銘雖已罷斥而

朝廷所新授之巡撫賈洪詔林鴻年等皆不能入滇境僑寓成都每遙探雲南軍務具摺奏報而已之銘爲諸回所擁護託言新任未到不能交篆踞位奏事如故如是者三四年之銘既嗾其黨殺升任陝西巡撫鄧爾恆

筆記卷二

三遺經樓校本

於境上總督張亮基頗有戒心引疾求退疾馳而去深以得出滇境爲幸

朝廷方起用舊臣遂命潘公署雲南總督時同治二年也潘公不避艱險毅然入滇道經曲靖回弁馬聯陞來謁面稱有人給信令其設謀殺害總督聯陞固回黨之黠悍者或故爲恫喝之言或徐之銘與省城回眾慮公之至早欲害之均未可知而公置之不問行至板橋署布政使岑毓英總兵馬如龍排隊迎入省城既視事亟欲力振威權安輯回漢而同僚異心寇盜逼處殊難措

手回人掌教馬復初者名德新以字行昆明縣諸生在回教中行輩最先推爲大西滇省羣回皆隱聽號令自徐之銘以下無不仰其鼻息受其挾制之銘嘗與德新遣回人武進士田慶餘招撫杜文秀許割大理永昌麗江三府封之德新復親至姚州議和文秀在姚州徧貼偽示謂馬復初已允分給迤西之地矣馬如龍者亦回眾中之渠魁標悍好鬪之銘奏署臨元鎮總兵潘公察知回黨內外盤結之銘又從旁掣肘滇事遂無可爲然德新如龍雖首鼠兩端尙未顯露迹迹頗欲羈縻勿絕

筆記卷二

三遺經樓校本

而署督標中軍副將楊振鵬亦陰與回通馬德新使人示意欲封平南王公嚴拒之德新不懌馬如龍恃其徒眾欲兼併迤東諸郡惟臨安土豪梁士美不服以忠義激勵官紳糾眾據險以抗如龍如龍屢請勦士美公不許如龍懷怨徑率所部往攻臨安公念如龍若踞臨安則回勢益強且梁士美忠義宜保全之密檄士美固守待援又檄他郡練眾之素與如龍爲讐者數千人陽爲會攻臨安實令與士美合圖如龍蓋如龍去則回稍弱而後滇事可籌也公念徐之銘雖不足恃究係同辦一

事嘗向之銘微露其意之銘歸告其妾之銘之妾多與
回酋狎暱酋以告德新德新怨懼交并密召武定營參
將回酋馬榮率練黨二千餘人即冒公所訓練眾旂幟
入居省城五華書院日出騷掠居民訟之督撫兩署同
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公親往書院彈壓諭令出城請期
五日不許請期三日亦不許限以即日出城是時回眾
矛戟森列馬榮攘臂大言曰即不出當奈我何嗾其眾
使前公大罵身受七傷死之雲南府知府黃培林昆明
縣知縣翟怡曾上前救護同及於難中軍楊振鵬在側

筆記卷二

重遺經樓校本

默然無言是日也公約徐之銘同往之銘陽諾之而不
至蓋早知其有變云賊亦不攻其署岑毓英以兵練數
百扼守藩署自臬司以下官吏未死者皆避入藩司官
廨徐之銘迎馬德新入居總督署號令一切陽稱請其
彈壓回眾德新以總督關防送交徐之銘公尸暴露二
日其家丁哀懇楊振鵬轉求德新發回字令旂始得殯
斂面如生德新之召馬榮初意欲使官與回相持不下
已乃出而調停之以市德於總督並解馬如龍之厄不
料其構成大變且所忌惟潘公今公已死又欲討馬榮

以示已無背叛意乃密召馬如龍率師赴省岑毓英亦
致書如龍獎其忠誠召之入援如龍攻臨安數日不克
得書欲退恐梁士美追襲乃以情告士美士美登城謂
之曰汝若奔援省城盡心王事當不汝迫也如龍折矢
與之盟以二月一日夜回至省城自南門入與岑毓英
夾攻賊黨賊死傷過半楊振鵬登城勸止官軍勿開槍
礮天明送馬榮出城逃回武定初五日眾議徐之銘仍
署總督馬如龍署提督疏通道路厥後馬聯陞以叛聞
是年十二月林鴻年奏稱馬聯陞伏誅馬榮為官軍所
擒解至省城正法楊振鵬受之銘檄往權鶴麗鎮總兵
與回匪通謀作亂為如龍所擒斬

筆記卷二

重遺經樓校本

任柱賴汶光伏誅

同治五六年間捻寇竄突蘇皖鄂豫山東等省黔獮以
賴汶光為最而慄悍善戰莫如任柱所統馬隊頗多方
諸軍劃運河而守捻眾馬步約近十萬盤旋濟青沂海
之間行蹤狡忽官軍追逐往往落後實尙未能制勝一
日銘軍逐賊於安邱濰縣之交獲一賊目曰潘貴升者
訊知為任柱帳下健兒將殺之貴升呼曰赦我我願投

誠其甥有唐姓者在銘軍作哨官亦願保而釋之劉省
三軍門聞之呼貴升謂曰汝能爲我殺任柱乎對曰能
乃昇以洋鎗一枝曰此去若成功而返當賞汝三品銜
花翎及白金二萬兩如不能殺亦不汝責任汝相機爲
之可也蓋劉軍門之意本非望其必成以爲卽不能成
不過棄一洋槍耳貴升執槍馳馬而去復歸任柱柱信
而不疑仍置帳下明日復戰貴升忽以槍擊任柱殞於
陣前縱馬奔向官軍告劉軍門曰我已殺任柱矣始猶
不信繼見擒黨不復耐戰銘軍與諸軍連日大捷賊勢

筆記卷二

三五遺經樓校本

如土崩瓦解追至贛榆沐宿境內降賊供稱任柱實死
乃賞貴升如前約賴汶光旣哭任柱而埋之其黨震懼
潰散略盡汶光率敗賊千餘名搶渡六塘河南趨揚州
諸軍水陸窮追賊至灣頭手無器械饑疲已甚競入民
家掠食會大雨吳香畹觀察毓蘭偵知賊無去路夜率
所部華字兩營會同水師急擊之各勇丁爭取牛馬財
物懷挾甚富觀察恐爲賊所乘急令撤隊時已二更歸
營各釋所負復於三更出隊諸賊冒雨淋漓阻於河水
正在徬徨饑窘之時官軍縛之如執雞豕生擒賴汶光

凌遲處死東路捻股遂滅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

已革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年十餘歲爲粵賊
所虜旣而降於官軍總兵黃開榜養爲義子隸大帥袁
端敏公甲三部下未及弱冠積軍功至都司然慄悍不
馴動輒犯法是時吳勤惠公棠以漕運總督駐節清江
浦索將於臨淮大營端敏乃以國瑞子之始將七百人
與捻寇追逐於淮揚徐海之郊每戰輒勝威名日隆吳
公旣倚爲長城壹切順其所爲如奉驕子漸增募其眾

筆記卷二

三五遺經樓校本

至二三千人復隸故科爾沁忠親王麾下掃蕩練匪苗
需霖及山東白蓮池教匪皆以國瑞爲首功積官至記
名提督處州鎮總兵幫辦清淮軍務國瑞益自鳴得意
令軍中稱已曰大帥自謂名位與吳公相並有輕之之
意矣忠親王戰沒曹南諸將皆以不能救護主帥獲罪
國瑞獨以戰功素著免予議處時曾文正公督師北上
適劉省三軍門銘傳克復濟甯之長溝國瑞率軍後至
見淮軍將士所攜洋槍精利心獨豔之國瑞向以黠悍
自雄諸將無敢與抗者旣惡淮軍之先入長溝也又思

奪其利器自率親兵五百人突入長溝見淮軍勇丁卽殺之凡殺數十人劉軍門聞變親督所部與戰於塞中淮軍盡攜火器發無不中國瑞親兵多執長鎗狹巷中不能轉掉五百人皆殲焉國瑞躍登民屋劉軍門使其眾梯而執之置之空樓三日給以糜粥使饑而不至於死國瑞見軍門泣曰此五百人皆數年來所糾合四方之精銳一旦爲君所殲吾軍從此衰矣軍門乃憐而釋之於是劉陳二人皆稟訴於曾文正公互相指訐文正惡國瑞之曠也欲摧其盛氣而磨勵陶成之凡批牘數

筆記卷二

三毛遺經樓校本

千言大旨獎其長而戒其短歷舉其罪惡十餘事俾速自悛改且明白稟覆並勸其去欽差字樣勿與英康兩軍同祭勿擾民勿梗調勿私鬪勿虛報勇額國瑞具稟詞多巧飾不肯任過文正歎曰是真不可教也已乃具疏彈劾撤去幫辦軍務名目革去提督褫去黃馬褂仍留處州鎮總兵以示薄懲而觀後效國瑞悚息聽命馳往徐州謁見文正受約束維謹旋復還駐清江國瑞馭下巖酷手刃膳夫不下百餘人將士無罪被殺者不可數計國瑞有養子曰陳振邦亦積功至總兵一日國瑞

忽欲殺之振邦求救於漕帥吳公爲之緩頰國瑞不聽振邦乃走匿漕帥署中國瑞再三索之不得自率親兵數百馳赴帥署欲掩執振邦時已二鼓署中聞變急閉大門國瑞督兵攻之守門者在內叱曰汝賴漕帥羽翼扶持以有今日乃敢反邪國瑞怒曰以子叛父非反而何吾捕反父之子且討匿反賊之人耳力攻久之壞大門而入復攻二門破之署中人退守宅門其堅過於大門國瑞猛攻不克然署中人情愈急罵愈厲國瑞益怒不可忍自以頭觸門痰湧氣厥頽然仆地吳公乃命開

筆記卷二

三毛遺經樓校本

門使數人昇國瑞置一古廟中派員看管而檄別將代統其軍疏劾國瑞革職永不敘用越二年捻酋張總愚馳突畿輔山東是時醕邸方領神機營密薦國瑞欲倚以辦賊復

召爲頭等侍衛俾募數千人討賊國瑞之復出也頗染鴉片煙癮兼有好色之稱銳氣已大不如前而性情驕暴如故倚恃邸眷陵侮諸將遇

欽差大臣恪靖伯左公營中所運餉銀軍械於中途擅自截留左公具疏劾之請以都司降補奉

旨留中而命國瑞歸左公節制國瑞上書左公歷數其短如排擊曾文正公為背恩裁抑鮑超蔣益澧為攘功等語指摘不遺餘力而密致其稿於醕邸醕邸奏之

朝廷慮國瑞不復能為左公用乃命改歸安徽巡撫英

公翰調遣越日復改歸山東巡撫丁公寶楨調遣既而

連次改隸大學士官公文將軍都公興阿部下最後隸

欽差大臣肅毅伯李公部下國瑞軍實無戰功而捻寇

適全股蕩平國瑞亦獲受

上賞開復記名提督黃馬褂花翎勇號并賞雲騎尉世

職諸軍既皆凱撤國瑞往來南北庚午天津焚燬教堂

之案洋人以其激怒津民致殺領事豐大業檄索陳國

瑞甚急賴曾文正公嚴詞駁斥倖得無事國瑞乃寓居

揚州與提督李世忠過從遊讌先是國瑞在清淮時嘗

截留李世忠營中餉鹽值銀鉅萬又殺世忠部將之攻

下蔡圩者取其軍械而誣其句通苗需霖世忠皆不敢

與校及是欲洩宿憾而陽與為驩國瑞不悟日與狎飲

時時以戲言虐之世忠積不能平一日清晨率親兵數

十突入國瑞之舍擒國瑞以出聲音解往金陵聽總督

筆記卷二

平遺經樓校本

曾侯相處置挾以登舟揚帆南下國瑞之兄子陳澤培

率眾追之是時湖北運銅船數百號停泊河于其水手

皆楚人國瑞同鄉也澤培號於眾曰孰能追奪吾叔者

賞以萬金於是應募者數千人追及世忠於瓜州之四

里舖圍其大舟世忠乘夜挾國瑞登舢板礮船潛行出

口溯江西上黎明澤培登其大船取世忠妾婢三人以

歸揚州扶以遊街官吏馳往彈壓送歸世忠本宅而船

中尚有二女於紛呶之際懷金寶赴水以死曾文正公

既接世忠稟牘嚴批責令先釋國瑞來轅聽候訊辦世

忠泊舟蘆葦叢中先自來謁文正文正拒不見遣武弁

以一令箭偕世忠同至礮船釋放國瑞始於船底掖出

之饑憊幾無人形時同治十年閏四月十八日也李陳

二人同交營務處委員訊具供詞文正衡情剖斷世忠

以擅執大員被劾褫職國瑞累次滋事又濫殺世忠部

將因事在赦前劾以都司降補均交地方官嚴行管束

澤培革去監生時議允之越數年國瑞復以詹啟綸殺

人之案讞有唆聳主使等情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伯

相合肥李公嘗與予論及陳國瑞經此番磨練將來有

筆記卷二

平遺經樓校本

事似尙可用余答云陳國瑞驕暴之性終不能改究難任用且邇來困於煙色其精銳已銷竭矣萬一此番磨折稍久意氣漸平將來再用多不過將一二千人非任重之才也伯相頗韙其言其後

廷旨密詢吉林將軍云陳國瑞是否尙堪起用將軍覆奏謂陳國瑞兇暴桀驁不堪復用論將材者皆以爲定評焉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

筆記卷二

聖遺經樓校本

通書問迨丁卯年文襄以陝甘總督入關勦賊道出湖北與威毅伯沅浦宮保相遇爲言所以絕交之故其過在文正者七八而亦自認其二三文襄常與客言我旣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然文正爲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實賴以飽騰又選部下兵最練將最健者遣劉忠壯公松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及新疆皆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認也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愠

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聒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於位文襄寄輓聯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唁劄剛襲侯措辭頗爲懇摯余謂文襄自此意氣可平矣庚辰辛巳間文襄奉

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塗進謁者皆云左相言語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詆譏曾文正公而已談次不甚及他事旣入軍機文襄奏言直隸永定

筆記卷二

聖遺經樓校本

滹沱等河水患日劇請自出相度機宜督率舊部數營挑濬修治閱數月文襄奏報河工蕝事頗多鋪張并有數十年積弊一掃而空之語於是清議之士漸多失望咸謂左相之疏未免虛誇遠不逮李相節次治河之奏周詳覈實意者其西陲功績皆不過如是乎余謂議者推崇文襄始固不免過當因而責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末流之弊本非歲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師咫尺有效無效眾所共知文襄出筆太易乃其習慣使然殆不始於此日也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云文

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鋪陳西陲功績及歷詆曾文正公而已蘇紳潘季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卽自述西陲功績刺刺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罵曾文正公語尙未暢差弁侍者見日已昏卽舉茶杯置左相手中並唱送客二字吾乃不得不出翼日左相具柬招飲方謂可乘間言地方公事矣乃甫入座卽罵曾文正公迄終席言尙如泉涌也旣撤席吾又不得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

筆記卷二

聖遺經樓校本

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已遠甚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復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復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謂形容惟肖矣又李相覆陳海防事宜一疏卽余代草刊在庸盦文編者也疏上時適文襄在關外奉召將至恭邸及高陽李協揆以事關重大靜俟文襄至乃議之文襄每展閱一葉每因海防之事而遞及西陲之事自譽措施之妙不容口幾忘其爲議此摺者甚至

拍案大笑聲震旁室明日復閱一葉則復如此樞廷諸公始尙勉強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值稍晏諸公並厭苦之凡議半月而全疏尙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摺文襄亦不復查問遂置不議

樞廷忌滿六人

自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以後必以大學士尙書侍郎之幹略優長默契宸衷者爲大臣承寫

諭旨等商大政蓋猶唐宋之入中書同平章事明之入

筆記卷二

聖遺經樓校本

閣預機務也不入軍機則雖位居大學士不得謂之眞相顧聞樞廷裏外各一室本不甚宏敞大臣如滿六人坐位固嫌逼窄相傳必有一人不利者遠者余不能盡知姑就同治以來言之同治十三年中樞臣未有逾五人者大都自恭邸而外滿漢各二人也光緒初年仍循此例維時軍機大臣則恭親王及大學士文忠公文祥佩蘅相國寶璽協揆沈文定公桂芬李蘭生尙書鴻藻厥後秋屏侍郎景廉入軍機旣滿六人而文忠薨於位未幾李尙書丁憂王廣廈侍郎文韶入軍機以補之迨

尚書服闋再入軍機又滿六人而文定薨於位矣辛巳春左文襄公入軍機復滿六人幸在值未久即出督兩江所以無事壬午冬王侍郎以陳情終養去位而翁叔平潘伯寅兩尚書同入軍機又滿六人未幾而潘尚書奉諱甲申春軍機大臣五人皆出樞廷而禮親王及閻丹初尚書敬銘額彼山尚書額勒和布張子青尚書之萬同入軍機未幾許星叔侍郎庚身入值又未幾孫萊山侍郎毓汶入值復滿六人閻公已晉東閣大學士宸眷忽衰屢奉

筆記卷二

聖遺經樓校本

嚴旨詰責乃引疾予告以去追溯十餘年事則相傳之舊說殆不謬矣然如閻相之引年歸田優遊林下固大臣所難得者也不得謂之非福也

彭尚書迴翔文武兩途

衡陽彭雪琴宮保始以諸生備書營中道光季年新雷再浩之變湖南提督率師往勦事平彭公獲保以把總拔補曾文正公之起兵討粵賊也彭公帶水師一營為營官文正詢知其係諸生始保候選訓導厥後累立戰功咸豐十一年由惠潮嘉道擢廣東按察使遂授

筆記卷二

聖遺經樓校本

安徽巡撫是時官軍初克安慶彭公尚統領水師常居舟中未及莅任偶至安慶命府縣限三日內將閭巷所貼偽示剔除淨盡屆期首府據知縣之稟上謁銷差彭公馳馬通衢視之果無偽示及入窮街僻巷則見偽示張貼者如故且多悖逆之辭彭公大怒知其猶是官場敷衍舊習召首府擢髮罵之復奮拳毆之明日值衙參之期大小官員無一至者皆曰恐遭毆罵彭公素志雅不欲入官場先已具疏懇請開缺專意勦賊繼復陳難離水營力辭巡撫曾文正公奏稱彭某素統水師一旦舍舟登陸未免用違其長於是奉旨允其開缺以水師提督候補旋改以侍郎候補補兵部左侍郎繼改漕運總督則辭授兩江總督則辭復以巡閱長江水師擢授兵部尚書光緒十四年因病請開缺回籍夫彭公始以把總改訓導繼以提督改侍郎遂為兵部尚書以歸迴翔文武兩途之中亦自古名臣未有之局也

談相

今世談麻衣柳莊之術者於人之貧富貴賤壽夭言之

鑿鑿並云某運佳某運不佳若其事之有定格者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蓋信之過深求之過詳則泥矣世俗頗傳曾文正精相術於文武員弁來謁者必審視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謂文正於相術不必精然接見一人每於其才之高下德之淺深福之厚薄往往決之而終身不爽以是負知人之鑒夫文正雖不可學但使閱人稍多而能用心者亦未嘗不可得一二焉至若並世諸名公多富貴者壽而所蘊又有不止於此者恐談相之士未必能道之

筆記卷二

聖遺經樓校本

使必執麻衣柳莊之說以求之則常有合有不合余不敏於並世諸名公未能盡接其光儀而薰其德意姑就見聞所及者述之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滿月鬚髯甚偉殆韓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者余所觀當代鉅公無其匹也知府張禮翰善相人有癩龍之目謂公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癩龍也惟眉髮稍低故生平勞苦多而逸豫少威毅伯沅浦尙書體貌頗似文正而修碩稍遜焉合肥傅相肅毅伯李公長身鶴立瞻矚高遠識敏辭爽胸無城府人謂其似仙鶴之相

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棱懾人目光閃閃如巖下電而微似皋陶之削瓜駱文忠公如鄉里老儒粥粥無能而外樸內明能辨賢否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儒而個儻好奇議論風生適若與駱公相反蓋駱公能用才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羅忠節公貌素不揚目又短視不善馳馬衡陽彭雪琴尙書恂恂儒者和氣藹然可親道州揚厚益尙書意思深長貌亦儒雅鮑武襄公軀幹不逾中人文弱如不勝衣四公之貌皆與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測也故相朝邑閻公短小精健辭意懇摯

筆記卷二

聖遺經樓校本

不改關中敦樸氣象丁文誠公志節清挺狀貌修偉綽有威風岑襄勤公雄姿沈毅形容黧黑老於兵間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聞其行事卽如見其人焉又如倭文端公體亦不逾中人而灑然出塵清氣可挹霍邱吳竹如先生學養完粹道味盎然巴陵吳南屏先生貌雖樸野而氣韻高潔文似其人數公道德文章之蘊亦自有充積流露者凡余以上所述謂之盡合相經不可也謂之盡不合相經亦不可也余故就耳目所及者著於篇俾後有所攷焉若爲見聞所不逮者則不敢論列也

庸盒筆記卷之二終

上虞鍾達卿刻字

筆記卷二

一遺經樓校本

庸盒筆記卷三目錄

輅開

四千五百餘年元鶴

鬼神默護吉壤

桂林劉仙巖

殺字碑

學使舊宅

入相奇緣

查鈔和坤住宅花園清單

卷三目錄

一遺經樓校本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

某制軍為乞丐

東方三大

四子書集註宜熟讀

窮達有命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

河工奢侈之風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

名醫治中消病

猛藥不可輕嘗

祿命同而不同

讞獄引律同而不同

六指人冤獄

戊午科場之案

良吏平反冤獄

墨吏設誓受譴

早慧不壽

太監安得海伏法

卷三目錄

曾文正公輓聯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聖武記敘川楚教匪謀篇尙未盡善

盾鼻隨聞錄當燬

庸閒齋筆記褒貶未允

微員食祿有定數

死生有命

戒鴉片煙良法

右旋白螺

二遺經樓校本

孤竹古松

古塚現寶

卷三目錄

三遺經樓校本

庸齋筆記卷之三

軼聞

無錫薛福成叔耘

四千五百餘年元鶴

凡人壽不及百年羽毛鱗介之族壽不過數年至數十年而止此就尋常人物言之也若其鍊神服氣道迹深山年壽既永而偶顯其蹟者今華山有毛女洞相傳毛女是秦始皇時宮人避亂入山徧體生毛羅浮山中有黃道人相傳東晉時葛洪煉丹仙去道人撈其鼎中餘丹吞之遂為地仙時時披髮敝衣出行山中又世所傳

筆記卷三

遺經樓校本

神仙如鍾離祖師呂純陽常著靈異然皆生三代以下壽不過千歲以外耳若舍人而論物今洪澤湖濱之龜山有井名曰巫支祈井相傳禹鎖巫支祈於此有大鐵練繫於井欄垂入井中其下深黑莫窺其底明季及國初嘗有人拖鐵練出而觀之蓋一老猴也此物不知生於何代然自洪水時至今厥壽已四千餘年矣猶有前乎此者甘肅有崆峒山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居也廣成子既昇仙所養元鶴一雙留此不去每逢朔望天氣清明於日出時自山巔遙望雲際有兩鶴張翼如

車輪徘徊翔舞良久乃去今出使美國大臣陳荔秋副憲蘭彬語余云昔遊崆峒嘗親見之且曰今兩鶴外又多一小鶴道士謂近百年來所添也夫兩元鶴生於黃帝之世其壽當在四千五百年以外矣今宇宙間動物此殆其最古者也副憲壯年好奇嘗匹馬遊青海踏冰至龍駒島居喇嘛寺數日云

鬼神默護吉壤

世俗篤信地理家言謂葬親得吉壤則子孫富貴蕃祉否則貧賤衰絕故凡稍有力之家咸汲汲焉尋覓吉壤

筆記卷三

遺經樓校本

為務而地理家稍有學識者亦往往誦陰地好不如心地好之說謂凡人之獲吉壤必其德足以居之否則或失之目前或雖倖獲葬而鬼神不容也地理家有所謂鈐記者大抵集古地師之言謂得非常吉壤而默識之其說似出於唐宋以前攻此業者轉相鈐習流傳至今不替鈐記所登無錫金匱兩縣境內非常吉壤有二十餘處或出王侯將相或葬王侯將相而以鴻山泰伯墓居第一大約十之七八皆已為前人所用其十之二三未用者則今人亦莫能確指其地也吳塘山濱臨太湖

兩峰夾峙爲吾錫形勝之地謂之吳塘門鈴記有云吳塘東吳塘西玉兔對金雞代代出紫衣鄉先輩尤文簡公表之封翁實葬得其穴文簡以清德碩學爲南宋名臣當時既欽其丰采矣相傳封翁葬時文簡廬於墓側一夕隱隱望見神燈無數有金甲神擁一貴人從空中過貴神忽問曰近有何人葬此金甲神對曰無錫人尤時亨也貴神詎曰此大地將發福三百年誰敢葬此速告雷部明日發之文簡大感涕泣望空遙拜且祝曰父既葬此誠不忍見雷擊之慘願身受其罰以保父墓金

筆記卷三

三遺經樓校本

甲神爲請曰尤氏累世積德且其子眞孝子也彼既願膺其罰蓋許之貴神曰尤氏之德尙不足當此地念其子之純孝姑許葬之然彼既矢受罰之願俟三百年後再議可也俄而寂然神燈亦冉冉而沒文簡既卒卜葬於無錫孔山灣尤氏子孫自元迄明入國朝撥科第入宦途者蟬聯不絕道光年間尤氏忽控張氏盜買文簡公墓餘地有司履勘連年不能決蓋張氏既葬此數世年代稍遠并不知尤氏子孫何人所賣然府縣以先賢墳墓例不能不保護張氏聲勢本微

而尤氏以舊紳合全族之力攻之適有他郡尤姓人爲常州府署刑幕遽與互聯宗譜遂押遷張氏諸墓數日前卽聞每夜鬼哭聲日稍戾鬼聲啾啾數月不輟張氏子孫以黃袱負骨號泣而去者二十九家有一家遷至四十九塚中間一墓稍高者墓門既啟忽見朱漆巨棺隨風而化隨有一白鬚方面古朝服朝冠者蹶然坐起亦隨風而化讀其誌銘則宋尙書尤公墓也是時距文簡沒時近七百年矣或者神鑒文簡之德又展緩四百年雖前言必踐而年代既遙口早腐化所以遇風卽散

筆記卷三

四遺經樓校本

也尤氏子孫因既涉訟不量重輕必欲求勝實則併文簡公之主穴且不能知後雖懊喪無地將奈之何自是之後尤氏日以式微蓋吳塘墓之旺氣既發洩將盡而孔山墓又忽被遷宜其衰也尤氏之興訟者既死示夢其子曰吾將絕嗣矣吾以一念好勝至剗平張氏百餘塚罪孽匪輕已矣吾其餒矣汝亦不久於人世矣已而果然近又聞吳塘門有土豪乘尤氏之衰也謀佔封翁之墓墓旁有廢菴數間其蹟甚古視其舊記乃某氏所施土豪姓也因執此爲憑訟之於官官驟無以折之一

日廢菴忽火起頃刻成灰燼居民皆見對面屋脊坐一白鬚老翁滿身孝服注視火光羣意以為救火者不之異也須臾火熄因忽不見或遂悟曰此文簡公神也公以土豪借廢菴以謀墓地故火之以絕禍根自此土豪無辭可執竟不敢覬覦夫文簡之純孝其靈能保父墓於七百年之後而不自保其墓非不能保也蓋因發誓在前不如此不酬其願也

桂林劉仙巖

出廣西省垣文昌門三里有劉仙巖幽石玲瓏嶠連巖

筆記卷三

五遺經樓校本

結枕清漪茁芳芷至此耳目一開相傳仙元時人也名仲遠以屠豕為業家於巖下上有小菴仙每旦聞鐘聲則起磨刀霍霍屠豕趁墟有年矣忽一夕僧夢緇衣老婦跪而泣曰我母子八口之命懸於上人手僧駭問故曰勿擊曉鐘即生全之德也僧起憶夢中語因暫緩撞鐘以觀其異日向晨開巖下疾呼而至者劉仙也問晨鐘何為失鳴汝貪高卧致余廢趁墟之業僧以夢告仙斥其妄歸家則母旣生七子矣仙恍然有悟擲屠刀於溪向僧謝罪即隱於菴旁巖穴中煉神服氣久之為人

決休咎多奇中京師長春館道士邱處機聞其名致札邀往歲餘而還後不知所終村人疑其羽化改菴為道院肖像祀之巖中高曠如大廈其右有小巖即劉仙當日坐卧處也山故多虎而巖無門垣僅蔽風雨虎狼之患終不及云乾隆中山陰人俞蛟遊此記其事頗詳

殺字碑

四川成都府署中有殺字碑連書七个殺字別無他字相傳張獻忠手筆每知府到任必祭碑一次否則必受奇禍平時終日關閉不敢開視否則必有刀兵之災余謂獻忠固天地間之沴氣所鍾當時全蜀被其荼毒今其遺碑尚能為祟是不可解或者人心畏之過甚至數百年而不衰足以感召斯異歟是當毅然決然投之水火雖能為禍亦不過一次而其祟則從此銷滅矣

學使舊宅

余幼居無錫西溪上外家顧氏宅中其右鄰秦氏亦巨宅也父老嘗告余曰此前福建學政俞鴻圖舊宅也雍正年間俞君督學閩中關防頗嚴操守亦慎每屆試之日戒其僕從分值內外毋得擅自出入將以絕傳遞之

筆記卷三

六遺經樓校本

弊乃其妾與僕勾通作奸犯科每傳遞之文即貼在俞君背後補褂之上僕役輕往揭取授之試士而俞君不覺也久之考取益濫遠近大譁為言路所彈劾

上遣侍講學士鄒升恆往代其任并令將俞君腰斬鄒君即為監斬官而鄒君與俞君本兒女姻親以就於

天威不敢漏洩俞君倉猝受刑及赴市方知之創于手於腰斬之犯向索規費得費則可令其速死不得則故令其遲死俞君既斬為兩段在地亂滾且以手自染其血連書七慘字其宛轉求死之狀令人目不忍視鄒君

筆記卷三

七遺經樓校本

據實奏陳

上亦為之惻然遂命封刀從此除腰斬之刑者蓋自俞君止也俞君既死其宅鬻於他人居之者多不利至今已七八易主矣前歲宅主某君正在浴室忽見半段血人滾出一驚而絕其厲氣之未散可知矣父老之言蓋如此夫傳聞之說能否翔實無誤固未可知然其鬼往往見形且居之者皆不昌則余固聞之已孰殆非虛語也

入相奇緣

乾隆中葉和珅以正紅旗滿洲官學生在鑾儀衛當差

選昇御轎一日

大駕將出倉猝求黃蓋不得

高宗云是誰之過歟各員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和珅應聲云典守者不得辭其責

高宗見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乃曰若輩中安得此解人問其出身則官學生也和珅雖無學問而四子書五經則尚稍能記憶一路昇轎行走

筆記卷三

八遺經樓校本

高宗詳加詢問奏對頗能稱

旨遂派總管儀仗升為侍衛洊擢副都統遂遷侍郎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尊寵用事旋由尚書授大學士蓋自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嚮用益專其子豐紳殷德復指尚公主而權勢愈薰灼矣性貪黷無饜徵求財貨皇皇如不及督撫司道畏其傾陷不得不輦貨權門結為奧援

高宗英明執法未嘗不嚴當時督撫如國泰王賈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之倫贓款累累屢興大獄侵虧

公帑鈔沒貲產動至數十百萬之多為他代所罕覩其始未必非皆和珅之黨道罪狀敗露和珅不能為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愈眾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罹法網惟益圖攘奪刻剝多行賄賂隱為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為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當是時阿文成公以元勳上公首相為樞府領班然十餘年中常奉

命出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席不暇暖和珅益得潛竊魁柄行文各省凡有指奏並令具副封先白軍機處專

筆記卷三

九遺經樓校本

政既久吏風益壞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和珅復任意稽壓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級以邀獎敘而和珅亦得晉封公爵且於覈算報銷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能不侵剋軍餉教匪且愈勦愈多幾至不可收拾嘉

慶四年正月初三日

高宗龍馭上賓和珅被言路廣興王念孫等列款糾參初八日奪職下獄十八日

賜和珅自盡厥後節次查鈔家產定親王蘇恩奏旨查
出正珠朝珠一挂

仁宗閱之謂正珠朝珠為乘輿服用珍物豈臣下所應收藏深為駭異定親王奏稱曾詢之和珅家人供稱和珅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鏡下無人私自懸挂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聞悉

諭旨此種情狀竟有謀為不軌之意若此事敗露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自盡倖逃顯戮姑免磔尸伊子豐紳殷德著革去伯爵賞給散秩大臣銜當差行走蘇恩等能細心查出使和珅逆蹟不至掩覆辦理甚為認真均著交部議敘未幾

筆記卷三

十遺經樓校本

廣興由給事中擢左副都御史旌其糾劾和珅之功也和珅在嘉慶三年以前用事二十餘年竟未一挂彈章惟乾隆間御史曹錫寶劾其家人劉全藉勢招搖家資豐厚

高宗派大臣查覆皆曰無之曹錫寶奉

嚴旨詰責此時已卒亦奉

仁宗特旨贈左副都御史云

查鈔和珅住宅花園清單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興兵科給

事中廣泰吏科給事中王念孫等參奏和珅弄權舞弊
僭妄不法本日奉

旨將和珅福長安交刑部嚴訊並查鈔家產本日奉
旨派八王爺七額駙劉中堂董中堂訊問隨上刑具監
禁刑部派十一王爺慶桂盛住同鈔和珅住宅派綿二
爺鈔和珅花園十一日奉

上諭昨將和珅家產查鈔所蓋楠木房僭侈踰制其多
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

筆記卷三

十二遺經樓校本

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珍寶內珍珠手串二百餘串較
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

御用冠頂珠尤大又有真寶石頂數十顆並非伊應戴
之物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所藏
金銀玉石古玩等類尙未鈔畢似此貪黷營私從來罕
見罕聞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著通諭各督
撫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跡據
實迅速覆奏同日奉

上諭據十一王爺綿二爺盛住慶桂等具送查鈔和珅

住宅及花園並劉馬二家人宅子等處金銀古玩清單
進呈十六日奉

旨將和珅罪狀二十款傳諭王公大臣及在京文武三
品以上官員並翰詹科道閱看十七日奉

上諭前令十一王爺盛住慶桂等查鈔和珅家產呈送
清單朕已閱看共有一百零九號內有八十三號尙未
估價將原單交八王爺綿二爺劉中堂盛住會同戶工
二部悉心公同估價另單具奏已估者二十六號合算
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著

筆記卷三

十二遺經樓校本

存戶部外庫以備川陝楚豫撫卹歸農之需十八日奉
上諭和珅悖逆專擅罪大惡極姑免肆市賜令自盡固
倫十額駙暫留伯爵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欽此

附錄清單

正屋一所	十三進七	東屋一所	七進三	西屋一所	七進三	
七進三	徽式屋一所	六十	花園一所	樓臺四	東	
十三間	屋側室一所	五	欽賜花園一所	樓臺六	四角樓更樓十二座	
十餘間	古銅鼎	二座	漢銅鼎	十一座	端硯	七百
					餘方	

玉鼎座十八	宋硯方十一	玉磬八架	古劍把十	大自
鳴鐘座十九	小白鳴鐘座十九	洋表餘箇	大東珠十六	
餘顆每	珍珠十八顆手串	共二百二	珍珠數珠八	
盤	大紅寶石十餘塊	小紅寶石十餘塊	藍寶石	
大小共四	寶石數珠一千零	珊瑚數珠三百七		
千七十塊	密蠟數珠十三	寶石珊瑚帽頂二百三	玉馬二匹	
高一尺二	珊瑚樹十顆	高三尺	白玉觀音一尊	
寸長四尺	漢玉羅漢十八尊	長一尺	金羅漢十八尊	
白玉九如意	三百八	玳瑁大燕碗	九十	白玉湯碗
筆記卷三				
一百五	白玉酒杯一百二	金碗碟三十二桌	共四	
十四箇	銀碗碟四十二	嵌玉如意	一千六百	
八件	嵌玉九如意	一千零	水晶酒杯一百二	金鑲玉簪
五百	整玉如意	一百二	金鑲象箸	五百
副	冰盤	二十	玳瑁大冰盤	十八
玉睡盃	餘箇	瑪瑙煙壺	餘箇	漢玉煙壺
玉睡盃	餘箇	金睡盃	一百二	銀睡盃
益	三箇	銀面盆	十箇	金面盆
筒	三箇	鑲金八寶炕屏	四十	鑲金八寶大屏
				二十

金炕屏	四架	鑲金炕牀	二十	四季夾單紗帳	全
老金縷絲牀帳	六頂	鑲金八寶炕牀	十	金鑲玻	
璃炕牀	三十	金珠翠寶首飾	大小共計二	金元寶	
一千箇	每箇重一百兩	銀元寶	一千箇	每箇重	
赤金	五百八十萬兩	估銀一千	生沙金	二百萬餘兩	
估銀一千	元寶銀	九百四十萬兩	洋錢	五萬八千	
員	估銀四萬	制錢	一千五十五串	估銀一千	人參
六百八十餘兩	估銀二十	當鋪	七十五座	查本銀三	
銀號	四十二座	查本銀四	古玩舖	十三座	查本銀
兩	玉器庫	兩間	估銀七	綢緞庫	兩間
貨庫	兩間	五色大呢	八百板	鴛鴦	一百十板
張庫	一間	貂皮	八百餘張	雜色	五百張
一間	估銀一	錫器庫	一間	共估銀	六萬四千
庫	十六間	鐵黎紫檀器庫	六間	百餘件	玻璃器皿
庫	一間	貂皮女衣	六百十	貂皮男衣	八百零
雜皮男衣	八百零	雜皮女衣	四百三	棉夾單紗	
男衣	三千二百	棉夾單紗女衣	二千一百	貂帽	十五
頂	貂蟒袍	七件	貂褂	四十	貂靴
					十雙
					藥材

房一間估銀五千兩 地畝八千餘頃估銀八百萬兩

外鈔劉馬二家人宅子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間

金銀古玩估銀三百六十萬六千兩 衣飾器皿估銀一百四十萬三千兩

洋貨皮張綢緞估銀三萬兩 人參估銀四萬兩 當舖四座

本銀一百二十萬兩 古玩舖四座本銀四萬兩 地畝六百餘頃估銀六十萬兩 市房二十七所契價銀二萬五千兩

以上清單係近見世俗傳鈔之本從友人處錄得之已

估價者二十六號既有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餘

兩之多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邇閱王益吾祭酒先

筆記卷三

去遺經樓校本

謙所纂東華續錄恭讀嘉慶四年正月十五日

諭旨宣示和坤大罪二十款內以和坤家內銀兩及衣

服等件數逾千萬為十七罪夾牆藏金二萬六千餘兩

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窟埋藏銀百餘萬兩為十八罪

通州薊州均有當舖錢店查計資本不下十餘萬為十

九罪查鈔家人劉全貨產竟至二十餘萬並有大珠珍

珠手串為二十罪則與此單查鈔之數迥不相符及攷

此單所錄連日所奉

諭旨與東華續錄相同惟十七日

上諭宣示查鈔家產估價之數則東華續錄無之余猶

疑和坤定罪時其家產尚未鈔竣此係後來陸續所鈔

之數世俗所記或顛倒其月日耳既又讀東華續錄是

年四月二十五日

諭旨云前據薩彬圖奏和坤財產甚多斷不止查出之

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等弊刑部查審時司員意

存含糊請密派大臣研鞫追究等語朕當即詳加開導

昨又據奏向伊親戚問出和坤家掌管金銀內帳使女

四名請交伊一人至慎刑司提訊更屬乖謬薩彬圖係

筆記卷三

去遺經樓校本

副都統並非原派籍沒和坤之員忽思越俎欲以一人

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牘實從來未有

之事朕特派怡親王永琅尚書布彥達資同薩彬圖提

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所料王大臣

從未於朕前奏及和坤財產隱寄乃薩彬圖屢以為言

豈視朕為好貨之主以此嘗試乎自古有籍沒之例所

以懲戒貪黷初不計多寡而事株連此項查鈔貨物縱

有隱寄自朕觀之亦不過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輾

轉根求近於搜括耶薩彬圖摺內有和坤窖藏金銀不

離住宅之語和坤之宅已賞慶郡王永璘居住和坤之園已賞成親王永理居住以王府寓園令番役多人徧行掘視斷無此事薩彬圖謬妄冒瀆之咎實難寬貸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統開缺另簡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坤贖產妄行瀆奏欽此大哉

皇言洵足昭垂萬世由斯以觀則查鈔和坤家產似已盡括於正月十五日

諭旨之中故薩彬圖疑其尙多隱匿然和坤花園及其珠玉寶玩等類亦最爲精華所萃當時尙無估價再合

筆記卷三

七遺經樓校本

之地畝八千餘頃及隨後查出當舖銀號之資本其數亦已不貲豈實有數萬萬兩之多而薩彬圖尙以爲少耶抑此皆陸續查鈔隨卽

賞賜王大臣及公主未必盡發

明諭故薩彬圖有所未及知耶又豈查鈔之物呈明入官者不過如正月十五日之數而世俗私相傳鈔之本乃其實數耶抑或當時其諗和坤之富遂於查鈔清單之下浮寫其估價之數日久相沿遂莫能辨真偽耶總之此單傳鈔已舊余所見數本大致相同斷非憑空捏

造而與東華續錄又似不無牴牾之處蓋私家記載頗資耳食難盡爲憑官書又外間所不能多見事隔九十年餘年見聞已歧異若此茲特兼誌於此以待蒐攷并質世之博物洽聞者嗟乎乾隆中葉最爲天下全盛之時不幸和坤入相倚勢弄權貪恣罔忌自督撫以至道府往往布置私人或畏其勢猷競營獻納以固其位浸至敗壞吏治刻剝民生釀成川楚教匪之變元氣一撥至今未復和坤卒伏其辜一朝籍沒多藏厚亡豈不信哉亦書之以爲黷貨無厭者戒也

筆記卷三

六遺經樓校本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

諸城寶東皋先生光緒學行深純尤長於制藝屢掌文衡乾隆五十一年因浙江州縣倉庫虧空特派大臣阿文成公與姜晟曹文植伊齡阿先後馳往查辦伊齡阿旋留爲巡撫是時寶公以吏部右侍郎督學浙江甄拔名宿聲譽翺起

高宗密敕將倉庫事據實陳奏寶公嚴劾平陽知縣黃梅丁憂演戲借彌補倉庫爲名科斂肥囊贓款纍纍溫旨褒其不避嫌怨而阿公等查覆則謂並無其事實

公具疏執辯不休並親赴平陽訪查伊齡阿劾其在明倫堂招集生監詢以黃梅劣蹟答以不知則咆哮發怒用言恐嚇勒寫親供奉

旨褫職寶公未及覆奏伊齡阿又劾其在平陽城隍廟多備刑具傳集書役追究黃梅款蹟生監平民一概命坐千百為羣及回省時攜帶多人晝夜兼行致水手墮河淹殞並有不欲作官不要性命之言奉旨擊交刑部治罪寶公抵杭

旨尙未到而官民皆知學使被譴巡撫已密遣人守其

筆記卷三

十九遺經樓校本

衙署忽有歸安諸生王以銜王以錡以門生投刺來謁寶公見之一生請問入內脫留棉襖一件稱報老師識拔之恩寶公拆視則皆黃梅按畝勒捐之田單印票圖書收帖二千餘張喜極欲狂蓋寶公雖親赴平陽而自撫藩以至府縣早已豫為布置故於黃梅賦款雖略得佐證仍未獲其確實憑據二王以鄰郡諸生密為收積人固不及防也寶公於是奏稱黃梅以彌補虧空為名按畝捐錢戶給官印田單一張在任八年侵贓二十餘萬因將田單印票圖書收帖各檢一紙呈遞奏甫出而

中丞派員押解銀鑄就道矣

上謂凡事可偽而官印與私記不可偽且斷不能造至二千餘張之多况字帖俱有業戶花名排號確鑿可據因命阿公中道折回浙省且免寶公擊問同往審訊阿公旋奏黃梅勒借民錢侵用田單公費是實奉

旨伊齡阿與前撫福崧皆嚴議革職阿公等亦皆議處寶公回京署理光祿寺卿乾隆六十年寶公以左都御史為會試正總裁副考官二人皆資望較淺一切悉推寶公主政榜既發則第一名王以錡第二名王以銜也

筆記卷三

二十遺經樓校本

和珅在

上前指出

上查知為同胞兄弟則大疑之因派大臣覆試王以銜列二等第四王以錡列三等七十一名磨勘大臣奏稱王以錡中式之卷次藝參也魯後比用一日萬幾一夜四事等字膚泛失當疵累甚多遂罰停王以錡殿試諭旨斥寶公年老昏愎先行開缺聽候部議副考官交部議處越八日進呈殿試卷十本名次既定拆視彌封則第一名乃王以銜也和珅與諸大臣瞠目相視因奏

曰此次閱卷諸臣皆秉公認真毫無私弊如有失當何妨易置

上曰若此則彼之兄弟聯名或出偶然科第高下殆有命焉非人意計所能測也何必易置且既拆彌封而再易置則轉不公矣臚唱之日輿論翕然蓋以二王素著才名也自是竇公之取士與王氏兄弟之得會狀遂傳為佳話余幼聞故老娓娓談此事聽之熟矣然攷東華續錄竇公奏稱印票收帖皆由平陽生監繳出豈因王氏兄弟大魁天下而世俗宰相附會歟抑竇公陳奏不能不歸其事於平陽生監歟因徧閱諸家紀載尙無詳誌此事者姑錄之以廣異聞確否則未敢懸揣也

某制軍爲乞丐

乾隆中有某制軍者八旂人也其盛時姬侍僮僕服飾飲食玩好之屬窮奢極侈日費不貲及罷官歸京師數年成窮窶子又數年成乞丐王公貴人皆嚴絕之惟大興朱文正公戒聞人勿卻每旬日必一至文正輒手贈青蚨二百一日制軍入文正書室閱其無人竊取小鏡而出從者覓不得喧言制軍實來文正命勿覓且勿聲

筆記卷三

王遺經樓校本

如制軍至伺候侍茶而已或曰人生實難古人豪侈逾度勢窮則死若制軍之壽不如其速死也聞昔有嗜鴨者每飯必殺生忽夢一處有數大池浴鴨守者告以皆君口中物也醒益自喜恣殺弗止後復夢至故處則一池數鴨而已遽命勿殺適有疾親故饋食皆鴨也數之適符夢中所見遂驚悸而死嗟乎人烏知已鴨之將盡又烏知鴨盡而已尙不與之俱盡耶

東方三大

吾錫秦小峴侍郎瀛博學工古文而書法素非所長始以孝廉家居聞

筆記卷三

王遺經樓校本

純皇帝東巡泰山特赴召試之典過清江浦偶於市中見鈔白破書一本皆記零星典故以五錢得之歸而略翻視之有一條曰東方三大者謂泰山也東海也孔林也及試題爲東方三大賦侍郎首段渾冒三項以下分點三段大臣擬取十餘

卷

純皇帝閱之無當意者因問大臣通場試卷竟無知題義者乎大臣對曰有一卷分點三大以書法太劣擯之

上曰顧學問如何耳何以書法爲哉命亟以進覽之稱善

御筆加圈點拔置第一遂授中書舍人入值軍機處不數年拔杭嘉湖分巡道數遷而爲倉場總督噫人之名位自有生以來冥冥中皆前定矣又何容存得失於心哉

四子書集註宜熟讀

今世教童子讀四子書者往往摘朱註精要者讀之其圈外註及稍無涉於舉業者皆不讀也乾隆年間大考

筆記卷三

五遺經樓校本

翰詹題爲也作乎賦諸名手皆擱筆不知其出於何書一老翰林獨從容交卷而出語人曰吾每試輒後於諸君此次當稍出一頭地榜發果居第一蓋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內陸氏曰也一作乎讀者皆易忽略故通場無第二人知也又有鄉先輩某太史以拔貢生舉乾隆元年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庶吉士一日高廟問某太史增廣生員始於何代見於何書太史錯愕不知所對

高廟謂論語集註且不能熟讀何以得爲博學遂散館

改授知縣以終蓋于適衛章圈外註有唐太宗增廣生員句也合此二事觀之居文學侍從之職者可不熟讀朱註及圈外註哉

窮達有命

湖口高碧湄大令山夔少有才名其駢文書法及散體詩均造深際惟古文尙未成家晚以知縣分發江蘇權吳縣數年頗有聲績然性偏而政酷卒以此被劾憂憤而卒碧湄以咸豐己未科會試中式覆試因試帖詩出韻遂列四等罰停殿試一科因留京師入戶部尙書肅

筆記卷三

五遺經樓校本

順幕中爲課其子讀書次年爲庚申

恩科殿試碧湄列在二甲及朝考前一日肅順問碧湄日子向來寫作遲速何如答以文思尙不甚鈍日中以後當可交卷明日肅順監場僅交未刻見碧湄卷已交卽命搶諸人之卷高才宿學以不完卷被黜者甚眾然碧湄因急欲交卷心手忙亂試帖詩又出韻遂列四等以知縣歸班用然後知魏科上第有命存焉非可勉強得也碧湄兩次出韻皆在十三元韻中衡陽王紉秋孝廉閩運贈以詩曰平生兩四等該死十三元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

今之督學使者按臨各郡考試生童每次須分十餘場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迫促不能從容評閱悉心搜校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嚴格式未備院試尙無試帖僅四子書題文一篇而已江蘇爲人文淵藪聞昔學院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交卷愈快愈妙篇幅愈短愈妙而意義則取其明白軒爽題紙一下不可構思振筆疾書奔往交卷取額一滿則不待終場而出案往往考者方據案呬唔研墨潤筆忽鼓吹聒耳龍門洞開始

筆記卷三

孟遺經樓校本

知出紅案也乃皆踉蹌不終卷而出一日文題爲山梁雌雉有一卷文僅十六字曰春秋絕筆西狩獲麟鄉黨終篇山梁雌雉遂拔取冠軍又一日題爲孟之反不伐有一卷文曰不矜功良將也夫伐情也反不然良將哉春秋時不伐者二一介之推一孟之反之推不貪天功以爲己功之反不假人力以爲己力吁良將哉又拔取冠軍蓋以其僅五十五字而全篇規模已具文乃劈分兩比格也又有塾童五六人同赴試一送考之傭工年近四十蓋因學業未成改讀而耕者也好論文貪飲食

偶見塾師評改諸童文或試不前列則亦從而指摘之諸童使具酒食每先自飲啖諸童皆惡之相與謀曰傭工喜自衒其能當有以困之乃用傭工姓名密爲購備一卷俾攜考具若令送考者旣唱名一童在傭工後代應之而推傭工使前傭工不得已接卷而入且笑曰若輩欲困我乎當顯我才學矣是日題爲夫微之顯傭工猶憶少時在塾讀此題舊文起講下旣承上文接筆曰夫然而微矣夫然而顯矣夫然而微之顯矣提比後用複筆亦如之後比後之結筆亦如之傭工因鈔襲之而

筆記卷三

孟遺經樓校本

其他皆不知所云也首先交卷學使見三複筆卽提筆圈之亦不暇細閱其他處拔取冠軍諸童見已出案倉皇交白卷而出傭工已在門外爲接考具且謝曰承諸君厚意使我遊庠諸童皆喪氣垂頭而返

河工奢侈之風

余嘗遇一文員老於河工者爲余談道光年間南河風氣之繁盛維時南河河道總督駐紮清江浦道員及廳汛各官環峙而居物力豐厚每歲經費銀數百萬兩實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

小衙門之酬應過客游士之餘潤凡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鬪奇競巧務極奢侈卽以宴席言之一豈腐也而有二十餘種一猪肉也而有五十餘種豈腐須於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統計價值非數百金不辦也嘗食豚脯眾客無不歎賞但覺其精美而已一客偶起如廁忽見數十死豚枕藉於地問其故則向所食之豚脯一碗卽此數十豚之背肉也其法閉豚於室每人手執竹竿追而扶之豚叫號奔繞以至於死亟割取其背肉一片萃數十豚僅供一席之宴蓋豚被扶將死

筆記卷三

毛遺經樓校本

其全體菁華萃於背脊割而烹之甘脆無比而其餘肉則皆腥惡失味不堪復食盡委之溝渠矣客驟睹之不免太息宰夫熟視而笑曰何處來此窮措大眼光如豆我到纔數月手扶數千豕委之如螻蟻豈惜此區區者乎又有鷺筆者其法籠鐵於地而熾炭於下驅鵝踐之環奔數周而死其菁華萃於兩掌而全鵝可棄也每一席所需不下數十百鵝有駝峰者其法選壯健駝縛之於柱以沸湯灌其背立死其菁華萃於一峰而全駝可棄每一席所需不下三四駝有猴腦者豫選俊猴被

以繡衣鑿圓孔於方桌以猴首入桌中而柱之以木使不得出然後以刀剝其毛復剖其皮猴叫號聲甚哀亟以熱湯灌其頂以鐵椎破其頭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腦嚼之每客所吸不過一兩勺而已有魚羹者取河鯉最大且活者倒懸於樑而以釜熾水於其下并敲碎魚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魚尙未死爲蒸氣所逼則擺首搖尾無一息停其血益從頭中滴出比魚死而血已盡在水中紅絲一縷連絲不斷然後再易一魚如法滴血約十數魚庖人乃擦血調羹進之而全魚皆無用

筆記卷三

毛遺經樓校本

矣此不過略舉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稱是食品既繁雖歷三晝夜之長而一席之宴不能畢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自引去從未有終席者此僅舉宴席以爲例而其餘若衣服若車馬若玩好奢侈之風莫不稱是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演劇自黎明至夜分雖觀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每署幕友數十百人遊客或窮困無聊乞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廳汎各署各署無不延請有爲賓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節敬每逾旬月必

饋宴席幕友有為其博擄捕之戲者得赴帳房領費皆有常例每到防汛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則爭羨以為榮主人必有酬勞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在署執事之幕友沾潤尤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新點翰林有攜朝貴一紙書謁河帥者河帥為之登高而呼萬金可立致舉人拔貢有攜京員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嗟乎國家歲糜巨帑以治河而曩者頻年河決更甚於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汙吏之驕奢淫侈天下安得不貧苦以佛氏因果輪迴之說例之則向之踞肥缺飽慾壑者安知其不為豚為猴為駝為鵝魚也余又見一京員論清江浦之盛衰今昔頗異嘗切齒扼腕謂漕運河工二者不復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夫復漕運河工不過京員往來南北足以潤其囊橐而已而謂遂可治天下乎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

武進趙厚子廉訪仁基以道光六年進士為江西知縣時年且四十矣旋調知安徽涇縣權懷甯縣事道光十三年以捕獲桃源掘河奸民陳端

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用明年補滁州直隸州
召見便殿

宣廟嘉之歸任滁州六安州甫越數月升平陽府知府又數月升江西南贛兵備道蓋去為縣令時未一年也又數年遷湖北按察使未赴任而卒向使稱假之年方且駸駸大用存擢封疆而其所以騰躍天衢者則實因捕獲陳端一事膺

筆記卷三

手遺經樓校本

特達之知也先是江蘇桃源縣有聚眾挖河之事大吏遂以入奏奉

旨嚴檄各省擒捕久之不獲官吏稍稍懈弛矣陳端棄妻子變姓名去鬚毀形潛附漕艘為句讀師以自給家於懷甯之某鄉一日有捕役過一茅舍聞有婦人微呼陳先生者一老學究開門應之捕役正迫歲暮思得額外賞項以自贍因私忖此人殆即陳端邪欲乘其不虞以試之遂直前呼之曰陳端汝在此邪陳端出不意錯愕應之曰唯捕役乃擒之以歸逮入縣城已夜半矣趙廉訪方為縣令署門已閉捕役呼而啟之見縣令先賀

有升遷之喜且請曰速賞我三百金俾我得以度歲則異日之事我概不問矣廉訪如數予之而置陳端於獄時道光十二年除夕也廉訪素爲大吏所賞識至是遂優列剡章超遷不次蓋時運旣至則宦途通達初非意料所及其事亦并非人謀所得爲也

名醫治中消病

祥符孫雨農孝廉育均嘗爲余言昔汴人有得中消病

者日食米一二斗腹日以彭亨面日以黃瘦而身日以

饑憊人無能救藥者聞某縣有名醫往就之診醫開一

筆記卷三

三遺經樓校本

方僅砒霜四兩別無他物且戒之曰汝忍饑不食兩日然後食之食必盡否則不救眾無不駭且怪者又以其名醫也姑減半食之則噉然大嘔吐出白蟲數十枚其長六七寸不等皆死矣於是腹稍小饑稍瘳而尙未霍然也復詣名醫請診醫暗曰汝必食藥未盡也凡汝之一食卽消者皆此蟲爲之今僅殺其半耳余不能救矣問再食之可乎醫曰不可夫蟲旣食人之食亦有知識吾之開砒霜四兩者乃酌量蟲數而投之蟲慣食人之食故於久饑之後一見卽食彼已見前蟲之死肯再食

乎蟲旣不食則砒毒汝自當之今汝食之則以砒而死不食則以蟲而死均之死也復何言病者不聽食之果

猛藥不可輕嘗

益陽湯海秋侍御鵬雄於制舉文道光年間以少年捷科第登言路高才博學聲名藉甚一時勝流如曾文正公及王少鶴魏默深邵位西梅伯言諸君子皆與之交侍御氣甚豪旬日間章屢上遂由御史改部曹頗鬱鬱不樂然不見於面也乃研精著述所著浮邱子尤自憲

筆記卷三

三遺經樓校本

一日諸友集其舍或言大黃最爲猛藥不可輕嘗如某某等爲庸醫所誤皆服大黃死矣侍御曰是何害吾向者無疾常服之謂予不信請面試之命奚奴速購大黃數兩來諸友苦止之不可及旣購到諸友競起止之侍御已連取大黃六七錢吞之矣一友颯起奪之侍御復攫吞大黃一塊且罵奪之者遂皆反脣諸友不歡而散抵暮聞侍御泄瀉不止黎明諸友趨往問疾始知侍御已於中夜暴卒矣故曾文正公祭文有曰一呷之藥椽我天民惜哉侍御以戲服猛藥殺其身年僅四十有四

不然則所就固未可量也

祿命同而不同

節相恪靖侯左公有中表弟曰吳偉才與侯相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相距九里許兩家報喜者相遇於適中之地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有奇童之目與侯相同道光壬辰侯相與兄景橋中書宗楠同舉於鄉而偉才改業屠豕侯相督閩浙時偉才嘗一至閩侯相勸業爛然殺賊以千萬計而偉才祿命中之殺刃僅用之於屠豕昔有與文潞公同命

筆記卷三

三遺經樓校本

者僅得同席而食者數十日以此類也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於屠沽何獨余也同治八年已不在屠肆而親舊歲時用牲或召之輒欣然鼓刀而往云侯相在涇州軍次與王孝鳳家璧言之

讞獄引律同而不同

刑部律例凡調姦婦女未成致婦女羞忿自盡者厥罪應絞而有情實緩決之分其手足勾引者入情實語言調戲者入緩決此中區別蓋甚微矣近聞友人述兩案其事相似而其情實不相同有一人便旋於路偶為婦

人所見其人對之而笑且以手自指其陽物婦人歸而自縊有司讞獄以其人既無語言調戲又非手足勾引擬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調戲雖無言語勾引甚於手足獄遂定論者咸以為平允又一訓蒙師設帳委巷中偶至僻處便旋其對面有樓翼然一年少女子適俯窗下窺訓蒙師仰首見之莞然一笑女子即變色閉窗俄聞鄰家一女子忽雉經而死女子之弟方在館讀書倉皇返視其師不覺拍案呼曰噫今日誤矣童子歸告其父母父母疑其別有他故遂鳴之官官研訊得實以

筆記卷三

三遺經樓校本

為調戲勾引均無實事亦擬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雖無實事其心可誅訓蒙師遂絞決焉越一年司員方與人為葉子戲忽瞠目作退避狀曰冤鬼至矣已而復作楚音曰汝以刀筆殺人吾已訴於上帝不汝宥也言未終氣已絕矣蓋訓蒙師乃湖南人也余合二事觀之前之所斷不愧南山鐵案蓋其情實可誅則雖死而無怨也後之所斷不免深文周內罪不當死而死故其鬼得索命於既死之後觀於訓蒙師之拍案驚呼則豈惟笑出無心抑且有自悔之意其與調戲者有間矣大抵

獄雖依律例不外情理善折獄者斟酌於天理人情然後衡之以律例不容毫髮偏倚於其間故殺之而不能怨亦生之而不必感也噫難言之矣

六指人冤獄

嘉慶年間浙江某縣鄉人有娶妻者合昏之夕新郎自洞房出如廁至夜半家人皆已倦卧始聞新郎返入房中黎明家人方起見洞房已開詢知新郎早出門矣亦未知異也既而數日不歸家人始怪之相與跡至廁中積薪之下忽見一口則新郎也大駭詰問新人云花燭

筆記卷三

孟遺經樓校本

之夜新郎入房片時旋出入廁夜半始入房就寢天將明詳問我金銀首飾共有若干藏於何所我一告之彼云性喜早起囑我且睡少頃則聞其已出今檢視首飾皆無有矣家人問其狀貌若何荅云夜半燈影朦朧未能諦視但見其右手六指蓋新郎方如廁時適有賊藏廁中欲俟夜深行竊既見新郎恐其號而執之也還前檢其項殺之因假其衣以入洞房次早席卷而去是時村中有一六指人素無行爲眾所不齒家人聞新人之言以爲必此人矣遂鳴之官捕六指人加以刑訊遂

自誣服獄既具論如律新人以新郎既死復遭汗辱遂自縊新郎之母惟一子見子婦俱亡亦自縊越數年郡人有商於閩者遇一人於逆旅詢之同鄉也其人忽問曰吾鄉有一新郎被殺之案其賊已得否郡人曰獄早定矣賊且伏誅矣其人面有喜色方盥沐不覺自匿其右手驟視之六指也郡人覺有異因窮詰之且告以有人抵死今雖告我何害賊具吐其實蓋賊與新郎相隔一村自殺新郎後遠適閩省既遇同鄉乃欲探一實音也郡人許以不洩於他人陰遣人報本地有司執賊一

筆記卷三

孟遺經樓校本

戊午科場之案

咸豐八年順天鄉試主考爲大學士柏葰尙書朱鳳標左副都御史程庭桂甫入場監臨順天府尹梁同新提調順天府丞蔣達卽因細故意見不合達徑開龍門而出疏劾同新知貢舉侍郎景廉又具疏併劾二人二人皆被吏議降調以去而至公堂於某夕譁傳大頭鬼出

見都人士云貢院中大頭鬼不輕出見見則是科必開
大案榜既發有旗籍滿洲平齡中式在前十名中平齡
素嫻曲調曾在戲院登臺演戲蓋北方風俗凡善唱二
黃曲者雖良家子弟每喜登臺自街所長與終歲入班
演戲者稍有不同然京師議論譁然謂優伶亦得中高
魁矣御史孟傳金疏劾平齡硃墨不符請特覆試奉

硃諭派載垣端華全慶陳孚恩查辦牽涉柏葰之妾及
其門丁靳祥於是考官及同考官之有牽涉者皆解任
聽候查辦是時載垣端華肅順方用事與柏葰不相能

筆記卷三

三遺經樓校本

欲藉此事興大獄以樹威前刑部尚書陳孚恩終養起
復候補年餘

上意不甚嚮用孚恩窘乃自昵於肅順得補兵部尚書
遇事每迎合其意孚恩素與程庭桂相善方言路未効
之前孚恩馳往見庭桂曰外間喧傳此科中者條子甚
多有之乎條子者截紙爲條訂明詩文某處所用之字
以爲記驗凡與考官房官熟識者皆可呈遞或輾轉相
託而遞之房考官入場凡意所欲取者憑條索之百不
失一蓋自條子興而糊名易書之法幾窮矣庭桂聞孚

恩之言以爲無意及之乃答曰條子之風不始今日矣
奚足爲怪今科若某某等皆因條子獲售者也某某等
皆有條子而落第者也吾輩衡文取士文章之力仍居
七八條子不過輔助一二耳孚恩問然則吾子亦接條
子乎庭桂笑曰不下百餘條乃出而示之孚恩曰盍借
我一觀袖之而去不數日孚恩奉

旨審問此案按條傳訊株連益多庭桂之次子秀嘗遞
數條孚恩謂但到案問數語卽無事庭桂召其長子炳
采謂之曰汝弟氣性不馴若令到案必且獲罪汝姑代

筆記卷三

三遺經樓校本

汝弟一行陳公與我至厚必無事也炳采既到堂孚恩
窮詰不已且命用刑遂一一吐實而孚恩之子亦有條
子託庭桂之次子遞之孚恩知不能隱奏請迴避嚴議
並請革伊子景彥職

詔卽革景彥員外郎孚恩交部議處毋庸迴避孚恩乃
請載垣等設法開釋其子而擬炳采以重辟並奏言此
案情節甚多非革職逮問不能澈究奉

旨柏葰朱鳳標程庭桂皆革職下獄而孚恩於庭桂用
刑訊焉柏葰之門丁靳祥聞案出卽逃逸至潼關爲陝

西巡撫曾望顏所拿獲解至刑部歸案審訊案未結先
死獄中大抵平齡之中式斬祥實爲經營而柏後不知
也若僅失察之罪不過視職而止肅順與載垣端華必
欲坐柏後大辟鍛鍊久之終無納賄實迹

上意亦以柏後老成宿望欲待以不死肅順等力言取
士大典關係至重亟宜執法以懲積習九年二月獄成
上

聞大旨以柏後雖無納賄情事而斬祥之求請柏後撤
換試卷其弊顯然斬祥未伏厥辜而死當卽以斬祥罪

筆記卷三

罕遺經樓校本

名加之柏後等語於是

上召諸王大臣諭以不得已用刑之故柏後及同考官

浦安中式舉人平齡羅鴻譯及爲羅鴻譯行賄之主事

李鶴齡程庭桂之長子炳采皆棄市程庭桂發往軍臺

效力朱鳳標從寬革職未及一年旋復起用其餘各員

獲咎褫革降調者數十人程炳采既出獄將赴西市乃

大哭曰吾爲陳孚恩所給代弟到案以至於此陳孚恩

諂媚權姦吾在冥間當觀其結局也聞者皆爲揮淚當

咸豐之初年條子之風盛行大庭廣眾中不以爲諱敏

給者常制勝樸訥者常失利往往有考官夙所相識闈

中不知而擯之及出闈而咎其不遞條子者又有無恥

之徒加識三圈五圈於條上者倘獲中式則三圈者饋

三百金五圈者饋五百金考官之尤無行者或歆羨之

余不知此風始自何時然以余所見則世風之下至斯

極矣識者早慮其激成大獄而不知柏相之適當其衝

也然自戊午嚴辦考官之後遂無敢明目張膽顯以條

子相授受者迄今三十餘年鄉會兩試規模尙稱肅穆

則此舉誠不爲無功然肅順等之用意在快私憾而張

筆記卷三

罕遺經樓校本

權勢不過假科場爲名故議者亦不以整頓科場之功

歸之也

良吏平反冤獄

胡文忠公撫鄂時嘗明保東湖縣令張建基之治行游

擢府道至湖北布政使以貪黷著聞大府勒令告病歸

田世頗訝胡公之濫保其後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

平反東湖冤獄而實則理是獄者建基之前任張君也

先是東湖有民婦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灑掃庭除

治中饋然後適姑寢問安以盥水一盆雞卵兩枚置案

上如是以爲常一日清晨排闥入見姑牀下有男子履大駭亟低聲下氣爲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婦自縊而死鄉保以婦逼死其姑鳴於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辯遽自誣服已按律定讞矣此張君前任事也及張君莅任過堂見此婦神氣靜雅舉止大方謂必非逼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詰矢口不移因諭之曰汝若有冤我能爲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婦答曰負此不孝大罪何面目復立人世願速就死令終疑之沈思累日縣有差役某甲者其妻素以兇悍著令忽

筆記卷三

聖遺經樓校本

召某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束裝速來領票頃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家逗遛誤我公事必爲汝妻所縻也卽發簽拘其妻鞭之五百血流浹背收入獄中與獲罪婦同繫某甲之妻終夜詛罵謂縣令如此昏暴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聒不休忽言曰天下何事不冤卽如我任此死罪尙且隱忍不言鞭背小事豈稍默乎縣令使人潛聽於戶外聞言來告令大喜明旦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言婦不能隱令悉心鞫問盡得其情平反此獄而薄犒某甲之

妻慰而遣之通省驚爲神明及胡公撫鄂訪知東湖張令之事而其時張建基適令東湖胡公誤以爲平反此獄者也遂登之薦牘而前任之張令已卒竟致湮沒不彰其籍貫名字至今已不可攷矣惜哉

墨吏設誓受譴

咸豐年間有某刺史在遵化直隸州任自撰一聯懸之堂皇曰我如枉法腦塗地爾莫欺心頭有天然刺史贖貨枉法之事不止一端州人皆能道之旣謝事歸田饒於貲財享林下之福者近十年家在河南某縣適值捻

筆記卷三

聖遺經樓校本

寇擾鄉里刺史率其兒孫登一山頂避寇失足顛隕觸於巨石而死頭破腦裂焉又有某大令宰江南之青浦欲加漕費每石錢數百縣民不聽縣令謂所加公費出於不得已非以肥私橐也乃率胥吏等二十人自誓於城隍神前曰辦漕加費涓滴歸公有沾染一錢者官不能保首領以沒胥吏等皆立受顯罰相傳青浦城隍神乃築隄禦水以死勤事之周太僕也太僕生爲循吏歿爲明神廉惠最著威靈顯赫縣民素所敬信又聞大令誓語迫切乃各輸費如數官吏以是大獲贏餘未一歲

胥吏二十人相繼天亡大令生瘡於頭日益危篤一夕
闔者見一人白面黑鬚酷似城隍廟神塑像手挽大令
頭出門徐步而去闔者驚愕失措奔入詢問則哭聲已
舉於內大令頸爛頭落而死矣人始知漕費之多侵蝕
云夫天網恢恢豈能求貪墨之吏而盡殛之然既肆其
貪復行其偽甚且以偽濟貪則鬼神有斷不能容之理
彼假誓語以欺人者方自喜得售其術而名利可兩全
也然終至罰及其身而名利因之兩失嗚呼貪偽之吏
亦可以知所警矣

筆記卷三

聖道經樓校本

早慧不壽

安慶諸生有孟昭暹者年甫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其詩
文書法具臻完美尤善屬對嘗以盤庚對箕子名噪一
時曾文正公適駐安慶聞而召見之詢其家世知其祖
亦諸生也文正口占四字使屬對曰孫承祖志昭暹應
聲對曰孟受曾傳文正大加激賞謂此子必可有成乃
自甲子至癸酉科四應鄉試皆不售癸酉出場後遽以
疾卒古人謂早慧不壽於此益信殊足令憐才者惋惜
也

太監安得海伏法

予前有太監安得海伏法書事一篇已選入庸盒文續
編矣茲再輯其崖略補記於此先是丁文誠公聞安得
海將過山東密屬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法情事
可一面擒捕一面稟聞趙新能吏也閱事多計較利害
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稟則懼爲丁公所怒欲顯
稟則恐不能去之反櫻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夾單密稟
意謂丁公如不參奏則夾單非例行公事可比既不存
卷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參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
地方官無涉也及丁公疏既上

筆記卷三

聖道經樓校本

兩宮

皇太后召軍機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
留中兩日未下醕親王復諍之同治八年七月某日奉
上諭丁寶楨奏太監在外招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
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船二隻聲勢烜赫自稱
奉旨差遣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旂幟帶男女多人并
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日該太
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拏聞船已揚帆

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甯各府州跟蹤追捕等語覽奏
曷勝詫異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
從嚴懲辦何以肅宮禁而儆效尤著山東江蘇直隸各
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

密查拏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卽行就地正
法不准任其狡飾儻有疎縱惟該督撫是問其隨從人
等有迹近匪類者並著嚴拏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既
在濟南伏法籍其輜重有駿馬三十餘匹最良者日行
六百里黃金一千一百五十兩元寶十七箇極大珠五

筆記卷三

吳道經樓校本

顆真珠鼻煙壺一枚翡翠朝珠一挂碧霞朝珠一挂碧
霞犀數十塊最重者至七兩其餘珍寶甚夥陸續解歸
內務府歷城縣令爲安得海購地葬之營一小墳越數
年歷城鄉人有病者忽爲鬼所附聆其口音京腔也眾
怪病者素不習京腔環集問之鬼自言安姓南皮人在
北京

內廷供職多年有要差赴廣東留滯於此寓屋數間久
不修理天雨下漏令人難住煩諸君爲我稍加補葺眾
問到此後曾回京否答曰吾曾回京兩次宮中景象不

異曩時守宮之金甲神因昔時習見吾面不吾禦也惟
黃河難渡往反不易故僅行兩次耳眾往視其墳果有
兩洞爲拾泥土補之明日鬼復來附病者謝曰煩諸君
厚意爲我葺屋可勿漏矣拱手而別

曾文正公輓聯

曾文正公以同治壬申二月四日薨於兩江總督署內
其世子劼剛通侯紀澤以五月中旬奉喪南旋余送之
江干而別其在金陵百日之內遠近弔者絡繹前來殆
無虛日余爲襄理喪事以各省鉅公名流輓聯佳者美

筆記卷三

吳道經樓校本

不勝收厥後同幕有彙刻爲榮哀錄者又覺瑕瑜同登
甄取稍濫茲憶其周密無疵爲當時所推誦者錄之左
方恪靖伯左公輓聯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
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左公始爲
文正所薦舉中間以事相齟齬不通函問者已九年矣
如此措詞旣合分際亦頗善於斡旋孫琴西太僕文正
門下士也時爲江甯鹽巡道其輓聯云人間論勳業但
謂如周召虎唐郭子儀豈知志在禹皋別有獨居深念
事天下大文章殆不愧韓退之歐陽永叔卻恨老來湜

軾更無便坐雅談時見者以爲澹雅無俗氣李眉生廉訪鴻齋輓聯云位冠百僚而勞謙自牧威加四海而盛

德若愚不震不騰隱几獨居勳業外年垂大耋而神觀

弗衰病至彌留而執掌靡息如臨如履易簪猶在戰兢

中郭筠仙中丞輓聯云論交誼在師友之間兼親與長

論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與言朝野同悲惟我最其始

出以奪情爲疑實贊其行其練兵以水師爲著實發其

議艱難未與負公多謝麟伯編修維藩輓聯云吾楚多

武功新寧偉節羅山邃學益陽雄略湘陰衡陽皆卓犖

筆記卷三

聖遺經樓校本

勳名相度恢然眾賢匯國朝六文正睢州巨儒諸城名

相大興賢傅欽縣濱州並承平宰輔公時獨較昔人難

李次青廉訪元度輓聯云是衡獄洞庭間氣所鍾爲將

爲相爲侯自吾鄉蔣安陽後歷三唐兩宋迄元明二千

年僅見與希文君實易名同典立功立言立德計昭代

湯睢州外較諸城大興賢西杜一个臣獨隆蒯子範太

守德樸時將赴夔州之任送輓聯云公今與泉夔伊傅

同遊翳古元勳齊頰首我正沂江漢沱瀾而上每經道

壘輒傷心以上諸聯均能掃去陳言別具機杼今坊本

所刻榮哀錄不分優劣采輯太濫故余重甄敘之然余

所選諸聯亦有榮哀錄所未登者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昔曾文正公嘗教後學云人自六經以外有不可不熟

讀者凡七部書曰史記漢書莊子說文文選通鑑韓文

也余嘗思之史記漢書史學之權輿也莊子諸子之英

華也說文小學之津梁也文選辭章之淵藪也史漢時

代所限恐史事尙未全故以通鑑廣之文選駢偶較多

筆記卷三

聖遺經樓校本

恐真氣或漸漓故以韓文振之曾公之意蓋注於文章

者爲重此七部書卽以文章而論皆古今之絕作也人

誠能於六經而外熟此七部書或再由此而擴充之爲

文人可爲通儒可爲名臣亦可也

聖武記敘川楚教匪謀篇尙未盡善

邵陽魏默深先生源著作等身所著聖武記海國圖志

尤風行海內然海國圖志采輯雖博未經剪裁尙不及

聖武記鎔化之精蓋記事諸篇各有章法似皆已烹鍊

而出之惟所記川楚教匪事不免煩碎嘗聞曾文正公

筆史記樊鄴滕灌諸傳另是一種體裁蓋諸人所經戰事不盡關係大局若必逐事而記之則太繁瑣故必立一簡法以綜貫之諸傳文雖不長而所包舉者實廣魏君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病在逐事登記而無去取無提撥消納虛實布置之法以致頭緒不甚明顯線索不甚清晰試思教匪所竄之地忽川忽楚所糾之人忽多忽少其能綜舉之而無挂漏乎知此則必有謀篇之訣矣文正之說如此錄之以誌記事文之法

盾鼻隨聞錄當燬

筆記卷三

兗遺經樓校本

盾鼻隨聞錄者蘇州人汪莖所著也莖於咸豐初年任四川永甯道員以性情乖僻不孚輿望屢呈彈章始為學使何子貞太史紹基所糾恨之次骨繼以地方公事忤黃制軍宗漢被劾罷官莖於是刊布此事之始末及督院批劄道署稟牘詆謀制軍制軍固非大吏中之賢者然天下閱莖書者皆謂此事制軍未必非而莖未必是也莖又借記粵匪之事箸盾鼻隨聞錄而附益以子虛烏有憑空編造之辭其命意專為道州何氏而發兼以謗一二平生所憾之大吏如吳文節公文鎔賢督撫

也而莖亦毀之何氏自文安公凌漢以下並逮其家婦孺無不痛誣醜詆至令人不忍觀所以報太史糾參之怨也何根雲制軍桂清督兩江時曾飭禁其書毀其板然余見書賈仍刻售之改其書名曰鈔報隨聞錄余恐其流傳於世疑誤後學混殺黑白不能不誌其崖略以箸其當燬余弟季懷屬續時口中喃喃謂將往審汪莖一案俄而遂卒意者吾弟素性正直生平最惡人之挾私誣謗故陰間尚需其勾當此事歟

庸閒齋筆記褒貶未允

筆記卷三

手遺經樓校本

庸閒齋筆記數卷海甯陳子莊大令所著也大令名其元為金華教官二十年以卓異薦為知縣歷任江蘇大缺復調上海數年告歸陳氏為浙江第一舊族故大令於先朝掌故家世淵源述之較詳又頗能留心時務閱歷既深凡所纂論均愜人意惟每於左文襄公事頗覺推崇過當又其間所論文襄與曾文正公齟齬一條則更持議偏頗褒貶失當余固疑大令當嘗受文襄私恩者也後又閱之果言文襄於去浙時保薦浙士三人丁丙

陳政鑰與大令也然文正實嘗訪得大令而薦之文襄者何以大令又不知感竊謂文正之宏獎素廣廣則受之者不以爲奇文襄之薦剡素監監則得之者益以自烹卽大令於涉筆之時亦時存一沾沾之意曰我左公所薦也且文襄意氣之矜伎素著於時彼意以爲偶一紀述毋甯抑曾而揚左抑曾則斷無後患抑左則或招尤悔此又因畏之之心轉而爲譽亦人情所時有也嗚呼世風之偷薄久矣余常怪世之議者於曾左隙末之事往往右左而左曾此其故亦有兩端一則謂左公爲曾公所薦乃致中道乖違疑曾公或有使之不堪者而於其事之本末則不一攷焉一則謂左公不感私恩專尙公義疑其卓卓能自樹立而羣相推重焉斯皆無識者流也夫公義所在不顧私恩可也若旣受其薦拔之恩復挾爭勝之意以求掩之又得羣無識者助之以取勝而名實兩全則人何憚而不背恩哉余恐後之在上位者以文正爲鑒而不敢薦賢也此亦世道之憂也

微員食祿有定數

李筱泉制軍巡撫湖南時有一捐班選得某郡通判者

筆記卷三

至道經樓校本

來謁上官制軍循例出題考試通判一到花廳卽捲卷高臥制軍召首府使往問之通判對曰吾儕若能考試早以科第得官矣今因不解文字故以捐例得之何考之有制軍謂此等劣員亟應參革遂於發月摺時具一片參之及批摺已回不見此片旋於書案抽屜內得之蓋拜摺時忘封入也制軍欲復上時馬端敏公巡撫浙江與通判有舊適馳書爲之說項制軍謂其命運尙佳遂飭令到任食祿八年及王夔石侍郎女部巡撫湖南復調通判考試以不完卷劾罷之蓋通判之不才當以考試被斥而尙有八年之祿故始不能劾而終竟被劾云

筆記卷三

至道經樓校本

死生有命

余弟季懷以戊寅夏初入蜀赴丁稚璜宮保之約由滬趁輪船至宜昌四月十一日由宜昌買舟西上正值水勢未旺號爲行船最穩之時十五日行至巴東以下三十里之巴斗灘聞其險也乃登陸傍舟而行未數十步舟忽爲下水船所撞立即沈溺僅將衣物撈起隨與下水船理論撞船之事忽聞空中雷聲隆隆水勢洶惡異

常烈風暴雨隨之而至敗舟壞屋蔽江而下望之神怖
 詢知上游五里之牛口灘蛟水陡發是日舟過巴斗灘
 者無不覆溺惟季懷以坐船被撞之故始而撈物繼而
 理論停住江邊幸免奇厄蓋使舟不被撞則必過灘而
 遇蛟水使不先舍舟登陸則人與被撞之舟俱溺此皆
 偶然之事間不容髮而冥冥中若有使之者嘻異矣
 因憶季懷幼時常居小書房中房牆外乃荒場也驛舍
 中常以清晨牧馬牆外一日黎明牆忽轟然崩塌蓋為
 馬所踉觸也季懷適以首抵牆而寢忽於夢中蹶然而
 起躍至牀外醒而回顧忽見殘月俯視其牀已被壞牆
 壓破矣家人驚問其故自云夢與人鬪其人執梃將擊
 之一人在後大呼曰汝被擊必死胡不速走乃始恍然
 盡氣而奔而不知自夢中躍起也書此以誌死生有命
 有非人力所及謀者矣

戒鴉片煙良法

自鴉片煙盛行中國而染其癮者如饑者之不能去食
 渴者之不能去飲甚有飲食可減而煙癮必不可缺者
 每見癮到之人涕泗交頤寢饋難適故吸煙者為癮所

筆記卷三

五遺經樓校本

筆記卷三

五遺經樓校本

牽縛皆沈迷不返以終其身近世有為戒煙丸者其方
 藥品不一然能絕去真癮者十無一二或謂丸中須置
 煙膏故吞丸而癮不發卻丸而癮復來其說似非無因
 余嘗聞蜀人傅麗生別駕誠論戒煙之法凡為人戒煙
 必先審其歲月之淺深精氣之強弱飲食之多寡然後
 依方以定藥品之加減必與其人同室卧起順其氣候
 而調攝之察其宜忌而去留之逾一月則癮可絕矣通
 計一生拯拔者不下數十百人此其用心甚仁用力甚
 勞然恐不能徧及也伯兄撫屏論戒煙之法尤為簡便
 凡人煙癮至重者不過數兩而止初戒之時每日減去
 五釐兩旬則減去一兩矣四旬則減去二兩矣繼則每
 日減去一釐一月則減去三錢矣最後每日減去五毫
 兩旬則減去一錢矣中等之癮閱三月而可以盡去其
 癮多於此者則閱時稍久焉癮少於此者則閱時亦稍
 短焉惟矢志欲誠校秤欲準用力欲果自始戒以至絕
 癮毫無所苦不必用藥也不問其人之老弱羸壯也如
 法行之無有不效其後亦竟無他疾此可謂最便最捷
 之法矣惜乎知之者尙少而行之者猶未專壹也安得

有心世道之君子家喻戶曉以行其博施濟眾之術也乎

又庚寅十一月二十九日滬報載有人每日吸煙須五六錢獲癮五載矣一日見救生煙方祇用鹽湯一味忽悟鹽之爲用利於潤腸兼有清火解毒之功鹽與煙如水火格格不相入故吸煙者多喜甜而惡鹽自得此方晨起飲鹽湯一碗每欲吸煙又飲一碗甫逾二日便覺吸煙少味六錢之癮減至三錢又數日減去日間二次止留晚間一次僅吸一錢亦覺無味又數日竟絕癮矣

筆記卷三

善遺經樓校本

右旋白螺

右旋白螺乾隆年間西藏班禪額爾德尼所進也凡螺皆左旋而此螺紋獨右旋謂爲定風之寶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之變福文襄王以陝甘總督奉

命爲將軍赴臺灣征勦特頒給右旋白螺攜以渡臺風穩濤平迅速抵岸遂由鹿仔港前進擒滅爽文全股事既平文襄內渡亦極穩順調爲閩浙總督已將白螺恭摺繳進五十三年十一月己卯

高廟以閩省總督將軍巡撫提督等每年輪往臺灣巡

查一次均須涉歷重洋特再將右旋白螺發交總督俾於署內潔淨處敬謹供奉每年大臣赴臺灣時無論何員卽令帶往渡海俾資護佑差竣內渡仍繳回督署並諭云巡查大臣亦不必因有白螺冒險輕涉總視風色順利時再行放洋以期平穩旋

賜號大利益吉祥右旋螺厥後又不知何年繳進嘉慶十一年

特授將軍賽冲阿爲欽差大臣馳赴福建勦海寇蔡牽頒發此螺以資護佑旣而賽公不果赴閩螺亦未出而册封琉球使臣亦間有獲祇領攜用者大抵事竣必恭繳回京供奉焉

筆記卷三

善遺經樓校本

孤竹古松 附

古孤竹城在永平府大灤河西岸山上有夷齊廟廟前有清風臺下望灤水晶瑩如鏡深一二尺中有一泉可七八尺相傳此卽海眼其深無底流沙不能淤澱寺中古松一株久已枯死後乃自根下復生新芽將枯樹包裹在內外長新皮厚尺許樹大四五圍或謂此樹壽已一千餘歲云

古塚現寶附

蜀漢後主降晉封安樂公歿而葬焉墓在今山東樂陵城南之五里村村方圓一畝近有耕氓拾得銅槍頭長二尺許寬約二寸半鋼刀頭長三尺餘寬約五寸又有杯盃等物皆古磁極華美夏時存肉不臭入都售之因得小康又有惠王塚在樂陵城南四十餘里相傳塚內有金人男女十二騾馬雜犬及一切器皿皆係黃金有人得金鴿一隻售之亦小康每年立冬後五更報曉又有夜明珠深宵出現行路疑為皓月落地趨至其處渾黑無所見遠觀之仍如明月焉

筆記卷三

平遠經樓校本

庸盦筆記卷之三終

上虞鍾達卿刻字

庸盦筆記卷四目錄

述異

曾文正公始生

左侯相之夢

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

徐庶成真

郭汾陽王墓被掘

桃花夫人示夢

馬端敏公被刺

卷四目錄

平遠經樓校本

張汶祥之獄

知府被刺

知縣被戕

水神顯靈

賈莊工次河神靈蹟

武員唐突河神

河上旋風

忠靈破賊

已死七日復生

獄囚囚官

閹刀殺人

蕈毒一日殺百四十餘人

愚民含忿輕生

柁工謀財酷報

娶妾得泥佛

雷震總兵

雷殛惡人

雷救人命

卷四目錄

劇盜婉言辭雷擊

雷疑

雷殛學徒

雷殛水缸

一日中雷殛三人一死二活

甯遠府城地震

長沙火藥局災

火藥之災

龍陣風之災

一遺經樓校本

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太平火藥局災

福星輪船沈沒

輪船失火

中冷泉真蹟

徐州府署中蘇姑墓

涇州大魚獻燈油

蛟龍利害懸殊

白龍朝山

卷四目錄

發蛟

巨蛇出遊

物性通靈

物性相制

雷擊巨蠍

生吞壁虎

蛇跌鼈

永平古蹟

三遺經樓校本

庸齋筆記卷之四

述異

無錫薛福成叔耘

曾文正公始生

曾文正公之生也以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時曾祖竟希封翁年已七十方寢忽夢有神虬蜿蜒自空而下憩於中庭首屬於梁尾蟠於柱鱗甲森然黃色燦爛不敢偏視驚怖而寤則家人來報添曾孫矣封翁喜召公父竹亭封翁告以所夢且曰是子必大吾門當善視之是月有蒼藤生於宅內其形天矯屈蟠絕似竟希封

筆記卷四

遺經樓校本

翁夢中所見厥後家人每觀藤之枯榮卜公之境遇其歲枝葉繁茂則登科第轉官階勦賊迭獲大勝如在丁憂期內或追寇致敗屢瀕於危則藤亦兀兀然作欲槁之狀如是者歷年不爽公之鄉人類能言之饒州知府張濼翰善相人相公為龍之癩者謂其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癩龍也公終身患癩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圍棋公目注楸枰而兩手自搔其膚不少息頃之案上肌膚每為之滿同治壬申二月初二日申刻公偶遊署中花園世子劄剛侍公忽連聲稱腳麻腳麻一笑

而逝世子亟與家人扶公入室蓋已薨矣是時城中官吏來奔視者望見西面火光燭天咸以為水西門外失火江甯上元兩縣令亟發隸役赴救至則居民寂然徧問遠近無失火者黃軍門翼升祭文有曰寶光燭天微雨清塵蓋紀實也自後龐觀察際雲來自清江浦成游戎天麟來自泰州皆云初二日傍晚見大星西隕光芒如月適公騎箕之夕云

左侯相之夢

左侯相未遇時夢應省試領解額甚覺得意既而連舉

筆記卷四

遺經樓校本

進士不第忽遇干戈擾攘參佐戎幕大帥言聽計從勳望隆隆中外大臣交章推薦遂出而典兵屢摧悍寇進膺方面之任爵列五等其始旌麾所莅皆山水靈淑人物秀美驅除數省忽調赴西北所歷皆巖關險塞雄鎮名都漸移漸遠但見黃沙莽莽一望無際復咎兵萬里長驅而進埽蕩邊氛功名益盛累荷超遷封拜之寵收地愈廣設官置防布置粗定然後振旅入塞返其故鎮遽然而覺乃知是夢是歲秋試舉於鄉自知無翰林之望會試一兩次後遂不復上公車旋入駱文忠公幕府

名聲籍甚曾文正胡文忠兩公文章論贊起家四品京堂襄辦軍務超授浙江巡撫及克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素履其地者蓋其景皆夢中所見也其後以所歷之境印證前夢一一脗合及關隴肅清議者皆謂新疆地勢遼遠轉運艱難頗以進取爲疑而左公慷慨出師無少顧慮蓋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金之獲一第之榮莫非前定而况奇勛偉業如左公者乎

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

定海某茂才爲粵寇所虜逃出後改業爲賈嘗買夾板

筆記卷四

三遺經樓校本

船運貨至南洋之新加坡遭風觸礁飄至爪華島卽瀛環誌略之噶羅巴也流寓五年然後得歸嘗言爪華南境有劉莊者其民皆劉氏約數千家聚族而居蓋前漢惠帝之苗裔也茂才素有文學兼習方言西洋及巫來由文字皆能繙譯爲土人所敬適劉氏重修宗譜屬茂才爲之序茂才閱其首卷載劉氏入島顛末其事甚奇茂才已不能記其詳因稍述其崖略焉其譜曰漢宣平侯張敖尙惠帝姊魯元公主爲嫡室而以其前婦陳餘之女爲次妻陳氏生一女美而賢公主愛之如已出惠

帝亦見而悅之呂太后乃託言公主所生年僅十三聘以配帝在中宮四年無子後宮美人得寵者十餘人共生七子呂太后取帝之第六子付皇后育之名爲皇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時年二歲又四年太后幽殺之所謂前少帝者也復立惠帝庶長子宏是爲後少帝越四年呂太后病篤以將相大權付呂產呂祿太后崩張皇后年方二十五產祿欲擁之臨朝以制諸大臣后堅不允諸大臣攻殺產祿遂滅呂氏當是時惠帝尙有四子少帝年已十五其三弟皆爲王少帝後宮生一子

筆記卷四

四遺經樓校本

甫三月張皇后居長樂宮忽聞金鼓喧擾之聲語其侍女曰太后結怨於人深矣今大臣旣滅諸呂并滅惠帝之嗣吾孫生甫三月外間尙不知可亟馳至未央宮取之須臾侍女取帝子以來藏之密室諸大臣果誣少帝及諸王爲呂氏子以車一乘載少帝出宮遂與諸王皆被殺遷張皇后於北宮后旣入北宮攜兒同寢躬自哺之以重金許宦者乘夜抱兒出宮徑送南宮侯張偃之家偃乃后之弟也收兒密養之稍稍成立適南粵使者入貢于漢張偃夜見使者俾挾兒入南粵南粵王趙佗

詢知為惠帝長孫官以列卿封之南海蠻夷中地方四
百里後傳數十世失其故地遂為編戶然族姓蕃衍雖
輾轉遷徙而二千年宗譜秩然可稽其家祠所藏有三
寶一曰漢玉小璽方不盈寸蓋高祖立惠帝時取藍田
玉製璽賜之惠帝奉為至寶常付皇后藏之一曰圓徑
五尺之古銅鏡惠帝召巧工為之而鑲皇后像於中間
時后年僅十七端豔無匹以顯微鏡照之宛如生人一
曰三尺長之玉如意相傳惠帝初納皇后定情之夕以
此賜之及帝崩皇后每夕必捧之而泣積淚所漬古采

筆記卷四

五遺經樓校本

五色班駁可愛此三寶皆張皇后授之帝子既乃載以
南奔遂永為傳世之寶劉氏祠宇宏敞前祀帝子為始
祖後祀惠帝及張皇后塑像皆極精緻云蓋茂才所述
如是予謂惠帝本漢賢主若使享國稍久其布德當不
後於文帝而張皇后亦賢后也二千年後尚血食千萬
里之外其澤長於漢之諸帝后遠矣

徐庶成眞

翼駟裨編載羅軍門思舉追賊終南山遇真人徐庶饋
糧一事以余所聞世俗所傳者尚有數則焉乾嘉之際

廣東某縣某村忽到一道士衣衫襤褸向村人乞食莫
之應者一老媪以盂飯餉之道士曰我欲救此一方人
孰知天數難回不可強也村人異其言稍稍聚觀之道
士喫一盂飯至盡已而復嘔之石上指謂人曰今歲天
降大疫死者無算此飯每吞一粒可救一人汝等欲生
乎村人乃爭食之問道士姓名對曰徐庶遂翩然而去
既而縣中果大疫而噉是飯者皆不死又聞康熙中三
藩之變有某將勦賊而敗賊追之甚急自分必死忽有
一古衣冠者立於道旁鬚眉皓白道貌偉然謂之曰汝

筆記卷四

六遺經樓校本

勿怖此賊甚劇非助汝一臂之力不能滅此賊因解佩
劍授之曰賊至此汝但拔劍劍即飛去自能取賊將之
頭矣問劍何以歸還曰余自能取之因指某山曰與汝
相會於此問其姓名曰吾徐庶也汝前生與吾有舊吾
故特來救汝勉之俄而眾賊圍至某將倉卒拔劍劍即
飛去須臾賊眾紛紛棄甲倒戈而北詢知賊酋已擊死
矣追至某山果見古衣冠者已先在捧劍拱手作別曰
吾去矣遂不知所往又有訓蒙師顧洪山先生者余之
外曾叔祖也余六七歲時從之受業時先生已八十餘

矣嘗自言少時無錫城內藥王廟讀書廟有道士數人一日忽一外來道士求暫寓古心古貌神氣灑然博談古今無所不通尤喜談三國時事感慨淋漓令人歌泣所述事蹟每有出諸史之外者叩其姓名笑而不答越數月一小道士病且死其人命取桑葉十餘石置大鍋中熬其汁以灌之霍然而愈遂辭去老道士覺爲異人固留之不可遂行老道士猶力挽之其人曰嘗告汝我徐庶也小道士二十一世前爲劉豫州部下小校我念其樊城之役頗有戰功故來救之與汝何緣而欲強留我也徐步而去老道士疾走追之終不能及數十步外遂失所在

郭汾陽王墓被掘

同治元年關中回寇蠢起屠戮之慘甚于粵寇是時督師大臣勝保由豫入陝其隨員洪觀察貞謙過華陰曾呼一整容匠問以汾陽王後人如何其人憮然曰我卽郭姓汾陽王後裔也從前合族有十餘家皆零落不振無讀書者今遇此大變存者無幾矣鄉人以慘遭荼毒無所洩憤則羣譁曰始引回人入中國者是汾陽王之

筆記卷四

七遺經樓校本

咎也乃相率往掘王墓其中羌無所有惟得古劍一柄亦已幽黯朽折矣今雖稍加脩葺竟無力能復舊觀感唏不已洪觀察爲余述之如此余謂汾陽王雖借回紇兵復兩都然回紇之入中國實不始於汾陽且回回與回紇又是兩種鄉愚無知偶聞調語信爲實然一唱百和且奮其憤毒之氣何所不至當時雖其子孫不能禦官法不能禁也而自唐迄今已逾千年則墓中一無所有亦理之固然無足怪云

桃花夫人示夢

筆記卷四

八遺經樓校本

湖南郡縣往往有桃花夫人廟蓋祀春秋時息媯也長沙某生偶因遊山借宿古廟視其額則桃花夫人默念息媯不能殉夫隱忍事仇爲生二子縱使終身不言無補於其失節而况其未嘗無言也此等淫祠安得起狄梁公而毀之是夕某生夢夫人遣使召之至殿上夫人服飾古雅環佩璆然南面高坐侍女十餘人植立兩旁某生竊視夫人端麗無匹而凜若冰霜謂某生日春秋左氏傳一書紀事失實或因傳聞稍誤而毀人名節者甚多汝知之乎卽如我從息侯入楚不甘受辱自殺以

殉志節儼然可表天日其始而守身如玉幽餓空宮繼而徐遭誘脅屈志爲楚夫人生有二子者乃我之姪也左氏不攷其詳而混我姑姪爲一人俾我受千古之譏評豈不冤哉又如左氏所稱衛宣公烝於夷姜晉獻公烝於齊姜後人辯之以爲夷姜齊姜實宣公獻公之夫人其說甚爲確鑿此等烝淫大惡豈可輕誣古人又如僖公十五年傳晉惠公烝於賈君注者以爲賈君卽獻公之妃賈女也其人是矣然所謂烝者則又有訛謬焉夫獻公初娶於賈爲元妃齊姜乃其次妃其入宮在賈女之後賈女甚美而賢與衛莊姜相彷彿厥後獻公旣得驪姬立爲夫人乃幽賈女於宮中然其初實晉之小君也故稱之曰賈君當惠公入立之時賈君年已七十左右秦穆姬念其嫡母之幽憂孤苦故屬惠公善視之孰知惠公並不加禮復逼淫其侍婢致令賈君憤鬱而卒穆姬所以怨之也然竟曰烝於賈君則誣賈君甚矣又如楚平王爲太子建聘婦於秦曰伯嬴谷德甚美王乃自娶之此在王爲慚德而非秦女之罪也厥後吳人入郢以班處宮夫人伯嬴獨能閉門自守稱說禮義俾

筆記卷四

九遺經樓校本

吳王慚而退舍秦亦以其女之故發兵救楚卒復楚國是夫人旣有功於社稷而貞毅明達葆全節於危難之中實巾幗中所罕覲宜其能生昭王爲中興之令辟也左氏不著一字使如此賢媛幾致湮沒亦其疏漏之失也凡吾所述子之博雅自能知之吾所以復言之者欲子轉告世人俾知書之不可盡信也大抵以一人之才智纂二百餘年數十國之事豈能一無舛誤然被其誣者則奇冤莫白矣此左氏晚年所以有失明之罰也夫人舉袖一揮某生遽醒歸而檢列女貞順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宮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妾終不以一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以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某生因思劉向博極羣書其言必有根據何以與左傳相鑿柄今知爲姑姪二人之事則疑義渙然矣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息夫人雖死而其婦姪未必能俱死人但知爲楚夫人者

筆記卷四

十遺經樓校本

亦號息媯而不知其截然兩人也若息夫人之貞固不
二則廟食千秋宜矣又楚平伯嬴亦列於貞順傳曰伯
嬴者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闔閭
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刃曰君王棄儀表之行
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妾聞生而辱
不若死而榮妾若有淫端則無以生世壹舉而兩辱妾
以死守之不敢承命吳王慚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
永巷門三旬秦救至昭王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壹
某生因思夫人之言與此傳適相脗合又檢春秋大事

筆記卷四

十二遺經樓校本

表於衛夷姜晉齊姜論之頗詳玩夫人之言似已知有
此書矣惟賈君之事無書可攷後讀史記晉世家云自
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二十二年重耳
年四十三出奔狄國某生始憬然悟曰重耳在魯僖公
四年年已四十有三申生乃重耳之兄秦穆姬又其女
兄則其母齊姜年必在六十以外賈君乃獻公初娶之
夫人其年又當長於齊姜惠公入國在魯僖公九年則
賈君年在七十左右無疑矣惠公淫其侍婢而左氏誤
信傳聞以爲烝於賈君其誣賈君實甚宜夫人爲之表

白也某生常以所夢語人復作文考論其事甚覈後數
年復夢夫人召之出彩筆一枝贈之曰此朝苑筆也聊
贈一枝以報發潛闈幽之厚意是秋果捷鄉試明年成
進士入翰林

馬端敏公被刺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爲兩江總督月課武職之期
馬端敏公新貽親臨校場閱射校場在督署之右有箭
道可通署後便門端敏閱射畢步行由箭道回署將入
便門忽有跪伏道左求助川資者乃一武生端敏同鄉

筆記卷四

十二遺經樓校本

也接呈狀閱之謂曰已助兩次矣今胡又來言未畢忽
右邊有人大呼伸冤者未及詢問已至端敏身前左手
把其衣右手以小刀搯其胸端敏謂從人曰我已刺
速擊兇手言訖而絕從人昇端敏入室武校聞聲奔集
執縛兇犯并執武生付首縣熬審兇犯爲張汶祥河南
汝陽縣人武生實不知情蓋適逢其會耳乃先釋武生
使去是時人情洶洶訛言朋興

朝廷調曾文正公還督兩江兩發重臣按此獄越半年
事乃定先是有丹陽某生者夢見吏役持名單一紙所

錄殆數十人第一名為張汶祥第三名為馬新貽而已則在數十名以外寤而告人決計不與秋試未半月而端敏被刺某生以是冬十月卒惟張汶祥名列第一而死在明年二月咸莫測其故也端敏騎箕之夕張子青之萬在清江浦忽夢端敏以年愚第名帖來拜端敏故與漕帥丁未同年也神色慘澹久之默然徐曰吾事專託同年拱手而去未幾得

旨前赴金陵熬審兇犯漕帥至金陵時以語人謂凡事莫不有定數云是年又有湖州人費以耕字餘伯者以

筆記卷四

三遺經樓校本

嘗晝遊上海病卧客舍馬公被刺之日費忽語人曰制府馬公今日已死一百二十餘年前之案發矣此案其數十人吾名亦在其中不能久居人世矣越三日而費卒

張汶祥之獄

馬公未被刺之前數日忽接到公文一角其封模糊不知為何署印章折視之並無文書但畫死馬一匹而已亟命執投文者訊之已不知所往蓋即張汶祥所為也及馬公薨汶祥所持刺刀深入胸中四寸從人為之拔出刀已剝曲刀首敷毒藥人遇之立死並不見血云意

其處心積慮非一日也是時事出非常訛言四起或謂必有指使之入或有以帷薄事疑馬公者蓋謂汶祥奮不慮死非深讐不至此也方獄急時余在金陵頗加意訪察此事其謂有指使者固全無影響謂涉及帷薄事者尤大謬不然蓋汶祥所自供之籍貫蹤跡已與世所傳不相應且馬公果有隱隱汶祥儘可昌言之不必為之隱諱也先是

朝廷命漕帥張公之萬赴江南莅獄既定讞矣會言路有異議者復遣刑部尚書鄭公敦謹赴江南讞如前乃

筆記卷四

西遺經樓校本

以辛未二月十五日磔汶祥於金陵城北之小營摘心致祭於馬公柩前而馬公先已奉

旨建祠予諡飾終典禮甚優云方汶祥之被執也江甯將軍魁玉公詰問主使汶祥張目答云我為天下除一通回匪者蓋以馬公先世出於回教故誣之也及星使至與承審司員先後熬問汶祥終無一詞或時為誇謾不遜語而已或勸刑訊星使以汶祥重犯儻未正典刑而瘐死獄中誰執其咎故始終不敢用刑定案之日孫觀察衣言袁觀察保慶皆以承審大員不肯畫諾以未

刑訊故也二公皆嘗受知於馬公者然當是時推究汶祥蹤跡并徧逮其媼戚支黨供證確鑿所讞已十得七八殆無其疑義云汶祥始爲粵匪所虜繼而逃出至甯波以押當質利自給并與諸海盜通食其糧者數年值馬公巡撫浙江擒斬海盜頗眾復禁歇押當汶祥益貧無賴乃時思爲海盜報讐汶祥又有妻爲人誘之以逃汶祥追而執之復以失物訴巡撫求爲追繳馬公以此小事不宜煩瀆格其訴不納其後汶祥妻又謀逃逸汶祥迫令自殺旣而怒曰巡撫不爲我追賊使吾妻有輕

筆記卷四

十五遺經樓校本

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會馬公總督兩江汶祥千里間關候伺兩年而始遂其志天下固有以睚眦之忿結滔天之釁者其張汶祥之謂乎

知府被刺

同治八年青州府知府王君汝訥被刺而死其兇犯乃青州營步兵也營中定制凡馬兵出關校閱步兵精騎射者補之有一步兵武藝絕倫發矢連中而參將抑之竟不得補馬兵關步兵懷恨常欲刺之而未得間會某月某日丁祭之期步兵私念此其時矣因磨白刃先埋

諸學宮方輒下至期文武官皆已就位步兵取白刃徑

往祭所於時黑夜中雖有燈燭眼光朦朧步兵平素又

但知參將爲最貴乃就首席一官猛力刺之應手而倒

則知府王君也步兵曰誤矣亟往刺參將參將負重傷

疾走以免其下兵丁倉猝格鬪死且傷者數人步兵馳

出廟門左執刀右挾矢以禦追者每發一矢無不中復

殺數人於是追者不敢迫至東門門者呵之復殺門者

斬關而出遇一農夫驅驢負柴將入城又殺農夫推柴

於地而騎其驢以行驢至水邊不肯渡橋步兵亦若迷

筆記卷四

十六遺經樓校本

不識道者盤旋往返自晨至午仍在水邊追者愈聚愈

眾乃就執訊之則瞠目直視但云欲殺參將而已遂賞

之極典初王太守之父爲山東某縣令接印之夕滅燭

將就寢時窗外月明如晝月光映射室中忽見有人持

白刃自屋簷飛下破窗而入太守之父自帳內窺之見

其在室中摸索知欲刺人也大駭屏息移出帳後伏於

牀下刺客摸至牀邊果連斫之旋覺無人復破窗而去

旣而詢知此室爲前任縣令所居其僮家不知其移寓

故欲刺之然使不見幾速避已代人受刺矣因是寒心

卽日告病棄官歸亦可謂哲於保身者乃閱數十年而其子仍在山東代人受刺豈冥冥中果有定數歟

知縣被戕

同治九年兩江總督馬公被刺於金陵是年三月初五日先有浙江嵎縣知縣嚴君被戕之事嚴君名思忠鎮江人治嵎縣頗著政聲有櫛工龐姓設鋪縣城而令其子學技於新昌會清明節其子由新昌回家至中途忽發瘋疾櫛工赴鄉省墓俾一徒與瘋子居鋪中夜將半瘋子忽放火自焚其屋鄰人奔救火既滅而瘋子不見

筆記卷四

十七遺經樓校本

人皆謂其懷慚自遁未之覓也是時嵎縣令無公廨僦民室以居瘋子竊菜刀置之懷徑趨縣令公館登館後土山墻後門以入館中人皆不覺條入縣令正寢寢室凡七間皆有簾帷而無門戶縣令與一妾居東縣令之女年約二十與傭媪居西瘋子先遇一媪斫之負傷仆地遂趨縣令臥牀遂斫之其妾聞聲呼救復趨斫之皆在牀呻吟瘋子見牀後花裙一條遂取而自束之復趨西室見縣令之女斫之數十下負重傷未死仍入東室斫殺縣令其女聞聲匍匐往救瘋子出遇之復被斫以

死縣令與其女皆受七十餘刃以死而面目模糊不可辨云瘋子取印佩之開箱取寶銀一枚復出後門而去天旣明有豆腐店翁方開店門忽見一人滿身血污腰束花裙執刀來撲店翁以門板禦之墜其印及刀於地瘋子挾銀而遁居民拾印與刀來叩縣令公館則大門猶未啟也旣知縣令已死遂報典史先來相驗發捕役嚴緝兇手瘋子泅伏水中執而訊之若茫然不自知前事者縣令之妾逾一日而死置瘋子於極典然終莫解其由來也或曰嚴君少時其父爲山東博山縣令嚴君

筆記卷四

十六遺經樓校本

讀書學宮之魁星閣閣有三層嚴君居中層其上爲人迹所罕到而嚴君每若見人憑欄眺望知爲狐也陰戒其僕蹤跡之知其窟在數里外之古墓中歸而告其母曰某處有狐窟兒將召獵戶殲彼醜類其母先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吾族與郎君夙無嫌怨兩不相侵郎君居心陰狠吾族氣數已到恐遭毒害然吾必有以報之其母旣感是夢乃叱止之曰彼雖異物然無害於人何必殲之敢若此非吾子也嚴君重違母教數月未發厥後技癢不能自已遣其僕陰購火藥藏之墓中乘夜以

引線發之清晨往觀則死狐枕藉穴內人有知其事者以爲龐瘋子之案老狐爲之也嚴君被戕之歲元旦館中階石忽裂爲二血痕殷然嚴君自占一課謂縣中當有逆倫重案亟召其吏役教誡之俾各慎厥職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

水神顯靈

鬼神爲造化之迹而迹之最顯者莫如水神黃河工次每至水長之時大王將軍往往紛集河工吏卒居民皆能識之曰某大王某將軍歷歷不爽同治七年捻賊張

筆記卷四

十九遺經樓校本

總愚竄入直隸山東交界今伯相合肥李公扼守黃運兩河設大圍以困之當是時各營兵勇不滿十萬而汛地綿廣數千里人數不數甚鉅賊以全力併衝一處一處失防則全局皆廢固非確有把握也然竟以滅賊者是時大雨時行河水泛溢平地積潦往往盈丈賊四面奔突皆爲水所阻官軍因得以合力痛勦蓋若有神助焉李公調長江水師提督黃軍門翼升率舳板礮船北上至張秋阻淺不能進眾人咸請軍門詣大王廟行香舟人忽報曰黨將軍至矣曰何在曰在河干先是北運

河涸如平地至是河水驟湧船隨水進所向無阻隱隱于數十步外見一紅旂在前大書黨字軍門祝曰此役若滅賊必請于大帥奏加封號於是李公調軍門扼守泊頭鎮至捷地壩其河牆一百二十里軍門既至審視形勢謂將吏曰吾水師力尙單薄而汛地頗廣且運河水旺尙無可虞賊若由滅河北竄則大局壞矣吾欲決捷地壩引運河水入滅河則吾可高枕無虞又恐居民不願致啟爭論正躊躇間眾又請軍門拈香曰大王現矣軍門登河牆拈香畢憑牆下望見若有一蛇蜿蜒河

筆記卷四

二十遺經樓校本

側長不過尺餘或曰黨將軍也或曰楊四將軍也或曰某某大王也方欲遣人諦視忽對岸堤上有一蛇長十餘丈首如七石巨缸鱗彩燦爛三昂其首驟聞天崩地塌之聲則捷地壩陷矣運河水滔滔滾滾灌入滅河賊果北竄阻水不得度望洋歎恨而去賊既滅軍門以語李公請爲黨將軍奏加封號未及舉行但爲奏請南書房書一匾額而已及李公總督直隸歲辛未畿輔大水一日天津吏民謠言黨將軍見於河干請郡守縣令往迎之縣令讓以坐轎不肯入郡守乃以坐轎讓之送入

大王廟中既而大王將軍陸續踵至津民連日焚香演劇以侑之已逾兩月李公謂屬吏曰今值饑饉之年物力艱貴與其耗之演劇不如賑濟饑民欲將大王將軍送之河干正在商議外間尙未知也一優人忽自廟中戲臺跳至臺下大言曰我輩得住也李少荃與我有舊本是一會之入戊辰之役我為出力不少滅賊成功得有今日乃既不為我請封今者演劇為樂復欲驅我何太無情誼也言畢優人偃臥於地良久乃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於是屬吏力請李公聽其演劇凡三閱月而大王將軍乃漸去津民復相與醮錢重修大王廟煥然一新

筆記卷四

王遺經樓校本

曹莊工次河神靈蹟

同治甲戌河決賈莊山東巡撫丁稚璜宮保親往堵塞以是年冬十二月開工頗見順手而大王將軍絕不到工至光緒乙亥二月間險工疊出用稽料至五千六百七十萬斤蘇料至二百七十萬斤十三日後停工待料占埽或蟄或走或似嘔吐連日西北風大作大溜自引河直射口門萬夫色沮十五日午刻口門里許河水清

筆記卷四

王遺經樓校本

忽見底毫髮可鑑十七日栗大王至越日黨將軍至又明日金龍四大王至自十六至十九日桃汛忽發口門深至五丈四五尺種種奇險兵弁員役束手相向二十一日大溜忽入引河口門水勢日平二十三日以後蘇料大集各大王將軍亦雲集兩壩二十六日南壩開工二十八日北壩開工是日金門中流忽浮黑鴨一對遊泳上下幾一時許倏不復覩河員謂係抱鴨將軍每遇堵口出現最利越日復有虎頭曹四將軍端坐細箱船上形同綠蛙而體較長請入香盤毫不驚躍又有楊四將軍者狀如蜥蜴長祇寸餘雙眸怒突徧體生花從簷際躍入宮保帽中遣官送至大王廟行七八里伏不稍動安坐供盤數日三月初六日寅刻正兩壩合龍然壩基尙未壓到河底河水自壩下潰涌而出形勢岌岌初八日雷雨大作其言陳九龍將軍至矣是夜雷雨不止龍占打下丈餘隨即添培高厚土櫃邊壩一齊填壓到底卽刻斷流蓋人力無所不施不得不借於神力也聞河工凡見五毒皆可謂之大王將軍如蛇蠍虎蟾蜍皆是也然託於蛇體者為最多但其首方其鱗細稍與常鱗

不同位愈尊靈愈顯則形愈短金龍四大王長不滿尺
降至將軍有長三尺餘者又如金龍四大王金色朱大
王朱色黃大王黃色栗大王栗色皆偶示迹象以著靈
異各就其神位之前蟠伏盤中而昂其首或一二十日
不動或忽然不見數日復來其去來皆無蹤跡而鱗色
璀璨或忽然黃變爲朱朱變爲綠謂之換袍或忽然死
於盤中謂之脫殼其死蛇須送水濱卽自沈於河底或
數日後仍現於河干蓋其所附之蛇偶死而大王實未
死也又有某大王在盤中生數蛋而去者此次大功告

筆記卷四

玉遺經樓校本

成宮保卽專摺請加封號奉

旨金龍四大王封號著禮部查照康熙二十三年加封
天后成案辦理其黃大王朱大王陳九龍將軍楊四將
軍黨將軍劉將軍曹將軍着禮部一併議奏並建立栗
大王專祠以答神庥云

武員唐突河神

丁稚璜宮保在山東兩次治河前則侯家林工後則賈
莊工也侯家林之役大王將軍來集工次每日演劇敬
神有眾蛇各就神位之前昂首觀劇優人或以戲單呈

上請大王將軍點戲蛇以首觸戲單所點之劇往往按
切時事非漫無意味者也而點第一曲者必金龍四大
王其次第亦不稍紊有總兵趙三元者戟手謂人曰此
皆蛇耳何神之有言未已忽叫云不敢不敢羣趨視之
則有蟠其頸者有繞其背者咸勸總兵跪神座前自責
且願演劇三日以贖罪倏忽聞已見大王復位矣然未
見其去來之迹賈莊之役有某提督駐河干忽見大龍
順流而下或謂此元將軍也宜設香案望空叩禱可獲
神助提督怒曰吾乃將軍耳彼區區介族何足懼焉命
軍士舉火槍擊之龍遽返而上駛若畏避者提督方自
鳴得意忽見大小龍數千蔽流而至波濤洶涌提督正
命舉槍則向所見之巨龍已倏忽近岸昂首噴沫眾龍
隨之奔流箭激聲勢震盪軍士皆驚恐奔潰提督知不
可禦亟策馬登高避之而其所駐之河濱草屋十餘間
皆被水捲去沈汨無餘矣噫宇宙間靈蹟昭然者莫如
河神彼武人粗鹵不知敬畏幸而未降之罰乃著異於
俄頃之間以示薄懲神顧可慢乎哉

筆記卷四

玉遺經樓校本

河上旋風

光緒丁丑七月余偕諸昆季謹扶先太夫人靈柩由濟南回里舟經張秋黃運之交適值戴村壩決陷運河口門水深一尺內外河沙淤澱舟不得進泊口門外十有四日乃假振字營勇丁百餘名濬控淤沙越一日曳舟入運河十里堡閘仍不得進此閘乃運河入黃之口也明日午刻天晴無纖雲忽見旋風揚沙起南岸頓成白雲一道若有白鳥及蝴蝶翔舞其中者時有舟人以蘆席爲舍舍河之濱頃刻閒捲入雲霄聞其下風沙相薄如旋輓轆漸迫挖河諸勇丁諸勇丁鳴金拒之風息雲

筆記卷四

孟遺經樓校本

散而河之北岸復有飛沙衝起橫亙天半有若白龍之飛遊者或曰此旱龍也其首偃仰向日兩目炯炯如巨盞諦視之卽蘆席兩方也其身如數百匹白練舒布空中諦視之則揚沙映日光也其下塵沙亂刮若以尾掃地而南岸蘆席七八方須臾盡至北岸飄轉青冥間久之始杳余初疑此以爲水怪蓋畏挖河勇丁之逼其巢穴而遷徙者或又告余曰此風自南而北先至戴家廟是日適逢市集之期鄉人麕聚風不敢過人知其神也而避之風乃旋轉而北云然不知其所止息亦不知果

何神也

忠靈破賊

江忠烈公旣殉廬州之難其弟達川方伯忠濟率援兵千餘爲賊所阻距城數十里越八日遣一勇丁微服入城出公尸於塘水面如生負以出城斂之歸葬官軍初次克復廬州於水西門內建公專祠數年廬州復陷同治壬戌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率大軍圍廬州俾其裨將石清吉攻西門外之得勝卡賊以全力守之堅不可拔忽見卡後有一枝人馬皆執白旗旗心有江字襲賊之

筆記卷四

孟遺經樓校本

背賊乃大潰官軍遂克廬州是時賊與居民皆望見之後知官軍並無白旗隊者而破賊之所實與江公祠相近其旗白色則公生平行軍所用也至今廬人道公遺威猶懍懍有生氣每議大事必在江公祠祠中鑄胡元焯鐵像跪階下云

已死七日復生

蘇州西洞庭山陸某妻家在蘇城內一日入城暴病而卒其妻家遣舟至洞庭山迎其妻來視舍斂阻風中途越七日然後至時天氣嚴寒尸尙未變將大斂矣開棺

忽蘇又十餘年乃卒人嘗問以死後情狀自言將死之時魂從頭頂鑽出急切不能離身奮力掙去甚覺苦楚已乃驕然解脫遂與身判爲二矣由是入冥漠之鄉若有知若無知似人睡著後光景有時隨風飄蕩至洞庭山家中自覺其身已死忽念及父母兄弟妻子悽然以悲則魂氣爲之一聚若炯然有知者已而漸復昏昏然或遇大風吹散或被鏡鏡及銅鐵器聲驚散凝聚最覺費力不見有日月不知有晝夜凡所稱陰界地獄及閻羅王俱未之見亦未遇一鬼既復飄至一處若有兩人

筆記卷四

毛遺經樓校本

痛哭者其下赫然一口醜惡可畏不覺驟與之近陡合爲一遂復生矣哭者則其妻與妻母也陸某所述頗爲近理其未至陰界蓋以陽壽未盡故無引導之鬼所以能復生者亦卽以此歟施叔愚廣文爲余言之

獄囚囚官

各郡縣獄中重囚例皆錄其足而桎其手鉗其口而鎖其頸晚近獄規不肅每一囚入獄獄卒皆有例定規費僅於州縣典史巡獄時爲上刑具官去卽便弛之習以爲常官亦知之而不深究也廣東有某縣令欲察獄中

積弊一日屏去儀從突入獄中獄卒未及知也獄囚百餘人見之曰汝來甚善羣起縛縣令宣言曰官欲出獄須縱我輩百餘人與之同出如門外人有來前者我輩先扼殺縣官以待死均之一死耳與其束手而死不如與官同死復連縛獄卒數人有餉縣令飲食者獄囚數人傳遞而入獄囚口糧或不時給則亦絕官餽餼以相抵縣中幕吏皆無如之何典史至門外遙呼獄囚始而婉諭繼而哀祈囚皆不應不得已稟達郡守郡守親自赴縣至獄外諭囚曰縣令自到任後並未苛待汝等汝

筆記卷四

毛遺經樓校本

等入獄皆在前令手中今如致縣令於死汝等罪名益重豈得倖全不如速釋縣令汝等有冤抑者必爲伸理其犯重辟者亦當設法超拔決不汝欺也獄囚皆曰今日我輩與縣官出則同出死則同死不必多言郡守徘徊莫措相持已及旬日恐縣令死於獄中釀成重案不得已密稟大府請發兵兩營到縣許赦囚罪盡縱出獄囚復言當攜官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方能釋官亦許之獄門旣啟羣囚擁縣令驩呼疾走官吏尾之而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囚乃釋縣令欲遂分道颺去官兵伏

盜以待四面兜圍百餘人皆就擒惟逸去三人而已郡守縣令攜囚回城盡法懲治加以酷刑死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其餘皆從重擬罪剋期處決此光緒六年事也夫蛟龍失水螻蟻困之縣令之所以威伸令行者以有堂皇儀仗之尊嚴吏卒僕隸之擁衛耳微行入獄俾獄卒等不及掩其弊用意非不勤也不幸逢意外之變致路危機遭侮辱吁為官者可不慎哉

閹刀殺人

今之藥店皆有閹刀刀重數十斤至百斤聯於鐵架之

筆記卷四

三遺經樓校本

上關捩靈便刀每切下則與架相脗合以剗各種藥料雖巨材無不立斷咸豐年間某縣藥店有一童子方六歲配一童養媳方五歲兩小無猜時共嬉遊一日童子拉童媳陪出門外童媳不從童子曰不從將殺汝童媳以首湊閹刀架上戲謂之曰請汝殺我不意閹刀驕然落下首領竟斷焉蓋店夥之置閹刀本未妥帖忽有人倚其架觸動關捩乃猝墮而殺人也童子驚懼號哭店主執以報官童子自願抵償聞將定以誤殺之罪俟及歲時按律辦理後不知究竟如何也

蕈毒一日殺百四十餘人

寒山寺在姑蘇城外唐人詩已累累見之千餘年來為吳下一大禪院道光年間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過客者共一百四十餘人忽一日盡死寺中既已無人鄉保為之報縣縣令前來相驗適一竈下養死而復蘇縣令問諸僧今日食何物對曰食麪縣令復詳詢煮麪之人與澆麪之湯竈下養對曰今日值方丈和尚生日特設素麪以供諸僧我適見後園中有蕈二枚紫色鮮豔其大徑尺因擷以調羹澆麪但覺其香味鮮美異常未及

筆記卷四

三遺經樓校本

親嘗忽然頭暈倒地不省人事今甫醒而始知諸僧食麪死矣不知是何故也縣令使導至後園採蕈處則復見有蕈二枚其大如扇鮮豔無匹命役摘蕈蕈下有兩大穴縣令復集夫役持鋤鏟循其穴而發掘之丈餘以下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有長至數丈者有頭大如巨盃者蓋兩穴口為眾蛇出入之所蕈乃蛇之毒氣所噓以自蔽其穴者諸僧既皆食之故無一生竈下養僅嗅其香味故幸而復蘇縣令乃命儲火種發烏槍一舉焚之蛇之種類盡滅而寒山寺由此亦廢

愚民含忿輕生

通州東鄉農人有佃富家之田者一日入城還租因米色不佳頗受斥辱農人忿不欲生其家有一妻三子三女長女已嫁合家尙有七人農歸告其家人曰吾雖貧賤義不受辱今因佃人之田無端被其凌辱吾不欲居人世矣汝等當如之何家人皆曰願同死農乃盡鬻其穀米器物得錢百緡赴匠室買棺七具匠人不問其故貿然與之棺既到家先一日告其鄰人曰明日吾家有事請子一來鄰人於清晨入其家則見七棺陳於中庭

筆記卷四

三遺經樓校本

合家七人各卧棺中蓋皆已服毒矣鄰人懼而反奔出遇其已嫁之女於陌上告以其家父母弟妹皆已死矣長女號哭入門見其幼弟氣尙未絕灌救得生其餘六人則已長在此光緒五年事也夫愚民因一朝之忿自輕其生固已偵矣乃至合家殉之則尤愚之甚者然愚者難以驟覺而死者不可復生故君子不輕斥辱人也

柁工謀財酷報

無爲州有舟子兩人合夥駕一舟往來江上一在船首爲篙工一在船尾爲柁工一日有孤客僱船行囊甚富

柁工瞰其纍纍也謀之篙工欲殺孤客而取其財篙工以爲不可柁工再四強之篙工曰吾兩人雖同舟不妨各行其是我不問汝事亦不洩汝謀也是夜客到船尾洩溺柁工推而墮之於江大呼擦救篙工亦起客已沈沒無蹤柁工乃檢其財物欲分少許與篙工不受欲以其舟贈之又不受且曰吾自知貧窮有命不敢冀驟富以速災也柁工乃挾所有以歸置買田產家道日隆子孫鼎盛篙工亦歸耕於家每見柁工添丁益產之喜輒歎曰天道無憑篙工之妻子聞而怪之以爲忌其富也

筆記卷四

三遺經樓校本

既而柁工之孫以武舉得進士還鄉宴客賀者盈門篙工亦往焉柁工率其子孫婦女將往某處敬神酬願自無爲濱江之白馬嘴登舟離岸僅數十武大風驟起遽覆於江合家男婦老幼三十餘口無一免者送者猶未旋踵也篙工歎曰天道果有憑也人怪而問之篙工笑而不答後其妻子私問之乃具言其顛末噫柁工僅殺一客而全家之死於江者三十餘人其報似太酷矣然柁工得不義之財以肥其家以長其子孫享榮富之樂者數十年天將待其時而降之罰殆猶借債者之愈久

而息愈厚歟

娶妾得泥佛

吾鄉有某生者中年無子謀置適室乃買舟渡江赴通
州一帶訪購某生既省小費又欲速成會有客來言一
鄉民願鬻其女導往觀之其色甚美問其價則甚廉但
須以花轎迎娶某生大喜亟與定議屆期以花轎迎至
舟中女家有二媪來扶女出轎登牀衣裙楚楚紅帕障
首某生但覺其穠纖合度而已然二媪方伴坐牀上不
能遽前揭帕某生犒輿夫等既畢二媪亦即辭去某生

筆記卷四

三遺經樓校本

步至牀前見新人端坐不動私念此必因羞畏而矜持
也乃以手微撼之仍不動遽揭其帕則一泥像甚為端
麗蓋係百年前所塑近時無此良工也某生懊悶已極
正欲追媒媪理論已有村人數十讙譟而至且曰此吾
村觀音菴之大士像也環而祈福者且千戶汝何得擅
擡至此或欲鎖其舟或欲繫其人某生惶遽失措一老
翁出為排解某生乃苦訴其見給之狀老翁對眾言曰
姑念此人異鄉遠客願諸君稍恕其娶媪菩薩之愆但
令出洋銀二百員以示薄罰吾輩自昇佛回村何如眾

作勉強允許之狀某生不得已出洋銀二百員付之眾
其昇泥像驢呼馳去某生踉蹌歸里大喪資斧而妾仍
未得此可為見小欲速謀事不慎者戒

雷震總兵

同治五年二月初六日有皖南鎮總兵張志邦赴金陵
拜年將返乘船由江中自上而下陝甘總督楊厚齋宮
保之委員由上海製辦軍械乘船自下而上相遇於棉
花隄因避風雨同泊隄邊又有一船先泊者共為三船
忽空中霹靂一聲先泊之船錨練纜索皆斷飄至對岸

筆記卷四

三遺經樓校本

其二船攝起空際再擊一聲並皆粉碎張鎮及船中三
十餘人同震死其骨肉指節寸寸墜下布滿田野惟船
戶一子一婦墮地皆無恙彭雪琴宮保馳書告曾文正
公於徐州軍中余親見而錄之或謂張鎮及委員有隱
惡焉然未必同死三十餘人皆有隱惡者則西人偶觸
雷氣之說較為近之而何以飄至對岸之一船與船戶
之子婦同免於難在蒼蒼者似又非無意也是真不可
妄測矣

雷殛惡人

同治戊辰歲杪合肥東南鄉地名府大圩者有一貧人無以度歲步行二十餘里告貸於戚友家得米數斗錢兩貫以歸中途迫於饑渴叩一村戶乞茶有張氏婦方與其幼子共飯見貧人有飢色問其故而憐之留給午餐其錢米在筐中置於門外是時張婦之夫遠出貿易其鄰有禿子者素遊蕩無賴見門外錢米一筐私念夫不在家而其婦容留外客必有他故遂擔其筐以去蓋既利其錢米又欲藉爲異日婪索之具也然張婦素勤儉持家好行方便實並無他意貧人飯畢而不可見錢

筆記卷四

美遺經樓校本

米惶窘欲死婦又惻然憫之遂給以錢米如原數并畀一器使擔之貧人感泣而去越數日其夫自外歸禿子布造蜚語謂張婦有外遇并以私給錢米爲證其夫以婦平時素賢淑尙未之信姑詰其盛米之器所在則云已借貧人矣夫謂禿子言果不謬頗加斥責婦無以自明遂自縊其夫悲憤交集又迫歲事遂草草厝於祖塋之側明年正月四日貧人感張婦之德備微禮往其家賀年并歸其盛米之器始知婦死遂痛哭力白其誣其夫亦悟淚下如雨遂二人同至婦墳前哭奠且呼曰善

人遭誣何天道之無知耶忽見黑雲迷漫迅雷驟作霹靂一聲從空中攝禿子至墳前跪而自訴其情甚詳然後擊死又霹靂一聲將婦棺自墳中掀出棺開而婦遽甦與其夫相見恍如夢覺俄而遠近奔走來觀蔡子方司馬家矩合肥人也目覩其事爲余述之且云張婦至今尙存其子亦秀慧能讀書云

雷救人命

無錫北鄉有農家養一童媳其姑遇之甚虐督使撚棉放紗每日以十索爲度一日忽少紗一索苦搜不得其

筆記卷四

美遺經樓校本

姑謂其偷竄鄰家也既嚴撻之又將置之死地忽陰雲四合雷聲陡作震死家中一老牛其腹亦已劈開有紗一索宛在腹中蓋牛實吞之也然後養媳之冤始白天道以人命爲至重牛固無知吞紗一索亦罪不至死然因吞紗而將致人於死則不能不速擊之以救人也

劇盜婉言辭雷擊

吾錫東鄉有巨盜曰林增蟾常隻身行劫江湖間血案纍纍尤善采花常自言良家婦女爲所汗者甚眾一日雷火繞其前增蟾跪而辭曰以增蟾之罪當死國法若

以雷擊死太便宜矣雷遽收聲陰雲盡散越一年果爲金匱縣令許君誦宣所弋獲問以積案堅不肯承曰增蟻將全身而死加以夾棍薦架吊梁及諸酷刑無不受最後燃燭臍中遂死時方暑熱比拖出狴戶口已腐矣

雷疑

蔡子方司馬家矩語余云甲戌之夏嘗讀書金陵清涼山之陽惜陰書院用老蒼頭秣陵關鄉人也日午後因事回里與其鄰人結伴偕行鄰人買一乳驢中途遇雨驢不肯前鄰人乃身披蓑衣負驢於肩屈躬而行忽

筆記卷四

三毛遺經樓校本

覺雷聲殷然電光奔掣兩人疾行十數里則雷電常在左右若相追逐者然有欲下不下之象而聲勢逾逼逾近兩人大驚皆停趾以覘其異鄰人因暫釋驢脫蓑小憩道旁雷遽收聲電光亦斂雲中現出無數神靈之像須臾則濃雲盡散矣兩人於是豁然大悟曰此雷疑也夫蓑衣狀本蒙茸復加驢於其上則人首爲所遮蔽而蒙茸益甚焉神靈見之疑以爲怪物奮欲一擊又以諦視未審不能遽下也迨見釋驢脫蓑始悟爲人而速去之蓋鄰人雖無好怪之心祇以一時事與怪類幾蹈不

測之禍然則人之背常襲怪以干神靈之怒者豈不愚哉吁可畏也

雷擊學徒

光緒四年七月十三日無錫賈人計氏子年十六在塾中忽被震雷擊死方雷之未發也眾聞有硫磺氣味甚烈計氏子告同學友云我今日微覺寒慄不知何故遂不待晚餐入帳高卧時在申酉間也天既暝忽迅雷閃電挾狂風驟雨而來其勢震盪洶湧如百萬甲兵從空而下又如排山倒海之聲內外房屋騾然洞開雖有木

筆記卷四

三毛遺經樓校本

門銅鎖者皆自解脫有一老者年八十餘矣謂人曰吾聞人有當受雷擊者其地之城隍土地及諸鬼神無不畢集門戶皆能自開今雷聲若此大非佳事言未既忽聞霹靂一聲提計氏子出帳中悶伏於地同學友亦自投於牀下驚悸已絕雷聲殷殷如千百火星散迸一室又如無數燭龍閃爍不定而計氏子牀帳則已如巨燈照耀塾師深恐雷火燒帳及屋與其家人盡力撲救迨帳已掀下則固無焦痕但見四角有龍爪迹而已又聞霹靂一聲則計氏子已震死而同學友蘇矣於是其父

聞信偕一店友奔赴塾中遂與塾師其三人皆執香長跪仰而祝曰此子素謹愿無大過極知上天降殃決無誤罰之理彼若有隱隱尙祈雷神擊而活之使彼自言然後受殛或誅書數字誌其過惡既使吾人明白無疑亦可以爲世炯戒三人苦祝久之無應又久之而雲散雨止天已霽矣計氏以其子被雷擊爲大恥乃書冤單千餘言分貼四門表厥子之無罪也方雷之初至有一大火球墮入東鄰鄒氏之大庭外旋騰躍而上從一人頭上滾過其人並無所苦又覺耳邊有雷針擦過亦並無微傷然里人皆謂此次天威之隆赫實數十年來所未睹也論者搜求計氏子之惡而不可得若以西人電氣之說當之則雷似有所專注並非偶然相觸者或爲之解曰此子前生必負大罪孽或是大姦慝而倖逃顯戮漏天網故於今生致罰焉或又曰世傳人於天曠日受胎者必遭雷擊其卽此子非耶夫天地之大造化之理之博固無所不有然皆並無左證云

筆記卷四

平遠經樓校本

雷擊水缸
甯波水國也然甯江與海潮相吞吐厥水皆鹹故凡取

淡水者必上溯鄞江其源乃清居民則戶列巨缸積受雨水而用之余任甯紹台道五年署中用水皆以船載之十里之外府縣署中亦然丙戌之夏雷聲殷殷忽將道署廚房外一水缸擊碎其缸容水十餘石迸流滿地缸外有八九尺之蛇蛻一條余乃悟曰是缸之水闔署之人飲食皆取給焉蛇浴於缸行至缸外而脫殼其水必毒可以殺人故驟擊之天之愛人甚矣淡水固養人之物蛇初入浴人尙未知而蒼蒼者早已知之奮雷一擊俾闔署之人免罹其害於戲何其仁與明之無弗周也

筆記卷四

平遠經樓校本

也

一日中雷擊三人一死二活

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武進戚氏堰田隴中有一人被雷擊死須臾又一人奔至狀似瘋顛自訴前事眾人聽之始知死者一素愿無能之鐵工其一人則傭工也先是鐵工運鐵數擔由無錫南鄉駕一野航回至戚氏堰有一素識之鄉人來求附行鐵工問來此何事曰索道賬問索得幾何曰得洋銀七十四員鐵工乃招令登舟中夜與其子及傭工密謀欲殺之而取其財傭工以

爲不可其子依違其間俄聞汨然一聲則已乘客出而墮之水中矣客首自波間冒出則春之以篙凡三冒三春之客戶遂飄沒不見鐵工因取其財分傭工以洋銀十員及聞鐵工之被殛也傭工自念既分其利必同受其殃驚悸發狂奔至田畔盡言其隱眾人以質諸其子猶囁嚅不肯吐實世傳人被雷擊三日內必有回覆陣次日果有飄風奔雷雷聲隱隱旋繞鐵工之子大懼眾人皆爲跪求且謂之曰上天欲汝自陳其父之惡爲世炯戒也其子長跪自訴一一與傭工之言相符久之

筆記卷四

聖遺經樓校本

雷始收聲雲散天霽矣同日無錫城內有一學徒在塾中忽被迅雷旋繞眾皆望見金甲神挺鞭圍坐四簷又有奇形異狀似仙佛者往來空中於是父兄及塾師皆爲執香跪求且使學徒自言過惡願立即改悔學徒言昨日大解偶不檢點有制錢二百墮入溷中未及撈取願速往撈之雷仍不散學徒乃跪祝曰我有欲害人之事今已悔悟斷不敢再作妄想雷聲漸止眾隨往淘糞坑果得制錢二百其害人之事則堅不肯言後有人在某枕邊搜得鋸刀一柄蓋與舊友某甲爲讐欲刺殺之

而未發聞雷後決計銷燬尙未得暇適爲人所見云同日又有一茂才因喪其妻肆口怨尤忽迅雷擊其足茂才跳走以免回視一履已燬矣蓋因茂才罪不至死故燒其一履以警之以上三事同在一日余檢時憲書是日爲天刑日而盛夏又純陽當令之時雷部於此宣其威柄亦所以救人道之變而濟王法之窮天道神明豈不信哉

甯遠府城地震

筆記卷四

聖遺經樓校本

道光季年四川甯遠府地震環府城數十里城垣房屋傾陷尤甚人民牲畜死者無算前此三年有一道士呼於市曰牛鳴地裂人以其顛狂不之異也及是知甯遠府事牛雪樵先生樹梅壓於壞垣之下三日後遇救而蘇遂有跛疾而全家皆已壓死終以無嗣知西昌縣事鳴謙及其全家皆死有人夜睡忽覺牀屋滉漾如在舟中已而墮於牀下驟聞天崩地裂之聲房屋傾倒竟被牀板撐挂因得不死徐自挖開壞墻而出思其父在某街某店欲往救之而街道幾不可辨僅誌彷彿既而見某店招牌卧地因呼其父忽聞有應者曰速救我出汝

父尚在我下一層救我乃可救汝父也如其言救之復救其父皆得不死是時天色朦朧莫辨晝夜冥然孤往凡諸戚儻朋友恍惚遇之與相慰勞知其無恙旋見大地烈然迸裂海水湧現奇鬼突出有頭大如車輪者長身蟠腹者百般怪異之狀森然可怖須臾地合如故久之有礮聲震耳者三聞人言天礮鳴矣於是豁然開朗復見天日知已晦冥三日矣向所遇之戚儻朋友詢其無恙者實皆鬼物云牛太守嘗自悼曰我生平行事不背古人爲官未嘗不勤民事而遽攝此厄天道庸可問

筆記卷四

聖遺樓校本

乎一夕忽夢城隍神拜會告之曰子之所遇誠酷矣然此定數不可違也吾奉上帝命已三年迭請展緩至於無可延宕而後行事此三年中耗盡心血其不在數而居此地者既須設法遣去其在數而未到此地者又須引之使來終日忙碌刻無暇晷卽如吾子本在數中然吾以子剛方誠篤力請上帝僅免其身亦已繁費苦心矣太守自是遂不復怨尤後仕至四川按察使甯遠澤風最盛地震之後有司督率吏役檢尸於瓦礫中凡得男女合抱之尸三千餘具而實係夫婦者不過八百餘

具淫靡之風上干天怒故有此劫云

長沙火藥局災

同治九年二月某日長沙城中火藥局不戒於火其驟發也十里之內忽聞天崩地坼之聲牆屋震撼門戶動搖人皆奔向天井仰視則如黑雲遮空又如羣鴉蔽天而過凄然駭然其聲砰然間有墮地者則皆門窗甃瓦器皿及死人血肉煙霧迷漫空際閱兩時始散長沙府城隍鐵像素稱靈異碎鐵羣飛不知所往府學教授某君方在署忽一巨石洞壁而入中其頭顱腦漿流出巡

筆記卷四

聖遺樓校本

撫駱文忠公延醫以兼金良藥療之得不死有一人自半空墜下適在巡撫署前依然徐步而行署外人怪而執訊之答云我乘氣而上乘氣而下初不自覺也距城二十里以內皆有死人手足肩股絀眉屋脊樹枝繁繁不可勝數先是局中火藥皆藏地窖不知火從何入有一最大之窖相去較遠幸未引動火氣否則轟陷全城矣然環局二三里外居民無一免者局外本有溪河今亦變爲平陸是日也管理局務委員某同知與其都司相約赴局某同知忽憶公館中有未了之事半途而返

某都司行抵局門未及下馬火發礮焉而某同知竟免於難

火藥之災

同治六年四月初五日河南滎陽縣城中忽聞轟聲震空迅厲似從東來縣令派差四出查問始知城東七八里有甘肅委員運解洋藥及銅帽車十二兩正下石坡驟驚車覆擦動銅帽洋火迸發連及五車同時轟烈車夫居民死者二十餘人人民房震壞三四十間洋藥轟失百二十桶銅帽轟失一箱十萬顆云是年十月二十五

筆記卷四

吳道經樓校本

日武昌火藥局災詢係陝甘火藥局曬藥不檢延及城內之製藥局轟動半里外之藥庫附近居民死傷不少又聞同治四五年間山東省城有委員解火藥至濟甯者舟泊濼口歷城縣知縣陶某往送之登舟與委員敘談良久乃別既登岸委員在船首拱揖陶某登輿還揖忽聞駭然震動之聲煙燄迷目船與委員皆已不見岸旁有一古菴亦不見須臾則木片瓦與人骨節紛然墮下蓋船與菴及委員俱為火藥所轟矣陶某之輿夾在菴船之中央獨得無恙不解其故惘惘然馳歸縣

署嗚呼自槍礮盛行以來火藥之害既酷矣而局庫舟車偶因失慎而遭劫者亦復不少然其所遭似有定數焉又有遭之而仍免於難者彼鄂省被害之民迫於地勢者無論矣若滎陽城外之居民何其不幸而登輿之陶某又何其幸也蓋一則无妄之災一則非望之福也

龍陣風之災

同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湖州有龍陣風自西方起至於南潯約及百里同時折木發屋揚沙石死者甚眾有數村被風捲去變為平地數百年大樹有拔者四月十

筆記卷四

吳道經樓校本

三日有六龍鬪於高渚之石白湖湖水飛騰聲勢震盪壞舟數十茅屋數百間人有死者而嘉興亦於是日有龍陣風壞屋千餘間死傷頗眾夫高渚與嘉興相距數百里同日遇龍陣之災豈高渚之鬪者即嘉興起風之龍追至石白湖中而始相關耶不可知矣

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京師天壇在正陽門外之左隅繚以長垣周九里十三步圍丘在壇中形圓象天南嚮三成內壇形亦圓外壇形方北為皇穹宇環轉八柱圓檐上安金頂基高九尺

徑五丈九尺九寸石欄四十九陛各十四級北門外爲祈年殿殿在壇上其制俱圓壇南嚮三成面登金甌圍以石欄殿高九丈九尺共八十一楹上安金頂瓦均藍色琉璃每歲上辛

皇上祀天祈穀之所也後爲皇乾殿齋宮在殿之東南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寅刻雷電交作大雨如注西便門外有一槐樹陡被雷擊樹中有蟒蛇一具長約丈餘或曰蛇已被雷收去或曰避而之他喧傳之際雷又大震嶽撼山搖霹靂一聲直擊祈年殿前所懸之額

筆記卷四

聖遺經樓校本

碎墮陞上雷火燃著懸額之楣木未刻殿內火起煙燄從榻扇窻櫺冒出燒著樑柱其光熊熊如赤虹互天守壇官弁鳴鑼報警步軍統領發令箭傳集官兵及五城坊官水會奔救殿宇過高水激不到雖雨勢傾盆又爲琉璃亭頂所隔奉祀劉世印率人進殿將

列祖

列宗楠木雕刻之九龍大寶座搶出而

皇天上帝之寶座火已燃及無從措手戊刻後祈年殿八十一楹及檀木雕成之朱扉黃座悉爲灰燼數十里

丙光同白晝香氣勃發蓋其楹棟皆以香楠木爲之大逾合抱乃前明成祖時所建今世無其材也夜過半火勢猶未衰至天明乃熄丹陛上之漢白玉石欄杆悉皆炸裂二十六日奉

詔懲處太常寺各官及壇戶有典守之責者嘉獎五城水會紳董並以寅畏天災君臣交儆之意宣示內外大小臣工於是都人士皆言祈年殿額後有蜘蛛精或云有蛇蠍踞之連日見雷電圍繞殿頂盤旋空際數日矣余謂壇殿規模宏敞終歲空閉且其地愈尊嚴向爲妖

筆記卷四

聖遺經樓校本

精避雷之所或者蜘蛛蛇蠍夙踞其中或者西便門外樹中之蛇尙未死逃匿殿額之後天威顯赫必殲之以除民害固未可知然竟延燒是殿何也尤可異者蘇浙鄂諸省本皆大稔乃殿災以八月二十四日而各省亦多於是日始逢陰雨淫霖奇潦四旬有餘迨十月初五日始放晴光而歲事已無可救矣天心仁愛未必非先以殿災示警也恭讀

詔旨力戒因循勵精圖治正與殿中宗高宗遇災修省之意相同固宜弭變無形歲雖歉而民不至大病也

太平火藥局災

自槍礮興而各省各郡之火藥局林立然必擇空曠僻靜之區俾離城市稍遠所以重民命而避凶危也長江水師提督衙署建在安徽太平府城中而火藥局亦設於東門內蓋趙桓之武員但圖取攜之便不復顧及民生也當設局之初紳民屢具公稟請移建城外不聽光緒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已刻忽聞天崩地裂之聲煙焰彌空兩時始散遠近數里街衢屋舍蕩為平地有大礮數尊飛起與各種鋼鐵彈及巨石甄互擊人於數里

筆記卷四

罕遺經樓校本

或十里之外有闕兩時始墜下者是日有木匠泥水匠各數人在局作工轟然一震皆不知所往守局之卒數人與其全家亦皆不見并不知火所由起一灌園叟方在菜畦其首與左臂忽不見俄墜在城牆上一婦人在水濱搗衣驟聞震聲起立仰視其首倏已不見知府吳潮治甯國十餘年今歲忽奉大府檄調署太平莅任甫數月因修衙署賃居公館正坐廳事理官書忽一巨匾墮下壓傷頭顱臂膊痛極而暈既而復甦明日遂卒上南門夫子廟及學使考棚縣署大堂悉皆摧燬監獄亦

毀大半監犯有逸去者局旁有一浴堂當火發時藥彈為水所壓皆從地底衝過泥土竟被淘空遂成巨沼此次被燬者約一百數十家死者無從查考約有三百餘人死於轟焚與死於摧擊覆壓者各半其生者亦多焦頭爛額露宿風棲搭蓬席而居之至於各處殘肢斷體血肉模糊者令人目不忍觀居民以禍起提署之藥局往往昇死者之尸入中軍署中哭訃中軍宛轉避之又

筆記卷四

罕遺經樓校本

有提署巡捕委管火藥局差事居民譁入其家擊毀器皿以洩忿迨各官捐貲賑卹乃稍止焉嗚呼失慎難防生靈何罪可不審度於締造之時哉

福星輪船沈沒

光緒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招商局福星輪船放洋北上將至黑水洋逢大霧為西洋澳順輪船所撞沈沒海中海運員董死者二十四人伯相李公既為奏請優卹且建祠津滬矣其後上海道馮煥光與英領事再三理論斷令澳順船主賠償銀五萬六千餘兩撫卹一款職官二十四員每人家屬給銀三百兩共銀七千二百兩搭客死者二十八名每人卹銀一百兩共三千八百兩此

案方結委員長林者需次蘇州家亦在焉沈之次日長君之妻忽作嚙語曰吾已死於黑水洋矣速請吾友顧竹臣大令來大令者知元和縣事顧思賢也家人諦其音知爲長君之魂相與環泣鬼曰此乃定數豈能倖逃吾在水府已有職事亦無所苦何必悲也因將家事一一囑付家人且使勸其妻勿悲念顧君既至寒暄數語畢卽自道其已死且以其子託之俾代爲教督顧君唯唯鬼因曰吾在水府事極繁偶趁閒暇到此不能久稽請從此別矣遂拱手而去其妻如夢初覺問以前事亦

筆記卷四

至遺經樓校本

不知也於是蘇人喧傳福星失事越一日而上海始得信又越一日而蘇垣始得信云又一委員某君於正月初六夜夢至一衙署官册填委左旁一公案尙虛無人

有老吏指示之曰此君之位也不久卽來矣某君匆匆出門回顧門額大書水府二字遽然而醒至是亦及於難又一委員江姓甫上輪船見各艙已滿行李幾無可位置且見在船諸人面目模糊形狀可怖卽而視之則皆人也乃決意搬行李回逆旅俟下屆輪船再往竟獲免焉

附錄江浙員董死事者姓名

蒯光烈 張潛 朱聲槐 黃爾祉 齊岳 王綬
謝鳴鳳 覺羅綽勒歡保 榮椿 呂廷宰 胡權
立 貴成 劉齊煜 長楸 張培生 李松年
李錫田 甘立功 許楸身 姚濬源 趙德輅
葉錦泉 石師鑄 魏文彬

輪船失火

嗚呼生民之厄惟水火爲無情无妄之災惟焚溺爲尤慘故知命者恆有戒心焉若夫被回祿者卽有焚廬燬

筆記卷四

至遺經樓校本

物之驚而逃生者十有八九以其出路較寬也涉江海者卽有觸礁遇風之險而倖免者十常六七以其待援較易也若以輪船行水而遇猝然之火則兩厄交乘不

死于火卽死于水誠人生之至不幸也已自有輪艦以來外洋行海各船防火之法規例極嚴失慎之事所聞尙寡惟上海長江各船公司愈眾生意愈艱往往自紊其規例以廣招攬同治丙寅旗昌洋行之湖廣輪船在長江失火被焚當時詭爲創見之事光緒庚寅之春寶清輪船又在長江被焚因其攬載自來火若干箱貨艙

失慎延及艙面燃著自來火遂至不可撲滅死者近二百人其口未能撈獲者約數十人冬間復有上海輪船被焚之事其得禍之酷更甚於寶清一年之中焚輪兩見且同在鎮江大河口左右吁可怪也亦可傷也是年十一月十三日太古公司之上海輪船由滬開駛搭客約逾三百人是晚十二點鐘抵鎮江碼頭裝卸貨物而搭客踵至者一百數十人統計近五百人合之全船執事及水手等則近六百人人數既多客艙實不能容司事者遂以鑰啟大艙俾暫宿焉大艙裝貨之處平時不

筆記卷四

垂遺經樓校本

輕啟鑰火禁更嚴密異常此時既有客入遂不能禁其舉火十四日早四點鐘由鎮江蘆船開行至七點鐘始過大河口十餘里近鐵板洲之旁距泥礮臺尚十八里距鎮江約九十里距儀徵約六十里司事者正驗收客票暫閉樓上下諸艙門以便稽查忽聞警鐘亂擊其聲惶惶急起視之惟見黑煙紅燄從大艙直衝而上據司艙人云火起時但見近桅杆處有鋪蓋約二十具火從鋪蓋中出一經搬動火益炎炎延及棉紗大包須臾煙燄遂成火毬往來奔突大副令水手急曳救火皮帶是

時諸客紛紜擾攘多站立皮帶上遂致不能吸水水手急以桶取水潑之驟聞嘯然一聲艙板迸裂船主急令轉舵向江灘須臾船頭已近岸上欲解舢板船已無所及乃以粗繩繫於船首俾諸客得緣之而下是時東北風大作倏忽之間全船皆火船首船尾猝已燒斷而客艙多近船尾諸客無可存身紛紛跳入水中天寒浪急游泳爲難十不活一時有在旁毆船鹽船漁船皆坐視不救惟船主及水手等得扶繩登岸船上人死者惟茶房庖丁司艙各一人諸客在船首者皆因心慌意亂不

筆記卷四

垂遺經樓校本

知奔避以及于難故扶繩而生者僅半之若在船尾諸客則生者甚少此次火起迅捷未及十五分時候已全船俱燼死者約逾三百人上海仁濟堂紳董遣人僱救生船連日打撈得尸二百數十具斂以棺衾並有善士爲一一照相存留家屬由遠至者尸雖腐壞而得以認領其無人認領者則叢葬于義塚生者約二百餘人除去本船諸人外則搭客之遇救者僅百餘人而已越七八日燼餘之船由兩輪船幫扶拖帶行泊鎮江之七濠口船中尚有餘煙亦有焦臭莫不掩鼻而過論者推究

起火之由傳聞臆測言人人殊或曰有客在大艙吸水
 煙遣火煤紙于艙板覓之不見以壺中茶灌之以為熄
 矣不虞少時煙燄迷漫火仍冒起或曰有人吸鴉片煙
 既畢置燈于鞋籃中未之熄也驟見鞋籃燃著遽取擲
 之水中而餘火已延及棉花包矣或曰客每以炭置鑪
 中煮食物其旁有棉紗二百包一經燃著遂致蔓延要
 皆揣測之辭均非目覩以目覩者皆已葬身火中也或
 又謂此船之火殆匪徒所縱因其緝捕扒手立即嚴辦
 匪徒銜恨施此毒手然此小竊之輩豈不知一經種火

筆記卷四

聖遺經樓校本

四面波濤無可逃避必將同歸于盡彼計雖兇很未必
 若是之愚也此次逃出者有洋人聶勿來挈同日本細
 崽二名語人云事急時欲回入房取要件而勢已無及
 祇得舍棄一切儘力逃生既獲登岸回顧諸華人或緣
 上船畔護欄或立艙面呆若木雞並不逃生蓋駭極而
 神志昏瞶也鄉人欲褫細崽衣物洋人助禦之乃免副
 將賈君由臺灣來奉檄招勇見船頭已近岸逃者悉緣
 船側之繩縋而下水水淺僅及腰際少壯者遂一躍而
 下均獲生全賈君既隔在船尾見船後波濤與江心無

筆記卷四

聖遺經樓校本

異恐無生理姑捉巨繩坐在船旁鐵欄上一被擁擠即
 懸空際幸繩在手中徐徐溜下和衣倒臥水面浮沈半
 里許經一小船救起蓋彼先見直下者無不沈沒因思
 橫臥衣不盡濡或可倖免亦一時之急智也又有鄧姓
 者與李姓並榻而卧見火已逼促李速行李始則結襪
 繼乃覓帶襜履無措鄧恐其迷于所向趨捉其袂反仰
 面而坐鄧遂衝火突出回顧則火已封門矣意其必死
 于火厥後載尸回滬裘在身而履在足蓋亦躍入水中
 者也又有一人逃出見某縣令衣已著火後聞亦頗得
 生然已受驚不淺其罹此厄者則有權瓜洲司之陳少
 尉晉省繳委與一人同抱木板浮巨浪中謂其人曰我
 與若同歸于盡不如讓爾幸登彼岸當赴江甯石壩街
 陳公館告以瓜州司三字俾得收吾骨於江濱其人曰
 諸陳即撒手攸然而逝此人附板得生回顧陳沈而復
 起者再乃哀紅船拯之船上人不應遂告諸其公館其
 妻親往打撈半月始獲少尉之尸又有江西候補某官
 胡姓挈同眷屬僕從安徽候補主簿潘姓金陵怡昌公
 綢號主人陳茂才皆死焉又有儀徵某觀察亦在此船

未卜生死又有揚州某店主本欲往附輪赴蕪湖途中因事稍遲小車復推挽不前比至江岸輪船甫過將責車夫忽聞警信乃轉怒為喜蓋若有定數云於是有為輪船防火議者一輪船勿裝引火之物凡洋油自來火棉紗棉花等類概宜堅拒勿貪水腳一貨艙中勿納搭客一搭客人等概勿吸煙點燈船中本別有吸煙之地所有旱煙水煙鴉片煙雪茄煙紙捲煙不得隨地呼吸隨手亂拋此外如救火皮帶宜隨時試練小舢板船宜多備幾艘艙面艙下宜不時巡察所論固多扼要余謂

筆記卷四

堯遺經樓校本

江海輪船之規例本是如此特法久弊生或廢弛而不能恪守耳夫苟能恪守成法則何事不可防豈獨輪船失火也哉

中冷泉真蹟

中冷泉在金山下金山本在江南岸故過客皆得汲水烹茶所由品為第一泉也厥後長江愈趨而南金山既在江中而中冷泉遂不可得見取水之法常別製機器以長繩縋入江中既得泉水以蓋蓋之然後取出所以不為江水所混近來汲泉者既無其人而知製此器者

亦絕少中冷泉乃在若有若無之間同治九年三月江水淺涸過客皆於此停舟汲泉煮茗始知泉上護欄曲檻布置絕佳乃日夜被江水衝齧而不損壞蓋數百年前之工程其堅緻實不可及而中冷泉之真蹟始閱數十百年而始見也是時吳竹莊方伯坤修方由皖入觀過此酌茗嘗為余言之

徐州府署中蘇姑墓

余以乙丑八月隨曾文正公駐營徐州太守汪君堯辰

筆記卷四

堯遺經樓校本

傳東坡知徐州府時河水驟決城將沒矣其幼女年甫十三投河而死水遽退城獲全至今知府歲祀其墓墓在一室中有輓級如螺旋然室外有一樹其根高二丈餘其幹不上出而旁出天矯蟠曲如龍蛇有一大幹引而南約二丈許復曲而上出其四五曲懸在空中而不墜其一小幹北趨亦然墓後有霸王樓高三層無級可緣而上樓下祀霸王虞姬焉竊思蘇姑有禦災捍患之功乃正史既不載而東坡詩文集中未嘗一見亦異矣豈其偶遺之歟徐人至今鑿鑿言之且不廢其墓祀似

非附會無稽者若其樹之奇古殆靈氣所化也

湄洲大魚獻燈油

天后威靈顯赫佑庇生民其神力著於南北海面者二三萬里蓋近千年矣福建莆田之湄洲爲天后故里有天后宮素稱閩麗每歲三月二十三日爲天后聖誕先期數日輒有大魚暴鬚瀕海之沙灘聲如牛吼聞十餘里湄洲之人皆曰大魚來獻燈油矣廟祝率數十人擔箆擊缶而往大魚長十餘丈或數十丈開口馴伏不動若有待者人皆攜尋丈巨木撐拄其上下齟恐其一鬚

筆記卷四

李遺經樓校本

而殺人也遂各負擔秉燭而入兩足皆穿草鞋恐其被滑傾跌也諸人皆歷魚喉抵魚腹觀其臟腑間積油甚多無不任意挹取滿器而出或既出復入者數次大約取油至數十石可敷神前數年點燈之用卽不復入去其口中柱木魚卽揚鬚鼓鬣而逝觀其意若甚自適者或曰魚腹中滯油過多其氣不能舒暢去其有餘則魚意自樂也或曰魚以得獻悃於神爲快也若人謀捕而殺之必有殃咎故相戒不敢萌此意卽偶有此意而魚亦似知之必飄然而去也據閩人述之如此

蛟龍利害懸殊

余弟誠伯知興國州年餘告我曰凡有泉水之地其下皆有伏龍興州民皆於山閒或平地搜得一泉可以致富其水或溉數百畝或溉千餘畝凡泉水經行之地其兩旁田皆可沽善價夏秋苗長之時則有泉者尤得居奇州民或妬其鄰之得佳泉也適逢歲旱以求雨爲名殺黑犬滴其血入泉中龍大怒挾風雷而出驟降大雨四鄉霑足視其泉則已爲平地矣其鄰甚恚將訟之官父老勸慰之且按田家之得雨者斂財以償之乃已誠

筆記卷四

李遺經樓校本

伯又逢黔人談及蛟水則爲之色變蓋黔居萬山之中常受蛟害也據述出蛟之地有去巨川稍遠者水旣去而蛟猶澗在山間其首似牛其身在龍蛇之間鄉民畏其爲患皆焚香跪禱其旁久之知其蠢蠢然無知覺禱之無靈乃縱槍礮擊之蛟或大吼奔入巨水或激其暴怒尙能於平地出水則田廬民人必有傷損余曰然則龍與蛟之爲利害相去懸殊矣蛟有害無利者也龍降澤於民爲利甚溥有時激之亦能爲害然非其本意也

白龍朝山附

浙江上虞縣之西門外居民多遵海而處海之石塘西自夏蓋山而止山巔有夏蓋夫人廟俗傳為夏禹王如塗山氏也海中向有一白龍每年於中秋前後例必朝山一次居民於此數日內見雲腳鱗生即指為龍然其形卒不得而見也光緒四年八月十四日下午涼雨新霽海波如鏡忽西北方雲疊魚鱗極其整密俄有白光一道上冲霄漢至半空天矯騰擊變化不測四爪畢現全身盡露鱗甲萬點尤覺分明但其首則模糊不辨頃之龍尾亦隨波而上盤旋空際陡見其掉尾一掃霎時

筆記卷四

空遺經樓校本

間黑風捲地海水壁立狂雨猛至雷電交作震山撼谷迨雨過天霽則已月出東山縣中父老皆謂四五十年來未見此瑞見則歲必大熟道光二年曾見一次是歲禾稼倍登棉花豐稔今茲歲必大穰矣已而果然

發蛟

湖北黃陂縣之西有鄺山者層巒滴翠高矗雲霄與木蘭山對峙山之麓有古寺曰清淨菴地僅半弓編茅為屋一老僧卓錫其中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天朗氣清曠無雲翳甫交亭午忽聞菴後石壁如裂聲震遠

近屋瓦皆飛僧亟出探望但見石崖內水勢滔天飛流直下霎時山門已衝去僧隨手攀一板片浮沈其間俄有逐浪而來其頭如牛仰露水面偶觸木石則波濤激起丈餘由蔡店而至黃邑西濠沿岸民房衝塌無算漂沒不下千人蓋自鄺山至河口被災者幾及二百餘里云

巨蛇出遊

無錫西定橋跨梁溪上當溪水入五里湖之口有橋洞五俗稱五環洞橋由城望之如互虹天半吾邑鄒敬甫先生嘗言某年月日與友人坐橋上納涼忽見湖水驟漲若將漫橋者諦視之一大蛇乘水而來長數十丈不見其尾大駭急與友人趨避未及下橋蛇昂首一躍越橋而過蓋橋洞不足以容其身也方其躍時空中似大雨下注衣為之溼其行甚駛得蘇州河而去倏忽不見此蛇蓋居五里湖及太湖中近橋居民常常見之然猶其次也謂之二將軍又有稱為大將軍者乾隆年間有一煤客泊船北門外之釘尖嘴夜望見曠野中掛兩紅燈問舟人曰彼處有店戶乎舟人曰無有煤客夙

筆記卷四

空遺經樓校本

工彈丸姑以彈擊之甫一發兩燈忽不見舟人曰吾囑之久矣凡燈在風中其光飄晃漾不定惟此燈光極定且一擊而兩燈俱滅此必怪也越半月居民多覺腥臭不可耐相與搜尋至深山叢莽之中一丈蛇長近百丈死焉蓋此蛇方掛林間小憩其兩眼如紅燈及中煤簍之彈負痛疾走入山然後死今僅存其次者然亦未嘗爲人害云

物性通靈

北方人以狐蛇蝟鼠及黃鼠狼五物爲財神民家見此

筆記卷四

奎遺經樓校本

五者不敢觸犯故有五顯財神廟南方亦間有之錢子運大令清江蘇通州人也嘗言年十七八時獨寢書齋忽若有物壓其胸者欲言不能欲起不得如是數日張眼微望見一黃鼠狼高一尺以外踞地而坐對牀嘯氣人卽被魔精神疲倦異常次日子蓮覓一鐵尺暗置牀隅坐以待之三更以後黃鼠狼復至帳外對牀嘯氣子蓮出其不意以鐵尺猛力擊之腦裂而死次夕復有一黃鼠狼繞室哀鳴旋至牀前嘔氣蓋其雄者旣死而雌者來求其侶且意欲報讐也子蓮以鐵尺驅之不去乃

覓一鐵夾追而鉗得之仍以鐵尺捶擊每擊一下則放一屁黃煙繚繞厥臭令人難耐子蓮忍臭擊之十餘下遂死魔人者由此始絕又嘗與塾友數人由城赴鄉作會課文因天時炎暑五更卽起步月而往行至橋邊忽見螢火無數起自草間漸昧人目諸友在後者見此而懼避入村祠中惟子蓮與一塾友業已過橋忽見一物長尺餘頭蓬鬆不知所頂何物踟躕而前塾友謂子蓮曰此蝟也可脫新鞋以左手擊之子蓮迫於無奈如法一擊頽然而倒遂馳至村祠中呼諸友舉火燭之蝟已

筆記卷四

奎遺經樓校本

縮成一團其頭所頂則河泥與水草揉雜而成者也遂以帶繫之攜至鄉間聚薪圍而焚之良久蝟在火中毫無傷損蓋其刺足以自衛也乃至藥舖假一大開刀剖其身爲二然後死先是村人皆言橋邊有水鬼行旅死者數人蓋卽此蝟爲祟至是遂絕設使倉猝之間震於所見進退失措則必爲所陷矣子蓮又言所居天津房屋有書室三間平時常鎖其門家人或於戶下見有女子弓鞋在內移動一日忽聞室內如有數人談心者家人穴窗窺之見有一大鼠踞坐炕桌上兩中鼠在炕左

右踞坐其餘小鼠踞坐於地若隱分少長之序焉噫異矣夫物性有靈蠢之別若此諸物其性較靈閱世稍久往往能著怪異人見其怪而能不改常度則怪自絕矣

物性相制

嘗見一蜘蛛布網壁間離地約二三尺一大蛇過其下昂首欲吞蜘蛛而勢稍不及久之蛇將行矣蜘蛛忽懸絲而下垂身半空若將追蛇者蛇怒復昂首欲吞之蜘蛛引絲疾上久之蛇又將行矣蜘蛛復懸絲疾下蛇復昂首待之蜘蛛仍還守其網如是者三四次蛇意稍倦

筆記卷四

奎道經樓校本

以首俯地蜘蛛乘其不備奮身颯下踞蛇之首抵死不動蛇狂跳顛擲以至於死蜘蛛乃盪其腦果腹而去又見一壁虎與一蠍相遇蠍素無目貿然前行壁虎故以其尾略逗之蠍怒猛力螫之壁虎之尾圓轉光滑即被蠍螫毒亦不能驟入而壁虎又性黠而行捷早已縮避蠍尾適自中其身而怒愈不可遏欲得壁虎而甘心焉壁虎復以其尾逗之迅速縮去蠍螫之不中又自中其身如是者三次蠍遂不復動蓋已死矣壁虎於是恣噉其軀僅存殼焉聞壁虎以是術制蠍百不失一蓋其以

蠍為糧也久矣故又謂之蠍虎云又見一蜈蚣盤旋於穴之上蚓匿穴中忽探首拔去蜈蚣一足蜈蚣怒欲入穴而穴小不能容正徬徨旋繞蚓復乘間拔其一足蜈蚣益怒而無如之何守穴口不肯去蚓遂漸拔其足閱一時許則蜈蚣已無一足身雖未死而不能轉動橫臥於地如僵蠶焉蚓乃公然出穴噬其腹而吸食之噫萬物並生並育一相食之機也余偶見之而偶誌之其未為余所見者固不可以殫述殆變態無窮矣夫物之大小強弱有定而相制之機則無定得其機則小可以制大弱可以制強蓋鬪智不鬪力云

筆記卷四

奎道經樓校本

雷擊巨蠍

咸豐乙卯之夏京師暴風雨咸見一緋衣小兒騰空南行如有翼能飛者迅雷閃電隨之聲勢驚人越一日一夜小兒集於天津之城樓手執一帕揮舞不已雷聲轟轟然旋繞左右不敢下擊如是者又一日有一獵戶在其下試發一鳥槍小兒出不意方俯首下視忽聞霹靂一聲則已墮死城下矣眾其視之乃四尺長巨蠍也其所執則婦人之騎馬布云

生吞壁虎附

俗稱壁虎在五毒中亦曰蜥蜴亦曰守宮亦曰旋龍恆在陰溼牆壁間大者長二三寸尾則倍之平湖縣北有豆腐店夥常食此物以博好事者之酒食銀錢一日有人捕得最長大者與賭洋蚨四圓並有酒肉向來常用腐皮捲而嚼之此次不許包裹店夥因賭數之較豐也毅然任之未及舉齒壁虎本極活潑條已下咽久之竟無他患一年後漸覺消瘦無力有江湖走方醫見而驚問之謂腹中必有動物其妻頗憶之曰得毋所吞壁虎

筆記卷四

李遺經樓校本

乎醫曰是矣索謝洋蚨十六圓將病者各窺閉塞僅留其口而倒懸之咽喉周圍搽以藥粉少頃物從咽喉探出急欲捉取物既滑膩一時不及措手忽已縮入醫曰難矣人倒懸久則發暈若坐起彼必不肯再出家人懇之醫即多搽藥粉於咽喉物再探出立用鐵鉗夾住眾人圍視壁虎通身紅色血豔醫曰此物食時未死彼即涵養血中人正血旺之時不能翻動偶或血枯彼即搖動猶幸是雄物苟食其雌能於血中散子早已不可為矣眾人相視而嘻皆知毒物之不可妄食也

蛇跌鼈附

世傳蛇跌鼈性最毒食之能殺人買鼈時須以繩穿其尾倒掛兩時許試之如蛇也則頓復原形矣上海鄉人素以販雞為業一日擔籠遇雨避大樹下忽聞窸然一聲有物自樹巔墜下視之鼈也大如九寸益首尾皆伸出五六寸尚係蛇形鄉人捕置籠中比歸則籠雞皆死隨之頭尾已與鼈無異惟腹帶紅線耳遂埋諸土而棄死雞於地明日有黃鼠狼野貓各一死於雞旁蓋皆食雞而致斃者其毒如此

筆記卷四

李遺經樓校本

永平古蹟附

滬報云永平府城內三山不顯四門不對有黑水井一石柱巍然陞於井旁柱上有鐵練一條入井鄉老稱神禹治水時捉一水怪鎖於井底人如掣練向上水即上涌故無敢掣者且有人看管又有銅壺滴漏每日按時滴水如自行鐘表自古至今並不添水而壺中之水常滴不竭即藏壺之樓日久亦不塌壞又豐潤縣城內十字街上有串心十字閣一座共三層下層鐵人鐵馬各一又有寶塔一座直通閣之上層中層三層閣中石碣

甚多燕雀過此關皆不敢飛落周圍並無雀糞相傳閣
內有辟雀珠云

庸盒筆記卷之四終

上虞鍾達卿刻字

筆記卷四

堯遺經樓校本

庸盒筆記卷五目錄

幽怪

魁星為學徒換心

亡兵享關帝廟血食

寶應咸烈婦祠

殉難知縣顯靈

浩劫前定

故相索命

大臣某公轉生為光州牧女

卷五目錄

一遺經樓校本

鬼罵陳尚書

玩視民瘼酷報

山東某生夢遊地獄

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天宮

漢宮老婢

北齊守宮老狐

北齊李后為地仙

後唐韓淑妃為真仙

神護漢陵

狐仙談歷代麗人

牛太守前生為戰馬

卷五目錄

二遺經樓校本

庸齋筆記卷之五

幽怪

無錫薛福成叔耘

魁星為學徒換心

無錫顧響泉廉訪

光旭

以乾隆間名進士由御史歷官

甘肅按察使歸而享林下之福一時風流文采歸然為

江左靈光相傳廉訪幼時資性極鈍年十四五讀書無

成封翁使在市廛學賈吳俗凡初入廛者一切灑掃傳

餐雜役皆任之并須為先入廛者滌溺器越日廉訪悻

悻辭去告人口雜役吾所不敢辭滌溺器胡為者請於

筆記卷五

二遺經樓校本

封翁誓必奮志讀書雖餓死不願學賈於是下帷攻苦

讀書不熟焚香跪而讀之猶不熟則夜以繼日稍欲睡

則以水沃面以錐刺股至旦不休及詣塾師背誦茫如

也塾師為講解書義每至舌敝唇焦戒以牢記勿忘明

日試之又茫如也越一年塾師謝封翁曰此子篤志有

餘而吾力已竭愧無寸效盍早改業毋徒自苦廉訪涕

泣固請卒業塾師憐而許之適吳中大饑封翁家素清

貧欲賑濟而無力僅存古帖一通聞某學使酷嗜書畫

欲售與之而無從也書賈有曹姓者里人呼之曰曹作

惡常遊學使之門封翁謂作惡曰吾帖價值千金因急欲賑饑民雖減價亦常鬻之作惡搆以呈學使且告之故學使曰此帖本值千金吾亦欲救饑民當倍與之價以二千金購之作惡還告封翁曰學使謂此帖僅值百金特因賑饑而倍其價今有二百金在此封翁不得已而受之設廠施粥繼以勸募躬自經畫劬勞萬狀全活頗多當封翁籌賑時作惡忽得疾而死示夢於其妻曰吾一生乾沒人財多矣然尙在可原之列此次侵蝕顧先生帖價千八百金數非甚多陰司以民命至重吞賑

筆記卷五

一遺經樓校本

不仁譴罰甚酷既奪余壽又將絕余後嗣顧先生雖限於財力施濟未周然仁心發於至誠善機充溢福在其子不日可掇科第登顯秩吾一念貪財累及妻子曹氏之祖宗餒矣嗷泣而去里中微聞其事或謂顧氏子頑鈍如此豈能驟得科第疑信參半未及一年作惡之妻及其三子相繼天沒曹氏遂絕廉訪年十七八學業無所成熟師教以作文每命一題窮日夜之力僅成一起講且格格不成文理廉訪發憤研思每忘寢食一夕作文苦索不得一字倦極隱几而卧忽見一神如學宮所

塑魁星狀左手執盤內盛人心一枚右手執利刃蹀躞而前驟刳其胸剖然中開遽以手探其心去復以盤內心補入之拊摩數周胸前脗合如故魁星徐步而去廉訪驚醒則一燈熒然覺戶外尙有足音也自捫其心始而怦然繼而豁然注視所構之題則已徹上徹下融會貫通振筆疾書遂成全篇明日以呈塾師塾師疑駭謂爲勦襲欲撻之廉訪請試他題頃刻間援筆成篇塾師讀之驚曰汝可以爲吾師矣此吾所百思不到者也自是廉訪讀書十行俱下博覽多識爲文章操筆立就冰

筆記卷五

三遺經樓校本

雪聰明名震一時往應小試入泮聯捷鄉會試成進士入部曹年未弱冠也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廉訪之誠心嚮學固無不通之理所謂誠至則金石開也然苟非封翁有大陰德則感通不能若是之速蓋必二者兼至而讀書斷無不成矣嗚呼孰謂天道之無報施邪

亡兵享廟帝廟血食

咸豐年間貴州貴筑縣一馬兵因事伏法越一年其同營一步兵奉差道出某村宿於逆旅有老媪忽發狂囈

語誦聽之馬兵音也對步兵拱手曰賢弟相別一年矣我此來無他事我生前在伍當差扣至某月某日尙有應領錢糧銀六兩八錢吾營把總欺我已死竟思乾沒致令吾母無以度日今託吾弟歸告把總速將我名下餉銀六兩八錢付與吾母爲衣食資彼早已列入報銷册內若欲侵蝕一分我定不與干休也步兵唯唯因問今在何處當差馬兵曰吾雖死於法然時運所值非吾罪也上帝憐我一生忠直派我在此村關帝廟享受血食三年後卽須有人更替矣步兵曰關帝乃最顯赫之神何能容汝頂冒馬兵曰天下關帝廟奚啻一萬餘處關帝豈能一一而享之故選各處有靈之鬼代享血食以功德之大小定歲月之久暫各如其量不爽分寸若我所享不過三年耳步兵歸營以告把總把總大驚查閱餉册果已列銷其數果得六兩八錢亟召其母如數予之後詢知某村果有關帝廟新著靈異能禍福其村民余謂馬兵雖死尙耿耿不忘其母爲謀衣食則其生前之孝可知其享血食三年也固宜

寶應戚烈婦祠

筆記卷五

四遺經樓校本

寶應城中有戚烈婦祠殿宇軒敞乾隆年間奉

旨發帑特建者也咸豐庚申之歲有諸惡少在祠中挾妓飲酒驩呼諧謔無所不至樂而忘疲夜以繼日忽狂風起於殿外窗戶傾倒燈燭盡滅諸人驚怖失據或爲窗櫺所推壓或自隕於庭階皆血流被面身負重傷踉蹌奔散一少年生平惡蹟最多自觸殿前石獅頭腦破裂越日而死兩妓顛頓塵塚中面目爲糞土所汗幾失人形見者無不失笑城中父老聞而驚歎曰嗟乎諸人敢在烈婦祠中狎飲宜其自速厥戾矣於是有談烈婦

筆記卷五

五遺經樓校本

之事者云烈婦生於明之季世不知何氏女也幼字戚氏之子戚子旣長而得廢疾僅與一老母同居貧窶不可言狀父母議別爲烈婦擇配烈婦涕泣請歸戚氏然知其父母意不可回一日烈婦乘間自往戚氏請於其姑願留爲戚家婦其姑辭之曰吾子旣成廢人家貧又不能養汝當從汝父母另擇佳配爲便烈婦曰女子從一而終吾父母旣以妾許字吾夫矣不幸夫以疾廢妾之命也敢冒非義而改字乎吾從父母之初命也遂留戚氏爲主中饋專以女紅養姑與夫孝敬備至其姑病

卒其夫早已廢在牀褥復侍養數年而夫亦卒烈婦歎曰吾失所天矣一身飄泊安所歸乎遂自盡以殉焉其鄰里為之相斂掩埋然久未得旌表乾隆中

高廟南巡舟至清江浦

高廟望見一婦人舉止異常行不甚速而常在御舟之前直過寶應入高郵境始不見及自杭州回鑾將至寶應復見此婦

高廟使侍衛登岸問之曰汝有冤欲訴乎抑欲乞錢米乎婦人稽首對曰我戚家寡婦也因忽不見

筆記卷五

六遺經樓校本

高廟悟曰此必節烈婦人來求旌表者也因

特旨下院司府縣詳求戚寡婦事蹟是夕夢見婦人在舟前拜謝惟因歲遠人湮府縣訪查數年未得實蹟及

高廟二次南巡復見此婦人猛憶前事

嚴旨催問府縣實力訪查父老始有述其事者府縣據以詳覆江蘇巡撫為之覆奏

特旨旌表頒發帑金建立專祠規模稱宏敝焉夫宇宙間惟忠孝節烈歷久不磨烈婦能自達於

聖主以彰潛德幽光於百年之後其靈爽實足貫終古

而不做何物惡少敢在祠中肆其狎戲其獲譴也宜哉

殉難知縣顯靈

金匱華君元超字鰲峰平生為人佚蕩不拘細行咸豐七年以拔貢授廣西向武州判大府檄權平樂縣事未幾賊陷平樂被執賊倥其貌誘之降不屈脅以白刃被傷數處勃然大罵賊乃懸之密室每日毒打凡十四日問以降否仍大罵不已乃殺之而殘其尸其中表弟薛文元覓得其一足招魂具棺奉其妻子懸城而出沿路乞食以行適遇蔣廉訪益禮統兵將赴平樂文元具

筆記卷五

七遺經樓校本

稟稍求資助廉訪瞿然召見之問曰平樂故令姓名是華元超乎對曰然問其貌是美髯豐頤頎然以長者乎對曰然廉訪曰然則且留此一二日待吾進勦平樂克賊而回然後送行可乎吾於華令素不相知也前日忽夢平樂令來謁見其手版知其姓名迨進見但請一安而退別無言語而子適至意者吾軍其捷乎越二日間官軍得勝而回并繫得害平樂令之二賊廉訪召文元使視之一則毒打用刑一則手刃加害者也廉訪乃為華君設位殺賊摘心致祭明日贈白金八兩為路費云

浩劫前定

姑蘇顧杏園太守鴻達自部郎出守潯州由瓜州口浮江西上舟泊蠓磯磯上有蠓磯夫人廟祀蜀漢孫夫人嘉慶二年間封為崇節惠利靈澤夫人者也磯在蕪湖北岸並無高岡遙望之不過亂石堆耳相傳泊此者多不利故遊宦賈客必越而過之太守之舟因日暮遇風不得已而泊焉是夜舟人夢入夫人廟見儀仗森嚴執事者奔走雜還夫人翠羽明璫儼然高坐一人古衣冠狀如判官者前稟曰今夕泊舟之人將貽誤大局害數

筆記卷五

八遺經樓校本

千百萬生靈之命不如就此溺之以救無辜之民夫人笑曰汝之意則善矣然此等大劫雖上帝亦祇聽其自然豈我輩所能挽回耶遽揮之出舟人驚醒太守竟無恙抵任視事會金田會匪洪秀全楊秀清韋正馮雲山等斂錢惑眾流毒鄉里是時李武愍公子血羣知桂平縣事訪縣中公正紳耆親造其廬詢以捕治方略紳謝不敏既而曰家有善本藏書請入觀之李公會意屏其從者於外與入密室紳白曰縣中自僕從書吏以至卓役無不為賊耳目者公能單騎相從某等願效力李公曰

諾屬期李公戒從者出拜某客至中途見道旁一騎呼問之則某客之騎也問客何在曰在某處公如欲訪之請即乘此騎以往李公乃悉屏騶從上馬前行頃之悉執洪秀全等以歸蓋諸紳既與公約部勒其眾導公掩捕羣酋悉獲之無一免者遂置之獄請於郡守將殺之郡守不許固爭不聽李公拂衣而出郡守追謂之曰諸賊皆廣東花縣人也子必欲治之我為子辦文遞解回籍斯已矣諸賊既出獄門即被其黨劫去盡滅諸紳之家遂舉兵反數年勢遂滔天荼毒生靈數千百萬太守以縱賊殃民被議遣戍後復釋回考終牖下豈劫數前定冥冥中不以相責耶然數千百萬生靈貽誤於一人之手而竟不伏其辜何也

筆記卷五

九遺經樓校本

故相索命

柏靜濤中堂以戊午科場案伏法其咎祇在失察予以褫革已覺情罪相當若軍臺效力則重矣乃肅順等用意在修怨以立威必殺之而後快天下頗謂用法過當甚有為之呼冤者肅順將敗之前數日在熱河直廬獨坐其僕從忽聞室中喧嚷聲倉猝奔入則見肅順方作

遜避狀但連聲曰七哥請勿怪我七哥請勿怪我七哥者肅順平日稱柏相者也兩僕前扯肅順日日尙未入中堂何驚肅順如醉如醒謂其僕曰汝等見柏中堂乎頃柏中堂以手自挽其頭對我而笑口稱索命令人可怖因指示之曰尙在彼處忽復驚曰者中堂垂帛於頸至矣當奈何者中堂即者英亦因肅順專疏劾奏奉旨賜自盡者也俄而家人環集肅順如夢初覺若已忘前事者自是神氣頹喪智慮亦大不如前未十日而奉旨褫逮矣蓋死期將至敗氣已見而怨鬼乘之爲厲也

筆記卷五

十遺經樓校本

大臣某公轉生爲光州牧女

欽差大臣某公於咸豐同治年間督師勦賊其初頗號能軍旣而聲望頓減獲罪遣戍旋釋回仍出督師功過頗不相掩繼而過多功寡屢起屢躓凡三握大臣關防終奉

嚴旨逮下刑部獄遂

賜死其獲戾之故在忌才好勝恃氣陵人晚年耽於酒色兼好財貨營中聚貪詐無恥之徒爲委員每日暮駐營各員四出搜羅婦女以進明日拔營復委棄之所汗

不可數計至於納賊妾通賊妻見於彈章者復纍纍也同治甲子余遊大梁則聞人言某公已轉生矣蓋爲知光州直隸州某君之女也某君在光州署中一夕夢人以某公名刺投入因素所熟識也倉猝冠帶將出迎之見金甲神縛送某公自天而下倏忽入其妾之房中一驚而醒內室遣人來報妾生女矣某君入內其妾告以所夢與某君相同某公生前面有青記而此女亦有之觀其神氣宛然某公也是說也余無以審其虛實或出於世人之附會固未可知然以某公生平淫泆陰間罰令轉生爲女或亦理之固然且其爲我言之者從前實

筆記卷五

十遺經樓校本

在某公營中當差者也

鬼罵陳尙書

戊午科場之案陳孚恩給殺程庭桂之長子余旣已記之矣孚恩將敗之前兩月其長媳有病爲鬼所附忽變男子口音細聆之蘇州話也鬼罵曰陳孚恩老賊汝殺我以媚權姦賺得一尙書好官亦不過做得三歲有零耳因拊掌大笑曰白頭老翁官興雖濃乃亦有此一日乎我看汝兩月之後必以姦狀敗露獲罪然此猶其小

者再閱一年老賊且不能保首領與我相同我不過死於都中老賊當死萬里之外我至此怨氣方平矣自是鬼無日不至無日不鬧往往抉其隱微數其姦慝一家僕婢亦掩口而笑孛恩至不敢歸寓或託辭借宿於外且使人哀懇之願為延僧唵經拜懺超度鬼曰吾既已喪吾首領矣超度何為且老賊之禍皆其所自取我不過宣播之以出其醜耳及肅順伏誅孛恩以奸黨遺戍伊犁鬼始寂然其媳病亦大愈明年回寇陷伊犁孛恩全家死焉人始知靈鬼之能知一歲前事也

筆記卷五

三遺經樓校本

玩視民瘼酷報

光緒元年伯相李公以直隸蘆僧河淤塞籌款濬築派某觀察督辦工役盧星五太守應楷為總辦所屬有委員數人分司局務既清丈河身及身旁地畝分段取土築堤有老媪赴局控訴云業田十畝與一媳一孫賴為衣食資今在所丈河隄之內請為伸理委員以空言慰之曰已丈之地不能更改自當給汝地價老媪曰給價則無田可種終非久計請另撥田十畝以償之委員佯應曰諾久之老媪復來委員仍以空言慰之久之又來

委員厭其煩瀆厲聲斥之復呼吏役示將拘執加扑責者蓋欲懾之使退也老媪號哭而去自念失田無以為生遂赴水死其媳見其姑死不知所為亦抱其子投水死此事惟委員以下知之而督辦與總辦皆不知也明年盧太守權正定府篆大病幾危忽若有持帟來請者隨往一處則府城隍廟也城隍神迎謂之曰去歲有一事君知之乎因舉其顛末且見老媪及一少婦一小兒跪墻下作訴冤狀太守辭以實屬不知城隍神曰我亦知君不知也此事在陽間不過失察處分雖得小咎尚

筆記卷五

三遺經樓校本

無大譴彼為委員者經老媪屢次申訴而置之不理又不以告君貧民恃田地以資衣食若坐視其衣食將絕而漠然不動於彼豈有不死之理在委員不過偷懶一時而致死三命絕人之祀是委員雖無欲殺人之心不能不科以抵命之罪也言未既聞呼號聲甚慘則見兩委員執縛在階下鬼卒以炭火灼其徧體身無完膚奄奄垂斃太守一驚而醒既卸篆晉省則聞一委員已徧體生瘡潰爛而卒一委員亦生瘡瘡甚劇胸腹已穿臟腑流出頃之亦卒

山東某生夢遊地獄

山東某生者老儒也以授徒爲業博通古今性鯁直好任俠見世間有不平事則皆裂髮指少時讀左氏春秋及史記至楚穆王事輒拍案呼曰嗟乎商臣罪惡如此而獲保首領子孫有楚國者數百年尙得爲有天道乎至爲廢食泣下其後讀史至不平之事輒鬱鬱不樂搔首問天或飲酒至醉頽然就枕鼾聲如雷一日方寢忽見一吏役持柬來邀不覺隨之至一處宮殿巍峩門卒若已豫知謂吏役曰王已坐殿相俟矣吏役引某生入

筆記卷五

西遺經樓校本

殿見一古衣冠者南面坐白鬚頽顏左右侍立者數十人儀仗如王者吏引某生行參謁禮王者以手招之使隅坐於旁謂某生曰汝好善惡惡之心誠屬可嘉然汝每讀書輒呼天道無知使汝徒見之灰其爲善之心而長其爲惡之膽殊不知造物之理因人善惡以爲報施錄兩悉稱或前世有善惡而今世報之或今世有善惡而來世報之其他善惡或本身受其報或子孫受其報變化萬殊不可執一若夫汝所不平之事固有罪大惡極而身享榮富慶流子孫者非特汝爲之不平卽千古

人心皆爲之不平今非借汝之口不足以播告世人故特召汝一遊地獄某生懼曰某生平無大罪孽應不至入地獄惟遇憤激不平之事每呼天道無知則有之請從此力改王者笑曰非欲汝常在地獄今遣判官導汝一觀卽送還陽矣判官請曰地獄寒氣慘烈銷鑠元神非授以辟冷丹恐遂不能還陽王者付以二紅丸判官以一粒嚙之於口一粒授某生嚙之導至後園地面有大石板判官命鬼卒昇去之俯視洞穴黝黑如漆穴有石磴判官與某生拾級而下高呼開門則見兩石門豁

筆記卷五

五遺經樓校本

然洞開陰風撲面如刀割門內亦有光與風雪陰晦之天相似鬼卒倚門而立皆突目獠牙形狀可怖內有牢獄十餘所鎖鑰嚴密某生欲入觀之判官曰此爲第一層地獄凡罪孽較輕者與下層地獄罪孽將滿而減等者居之數百年後便可出獄不必觀也導至空曠處復有一石板鬼卒仍昇去之石磴石門及監牢十餘所皆與前無異如此旋繞而下凡經十八層愈下愈冷漸不可耐幸口嚙紅丸勉強支持某生瑟縮不前謂判官曰吾不能復下矣判官曰此爲最下一層地獄無復有冷

於此者汝可放心因導觀各獄鬼卒以鑰開獄門其一曰暴賊之獄入其中則裸身反接者數百人鬼卒或鋸其項或剝其皮或斷其手足一鬼卒提五首梟之長竿判官曰此乃朱粲黃巢秦宗權李自成張獻忠也天道以人命爲至重凡殺一人者必使飲刃一次殺十人者使飲刃十次其餘皆各如所施於人者以報之五賊殺人最多今在此每日必斬首一次明日合其尸首灌以續命湯則復活乃復斬之每年斬首二百六十次然巢賊殺人八百萬獻賊殺人千餘萬以一人一日抵之其

筆記卷五

六遺經樓校本

罪限正無窮期也某生曰白起自長平坑卒四十萬外節次殺人復不下四十餘萬今其魂何在判官曰彼居此二千餘年罪孽甫滿今出獄不久耳復導觀逆子之獄則見鐵架排列數百人皆裸身反接倒懸架上鬼卒以驢糞雜穢水澆之自踵至頂淋漓腥臭令人難耐及水將滴淨則復澆之架上皆有牌標姓名某生多不省識惟見楚商臣匈奴單于吳孫皓宋元凶劭及其弟濬皆在焉判官曰凡人富貴皆前定商臣卽不弑父亦可得楚國陰律凡獲罪而及身未受其報者罰加倍

焉子孫未受其報者罰又加倍焉商臣爲楚君時尙無過惡又在此年代久遠本可赦至第十七層獄然彼得保首領而子孫又昌熾數百年茲所以罰愈久也問孫皓豈嘗弑父母乎判官曰以弑其叔母朱太后也又遙望一小室有鐵柵四面冰雪瑩然一人單衣踣於其中口噤項縮呼曰寒甚判官曰此隋煬帝也凡曾爲一統天子者未便施之以刑但使千百萬年在此寒冷之中其苦不減於受刑也又導觀逆臣之獄多有三代以前姓名某生不暇諦視但就其可記憶者則寒浞陳乞

筆記卷五

七遺經樓校本

陳恆華督王莽董卓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石虎蕭道成蕭鸞高澄高洋侯景武三思安祿山李希烈朱温石敬瑭吳昇吳儂范瓊胡沙虎崔立皆在焉每數十人共荷一長枷復桎其手梏其足鉗其口稍一轉動則互相牽掣判官曰此輩生前皆喜專擅權勢故死後束縛拘困使不得自由某生曰曹操之惡不減司馬懿胡不在此判官曰曹操罪惡甚多然芟刈羣雄使生民不罹兵革其功亦稍足相抵且享國未久其子孫爲司馬氏所魚肉受報已慘故在第七層地獄若司馬懿陰險過於

曹操專以狐媚得天下而東西晉享國至一百六十年雖其時變亂頻生仍覺便宜太甚故受罰於死後倍酷也又聞夷拜趙鞅田和王鳳梁翼孫緝王敦桓温桓元王世充史思明在此上一層卽第十七層獄也又望見冰室兩處如隋煬帝所居判官指之曰此爲隋文帝此明永樂皇帝也夫隋文帝毫無功德欺外孫以篡其國而殺機深險至盡滅宇文氏之族明之燕王不過吳王溥趙王倫之徒僥倖篡奪而屠戮忠良用心慘刻絕無人理此二人自隋明既亡之後拘到此間隋文帝陰毒

筆記卷五

六遺經樓校本

尤甚故使坐針棘之上每一動則痛徹心骨燕王罪孽尤重故其冰室四旁獨置糞缸百餘俾萬古薰蒸於惡臭之中罰亦酷矣言未已陡遇腥風一陣濁臭難忍某生幾至嘔吐亟掩鼻疾趨而過忽聞冰室中呼曰某生救我我往時一逞雄心罪惡滔天後悔無及所尤難受者此百餘缸皆係驢糞臭氣沁我心脾子其爲我徧告世人世上多一人知我亦得早一日離此也判官笑謂某生曰燕王至此方悔已晚矣生未及答忽聞左邊呼痛聲甚慘則隋文帝也遙視其室則四周皆以赤棘爲

藩針長數寸令人心悸又導觀讒佞姦臣之獄人數不下數千某生所記憶者則潘崇費無極監牛伯韶郭開江充主父偃息夫躬賈充蕭遙光元韶王偉虞慶則楊素李義府許敬宗周興來俊臣李林甫高尙嚴莊盧杞柳璨呂惠卿章惇蔡確蔡卞邢恕蔡京王時雍徐秉哲黃潛善汪伯彥張俊方俟嵩韓侂冑賈似道胡惟庸陳瑛石亨焦芳江彬嚴嵩嚴世蕃趙文華魏廣微顧秉謙温體仁崔呈秀許顯純楊嗣昌馬士英阮大鍼皆在焉大抵割舌斷腕之罰爲最多以其好用筆舌陷人也亦

筆記卷五

六遺經樓校本

每日一次鬼卒各執一氣筒以生氣煦之則復連續某生問秦檜何在判官曰此人跪在岳墳前使萬目昭彰眾口唾罵且日飲過客之溺數十百次厥味無奇不有使彼嘔逆眩暈奇苦萬狀亦姦臣受罰之變格也又導觀淫妬悍逆婦人之獄則圍圍一大區其中多毒蛇猛獸惡鳥而人數不下萬餘鬼卒皆褫其衣以陳醋灌其背諸鳥獸聞臭味卽來或吞或啄明日隨鳥獸糞溺而出鬼卒復以氣筒吹之須臾復變爲人形則復爲鳥獸所食循環不窮聞妹喜妲己褒姒趙合德等皆在其中

而未及覩有兩婦匍匐階下忽有豹來舐破其腹先食其腸胃臟腑再食其身體判官曰此晉之賈后及明天啟乳母客氏也復指一大醜甕有一人浸在酒中掩面啜泣腥臭難近判官曰此唐之武后也此甕卽彼浸死王皇后之甕陰司收其甕與酒之餘醜積年愈久酒愈臭敗今已隔千餘年故腥穢若此武后常浸此中每閱三日有一蟒一虺一梟輪流食之食而復生終不離此甕某生曰王皇后何在判官曰上帝憐其質直柔婉慘遭殘虐已列名仙籍矣導出獄門歷過酷吏之獄逃將

筆記卷五

王遺經樓校本

有一冰室某生問何人判官曰唐宣宗皇帝也某生曰宣宗乃唐賢主何以在此判官曰以其弑嫡母郭太后也且宣宗以瑣屑治天下不達大體始兆衰亂何賢之有頃之已至殿上王者笑問汝來此頗增識見否某生曰某今始知天道之果不爽也王者命吏役送還其家爲吏所推一跌而醒則厥去已半日矣覺寒冷特甚亟煮薑湯飲之數日始復常度某生常語門人妬婦之獄未見呂后或者在第十七層以上惜未一問判官也

筆記卷五

王遺經樓校本

度處又法故自井然

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天宮

相傳前明萬曆年間江南某生遊幕山西忽接家書抱斷絃之感某生因翩翩年少品高學博而其妻尤以端麗著於里黨子歸之日見者皆驚歎曰天人天人忽有神尼入告曰此兜率天宮仙女降凡也八年後當返其真旣而其言果驗某生感悼不已因念神尼之言有求仙訪道之意居停與河南濟源爲鄰境因往遊上屋山搜奇探勝冀有所遇尋至巖穴幽處夕陽在山獨憩神

祠見一偉丈夫昂然直入土偶神像皆下迎之稱曰大
仙某生膝行而前以左手捉其右臂緊握不舍呼曰大
仙度我偉丈夫始而堅拒繼而熟視之曰子尙有夙因
吾當攜汝一遊天宮姑坐毋躁乃於神座前席地坐談
謂某生曰我鍾離祖師也汝因喪妻之故意在求仙汝
妻本天宮仙女汝亦天宮之人偶謫此地俾了塵緣汝
妻今已歸天我數日前遊天宮見其與諸仙女散步玩
月也某生問曰竊觀蒼蒼者實係清虛之氣而仙佛諸
家皆有天宮之說何也祖師笑曰汝所謂拘墟之見也

筆記卷五

三遺經樓校本

今吾與汝所履之大地周圍凡九萬里浮於太空僅如
滄海之一粟地面以上有清氣包裹再上則愈清愈輕
人但望見蒼蒼者則謂之天不知皆地之清氣所浮也
離地百數十里之外并蒼蒼者而無覩矣蓋太空無外
固是空之又空而觀日與地之森布太空則空者未嘗
不實夫地之所以浮於空中而不墜者以日之陽力吸
之也今吾與汝所仰之日其力能吸二百數十之大地
於空中終古旋繞不息而日之陽力又能自浮空中而
不墜所吸之地其大有千百倍於吾地者其小亦有千

百分於吾地者而太空中之日雖有善算者亦不能計
其數而在吾輩目力所及九重天之內共有八百餘日
其大有千百倍於吾所仰之日者其小亦有千百分
於吾所仰之日者而一日之力皆能吸引千百之地球
佛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汝試仰而視天其光熒熒
者一星卽一地也地何以有光日之所照也又或星體
較大其光熊熊者日也日離吾地過遠光不能燭吾地
故視之若星也而其所吸引之地大者視如微茫之星
其較小且遠爲人目力所不及者又不知凡幾也夫一

筆記卷五

三遺經樓校本

地卽一星是一地卽一天佛家所謂三十三天不過就
其苦樂等級言之儒家所謂九重天就目所能見略分
遠近言之其實此地之上下四旁雖擴之千重萬重萬
萬重皆日也皆地也卽皆天也吾不能究其所極也某
生問曰然則仙佛家所謂天宮者實由此地到彼地耶
敢問此地在三十三天中苦樂如何祖師曰若分九等
此地當在四五之間夫佛家之說有肉界天有色界天
有無色界天此地乃肉界天也若佛家所謂極樂世界
者不在西方實在兜率天宮乃儒家所稱第一重天也

蓋宗動天中有一大地爲極清極虛之境卽是無色界
天惟其清虛所以能樂古來吾地之神聖仙佛大半由
此天降生一謝塵世神仍歸天亦有苦志潛修功德圓
滿而升此天者蓋必其充養完粹係太和元氣平生
無七情之牽縲其神乃能居此清虛之境否則雖有生
天之樂亦難到此天也某生曰世俗有上八洞神仙之
說而大仙爲之領袖想皆能到此天敢問第一天之上
尙可到乎祖師曰吾地開闢以來神仙不少皆地仙也
卽間有能遨遊諸天然其道力廣遠能到第一天者亦
惟余輩數十人其數不必拘以八也蓋由此地至第一
天有數萬萬里之遙太空之中無風可御無雲可駕惟
道力最大者能乘日光一綫之所射而至焉然第一重
天之外雖尙有萬萬重天以其過於遠絕星日之光所
不能相接者雖神聖仙佛亦終不能到殆亦猶兩地之
懸於太空此地之人不能到彼地也某生傾聽祖師之
言不覺日已西沈山空夜靜星斗燦然因有攜遊天宮
之說力懇不已祖師曰第一天宮離此極遠吾以神行
而不以迹行本可緣星光而上但旣須攜汝則非緣日

筆記卷五

西遺經樓校本

光不可蓋再縱談俟日出乎於是互相問答已過夜分
某生多聞所未聞者祖師出一枕授之曰汝姑就此假
寐先洗汝塵俗氣吾將往東海觀日出與純陽祖師一
敘卽來攝汝神遊天宮也某生就枕而卧所歷之境與
舊說所傳黃梁夢相似覺而神氣灑落解脫塵慮脩然
有凌雲之意祖師適返正日出也祖師令某生閉目在
其腦後一拂某生卽自覺入祖師袖中微聞矢激風飄
之音已而寂然良久有聲復寂如是者數次約兩時許
祖師引某生自袖中出曰到矣則見綺霞成文奇花異
禽別一天地謂之曰汝嚮者所聞之聲乃拂大地之罡
風所激迨過太空則并無風又聞聲數處者則過數處
大地之邊也於是祖師導某生御風而行某生自訝何
以忽能御風祖師笑曰汝之形軀何嘗到此吾今攝汝
之神也忽到一大園林異香馥郁樹皆大逾十圍祖師
曰此旃檀樹也俯視道旁綠草繽紛間有幽蘭高八九
尺諦審之如世所謂素心蘭者奇芬撲鼻沁人心脾又
見叢桂數千株黃英爛漫金粟飄墮香風徐拂每粟一
粒其巨如碗又過梅塢荷沼芍藥牡丹之樹無不異境

筆記卷五

西遺經樓校本

特開黃牡丹紫荷花皆大逾車輪祖師曰吾地佳花一
開便謝此間則四時不斷隨處皆有又指徧地綠草如
茵目光一新者曰此瑤草也大樹下輪囷斑駁徑逾數
丈者曰瑞芝也又見白鶴孔雀錦雞鴛鴦之族巢於巨
樹如鳥雀之多有四五大鳥五色璀璨飛鳴而過聲音
嘹亮令人神氣一清祖師曰此鳳凰也昔以虞舜文王
之聖降生吾地此鳥亦隨而下降今已久不到吾地此
間則隨處有之也又見街衢整潔居民皆熙皞自得或
在木樨旃檀樹下乘涼或垂釣幽溪曲澗以爲樂黃金

筆記卷五

美道經樓校本

白玉皆以鋪地民家牆壁皆砌以白玉翠玉或如大理
石之屬祖師指曰此間此物到處有之人人皆得享受
非若吾地之以罕見珍也某生問曰此間未見有男女
同居者亦未見孺子何也祖師曰凡人修到此間皆已
六根清淨無飲食男女之欲所以永無爭端永無劫數
終古人民不增不減亦有偶動塵心謫下諸地者謫限
已滿卽返其真或因昧本根終於謫墮或因積世苦修
新升到此究亦不多惟此地爲上帝所居凡諸日所攝
引之地球十萬有餘其成毀盛衰治亂悉受上帝之主

宰或欲開闢一大地或有除舊布新之事則選此地之
大有道力者降生其地以奉天行事畢亦仍返其真
此地之人乃十餘萬大地之人之根柢也大抵每一地
球由開闢而混沌而復開闢者或不能以數計凡地球
行到軌道極寒之處人物不生卽是混沌闕千萬年而
軌道又改卽復開闢卽如盤古氏爲吾地開闢之祖已
十餘次其爲各地開闢之祖又不知凡幾蓋以其性情
純樸於人生之初最爲相宜上帝用人亦各盡所長也
正談論間祖師忽憬然曰今日爲上帝召樂正后夔奏

筆記卷五

美道經樓校本

韶樂之期凡曾降生吾地爲神聖仙佛者皆應召往聽
樂此會一年一次不可失也努力速行從我聽之且可
瞻仰神聖仙佛俄至一處宮闕巍然闕麗無匹適聞內
殿傳呼開門中門洞啟祖師謂某生曰神聖帝王將入
矣吾與汝屏息遠立姑就前史所記之謚號姓名一一
告汝雖其神皆各返其真今並無此名號而欲使汝易
知則非實指其人不可俄見由中門入者百餘人祖師
所指有身長二丈餘者盤古氏也天皇地皇人皇亦皆
長一丈以外又古皇之聖者數十人多前史所不傳者

又有巢氏燧人氏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女媧氏神農氏軒轅氏少皞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帝堯虞帝舜夏王禹啟少康商王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祖甲周文武成康宣王漢高祖惠帝文帝武帝昭帝光武帝明帝章帝昭烈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高祖後周世宗宋太祖仁宗孝宗金世宗元世祖明孝宗俄有措笏垂紳而入者則周公孔子也中門既闢左門復闢祖師所指則有古皇之佐數十人又見有四目者倉頡也於是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沮誦稷契皋陶伯益伯

筆記卷五

元遺經樓校本

夷夔龍垂奚仲女艾伯靡相土關龍逢伊尹萊朱彭祖咎單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傳說祖已微子箕子王子比干膠鬲太公望召公奭畢公榮公泰頤闔天散宜生南宮括虢叔鸞熊辛申周任史佚召虎仲山甫尹吉甫張仲正考甫萇宏公孫僑蕭何張良曹參文翁汲黯丙吉黃霸龔遂鄧禹馬援寇恂卓茂袁安楊震李固王允諸葛亮魯肅蔣琬羊祜祖逖謝安高允元勰蘇綽劉文靖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狄仁傑徐有功張柬之崔元暉劉幽求姚崇宋璟蘇頌張九齡張巡郭子儀顏真卿

李泌崔祐甫陸贄楊綰杜黃裳李絳裴度章處厚李石王朴呂端呂蒙正李沆寇準王旦王曾韓琦富弼范仲淹包拯司馬光鄒浩陳瓘李綱宗澤趙鼎岳飛洪皓陳俊卿趙汝愚真德秀魏了翁陸秀夫文天祥耶律楚材廉希憲余闕劉基方孝孺于謙王恕劉健謝遷劉大夏王守仁楊繼盛陸續入門俄而右扉復闢則又有太古衣冠者十餘人及南仲方叔鮑叔牙管夷吾先軫狐偃百里奚甯俞鬬穀於菟孫叔敖士會叔孫婁子家羈申包胥沈諸梁樂毅田單魏無忌李牧韓信周亞夫衛青

筆記卷五

元遺經樓校本

霍去病霍光趙充國蘇武張騫魏相陳湯吳漢賈復馮異岑彭耿弇來歙祭遵班超皇甫規孫策趙雲龐統張飛周瑜陸遜陸抗周處王導周訪溫嶠陶侃謝元慕容恪王猛韋叡張須陀李靖薛仁貴蘇定方裴行儉李光弼段秀實李晟馬燧渾瑊韋皋李德裕錢鏐韓通曹彬狄青張詠韓世忠吳玠劉錡虞允文孟珙張世傑穆呼哩託克託速不泰察罕特穆爾董博霄庫庫特穆爾徐達常遇春鐵鉉徐輝祖張輔李賢楊一清張居正王崇古戚繼光俞大猷隨後又有夏禹之佐五人及李冰王

景王橫賈魯宋禮潘季馴等隨後又有太古衣冠者數人及僦貸季歧伯俞跗巫彭伯高少俞桐君太乙雷公長桑君扁鵲倉公張機華佗王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及忘其姓名者十餘人陸續並入左門復闢祖師曰此經師人師與諸孝子將入也旋見古衣冠者三十餘人及吳泰伯仲雍伯夷叔齊柳下惠季札蘧瑗史鮑又顏子曾子閔子二冉子等三十餘人皆七十二弟子中之尤著者又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及伏生大小毛公董仲舒轅固

筆記卷五

三遺經樓校本

河間獻王劉德許慎鄭元郭泰黃憲徐穉陳寔龐德公司馬徽管甯陶潛王通孔穎達元德秀陽城楊時羅從彥李侗張栻呂祖謙陸九淵黃幹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劉因許衡吳澄薛瑄曹端胡居仁羅欽順陳獻章又有孝子近百人其能憶其姓名者僅孝已伯奇董黯姜肱王袁王祥華寶等數人亦有史冊失載湮沒不彰者皆陸續入門俄而右扉又啟祖師曰此仙佛將入也告以釋迦牟尼并彌勒諸佛率文殊普賢觀世音諸菩薩已入又古衣冠者十餘人及廣成子許由巢父卞隨務

光善卷伯成子高老子赤松子浮邱公洪崖先生列御寇王子喬關尹喜羨門子高安期生魏伯陽梅福嚴光梁鴻徐庶陶弘景及呂巖陳搏邱處機等共三十餘人皆入祖師攜某生手曰願同入乎遂請謁者觀門簿則祖師本有座在內復請謁者為某生添一坐於末位樂之始作聲之以金俄而八音迭奏復振之以磬而條理終焉樂師復為韶箏之舞韶箏之舞象箏南籥之舞某生觀聽既畢覺薰陶聖人之德意穆然神清陶然氣平其樂不可思議祖師挈某生隨諸賓而散且談且行謂

筆記卷五

三遺經樓校本

曰此即孔子在齊所聞之樂三月忘味者也吾地自孔子既往不能復生聖人其元氣遂不足以存此蓋上帝主宰羣地之道妙惟聖人能與暗合雖仙佛不能無偏也某生默念向見帝王漢惠帝美麗少年而昭帝狀貌魁梧因問漢宣帝不在此而轉有惠帝武帝昭帝且又無唐太宗何也祖師曰凡人得生此天者必於誠明二字有一獨至之處譬如精金成色毫無渣滓文帝為人較之惠帝稍有渣滓而其功不可沒武帝魄力雄大宣帝雖察察不如昭帝之自然今宣帝在第二層天又第

三層天內有一地球適逢鼎革上帝知唐太宗才力雄厚獨倖降生以掃蕩之事定卽仍到此天又如元太祖明太祖原自此天降生吾地元祖殺伐過重上千天和明祖屠戮功臣在刑以逞今皆降在第三層天矣某生又問韓信張居正等或不甚純而生此天何也祖師曰汝不知上帝之妙用乎凡由此間降生者或偶因獲譴俾下罹災厄以折磨之且立功以贖罪罰滿則仍到此韓信是也且左右兩班原不盡拘文武之說在右班者或氣性稍有不純而才力實不可及也某生問何以未

筆記卷五

聖道經樓校本

見關公祖師曰關公爲吾地大神督察不平之事有時上帝偶召至此今日適值事務殷繁不遑暫離卽如瀟洲天后以專顧數萬里海面濟危扶傾亦未暇來此也某生仰視天際忽見紅日銜山雲霞五色層疊而上如蜀錦之燦爛或如巨虹橫亙天半五色相間祖師曰此卿雲也吾地數百年乃一見詎爲異瑞此間則日入日出之時無不有之蓋山川之氣至輕且清薄雲偶升映斜照則爲卿雲映明月則爲月華亦惟生此天者能享此眼福也俄見皓月東升仰視天中又懸一月某生

問有兩月何也祖師曰此天有四月環繞或此缺而彼圓或此沈而彼升故每宵無無月之時亦有四月俱圓同時並照者每月不過兩日則光華逾於白晝今夕適逢良宵去此百餘里有名勝一區吾與汝俱往小憩此區爲曾經降生吾地之諸女仙賞月之所而雅客遊人亦俱集於此汝適值此良緣或可與汝妻一會也乃駕雲而行須臾卽到樓臺池榭引人入勝路口有一亭祖師曰可在此小住女仙來者必由此過吾與汝坐曲檻候之於是三月已上俄而四月齊輝亭下有一醴泉可

筆記卷五

聖道經樓校本

鑑鬢髮亭外有仙人掌大逾數丈祖師俯汲醴泉仰掬甘露各半相和與某生分飲其甘香清冽非世間所有頃之見輕雲出岫蒸爲綺霞掩映四月如滿天錦繡輝煌五色異樣奪目祖師曰此月華也俄而清風徐來隱隱聞雲璈仙樂諸女仙已簇擁而至駕輕車者乘駿馬者坐肩輿者吹洞簫者吹玉笛者擊檀板者揮羽扇者執麈尾者或聯袂同行或獨自瞻眺服色各異鳴佩鏘然皆由此亭徑進內殿祖師一一指示除太古女仙二十餘人外某生所能憶者后妃則有華胥附寶嫫祖姜

源簡狄慶都握登娥皇女英塗山氏太姜太任太姒邑
姜周宣姜后衛莊姜晉獻賈姬楚平伯嬴魯吳孟子代
摩笄夫人秦武皇后魏姬齊無鹽后漢戚夫人孝惠張
皇后邢尹二夫人孝昭上官皇后孝哀傅皇后孝平王
皇后班婕妤王昭君光烈陰皇后明德馬后宏農王妃
唐姬昭烈帝之孫夫人吳朱后全后晉孝懷梁后穆章
何后苻秦毛后唐文德長孫皇后懿安郭太后後唐韓
淑妃後周世宗之小苻后宋開寶宋后英宗高后神宗
向后哲宗孟后欽宗朱后元泰定帝之巴拜哈斯皇后

筆記卷五

遺經樓校本

甯宗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明高慈馬后誠孝張后宣
德胡后正德夏后公主則有虞霄明燭光秦弄玉漢魯
元公主金岐國公主等十餘人命婦約有百餘人因去
亭稍遠祖師匆匆僅指示三人曰孫伯符之橋夫人孫
翊之徐夫人周公瑾之橋夫人又西王母約同賢母壽
母百餘人登含元閣賞玩月華祖師約略望見孔子之
顏母及前史所著之孟母陶母皆在其中又聞有節婦
貞女孝女百餘人在景德樓玩月如緹縵寶娥曹娥高
懸女岳鄂王之幼女徐中山王之第三女皆在其中惟

自樓後幽徑入門登樓未之見也又有民間婦女無品
秩者百餘人三五為羣各在亭榭徘徊憑眺祖師曰此
散仙也遙指一亭謂羅敷木蘭綠珠紅拂皆在其中某
生旋望見其妻姗姗來遲其妻亦已有所見謂其伴曰
吾口微渴當往亭邊掇仙人掌甘露飲之隔檻請某生
曰吾在此甚樂君夙根甚深得藉大仙之力來此一遊
然尚有十一年塵限未滿屆期可仍到此聞花晨月夕
良觀有緣也遂翩然而去是時月華益朗五色之雲蒸
為異彩二十餘樣或鋪如織錦或互如橋梁或矗如七

筆記卷五

遺經樓校本

級浮圖或分如千條匹練諸仙皆鼓掌稱奇某生漸見
曩時聽樂之帝王將相亦有來遊者或駕麒麟或駕角
端或駕神獅皆文彩彪耀非世間所得見俄見漢惠帝
與張后同載照烈帝與孫夫人同載周世宗與苻后同
載孫伯符周公瑾與二橋夫人同載皆馳聘笑語以為
樂某生訝問大仙纔言此間無男女之欲故無生育亦
永無劫數適又見夫婦同車何也祖師曰彼皆朋友也
非夫婦也此間本無男女之欲故男女相友不以為嫌
諸仙皆在此已千萬年各就其性情所近而相與為友

或有相視一笑偶動塵心遂下降爲夫婦者夫上帝豈暇一一察之亦豈有意謫之蓋塵心一動則此間至輕至清之氣自不能居也至塵緣之久暫視其情之深淺而定諸仙在塵世爲夫婦不過數年或數月耳其暫爲夫婦者幻也及各返其真則雖仍相與爲友而其心寂然不動故雖同車而不以爲嫌以本無嫌之可避也汝將來到此與汝妻晤敘之處亦必在此等名區耳俄見蹁躚女仙跨一鸞持柬飛行於是漢惠后昭后哀后平后孫夫人吳全后晉懷后穆后唐韓淑妃周苻后宋宋

筆記卷五

三毛遺經樓校本

后孟后朱后元甯宗后皆騎鳳凰向景德樓而去但聞人云曹夫人班昭邀諸后如往樓中賞月也某生問景德樓中皆貞女節婦所聚會何以諸后如又往祖師曰此諸后如皆貞節之最純者也人知貧賤之難葆貞節而不知位至后如苟爲事勢所迫其艱難有十倍於平民者此中諸仙以漢惠后之全節爲尤苦向皆在景德樓玩月今獨不在諸女仙覺寂寞歎故遣使邀之耳某生因問曩所聞之韶樂上帝亦一年僅聽一次耶祖師曰如今日之盛會固一年一次上帝又每年自召后

夔奏樂四次並有小會二次一則五教之師一則供奉內廷之人如吾地所謂翰林院是也某生問吾地但聞有三教而此有五教何也祖師曰孔子爲儒教之師其道默契帝心最爲顛撲不破雖互千萬古統千萬地球皆不能易也佛氏老氏皆窺見聖道之一偏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然亦未可盡廢佛老之前本有楊墨楊氏近於老墨氏近於佛而又各有不同當時爲孟子所關其道固已熄矣然楊子之書雖無傳後世有山林隱逸獨善其身者實楊氏之學也墨子學雖有弊而救世

筆記卷五

三毛遺經樓校本

之心無窮自知其道不能行於中國當時泰西鴻荒初闢教化未行乃請於上帝願生此土遂降爲耶穌歐美兩洲皆崇其教蓋聖教不能驟及得此以維持絕域之人心者幾二千年其功自不可沒雖其形迹又與墨氏之教稍殊然其原實出於墨氏之學至天主教實已悖耶穌之旨尤爲彼教之異端不可同年語也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雖到九重天外恐不出五教之範圍矣某生問謨罕默德之教所行廣遠亦與耶穌相埒何以不在此列祖師曰回教陰鷲悍戾專尚詐力究屬魔道其

燄將熄矣今到夜半遊人已散姑勿多談吾導汝往翰林院一訪諸賢待到天明即可送汝歸也於是復御微風而行過一甲第巍如宮殿祖師指曰此孔子及諸大儒所居也其左右兩旁院稍低指左院曰此釋迦牟尼及諸菩薩所居也指右院曰此吾師老子及諸仙所居也指又左一院曰此自古山人隱士所居也而楊子亦在其中楊子並不能爲此教之首不過推闡其說耳且其道力遜於許由等遠矣指又右一院曰此墨子卽耶穌所居也某生望見中殿之上瑞氣氤護如黃雲繚繞

筆記卷五

天遺經樓校本

與月華爭輝左右兩院則雲氣作紫色再左右兩院雲氣作淡紅色云又至一處如衙署者入一總門則其內又有千門萬戶各自爲一署祖師歷指數署曰此第二層天人所居也又歷指數署曰此第三層天人所居也皆非汝所能知步行良久導進一署其內亦有廣廈千餘間一院甚大諸人皆在此納涼玩月吹竹彈絲賓朋旣多不相聞問祖師與某生徑自入座而一一指示其人大抵博收總攬文武兼資如容成大撓伶倫隸首羲和仲叔唐都洛下闕李純風僧一行郭守敬之推步及

律算晏嬰羊舌肸東方朔之博辯屈原之辭莊周枚乘賈誼劉向韓愈柳宗元李翱歐陽修曾鞏之文宋玉司馬相如楊雄張衡之賦曹植左思郭璞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高啟之詩及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垂及斯伯與公輸般之巧詹何之釣弈秋之弈養由基之射宜僚之九瓠巴之瑟伯牙蔡邕嵇康之琴孫登之嘯顧愷之吳道子張僧繇倪瓚唐寅之畫王羲之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柳公權之書法張旭之狂草凡有專長無不畢集旋又導至一院見室中書籍汗牛充棟排列長案秉燭

筆記卷五

天遺經樓校本

鈔寫如書吏者約千餘人祖師曰上帝欲蒐羅十萬地球之史事輯爲成書命左史倚相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四人爲總纂鄒道元劉知幾杜佑劉恕范祖禹劉攽宋祁馬端臨等十餘人爲分纂並有供事三千餘人分班輪寫然方言文字之各殊者不下九百餘萬種繙譯已大不易所以開辦將二千年尙難告成四君亦爲此事所縻未及降生吾地久無良史才職是之故某生偶取案上一册繙閱皆蠱書鳥篆竟不能辨一字祖師曰天明矣遂尋原路而行展袖使某生入其中閱二時許仍

還王屋山之神祀某生見一人形骸與已無二奮力合之遂蹶然而起恍然如一大夢祖師笑曰此遊樂乎吾去矣縱行數步忽已不見某生復遊幕閱十一年果無疾而終

上篇誅姦諛於已死此篇發潛德之幽光非二十四史爛熟於胸中斷不能如此平允的當兩篇雖由佛家地獄天堂之說推闡而出然意義宏濶理解澄瑩實有佛氏所未發揮者此篇處處歸到中和並無佛經偏駁艱深之弊前後約六千餘字融會貫通思議

筆記卷五

四子遺經樓校本

展拓超邁均爲前人所未及觀其點綴情景令人穆然神往

漢宮老婢

同治初年羣寇蔓延秦隴江西某生以拔貢從戎一日隨官軍逐賊終南山窮搜蹤跡塗徑幽險日影西沈某生單騎落後徬徨無投宿處遙望山坡隱約有人家策馬赴之僅有土室兩間室外花草奇秀泉石幽勝繫馬於樹徘徊四囑倏見一人自林中出以薜蘿爲衣毛鬚蓬鬆驚爲怪物而避之其人呼曰勿走我乃人也返而

視之頭面皆有綠毫長七八寸然疎而不密見其本質嫵然蓋一妍淑之女仙也某生告以借宿意女仙指土室曰此吾之做廬也然男女有別因導往一石室使居之俄而皓月騰輝山空境寂女仙呼某生坐石上對談古今事某生問女仙里居年歲女仙曰我漢宮舊婢也居此已久不復能記歲月矣我本長安良家女生於漢高帝入關之歲惠帝四年選立中宮是時帝姊魯元公主爲宣平侯張敖妻宣平侯前婦有一女太后以其美且賢也欲與張氏爲重親遂以黃金二萬斤爲惠帝聘立爲皇后我亦被選爲宮婢專司椒房之厠漢制凡宮中厠數十處皆以閹人蠲除不潔惟皇后燕寢之地雖閹人不得輒入故別設宮婢四人我其一也我侍張皇后十二年每伺后將入厠爲之灑掃爲之揭裙捧匱蠲除糞溷久之后悅余勤謹賞賜稠疊會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立文帝用曲逆侯陰謀誣惠帝諸子爲呂氏子而盡殺之幽廢張皇后於北宮僅留侍女數人余乃被遣歸家是時宮門扇鑄牢固每日僅啟小門片時以通食物余乃背圓筐手長鏡爲除不潔者晨起隨食物入

筆記卷五

四子遺經樓校本

宮皇后見余悲喜交集重賂閹者出入始無所阻余誓終身不嫁復侍后居北宮者十七年后年四十二無疾而薨文帝用大臣議葬之安陵旁域不發喪不起墳不用珠襦玉匣其禮與待惠帝後宮諸美人無異余遂披髮入終南山饑啖木實渴飲泉水常兀坐土室中一日忽見白雲護廬一女仙冉冉而下謂余曰張皇后已歸無色界天感汝忠誠特貽神丹一粒服之可常爲地仙余自是徧體生毛無寒暑迄於今日不知幾經甲子也某生曰史言張皇后佯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

筆記卷五

聖遺經樓校本

殺其母有之乎女仙曰此皆太后所爲也惠帝晚年多病太后欲定人心遂告大臣曰皇后已有身矣其後大臣乃誣后佯爲有身實則后並不知有此事也后配惠帝不及四年無子乃其常理而帝所幸後宮美人已先後生子七人皇后性不妬忌皆撫如已出太后乃命后取其一人立爲太子太后又恐其母有漏言潛遣宦者縊殺之后亦未之知也少帝卽位四年乃自知非后所生頗出怨言太后幽殺之而立常山王宏爲後少帝茲所以訛言紛起也某生問張皇后既無大過而廢處北

宮何也女仙曰太后斂怨於大臣久矣后實因太后而波及也然太后臨朝八年后多所匡正太后誅諸大臣又謀害代王齊王等后皆泣諫止之太后欲引宣平侯與產祿同秉政后又爲之力辭及呂氏將作亂張皇后斂諸門鎗使產祿等不得輒入殿門呂氏遂敗此其賢德外廷亦有所聞所以諸呂及樊伉等皆被誅而張氏獨無恙少帝兄弟皆被殺而后但徙北宮也某生曰張皇后親則帝嫂義則母后文帝獨無尊崇之禮何也女仙曰一興一廢疑忌之懷賢者不免當是時或議賜后

筆記卷五

聖遺經樓校本

死或議出后歸張氏文帝知其素性柔慈無足深慮故置后於北宮而貶損其禮數不以后禮供養又遣一宦官一宮婢監護北宮此兩人揣摩時局肆意陵侮當惠帝之納后也行問名之禮呂太后賜后之名曰媽及是時兩人於北宮之宦官侍女皆改其名曰媽并其姓名呼之后亦默然無言北宮有一小苑花草幽勝后每喜往瞻眺二人曰彼幽廢之人耳何得輒至殿外瞻眺因常鎖苑門后每逢春秋佳日必再四向二人請鑰始得一往由是鬱悶成疾余有一寶鏡願觀之乎因袖出古

銅鏡噓之以氣忽見鏡中千門萬戶宮闕巍煥者未央宮也有一冕旒者容貌秀偉臨御前殿儀仗甚盛宮娥數輩扶一美人服飾麗都容儀端豔向上三跪六肅女仙曰此惠帝臨軒册立皇后后方謝恩也某生問此時皇后年幾何矣女仙曰惠帝四年后年十四然漢初以十月爲歲首若以夏正覈之乃在惠帝三年之冬是后實年不過十三耳某生日后年十三而如十六七者何也女仙曰宣平侯狀貌修頎后早年長成實肖其父是以惠帝見而悅之太后探帝意而立之某生復諦視見

筆記卷五

留遺經樓校本

未央宮內一殿陳設精麗象額曰椒房皇后方對鏡梳裝鬢髮如雲侍女數十人奔走左右房內有琴書織機其首飾有玉珥珠旒金步搖之屬冠上有一大珠徑六七寸精光奪目梳裝已畢宮娥以禮服進佩以瓊瑤帶以鑿鑑女仙指示之曰此將朝太后也后自正位中宮每日黎明卽起傅姆爲修容飾朝太后宮上食如禮禮畢傅姆爲述前訓及古德言容功之教至於鼓琴習書每日皆有恆課有專師紡織爲導民之本亦宜習之終日汲汲幾無暇晷名爲皇后實一女弟子耳忽見后起

立更衣兩足露於裙下其履式圓頭方底織以翠羽飾以金葉綴以明珠履長約五六寸女仙曰此所謂遠遊之文履也漢宮后妃皆用之某生始悟古者婦女之足與男子無異云女仙復拭鏡噓氣忽見宮中如發喪之狀后與美人百餘伏哭殿上羣臣數百人伏哭殿下女仙曰此惠帝晏駕時也張皇后年十七矣因指一素服端坐而有剛猛之象者曰此呂太后也須臾復見后素服在宮支頤半响旁有一婦人年三十餘若與后絮語者女仙曰此后母魯元公主也后居喪甚哀水漿不入

筆記卷五

留遺經樓校本

口者七日矣故太后召公主入宮勸慰之復拭鏡噓氣忽見宦者八人以軟輿昇后面有愁容女仙曰此呂太后寢疾時欲使后臨朝稱制后自以稚齡守寡是時年僅二十有五不欲接見羣臣尤恐受產祿辟陽侯之押侮故往見太后涕泣力辭也某生日后之裝束竟與老媪無異昔何華麗今何樸略也女仙曰后自守寡以來撤環珥去簪珥屏脂粉每朝太后祇御青素布衫一襲產祿辟陽侯等恆伏兩廂窺伺之后意在自毀其容自挽椎髻如老媪者然彌覺瘡豔如仙人后亦益自危也

於是復拭鏡噓氣見未央宮北又一別宮蓋北宮也庭階闐寂侍女不過二三人后方手執一編焚香靜坐女仙曰此時后居北宮已八年年三十三矣后早年多病惠帝太后常徵名醫購珍藥為后療疾迄未全瘳及入北宮每召一醫必敦請宦者轉奏天子然後有司發管鑰啟宮門納醫醫官望風希旨既不盡力藥物亦以濫惡者充數有時宦者斥后為假病不肯轉奏后誓不再御醫藥臥病一年幾致不起一日忽理舊篋得惠帝所遺鍊神修性之書服而習之遂能導引辟穀一年以後

筆記卷五

聖道經樓校本

已得仙訣矣因復拭鏡噓氣見一羽士徘徊北宮門外瞻望久之復有美人百餘陸續向后再拜出宮女仙曰此后年三十七歲時惠帝後宮美人咸來拜別羽士乃新垣平也新垣平得寵於文帝嘗過北宮晒曰此中有幽人焉吾封侯之機在此矣於是入奏文帝謂北宮有兵氣恐不久有變文帝曰彼一失勢幽廢之婦人復何能為惟惠帝後宮美人百餘聚居北宮怨氣所積恐干天和於是下詔出惠帝後宮美人皆令得嫁新垣平力勸并出張皇后於外且曰惠帝無後嫁之亦可帝不許

於是始覺新垣平之奸後遂誅之而夷其三族云某生曰今觀后之端麗雖傾人之詩洛神之賦不能罄其形容即以豐頤而論何百餘美人竟無一及之者女仙曰此百餘人在惠帝時皆極一時之選然每見張皇后未嘗不自慚也某生方凝神注視女仙忽索鏡袖之曰日已出矣某生欲商借其鏡女仙笑曰子尚未悟邪凡于所欲見者須臾間皆見之矣雖千萬年以來之事在吾鏡中猶須臾也久借何為遂策某生之馬曰走馬乃絕塵而馳須臾已歸大營而前事恍如夢境焉

筆記卷五

聖道經樓校本

北齊守宮老狐

莫子德大令友芝常為余言其同年生有王君者雅俊士也會試後就館晉陽所居在魏樓之下樓有狐仙終年封閉時聞樓上有嘻笑聲行步聲既久與之習初不以爲異也王生故豪於酒工於詩嘗備美酒置案上一夕既寢篝燈未熄忽見一美人憑案繙閱新詩旋吸兩壺酒傾之須臾頽然倒地化為狐王生乃揭帳徐起抱狐置牀上以衾覆之而危坐吟詩不輟至四更許狐已醒宛轉復化為美人見生大慚起身欲走王生止之

曰今夕可共爲樂何必走也美人笑曰我塵心已斷千餘年矣徒以耽詩嗜酒爲君所賣令人赧然君故風雅士我與君又比鄰也他日不妨爲清談良友遂暫然而逝其後每風月之夕美人輒至與生對談所述古事多有與前史不合者生問居此幾何年矣美人曰已千二百餘年矣我乃北齊守宮狐也始居鄴宮常往來晉陽後乃定居於此上帝以我舍身護主注名仙籍今再修鍊數百年當可飛昇王生曰吾聞南北朝時北齊最淫虐無道汝爲之守宮何也美人曰固也以主德論之

筆記卷五

吳遵經樓校本

當時南有梁北有周皆勝於齊遠甚以吾所事之主論之彼乃兜率天宮仙女偶謫人間羣仙以其入昏亂之世選我守宮以護之伊古以來自天子諸侯以至卿相之家皆有狐守宮人自不見耳王生曰汝所事何人也美人曰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也后爲趙郡李希宗第二女生於魏孝莊帝二年己酉九月九日名曰祖娥卽以爲字焉自其幼時余入希宗之家爲婢事之亦旋知余爲狐也呼余爲狐婢祖娥年十五大丞相高歡聞其賢且美納爲次子太原公洋之夫人洋兄澄爲大將軍

見祖娥而驚豔之乃以其意告洋願得一近仙姝而已洋懼禍以告祖娥祖娥日夜啼泣欲自引決余不得已跪告祖娥願以身代祖娥大喜余聳身一變態度舉止儼然李夫人也是夕余代夫人伴大將軍寢大將軍甚喜初不知爲僞也趙郡李氏故禮法名家旣聞祖娥失節則大訾議之祖娥亦無以自明也其後大將軍爲奴所殺太原公代其任遂廢魏主稱號大齊皇帝立祖娥爲皇后余亦封爲守宮仙主祖娥生二子長曰太子殷次日太原王紹德皆溫雅韶秀酷肖其母而齊主昏暴

筆記卷五

吳遵經樓校本

淫酗殺人如麻後宮妃嬪稍不如意或斷其首或使左右裸而辱之惟於皇后則始終敬憚所言必聽然齊主性奇妬椒房之中雖宦者不許輒入皇后出則以珠旒蔽面不使左右得見之祖娥性最慈仁每見齊主嗜殺或悽然不食終日不言不笑齊主懼每爲之罷殺或時以片言徐解上意前後全活不下數萬人齊主在位十年而殂諡曰文宣帝其弟常山王演弒太子殷而自立逾一年殂其弟長廣王湛代立湛爲王時窺見李皇后之美及卽位李皇后居昭信宮湛欲逼淫之不從乃謂

曰不從將殺爾子后大懼欲自殺余復跪告祖娥願以身代聳身一變態度舉止儼然李皇后也於是齊主常入昭信宮亦以余爲李皇后也頗甚得寵如是者半年每聞齊主入昭信宮則祖娥倉皇藏匿懼其久而覺也乃與余謀詐稱有身以卻齊主齊主果不復入宮將及一年齊主怪其久不生子乃掩其不備微服馳入昭信宮是時余方應東嶽之命至海濱驅疫鬼未及在宮保護祖娥方憂思半晌支頤而坐見齊主茫然不識錯愕視之齊主怪其不爲禮也怒曰汝自稱有身今予何在

筆記卷五

至道經樓校本

左右欲爲解圍乃詭對曰昨李皇后生女一日卽自死矣齊主愈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立命左右執太原王紹德入宮亂棒擊殺之祖娥大哭呼天不已齊主命左右褫其衣袴撻之時值臘月嚴寒祖娥身無寸縷齊主手自撻之百餘下流血淋漓而死投之渠水余方由東海還宮忽見祖娥已罹酷禍亟以真丹置其口中煦以生氣閱兩時而蘇齊主命盛以絹囊載以犢車送入妙勝寺爲尼時祖娥年三十四矣遂終身蔬食皈依佛教余亦朝夕調護不離其側凡養傷半年而愈

其後十五年齊爲北周所滅后妃皆送入關而周人素慕文宣李后之名必欲得之余不得已隨護西行以重金賄周有司及宦者后亦敝衣毀容竟免入宮置之長安尼寺而高湛之后胡氏等皆選入周宮醜聲大播越二年祖娥得放還趙郡蓋至是而其謫限始滿其數十年禍患磨折非人所堪也限滿之後原可還天仙本位惟其久染腥聞非一朝夕可以滿滌當其被撻之時哀惶驚懼大損元神是以滯於地仙必靜攝千餘年之後乃可飛昇今亦爲期不遠而余三次設法護主竟使謫

筆記卷五

至道經樓校本

仙完貞守節羣仙感之上帝嘉之已得注名仙錄當與祖娥同時上昇矣蓋王生所聞於狐者如此以語莫君子偲子偲曰吾觀北齊書李后傳言后容德甚美夫趙郡李氏乃北方第一名家后又素著賢德固知姊姊腹大之語雖后子太原王亦誤聽傳聞也因又曰狐言李后尙爲地仙則彼當知其所在矣盍再詢之王生日諾

北齊李后爲地仙

其後美人復至齋中夜談王生問曰汝言李后爲地仙今果何在美人曰君十九世前爲北周長安令方祖娥

之居長安尼寺也適周天元皇帝卽位淫侈過度連立五皇后意猶未饜謂左右曰古稱燕趙多佳人吾聞高氏諸婦李后最美先帝滅齊得此國色差快人意今雖年已五十吾將選入宮中立爲皇后祖娥聞信欲自殺余時方爲侍婢復以奇寶賂君選一老婦詭稱李后天元詔曰此等老物亦負重名邪立遣出宮祖娥之獲葆貞節君與有力焉今當有一面之緣君盍往五臺山一遊乎因告以路徑曲折且云徑旁奇花異草當以綠絲繫之王生如其言以入果有綠絲誌花草上行十餘里

筆記卷五

至遺經樓校本

徑將窮忽見美人俟於道左笑引之前行復經數轉異境益開曲澗飛橋珍禽馴獸儼然仙界巍樓矗立雲表隱隱如宮殿至門宿衛之士皆古衣冠美人爲通姓名司賓者引入客廳美人曰我請入內爲君先容久之聞環珮聲璆然有四宮人引一麗人褰簾而出圖畫中所未睹也行禮畢分賓主坐相去丈許王生竊視之年似未滿三十者亦端莊亦淑豔亦靜逸手攜佛珠一串珠皆徑寸如明月未及諦視忽宮人移一黃紗步障隔於前始聞有言曰老身屏居深山一千二百餘年閉門習

靜未嘗見一塵世今日吾子有一面之緣亦係前生注定旣承任願宅東有花園一區當令司賓者導往居之周遊三日可窮其勝因聞嚶然一聲曰來宮人趨而前移步障隨之環珮聲漸遠遂入內矣王生悵立凝望司賓者導往花園牀帷几案及一切陳設皆極精雅奇古飲膳皆山中果品嘗一二枚卽可終日不餒司賓者導之徧遊園中凡泉池樓閣之勝鳥獸草木之奇多人世所未見過一小屋門上題黑獄二字因問此何獄也司賓者笑曰君欲觀之乎曰然因命獄卒開門窺然深黑

筆記卷五

至遺經樓校本

陰風慘澹獄卒入內久之取一銅盤以出其蓋鐫八字曰北齊淫賊高湛之魂啟其蓋有一蛇黑質白章長尺許伏盤內其旁有巨蠍蜈蚣數十蛇每一動輒爲所螫蛇卽輾轉縮繞如不勝其痛者因問此蛇終歲如是乎曰自一千二百餘年以來無日不如是此賊淫兇之罪上通於天然彼取精用宏旣死之後分爲數魂羣仙譏拘其原魂置之此獄受無量苦其餘魂則生在閩廣海濱爲梟徒蛋戶之賤妓稍久則患紫雲大麻瘋其病最劇至無人形又十餘年而後死死而復生世世如是今

廣東瘋院中有一受病最深者即高湛之魂也王生曰如此罰不太酷乎且文宣帝之淫虐亦與高湛無異今果何在司賓者曰文宣帝之罪孽自然亦在地獄今不必復提恐傷吾主之心此賊所以受罪尤重者以其汗巖仙媛俾家詬辱至今不得上昇皆彼之所為也王生曰此賊既廢李后為尼則后髮已髡矣嚮者見鬢髮如雲何也司賓者曰吾主既入尼寺恐此賊復起淫心因做衣蔬食不肯留髮者七年此賊已死始復留髮然茹素誦佛則終身不改也言未既蛇昂首竊聽既而俯首觸盤若服罪哀籲者忽有兩巨蠍從旁刺之蛇復大痛旋繞不止王生不忍復觀獄卒乃闔盤送入獄中仍鍵其戶司賓者復導之他遊凡三日觀覽已畢忽見一宮人捧楹到院贈以徑寸大珠一顆巨棗一枚曰此珠佩之可以辟邪此棗啖之可以益壽吾主無以為贈聊表微意請從此別矣於是兩蒼頭導之仍循原路送出洞口水生乃徧遊五臺盤桓一月始返晉陽其大珠珍藏維謹嘗以示莫君子德置之暗室中光如明月可以觀書洵奇寶也

筆記卷五

晉遺經樓校本

後唐韓淑妃為真仙

王生謁見李后之後美人仍常至齋中王生問太原城內何地最幽勝可導我一遊乎美人索紙剪一驢叱之曰起忽毛鬣奮張清風肅然美人自跨其一使王生跨其一曰但閉目勿開視須臾至一處四顧空曠可十餘畝中有一小山土皆五色頂平如砥周僅丈餘有石磴五六可列坐時在春杪夏初月明如畫山上下多芝蘭奇芬撲鼻又有海棠芍藥山茶牡丹之屬齊開如錦花大如盆皆非人間所有恍入仙界焉美人告之曰此山吾輩名之曰韓邱世人不知也昔後唐莊宗為晉王世子時娶晉陽人韓遠之女為嫡室而伊氏女為次妃韓夫人諱惜字靜娥容德尤盛以余所見二千年中晉產美人當以夫人為第一與趙產李皇后相上下而貞靜端重尤過之夫人事舅姑甚孝莊宗既即王位夫人掌內政十五年力崇節儉至自罄糶益以贖軍費時進直言箴規闕失佐莊宗艱難締造以得天下農家女劉氏嘗為夫人之侍婢久從在軍中以妖豔得寵生子繼及遂重賂宰相豆盧革郭崇韜建議越次立為皇后既册

筆記卷五

晉遺經樓校本

劉后莊宗乃迎曹太妃及韓伊二夫人由太原至洛陽相見有慚色始詔封韓夫人爲淑妃伊夫人爲德妃位亞皇后一等明年爲同光二年以中秋節賜后妃宴適南漢獻孔雀二十雙莊宗曰吾聞孔雀見美人則舞置金唾壺白玉磬明月珠於殿上能得孔雀全舞者賜之後宮寵嬪三十人相繼至孔雀有一二舞者有竟不舞者號國夫人夏氏至孔雀舞者六雙沂國夫人侯氏至舞者八雙侯氏卽夾寨夫人也劉后豔服盛飾鳴珮璆然故作媚態孔雀舞者三雙耳后頗有慚色德妃伊氏至舞者十雙是時淑妃年四十一尙如二十許人妃曰吾老矣豈能與年少婦人爭寵屏粉黛撤簪珥御敝衣爲宮中老媪裝束者珊珊而來眾皆眦目瞻視肅然神驚孔雀二十雙皆舒兩翼如錦屏之高張異彩翔耀與淑妃容色相輝映旣而和鳴應節對舞不已殿上下皆呼萬歲私相語曰此眞足母儀天下矣乃不得爲皇后而立假皇后耶莊宗以諸寶賜淑妃妃辭不受劉后竟自取之莊宗旣得天下志意驕怠盤於遊畋劉后復導以減削軍費猜戮功臣激成大變四年三月李嗣源引

筆記卷五

至道經樓校本

兵西嚮四月丁亥朔莊宗爲伶人所弑節度使朱守殷入宮選宮女三十人以去其裨將闖入淑妃宮見淑妃纒麻哭泣歎曰天仙天仙乃出引軍士復入欲遂劫取淑妃忽見宮門有丈六金甲神挺鞭而立瞋目視之裨將驚怖走出三日而死明宗入洛陽卽帝位遣使賜劉后死韓伊二妃在宮中帝夙聞其賢不敢失禮然心畏其逼也時遣人微諷二妃欲嫁之二妃皆誓指自誓固請徙居太原以避嫌疑明宗敕有司供養如禮而宰相命加防閑有司遂希上指又加嚴焉給宅一區前後廣厦各十楹二妃分居之各攜侍女四人有圃可十畝卽此地是也有司於牆外圍之以棘而錮其門戶但於戶傍開一穴每日進飲食出糞溺焉頃之守門卒大言曰吾輩躍馬赴沙場立功取金印如斗大安能日日擔婦人糞乎其意蓋欲索賂云德妃子之卒爲出糞如故淑妃不與侍女之糞臭氣充積漸致疾病是時余奉羣仙命護視二如余知淑妃本係眞仙暫謫塵世眞仙之糞輕清靈秀積之可以祛疫乃爲設法通一陰溝每日侍女糞弱由此流出以水濯之余以七寶金盆獻韓淑妃

筆記卷五

至道經樓校本

受其糞積之圃中比及十年遂成此邱土皆五色奇花
異卉甲乎宇內芳馨異常蓋得真仙之靈氣也因指稍
北一石光明如鏡者曰此拜仙石也當韓淑妃居此室
時每臨窗玩月容顏上映月光照耀大地驚動吾族咸
來瞻望余每率吾族之將成道者百餘人拜於此石上
而淑妃不之見也迨二妃既去舊宅遺兵變為廢址吾
族戀此勝境仍來聚會偶有人來謀營造者則出巨蟒
奇鬼以驚懼之故此地雖在城中而庸眾以榛莽棄之
千年以來獲常留為吾輩會真之所天上真仙亦往往

筆記卷五

堯遺經樓校本

間歲一臨焉羣仙以其為韓妃積糞所成故名之曰韓
邱也王生問曰二妃去此後徒往何處美人曰此事略
見於五代史而後世不能知其詳唐廢帝時石敬瑭舉
兵反遣使求援於契丹許割燕雲十六州之地使者三
反契丹援兵尚未發或獻計曰唐莊宗嫡配韓伊二妃
在此聞契丹主常稱為塞南第一麗人慕一見而不得
今許獻之契丹主必大喜赴援必速敬瑭曰二妃年已
逾五十奈何對曰二妃容顏甚少蓋繪圖獻之敬瑭乃
募善畫者潛往繪二妃之容遣使獻於契丹契丹主果

大喜曰昔匈奴得一王昭君遂為千古佳話今我一舉
而得二美人死且無憾即日舉兵南下大敗唐兵册敬
瑭為晉皇帝敬瑭遣其宰相趙贊等迎二妃將送契丹
軍中隱士鄭遨聞之曰石氏其無後乎二妃乃唐莊宗
嫡配天下之母亦敬瑭之母也而以賂敵人不滅何待
二妃皆哭罵石敬瑭非人也狗彘不食其餘矣皆欲求
死則已為人所守無隙可乘眾人強捉登車契丹主待
於穹廬盛設儀仗余恐二妃受契丹主之辱隱形從往
用障眼法迷契丹主契丹主遙望二妃皆皓然白髮老

筆記卷五

堯遺經樓校本

媼也乃謂羣臣曰汝等豈以朕迎唐二妃為好色哉昔
先帝與晉王約為昆弟是朕與唐莊宗亦昆弟也莊宗
蓋世英雄國滅無後留此冤冤二嫂幾無立錫之地朕
甚憫之今迎養北廷以完二嫂之節即令二嫂年少色
盛朕亦決無他意可送二嫂與述律太后同居常為太
后誦說中原舊典如漢曹大家故事此朕之志也契丹
主左右望見二妃皆額手曰真天人也唐莊宗若立韓
妃為皇后何至失國然如此福德之相而伶仃孤苦亦
可怪也契丹主後望見二妃容貌皆如花如玉然前言

已出不能悔也淑妃居契丹三年無疾而薨年五十六
薨時異香滿室空中音樂嘹亮鹵簿甚盛蓋返其真仙
舊位云太后命以唐皇后禮葬之表曰唐莊宗神閔皇
帝嫡配貞淑韓皇后之墓建憫節寺於墓旁明年德妃
亦薨年五十四與淑妃同葬焉美人方與王生踞石對
談不覺白露霑衣雞唱一聲東方將白美人乃呼起二
驢自跨其一拱手作別曰吾去矣吾所以來見君者爲
表章李韓二仙也今吾事畢矣遂冉冉向東南白雲深
處而沒王生跨驢還館驢蹶然倒地視之紙也乃什襲

筆記卷五

李遺經樓校本

藏之美人自是不復至齋中

神護漢陵

光緒五年河南巡撫涂宗瀛奏稱孟津縣之鐵謝鎮相
距里許有漢光武帝陵寢一區歷經遵守同治十二年
河流冲刷套灣逼近陵垣兼沖及鐵謝鎮寨前撫臣派
員修築魚鱗石壩迄今黃河北岸積有石子灘其形尖
突挑水南趨石灘迤東長出雞心灘一片溜勢愈形洶
刷致將鐵謝鎮臨河一面寨牆冲塌勢將淪陷該鎮爲
順河船隻屯運糧穀碼頭居民二千餘家寨內有陰皇

后陵寢已冲去三分之一亟應籌款修防估計工料價
銀四萬三千餘兩旋奏稱馳抵孟津鐵謝鎮查閱工程
如漢后陵前磨盤石壩以及陵西石壩五道陵東託壩
一道均按照原估丈尺拋築堅實其寨東崖尖及北岸
石子灘尖亦均刨去初勘黃河南圈套灣已成入袖之
勢寨邊大溜奔騰逐日坍塌興工以後河勢稍落大溜
北趨南岸淤墊工程易施會謂靈祇效順原估需四萬
餘金現僅用一萬七千八百餘兩等語先是孟津縣令
夢見一金甲神告之曰我漢將軍賈復也奉上帝命將

筆記卷五

李遺經樓校本

以某月某日會同金龍四大王保護陰皇后陵寢汝可
鳩集人夫先期興工并速請巡撫親臨工次俾我得以
成功縣令問將軍既有神力屆期行事足矣何必借助
巡撫金甲神曰不然夫巡撫爲陽世之尊官所謂當王
者貴也若得千百人夫羣集河干藉其氣燄助我威靈
則事半功倍耳縣令如言鳩工并請巡撫蒞工屆期風
雨驟至夜見神燈無數明滅河涸但聞波濤洶湧其聲
如雷黎明視之則大溜已北徙四五里南岸河身皆淤
爲平陸矣余嘗謂自古美人往往有容德而無福壽惟

陰皇后則容德與福壽兼著當時既備極尊崇身兼五福足爲千古美人生色至其陵寢雖在二千年後尙獲神靈呵護然後知中興帝后功德在民天之報之者厚也

狐仙談歷代麗人

黔中某孝廉以博學高才主持風雅道光壬辰會試落第出都每過名區輒停驂遊覽道出西安嘗策馬登眺五陵且尋秦漢故宮遺址流連彌月忽忽已到中秋是夕月明如晝孝廉在逆旅獨居無聊跨馬出郊玩月不

筆記卷五

奎遺經樓校本

覺至未央宮故址荒煙蔓草滿目蒼涼正欲吟詩憑弔忽見稍北有魏絳宮殿前行二里許見宮門內外闐寂無人繫馬門外步行而入越室三重則見華燭滿堂陳設璀璨有五六麗人望月而拜一麗人澹粧靚服年可三十許尤覺端豔奪目甫拜而起徐步數周其行如輕雲出岫諸麗人皆注目凝視步畢就坐嚶然細語口操秦音其幽韻若微風振簫孝廉不覺移步上堂一麗人呼曰有生人在此窺伺如此良夕被其攪擾可恨可恨言已堂上燈燭盡滅復聞暗中有一人曰今夕良會雖

作罷論然此人本係雅士蓋明燭留與一談堂上燈燭復明有青玉几兩座各設茗盃清香沁鼻於是五六麗人圍坐一几孝廉特坐一几而向者澹粧靚服之麗人形狀服飾又稍變矣與孝廉寒暄畢謂之曰實告君我等皆非人也我等不幸墮入異類欲得仙訣其難過人十倍方其致力之初雄者須求世上忠孝勲業卓著之人與夫耆儒碩學擇一人而慕效之雌者須求世上容德兼茂之麗人擇一人而慕效之譬效笑貌無一刻忘懷也言動舉止無一事相歧也如此步趨不倦五百年

筆記卷五

奎遺經樓校本

而形似又五百年而神似一千年之後始獲離獸而入人然後修鍊益精擴充益廣訪世人之可慕可效者必往從而取法焉如是者又一千年始得超列仙班我生於世二千六百餘年矣近甫脫離塵俗略識仙機因指其旁麗人曰此皆吾弟子也彼生也晚見聞尙隘故吾向者演習第一等麗人之狀貌舉止言笑以示之然吾成仙之日淺尙恐未能逼真貽笑大方也孝廉問尙所演習者何人也麗人曰前漢孝惠張皇后也此處卽北宮故址張后廢居於此者十七年每逢令序吾率諸弟

子演習於此冀稍霑其靈淑之氣亦甚於吾道有益也
孝廉問既欲學道何必慕效麗人對曰世間名媛有德
無容者甚多劉向列女傳所載豈必人人姝麗皆未嘗
不可學步然吾輩結習難忘必覓麗人而師之且其人
果容德兼美必係神仙偶謫塵世故欲求仙以此爲較
捷也孝廉問大仙初學道時所慕效者何人今之狀貌
乃何人也對曰吾於春秋之世亦嘗游歷諸侯之宮迨
戰國時所最慕效者乃秦武王后魏姬也姬乃魏襄王
幼女吾少時聞其容德遂隱形入魏宮而依侍之迨秦

筆記卷五

金遺經樓校本

武王聘后於魏吾亦隨之入秦甫越四年而武王薨王
弟昭王爭立不以禮待其嫂始則幽廢空宮繼則欲強
嫁之姬誓死不從遂逐之使大歸於魏是時姬年甫十
九復守節八年而卒吾始終不離一步故其神態皆能
逼肖向吾方摹仿張皇后僅髣髴其十之六七爲子所
窺令人恧然故仍返吾初師魏姬之貌也孝廉問大仙
所見古今麗人共有幾何對曰吾自魏姬沒後二千年
來凡帝王之宮以及名都大邑僻壤窮鄉無不周遊物
色計吾所常竭力追摹者不下二百餘人然吾所謂麗

人者必兼容與德言之若僅美於容而其德不純效之
適足爲害耳且古所傳麗人者或承帝王之寵威福驚
人或爲文士所褒揚溢量及攷其實則真麗者僅居
少半其餘倖得美名者大都不過中人若其遭逢不偶
或早年守寡或聲勢難憑則其沈淪埋沒於深宮之中
與窮閭之下者何可勝數至若趙飛燕合德之淫妬武
媚娘之悍逆貌非不麗而腥聞遠播適增其醜吾每過
之未嘗不唾其背也西施楊玉環誠不失爲上等麗人
然夫差寵之而吳亡明皇寵之而唐亂吾亦無取焉孝

筆記卷五

金遺經樓校本

廉問大仙所見二百餘人請爲我述之對曰吾姑就史
冊所見之人言之然有史冊未傳其美而吾親得之目
覩者有端重一流如衛夫人莊姜楚武夫人鄧曼晉獻
夫人賈姬漢之魯元公主孝昭上官皇后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蜀漢昭烈吳皇后唐之文德長孫皇后懿
安郭太后宋欽宗之朱皇后遼天祚皇后蕭多囉羅元
泰定帝之巴拜哈斯皇后甯宗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
明之高慈馬皇后莊烈周皇后此其人皆莊麗閒靜其
性皆仁慈敦厚福德兼全而當以陰皇后爲之冠宋之

朱后隨欽宗北狩艱險備嘗卒於燕京年僅二十有六
元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七歲册立甫一月而甯宗崩
后守節三十六年實元宮一老貞女其遇皆有可憫者
有明豔一流如息夫人烈媯楚平夫人伯羸漢之戚夫
人孝武陳皇后邢夫人尹夫人吳周瑜之橋夫人晉之
明穆庾皇后穆章何皇后石崇之妾梁綵珠江南女子
羅敷北周靜帝之司馬皇后隋之宣華夫人陳氏唐莊
宗之德妃伊氏南唐李後主之繼后周氏宋之開寶宋
皇后遼懿德蕭皇后金衛紹王之幼女岐國公主明福

筆記卷五

空遺經樓校本

王之選后徐氏此其人皆體質妍妙其性皆明慧柔婉
而當以晉何后金歧國公主明徐后爲之冠何后諱法
倪廬江何準之女年二十一穆帝晏駕后諷誦佛經守
節四十餘年岐國公主自其父紹王爲強臣所弑與其
母俱幽入高牆及元兵圍燕京乃以公主歸元太祖而
議和焉太祖始舍金而攻西域金得以延國祚者二十
年實惟公主之力徐后乃中山王之裔年甫十五被選
入宮未及册立而殉南都之難蓋亦一貞女也有修媯
一流如秦穆夫人穆姬及其女簡璧卽弄玉也晉文夫

人文羸西楚之虞姬蜀漢先主之孫夫人吳孫翊之徐
夫人晉之孝懷梁皇后秦苻登之后毛氏北魏之木蘭
隋之紅拂明之賈宮人石砮土司之妻秦良玉此其人
皆天姿偉麗才識無雙智勇兼備其未及發摠而賁志
以歿者當以孫夫人爲之冠晉之梁后字蘭璧安定人
司徒梁芬之女洛陽之陷羊后被虜而梁后殉節晉書
失於紀載亦太疏漏矣有澹雅一流如晉文前夫人齊
姜悼夫人杞妘魯文夫人哀姜昭夫人吳孟子漢孝成
許皇后班婕妤好孝哀傅皇后孝平王皇后宏農王之唐

筆記卷五

空遺經樓校本

如吳廢主亮之全夫人唐高宗之王廢后宋哲宗之孟
皇后明宣宗之胡廢后武宗之夏皇后世宗之張廢后
此其人皆窈窕貞慤雖蒙難居憂而秉節不回其德皆
足以稱其容而容色之尤殊者實以全夫人爲之冠夫
人錢唐人諱惠解十歲立爲吳皇后吳主旣廢貶妃夫
人年十八而廢主卒崎嶇權臣劇寇之間卒能保身完
節時議憐之至於許后之獄由王莽鍛鍊而成其不足
信也明矣以上共六十二人或端重或明豔或修媯或
澹雅各有所宜閱世一出皆山川之間氣所鍾吾當年

師法已久皆能幻其形并能肖其神若其數體兼備不
可以一格名如漢之王昭君吳長沙桓王夫人橋氏景
皇后朱氏魏之文昭甄后唐之崔鶯鶯後周世宗之繼
后侍氏亦端重亦明豔亦修嫺亦澹雅無美不該夫昭
君遭遇非時陷身匈奴世人多惋惜之不知其寢兩國
之兵厥功甚大甄后以潛養袁氏之孤致遭譖害惓惓
故夫其心可原橋夫人歸桓王未及兩年桓王遽薨夫
人哭泣數月亦卒節烈可欽朱后舍子立姪大公無我
可謂盛德遠遭反噬逼令自縊孫皓之罪上通於天崔

筆記卷五

究遺經樓校本

鶯鶯許字鄭恆從一而終元微之謀娶鶯鶯而不可得
乃作會真記以誣之亦見微之心術之不善符后宛邱
人魏王苻彥卿之幼女年十七世宗聘以為后未及行
禮而世宗崩后詣柩前成禮宋受周禮遷之西宮後竟
遣出為尼賜以玉清仙師之號蓋亦一貞女也以上六
人大抵嶽瀆之精氣所凝或閱數百年而始一見余亦
嘗從而慕效之然能形似而不能神似也若出類拔萃
既不以一格名即以一格求之亦莫不臻其極者一日
漢之孝惠張皇后后諱媽大梁人宣平侯張敖之女生

於趙而長於秦故在漢宮口操秦音惠帝崩后年甚少
辟陽后及呂產呂祿入居宮中后守禮遠嫌如防大敵
卒能自潔其身又常以仁厚勸呂太后保護代王及諸
功臣陰德甚大及被幽廢后亦終不自明乃其容德之
美史傳絕無知之者斯可怪也一日北齊文宣李皇后
后諱祖娥趙郡李希宗之次女幼不好弄天性淑惠為
文宣帝所寶禮嘗以婉言諫文宣之暴保全者數萬人
年三十一文宣之弟高湛即位慕后容德欲逼淫之后
以死自誓然卒遭僇辱者非后之罪也其後削髮為尼

筆記卷五

究遺經樓校本

卒成仙訣一日後唐莊宗之嫡配韓淑妃妃晉陽人韓
達之女佐莊宗二十餘年以創大業妃之侍婢劉氏交
通宰相得超立為皇后而妃反居其下以至敗亡莊宗
既殂妃居晉陽年五十二被虜於遼遼主以母禮事之
妃常懸劔帳中以自防遼人敬之如神一日明熹宗之
配懿安張皇后后祥符諸生張國紀之長女剛正嚴明
深惡客氏魏忠賢而裁抑之客魏構機陷害幾為所撼
及熹宗崩忠賢意欲篡位后年甫二十一即能不動聲
色密召莊烈帝立之其誅大憝竟延明祚闖賊入都后

得信稍遲自縊而懸絕幾落賊手危乎殆哉幸李巖保護之始得從容引決蓋若有神助焉此四人者大抵乾坤之淑氣所萃或閱數百年而不能一見且本係神仙中領袖偶到人間雖碩人之詩洛神之賦不足以罄其形容如孝惠張后以澹雅勝文宣李后以明豔勝韓淑妃以修嫵勝懿安張后以端重勝雖各擅一格而未嘗不備諸體之妙吾竭力追摹但能形似十之六七而已凡吾所舉其人皆見於史冊者此外委巷之間幽閨之內與埋沒空宮而不得一見君王者正復不少余素所心儀尙有一百數十人但其姓字不見於史傳雖欲相告恐子不能記憶也孝廉以為聞所未聞因與縱談古今人物其所評賢否是非多有出正史之外者正暢談間忽聞遠邨晨雞一唱麗人日子可歸寓吾亦從此逝矣孝廉與之揖別出門上馬但見殘星幾點皓月西匿天已曙矣回頭一望宮殿已失所在惟有畦畛縱橫滿目沙磧而已孝廉自為文紀其事余從黔人得見之惜已逸孝廉姓名因稍刪錄之如此

同治癸酉年余在蘇州書局有友人見此文攜寄上

筆記卷五

七遺經樓校本

海申報館刻在瀛環瑣紀中已稍被館中執筆者竄改今特重著於此以存原璧

牛太守前生為戰馬

吾錫汪寫圍先生七佩以進士為四川縣令其本管知府牛姓與先生鄉榜同年乃嘉慶甲子科某省亞元也太守右手係人手左手係馬蹄能自記三生之事歷歷不昧嘗告先生曰余前生一將官因征苗殺戮太多冥司罰令轉生為馬余既生在樞閣回顧本身儼然馬也因悲鳴蹙齧不食而死冥司以其罰不稱罪也乃令為馬不敢復求死既壯而為某將官乘馬某將暴戾性成往往鞭刃交施受盡百般痛楚一日與敵戰而敗追兵已逼余負某將疾奔忽臨一山澗寬約丈餘對面銳石削立如鋒余念躍過則身死而吾主或可救不躍則吾主必為追兵所殺乃一躍而過余腹絛於銳石腸裂而死某將竟以身免冥司以余忠於所事許轉人身且為文官秩至四品方余之初為馬也鬼卒以馬皮著余身及余復為人也鬼卒又將馬皮剝去而余已兩世為馬皮肉粘合無間乃以刀劃之痛徹心骨劃至蹄尖尤不

筆記卷五

七遺經樓校本

勝其痛余因縮去左蹄鬼卒竟未之覺也孰意轉爲人
身而馬蹄猶未去乎蓋太守所自述者如此太守又告
寫園先生曰吾官終於此且不久在人世矣死期在某
月某日已而果然

10287

庸盦筆記卷之五終

筆記卷五

上虞鍾達卿刻字
圭遺經樓校本

庸盦筆記卷六目錄

幽怪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

嫁女爭花轎釀人命

立誓減壽遊岸

麻姑締姻

扶乩問題

扶乩奇驗

城隍神世故

卷六目錄

生作城隍三日

死生前定

蓬萊仙跡

縊鬼爲祟

淑靈呵護家人

水鬼白晝拉人

水鬼假冒舢板船

鬼笑可畏

新鬼回家

遺經樓校本

庸醫殺人有定數

村童夜陪鬼飲

狎遊客遇無常鬼

楊孝廉遇煞神

離婚酷報

鬼魅現形

鬼負壞牆

旅鬼索路憑歸費

鎮江府學署中鬼聲

卷六目錄

二遺經樓校本

荒徼人鬼雜處

人鬼對談

舊鬼玩月

鬼買糕哺子

鬼欺衰老

東平州牧相尸遇鬼

兔鬼鳴冤

廳署貓精

怪物幻形

蒙陰狐報仇

甯紹台道署內狐蛇

蛇死為祟

巨蚌成精

樹靈報仇

孝子獲福

李遊戎遇魅

蘇州瑞光塔蟒蛇

薺薇祟人

卷六目錄

三遺經樓校本

庸盦筆記卷之六

幽怪

無錫薛福成叔耘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

浙江提督駐甯波府城其署乃明萬歷年間宰相沈文恭公一貫故宅也有空樓九間人不敢居沈氏子孫每於冬至元旦入署祭拜提督不之禁也相傳沈公時見形樓上若朱衣紗帽則提督必得議敘加級等事若藍袍或便服則提督必有丁故降革等事一夕陰雨晦冥營兵在樓下支更者喝號敲鑼適打四更見樓上有前

筆記卷六

一遺經樓校本

代弁兵裝束者喝號敲鑼亦打四更營兵大懼暈絕於地久之其夥怪更鑼不鳴羣趨視之始共救醒余謂沈公相明神宗偏私多而補救少且為末季黨人之魁考其相業殊無足稱何以逾二百年尚能獨著靈怪蓋其為相實專且久取精用宏所以遺骸猶未歇絕歟

嫁女爭花轎釀人命

雍正乾隆間吾錫顧持國先生維以工制舉文名於世然性情頗執拗既久不得志於場屋有憤時嫉俗之心行事益與世背馳故兄弟四人皆以科第發聞先生獨

以諸生終其身晚年將嫁其女當時風俗以用花轎為

貴然如賃之則婿家約須多用錢十緡婿之父母未之

允也先生謂媒曰若無花轎我當養此女不嫁婿之父

母亦謂媒曰若必索花轎我當以其費為子買妾媒於

是奔走兩家陳說百端皆堅不見聽先生設誓不嫁其

女而婿家竟為其子納妾媒亦敬謝不敏婚事遂作罷

論矣明年元旦其女方盛服拜賀父母先生怒目視之

曰汝尚有顏來見我乎其女含淚歸房距戶自經慧山

有東嶽大帝廟素著靈異是夕廟祝聞殿上有鬼哭聲

筆記卷六

二遺經樓校本

如是者三夕於是婿之父及兩媒皆夢至嶽廟就質神

研訊良久其案始定神謂鬼曰花轎於婚事無關輕重

汝父以不得花轎而誓不嫁女已大誤矣復無端罵汝

迫汝於死是此案汝父之過為最多然女無訟父之理

故汝父不必到案今但以眾供確鑿定案可也汝父命

中本無科第然念其皓首窮經子孫當有得科名者今

以此事皆削去之謂婿之父王姓者曰兒女婚姻非用

意氣之地若親翁一使氣一不使氣則無事矣今汝激

於顧翁之言不肯相讓釀成人命且花轎為費無幾何

至慳吝若是汝命中本有一舉人今罰汝三世之後得之謂媒某姓者曰凡傳兩家之言當有斟酌今汝於其負氣之辭非惟不肯稍隱又加甚焉釀成人命職汝之由汝尚有十八年陽壽今減去一紀以示罰謂媒劉姓者曰汝於此事頗欲排解然於某媒之傳言不謹不能救正亦有過焉汝今年本可捷鄉闈且有進士之望當罰停十三科至汝孫方得之鬼哀籲曰吾父操行廉介不得一第其子孫科名可否免其罰去神曰凡人自詎操行但見己之是見人之不是其居心已薄矣且汝知執拗之爲害無以勝於操行不正者乎此案亦猶是也吾之斷獄雖就案論案然亦參覈其人生平之居心制行而定焉豈汝所能籲乎明日婿父往見兩媒以夢相告無一歧異厥後王姓之曾孫果得一舉人逆溯之已三世矣某媒如期而卒劉姓之孫名承本者果捷道光八年鄉闈適符十三科之數旋成進士顧氏自持國先生迄其元孫竟無得一第者

筆記卷六

三遺經樓校本

立誓減壽遊庠

錫金兩縣於承平時童生應學院試者一千數百人而

學額僅三十人世俗之視秀才也頗重而得之者亦頗難往往有文學均優寫作俱佳而僥得僥失年至班白猶溷迹於童子軍中者西溪顧氏無錫舊族也捷鄉會試者近十人有諱鎬者亦工制舉文縣府兩試常冠其軍年將四十未博一衿既困於貧又素懼內頗遭其妻之白眼意鬱鬱不樂乃赴慧山之東嶽廟詣神前立誓曰如我命無遊庠之望願折陽壽以易之但能一得秀才雖速死無憾矣是年試於學院果獲舊例凡院試所取者必由本學教官擇日率新生謁夫子廟始得列於附生之籍顧生未及謁廟病不能興新生謁廟之日正顧生垂危之日也越日而遂卒余少時嘗聞顧氏長老相戒謂東嶽廟威靈顯赫大神之前不可冒昧立誓也

筆記卷六

四遺經樓校本

麻姑締姻

乾隆年間無錫陳翁遊幕河南雋雅拔俗常爲郡縣上賓晚歲倦遊里居室有二女皆賢孝工詩戚黨推爲國色其次女卽外祖母陳太夫人歸我外祖顧公願堂先生者也實以乾隆丁酉二月三日生年十九尙未字願

氏與陳氏舊爲姻媿顧氏長老每至陳氏見三女臨窗刺繡儼若神仙歸而歎羨不置乃爲外祖求婚陳氏未之許也外祖年十七學幕山西會赴京兆試見燕市中有一卜者因就卜焉卜者曰子今生於科名無分然將有非常之福凡人祿享萬鍾榮居一品者俗福也山水怡情著述壽世者清福也其介於俗福清福之間者莫如豔福非有夙緣終身無望玩此卦象子若向南方當得神仙爲嘉耦亦得神仙爲媒妁豈非常人罕得之福乎及榜發落第南歸省親先是曾外祖母供一麻姑像神

筆記卷六

五遺經樓校本

彩精雅數百年物也曾外祖母朔望焚香展禮事之甚虔至是夢麻姑謂曰汝年老無婦當爲汝子締姻會陳翁陳母六旬雙壽慶者盈門凡女賓至則延之內室三女周旋迎送有一女賓年未三十澹粧靚飾翩然入內仙聚會也女賓欲見壽母陳母出而見之問何姓答曰麻氏問居何里答曰余無家今日爲作冰人而來不必多作寒暄語頃見女公子皆係天上謫仙長者端莊較有世福季者豔麗恐難永年仲氏容德尤備然八年後

恐遭奇厄此係前定之數也余所以來者乃欲爲締姻緣亦係前定今日午時有某冠某服自西方來者年甫十七卽其人也遂翩然而出陳母追送之已忽不見家人相與驚詫以爲遇仙俄而外祖以姻家子往祝壽其時地年歲冠服悉合陳翁亦素高外祖之才遂以女女焉陳太夫人旣歸顧氏見所供麻姑仙像若素熟識者蓋卽見之壽筵者也益竦然敬之其後八年陳太夫人年二十七果無故自縊而卒其姊歸沈氏妹歸曹氏境遇年壽皆如所言陳太夫人生一女後歸曹氏外祖續

筆記卷六

六遺經樓校本

娶侯太夫人亦生一女卽先妣太夫人也余幼居顧氏見顧氏族黨每逢元旦必來拜陳太夫人畫像瞻慕久之始去有周孺人者外祖之從母也年八十餘矣每來談陳太夫人則口講指畫娓娓不倦因指畫像曰方陳太夫人自縊時理妝不異平時余奔往解救欲濯薑湯以刀抉口堅不可開上脣漸縮微露兩齒畫工亦遂仍之此不過肖十之五六耳然南鄉有觀音菴者其比丘尼來營齋奠延善畫者摹繪以去供爲大士像今聞靈異乃益著戚黨皆知其生有夙因云

扶乩問題

道光甲午科江南鄉試題為執圭一節合肥縣諸生有先期扶乩問題者乩盤大書唐伯虎三字遂寂然不動諸生沈思苦索有悟者曰唐伯虎自號六如此題中必有六如字也因檢論語得執圭一節為文會者十人是歲合肥諸生舉鄉榜者七人而六在會課中惟李玉泉封翁以鄉居未與於此會又道光癸卯科浙江鄉試題為子曰加我數年兩章杭州諸生亦先期扶乩問題乩盤大書在白雲紅葉之間當時莫能解者及題既出始

筆記卷六

七遺經樓校本

悟題之上為於我如浮雲之雲字題之下為葉公之葉字與紅葉之葉字音異而文同塾師教童子讀論語向於葉字加一小紅圈讀作葉公之葉字則乩書紅葉之紅字亦有著落云

扶乩奇驗

曾文正公嘗告幕客曰余向不信扶鸞等術然亦有奇驗者李忠武公續賓之克九江也余方銜恤家居一日偶至余弟沅甫宅中塾師方與人為扶鸞之戲問科場事余默念此等狡獪何足為憑乩盤中忽寫賦得偃武

修文得閒字余言此係舊時燈虎作敗字解所問科場事其義云何乩盤中又寫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詫曰九江新報大捷殺賊無遺類何為言敗又自忖九江去此二千里且我現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問所云不可喜者為天下言之乎抑為曾氏言之乎乩判為天下大局言之即為曾氏言之時戊午四月初九日也余始悚然異之而不解所謂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敗全軍盡沒忠武及余弟溫甫咸殉焉乩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縣人新死於兵將赴雲南某城隍之任道經湖南云噫一軍之勝負關係甚鉅此時文正雖奉諱里居而東南全局隱倚以為輕重忠武固文正舊部而文正之弟又在軍中半年之前敗徵未見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豈不信哉

筆記卷六

八遺經樓校本

城隍神世故

李幼泉都轉昭慶相國肅毅伯之季弟也常統萬餘人勦賊以功擢鹽運使將入都侯簡遇疾不果以癸酉之夏卒於天津方病篤時都轉厭其困苦乃密自為一疏遣人赴城隍廟焚之大旨謂上

念老母不忍遽謝人世然修短有定數原難勉強自揣生平尚無大過若壽數未絕請卽令痊愈若壽限已到亦卽早令溘逝免受此淹纏之苦也焚疏未及半時都轉忽夢城隍神遣人持柬來招隨之俱往與城隍神款語片時卽返伯相適來問疾尙未知都轉焚疏之事也都轉自稱疲乏口渴呼湯飲之遂語伯相以焚疏之故且曰我向者到城隍廟一行也伯相問見城隍行何禮都轉曰如世俗賓主相見禮一揖而已因述城隍神之詞曰人之壽數非我所能主持我已將大疏轉奏上帝

筆記卷六

九遺經樓校本

矣子之壽數原止於此然子上念老母孝意可感且子多年帶兵有功無過我料上帝必有延壽之命子盍歸乎拱手而別伯相聞之頗喜冀其或有轉機也不料是日都轉遽卒此事伯相親爲余言之且曰當城隍神轉達奏疏之時彼豈不知上帝之未必能允而以延壽慰子弟者蓋城隍神之世故也

生作城隍三日

嘉興石蓮舫廣文 中玉 於同治壬戌移居上海三林塘病中夢有相迂者出則旌仗喧闐隸役擁衛掖之升輿

視轎前兩提燈則淮宏城隍府也及至署南面高坐判官及諸隸役以次參拜判官捧公牘請判堆積盈案茫然不知牘內何詞判官摘紙尾但令畫行標硃而已判畢墀下眾囚環列分起就訊廣文不知所爲目視判官判官曰杖則杖之曰鞭則鞭之曰付某獄卽牽去廣文偶舉首見對面一戲臺其臺上聯額皆默識之凡在署理事三日始送之歸未至家數武有一廟廟門新貼上海縣令告示廣文命停輿視之俄至家忽甦則病已三日不食矣呼其子芳采曰上海縣令新出告示其詞云

筆記卷六

十遺經樓校本

云盍往視之芳采往視果一字不差乙丑歲廣文公車北上過淮安入城隍廟視戲臺聯額一一如夢中所見嘉興人趙桐生太守 銘 爲余言之

死生前定

李忠武公 續賓 三河之敗全軍五千人皆燬於賊有勇丁某甲匿積尸中以免夜半忽聞傳呼聲自北而來以爲大股賊復至戰慄不敢出聲竊視其燈知爲本地城隍神騶從甚盛旣至神據案南面坐展閱一簿土地神閱戶唱姓名見死者皆能自起應之唱至某甲城隍神

詫曰是人當死於江西萍鄉縣胡為在此土地神曰實尚未死乃復按簿閱尸天將明而甫畢神既去某甲徐起四顧無賊乃負傷匍匐乞食輾轉山谷逾一月始歸衡陽本籍誓不再出從戎家居數年貧之日甚因念勇丁某乙有素負若干索之可以供饋粥其軍時在醴陵尚非江西境不妨一往至則某乙一營甫拔向萍鄉又念萍鄉去賊尚遠往留一二日當無恙也因先致書某乙俾豫措所負之數然後往取之某乙如所囑召某甲往甫留一餐某甲亟取資斧束裝將行忽端坐不起視之氣已絕矣

蓬萊仙跡

登州蓬萊閣頗多仙跡土人往往有所見聞表弟楊墨卿嘗以事至登州適值溽暑夜不能寐黎明登城納涼至蓬萊閣邊紅旭方升見兩童子容貌踈颯方在雉堞賭跳每移一堞迅如鳥飛捷如猿升數丈外猶見之及迫近雉堞童子忽跳出城外亟俯視之固無所見且城堞離地殆四五丈不知其為人歟為仙歟抑為狐也

縊鬼為祟

余外家顧氏居無錫城內西溪上數百年舊族也相傳

雍正初年有一道士過其門忽植立瞻視曰吁縊鬼入矣頃之連聲稱縊鬼者七乃詣闈人告曰此宅有七縊鬼入門自今以後當有七人自縊者及今驅之尚可為也何不請我作法以拯此厄闈人入報是時宅主顧持國先生先妣太夫人之高祖也性方嚴以道士為妖妄斥去之道士笑曰固知定數不可挽也長歎而去越數年持國先生將嫁其女與壻家爭花轎不得女忽自縊其後先生之從孫某為母所斥責與其妻同縊於樓上

三遺經樓校本

孫婦高孀人與其夫不相得遂自縊其夫旋亦自縊先生之曾孫某歸自書塾忽自縊於桑下七十年中男女縊死者六人外祖母陳太夫人既歸顧氏柔順靜默終日垂簾刺繡與諸姑娣姒無間言每晨起梳妝窗外桂樹一株常有小鳥鳴其上若曰蠟梅花上街披裏去披裏去陳太夫人以問左右左右不聞也有吳媪者陳太夫人之乳母也目能視鬼常云見一縊婦手持髮一縷短繩一條徘徊房戶外陳太夫人斥之曰咄速去毋妄言越數年媪忽語家人宜謹為備昨見縊鬼拊舞雀躍

揚揚出入者數日矣而顧氏祖宗皆切切聚謀若甚有
憂者果何爲耶於是家人防護維謹先是陳太夫人性
喜佩蠟梅以其格高而韻遠也嘉慶八年十二月十七
日陳太夫人晨起盥漱忽聞門外有賣蠟梅花者亟遣
吳媪出呼之逮持花入則陳太夫人已就側室自縊矣
側室者家人所呼爲披裏者也自是鳴鳥不復至閱年
餘家人或夢陳太夫人來告曰吾請於上帝已驅除一
方縊鬼矣故至今城西數里無縊者云

淑靈呵護家人

筆記卷六

十三遺經樓校本

相傳縊死之人往往在其死所爲厲然亦有不盡然者
余聞外祖母陳太夫人之初卒也每清晨薄暮家人恍
惚見其形影出入家祠中丰神不異平生其所縊之披
裏者後改爲廚房一夕竈下養遺火於積薪夜將半家
人如有聞呼救火者皆於夢中驚起則竈前煙燄已迷
漫矣室中固有水缸缸內有瓢咸於煙燄內望見一麗
人以瓢酌水連沃叢薪火已漸熄家人遽前逼視見薪
邊溼水淋漓瓢亦投在缸外乃合力傾水滅火始悟救
火者實陳太夫人也外祖早卒外祖母侯太夫人艱苦

守節撫育二女一爲從母適曹氏者一則先妣也是時
家貧赤立恃女紅以度日侯太夫人旋得臙脹疾臥在
牀褥九年未瘳侯太夫人常怨言曰彼無端縊死以後
累遺我使我受百般苦况求死不得鬼如有靈能攜我
同去乎一夕忽夢有姝一人翩然來前謂之曰我自沒
後得返舊位未嘗不樂然繫戀故廬常來呵護家人卽
良人之死我籲求上帝跪膝將穿竟不獲允所請顧氏
家運衰矣所幸者吾妹一女福德兼全他日外孫鼎盛
吾妹猶及見之且有三十年陽壽今疾當全瘳矣乃以

筆記卷六

十四遺經樓校本

手摩腹覺冷氣自臍間湧出一驚而醒則殘燈熒然彷彿
有人影瞥然而去腹中癢結覺已盡消明日霍然而
起以夢語家人驚詫良久終身不復忽陳太夫人其後
余與諸昆季常從先妣居外家道光乙巳余年八歲陡
患爛喉痧症諸醫皆束手以爲必死余忽於病中見一
人彷彿如陳太夫人畫像手執盂水灑之徧體清涼未
數日痧透痂落病遂釋然迄今思之其遺像猶在目中
也光緒五年始以伯兄撫屏前任山東濟東泰武臨道
二品頂戴贈外祖及外祖母如例距陳太夫人之卒已

七十七年矣然顧氏已絕無後余志尙欲爲置祭田云

水鬼白晝拉人

兩江總督衙署在金陵城北粵賊踞金陵時嘗爲僞天王府內有花園園內有池甲子六月官軍克金陵洪逆僞宮人赴池水死者百餘人辛未十月復營爲督署余時在曾文正公幕府幕賓所居之地與花園相距甚近余夜觀書常至三鼓往往聞窗外剝啄聲余知爲鬼置之不理如是者數夕余厭其煩乃右手秉燭左手執棍出驅之羌無所見既返室中則拊窗聲敲門聲與板壁

筆記卷六

五遺經樓校本

外彈指聲終夜不息余亦置不與校然竟未敢入余室也其後余習與相忘不以爲意而所聞亦轉少於前及李雨亭制軍宗義總督兩江甲戌之秋幕客有遣其僕赴茶鑪取水者怪其久不至復遣一僕往趨之行過花園微聞有呻吟聲則見前僕顛仆池邊兩手據地作竭力支撐之狀黑氣一團旋繞其旁駭駭將入水矣後僕大呼同事者聞聲奔集黑氣跳入池中汨然有聲僕悶不省人事以湯灌之良久始醒但云行到花園忽見一鬼出自池中拉余入水余驚懼仆地然口雖不能言而

心尙有所覺極力掙挂已爲所拖若再無人呼救則命休矣是日甫值下午不過二三點鐘天陰微雨水鬼儼然出池拉人於是過此者咸有戒心未及兩旬而制軍之猶子忽死於池中猶子年已四十餘先數日接得家信有喪明之痛故水鬼得因其感而祟之是年冬制軍遂引疾去位數月之前衰氣已見故水鬼敢白晝拉人至其夜間僅在余窗外剝啄與猶斂戢之至者矣

水鬼假冒舳板船

余在曾文正公幕府時蜀人中往來較密者曰李眉生

筆記卷六

六遺經樓校本

廉訪鴻喬蕭廉甫大令世本唐柏存大令煥章而三人者又甚相得也壬申二月文正公薨其五月喪舟取道長江南旋時柏存奉大府檄護送眉生亦自具一舟送至洞庭湖口於是喪船眷船及屬吏之送別者水師舳板之護行者不下數十號大府調火輪船三號拉之日駛三四百里柏存每往來於眉生及曾劼剛通侯紀澤之船晝則聚談夜則歸其本舟習以爲常自登舟之後柏存舉措言語頗改常度嘗謂眉生日吾不久於人世矣欲以後事相屬眉生詰其故則欲言復止恆咄咄書

空皆頽喪無聊語也眉生百端譬曉輒復豁然自失言
笑如平時一夕舟泊大通柏存於二更歸舟舟中人皆
寢矣蓋柏存蹤跡飄忽時往時來舟中人習見之故不
之伺候也明旦其從者將進盥水不見柏存徧問舟人
有一老者答云昨夜三更時聞船後有人聲稱李大八
遺舢板船來接唐老爺者旋聞洞然有水聲余謂彼船
以篙激水未之間也是時船已開駛百許里咸謂柏存
在眉生船也是晚舟泊九江乃赴眉生船問之不見柏
存且云並未遺舢板船又徧問水師各舢板皆云不知

筆記卷六

七遺經樓校本

於是有悟者曰噫柏存死矣此必水鬼冒爲舢板以誑
柏存也柏存今已入水矣旣而久之不得確耗乃懸賞
格於沿江上下有告得柏存尸者賞銀五百兩閱月餘
有一木客在金陵告云木簪過大通時忽一浮尸隨篙
而起惟失一首蓋已飽魚腹矣因取而埋諸江岸木客
亦四川人也乃遣人隨木客往大通掘視之衣服靴帶
皆係柏存之物靴頁內尙有唐煥章名片乃賞木客而
斂其尸歸諸四川云初柏存之溺也蕭廉甫方爲天津
縣令未得柏存凶問忽夜夢見柏存倉皇而至滿身淋

漓如冒大雨者見廉甫憮然無言問以適從何來不答
固問之乃曰吾亦不知何以一滑便下竟至於底不能
出也因不坐而去旣醒而凶問至

鬼笑可畏

梅伯言郎中有友某君素以膽力自負郎中與之戲請
必以實事爲證是時金陵城內有一池在曠野中素號
多鬼每薄暮居民相戒不敢行卽有事必紆道疾趨過
之郎中與某君約以一物置池濱俾於深夜往取之取
來則輸以酒穀一席不能者罰亦如之某君往至池邊

筆記卷六

六遺經樓校本

取物并立而俟之以觀其異須臾水面發泡頃之冒出
兩手及身至踵一鬼踏水面而行登岸復前行某君踵
而隨其後入一窮巷前無出路某君植立巷口鬼將返
欲出不得作諸怪狀以怖之不爲動相持至五更後鬼
披髮吐舌作欲前搏噬之狀某君亦披髮吐舌對之曰
汝技止此耳天將明鬼技益窮乃長嘯一聲嗒然而笑
某君不覺驚懼昏暈仆地明旦巷中人啟戶見某君灌
而醒之送還其家自是某君膽益小夜間非有三四人
不敢出門嘗謂人曰鬼百般怪狀皆尙可耐所最難視

者其笑耳迄今思之猶令我悽神寒骨毛髮俱豎也

新鬼回家

朱雲甫觀察 其昂 以光緒戊寅五月朔日病卒天津招商局是時天津疫氣流行死者甚眾觀察感受時症本非甚劇庸醫誤以犀角地黃藥之遂至不起其家在上海有兩宅一在城內一離城二十餘里是月初五日午後城內宅中一傭媪忽瞠目囁語家人環聽之觀察聲也從而問之乃大哭曰我已於初一日辰時死矣家人大驚問既死何以能到此曰我鑽在報喪信函中附輪

筆記卷六

十九遺經樓校本

船南來將近海口我急欲到家離船而走甚勞倦也問報喪信何時可到曰明日辰刻問以何病死復哭曰今日甫經查明吾尚有陽壽二十五年前因母親大病減借十年亦尚有十五年誤服庸醫之藥遂至枉死吾到陰間一無拘束以生平無罪孽也亦各不收納以死期未到也可速焚一紙輿給我我將到城中大王廟及蕭王廟一行即無事矣我再當赴鄉間報知母親此事非可久隱告之則慟在一時不告則憂疑轉無窮也家人問債項如何曰我積虧久矣今既死不過以不了了之

問所用錢有細賬乎曰無有我生平用錢無一不在面子上者即無細賬朋友自能代我清釐也家人如其言買紙輿焚之須臾老媪遂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是夕觀察之母在鄉間宅中甫晚膳即倦而就寢寢甚甜久之忽在牀上哭曰吾兒死矣問之則所言盡與老媪同已而報喪之信果以初六日辰時至

庸醫殺人定數

同治元年京師大疫有某部郎病後汗出不止身熱頭暈忽覺離其寢室出其大門門外有駕車以待者乘之而行街道皆素所未經至一巷口遇同年某孝廉亦乘車而行頃之至一衙署則一素識之某主事已先在三人並不交言語闖者延入花廳有一官人方面而白鬚眉者非

筆記卷六

二十遺經樓校本

本朝衣冠也分賓主坐官人取桌上冊檢查忽謂其下曰某老爺何以至此速即送回即有兩人擁某部郎出門登車見其亡父立於道左呼曰汝何以至此汝壽命未盡昨日誤服某醫生之藥麻黃三錢足以殺人吾為汝減去三分之一速即回家尚可活也言訖而去車倏

忽已至大門兩人者從車上推之一跌而醒則偃臥牀上妻子環而哭泣死已半日矣忽呼口渴索粥湯飲之命取藥渣稱之僅得麻黃一錢視藥方則固三錢也問之藥鋪鋪中人答云麻黃三錢係某夥所稱掌櫃疑其太少復重稱之確係三錢雖兌去而心終懷疑也又遣人問某主事某孝廉皆已死半日其時刻正同其藥方皆係某醫生所定俱用麻黃三錢云

村童夜陪鬼飲

距無錫數十里有鄉鎮曰大牆門者明季富室某氏居

筆記卷六

王讀經樓校本

之資雄一郡其居址自大門以及內宅占地幾五六里今雖改爲村落而土人猶名其地曰大牆門光緒初年有村婦攜一七歲子同居其夫出外貿易而童子讀書村塾一夕童子自塾歸晚餐後忽云有記書條忘在塾中欲往取之村婦以塾中相隔不過數家命童子攜燈前往良久不返俄而雨聲浙瀝村婦倚閭盼望中心如焚而大雨滂沱矣待至三更後雨勢稍止村婦自往塾中詢問塾師則云童子並未到塾村婦徧走村中循戶問之皆云未見復赴溪邊呼問傍岸各船俾以篙撩水

恐其或溺於河也亦竟杳無蹤跡只得歸家自念祇此一子而無端失之恐爲其夫所斥責愁悶欲死其族婦有來伴居勸解者延至四更忽聞門外剝啄聲亟啟戶視之則儼然童子也其衣履並無溼痕詳詢其故童子曰方余啟門欲往塾中忽有一人從旁突出挾余而走其行甚疾須臾至一處燈燭滿堂僕婢雜沓排筵宴十餘席左男右女忽抱余入座見其相對言笑略聞其聲而不辨爲何語一美人款余嘉穀數種余微嗅之有泥土氣因嚼而不咽潛吐於地久之見一翁一媪大呼入

筆記卷六

王讀經樓校本

門曰何故騙誘我孫速卽還我始在堂下與僕婢爭論繼而上堂拍案揮拳燈燭盡滅男女僕婢皆不復見身在暗室無路可出適有微光射入窗內細審之知爲某氏家祠覺媪與翁尙在堂上媪謂翁曰何不挾之送往家中翁遂挾余而走斯時窗戶關閉不知何以能出往返所經街道似與常路微有不同倏忽至門翁遂舍余回首無見也旣而童子之父歸家詳詢翁媪狀貌果童子之祖父與祖母也蓋翁媪於粵賊滋擾時投水殉難宜其靈爽昭著能護其孫矣拍案一怒使某氏之鬼銷

聲匿跡殆其正氣所懾云

狎遊客遇無常鬼

嘉慶中先祖薊圃府君設帳無錫北門外有施生者年逾二十荒廢學業為狎邪遊屢誠不悛先祖擯之門牆外施生益流連酒色一夕在妓室酣飲四更後肩輿歸家適經一橋忽見一人身長丈餘白衣高冠肩掛紙錢如世所稱無常鬼者植立橋前對之嘻笑轎夫皆驚駭狂竄委肩輿於橋上頃之有擊柝行夜者見轎中人已半死復為呼集轎夫舁至家中灌以薑湯嘔綠水一盃

筆記卷六

三遺經樓校本

而卒蓋其膽已破矣夫施生困於酒色神不守舍死期將至而後陰氣乘之固非無常鬼之能嚇人也

楊孝廉遇煞神

俗稱人死之時皆有煞神其氣甚凶而見之者亦往往不利道光初年吾錫楊緝甫孝廉以制藝名於時為東林書院山長一日往其族叔家中問病未至廳事陡覺冷氣逼面仰首一望忽見一物似雄雞者集於廳屋之上其眼中綠光兩道直射人面凝神視之漸覺已之眼中亦有紅光兩道出與綠光相接其始紅光甚短繼

而漸放漸長紅光放長一寸則綠光縮短一寸相持良久紅光將逼雞身忽聞怪嘯一聲雄雞奮飛而去廳屋亦塌倒半間孝廉始徐步入內知其族叔病勢初甚危殆既而稍覺平安蓋紅光與綠光相持之時也於是方悟向者所見實係煞神今既逼之使去病或可愈欣然將歸甫出門則哭聲舉於內矣夫孝廉之目光能與煞神相抗而終勝之其所養必有過人者然人之生死業既前定故其族叔之亡雖稍緩須臾而終不能免也

離婚酷報

筆記卷六

三遺經樓校本

湖南某觀察以鹽筴致富卜居揚州其長子娶某太守之女憎其貌寢納妓為妾妾恃寵陵嫡而其夫常右之久之某氏有孕其母家恐妾之甚之也迎之以歸觀察之子聽妾之愬即令其弟寫離婚書告絕於某氏而沒入其貲財甚富某氏生女遣人來報翼觀察之子或許其歸也而觀察之子執意甚堅復令其弟作書拒之曰此女非我所生某氏聞之先殺其女取剪刀自斷其喉大呼一聲由牀上自投於地以死數日而觀察之次子有疾鬼附言曰汝助兄為虐作書絕我我將捉汝以去

病者之妻出語之曰汝自見棄於夫不能報怨乃反欲令我作寡邪鬼應之曰夫之惡我豈舍之哉我夫不能書而叔代爲書叔罪實大且渠陽祿已盡吾故先捉之言畢寂然氣已絕矣此同治戊辰年事也辛未四月觀察大病死而復蘇召其長子使速辦後事曰我與汝終不免吾適至陰府與新婦對質而不勝以我不能訓汝六十日必來捉我次當及汝矣六月中觀察果卒蓋六十一日矣後數日長子亦卒其妾見鬼謂之曰吾將使汝守寡二三年再來捉汝余聞人談此事時妾尙未死云

筆記卷六

玉遺經樓校本

鬼魅現形

道光季年揚州鹽商有家婢爲魅所擾設法驅之皆不應婢言魅有形質夜半卽至與之共臥其冷如冰商命兩媪挾與俱寢夜半魅至二媪狂呼奔竄商無如之何或獻計召優伶四人使扮王靈官温元帥趙元壇周將軍環坐婢牀而徒婢於他室以待之夜三鼓有風肅然窗戶自啟王靈官知魅已至挺鞭將起禦之忽見黑氣一團直奔婢牀王靈官驚而顛仆悶絕於地而魅亦不復見於是商家男女婢僕皆驚起煮薑湯以灌王靈官

良久始甦已折去一齒矣一僕燃燭於室隅忽大呼曰鬼在此鬼在此羣趨視之則見一鬼影嵌在壁間其黑如墨亦有面目鼻口而不甚清晰蓋魅與王靈官相遇之時王靈官固爲所驚而魅亦驟見以爲真神慌張失措故嵌於壁間以致不能遁去也眾以燭火炙之唧唧有聲愈炙則黑影愈淡然其後壁上終彷彿有鬼形雖常炙不能去也自是魅不復至婢亦無恙云

鬼負壞牆

筆記卷六

玉遺經樓校本

聞小兒在院中大哭廉訪怪而出視之諸貴客相隨趨出而屋塌然倒矣後問小兒何哭小兒云適見青面獠牙者數十人皆以肩背負牆若甚用力之狀余心怖焉蓋廉訪與諸客不當壓死故羣鬼爲之負牆復借小兒一哭使之驚出而後頹塌也趙桐生太守從軍山東夜已就寢風雨暴至臥室傾崩聲震數里同人驚起奔救皆謂桐生必死有號哭而呼桐生者微聞有答應聲乃使勇丁撥瓦礫掖出之則固毫無損傷眾詢其故知桐生方睡熟時夜半忽醒披衣起坐欲取便壺溲溺未及

俯取而耳中聞排山倒海之聲牆宇四面壓下桐生所坐之旁適有一柱支柱廓然中空僅容一人向使桐生首尚在枕則其腦必被巨輒破裂而其足亦必為壞梁壓斷又使桐生果取便壺俯身牀外亦不免於壓死乃寢而忽坐坐而未俯不先不後間不容髮非若有使之者乎然後知人之死於非命者莫非前定雖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而人之所以受巖牆之禍者蓋亦其命然也

旅鬼索路憑歸費

筆記卷六

毛道經樓校本

陳作梅觀察嘗為余言少時居山西學院幕中同人
有患瘧疾者往往作囈語人俟其清醒時問之則云嘗見有一人年四十餘自稱與我同事三年前曾居此室因日長無事特來相訪以破岑寂眾詢諸署中老吏前任學院果有一幕友年四十餘病死室中述其狀貌衣服無一不合一日鬼復憑病者對眾言曰我久客思歸而苦無路憑恆為關津吏所留阻諸君如能為我辦一文書感且不朽諸幕客言於學使者用鬼姓名填一路票蓋印既畢禱而焚之須臾病者拱手謝客曰諸君惠

我甚厚雖然我欲啟行而苦無旅費若之何眾復醵貲為買紙錢紙錠焚之病者復拱手謝曰荷諸君之贈行囊頗豐吾今從此逝矣言未既旋風忽起於地上紙灰亂飛如蝴蝶漸轉漸高結成圓球吹入雲霄倏忽不見病者亦遂霍然而愈

鎮江府學署中鬼聲

筆記卷六

毛道經樓校本

余年十二三歲時先大夫官鎮江府學教授余兄弟皆在署中讀書署乃數百年舊屋也前官及眷屬多有病歿於此者每三更人靜臥室外輒聞履聲橐橐然如著方頭靴蹀躞於中庭者或啟戶持燈出視則寂無音響既入復然而與之習慣不復以為異也或聞女子弓鞋木底聲又或聞推窗拔門啟戶聲明日視之則掩閉如常或置算盤及碁筒於桌上輒聞推算與落子之聲或據案彈指之聲或移動坐椅之聲又若有喟然歎息者一夕大兄與仲兄方在書室論文忽聞對面案上有鈞啄聲將燈光旋轉照之其聲如故逮移步往視則無聲既還則復響矣遂置之不理又一日大姊因瘧疾偃臥牀上忽聞帳後如有人驅貓者俄一貓自牀下走出

乃卽署中所畜之黑貓也至於天陰微雨之夕夜深月黑之時鬼聲啾啾若近若遠或在簷際或在樹間又余所習聞而不措意者矣

荒徼人鬼雜處

咸豐年間有謁選得廣西某土州州判者是時廣西甫羅鋒鏑而此州被禍尤慘州判既赴省謁見上官始知歷任州判皆僑居省垣不之官者十餘年矣上官亦知而不問或反予之差事以示調劑州判以爲無論此缺如何瘠苦總當一莅其地僚友咸尼其行適有自州來

筆記卷六

三才遺經樓校本

者告之曰此州城中居民僅數十戶荆榛瓦礫滿目蕭條鬼多於人約數十倍惟日中時不見鬼影及日稍昃則羣鬼已出沒牆隅與人無異其聲啾啾不甚可辨終日人鬼雜處肩摩踵接不相畏避亦不相問問雖居之幸無他禍然此所謂鬼鄉也不如勿往州判不信毅然前往將至州行百餘里不見人煙田中樹木皆大可合抱野獸叫噪相逐州判始有戒心既入城忽見闔閭夾道陳設百貨熙攘往來者幾與繁庶之區相似私念邊城有此景象傳聞之言殆不可信矣謁見知州知州

嘖盛謂之曰我居此荒城今已安之若素乃勢有所不得已也子可以不來而必來亦太愆矣州判問向見城中繁庶之象通都大邑不過如是何謂荒城知州笑曰日後當自知之既已到此此間不乏空宅呼吏導往署外一甲第居之征裝甫卸似聞內宅尙有婦女笑語聲私念當別有官眷賃居此耶因連日勞頓遂卽酣寢明日甫啟房闔見對面有一房陳設精麗揭起錦簾一美婦人方對鏡梳妝梳畢呼婢取水盥漱旋入內室婢復梳盥如前忽聞外宅有傳呼某太太拜會者室內婦人

筆記卷六

三才遺經樓校本

冠帔補服出迎又一婦人年近四十亦冠帔補服而入兩婦互道寒暄攜手就坐州判又念今日天氣清明所見決非鬼物且鬼多飄忽而此則形聲確鑿鬼多陰慘而此則容貌華美土城中有此等官眷正不得以荒僻概之何知州之欺我也移步前進將諦視之兩婦一婢忽皆以手自絜其頭對州判而笑州判魂不附體盡氣狂奔徑詣州署復見知州告以所見卽日啟行知州復遣兩吏以小車送之出城州判欲覓向所經之闔閭但見頽垣破瓦蔓草荒烟而已始悟前日所見乃鬼市也

於是疾馳出境返至省垣即日引疾歸里終身不仕

人鬼對談

無錫南鄉人有過七者以賣鍋席為業設肆寶應數代矣因寓居焉年近五十忽喪其妻過七鰥居一室有婢曰小蠻年十四五嘗使展衾寢於牀下以備不時役使一夕三更後過七睡醒呼小蠻進茶忽聞小蠻連呼七官諦而視之其妻音也過七乃披衣起坐與之對談小蠻忽近握其手曰七官別來半年我因思念不置今夕特來一會問以死後情景對曰我生平為人直道尚無

筆記卷六

三遺經樓校本

大惡故死後並無拘束大概情形與在陽世無異惟不見日光耳問以死後曾回無錫否對曰我曾還鄉數次往來迅速自較陽世為便易惟族中窮人見我回家糾纏借錢者不少是以我不敢久留仍來寶應蓋過七之妻向以儉嗇聞於鄉故為鬼而其性不變也問以今居何處有人相伴否對曰我即在此宅間壁賃一室居之僱一老媪相伴媪即寶應鄉人口音與我不對又不善煮飯諸多不便亦勉强用之耳問以家有要緊契據某件徧覓不見今果何在對曰在某匣某抽屜內隔層之

下因笑者但搜尋之屨而不觀其下層是以不見也問以店夥查姓領本錢百餘緡回南置貨乃一去不來自在無錫開張席店殊屬可恨我將赴無錫呈控嚴追可乎對曰我專為此事而來斷斷不可涉訟凡事讓人一分在我受益三分若一經官府則受人氣惱耗費錢財經年累月不得休息殊非長策且查某居心險詐殆將自斃若往迫前賬則禍及吾家恐所費不止數百緡已也既而曰吾去矣吾兩人不久可仍相會塵世之事勸君看破亦勸君千萬保重小蠻年已及笄可即配人

筆記卷六

三遺經樓校本

勿久留也於是小蠻如眠初醒甚覺疲倦問以前事則曰我方將進茶之時忽見一媪手執紗燈自壁角走出不省人事亦不自知作何語也明日檢查某匣抽屜之下層契據宛然在焉未及兩月聞查姓為他債主所逼服毒而死債主多受波累過七始悟其妻言之不爽也逾年過七亦以疾卒

舊鬼玩月

無錫北鄉有村曰胡家渡者一塾師訓蒙於其間每

暮有一挑雜貨擔者至村如糖果蜜餞之類皆有焉訓蒙師與其徒各稍買食物以爲消遣每日入至三更而返日以爲常一夕忽不至盼之兩月而雜貨擔始來塾師問其故挑擔人曰此次一病幾死幸而痊癒余從此往來此道不免有戒心也蓋挑擔人之家距村約十里是夕三更後由村回家月明如晝道經一橋忽見兩人憑欄玩月身長不及三尺而鬢眉皓白相對喁喁其語了不可辨挑擔人心知爲鬼然四顧曠野欲退無路只得放膽挑擔上橋徑過且曰請先生稍讓聞一人曰是

筆記卷六

三遺經樓校本

人可惡速擊之挑擔人由此暈倒人與擔直墜至橋下五更以後有行夜者見而呼醒之送之回家一病兩月夫鬢眉皓白而長不滿三尺春秋左氏傳所謂新鬼大故鬼小者豈不信歟

鬼買饊哺子

句容鄉婦有以產死者厝棺荒墟其鄰近賣饊店每日見一婦人來買饊兩枚及晚穿錢必有紙錢灰適如婦人買饊之錢數店主怪之明日復來乃以盆水受其錢婦遠泣曰實告君我非人也我以產死既入棺而子生

每日買饊哺之當佑店中多獲生意凡買客夜來者皆我所爲也因復哀籲曰吾家現已無人此子久在棺中終難得活且與店主同姓如蒙救出撫育爲子則生生世世銘此大德矣店主惻然許之因曰吾恐以開棺獲罪奈何婦人曰方感大恩開棺何害因告以地址方向嗚咽拜謝瞥然而沒店主依言覓之果得一棺啟之尸尙未朽卽買饊婦也一孩微有溫氣灌以薑湯始能啼能動店主遂撫爲子而葬婦棺及兒已長頗以貿易致富店主告以其母墓所在使往祭焉夜夢其母告曰吾昔爲汝買饊每過某溪浮水而渡甚覺苦楚汝今宜建一橋以便行人其子乃建橋溪上名之曰買饊橋句容人至今能道其事

筆記卷六

三遺經樓校本

鬼欺衰老

吾錫北門外大橋縣令決死囚之地也道光中有顧君字雲萼者以書畫名年七十餘矣一日三鼓後提燈獨過大橋陰風忽起於橋上燈光陡滅有數十無頭鬼逐之大駭奔至橋下背一店門而立鬼已踵至皆手擊其頭對之而笑顧君神氣附體頽然倒地忽見紅光兩道

自遠而至鬼皆散走近而視之則所素識之王氏兄弟也驚喜呼救乃送之歸未數月而病卒顧君嘗語人謂王氏兄弟必貴既而一舉孝廉一以監生終頗以干涉訟事見輕鄉里豈其根基雖厚而行事有以折滅之歟抑年少氣盛不必有大福祿而亦為鬼所畏歟

東平州牧相尸遇鬼

余友宋偉度太守祖駿之權知東平州也頗有能名一日赴鄉間相一老媪尸冒雪前往偉度向有喘病又飢寒半日及回署氣息奄奄面無人色偉度之妻捧薑湯

筆記卷六

長遺經樓校本

進之甫啜數口陡然大吐噴及其妻之面其妻暈倒于牀而偉度則爽然神清矣其妻忽作嚙語審其音若六十餘老媪者儼然東平人也瞪目言曰余子無狀終日在外賭博不問家事致余氣忿尋死乃復移余於富家某氏之門藉尸圖詐生不能事死又暴露之且遠勞太爺之駕若不嚴治余子余死不瞑目偉度謂之曰汝子固當嚴治但衙署深嚴汝何敢至此對曰余抱憾無窮亟欲申理太爺在尸場時余鑽入轎中惟時太爺偏身發冷余乘間入太爺之口由口入腹適飲薑湯半碗

熱不可耐由喉間衝出不意適值太太今特借之以宣余意偉度怒曰汝混入衙署又纏擾太太不自知罪乎因呼曰速取杖來我將扑之其妻作惶怖叩頭狀曰我速去我速去但求太爺處治余子偉度問曰汝子洵有罪將絕其性命乎對曰不必絕其性命但求杖之一百警其將來而已余欲出署懼為門神所執求太爺遣人炷香引余則出矣偉度命如其言其妻遂醒明日偉度為斷是獄杖其子而遣之州人多服其公明云

冤鬼鳴冤

筆記卷六

長遺經樓校本

余弟誠伯之知漢川縣也去城三十里之蚌湖口有劫盜數人拒殺事主一案盜首何大安逃奔十五里天尙未明為兵役所盤獲收禁獄中供稱夥黨五人已逸正在緝捕會有形迹可疑者三人前來探獄禁卒怪而羈留之執而訊之皆盜夥也明日又在河邊盤獲二名數日之間劫盜六名全數擒獲縣民驚謂非鬼神默佑不能至此時壬午十月初六日也先是十月朔四更誠伯在內寢將臥時聞後牆外有喊冤者若近若遠乍左乍右其聲慘厲意其必非鬼物連喊三夜姑遣差往查皆

云牆外離居民甚遠此殆非人不日當有重案初四夜
喊聲較早闔署無不聞者然鬼聲無若是之發揚僉謂
當係更夫與冬防巡勇警夜聲也初五夜尙有喊聲初
六日諸賊悉被擒後即寂無音響而查事主被殺之期
乃初一夜也其鬼既能鳴冤於縣署又使諸盜不緝自
獲鬼亦靈矣誠伯又細詢更夫巡勇並無警喊之事云

廳署貓精

外叔祖顧半厓先生遊幕河工嘗言道光年間居南河
某廳署內屋上常有一貓精長二尺許頭戴氈笠肩挑

筆記卷六

長遺經樓校本

兩小筩效擔水夫之狀每晨起必從簷前經過人亦習
與相忘後因偷喫食物庖人狙擊殺之庖人即擔水夫
也視其氈笠蓋拾取敗氈緝成者其兩小筩則取小木
片細紮爲之夫貓而成精其閱世當已久矣然擔水夫
能擊殺之究尙無甚伎倆至其所慕效不過擔水夫之
屬貓之心目間但知有此人蓋亦積威壓之漸也

怪物幻形

憶余十一歲時居西溪顧氏宅中聞鄰右秦氏言狐爲
祟每至初更舉族健男十餘人執刀槍劍槊各持燈火

升屋四望方紛呶時鄰舍左右忽聞有人在屋簷上欬
且笑者又有見兩蒼頭從高樓跳下者余在家方輟讀
亦聞有人履屋瓦而行聲甚厲余亟推窗視之則聞跟
踏奔避聲益厲迄無所見明日又有鄰翁言天甫黎明
見巨盜四人面繪五色開秦氏大門而出揚揚向西去
及天明後視之秦氏門固未開也於是形聲變幻倏忽
無定比鄰十餘家皆云有所見聞疑懼不敢安寢如是
者市月一夕四更後余家寢室外一銅盆忽在桌上旋
轉不已時惟先太夫人與一戚媪分兩室而居余與諸

筆記卷六

長遺經樓校本

弟亦居室中太夫人聞銅盆旋轉聲覺有異乃喚戚媪
取牀下鑼鳴之鑼聲起則無所聞鑼聲止則銅盆旋轉
如故太夫人謂戚媪曰吾與汝不可不出乃皆啟寢門
而出聞物自窗隙奔逸其聲甚惶遽窗外大桂樹珊珊
搖動天已微明太夫人自窗隙窺之樹下原有一大缸
覆地忽見缸中透出黃爪在地爬搔須臾一物闐然而
出固家中所畜黃貓也四顧而嗅遂忽不見未數日太
夫人右腕患一疽危篤異常家人復取所畜黃貓覆之
大缸以試之貓鳴鳴在內叫號竟不能出也他日貓徧

身發腫幾死而外祖母侯太夫人素不信鬼怪聞之叱曰烏有是事未幾外祖母亦發毒數月甫愈太夫人病轉劇醫治年餘乃愈怪亦不復至不知是何物也或以爲狐或以爲蛇云異哉物之自窗間突出似尙有所畏忌乃太夫人一病幾殆豈其毒氣所中歟然自是比鄰左右不復聞怪物爲幻蓋已馭之遠去矣

蒙陰狐報仇

山東蒙陰縣之蒙山向多狐獵戶以冬令入山圍而獵之定例蒙陰縣令於一月前出示曉諭准於某日開獵

筆記卷六

平遠經樓校本

某日封山俾諸狐知之得以先期徙避蓋古者網開三面之意而狐亦必故留其老者病者有罪當死者以供獵戶之求歲以爲常眾獵戶雖執業在一時皆足供終歲之食惟所獲多草狐類皆賤品欲驟致重利不能也某大令方莅任頗以好貨聞獵戶相與合謀斂貲賂之緩其出示之期而准獵戶入山縱獵狐出不意狂奔驚竄駢死于火鎗之下於是羅列珍品有青狐黃狐火狐元狐之屬獵戶皆獲利數倍大令亦遂饜其所求一日大令方坐衙齋治文書有一白鬚老人突入謂之曰余

狐祖也汝爲縣令凡事當循舊章辦理乃貪利黷法忍徇獵戶之請余之子孫爲汝所殲多矣余必有以報汝佛然而去出戶數步遂忽不見越數日大令之子方在浴室忽墮水死未一月大令遂丁外艱以去論者謂大令之父老病侵尋其子無故墮水殆狐之所爲若丁憂署中有空室三楹相傳狐祖所居往往現形一叟青衫氍笠貌頗樸野云

甯紹台道署內狐蛇

筆記卷六

平遠經樓校本

余將赴甯紹台道任時卽聞甯波有三將軍之說皆巨蛇也其在提督署中者曰大將軍在道署中者曰二將軍在府署中者曰三將軍然向不輕出見及余到署細察形迹惟署後有小屋供財神其旁塑白鬚而坐者三人詢之舊吏乃云狐也署室承塵上常有聲響始以爲鼠久而諦之與鼠稍異或於板壁及桌椅上作剝啄聲余厲聲呵之乃稍止然既止復響既而試得一訣但若無所聞者置之不理再響數次卽不復響矣僕婢有失小物及頭足微疾者均往財神祠中燃香燭亦頗有奇

驗但事稍重大則不靈一日余方午食仰指承塵謂內子曰彼已數月不響矣言未已而聞墮塵之聲若撒豆者各室中多有微響旬餘乃止乙酉上元之晨余起盥沃忽聞板壁有響甚厲與平時不同余大聲斥之亦不稍止適接電報知法將孤拔率五戰艦已入蛟門來攻鎮海余乃悟彼來報信也因曰此後如有警信即能來報待到事平當書一匾額送之自是凡聞室中有厲響者必接警電法船既退余乃撰書一匾懸之祠中余久欲察巨蛇蹤跡而無所見惟盛暑之夕署中人每見一

筆記卷六

聖櫃經樓校本

烏蛇長丈餘橫卧院中乘涼欲呼眾人往觀則忽不見然並無他異似不足當將軍之目又聞前任某觀察有一族姪女在署一夕忽不見明日東城外十餘里之鄉人來報有一女墮於田中遣人驗之乃迎以歸女云三更睡熟後忽覺御空而行鼻中微聞有腥風然並無所見天將明乃墜下云眾意此乃蛇之所爲惟余所聞署中之響不知其果爲狐歟爲蛇歟余無以攷其實矣

蛇死爲祟

無錫南門外窰戶甚多俗呼之曰老窰頭同治丙寅有

某甲買一古窰窰已閉棄數百年矣將啟而用之忽見

窰中大小蛇無數皆毒虺也盡擊斃而火之有一蛇大如甕盎亦死於火頃之某甲大病將死蛇附之而言曰我已修百餘年未嘗出爲人害汝不與我一信而突來開窰使我不及遷避無故殺我且殺我子孫甚眾今日必索汝命蓋俗例凡起造動土必於數日前祀土神則百蟲無不徙避某甲開窰實未祭土也於是家人涕泣哀籲許蛇以諷經超度不可許以拜七日梁王懺又不

筆記卷六

聖櫃經樓校本

軍將山有蛇王廟云

巨蚌成精

上海蕭家浜水通黃浦咸豐五六年間土人往往於晦冥之夕見河濱有光燭天儼同月夜河濱有大榆樹數百年物也一日有客向土人欲買此樹願輸錢百緡土人異而詰之客曰此樹腹空已久中有靈草一莖而此河由黃浦通大海汝等獨不見夜有寶光如明月者乎此巨蚌也彼在海中修煉多年來此欲食仙草以成正果吾所以買樹者將取草以釣蚌也上人聞之皆謂明

月之珠乃無價之寶吾輩何愛於百緡乃謝客勿售相與鋸樹取草復築壩截斷河流厚水使涸河底果有兩巨蚌皆如百斛之舟相對翕張作欲裹人之狀土人既不敢近乃懸仙草於長竿以誘之蚌來逐草其行如風竿與草皆為所吸食持竿人駭極幸而跳免土人以為蚌不出壩終當涸死欲持久以困之數日後蚌忽不見蓋已騰躍而越壩矣然每夜寶光仍見於黃浦相去不過數十里耳俄有兩女子美麗絕倫赴縣署投狀自稱立願出家修道有惡少年郎生強佔為妻不令得歸母家求縣主速賜拯拔問其居址云在黃浦既而一書生來訴狀自稱郎姓幼聘彭氏二女為妻今欲賴婚求縣主速賜清理問其居址亦云黃浦既而縣役持票拘人則浦濱固無彭郎二姓者徧詢舟人亦皆無之遂置之不理越半月兩女子復來縣催訊并訴於道署詰以郎生既難拘到作何處治女子稱但書黃紙聲明郎某應按律懲辦鈐以縣印以某日某時焚而投之黃浦則可矣縣令如其言試之忽見血涌水面則一大黑魚長五六丈已浮水死矣身似被刀斫者是夜寶光遂不復見

筆記卷六

聖遺經樓校本

後常見於海外之蛇山始知蚌之久不出黃浦者為黑魚所阻也而彼此赴訴先得縣印者勝印之威靈亦赫矣哉

樹靈報仇

光緒辛巳三月初五日天津府署附近民居失火燒死四人其屋主則鹽運司署之書吏也先是書吏所居院中有老樹一株書吏以其侵蔽日光將伐去之或言此係百餘年舊物不宜斬伐書吏不聽斧尋既縱紅水噴溢殷如血痕亦不顧也將發火之前數日書吏每於清晨夢見白鬚老人執手謂之曰汝與我為仇我亦當與汝為仇汝勦絕我命我亦當勦絕汝命如是者三日書吏怪之出以告人亦莫喻其故也及火發即在伐樹之處亦不知其所自來書吏及其二孫一傭媪皆死焉其大門及比鄰屋舍均無恙趙桐孫告余曰凡百年以外老樹往往能為人禍福史冊固常見之而近事則尤可徵浙江義烏縣署中有大樹侵礙屋簷某大令莅任命伐去杈枒旁出之兩枝大令有已嫁守寡之女攜其三歲子在署忽墜語曰方今某氏家運尙旺我固無如之

筆記卷六

聖遺經樓校本

何若汝家則門祚衰矣姑借汝子以顯吾之手段彼去我兩臂我亦當取汝子一臂以洩吾恨言畢瞋目切齒取利剪斷其子之左臂鮮血淋漓旁人奔救不及女亦醒而大哭不自知其所以然蓋為樹神所憑云嘉興人有陳姓者由孝廉入貲為中書舍人家有老槐一株數百年物也舍人有妹婿為狐所擾一日赴陳氏狐不復至比歸則狐擾如初家人研詰其故狐始不肯言繼乃曰陳氏有黑將軍氣象雄猛吾甚畏之舍人乃迎妹婿下榻書室其居適與老樹相對狐久不至陳氏每歲祭

筆記卷六

聖遺經樓校本

樹神一次以其庇蔭全宅也祭樹之日狐忽來擾家人復詰之對曰今日乘黑將軍之醉姑再來一敘眾始知黑將軍者實樹神也厥後數年樹被雷擊而陳氏亦漸衰替人謂陳氏前此家道殷實人口蕃祉頗得樹之呵護一旦雷神致罰豈樹之精靈歷歲久而將為祟歟固未可知而要之陳氏數十年之盛衰實與此樹為始終云余謂桐孫之所聞固不誣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老樹閱世至百年得日月之精華受雨露之滋培其靈氣愈積愈厚則無知而若有知亦理之可憑者如謂老

樹盡不宜斬伐伐之必搜其禍則亘古以來參天之木將充塞乎宇宙揆之於理當不其然凡人之偶爾獲禍者或其平日所為背棄常道殃咎將至而樹靈乘之為祟所謂其氣燄以取之也抑聞古聖人斷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蓋以天地所生之物不忍無故殘損也而況老樹閱世至百年以外者乎彼違天地好生之德肆意戕物可以無伐而必伐之則獲禍宜矣若夫循自然之勢審當然之理而行以惻然不忍之心樹靈有知當曉然於氣數之不可逃也夫孰得而祟之

筆記卷六

聖遺經樓校本

孝子獲福

湖南甯鄉農民謝上達生不識字而有至性其母病掌腕不能動作上達傭賃以養母每雞鳴起炊黍熟調甘旨一簋溫盥湯烹茶備巾盂蓋著豫置母榻旁稟命畢乃趨傭所傭甚勤功常倍他傭日未暮白傭主返奉母餐畢然後盥濯休息傭主與酒肉必歸遺母傭不遠去以二三里為率便定省也母髮亂躬為櫛沐衣襦垢躬浣濯之暑月為母操浴不少厭怠母病寒苦鼻塞口承母鼻以氣吸通之暇則坐母旁說委巷瑣屑之事以悅

母鄉村有燈會或演劇必背負往觀之雖暑雨祁寒深夜不以爲勞如是者二十餘年母既卒每值當祀之辰出市酒肉楮帛晚出田隴間迎神慰問其母且語且笑如生時既設奠則躬坐筵側勸加餐焉祀畢則涕泣哽咽送之田隴間上達有兄早世至是乃呼兄祝曰母老矣病不能行兄其背負之毋使疲於道路言至此輒慟哭不能止道光二十年長沙人有扶乩者或問天下有幾許孝子乩書某某等二十餘人俱獲天佑及身富貴謝某已老當以來生獲報可擁八騶也上達初赤貧既

筆記卷六

聖道經樓校本

李遊戎遇魅

附

乃小康且健甚年八十始沒夫孝爲百行之先壽爲五福之冠天之所以報純孝者亦何必待來生哉
廣州有李遊戎名承烈者從軍黔省偶失道天且暮矣遙望里許有寺隱約林際趨赴之扇閉嚴固抉扉入殿宇宏壯然蓬蒿沒徑似絕行蹤者西廊停一柩東廂頗潔而空洞無牀几僅一琵琶懸壁上弗之異也席地而寢命兵役秣馬殿後夜半若有扶之者驚寤適月色橫窗輝耀若晝見琵琶盤旋空際戰戰有聲異之危坐諦

視忽撲面來撻其額遊戎躍起拔刀揮之忽裂爲二復兩相騰繞往來如織連擊之輒上下閃脫莫能中如是者久之遂無所見遊戎亦倦極將就枕聞院中格格作響穴窗窺之見柩憑兩椽若足躑躅而前已至戶側抵觸其厲牆宇震搖卽破窗跳出柩卽旋轉隨其後駭極奔避殿內柩亦踵至乃躡登神龕甫攀幔見一紅裳女子立龕內向之而嘘寒風刺骨暈絕仆地天明兵役入救則東廂琵琶與西廊之柩皆如故也遊戎大怒火其寺而去

筆記卷六

聖道經樓校本

蘇州瑞光塔蟒蛇

附

蘇州盤門有瑞光塔乙亥之夏大府籌費將重修之屆期工匠緣梯至塔頂忽見一巨蟒頭大如巴斗腰圍三尺蟠踞塔心腥穢特甚驟觸其氣皆昏墜地死一人傷一人董其事者無可奈何遂設酒餼香案禱之曰今日奉大府之命一郡風水所關且恐傾頹而妨民居也請暫避以藏此役俾獲覆命夜夢一老人衣冠而前曰君此舉誠美但余在此修鍊已千年未嘗賊一命戕一物早知今日有此劫過此便可得道惟兩匠因我而死

傷又須遲三百年乞君成全後當圖報董事者以此覆大府遂命較役後數年吳子健中丞飭局修建已卯六月塔頂被旋風吹折云

薔薇祟人

駐英二等參贊官黃遵憲公度之弟名遵路字公望者嘉應州諸生也年三十餘忽發狂疾醫調漸愈越二年復發人勸之服藥不應謂所親曰吾疾豈藥所能治耶自吾始疾常見一白頭翁又為天神鬼魅之狀多方誤我耳目心口皆束縛不能自主此數月來則宛然一十

筆記卷六

完遺經樓校本

七八好女也日就擾我誠不知何孽然幸勿語人恐人疑我生平有遺行也又言此女自道其姓名及襍飾甚悉有時忽瞋目拊牀曰幸吾有把鼻不然者殆矣先是公度從祖家有薔薇花一株或見其化為人而其家有發狂疾者乃移植於東偏與公望居相近而公望又發狂疾家人疑此花為妖議芟夷之光緒十五年五月十七日日加午家人潛伐樹掘其根將棄之野公望不知也忽於是時刺刃於腹大叫倒地創不甚深越日而卒庸盦筆記卷之六終

上虞鍾達卿刻字

余既刻薛公海外文編明年公子慈明復以筆記相屬函為校理期年歲事筆記之作由來舊矣大抵尊聞談故間涉寓言此編體例分類編目悉公手定其論事平正通達涉筆謹嚴與文編相表裏餘雖隨筆劄記類皆馳騁精駁自備一格回憶一鐙侍側聽論往事娓娓不倦今僅得於此編讀之前日之樂渺焉如夢幻之不可復接可慨也天光緒二十四年三月甲申朔蕭山陳光崧謹跋

跋

完遺經樓校本